

克維塞爾布

期 五 十 第

次 目

列 寧

最後的假面具

共產國際為廣州暴動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壓迫民
衆宣言

中國共產黨宣布國民黨為國民公敵宣言

革命羣衆與反革命派鬥爭的兩件事實

暴動後的廣東

江西軍閥的暗鬥與工農暴動的割據局面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

寸鐵（十一則）

我們的死者

——貝介夫王家謨沈樂山趙濟猛等

志 益

寶 同

陽 易

秋 白

星 月

撒 翁

志 益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一 年 八 二 九 一

列寧

一月二十一日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及被壓迫人類之導師——列寧，棄我們而逝的日子。

這一年來，中國經過了許多異常嚴重而奇詭的事變，這些事變更加確定的證明列寧的教訓及其方法，確實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南針。

當列寧逝世第四週年之際，中國的工農及其共產黨，紀念此偉大的導師，更只有在他的旗幟底下，整勒自己的隊伍，鍛鍊自己的武器，向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政權作戰，以求得中國及全世界人類最後的解放。

本報啓事

此期本報應於一月二十三日出版，但這一週正在中國舊歷過年期間中，印刷發行方面都不得不陷於停頓，故延至今日始能出版，讀者諒之。

克維塞爾布

期 六 十 第

次 目

- 從吳佩孚到國民黨的殺人政策
準備第二次大戰之資本主義世界
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勾結中的海關問題
如火如荼的奉天農民暴動
武漢工農的革命聲威
河南工農的反馮戰爭
海陸豐蘇維埃的外交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續）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寸鐵（八則）
我們的死者

——陸鐵強

甫 才 徹 翁 星 月 秋 白 羅 浮 守 愚 浚 三 綺 園 典 琦 超 麟

版 出 日 六 月 二 年 八 二 九 一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定價每份大洋三分

克維塞爾布

第七十期

次目

國民黨大出棺材

暴動的新年

最近之白禍

所謂第三黨

舊歷新年中上海工人所受之壓迫及其爭鬥

馮玉祥到河南後之白色恐怖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

寸鐵（七則）

我們的死者

——池耕襄

綺園

綺園

苑安

典琦

嵩生

秋白

徽翁

愷良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出版

「布爾塞維克」

每星期一出版一次

每期二十至四十頁

定價每份大洋三分

克維塞爾布

期 八 十 第

次 目

中國革命低落嗎？

反動派與海陸豐蘇維埃

最近自發的農民暴動之趨勢

印度的「五卅運動」

國民黨御用工會與上海工人

東昌農民的暴動及其發展的趨勢

雲南社會及政治概況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續）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寸鐵（十則）

我們的死者

——黃五一等，黃憶農

憤生 日生

綺園 電岩 超麟 典琦 曲魯 正學 秋白 星月 徹翁

版 出 日 十 二 月 二 年 八 二 九 一

克維塞爾布

期 九 十 第

次 目

- 兩個國內戰爭
再說白禍
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的意義
是否階級鬥爭
江西工農革命之白熱化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寸鐵（四則）

綺 眞 意 預 克 星 撒
園 君 猿 章 魯 月 翁

一 九 二 八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出 版

克維塞爾布

期 十 二 第

次 目

中國共產黨爲五卅第三週年紀念宣言	
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衆	
怎樣繼續五卅運動？	超 麟
賣國和剝削的戰爭	秋 白
北伐前途與新的軍閥戰爭	典 琦
張宗昌蔣介石！一坵之貉	山 石
湖南馬夜事變之迴憶	直 荀
馬夜事變的一週年	覺 哉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狼狽	白 勞 德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五 年 八 二 九 一

悼羅亦農同志！

羅亦農同志，於四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二十一日被害了！

中國無產階級失去了一位最熱烈的領袖，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戰士。

羅亦農同志湖南人，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他於一九二〇年即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初為學生，後二年則為中國班的教授。他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回國，參加廣東黨部及北方黨部的工作。同年十月他調到上海來，為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委員會書記。從那時起直至一九二七年有名的上海暴動，他實際是上海革命運動的組織者。同年四月他赴武漢代表江浙區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大會。會後他被調至江西省委員會為書記。武漢反動起，他又被調至湖北省委員會為書記。同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會議，他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十一月他又被推舉為中央組織局主任。至本年四月遂及於難！

羅亦農同志的熱烈的革命精神，可為中國共產黨全黨黨員之楷模。反動派吳稚暉等提起羅亦農三字為之齒戰！！他的死是莫大的損失！中國無產階級牢記住他的領袖，將為他的領袖報仇

克維塞爾布

期 一 十 二 第

次 目

中日兩黨聯合宣言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太平洋戰爭的信號已經發出來了	超 麟
新軍閥戰爭又將爆發了	典 琦
『打到北京以後』	山 石
民生主義下的民生	綺 園
國民黨怎樣反抗帝國主義	山 石
濟南屠殺之經過（通信）	曲 魯
日本侵略下的關東州（通信）	爲 人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克 魯
我們的死者	記 者
——悼陳喬年鄭履他許白吳三同志	莫 同
——一個個的砍頭了	之 華
——悼向警予同志！	
——悼幻弟！	真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六 年 八 二 九 一

悼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同志！

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三同志已於本月六日被害了。

陳喬年同志，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他在北京工作二年，與被張作霖殺害之李大釗同志，一起領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北方的革命運動。「三一八」之役，他在執政府門前被段祺瑞衛兵刺傷腹部未死。一九二七年春，他到漢口代表北方區參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大會，此後就留在湖北，為湖北省委組織委員。去年年底，他又改調至江蘇省委工作。他於今年二月間被捕，監禁至此時遇害。

鄭覆他同志，他是一個青年印刷工人，在五卅運動以前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五卅中努力領導上海工人鬥爭，為上海運動有力的領袖之一。前年上海二次暴動時，他被李寶章所捕，禁錮多日，幾及於難。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成功，他為市政總工會委員長。蔣介石反動後，上海總工會受巨大摧殘，他適從漢口參與第四次勞動大會回來，遂為上海工人最熱烈擁護的一個領袖，担負上海總工會的工作。今年二月間他與喬年同志同時被捕，最近并同時槍斃。

許白昊同志，他是漢口工人暴動最早的領袖之一。有名的二七罷工後，他在漢口被捕，當時有已槍決之傳聞，國內外無產階級曾經為他開盛大的追悼會。他隨後出獄，立即又從事於革命運動，在漢口為領導工人經濟鬥爭及推翻直系政權而奮鬥。吳佩孚倒後，漢口工人運動得公開自由，他被舉為湖北全省總工會秘書長。汪唐的兩湖反動後，他離開湖北到上海工作，為上海總工會領袖之一。今年他與陳鄭二同志同時被捕并同時槍斃。

上海無產階級及全中國革命民衆，對此三同志之死，是無須乎哭泣的，他們牢牢記住，他們將推翻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以紅色的恐怖對待這些統治者，為陳鄭許三同志及以前犧牲的諸同志，復仇！

克維塞爾布

期 二 十 二 第

次 目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超 麟
發展並完成中國的革命	花 田 生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爲甚麼 并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典 琦
謹防段祺瑞式國民會議的再現	典 琦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克 魯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記 者
我們的死者	德 風
——革命黨人的楷模——張寶泉	
——悼我們的死者——葉文龍	
讀者的迴聲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嗎？	譚 平 山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六 年 八 二 九 一

克維塞爾布

期 三 十 二 第

次 目

-
- 中國共產黨爲國民黨軍閥攻下京津
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 掩耳盜鈴的裁兵會議
- 一個月來各方革命形勢
- 國民黨軍閥到後之天津（通信）
- 南洋工人的經濟鬥爭（通信）
- 今日之朝鮮
-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完）
- 幾段隨感錄
- 我們的死者——
- 沈資田同志傳
- 悼袁孟冰楊超等

星 陸 典 克 韋 廷 任 覺 山 超 典
月 吾 琦 魯 國 思 彰 哉 石 麟 琦

版 出 日 十 月 七 年 八 二 九 一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部」「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半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斯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克維塞爾布

第 二 十 四 期

目 次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目前革命局勢的開展

統一財政和裁兵之不能實現

舊官僚與新中國

今日之朝鮮（續）

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克拉西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

我們的死者

——又一批死難同志的週憶

維 漢 典 琦 山 石 章 國 尹 寬 典 琦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出 版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社」「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廉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期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克維塞爾布

期 五 十 二 第

次 目

中國共產黨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

中的革命份子

凱洛格對華照會的意義

新督軍團會議——國民黨的『五中全會』

請看聊城縣長的供詞！

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

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

陳公博的三個主張

赤色職工國際告全世界女工

超 典 綺 登 覺 典

麟 琦 園 賢 哉 琦

版 出 日 十 月 八 年 八 二 九 一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部」「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廉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期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克維塞爾布

期 六 十 二 第

次 目

八七會議與一年來的中國革命

國民黨提案中之牛鬼蛇神

今日之朝鮮(完)

裁釐會議與中小商人

醴陵的農民暴動

孫文主義呢？ 列寧主義呢？

立 胡 典 章 覺 典
夫 義 琦 國 哉 琦

版 出 日 十 二 月 八 年 八 二 九 一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舊報及前「人民出版部」「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廉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期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克維塞爾布

期 七 十 二 第

次 目

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

已死亡的國民黨之五次會議

新增稅下之資產階級

日本與滿洲

上海法界及滬南區的羣衆鬪爭

中日外交緊張中之日本各階級

河南目前的政治經濟概況

蘇聯近狀

孫文主義呢？列寧主義呢？（續）

我們的死者

——杜永瘦的死

山石

覺哉

阿休

山石

海濤

天風

豫生

雨鴻

立夫

版 出 日 十 三 月 八 年 八 二 九 一

◀|正 更|▶

本刊第二十五期第八七二頁第七行
第十七字下「上海工整會」五字誤排
爲「上海總工會」以致變成大錯特錯
特此鄭重更正希閱者特別注意

克維塞爾布

期 八 十 二 第

次 目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宣言

目前的革命形勢

凱洛格的非戰公約

又是一幕哄騙人的滑稽劇——非戰公約

與北京政府同一鼻孔出氣的「黨國」外交

呼倫貝爾事件

蕪湖血案

如此裁厘

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浙江工人（杭州通信）

日本對華政策及階級鬥爭之新發展（東京通信）

在日本侵吞之下的滿洲政治狀況（奉天通信）

孫文主義呢？列寧主義呢？（三續）

翹翹精怪錄

典 琦

山 石

楊 樹

山 石

覺 哉

易 允

綺 園

盛 平

天 風

陶 芝

立 夫

綺 園

版 出 日 十 月 九 年 八 二 九 一

中國革命局勢日益緊張，極需要理論的指導，及對於反動階級的理論鬥爭，因此本刊從下期（第二十九期）起，擴充篇幅到五萬字，更多容納理論的，有系統的文字，以應客觀的需要，每半月出版一次，特向讀者預告。

正 更

本刊第二十五期第八七二頁第七行第十七字下「上海工整會」五字誤排為「上海總工會」以致變成大錯特錯特此鄭重更正希閱者特別注意

布爾塞維克發刊露布

中國現在的時期是社會鬥爭劇烈到萬分的時期。國民革命因為國民黨領袖的背叛革命而受着非常嚴重的打擊——國民黨，中國最早的革命政黨已經因此而滅亡了。中國共產黨曾經嚮導國民黨，使他從腐化崩潰之中復活起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改組）；中國共產黨曾經嚮導中國民衆實行近三年來偉大的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豪紳的鬥爭，——國民黨的復活改組，也完全依賴這種嚮導，完全因為他接受了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的政綱。但是，革命正在這種嚮導之下進行的時候，國民黨的領袖一批一批的背叛革命，背棄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為什麼？因為革命已經引起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鬥爭：農民羣衆起來組織農民協會的政權，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工人的總工會執行革命武力的任務，逮捕鎮壓反動派，保障勞動，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一般貧民要求依據工農的革命力量創造真正的民權——勞動者的民權政治。中國革命在這種羣衆自發的革命行動的推動之下，從五卅以來，逼迫得帝國主義者開了好些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交回漢口九江租界。……中國革命在這些工農羣衆擁護之下，摧滅了吳佩孚孫傳芳，打敗了張作霖張宗昌。正因為如此，中國的資產階級恐懼極了。他甯可去和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或同化，他借國民黨的招牌（從戴季陶直到汪精衛），來壓迫屠殺工農及共產黨——唯一能解放中國，確立民權，保障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革命力量。他——資產階級，勾結土豪劣紳的新式軍閥，從蔣介石起直到張發奎，想鞏固自己的統治，所以要用國民黨的名義，造作許多「中國并無階級」「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唯有國民黨人可以專政」，還有甚麼「黨權」「黨化」等等荒謬絕倫的理論，——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拋棄，而捧着孫中山學說中的反動思想以及陳死人的偶像，來籠罩全國。他們如此將改組後的國民黨送終了。

中國的革命已經走到了極高度的發展，脫離儒怯卑劣的中國資產階級，完全暴露他的反革命的面目，以前他的改

良妥協主義的滑稽面具也已經完全拋棄。中國社會鬥爭的營壘，顯然的劃分為二：一是貫辦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營壘，一是工農貧民的革命營壘。國民黨中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也已經不能模稜兩可徘徊取巧。所以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屠殺（李濟琛在廣東屠殺）之後，不久，汪精衛等的武漢國民黨中央，便投降蔣介石以至於西山派了。此後民衆所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民衆，壓迫革命思想，維持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券紊亂金融，延長亂禍荼毒民生，屈服甚至於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此後中國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起領導的責任。●革命思想方面，比『嚮導』時期尤加十倍的必須有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只有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無產階級堅決的向國內國外資產階級實行階級鬥爭；勇猛的領導農民及一般貧民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封建式的剝削，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羣衆的革命的獨裁——殲除一切反動份子，下層民衆直接起來行使民權，實行蘇維埃的政治制度；只有本着這種精神，反對一切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掃除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妥協主義；只有建立這種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和布爾塞維克的思想，然後中國革命之中方才有強固的健全的無產階級政黨做領導，才能澈底的完成中國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

誰能解放中國，使中國最大多數的工農貧民自己得到政權，開闢真正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只有布爾塞維克！

所以『布爾塞維克』便繼『嚮導』而發刊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

反對南京武漢的軍閥鬥爭！

北方屠殺壓迫民衆的國民黨軍閥，與張作霖打仗，已經是開始戰禍，更加加重其對於民衆的剝削和壓迫了！

如今南京政府又和武漢的唐生智打仗了，中國的戰禍真要普遍全國。

南京政府自命爲國民黨，唐生智的武漢政府也自命爲國民黨；他們之間不是早就說一致反共，寧漢合作嗎，不是大家都是所謂純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嗎？他們之間也打仗起來了！爲什麼？我們早已說過，這些所謂純國民黨，便是純軍閥的別名。他們只會一致的屠殺工農，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一致。他們代表某地某種的土豪鄉紳資本家以至於買辦，他們各自要爭奪地盤和權利。這種國民黨的軍閥，如何能不互相吞噬？中國共產黨在辛亥革命紀念日告民衆書中說：——國民黨排斥共產黨員屠殺工農之後，已經完全死滅，只剩得軍閥官僚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是各派各系新軍閥的招牌，——他們不久便要開始混戰，重演一部辛亥革命的失敗史。如今果真是如此了，我們對於這種寧漢之間的戰爭，取甚麼政策呢？

號召民衆起來反對這種軍閥禍國殃民的戰爭，準備工農貧民兵士的武裝暴動，打倒這些革命叛徒新軍閥。

變軍閥的戰爭爲民衆反軍閥的戰爭！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一樣的賣國，只看他們雙方的宣傳，自己互相暴露着勾結帝國主義及屈服於帝國

主義的罪。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一樣的屠殺壓迫工農，施行軍閥政治，禁止封閉真正的工農的團體。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一樣的剝削民衆，濫發紙幣庫券，利用豪紳買辦搜括貧民的膏血。他們雙方每月的經常軍費已經達到三千幾百萬元，何況現在又要開戰，苛捐雜稅軍隊的蹂躪更不知道要如何程度！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一樣的維持豪紳資本家的剝削，他們都曾經說國民黨如何將實行爲農民減租百分之二五，爲工人訂勞動保護法，而實際真正工農團體盡被封禁，他們的軍隊都奉着地主資本家命令殘殺千萬奮鬥的工農。

這種國民黨旗幟之下的新軍閥互相吞噬的打起仗來了。自然，無論那一方面勝，南京也好，武漢也好，結果，大多數民衆愈加要受壓迫：兵士羣衆枉然的做砲灰，成千成萬的打死，貧民羣衆更要受着大大的蹂躪和壓榨，擔負二千萬的戰費，任何一方的勝利，都只是加重對於工農的剝削和壓迫。

工農民衆，武裝起來推翻南京政府和唐生智罷！兵士羣衆，掉過鎗來，打倒你們的長官——剋掉軍餉殘殺工農的新軍閥罷！解除南京武漢雙方軍閥的武裝，組織工農軍，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只有南京武漢雙方失敗，民衆暴動勝利，才是革命的勝利。

中國人民受戰禍十幾年了，受國民黨的欺騙也不止一次了，每次戰爭的痛苦，不會換着絲毫的自由。只有我們工農貧民兵士的羣衆武裝暴動起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和政府，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解放我們於帝國主義軍閥統治之下！

十月二十日

民衆的革命戰爭反對所謂北伐！

秋白

南京會議的滑稽戲之後，國民黨的死滅已經是顯然的事實；所謂國民黨的「革命同志」尙且不能團結起來，不能和正在暴動奮鬥的工農同道前進，而只是徘徊歧途，消極的消極，反動的反動，至多只能「歡迎」汪精衛於上海，而謀與陳德徽等爭一爭上海江蘇之國民黨黨部機關，——汪精衛等是卑躬屈膝的求恕於蔣介石派及西山會議派的。如此情形，則所謂國民黨，早已成爲軍閥官僚豪紳資產階級的黨。

豪紳資產階級的本身，便是半封建的階級：中國現狀之下他決沒有全國範圍的政治軍事統一的力量，因爲他的內部有無數無量的分歧，無限的小派別。這一階級攫取國民黨之後，自然只有將國民黨四分五裂，拿國民黨的招牌做各省軍閥的幌子。名義上現在從山西到廣東都算是國民黨的地盤，實際上各省的政權都在那些「國民黨的軍閥」之手：山西是閻錫山，河南陝西是馮玉祥，湖北湖南

安徽是唐生智，江西是朱培德，廣東是李濟琛，江蘇是李宗仁白崇禧，上海浙江福建是蔣介石派的何應欽等，還有張發奎從江西回粵奪取廣東的政權。

這些國民黨軍閥之間已有許多衝突：西山會議派在南京會議時獲得中央特別委員會的頭銜，自稱爲統一國民黨的元勳——最早反共的「先知先覺」。所謂真正國民黨的正統，這一中央特別委員會只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御用機關。蔣介石派抓住了滬浙等處的黨部，這些黨部更顯然是蔣派軍閥的走狗機關。汪精衛陳公博等搖尾乞憐於唐生智張發奎之前，想替他們効勞，也組織一個甚麼黨部機關，託名維持所謂武漢中央的系統，爭着要開甚麼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其實唐生智已有武漢政治分會，李濟琛或張發奎也有廣州政治分會，汪精衛等對於這些軍閥未必是十分急需的走狗了。馮玉祥又有馮玉祥的黨部，甚至於十六年的老軍閥閻錫山也有甚麼黨部！這都是一丘之貉。——他們之間，馮閻是相衝突，馮唐亦是衝突，唐生智與南京政府更是衝突，李濟琛張發奎之間的衝突正在醞釀。他們都各有各的國民黨，互相爭權奪地，互相搶着

做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互相搶着那剝削工農的政權機關，互相搶着那勾結帝國主義的資格（中央或地方政府），他們自身都是軍閥，決不能一致的，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是有統一國內的能力的。他們之間的所謂一致，除非是一致反共，一致屠殺工農，一致代表當地的豪紳資產階級，維持封建式的以及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制度。他們根本不能執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就算中國革命純粹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國民黨完全反共屠殺工農而後，我們眼看着所謂國民政府對於帝國主義事事屈服步步妥協，比較以前省港罷工以至收回漢滬租界時的國際地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國民黨商標「青天白日」之下的軍閥，如今居然高唱一致北伐！

總之，現在的所謂國民黨自身只是代表新舊的軍閥——豪紳資產階級，他們的各派：西山派蔣介石派及汪精衛派，只是代表各系的軍閥。他們決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反革命的力量，決不是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帝國主義的附庸。他們與奉魯軍閥相比較，對於民衆簡直是毫

無區別。或者，張宗昌褚玉璞等因利害關係倒戈反對張作霖，掛起青天白日旗，國民黨也會引為同志的。

如此這般的國民黨北伐，究竟有甚麼意義！除非是軍閥的混戰，除非是將兵士羣衆做犧牲，對工農小商更加重剝削（苛捐雜稅庫券公債等），以博取他們的權位金錢。

如此這般的北伐，只是因為這些國民黨的軍閥，暫時以利害關係的結合，而同去打張作霖。即使這些軍閥勝利了，牽張打敗，北方地盤上，也插起青天白日旗來了，那又怎麼樣？！北方民衆仍舊要受着同樣的剝削和壓迫。

不但如此，這種所謂北伐勝利之後，這些國民黨的軍閥內部必然立刻互相吞噬——再起連環不斷的戰爭。何況現在的所謂一致北伐都完全是廢話；——閻錫山固然和奉張打起來了；馮玉祥只有自己集中部隊於鄭州河北以至於許州，準備着自己奪地盤。南京政府只在空發北伐宣言命令，實際上還在坐觀時機，想得漁翁之利，他至多借此驅逐異己的軍隊開過揚子江，而自己是按兵不動。武漢和廣東更是不必說了，都只是自己顧自己，——他們實際

上，只注意怎樣屠殺暴動的工農，維持當地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

所以：（一）現時的所謂北伐只是軍閥間的戰爭，反映各部分買辦豪紳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二）這種戰爭的結果，不問那一方面勝利，終歸是軍閥的勝利，而不是民衆的勝利；（三）民衆不但不能希望北伐勝利而得解放，並且必要自己起來和南北新舊軍閥宣戰，實行民衆反軍閥的戰爭；（四）民衆反對軍閥的戰爭，就是民衆的武裝暴動——工農羣衆與兵士羣衆的武裝暴動；（五）只有民衆的武裝暴動，創造真正的民衆軍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才能解放工農，才能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

八一革命之意義與葉賀軍隊之

失敗

毛達

中國革命又受一次挫敗，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算是又得了一次勝利！葉挺賀龍八月一日在南昌的暴動，豎起工農革命的旗幟打進了廣東，却受着極大的失敗。自從

八一革命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之下爆發於南昌之後，全中國，甚至於全世界都注意葉賀軍隊的力量，這本來是暴動之中所產生出來的偉大力量，這是我們的革命軍！南昌暴動開始的時候，一直到打進廣東，都是很順利的，——中國的工農羣衆，都非常之歡喜的留心葉賀革命軍的前進。就是全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也對於他們抱着極大的熱望。自然，那些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亦許國際帝國主義也在其內，聽見工農革命軍打進廣東，都恐慌得不得了。軍閥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都集中起來反對革命軍。各派各系的軍閥，都暫時忘記了自己之間的衝突矛盾，聯合起來鎮壓工農的革命，攻打我們的革命軍。而英國帝國主義已經集中自己的海軍於香港，準備鎮壓廣東的革命暴動，——當然，中國國內的國民黨軍閥，甘心做他的走狗，鎮壓得了革命，那就不用他主人家自己動手。結果，我們的革命軍抵敵不住四面圍攻的敵人。從南昌到汕頭，我們的革命軍走了兩個月極艱難困苦的道路，最後兩星期中又經過極猛烈的戰鬥，不曾得着一天的休息，軍械餉彈非常缺乏，並且不能得着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

；所以敵人方面自然佔着優勢。但是，葉賀革命軍這次的失敗，純粹是力量不敵的緣故，是英勇戰鬥，盡了最後一點一滴的力量，這是雖敗猶榮的。這次革命軍的失敗，當然是工農革命很嚴重的很大的失敗。我們並不自已騙自己，事實終歸是事實。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事實上的情形。同時，我們也決不恐慌失望，——現在恐慌失望是毫無根據的。革命受着了一次失敗，但是在這失敗之中，已經放出我們將來必然勝利的光彩！

我們深信，中國共產黨裏不會有許多人在這次失敗之後，反過來說：不應當實行南昌暴動和進攻廣東的。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時，莫斯科的十二月暴動是革命的極高度的發展，那次亦是失敗了；那時鼎鼎大名的孟塞維克首領撲列漢諾夫（Plekhanov）曾經說道：「本來不應當舉起武器來的」。我們以為現在中國共產黨裏，決沒有人對於南昌暴動也說出這種話來。如果果真有這種人，那就是我們黨裏——中國工人階級的黨裏，有別一階級的奸細，——思想上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所俘虜的份子

。總之，如果我們黨裏有這種份子，那麼，我們的黨必須肅清他們。

南昌暴動時，是應當舉起武器來的。是應當在工農革命的口號之下舉行暴動的，並且應當進攻廣東的。八一革命的南昌暴動，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武裝暴動是革命的階級鬥爭之最高的形式。凡是客觀形勢已經進到最革命的焦點，那地方勞動民衆的武裝暴動便自然成爲可能的，並且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便有組織這種暴動領導這種暴動的天職。今年七月底武漢政府境域之內的情形，正是如此的。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已經開始屠殺工農，鎮壓工農運動。答覆這種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就只有並且應當是工農民衆的武裝暴動。中國共產黨就盡了自己的革命責任，擔負起組織這種武裝暴動的任務。

然而客觀上情形的變化，亦許在當時還沒有充分的成熟和武裝暴動的準備呢？——不然的話，當時情形並不是如此。客觀情形的確是非暴動不可。只要看這幾月來湖北湖南廣東農民暴動的爆發竟如此之猛烈而廣大（湖南九

月初安源醴陵平江瀏陽的工農暴動，湖北九十月間通城通山崇陽蒲圻咸寧及公安石首江陵等處的農民暴動，廣東海陸豐高雷瓊州的農民暴動；只要看這種情形，便可以知道八一革命的爆發是適合於客觀情形和暴動的時機的。

雖然我們的革命軍在潮汕失敗了，然而各地的農民暴動並不是衰落下，而是要增長起來，更加猛烈而普遍起來。

然而，在南昌暴動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很明顯：反革命的力量還是非常之大，我們的失敗並非不可能的。自然，這是很明顯的，失敗的可能，我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然而革命史上，從沒有勞動民衆的暴動預先便絕對有利保證的事。革命的政黨決不能因為暴動亦許會失敗，而決定不顧客觀情形的要求，停止暴動的進行。如果這一政黨竟如此決定，那麼，他決不是共產主義的黨，決不是無產階級的黨，決不是革命的黨。

八一革命的南昌暴動是中國革命發展中一個極大的轉變關鍵，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行動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關鍵。這是中國第一次有大規模勞動民衆武裝暴動意義的大事件，這一暴動不但反對軍閥和地主，並且反對中國

的民族資產階級。南昌暴動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第一聲，這次暴動之中，被剝削的羣衆爲着自己的階級利益獨立的行動起來；這次暴動之中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亦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無產階級。同時，南昌暴動對於中國共產黨，亦是第一次決然的拋棄那半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政策，——最近一年來我們黨的政策，的確有些機會主義的傾向，這是我們可以公開承認的。南昌暴動的政策，便是我們黨開始進行徹底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政策。

然而我們也不應當不公開的承認，這一從機會主義轉變到階級的革命的政策道路，沒有能迅速的一下子的轉變，中間經過很多的困難。機會主義的成分，在南昌暴動中我們黨的指導機關中，仍舊保存着。固然，葉賀革命軍打進廣東的時候，已經和暴動的農民接觸，那時機會主義的錯誤已經大大的糾正。然而這些政策上的機會主義錯誤，對於我們軍隊的失敗，始終很有些影響。所以我們以爲此地有略爲論述這些錯誤的必要。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有這種勇氣自己批評自己的錯誤，只有因爲能

夠公開的批評錯誤承認錯誤，而得着很大的利益，——政治上的發展。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往往從錯誤之中學習出來鍛鍊出來。如今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事件之中，我們的黨也應當學習。

領導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黨的黨部機關，最主要的錯誤，便是他很久很久，一直到最後幾天，總不能決然的開展澈底的土地革命。南昌暴動的八一革命，一開始就不宜布澈底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而擬出沒收二百畝田以上地主的政綱（！），這是極大的錯誤。如果革命軍沒有能得着農民方面充分的贊助，這個原因，就不單是因爲革命軍經過的地域是贛閩邊境，農民運動很弱的地方，而且因爲革命軍方面沒有用充分的力量去發動農民羣衆的鬥爭。固然，最後一時期已經拋棄沒收二百畝以上的政綱，而換了比較革命的口號，然而已經太晚了。再則，革命軍行軍的時候，沒有廣大發展宣傳鼓動的工作於民衆之中，這也是錯誤。不信任羣衆的創造力自動力，本是機會主義的特點。最後，革命軍隊之中，沒有努力組織鞏固的共產黨黨部，亦沒有設立共產黨的黨代表制度，

——這自然也是一種錯誤，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採取寬大的政策，真是所謂對於革命民衆反而殘忍了。總之，革命黨的指導，沒有充分的革命的決心。一切軍事行動上，也見得出這種不堅決的態度。軍事上的錯誤是非常之多。然而這種軍事上的錯誤，亦是不澈底革命的態度之反映；而革命精神的不澈底，發見於各種問題上，尤其是在開始暴動的時候。

雖然如此，雖然革命軍中的指導有這許多錯誤，然而八一革命的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始終是我們黨政治行動中最光榮最英勇的歷史。南昌暴動的開始，是在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的。我們共產黨，自己舉起這一旗幟在南昌實行暴動，反對那些號稱國民黨的一班反革命的匪徒。但是，國民黨的旗幟不久便被這些反革命的匪徒所玷污，——他們用國民黨的名義解散各種民衆團體，屠殺工農民衆，於是國民黨在一般民衆的目光中，已經等於反革命。一切真正革命的份子都到共產黨裏來，都要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實行革命的鬥爭。——國民黨已經完全死滅了。八一革命的南昌暴動軍所以在最後也就拋棄國民

黨左派的旗幟，而高舉蘇維埃的赤幟。可惜，民衆正要
在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蘇維埃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的
時候，軍事上的失敗已經很難挽回的了。然而蘇維埃的
旗幟已經舉起來了，工農革命的潮流已經開始衝動了，——
這就有歷史上的嚴重而偉大的意義。在這一新的旗幟
之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定要領導幾萬萬工農羣衆，爭得
最後的勝利！

一九二七、十、一八

國民黨背叛革命後中國國民革命

運動如何？

超麟

「現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如何？」這個問題，是任何一個參加或注意最近五年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人，所要問的。究竟，共產黨脫離國民黨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是繼續進展呢，是停頓呢，抑或完全失敗？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自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見解。

現在的國民黨所謂領袖及其宣傳的機關，正在慶祝他們的勝利。照他們的意見，以爲中國國民革命快要成功了，或者簡直已經成功了，因爲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是「三

分天下有其二」，現在高坐南京政府交椅的西山會議派老爺們及擁護國旗大同盟派老爺們方在要結束軍政時期而準備「訓政」實施時期的工作。照他們的意見，現在「南除共匪」已經大功告成，祇要閻錫山同志或馮玉祥同志進佔北京「北除奉魯」以後，中國的國民革命就算十足完成，從那時起中國民族就算達到自由平等之目的，而中國的國民就可以安享黃金時代的幸福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大大的不然！祇要不是三歲小孩子，任何一個參加或注意中國最近五年國民革命運動的人，都不會相信這些國民黨所謂領袖及其宣傳機關之這樣睜開眼睛說謊話。即在他們，這些領袖及宣傳者，胸中何嘗不雪亮？他們何嘗真正自信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果真繼續進展？他們如是云云，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的手段罷了！

我們要答覆上述這一問題，自然不會聽他們的宣傳而即覺滿意的。我們應該根據事實來答覆這一問題。

事實究竟怎樣呢？我們先問：如何而後算國民革命成功，如何而後國民革命是在繼續發展而不是失敗或停頓

。對此事實的標準問題，我們無須乎說到中國國民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意義，也無須乎說到中國國民革命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性質，因為這些都不是現在的國民黨領袖們及宣傳家所能懂得的，他們而且也不願意懂得這些。我們祇就最近五年來國民革命運動中二個最普遍而通俗的口號，即「打倒帝國主義」和「打倒軍閥」，是否實現或是否正在趨於實現的道路？我想祇要不是瞎子，誰都能夠看得出來：這二個口號不但離實現之期還遠，而且事實上已經被所謂國民黨根本取消了。

第一，在反帝國主義方面，現在怎麼樣呢？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羣衆運動發展時期，帝國主義曾經被迫對於中國民衆有不少的「讓步」。譬如漢滄英租界之收回，就是共產黨「包辦」的民衆不惜犧牲去奪取過來的。轟轟烈烈的上海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和延長十六個月的粵港罷工，給帝國主義以極大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創傷，也是共產黨領導工人羣衆做出來的。現在自從中國共產黨員大批的被酷殺逮捕拘禁通緝以後，我們不但沒有再看見像五卅事件和粵港罷工那樣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而且連共產黨「

包辦」民衆所力爭收回的漢滄英租界已經等於送還給英國帝國主義去了，并且隱然爲帝國主義在華造成更穩固的地位，國民黨自身就變成帝國主義更有用的工具。自然，國民黨的領袖及其宣傳機關可以答辯說，他們仍在做反帝國主義的宣傳，譬如南京尙在做反日的宣傳，汕頭亦尙在抵制日貨，可是這種話也祇能欺騙三歲的小孩子，誰又不知道：這種紙上談兵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祇是國民黨軍閥政府之一種外交手段呢？他們時而聯英反日時而反英聯日，根本上就毫無反帝國主義的意義。即如，他們目前正在宣傳反對日本，但其領袖蔣介石恰正向日本帝國主義切實聲明：「甚感日本對國民革命之好意」而「國民黨并非排日者」（見本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民國日報）。

第二，在反軍閥方面，則尤爲滑稽有趣。現在正當「閻錫山同志」進攻北京而南京亦明令討伐「唐生智同志」之時，國民黨領袖及其宣傳機關反軍閥的聲浪尤其加倍濃厚，可是其反軍閥的意義亦尤其加倍滑稽有趣。每一個中國人，連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李濟張發奎在內，誰又不明白現在的所謂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閥沒有兩樣，國

民黨已經變成了這些軍隊的附屬的工具？不僅如此，這些軍隊比北洋軍閥加倍來得兇，他們剝削勞苦民衆，酷殺革命分子的手段，絕非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張作霖輩所可幾及！國民黨及其政權不僅沒有『打倒軍閥』而且本身就蜕化爲更惡毒更殘酷的軍閥，陷全國勞苦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

以上不過祇就最普遍的最通俗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二方面來說，然其結果已如是，若再加以更詳細的分析，則所謂國民黨反動的原形更加十足大露了。

因此，國民黨背叛革命酷殺工農及共產黨人以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遭受絕大的失敗，乃爲極端明顯的事實，此事實不僅爲每個明眼人所承認，即反動的國民黨人自己實際上也已承認不諱。日本某記者曾將此問題提問下野的『蔣總司令』，蔣介石也就公然答覆說：『君謂其（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失敗可，謂其停頓亦可』。但蔣介石又甚滑稽而有趣地說：『吾意吾黨之運動已獲精神的勝利，張作霖亦是承認革命之目的矣！』（俱見十月二十日上海民國日報）——寶貝哉國民黨的精神！可敬哉張

作霖同志！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失敗已經是顯著的事實，凡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中國革命者不應該諱疾忌醫，應該承認這個顯著的事實。承認這事實，而後推究此次失敗的原因，從失敗中取得寶貴的教訓，以準備未來更堅決的更澈底的中國革命之勝利。

此次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失敗，其最大的原因乃是國民黨的背叛革命。中國國民黨自從盡過辛亥革命的革命使命以後，本已腐化到不堪設想的程度，二十年代中國勞苦民衆求解放的革命運動起來，中國共產黨成立，國民黨本已失却指導的資格，祇因中國共產黨爲鞏固民族的聯合戰線，允許一部分黨員加入國民黨，復活其機體，改變其組織，希望腐化的國民黨能振作起來成爲國內被壓迫各勞苦階級一種政治的聯盟，發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真實的勝利；不料此種希望終成畫餅，國民黨竟成爲不可救藥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黨，而五年來中國被壓迫勞苦羣衆之努力一旦完全被這個反動的政黨所葬送了。現在國民黨早已恢復其改組以前的狀態，甚至更不如，因

爲改組以前的國民黨尙有復活的希望，現在則爲一切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所唾棄了。

中國國民革命五年之努力一旦葬送於反動的國民黨之手，可是這五年努力的成績却仍有幾點保存着幸未葬送，這些保存的成績之一，就是：認識了國民黨已經終結其革命的使命而完全成爲反動的政黨了。失敗是革命的常事，光明磊落的革命者絕對不會因爲偶爾失敗而灰心而消極的，恰恰相反，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此時惟有加倍革命的努力爲推翻此反動的國民黨政權及一切軍閥的政權而奮鬥，以廣大民衆的勢力根本搖撼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根基，以求中國民族及世界一切被壓迫人類之最後解放。

一九二七，一〇，二〇

革命叛徒的寫真

蘇吉

——汪精衛——顧孟餘——孫科——陳公博——徐謙——

蔣介石等屠殺工農實行所謂清黨之後，武漢的國民政府領袖，也跟着叛變。汪精衛等背叛了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已成孫中山先生的叛徒，甘心做帝國主義資產階級

的走狗，證據昭然，是無須乎詳爲解釋的。他們已和蔣介石一樣，拿住國民政府招牌，做欺騙民衆與工農的工具。國民黨的宣言與議決案上，明明寫着改良工人生活，保護工人團體及發展其組織，八小時工作制，至多不得超過十小時，保護童工女工，制定勞動保護法，救濟失業工人等，對於農民也有歷次的決議，尤其主要是保護農民自己獨立的組織。但是現在他們天天說農工政策，却天天在封閉工農團體，壓迫工農。以前武漢工人爲收回英租界及四三慘案，被英日帝國主義關廠而失業者數萬人，受很長期經濟痛苦，武漢政府只拿一萬塊錢去救濟。現在新軍閥唐生智等却任意開銷，幾百萬元的現洋，都已歸入他們的私囊，眼見得只有軍閥拿起槍來，甚麼都不管，成千萬萬元民衆的血汗，都爲汪精衛等私人保持權勢，至於無隔宿之糧的工人，一點痛苦都未解除。

汪精衛在歡迎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席上說：『我們爲工農痛苦與利益而革命，對於大多數的工農，如有痛苦，一定要與他們解除，有利益一定保護。』在第四次勞動大會他說：『蔣介石的國民黨係抽出三民主義之革命性的

國民黨，不要民衆，屠殺工人農民的。武漢國民黨是爲農工謀解放的真正三民主義國民黨，南京蔣介石國民黨與武漢國民黨，就有這一點分別……」。但是在事實上，當湖南許克祥叛變的時候，解散工會與糾察隊，屠殺過萬工農民衆，湖北豪紳與地主，在二次北伐時候，屠殺工農四千七百餘人，其他各省各地工會農會，函電交馳派代表到漢乞援，汪等都置若罔聞，反而派主謀長沙叛亂的唐生智去湖南辦理許案，到湖南即電汪精衛等說，許克祥爲防衛起見，致殺暴徒多人，記過一次，留營効力，汪精衛在政治委員會會議時就說此案已交唐同志去辦，照唐原電辦理。試問許克祥殺人過萬，地方遍全省，時間過月餘，橫尸遍於城市，血肉流於江河，事非出於短時間之偶然，何有防衛之可言？處斷許克祥是「記過一次」還承認他是正當防衛，而加於工農的罪名，却是「過火」。當時譚延闓還說，許克祥是對的！如此事實，足見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中央委員汪譚等，不獨欺騙中國工人階級，而且欺騙太平洋各國工人代表！

顧孟餘說：「國民革命祇有黨的利益，各階級與個人

利益都要犧牲一切。」顧孟餘係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每月薪俸支八百元，辦公費五百元，而私人住所又佔政府房屋，他以一個人資格每月要千餘元的利益，而爲了民族革命，在帝國主義手裏搶回了租界，及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四三屠殺等而失業半年有餘的工人要求救濟，他就極端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應該建設在人民利益之上，尤其是勞苦的工人；顧等自己每一個月花費民脂民膏千餘元，——同時自己却同馮玉祥徐謙合謀與蔣介石妥協（徐州會議時他首先有電到漢，主張武漢當拋棄三大政策）並合謀屠殺壓迫河南的工農，這是不是私人保持祿位的利益，或者這就算是黨的利益罷！

孫科向以買辦資產階級及貪官豪紳工賊等爲知己，每聞其爪牙報告，關於工農糾紛事，不加以考慮，祇大罵工農，動則曰拿辦領袖負責人，再則曰解散工農會以至國民黨黨部（如黃岡縣農協會與縣黨部，就是依據這種貪官所控報而被解散的）。以此而論，一切革命的官僚，機關更應當解散，譬如交通部，科長楊傑，係孫之親信，挾款潛逃，致政府損失公款五萬餘元之鉅，依孫科之論調，必

要解散交通部，或拿辦負責領袖交通部長孫科。爲什麼對付工農有這勇氣，對付自己貪官污吏軍閥則如此軟弱？

再則交通部老爺們，因壓迫廚夫，致令廚業工會全體反對，不與做工，孫科大罵工人同盟罷工，不弄飯與各職員吃，想餓死各人！而總不查辦壓迫工人之原委。這種所謂『農工政策』下之領袖，顯然是封建餘孽而已！

陳公博是以前武漢國民黨中央的工人部長，他曾會同軍閥唐生智李品仙派兵佔領劫奪各工會，派其御用走狗工賊去改組各工會，以壓制工人。他還說請國民政府命令軍隊退出發還工會，事實上是頑把戲。漢口車夫工會被佔，工會會費被搶，軍官開槍轟擊，傷工人無算死二人，該會請政府及工人部辦理，竟置之不聞，激動武漢工人同盟罷工，反抗屠殺工人與佔據工會，事後工人部始去查辦，結果判定：被殺工人，每人撫恤二百元，交還工會地址；而據武漢來信，至今還沒有交還，只見軍閥工賊資本家進攻日益厲害；就這點看起來，屠殺工人，霸佔工會，可謂鐵案如山。爲什麼所謂保護工人的國民政府，還下緊急命令。凡關於領導罷工之人，一概逮捕或槍斃（已槍斃五

六十人）。京漢鐵路工人，積欠工錢至十一個月之多，而致餓死，武漢工人反無故被開除者陸續不斷！他們還說共產黨『破壞工人利益，壓迫工人』，這真是不要臉的小人，可笑亦復可憐！

徐謙不絕口咒罵民衆，對於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尤爲反對，說工農有什麼資格，處決土豪劣紳，卒於解散，他以司法部長自居，辦理民賊賀德霖一案，主謀之證據確鑿，徐謙胆敢受賄翻案，宣告釋放，工人農民與民衆之公意判斷土豪劣紳爲沒有資格，徐謙以受賄違反民意，釋放證據確鑿之民賊賀德霖，便有資格！工農的資格不及徐謙，就是未有受賄縱賊的資格罷！徐州會議，以前高唱黨權的徐謙，居然打電報國民政府，說武漢領袖當『引咎自退』——投降蔣介石。

這些所謂領袖都是三民主義的叛徒，屠殺民衆的主謀，簡單說句話破壞國民革命，做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走狗，與蔣介石政見相同沒有絲毫分別！他還說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並誣蔑國民黨不要民衆。但是這些經過的事實證據昭然，民衆與工人久已認識，嘗了你們

這些壓迫滋味，再不上你們騙子的當，還說什麼農工政策，擁護民衆利益呢！這些人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還敢自稱國民革命領袖，還敢拿所謂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這些領袖的領導權只是破壞國民革命罷了！如今這些人都曾經高談漢寧合作，殺了幾千幾萬工農。來向西山會議派軍閥帝國主義獻禮，自以爲既經引咎自首，帶罪圖功，總可以保全祿位了。誰知帝國主義軍閥及西山會議派蔣介石派的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仍舊是一耳光打回去。這些無恥的叛徒，還在裝腔作態呢！

革命的江蘇農民

岳威

江蘇爲中國最富饒之省，然所謂富饒，只江蘇之地主，江蘇之資產階級，能享此福；至於江蘇之工農，仍過其牛馬生活，與他處并不稍異，其需要解放與爭鬥，亦不後於他省。江蘇農民所受壓迫舉其大者有以下數項：

(一) 關於還租問題，有種種的剝削！

- 一、租額極重，多數是繳納全生產百分之五十，若將人工肥種子計算，農民年年都有虧本。

布爾塞維克

第一期

二、無論「活租」「鐵租」，農民均極吃虧，蓋「活租」應分之額，多由地主強制決定，「鐵租」在豐年時，尙勉可支持，遇荒年絲毫不能通融，農民往往因此負債而被逼退佃，離開土地。

三、完租時在成色上，在度量衡上，均受剝削。

四、有些地方是先期交租，不是種出還租。

五、有包佃制地方，其剝削農民，更爲利害。

六、有些地方地主聯合設立「比租局」，養着大羣差役，專門用來逼迫農民還租。

(二) 關於高利貸問題，農民在臘尾春末，均是青黃不接最緊迫之時，急需借錢，其利息之高，往往下種時借穀一石，種出須還二石。又有所謂空白契，是農民於借款時，來自己田開列坐落畝數土名號數，另書杜賣田契一張，將所賣之田項下簽押蓋章，一并交給債主，如屆期農民不將本利還清，即按照借款人所開田畝，填於杜賣田契之空白中，而向官廳納稅，此田即歸債主所有，是爲借款中最苛條件。

(三) 沿海沿江及河蕩邊漲出的沙田，農民辛苦墾出

一七

，豪紳向官廳立契，略納輕稅，硬指此田爲己有，強向農民收租。

(四)沿海一帶(如阜寧鹽城東台如皋南通等)多大鹽壘公司，一面剝削其所雇用之佃農和雇農，一面用種種方法，兼併公司境外農民的土地。

(五)沿海一帶，有鹽民和漁民，生活均與農民相近，尤其是鹽民生活，更爲痛苦，鹽客所給鹽民鹽價，視其售價相差幾至十倍，而鹽民私運又在嚴禁之列，以至鹽民不能存活。

(六)苛捐雜稅之壓迫，有地畝捐，有房捐有鹽餘國庫券攤款，在江北徐海一帶，軍隊所到，更直接向農民索取柴草捐，麵粉捐，騾馬捐等等。

(七)土豪劣紳的壓迫，如包攬詞訟武斷鄉曲，多派攤款，從中侵飽，強佔民田，高利盤剝，凡各地所有土豪劣紳的行爲，江蘇亦無不有之。

(八)潰兵土匪的騷擾。

(九)戰爭破壞。

(十)江南土地生產雖好，而蘇常一帶，租額之高甲

於全國，無錫農民日憂懼於陳租之追繳，江北徐海沿屬一帶，土地瘠薄，重以連年不斷的戰爭之破壞，捐稅之增多，其困苦情形，更可想見。

江蘇農民在以上種種壓迫之下，曾經發生不斷的鬥爭，遠且無論，即以去冬至現在說：有如阜農民的抗捐暴動；有松江青浦農民對惠農公司的奪田運動；有無錫崇明的減租暴動；有江陰南匯的飢民暴動(聚衆數千人吃大戶)；有鹽城阜寧一帶農民對大鹽壘公司的反抗鬥爭；有南匯鹽民搗毀鹽公堂的暴動；有徐海一帶紅鎗會小刀會等農民反對軍閥的鬥爭——每個運動都有數千人至數萬人起來參加。至於反對土豪劣紳的運動，幾於各縣皆有，尤其是在北伐軍抵江浙時，各縣農民自動起來，逮捕土豪劣紳，嘉定農民且直接由羣衆大會槍斃著名土豪。蔣介石反動後，土豪劣紳皆一變而爲國民黨省縣黨部和所謂農民協會之支持者，各地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均爲反動的政治軍事力量所摧毀。然農民的痛苦既未減除絲毫，則農民鬥爭的意志將永久不可消滅，反動勢力之壓迫愈大，農民反抗之力量亦隨與增長。試看近數月來，農民運動又有重新

高漲的趨勢，崇明泰州農民，因為政府拘捕他們首領，曾聚衆數千至數萬人圍城；宜興農民曾搗毀公安局，逐走縣知事；江陰農民，曾與土豪有劇烈的械鬥；泗陽、漣水、阜甯許多地方，已爲武裝農民所據；目前秋收登場，爲還租問題而引起的爭鬥，已不斷的發生。這些爭鬥，不會消滅，只有一天天向前發展；這些零碎的經濟鬥爭一直向前發展，會走到沒收地主豪紳土地財產，耕者有其田，推翻反動勢力的統治，鄉村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最後實現工農革命政府的一天。總之，反動勢力內部的衝突既永久得不到平衡，反動勢力的統治便永久得不到穩定，農民爭鬥的條件既依然存在，農民革命的發展便成爲當然的結果，雖或不免有一時期的頓挫，而終於是要成功的。茲將去冬以來江蘇各縣農民曾經發生劇烈爭鬥的事實，略舉如左：

一、松江 松江漕涇柘林兩鄉沿海一帶之農民，因反對惠農公司事，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成立漕柘兩鄉農民自救會，計會員三千餘人。該處瀕海並無村莊之名，其名曰碼頭。乃將每碼頭組織碼頭會，等於村農協，自救會

則等於區農協，選出執行委員組織執行委員會，進行工作。一面在各碼頭各鎮張貼標語，如：「沙田是我們墾戶的」，「反對剝削農民的惠農公司」；「打倒壓迫農民的張葆培」，「擁護農民自救會」等。並聯絡他處農民，以壯聲勢；並曾召集五百餘農民赴縣署作和平之請願（由漕柘兩鄉至城內，約六十餘里，農民均步行而往）；同時各團體亦起而援助，縣署允爲電省核辦。此時張葆培鑒於北伐軍節節勝利，農民之態度堅決，雖多方設法破壞，而均告失敗，於是惠農公司之嚴厲追租，乃不得不停止其進行。二千餘畝之沙田，究屬爲惠農公司所有，抑爲墾戶所有，已在各佔其半之情勢中矣。迨松江爲北伐軍克復後舉行慶祝會時，農民參加者五千餘人，遊行時過張葆培宅，一擁而入，搗毀一空，張固早已他避，致未爲農民所執。先是，漕柘兩鄉農民，不但因反對惠農公司而起運動，更因年歲荒歉，苛捐繁重，衣食不給，勢將餓斃。於是在同時更有「吃混飯」（即吃大戶，農民相約數十人或數百人至大地主土豪鄉紳家，自己動手煮飯吃，謂之吃混飯）之事，在此三四月中，已吃過幾次，地主懷恨，

此固無可如何也。四月九日，新軍閥蔣介石反動顯着後，張葆培反受二十六軍之委任，偕一班土豪劣紳，均相率回松，號召流氓，舉行若輩之清黨運動。於是縣黨部被毀，縣農民協會被封，率領農民吃混飯之羅關昌被捕，至今未釋，下令通緝者達十餘人。農民對於北伐軍到來，將沙田分配於墾戶之希望，固已絕望，且豪紳復起，禍已臨身，恐怖之心，遍於民間，所謂攝於淫威，敢怒不敢言，他們心上懷疑到極點：『據說國民黨要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如今來清黨的純粹國民黨員却正是霸佔耕者田地的天字第一號的土豪劣紳。——這是甚麼一回事呢？！』

二、無錫 無錫懷下北上兩鄉農民，大多數為佃農，地主徵收租穀，苛刻非常，雖有時因年歲荒歉，而租穀決不能稍欠，欠則拘捕押繳，俗名『開租』。農民對於『開租』，非常恐懼，無論如何總要設法還清，否則官司立至，損失更大。年來因秋收不佳，欠陳租者頗多，農民估量地主不久便要開租，而又無法可還，乃相率要求組織團體，預備做反對繳陳租運動。孰意地主方面，已探悉

農民組織團體，反對追繳陳租，乃為先發制人計，提早開租，一面報告官廳，謂有赤化份子，從中活動，恐復演江陰佃戶合作自救會故事，以懲惡官廳逮捕，並僱流氓毆打特派員，恐嚇特派員家長。及北伐軍至，農民風起雲湧，起而組織農協，至被解散止，共有組織之農民約二十四萬；並將其歷來所受地主劣紳土豪之壓迫，一旦而發洩之，打毀住宅，拘捕劣紳，毆打土豪，日有所聞。當地報紙關於此項事實之記載，日佔其三分之一。時蔣介石到蘇，態度頓變，於是賴世璜之『禁止暴動如違槍斃』之告示遍貼通衢，縣農民協會亦遭解散，工作人員即受通緝；劣紳土豪均一變而為『忠實黨員』，身居要職了。

三、丹陽 丹陽農民之受軍閥劣紳土豪之壓迫，在江南各縣中為最早，因曾有兩次之反抗劣紳土豪運動故也。自呂城農民促進會被封，農民及工作人員被通緝後，乃另在他鄉發展組織。現在農民仍舊秘密中保持其組織，對於劣紳土豪，仍作熱烈之反抗宣傳，農民團結，始終不懈，惟懼於淫威，不能立起而作明顯之鬥爭。迨北伐軍到丹後，農民要求組織農協者，日必數起，組織驟然擴大

。當開慶祝北伐勝利大會時，農民參加者千餘人，遊行時曾將最著名之劣紳胡尹皆家中打毀，鄉間之劣紳土豪被農民毆打毀宅者亦有數處。被通緝者四人，被捕者二人。

一時農民氣焰甚高，縣農協會召集代表大會，討論進行計劃，並提出丹陽農民之總要求；會畢，而政局反動，運動遂受壓迫。

四、如皋 該縣地處江北，農民痛苦非常。在十六年一月後，該處與滬地之交通，即發生阻滯，二月後竟告斷絕。在滬寧風雲緊急時，孫逆不能顧及江北，環境頗佳，工作順利，組織因此擴大。待孫逆退守江北，反動乃甚，苛捐雜稅，拉夫派差，全境騷然。拉夫時，無論男女老幼，被其捉住時，將四肢用繩捆起，將船運往前線，無一生還者。同時派探往農村拘捕黨人及農民首領者，絡繹於途。苛捐方面有指派特派畝捐等種，指派即指定若干；特派則分等第，有若干田者派若干；畝捐無論田之上下多寡，每畝二角。因是農民乃大憤怒，乃號召八十餘村（內有一部尚未有農協之組織者）之農民代表，討論應付辦法。結果，八十餘村同時宣佈戒嚴，農民各執鋤

頭大刀等器具，日夜逡巡，如有兵士偵探來村拉夫或捕人時，則鳴鑼為號，羣起而攻之，各要道口，均派農民守衛。農民協會委員會居於中心地點立大本營，指揮一切，農民莫不勇猛直前，孫軍聞而胆怯。某日，張黃港附近，有農民與兵士發生衝突，乃持刀殺兵士，兵士懼，奔入營中報告。農民知事不妙，乃泗水過河，至大本營報告，隨即鳴鑼聚衆，約六萬人，各執大刀鋤頭，向張黃港進發。時張黃港所駐之孫軍得報後，亦由某營長率各兵來禦，至則見羣衆數萬，激昂異常，乃伏地乞哀。農民責以不應苛捐拉夫，乃一擁往前，將營長左臂斬下，兵士於是開鎗射擊，農民亦舞刀狂殺。兵士見農民來勢兇猛，允不派捐拉夫，逃竄而去；農民方面，乃下令收隊。計是役兵士死數十人，農民死十七人（平時農民兵士互為殺死者尚多）；嗣後孫軍蹤跡不敢近，農民乃得稍安。及孫軍退出如皋後，農協乃公開辦公，然因蔣介石已經反動，所以不二日即被反動派率武裝流氓至，特派員幾遭鎗斃，乃逃亡，農民號泣相送，恨蔣介石及國民黨刺骨。

五、南匯 南匯濱海，農民夫多數製鹽謀生，官廳雖

嚴禁，而農民製鹽如故，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是也。自劣紳組織鹽公堂後，禁止農民販賣私鹽更甚，偵騎四出，農民爲若輩敲詐者不一而足，如無錢納賄，則拘捕入罪，農民憤恨甚深。去年十二月間，鹽公堂差人又往鄉間拘捕農民，並借搜查時，將衣服銀錢盡行劫去，於是農民乃集衆將差人毆打，農民亦爲鹽公堂拘去數人。同時，因年歲荒歉，衣食均無，而販賣之生涯，又將絕望，於是風潮遂起。此次運動之結果，曾散發若干之積穀，關於鹽公堂問題，曾經人調解，將被捕之農民釋放，賠償損失，對於農民販鹽，暗中不加追究。

六、鹽城 鹽城多鹽民，以製鹽爲業，又名灶民，生活素甚困苦。近數年來，如韓國鈞，張審等，在鹽城東台等處，組織大規模之墾植公司數處，將灶民賴以引海水製鹽之港，均遭塞沒，將灶民賴以築灶製鹽，本爲灶民所有之田，亦爲公司領去，僱人開墾。小農一變而爲佃農，困苦更甚；土豪劣紳更乘機向灶民斂錢，與公司涉訟，毫無結果。因是時常發生部分之暴動，灶民被槍殺或拘捕入獄者，亦時有所聞。

(未完)

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

秋白

(一) 高等華人的尊稱

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已經日益崩潰。直到中國的「下等人」奮起鬥爭，——一九二〇年後各地的工人運動，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的勝利，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間北方鐵路工人的大鬥爭……：中國革命潮流方才又高漲起來，中國共產黨成立，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的政綱。當時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在無產階級率領之下，逐漸鞏固起來。於是中國共產黨決定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改組和採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等的政綱，一開始便顯然應當是使國民黨成爲「下等人」的革命黨，因爲只有這些「下等人」——中國的工農民衆，是真能推翻帝國主義的革命主力。但是，當時國民黨的「高等華人」，如張繼等，便不贊成打倒帝國主義。中國的高等華人是誰呢？就是帝國主義誇獎的時髦些的，洋式些的土豪紳士——中國的資產階級。

中國資產階級那時也想利用民衆，反對一下帝國主義，因為他的利益本來至今還是和外國資產階級相衝突的。那麼，何以外國帝國主義者錫以「高等華人」的尊稱呢？

因為他雖反對帝國主義，但是他只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統治激起民衆革命，他自己不但不敢革命，而且極怕民衆革命，因此，他總是主張和帝國主義和平磋商，修改不平等條約，談判關稅自主等等……帝國主義因為他如此和順恭敬，所以當「下等」民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發展的時候，對於他便撫摸一下，假意應允些恩惠（如一九二九年實行關稅自主等等），使他壯着胆來壓迫本國民衆的「過激」運動。等到「過激」運動壓下去之後，帝國主義者便又可以安然大施其侵略，向中國進攻了。國民黨的老右派一開始便反對「下等人」參加國民黨，反對國民黨成爲「下等」民衆的黨，這就是他們要討好於帝國主義。這種高等華人霸佔國民黨的運動（所謂反共清黨的運動），與國民革命高潮成正比例的同時發展：五卅運動大大發展之後，戴季陶主義立刻出現，西山會議也開起來了，蔣介石的三月二十政變也爆發了；一月三日工農

奪回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時候，蔣介石陰謀霸佔國民政府的把戲也頑出來了，不久，江西安徽的工農團體被摧殘，不久，滬寧（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殺也開始了。中國資產階級到此遂決然破壞國民革命聯合戰線自己公開的實行反革命。帝國主義者於是大大的安慰。最近連武漢的政府也反共清黨之後，他們更可以高枕而臥。漢寧妥協後，真正老牌的國民黨（西山派）鑽出頭來，高等華人算是完完全全霸住了國民黨。於是帝國主義的保鏢更靠得住了！

五卅及省港罷工的民衆直接行動，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一三漢口工人羣衆反抗英國水兵登陸放鎗，而直接奪回英租界……中國國際地位在工農羣衆運動大規模爆發的時候，在國民黨中「下等人」——共產黨佔着優勢的時候，是如何的空前的進展，帝國主義的砲艦軍隊都不敢怎麼樣。現在呢，國民黨及其政府清黨反共壓迫羣衆運動之後：關稅自主不能實現，外廠的烟稅收不到，帝國主義比以前強硬了好幾倍；最近兩月九江漢口日本水兵鎗殺中國人民兵士，不算甚麼事，武漢政府

還要下令「和平了結」；最近幾天上海英國水兵又因英美烟廠罷工在浦東登陸，南京政府只敢空言抗議，同時趕緊禁止羣衆「盲動」。英國帝國主義所以敢提及將漢口英租界奪回去的問題（要求漢口特三區警察獨立，中國駐軍撤退等等）。爲什麼如此？因爲國民黨已經只是馴服的高等華人的黨，國民黨的政府，已經是高等華人，和平談判主義的政府：這種黨和政府替帝國主義保鏢，不准民衆自由行動直接鬥爭。

國民黨要清黨反共，就是要排斥一切工農共產黨員，將國民黨變成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黨。帝國主義因此加他以前華人的尊號。然而國民黨及其政府從此便實際上拋棄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國民黨便不得不死滅，此其一。

（二）「有土皆豪無紳不劣」！

中國資產階級何以到此時必然的走入反革命？因爲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和帝國主義衝突，然而他根本上與中國工農大多數民衆的利益相矛盾：如果革命在羣衆運動的軌道上發展出去，勢必致於急轉直下的進入土地

革命的階段——最澈底的掃除封建剝削制度的革命；然而中國資產階級雖比土頭土腦的鄉下豪紳時髦些，洋式些，實則他的出身都是士大夫紳士的封建階級，他——中國資本家大半靠剝削農民的利益發財，或者自己兼做地主（工業程度幼稚，有錢的人總是買田買地去剝削佃農比較容易些）；中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式的豪紳地主階級向係非常之密切，就是工廠主商店老板剝削工人手工業者的方式，也還大半是封建式的奴隸關係，——中國資產階級不成其爲一種反封建的力量，而是維持封建制度的力量。所以澈底的資產階級性民權主義革命——土地革命，中國資產階級是必定反對的。

如今——去年年底，事實上中國革命已經走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尤其是廣東兩湖的農民高呼起「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國民黨答應農民「耕者有其田」，兩湖的農民便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了。然而國民黨立刻翻過臉來說：農民運動都是土匪流氓，侵犯「革命軍人」的家屬財產田地；他們說，所謂耕者有其田是要用「法律政治力量」來實行，慢慢的實行漸漸的實行，如何可以從下層羣衆

亂七八糟的分配土地沒收土地；他們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法不同，民生主義不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所以，「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是共產主義挑撥階級鬥爭的宣傳！國民黨立刻翻過臉來如此說了，這就是國民黨領袖代表高等華人——豪紳資產階級向工農實行階級鬥爭。甚麼是劣紳之劣的意義！難道正紳就不剝削農民，就不是坐收田租的特殊階級？如果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是保護這些正紳的，那麼，這種主義便是資產階級出賣革命欺騙民衆的鬼話！

果真不錯，農民羣衆已經起來要求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要使不耕田的人不能坐享農民的血汗，要使勞動的自己耕作的人，能享用自己的收穫，這就是徹底的封建式的剝削一概推翻，不但使中國地主階級殲滅，並且使中國資產階級再不能壟斷原料高利盤剝農民；自然，農民反對豪紳的階級鬥爭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兩湖。土地革命是開始了！果真不錯，以前說鬼話（說甚麼耕者有其田，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國民黨原形畢露了。原來國民黨的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方法，不用階級鬥爭，只用政治法

律的和平手段——也是胡說八道。國民黨事實上的「革命」方法，絕不是用政治法律幫助工農民衆，而是勾結許多新式軍閥，日漸至於完全聽命於這些軍閥，他的力量便只是蔣介石李濟陳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等，這些革命軍人，在前面當着軍長師長總司令總指揮，在家鄉如何不是大紳士，如何不是剝削農民的特殊階級？農民反對這些「正紳」「革命軍人家屬」要他們拿出財產田地來，——亦可以說正是替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而這些國民黨軍閥便立刻大大屠殺農民！李濟陳在廣東，唐生智在湖南，前後相繼的大殺起來。請問李濟陳唐生智等都是所謂純國民黨忠實同志，這種成千成萬的屠殺農民，究竟是甚麼民生主義？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原來是這種豪紳的代表。國民黨如何能不死滅，此其二。

（三）第二政府

國民黨的領袖，既然都是豪紳資產階級的代表，既然遇見土地革命的發展便立刻公開的反動，那麼，可見他們的政權只會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如果國民黨真有百分之一的忠實於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那麼，當革命發展

到民衆廣大的起來鬥爭的時候，國民黨便應當立即將政權交給民衆——實行民權主義。事實却恰恰相反。

北伐軍到上海的時候，上海工人羣衆起來武裝暴動，以二百餘桿槍繳北軍及警察的三千餘桿鎗，他們在如此英勇的鬥爭中間，創造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如果國民黨真是民權主義的黨，那麼，他應當承認這種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是真正國民黨的政府，真正革命的政府，真正民衆的民權的政府。但是國民黨的領袖，如吳稚暉等，便大叫起共產黨和工人反對國民黨不要國民黨的政府而另立市民代表會議的政府。是的，不錯！你國民黨既然自己承認是立於羣衆之外的怪物，是反對民權主義，是反對民衆有政權的，那麼，工人民衆自然反對你，反對你們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自然要在你國民黨的所謂黨政府之外，創造出民衆的第二政府來。蔣介石始終屠殺工人，解散工人民衆舉出來的上海市政府，以鐵一般的事實和行動，來證實所謂純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這種國民黨是公開的反民權主義的黨。上海東南廣東的民衆政權，在四月便如此被反民權的國民黨所摧滅了。

那時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政府，固然是和蔣介石等破裂了。但是，那時武漢的政府之中，雖有共產黨員譚平山蘇兆徵參加，然而亦有極大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成份在內。武漢政府當時大半還建築在軍隊的基礎上，唐生智譚延闓程潛等的權力，就算是政府。自然這種政府必須轉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政權，然後方能真正做革命的

中心，做撲滅當時東南反動的主力。那時武漢兩湖的工會農民協會，正在形成政權的機關。正是撲滅肅清土豪鄉紳奸商買辦貪官污吏軍閥等的主要力量。只有他們努力在鎮壓反革命派及蔣介石的奸細。如果國民黨真正是革命的民衆的黨，也便應當將政權移轉到這些民衆團體。

然而事實上不但政府軍隊及政治法律的權力，不努力於鎮壓反革命派，反而十二道金牌似的速速頒布許多訓令命令條例，限制民衆團體的革命行動，保護「正紳」「工商業者」。於是武漢政府也逐漸變成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政府。武漢境內，民權早就被摧殘淨盡，不待武漢國民黨中央七月十五的排共會議！

帝國主義者在香港罷工的時候，就說罷工委員會是國

民政府之外的第二政府。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奮鬥的時候，帝國主義又說：武漢國民政府之外，還有總工會農民協會的第二政府。於是武漢領袖也就異口同聲的說：總工會糾察隊非法捕人，農民協會自由殺人，政府之外又有政府，這是共產黨的陰謀。是的不錯！你國民黨既然自己承認政府應當保護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才算是國民黨的政府，既然不肯和民衆聯合起來，肅清武漢境內反革命的權力，使這所謂第二政府成爲唯一的政府，那麼，這就等於承認國民黨的政府一定應當是反革命的政府，那麼，工農民衆的第二政府，自然要反對你這國民黨的政府！

如此，國民黨從東南到武漢，都一致變成反對民衆保護豪紳的反民權主義的了。國民黨如何還沒有死滅，此其三。

(四)所謂工商業者

國民黨自然改組之後復活起來，經過兩年偉大的革命的羣衆運動的發展，共產黨員及大多數工農份子的加入，他應當可以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這一轉變，到蔣介石反動——資產階級公然轉入反革命營壘之後，

尤其是愈需而可能的了。但是，這一過程是失敗了。

當小資產階級領袖，如汪精衛等，看見革命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殘酷的屠殺工人之後，他們也更加動搖畏葸起來。工人的階級鬥爭固然使資產階級寧可屈服於帝國主義而反革命；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也使店東小資產階級驚懼惶恐而投降資產階級，寧可受奸商買辦的剝削，而憑藉他們的力量來鎮壓軟化勞動者的鬥爭。

何況這種市僧的店東小資產階級，一方面和地主豪紳的剝削有密切關係（他們大半自己是地主——是坐收田租盤剝重利的），土地革命使他們寧願革命失敗永世做帝國主義的奴才，不願犧牲剝削農民的特權；別方面受着帝國主義及上海大資產階級的經濟封鎖，只想求目前的妥協，而甘願投入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懷抱裏去。代表這種市僧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左派」，衷心是反對和資產階級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進，以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寬恕與恩惠。

於是聰明的汪精衛便想出一種理論來說：不好說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而應當說工農工商業者的聯盟，

「革命要顧到工商業者的利益」。實際上他便在豪紳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革命」只顧到工商業者的利益，更進一步而完全當豪紳資產階級（唐生智等）的走狗，而大大屠殺工農了。店員總工會要解散，糾察隊和勞動童子團要解散……。

這些小資產階級的領袖幻想着：我們如此恭順從命的替你們鎮壓工農運動，你們豪紳資產階級總可以容我們當個「領袖」罷，——於是「中國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應當有革命的領導權」等類半吞半吐的怪理論也發現了。其實這種小資產階級的領袖，當着豪紳資產階級反動的走狗，他還自己揚揚得意的自以為是革命的領導者呢！

武漢在汪精衛這種無恥的理論之下反動之後，——豪紳資產階級已經利用他的達到反動勝利的目的，汪精衛這種走狗已經沒有多大用處。所以蔣介石下野，正當汪精衛等與高彩烈高談國民黨權伸張蔣介石屈服於黨的紀律的時候，真正老牌的國民黨（西山派），陡然間抬頭起來，組織了中央特別委員會，汪精衛等到上海飽嘗閉門羹的

滋味，好像失節的媳婦回婆家，始終只算得一隻悔過自新的「共產狗」。這就算是「小資產階級階級的領導權」罷？哈！

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或者亂七八糟的冒牌左派，在這反動勝利的期間，自然也都逃出革命戰線。于右任，經亨頤，國民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黨部中的所謂左派，也接二連三的登報聲明自己與南昌暴動八一革命無關，做些文章來反對共產。甚至於中國共產黨裏的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如施存統等，也都趕緊聲明脫離共產黨，反對共產黨。這些小資產階級半紳士的份子或者夢想，離共產黨而獨立組織甚麼真正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同時反對亦化與腐化的國民黨。事實上汪精衛便是一例，既然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小資產階級，實在除當豪紳資產階級走狗而外，決無甚麼革命的力量。所以雖然共產黨兩發宣言，號召國民黨的革命同志，來贊助民衆的暴動，堅起真正革命的國民黨的旗幟起來；然而這種革命同志竟找不出來！國民黨已經被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所毀滅，國民黨在民衆眼中，只是屠殺工農的劊子手了！革命的國民

黨已經死滅，所剩的只有「真正老牌」的國民黨——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的三反主義的國民黨。

(五) 下等人的真革命

三反主義的真正老牌國民黨，就是高等華人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黨，中國革命受他們的摧殘而挫折了。

國民黨是死滅得乾乾淨淨的了！但是，中國革命，經過南昌八一暴動，兩湖廣東最近的農工暴動，而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革命進展到更高的形式；真正民衆的革命——下等人的真革命。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便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中國現在唯一的國民黨，便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他應當是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深入到極偏僻的鄉村之中，例如農民運動發展最遲的江蘇各縣，都有許多民衆接受土地革命的口號了。革命的新階段正在於澈底的實行土地革命，下層農民羣衆和兵士的武裝暴動，殺盡土豪劣紳，自動手的實行耕者有其田——誰能耕幾畝田就分配幾畝給他耕種；不耕田而坐受田租的地主，都不准有田。工人及手工業者努力實行對於中外資本家的猛烈的階級鬥爭，聯合一般城市

貧民，反對一切稅捐，一直到武裝暴動。工農貧民的武裝暴動，——民衆的革命戰爭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的政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的政府。

這首先便是摧毀中國封建式的（國民黨黨治以及豪紳軍閥政權的）整個的國家機關，剷除一切封建式的剝削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澈底完成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革命。只有中國蘇維埃的工農政府能夠實行土地國有，沒收中外銀行企業，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及內外公債，收回租界海關稅務，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澈底的勞動保護法。；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放全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亦就是解放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羣衆於軍閥統治之下。這才是真正的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而且直接便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

這種革命的勝利，必須要廣大的民衆自己起來武裝暴動，聯合兵士貧民（或所謂土匪）的羣衆，創造真正革命的工農軍，然後才能夠達到。國民黨理論上的甚麼用政治法律的和平方法，事實上便是壓迫民衆；國民黨軍事上的勾結軍閥土匪首領，專賴與民衆脫離的武力打打張作霖

，實際上便是養成新軍閥，以至新新軍閥，生生不已的軍閥。革命的方法第一個主要原則，便是發動羣衆，使羣衆自動手直接的鬥爭，組織——以至於建設。

這種革命的基礎，解放中國運動的基礎（就算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罷），必然是在工農的階級鬥爭。中國之中，如果像戴季陶顧孟餘等國民黨領袖所說：沒有階級而只有職業，那便早已沒有國民革命了。最近五六個月之間，正是階級鬥爭急劇到公開的戰爭的期間。如果沒有階級鬥爭，爲甚麼你們這些革命叛徒幫着豪紳資產階級殺工農？！國民黨說不要階級鬥爭，而要階級妥協，勞資調節，那事實上便是假造許多工會（工統會，工會改組會

），幫着資本家欺騙壓迫工人，或者找些豪紳奸徒霸佔農民協會天天說減租驅農民。革命的方法第二個主要原則，便是盡量實行工農的階級鬥爭。中國的士紳階級應當完全推翻，要極大多數的平民——「下等人」的工農貧民拿到政權。

總之，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便是顯然明顯的兩個階級的鬥爭：一方面是豪紳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反動，別一方面是工農貧民士（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工農貧民士的武裝暴動之勝利，將要在羣衆的階級鬥爭之中發展擴大起來，一直到推翻新舊軍閥（豪紳資產階級）以至於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建立中國蘇維埃的政權。

寸

鐵

不進則退

楊杏佛題申報雙十節增刊說：「爲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革命亦然。」這幾句話誠然不錯，但不知他們貴黨的革命現在是進還是退？

（撤翁）

汪精衛的出路在那裏？

汪精衛題申報雙十節增刊說：「從共產黨與腐化分子的夾攻中，悉力奮鬥，爲國民革命求一出路。」請問國民黨分子現在有幾個不腐化？汪精衛的出路在那裏？（撤翁）

斯·文·掃·地·民·衆·爬·上·來·

代表紳士的時事新報，忽於今年國慶號上登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題目叫做『雙十節的民衆化』，內中說：『似乎與民衆沒有關係的雙十節，又要來一次了！……中國的人民，到現在在實際上還沒有任何式樣的政權，……以致一般寄生蟲來包辦一切，越鬧越起勁，寄生蟲當然是殘民以逞之徒，他們自己以為是聖賢的正統嫡派，其實只是一班無業的高等遊民而已。讓這許多非民衆的人們來當道，民衆自然要永遠愚蠢，永遠得不着一切政權。……漢字教育，本來不是爲民衆的，是殘民以逞之徒的法寶，所以漢字教育的結果，可以造成聖賢之徒來對付民衆。……世界上有文字的國家，差不多都是爲民族的，只有我們中國人的文字是爲寄生蟲的，爲聖賢之徒的，小百姓甚至於連極平常的官府文告都看不懂！所以要使雙十節有意義，非使民衆爬上來不可；要使民衆爬上來，非把寄生蟲所依爲命的漢字打倒不可。……斯文掃地的工作實行了之後，聖賢之徒才無所憑藉，民衆才敢作敢爲。』時事新報編輯先生們，大概是很疏忽的把這種議論登了出來，若

是細心再讀一下，恐怕他們要嚇一跳！

（撤翁）

馬·寅·初·又·來·出·博·士·的·醜·

馬寅初博士，在時事新報雙十增刊上，大批評其馬克斯價值論，引了一大堆例證，都是物品在市場上因供求及其他關係而變動的價格問題，和馬克斯所指物品本身的價值是兩件事。馬寅初不但不會用心讀過馬克斯的書，并且把最淺近經濟學上價格（Price）和價值（Value）之區別，也沒有弄清楚，居然來批評馬克斯，可謂太不自量！日本河上肇博士雖不是個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我見過他批評馬克斯的價值論，尙不至鬧這樣的笑話，只有中國的博士真容易出醜！

（撤翁）

滑·稽·的·禁·令·

廣東的民政財政必屬之李濟琛，兩湖的民政財政必屬之唐生智，河南的民政財政必屬之馮玉祥，浙江的民政財政必屬之何應欽，江西的民政財政必屬之朱培德，這種軍人割據的狀況，國民黨和北洋軍閥沒有兩樣；然而南京的所謂國民政府，方通令各軍長官，嚴禁干涉民政財政，可謂滑稽之至！

（撤翁）

蔣介石的進步真快呀！

帝國主義眼中的赤軍首領，一變而為反赤的純粹國民黨員，再變而為基督將軍，蔣介石的進步真快呀！但不知他三變而成個什麼東西？

（撒翁）

閻錫山馮玉祥仍然是赤！

張作霖致閻錫山電，一則曰赤禍可懼，再則曰揭赤幟為馮先驅；那麼閻馮都仍然是赤，蔣介石汪精衛更不用說了，國民黨反共反俄的宣傳和行動，算是白費了氣力！

（撒翁）

張作霖的共和與國民黨的國民革命

張作霖說國民黨「披五色幟易赤幟」是「背叛共和」，原來張作霖所謂共和就是指這一面五色旗！天下事無獨有偶，國民黨也大喊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軍閥擁護工農平民大多數人的權利是破壞國民革命，不知這國民黨所謂國民革命又是什麼？

（撒翁）

中國青年

第八卷
第三號

出版

布爾塞維克 第一期

每週出版一次

定價每本

大洋三分
或銅元八枚

訂閱

全年大洋一元二角
半年大洋六角
三個月大洋三角

（郵費另加）

中國共產黨反對軍閥戰爭宣言

中國的工農兵士及一切勞動平民！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開戰了。又是貧苦的兵士流血，貧苦的人民受痛苦了。他們已經攻城奪地，調兵遣將，拉伕派餉了。這些軍閥互相勾結，互相衝突，不論是南京武漢，馮玉祥，閻錫山，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都是禍國殃民，剝削和壓迫工農貧民的。馮閻和張作霖早已開戰，今南京和武漢又打仗了。不久，孫傳芳張宗昌又要打南京和上海。全國大混亂的軍閥戰爭——奸淫擄掠的屠殺戰爭開始了！就是廣東，也在醞釀着李濟陳炯明和張發奎的戰爭。全中國都是萬惡的新舊軍閥爭權奪地的戰爭。

工農兵士及一切貧民，以至於小商人，都嘗夠了軍閥戰爭的痛苦。農民被剝削到一粒米也不剩，被軍閥拉夫，派捐，封船，扣車，派糧，派草……兵災所到，田畝荒蕪，整個的村莊到燒殺蹂躪，奸淫擄掠，無所不至。這些新舊軍閥拚命壓榨貧民的膏血，苛捐雜稅無奇不有，——農民一年勞動所得，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要拿出來付租稅。如果農民反抗這種強盜似的禽獸似的蠻橫壓榨，那麼，他們便大施屠殺，幾十個村莊一批一批的燒燬，老弱婦女也不能免。這些軍閥還要拉夫，——強逼工人苦力到戰場上去送死，強迫他們搬運幾百斤的重擔，牛馬似的鞭打他們。被拉去的伕子，不但一個錢也得不着，而且常要打死，餓死，做死。伕子做不動了，軍閥便不顧他們死活，把他們丟了，甚至於還要濫發了，而且常軍閥封農民的船，搶農民的車，船夫車夫都得替他們當差。戰爭一起，紙幣更加要濫發了，甚麼國庫券

，金庫券，二五庫券又要大批的發出了。工農小商須得使用這種不值錢的紙幣。還要強迫人民擔負公債。上海方面已經榨取了四千萬元的公債；現在爲着戰爭——又要發行二千四百萬元。因戰爭的關係，米鹽油等日用必需品，運輸都日益停頓，價錢一天天的飛漲。因戰爭的關係，交通斷絕，商業停滯，棉絲等等原料不能運到市場上來，工廠要關門，工人的失業更加一天天的增多。資本家只顧要自己不虧本，成批的開除工人，或者簡直關廠，帝國主義遇見中國這種混戰，更加可以乘機取利。這些萬惡的禽獸似的新舊軍閥互相吞噬的時候，帝國主義便可以更加來進攻中國——滿蒙協定呀，中日商約展期半年呀，漢口英租界交還英國呀。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又搶奪幾條新的鐵路去，又霸佔了幾個滿蒙礦山去，他們還想更多佔領中國的領土，侵入內蒙古。英國帝國主義已經利用軍閥的互鬥和國民黨的妥協屈服，又將漢口租界搶去。漢口英租界是工人貧民羣衆奪回來的呵！如今賣國的國民黨却將他讓還英國。今年一月間工人貧民赤手空拳將這租界奪了回來。而現在——十月間，還不滿一年，國民黨的軍閥，有着全副武裝的軍隊，却拱手交還英國！

中國一般勞動民衆，窮苦得飯也沒有吃，受着非常之大的痛苦，壓迫，搶掠，奸淫，而這些軍閥還要打仗！

誰在這裏破壞長江流域。誰在這裏延長戰禍荼毒民生？

就是國民黨。唐生智是國民黨。他這個軍閥，地主，銀行家，荒淫驕奢的重利盤剝者，他在湖北湖南安徽成千成萬的屠殺工人和農民，屠殺共產黨員，摧殘兩湖的農民運動，殘暴到極點的鎮壓兩湖的農民暴動。唐生智說，他不滿意南京政府的政策，不承認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這完全是鬼話

。他自己的政策和南京政府的完全一樣。他爲什麼打仗？不過爲着爭地盤，他搶着了安徽，還想搶南京上海，佔領整個的長江流域，他要他來殺江蘇浙江的工人農民，——南京派的國民黨殺了還不算！他是張作霖張宗昌的同盟者，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現在已經受日本帝國主義軍械子彈以及漢陽兵工廠材料的供給。他是殺工人農民的劊子手。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責任以及一切工農的責任，就是要反對唐生智，推翻唐生智！

現在南京政府打唐生智。難道南京政府比唐生智好些麼？南京政府之下的將軍也是國民黨的軍閥，也和唐生智一樣，是清黨反共的所謂忠實同志。這些軍閥和唐生智是一樣的，——一樣的劊子手！南京派的將軍李宗仁、白崇禧、程潛、何應欽，也是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大資產階級以及買辦的代表，和武漢的唐生智、何健、劉興一樣，和馮玉祥、閻錫山一樣，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一樣，和汪精衛、張發奎、李濟琛也是一樣。

何應欽在福建浙江，到處屠殺工農共產黨。他現在明的暗的聽英國帝國主義的驅策。他是蔣介石的走狗。白崇禧就是四月間屠殺上海工人的劊子手，他最近還在天天殺共產黨，天天殺無產階級勇敢的戰士，他逮捕了幾千幾百的革命黨員，關在龍華。李宗仁、程潛等類的東西，也是軍閥，也是工農貧民的敵人，革命的敵人。他們打什麼仗，爲什麼打唐生智？他們的目的，也和唐生智一樣。他們是想搶地盤，爭權利，搶奪剝削工農的權位。這次戰爭的「意義」，就是——究竟那一個能夠有全權搜括長江流域剝削勞動民衆：是唐生智呢，還是南京派的一班狗強盜？

張發奎、汪精衛、陳公博等等，現在正想利用長江流域的混戰，從容霸佔廣東的政權。但是李濟琛

、黃紹雄又要同他們戰爭。這些革命叛徒，這些無恥的地主豪紳資本家的走狗，他們幫着殺了成千成萬的工農，還在那裏說工農政策，實行減租等等……人民被他們欺騙得長久了；他們自己的屠殺政策早已揭穿他們的假面具，現在再騙不了人的了。他們是勞動民衆最可惡的仇敵，因為他們用那些欺人的「革命」口號，掩飾他們的真面目，還想用國民黨的臭招牌騙人呢。他們和李濟琛、黃紹雄的戰爭，也是軍閥的戰爭；和南京武漢的戰爭是一樣的。

工友們，農友們，城鄉的貧民！在這種全國大混戰的軍閥戰爭之中，我們擁護誰呢？我們應當使這種戰爭得甚麼樣的結局呢？

我們應當反對一切軍閥的戰爭！我們應當推翻一切軍閥：北方的，南方的，武漢的，南京的，山西的，河南的，廣東的或廣西的。我們對於現今互相搏噬的軍閥，都要打倒。我們知道：無論那方面戰勝，對於勞動民衆都是非常之大的禍害。所以我們現在，和歐戰時候歐洲俄國的革命工人一樣，應當積極的行動，使各派各系的軍閥統都失敗。我們應當使這種軍閥戰爭變成勞動民衆反對一切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變成反對一切壓迫剝削以及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要一下子消滅一切軍閥的戰爭。然而要肅清這些新舊軍閥，消滅一切戰爭，只有推翻軍閥政權之一法。要消滅軍閥的政權，就必須工農兵士起來反對軍閥。應當使軍閥的戰爭變成一切勞動民衆反對壓迫剝削及帝國主義的偉大的戰爭。只有這樣，我們將地主階級的土地奪回來給農民，沒收一切大工廠大銀行大企業，消滅重利盤剝，推翻軍閥及帝國主義，澈底的改良工人及一般勞動者生活，統一中國，造成新中國——工農兵勞動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中國。國民黨的欺人口號，革命叛徒的反動政策，決不能救中國：只有被壓迫者被剝削

者反對壓迫者剝削者的偉大的武裝暴動，才能開始新中國將來的光明之路，肅清中國之內的軍閥制度和帝國主義的剝削，饑餓萬工農民衆不再受殘暴的剝削和壓迫。

中國共產黨知道：這種反對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艱苦的鬥爭，要經過極大的階級戰鬥，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是一切勞動民衆的領袖，我們知道：必須在鬥爭之中組織羣衆，走向這個偉大的革命戰爭。

革命戰爭是實行者：一年以來光榮的上海工人的暴動，廣東農民的暴動，兩湖農民的暴動，葉挺賀龍軍隊的戰鬥，都只是這一極大的鬥爭之中的片段。我們應當利用這幾次英勇的戰鬥之中的經驗和教訓，準備更大更新的爆發。我們應當將工人階級的先鋒——共產黨，組織得更好，擴大到工農羣衆之中去，吸收一切優秀的革命份子。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應當更加和工農羣衆密切聯繫，努力的反對國民黨軍閥的統治，反對這些民衆的和革命的叛賊。我們更加努力的反對一切軍閥戰爭，反對一切軍閥及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一切工農兵士貧民實行偉大的武裝暴動。

工友農友兵士貧民同志們！準備着作戰，經過日常鬥爭，一直到推翻勞動民衆的一切仇敵！

前進！前進！

反對軍閥戰爭——反對一切租稅，反對無價值的紙幣庫券，反對強逼公債！

反對南京的軍閥，反對唐生智，反對張作霖，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反對張發奎，反對汪精衛……！

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

力爭中國的統一解放！

推翻一切寄生蟲壓迫者的政權！

一切政權歸勞動平民！

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軍閥混戰的中國與工人階級

舊軍閥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等，固然在直魯滿洲一帶繼續的壓迫剝削農民衆。國民黨的新軍閥，南京的也好，武漢的也好，廣東的也好，馮玉祥閻錫山也好，都同樣的屠殺工農剝削民衆。但是這些新舊軍閥之間，互相的衝突矛盾，爭權奪利，——因此，如今又演成全中國大混亂的局面。工農民衆除了受他們直接的壓迫剝削的痛苦之外，還要受着混亂局面之下種種間接的痛苦：戰爭一開始，不論甚麼地方，都要更加受軍隊的蹂躪，農民要擔負更多的苛捐雜稅，工人要受着失業的痛苦，紙幣庫券等類東西，更要充暢市面，日常需用的東西如柴米油鹽更要加貴起來……一般貧民的生活更是不堪設想！一般兵士羣衆枉然的犧牲性命，一般破產失業的貧民走頭無路，只能變成土匪。全中國已經陷於崩潰瓦解不堪收拾的狀況。

這種戰爭，號稱北伐，號稱討伐黨賊唐生智或者肅清南京腐化份子，——究竟有甚麼意義呢？！這些名義完全

是一派鬼話。實際上是：所謂國民革命，早被新軍閥的蔣介石唐生智譚延闓李宗仁李濟張發奎等的叛變所斷送的了，他們共同鎮壓革命民衆，維持封建式的剝削，代表土豪鄉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他們先後清黨反共之後，將國民黨變成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黨，變成軍閥官僚的黨。這種新軍閥和張作霖打仗，還能說得甚麼革命戰爭！這種國民黨的各派，只是代表各系的新軍閥：唐生智把持的國民黨武漢政治分會等黨部，固然只是替唐生智當走狗的幾個政客的组织；南京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又何嘗不是李宗仁白崇禧程潛賀耀祖葉開鑫陳調元等類軍閥的幌子？程潛賀耀祖葉開鑫要奪湖南地盤，陳調元要奪安徽地盤……這就算討伐黨賊唐生智！唐生智要奪安徽，甚至於要奪江蘇……這就算爲維持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組織正統而戰！這雙方是何等無恥！這類戰爭還不知要發展到如何程度：譬如說，程潛葉開鑫打回了湖南，他們之間又誰能說不再開始戰爭；南京派的軍閥現在說唐生智把持漢陽兵工廠，假使李宗仁等勾結樊鍾秀任應岐等小軍閥，居然奪到了武漢，誰又不知道他們之間仍舊要你

搶我奪？北方南方的各派軍閥也是如此。如此循環不已的軍閥戰爭，勢必至於將中國弄到完全亡國的地步！

國民革命最近三年來的發展，不可謂不大，何以如今弄成如此的局面？中國工人階級曾經用自己羣衆的勇猛鬥爭發展五卅運動省港罷工，領導起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曾經奪回漢口九江的英租界，曾經逼得帝國主義開關稅會議……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曾經參加國民黨，努力要使國民黨變成中國工農羣衆大多數的黨。

在這期間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顯然使中國國際地位增高十倍。但是國民黨的領袖，寧可依賴新軍閥的勢力，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民衆反共清黨，企圖消滅工人階級的政黨，摧殘反帝國主義的主力軍——工人階級。其結果，工農民衆運動都受暫時的鎮壓，於是國民黨變成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黨，其中的各派代表新軍閥之各系，而互相爭權奪利，形成現今軍閥混戰的局面。於是帝國主義者便得步進步的反攻中國，滿蒙協定來了，中日商約展期了，漢口的英租界要奪回去了，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的撤換。要由帝國主義者判定是否新院長有反共能力了。帝

國主義的這種進攻，現在還不過開始罷了；如果軍閥混戰的局面延長下去，如果現在這種國民黨統治繼續下去，那麼，將來帝國主義的侵略還不知道要到何等地步呢！所以中國的出路，只有工人階級的鬥爭再發展起來，率領全國一般勞動民衆，推翻新舊軍閥的統治，然後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

革命叛徒的新軍閥，首先是摧殘工人階級，——上海工人四月間被蔣介石白崇禧所屠殺。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受這摧殘之後，國民革命的進展受着挫折，中國的政局便一天天的右傾：兩湖屠殺，武漢反動，西山派登台……一直到現在軍閥混戰的開始。然而工人階級的奮鬥，始終已經使國民革命發展到土地革命的階段——澈底殲滅豪紳，肅清封建剝削的階段。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決不能一下子撲滅這幾千萬農民奮起實行掃除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堅決的奮鬥，已經引起農民羣衆的奮起。所以兩湖的農民協會，有些地方早已殲滅豪紳的政權，自己變成民衆的權力機關，代表極大多數的貧苦農民，鎮壓豪紳的反動，在鄉村之中實現路不拾遺夜

不閉戶的統治。直到武漢的革命叛徒，汪精衛唐生智等，繼蔣介石而反動，在長沙武漢繳工人糾察隊的械，開始反共——屠殺工人階級的先鋒，共產黨，然後武漢的新軍閥得以普遍的恢復豪紳的統治，大大的殘殺千萬的工人農民，將開始創造的民衆政權摧毀淨盡。其結果，便是唐生智等新軍閥得以從事於爭權奪利的軍閥混戰。當武漢反共寧漢合作的時間，或者有些小資產階級的市僧，以爲武漢滬甯既已「一致反共，一致北伐」從此「忠實同志」內部爭戰可以消滅，不久就可以坐享太平了。那時共產黨告民衆書裏，便指出這是夢想！如今怎麼樣呢？——南京派殺了一陣子工農民衆，武漢派也殺了一陣子工農民衆，如今又互殺起來了。不久，那「共同一致」殺工農打葉賀的廣東李濟琛黃紹雄和張發奎朱暉日等，也要互殺起來。總之革命叛徒新軍閥的反動勝利，工農的民衆政權受摧殘，這個結果，只有造成軍閥的混戰局面。所以中國的出路，只有工人階級猛烈的鬥爭，率領幾千萬農民，武裝暴動起來，方能推翻新舊軍閥的統治，方能救中國於軍閥混戰的局面之下。——創立真正大多數勞動民衆的

國家，蘇維埃的中國！

民衆武裝暴動的前途怎樣呢？固然不錯，那應當成爲工農武裝的力量，葉賀的南昌暴動軍，如今已經失敗了。但是，兩湖廣東的農民暴動却仍在發展：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軍仍然佔領着海陸豐的鄉村；高雷一帶有好幾縣已被農民所佔領；瓊崖的海南島，差不多全島在農民手裏。湖南醴陵安源平江瀏陽，曾經被農軍所奪取，長沙四郊曾經屢次暴動，株州農民曾經用一槍奪取縣城，這都是九月中旬的事，雖然沒有能力取勝，但是湖南農民中的革命情緒，現時又更加的激厲起來，農民最近又打到茶縣攸縣；湖北九月中旬的時候，農民暴動佔領通城通山崇陽，撲擊咸寧蒲圻，長沙到武昌的火車交通斷絕到半個月以上；十月初湖北的公安石首松滋江陵等縣農民也奮起暴動，奪得公安縣城。這些農民暴動，雖然有些地方暫時的敗退，但是已經使反動軍閥恐慌得不得了。農民暴動在工人階級的率領之下將要澈底推翻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至少也使軍閥豪紳不能剝削暴動地方的農民。因爲農民的暴動，現在和原始的暴動是不同的了，他在

工人階級的率領之下，有明確的革命政綱，他不會是漫無組織的暴亂反抗。很容易的被反動首領所出賣，或新舊軍閥所摧滅的了。暴動的農民，現在已經開始組織自己的政權——農民羣衆選舉出來的農民代表會議的政權，從農民協會的政治鬥爭中，產生出農民蘇維埃的政權來。他們沒收地主階級重利盤剝者的土地和一切財產，他們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他們殺戮一切反動派土豪鄉紳，摧毀他們的一切權力機關，組織真正民衆的武力——工農革命軍，農民羣衆在工人階級的政黨指導之下，已經開始建立自己的政權了。反動的新舊軍閥能夠偶然在軍事上戰勝葉賀的軍隊，但是他們決不能戰勝這幾千萬的農民。

最近，城市工人，在受着國民黨的法西斯蒂工賊會等（如上海的工統會，武漢的工會改組會，廣東的機器工會）的摧殘之後，也從艱苦的鬥爭之中，重新奮發起來：武漢方面京漢路欠薪至十一月之久，鐵路工人羣衆在各站自動的起來逮捕貪官污吏，奪取自己應得的工資，武漢三鎮反抗資本進攻的經濟鬥爭日夜不絕；上海工人羣衆反對工統會及資本家的鬥爭，最近尤其劇烈起來，工人羣衆打毀

工統會辦事處；蘇州工人羣衆，因機械廠罷工不決，資本家互相勾結壓迫工人，自動的逮捕反動的商會會長；廣州——在葉賀失敗之後——工人羣衆反抗李濟張發奎之利用工賊，羣起示威（十月十四日），奪回海員工會，工人代表會會所，打死好幾個工賊。中國工人的羣衆鬥爭，顯然在走向革命的鬥爭和武裝暴動的道路，無論國民黨的工賊如何欺騙如何壓迫，都是沒有用的。

總之，軍閥豪紳資產階級雖然施行極殘暴的屠殺，施行種種軟化欺騙的政策，但是他們不能根本消滅革命勢力。一則他們自己之間有無數的不斷的衝突；他們已經開始混戰，他們的統治決不能穩定，他們的統治只在這種繼續不斷的混戰中，崩潰下來。二則農民羣衆已經自覺的在兩湖廣東，舉起武器來奮鬥，河南山東的農民，直隸的農民也正在開始奮鬥，江浙的農民一年來減租反捐等等鬥爭，也顯然進展到武裝暴動方面去。三則工人階級的鬥爭，雖然受今年四月以來陸續的巨大的摧殘，現今也在羣衆之中重新爆發起來。工人階級的鬥爭，將要團結暴動的農民，於建立工農貧民政權之旗幟之下，爆發而成全國

的大暴動，將要聯合一般貧民及兵士，勇猛的奮鬥，推翻混戰賣國的新舊軍閥。

一九二七、十、二六

南北軍閥統治下的外交

超麟

自從革命高潮突然低降以來到現在，這兩三個月，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重新落在五卅運動前的水平線以下，很明顯的有一件事擺在任何人的面前：即帝國主義已經重新積極其對華的侵略政策。現在不僅用不着敷衍中國資產階級而欺騙革命民衆的甚麼「關稅會議」「法權會議」等掩耳盜鈴的把戲，而且連從前的一些微「讓步」都要拿回去，連最惡毒的侵略都使出來了。除開各地帝國主義任意屠戮中國人的事件，如本漢湖礦山日本軍警屠殺罷工工人無數，如九江英兵槍殺華人，如漢口日兵槍殺華兵及其他層見疊出之慘案不說外，最近日本之滿蒙問題及英國之漢口租界問題，都足以表示帝國主義對中國之肆無忌憚的行爲及南北新舊軍閥之甘心賣國。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任何人都要

布爾塞維克

第二期

承認的。

綽號爲白話老虎報的現代評論，現在已經是南京所謂國民政府之半機關報了，這個報對於這個事實也是直認不諱：

「當黨軍勢力初達武漢的時候，當張伯倫致送七條通牒，若槻幣原願理治諸人發表對華宣言的時候，一般人都覺得中國民族的解放不過轉瞬間事。當時外交空氣真正是空前的緊張。現在呢？外人不單是不復向我們表示好意，并且日日向我們挑釁。甚麼華北增兵，甚麼「對支積極政策」，甚麼飛機問題，無不是挑釁的表示；其目的在使我們的外交由攻勢變成守勢。我們自己呢？不單是無繼續進攻或反守爲攻的勇氣，而且不能堅守，所以已經宣布了的關稅自主，到了實行之期又被宣布暫緩實行。」（見現代評論第一百四十九期）

現代評論這一段「不勝有今昔之感」的文字，可說把目前南北軍閥統治下的外交形勢形容得十分透澈；我們完全承認這一段話說得很對，除開其中有一二點是我們所不

四三

同意者，譬如他們以為以前是帝國主義者向我們表示『好意』，并相信蔣介石之宣言九月一日實行關稅會議是真有這麼一回事。

現在我們用不着說明中國的外交究竟是『攻勢』呢，還是『守勢』，因為這已經是連現代評論也承認的事實，無須再來說明了；現在的問題祇在於解釋：中國的外交何以會有這樣的『不勝今昔之感』？

現代評論諸公有勇氣承認中國的外交是『今不如昔』，但他們却沒有勇氣承認：南北新舊軍閥本就願意這樣賣國。現代評論解釋中國外交之『今不如昔』的原故，是缺乏兩個致勝的要件：『第一缺乏計劃，第二缺乏一種對外宣傳的西字報紙。』我們聽這種解釋，祇感覺得裏頭含有無限的『幽默』(Humour)尤其是這麼扼要而中肯的第二個條件。但讀者須知他們這種『幽默』是有作用的，其作用就在『為親者諱』，為其主人南京的新軍閥政府諱言賣國求榮的事實。

其實，在民衆看來，南北新舊軍閥之賣國，也與中國外交『今不如昔』一樣是十分明顯的事實。現在誰還能

相信白崇禧何應欽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反帝國主義的政府，是願意為中國民族求解放的？至於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則更用不着老僧來嘍舌了。張作霖在北京為滿蒙問題向滿鐵社長山本修太郎道歉說：『不解余真意之一部人士，不究田中內閣之真意，起排日運動，致使貴國民抱意外之感，余誠不勝遺憾！現承社長披瀝胸襟相語，余心中已全釋然，不勝欣喜！此後欲如貴說，為中日之親交增進真摯之融洽合作，當面之諸般問題，如貴政府及貴社長之真意在彼，則或得於談笑之間解決之乎？』而同時何應欽在南方則欲與『外人重行講信修睦，以免猜忌』，而斤斤然解釋說反英是共產黨離間國民黨和英國帝國主義『友誼』的手段（見何與字林西報記者的談話）；蔣介石也向日本記者說：『國民黨并非排日者』（見十月二十日上海民國日報）。南北兩方相距雖遙，然同心相應同氣相求，英雄所見略同，國民黨對帝國主義之『友誼』當不讓張作霖專美於前矣！

因為北方要增進其與日本帝國主義之『真摯之融洽合作』，南方要鞏固其與英國帝國主義之『友誼』，所以滿

蒙問題得於談笑之間解決，而共產黨鼓動民衆奪回來因而破壞了國民黨與英國帝國主義中間『友誼』的漢口租界，照理當然應該交還，漢口英僑之決議本是合於邏輯的（！）。現代評論諸公之『幽默』，故意說甚麼缺乏二個致勝的要件，其真意就在諱言上述這一明顯的事實。

實在說：中國外交所以『今不如昔』，確因為缺乏了某種要件，但這要件明白說來不是二個而祇有一個，這就是民衆的革命勢力。因為五卅運動民衆革命勢力高漲起來，所以帝國主義開關稅會議法權會議及其他的所謂『好意』；因為漢口民衆奪得了英租界，所以英國順水推舟的就說送還；因為蔣介石汪精衛李濟陳唐生智爲帝國主義實行鎮壓民衆的革命運動，大批屠殺工人和農民，通緝拘捕槍斃腰斬那領導民衆革命的共產黨人，所以日本要『積極對支政策』，所以英國要索回漢口租界。除了這個要件以外，不僅現代評論諸公的含有多量『幽默』的所謂『外交計劃』和『西字報紙』不能奏效，即使著名的陳友仁的『淡紅色的』外交手腕，也是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民衆自然繼續猛烈的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以革命的

手段，且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從帝國主義手裏奪回一切已失去的權利，但這和張作霖的『融洽合作』或國民黨的『友誼』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廣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

大雷

葉賀軍隊失敗兩個星期之後，以海員爲中堅的廣州市工人，居然在反動的市中心，四月十五日後屠殺工人囚押工人各以千數的廣州，舉行二萬人的大示威運動。兩萬革命的工人打着鐮刀斧頭的紅色旗子，向反動的政府示威。他們對反動的軍閥與資產階級說：我們的軍隊雖然一時失敗了，但是我們的基本隊伍還是日益增長地存在着，并且存在在你們的心窩裏；我們軍隊的槍把雖然這一次沒有能擊破你們的腦袋，但是我們工人的鎚頭將在你們的胸中搗爛臟腑。當葉賀軍隊失敗時反動派無不額手相慶，以爲從此『赤禍』將絕跡於中國了，他們可以放心地去互相廝殺屠戮工農兵士以爭奪帝國主義所剩下的唾餘。但

是十月十四日廣州工人的示威運動代表中國的無產階級警告軍閥及資產階級說：你們且慢定心廝殺，且慢任意屠戮，我們將起來消滅你們這班吃人的互鬥的野獸。

十月十四日的示威運動並且警告一班革命投機的人們：你們看見站在工農方面的葉賀軍隊已經失敗了，便以為中國的革命已無希望，於是毅然投降到反革命方面去依附反動軍隊，我們工農很感謝你們脫離了我們使我們能夠不受妨害地自動地幹起來。請你們看着：我們現在赤手空拳與反動勢力抗爭，我們將以羣衆力量奪取敵人的武裝瓦解敵人的軍隊，建立工農的武力以剷除崩潰無能的封建資產階級，并連先生們一起在內剷除淨盡。

全國的工農及其同盟軍將因廣州市工人的大示威運動而更堅強其信念及更確信自己的力量。軍隊是工農的一種工具，可以今日消失了，明天再有一更完善的軍隊，工農本身的力量則永遠是不滅的，而且是日益增長，一直到奪取政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封建資產階級表現脆弱無能及軍閥混戰愈入黑暗的政局之下，工農將以羣衆的力量自動地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這是中國解放唯

一的希望，這是十四日廣州市工人示威運動告訴我們的。

十四日的示威運動是因為新海寧及海寧的革命海員被黃色工會勾結資本家更換反動海員之事而起；從這小事就擴大到省港汕澳海員團結起來反對李濟琛政府所委派的海員工會改組委員會。以工賊組織的改組委員會當然不止海員，其他職業也都有這種工賊會，他們是廣州市革命工人的公敵，各工會都受他們的摧殘與壓迫，他們是反動政府的偵探，工人所愛戴的千百領袖都被他們所捕殺，他們是資本家的走狗，他們幫助了資本家取消以前的契約，——工人從歷年苦鬥所爭得之條件。所以一般廣州市的工人都起來參加運動，於是從海員反對改組委員會運動而變成廣州市全體革命工人反對改組委員會反對工賊的運動。最後更從間接反對封建資產階級政府的運動擴大到直接反對反動政府，及要求建立廣東工農政權的運動。這運動完全是羣衆的自動的革命的行動。更換反動海員則以老拳將其打跑；羣衆自己把海員工會佔領；羣衆自動地把黃色工會職員用石頭當場擊斃二人重傷二人；十四日以後各工會革命的工人自動地陸續佔領反動派霸佔的工會，

各工會的羣衆脫離了反動領袖，要求加入革命的工人代表會；工人代表會及省港罷工委員會原來革命的代表，開代表大會決議奪取工代會及罷委會的會所，驅逐反動工賊，并決定二十四日停工一天開廣州市工人羣衆大會，通過土地革命的政綱，提出打倒李濟張發奎政府建立工農的廣東之口號。中國國民黨經過反動領袖幾次的出賣是已經死了，廣州市的工人早已知道了，他們趁這個機會提出改換革命的旗子。有一位工人代表在工人代表大會上發言更換旗子的意見說：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子，我們還要他嗎？我們從此要打倒這白色恐怖的旗子，而應該用我們工農的鐮刀斧頭紅色旗。工代會那天有三百多代表，聽了這番議論，鼓掌如雷一致通過。——於是中國革命的旗子已由廣州市工人代表會十七日大會正式通告改換了紅色旗。這是廣州這次工人運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最重大之意義。汪精衛式的假猩猩的張發奎拘捕了佔領海員工會辦公的二十七位海員，他提出釋放的條件有二：一、聲明不是共產黨員，二、撫恤死傷反動的工賊。但是革命海員羣衆議決：甯可使我們的親愛朋友在獄受苦，我們

不願意投降張發奎。事情是我工人羣衆幹的，共產黨是爲我們利益的，無聲明之必要；工賊死了兩三個就要撫恤，我們工人死的囚的數千又誰來撫恤。工人窮苦到極頂那裏有錢去撫恤工賊。所以張發奎提出的條件雖巧妙，而革命性階級性明確的工人決不受其欺騙。張發奎固然表面上對工人是很『要好』，但是工人知道他是欺騙工人，其破壞的方法更比李濟琛來得巧妙，李濟琛使工人認識他是他們的死敵，張發奎還要工人認賊作父。廣州市工人對付張發奎此種欺騙政策，毅然以『打倒』的口號答覆之。廣州市工人教訓我們：對於這班代表資產階級的汪精衛張發奎等不可存一點幻想，對於資產階級不可存一點妥協心理。我們以爲從這次廣州市工人大運動後，把一切的幻想一切的妥協心理及一切機會主義都送到墳墓裏去！永遠不再影響我們革命的政策！有這種幻想，妥協心理及機會主義的人們都脫離革命的隊伍！

最後，我們還重述一句廣州革命工人的話：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幟，我們的革命旗幟是工農的鐮刀斧頭紅色旗！』

十月十九日於汕頭

蘇州鐵機工潮之悲憤

超麟

軒然大波之蘇州鐵機工潮，據最近消息看來，顯然工人已受國民黨政權的壓迫而處於必敗之勢了。本來在豪紳資產階級新統治底下，資本的進攻已經是家常便飯了，資本公司及其政權機關，除了經常慣用的鎮壓手段而外，此時又加上了一種絕妙的手段，即任意指定罷工是有『共產黨』或『不良份子』或『反動分子』等類的人在裏面活動，則憑你工人方面理由如何充足，工人領袖必定要被捕，罷工必定要被鎮壓下去的。我們在此次蘇州鐵機工潮中，很可以看出資本進攻之毒辣及國民黨政權之效忠於資產階級而盡力摧殘工人利益。

此次工潮之起因是由於廠主以停業手段恐嚇工人，逼迫工人修改今年春天（共產黨『包辦』工人運動時代）所訂條件。蘇州鐵機廠主為加重剝削工人利益，竟不顧數千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毅然宣布停業來恐嚇工人。這種手段先由三星廠發動，但却引起蘇州全體鐵機工人團結起來，一致罷工，以相抵抗。在罷工中，工人曾經細縛

貌為第三者之商會會長及會董十三人遊街，經蘇州國民黨市黨部調停始釋放。釋放後，南京的所謂國民黨中央即派張繼來查辦工人，同時蘇州資產階級之武裝——商團，與蘇州國民黨的公安局合作一致向工人進攻，指為『共產黨』指使，宣布戒嚴并拘捕鐵機工聯會執行委員二人。現在廠主不僅拒絕此次所提要求，并且要修改今年春天所訂條約，此次工潮經過事實大概如此。

從這些事實中，我們明顯看出：

（一）國民黨否認階級鬥爭，而此次工潮恰正是資產階級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向工人階級施行階級鬥爭。廠主的停業，商團（資產階級武裝）的活動，商會的『和解』，上海四商會之聯名通電查辦工人，王曉籟（春天自稱同情於工人之王曉籟！）之主張嚴辦工人，蘇州國民黨官廳（資產階級的政權）之拘押工人……，這些都是很明顯的例證。資產階級有武裝（商團）有政權（縣政府公安局……）有同階級的協助（上海南京的商會），有宣傳的機關（報紙），工人階級有的是甚麼？祇有赤手空拳來抵抗。如此安得不失敗！

(二) 國民黨的欺騙工人，出賣工人，甚是明顯。

國民黨中央派張繼來查辦工人，國民黨公安局和軍隊拘捕工人領袖并宣布戒嚴，國民黨代擬的調解辦法若干條既不能強迫資本家執行實就是欺騙工人的一種手段……，這些也都是很明顯的例證。自然，人們可以說蘇州國民黨市黨部是『同情』工人的，但這祇有二種假設是可能的：第一，國民黨市黨部是故意這樣來敷衍欺騙工人的，那麼這個黨部本身就是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而已；第二，國民黨市黨部是誠意的，但因地方官廳和公安局要壓迫工人故也有心無力，那麼這個所謂黨部根本就是國民黨軍閥官僚所不值一顧的機關，其同情於工人亦祇『同情』而已，——其實二十四日『蘇州市黨部已函公安局，以鐵

機工人包圍偵探橫行暴動爲法紀黨紀（國民黨黨紀是祇許資本家拘捕工人領袖不許工人拘捕資本家走狗嗎？）不容，請查辦主動分子』（申報電）了，如此，第二種假設已經沒有成立之必要了。

蘇州鐵機工人雖然將因沒有武裝沒有政權并受國民黨欺騙而終於失敗，但鐵機工人乃至全蘇州的工人目觀此次罷工失敗，將得到很可寶貴的教訓：第一，階級鬥爭是實實在在的事實，資產階級能團結有武裝有政權，工人更應該團結準備武裝奪取政權；第二，國民黨完全是欺騙工人出賣工人的，他本身就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他就是資產階級的黨，他的政權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權。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任務

(一) 無產階級與農民

我們的進展與勝利不應使我們對於完成中國革命的前途所有的困難，加以忽視。敵人還是很強，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反革命（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高利盤剝者及城市中的

立夫

資產階級官僚政客買辦階級富裕商人銀行資本家與一部分手工業主都包含在內），仍然擁有雄厚的力量。破壞這種力量，消滅帝國主義，肅清鄉村地主紳士高利盤剝者的政權，使工人由資本家殘酷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實非輕

易之舉；因為在反革命的掌握之中仍有軍隊警察及民團等武裝勢力，外國帝國主義者盡量的用自己的軍隊砲艦及軍艦幫助反革命。軍閥們除受其直接的軍事幫助而外，更由帝國主義手中得許多金錢子彈及槍械。我們必須知道帝國主義與中國反革命的聯盟是我們強有力的仇敵，因此革命處於異常困難的境地，必須經過長期的嚴重的爭鬥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但是我們不能自己忽視自己的力量，我們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偉大。中國工人階級的數量比較的還算少。這是由於帝國主義，鄉村中的封建關係，商業高利資本及軍閥制度阻礙了工業的發展，同時也限制了產業無產階級數量的增加。但是這個幼稚的產兒——工人階級，生長於革命之中，經過許多鬥爭的鍛鍊，並已表現其力量於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制度的爭鬥之中，只有他能領導全中國的勞動羣衆參加革命的鬥爭。他同廣大羣衆的運輸工人，苦力，碼頭工人，手工業者及其他工人聯合一致，便是非常偉大的力量。但是無產階級只有在喚起其他勞動階級，尤其是農民，同他締結生死與共的聯盟，一致的共同奮

鬥，纔能博得勝利。農民與城市貧民是無產階級在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與封建制度爭鬥之中唯一可靠的同盟者。

農民是中國人民中的基本羣衆，工人階級若不同他締結同盟，便不能在中國目前發展的階段之中，爭得勝利。在工業發達的日本，據本年（一九二七年）最近統計，鄉村居民佔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就是說人民總額的一半居在鄉村，而另外的一半則已為城市居民。在日本，農民佔有人民總額的一半；但是在中國，因為工業落後，所以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仍然住在鄉村之中，城市居民不過佔總額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很顯然的，在鄉村之中還有地主，高利盤剝者，紳士，土豪，民團等各種分子，他們幫助反動勢力而且是反動勢力的基本隊伍。這些鄉村階級自然不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反而是無產階級的死敵。在鄉村中還有富農大農，他們親身剝削農民，以高利出借金錢與穀種，兼併侵占田地或租地給貧農種。他們也不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同樣也是無產階級的仇人，革命的死敵。他們是地主，高利盤剝者，軍官及官僚政客的同盟者。他們同官府衙

門有親密的連繫，並且幫助鄉村剝削階級爲虎作倀。

但是地主，紳士，官僚，富農及高利盤剝者，不過佔鄉村居民的絕對少數。我們知道在中國農田分配零散頗爲一般現象，大地主較少。在日本高麗，印度大地主則較多。在中國找出像革命前的俄國大地主一樣擁有幾萬或幾十萬畝田的大地主實屬稀少。因此國民黨反革命的領袖們便高談闊論的說，中國沒有大地主。自然，這不過是『癡人說夢』，『青天白日講鬼話』。在中國大地主雖少，但是擁有幾百畝上好肥潤土地的地主則較多，擁有千畝或數千畝田的大地主也不難尋出。並且中國農業程度很高，每年能收兩三次；因此地主們不費絲毫勞力，不稍工作，便能從自己的佃戶手中取得多量的穀米錢糧，安坐享用。號稱國民黨員的人，如今已成人民之公敵，常說不當侵犯中小地主的土地。這不過是他們藉口中國地主多半爲中小地主，不願改變土地關係而已。

不過綜合大中小地主還只佔鄉村居民的絕對少數，至多不過佔總額的百分之一二。富農佔有鄉村居民總額的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或許還少。現在很難舉出精確的

數目，因爲所有官吏爲圖私侵吞公款，便不願作精細的統計。此外，大多數的鄉村居民便是貧農小農中農及手無片土，無力租耕的農村經濟勞動者——雇農與苦力。

中國南部的農民大部爲佃農或半佃農，北部則多自耕農。這些鄉村階級所處之境况又是如何呢？

佃農必須將收成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交納給地主，必須先付佃金，每逢年節必須送節禮，當地主收租之時還須設饗款待……佃農大多飲食費用諸般欠缺，無法養活自己及妻兒老小。就是資產階級的學者也承認百分之五六十的佃農都是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貧寒生活，在冬季只得同家人共受饑寒。至於自耕農的境况並不好似佃農，往往比佃農更困難。賦稅軍費與軍閥的掠奪，使農民不能有所剩餘。並且除賦稅租稅及軍閥的剝奪而外，更有土豪紳士高利盤剝者來摧殘農民經濟，往往地主紳士及富商同時就是高利盤剝者。他們便是鄉村中的惡太歲。因爲農村經濟破產，土匪則蔓延到處，他們同樣也是破壞農民經濟的。軍閥剝削農村居民，比誰都利害，所以一遇軍閥戰爭簡直是宣告農民的死刑。

在七八十年前，農民都是自耕而食，自織而衣，物價比較低廉。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便使農民家庭工業破產，日常用品的價格日形高漲。此外，商業資本家與高利盤剝者，地主聯合一致，用商業欺騙的手段向農民大施剝削。當秋收之後，農民出賣穀種之時，鄉村穀價甚低；但是在秋收以前，貧農正需向地主商籴麥買米之時，穀價則驟漲數倍，米價常騰漲到兩三倍。

帝國主義的壓迫，地主的剝削，賦稅，高利盤剝者，軍費捐，商業的欺詐及土匪，都集中在鄉村之中剝削壓迫中農及小農。因此農民便是我們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偉大力量。

在中國的情況之下，除無產階級而外，是否還有另外某階級可以作農民的同盟者呢？沒有，而且萬無可能。

我國的商業與高利資本多投資於土地。城市中的官僚，富商及企業家都購置土地，往往地主，高利盤剝者本身就是富商，而他們所經營的商業剝削農村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城市資產階級絕不是農民的同盟者。我們由經驗中已經深深認識了國民黨領袖們的農民政策之價值。國

民黨在廣東湖南甚至在浙江已經屢次高唱「減租！減租！」，並且命令已經頒布過。但是，是否已將這個命令施諸實行呢？沒有，無論何時何地並未看見一點影子。

國民黨的領袖們已經不知幾千百次宣令高利盤剝者之利息年息減到百分之二十。其實這樣的利率還是異常的高，因為百分之二十的年息已經是世所罕見的利率，即使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以此種利率出貸的高利盤剝者，就當被捕下獄。但是僅僅如此的「低減」，國民黨也未能使其見諸實行。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原故呢？追根究底不過因為國民黨已經成為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了。而中國的城市資產階級又與封建式的農業及高利盤剝者有親密的關係。所以希望國民黨幫助農民，實等於畫餅充飢。而只有無產階級是農民唯一的同盟者。

湖南，湖北，尤其是廣東的農民已經開始明白這一點了：即只有無產階級是農民唯一的同盟者。農民已經動手，拿起武器來幫助革命。廣東農民之贊助葉賀軍，湖南湖北之農民暴動，已經顯然證實農民已經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號召之下蹶起作武裝爭鬥了。

俄國革命之所以勝利，不過因為無產階級能與農民聯合一致。蘇維埃政府之能肅清反革命實由農民之幫助無產階級。

中國工人階級及其領導者——共產黨，若不與農民締結同盟，便不能取得勝利。

聯合農民是我們偉大的導師與領袖——列甯的基本學說之一。

每個黨員必須洞悉列甯這個學說。每天的事件正在證明，成千疊萬的農民羣衆在工人領導之下蹶起奮鬥，終

必得着勝利。共產黨必須向工人解釋，無產階級若不與農民聯合一致便不能取得勝利；還須向農民說明，農民若不得無產階級的領導，便不能戰勝自己的敵人。

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合是列甯學說之一部。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工農聯合起來是列甯學說之另一部。

在下期的本報我們再對於『何謂工農聯合中之工人階級領導權』闡明一下。

(本節完本文未完)

寸

鐵

國民黨也可以爲帝國主義鎮壓革命了！

今春漢溇民衆收回租界，上海工人大罷工，長江革命怒潮高漲時，各帝國主義者異常恐慌，以爲北洋軍閥已不能夠鎮壓中國的革命，不得不親自派遣海陸軍隊來華，以資鎮攝；其中尤以英兵爲最多，計二萬餘人。自蔣介石來到東南，極力爲帝國主義者壓服革命的民衆，至八九月

間，帝國主義者感覺得國民黨的軍隊鎮壓革命也很得力，東南局面漸趨平靜，無須他們自己多駐軍隊了，遂調回英軍一半。現在又打算調回二千，其餘留駐二年，觀察此二年中，中國有無革命運動發生，再定去留。國民黨如果能夠繼續鎮壓中國的革命，帝國主義者便永遠不須御駕親征了！

(撤翁)

國民黨也。想求得帝國主義的信任了！

向來只做軍事投機的國民黨，自從改組後接受了共產黨反帝國主義的口號，雖然沾染了一點赤化嫌疑，却走上了國民革命的道路。武漢派開始反動之時，一面反共還一面說是繼續反帝國主義，以掩飾他們的反革命。可是他們的忠實黨員何應欽，最近對英帝國主義的宇林報記者索克斯爽快快的說：『共產黨離開吾人與外人，外人若能不為所惑，詳察國民革命軍自北伐開始後之記錄，則自能信任吾人，而中外舊時友誼即可恢復矣。』原來帝國主義者不信任國民黨，是由於共產黨離開了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舊時友誼，這正是國民黨反共之唯一因由！（撤翁）

國民黨也要『外崇國信』了！

自命為忠於國家民族的戴季陶，他雖然不願意反對他們的的朋友——日本帝國主義者，而却極力主張反對帝國主義的英國，說『反英』是他們總理三十年革命根本政策。

然而他們總理的忠實信徒何應欽對索克斯說：『共產黨則以『反英』為政策，轉使國民黨與外人為仇，致喪失外人對我信用；今後吾人必須與外人重行講信修睦，以免猜

忌。』原來『反英』是共黨的政策，國民黨是要與帝國主義講信修睦的，這可以說是共產黨的反帝國主義政策之失敗，而是段祺瑞的『外崇國信』政策之勝利！（撤翁）

張作霖的遺囑

自從高等華人梁啟超丁文江等，發明了和平談判友誼磋商來代替革命暴動的理論以後，漢溥民衆以暴動收回租界時，奉天軍閥也說要收回主權，但只宜和平交涉，而不應用暴力，可是至今也未見他們和平交涉過。現在何應欽又對索克斯說：『至於不平等條約必須廢止，但不能急切從事，如共產黨之所為，當用討論形式以達吾人之目的。』這幾句話，好像是張作霖的遺囑，而不是遵守了孫中山的遺囑：『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撤翁）

國民黨清黨的效果

申報十日廣州電：『軍會迎汪通電，略謂自清黨後，昏庸投機分子操持政局，濫捕黨員，壓迫民衆。』清黨的效果，各處都是這樣，這是他們自己供認出來的，不能說是共產黨造謠離間了罷！（撤翁）

所謂無政府黨本來就是這樣！

有人曾慨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吳稚暉，也居然慫恿蔣介石屠殺工人；汪精衛說：「所謂無政府黨，也許本來就是這樣。」果然，中國的一些無政府黨人，對於血手的吳稚暉，不但不聲罪致討，而且還爲他編輯「吳稚暉最近之言論」和「吳稚暉叢書」，說吳稚暉是「革命之健將，人羣之導師」！

(撤翁)

速成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

吳稚暉常說：無政府主義要三千年後才會實現；又說：若照師復先生那樣勇往，可縮到五百年或六百年。現在又有一個李權時先生說：分配絕對平均的社會，是幾千萬年以後也做不到的。這樣看起來，吳稚暉還算一個速成的無政府主義者！

(撤翁)

資產階級的民生主義

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有社會主義性，有非資本主義傾向，在革命進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義的革命性隨時代進步上，也未始不可。然而，像李權時先生，老老實實把民生主義的理論，屬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勞力價值論

那一類，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譚延闓說：「近來細讀總理的書却實在是資產階級的理論。」

(撤翁)

孫中山無常識處

戴季陶曾說：「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傑處非常人所及，然有時發起議論來竟無常識。」誠然，他曾批評馬克斯的盈餘價值說不對，他說：「資本家有時固然賺錢，有時也虧本，可見盈餘價值說不能成立。」他在民生主義第一講裏，也說：「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是在消費方面，都或多或少貢獻。」這些議論，就是中山先生在經濟學上缺乏常識之故！

(撤翁)

不甚贊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場！

關於撤換上海租界臨時法院院長問題，時事新報嘆爲「行政干涉司法，損司法之尊嚴」；我以爲損司法之尊嚴，其事尚小；承帝國主義者之意旨而進退法官，損中國民族之尊嚴，則其事實大。兩星期前，字林報記者索克斯對何應欽說：「公共租界之困難，在於臨時法院不甚贊助

捕房。」何氏即出日記簿記之，謂將立告南京政府。不久臨時法院院長便撤換了！

汪精衛是第五代反共者。

(撤翁)

汪精衛會歷數國民黨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馮自由，第二代是陳廉伯，第三代是楊希閔，第四代是蔣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誰？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己！

(撤翁)

好一個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張繼告訴江漢通訊社記者：「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是國民黨人一致的主張。一國之中，各階級各團體的利害與政見不能盡同，各就所同結黨議政，這是人權之一，專制帝王之下，尙不能禁止王黨之外復有民黨；國民黨主張「黨外無黨」，是謂橫霸！黨內有派，乃世界各國大黨所不免，惟不若國民黨中竟有「蔣記」「唐記」「馮記」「閻記」之分（譚延闓語），則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張「黨內無派」，是謂自欺！

(撤翁)

一切反革命聯合起來！

中國國民黨自清黨之來，不但各種各色的老黨員都回

到黨裏，而且增加了許多頂括括的革命新同志：久附北洋的閻錫山同志，做了黨國的總司令；交通系大將鄭洪年同志，做了黨國的財政部長，吳佩孚的走狗楊森同志，做了黨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連困殺武昌老百姓的劉玉春同志，也做了黨國的國民革命軍江左軍北路縱隊指揮官。將來張作霖如果失敗，奉系軍閥中，必然又要產生許多三民主義的忠實黨員！今春劉湘王陵基石青陽等，在重慶大舉反共清黨時，街上大貼其「一切反革命聯合起來！」的標語，當時聞者頗以爲怪，現在看起來，何怪之有！

(撤翁)

「殺盡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破壞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衛說：「國容共，共不容國，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實上，倒是張繼說：國民黨人一致主張「黨外無黨」；并且最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出的口號，第一個就是：「殺盡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宣言說：「清黨工作不能以肅清跨黨分子，做到「黨內無派」爲已足；尤須將中國共產黨之勢力根本消滅，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根本

推翻，做到『黨外無黨』而後已。』請問究竟是誰不容

誰？誰破壞誰？

(撤翁)

讀者的迴聲

歡送已脫離共產黨的黨員！ 易囊螢

記者同志：

昨在友人處得見『布爾塞維克』第一期，用三小時時間一口氣讀完，不禁雀躍三百！自從『嚮導』停刊後，我常感覺孤寂，彷彿失却一件東西似的，每遇重大政治問題輒覺徘徊歧路無所適從；自從看見『布爾塞維克』後，胸中許多塊壘為之大消，似乎從此又有了明燈了！ 敬祝布爾塞維克精神勝利！

兩個月前，聽說施存統在武漢做文痛罵C P，後來我又輾轉借到中央日報得讀他的大作，又看見許多人退出C P的啓事。心裏不覺有許多話要說，當時胡亂寫了一篇短文，但因為沒有刊物可以發表，故至今尚廢置書箱裏，茲特檢出寄上，請酌為登載是幸。 卽祝勝利！ 易囊螢 十，二六

布爾塞維克

第二期

共產黨是帝國主義新舊軍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敵人，所以共產黨的黨員所處的環境是十二分惡劣而且困難的，因為現在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現在的社會，還是各種各樣專制魔王的勢力，所謂『只許州官放火，不准小百姓點燈』的有槍階級可以統治一切。共產黨要起來反抗這些魔王來統治，尤其要反對戴着革命招牌的那些假革命者。但是現在正是假革命佔有勢力的時候，共產黨員已經被他們殺了的很多。我們不能否認，他是現在最被壓迫的政黨，黨內的份子誰不能忍耐這種壓迫，這種困難，誰就應該立刻出黨，因為要加入共產黨的人，必先有堅實的決心，犧牲的精神，革命的意志和毅力，才配得上做一個共產黨的戰士——苦力的戰士。

共產黨如果帶有投機的份子，不肯犧牲個人的份子，不願耐勞刻苦的份子，缺乏堅強的革命意志的份子，沒有

五七

確定革命的人生觀的份子，自然而然要自動的脫離，就是不脫離也應該開除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六年的歷史，在六年的歷史中所受的壓迫很重，尤其是目前。當這樣嚴重的壓迫中，最勇敢最有力的同志一個個在前線上被敵人殺死了，這是中國革命一個極大的損失，這是使革命的同志一個極大的刺激和傷心，同時有一部分活着的人一個個聲明脫離共產黨。走到殺我們的敵人的營壘中去了，這不但不是共產黨的場台，而且是共產黨的光榮，這不但不是革命的損失，而且是革命的利益，所以我們對於脫離共產黨的份子，不但引以為可惜，而且應該以十分誠意來歡送！歡送你們到敵人的營壘中去做妓女，——做漂亮一點的妓女！

說起來可憐得限！這些人在共產黨受反動壓迫的時候，經過了多少考慮，自己的出路還是革命呢，還是不革命？最後決定了，做篇文章或者登個啓事聲明：我是發願做一個國民黨黨員，三民主義信徒。其實從他們的啓事已經顯明了他是改頭換面的態度，一忽兒自問是忠實的共產黨的黨員，一忽兒自問是忠實的國民黨的黨員，這

實實在在宣佈了自己忠實的死刑!!! 像施存統自己也承認「我自己掛了好幾年共產黨員的招牌，對於這招牌已有依依不捨的感情，然而知道這招牌在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深入羣衆，只能一種變態的深入羣衆，改頭換面的深入羣衆，這種深入羣衆是可怕的」。這般話完全寫真了施存統等自己改頭換面，共產黨員是很正大的沒有改頭換面的必要，共產黨寧願增加幾個有形有色的敵人，不願多一個改頭換面的妓女！

囊螢同志：

誠如同志所言，施存統等之聲明退出共產黨，我們不但引以為可惜，而且應該歡送。自從國民黨反動後，登報退出共產黨的「共產黨員」頗有數百人，這數百人大多數是：（一）北伐軍到武漢後才加入共產黨的，（二）現任政府黨部及各噶飯機關工作的，（三）受遇黨的處罰因而不滿意於黨的。這些所謂黨員其加入共產黨根本就不是為革命，而是把來當作一種投機的事業而已。這種所謂黨員之反動當然是毫無足怪的事。加入前之不詳細考查，加入後又

未施以適宜的訓練，這在共產黨本身固然也應該擔負相當的責任；但這種所謂黨員，不但他們自動登報退出，我們應該歡送，即使他們仍願存留在黨內，我們也須趕緊請他們滾蛋。自然，施存統要說他比這些登報退出共產黨的「共產黨員」是有些地方不同的，第一就因為他是「老黨員」，第二就因為他退出後還「信仰」馬克思主義。其實呢，施存統仍然是與他登報退出共產黨的人，一樣的無恥！他看見中國共產黨員受一切反動派聯合拘禁通緝殺戮的時候，便公然退出共產黨，投降於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革命叛徒，希望當中央日報的主筆！像這樣的人，還要自稱是「老黨員」和仍舊「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樣玷污了共產黨員和馬克思主義，可說，是比其他的人要加倍的下流無恥了！

記者

布爾塞維克

第二期

布爾塞維克 第二期

每週出版一次

定價每本

大洋三分

或銅元八枚

訂閱

全年大洋一元二角

半年大洋六角

三個月大洋三角

(郵費另加)

五九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運動』

要復活中國的革命運動，

要推翻反動的國民黨理論，

要建設新的革命的理論，

下列的幾部書是值得介紹的：

- | | | |
|----------------|---------------|-------|
| 共產主義的 A B C | 布哈林著 | 大洋二角 |
| 列寧主義概論 | 斯達林著 | 大洋二角 |
| 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革命論 | 馬克思列寧等著 | 大洋三角 |
| 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 | 布哈林著 | 大洋一角 |
|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 王伊維譯 | 大洋一角 |
|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 郭列夫著
瞿秋白譯 | 大洋六角 |
| 資本主義之穩定與無產階級革命 | 布哈林著
陸定一譯 | 大洋三角 |
|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術與策略 | 斯托可夫著
瞿秋白譯 | (印刷中) |
| 俄國革命運動史 | 瞿秋白著 | (印刷中) |

十月革命萬歲！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已經十年了！

十年前的十一月七日，俄國工人農民兵士推翻了地主資本家，自己建立蘇維埃的勞動政府，開闢世界革命的新紀元。

十月革命是怎樣勝利的？

當時俄國的工人，在布爾塞維克黨（共產黨）領導之下，堅決的反對地主資本家及其走狗的政府，反對屠殺工農的歐戰，他們在各大城市和鐵路礦坑，宣布全國的總同盟罷工；他們由各廠各業選舉工人代表會議（蘇維埃），指導當地的革命鬥爭；各大城市的蘇維埃組織工人的武裝隊，勞動羣衆自己動手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由蘇維埃宣布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大工廠……他們堅決的實行到武裝暴動。

當時俄國的農民，亦在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之下，羣起奮鬥，贊助工人階級的暴動；他們自己動手來解決土地問題，各鄉各村的農民羣衆起而包圍地主的邸宅，殺戮地主及其走狗，沒收這些民衆仇敵的財產，沒收一切土地，自己動手分配鄉村中的土地，——「不勞動者不得食」——「不耕田者不准有田」……；這些口號普遍到幾千百萬的俄國工農羣衆之中，俄國的工農羣衆使用自己的力量來實行；農民羣衆自己選舉農民代表會議，建立自己的政權……；他們武裝暴動起來，打倒地主，驅逐地主，殺盡地主，而和城市工人羣衆的武裝暴動軍聯合起來。

當時俄國的兵士，他們本是貧苦的工農，被資本家地主強迫去當兵，到戰場上去送死，替地主資產階

級的軍閥打仗；他們也受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而覺悟到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於是在戰場上奮起反抗白黨反革命的軍官，自動的離開歐戰的戰場，殺戮反革命的一切軍官，回到自己的農村中參加革命；他們在各大城市，尤其是彼得城（現在的列寧城，當時舊俄的京城），加入工人的革命隊伍；那時軍隊之中有蘇維埃的代表，兵士羣衆只聽蘇維埃代表的命令，不聽反革命長官的命令。他們每營每團的兵士，也選舉代表到蘇維埃裏去，兵士羣衆受蘇維埃的命令，而與工人共同暴動起來。

俄國的十月革命，便在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指揮之下，在工農兵羣衆自動的武裝暴動之中，勝利了。

十月革命勝利的時候，各地工農羣衆早已自動手解決革命的重要問題：土地問題，勞動問題等；……革命的全俄蘇維埃大會，只要選出蘇維埃政府，立刻頒布土地國有，沒收工廠鐵道礦山……及八小時制等的勞動法和命令，宣佈勞動者權利宣言，宣佈停止參加歐戰，宣佈舊俄帝國之中一切弱小民族都有自決脫離俄國與否之權，宣佈取消一切外債，沒收一切外國資本……。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這種羣衆的自下而上的大暴動之中而成功的，俄國的十月革命是眞能徹底的推翻舊社會制度，消滅俄國的地主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剝削和統治，開闢世界史上一個暫新的時期。十月革命勝利後十年之中，俄國的工農羣衆勇猛的苦鬥到現在，他們建造了眞正民權的蘇維埃制度，眞正工農大多數民衆自己的國家，他們鞏固了自己的國家，撲滅了頑強的反革命黨，他們早已開始社會主義的建設。現在，俄國的工農更聯合烏克蘭高加索土耳其斯坦……許多民族的工農，創造出空前的各民族平等自由的聯合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盟（蘇聯）。蘇聯的新國家，不但其中沒有資本家的統治，私人資本家完全受無產階級政府的轄治，不敢剝削勞動者，不但其中沒有地主階級，沒有「坐收田

租的特殊階級」，而且這一國家是真正獨立真正自由的國家，是帝國主義列強所不能侵略的。

黑暗的殘暴的帝國主義的舊俄帝國，因十月革命的勝利，一變而為工農民衆的自由的社會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列強和白黨軍閥蹂躪壓迫的蘇聯，始終因為工農羣衆的犧牲和奮鬥，脫離了混亂戰爭，而進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

誰解放了俄國及其他蘇聯民族的工農貧民？十月革命！誰使十月革命勝利的？蘇聯的工農羣衆自己！誰使蘇聯成為強固的獨立的國家？蘇維埃政府！

十月革命勝利到如今不過十年，而蘇聯的強固已經是如此。中國辛亥革命到如今已經十七年，然而中國的現狀，却仍舊是新舊軍閥國民黨政客官僚豪紳資本家專橫混戰的局面，却仍舊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局面！

怎樣才能解放中國，怎樣才能解放工農民衆，怎樣才能消滅軍閥的混戰？只有中國的工農兵士民衆自己起來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的中國，——推翻中國的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及列強帝國主義的統治，繼續十月革命，展開世界革命的第二期！

中國社會的大破裂

秋白

(一) 軍閥混戰更糜爛了

中國的老牌軍閥和新牌軍閥打仗，閻錫山馮玉祥和張作霖張宗昌已經開戰了差不多一個月。如今張作霖已經奪回張家口，奪回京漢線北段，雖說閻錫山的便衣軍出沒於北京附近，但是張作霖已經勉強站得住，雙方成了相持局面。馮玉祥從隴海路打張宗昌，但是打了多時，仍舊不見分曉。南京政府派些雜色軍隊過江，說甚麼一致北伐，其實他偏重於打唐生智。這樣，實際上是南京方面想等馮玉祥打張宗昌，馮玉祥方面想等南京軍隊先進山東，互相懷着私意只想自己佔地盤。因此，閻錫山打不了張作霖，他是害怕馮玉祥追蹤他的後面，順手佔據山西及直隸南部，所以更不敢直進北京。北方的軍閥混戰中，我們看不見絲毫所謂革命，所謂北伐，却實實在在看得見南京派國民黨，馮玉祥的國民黨，閻錫山的國民黨互相分裂，各懷私意的暗鬥着，一戰未了，已經伏着第二次戰爭的根。

武漢國民黨和南京國民黨又在長江方面打着仗。南京方面認為唐生智的罪比張作霖更大，因為張作霖一向是反對共產黨的老前輩，頗堪嘉獎（見他的反唐宣傳大綱），而唐生智却曾經聯合過共產黨，所以要先打唐生智。

唐生智方面呢，自己也稱為國民黨，而且是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正統（！），所以為要爭正統起見（江浙地盤起見），不妨聯絡孫傳芳張作霖，來打南京。於是雙方的戰鬥糜爛了長江流域各省。這種軍閥混戰，已經不僅是國民黨軍閥的暗鬥，而是明戰了。唐生智說自己是國民黨，自然可以聯合孫張，因為凡是國民黨都反共，反共愈澈底的也就愈有國民黨『忠實同志』的資格。南京派自以為是中央特別委員會，是最先反共的國民黨，自然可以聯絡楊森（吳佩孚記的國民黨呵！），何健（比唐生智先殺工農兩個月的先覺同志呵！），去打唐生智。這種國民黨軍閥自相混戰的戰爭，簡直可以說是互爭誰先殺工農誰殺得殘酷的首功。長江流域的混戰，現在已經擴大到湖北湖南四川江西安徽江蘇。這些屠殺工農的劊子手互相扭殺，這些革命叛徒的國民黨自相分裂，輾轉混戰，

吃苦的都是工農平民！

廣東的所謂國民黨李濟張發奎等，在十月二十五六，還說是出兵討唐，到了十一月初，又說是范石生等集中心候命，暫時不打了。原來李濟張發奎之間的衝突，醞釀已經很久，派兵討唐是表面上的話，實際上李濟張發奎雄集中軍隊於廣州附近，張發奎集中軍隊於惠州附近，雙方互爭廣東的政權，非常明顯，終是要爆發戰爭。南京政府以前高唱北伐，結果却是打武漢；廣東方面現在說討唐，恐怕實際上不免自己先相打。其他各省，如福建，所謂新編軍要被繳械，也在打仗；雲南龍雲和唐繼虞也在打仗……這些東西也算是國民黨，至少也是努力反共屠殺工農的『忠實同志』，他們之間一日不斷的打着仗。

總之，現在全中國，從直隸到廣東，無處，不是軍閥混戰，而且大半是在國民黨之內青天白日旗之下混戰。全中國在這國民黨軍閥及非國民黨軍閥，大大小小，七七八八的大混戰之中糜爛了！

中國的分裂中國的成爲大小軍閥的屠殺場，已經是很顯然的事實。這是背叛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之『功勞』！

(二) 國民黨的甯漢分裂和寧粵分裂
中國大小軍閥的分裂崩潰和混戰，反映到國民黨——已成豪紳資產階級反動工具的國民黨。

國民黨在武漢反動之後，不是高唱統一和甯漢合作嗎？不久，唐生智奪着了安徽，不到南京會議了；不久，西山派的鄒魯謝持張繼等，把汪精衛顧孟餘等，也趕跑了；不久，武漢的國民黨政治分會宣布獨立，反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了。最近，南京和武漢居然打起仗來了。甯漢合作一變而成寧漢分裂。

這時候，汪精衛陳公博等，跟着張發奎的屁股後頭，跑回了廣東。先前是說：汪精衛不大承認南京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張繼孫科跑到廬山漢口去請他，彷彿十一月一日再來南京開中央執監會議。如今呢，不但唐生智的武漢政治分會不承認南京政府；汪精衛等跑到了廣東，也公開的不承認南京，主張在廣東去開中央第四次執監會議。於是寧漢分裂之後，立刻又繼之以甯粵分裂。

國民黨現在這種四分五裂，可有甚麼主義政策上的意義呢？絲毫也沒有！對外政策上：『服膺三民主義』的張

作霖固然正在和日本商量滿蒙協定；唐生智的武漢國民黨正在將工人羣衆奪回來的漢口英租界交還英國；南京派的何應欽也在聲明不反英，蔣介石在日本低聲下氣叫「中國唯一親愛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日本國民」，南京政府更進一步承認帝國主義管理鹽務郵政關稅的權利；廣東國民黨的張發奎又在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博得香港英報稱讚他將「兩年來中英糾紛的根源肅清」。對內政策上：張作霖在北京大殺工人學生，南京政府更在上海無錫繼續不斷實行白色恐怖，唐生智在兩湖殺工農殺得好幾萬，張發奎李濟琛在廣東解散工人代表會施行屠殺，其他馮玉祥閻錫山等也是一樣。至於財政上，則各處都是不兌換紙幣亂發，或者是二五庫券，或者是奉票……，各處都是苛捐雜稅，預徵錢糧，甚麼討赤捐愛國捐……；政治上無論甚麼地方都是軍閥專政，豪紳專政。總之，從政策主義看來，不但國民的各派是互相一致——一致的反動，就是國民黨與張作霖張宗昌等，也用不着分裂，用不着戰爭。

所以國民黨的武漢南京廣東各派之間的糾紛，根本沒有政策上的意義，不過是各自代表自己的軍閥主人，假借

名目搖旗吶喊罷了。這些分裂和戰爭，只是反革命的種種派別自己之間爭權奪利的把戲，將工農平民兵士做砲灰，做魚肉罷了！

中國社會的大破裂，還不是這種反革命營壘裏的混戰和糾紛，——這些混戰和糾紛，只是中國社會大破裂的原因。因為國民黨的各派先後陸續去當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完全轉入反革命，而造成這種禍國殃民的軍閥混戰，所以工農貧民決然和軍閥及國民黨宣戰，——這才是中國社會的大破裂。中國工農貧民兵士的羣衆武裝暴動起來，要掃淨中國的地主豪紳資本家軍閥官僚政客國民黨：這種偉大的社會破裂，偉大的階級戰爭，偉大的革命鬥爭，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及軍閥國民黨混戰之下！

(三) 民衆暴動的爆發

中國社會的大破裂現在已經開始了。軍閥混戰和國民黨分崩的局面之下，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不能穩定，不能統一；工農貧民的革命鬥爭和在急遽的爆發，更加高漲起來；雖然半年來已經受着屢次

的挫折，屢次殘暴的壓迫，但是工農貧民的革命力量始終飛突的進展，現時已在全國爆裂起來：

一、山東陽穀范縣一帶的農民，因為荒災戰禍窘迫得不堪，已經集合幾萬的羣衆，攻取許多縣城，他們已經不希望背叛革命屠殺民衆的國民黨北伐軍來解放他們，他們自己動手了！（十月初到現在）

二、直隸玉田文安等京東各縣的農民也已經暴動起來，反對張作霖，他們知道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十六年老軍閥閻錫山只是來宰割他們，他們自己集合幾十萬羣衆暴動起來，組織自己民衆政權，要推翻張作霖和閻錫山馮玉祥……（十月中旬）

三、江蘇宜興的農民羣衆，已經將縣城攻下，拿起鋤扒驅逐國民黨官僚黨徒解除商團警察的武裝，抗租抗稅，他們受了蔣介石等直到現在的南京政府轄治半年，已經知道國民黨的政綱主義完全是騙人，他們自己動手來實行「耕者有其田」了，（十一月一日）

四、廣西南雄百色一帶的農民，有數萬武裝起來，反對黃紹雄，他們和廣東高雷瓊崖海陸豐等處農民

暴動相呼應（十月中）。

五、廣州工人十月十四示威後，雖然受李濟琛張發奎的壓迫，工人代表會罷工委員會遭解散，但是他們十月二十四日的總同盟罷工仍舊舉行，他們十月二十五日在廣州市內大散傳單，號召貧民羣衆起來武裝暴動；當天，廣州駐軍中秘密的革命兵士委員會也有人出來散傳單，口號是：「打倒李濟琛，打倒李賊走狗張發奎，打倒解散工人代表會及罷工委員會的張發奎！」廣州工人，不是張發奎汪精衛的欺人政策所能矇蔽的，不是白色恐怖所能鎮服的。十一月一日，廣州的工人羣衆又在示威反對汪精衛，無論他怎麼裝腔做勢反南京也無用，中國工農貧民的革命暴動如此的發展，將要普遍全國，殲滅混戰亂國的南北大小新舊軍閥，澈底推翻中國紳士市僧的統治，錘碎一切壓迫工農的「秩序」！工農貧民兵士的羣衆，是中國人民中的極大多數，現在已經起來，要掃除一切軍閥官僚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要造成民衆的蘇維埃的中國。

這種偉大的社會破裂和階級戰爭之中，工農貧民的勝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掃滅混戰糾紛而造成統一的勞動者的中國之唯一力量。 一九二七，一一，二

國民黨賣國的新事實

毛達

鹽務署每年不知從我們勞動羣衆剝奪去幾千百萬元。軍閥，鹽商，租地人瓜分其大半，剩下的一部分——鹽餘用以付內外債的利息。鹽務署的總監是外國人，他可以指派各省鹽務監督；因此國家最重要的收入之一完全爲外人所掌握。本年六月國民黨下令將南部各省外國鹽務監督免職。本來對於這件事情我國不獨可以用革命的手段解決並且在條約上也有去取之權。帝國主義列強却大發雷霆，不過沒有出形式上的抗議罷了。但是南京派經過這一嚇非同小可，立刻聽洋人的排佈，伍朝樞便同英國人密商此事，結果南京政府乖乖的收回成命，下令宣佈鹽務管理仍照舊辦公，因而外人包管鹽務之權未曾動搖分毫。這便是國民黨向帝國主義投降的鐵證。

中華郵務管理局副監督也是外國人，現在在任的便是法人波克爾特格林端。他現在在北京，形式上聽命於北京張作霖的土匪『政府』，郵務整個的收入都由他轉交給張作霖。國民黨本當嚴重反對此事。國民黨又怎樣辦呢？南京國民黨『政府』依然任命這波克爾特格林端作郵務管理局副監督。總而言之，國民黨已經承認外國人管理中國郵務。不過外國人却不理這回事，他們說國民黨無任命郵務管理局副監督之權。國民黨聽了這種話頭，一句話也不敢聲張，事後也乖乖的承認了外人管理中國郵務，但是國民黨依然不能從外國副監督手中得到郵務收入的分文。

日本鬼子在大連捕去八個共產黨員，誣爲赤化，交法庭審判。被捕者以鄧同志爲首，他們依自己慷慨的承認他們是共產黨員，在日本帝國主義法庭之前堅決的保持着產共主義者精神。日本法庭判決他們五年至八年的徒刑。同時國民黨軍官與國民黨員却可以在大連購置房屋，受日本的保護，安然自在的住在那裏。由此可見共產黨與國民黨，誰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

慘無人道之中國白色恐怖 超麟

本年四月十二日以後，中國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慘的白色恐怖的國家了。中國的工人農民及共產黨員，整千整萬的受南北新舊軍閥所屠殺，整千整萬的被通緝逮捕拘禁及失業！黃巢闖獻殺人雖多，恐怕沒有像現在那樣有計劃有系統；震動全世界的巴黎公社失敗後之屠殺，我想也不過如是。這幾個月以來，中國革命的領袖及羣衆死於南北軍閥劊子手之下的，連數也數不清。我們且約略舉幾個例來看：三月三十一日劉湘在重慶屠殺遊行羣衆數百人，四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上海屠殺遊行的工人亦數百人，四月十五日以後李濟琛在廣州以中山艦運載「赤化分子」數千人生沉海底，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鄂南屠殺農民羣衆數千人，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湖南各處屠殺工農亦至數千人，七月間馮玉祥在河南焚洗數縣村，死農民七千餘人，……；至於零星的槍斃殺頭腰斬則尤不可勝數，舉其最著者，如北京之李大釗等十七人被張作霖絞殺，上海之趙世英陳延年等被蔣介石嚴刑酷打然後槍斃等等……；

其他死者及現仍禁錮或被通緝及失業者之苦痛，我們簡直沒有那樣忍心爲之敘述了。中國近數千年來革命努力的成績便這樣隨着數萬工農及其領袖的血漂流而去！

但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并不就此而止。尤其最近兩星期來，全國各都市甚至窮鄉僻壤，南北軍閥更特別加緊其白色恐怖的工作。舉其尤著者：

- (一) 北京 十月二十四日軍警捕京大理科學生七人，中國大學學生三十餘人，工大助教一人，北女學生五人；二十五日槍斃工人學生十人，中有女生一名孫湘雲；二十六日又槍斃十四人。
- (二) 廣州 十九日公安局在罷工委員會捕去三十人，在海員工會捕去二十七人，在海員工會革聯會捕去十六人，并死者三人重傷者三人。
- (三) 廣西 南寧九月十八日已槍斃雷沛濤等十三人，十月十三日又槍斃陳齋等四十人，監禁罰款者九人；梧州十月十九日槍斃十九人。
- (四) 南昌 十月十七日槍斃許祖熊等七人。
- (五) 湖南 長沙十月十九日處決李子青一人，二

十日槍斃八人，二十一日處決王國鈞一人，據湖南民政廳存案可稽者，自許克祥事變至今湘省各縣共四百餘人（大批屠殺自然不在內）。

（六）鄭州 十月二十六日警廳搜共產黨，豫豐紗廠工人謝興閣學新逃，王振洗劉才康蔡明訓劉福林等家中被抄，開封亦有共產黨機關被破壞。

（七）杭州 十月中旬各校學生十三人被捕。

（八）無錫 十月二十三日公安局捕去唐炳南張阿三等七人，二十五日搜捕青山寺未獲。

（九）蘇州 十月某日鐵機聯會委員二人被捕，某日鄭菊人等二人在旅館被捕，某日女子許憲民被捕，因鐵機及黃包車工潮又有十七人被通緝。

（十）上海 十月二十四日衛戍司令部在北四川路崇德里捕去謝得勝等三人，同日晚又捕去朱英如等五人；同時，英法各租界又拘獲革命工人及共產黨及市民共六十餘人，華租二界同時宣布戒嚴，英兵站崗檢查行人。

以上不過祇就報紙所登載者擇要舉出數條新聞而已，

其他被殺戮拘禁通緝而未經報紙宣布的，不知道又有多少！譬如最近上海二租界拘捕至六十餘人而各報不登，就是一例。南北軍閥的白色恐怖當然仍在繼續進行。當我寫此數行的時候，全國共產黨員及革命的工農不知又有多少正受逮捕和殺戮！

這樣的逮捕和殺戮還不算，國民黨軍閥及其高等走狗如吳稚暉等還用種種方法去污蔑那些奮鬥而死的工農及共產黨員。他們說：這些工農共產黨員及革命分子，被捕後是向他們磕頭求饒而沒有轟轟烈烈罵賊而死的。這完全是謊話！這完全是一種最卑鄙醜惡的手段！他們用這種手段不過是為減輕革命羣衆對於這班先烈的信仰罷了。事實上共產黨員及其他革命分子多數是激昂慷慨罵賊而死的！趙世英同志身受人世間各種各色的酷刑，死而復蘇者數次，但一句話都未供出；陳延年同志一句話也不肯供，但死後他們反造甚麼『悔過書』的謠言；我在漢口親眼看見某同志從衛戍司令部赴刑場途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無產階級終有勝利的一天，我死不為恨！』等口號，然而次日報紙上僅簡單的『昨日槍斃發散

反動傳單某人』的消息：梧州槍斃十九人之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而死，也見於時事新報的廣西通信，此外則湘鄂贛粵各省工農領袖激昂慷慨罵賊不已因而受剖腹腰斬等非刑者尤層見疊出！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同時也是中國革命的光榮！然而國民黨軍閥的高等走狗如吳稚暉等早就明白，中國共產黨員忍受非刑慷慨罵賊的英勇態度是可以激厲革命羣衆的，於是不惜以最卑鄙醜態手段，造作蜚語，誣這些同志爲貪生爲怕死！自然，反動派的報紙，除無意中流露者外（如時事新報之廣西通信），怎肯將共產黨員之慷慨就義時的態度告訴我們呢？

南北軍閥之這樣屠殺拘禁工農及共產黨員，以及高等走狗如吳稚暉之這樣以最卑鄙醜態手段污蔑這班先烈，正是鐵一般的事實，明顯證明豪紳資產階級確實用最殘酷的階級鬥爭施於被壓迫的工農階級及其領袖。——然而這些高等走狗仍在否認階級鬥爭，仍在高唱其階級妥協的學說！工農及其他革命分子，從今以後必然不會爲這種學說所欺騙，而將以大規模的紅色恐怖的手段制止這種白色恐怖并爲成仁的諸先烈報仇了！

布爾塞維克

第三期

革命的工農及其他同志：

畏葸和妥協只有增進白色恐怖的悲慘——

必須以紅色恐怖去制止白色恐怖！

且祇有紅色恐怖才能夠制止白色恐怖！

革命的江蘇農民（續第一期）

岳威

七、崇明 在民國十年時，上沙農民，曾自動的要求減租，同地主屢次衝突，有一個地主的耳朵被農民割去，農民幾千人拿了農具都到縣署鬧，結果農民被捕去了二個，一個後經釋出，一個死於獄，租略爲減了一點。但地主從此組成『田業維持會』，共同聯合來壓迫農民，一直到去年秋天，農民都在忍耐之下。去年秋收特別的不好，農民遂醞釀民國十年的老把戲，並且組織農民協會，立刻有上萬的人踴躍登記加入。農會成立後，示威游行，請願減租，急得地主們打十萬火急電給孫傳芳要拿辦共產黨。當時農民的口號是：對折交租，對折以外一點也不交，迫得縣長親自來調解，仍無結果，後來不願減少的地主，索性一點也不來收，等候上面派兵。在這停頓的中間，

七一

忽然一個農民的兒子被捕去，說他鼓動農民，宣傳赤化，被捕的第二天農民即聚衆萬餘人的到城請願，駭得縣知事手足無措，慌忙釋放。這般豪紳地主更吃驚不小，再到孫傳芳處催請發兵，孫傳芳正當北伐軍進攻緊張時，勉強派了一營緝私營及水警前去鎮壓，農民仍堅持對折以外不交租，軍隊見農民勢大無，亦辦法。一直到年底，一般小地主終究不過年，允照對折收去，可是一般豪紳大地主，則一點也沒有收去，他預備到今年再同農民算帳，以爲農民到了今年一定不會團結，可以做一個報復。

今年的年成較去年豐收，地主當然不願再照去年減租，同時地主得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援助，農民協會也變成地主的機關，更要磨牙吮血的來圖報復。在八月間，有一個地主叫姚景文，在村中組織農民協會，并向農民宣傳說：『農民當安分守己，對於地主須要恭順，不要再像去年的頑強暴動，被人利用，鬧減租問題，現在北伐時期，若有舉動，就是擾亂北伐後方。……』自從他演講過後第二日，有十幾個農民到他家裏，把他提起來，打個半死，於是反動的豪紳地主遂要縣知事派兵擒去兩個農民領袖，被

捕後的第二天，農民在農村中鳴起鑼來，聚了幾千人要到城裏去搶回他們的領袖，一時『個革命』又來了之聲，傳遍全縣，反動派恐慌萬狀，立刻關閉城門，宣布戒嚴，準備抵抗；但當農民羣衆走到離城五六里時，反動派聞知力不能抗勇敢的農民，遂表示讓步，先放出一個農民領袖，其餘一個也承認不久可放，農民羣衆始退。地主豪紳自經此次爭鬥後，更積極準備反攻，逐數星期來，派兵下鄉，搜捕農民領袖之事，已不斷發生。農民也從此更認識地主豪紳之惡，認清他們的解放不是小小的減租所能達到，他們將準備更進一步的抗租，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的土地，爲土地革命而爭鬥。

八、江陰，江蘇農民歷史上著名的周水平案，即是在江陰發生的，民國十四年，江陰農民受不住地主豪紳之剝削，得周烈士之指導，預備組織起來反抗，不幸反被豪紳地主預先電求孫傳芳，將周烈士斬殺了。但是江陰農民運動，并不因此消滅，且因周烈士之死，更加深入農民鬥爭的決心，這種決心，在北伐軍初抵江陰時，便爆發出來。農民羣衆立刻起來奪取反動商團的武裝，組成農民自

衛軍，搗毀各鄉的釐卡，拘捕土豪劣紳，尤其是與周案有關的四十餘人，到處搜捕，人民自己組織裁判委員會，禁烟禁賭，農村氣象一新。但不久蔣介石的反動一來，所有農村革命領袖概被指為赤化共產分子，加以驅逐拘捕，所有從前逃到外地的江陰豪紳地主，又皆安然回來，任國民黨農民協會工作，更明目張胆向農民進攻。惟關於周案有關地主，國民黨尚稍稍有一點顧忌，不敢完全引用，農民對此非常痛恨，仍繼續爭鬥。

今年八月間，農民協會宣傳員因勸農民禁賭，被包庇賭棍之土豪陳祥安指人毆傷，農民當即聚眾數百人，包圍下鄉調查員，并擁至陳祥安家搜捕陳祥安，不意反為陳祥安指揮地痞流氓打傷農民多人，反動的縣政府及黨部團體，自然都是站在土豪方面來壓迫農民，農民亦正積極的繼續鬥爭，此事尚至今在相持中。

九、宜興 三月前宜興公安局向進城挑糞農民苛收費，并由局特置糞桶蓋，要農民高價購用，農民大憤，因聚眾千餘人，搗毀公安局；本年雙十節，四鄉農民到城內參加羣衆大會，當時因該縣縣長數數袒護強奪民田，壓迫

農民的劣紳土豪，對於蜀山當舖主人不還當戶本錢事，又不予處理，且收押當戶代表，農民大憤。於是遂在雙十節的羣衆大會中，提出打倒縣長施方白的口號，經羣衆大會通過，即遊行示威，至縣政府前，施方白急令衛隊放槍驅逐羣衆，羣衆愈加憤激，不肯退散。施乃承認辭職并允解除衛隊武裝，由羣衆自己推人接收縣政權，羣衆始退，次日施又悔約，且指揮衛隊打傷提燈慶祝國慶之羣衆，羣衆大譁，施乃恐慌，捲印變裝逃走。

十、海門 此處農民受地主豪紳之壓迫亦非常利害，比如去年缺收，地主仍是強索重租。今年在花谷將成熟時，發生捲咬蟲，將葉吃盡，以致收成大減，然地主在花谷結果時，已派人看好，預定多少租額，不管你中途發生災害與否，一定要照他說的數目完交。農民送去之租谷，有潮濕不好，即拒絕不收，所用斗比普通的一石多六升，農民稍有抵觸，即被吊打，農民對地主真恨極了。去冬曹家鎮的農民，他們想對付地主及他的收租先生，但一方因為反動派防範太緊，他們遂商量由農婦出面，當收租先生下鄉時，農婦們把他搶着用香燒他，地方官因係婦女

鬧事，也沒有辦法。

十一、嘉定 在北伐軍初到江蘇時各縣都有打土豪劣紳，沒收土豪劣紳財產之舉，而直接在農民羣衆大會中，宣布土豪罪狀，由羣衆判決槍斃的，只有在嘉定曾經轟轟

烈烈的這樣表演過。

十二、泰興 三月前該地農民的領袖爲反動的公安局拘捕，於是農民聚衆數萬人圍城，迫得縣知事不得不急將此人放出。

（完）

十月革命十週紀念

蘇聯政府十月革命十週紀念之十大政策

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十月革命十週紀念發布宣言，告蘇聯的工農赤軍及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各被壓迫民族，並宣布十大政策如下：

- (一) 對於工廠工人，在最近一年之中實行從八小時工作制改爲每天七小時工作制，不減工資。
- (二) 政府加撥五千萬盧布，作爲建築工人住宅之用。
- (三) 對於貧農，除全國農民中百分之二十五已免稅者外，再加百分之十，完全免除農業稅。
- (四) 取消農民一九二四至二五年度荒歉時對國家的債務；免收貧農過去所欠之稅，對中農欠稅則定減收的優待條例；對於城鄉貧民，一切稅捐罰款等，亦定輕減的優待辦法。
- (五) 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國家改良土地公費的預算之外，再加撥一千萬盧布，專助貧農及較貧的中農改良耕地。
- (六) 製定國家完全担負年老農民的生活費之法律。
- (七) 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度教育經費預算之外，再加撥一千五百萬盧布，作爲在鄉村及工廠區建立新學校之用。
- (八) 增加受傷軍人兵士的保險基金至一倍以上。
- (九) 廢止刑法上之一切死刑（國事犯及武裝的劫盜除外）。
- (十) 對於全國罪囚（除有圖謀推翻蘇維埃政府罪之政治犯及貪贓犯外）施行減刑或赦免。

十月革命之第十週年

(一)

蘇維埃的政權（勞農政府），在俄國存在了十年，這件事當然有世界史上極重大的意義。各國工農勞動民衆，看着這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已經存在了十年，更可以確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非常之對的，——資本制度和帝國主義必定要滅亡的。對於世界工農民衆，蘇聯的存在，及其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發達，便是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勝利的保障。俄國無產階級十年來艱苦的爭鬥，戰勝俄國內的反革命以及國際帝國主義，而且現在蘇聯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已經很發達，所有這些事實都是全世界勞動民衆的好榜樣，大家都應當學一學這種無產階級的勇猛精神和創造的力量；再則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共產黨指導之得力，也是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模範。世界革命史裏，蘇聯存在的十年，實在佔非常重要的時期，這十年來的經驗，足以與奮全世界被壓迫的工農羣衆，使他們堅決力爭自己的解放。

(二)

如果要完全明白十月革命偉大意義，那就必記得舊俄羅斯是甚麼樣的國家。當初俄皇的專制政治，他的基礎便是貴族地主及大資產階級（尤其是重工業）。這種政治壓迫俄國人民中之大多數——工人和農民，剝削他們到極點，農民沒有田地，實際仍舊是農奴制度，仍舊是地主的奴隸。俄國當時一萬萬農民的運命，便是地獄的生活，終日勞苦還是饑寒交迫，死亡相繼，不能受教育，不能有智識。幾百萬工人階級羣衆，更在國內國外的資本家壓迫之下，受無情的剝削，每天做十二小時的工，只得極少的工資。工農稍爲反抗一下，稍爲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狀況，便遭着大批的屠殺逮捕監禁充軍。而且俄皇的專制政治，不單壓迫俄國的工農，俄國當時在國際上是反動的保衛者，

各國革命黨都叫俄國統治階級是「世界憲兵」，因為每一次歐亞各國有革命運動起來，俄皇政府總立刻派兵去打。同時，俄國當初是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俄羅斯帝國當時壓迫許多弱小民族（列多尼亞立陶宛波蘭芬蘭高加索土耳其斯坦），時時侵略巴爾幹半島及土耳其波斯中國，曾經要攫取東三省。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俄皇政府爲着要達到自己及英法帝國主義同盟的私利要求起見，將俄國人民去做炮灰，發動帝國主義的大戰。

（三）

帝國主義的大戰，使俄國民衆所受壓迫剝削和痛苦達到極點，——這就是俄皇政府潰崩的近因，俄皇政府潰崩，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也就推翻了。俄國民衆因爲能夠推翻治者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府，所以能夠脫離那帝國主義壓迫的痛苦。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間的八個月中間的政局，使工人階級及俄國一般勞動民衆充分的了解：俄皇推翻之後（二月革命），起而取得政權的俄國資產階級並不願意結束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那些社會黨叛徒（少數黨及所謂社會革命黨派）實際上是擁護資產階級和地主，不肯爲工農的根本利益而奮鬥（俄國的這些變節的社會黨，和中國的國民黨一樣，他們背叛革命）。總之，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的期間，俄國無產階級明白了，他們真正知道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只有推翻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社會民主黨等的假革命黨，只有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制——蘇維埃的政權。

（四）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工人，聯合農民羣衆，在列寧布爾塞維克的黨的指導之下，在許多大城市之中舉行武裝暴動，主要的口號是「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武裝暴動之中工人階級得着了勝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次創見的民衆政權——蘇維埃政權。一九二七年十月舊俄帝國的政權，完完全全移轉到工農手裏。勞農政府的第一步政策便是：一切土地歸勞動者，停止戰爭而不要一切賠款割地，銀行國有，工業國有（俄國的及外國的資本

家一律沒收），取消俄皇政府的外債，取消一切舊條約，承認舊俄帝國境內的一切弱小民族自決之權，宣佈勞動者之一切政治自由，成立工農紅軍等等。十月革命一下子剷絕地主資產階級及封建官僚的政權，工人和勞動的農民成了全國的主人翁。同時，十月革命推翻了壓迫俄國勞動人民的外國帝國主義，拒絕交付幾十萬萬的外債，並且沒收一切在俄國境內的外國銀行及工廠。

(五)

十月革命遇見反革命的軍閥地主資產階級方面極兇猛的反攻。國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竭全力來幫助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和他們現在幫助中國的新舊軍閥一樣）。帝國主義的列強不但供給俄國反革命派以械彈金錢，還要封鎖俄國，而且公開的實行武裝干涉（英國佔領高加索，美國派兵在俄國北境亞爾罕格爾斯克及沿海濱省，日本派兵到西伯利亞，法國佔領南俄，德國佔領烏克蘭）。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三年之中，已經受過歐戰損失的新俄羅斯——蘇維埃的俄羅斯，還要拚死命的抵禦許多白黨軍隊，帝國主義的軍隊以及封鎖。靠着工農十二萬分的努力犧牲，英勇的鬥爭，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革命工人的贊助（英德法等工人都起來反對本國政府干涉俄國革命），因此，俄國無產階級便始終能夠戰勝一切困難，肅清反革命而鞏固社會革命的勝利。

(六)

一九二一年國內戰事停止——反革命肅清後，實行新經濟政策，於是開闢一個工農聯盟的新的形式：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工農聯盟形式。無產階級既然有了整個黨的政權，又有機器工業，運輸事業，銀行信託事業，批發商業，及國外貿易的專利——總之佔有全國經濟的最高權，自然可以引進零星散碎的農民經濟，用合作社的方法，使他加入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新經濟政策實行之後，私人資本主義得有少須發展之自由（大半在商業之中），然而七年的實驗之中，已經說明私人資本不能成爲甚麼大不了的力量。新經濟政策之下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成份戰勝社會主義的

呢，還是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呢？這一問題早已解決了——社會主義的成份一定得到最終的勝利。不過俄國是經濟落後的國家，又時時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威嚇，所以更加要無產階級萬分的努力，一步不懈的在經濟建設的戰線上奮鬥。

(七)

十月革命十年來的成績，首先便應當指出無產階級獨裁政權掃除封建資產階級舊統治的偉大艱鉅的工作。俄皇專制政府，封建制度的遺毒，地主霸佔田地，社會上貴賤之分（紳士和平民等等），弱小民族的受壓迫，官僚警察的政府機關及教會的專橫等等——都被十月革命掃除的乾乾淨淨，現在就是俄國最守舊的份子的思想之中，俄皇時代的情形已經忘記的了。無產階級獨裁政權建立以來十年，已經有一輩青年，對於俄皇政府的專制，資產階級的剝削，資本家治下的工廠，警察的橫暴等等，都只能聽老年人的傳說才知道的了。蘇維埃政府實行鐵一般無產階級獨裁，得着勞動農民的贊助，同時亦取民權主義的政治。蘇維埃號召最廣泛勞動民衆參加政權，管理國家及其經濟。蘇聯民衆政治上的活動是非常之強的，只要看民衆的組織力量如何的大，就可以知道了。資本主義的特性是各處都是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的優點，便在於處處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蘇聯民衆組織力量的加大，便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表演。蘇聯的工會有九百萬有組織的會員，差不多是全國工人中的一百分之九十。合作社社員有五千萬人，城市之中百分之六十三的居民組織在合作社裏面而鄉村之中也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農家組織在消費合作社之中。蘇聯的婦女，女工農婦在政治上也積極起來，現在已經有好幾萬在中央及他方政府之中擔任指導的工作。蘇維埃政權真是平民的，只要看各級政權機關的成份，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平民行政委員會，各省執行委員會等——其中委員之百分之九十是工人農民出身。再，十年之中，識字運動有長足的進步，學校佈滿全國。蘇聯的高等學校，工農都能進去受教育，如今有十萬以上的工農青年在各種大學之中學習。

(八)

最重要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主要的工業已經恢復到歐戰以前的水平線，並且還有許多企業已經超過戰前狀況。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之中為建設新工廠及製造廠所投的新資本就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之多，共開辦三九一處新的大企業，其中有三個最大的製造廠，主辦在荒僻地帶建築新鐵道，開鑿運河，建設高壓電站及水木工程等建設事業，每廠價值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對外貿易之流轉也已經達到戰前狀態，而且完全操縱於無產階級國家手中。國內貿易百分之八四在國家與合作社手中，只有百分之一六為私有資本所經營（私有資本投入工業中者總共不過佔總額百分之三）。農村經濟之生產狀況已經普遍的達到戰前情況，而且在蘇維埃政權順適的情況之下，機械化的程度已較前高出許多。無產階級以組織合作社信託機關及使農村經濟機器化市場條理化并獎勵集體的經濟組織等法，推動農民經濟之發達，雖然進步尚緩，但尚能使農民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逐流急轉之中不致落後。各種經濟生產之計劃化經濟化及管理化一年一年的增進起來，凡此都足以證明社會主義經濟大有日新月異之勢。

國家經濟之發展同時使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經濟生活及文化程度提高起來。目前蘇聯工人只作八小時的工作（在礦業工人中及對於教育時代的工人已實行六小時制）而所得之中等工資已超過中國工人工資六倍至十倍。除工資之外工人得享疾病免費治療，休息所及每年兩週休假等權利，女工當妊娠時期休假三月，並發給保養品及嬰兒養育品。工人可以任意到俱樂部與戲園中賞玩，到夜校中學習，一律免費。……農民現在都爭購城市工業細製品，這些工業之生產程度雖已恢復戰前狀況，仍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由此便可見農民生活的舒適。經濟與文化建設之進步自然使蘇聯廣大羣衆對於自己的力量有莫大的自信，並對於蘇維埃政權及其領導者——蘇聯共產黨，有無限的信仰。現在白黨與帝國主義者還大吹大擂的說，蘇維埃政權失敗了，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政權已死灰復燃；在我們看來，只能付之一笑。蘇維埃共和國之鞏固已為我們的敵人與帝國主義者所公認，他們在本國民衆脅迫之下，已正式的承

認了蘇聯。

(九)

十月革命令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異常仇恨，不僅仇恨蘇聯之否認清償俄皇借債及沒收在俄之外國企業，並且切齒痛恨蘇聯震動了整個的資本主義的制度。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國家已由無產階級革命進而建設社會主義，自然使整個的帝國主義系統受莫大的震動。十月革命對於歐亞革命運動的影響正足以確證十月革命之偉大的國際意義。戰後一切的革命暴動都高喊着「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巴伐利蘇維埃共和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保加利亞意大利及德意志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土耳其之民族解放爭鬥，波斯印度亞拉伯爪哇及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勃然羣起。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的確是共產國際中領袖黨之一。在全世界有六十餘部支的共產國際於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得以創立而鞏固。

(十)

俄國十月革命消滅了舊俄帝國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全世界只有蘇聯自動的廢除束縛中國之不平等條約並伸出熱烈的赤手來幫助中國民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廣大的中國工農羣衆及勞動知識階級已經認清了蘇聯是自己的親兄弟，甘願與俄國革命及俄國民衆提手並進。雖然現在國民黨已完全破產，而偉大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對此早已深知，在他臨逝之前還諄諄向中國革命者誥誡務與蘇聯締結親密的結合。但是中國勞動羣衆越熱烈的同蘇聯攜手，便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封建軍閥與地主更痛恨蘇聯。向帝國主義出賣中國國民利益的中國剝削階級仍然無恥的保持着絕望的反蘇聯運動。

從張作霖到汪精衛，一切軍閥及變節的國民黨員正企圖在欺騙中國的被壓迫民衆，高聲疾呼「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俄國革命底方法不適用於中國……。」

張作霖之襲擊蘇聯使館，唐生智之封閉長沙蘇聯領事署，蔣介石在上海逮捕蘇聯國民及親到戰線抗拒敵軍的軍事顧問……凡此都足以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及封建階級已經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締結了反蘇聯的同盟。

(十一)

十月革命的十週紀念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引滿待發的恐怖之時，大戰的目標在於進攻蘇聯與中國革命。各國無產階級與被壓迫的農民的責任，就在堅決的反對新戰爭的危險，努力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爭鬥。這個爭鬥在中國應採取的形式是中國工農從本國剝削階級外國帝國主義的雙層壓迫之下力求解放。中國工農羣衆必須與自己不共戴天的壓迫者決一死戰，準備採取蘇維埃式的爭鬥方式對付資產階級與地主，並當仿俄國工農十年前英勇的精神，在「一切政權歸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口號之下，為奪得工農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剷除帝國主義解放中國勞動羣衆而奮鬥。

我們紀念十月革命的口號是：

- 一、十月革命十週紀念萬歲！
- 二、工農共和國的蘇聯萬歲！
- 三、中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蘇維埃萬歲！
- 四、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準備奪取政權！
- 五、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
- 六、中國真正民衆革命萬歲！
- 七、推翻地主資本家的政權，推翻資本主義！
- 八、蘇聯工農國十週紀念證明工農是能夠管理國家的！
- 九、中國共產黨萬歲！ 蘇聯共產黨萬歲！ 共產國際萬歲！

- 十、蘇聯的工人農民勝利萬歲！
- 十一、打倒代表土豪鄉紳資本家屠殺民衆欺壓工農的國民黨！
- 十二、打倒新舊軍閥國民黨政府！
- 十三、土地歸農民！殲滅一切土豪鄉紳！
- 十四、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 十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
- 十六、打倒法西斯蒂和改良主義！
- 十七、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 十八、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
- 十九、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蘇聯的戰爭！
- 二十、全世界工農聯合起來！
- 二十一、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 二十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的工人統一戰線萬歲！

十月革命怎樣解決了俄國的土地問題？

蕭約

(一)十月革命前俄國農民狀況

俄國是農業的國家，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三，但此廣大農民羣衆（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所處的境遇

是極端的痛苦，很與現時中國農民所處的狀況相仿，農民所以有此不幸的情形，是因為舊俄時代的土地不屬耕地的農民而屬於遊手好閒的貴族地主。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農民，只有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阿克爾（每一阿克爾約當中國六畝）土地（約佔全土地的百分之六五），但是少數的貴族，總共不滿一五〇，〇〇〇家却佔有全國土地的百分之三五，就是這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阿克爾農民的土地，其中大部份還是屬於少數的富農（大約一，五〇〇，〇〇〇）因之實際上極大多數的農民是無土地的。從此土地出租條件的苛刻亦就可以知道了：農民租地主的土地必須交納全收入百分之六〇的租金，除此之外農民還須到地主的土地中去耕種一定的日子，並且在農民最寶貴的正當收穫或下種的時期。但不僅租戶的農民受地主的束縛，就連能獨立的農民也須受其支配，因為地主有森林，有河，有草地（因為俄國農村經濟中畜業佔有重要的作用，草地因之有重要的意義），打算利用森林草地等，則就須受地主的束縛，這種少數寄生蟲的地主與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勞動農民羣衆間不正當的土地分配就是革命前舊俄羅斯頂主要的社會的矛盾，這點就是俄國農民以前所最感受痛苦的。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多的農民都是在飢寒交迫的

半畜牲生活的條件中過活，除了地主的剝削之外還加上俄皇政府機關之壓迫，每人納到十四個盧布的稅（連小孩子也算在內），每家平均五口人每年交國家的稅就要七十個盧布，但全家每年的收入總共平均只能得二百個盧布。

不堪的冬夏季的勞動，食不飽的生活，政治上毫無絲毫權利，思想的落後（百分之八〇的農民不識字）醉氣的盛行（俄皇政府酒商之壟斷以致醱醒農民）俄皇宮吏之殘暴橫行——這就是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農民羣衆之生活環境。所以無怪乎農民要暴動。農民暴動在十月革命前老早就常時的現像。但是因為他們以前沒有與城市的工人連貫起來以致他們常時失敗。

成千成萬的農民遭屠殺，鞭打，監禁與西伯利亞的充軍。俄國農民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脫除此種的苦痛與得到自己的解放。

（二）十月革命

在聖彼得堡（現在的列寧格勒）革命工人與兵士武裝暴動勝利的第二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全俄工農代表大會，通過歷史上有名的決議——土地命令。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早晨決議：在俄羅斯取消土地的私有權，把一切地主的，公家的，俄皇的，教會的土地及其他種種動產與不動產交縣，鎮，村農民蘇維埃管理。

工農政權成立後第一個命令——交給農民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阿克爾土地（包括地主的，公家的，俄皇的與教堂的）共值六，七〇〇，〇〇〇塊大洋。

取消土地的私有與土地國有化是使每個蘇俄的公民無代價的都有權利利用土地，不過照命令所規定『誰耕種土地誰就有享受使用土地之權』，這樣使土地不能成爲買賣的貨物，因爲他已是全人民的所有了。

十月革命又給農民五六，〇〇〇，〇〇〇阿克爾的森林與其他的動的（牲口）與死的（農具）工具總值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塊大洋。

十月革命不僅把以前屬於地主的土地森林，工具等拿給農民，并且還解放了農民每年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稅金及重利盤剝的息金。

十月革命後，農民每年所交的稅一共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以前每個農民每年就須交國稅一九元。

現在每年交給自己的工農政權只須二元，並且所有從農民身上徵來的國稅都是用來建設學校，道路與發展農村經濟。除此之外百分之二五的農民，貧苦的農民，完全免除納稅，并由國家盡力在金錢上及其他種種上幫助有組織的貧農。

蘇維埃政權盡力的改良與發展農業的技術，十年前的俄國村中還不知有脫拉克脫車（可以耕可以耙又可以做其他農村工作的機器），在一九二六年末的蘇維埃，却已有二萬五千脫拉克脫車，現在還是有增無已，蘇維埃政權近來發行大批國債爲振興貧窮的農業。在一九二六年內投入農業國債內的總數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蘇維埃政權盡全力去組織協作社，現在加入消費協作社的：

在一九二九年有 三、五〇〇、〇〇〇股

在一九二七年有 七、七〇〇、〇〇〇股

此外又以大宗款子去修築河道（建築水道，排水等等工作。）

蘇維埃政權對於農村中文化教育有特殊的努力。農

村學校增加倍半至兩倍。每年可使九十萬成年農民認識字（驅盲運動）。鄉村圖書館，讀書室，俱樂部之盛興，百多種的農民報紙，三百多萬份的銷路。

在一九二六年已有十四萬長期的農民通信員。

蘇維埃政權以逐年發展的協作社與國債的力量去幫助農民，減輕農民的負擔，發展團體的經濟（集體的），農村經濟的機器化，提高政治文化的程度，去組織散漫的農村經濟，到總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來。因為蘇聯的土地不是私人的而是全人民的；因為十月革命中的領導者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因為蘇聯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俄國的農村經濟沒有照資產階級的道路去發展，沒有照法國大革命後的農村經濟去發展，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剝奪了封建的土地並轉給於農民，但法國的農村經濟仍舊是照資產階級的路走的。

（三）勝利的條件

俄國土地革命之能實現是在乎農民能積極的參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喚起廣大的農民羣衆以革命手段奪取地主的土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蘇維埃大會由上部定

出革命的土地法，而革命的農民羣衆由下部實現此土地法，有無產階級與其先鋒——蘇聯共產黨之正確指導，有最廣大的武裝農民羣衆之英雄的參加奮鬥遂使十月革命能乾乾淨淨的消滅所有一切舊的封建地主社會的阻礙。

土地革命澈底的實現，使任何的恢復舊的土地關係之企圖都不可能。

俄國的農民與工人密切的聯合及在其指導之下，就能消滅所有一切地主奪回土地的企圖。

土地國有化，完全消滅地主階級，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的農民羣衆之謀到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解放，農村經濟技術之大的發展，農村經濟社會主義的方面之發展——這些都是十月革命與十年來蘇維埃政權的偉大成績。

十月革命與十年來俄國工農之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我們中國工農鬥爭的好模範。我們中國的工農應該堅決的在自己的鬥爭中去消滅地主階級，分配土地給勞動農民與實行工農蘇維埃的政權。

十月革命怎樣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俄國的統治？

立夫

革命前的舊俄羅斯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他自己就輸出資本到別的國家而且壓迫剝削其他民族，佔據殖民地。譬如以前他對於中國的態度就是沿用這種侵略的政策，曾企圖利用中東路以佔據滿州，利用道勝銀行如英國之利用匯豐銀行日本之利用橫濱正金銀行，來搶奪全中國，此外如俄國的資本家在哈爾濱之剝削中國工人等等。

但俄國同時又是國際的英德比等國財政資本的債務者。俄國鐵路與中國鐵路同樣以外國資本築成的。外國資本設法佔據俄國的天然財富，最主要的是佔據俄國的礦產，把南俄的五金煤礦煤油的工業攬為己有，正與英日資本在中國之情形相仿，幾乎握有全中國的煤礦，如滿州、富順、山東、開灤等處的煤礦。又與日本帝國主義之攬有全中國的五金工業及以放高利的方法奪取漢冶萍公司的情形相仿，俄國以前的煤油有百分之六十為外國資本所剝削，在紡織工業中上有外國的資本，不過比起外國資本在中國紡織工業中的勢力小些。本來在中國大紡織工廠中的統

數有十分之三以上是外國人的。

城市內的許多實業，如電車，自來水，電燈等亦有一部份是外國資本的，當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當無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時候，外國資本投入俄國各種工業內的資本有下列的數目。

A, 工業：

- 一、煤礦……………七七五、五二二、〇〇〇盧布
 - 二、機器與五金工業……………三五四、八二五、四〇〇盧布
 - 三、紡織工業……………一二六、二六九、七〇〇盧布
 - 四、化學工業……………八〇、一一一、三〇〇盧布
 - 五、食品工業……………三六、二三〇、六〇〇盧布
 - 六、伐森鋸木工業……………一八、九八六、五〇〇盧布
 - 七、礦質物工業……………一八、九七〇、七〇〇盧布
 - 八、動物食品工業……………一三、九五〇、〇〇〇盧布
 - 九、紙張與印刷業……………一二、〇一三、一〇〇盧布
- 總共 一、四三六、八六九、三〇〇盧布

但是外國資本對於舊俄侵吞慾望不僅限於此。吮人血的外國資本家光借給俄國政府築鐵路的債就超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舊俄爲要與日本打仗，爲要鎮壓一九〇五——一九〇六的革命，爲要改組帝國主義的軍隊，得到極大的國際借款，直至如今法國的資本家還念念不忘的說俄國應當還他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英國要求償還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美國亦要求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總欠帝國主義國家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約合中國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大洋的數目。

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打擊消滅了所有一切外國的債款，蘇聯自成立至今未曾付帝國主義者以一個大錢，無產階級的革命沒收了所有外國的鐵路，礦產，紡織工廠，煤油廠，並且把這些生產與交通機關歸諸無產階級管理：固然

帝國主義不大甘心，派遣海陸軍，反對俄國的工農，固然他們用金錢幫助了所有反革命的軍官供給，以兵器軍服飛機大砲機關槍等，使反革命的軍官去鎮平革命，帝國主義者反對俄國革命所用的種種方法與他們現在反對中國革命是同樣的，但是俄國的工人與農民聯合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在嚴重的鬥爭中終究奪得了全世界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現在帝國主義者雖又準備新的戰爭去反對蘇聯，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全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與蘇聯聯合起來必能消滅這種企圖。

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如蘇聯勞動者一樣的去剷除外國資本的統治，而不應當如背叛革命的國民黨那種投降帝國主義可恥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應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去堅決的反對外國資本！

『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

——國民黨的所謂革命方法

與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方法——

秋白

『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廣州的革命工人這樣說。

青天白日為國民黨的所謂黨旗；國民黨在這面旗幟之下「革命」了幾十年，何以工人要說這是白色恐怖的旗幟呢？因為這面旗幟已經完全被豪紳資產階級霸佔住了。

國民黨在這面旗幟之下，施行全國的大屠殺，工農民衆死於這面旗幟之下的，至少有兩三萬人，——這就是最近幾月來所謂清黨反共的成績。革命的工農，那能不認定這面旗幟是白色恐怖的旗幟呢！

革命的工農說：「我們的旗幟是鐮刀斧頭紅色旗」。是的，這是國際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旗幟，世界無產階級，惟俄國舉起這面旗幟而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行解放俄國大多數農民，實行殲滅俄國白黨軍閥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實行建立蘇維埃的無產階級的真正勞動民衆的民權，實行建設社會主義，實行贊助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

俄國革命的勝利到如今已經有十年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已經集合許多被壓迫的民族，組織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的共和國大聯邦（蘇聯）。這一國家已經非常之鞏固，已經開始走到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一國家裏不但八小時工作制已經早已實現，而且從明年起就要實

行每天七小時的工作制；這一國家裏沒有資產階級的政權，這一國家裏勞動民衆真正能有一切自由並有管理國事的權力。這一國家的旗幟，便是國際無產階級的旗幟——鐮刀斧頭紅色旗。

青天白日和鐮刀斧頭紅色旗比一比看！「青天白日」之下是屠殺工農，「鐮刀斧頭」之下是無產階級的政權。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自然是挑選鐮刀斧頭紅色旗。真的不錯。拿俄國十月革命後十年的情狀和中國革命後十年的情狀比一比看！這青天白日之下的中國，是個軍閥混戰國民黨屠殺工農民衆的局面。那鐮刀斧頭紅色旗之下的蘇聯，却是建設社會主義工農執政的國家。中國的工農民衆自然很清楚的看得出：那是自己的旗幟，那是敵人的旗幟。

（一）民衆革命還是軍閥倒戈？

青天白日為國民黨的黨旗。國民黨的主義，即所謂三民主義，似乎倒還沒有什麼。中國的工農民衆，不但反對民族獨立（民族主義）民衆政權（民權主義）社會改造（民生主義）；而且中國之內只有工農民衆能實現這

些主義。但是照最近的事實來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並不是如此解釋的；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事實上是屠殺和欺騙民衆的主義罷了。何以會弄到如此？何以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十年，便能切切實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工人已經可以實行七小時工作制，農民已經可以由合作社的發達漸進於社會主義……；而中國辛亥革命後十七年，仍舊是如此之糟的局面？主要的是革命方法的問題。國民黨常常說：國民黨的革命方法比共產黨的好。好！請問你們國民黨的『革命』方法，何以革了十七年的命，仍舊弄成一個軍閥混戰，豪紳資產階級專橫的局面呢？

現在請看一看國民黨的所謂革命方法。國民黨的所謂革命方法：第一，便是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帝皇保育政策自居的荒謬理論；第二，便是反對階級鬥爭之豪紳資本家自欺欺人的反動思想。

國民黨既然說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那麼，何以又要割出三時期來限制民族民權民生的羣衆運動？原來所謂三民主義對於反共的國民黨，只是騙人的鬼話。如果民衆自己積極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國民

黨便說這是『排外盲動』（戴季陶的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全國國民書）；如果民衆自己起來實行民權獨裁，國民黨便說這是流氓地痞自由行動（吳稚暉罵上海工人領導的市民會議政府等等）；如果民衆自己起來實行耕者有其田和勞動保護條件，國民黨便說這是破壞中國的工商業（汪精衛反共的口實）。民衆自己起來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却大大反對，立刻屠殺壓迫這些民衆，——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說穿了，却絲毫也沒有甚麼奇怪。原來國民黨有特別的『革命』方法！

國民黨要怎樣實行三民主義呢？國民黨不要民衆來實行三民主義，却要他自己來實行三民主義。國民黨自己是誰呢？難道是民衆之外的怪物？絲毫也不是怪物！他——所謂國民黨自己，便是軍事長官：蔣介石是國民黨，唐生智是國民黨，馮玉祥、閻錫山是國民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張發奎、程潛、譚延闓、何應欽是國民黨，甚至於陳調元、賀耀組、葉開鑫、楊森也就是國民黨。總之，所謂國民黨自己，便是這些新軍閥。國民黨是誰？國民黨就是新軍閥。這些新軍閥要怎樣便

怎樣；他們要打仗，便說別人是黨賊，他們要搶地盤，便說是擴張黨權，擁護黨國——奇妙不可思議的所謂『黨國』！於是一切屠殺爭戰壓榨剝削的政策，便算是這些『國民黨自己』實行三民主義的政策。國民黨說：民衆自己起來實行打倒壓迫階級是不好的，要這些新軍閥來實行如此這般的三民主義，才算是好的『革命』方法。

這個天字第一號刮刮叫的好革命方法叫甚麼？——叫做軍政時期。三民主義之外，外加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荒謬理論一枚，便變成反革命的三反主義（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的三反主義）。爲什麼？因爲一面『喚起民衆』，一面屠殺民衆，——這就是所謂軍政時期的解釋。一面說軍事底定，試行自治，一面却由各系新軍閥的走狗所組織的黨部去箝制民衆，——這就是所謂訓政時期的解釋。一面說既達完全自治則憲政時期開始，一面還要這些黨部去『養成民衆運用直接民權……的自動能力』。——這算是憲政！

總之，國民黨的所謂革命方法，便是他根本上不信任民衆的力量；他只知道他自己『懂得』革命，他自以爲是一

個教師，民衆是一個小孩子：所以他以爲可以先把民衆打一頓（軍政），然後再把民衆教訓一頓（訓政），最後他想民衆亦許可以有運用民權……的能力了（憲政）。國民黨因此絕對不是代表民衆的，他總是站在民衆之上，超乎民衆之外，自以爲有打殺教訓民衆的資格。這是他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理論之真相。

然而站在民衆之上的是甚麼怪物呢？原來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力量，只是軍隊；他的革命方法，只是運動自己政敵部下的軍閥倒戈。這些軍閥插起青天白日旗了，他便以爲三民主義革命勝利了。這種『革命』方法，實際上便把國民黨變成新軍閥的黨。國民黨要不要民衆？根本上是不要的。即使要，也只是要『民衆』來替這些新軍閥捧場吹牛搖旗吶喊罷了，不肯痛痛快快的實行三民主義，自然要以軍閥的利益爲利益：先說一句三民主義的騙人的話，立刻轉口說：現在是軍政時期，不許無知民衆盲動。所以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荒謬理論之基礎，便在於國民黨不以民衆爲力量，不代表民衆，而以新軍閥爲力量，代表軍閥說軍政，以壓迫民衆的革命行動。

如此的所謂純粹國民黨，所謂「忠實同志」的國民黨，自然只剩下三民主義的反革命黨，絲毫三民主義也沒有了。如此的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自然始終變成純粹白色恐怖的旗幟了！如此的革命方法，自然革了十七年，革來革去，只是這一軍閥推翻那一軍閥，生生不已的造成許多軍閥——現在從山西的閻錫山到廣東的李濟琛的軍閥統治，都算是青天白日之下，這便是鐵一般的事實！

真正的革命方法，只有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方法。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在十年前的今日，因為真能率領無產階級及農民的羣衆，折散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的軍隊，號召兵士羣衆自覺的參加革命戰爭，所以得到極偉大的革命勢力——工農兵士羣衆的武裝勢力；這種勢力才把俄國舊時的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和一切剝削民衆的權力機關，打得粉碎。

所以俄國的十月革命，能夠得到真正的勝利。這和國民黨辛亥革命以及此後十七年的軍政革命法相比，是怎樣的不同的！俄國十月革命的紅旗，因此才是真正民衆革命的旗幟！十月革命勝利，是俄國工農民衆自動手摧毀治者階級的政權所取得的；所以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工農民衆真

正得到政權，真正打破封建制度，真正實行土地國有，真正實行工業國有……如此的革命方法，才使俄國（蘇聯）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建設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資本國家的列強對峙，開闢世界革命的新紀元。

（二）階級鬥爭還是階級妥協？

國民黨何以只知道軍隊的力量，不要民衆的力量，甚至於摧殘民衆的力量呢？因為純國民黨的新軍閥，實際上是豪紳和資產階級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只想利用破產如失業的工農所組成的雇傭軍隊，這種雇傭軍隊的兵士，可以完全用兵法部勒，可以很容易的蒙蔽他們的階級覺悟；豪紳資產階級利用這種雇傭軍隊，一方面去和北洋軍閥買辦階級爭奪政權，別方面去壓制民衆中的階級覺悟。

如此這般的「革命」，可以使豪紳資產階級「受其利而不蒙其害」：自己偷着了政權，而民衆並沒有覺悟起來——舊時的剝削階級的地位讓給了他（純國民黨的新軍閥），而舊時的剝削制度（地主資本家的剝削制度）却仍舊可以維持着，——讓他們豪紳資產階級來盡情剝削。

如果國民黨現時還要幹些假民衆運動，那麼，這都是

欺騙民衆強姦民意的『民衆運動』。請看國民黨自己的供狀：

『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隸屬於軍政之下。……民衆運動……做三種主要工作：一、協助革命的成功，二、訓導民衆團體之組織及其發展，三、宣傳革命的主義和軍政時期的政策。』（胡漢民的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見中央半月刊第五六期）。

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原來只要假造些民衆團體，來協助所謂革命武力，宣傳軍政時期的政策！國民黨一看農民殺戮豪紳沒收土地，便說這是階級鬥爭，便動手屠殺工農。爲什麼？因爲這種真正民衆革命，侵犯了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權，不是協助那些純國民黨的新軍閥，而是侵犯新軍閥！工農民衆起來摧毀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國民黨的新軍閥便屠殺工農民衆。這不是階級鬥爭是甚麼？

國民黨的新軍閥自己最近一年來如此忠實於豪紳資產階級，如此努力的實行反對工農的階級鬥爭，他們却還有臉否認中國有階級，高唱階級妥協的論調，却還要『民衆

』運動來協助『革命的武力』（新軍閥）！

國民黨說中國沒有階級鬥爭，說孫中山主義是主張預防階級鬥爭，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要階級妥協。但是中國社會客觀上早已有階級鬥爭：——工農民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之中，工農民衆勝，便是中國革命勝利，豪紳資產階級勝，便是中國革命失敗。國民黨也不過口頭上說階級妥協罷了。客觀上階級鬥爭發展起來，在這種時候，誰在口頭上說階級妥協，實際上他便是幫助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屠殺工農，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向工農實行階級鬥爭！國民黨如今既然幫着豪紳資產階級在全國大施屠殺，他自然便是中國革命失敗的罪魁。他的旗幟如何能不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呢？

國民黨的理論說：階級鬥爭的革命方法不好，階級妥協的『革命』才來得個好！如今試看，國民黨的所謂階級妥協：一、起先還是使中國勞動平民不要直接的行動，去反對帝國主義，隨後竟是禁止民衆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便成爲帝國主義的新走狗（如將介石與日本妥協，禁止

排日運動，如今他還在東京對日本人說「國民黨並非排日者」；如南京政府的所謂實行關稅自主，事實上已經不過是實行馬凱條約，並非取消甚麼不平等條約，尙且因爲妥協而不能實行。二、起先還是不准民衆自己選舉政權，隨後竟是屠殺工農民衆（如上海民選市政府的被摧殘，兩湖農民協會工會的被屠殺……）。三、起先還說是訂勞動保護法，實行二五減租，徵收田價稅，漸漸實現耕者有其田；隨後竟是完全的欺騙工農，甚麼農民減租，勞動保護也沒有，更不用說甚麼耕者有其田，事實上只見純國民黨的新軍閥屠殺工農，純國民黨的假工會假農民協會，做工賊農賊的勾當，幫着資本家地主壓迫剝削工農罷了。這種「革命」方法——階級妥協的方法好不好呢？好！這就是國民黨代表豪紳資產階級講階級妥協以欺騙工農民衆，其結果是中國社會中一切壓迫剝削制度都保存着。革了十七年的命，仍舊是軍閥地主資本家豪紳買辦政客官僚專橫的局面。「青天白日」變成了黑暗世界，變成了白色恐怖的世界！

真正的革命方法只有布爾塞維克的階級鬥爭的方法。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能夠在階級鬥爭之中，堅決的代表工人階級，向地主資本家奮鬥，引起千百萬農民奮起鬥爭。俄國布爾塞維克在十年前的今日，能夠在階級鬥爭中不妥協不猶豫的率領工農兵士羣衆的武裝暴動，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正是因爲他們幾十年來的革命工作，無在不是代表被壓迫的工農階級，向地主資本家鬥爭，因此，而能發展工農民衆的革命獨裁，建立蘇維埃的政權；因此，他們能堅決的鎮壓一切反革命的白黨，不但怕得罪了豪紳資產階級，而且能無顧惜的摧毀豪紳資產階級地主的反革命的所謂「秩序」，創造工農的革命的秩序；資產階級地主的反革命完全肅清之後，他們能運用新經濟政策，在經濟建設事業上繼續力行階級鬥爭，抵制私人資本的發展，而鞏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十月革命——階級鬥爭的革命十年之後，我們已經看見新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國家。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很清楚的看得見：這階級鬥爭的紅色旗幟，是他們自己解放自己的旗幟；而所謂青天白日的旗幟——號稱階級妥協的旗幟，只是欺騙他們殺他們的旗幟！

總之，純國民黨壓制民衆而將「一切隸屬軍政之下」的所謂革命方法，高唱階級妥協而實際上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工農階級鬥爭的所謂革命方法——其結果，使國民黨變成純粹白色恐怖的黨。這尤其在最近一年來，有鐵一般的事實，擺在中國工農民衆的眼前。

只有布爾塞維克發動工農民衆，堅決的率領工農向地主資本家實行階級鬥爭的革命方法，才是真正的革命方法

，才能使大多數民衆真正得到解放。蘇維埃共和國十年的存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蒸蒸日上，亦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世界工農的眼前。

我們沒有別的結論，只有重引廣州革命工人的話：

「青天白日白色恐怖的旗幟！

我們的革命旗幟是鐮刀斧頭紅色旗！」

一九二七、十、二九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任務(續)

立夫

(二)無產階級領導權

在上期本報，我們已經將工人階級與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聯合一致之必要大致闡明過。列寧學說中關於農聯合之必要一點在中國的客觀條件之下有莫大的意義；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比俄國少，而農民更佔全人口之大多數（百分之八五至九〇），大部分農民多為小佃農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他們都痛受軍閥地主高利盤剝者商業資本及土豪劣紳底剝削。因此無產階級在鬥爭中主要的同盟軍便是農民。共產黨及在牠領導之下的工人階級必須深悉此學說之意義。同時農民也當領會與無產階級聯合一致受共產黨領導之至理。異常出奇的，是當農民運動在廣東公開進行之時國民黨未稍插足其中，農民協會完全在共產黨指導之下。更令人驚異的，就是在武漢政府之下共產黨與國民黨仍然保持合作之時，兩湖江西的農民協會仍然全受共產黨的指導。由此可知農民已有階級的意識，他們已經知道擁護他們的利益的不是城市資產階級

的政黨——國民黨，而是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

國民黨同共產黨決裂以後，雖然得以警察、叛徒及各色各種反動份子的武力組織起了少許的黃色工會，但是他們無論如何在鄉村中組織不起黃色的農民協會，就是他們企圖組織的地方，結果還是一無所成，失望而返。廣東農民更一致幫助葉賀軍進攻李濟琛，兩湖的農民則一經共產黨的號召都挾刀持槍羣起暴動反對國民黨。

我們必須將工農聯合的必要散佈到農民羣衆中去，深印在農民羣衆的腦海之中。

披覽中國歷史可見許多偉大的農民暴動。讀遍全世界各國的歷史未見如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赤眉』『黃巾』等偉大的暴動。這些暴動都是農民反對地主重利盤剝者商業資本及紳士階級的鬥爭。暫置古代農民暴動不講，且看中國近代史，明朝之得政權不是在廣大的農民暴動之中漁利的得嗎？當滿洲人入關之前在中國到處不是農民暴動的烟火四起嗎？滿洲之入據中原還不是因為中國的地主

與紳士階級同滿洲人締結聯盟共同抑制暴動農民之結果？

外界的迷信隔膜不能使我們看出太平暴動的廬山面目。太平暴動確為空前的大規模的農民反對地主官僚，紳士高利盤剝者及商業資本的偉大暴動。但是所有這些暴動在歷史上已經成為失敗的往蹟。

零散的商品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未能找到城市同盟者。農民革命的呼聲未能得城市中的響應，即有也不過一部分零散的手工業者及其他很薄弱的城市貧民。並且常於暴動勝利之後，資本主義前期的市場與高利商業資本仍把農民經濟掠奪一空。當時農民運動的領袖多為失業者及失意的紳士（如太平暴動的領袖）或商業資本家（如明朝以前農民暴動底領袖）。局部的農民暴動大多因進攻城壘的軍事技術不精終遭失敗。

此外，農民運動常於革命性中混入反動性的雜質，並且當時階級未形成，更沒有政黨領導他們，洗刷他們的反動觀念。同時農民還沒有力量建設新社會以代舊制度。

這便是以往農民暴動失敗的總原因。

現在情勢已大變遷。工業與運輸機關之發達鍛鍊出了現代的中國無產階級。一九一九年第一次鐵路工人大罷工開中國歷史之新紀元。繼續着又引起了震驚整個中國的礦工與海員大罷工。到一九二五年無產階級已經成為革命鬥爭底領導階級，在一切的鬥爭之中總是他打先鋒。在國民黨叛變之後無產階級顯然已成為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之最後的革命階級。

廣東兩湖及其他許多事件證明了國民黨與城市資產階級是土地革命的死敵。

工業資本仍很幼稚，高利商業資本家及官吏們多投資於農業之中，或經營商業以剝削農民；因此為擁護土地革命與推翻軍閥政權而奮鬥的勇悍戰士只有無產階級。

農民只有同工人階級締結親密的同盟並受其領導纔能使土地革命達到最後勝利。工人階級只有與農民聯合一致纔能建設工農政權，創造蘇維埃制的新中國。（未完）

寸

鐵

黃埔失敗第一個重大原因

蔣介石告別黃埔同學書說：『我們同學應當一致反省，何以一往無前的勝利中，會造成不可挽救的失敗呢？』

第一個重大原因，當然是全體同學意志不能統一，精神不能團結，不願團體的重要，只逞私人的意氣，同室操戈，自相殘殺，這是我們最不幸的一點。但如果把違背總理主義的一小部份共產的同學，清除出去，而其餘大多數都能很精誠的爲主義奮鬥，我們仍是不會失敗的。』照這幾句話，可以看出蔣介石已經認識清除共產的同學，確是黃埔軍失敗的第一個重大原因了。

團結三民主義信徒之結果

（撒翁）

黃埔軍初成立時是何等精悍，可是自從三月十二以後，蔣介石專門引用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清除共產分子，以團結三民主義的信徒。其結果三民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了，而黃埔軍腐化了。那些腐化的情形，用不着別人造謠離間，最近蔣介石告別黃埔同學書說得好：『驕傲，奢侈，放縱，貪污，詐僞，浪漫，不守紀律，不知責任，一切新舊軍閥官僚的惡習慣，都叢集於你們的身上。……喪

失了革命的志氣，祇計較官階的大小、金錢的多寡。』

軍閥政客是那些人？

（撒翁）

蔣介石告別黃埔同學書說：『這次革命的方法，根本上已經是錯誤了，如果我不辭職，不能跳出現在這個環境，革命斷無澈底成功的希望；就是我掙持之底，我可預料將來最好的結果，亦不過做幾個軍閥的掌櫃和政客的傀儡而已。』這幾句話將置歡呼『共產黨肅清了！國民黨統一了！國民革命就要完成了！』的滬寧衰衰諸公於何地！

（撒翁）

布爾塞維克 第三期

每週出版一次

定價每本銅元八枚

江南農民大暴動之開始

江南的農民已經在宜興無錫開始偉大的暴動了。

宜興無錫爆發的農民暴動，明顯表示無論豪紳資產階級政權如何以亞洲式最野蠻的手段鎮壓中國工農貧民的革命，但中國的革命運動仍然潛滋暗長的發展着，且將更偉大的爆發出來。

宜興無錫的暴動不過是江南農民大暴動的開始！江南——這是中國最富庶的區域，但江南的富庶并不會減少江南農民的痛苦。地主的剝削，高利貸者的盤剝，豪紳的魚肉，官僚的敲詐，軍閥的殘虐，在江南與在其他地方是沒有分別的。反之，江南土地的肥沃交通的便利，倒反替豪紳資產階級造成豐厚的勢力。江南農民千辛萬苦每年耕種所得比其他區域更多的價值，都完全被江南的豪紳資產階級所剝削去了，江南的豪紳資產階級就利用這些剝削來的更多的價值，以增厚他的資本，擴充他的武力，鞏固他的政權，加重他對於江南農民的壓迫與剝削。我們看見上海及江南其他都市的許多銀行家，棉紗資本家，麵粉大王，航業資本家，大買辦，大商人，他們的資本他們的勢力他們的統治，大部分是建築在江南農民的血汗上面的！

江南農民以其血汗造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基礎，而今，中國資產階級聯合封建的豪紳在江南建立反革命的的中心，出賣中國的革命，鎮壓中國工農貧民的暴動，殘殺中國革命羣衆的首領和戰士！全中國工農貧民革命的任務，就在如何推翻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搗毀中國最強有力豪紳資產階級的大本營，發祥地，——這就是江南。

這就是這回江南農民大暴動之特殊的意義！

這回江南農民大暴動，本身亦是全國農民大暴動之一部分。自從代表豪紳資產階級之國民黨政權開始屠殺工農以來，全國各地都不斷的有農民暴動發生，自兩湖至廣東，自陝豫至直魯，如今已蔓延及於素稱富庶之江南了。從宜興無錫的農民暴動中，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出：

(一) 這次暴動是真正大規模的農民羣衆的暴動，宜興無錫及其他各城鎮，都是大規模的農民羣衆參加，都是農民自動手以鋤頭犁耙繳除警察商團的武裝，自動手槍斃土豪鄉紳，焚燬其住宅，自動手組織農民革命委員會并武裝起來。

(二) 這次暴動是有組織的，是有固定的政治綱領及明顯的政治口號的，一開始便明白提出土地問題，焚燬一切土地契約，不顧惜的殺戮地主豪紳，尤其沒有一切的迷信及任何宗教上的儀節，——這都是古代農民運動及北方落後區域紅槍會大刀會等運動所不及的。

(三) 這次暴動是共產黨領導的，在暴動中農民不僅沒有再受國民黨的欺騙，而且其直接的任務就在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其暴動的旗幟就是拿鐮刀斧頭紅色旗向代表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作戰。

(四) 這次暴動是普遍江南各縣的暴動，宜興的挫折及其他城鎮的失敗都不能停止暴動，祇有更加擴大暴動的圍籠，由蘇常至浙江以及於江北，而且江南正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區，上海就是中國無產階級最強有力的營壘，江南鄉村農民暴動更將與城市工人暴動聯結起來，根本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根據地，攫取其政權，建立蘇維埃的中國！

全國工農貧民及一切革命分子都站立起來，贊助此正在開始的偉大的江南農民大暴動！

論蔣汪同時出山

超 麟

自從所謂國民黨三派合併的南京會議以後，「黨國」大權實際上已落於武的白崇禧李宗仁文的謝持張繼等的一派，即所謂西山會議派，或者上海中央派。其他較大的二派，蔣介石派和汪精衛派，則多少已表現失勢了。但國民黨內部各派勢力間的關係，至最近一星期，忽有改變的形勢。這改變之預兆，就是蔣介石的歸來與汪精衛的懺悔。

屠殺東南工農的蔣介石，自從下野去國在日本漫遊多日後，突然於本月十日回到上海。同日，屠殺兩湖工農的汪精衛，也在廣州黃埔軍校訓話，說他以前對蔣不起，現在正在懺悔，并說他已完全與蔣恢復舊時友誼，此後與蔣益加團結。這二件事，蔣介石突然歸來與汪精衛表示懺悔，都說明，國民黨內部失勢的二派已願表示聯合，圖謀捲土重來，攫取「黨國」的權位。

數日以前，當蔣介石尚在東京而汪精衛尚未公開向蔣請求恕時，上海各報已登載東方社的電訊：「宋子文昨赴

滬，彼此次來粵之使命，或謂因攜有蔣介石之親筆書致汪，勸汪共圖出山，蓋不忍坐視黨國之紊亂而不救也。聞汪對此業已慨諾，因此汪對於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預備會議在上海召集之事，亦似已內諾。聞汪亦將於一星期內赴滬，與蔣突然離日遙相呼應云。」這個消息是很可信的，雖然蔣回滬後對時事新報記者曾否認此說。宋子文於汪本是最接近的一人，於蔣又是新認的一等大舅子，以這種資格出來拉皮條，當然較別人拉得堅實些，何況這失勢的二派本已有聯合的要求呢？現在蔣介石果真歸來了，汪精衛果真向蔣表示懺悔了。問題祇在以後蔣汪如何攫取西山會議派的權位而代之。

然而這樣已經惹起西山會議派的恐慌了。西山會議派對於汪精衛到粵後的言論與行動，早已開始攻擊。孫科在南京政府第四次紀念週上已排斥汪精衛袒護唐生智，私立武漢政治分會反對南京的特委會。其他小嘍囉如陳德徽林支宇等更著論或通電攻擊汪精衛。他們既已倡議通緝蔣派的楊虎陳羣，并已實行解散蔣派之江浙各黨部通緝陳希豪等，其對蔣個人的攻擊，不久也將要開始的。

所謂國民黨內部三派的明爭暗鬥，着實好看煞人，加上「忠實同志」中間血肉橫飛的戰爭尤使我們嘆觀止矣！

這些「忠實同志」他們互相以兵士及人民為魚肉的混戰着，互相筆槍舌劍的攻擊，果真是為其所謂「黨國」的利益嗎？果真是為原則上或政策上的爭持嗎？絕對不是的。他們固然不是為中國為大多數工農貧民的利益而戰，即便他們所標榜而欺人的甚麼「黨權」甚麼「決議」甚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不是他們爭執的目標。

他們究竟爭些甚麼呢？祇是地盤，祇是私人的權利地位。國民黨內部的各派各系都祇是各種「青天白日」商標的新軍閥利益之代表人：謝持張繼代表白崇禧李宗仁，蔣介石代表何應欽劉峙，汪精衛代表張發奎唐生智及李濟琛。各大派內又各有小派別的衝突，而各種小派別又各有各的黨的代表。這些「青天白日」商標的軍閥中間攘奪地盤的戰爭，反映到代表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的國民黨來，便成為蔣汪及西山會議之爭鬥。

此次蔣汪聯合共同倒西山會議派的運動，即令蔣汪達到共同出山的目的，建立這二派聯合的「黨國」，果真能

夠從此統一中國，或者至少統一國民黨嗎？也是絕對不可能。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他們的利益根本上就要衝突的。他們中間，除了反共屠殺工農以外，連北伐也是不能一致的。閻錫山的北伐，馮玉祥的北伐，南京政府的北伐，已經是互相觀望不能一致了，突然南京又與武漢打起來。南京的討唐，江西的討唐，廣東的討唐，也已經是各有作用不能一致了，不久廣東張李又要以兵戎相見。姑無論白崇禧李宗仁或唐生智何健的武力不能消滅，即許能夠消滅，安然讓蔣汪同時「出山」執「黨國」的大權，但蔣汪間即刻又有更劇烈的戰爭發生。如此生不生已的軍閥混戰，所苦的祇是中國大多數工農貧民罷了，他們自身其實也并不希望中國能統一，也不能造成一統一的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統治的中國。

中國的工農貧民對於此次蔣汪共同出山的運動，絕對不會存有絲毫的希望與幻想，不僅因為蔣汪二人都曾以最嚴酷的手段鎮壓過中國下等人的真革命，而且因為國民黨根本就是反動的政黨，無論其中任何一派掌握政權都是與革命為敵的；反之，中國的工農貧民都應自動手從這些新

舊軍閥大混戰新舊政客大衝突之痛苦底下解放出來，這即是說應該趁這統治階級互相衝突的機會，推翻其政權，建立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國。廣東工人的示威及江南農民的暴動，就是工農貧民對於軍閥混戰的回答！

中俄二大民族之聯合是世界革

命勝利的保障

石基

自從中國國民黨自己宣布死刑，代表封建資產階級的利益，背叛國民革命以來，他們對於蘇聯完全由假意親善利用其援助的態度，一變而為仇視的態度了。他們往年達到十月革命紀念也在高呼慶祝，今年達到十月革命紀念，他們不是消極的一聲不響，便要把慶祝改為咀咒，說些不滿意蘇聯的話，這是在其言論機關上可以看到的。但在我們被壓迫的工農兵及貧民在今年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應該更正確而深刻的認識下列幾點：

(一)蘇聯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正逢着中國國民黨自己宣布死刑代表封建資產階級背叛國民革命以後；正逢着革命委員會南昌舉義，率師回粵，受了挫折，尚在閩粵

之間血戰；正逢着陝豫湘鄂贛江浙粵桂各省的農民被新舊軍閥，大地主，土豪劣紳，壓迫不堪，蠢起暴動，要奪取政權；正逢着全國工人被中外資本家勾結新舊軍閥，榨取剝削不能生活，占全國工人半數的上海工人一致奮起

打倒反革命派的工統會，建立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工會，發展廣大的政治經濟爭鬥；正逢着張作霖與閻錫山火併，馮玉祥與張宗昌火併，南京反革命政府與唐生智火併，福建和雲南的小軍閥也幹着同樣的把戲；——在這時候政治經濟的危機充滿全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隨着反革命的統治被革命勢力震撼而發生動搖。全中國的反革命戰綫的封建資產階級，與革命戰綫的工農貧民羣衆已分化清楚，拿這個客觀的革命環境，與爆發十月革命的環境來看，竟有許多相同之點：十月革命的口號是：『停止戰爭』，『要麵包』，『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中國現在需要的革命口號是：『工人有飯吃』，『耕者有其田』，『變軍閥的混戰爲民衆反軍閥的戰爭』，『一切政權歸工農兵蘇維埃』，……被此相同的地方很多，特別是政權問題，都需要一個工農兵

獨裁的蘇維埃，不過中國現在主觀的革命條件，還缺少一個布爾塞維克黨來引導革命，中國共產黨正在竭盡所有的力量向前奮鬥，要做到布爾塞維克黨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全國被壓迫的工農兵及貧民應該很努力的喊出『慶祝蘇聯的十月革命，努力中國的十月革命』口號，並立即武裝暴動起來，求其實現。

(二)中俄兩大民族約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全地球面積四分之一，又因壤地相接，經濟政治的關係特別密切，創造蘇聯的偉大首領列寧的遺著中屢次提及中俄兩大民族的關係必須互相提攜，聯合奮鬥，便可以知道蘇聯的援助中國革命，絕不是偶然的外交政策，而是蘇聯革命的領袖數十年來就中俄經濟政治的關係上決定下來的。在事實上，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而改組以來，蘇聯對於中國革命，無論在精神上在物質上，都盡量援助，以致中國每有一次革命運動的高漲都要引起蘇聯對外的糾紛。國際帝國主義者都一致怪聲咒罵蘇聯陰謀搗亂，毀謗誣蔑，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要與蘇聯斷絕國交開戰，這可以證明蘇聯與中國民族是站在同一戰線上，共患

難同禍福的，中國被壓迫的民衆絕不應受敵人的中傷，硬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絕不應相信革命叛徒蔣介石及國民黨許多變節領袖的說話，一面把北伐的勝利認爲是自己個人或少數人的豐功偉烈，蘇聯直接的援助，間接的促成中國民衆的奮鬥，都一筆抹殺乾盡，一面還要跟着帝國主義者造謠說蘇聯別有用心。

(三)非資本主義的中國革命必須聯合世界上反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及反帝國主義的國家如蘇聯，共同奮鬥，才能打倒壓迫中國最兇惡的敵人帝國主義。

(四)蘇聯是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總樞紐，離開了蘇聯便說不上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已入墳墓的國民黨就常常鬧這種自相矛盾的笑話。

(五)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唯一的同盟者，前衛軍和謀解放的大本營，他的鞏固便是爲我們謀解放的力量之增加，我們對於他的十週年紀念有無量的歡欣鼓舞。

(六)蘇聯是工農專政的國家，只有被壓迫的工農及

貧民才能同他聯合戰綫到底，因為資產階級到了與他們本階級的利害相衝突時，便會背叛革命，脫離聯合戰綫，中國封建資產階級及代表他們的國民黨就是如此。

因此，不管南北新舊軍閥如何仇視蘇聯，中國人民自己應該更親密的與蘇聯聯合起來。中國的工農兵士貧民應該學習蘇聯工農兵士貧民革命的經驗，接受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精神的和物質的援助以完成中國的十月革命。中俄二大民族之聯合是世界革命勝利的保障！

亞細亞民族會議

超 麟

亞細亞民族會議之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一種工具，是無須乎詳細證明的。亞細亞民族會議之發起人，田中義一後藤新平等本來是侵略中國的陰謀家，其所以發起此會，目的就在借大亞細亞主義美名以掩蓋日本之露骨的侵略同洲弱小民族的政策。當去年八月在長崎開第一次會議時，中國一般的輿論都已措斥其奸計，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一種欺騙中國人民的手段了。

現在，第二次會議居然於十一月四日在上海開會！

布爾塞維克

第四期

這時正是日本自有的二十一條後實行最積極的「對支政策」的時候：一面以軍械借款給唐生智作戰，助長中國的內亂，一面乘機從張作霖手中攫取滿蒙的利權。此時恰好正用得着大亞細亞主義的宣傳，因為這樣「積極的」對支政策是足以激起民衆的憤怒，而復活廣大的反日運動的。中國工農貧民強有力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經國民黨政權嚴厲的鎮壓而銷沉下去，但這種欺騙手段仍然有使用的必要。可是，國民黨政權在上，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究竟是被鎮壓下去了，究竟不是去年八月時可比了，所以去年祇好在長崎隔海宣傳，今年不妨就在上海大吹大擂起來。

還有一點更足為該會議生色的，即中國方面去年祇有幾個無名小卒如黃功素林可彝等在那裏搖旗吶喊，今年則有「黨國要人」參加了。據報載，中國代表竟有上海兵工廠廠長石瑛及白崇禧的參謀長王澤民等。還不止此，南京政府并且邀請各國代表到南京開會去。

這樣的開門揖盜本是國民黨新外交政策的一種手段。蔣介石剛才拿國民黨領袖資格從日本做了買賣回來。

正當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最露骨的侵略滿蒙的時候，而蔣介石，過去的和未來的南京政府之靈魂，竟居然說：『現在彼等（日本政府及國民）之政策已完全趨於和平的方面，政府與人民兩方極願與我國攜手親善，共同保持東亞和平。』（見蔣與時事新報記者的談話）日本政府之侵略滿蒙就是『與我國攜手親善』，日本『人民』之宣傳大亞細亞主義以遮掩其政府之侵略就是『保持東亞和平』——蔣介石的談話應作如是解釋！

亞細亞洲弱小民族的工農貧民自然要聯合起來抵抗本國的和外國的本洲的和外洲的剝削階級之壓迫，但這和變相的帝國主義理論之大亞細亞主義是截然不同的二件事。

『拿下青天白日旗，舉起鐮刀斧

頭紅色旗！』

尹寬

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在辛亥革命前，本還有點模糊的革命的光彩。他正客觀上是代表中國民族圖謀獨立自強反抗滿清的專制。但因這面旗幟的柄始終是掌握在落伍的封建階級反動的買辦階級手裏，所以終做不出好大的

革命的事業來。辛亥革命後，僅僅一個滿清政府被推翻，國民黨人就心滿意足，為代表封建勢力的北洋軍閥所同化，一蹶而不可復振。因之，十有餘年，這面青天白日旗簡直黯淡無光并且處處受人唾罵！

記得，在民國十三年以前，『孫大炮』的罵名尙喧騰於全中國。民國八年孫中山退居上海，一日在某校學生會做了一個演講，題目叫做『革命家之天職在革命』，在孫先生個人，本是一句很革命的壯語。但因國民黨為封建分子及買辦階級所把持，從未有明確的革命的政綱與行動照示於民衆，所以這一『大炮』放出後，引起當時的所謂輿論的反對，後來還幸虧孫先生的『唯一信徒』——戴季陶老夫子發表了幾篇文章把孫先生的話『善為解說』，才能消弭風潮於無形！即在國民黨發祥地的廣東，也是如此。廣東人民每每聽到孫中山由外省回來抵香港時，即互相傳說：『孫大炮又回來搗亂了！』民國十二年廣州學生還散發傳單，擁護陸榮廷，反對『孫大炮』回粵，那一面青天白日旗可算是晦氣極了！及至代表國內的及國際的無產階級勢力的中國共產黨形成并走上政治舞台，

才本其革命的科學的眼光，認識孫中山個人在過去確有些革命性，而他所手創的那一面青天白日旗確是代表過去模糊的民族革命的標幟。同時他認定中國革命第一步還是要擴大民族革命戰線，發展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的組織及革命教育，使無產階級在這廣大的民族革命的鬥爭中取得自己的政治的領導地位（革命的領導權），然後領導中國革命無間斷地發展下去，一直得到完全的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因此他本着『贊助一切革命運動』的原則，決定參加改組國民黨，『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以國民黨為民族革命戰線的外圍而自居中代表無產階級的勢力站在領導地位。

即在中國共產黨這種政策實施之下，已死的國民黨才漸漸復活起來：原來不成形的國民黨，至此共產黨給他創造各級黨部，才成一個政黨的雛形，原來會匪式的國民黨，至此共產黨給他規定明確的政綱及建立各種宣傳機關，才有鮮明的旗幟昭示於衆。所以自民國十三年春國民黨改組，得共產黨之參加指導，孫中山及他的國民黨之名始噴騰於全中國。那面青天白日旗才從孫中山的住宅內拿出

市面上來，從前擁護袁世凱的五色國旗及擁戴岑春煊當軍政府領袖的老黨員，至此也重覓舊主，拿起青天白日旗在手，以為奇貨可居了，——要不然，孫中山固久矣湮沒無聞而壽終正寢，而那面青天白日旗在全國革命民衆中，但未見過，并且也未聞過。

但是，因為在受帝國主義侵略之特殊的經濟狀況中，中國資產階級畢竟懦弱無能，沒有多大出息，不能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完成他所應盡的使命，所以代表中國民族運動的國民黨到底是教不會的蠢才。共產黨給他創造革命的黨部，抵不住右派分子（即『老黨員』與『純粹國民黨員』及『忠實同志』）隨後破壞；共產黨給他規定革命的政策，并極力給他鼓吹，終不敵他的反動分子之行動。所以復活以後的國民黨終只是共產黨所勉強撐持的一個軀殼，而革命的民衆終在共產黨手裏。自始至終，不獨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指改組後的國民黨是赤化，是共產黨的御用機關，即他們自己的『老黨員』及『純正或穩健或忠實的國民黨員』，也或明或暗地認定自中央以至各級黨部都是受共產黨所把持與操縱的。於是改組後的國民黨的權

柄仍一步一步轉移於代表落伍的封建分子及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新軍閥之手。這類新軍閥只想利用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勢力取得個人的地盤與權位，至於國民黨，他們只借共產黨原日所扶植的黨部機關做壓迫民衆，破壞革命勢力的工具，用共產黨騰播於世的孫中山的偶像及青天白日旗幟，向帝國主義者出賣革命，并招搖撞騙，掩飾他們殘暴的罪惡。

所以，自所謂『漢寧妥協』成立，武漢國民政府取消，蔣介石唐生智譚延闓張發奎汪精衛等……相繼揭起革命的叛旗，一致舉行清黨後，改組的復活的國民黨就完全死滅，青天白日旗的出息至此就完全用盡了！這類新軍閥自以爲得中國共產黨及蘇俄之幫助，已佔有長江以南數省的地盤，毛羽已經豐滿可以高飛了，機不可失，趕快把原來爲共產黨所扶植的國民黨完全奪到他們手中實行反革命。他們心理也許洋洋自得的說：『哼，共產黨也上了一個大當，白白幫了我們忙』。殊不知共產黨在過去援助國民黨的工件中，也許爲鞏固民族革命戰線，過於遷就了資產階級一點，致有現在新軍閥橫行一時（但也僅只一時

），但他主要的責任還是大部分盡到了的，——發展工農的組織及革命的教育。因此這類新軍閥切莫得意，他們的命運已與北洋軍閥同樣被決定了。他們只繼承北洋軍閥取得了反革命的領導權，并未取得革命的領導權，他們握在手裏而視爲奇貨的青天白日旗，已不能再欺騙半個革命分子了。這是鐵的事實！

在他們的黨治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出賣革命，破壞革命勢力，比北洋軍閥更得帝國主義的寵幸，使帝國主義更敢於『破例』的向中國進攻；貪官污吏，賂賄公行，較之北洋軍閥有過之無不及；盤剝人民，比北洋軍閥更加巧妙與毒辣；爭權奪位，造成循環不已的戰爭，與北洋軍閥也是相同的，——還有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壓迫革命運動比北洋軍閥高明，成千成萬的革命羣衆受屠殺與囚禁，尤爲北洋軍閥所望塵莫及！所以現在的國民黨已被代表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所瓜分篡奪，成爲替各個新軍閥捧場的御用物，及壓迫革命民衆，屠殺革命分子的執行機關。他的青天白日旗只是代表白色恐怖的標幟。

在本報第一期上，秋白同志的『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

命的新道路」一文，從各方面證明國民黨已經死滅。這一個國民黨死刑的宣佈是非常正確而且必要的。是的，國民黨已經死滅了，完全死滅了，死者不可復生，我們不可再存幻想，希望已被新軍閥瓜分豆剖死過了的并且腐爛臭不可聞的國民黨還有一線生機，而來作繭自縛，動搖自己革命的步武！也許有些小資產階級分子，見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這樣決絕的態度，覺得未免太早了一點，居然拿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舉起鐮刀斧頭紅色旗，單獨領導中國革命未免過激了一點；其實絲毫也不過早，也不過激，中國共產黨何嘗不想把國民黨的生命多延長一天，多盡一天他的使命，但到現在已經盡力之所及而把責任盡到了。南昌的八一暴動是中國共產黨對青天白日旗最後的使。自此以後，這一面青天白日旗，不獨在羣衆中失去了信任，并且他所代表的已經毫無別的，只是白色恐怖

的旗幟，我們這種肯定，是絕對正確地適合羣衆要求的。

十月十四日廣州工人爲反抗反革命的清黨運動，驅逐工會改組委員會，奪回工會原有會所，曾採取直接行動，向反動政府做了一次大示威。在這個示威運動中，有一

二對目前政局尙未十分明瞭的工人，背着青天白日旗來參加。羣衆見到這個青天白日旗即自然而然的表示厭惡，於是持青天白日旗者無以自容，即捲起旗子逡巡自去，去後羣衆即鼓舞歡呼，表示無限的痛快。

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爲這時我們在廣東的黨還沒有奉到中央的命令；宣佈國民黨的死滅，取消國民黨的旗幟，還祇是消極地宣佈被新軍閥所把持的國民黨種種劣迹，而羣衆即自動地更進一步明白取消青天白日旗。

越三日，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召集一個代表大會，到三百餘工會代表。在許多重要問題討論中，忽有一位代表提議取消工代會所用之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只掛一面我們自己的鐮刀斧頭紅色旗。這位代表洋洋數千言說明他的理由後，即手撕腳踏，咬牙切齒地做了這樣的結論：

「拿下代表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舉起我們的鐮刀斧頭五色旗！」

說畢，全場會衆掌都鼓破，血管膨脹幾至破裂！

「青天白日旗是代表白色恐怖的」——這是千古不滅的論定，而出自這位代表之口，經過廣州工人代表會之一

致通過！

這是有歷史重大意義的一回事。爲什麼取消一面青天白日旗值得這位代表這樣的鄭重提議，值得會場羣衆這樣的鼓舞歡呼？這是證明我們工人階級鬥爭的決心，對於已失時效的并且已成了革命的障礙物的東西，竟可唾棄

寸

鐵

還是吳稚暉說老實話！

蔡元培在兩路黨部演講：『及國民軍到上海，……（共產黨）當時主張攻入上海租界，使風潮擴大，……於是拘捕共產黨徒，風潮不致擴大。』可是事實上，當時共產黨並沒有攻入租界的主張（有各種宣言布告可證），這是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國民黨軍隊宣布解散屠殺總工會糾察隊的理由，只好說是因爲工人互鬥。然而吳稚暉在書汪精衛銑電後却說：『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產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

（撒翁）

不顧絕無留戀顧惜之心！他義無顧地要豎起鐮刀斧頭紅色旗前進。只有這面紅旗是領導全被壓迫的人類到光明的大道上去，反對者快點反對，遲疑不決者，趕快滾開去！！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於廣州

反共清黨與收回租界

白崇禧對十軍官兵訓話：『若不是共產黨搗亂，我們就早通告向外人收回租界了。』現在並沒有共產黨搗亂了，他們何不通告外人收回租界呢？哈哈！事實恰正相反，共產黨搗亂時收回的漢口租界，反共清黨以來，却要在三民主義的信徒國民黨忠實的黨員手中失去了！

（撒翁）

華官委託捕房越界捕人

租界越界捕人，這是中國人素所憤恨的事。不料近來上海法租界捕房竟公然駕汽車直入南洋大學捕去學生一

人，該校當局向捕房交涉，法捕房謂：「法租界巡捕入華界捕人，全係事前受中國軍警當局之委託，而有此舉動。」說要向外人收回租界的白崇禧，高唱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做出這種甘心斷送主權的事來，他們和何豐林孫傳芳有什麼兩樣？

爲新軍閥造機會

(撒翁)

孫科報告討唐內容謂：「若不將此極大之障礙掃除，即北伐成功，亦不過爲一般新軍閥造機會，徒使國無甯歲，民不聊生而已！」孫科這幾句話說得痛快之至！可是貴黨的軍事領袖們，那一個和前幾天還自稱純粹三民主義的忠實黨員唐生智不是一樣的貨色？

(撒翁)

提高黨權？

國民黨提高黨權的西洋鏡，頭一個被唐生智拆穿了；馮玉祥閻錫山楊森等等，不知還做得幾天純三民主義的忠實黨員？李濟琛黃紹雄等，已經公然提議：「特委會關於中央職權請勿濫用！」這也是他們提高黨權的一種特別論調！

(撒翁)

黨治之下不談法治了！

布爾塞維克

第四期

盧與原免職後，和控江蘇司法廳長陳和銑，高談什麼「陳和銑不遵法律，任情黜陟」，什麼「似此罷免法官，當爲世界萬國之所無」，什麼「此種純任私交，毫無法律根據之處分，內失法治之精神，外損國家之威信」，什麼「民國約法」，什麼「民國司法官懲戒法」，說了這一大堆廢話；我想陳和銑不妨乾脆的回答他：現在是黨國了，黨權高於一切，什麼民國的約法司法官懲戒法，一概用不着；現在是訓政時期，黨政府爲所欲爲，不必有什麼法律根據，法治精神簡直是用不着；況且你這次免職，是因爲何大帥電告政府說你「不甚贊助捕房」，於我何尤！

(撒翁)

蔣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從前替段祺瑞保鏢的寺內內閣，實際上就是田中內閣。蔣介石此次赴日本，唯一目的也就是想求這位田中保鏢；至於向宋母求婚，不過是掩人耳目的鬼話。(撒翁)

國民黨仍難團結嗎？

戴季陶是主張分共最早而最有力之人，他以爲共產分子留在黨內，則黨員間共信不立，有礙黨之團結。現

在他的目的完全達到了，共產分子出去了，三民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了。然而戴季陶最近致第一中大學生函，仍然是痛哭流涕的說：『誰知今日糾紛之深，已至不易條理，果全體同志，去其派別之感情，從事於實際建設之分工，則合作精神，當可日趨豐富，否則愈欲團結，而團結愈難！』

(撤翁)

江南二老

汪精衛罵吳稚暉爲『老狗』；鈕永建自謂『老而不朽昏而不庸』，則分明是『老昏』了。前清兩廣陶總督幕下，有江南文武一對名士，一個吳稚暉辦學，一個鈕永建練兵；此時老狗與老昏，仍然是一對，可稱爲江南二老。

(撤翁)

反共清黨後的忠實黨員

白崇禧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報告：『前次孫軍渡江，在龍潭激戰的時候，那時本黨非常危險。共產黨人都說『共去國無黨』，那是何等的痛心！離城數十里作戰，而黨內的職員，逃走一空，招牌也快要收了；……及後孫軍敗走，又慢慢回來。……倘若龍潭之役敗了，

恐怕江蘇全省更無人敢言國民黨。』哈哈！國民黨反共清黨後的忠實黨員，原來就是這樣！

(撤翁)

雙包案的清黨運動

在上海杭州努力清黨的陳希豪，現在以反對西山會議派的中央特委而被通緝，說他是假清黨；在湖南湖北努力清黨的唐生智，現在也以反對南京中央而被討伐，說他也是假清黨。真清黨，假清黨，國民黨這種雙包案的清黨運動，實在鬧得人們頭昏腦暈，一世也弄不清楚！

(撤翁)

某處『槍決大批共犯』，各報上差不多天天都有這樣新聞。我們記着！復仇是人類的天性。異日如有『槍決大批國犯』『槍決大批……犯』的事，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切勿到那時忽然想起大喊什麼集會結社言論信仰之自由！大家都記着，毋忘今日！

(撤翁)

替代

陳德徵在上海市黨部報告政治說：『近日報載奉張把京學生二十四人，同時在京城天橋槍斃，這種行爲何等兇狠，何等殘暴！』奉張固然兇狠殘暴，可是你們也應該

拿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是怎樣！所以，申報記者陳冷君很憤慨的說：『世人誤認替代為改革，因之雖經若干次替代了後，而仍無一改革；替代者易其主持之人也，改革者變其行為之實也。……失意了軍閥，聞政府軍閥之或借外債或壓人民，則必通電反對；及至政府之軍閥倒，而失意之軍閥代之為政，則仍進行其借外債，或繼續其壓人民，……此其主意，為以人易己，取而代之意，無所謂改革也！』

汪精衛行為不當

（撒翁）

汪精衛既然決心反共，既然稱蔣派及西山會議派為『反共先覺』，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和這班先覺們合作，而鬼祟祟的跑到武漢，又跑到廣東呢？所以，孫科大喊：

『汪精衛行為不當！』

（撒翁）

有趣煞的總理紀念週

好一個烈烈轟轟的三民主義以黨治國的黨，又是最神聖莊嚴的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除了白崇禧恭維共產黨一陣挖苦國民黨一陣外，弄得做政治軍事報告的，每次只有一個說三句話就完了的覃振唱獨腳戲；國民政府的紀念週

，也是李烈鈞一個人說幾句考生對空策式的報告，弄得他叫苦連天的喊：『勿使烈鈞個人長此搜索枯腸！』既然如此為難，這種『禮拜式』的紀念週就免了罷！（撒翁）

作壁上觀的北伐

近來國民黨叫得最高的口號，算是『繼續北伐』了；然而李烈鈞憤憤地說：『津浦路南未見我們一兵一將。……現在我革命軍中，少一個人；昔秦圍趙於鉅鹿，諸將作壁上觀，宋義亦留不進，微項羽孰能破之，我軍今日即少項羽其人者。』可是後方向老百姓逼迫軍餉却十分認真咧！

國民黨眼中的革命成功

（撒翁）

自從國民黨清黨反共，遏止民衆的革命高潮，以前所得的收回漢溥租界這一點小小勝利，英帝國主義者都要乘勢推翻。國民革命的成功在那裏？蔣介石在神戶講演說：『國民革命之大業，今已成功三分之二。』他顯然是指中國三分之二的地方已經掛了青天白日旗。從前掛上五色旗便算是共和國成功，現在掛上青天白日旗便算是國民革命成功，哈哈！革命大業原來是如此嗎？或者是

國民黨眼中的革命成功不過如此！

（撒翁）

以國民黨黨員為限

凡在國民黨政權之下的文武官吏及全體兵士，都照例要加入國民黨，這種滑稽的辦法，我們自不去管他。最發鬆的是：財政部的會計師註冊章程，竟規定充任會計師者，以國民黨黨員為限。當教職員的雖無明文規定，事實却非入黨不可。將來當醫生的，做律師的，也難免有這樣橫霸的限制。我以為這樣擴充黨勢還不痛快，最好由官廳令示通衢，凡行路者以國民黨黨員為限，庶幾全國四萬萬人很快的都成為三民主義的忠實黨員！（撒翁）

橫逆變成了神聖

去年今日，江浙商教新聞各界的紳士們，到處都把黨化教育及青天白日旗當做兩件最橫逆的東西咒罵；現在國民黨的武力征服了江浙，這兩件橫逆的東西，馬上都變成了最時髦的東西，神聖的東西。這是很新奇的事麼？

一點也不新奇。被誰的武力征服了，便頌揚誰是太祖武皇帝，這班紳士們一向是如此。所以他們現在反某某黨，反某某主義，都不成什麼問題。

（撒翁）

我真是害了你們了！

三民主義的黃埔學生之腐化，蔣介石未必早已知道，然而他因為要培植私黨以反共，便不得不極力拉攏這班反共的腐化分子。黃埔學生向鄧演達索錢的理由是：校長（蔣介石）說過：『黃埔學生走遍天下有錢用』。鄧演達拘留了幾個私刻印信詐欺取財的黃埔學生，蔣介石和鄧演達大翻其臉。可是現在蔣介石告別黃埔同學書說：『如果一般同志都要靠領袖謀生活，不消說做領袖的將窮於應付；就算他真有能力滿足大家的慾望，也祇是增長了大家的依賴心。我覺得你們似乎太依賴我！有的不怕做壞事，以為有校長在，上級長官的懲罰是無足介意的；有的不怕放棄職務，以為無論如何，校長總有工作給我們做的；你們果真這樣想，我真是害了你們了！』（撒翁）

事非偶然！

往年蘇聯在中國的國慶紀念都是熱烈而威嚴的，白俄黨人并不敢有所侵犯，今年的國慶紀念日，忽然有白俄黨人到處示威。這當然是事非偶然，因為白俄黨人看到英俄絕交及『國民黨的革命成功』都是他們勢力伸張！（碩）

讀者的迴聲

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希望

超麟同志：

前日你問我對「布爾塞維克」有何批評，我因一時倉卒，未有以對。我對我們的「布爾塞維克」有點意見貢獻。僅就已出的第一二兩期說，我覺得現在的「布爾塞維克」已經比從前的「嚮導」好的多。從前的「嚮導」雖名為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實際在政策上只是自處於「左派國民黨」的地位的態度；現在的「布爾塞維克」煥然一新，完全拿出共產黨獨立的政治面貌來。這是第一個特色。再過去我們的黨因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差不多不注重理論的問題，只偏重一些簡單的政治的煽動，彷彿以為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方法和理論與革命運動沒有多大關係一樣，「嚮導」中的文字簡直是宣言和傳單式的，沒有政策和策略的討論。新青年雖是理論的機關報，但

那裏面的理論都是專門著作式的理論，可以說是「死的」理論，而不是活的理論。「布爾塞維克」現在還未見得，但據你說：黨已決定以後注重理論的問題，這是應該做爲「布爾塞維克」的第二個特色。

本着這兩個特色，我還有三點具體的意見供獻：

第一，「布爾塞維克」以後應注意多介紹關於國際間題的文字，吸收國際的經驗；我們應把我們的經驗擴大，不要埋頭於國內的範圍；

第二，「布爾塞維克」以後應不僅做報告式的文字，而應根據列寧主義的方法討論各種關於政策和策略的實際問題，造成活的理論；

第三，「布爾塞維克」以後應公開我們黨的討論，舉凡政策和策略的批評——正確的或錯誤的——都應該公開於革命羣衆之前，這樣一者可使羣衆在政策和策略上，不僅有簡單的觀念，知其所當然，并且也屈折地知其所以然

；二者可使我們的黨挺身於工農羣衆之前，使他們更加認識我們的黨是他們自己的黨。

以上的意見，我以為就可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

尹寬 十一月八日

尹寬同志：

同志對於『布爾塞維克』貢獻的三點意見，我們都完全接受，我們早已決定登載黨內討論的文字，多做理論問題的文字，至於國際問題則自然是要特別加以注意的。就現在的已出版的四期來說，我們不能認為滿意，國際的理論的黨內文字都覺甚少，甚至於沒有。這大部分是因為『布爾塞維克』尚在草創時期，加以編輯印刷發行各方面都因反動政權嚴重的壓迫，尚沒有很好的條理，所以表現許多缺點，不僅如同志之所批評的。

我個人以為過去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不僅在於『嚮導』忽視理論的問題，而且黨根本上對於理論宣傳的內容和方法都沒有注意，過去的宣傳可以說祇限於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論，對於資本雇傭的關係，農村

階級的分析，工農羣衆暴動的必然，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共產黨對於工農勞苦民衆的作用等……統而言之，一切共產黨員所應該知道的常識，一切共產黨員所應向工農勞苦民衆說的話，以前我們的黨都沒有有計劃有系統的宣傳過。——反動的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員倒反天天說我們『宣傳階級鬥爭』，你想想看豈不是冤哉枉也嗎？若干『共產黨人』如施存統等之叛黨，固然是由於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之搖動性，但黨過去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宣傳之缺少，也應負相當的責任。今後，黨應該拿理論宣傳工作及此宣傳品的散發，當作最重大的工作之一。

『布爾塞維克』自然要不客氣的担負起這個重任，尤其要勉力成爲廣大黨員羣衆以及黨外羣衆投稿難辯論的刊物，切不可仍像『嚮導』及此四期報之成爲宣傳部少數人編輯的『機關』報。

超麟





國賊黨徒的離合與工農民眾

唐生智下野和汪蔣合作

江蘇農民的武裝暴動

南京和武漢打仗，表面上說甚麼討伐黨賊提高黨權，其實是南京方面雜色軍隊把唐生智趕掉，奪了安徽地盤。如今湖北省內許多軍閥，程潛胡宗鐸葉開鑫魯滌平等集聚在一起，立刻又是你爭我奪。湖南省內，有李品仙等軍閥的軍隊退回去，南邊又有廣東方面開來的方鼎英范石生等的軍隊，擠進湖南。兩湖的工農及一般民衆，在如此混戰的局面之下，更加痛苦百倍。唐生智走了，這些小軍閥有地盤可搶了。民衆得着甚麼呢？甚麼也沒有！

廣東李濟張發奎爭奪地盤，早就醞釀着戰爭。最近李濟深霸住了廣州，聲勢恢復了一些，張發奎暫時只可以佈置在東江一帶。於是靠李濟深勢的政客，如戴季陶朱家驊等，又與高彩烈的回廣東去了；靠張發奎勢的政客，如汪精衛等，就不敢再說甚麼停止討唐，不敢再堅持甚麼國民黨中央正統，不敢再主張中央執監會必定要在廣州召集；最後，汪精衛竟不怕醜的自己對蔣介石賠罪，自己又跑到上海來磕頭求饒了，汪蔣合作的呼聲忽然又高起來。國民黨（國賊黨）徒說：唐生智服罪汪蔣合作，國民黨統一起來了，黨權提高起來了。這完全是夢話！這種局面之下，誰都知道只有更加混亂糾紛，拿小百姓做魚肉，這些國賊黨徒的分贓會議和強盜戰爭，還要繼續開展呢！南京武漢廣東的糾紛和戰爭，固然是這些國賊黨徒自身之間的爭權奪利，就是所謂汪蔣合作的甚麼中央執監會議，也一定是爭權奪利的分贓會議。

國民黨徒之間的糾紛爭執戰爭，無非是大家互相搶着殺工農，搶着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南京打唐生智勾結何鍵的時候說：唐生智個人不好，何鍵好，因為何鍵很早便反共，很早便屠殺湖南農民；汪精衛投降

蔣介石的時候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變是「我自己」不好，我現在一定反共到底，屠殺工農到底了。最近汪精衛對人說：在外交上他是主張「和平友好之交往」的（路透社十一月十五日電）。總之這些國賊黨徒，大家都想升官發財，所以大家都要討帝國主義的好！不殺工農，不聲明與帝國主義和平友好，便做不成官發不成財。蔣介石到日本去講親善，汪精衛對帝國主義和平友好，唐生智臨下野還在拚命屠殺共產黨，南京政府打武漢要說為的是武漢殺共產黨殺得不夠……都是為此——都是為着要證明自己有當帝國主義走狗，維持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之資格！

唐生智下野或是不下野，汪蔣合作或是不合作，對於工農民眾都是一樣的：總是要受他們的屠殺剝削，總是要做他們糾紛混戰中的砲灰和魚肉。

工農兵士的貧苦民衆只有一條出路：——這就是自己武裝暴動起來，推翻這些國賊黨徒！最近，江蘇宜興無錫的農民羣衆，也已經繼兩湖廣東以及直隸山東的農民而起，他們英勇的武裝暴動起來了。江蘇宜興的農民曾經打進縣城一次，無錫的農民暴動普及到全縣各鄉，蘇州江陰海門的農民也在躍躍欲試。國民黨徒的豪紳官僚雖然竭力來壓迫，但是農民羣衆的革命意識始終一天天的增長，他們更加認清非自己起來拿政權不可了！他們的革命行動，就在反動的報紙上都看得非常明顯：國賊黨徒的報紙都說這是「共匪」，這是匪徒，但是他們不能不承認農民羣衆奮起剷除豪紳地主之可怕。江蘇農民的發動，更明顯的證明國民黨徒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不能穩定，更明顯的證明全國工農將要更加擴大革命暴動的潮流，上海廣州的工人襲殺工賊罷工鬥爭日益高漲，各地農民暴動陸續繼起，要剷除一切豪紳工賊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的政權！尤其是正在暴動之中的兩湖農民和痛苦到極點的武漢工人，在兩湖反動政權崩潰混亂的時期，更加要奮起！

廣東的新軍閥又混戰起來了 超麟

唐生智剛剛下野，長江戰爭尙未結束，廣東的新軍閥李濟琛和張發奎——又混戰起來了。

本日（十八日）上海華文報紙已載有黃埔戒嚴及廣州槍聲甚密的消息，但却沒有西文報紙那樣詳細的電訊：

路透社香港十七日電 由鐵路自廣州來港之華人稱：昨夜十時起廣州發現槍聲，至今晨四時後尙未停止，且更猛烈，若斷若續之槍聲至八時火車開赴香港時仍得聞見。廣州已宣佈戒嚴。

又昨夜十時，廣州突然發生巷戰，并繼續至今晨。聞昨夜係張發奎軍隊突向李濟琛軍隊進攻，繳除其武裝。戒嚴令已宣佈，省港電報已斷，真相未悉。但據另一消息稱，黃紹雄與陳濟棠已被張發奎軍隊所擒獲；又一消息則言，此次全係張發奎軍隊中共產分子之搗亂。

東方社十七日香港電 今晨廣州政變，現已得確實消息，言黃琪翔得李福林薛岳等援助，突然繳除黃

紹雄軍隊武裝，廣州市之和平與秩序現已由交由黃琪翔維持。當政變暴發時，黃紹雄及陳濟棠之家即爲黃琪翔軍隊所包圍，但聞黃紹雄已逃出。黃紹雄之部隊大部分散佈於西江及北江一帶，恐將反攻廣州黃琪翔李福林薛岳等軍隊。（以上均譯自十八日字林西報）

從這些消息看來，顯然，廣州發生了劇烈的巷戰，而此次戰爭乃是廣東二派新軍閥——張發奎和李濟琛間醞釀已久的爭奪地盤的戰爭，與南京漢口的戰爭完全沒有兩樣。李濟琛黃紹雄陳濟棠等一派新軍閥，固然是反革命的勢力，是廣東工農貧民的仇敵；但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薛岳等一派新軍閥，何嘗不是反革命的勢力，何嘗不在廣州及其他各縣鎮壓農民的暴動，解散工人的集會，禁止民衆反對帝國主義？路透社疑惑此次是張發奎軍中共產分子的搗亂，不明白事勢的人或者要說這次是第二次的南昌八一革命，甚至中國共產黨員中也許有極少數的人尙保存以前的錯誤，以爲張發奎究竟比李濟琛好些的，——如果是這樣，那就糟了。我們應該十分堅決的說，這次廣州的

混戰中是聞不出有一點兒『革命』的味兒的，——除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農民，利用這二派新軍閥自相衝突的機會，奪取一部分的武裝并拿這事實向民衆宣布這二派新軍閥的罪惡。雖然我們在報上尙未明顯看見這一類革命的消息，但我們確信：廣東高舉鐮刀斧頭紅色旗的工人，正在暴動的農民和積極活動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定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

此次廣州混戰在民衆面前表示甚麼呢？表示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是四分五裂的黨絕無統一的能事了，國民黨各派間的種種會議，一定不會將這個四分五裂的黨統一起來，祇有更加促成其分裂，促成這些『忠實同志』間的明爭與暗鬥；此次他們要在上海開的甚麼第四次執監會議也是一樣，也不過是遮掩他們中間爲分贓不均而起的衝突而已。請看長江的混戰尙未結果，他們已經高喊『國民黨統一』了，然而廣東立即又打起來；這次，假使張發奎派完全勝利，或是黃紹維反攻得勝重復佔領廣州，他們又要再喊『國民黨統一』，然而新的衝突已經又要在他處爆發了。

總而言之，中國的工農貧民應該明白：一、在國民黨的所謂黨治底下，永久是這麼一種混戰的局面，今天武漢人民遭殃，明天廣州人民倒霉；二、國民黨中交戰的各派都是反革命的勢力，他們絕對不是爲工農貧民利益而戰，甚至也不是爲其所標榜的主義與政策而戰，不過是爲自己的地盤而戰，希圖獲得較大的剝削壓迫工農血汗的權利罷了；三、對於國民黨中交戰的各派，我們絕對不應存有任何幻想與希望，以爲某派較好，某派可以利用，但同時我們也不應無抵抗的做他們混戰裏的砲灰，我們應該看他們的混戰是他們統治弱點之表現，必須利用這個弱點，奪取他們的武裝，宣布他們的罪惡，直至於推翻交戰的各派而自己攫取政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最近資本家的進攻與工人階級的

鬥爭

秋白

國民黨反革命的『事業』完成之後——武漢反動汪精衛完全公開投降蔣介石之後，資產階級自然更加進攻工人。他們覺得從此中國的天下應當是資本家的天下了。

他們寧可受些稅捐的損失，寧可不要關稅自主，寧可不要反帝國主義，寧可贊助新的軍閥的混戰，他們只要使其豪紳地主的新軍閥來屠殺工人和農民。他們認清國民黨的清黨反共和反對階級鬥爭，是資本案分些政權，利用國民黨來做剝削工人的工具的好機會。——國民黨原本是如此的家伙呵！他們對於工人的步步進逼，禁止真正工人的工會和罷工，組織工賊會（如上海的工統會，漢口的工會改組委員會，廣州的所謂總工會，機器工會，改組會等），屠殺工人……造成全國的白色恐怖；國民黨對於工人的政策，和張作霖對於京津以及鐵路的工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大連的工人，是一樣的殘酷，甚至於手段還要高妙。最近，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資產階級，廠主也好，店東也好，更加向工人進攻了：

（一）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廠工人罷工將近一個月，英國水兵在浦東上陸，嚴厲的壓迫工人，國民黨政策，却在中國資本案驅遣之下，不但不領導工人奮鬥，反而壓迫他們，從中國資本案那裏弄幾個錢去遣散工人，使三五千工人失業。國民黨原本只知道借此和英帝國主義者協

商烟稅，借此使中國資本案少一個競爭的烟廠，他們根本不是為工人奮鬥，不過利用工人罷了。同時，上海華商的大烟廠，對於工人的剝削壓迫和英美烟廠一樣，國民黨却出全力壓迫工人，派遣工賊假造工會，去鎮壓着工人，不准罷工，不准其提出要求，

（二）上海紗廠受着世界紗業恐慌的影響，中國廠和英日廠同時聯合起來減少工人工資，開除大批工人。上海永安紗廠（華商）近因派遣工賊毆打工人而激起工人罷工，資本案更借此大施壓迫。國民黨的工賊會自然是幫着資本案。現時紗業恐慌所引起的資本案進攻，已經日益成爲非常嚴重的形勢（天津青島等處也是如此）。

（三）武漢和滬寧一帶的資本案店東（商會），最近都一致提出僱工解僱的「自由」，一致提出取消店員工會的要求。資本案方面每天函電交馳的主張店員的開除，要由他們自由處置。他們要求店員只可加入商民協會，不准組織店員工會；至少，即使可以組織，也須不和其他工人的工會聯合，而且只可組織一個店員總會，不准組織各店的分會或支部。國民黨便造作些理論，說店員和工

人不同，店東店員向來感情融洽，尤其可以不要組織不要鬥爭。其實，僱主和被僱者的關係，在店員與店東，工人與廠主之間，完全是一樣的！

(四)廣東工人自己起來恢復真正工會，汪精衛張發奎等便大施屠殺，立刻解散工人代表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海員工會等。汪精衛張發奎如此費力的替資本家出力進攻工人，是要標明他們自己不是赤化，即是資本家的走狗。如此方能與李濟琛等競爭，方能陞官發財！

總之，最近中外資本家，有國民黨的幫助，正在放胆的進攻工人，工人階級不但要領導奮起暴動的農民推翻豪紳地主的政權，而且更加要努力反抗中外資本家的進攻，一直到推翻資本家的權力，推翻國民黨的各派政權——國民黨的政權就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工人羣衆應密切的團結起來，組織廣大羣衆的真正工會，一致的反抗資本進攻，一致的提出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絕對的增加工資，工人監督生產，反對開除工人，反對工賊的假工會。只有只人店員羣衆的直接行動，剷除工賊，……幾萬幾十萬人一致齊心的罷工示威，才能抵制資本的進攻。

而且必須堅決的認定：只有工農聯合起來，武裝暴動奪得政權，才能摧毀資本家的威權，實行工業國有，真正保證工人生活狀況的改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年九月間浙江之政治與軍事

(浙江通信)

施雲

九月一月中浙江政局的變化，非常迅速：馬去周來，周去何來，只在幾十天內，而政局已幾番更換。東南新軍閥內部分化和崩潰，這時正是表現最劇烈的時候了。何應欽本係代表地主豪紳的利益，在浙有很深的勢力，同時，地主豪紳階級亦多以何應欽的省防軍爲其屠殺壓迫農民之工具，馬叙倫派所築成的政權，在浙東浙西因周鳳歧統治力量的軟弱，仍有穩固的基礎。現在馬何二派互相勾結，不過馬派勢力又成爲何的附屬物，所以周鳳歧倒台，浙江局面，好像成一個穩定狀態。

周鳳歧到浙執政，雖然有一部份豪紳政客爲其利用，但其社會根基不如何應欽之深固，已如前述，因此周的統治力量非常薄弱，因此在浙勢力很容易撲滅，周倒何承，浙江工農勞苦羣衆之更受嚴重的壓迫，是毫無疑義的。

浙江現在的統治階級之內部互相衝突可分如下：

- 一、周鳳歧（代表許多豪紳政客）
- 二、何應欽
- 三、馬鈺倫
- 四、西山派（以沈定一為代表）
- 五、黃埔派

周鳳歧來浙主政，原是所謂第三派給周的利益。惟周自執政後，馬派何派因周的力量甚弱，始終沒有受很大的打擊，因之衝突非常厲害，在蔣介石羽翼之下的馬派，更是不容易消滅，因之周始終不能統治全浙，同時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以後，何應欽與西山派的衝突，也在浙江的黃埔派和西山派的衝突表現出來，西山派一方對何表示妥協讓步，一方又乘機壓迫黃埔派，因之浙江的政局上，表現出花花絮絮的狀態。前後可約略述之如下：

（甲）省防軍問題

周鳳歧來浙後，首先將省防軍裁撤，歸他的軍事廳直轄，但這個企圖，始終被何應欽打破，最初何應欽調遣三十一軍來浙，和省防軍聯絡，再則令蔣伯誠延不執行，並

且一軍一師開浙後逼得周為保持與白李的聯絡起見，不得不將兵力集中滬杭一帶，因此周對省防軍問題，始終得不到勝利。

（乙）清政運動和螞蝗黨

杭州市總工會李素農等發起清政運動，完全由周鳳歧暗中主持。這個清政運動之最主要目的，就是在除去六畜。所謂六畜者，就是馬鈺倫沈定一沈爾喬蔣夢麟姜紹謨邵元冲等六人。因邵元冲的吞款問題發生，清政運動曾熱鬧一時，然而只在杭州一處，清政運動的影響，始終不出雷池一步，因之在浙江各地盤據的螞蝗黨（即馬鈺倫黃人堂派）終因周鳳歧力量的軟弱，並不受絲毫的損失和打擊。

（丙）周鳳歧私產之浙省黨部改組委員會問題

西山派馬派出走後，浙江省黨部就被周所攫取，因此，浙江分會所產生的浙省黨部就立刻成立。但西山派黃埔派在各地到處反對，同時何派的浙省清黨委員會亦延不結束，與改組委員會互相抗爭，結果清黨委員會以後，改組委員會也不久消滅了。

(丁)周鳳歧下台與省政府改組

周(鳳歧)何(應欽)衝突的劇烈形勢，由杭州公安局章烈爭印問題的一幕可以看出，是周與何蔣(介石)衝突之最露骨的表现；而自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以後，西山會議派與何的勾結，何應欽的大隊軍馬，節節進迫，政治地位遂佔了優勢，遂使周鳳歧不得倒台，於是何應欽的省政府就赫然而來。這次省政府的名單為何應欽蔡元培蔣夢麟蔣伯誠馬寅初陳屺懷程振鈞阮性存，惟內中少了一個馬鈺倫，此中大概又有一個新的黑幕了。

(戊)救黨運動之一幕和西山派之重光

救黨運動的發生，本來是表示何應欽蔣介石反對南京中央特委的，亦即是黃埔派和西山派衝突的表示。救黨運動主要的口號是：

- 一、擁護蔣總司令
- 二、否認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
- 三、繼續打倒西山會議派
- 四、嚴辦污吏邵元冲
- 五、驅逐貪官馬鈺倫

主持這個運動的為陳希豪和盧仲英等，本與何應欽有相當的接洽，但不料西山會議派用種種手段與何應欽妥協，結果，陳希豪盧仲英等却上了一個大當。自此以後，以迄於今西山會議派遂大批來浙，浙省黨部的舊巢又恢復了，陳盧等所謂救黨分子，已逃避一光，西山派和黃埔派的明爭暗鬥將由西山派與何應欽的關係而決定其形勢了。

(己)周去何來後浙局新趨勢

周去何來，何應欽是否能穩固其統治，須看南京方面的形勢而定。如南京方面的衝突一爆發，則何應欽所統治下之各部份勢力的衝突，即將成為何的致命傷。最明顯的為二十六軍的問題，何派陳焯雖做了二十六軍的軍長，然部下多為周的心腹；其次在長興一帶的程潛部隊，在建德一帶的張貞的獨立師均不能與何合作，而其他浙江反動派內部的衝突均易引起新的變化。在這種情勢之下，當然民衆一面當受更深的痛苦，但一面也更激動革命的火焰，一直到奪取政權推翻反動統治階級的勢力為止。

浙江的財政，羅掘殆空，各項收入比孫傳芳時代多至一兩倍，但財政依然無應付的辦法，以至物價高貴經濟窮

乏，商人處此新軍閥之殘酷和剝削，都嘆還不如孫傳芳時代之可以過活。

周鳳歧來浙後，爲欲買好於民衆，宣佈減輕各項捐稅，將全省房租徵收辦法，改爲十元以上征收及廢除筵席捐等，但在人民方面，則因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加重剝削，並不減輕其負擔。至於浙江一月來財政上所表現有幾個最重要問題。

一、房租問題 周鳳歧來後，曾減至每十元起征，然何應欽來後，則仍恢復原狀，十足征收，商民默忍痛苦，尙無何等表示。

二、中央票及二五券問題 中央和二五券在浙江毫不

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

(一) 革命是低落嗎？

中國革命經過了三次失敗：一、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的反動，二、七月間汪精衛的反動，三、十月初葉賀南征廣東的失敗。但是，中國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敗，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國國民革命戰線之中，資產階級幾次

通行 總商會之各商號認購票券現已收集存積起來，至今尙不能兌現，金融上未免受很大的影響，各工廠多有因金融而停業者。這個問題至今絕無解決辦法。

三、舊欠及省公債問題 省庫財政告窮，向各方挪借甚多，因之舊欠存積甚多，而無辦法解決，周鳳歧時代，陳其采提議募省公債一千萬元以作還舊欠之用，但沒有成功（人民反對當然爲發行公債之重大妨礙）。

此外因財政問題而發生社會上之風潮甚多，最著名的爲杭市小學教師罷教運動，這個運動雖沒有實現，但醞釀已久，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各地各公立學校也有同樣情形發生，亦可見反動派統治漸就崩潰矣。

秋 白

陸續的退出革命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的營壘，豪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勢力擴大起來，小資產階級的上層由動搖猶豫而終歸走入反革命，去當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因此，整個兒的國民黨，從革命的各階級聯盟變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軍閥工賊土豪鄉紳的黨，所謂清黨反共，便是從這革命

聯盟之中將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將工農階級擯棄，所剩的只是一切種種的反革命勢力，自然，國民黨變成完全反革命的政黨。固然，如今是這個反革命黨攫取了政權和北方舊軍閥分治中國，他們共同一致的屠殺工農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終並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漲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與消沉，在現時的中國必須有三個條件：一、反革命的統治能相當解決中國社會關係中的嚴重問題（如土地問題勞資問題等）；二、反革命的統治能夠逐漸穩定；三、革命的羣衆潰散而消沉。如今事實上中國絕對沒有這些條件。再則帝國主義雖然利用國民黨的反動而逐步進擊中國，但是他自身並不能在世界範圍之內戰勝社會主義的革命，——蘇聯的國家日益鞏固，而且他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日益發達。帝國主義自相衝突沒有能力協助中國反革命的勢力穩定他的統治。

如今反革命的統治絕對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與民族解放的問題：土地問題上，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及減低債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國民黨的改良政策，實際上絲毫不能實現，——豪紳地主正在當權，他們根本不許農民少交

一粒米，少得一個利錢，他們遇見減租運動便動手屠殺農民，至少，他們也要剝削，使佃戶根本失業，他們遇見減息運動，至少也要拒絕放債，使貧民根本沒有法子度日。勞動問題上，就是極端改良主義的勞動法也不能實現，工人的工作時間正在延長，工資正在減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國的財政金融大紊亂，全國極大多數的工農貧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劇烈起來，階級鬥爭已經走到最劇烈的程度，成爲公開的武裝的鬥爭。民族解放問題上，關稅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國資本的競爭不能遏止。

——這都是顯然的事實。

如今北方從直隸山東起一直到南方的廣東廣西止，不論是國民黨也好，非國民黨也好，是蔣介石派也好，非蔣介石派也好，都在軍閥的糾紛衝突混戰之中。每省都有若干派別互相爭奪，互相戰爭。豪紳資產階級的內部紛爭，而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也是顯然的事實。

再則，七月間武漢反動之後：武漢的總罷工立刻便起來，九十月間鄂南湘東農民暴動，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山東直隸河南陝西安徽，無處沒有農民暴動；最近，葉賀

對於農民的剝削也是如此，中國商人豪紳，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出賣米穀給農民，或者出賣肥料給農民，他們也是放債，加上極重的利息。再則商人買辦收買原料（絲繭，茶米，棉麥豆，烟草等等）往往也趁着農民急着要錢用，先付價錢，扣算利息，並且預先抑低原料的價格。這種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對於農民的壓迫和土地使用關係上的剝削農民（出租田地）互相勾結着聯絡着。中國農村的經濟關係上的特點，尤其是地主階級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個人兼做地主和商業資本家及高利貸資本家；一個地主他一方面壓榨佃農的地租，別方面便是債主，拚命的用高利貸盤剝農民，結果地主簡直將自己的佃戶和債戶，變成了債務上的奴隸和像牛馬似的對待他們。因此豪紳可以用這種手段奪取農民的土地——自耕農往往因為欠債而將地抵押或典當，結果變成佃農。喪失了自己土地的農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自己原有的田。——收租的辦法，大半還是以農產品交租，借米借錢而不能還清的農民，亦往往出

賣田地而隨後替債主（高利貸商人，官吏）耕種自己原有的田。新的地主自然仍用放債的手段，繼續剝削農民。總之有錢的（高利貸者）有地的（地主）有貨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們用三種方法同時並進的剝削農民。有錢的是在變成有地的，有地的變成有貨的（收取農民的勞動生產品）甚至於變成『佔有農民的』。（暗中還債）。

二、資本家利用半封建式的剝削同時豪紳惡霸更是公開掠奪土地

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彷彿石磨上的兩片磨，榨取農民的私有土地。商業高利資本，既然加緊的沒收農民土地，加緊的集中土地於貨幣資本家之手——同時就使喪失土地的農民，更加受着獨占土地的束縛而喪失其自由，出賣了田地還是欠債，於是這種束縛更加廣泛起來。高利貸商業高利資本的作用，就是事實上沒收農民的私有土地。同時沒收農民土地的方法，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公

聯合最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偉大力量——中國的農民，來實行。中國的資產階級根本是懦弱妥協的，他一遇着民衆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轉入反革命的營壘。固然，他們想着以爲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緩工農的革命情緒，稍稍哀求帝國主義放鬆些侵略政策，這樣可以避免工農的社會革命，同時還可以給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但是這始終是幻想。中國資產階級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們對於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實行絲毫的改良，更不能勸導紳地主改良土地關係，帝國主義也無論如何不能放鬆侵略政策。而且中國資產階級，因爲工業的不發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剝削相關聯，自己大半就剝削農民的重利資本，自身大半要靠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根本不能完成國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與民權主義的任務。只有工人階級能勇猛的徹底的推翻中國的舊社會關係，徹底的領導農民消滅地主階級，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

所以中國革命雖然現在已經是要革國民黨的命，已經是工農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務仍舊首先便是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徹底的土地革命，本來是民權主義的性質；

只有徹底的革命——剷除中國的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剷除帝國主義剝削中國幾萬萬農民的一切種種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民革命。這一革命的性質，由他的主要領導者來說，如今更顯然是工人階級（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由他的社會內容來說，却還首先是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只是民權主義的嗎？

中國革命中民權主義的任務，要在工農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鬥爭之中，方能實現。可是，即使爲着徹底實現土地革命，工人階級就不能不領導着農民根本推翻中國的資產階級，——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根本上與剝削農民的豪紳地主相聯結相混和。中國革命要推翻豪紳地主階級，便不能不同時推翻資產階級。何況工人階級自身既是革命的領袖階級，他便不能不在革命鬥爭之中，力爭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最近一年來工人店員力爭改善生活狀況的鬥爭，其勢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監督工廠管理，參加管理店務之事實，便是證明；城市之中這種工人的鬥爭不能勝利，鄉村中農民的鬥爭始終不能超出游擊戰爭的限度而得到鞏固的勝利，乃因爲單是農

民暴動而沒有暴動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導者，便不能團結集中而形成偉大的勝利的革命權力。中國革命要澈底推翻舊社會關係（半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前期的社會關係），也就不能不超越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範圍。所以中國當前的革命，顯然是由解決民權主義任務急轉直下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勝利了已經十年，全世界是資本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相對峙的形勢。中國革命勢必與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相聯結，而在中國開闢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革命是由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無間斷的革命，

寸

鐵

國民黨中的端莊剛毅

何應欽曾說：『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組織紀律宣傳，有遜於共產黨。……真不能不相當認為共產黨之長處。……採取對方的長處。』於是胡漢民便暗暗駁道：『以為打倒C P的勢力而用C P的方法，這是不對。』現在白崇禧又說：『我還知有老頑固的腦筋，以為共產黨不好，他的

中國革命恰好是馬克思主義所稱為由民權主義生長而成社會主義的最明顯的實行。中國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權主義的階段上再成一個段落，像法國大革命似的；中國只有一個革命：中國革命除非不勝利，要勝利便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武裝暴動獲得政權開闢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總之，中國革命，不論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質上，都是無間斷性的革命，要說中國革命已經是純粹社會主義的革命，固然不對，要說中國革命僅僅是民權主義的革命，彷彿革命之後，只開闢些『民治氣象』得着純粹資本主義的，更是不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方法也不好，我們國民黨不應該還用他的方法，這也是錯了。共產黨主義是壞，但是他的長處也不能抹殺。本黨的組織方法，也有些地方是採取了共產黨的方法。要知道不是一切都不可效法，採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是沒有妨礙的。』於是鄒魯急了，站起來學國故派的口氣說：『我黨組織及紀律，在同盟會時代即極嚴密；或謂年來

我黨組織效法共黨者，大誤。」張繼更大喊道：「國民黨之反共，不特其主義而已，即其組織法，亦當起而反對之；今國民黨中尚有人以為共產黨之組織有可採處，殊屬大謬！」大約現在的國民黨中，連何白輩，還不免有李鴻章張之洞輩二毛子的餘臭，必須如鄒魯張繼等西山會議嫡派，才有端莊剛毅輩的正氣。

(撒翁)

盛哉黨化！

上海海左書局，大登其「黨化新小說」的廣告，其內容除中山演義蔣介石演義等外，則為「梁紅玉」「紅粉英雄」「隔簾花影錄」「情場之變化」「情海風波」「風琴小曲」等。上海建新手帕廠，又有「黨化手帕」的出名，盛哉黨化運動！將來恐怕還有黨化妓院出現！(撒翁)

遼皇帝與黨皇帝

傳說張作霖將做皇帝，國號曰遼，改元曰宏宥。天下事無獨有偶，南方有了黨國，北方便有了遼國；遼皇帝的年號是「宏宥」，黨皇帝（張繼江南晚報發刊詞語）的年號應該是「訓政」。這兩位皇帝誰是半斤，誰是八兩，終須血戰一場殺死無數老百姓，才見分曉！(撒翁)

改組與糾正

段祺瑞徐世昌倒了，研究系的機關報北京晨報，因為不受進步的青年歡迎，遂宣言改組，脫離研究系的關係。孫傳芳倒了，他們的上海時事新報，因為不敢開罪於國民黨，遂宣言改組，詭稱由研究系讓渡於新組織，并且裝出國民黨機關報的態度，比上海任何報都黨化些；將來國民黨失敗了，他當然又要改組。汪精衛開始反共的時候，大做其「錯誤與糾正」的文章，說從前聯共是錯誤，現在反共是糾正；我看他這種東倒西歪的人，將來應有第二次第三次糾正。人們只要巧於運用改組與糾正這兩樣法寶，自不難頭頭是道。

(撒翁)

黨國

近來在報紙上時常看見一個新鮮而不可解的名詞，叫做什麼「黨國」。所謂「黨國」，不知是指「黨與國」，還是說「黨的國」？若橫霸之徒，硬說是「黨的國」，則北洋「軍國」即倒，仍然沒有「民國」；非國民黨員的老百姓，仍然是無國之民或是黨國順民！

(撒翁)

讀者的迴聲

國民黨果爲違反三民主義而死滅嗎？

記者先生：

先後獲讀了繼承『嚮導』發刊的『布爾塞維克』第一二三各期，不禁高呼這是革命羣衆的福音，中國革命成功的保障，頓覺赤光照耀，萬丈光芒，豈僅明燈而已哉！

布爾塞維克指示目下中國的局面，是完全陷在新舊軍閥混戰之中，高喊着『國民黨死滅了！』，以警醒全國工農貧民羣衆，同時並提出『變軍閥的戰爭爲民衆反軍閥的戰爭』口號，以號召民衆準備工農貧民兵士的武裝暴動，以打倒新舊軍閥，而建立自己的政權。這誠是中國革命唯一的新出路，革命民衆目下無二的革命策略。

國民黨的死滅，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是用不着白紙寫黑字來說明的。除非是新軍閥的辯護者和迷死在糊缸裏的無知者外，我想誰也不會否認的。不過在『布爾塞維克』第一期內『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一文

，論國民黨的死滅，好像因違反三民主義，故致死滅的意思。不管是否因我在文字上了解的錯誤。我請提出以下的見解和意見以求正於先生。

我以爲國民黨的本身，無論過去的以及現在所剩的，只是始終一樣亂七八糟的所謂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而不是什麼三反主義的黨，這是很明顯的，在十三年改組以前，國民黨始終不能作一個代表民衆利益的黨，而只是一班失意軍官政客等等結合的團體。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因共產黨的加入，提出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與扶助工農等口號，同時因共產黨員的努力，才使國民黨走上革命的正軌，才傾向於代表民衆革命利益的要求，而受民衆的認識擁護，才發展黨的勢力，才使革命力量日益擴大，一直至武漢七月十五日背叛革命提出反共時爲止。簡單的說，中國革命勢力的發展，不是建築在中山的三民主義之上，而是根本建築在共產黨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及共產黨領導工農的數大革命政策之上。因爲

三民主義的真面目，根本是反動的，是違反革命的，尤其是背叛大多數工農貧民的利益的。我們很簡單的可將三民主義解釋一下：所謂民族主義，除了一部分中山因受了共產黨的影響，間有幾句稍有革命的意義外，完全是狹隘的國家主義，什麼富國強兵與不許滿蒙回藏各民族自由獨立的論調和見解，如最近字林西報（十一月十五日）評論中目為中國的帝國主義有相當的理由，因此種民族主義，是和國家主義的見解相同，而是根本違反民族解放的真義。民權主義呢？很顯明的中山所謂民權云云，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權，而不是工農貧民大多數民衆的民權，例如什麼考試權等，簡直是真正民權的叛逆主義。民生主義呢？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根本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而加緊工農貧民的鎖鏈。因此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的主義，無論國民黨怎樣忠實的去接受中山的革命精神，怎樣去努力完成中山革命之志，結果最多不過造成資產階級統治的成功而已，何況現在的國民黨更擴大中山的反動學說，以自欺欺人呢？如果這樣的三民主義作中國革命的主義，聖經，皇典，所謂三民主義的國民黨

，始終是死滅的。所以我以為國民黨的死滅，不是在反三民主義而是在三民主義根本是反動主義，以便國民黨成了軍閥官僚政客買辦資產階級的狐羣狗黨，使國民黨離開了共產黨即走上了死滅的道路。

以上我對於國民黨的死滅，不是由於反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的結果必然如此。以下再表獻一點希望布爾塞維克對三民主義應取的態度的意見。

事實是不欺騙人的，革命的民衆是不受人欺騙的。

國民黨以革命的招牌作壓迫剝削工農貧民的工具，工農民衆自很銳利的能認識牠的真面目，而事實的推演，國民黨自然是掘自己的墳墓而走上死滅的道路。但是在一般革命的青年和羣衆因觀察力的薄弱，在客觀上國民黨固然因反共而失去了革命作用而死滅，但是因反動派的反動宣傳，多少使反動勢力的壽命多延長歲月，使工農羣衆的痛苦，亦加長時日，這是革命的障礙，也是革命的損失。我以為布爾塞維克應該很明確的指出三民主義的荒唐與反動，無情的毀碎無遺，而另給革命羣衆以正確的革命理論，使一般偶像崇拜的青年，既不致歧途徘徊，進退失據，使

革命的民衆，更能在正確的革命道途上加緊的向前奮鬥，使工農貧民的政權早日的建立起來，以得到真正的和平，永久的解放。

玉冰先生：

玉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

中國革命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惟有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上的理論，才能夠真正指導中國革命到真實的勝利；反之，凡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理論，無論他含有多少分量的革命性，我們祇認爲他在中國革命上有某種的價值，而絕不認爲是能澈底指導中國革命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我們對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向來就是這樣。

就孫文自己所著書來說，他的學說的精神是西歐資產階級的理論加上了多量的國貨封建思想，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甚麼『道統』之類。他自以爲等於共產主義的甚麼『民生主義』，其實祇是掠取西歐資產階級一二社會改良政策而構成的一種非驢非馬的怪論而已。孫文在其所著書中，居然拿他的學說來『批評』馬克思主義，而甘乃光者流居然拿孫文來

與馬克思或列寧相比，我們看來祇覺得『擬於不倫』而已。這並非國民黨『清黨反共』以後，我們才有這種意見，我們其實向來就沒有承認三民主義能夠澈底指導中國革命，也從沒有拿孫文來與馬克思或列寧相比。

但這是不是說孫文及其三民主義對於過去的中國革命完全沒有一點革命的作用呢？不是這樣說。不管三民主義中對於中國革命運動包含有多少錯誤和危險，然而『民族解放』、『民權擴張』和『民生改善』三者畢竟是階級尚未充分分化以前中國革命客觀上的要求；孫文對於中國革命的功績，亦就在能看出這種客觀上的要求并大胆的高喊起來。如果說中國革命階級曾經接受過孫文的三民主義，那也不過是接受過他的『民族解放』、『民權擴張』和『民生改善』三大喊聲罷了；至於三民主義的詳細內容，中國『下等的』民衆是向來沒有領導過的。不但以前中國下等的民衆不知道三民主義詳細的內容，即便那些『老而忠實及追隨總理數十年的同志』也不知道，不但這些

「老同志」不知道。即便孫文自己也不見得確實知道。這是怎麼說呢？因為孫文的三民主義的詳細內容，他自己也是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說明的。市面流行的三民主義一書是鮑羅廷來華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演說的記錄。現在國民黨員就捧這一本記錄做聖經，這一本記錄，可說是比較上稍為高明一點的解釋；其實，孫文對於三民主義，在同盟會時代并不是這樣解釋的，在辛亥革命以後也不是這樣解釋的，甚至於他已經起草了一部分而在大元帥大本營裏被陳炯明所燬的一部稿子也一定不是這樣解釋的。可說國民黨以前不僅沒有拿三民主義的詳細的內容告訴下等的民衆，即便孫文自己也不能確實知道他的三民主義的詳細內容究竟是怎樣。可是，中國的革命民衆是祇聽見「民族解放」「民權擴張」和「民生改善」三大喊聲，立刻就站立起來的；革命的祇是這大喊聲，而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的詳細內容。未來的歷史家，如果要記述國民黨的歷史，如果要勉強替三民主義找尋一點革命的意義，那我們就以爲，以其拿

孫文的演說記錄即現行的三民主義一書來做三民主義的恰切的解釋，不如拿國民黨第一次改組大會宣言來做解釋，還要穩當一點。

話說回本題來：國民黨是爲違反三民主義而死滅嗎？這裏就要問：這個「三民主義」是指那「三大喊聲」呢？還是指孫文所著的書？如果是指那「三大喊聲」，那秋白同志文中的斷語并不錯，——秋白同志本來是指中國革命客觀上所要求的「民族解放」「民權擴張」和「民生改善」而言；如果是指孫文所著的，則這部書的精神本來是西歐資產階級的理論，本來不能始終適用於「無間斷性」的中國革命運動，——即由德謨克拉西革命無間斷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革命運動。關於孫文的三民主義之爲資產階級理論一點，我們這裏不能詳說，因爲第一國民黨人自己，如「老同志」的譚延闓，也公開承認：「近來細讀總理著作，其中確係資產階級理論」；第二本報從第八期起即開始登載批評孫文的三民主義的文字，讀者在那裏將能得到滿意的解釋的。記者

布爾塞維克主義萬歲！

中國最近的狀況顯然是新舊軍閥混戰紛爭的局面，——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之統治自己分崩潰亂而不能穩定。中國革命雖然受着屢次的失敗和挫折，但是工農民衆的革命潮流仍舊繼續的高漲：農民暴動普遍全國，革命工人已經宣布國民黨的死刑：『青天白日已經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中國現時已經到了長期的無間斷的直接革命形勢。

中國共產黨最近開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十一月半），指出這種現狀之下的唯一的革命策略，便是發動羣衆起來武裝暴動，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的統治。我們在這裏公開的宣布本次會議之政治議決案和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使全中國的人知道共產黨的策略，知道共產黨是光明正大的率領工農民衆的鬥爭，是公開主張只有工農民衆自己起來暴動，自己起來取得政權，才能得到解放，而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

中國的『革命』——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起，一直到武漢的國民政府背叛革命止，都是在民衆之外，另外找一種軍事的力量，甚麼國民革命軍之類，把舊的軍閥打倒，就算成功了。這叫做軍官式的『革命』。於是甚至於共產黨內的机会主義份子，都以爲革命向例應當如此做法的。兩湖的農民暴動，尤其是葉賀軍隊的南征廣東，其失敗之主觀上的原因，便是這種機會主義的思想：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發動羣衆，而只靠軍事的力量，只想着『革命的好軍隊』可以解放民衆，可以發布告實行沒收土地，甚至於發布告禁止民衆行動，限制二百畝田以上的地主方可沒收！葉賀的失敗應當給這些機會主義者以當頭的棒喝。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應當是發動羣衆，組織羣衆自發的暴動，從日常艱苦的經濟政治鬥爭，領導工農民衆去認識暴動與取得政權之必要，而起來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真正的革命，只有發動極廣大的羣衆，要由健全而強固的布爾塞維克的黨去堅決的組織這種客觀上必然爆發的革命力量，形成極巨大的革命高潮，起而推翻治者階級。革命的

武力，也只有在這種羣衆鬥爭之中去創造：工農羣衆奪取革命敵人的武裝，兵士羣衆自覺的掉過鎗來殺戮反革命的軍閥，——只有如此形成的工農革命軍，是真正羣衆的革命軍隊。

歷史的教訓指示我們：民衆不能等待甚麼北伐來解放，不能等待甚麼東征來倒蔣，不能等待葉賀來替廣東工農革命，不能等待任何軍事勢力（甚至於某某工農討逆軍，某某農軍）來打倒治者階級。此後的革命，堅決的只有工農自己起來武裝暴動，自動手的殺戮豪紳工賊反革命派，自動手的沒收土地分配土地，摧毀一切舊的社會關係。『民衆反軍閥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最近決定如此的策略，實在是開闢中國革命史的新紀元。

今年上海的三月暴動，以及半年來許多地方的農民暴動，顯然的證明：中國工農民衆已經有革命暴動的力量，工農民衆已經運用這種策略而得着相當的經驗與勝利。如果仍舊不信任羣衆的力量，不去引導羣衆發動羣衆，而以爲革命只要有槍桿子便可以成功，那麼，不論是因此而過早的實行軍事冒險，或是因此而阻止羣衆自發的『徒手』暴動，都是軍事的機會主義。如果暴動之中，只有軍事的行動，而不領導羣衆自動手的去摧毀一切舊統治機關和剝削制度，那麼，當然也是軍事的機會主義。

再則 民衆暴動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國民黨政府，自然是要推翻這種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要建立工農貧民的政權。所以本次會議明顯的指出：中國共產黨號召工農民衆起來暴動，而以組織蘇維埃政權爲目標。工農民衆單是感覺苦痛而起來反對，實行罷工抗租抗稅不還債的鬥爭，是不夠的；單是因反抗而走到暴動的道路還是不夠的。何以呢？因爲反抗之後，暴動之後，不知道自覺的組織自己的政權，鞏固革命的勝利，那就始終是要失敗的。共產黨應當明白的告訴工農羣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爭政權的鬥爭，只有勝利的革命暴動的工農貧民兵士羣衆，自己選派代表組織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權，才能真正得着解放；共產黨應當引導羣衆，使工農羣衆知道自覺的去取得政權。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革命，是澈底的土地革命——最澈底的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民權主義革命，而且是急轉直下這種社會主義的革命——馬克思所謂無間斷性的革命。況且，中國革命經過三次失敗而仍舊繼續不斷的高漲，羣衆的鬥爭與暴動普遍全國的爆發，更是中國革命的無間斷性之表演。這是因爲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根本不能實行甚麼改良主義，不能消彌革命潮流，如孫中山所說『預防社會革命』。因此，國民黨的統治只是白色恐怖的統治，——國民黨的理論也已經完全『抽去革命性』，成了文飾軍閥割據的荒謬反動的理論和主義。共產黨應當號召羣衆反對國民黨，推翻國民黨，退出這種反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政綱與主義之解釋，原是共產黨給他的一點革命性，如今清黨反共之後，已經完全拋棄。國民黨現時正在要開分贓式的中央執監會議，『黨國要人』的第一要務，便是『清去共產黨的理論』（汪精衛），便是主張『分治合作』（李石曾）。痛快地说，便是主張軍閥割據壓迫民衆罷了！中國共產黨，自然要代表工農民衆而領導他們起來打倒這種反革命黨。國民黨的統治，已經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明那主張甚麼消彌社會革命調和階級衝突的國民黨的改良主義，根本與中國的社會實況相反，他必然是欺騙壓迫民衆的工具。中國社會的改造和解放，只有在共產黨的主義與策略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拋棄軍官式的革命，實行民衆式的革命，打倒國民黨的黨治，實現蘇維埃的政權。

同時，要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策略，必須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要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階級的戰鬥的革命黨，來做革命的指導者，然後革命方能勝利。沒有革命的黨，革命是不會自然勝利的。列寧說過：無論治者階級的統治如何崩潰動搖，沒有革命的主觀上的力量去推倒這一統治，他是不會自然而倒下來的。所以本次會議對於共產黨的機會主義，與以極嚴厲的糾正，公開叛黨的人，如譚平山等，更與以開除的處分。肅清機會主義，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畏怯怠工的份子，使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化，無產階級化，強固黨的組織，更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觀的革命形勢

本年八月裏中國共產黨中央通過的政治任務決議案，已經考察武漢七月反動之後中國的一般政治狀況，斷定那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穩定，在現時中國這種社會經濟政治的基礎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時指明：一般政治軍事經濟的大危機，因資產階級軍閥反革命的結果，必然要大大的擴大發展起來，這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實。

中央曾經指出：雖然中國革命受着兩次巨大的失敗：四月間滬粵的反動，七月間武漢的反動，然而中國革命決不會就此長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認為這種悲觀的觀念是絕對不正確的。中央那時認為必須繼續擴大深人革命的鬥爭，並且要堅決的採取組織工農武裝暴動的政策。以後的政局，完全證明中央這種攷察是正確的，中央的大政方針是對的。固然南昌暴動及南征廣東的革命軍隊失敗於潮汕，固然廣東兩湖的農民暴動一處也沒得確定的大規模的

勝利，但是革命雖然又遇着了這幾處部分的新失敗，然而三個月來一般的鬥爭經驗，更證明了本黨的策略完全是對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農民衆的鬥爭又重新猛烈的爆發，一般政治狀況及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經過了很嚴重的變更。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攷察現時的新時機而決定適應這種客觀時機的策略。

(二) 中國社會的總危機與農業經濟

中國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雖然勝利，然而那些產生偉大的中國革命之社會經濟政治關係仍舊存着。滬粵武漢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解決那些中國社會關係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這些矛盾劇烈起來，增多起來，更加使這些矛盾的爆發急遽起來。這就是因爲得着勝利的反動勢力，竭力在那裏鞏固中國的舊制度——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是陳腐腐朽落後野蠻的制度。於是這種情形的背景裏，那一般的總危機便盡量的大開展起來。這就必然要引起無產階級城市貧民，尤其是農民的廣大羣衆之革命鬥爭

的高潮。

農業經濟的衰落破敗，一天天的更加帶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質。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當的『豐年』（除直隸山東兩省已經完全被戰禍天災所破滅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時，照例應當使農業經濟相當的改善，但是事實上差不多全國都因過去的災荒與戰禍，同樣是成千累萬的人餓死殺死，不過是比災歉的直魯略好些。），可是這所謂『豐年』，不但沒有阻止些農民經濟的崩敗，而且更加增進農民經濟崩敗的過程。因為『豐年』的結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錢米租費給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藉口豐年追繳歷年欠賦），地主和重利盤剝者要追取農民的舊欠，買辦和商人要抑低農產品的價錢，軍閥更藉口增加稅捐至兩倍三倍（江蘇今年增收田漕的畝捐）。所以所謂『豐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農民破產，至少也和荒年一樣。

地主的剝削農民，商人重利盤剝者的剝削農民，軍閥的掠奪農民，豪紳官僚等等的壓迫農民，現在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弄得農民不但不能恢復自身的生產能力，甚至於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的農民已經被這些有產階級剝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農業經濟的『重復生產』，即使在極隘小的範圍內也簡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賈重利盤剝者的直接剝削外，軍閥還要掠奪農民，他們不但徵發糧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則因為戰禍連年的關係，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國家秩序混亂分崩，天災日益頻數（這些天災亦大半由於中國社會制度而來的），還有財政金融的紊亂，使鄉村中多量的出產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報酬，商業和市場的停滯紛擾，使農業經濟上技術方面的準備也日益破毀，鄉村中土匪蠶起等等。——凡此種種，都使農業經濟崩敗衰落。農業經濟的危機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趨勢，這種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工農革命的徹底勝利和劇烈的土地關係的變革。

（三）工商業的危機

中國工商業及金融中的危機，尤其有明顯的表演。中國革命客觀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造成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一革命任務，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階段中

一四一

就應當解決的。但是國民黨的反革命，不但沒有走近解決這一任務的一步，而且更加使這一任務的解決遠了。

國民黨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不但增加中國的分裂離拆，而且發生許多新的混戰，各省之間有戰爭，每省之內也有戰爭，現在全中國都是混戰。商業交通在各省之間固然是時常斷絕，就是在一省之內也往往東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亂的金融狀況，原料機器燃料的運輸減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簡直斷絕了。反革命的屢次政變之後，外國資本家的競爭勢力又增加了好幾倍。再則中國農民的家庭工業，手藝等類的事業，更加破產停滯。國內國外的貿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輸入減少百分之五十）。外國資本利用銀價的低落，財政的紊亂及國民黨的屈服，更加在中國多量搜括金錢財貨。全國的破產窮困，經濟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墮落下去。幾百萬農民，幾十萬工人店員，都在失業，都從商業及一般生產過程中排斥出來。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反動，就是如此的『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

（四）帝國主義侵略之急進

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在國際關係上，便是完全降伏於外國資本主義，而增加帝國主義的侵略。英國帝國主義已經實際上奪回了漢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全全統治了上海。日本帝國主義在北方得着了絕大的勝利，滿州內蒙正在變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完全投降了外國資本，他已經拋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鬥爭，不敢再爭收回租界的問題；關稅自主的問題，他竟無恥的完全屈服。他絕對的背叛了民族解放運動。

現時國民黨的所謂『反帝國主義』宣傳，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過掩飾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那種無恥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只想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矛盾，而實在則替其中最強的當工具。從革命開始到現在，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統治力，從沒有現在這樣強大的。偉大的中國之被壓迫的半殖民地地位，雖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階級向帝國主義做買賣的『投機事實』的對象，但是從沒有像現在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國民黨）治下這樣厲害的。

（五）民族資產階級與國民黨

國內政策方面，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便是只能採取法西斯蒂主義及亞洲式的野蠻專制之兇惡手段。白色恐怖，窮兇極惡的鎮壓農工運動，屠殺勞動民衆；這種反革命政策，在國民黨治下，達到了空前的野蠻程度。中國舊式的野蠻毒刑，對於革命黨人的非刑拷打，還要加上建立黃色工會的把戲和警察包探所組織的工賊性的『工會』，滲入工人運動。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動日益增長，同時他自身之內的分化崩潰的過程却在急轉直下的前進，中國資產階級，固然絕對沒有能力實行反抗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反動的革命使命，而在羣衆運動高漲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能力做穩定團結反動勢力的動力。對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他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統一中國，建立集權的國家，或者就在資產階級地主聯合的基礎上統一中國，都簡直是他沒有絲毫能力去實行的事。這是他歷史上的運命。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地主的聯盟，其結果是使中國更加分崩離析，使割據互爭的局面更加糾紛，自然要造成繼續不斷循環不息的軍閥混亂的屠殺戰爭，這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中國的各階級

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最不成熟最沒有力量的階級，最不能負起歷史上的改造社會制度之責任的階級。一切建立鞏固的國家政權之嘗試，就算在一個小小省縣的範圍裏罷，都是完完全全破產。無間斷的屠殺混戰及空前的貪婪淫佚腐化，——便是資產階級軍閥反動的國家機關之致命墮落，完完全全變成無主義無目的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狗窠，屠殺農工的劊子手的黨，貪賊舞弊殺人兇犯投機奸商的官僚黨，這事實很明顯的反映着資產階級反動的全部腐化崩敗的景象。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八月間便預言：國民黨要變成一個像樣的資產階級反動的政府黨，尚且是不可能的專，這是很對的。本次會議完全贊同中央九月間關於取消組織左派國民黨之計劃及提出蘇維埃口號之決議。本黨認爲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份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本黨不但要號召一切革命份子退出國民黨，而且要努力揭發國民黨的欺騙壓迫民衆的罪惡，要領導民衆起來推翻國民黨。

中國資產階級是歷史上的流產，甚至於連造成自己政黨的能力都沒有。他們不能造出一個有一定政綱的黨，更不用說要他造出一個具有政治意識的政綱了。

(六) 中國革命的前途

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特別的作用，使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完全沒有穩定的可能。經過革命的三次失敗，彷彿反動穩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須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夠由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一些，同時，必須在現時國際國內之中，有漸進的，作算是非常遲緩痛苦的改變社會制度之可能，可是實際上現時在中國沒有這些條件。中國沒有這樣一個階級，能夠負起責任來，用改良主義的方法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不過是奪取革命領導權蒙蔽小資產階級的一種手段，領導權到手之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立刻便不得不將他轉交給豪紳地主階級，就是完成反革命勢力的復辟，結果是反革命的領導權仍舊在豪紳地主階級手裏，而不在于資產階級手裏。如汪精衛等類的政客，想『改良』土地關係（如應允減租百分之廿五等），可是這種政策在幾

天之內便完全破產，單是這一例子便證明改良政策不過是公開的欺騙。再則全世界客觀的形勢是革命的，國際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又在急進的施行，這種情形也就是使中國沒有由改良主義得着外國資本家的幫助，而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要帝國主義『幫助』中國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有兩個條件：（一）使中國完全永久變成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二）帝國主義戰勝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首先要戰勝蘇聯。此外中國不能由改良主義的方法去達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却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革命雖然受着屢次很大的失敗，而中國勞動民衆革命運動的力量不但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用盡，而且現在剛在重新爆發革命鬥爭的高潮。

最近幾月的經驗，鐵一般的證明這件事。中國偉大的革命已經喚起如此廣大的工農苦力羣衆，他們都起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民衆激憤的革命力量，決非幾個月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所能完全撲滅的。

所有這一些情形，都使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央

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這一觀察，並不帶着「革命在最短期間必定完全勝利」的幻想。中國的客觀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勢之時期，并非幾個星期或幾個月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中國革命帶着長期的性質，但是是無間斷的性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稱爲「無間斷的革命」。

——（一）在革命性質上，因爲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行推翻封建軍閥的民權革命，所以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決不能有民權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勢（所謂二次革命的理論）；這一革命必然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的責任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國革命的進展雖然受着歷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終繼續不斷的發展，因爲治者階級之間自身的衝突矛盾非常劇烈，他們的統治不能穩定，民衆革命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自發的到處爆發，而有匯合起來成爲工農民衆的暴動推翻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趨勢。這種繼續不斷的革命爆發，顯然證明中國革命之無間斷性。總之，中國革命雖然簡直還沒有開始其民權主義任務的解決，但是現在的革命鬥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急遽的進展；中國革命

的進程，必然要澈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漲與低落的問題

中國革命的無間斷的性質，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裏農民暴動的高漲，就可以證明。九月間農民暴動普遍廣東湖南。雖然這種互相隔絕的羣衆自發的暴動，遭着屢次失敗，然而農民運動的爆發仍舊繼續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於更加厲害起來。十月間農民暴動又在江蘇直隸熱河山東開始了。同時幾個主要的無產階級區域，如上海廣州武漢，經過一期退落情形之後，工人運動又帶起比較猛烈的革命性質。農民運動的潮流，已經引起了工人階級鬥爭的爆發，不過暫時還比較的弱罷了。南京與武漢軍閥爭奪地盤的屠殺戰爭強盜戰爭開始之後，勞動平民反加受着痛苦，廣大的工農羣衆更加憤激。雖然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對於羣衆的革命運動非常之嚴重的壓迫屠殺搜捕，然而羣衆的革命鬥爭，却正在剛經失敗損傷的地方，陸續的繼起。羣衆正在自己失敗的經驗上，學習革命的鬥爭。

固然，過分估量革命的高漲及羣衆的革命力量組織力量，因而認爲可以有範圍內立刻的勝利，這是錯誤的；然而經過革命三次大敗之後，在現今這種反動局面之下，羣衆的革命鬥爭終於重新爆發；如果對於這種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藥不能輕恕的錯誤。

因爲革命潮流的低落條件，至少是：（一）資產階級軍閥統治的穩定；（二）改良主義的漸次實行；（三）革命羣衆之潰散與消沉。單是敵人的屠殺進攻，不但還是革命的潰散，反而證明革命潮流之高漲，才使敵人驚惶失措而拚命的嚴厲鎮壓。但是，如果無產階級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黨，不去積極發動羣衆，領導革命潮流的發展，而以爲自然的革命高潮到來，自會勝利，那也是機會主義的錯誤。

（八）現時的總策略

現時形勢之中中國共產黨的總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有最高限度的組織的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形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

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中國共產黨應當避免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發動，那是會變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黨應當去領袖一切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之發動。所以共產主義者應當做一切農民暴動的指導者。

如果農民暴動的發動，事實上不能有多分準備起見而推遲，如果這種暴動事實上不能估量到較大範圍內的勝利，那麼，黨應當使這種暴動採取遊擊式的戰爭（不去佔領縣城或巨大的地域；長久的時期，不去費力建立大規模的軍隊等等，而以人數雖少却是團結鞏固的暴動軍，經常不斷的襲擊政府的軍隊或地主的武裝）。這種遊擊戰爭，隨後很容易發展而生巨大的農民暴動，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的範圍內奪取政權。固然，遊擊戰爭開始之後，攻襲城市，尤其是小縣城，是農民羣衆常有的傾向，本黨尤當領導這種鬥爭，使適合於戰術上的目的，襲其不備，奪其武裝，殺戮豪紳，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但是，農民暴動之後，如果專意佔據縣城而忽略鄉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發動更多更廣的羣衆，不使羣衆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權（蘇維埃），那麼，這便是軍事的機會主義。

至於城市之中，則遊擊戰爭的策略，比較起來要難實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適宜採用這種策略的時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經最終決定舉行暴動，巷戰已經開始，那時，黨才可以運用這種遊擊戰爭的策略。然而現在在一切工業區域，已經要建立工人的武裝隊自衛隊，訓練戰術，利用他們在日常的反抗黃色工會的鬥爭之中；這已經是工業城市之中現時所不可遲緩的任務之一了。城市暴動的必須條件是：工人羣衆的革命高漲及革命情緒——工人日常經濟鬥爭的加緊與擴大，形成總的政治鬥爭；（二）治者階級統治之動搖崩潰的形勢；（三）一般市民（中層階級）的慌亂猶豫搖動，對於治者階級厭惡而反對，甚至於同情於治者階級之顛覆；（四）工人階級之革命力量之組織，技術上的準備。因此，黨不但不應當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謂軍事工作之準備而忽略各市以及各縣工人手工工人店員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之指導與發動，而且應當更加加緊這種鬥爭，每一次極小的鬥爭之中，也要引導工人羣衆去了解暴動奪取政權之必要，及與農民暴動聯合推翻統治階級之必要；這樣，於是切實的在政治上準備

備城市之中暴動，關於工人暴動與農民暴動的聯絡關係，是黨的最重要的責任，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和贊助，單純的農民暴動是不能獲得最終勝利的；但是，這種聯絡，只有經過黨的組織與規定計畫。羣衆的暴動，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要適合當地的環境與時機，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沒有立即暴動的形勢中，而以軍事投機的方式做軍事上的互相影響。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做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羣衆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爲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再則，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之下，可以發生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是軍事投機主義，過早的明知無希望的發動，固然是軍事投機主義，但是，這還不是主要的危險。主要的危險是不以發動羣衆爲根本政策，不相信羣衆的力量，而只相信軍事的力量，只知道軍事上的佈置準備攻守進

退的規畫，因此，暴動之中只見軍事的行動，并不充分發展羣衆鬥爭的根本工作。二是藉口準備的不充分或者採取等待政策，而不發動當地的羣衆，甚至羣衆已經多數的起來暴動，尙且對於領導這種暴動仍舊是怠工或動搖猶豫，這種傾向的不信任羣衆力量，不發動羣衆的政策，甚至限止羣衆自發的鬥爭，可以使黨在羣衆之中喪失政治生命。黨對於這兩種錯誤的傾向應預先指出他們的危險性而努力掃除之，中國共產黨對於民衆暴動的責任，固然是使他儘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組織性，但是，一切羣衆自發的鬥爭，即使是黨所認爲過早的，黨也有起而領導之責任。

最後，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殲滅政策；對於一般貧民苦力羣衆（小資產階級羣衆）應當盡力吸引他們參加工農的鬥爭，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羣衆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羣衆的劇烈的革命行動。

現在雖還沒有到總暴動的時機，而黨的任務却正在於

努力鼓動各地城鄉革命的高潮創造總暴動的局勢。黨不但是要努力去組織農民自發的暴動，而且要去領導貧苦農民，領導起潛伏待發的暴動，發動遊擊鬥爭；應當發動工人的階級鬥爭，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領導他們匯合而成總暴動，獲得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勝利。

（九）蘇維埃的口號與工農政綱

現時革命階段之中，黨的主要口號就是蘇維埃——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只能在蘇維埃制度的形式裏建立起來。黨應當在文字口頭的宣傳上，對於最廣泛的羣衆解釋：『爲建立工農兵手工工人城市貧民代表會議政府，而實行革命鬥爭的必要。』（一）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二）但是，只有確實無疑的羣衆革命運動的巨大高潮，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只有到了這種時候，方才可以并且應當組織蘇維埃，以爲革命的政權機關。這所謂『暴動之穩固的勝利，已有保證』，是說暴動在一定區域內已經有固守較長時間的可能；只要有這種可能，便應當建立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只要暴動真正是發動羣衆的，那麼，暴動勝利時，這

便是事實上不能不執行的任務。至於遊擊的農民暴動，還只在襲擊移動的時候，當然，那組織暴動的當地革命委員會，繼續以臨時政權的性質為暴動之指導機關。總之各地農民暴動的發動，應當以當地農民的秘密團體（農民協會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員會來指導（城市暴動便是工會等推舉的革命委員會），應當盡量發動羣衆，引進更多更廣大的羣衆參加，實行自動手（『民衆式』）的沒收土地，殺戮豪紳，工賊，摧毀中國一切舊社會關係，實行遊擊式的戰鬥——解除敵人的武裝，組織工農革命軍；這種暴動在一定範圍的區域內得勝而有固守的規畫之可能，便應當建立蘇維埃（農民代表會議）；如果已能佔據城市一縣或數縣，以至於一省，工農暴動已經聯合起來而獲得勝利，那便有建立蘇維埃之必要。城市中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廣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員的羣衆；城市暴動一開始，甚至尚未開始之前，已經要有羣衆鬥爭組織的雛形，如總同盟罷工委員會，工人代表大會，革命委員會等，要積極領導這種羣衆鬥爭的組織，使成爲革命的暴動的中心機關，實行革命暴動獨裁的機關。暴動勝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利一有鞏固的可能，這類的羣衆組織便變成蘇維埃，而爲革命的政權機關。暴動的勝利，只有在建立蘇維埃的過程中，能使工農羣衆真正自己獲得政權，而更加盡量的來發展革命鞏固革命的勝利。——所以蘇維埃的組織既不能在勝利絕未鞏固之時開始，因爲這可以陷於忽略軍事戰鬥而專事選舉，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成見，因而減弱革命的獨裁制以至黨的領導權之危險；蘇維埃的組織也更不能藉口於軍事尚未了結，基礎尚未穩固，而延遲推宕，因爲這便更加要增長暴動中的軍事投機主義，這便將工農暴動完全變爲軍事行動，只去攻城奪地，只知道軍事上的規畫。

一初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是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城市貧民應當包括工匠手工農業者及一般非剝削者的小資產階級。

黨應當在鬥爭的過程中組織農民於農民協會等類的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依各地的情形羣衆的信仰而定）。這種農民組織必須是貧苦農民羣衆（破產貧困之自耕農，佃農，雇農，失業農民）之階級鬥爭的組織，

且是暴動的組織（決不能視為類似工會的經濟的組織）。然而黨應當確定方針：暴動勝利之時，要農民協會變為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現時就應當宣傳蘇維埃的口號及農民協會的過渡作用。所以蘇維埃口號並不與組織農民協會相衝突，可是『鄉村政權歸農民協會』的口號，應當取消，蘇維埃口號之外，還要團結農民於土地革命的旗幟之下，農民暴動未發動的地方，祕密的農民團體是有需要的，本黨應當引導他們到抗租抗稅不還債的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沒收土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總方針，已經載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之中。黨應當堅決的反對一切機會主義份子猶豫圓滑的修改或謬解土地問題上的黨的主張。土地革命的主要口號應當是：完全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農民代表會議自己支配給貧農耕種，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佃制度，同盟抗租抗稅，取消一切苛約、重利債務，沒收豪紳重利盤剝者的財產，殲滅豪紳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黨堅決的反對用減租、沒收大地主，打倒劣紳惡地主等改良主義的口號，來替代上述的革命口號。本黨應當努力使農民暴動有民衆式的性質，極端嚴

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遊擊戰爭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蘇維埃口號以外，還有勞動問題黨綱：八小時工作制，絕對的增加工資，規定休息日，社會保險，要求監督生產等。再則，應當對於工人羣衆及城市貧民解釋，並且要在暴動勝利之時實行下列的事：例如沒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財產，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大工廠大商店，銀行礦山鐵路等，收歸國有，工廠歸工人管，厲行勞動法，如果小廠主怠工閉廠，便也沒收他的工廠，殲滅一切工賊反革命派，徵發有產階級的財產，改良貧民生活，如建築工人貧民住宅等。只有在這種革命的口號之下，本黨才能組織被壓迫羣衆的暴動，而得到勝利。

（十）反對軍閥戰爭與軍事問題

反對一切軍閥戰爭的問題，是中國現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贊成中央最近所發反對軍閥戰爭的宣言，認為對於軍閥戰爭採取革命的『失敗主義』的政策，是非常之對的。『失敗主義』便是要使交戰的雙方軍閥都失敗，因為軍閥的失敗崩

潰，就可以開展羣衆革命運動的環境，而使工農暴動容易得勝。 本次擴大會議更特別的指明：失敗主義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舊軍閥戰爭的時候，對於本黨是天經地義。

對於勞動民衆，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的統治，與白崇禧唐生智汪精衛的統治是一樣的。 北方軍閥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盤剝者，是最大的官僚買辦資本家的代表（商業資本與重利資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權）；南方軍閥是豪紳地主（重利盤剝者）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

他們雙方雖然現在還是反動之中互不相同的種類，可是工人階級及農民對於他們的態度是一樣的。 本黨的任务，便是在一切軍閥戰爭之中，努力將這種軍閥戰爭變成革命戰爭，將這種屠殺掠奪的戰爭變成勞動民衆反對富豪軍閥的國內戰爭。 本黨應當向勞動工農民衆解釋的，對付軍閥屠殺戰爭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農兵士羣衆起來實行推翻自己當地的軍閥地主資產階級之革命暴動。 本黨應當組織羣衆以備暴動，在優越的時候發動羣衆而指導他們暴動，領導工農羣衆起來奪取這些混戰殃民的軍隊的槍支武器。

中央認爲必須更加加緊在一般廣泛的平民羣衆之中做反對軍閥的宣傳。 『反對戰爭』的口號，中央認爲是對的。 但是宣傳這一口號的時候，必須解釋，要能永久消滅這種軍閥的掠奪戰爭，只有勞動貧民的革命勝利，而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軍隊之中的革命工作，因爲戰爭的關係，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緊破壞這些軍閥軍隊的工作。 中央現時特別指明：雖然中央政治局屢次提及這一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到處受摧殘，或者簡直沒有做。 農民暴動屢次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認爲就是這一工作沒有絲毫成績的緣故。 本次會議現時特別命令各級黨部立刻開始在兵士及下級士官中的秘密工作。 除主要的革命口號之外，軍隊中的宣傳，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餉項，要求發清欠餉，給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廢除肉刑，反對軍官侮辱兵士，兵士監督軍官的財政收支等等。 本黨應當號召兵士參加工農暴動，沒收軍閥財產，兵士派選代表參加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的政權。

同時，中央認爲必須特別指出：中國革命總經驗，尤

其是屢次失敗的教訓，都證明要使中國現在的僱傭軍隊，變成革命鬥爭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動勝利而有可能組織正式的革命軍隊的地方，本黨應當組織完全與僱傭軍隊不同的工農革命軍，工農革命軍組織上的主要原則，便是志願兵制度，工農革命軍的主要成分，應當是階級覺悟的革命的工人和農民。黨代表政治部的制度，應當在新軍隊的各級組織之中建立起來。新軍隊中應當有集權的軍需供給的機關。新軍隊的名稱定為工農革命軍。

(十一)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八七緊急會議以來的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階級鬥爭劇烈的時期，這種情形自然的結果，竟使本黨以全力去指導無產階級農民的鬥爭；在這種艱苦困難的條件之下，本黨所以沒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上來。同時，正在這一時期之中，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及其保鏢的軍閥（國民黨）逐步屈服，實行其賣國的親帝國主義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工人苦力羣衆赤手空拳奪回來的英租界，國民黨竟歸還了英帝

國主義者，這是何等的恥辱。九月一日實行關稅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經企圖使鹽務署的外國督辦服從自己，但是英國領事幾聲抗議便把國民黨嚇退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蒙，而國民黨政府一句硬話也不敢說。

所有這些事實都更加證明：只有無產階級是澈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無產階級領導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引進極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羣衆。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的先鋒，應當領袖中國勞動民衆的民族解放運動，——嚴格的揭發治者階級的賣國行爲，以及國民黨虛偽的『反帝國主義』的口頭禪。本黨應當號召無產階級及廣泛的被剝削民衆起來奮鬥：反對帝國主義，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立刻撤退外國海陸軍，沒收外國資本家的工廠，企業，銀行——歸組織成蘇埃國家的中國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債——滿清政府及軍閥政府零躉出賣中國所借的外債。

同時，本黨應當經常不斷的對工人及一般勞動民衆解釋：中國人民要完全戰勝帝國主義，只有推翻治者階級，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真正的平民政權——蘇維埃政權，同

時，也只有得着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

(十一)機會主義之遺毒

八七緊急會議雖然嚴厲的反對以前黨的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半孟雪維克主義的政治方針，中央臨時政治局雖然屢次糾正地方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然而黨內仍舊有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之遺毒。葉賀潮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動政治上意義的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爲前敵指揮者不是實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種主要問題上採取妥協的改良主義的方針（只提沒收二百畝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張減租到收穫百分之三十，不注意農民羣衆的革命宣傳，不准工農自動的獨立的實行殺戮豪紳地主反革命派，拋棄徵發沒收地主豪紳財產之政策等等）。軍事上很壞的策略，也表現前敵黨的指導，沒有革命的建議力，沒有果斷的意志和方針。許多次的農民暴動之中，指導者猶豫動搖，沒有革命的堅決的意志，都是多次失敗的主要原因。這種機會主義的特點，便是不相信

羣衆運動的力量，不去依據工農民衆，而總想依靠靠不住的軍隊力量，總想做勾結雜色軍閥的把戲。中央這次會議認爲必須以全黨的力量，來排除這種危險的致命的機會主義之遺毒，這種機會主義遺毒猶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黨的指導幹部是非無產階級的成分，本次會議命令各級黨部立刻用最堅決的方法，使指導幹部工人化，肅清其中的機會主義的份子。要知道最近兩湖廣東及葉賀南征的失敗，其原因由於主觀上的錯誤的占極大部分，沒有強固健全的非機會主義的黨的指導，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再則，本會議認爲還要預防黨內別一種危險傾向發生之可能，——這種傾向便是對於工人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部分要求的鬥爭，職工運動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實武裝暴動的總政策，不但和指導部分要求的鬥爭的工作不相衝突，而且更加要黨積極的去領導工人階級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鬥爭，——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使共產黨發展成爲羣衆的革命的組織。

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本草案爲立夫同志所擬。要大家公開討論，以待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作最後的決定。同志等如有意見，修改或增補。理論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個草案，都可以在本報刊布。）

緒言

中國共產黨認爲：中國鄉村之中地主豪紳富農的成份不在少數，他們依據自己的暴力機關（民團、團防、商團、軍閥的軍隊，以及他們所勾結收買的土匪），他們依據帝國主義的助力，對於土地制度之革命的變革，竭全力以抗禦。

中國共產黨認爲，只有農民最劇烈的階級鬥爭能夠消滅勞動民衆敵人的經濟政治上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認爲，只有用最「民衆式」的階級鬥爭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實行革命的變革土地制度，組織鄉村中的農民代表會議政權，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府。

在這一鬥爭之中，苦力和雇農將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堅決的反對並駁斥一切蔑視雇農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論（如謂農民運動不應是「流氓地痞」的運動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組織苦力雇農於階級的組織之中，引進他

們的代表參加革命政權之指導機關。同時，中國共產黨要盡力吸引鄉村中的中農份子，使他們站到貧民方面來，這些中農也是要推翻舊制度的。

中國共產黨認清這一鬥爭是非常之艱巨的，但是，同時要指出：廣東湖北湖南的農民已經在本黨指導之下實行許多次英勇的武裝暴動，這種情形證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經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共產黨要組織農民於農民協會等類的戰鬥的組織之中，竭全力以贊助農民的一切鬥爭，宣傳以城鄉勞動民衆武裝暴動而建立蘇維埃政府之主張，並且在羣衆運動相當的階段上進而組織蘇維埃。中國共產黨認明：農民之中對於國民黨的幻想迅速的消滅，國民黨欺騙民衆的甚麼減租百分之二十五，減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張，無論甚麼地方也不能實行，即使實行也決不能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共產黨要堅決的反對國民黨欺騙民衆的政策。

各省紅槍會等類農民組織的發現，以及這種組織的奮

起鬥爭，也就證明農民了解武裝鬥爭之必要。中國共產黨要努力去肅清這些組織之中的反動份子，肅清農民意識裏的反動遺毒，努力去改變這種組織，使成爲真正階級的組織，能爲自己的解放而奮鬥，共產黨員應當到這種組織之中去進行適當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要組織農民，實行同盟抗租罷稅不還債拒用無價紙幣和軍用票等類的紙券，並且要竭全力去贊助這種鬥爭。

中國共產黨組織農民羣衆反對軍閥戰爭的鬥爭，並且贊助農民自發的這種鬥爭，反對軍閥的徵發拉夫派糧等等。中國共產黨在每一次這種鬥爭之中，宣傳農民武裝暴動以反抗農民之階級仇敵的必要。

(一)

中國的農業經濟與土地關係，不但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歐美不同，並且和歐洲中世紀時代（資本主義前期）的土地關係也不同。這種差異的最重要的前提，實在就是中國生產之自然界的環境與中國歷史發展之特殊條件。中國農業生產的方法上，有許多特點，使農村經濟呈特殊的

狀態，這些特點就是：自覺的整頓水利之重要（必須人工灌溉），多量的調劑水旱器械與建築之必需，中國本部之主要區域沒有畜牧事業，農村經濟中用以耕種的牲畜比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絕對沒有停耕若干時間以與地休閑之辦法，必須耗費多量的徒手勞動。如此的農業生產方法，再加上商業重利資本的早期發展，防禦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災必須巨大的工程（如長城運河黃河河工隄工等），應付天災又須有種種救濟組織，對於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們，強迫他們變成農業民族；這些情形綜合起來，便造成中國這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就是馬克思列寧所稱爲「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制度。中國如此之多的小農經濟，實際上不相關連，可是中國很早便有貌似統一的國家政權，這種國家政權的物質基礎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國官僚制度的作用向來非常之大，這個原因便在於此。中國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業重利資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們並且就是直接實行重利盤剝和大商業的本人。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閹閹專有土地的制度（如貴族閹專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國已經很早就根本崩壞了（秦始皇之

後，約當基督紀元前三世紀）。此後經過很長期的無政府狀態，經過非常殘酷的階級戰鬥，然後最終的形成所謂亞洲式的生產方法。中國的國家便從細小的許多諸侯采邑變成亞洲式的專制政權，有極發達的官僚制度。農業與農民的家庭工業（紡織等）相聯結，又使亞洲式的生產方法有很大的內部穩定的狀態。商業重利資本，對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地方市場，互相關聯很薄弱的地方市場，有極大的威權。諸侯采邑開闢式的土地制度崩壞之後，中國的土地關係經過許多種的變更，都是由於種種歷史形勢而來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來的影響，或者經過很大的民衆運動，各地市場關係之擴大或縮小等等。可是農業勞動的方法，根本是沒有變更的。中國農村生活的特點是：人工灌溉有能決定一切的重要意義，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業重利資本有密切的關聯，歐洲中世紀所未有的地主與商業重利資本大規模的剝削農民，土地使用時分割得非常之瑣碎細小（同時，並不妨害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資本主義前期式的地方市場對於農民經濟有相當巨大的威權。過渡於新的生產方

法，發展全國的生產力，農業技術的進於更高的階段，在現時都阻礙於這舊社會制度的遺毒。

（二）

中國各省的土地關係並非一致相同的。本黨各地黨部應當細心研究各該省的土地關係，必須估計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經驗，適應各該區域特別的情形，而實行黨綱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絕無疑義的是佃農及半佃農（粵桂鄂湘閩浙等）。北方有幾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農（晉直）。殖民地區域的土地關係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龍江等）。中國共產黨認為必須宣言承認內蒙古民族有自決的權利，一直到分立國家，並且要極力贊助內蒙國民革命黨力爭自決的鬥爭。對於回族地域，本黨也應估計當地特殊的土地關係。中國有幾省還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黨應當努力奮鬥，消滅對於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種種方式的剝削，而贊助他們進於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農民分做三種：一、佃農，二、自耕農，三、半佃農

。三種農民之中，都有貧農，小農，中農與富裕農民的區別。分辨農民中的這些種類，在農業生產方法的條件上，必須不僅以生產範圍（耕地畝數之多寡）為標準。

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穫次數等，都要估計到。

各種農民之中，在中國本部大多數是貧農和小農，貧農和小農都是每年收入不夠維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這些農民在各省之中有的佔百分之五十，有的佔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農民只是農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盤剝，剝削僱傭勞動，出租耕牛及農具，強租貧民田地，或者將自耕所餘田畝出租，兼營農業，商業或農村副業，與鄉紳及官署有交往聯絡；這些事情，富裕些的農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農雖然少，而他們在農村之中却比較的有些勢力，當然他們的勢力比地主商賈重利盤剝者的勢力要小得多。

中國閥閱制度（貴族）很早就消滅，族長制度有很大的影響，地主家族真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現時更有地價高漲的情形，農村中的資本流入城市商業，變成重利盤剝的資本；這些情形使地主階級之中的中心人物並非大地主

，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貪狠，他們對於佃農剝削的殘酷，並不讓於大地主，甚至於有過之無不及。表面上宗法社會的舊俗，不能使佃農的地位比較好些，反而更加壞些。除地主，商賈，一部分富農，重利盤剝者之外，中國農村中的剝削者，還有土豪鄉紳也有同等的重要。

鄉紳雖然常是有田地的，兼營商業和重利盤剝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論，他們是多餘的智識分子，專靠農民的餘利生產品而生存，他們用租稅課捐的方法，有時簡直用強迫貢獻的方法，榨取農民的餘利生產品。他們是官署與農民生產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團一樣，亦是壓迫農村勞動平民的寄生蟲的暴力機關，這些寄生蟲是反動勢力在鄉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產，都被治者階級所霸佔。祠田族田廟田等的收入，都是鄉紳所榨取。地主商賈鄉紳所辦的公司，或者各個軍閥鄉紳重利盤剝者，都能以極賤的價錢收買屯墾的官地。治者階級霸佔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廟宇田產的收入，更加增加他們的權力。

（四）

中國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穀物，並且大半的習俗是佃農有永佃權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論，都沒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地主的對手方，極大多數並不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租戶，因投資於農業有承租地畝的；地主的對手方，都是窮餓的農民，租田耕種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幾省（粵、蘇、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極少數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租戶。地主對於佃農無限制的剝削，一般而論，都已經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將『絕對地租』與『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設備中所放資本的利息都拿了去，並且連佃農所耗費於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處所有名詞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經濟名稱），不但如此，甚至於將佃農生產者及其家族所應得的工資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農的收入，往往低於他們維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數目。但是，除出這種習慣上舊式的剝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關係也在發展起來。地主竭力在設法使永佃權變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為短期的租佃。舊式以穀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習慣，都漸漸的變成新的方

法。鐵租（每年不論豐歉，佃農須交一定的租額）的辦法已經很廣泛。押租（佃農預先交納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種田地）的辦法，也在實行起來。這些新方法之外，舊時的剝削方法仍舊保存着。佃農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報酬非常之少，佃農一定要替地主送禮，有種種奇怪的名目，還需請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農欠債之後，便要替地主當奴隸（廣東山東），賣男賣女還欠租，不能還租的佃農須要坐監牢（廣東浙江等省），土豪民團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農，或者是因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類的剝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國中部各省（江浙皖贛等），租佃關係之中有所謂『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農有田面。這種情形大半由重利盤剝而來的，或者是由於佃農代墾地主荒地而來的。中國永佃權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顯的證明中國農村之中並非資產階級式的私有制度占優勢。直到最近，地主方才開始用全力奪取那種『共有田地』的所有權，要想使舊式的『共有田地』變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礙於剝削的舊式的永佃權及收租時的舊習慣（荒年照例減租，每年只收一次收穫的租，貧民可以自由檢拾稻場上遺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變更舊式的亞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爲比較現代式的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然而農民的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變成農民所有。

（五）

貧農小農甚至中農所有的土地，僅僅是形式上的所有權罷了，形式上享有這些田地的生產資料罷了；其實治者階級用課稅貿易誑騙種種方法，不但將「佃租」收去，並且收地價的利益之極大部分，甚至於將農民生產者及其家族所應得的工資之極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農佔多數的省份，現在也在自耕農迅速的變成佃農的過程之中（山西河南）。賦稅的壓迫，經常不斷的軍用徵收，根本破壞農民的經濟。軍閥的戰爭，匪亂的蔓延，商業交通的停滯，往往造成地價暫時低落的局面。地主軍閥官僚商賈豪紳得以大批的收買田地，使自耕農變成佃農。時常不斷的災荒（直隸、山西、山東），預徵錢糧，每年勒捐

數次，更使重利盤剝的現象加增。重利盤剝者強逼農民將田地零星的抵押，農村中的治者階級用種種方法掠奪農民的所有權。自耕的農民變成佃農。

（六）

水力的使用上，也有極劇烈的階級鬥爭。地主竭力搶奪灌溉水力的支配權。商人的公司或豪紳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農民付錢買水。農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個小農經濟沒有能力改良水利，開闢水源，甚至於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農民生產的最重要的前提），於是他們總是想望國家政府來解決這一問題。農民可以深切的明瞭：只有勞動者的政府能夠實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應用新發明的技術。

農村之中金錢貨幣的勢力日益增加，於是重利盤剝者的威權也就擴大。農民之中最貧苦的份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於連維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資財也沒有。天災戰禍，因而不斷的破產失業，還要履行種種舊習慣中糜費的禮節（婚喪趕節等等），都使農民不得不向重利盤剝者借錢。借錢的利息

，從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盤剝之中還有一種借貸穀物的辦法，這種辦法的殘酷更是無以復加，簡直是公開的掠奪農民。收穫前借一石穀，收穫後便須還一石半，甚至二石穀。收穫前幾個月借的債，收穫後即須照全年付利還本。荒年天災的時候，重利盤剝甚至於可以剝削到幾個幾十個的村莊，剝削到全體的農民。

軍閥的統治根本破壞農民的經濟：他們的重稅雜捐，軍事徵用，派軍封船，派糧，拉夫，拉馬匹等等，完全是破壞農民經濟的。地主還要轉嫁一部分賦稅雜捐到佃農身上，以及一般農民身上，這種稅捐一年之中收到兩三次，甚至於六次。釐金雜捐式的關卡無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轉嫁到農民身上：輸出時，商人因為估計所負捐稅，而更加抑低收買原料的價錢，如此轉嫁稅捐到生產者身上；輸入時，又如此的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軍閥制度之下，以前徵收賦稅的舊習慣與相當的限度，完全消滅了；中國貧苦農民所負租稅，遠過於普魯士或美國的農民。鉅商地主與官署勾結，並且有些權勢，反而可以比貧民少担負些。地方稅的種類和數量都在日益增多。

再則，農村的破產使匪亂日甚，匪亂的蔓延又使農村破產更甚。

帝國主義對於農民經濟市場的權威，也更加厲害更加深入。外國工廠生產品的輸入，機器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式的手工工場及家庭工業的發展，都使帝國主義侵入的地方農民舊式的家庭工業（紡織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擊。同時，農業與家庭工業相聯合的中國舊經濟基礎，根本破壞，其崩壞的速度，比工業的發展快得多，農村中多餘的勞動者因此沒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極大多數的失業羣衆的到城裏當苦力，變成土匪，流入軍閥的軍隊，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羅南洋羣島，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滿洲蒙古去。

帝國主義的侵入，使農業中各種種植的分配，大有變動。例如茶的出產，因為印度爪哇資本主義式的茶葉大農場競爭的力量很大，日本茶業生產的組織也比較的好，中國自身則釐金雜捐日多，所以中國茶業生產大受破敗的影響。種蔗的生產也是如此，爪哇台灣等處蔗業大農場之競爭，外國糖的輸入，都使中國蔗業生產衰落。

歐洲化學工業的發展，破壞了中國土皖的生產。帝國主義的侵凌，以及中國本國紗廠絲廠的發達，使國內植棉種桑的地畝大增，然而歐戰之後，中國棉業受着美棉印棉的競爭，小農的棉場自然抵敵不過——中國小農受着重利盤剝者的壓迫呢。中國重利盤剝的資本家本來正在努力侵入與工商業有關的農業之中來。製油植物的種植也大大的發展；但是與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類菜類同時輸出的本來還有一種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餅。滿洲方面輸出於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餅。同時，種植鴉片及烟葉的地方也多起來。英國帝國主義用槍砲強迫輸入鴉片於中國，完全是爲着賺錢。現在軍閥便強逼農民種鴉片，以便他們抽收鴉片稅。福田多變成鴉片烟葉等的田。水利不整頓，灌溉的設備破壞，於是農民往往不能不將稻田改種番薯（馬鈴薯）。貧民的食料一天一天變得更壞了。

商業却日益擴大起來，但是盡在舊式的商業方法的範圍之內。貧農和小農不得不在收穫之後立刻出賣穀物，簡直不暇顧及市價如何，他們只能照村中最低的價格出售

，因爲急於要付田租，賦稅，債息。等到第二次收穫以前，他們早已完全用盡了，只得出很高的價錢去買米，借米吃。商業重利資本將與工業有關係的農產品（絲，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們用極低的價格向農民生產者收買這些農產品。農民中最貧苦的份子受着市場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場的絲毫好處，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處。與工商業有關的農產品之極大部分的利益，是國外貿易的輸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國商業重利資本所得的。鄉村中的貨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價，中國的貨物流出國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價。

這一過程，因爲帝國主義霸占鐵路內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擴大商業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前提，於是更加厲害。外國財政資本引起中國的採取工業（煤鐵等礦），後來又發生幾種製消費用品的工業（如紗織，烟廠，榨油，食物製造，釀酒等）。農村中剝削所榨取出來的資本，投入運輸業商業，亦有些投入工業。

但是，同時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協定關稅，國內

市場容量的有限，軍閥統治，貨幣制度的不統一，財政機關的混亂，商業重利資本的優勢等等，都阻礙工業的發展；頻數的經濟恐慌使資本溢出生產範圍而停滯，甚至於商業之中也不過轉，於是這些資本及城市中一般積蓄的錢財轉而購買田地及經營重利盤剝，於是小地主的數量增多而農民之佃農化的過程更加急。

帝國主義利用銀價的低落掠奪全中國。中國的銀行家鉅商及重利盤剝者受着了這種損失，便轉嫁給農民生產者。同時，在歐戰之前便開始一種過程：農村中及城市貧民中最流通的貨幣（銅元）之價格，日益低落，歐戰之後這一過程繼續的厲害起來。銅元的購買力，因為軍閥政府的濫鑄，而日益低落。再則，軍閥政府發出許多紙幣，軍用票國庫券等等，這種東西過不了幾天便不值錢了，使農民及城市貧民受鉅大的損失。銀行公司及單個的商賈，也各自發出紙幣剝削農民。中國經濟日益成爲貨幣經濟，然而鄉村城市中流行的貨幣，仍舊帶着資本主義前期的貨幣之種種特質。

中國農村中絕無因地的農民有極重要的意義：苦力，

雇工，船夫，漁夫等。做搬運夫的苦力有好幾百萬，土木作及其他農業工作的苦力也不少。這一階級是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始祖，昂格思所稱謂「前無產階級」的。他們受着最殘酷的剝削。他們往往幾星期幾個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們的境遇更加苦。

農民的失地和農民家庭工業的崩敗，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貧農小農所耕田地非常之瑣小），都使苦力農場工人的數量增加。中國條件之中，播種灌溉插秧等工作時，甚至於小農都不能不添請別人幫助。富農等便可以雇用長工。有些地方，地主給農具種籽牲畜，叫雇農替他耕種，收穫之後雇農只得極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資。這種農民，中國亦稱謂佃農，其實已經是雇農。他們的地位很像半奴隸的農奴，却不像現代的農業無產階級。按日計算的雇農，或者按期雇定的雇農，一到田忙過了之後，便無從找着工作。

對於農村的剝削，最近還有些新的方式發生。舊式的家庭工業，如繅絲等，現在固然已經崩敗漸滅；同時，却發生新式的家庭工業，爲領取資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織布

，製花邊，繡花，製草履，製帽，製扇，製傘，製中國舊式的估衣等……這些新式家庭工業，大概有商店定製包銷，對於農民，尤其是農婦的剝削非常之厲害，他們所得工資簡直不能養活。

中國捲入國際貿易的漩渦之中，帝國主義獲得中國經濟的最高權，中國勞動民衆受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地主官僚商業重利資本聯合的統治，交通與工業之中資本主義的原素增加，舊國家的崩壞，軍閥制度的發展，凡此一切對於舊式生產方法給了非常之鉅大的打擊，根本上使他崩毀。

然而同時要過渡於新的生產方法，却有許多困難與阻礙：一方面帝國主義阻礙中國的發展，別方面地主及商業重利資本依靠着帝國主義及舊官僚機關與軍閥軍隊的權力也阻礙中國的發展。帝國主義利用剝削中國勞動民衆的舊方法去剝削全中國，中國的治者階級又在竭力鞏固剝削民衆的舊方法，還要運用剝削民衆的新方法，以穩固自己的威權和地位。

所有這些情形結合起來，便形成中國農業的一般的衰落，收穫減少，舊時的水利設備破壞，天災頻數，水旱飢

荒相繼，農村破產，土匪竄起已成一般的現象，重利盤剝的加重與擴大。階級鬥爭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來。

舊社會制度崩潰下來，漸滅下來，而過渡於新的生產方法便只有兩條路：資本主義的與非資本主義的。

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之中造成鉅大的生產機關，應用極新的技術，列強竭全力以互爭世界市場，互爭銷售貨物與搜取原料的場所，財政資本運用極新式極鉅大的軍事技術機關及海陸軍以爭奪市場，以服從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時期之中帝國主義剝削與新舊軍閥壓迫之下的中國，只能夠非常痛苦遲滯的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而且必須外國資本輸入中國的速度大大的加增。

資本主義的道路對於中國，就是幾千百萬農民苦力之死亡，幾百萬女工童工在工廠之中磨折慘死，流血的掠奪的戰爭（如此的混戰局面之下，軍事上簡直不用甚麼技術器械相鬥，而只是用幾千幾萬人的性命為犧牲，以相搏戰），極鉅大的天災水旱，極殘酷的剝削工人，陸續相繼的國內戰爭，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礦山鐵路租借地，瓜分勢力範圍，或者簡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

的幾輩工人相繼死滅，一般勞動農民的死亡，全國人口的大減少。從崩潰的舊中國社會非常遲滯痛苦的轉入新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之道路，便有這些不可避免的結果。

第二條路——非資本主義的道路，便是勞動民衆反抗中國治者階級與帝國主義之聯盟統治的極艱苦的鬥爭，以羣衆的武裝鬥爭統一中國解放中國，推翻帝國主義，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除盡一切種種的剝削者，將勞動民衆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從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與全世界革命的工人運動及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經過第一期艱苦的鬥爭之後，運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之補助，而進於新式技術的生產方法，工業農業大大發展，造成新的習俗，提高一般民衆的文化程度，行向勞動平民解放後之光明的將來，自由的勞動，一直到進於自由世界，沒有一切階級的世界——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要聯合農民及城市貧民，組織並準備無產階級的武裝鬥爭，以推翻地主豪紳重利盤剝者及其代表之軍閥官僚的政權，而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以實現第二條道路，非

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認為要澈底變革中國的土地制度，必須肅清一切崩潰混亂的舊社會關係，所以主張為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起見，必須實行下列的辦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無代價的沒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歸組織成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沒收的土地之實際使用權歸之於農民。租田制度與押田制度完全廢除，耕者有其田。

三、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是鄉村中的革命政權機關，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舊時佃農中的富裕者不能變成富農，並使革命軍隊的戰士及無地的農民能夠分到土地耕種。同時，共產黨要努力實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會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產等類的土地，一概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產旗產的土地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共產黨要贊助農民去根本消滅這一種陳腐惡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歸農民代表議會支配；並且要努力設法，使實行墾殖政策時得有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以及工農軍的兵士。

七、一切豪紳反革命派的財產完全沒收。

八、農民代表會議要措籌基金，保證無產而喪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廢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礦產完全歸蘇維埃國家所有，蘇維埃國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當設法保護森林種植森林，並開採礦產。

十、整頓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農民代表會議執行，井泉溪沼等完全歸農民使用，農民經過農民代表會議而行使這種權利。

共產黨並認改良水利擴大灌溉源流，採用新式技術機器電力等，為自己的重要職任之一。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運動。

十一、共產黨要努力設法實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

導河填築淤地築造牧場等等；並實行預防飢荒的設備。

十二、一切苛約重債一概取消。共產黨要組織低息的農業借貸，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民之借貸合作社。

十三、共產黨組織並贊助農民之合作社運動：銷售農產品及農民之家庭手藝產品，販買農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藝的原料等。共產黨要發展工業而使農民得着廉價的現代新式的農具。禁止販售肥料的私人壟斷，——販買肥料歸農民的合作社辦理。共產黨還要實行鄉村中築路修道的建設事業。

十四、軍閥政府的一切賦稅，完全廢除，釐金廢除，包捐包稅的制度廢除。革命政權重定單一的統一稅制，稅收的一部分應當用作鄉村的公費。一年只在收穫後收一次稅。確定統一的貨幣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頒佈保護雇農苦力的法律。政府當以發展工業而開辦公事業的種種工程，修築道路，獎勵農村手藝，以保障苦力失業者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開除譚平山

布爾塞維克

第六期

一六五

中國共產黨此次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已經議決開除譚平山，其理由具見於『政治紀律議決案』，茲錄此議決案中關於開除譚平山一段如下：

「譚平山同志自本黨第五次大會後當任國民政府農政部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另組織第三黨，並向智識份子同志中作反對中央及另組織第三黨之宣傳；同時忽視黨的決議，不得中

央許可私向汪精衛請假，在請假呈請書內復大罵農民運動棘手；與汪精衛代表陳春圃談話，更大罵本黨中央及農運；最後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至九江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的反黨空氣，至南昌仍繼續其第三黨的宣傳，在同志中在國民黨員中；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而後通知或逕不通知前敵委員會的舉動，其於屠殺豪紳和沒收土地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

廣東工農反對軍閥混戰的爭鬥

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不論是在那一派之下，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工農：武漢方面唐生智曾經極殘暴的屠殺工農，壓迫工人的罷工，壓迫農民的減租；唐生智倒了，繼續唐生智統治的新軍閥，更進一步的要取消武漢政府表面上減租二五的命令，甚麼『旅京湘人』也通電主張減租二五應俟將來國民會議決定。江蘇宜興無錫農民暴動之後，國民黨自己不得不公開承認政府增收畝捐二元激起農民，『與共產黨以搗亂機會』，又在提出減租主張（浙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己也承認『共產黨所以能深得民心』，是因為農民受地主壓迫過甚；但是，同時江蘇有許多縣地主豪紳自己組織種種『保產會』，『田業維持會』，而國民黨正在竭力贊助他們屠殺農民。最近上海的地主資本家更有能力支配上海市政府，禁止房客『的減租運動』；上海的商會號召全國商會代表大會反對取消商會的主張；而國民黨正在贊助他們壓迫工人貧民。廣東最近葉賀入粵時，農民和工人曾經有英勇的暴動和鬥爭，李濟陳黃紹雄竭力以鎮壓工農；如今張發奎黃琪翔解決黃紹雄，而更進一步的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取消罷工工人的食堂，汪精衛在廣東的時候，就拘殺工人數百人。……

總之，國民黨的任何一派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工農。國民黨現在的統治之下，資本家和地主豪紳階級，正在組織自己的反動勢力加緊的向工農進攻。國民黨政客，如汪精衛等的口頭改良政策，甚麼減租，甚麼調和勞資等等，都只是豪紳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政策。工農答覆這種壓迫和欺騙同時並進

的政策，只有自己武裝暴動起來，要求直接改良自己的生活狀況，自動手實行革命的要求，自動手取得政權。何況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各派國民黨，一面固然一致的壓迫屠殺工農，一面又在自相爭權奪利，引起不斷的混戰，更加加重工農貧民的痛苦。他們自己之間的混戰，表示他們統治的不能穩定。工農民衆的武裝暴動，工農民衆的革命力量，尤其可以爆發起來，推翻腐朽崩潰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

黃琪翔和黃紹雄開始混戰於廣東，廣東的工農就立刻爆發革命的武裝的鬥爭，做全國工農民衆的模範。黃琪翔政變的時候，廣州幾千幾萬的工人，立刻起來示威，奪取工人代表會以前的會所，自動手的爭取工人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提出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口號，提出打倒李濟陳炯明張發奎黃琪翔的口號。海陸豐的農民也立刻起來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奪取黃琪翔陳濟棠錢大鈞等互相衝突的反動軍隊的武裝，成立農民代表會議的政權。現在廣州工人雖然被黃琪翔等所壓迫；但是東江農民暴動又四處蠶起，已經佔領海陸豐，紫金，碣石等縣，已經實行沒收地主豪紳的土地財產，已經實行貧民分配土地，毀滅一切賣身的債券，囤契，在澈底掃除封建宗法社會的壓迫制度過程中，創造革命的新的社會關係。這四五縣農民暴動的勝利，必定引起全廣東的農民暴動，必定使廣州市的工人實行勝利的暴動而奪取政權，建立革命的廣東。

廣東最近工農的這種鬥爭，不但對於廣東工農開闢革命勝利的前途，而且告訴全國工農：怎樣對付進攻工農的豪紳資產階級，怎樣對付欺騙壓迫工農的國民黨，怎樣對付混戰的各派軍閥！

反對南京政府的工會條例 秋白

國民黨最近半年來，在上海廣東湖南武漢陸續不斷的屠殺工人，壓迫工人，這還不夠，最近南京政府更擬出所謂工會條例，以法令來保障資本家的剝削，阻止工人的自由。這一工會條例草案的內容，就是：

(一)剝奪工人組織自己羣衆的工會之自由，限定非呈報政府官廳，即不能享法律保障之權利。現在的政府官廳是資本家的，這是我們工人都知道的，要工會呈報官廳，便等於使一切不能得資本家歡心的工會，絕對不准存在。

(二)剝奪工人同盟罷工的自由。條例草案上載着(第十一條)：軍用或公用事業範圍內之爭執，無論何時不得直接行動(罷工)，軍用或公用事業範圍以外之爭執，非經仲裁委員會仲裁，亦不得直接行動。

(三)限制工會及工人改良生活之鬥爭。條例草案上載着(第二十條)：工會對於增加工資每年不得有二次之要求，每次要求不得超過原有工資十分之二。

(四)甚至於定出要工人賠償資本家的損失，還要處以罰金的荒謬絕倫的辦法。條例草案上載着(第二十一條)：工會或工會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除賠償損失外得處以二百元以下之罰金。這所謂「左列情事」，草案上並未寫明，自然就是指着工人不經仲裁而罷工，要求加資每年過了二次，每次過原有工資十分之二等等。

(五)絕對禁止工人的怠業；絕對禁止工會有違反所謂法令公益的決議。

這種條例實施起來，簡直是完全剝奪工人的生命和自由。工人階級的鬥爭，自然是不利於資本家的。中國現在的法令或所謂公益秩序，完全是保護豪紳資本家利益的。工人的鬥爭，每次都不免要與所謂法令秩序相衝突，工人鬥爭的目標，必定是要變革現在的所謂法令與秩序。如果照條例的限制，則所謂工會只能替資本家做走狗。再則，國民黨政府現在的勞資仲裁，完全是政府黨部資本家佔多數的仲裁會議，這種仲裁會議必定是幫助資本家。如果因爲工人反對這種仲裁便禁止罷工，這豈不是根本禁止罷工？三則國民黨政府對於工人則絕對禁止怠

業，對於資本家則放任他們可以任意裁減工人。四則限制工人每年只准要求加資一次，每次不能過原有工資十分之二；如果生活程度日高，物價增加到四五倍（這是中國現時的家常便飯），那麼，工人却只能加資一次，只能增加十分之二，豈不是只能活活的餓死；何況資本家方面現在有着政府黨部警察的大權力，每次要求加資，他們都能遏止鎮壓。可是工人方面一次提出要求之後，在一年之中，便不能再提要求，否則便算犯法！五則，這種條例居然定出要工會和工人賠償損失。工人生活痛苦萬狀，要求加資罷工等等的鬥爭不能勝利，反而因此要算犯法，要賠償資本家的損失。——這是何等荒謬絕倫的法令，這是何等公開的壓迫工人代表資本家利益的條例！國民黨的政客，如汪精衛等，還有臉說甚麼壓工農政策呢！

全中國的工人，應當立刻起來反對這種壓迫工人的條例，反對國民黨的政府，要求組織工會和罷工的絕對自由，只有工人自己的堅決鬥爭，羣衆的力量可以抵抗這種國民黨政府的壓迫！

十一月三十日

反革命的國民黨的新政綱 立夫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妥協甫成，張發奎就馬上奪取廣東。如今汪精衛與蔣介石正準備在長江下游向廣西派作戰。中國所有大小軍閥及國民黨政客都正準備此新戰爭。蔣介石派和汪精衛派在所謂『國民政府首都』的南京作流血的示威游行（即所謂一二二慘案）。蔣介石派企圖在上海組織工人總會來反對廣西派的御用機關工統會。在湖北湖南，軍閥們正瓜分着地盤，而且每一軍官正在選擇加入準備着作戰的任何一派——廣西派蔣派或是汪派。如此，國民黨已是四分五裂了。

但是所謂國民黨的『理論家』汪精衛還企圖造成新政合作（即所謂汪蔣合作）的理論基礎。他所提出之國民黨的新政綱（廣東委員的提案），將在國民黨第四次中央會議上討論。汪精衛的新政綱是代表某一派的利益，我們必須加以注意。汪精衛所提出的新政綱，決不是國民黨在政治上在實行上的轉變。國民黨早已是明顯的反革命的勢力，國民黨老早是站在壓迫工農反對工農的地位

。國民黨在其實行上老早向帝國主義投降而放棄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之革命爭鬥。國民黨老早是資產階級豪紳地主新軍閥的政黨了。國民黨早已是高利貸商人地主的政治代表人。他早已放棄統一中國的爭鬥，即雖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要求，他也不願意要。然而，直到如今，爲要欺騙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工農起見，國民黨企圖以三民主義之空口白話來證明他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代表人。換言之，到如今，國民黨對於羣衆還想以孫中山之小資產階級假革命的欺人之談，遮蔽其資產階級地主之反革命的實際。

汪精衛之新政綱的政治意義是很清楚的，就在於此政綱毫無隱瞞的暴露國民黨的實質完全全是資產階級地主的，是反革命的，完全放棄用爲國民黨武器之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這樣說來國民黨就自己正式聲明他是資產階級地主之反革命的國民黨了。國民黨老早已成爲反革命的力量，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到如今，其思想理論也宣告死刑了，汪精衛說這是對的啊。

汪精衛在廣東演講，公開的說必須重新審查國民黨的

政綱和策略。他公開的說必須『變更黨對於工農的政策』，公開的說『目不識丁未受教育的羣衆一走上政治，事體就不好了，其結果必陷中國生產於危機』。這就是說國民黨公開的不要羣衆了，公開的拋棄孫中山之模糊不澈底的工農政策了，公開的投到地主豪紳的懷中去了。其實，國民黨早已如此的，不過現在公開的承認罷了。無論孫中山好或是不好，可是他爲國民革命奮鬥四十年，最後相信必須『喚起民衆』。而汪精衛呢，在最近幾月內相信不必喚起『目不識丁的羣衆』不必喚起『未受教育的人民』。

孫中山四十年奮鬥的結果，相信『必須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且聯合蘇聯。而汪精衛呢，在最近幾月內則認『蘇聯是國民黨的敵人』，并且和蔣介石一塊兒投到以前既不以平等待我現在又奪取內蒙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懷中去了。

孫中山聯合共產黨，而汪精衛的新政綱上說非但要肅清共產分子，而且要肅清國民黨中的共產思想及政綱上之共產主義思想的痕跡，并且用政客的手腕向西山會議派提

議說一切決議案都要審查，爲的是要肅清共產主義的影響。開除西山派的決議也可以取消，爲的是真正老牌國民黨的團結。

其實，所有這些早已做到了，早已成爲國民黨的政綱了，那裏要到現在才說呢。

我們根本不承認三民主義。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列寧主義的信徒，必須與小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奮鬥。

如今國民黨呢，不等到我們來反對，公開的拋棄三民主義了。國民黨的新政綱非但拋棄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爭鬥，而且說必須與帝國主義以談判的方式來改訂不平等條約。在汪精衛的新政綱上，軍隊必須服從黨，說得很多。

這樣說來，國民黨是要反對軍閥的，然而同時新政綱上說給總司令以指揮權力；這要是說黨要服從蔣介石的迪克推多了。如此這樣，國民黨連反對軍閥也不願意了，國民黨就將孫中山的遺訓投入廁所裏去了。

國民黨公開的這樣做，我們歡迎之至。我們很歡喜汪精衛公開的投降蔣介石。國民黨公開的拋棄三大政策，公開的拋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爭鬥，我們也是歡迎的。

這樣一來，我們反對反革命之資產階級地主的政黨也容易一點。

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早已完結了。

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必定爲解放工農統一中國建設新國家創造中國的蘇維埃國家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奮鬥到底。國民黨拋棄孫文主義了。孫文主義已被投入廁所裏去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萬歲，列寧主義萬歲。

南京屠殺案之意義

典琦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時，在所謂國民政府的輦轂之下的南京，舉行什麼討唐勝利慶祝大會的時候，參加游行的羣衆走到血花公園的前面，遭遇軍警的突然包圍攻擊，用槍彈掃射至十餘分鐘之久，徒手民衆死者六七十人，傷者二十餘人。

這一件事實便是蔣介石汪精衛所主張嚴重查辦的南京慘案，也便是與廣東政變遙遙相對且爲廣州軍委會政治部所注意應付的南京慘案。這一件事實，當然不是如賀耀祖（南京戒嚴司令）對記者談話所說的偶然的誤會，而實

實在是在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官僚政客之內部的衝突所釀成。

在慘案發生以前，二十日南京特別市黨部召集之黨員大會中，即有中央黨校學生逢化文黃傑左元白曹明化等四人，因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而捕送公安局。慘案發生這一天，又有中央黨校學生，大呼打倒西山會議派，打倒特別委員會；同時戒嚴司令傅政府命令，藉口防止共黨活動，臨時停止開會。慘案發生後，南京政府雖然拿着共黨搗亂的話來掩飾，但是中央黨校還是攻訐市黨部，乃至於在滬上之汪蔣也主張澈底嚴辦。這完全表現他們反革命派內部衝突之劇烈，不能馬馬虎虎地敷衍下去；越是高唱份子合作，開會解決時局，越容易促成爆發。

大家知道，國民黨自改組以後，首先背叛革命的是西山會議派，繼續背叛革命的就是蔣介石旗幟下的南京派，最後，就是所謂武漢派或自號左派之汪精衛，投降於蔣。

於是國民黨乃完全壽終正寢了！然而，現在這些佩帶國民革命軍符號的新式軍閥，在長江下游，有黃埔系桂系的分別，在長江上游，更有桂系和湘系的區分，在廣東方

面，也有粵系桂系的對峙，他們在互相排擊爭奪地盤的時候，仍然要背着國民黨這個腐臭的死尸做幌子。因此，那些土豪劣紳資產階級的政客官僚，就和他們結納起來，互相利用，大家來搶這塊死屍。現在南京的慘案，便是蔣派和西山會議派搶死屍的把戲。他們搶奪起來，倒像是一件玩意兒，只可惜我南京的民衆，因他們的搶奪而犧牲，莫名其妙的做了枉死鬼！

南京枉死的民衆們！他們那些反革命派如汪精衛等，到了你們死了以後，還要拿出哄鬼的話來，把你們來比『五卅』『三一八』的烈士！可憐你們死的時候，何曾知道是爲的什麼一回事？你們並沒有像『五卅』『三一八』烈士一樣去和帝國主義爭鬥，也沒有像宜興無錫農民一樣，去和那班豪紳地主及反革命的國民黨拚命，而竟死了，而竟在他們爭權奪利之中誤死了，真是冤哉枉也！但是，因爲反革命黨軍閥的互鬥而犧牲的民衆，又豈止你們這幾個，我們也不暇替你們叫屈了！

報紙載，蔣介石對此案有極嚴重之表示，發了宣言。他的談話中，還說『祇有北洋軍閥段祺瑞，曾命令軍警

開槍屠殺請願之民衆，萬不料革命政府下之軍人，亦悍然爲此。」又說「所有標語口號，即認爲稍近激烈，要亦革命羣衆不能避免之事，豈能遽任軍隊開槍，對於徒手巡行之羣衆，加以屠殺。」又載，汪精衛亦主張嚴重查辦，謂五卅及沙基慘案外人之屠殺我國同胞，其殘酷亦不過如此（時事新報）。試看，蔣介石汪精衛這兩個不要面孔的無恥東西，居然說得這麼好聽！我們難道忘記現在如此『主持公道』的蔣介石，如此『悲憤』的白崇禧，在今年四月間，亦悍然令軍警開槍，對於徒手巡行之羣衆，加以屠殺！亦悍然令軍警包圍逮捕并屠殺反抗孫傳芳及英國帝國主義最力之工友！我們更覺得汪精衛和唐生智合力屠殺兩湖的工人農民，其殘酷更比此次西山會議派所做的超過百倍。

然而，上海的新聞界，還有些肉麻地讚美他們主持人道！難道他們在哄了死鬼之後，又可以欺騙活人麼？

國民黨的中央會議

秋白

——兩件要事：一是比殺，一是分贓

國民黨最近又要開甚麼中央執監會議；這個會議開得成功還是開不成功；其實沒有什麼關係。國民黨現在究竟是甚麼東西？大家都知道，他已經是各系豪紳資產階級政客官僚的狗窩，和當年的豬仔國會一模一樣。

國民黨名義之下有許多所謂國民革命軍，內中分着許多派別。於是國民黨內所謂『長衫同志』——政客，也就分着許多派，各自代表一系軍閥。這些軍閥互相的搶奪地盤，一致的壓迫工農；所以各派國民黨也要互爭法統，同時，異口同聲的反對階級鬥爭。這種情形，便可以說明國民黨最近的中央執監會議。會議雖還沒有開，搶地盤爭法統的滑稽戲早已開演了。因爲搶地盤分贓不均，所以要開會議講價錢，會議未開之前，各派都要比賽一下：誰是最能殺人的，誰便應當算國民黨正統。可是如今從鄒魯蔣介石到汪精衛，大家都會殺人，都會反共，比較起來，真是個個應得頭獎，不分勝負；自然：只有武力縱橫捭闔了。

國民黨的派別是多極了。第一是西山會議派，他們

算是首先反共首先屠殺民衆；他們在蔣介石下野的時候，竟取媚於廣西派軍閥，組織了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了新的南京政府。現在『汪蔣合作』反對南京特委，他們不能不急急於顯一顯身手，在南京大大屠殺一下『忠實同志』（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慘案）。廣西派的軍閥佔領了江蘇，最近又奪着了湖北。可是，同時他們一系的黃紹雄，却被張發奎黃琪翔趕出了廣州。廣西系軍閥現在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必須暫時使蔣介石和汪精衛離開，因此，他們想拋棄西山派，聯絡蔣介石派。於是國民政府對於慘案發表『罪已詔』，李宗仁暫時讓程潛做武漢臨時政治分會的主席，主張停止西山派派往湖北的整理黨務委員之活動，表示彷彿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也沒有什麼不可。

第二是蔣介石派。蔣介石現在雖然反對南京慘殺，但是他曾經大大殘殺過上海的工人和共產黨，殺人的功績比任何人都大。蔣介石派的政客如所謂五委員等等，依附着黃埔系的軍閥，上次津浦線上北伐，黃埔系軍閥吃了敗仗，蔣介石不得不下野，這些政客也就假作清高的『退隱』了。如今蔣介石派的軍事勢力又膨脹起來，浙江福

建入了他的版圖，上海也有一半勢力。於是蔣介石回來『結婚』；大談汪蔣合作。現在很顯然是：蔣介石派，利用汪精衛派，張發奎黃琪翔摧折廣西派勢力的時候，向廣西派進攻。——這才是實情，並無所謂汪蔣合作。

蔣介石只要利用這種變局，取消西山派的中央特別委員會，自己重起握得政權。此後，很快的便可以看見蔣介石名聯合廣西派打擊汪精衛，或者同時聯合湖南派的譚延闓程潛抑制廣西派在兩湖的發展。只要看：最近的蔣介石派的『老工賊』吳稚暉，做了一篇洋洋大文，已經說國民黨的武力只是黃埔系軍隊和廣西系軍隊，這兩系大家不要講清一色，應當聯合起來，消滅張發奎黃琪翔等的『共產黨』。李石曾正在這個時候大倡分治合作的『學說』——軍閥割據的理論，他的意思，也是說『全中國分爲許多部，余以爲除北洋軍閥及南方共產黨所遺留之勢力，應行解除外，其餘決不能用武力統一方法』；這個意思，無非是說廣西系黃埔系馮玉祥系閻錫山系的軍閥各自割據好了，暫時誰也不能武力統一。這可以說是蔣介石派的策略（吳稚暉等現在說廣東政變又是共產黨作怪，他們自己也

明知道是造謠，不過借此預先打擊汪派而已。

第三是汪精衛派。汪精衛派自從在武漢分共以後，第一步就是想結合譚延闓程潛等湖南派軍閥與李宗仁白崇禧等廣西派軍閥，來到南京握政權，高唱打倒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不意西山派出頭，把汪精衛趕回武漢。可是唐生智派的軍閥和張發奎等不能相容。於是汪精衛等弄得走頭無路。無論他們怎樣出力殺共產黨，殺漢口的人力車夫，唐生智始終不給他們執政，南京方面也始終不「諒解」他們。他們只得跑回廣東，倚仗着張發奎的軍隊，高唱中央執監會議的高調。此後，汪精衛和蔣介石暗中妥商，對廣西系軍閥在廣東的勢力下手解決。汪精衛爲要得着蔣介石的幫助起見，更加在廣東對於工農出力屠殺，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拘殺工人數十百人，武力解散示威遊行的工人民衆，竭力表示自己的反共——反對工農，而且一到上海，趕緊發表「分共以後」的文章。總之，汪精衛作盡種種醜態，公開的對蔣介石賠罪求饒，殺着工農共產黨去向蔣介石獻禮，高唱階級妥協，竭力的討好於豪紳資產階級。但是，吳稚暉仍舊說：這是「受第三國

際反共倒蔣的命令！」汪精衛派張發奎黃琪翔的勢力雖然佔着廣州，雖然努力殺工農，但是汪蔣合作仍舊是騙人的話。這些軍閥的衝突，仍舊在爆發，全國混戰的局面只有日益複雜糾紛。工農民衆的苦痛日益加甚。

國民黨軍閥各派的爭執既是如此，所謂中央執監會議有甚麼意義呢？最大的意義，也不過是實行「分治合作」——軍閥的割據。可是和平的分治合作是不可能的事。會議原爲的是分贓，現在會還沒有開，廣東兩派軍閥已經打起仗來，湖北程潛和李宗仁又在爭起主席來，江浙方面蔣派和廣西派——何應欽與白崇禧之間，又醞釀着戰爭。所以會議開不成，固然是混戰立時爆發的局面；會議開得成，也必定是分贓不均而互爭而打仗。

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中國，實在和舊時國會統治之下的中國，是完全一樣，一是軍閥豬仔的豬圈，一是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這種狗窩會議之中，甚麼分治合作，甚麼領袖團結，都是廢話，除分贓混戰以外，沒有別的結果。中國的統治應當在工農羣衆的手中；工農羣衆應當推翻汪精衛張發奎蔣介石李宗仁程潛等等的一

切狗類！

一九二七、十一、三十

羣衆自動手的進攻中外資本家及

工賊

超麟

——武昌震寰紗廠事件

——上海電車工人罷工

這一週來有二件事足爲革命潮流繼續高漲之表徵的，即武昌工人學生之自動手槍斃工賊五人及上海數千羣衆的援助電車罷工。

武昌自從汪精衛唐生智公開反動屠殺工農及共產黨員後，革命的武漢工人即被此反動勢力所鎮壓，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代表這種反動勢力來直接箝制武漢工人自由的，就是汪精衛陳公博張鐵君一般人所組織的甚麼工會改組委員會。這個工賊機關佔領了原來革命的湖北全省總工會，又派出大小爪牙霸據各產業工會以及各廠工會，他們完全替資本家及反動政府說話，禁止工人作任何罷工，剝削工人的集會言論自由。當時因爲衛戍司令部做這

般工賊的護符，動以『共產黨』罪名拘禁或槍斃那反改委會的工人，武漢工人祇得俯首貼耳任其宰割，但工人對於這些工賊的仇恨逐漸積疊起來，所以發生此次震寰紗廠的事件。據各報所載明顯看出，震寰紗廠所謂工會改組委員會與廠主狼狽爲奸，以共產及剪髮爲罪名，開除幾個女工的領袖，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昌中山大學女生在該廠附近講演，被廠主及工賊開槍轟擊，死傷多人，二十九日武昌全市學生集五六百人往震寰紗廠質問，該廠工人羣出歡迎，當場捕獲工賊會——工會改組委員會執行委員五人，即在該廠空場上由三千餘工人學生羣衆審判，執行槍斃。

上海公共租界電車工會去年罷工勝利，但所訂條件，因國民黨反動工人受極殘酷壓迫，電車公司洋資本家以爲工人可欺延不履行，最近電車工人俱樂部復被捕房封閉，工人向公司要求履行條件并啓封俱樂部，竟遭駁斥，於是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電車公司車廠機務間銅匠小工等六百餘人首先實行罷工，開車賣票工人隨後也加入罷工，但有一部分工賊或受工賊脅制的開車賣票工人未加入罷工，仍然繼續開車，至十二月一日，罷工工人及同情於罷工的其

他工人，約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據大晚報記載，但實際上不止此數），在公平路轉角以武力阻止破壞罷工的工廠開車，因而與巡捕發生衝突，工人死二人，流彈傷及乘客，結果電車全體罷工。

以上二件事至今尚未解決，在這二件事中同樣有一重要的意義，即都是廣大羣衆的行動，——都是羣衆自動手的行動，反抗資本家的壓迫，尤其是嚴厲制裁那代表資本家壓迫工人的工賊。

革命是羣衆自動手做的事，羣衆的命運是要羣衆自動手來解決的。國民黨的所謂『革命』向來就與羣衆沒有關係，向來就不是由廣大羣衆自動手來做的。以前中國

革命之所以受這樣大的挫折，也就是因為缺少這種羣衆自動手的行動，而較多軍事投機或少數人包辦的行動。這次武昌震寰紗廠事件及上海電車工人罷工，恰好表示羣衆革命的新覺醒，這是中國革命的轉機，是一件極有重大革命意義的事實。

當然，國民黨及其他反動派，要說：這二件事都是共產黨的暴力政策。自然，像這樣有革命意義的運動，共產黨是要率先參加的，這正可以表現共產黨的革命性，表現共產黨真是擁護工人羣衆利益的黨；至於暴力政策，則試問除了假革命者如國民黨等，誰還會設想以為不用暴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呢？

江蘇農民大暴動之過去與將來

岳威

（一）誰得到今年豐收的利益？

今年年成豐收，彷彿農民的生活應該好一點了，然而事實却大謬不然；這種豐收的好處，只有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能夠享受，農民只有愈增痛苦。因為年成的豐收，於

是地主要高打收穫的成色，本來至多不過八成的，要抬高到九成，令農民還出更多的租谷。因為年成的豐收，地主又要追繳陳租，這種陳租是不可計數的，因為陳租無清單，地主可以任意的編派說，從你祖上以來，就積累欠我

幾十幾百石，農民終身都還不清的；地主爲催收陳租，派一隻差役船下鄉，所到之家，每家除繳陳租外，須付給差役船錢三元，而一切供應尙不在內。因爲年成的豐收，於是豪紳資產階級壓低谷價，使農民實際的收入反爲減少。一到明春，且須出高價買米吃。因爲年成的豐收，谷價的低落，於是去年農民向地主豪紳借米一石者，今年須還出四石（去年一石值十六元今年一石值四元），許多只耕五六畝的農民，今年除還債外，便已一無所有，冬天已經無法過去，更不講明年。因爲年成的豐收，於是政府要冬漕加價了，要預借十七年冬漕了，去年冬漕每石只付五元，今年須付七元，又預借十七年冬漕三元，合共增加五元，雖然冬漕是由地主付出，但一般窮苦的自耕農半自耕農是經不起這樣剝削的。在地主一方面，并無損失，他可用抬高成色，追繳陳租，索還借債等方法來轉嫁給農民。因爲年成的豐收，於是政府又增派苛捐，勒派二五國庫券數千萬，勒捐房租，這樣重重的剝削，無不出之農民身上。政府爲他的稅收豐盈當然要幫助地主的稅收豐盈，於是皇皇的文告說：『照得糧從租辦，租由佃出，乃

千古不易之定理。……倘敢故意拖延，便是破壞北伐勝利，擾亂後方，定予嚴辦。』這種文告，張遍了鄉間，再加上許多反動派的武裝，如商團，水警，軍隊等下鄉示威，稍有反抗不平者，便可誣以共產嫌疑，任意拘殺。這便是今年年成豐收對於農民的好處！許多地方的農民，反而咀咒厭惡這個豐年，沒有豐年，他們還稍得清靜，苟延殘喘，有了豐年連苟延殘喘都不可能了。以上還是江南的現象，若說到江北徐海淮屬，自從今年以來，戰爭就沒有停息過，戰爭的破壞，苛稅雜捐拉夫拉車，已經弄得赤地千里，逃亡滿道，其慘痛情形更有甚於江南者。

當國民黨先生們，南京政府的要人們，以及一般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正在慶祝今年農村的豐收，正在準備如何更多的榨取農民時，忽然霹靂一聲，宜興的農民暴動開始了；接着無錫，江陰，蘇州，常州，海門，崇明，各地的暴動爭鬥，風起雲擁的起來，把這般反動派駭得手足無措，大呼共產黨又深入農民中去了。不錯，這些地方的爭鬥，都是共產黨領導起來的，正因爲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勞苦羣衆利益的黨，所以各地方的工農羣衆，都自然齊集在共

產黨旗幟領導之下來，爭取他們生存的出路。現在橫在工農勞苦羣衆面前的問題，是很明顯的：或者忍受國民黨國民政府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把他們的血一滴一滴的榨盡，以至於死；或者是勇敢的跑上革命道路。在這兩條路中，當然他們要在代表他們利益的共產黨領導之下而暴動了。

(二)宜興農民暴動

宜興的抗租抗稅暴動，醞釀已非一日，在雙十節羣衆大會時，羣衆已將縣長施方白逐走，但因當時指揮者錯誤，不領導羣衆向奪取政權路上走，遂使此次暴動流產。又延至十一月一日，乃選擇農民中勇敢者一千六百餘人，項纏紅布，手執木棒農具，以到縣請免冬漕加稅爲名，混入城中，一入城後即將四門守住，總指揮萬益同志率隊進攻縣署，縣長及公安局長等一般貪官污吏，聞風先逃，縣警猶嚴守大門，萬益奮勇以肩衝破側門，大呼而入，遂將縣警完全繳槍，農民搗毀縣署及監獄，釋放監犯二百餘人，即分頭進攻縣黨部，公安局，稅務公所，四鄉公所，一一搗毀。并以農具木棍鐵尺爲武器，圍繳商團及衛隊槍械，繳槍之後，又分頭往土豪劣紳家中搜捕土豪劣紳。

沿途大呼口號：『農民革命勝利萬歲！』『殺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沒收地主土地！』『打倒甯漢反動政府！』『共產黨萬歲！』叫呼之聲震動天地，各土豪劣紳多已易服潛逃，前後捕獲三十餘人，即由農民自己推出裁判委員若干人，當衆審判，將罪重七人立予槍斃。縣城既完全占領後，即於縣署門前，高樹紅旗，由臨時革命委員會召集羣衆大會，報告農民革命的目的，說明農民之痛苦，說明國民黨新軍閥如何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欺騙工農，壓迫工農，說明現時工農革命的出路，只有武裝暴動起來，奪取政權，方能達到工人有飯吃，農民有土地。當演講者敘述豪紳地主壓迫的情形時，聲淚俱下，羣衆亦莫不悲憤填膺；一說到今日之勝利，又莫不拍掌歡呼。當場將在各豪紳地主家中所搜獲之田單借契等，一齊焚毀，宣布以後土地屬於農民，不再向地主納租，同時并推出委員十一人，成立工農革命委員會，宣布以後一切政權屬於工農革命委員會，未復大呼口號而散。是夜農軍即駐守城中，并派出宣傳隊若干人，分向民衆解釋暴動意義，并嚴禁搶劫，維持秩序。次晨革命委員會估計反動派必由

無錫常州調兵來攻，城內商團槍械尚有一部分潛伏，未曾繳獲，若久據城內，既與鄉村羣衆隔離，又容易陷於被包圍形勢，遂決定退回鄉村，實行土地革命。當即召集羣衆大會，申述此意，并發告別城內民衆書，勉勵羣衆勿失望，勿灰心，當努力併合起來和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地主搏一個你死我活，於是農民羣衆均安全得勝的退回鄉村。

只有斷後的一部分武裝農軍，行至中途，被敵人兩面伏兵截擊，完全潰散，總指揮萬益雖奮身衝出，然行至浙長興境界，又被商團捕獲，轉解回宜槍斃，這是此次暴動一個巨大的損失。農民退盡後，反動軍隊水警始敢入城，豪紳地主又出面，大肆活躍，組織『匪災善後委員會』，任意拘殺無辜分子，厲行白色恐怖，前後被殺者十餘人，被捕者二三十人。自宜興事起後，統治階級嚇得心驚胆戰，無錫蘇州等處特別戒嚴，軍隊機關槍大炮都紛紛開往宜興，於是宜興的暴動又暫歸於平靜。

(二) 無錫農民暴動

無錫農民自去冬以來，即爲反對收陳租減租抗租等問題，和豪紳地主立於短兵相接的地位。今年五月間，被

蔣介石槍斃了他們一個首領，使他們的運動受着一點頓挫，但并不能根本消滅他們不起來革命。無錫的暴動，原是和宜興同時起來的，不料先數日城內共產黨機關破壞，計劃發露，不能再起，於是延至十一月九日（宜興起事後九日）的夜晚，方始發動。暴動以前已經組織好農民革命委員會和農民革命軍，是晚參加暴動的農民，在三千人以上。他們的口號是：『農民暴動起來，殺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農民暴動起來，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農民暴動起來，拒納一切捐稅！』『農民暴動起來，打倒南京政府！』『農民暴動起來，組織農民委員會！』『農民暴動起來，組織農民革命軍！』『一切政權歸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起事之後，即焚燒及搗毀土豪劣紳的房子，搜出田契租簿一概燒毀，捕殺土豪劣紳。惟土豪劣紳大多數於宜興事變後即紛紛避入城中，所以擒殺者并不甚多。是晚暴動的區域，有安鎮查家橋石埭橋成家橋東湖塘南橋頭西倉東亭堰下塘頭橋陳四房秦家水渠上山等一十三鎮，各鄉鎮商團，只嚴家橋有抵抗，其餘均聞風潛匿不敢出面。各鎮農民暴動後，即分成

兩路去斷鐵道，因不諳技術，未能成功，兼之奔波一晚，身體疲倦，遂各散回家中休息。

暴動消息於次晨始傳入城中，反動派恐慌萬狀，即派一連軍隊到鄉鎮壓，這連兵聞農民聲勢浩大，不敢勇往前進，甚至對於來歡迎他們的商團，亦疑神疑鬼的槍殺了兩人，捕去多人，倘若當時農軍能集合攏來，一定可以將他們解決，可惜農軍組織不好，各方面失了聯絡，不能集中不能召集羣衆大會，遂令反動軍警很僥倖的得以漸次集中深入，把守險要，使此次暴動又受頓挫，不能繼續發展，讓反動派得以重行白色恐怖。

(四)江陰農民暴動

江陰的顧山，是周水平死難的地方，該鄉的農民，是最有組織和爭鬥經驗的。長壽鄉在前月即有農民數百與土豪武裝爭鬥，案懸未了。尙有其他鄉鎮，統計有組織的農民不下三萬餘人。當無錫暴動時，顧山，王莊，陳墅等地農民約萬餘人，即擬發動，因反動派探知無錫農軍有退顧山消息，於是江陰無錫常熟皆派兵來，顧山遂不能即刻動作。延至十一月十四晚，始趁敵人防禦稍疎，有

農民數百在后隱發動，解除公安局武裝，焚毀豪紳房子田契債契租簿，擊死反動派數人，終因力量單薄，暴動起後，旋即散去，祇將奪獲槍枝編爲游擊隊伍，乘隙進攻，所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將東鄉攻破，燒去豪紳地主房屋田契借契甚夥，這種游擊式的進攻，將使反動派永久沒有法子去消滅。

(五)崇明農民暴動

崇明上沙外沙的農民，今年早已準備抗租暴動，在十一月十五號左右，本擬即可開始行動，惟領導者終恐準備不充分而停頓下去。恰於此時有朱姓業主派四個收租先生下鄉收租，農民見收租先生來，十分憤怒，立將其捕獲槍斃。不料有一人雖傷而未命中，被他半夜逃回城中送信。當農民槍斃收租先生後，鄉間革命情形非常之好，所有鄉中豪紳大中地主，完全逃到上海江北一帶，一部分則破衣粗服混入窮親戚家中。反動派到上海請兵，而兵隊又遲遲不能開去，在四五天中鄉村政權事實上已完全落入農民之手，可惜當時指揮者錯誤，一面憂慮消息洩漏，反動派大兵之進攻，一面又只從占領城市上去計劃，未能

積極的立刻發動鄉村暴動，遷延復遷延，反動派軍隊遂得從容開抵崇明，且有兵船三隻在洋面示威，於是此偉大的農民暴動，因此流產，許多勇敢農民領袖的家屋，皆被軍隊焚毀。

(六)海門農民暴動

海門農民在陸鐵強同志領導之下，才組織不久，但他們已躍躍欲動的想實行抗租，殺土豪劣紳；這個風聲，早駭得一般豪紳地主寢食不安。有沙姓大地主，因與軍警秘密計劃派隊暗襲農民領袖陸同志住所，擒捕陸同志，使農民失了領導。當軍隊將陸同志擒獲後，農民立刻聚合五六百人，各持農具鐵器，奔向軍隊奪人，軍隊排槍聯珠般發出，農民立死三人，傷者不計其數，陸同志旋亦遇害，海門農民暴動，因此又暫受頓挫，但一般農民莫不咬牙痛恨欲為其領袖復仇。

(七)各地方醞釀待發的爭鬥

江蘇暴動的區域，絕不限於上述幾縣，不過上述幾縣已經發動，為人所共知者而已。事實上全江蘇的各縣，無不潛伏着偉大的暴動勢力，布滿了革命的種子，這些暴

動的種子，絕不是共產黨憑空創造出來的，創造這些暴動種子的人，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自己。我們試看所謂今年江南的豐收，究竟農民得到什麼利益？試看所謂北伐戰爭，給與江北農民什麼好處？農民只有感覺國民革命軍比孫傳芳軍隊更壞。試看沿海一帶豪紳資產階級所辦大鹽壟公司，如何兼併農民土地，如何剝削灶民，如何使成千成萬的農民離開土地轉為溝壑。倘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和他的黨——國民黨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便是天天在製造暴動的種子。現在橫在農民面前的出路，只有束手餓死，或暴動起來推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獲得自身解放之兩途；共產黨不過代表農民利益，領導農民完成這個革命而已。過去一月以來，除上面已暴動的幾縣外，如蘇州常州常熟……好幾十縣的地方爭鬥，都已開始，宜興無錫等地的暴動，不過是江蘇農民大暴動的開始，雖然稍經挫折，但不久必可重振起來，這些爭鬥，都是要走到暴動奪取政權路上的，偉大而壯烈的戲文，會在後面，統治階級的先生們小心些吧！

(八)宜興無錫……等地暴動所發生偉

大的影響

宜興無錫等地的暴動，開始了江蘇農民革命的新局面，他所發生的影響是非常偉大的。

第一，他提高了各地方工農革命的情緒，引導江蘇農民走上了暴動的道路，在發動的地方，雖然暫時受了一點頓挫，而其他各地正聞風興起。蘇常一帶的農民這樣說：『宜興無錫都動了，我們也該趕快發動。』『現在該是我們殺土豪劣紳分土地的時候了。』『共產黨來了，我們可以不交租，可以分土地了。』常熟有幾個地方的農民，因為還無組織，不能行動，於是有些農民竟這樣說：『爲什麼共產黨不到此地領導我們暴動呢？』江北的農民有過去曾在上海作過工的，聽見宜興無錫暴動後，成羣的跑到上海來找上海總工會指示他們在鄉間如何組織暴動。這一些事實，都是證明這次暴動在工農羣衆中的影響是非常深刻普遍的。

第二，他打破了舊勢力的權威，打破了農民對於舊勢力恐懼的心理。從前農民對於豪紳地主雖然厭惡，但積威所迫，仍只敢怒而不敢言。至於在江南鄉村間動手殺

人，更是人命關天，了不得的事。但是現在農民自己可以拘捕土豪劣紳，可以審判土豪劣紳，可以槍殺土豪劣紳，可以由農民中推出代表組織工農革命委員會，掌握地方政權，這是一個希有的政變，對於一般農民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他引導各地方工農革命的爭鬥，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從前許多羣衆均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希望新軍閥和假革命的國民黨能給他們解放，他們曾熱烈勇敢的歡迎過北伐軍，他們曾朝夕祝望過武漢國民政府的勝利，但是結果他們所歡迎的人（蔣介石汪精衛），都變成屠殺工農羣衆的劊子手，使得他們不能不走到失望以至煩悶了。自從宜興無錫暴動發生後，教訓了廣大的羣衆，認識現在革命的出路，只有工農自己武裝暴動起來，直接行動，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打破了從前等待響應的軍事投機心理，於是他們都興奮起來，走上奪取政權的暴動路上。

第四，給反動派統治以很大的打擊和動搖。在這些暴動中，把舊勢力權威放在腳下，使反動派感覺自己統治快要無法支撐了，許多地方地主不敢下鄉收租，政府無從

收糧，軍隊不敷分布，革命聲勢日愈高漲，反動派的政權已到了最後掙扎時期了。

(九)反動派的恐慌——白色恐怖與改良政策之無用

自從宜興無錫暴動發生後，一般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莫不恐怖萬狀，鄉間的豪紳地主完全逃得精光，一切資財皆設法遷移城內，軍警不敢下鄉，地主不敢收租，當無錫農民羣衆已退出安鎮十二小時，猶逗留不前；崇明農民領袖已離開上沙三天，城內軍警，尚不敢下鄉檢驗已被農民槍斃之收租先生。反動派現時一方面自身內部衝突，不能解決，部下軍隊無餉，均有譁變的可能，再加以農民暴動，所以使得他們手忙腳亂，無法應付。

他們現時用了很重大的武力，採取亞洲式的最野蠻的殺人方法，去鎮壓這些暴動區域。他們屠殺了很多的工農革命分子，焚燒了許多農民同志的房屋，他們把所殺農民領袖的頭，懸掛各城門及車站，并傳送鄉間示威，他們在無錫的鄉間故意施放大炮，以恐駭農民，然而這些都只有更加激動農民趨向革命的。

資產階級中之改良派，也有少數的人，懂得農民暴動絕非簡單的白色恐怖所能鎮壓下去，絕非共產黨故意搗亂如是，而主張一種施行改良政策，以和緩目前爭鬥。但可惜國民黨根本就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利益的黨，絕對不能運用這一改良主義政策，過去常州縣知事顧樹森及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赴宜興調查員，便是這種改良主義的代表。顧樹森極力主張減租，主張辦農民銀行，輕利貸款給農民，主張解決土地問題，主張更換鄉政局中之老朽分子，而易以新土豪劣紳（大半是大學畢業生），但是這個江蘇唯一聰明的縣知事，現因不會擁護豪紳地主的利益，已被撤差了。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赴宜興調查員，於其報告中指出宜興事變原因是：「宜興素多土劣，耕地又多屬地主所有，平素專重利益，盤剝苛收佃租，復借政治力量，高壓平民，佃農方面，固已不堪其苦，而於雇農工價，尤其低微，終歲胼手胝足之代價，不足以資溫飽。……十一月一日宜興空前未有之鉅變，於以鑄成。」他提出對於此次事變的救法辦法是：「一、當嚴辦土豪劣紳，非嚴懲若輩不足以平衆怒而堅民衆對於本黨之信仰；二、停止

現在豪紳乘機報復組織的匪災善後委員會之活動；三、除嚴懲共黨主犯外，其餘從犯，概免株連；四、實行減租，并制止高利貸。』但這些都是現在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國民政府所絕對做不到的。

(十)過去爭鬥中得到的教訓

過去一月各地的暴動，都暫時受了一點頓挫，但這絕不是我們過去不應發動暴動，領導農民暴動，而是我們同志在指揮暴動工作中有許多的缺點，這些缺點之發現，是我們一月來爭鬥最寶貴的經驗。

一是在暴動起來後，不注意去發動鄉村中廣大羣衆的爭鬥，深入土地革命的宣傳，只專門注意佔領城市，這完全是軍事投機的傾向，宜興的失敗，便犯此錯誤。

二是軍事投機的一方面又有過分的估量敵人的力量，而沒有看到羣衆起來後敵人的恐慌方面。有時候又焦慮一地的暴動，不會站得住，不會成功，預存失敗或等待心理，而不去努力發動羣衆的爭鬥，崇明便是犯此錯誤而不能起來。

三是不知道走到暴動的方法。現在自然是工農武裝

暴動直接奪取政權時期，但這是一個長時期繼續不斷的爭鬥，絕非一天二天所能成功的。所以我們在許多地方的暴動，不可避免的要採用游擊式作戰策略，以發動更廣大的羣衆革命爭鬥，努力創造總暴動局面。

四是還沒有澈底摧毀舊統治勢力的勇氣，對於統治階級太客氣，土豪劣紳殺得太少（豪紳地主對我們是絲毫不客氣的），小資產階級反爭鬥的和平秩序觀念，亦帶得很重。所以在宜興無錫的暴動中，不積極去推進革命，反提出『保守秩序』『搶劫者槍斃』等口號，以限制革命羣衆之活動，給反動派一重保障（須知革命便是要破壞舊秩序，勞苦羣衆起來便是要奪回豪紳地主向之剝取於農民者）。這都是根本違反暴動原則的。

五是許多地方城市的工人沒有起來，同農民互相呼應，使農民暴動陷於孤立，尤其在佔領城市時，若不發動城市工人羣衆起來，則農民既不能久居城市，政權一定會失去。

六是反革命軍隊運動工作也做得太少，沒有把勢將變解體的一切軍隊促其實現，歸到農民中來革命。

七是各地方的暴動，過於失了聯絡，不能互相呼應。
八是平素技術工作，未能十分精密，交通網組織不好，所以在行動時，每易發生不能接頭或零亂現象。

九是許多地方革命情形非常之好，而爭鬥尚發展不起來，或者起來了又走入錯誤，便是因為那個地方還缺少一個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去指揮。

(十一) 繼續暴動！

過去一月的暴動，雖然遭了一點頓挫，但絕不算是失敗，只是江蘇農民大暴動的開始。現在革命的形勢，仍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仍是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形勢：

第一，因為反動派的統治，絕對不能得到統一和穩定，目前國民黨內的糾紛，黃埔系與廣西派實力的衝突，已

經是箭在弦上，遲早必發，江浙間軍閥的混戰，不久必要開始，反動派底下的軍隊，也時時有譁變的可能，所以反動派的統治是十分搖動的。

第二，白色恐怖之兇惡，只是表示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垂死的掙扎情形，改良主義政策又絕不能爲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所採用。

第三，羣衆的痛苦並沒有解決，羣衆爭鬥的問題仍然存在，羣衆仍然需要暴動要求暴動，暴動必不可避免。

過去一月的爭鬥，只是江蘇農民大暴動的開始，各方鬱勃待發的爭鬥，正在繼續高漲之中。宜興無錫江陰崇明海門各地工作馬上又可恢復起來，不久我們必能瀝敵人的血，以慰上月爭鬥而死的諸烈士！

一九二七、一二、四

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秋 白

中國革命到了現在的階段，各種社會階級的本性與作用，已經暴露得非常明顯的了。中國革命對外的任務，

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當中國革命在工農羣衆運動急劇的發動之中而進展的時候，帝國主義的特權受着了很危險

的打擊，最明顯的例，便是漢口九江租界由武漢九江的工人苦力收回了。當這種時候，帝國主義以全力來反攻，他們派大軍鎮壓上海漢口，以武力干涉相恫嚇，以經濟封鎖來鉗制，砲擊南京，封鎖長江。這是四五個月以前的事。當時，工農運動的爆發，戰爭的擴大與延長，交通的阻隔之中，中國資產階級再受着帝國主義政治上經濟上的威逼箝制，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反革命，只有投降帝國主義，去做新走狗。帝國主義乘機反攻，在金融上商業上政治上的進逼，並不是逼着中國資產階級更革命些，而是逼着他決然的反革命，逼着他向中國工農進攻。中國資產階級受着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損失，他是不能向帝國主義反抗而取償的，他只能更加加重剝削中國工農以求取償。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五卅時上海工部局停止供給華商紗廠的電力，中國資本家立刻便向帝國主義磕頭求饒，立刻幫助帝國主義進攻上海總工會，強逼停止對英對日的罷工。這一件部分的事是如此，全中國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

何況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是非常薄弱的，他們大都就

是地主，至少是與地主豪紳密切相關的。那時革命的浪潮已經走到開始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民在湖南湖北廣東都起來奪取政權和土地。豪紳代表的一切種種新軍隊——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便陸續的反動，屠殺農民。中國資產階級的右翼——豪紳階級，實在是反革命中最積極而雄厚的勢力。工業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階級聯盟，來反對工農的革命勢力，他們的根本目標是保持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在城市鄉村中是一樣的。而且我們應當知道，中國經濟的主要成份是地主豪紳對於農民的剝削。因為中國工業在帝國主義之下不能發展，所以商業資本偏僻的發展，不但形成買辦制度的廣泛的剝削，而且這些商賈富豪的資本，不是做重利盤剝的事，便是購買田地租與貧農，兼併農民的田地。因此，鉅商資本家工業家銀行家的主要贏利的大部份，都是與剝削農民有關的。豪紳地主與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也是勾連着，結了不解之緣。土地革命的浪潮一到，即便沒有帝國主義反攻進逼的原因，中國資產階級也必然要完全走到反革命的道路。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便形成現在國民黨統治的局面。

豪紳資產階級，以前是參加革命，但是他的參加革命自有他的如意算盤。他是受着外國資本的壓迫，他是要想關稅自主，就是現在他也還很胆小的要求關稅自主等等。

他當初想利用工農等民衆力量嚇嚇帝國主義——他也會喊幾聲『世界革命萬歲』。這時候他便想同時和帝國主義磋商得些讓步。帝國主義方面表面的讓步是做的，但是他同時以威力壓迫中國革命，威迫中國資產階級替他鎮壓工農。工農民衆力量的發展也正在根本掃蕩着中國的封建式的剝削，動搖着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資產階級想着：他如果鎮壓了工農一則可以自救，二則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前邀寵，帝國主義可以因為他們已經反赤，而實行應許的讓步。資產階級公開的反革命了，建立了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反共清黨已經殘酷到十二分了。但是帝國主義不但不實行讓步，反而更進一步的進攻。這是客觀上必然的事實。於是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國民黨想在帝國主義統治與工農民衆政權之間創造一個第三者，——實際上完全是帝國主義統治的附庸。

中國的舊統治——帝國主義的統治，原本是在剝削中

布爾塞維克

第七期

國農村的經濟基礎上；如今形式上大買辦階級北洋軍閥的統治雖然崩潰，換了國民黨的統治（南方各省），換了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那一經濟基礎並未變更，不過形成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聯治的局面罷了。

中國資產階級與地主豪紳已經成了絕對的反革命勢力，他們的內部，正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阻滯而留着許多半封建半宗法的社會經濟關係，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幼稚而沒有統一全國的政治經濟力量，所以各地都有無數豪紳資產階級的派別，互相爭奪惡鬥，而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國民黨內的各派以及新軍閥中許多系統不過是全國範圍內這種社會關係的表演。）但是，這種反動統治無論如何動搖變換，如果工農羣衆的組織力量不起來推翻他，他始終維持國內豪紳資產階級及國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對於中國工農的剝削。要根本達到中國工農解放的目的，必須澈底撲滅中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中國工農的猛烈的階級鬥爭是打倒這種統治的唯一的出發點。

至於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店東小廠主等等以及所謂

一八九

中小商人，那麼，這種階級在現時亦已經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工業發展的區域裏，他們經過股份公司等和資產階級的剝削相聯繫。而且全國各地的小資產階級差不多十分之九是兼着做地主，工商業幼稚的中國，這些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之中得很多贏利，別方面中國經濟崩敗而失業衆多，逼着農民忍受極重的剝削，只能接受極苛刻租佃苛約，重擔極重的債息；因此這些小資產階級拚命的安頓自己的資本到土地上，買田買地，放重債去剝削農民。再則，店東小資產階級對於店員手工工人，也因為自己處於極困難的競爭擠軋之中，剝削得比大資本家工廠主，還要利害；他們比大資本家更不能容忍「甚麼」勞動運動。因此種種，無論小資產階級店主廠主，如何受着帝國主義的壓榨，受着大資本家豪紳地主的壓迫，新舊軍閥政府的苛捐雜稅，但是他們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他們一遇見農民的劇烈的鬥爭，一遇見真正澈底掃除中國的土地剝削制度的革命高潮，一遇見侵犯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他們便寧可去投降於帝國主義，去受豪紳資產階級的壓榨，轉過來

替他們當走狗。這種店東小資產階級，所以現在已成爲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擁護者，他們可以有時候反對這種統治，不滿意這種統治，可以做動搖變換的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互相爭奪時的某一方面的工具；但是他們更堅決的反對土地制度的變更，反對勞動運動。

土地革命之中，以及一般革命進展的過程中，希望和店東小資產階級妥協，希望這種小資產階級是一個革命的力量，——這都是使機會主義的發源的幻想。

○ ○ ○
中國革命從無產階級躍登政治舞台之後（尤其是五卅以後），已經引起農民羣衆的鬥爭；一九二四年以來，農民運動從減租減息的運動發動不到一年，便急轉直下的到了政權的鬥爭，到了爭土地的鬥爭。今年一年，尤其可以說是全國普遍的農民暴動的一年；雖然他是互相隔離，此起彼落的發動，而沒有能得着大範圍的勝利，但是農民羣衆的傾向與要求是很明顯的：要求羣衆自己的革命政權之建立，要求澈底肅清中國的舊土地關係。農民之中一般佃農要求土地，極貧苦不堪的自耕農也要求土地；尤其

是失業的貧民苦力要求土地。要求取消一切債務，一切豪紳地主的權力。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重租重債等等），軍閥的戰禍，帝國主義買辦商賈的搜括，使極大多數的農民（即使是自己有幾畝田的）都簡直不能生活。

土地問題的解決是萬分的緊迫。中國經濟生活中還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搜括原料，輸入工業品，發展些中國的工業，製造軍閥的戰爭，使極大多數的農民破產，同時，工廠之中不能容納這些「勞動後備軍」，於是他們大都變成所謂「游民」「流氓」「土匪」——以至於兵士。這種鉅大數量的游民，要求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客觀上也是要求土地和工作。二十年來，軍閥用戰爭屠戮來延宕這一問題之解決；但是最近農民運動一起，土地問題解決才開始，這一階級的羣衆，立刻看見了自己的出路，要求土地。兩湖今年四五月間農民運動公開的時候，顧孟餘汪精衛胡漢民吳稚暉等，就痛罵流氓地痞的農民運動，痛罵甚麼「二十世紀的張獻忠李闖」，——正是因爲農民運動之中失業的貧民站着最積極的先鋒者的地位。就是城市之中，失業的「無賴的」貧民，也

總是最積極最革命的成份。

總之，中國革命中客觀上的力量，無產階級之外，便是農民羣衆，尤其是貧農及鄉村中的苦力游民是主要的力量——土地革命發動力。解決土地問題，必須是這些羣衆自動手的沒收土地，不但地主，就是富裕農民（自耕農）的土地，也不能不侵犯到，自然更必須掃滅一切地主，不論大中小的地主，必須由勞農取得政權，實行土地國有。如此，然後中國貧苦的極大多數的人民，方能得着生計的出路。

這種偉大的革命變革之中，只有無產階級能夠做領袖。中國無產階級數量雖然很少，年齡雖然很幼稚；然而他不比資產階級，他是唯一能領導農民起來解決土地問題的力量；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力量，五卅以來的事變，沒有一件不足以證明這一點，尤其是今年三月間的上海暴動，足以證明中國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是何等有組織有力量。而且中國無產階級在中外資本家的剝削之下，在豪紳資產階級共同的壓迫之下，他的鬥爭

不能不是非常之劇烈的，不能不開始就是政治的——以至於政權的鬥爭。中國工人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還不夠；他們的革命經驗告訴他們：即使小小的勝利，也會立刻遇見中外資本家方面殘酷逼迫，封鎖閉廠等等，所以即使爲改善日常生活起見，工人也不能不起來實行監督生產，不得不直接去奪着政權……無產階級的這種鬥爭，在中國正和土地革命相並行。他的仇敵，和農民的仇敵是同一個。如果歷史上的農民暴動往往以無組織無指導而失敗，那麼，現在的農民暴動，得有無產階級鬥爭做他的領導，做他的組織者。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鬥爭，有如此廣大的農民羣衆做他的同盟軍。這兩種力量的聯合勢力，現在應當直接起來取得政權。

總之，中國革命之中，應當注意中國社會經濟關係的幾個重要點：

(一) 因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工業不能發達，富豪的資本大多數放在土地上，放在重利盤剝的事業上，所以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統治的基礎是在中國舊式半封建的

土地制度。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是所謂民權派的反封建的勢力，而且是擁護舊剝削制度，亦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統治的勢力。

(二) 中國的店東小資產階級與地主豪紳的舊式剝削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他必然是反土地革命的。

(三) 中國有極廣大的手工工人店員的羣衆，他們在鬥爭中的分量，比較西歐俄國的手工工人店員要強得多（全國除上海漢口天津香港外，其他各城市中的工人，差不多大半是手工工人或半手工工人。）

(四) 中國的農民羣衆已經萬分迫切的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尤其是極大多數的貧農（自耕農佃農之中都有。）

(五) 中國破產失業的貧民非常之衆多，形成所謂游民土匪兵士苦力等非階級化的廣大羣衆。

(六) 中國無產階級——城市工廠工人及海員鐵路礦山工人，數量雖然少，然而革命一開始便是主力，已經有好幾年革命鬥爭的經驗和組織。

這種形勢之中，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策略，自然只有堅決的聯合廣大的農民羣衆，尤其是貧農，聯合極廣大的兵

士善力貧民的羣衆，起來取得政權，絕無猶豫的與已經背叛革命而動搖畏縮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奮鬥，勇猛的推翻豪

紳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統治。

一九二七、十一、三〇

中國革命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超 麟

——『沒有革命的理論，

就不能夠有革命的運動。』(列寧)——

(一) 理論對於革命運動之重要

最近半年來是中國革命運動最大的一個轉變的關鍵：舊的時期到此告了結束，新的時期從此剛剛開始。雖然，一般人尚不能恰切明瞭這二個革命時期各自的特殊性是什麼，但以前的中國革命和以後的中國革命，確實分爲二個各不相同的階段，這却是任何人所能承認的。在現在這一承前啓後的轉變關鍵，一切有關於革命的問題，都須引起革命黨人的注意，而首先須注意的就是革命的理論問題。

理論——這個東西，在革命運動上究竟佔甚麼位置？這是時常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固然，有一部分革命

黨人將理論『拜物教化』了，離開革命的實際，而專作學院式的研究，結果成了空談革命的書獃子；然而，自限於偏狹的實際工作輕視理論甚至以爲理論與革命運動毫無關係的革命黨人，也是不在少數。儘管馬克斯主義怎樣確定了理論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儘管列寧怎樣高喊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夠有革命的運動』，但馬克斯列寧主義的信徒仍然有許多對於理論存有畸重畸輕的傾向；理論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問題，現在仍然是能夠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尤其在中國，專作學院式研究的革命黨人固然有，但輕視理論的革命黨人更多；中國共產黨過去的宣傳和行動中，就可以找到許多例證，證實我這一斷語；如果說，此次中國革命的失敗或挫折之一個原由，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錯誤，那我們可以說，以前的

輕視理論就是許多機會主義錯誤中之一個。所以我們現在須得重新引起一般革命黨人注意到理論在革命運動中之重要。——這雖然是『老生常談』，然而我覺得這種『老生常談』在目前正是需要的。

首先，我們須明瞭理論是甚麼，是從何而來的。一般人往往以為理論是某某大思想家個人腦筋憑空想出來的東西，他自己或後來的信徒就將這憑空想出的理論應用到實際上來。一般人對於理論的見解既然是怎樣，自然容易發生或是專門憑空去想理論或是把理論看作與實際毫無影響的二種錯誤的傾向。這在某一部分思想家的理論固然是這樣，譬如烏托邦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也是客觀環境造成的，并非聖西門等個人腦筋憑空想出來的，但烏托邦社會主義確不是認清了社會的實際而對症開方，可是這另是一個問題。然而真實的理論絕對不是某某思想家個人腦筋憑空想出來，而是從零碎的實際經驗逐漸積聚整理而成的系統；譬如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積聚并整理工人階級鬥爭的經驗而成爲理論。像這種理論很明顯就是無數的實際積聚整理

而成的系統。理論是成了系統的實際，而實際是構成理論的材料。

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理論和實際的見解，而且是唯一正確的見解。根據這種見解，我們就很容易明瞭革命理論在革命運動中佔何等的位置，有何種的作用了。

學院式的研究是錯誤的，因為離開了實際則革命理論本身就成了空想，而不能指導革命運動；輕視理論也是錯誤的，因為沒有有系統的過去的經驗來指導，則革命運動終必走入歧途而陷於失敗。這二種錯誤的傾向，根本都是因爲沒有明瞭理論是甚麼，其與實際又有何種關係。

至於中國共產黨以前之輕視理論，則我以為另有下列三種原因：一、馬克斯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本是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積聚西方無產階級鬥爭經驗而成的系統，應用到半封建制度及幼稚的無產階級之中國來，彷彿是格格不入的；二、以前因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的聯合戰線，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在『國民革命』時期尚用不着；三、中國一般文化程度甚低，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知識力量尤其薄弱，容納複雜高深的馬克

恩列甯主義難於消化；……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別的原因。以上種種原因造成了中國革命黨人輕視理論的錯誤，而此種錯誤又助成了中國革命陷於失敗或挫折。這種錯誤是重大的錯誤，是必須急速糾正的。

亡羊補牢尙未爲晚，我們必須急起注意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尤其是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究竟那幾個是中國革命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呢？

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但在未解答以前，我們須先答覆二個先決問題：一、馬克斯列寧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國情」？二、過去的中國革命理論爲甚麼不適合於目前革命的要求？

(二)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

我們的革命理論自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裏，研究系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員及其他各種各色的反動派，都有一種共同的「理論」，反駁我們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舶來品，是不合中國的「國情」的。這些反動派發明了這種「理論」，他們自覺得異常得意，以爲從此可以剝奪了中國無產階級接受世界革命理論

的權利了。其實，這種「理論」是不值一駁的。他們根本就不曉得，而且不願意曉得，甚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甚麼是中國的「國情」。

甚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呢？這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論。這是科學的理論，以科學的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乃至一切社會發展的規律，以科學的方法整理各國無產階級鬥爭的經驗乃至各國農民各殖民地弱小民族鬥爭的經驗。（「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嗎？」我們的「批評者」郭任遠教授提出這個問題，在本文內當然無暇答覆。）這個理論絕對不是馬克思和列寧個人腦筋憑空想出來的，完全是客觀的分析和實際的經驗構成的。

這個理論雖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但其作用不限於無產階級或幾個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因爲第一，馬克思列寧等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得到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崩壞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到來的結論，而且他們的方法也可應用於分析其他各種社會，自上古原始時代至未來共產主義時代，這各時代的社會發展因果是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完全解釋明白的；因爲第二，馬克思列寧等不僅爲資本

主義社會裏的無產階級找到出路，而且爲現今各種被壓迫的人類也找到出路，并且教導我們以各種鬥爭的方法，戰略和策略等。祇要這一地方有人類組成的社會，就可以用馬克思列甯主義方法分析這一社會發展的規律，認清各階級間的關係；祇要這一社會有被壓迫的階級，就可以用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訓，組織起來向壓迫階級作戰，取得最終的勝利。馬克思列甯主義絕對不是祇適合於某個地方某種社會或某個階級的革命理論，而是適合於一切有人類的社會，一切有人壓迫人的國土。

中國有沒有特殊的所謂「國情」呢？有的！中國豪紳地主封建制度尚佔絕大勢力，中國資產階級本身尚受帝國主義壓迫而不敢反抗，中國無產階級沒有西方那樣強大，……但這些特殊的「國情」是不能使馬克思列甯主義失去作用的，恰恰相反，惟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才能解釋這些特殊的「國情」，說明其構成的原因，指示其進化的道路。因爲中國的「國情」無論如何特殊，但中國社會仍然是人類組成的，仍然是分爲壓迫的和被壓迫的二部分階級的，即仍然是可以用而且必須用馬克思列甯主義來說明

其發生發展以及消滅的，來指導被壓迫的階級向壓迫階級作戰的。

馬克思列甯主義是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指導被壓迫人類鬥爭的革命理論，中國祇是全體人類社會中的一部分，而中國工農貧民的鬥爭亦祇是全體被壓迫人類求解放鬥爭的一部分；馬克思列甯主義當然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當然是中國無產階級以及農民貧民求解放鬥爭之唯一的革命的理論。事實上，近年中國的革命運動，無處無時不證明馬克思列甯主義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國情」！試舉幾個較顯明的證例來看：

一、馬克思列甯主義說：殖民地資產階級最初能與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反抗帝國主義，但後來是要背叛革命，壓迫無產階級的。果然，北伐軍一到長江流域，蔣介石即開始背叛革命屠殺上海工人，隨後汪精衛也跟着背叛革命屠殺兩湖的工人和農民了。

二、馬克思列甯主義說：農民必須服從無產階級領導，然後能走上革命的正軌。果然，產業落後的北方農民運動多帶迷信復古的傾向，而產業區之江浙及廣東農民運

動直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就很明顯提出并實現『沒收土地』『組織蘇維埃』等正確的革命的口號。

三、馬克斯列寧主義說：當革命高潮時，統治階級能以假改良的手段和緩革命誘惑革命營壘中妥協份子，但到他們認為其統治已穩定沒有危險時，就把以前所允許的收回去了。果然，以前英國帝國主義交還漢濤租界，以前國民黨允許農民減租百分之二五，到現在，他們認為革命潮流低落了，於是租界也拿轉去了，農民的租也不減了。

此外的例還有許多。

所以唯有馬克斯列寧主義能解釋中國的『國情』，唯有馬克斯列寧主義能引導中國革命至於勝利的道路，我們必須將中國革命中一切理論的問題建設在馬克斯列寧主義上面，以此世界革命的理論為我們的準繩。

(三) 清除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

馬克斯列寧主義是建立中國革命理論的準繩，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確曾根據馬克斯列寧主義來建立中國革命的理論。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革命的理論是

活的，是要時時刻刻適應於實際的，是要吸收實際的經驗以充實其內容的，——換一句說，就是革命的實際經過一次新的進展，適應於某種情況的革命理論就要經過一次新的修正或補充；第二，我們應該知道，過去中國革命的理論，即許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其中也包含許多違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成見。總而言之，過去中國革命的理論，到了現在這一革命運動重大轉變的關鍵，必須拿出來重新估量其價值，——也可以說我們現在必須重新建立中國革命的理論。

中國革命最無恥的叛徒汪精衛，最近說：國民黨之分歧，以前祇做到從黨的組織中清除出共產分子，以後將努力從國民黨的理論中清除出共產黨的理論。汪精衛的話恰好表示，中國資產階級反動以後，現在正要否認其過去的革命的作用并想建立其純粹反動的理論。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應時而起的一種企圖。我們，無產階級，在此時期，也應該有我們的企圖，即從過去『國民黨化』的中國革命理論中清除出那些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然後我們才能建立一個真正革命的理論。

過去中國革命理論中有那幾點是國民黨化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呢？這裏，我們自然不能一條條列舉詳細來說，但我們可以舉幾個例，證明過去理論確實有許多錯誤，而現在非根本糾正不可。

第一，在民族問題中，過去沒有明確的階級觀念，中國無產階級解放在中國民族解放中究竟有何種作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一致的見解，而且彷彿以為民族利益高過階級利益，為民族利益是不妨犧牲階級利益的。這當然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問題的教訓！這是國民黨化的民族問題的見解。這種錯誤之發生顯然是由於資產階級意識的影響。

第二，在政權問題中，過去沒有明確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觀念，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就缺乏奪取政權統治國家的準備和決心，彷彿以為在『國民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作用祇在幫助資產階級拿到政權，至於自己，則待資產階級統治不下去時再說。這當然是沒有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分析中國各階級的趨向，不瞭解連德謨克拉斯西的任務，在中國也須待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才能實現

的。這是為資產階級所屈服的理論，也就是國民黨化的理論。

第三，在農民問題中，過去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以前，沒有提出土地問題，當時甚至有一部分共產黨人不承認中國農民有土地的要求，因此過去中國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祇有改良主義的減租運動，此種錯誤一直留到葉賀失敗，方才一致的丟棄。這也顯然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第四，在鬥爭形式問題中，過去忽視羣衆的自動手的行動，而偏重於軍事投機式的或機關包辦式的行動，於是造成一種理論，以為祇要拿到槍桿子，就可以包辦政府及各機關，就可以發布告完成革命。軍事投機和機關包辦，本來是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法，決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方法。這種理論的錯誤是中國革命的致命傷，尤非根本清除出去不可。

以上不過就最明顯的舉出數例，其他國民黨化的理論之錯誤，自然尚有許多。以上所說的錯誤，乃是從中國共產黨的種種政策看出來的，并非從純原則的理論看出來

的，——譬如關於民族問題，按照純原則的理論來說，誰也會說階級當然高於民族，然而按諸實際政策，則處處都可看出階級利益屈就民族利益的精神。

過去的中國革命理論（現在也是一樣的）既然包含了許多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見，國民黨化的理論，則欲中國革命繼續發展以至於勝利，首先必須清除出這些國民黨

寸

鐵

化的成見，然後能建立下真正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的中國革命理論。這是一件煩重而困難的任務，然而這是先決的任務。我再覆述列寧的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夠有革命的運動。』

因此我這裏提出我所認為中國革命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說明這些問題的重要及其過去的錯誤。（未完）

聖誕

聖誕這個名詞，向來是用於教主或帝王的；今有稱十一月十二日為孫總理聖誕日者，不知這位孫總理是教主還是帝王？不錯，戴季陶因為革命黨魁很容易招舊派人的厭或怕，會稱孫總理為聖人；可是任何人都可稱聖，獨有稱姓孫的為聖，似乎不大恭敬！

好大胆的胡適之褚輔成！

（撒翁）

胡適之鼓吹『市政超然於政治潮流之外』，褚輔成主張『市政脫離政治而獨立』，并且主張市自治及市長民選

布爾塞維克

第七期

；好大胆的胡適之褚輔成！不怕黨國先生們治你們以『反對以黨治國』之罪嗎？

（撒翁）

資產階級獨裁的上海市參事會

上海市政府參事十三人，清一色的資本家，他們多年夢想的商人政府，現在居然實現了；所以商界各團體致參事會成立典禮頌詞說：『政商各界網羅無遺』，誠一時之盛事也！可是時事新報所謂：『為民有民治民享之全民政治，決非階級獨裁及變相之迪克推多政治。』未免有點不能自圓其說罷！

（撒翁）

一九九

吳稚暉的思想還不落後嗎？

吳稚暉致馮玉祥信說：『汪先生……以我輩有封建思想，造資產階級，崇拜英雄主義，藐視農工政策。我等愧悚無地，竟區區不見諒於汪先生，而思想落後至此！』我希望（其實是癡望）吳稚暉及其黨徒，始終勿否認『造資產階級』這些思想是落後的；更希望吳稚暉所說：『現在最要緊的是要提倡一種純粹的拜金主義』這句話是胡適之造謠！

主義的流弊

（撒翁）

我們固然力贊民族運動（限於被壓迫者），然而不相信什麼民族主義。我們固然不贊成現在就要廢除國家政府這種制度，然而却反對什麼國家主義，更未聞有什麼政府主義（Estatisme 應譯『國家主義』，只有李石曾譯做『政府主義』）。我們十分提倡讀書然而不能贊成什麼讀書主義。代表物價的金錢雖然是貨幣商業時代不可少之物，然而却不應因此提倡什麼拜金主義。譬如人們都必須吃飯，而却不應有什麼飯碗主義。因為這些事成了主義便流弊無窮。

（撒翁）

沈恩孚的教育目標

南京第四中大，發布蘇州中學校長汪典存黨化教育目標的提議說：『竊自五四以來，開學生干政之漸。』『叫囂驟突，義不受制。』『外籍救國之美名，陰收逃學之實利。』『近年教育捲入政治漩渦，學生分心外務，學風頹敝，應由大學通令整頓。』這樣讀書主義的教育目標，沈恩孚郭秉文輩已說得爛熟，似乎不勞黨化先生們再來提倡了！

反共清黨後的兩個印象

（撒翁）

國民黨一致反共清黨後，有兩件事給人們的印象萬分深刻：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上海領事團，要取消北河南路所貼『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帝國主義』等標語，和英國要推翻漢案協定；一方面是何應欽主張『與外人重行講信修睦』與帝國主義者恢復『舊時友誼』，和李濟深向廣州中山大學學生，『非笑以武力或經濟方法推翻帝國主義之說』（七日路透電）。胡漢民曾說：『因為C P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我們已打倒C P就只好中止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運動了，這豈不是同時也打倒了國』

民黨嗎？」不知他忘記了這幾句話沒有？

（撒翁）

數典忘祖

有些國民黨人，大罵共產黨主張「耕者有其地」是擾亂農村秩序，殊不知「耕者有其地」這句話，是國民黨老祖孫中山說出來的，並不是共產黨的特別發明。這種數典忘祖的國民黨員，和馬寅初攻擊馬克斯的勞力價值，是同樣的糊塗；因為勞力價值說，並不始於馬克斯，而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老祖斯密亞丹和李嘉圖的發見。

（撒翁）

駁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

繆斌在他反駁馬克思主義的大文裏，發見了「馬克思誤於研究的材料，祇偏於英國孟加斯得工業區之一隅，所以材料不免偏缺。」郭任遠在他反駁馬克思主義的大文裏，發見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沒有重大的關係。」反駁馬克思學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學問貧乏的中國，無論能夠贊成馬克思學說的，或是能夠反駁馬克思學說的，都算是可貴。可是像這兩位繆

先生和郭先生的妙文，也居然印刷出來問世，我未免要為

「徒災梨棗」的梨棗痛哭！

郭先生和自己開頑笑

（撒翁）

郭任遠想反對馬克思主義，又恐怕人們因此說他頭腦頑固，於是在非難馬克思主義之前，高唱表白他自己「是極端反對資本主義和一切關於經濟的妥協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是主張社會革命和經濟革命的。」並且大喊「馬克思學說太不革命」，又大喊我的反共並不是因為他們太赤，倒是因為他們太不赤；人家反共是因為相信他們是過激派，我的反共却是因為他們太不過激。」我看這位郭先生，未免太和他自己開頑笑了！

（撒翁）

移步換形的騙術

章宗祥曹汝霖留學東京時會說：「我們雖不主張革命，而仍要以流血達到立憲目的。」袁世凱會說：「我剷除了國民黨仍然擁護共和。」蔣介石對汪精衛說：「我清除共黨後仍要做左派反對右傾。」汪精衛孫科在漢口說：「我們反共後仍要反帝國主義與討蔣。」這可算是他們一脈相傳移步換形的大騙術。

（撒翁）

反共而不流入資本主義？

羅家倫在他『轉變青年的思想』文章裏說：『不可因攻擊共產主義而流入資本主義，或變相的資本主義。我們反共則可，反共而流入資本主義則不可』。哈哈，羅先生！這是在白紙上寫下了的黑字，請你將來別忘記了！請你趕快去問問你的老師胡適之顧孟餘馬寅初（他們的頭腦畢竟比你還清楚一點）：既然反對共產主義，又不要流入資本主義，則將在何種經濟制度之下建設工業？

（撒翁）

「殺其人而用其法」

張繼說：『國民黨之反共，不特其主義而已，即其組織法亦當起而反對之』。不錯，國民黨改組後黨章，是共黨起草的，是效法共黨的，是應該反對的。不但這個，改組後的宣言及政綱，也是共黨起草的，更應該廢掉。不但這個，連『反帝國主義』及『國民革命』這類怪話，也不是黨國的國貨，乃由共產黨搬到國民黨的，嚮導週報出版以前，國民黨的文獻上實在找不出這些怪話，這更是應該急於廢掉的。否則不但反共不徹底，而且是胡漢

民指斥的所謂『殺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點不體面吧！

（撒翁）

誇大狂

戴季陶稱孫中山為繼承儒家道統之聖人，胡漢民則謂『中山賢於儒墨』，而陳白虛更稱中山『集古今中外諸聖之大成』。國字號的人們，稱中山為『國父』不算數，近來還恭維他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誇大狂是中國人特性之一』，這句話的確有點道理。

（撒翁）

同志之標準

江蘇財政廳電各縣長說：『第一批大縣十萬以上，中縣五萬至三萬，小縣一萬以上，……按數於十號解到……本廳長尊之敬之，引為同志。倘仍漫不經意，……立予罷斥。何去何從，惟該縣長自擇焉！』那末，一班縣長們，不會搜刮老百姓的錢只好滾蛋！不願滾蛋的，只好趕快搜刮幾萬洋錢繼續做同志——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

（撒翁）

世界太左了！

胡漢民說：『共產黨是右派，國民黨是中派，無政府黨是左派』，張繼說：『我不是右派，我比共產黨還左。』革命週刊（無政府黨的機關報）說：『共產黨倒是右，而民生主義倒是左子。』李石曾說：『蒲派（無政府主義）必屬於左，而馬派（馬克思主義）必屬於右。』又說：『武漢之共產革命為右派，上海護黨革命為左派。』（以上俱見革命週刊）可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和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封建豪紳，一致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而歡迎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與無政府主義的吳稚暉李石曾張繼等，那麼現在的世界未免太左了，難怪有人嘆息『人心不古』！

（撒翁）

中國人的晦氣！

可憐的中國人，智慧受東縛於孔氏一尊者二千年，至今猶未能完全解放；現在又加上什麼『黨國』『黨治』『

黨化』『黨外無黨』這類怪東西來束縛，真是中國人的晦氣！

（撒翁）

汪精衛到底是君子還是小人？

蔣介石說汪精衛是偽君子；上海市黨部罵他『實在是千刁萬詐的小人』；汪精衛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

（撒翁）

不同。

程潛曾說：『我們反蔣，總要有點與蔣不同才好。』那時滬寧間反奉反唐之聲甚高，他們與奉與唐有什麼不同呢？是的，反唐因為他通奉；然而反奉又因為什麼呢？反赤，壓迫工農民衆，爭奪地盤，苛捐苛稅逼軍餉，獻媚於帝國主義，摧殘異己者之集會結社出版信仰自由，縱容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他們有什麼不同，他們為什麼而戰？

（撒翁）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夠有革命的運動。」

欲推翻國民黨反動的理論，

欲建立真正革命的理論，

下列幾部書是值得介紹的；

共產主義的 A B C

布哈林著

實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大林著

實價大洋二角

馬克思主義的列甯

布哈林著

實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實價大洋一角

無產階級的哲學——唯物論

郭列夫著
瞿秋白譯

實價大洋六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實價大洋三角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伊維譯

實價大洋一角

資本主義穩定與世界革命

布哈林著
陸定一譯

實價大洋三角

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

國民黨中央最近開會，雖然會議之中顯然有許多派別的互鬥，各派都提出自己的議決和主張，但是對於工農民衆最明顯的是：國民黨反革命『事業』完成之後，各派一致的要想在政綱上公開的做一結論出來。不論是汪精衛，是蔣介石，是李宗仁，是程潛，他們的提案政策之中，都有共同的反革命政綱。這反革命政綱是甚麼呢？

(一) 將國民黨以前的工農政策明白宣佈取消，——許多黨國要人的提議，都是要明定法律『保護』工農利益，不要甚麼工農運動，『不准罷工』；對於農民，則連減租也不提起了。國民黨現在主要的目的，是怎樣使豪紳資產階級安心；各派的競爭，完全是爲着各派都想取得豪紳資本家的信用，而後可以握住政權。他們口頭上說甚麼『保護』，而實際上完全是壓迫。說得最公開的，要算最近李宗仁的提案，他說：『本黨領導全民革命，原爲各階級民衆謀利益，何以專主張澈底農工運動，澈底是何解釋，有何限度！』這個意思是很明顯的了，他是說國民黨應當澈底反農工運動。

(二) 將反帝國主義的政策，亦『澈底的』改爲親帝國主義政策。汪精衛等的提案裏，說到外交政策一項，據上海各報載的是『外交關係祕密，暫不宣佈』。吳稚暉的大文章裏，却替他漏洩了一些祕密，說『汪精衛先生也主張驅逐蘇聯使領』。最近李宗仁的提案，更把這一祕密完全公開了。他說『本黨宣言與第三國際主盟之蘇俄絕交，並遣其領事出境』，而且說『外交方針從何着手，高唱打倒赤白帝

國主義，漫無區別，吾國能否單獨自謀生存？」——所以「帝國主義之列強，如表示不暗助軍閥，承認修改不平等條約，自當與之提攜存好，共同防禦共產主義之宣傳」。李宗仁在這提案中，並且說「本黨之唯一敵人爲共產黨」。這再明白也沒有的了，——國民黨的敵人，只有共產黨，其餘帝國主義軍閥等等，都可以「提攜友好」。國民黨反革命之後，他要與蘇聯決裂，以取媚於帝國主義，要勾結帝國主義，以避免「單獨自謀生存」之危險，本是必然的事。

國民黨這次所謂中央會議預備會之中，雖然各派的紛爭非常劇烈，但是他們對於工農民衆和帝國主義的政綱，却是非常之明顯而一致的。工農民衆應當知道：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起來取得政權，澈底肅清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的一切權力，那麼，無論國民黨的那一派掌權，都是壓迫我們的，都是維持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的。

國民黨的反動，並且不只是普通的剝削工農而已，他的反動統治內部各派互相鬥爭混戰，戰爭的蔓延，尤其增加工農的痛苦。就在他們這次會議之中，也就明顯的表演着分贓互鬥的局面。這次會議之中，我們至少可以看見很顯然的三派爭持着：一是蔣介石派，二是西山派或廣西派，三是汪精衛派（在廣東的張發奎派，在湖北的程潛派）。西山派是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的中心，他們只是依附着廣西派而生存，——他們恰好在這個時候演出南京的屠殺案。汪精衛派亦在這個時候將李濟驅出廣東，而實行廣州的政變。獨有有蔣介石派居中取巧，利用汪派和廣西派的鬥爭，而自己想出來奪取政權。中央預備會開會的第一天，蔣派和汪派聯合着做一件「大事」：將居正謝持覃振鄒魯等西山派十人停職，——說他們

是南京屠殺案的罪魁。會議的第三天，形勢便變換了：何應欽（蔣派）和李濟琛等十委員主張停會，「研究」廣東政變問題，同時，十委員開小組會議，監察委員提議審查汪顧等的罪狀，李濟琛已經宣佈新提案：認何香凝王法勤陳樹人顧孟餘甘乃光是廣東「叛變」的嫌疑犯，要求令他們退出議席。這次會議的破裂是極可能的事。廣西派同意於犧牲一部分西山派，如謝持等，然而要求懲辦汪精衛部下的顧孟餘等，要求奪回廣東地盤，他們準備和蔣介石合作，要錢大鈞等合作去打廣州的張發奎黃琪翔，——南京政府也已經明令討伐。然而汪精衛派的黨國要人却也在反對。現在的局面已經轉到「蔣派利用廣西派來攻汪派了。這種形勢之下，還隱藏着蔣派和廣西派互爭上海以至江蘇的問題；上海市長張定藩（廣西派白崇禧的走狗）辭職，上海衛戍司令白崇禧也有取消衛戍司令一職的意思，這些雖然證明廣西派有與蔣介石派妥協的傾向，但是也是證明他們兩派的鬥爭正在醞釀着。湖北方面中央特派委派去的整理黨務委員會和當地的省市黨部改組委員會爭風，最近程潛陳嘉祐已經召集所謂漢口市國民黨代表大會，另組黨部，而衛戍司令胡宗鐸（廣西派）却在發命令禁止黨部民衆一切集會，宣布戒嚴。總之，國民黨的內爭是在發展醞釀，有些地方，如廣東，已經變成公開的戰爭。

這些國民黨會議的分贓性質，已經再明顯也沒有的了；會議之中大家都說甚麼訓政時期已到，說甚麼分治合作，說甚麼黨權高於軍權；這些口頭禪，不但不能隱蔽這次會議醞釀混戰的性質，而且更加證明許多小軍閥勢均力敵或者要想保持地盤的時候，必然是發生類似聯省自治的主張，——他們想鞏固自己剝削工農的政權，所以要說「怕戰爭」「要訓政」「要黨權」等等。

總之，國民黨這次會議之中，充分的表現着混戰割據的局面。甚麼力量能夠推翻這種局面呢？甚麼力量能夠解放工農民衆於混戰割據的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之下呢？只有工農羣衆自己的奮鬥：上海的工人罷工潮已經逐漸起來，工人羣衆反對白崇禧的工統會，反對蔣介石的『上海工人總會』之鬥爭已經開始；湖北紗廠工人已經有一萬多人罷工，羣衆憤激的打殺國民黨的改組工會委員；廣州的工人已有偉大的示威反對張發奎李濟琛，海陸豐的農民更是已經推翻豪紳的政權，組織自己的工農革命軍，成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正在發展反對陳濟棠錢大鈞黃琪翔等的戰爭。只有這種力量——工農羣衆自己的勇猛鬥爭，一直到武裝暴動，可以推翻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推翻一切派別的國民黨，推翻一切帝國主義走狗，推翻一切屬性的軍閥！

一九二七，十二，七

旬日以來南方之革命潮

典琦

自從資產階級實行反動以來，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階級鬥爭，一天天地激烈，幾個月來工農的鬥爭尤其是農民暴動的高潮，不僅不因國民黨的壓迫屠殺而低落，而且愈演愈烈愈漲愈高。我現在只把一星期來在普通日報上所得來的消息舉出幾樁以為佐證，——這些報紙，若不是國民黨的機關報，也是他們所御用的。

一、海陸豐農民大暴動的勝利——近來最足以驚動全國人心的事變，要算是海陸豐及紫金縣一帶農民暴動這一消息。上月二十一日香港電：陳濟棠在東江宣布攻討黃琪祥，潮陽農軍乘機起事，十九晚攻陷縣城。二十五日香港電：海豐農軍乘軍事調動，聲言打倒資本家，在此試行共產，林何兩姓被斃甚多。二十七日香港電：海豐共黨農軍攻入汕尾之捷城鄉，殺斃豪紳數百人。二十八日廣州電：五華惠來潮陽饒平，均被農軍攻陷，大有蔓延之勢，嶺東豪紳地主逃港者三萬餘人。又陸豐縣城業被農軍攻陷，縣署衛兵及科員，多被殺。我們讀了這許多新

聞，即可知這件事真是驚天動地了。茲將東江革命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全國總工會各省農會及革命兵士電文錄下以顯示時勢的真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各省農民協會全國革命兵士及各革命團體各報館均鑒：慨自中國國民黨領袖蔣介石汪精衛等背叛革命以來，國民黨已成爲屠殺工農壓迫民衆之反動政黨，各派軍閥玩弄之工具，青天白日之旗幟亦已成爲白色恐怖之象徵，中國革命之垂成遂斷送於反動國民黨之手，各地工農慘遭屠殺者寧可以數計，廣東工農，受禍尤劇。本委員會上受中國共產黨之指揮，下受工農羣衆之委託，率領東江工農，艱苦奮鬥數月，海陸豐農民，兩佔縣城，殺斃地主豪紳，義無姑縱。現本委員會又率領工農革命軍即日進駐海陸豐紫金各縣，實行宣布沒收土地，剷除殺戮土豪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勢力，一切地主土地財產均行沒收，歸本委員會管理分配給佃農無地農民兵士及被難家屬與一切貧民所有，並即日召集工農兵代表會，組織蘇維埃政府，一切設施均聽

命於共產黨，期我各地工農羣衆一致興起暴動，奪取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至禱，特電聞。」

二、廣州赤色工人大活躍——這幾個字，是十二月五日申報國內要聞的標題。其內容呢，大概是說自從張發奎黃琪祥這一系軍閥和李濟琛黃紹雄等桂系軍閥實行決裂以後，廣州的工人和共產黨大肆活動，標語和紅旗紛紛出現，以工會方面爲多，「恢復工人代表會」「殺盡地主豪紳」「罷工工人接收罷工委員會」「恢復工人宿舍與飯堂」等標語，幾於觸目皆是。二十日公安局長朱暉日查悉工人在工人代表會內秘密集會，前往搜捕，擊殺二人，捕捉二十五人。二十四日罷工會所屬之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又糾集三百餘人，在省政府附近中央公園門口開會，公園門口并貼有開會秩序，十二時許，即已齊集，後復愈來愈衆，高舉香港總工會之紅色大旗一面，各人并手持紅旗，均書有「紅旗萬歲」「誓死反抗解決省港罷工」「誓死不退出罷工宿舍」等標語，及種種反對政府傳單。時公安局偵緝黃木等聞報，當即偕多人馳至，暗中監視。詎開會時竟有多人高立演說，鼓動反對政府，黃等報告公安

局，派保安隊馳至，而彼輩泰然不理，仍高呼口號如故，遂由隊長喝令圍捕，卒捕二十五人，搶獲傳單旗幟等。

次日，即二十五日，而廣州忽有驚人的全城火警。因爲省港罷工工友極憤恨粵政府解散他們及強令二十七日遷出飯堂宿舍，所以將全市各宿舍放火焚毀。又時事新報二日香港電，標題「廣州之赤色標語——組織蘇維埃支部」，電云東（一日）各界舉行護黨運動及反對寧慘案大會，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皆有演說，高呼打倒新桂系，反對特委會，打倒李白黃等口號，演說畢，農工台下忽發現「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打倒朱暉日」「組織蘇維埃政府支部（？）」等紅色標語，被憲兵拘二人。

從這些消息看來，廣州市工人反抗軍閥國民黨政府任何一派，都異常劇烈，同時奪取政權也具有決心，已可見一斑了。

三、長江上下游農民暴動之再起——江蘇宜興無錫農民大暴動，曾經震撼東南，後來雖然被國民黨武力鎮壓下去，可是農民的政治認識因此而更加顯明，農民團結的潛勢力依然存在，現在宜興無錫江陰崇明等地鄉村中還是時

時騷動，一般豪紳資產階級還是動搖不安，國民政府和蘇省政府都認為足以搖動他們的政治根基，很着慌的。我今舉左列的幾條記載：

(一) 上月二十四日無錫茅塘橋地方，發現共產黨和農民暴動隊二百餘人，頭纏紅布，攜帶槍械刀棍等，焚燒土豪房屋二十餘間。

(二) 二十四晨蘇州發現中國共產青年團蘇州市委員會之印刷品，隨經公安局派員查捕，散發者已逃匿無蹤，當晚蘇地戒嚴，特別加緊。

(三) 崇明西鄉佃潮醞釀已久，於上月十一日發生命案，經官廳檢驗，在出事地點附近劉士珍家，搜得三寸正方印一塊，上刊「崇明縣革命軍農工聯合軍總司令部之印。」上海衛戍司令部派兵到崇，但崇邑農民依然在爭鬥中。

(四) 江陰自后陸暴動後，即宣布戒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邑東大橋鄉占文橋，突有農民四五十人，手持槍械，木棍，農具，入街放鎗示威，割斷電綫，熄滅路燈，黏貼打倒土豪劣紳等標語及

布告，下署總司令高大鵬革命委員會宣傳部等字樣，乃羣擁至鉅富繆受之家，破門而入，沒收財物，并將租簿借據田單悉付一炬。

(五) 長興白岷鎮發現共產農民自由軍一千餘人，資產階級紛紛逃避。

以上數條，都見於各日報。江南農民暴動之再接再厲，可以概見。現在讓我來說說長江上游的農民暴動。湖南的情形，因為寧漢軍閥戰爭開始以後，交通阻滯，我們簡直不能得到詳細的消息，報紙上更不用說了。

湖北呢，在報紙上久已喧傳共黨攻陷黃安（上月十四日）最近中央社十一月二十九日漢口通訊，仍稱鄂東黃安被農軍盤踞，且其勢更比前蔓延。該縣城自上月被攻陷，縣長賀守中及司法委員清黨委員各局所委員等十六人均被殺，此後旬日，農軍蹤跡已遍全縣，首領聞係湖北前農工廳長董用威。董籍隸黃安，自鄂中清黨，即率黨徒（多武漢中學生）潛赴縣北之七里坪舉事，並組織農工政府，大倡土地革命，貧苦農工附從者已達萬人云。

本月五日新聞報又載江西泰和縣被農軍攻陷之消息。

泰和舊屬吉安府。此次農工革命軍首領係共黨蕭玉成與萬安革軍聯合進攻，滿貼標語，聲勢浩大，已將縣政府所收稅款二萬餘元沒收，繳獲團槍縣隊兵槍枝甚多，縣長逃往吉安求救去了。

以上的新聞，雖只是東鱗西爪，但是也可以推知長江上游之農民暴動，又有再興之勢。

四、上海工潮之勃興——上海工人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生活一天天壞，雖反動黨用工統會工人總會等等工具來破壞工人組織，但工人仍堅決與中外資本家爭鬥，以要求生活的改善，如公共租界電車罷工，日本郵船碼頭工人罷工，新同行銀樓工人罷工，以及開北盈豐絲廠滬西崇信紗廠青浦南貨業職工等罷工事件，均於最近爆發。工人羣衆在爭鬥中深能了解工統會及勞資調節會之爲資本家工具而一致反對。但資本家異常狡猾，如日本郵棧竟有辭退罷工工人登報另招工人之舉，英界電車公司則故意造謠認罷工爲機務工人單獨行動，想分裂工人的團結。不過他們這種舉動，不僅不能破壞工人的團結，反足以激動工人的敵愾心，擴大風潮。最後更有數千工人援助電車

罷工之壯舉，直到今日，上海公共租界電車竟完全停駛。

五、武昌工人學生婦女反抗工賊之激昂——自汪精衛唐生智實行反革命以後，武漢的工農民衆即受了他們反動統治的慘酷的壓迫和屠殺，同時他們又派遣反動黨羽設立各工會改組委員會等機關以欺騙并箝制工人。他們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有了這一反動的政權，當然對工人進攻特別兇猛。素來站在革命前綫的武漢工人，驟然受此政治上經濟上之打擊，其對於反革命黨之痛恨自不待言。近來南京反革命軍閥程潛李宗仁驅走唐生智而佔領武漢，其反動和唐生智一般無二，武漢工人也是積極地反抗的。最近武昌震寰紗廠開除剪髮女工，引起全市婦女界學生界之憤慨，一致援助該廠工友反抗橫暴的廠主及「助桀爲虐」的工賊工會——即改組委員會，擊殺工賊首領五名，真是轟轟烈烈痛痛快快的一樁事。

除上述之五件事實外，還有一種現象，即兵士羣衆漸漸離開軍閥的軍隊而暴動，如湖州緝私營變亂等事，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但的確可以看出工農羣衆暴動的影響已經及於兵士羣衆，使軍閥的武裝組織崩壞！又如

江浙魚商反對魚稅，周浦魚行甚至罷業以爭，江浙反對藉禁烟爲名而行鴉片籌餉，漢口棉業公會反對南京派軍隊繼續征收唐生智所創征之棉花報効費，上海航業公會反對寧軍繼續封扣商輪，等等事件，爭執很烈，表示着一般商人也不滿意這些混戰的新軍閥之妨害市場的統一，而汪精衛之流的改良政策的幻想終久只是一個夢。

綜上所述，都不過是剪取資產階級報紙之斷片的記載，然而其足以顯示南中國革命潮流之高漲已如此。假如能將民間實錄一一紀出，我們讀之將何等地鼓舞呢！

一九二七、一二、七

一篇『黨國』的佈告的註解

柏寒

江陰近日冬租開征在即，各鄉莊房因鄉人受人誘惑，咸不遵繳，紛紛請願給示，昨日發出佈告文云：『照得糧從租辦，租由佃出，此爲千古不易之定論。本年秋成豐稔，各農佃之收入既豐，則揆諸種田還租之義，照例完租，原屬佃戶應盡義務。况本年冬漕折價，較上年加重，

每米一石，業主須完大洋八元九角八分，如果限內無款完納，過期并應再繳滯納罰金。此外如國庫券等項，亦須業主負擔，業主如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刻屆各業開收冬租之際，深恐各佃農聽人唆使，意存觀望，合亟出示曉諭，仰闔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各照例完租，不得抗欠。爾農佃果有實係赤貧孤寡無告之戶，各業主亦應體恤孤寒，量予酌減。其各遵照。』（見十一月二十七日申報）

這一篇告示，我所以抄在這裏，第一，是要大家藉此了解國民黨的農民政策。汪精衛說過：農民若是打倒鄉村間其他一切階級（即指土豪紳地主高利盤剝者），其結果社會聯鎖爲之打破，農民亦無以自全。國民黨解決農民問題，着眼於社會聯鎖關係。他所說的聯鎖作何解釋呢？就是這篇告示中說的『糧從租辦，租由佃出』了。還有：『業主如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這幾句話，何等體恤業主！但是『本年冬漕折價，較上年加重』『自耕的農民，既無田租進益，何來如許經濟供給公家呢？』佃耕的農民，既要『照例完租』

『千古不易』，那末，又革什麼命呢？這些他是不管的。

所以他們所說要開辦農民銀行，發達農產等類的話，都不是爲農民設想的。如果真的農產加多了，業主就可以加田租，他們的公家（就是業主的公家）又可以增加糧稅了。這就是社會聯銷的道理。

第二，由他的農民政策，就可以了解國民黨是什麼黨。他就是業主黨。他所謂公家，就是業主聯合辦事處。

中國第一個蘇維埃（廣東通信）

——海陸豐工農兵的大暴動——

自國民黨公開的背叛革命以來，到處屠殺成千累萬的工農勞動民衆，而一切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亦更窮兇極惡的加緊其剝削壓迫，使中國所有勞苦民衆，完全的處在慘淡哀號的痛苦之中。但是這種屠殺剝削的結果，并不能絲毫的鎮壓工農勞動民衆革命情緒的高潮，反而使一切工農勞苦民衆更明確的澈底的認識國民黨是屠殺工農貧民的劊子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是工農貧民的惟一的大敵。工農勞苦民衆澈底的覺悟，尤其是廣東的貧苦的民衆，知

。他們所辦的事，就是強制農民種田還租，使業主可以不勞而食。他們辦事的經費，都是從農民身上剝削去的。至於農民生活怎樣苦，他們是不理的。

第三，由他自己供出來的話，可以看出國民黨比孫傳芳的剝削還利害。他明明說：『本年冬漕折價比上年加重……此外如國庫券等項亦須……』但這些剝削完全是農民負擔的。

羅浮

道只有工農民衆團結自己的力量，自動手的殺盡豪紳地主，推翻反革命的國民黨，澈底的解決土地，組織自己的武裝勢力，建設自己的政權——蘇維埃，尤其是共同團結在共產黨旗幟指導之下，才有解放的可能，才能獲得工農民衆的真正利益。

廣東工農貧苦民衆，經過長久的鬥爭，尤其久在代表工農民衆的真正利益的共產黨指導之下，對於中國工農革命的前途，有極明確的認識，澈底的了解，所以當國民黨開始叛變之時，即首先喊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

，我們的革命旗幟是「工農的鐮刀斧頭紅色旗」的口號，而繼續不斷的作極英勇之鬥爭。

廣東的海陸豐，此次的偉大而普遍的農民暴動，英勇鬥爭，推翻了反動勢力下的統治，殺盡了豪紳地主階級，沒收了一切豪紳地主的土地財產，建設了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實開中國革命史上光榮紀載的偉大革命前途的新紀元。茲將海陸豐農民之英勇鬥爭與暴動之經過，簡述如次。

(一) 暴動的準備

海陸豐農民，並不因在反動勢力嚴重壓迫之下，而停止其鬥爭，尤其自四月十五以後，更無日不在積極反抗之中，如殺戮豪紳地主，破壞反動勢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稅等等的經常的鬥爭。固然這樣使豪紳地主階級更加加重的剝削和壓迫，但是同時也使豪紳地主恐慌危懼。

一個重要的時機到來，真正革命者，是不肯放他空空的過去的。所謂抱住時機，是革命者極寶貴的信條。偉大的十月革命紀念到了，尤其適在這時廣東張（發奎）

李（濟琛）的衝突，已由暗鬥而開始明爭了。海陸豐的農民一面為紀念這偉大的革命紀念，同時為利用軍閥衝突，亦即統治階級崩潰的時機，遂準備和開始有計劃的暴動。因為這時適當張發奎解決惠州胡謙的事件發生，很顯明的是與李濟琛反臉的第一幕，駐防在海陸豐的李部陳學順，決不能留在海陸豐以自取滅亡，同時農民的收藏時期已到，豪紳地主無理性的剝削，當然引起農民的反抗，於是遂有由經常的鬥爭，而變為偉大的暴動之準備。當時的暴動的準備是：

一、全海陸豐所有武裝農民都起來攻打反動的武力（民團保安隊等）及佔據城區。同時屠殺豪紳地主，并事前分別在各要道上分別截擊搜捕。

二、作戰步驟先區鄉，後縣城。海豐方面，以梅隴赤石農軍佔領梅隴，公平農軍進據公平圩，東南五區聯合大隊佔據青坑區進迫汕尾；陸豐方面則以西北部農軍據河口及大安，東南各區農軍佔據金廂，圍攻碣石。

三、武裝軍隊（第四團）除留守部隊外，均出而幫助農軍作戰，以繳反動武力的槍械，并殲滅其實力。

(二) 反動軍隊聞風先逃

農民暴動的準備正在計劃，而反動軍隊已聞風立即逃遁。駐海陸豐的防軍陳學順部急於十月廿九卅日兩日內調集陸豐公平汕尾部隊到海豐，很顯然的預備退避，當時一班豪紳地主及商人見此情狀恐懼萬分，極力的挽留並電請李濟琛下令勿予調動，同時用種種謠言以冀反動軍隊之停止開動以作為保護身家的工具；但是陳部終因恐懼自己的覆滅，終於不敢一息的停留，於十一月一日抱頭鼠竄的由縣城退梅隴而赤石而吉隆逃去，農軍因特別關係，未曾將其截擊繳械，實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陳部逃遁後，當地的保安隊四百名，更形嚇得屁尿直流，紛紛的乘間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豐，一部往捷勝退避，以圖保存實力。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反動的武力之怯懦恐懼，與民衆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動的勢力了。

(三) 暴動的爆發

農民革命情緒的高漲，反動統治勢力的動搖和崩潰，與豪紳地主階級之危懼，都使暴動急遽的爆發。海陸豐廣大的農民貧苦羣衆，即於十月卅日開始英勇的鬥爭，而

形成空前的偉大的暴動。爲便於敘述起見，特分別的記述如次：

一、占領海豐之經過 自逆軍陳部於二十九日調集部隊逃避，公平農軍急聯合第四團之一營即圍攻最反動之鄉廣村，捕殺豪紳地主數十人，焚去逆產房屋十餘間，并佔領公平圩，於十一月一日長驅直進佔領縣城，捕殺反動派多人。同時梅隴農軍亦即時分頭圍捕豪紳地主三四十人，當即就地槍決，大快人心。海豐東南五區聯合大隊於三十日晚上佔領汕尾，反動派因得信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殺少數反動派。此外除捷勝外，其餘海豐各處都給農軍佔領，并捕殺一切豪紳地主。農民貧苦羣衆，無不踴躍爭先恐後的參加。

二、佔領陸豐之經過 陸豐方面，西北部農軍三百餘人，於逆軍陳團未退出海豐以前，已佔據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當時河口有百餘名保安隊，陸豐縣城亦有二百餘名，與第四團之一營交戰，一時未能擊退，後農軍衝入縣城，保安隊遂向碣石城潰退，於是陸豐縣城遂入農軍之手。

三、圍攻碣石的經過 在未佔領陸豐縣城以前，即決定東南各區農軍集中起來佔據金廂進攻甲子。所以第四團到時，凡男的女的少的通通都到陣地上來，由領袖激昂的說了一番此次暴動的意義後，所有的農民更奮臂興起，大聲叫道『很好！』『很對！』殺氣騰騰的奔向陣地，與反動勢力作戰，反動勢力亦極力頑抗，經幾次的肉搏，終將碣石佔領了。

四、攻打捷城的經過 捷城的農民於這次暴動，可以說通通的起來了。他們高呼殺盡豪紳地主，為平民復仇的口號。但因保安隊的死守（因為他們無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拚命的死戰），所以雙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豐縣工農兵代表開幕時，始決定由第四團派兵一營前往助戰，決定十九日攻下捷城。當該軍出發時，全體代表，軍樂隊及工農羣衆，均歡躍高呼歡送，兵士受工農之激昂慷慨的獎勵歡送，竟連夜開到捷城，會同農軍共同作戰。十九日上午八時，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團派去的一營擔負北門，公平梅隴捷勝的農軍擔負西門，東南各區農軍負擔東門，僅二小時，北門部隊遂先登城，西門也同時

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後即繳械數十支，大捕豪紳以及反動派，處以死刑。同時農軍即將捷城掘平。捷城既下，於是海豐全縣，可說完全到農民手中，沒有一個反動派了。

五、其餘河口碣石各處的反動武力以及豪紳地主，亦均先後由工農貧苦民衆剷除搜捕殆盡。農民偉大的暴動，雖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農民的英勇鬥爭，將更加高漲發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偉大的暴動，殺人更攻城，完全由工農自己為主力的鬥爭，第四團的武裝，完全僅在協助之列，完全係工農民衆自動手的鬥爭，而毫無軍事投機的傾向，這是值得注意的。

（四）暴動後之種種

（甲）搜殺豪紳地主及肅清一切反動勢力

有階級覺悟的海陸豐的農民，有階級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的海陸豐農民，對於豪紳地主及一切反動勢力之盡性搜捕殺戮，在此次暴動中及暴動後，更加顯明的表演出他們澈底的階級性了。自海陸豐先後克復後，工人農民及一

切貧苦民衆，第一視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動手的剷除一切剝削階級的勢力。他們毫無顧惜的搜捕各處的豪紳地主以及重利盤剝者。他們完全站在階級觀點上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份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以為好惡生殺的標準。這種情景在海豐方面，尤為加倍的澈底。所以在海陸豐境內，可以說差不多沒有一個豪紳地主的踪影了。

(乙) 土地農有的分配

沒收豪紳地主的一切財產，沒收豪紳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給耕種的農民等等，在八月間海陸豐第二次暴動時，已宣佈得很普遍了。此次偉大而普遍的暴動，對於沒收土地財產的工作，更進一步的解決。這次的沒收土地，不僅僅是大中地主加以沒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農的土地也加以沒收。沒收之後完全分配給原佃農及自耕農。

當然這樣的辦法，對於佃農是很圓滿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時自耕農也沒有若何的損失。至對於從前依靠田租為活的寄生蟲，自然不客氣的叫他滾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則縣蘇維埃政府發出土地使用證給一切得地的農民

。土地使用證的內容如下：

第一註明某區某鄉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經由本政

府沒收，茲特給與該農耕種。

第二註明有土地使用證，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權，此證不得自由買賣及抵押，如該證遺失，即須報明縣政府補發。

現在海陸豐土地，都是這樣的由縣蘇維埃政府發給農民，並極力打破農民從前以為土地是應歸地主所有的錯誤見解，而宣傳：『土地是天生成的，並不是地主造出來的。地主之占有土地，完全由強奪掠占而來的。農民應堅決的以自己的力量無條件的向地主奪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權，收獲權，享受權，均應全部歸耕種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陸豐的農民，深信階級的澈底爭鬥，只有根本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

(丙) 焚燬一切契約債務關係

封建社會的契約關係，是豪紳地主階級，藉此以強迫農民自己出賣自己，同時重利盤剝者的債務關係，亦同樣的是豪紳地主加緊剝削一切勞苦貧民羣衆血汗的保障和工

具。要澈底的推翻豪紳地主的憑藉，就是要根本燬滅一切契約債務關係的遺毒。海陸豐農民在這次暴動的運動中，除了盡性的殺戮豪紳地主與沒收其土地財產外，其次就是很澈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約債務文契，並限令於三日內送至縣蘇維埃政府彙齊登記當衆焚燬，否則一經發覺，殺無赦，於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戰戰兢兢的將數百年的契約送到蘇維埃政府，以求免罪。對於一切債務關係亦均消滅無遺，尤其關於所有當舖，更盡量沒收，所有一切金器財物，都令持票認回，免於贖取，貧苦民衆，聞之狂喜，凡當舖中所有當入的衣服器具，均於數日內認回。數千年封建社會裏之剝削階級所藉作剝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陸豐可謂摧毀無遺，真是快事！

(丁)組織各鄉赤衛軍，編練工農革命軍

固然，海陸豐的偉大暴動，摧毀了海陸豐一般地主豪紳統治勢力。但是豪紳地主，時時有乘機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個的反動勢力沒有完全推倒之前，地主豪紳無時不有報復的機會和可能。所以海陸豐一克復後，東江革命委員會，爲鎮壓反動勢力之復活與鞏固蘇維埃政權起見

，即開始招募志願兵；先在海豐招足千名，入伍期爲一年，農民可以攜槍入伍，退伍後仍準帶回。佈告一出，應募者接踵而來，可見農民對革命委員會擁護和服從之熱情。革命委員會以應募者之過多，於是遂決定各鄉則組織赤衛軍，爲鄉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鄉武裝農民，均編入赤衛軍，輪流向鄉政府服務。同時并由農軍中挑選千餘人，編成工農革命軍，以作鎮壓一切反動勢力及鞏固政權之武力。

在葉賀潰退時，所有槍械子彈，多分散在鄉村中，爲防反動派收買計，所以現在分向各鄉村收買，一以裕軍實，一以防落入反動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極多。

(戊)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成立

爲求革命永久之勝利，爲求工農貧苦民衆政權之鞏固，非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蘇維埃政權之建立，是海陸豐農民暴動後最重要的職務之一。蘇維埃政府之組織，全縣代表人數定三百餘人，農民代表佔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佔百分之三十，兵士佔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蘇維埃政府則工人代表佔百分之六十，農民佔百

分之三十，兵士佔百分之十。）代表產生之方法，是由農會按照各區人數之多寡分配代表數額，由各區農民代表大會互選出來。工人則以職業種類及人數多寡分配代表數額，由會員直接選舉出來。兵士是由集中駐防的農軍和第四團分配代表人數，直接選舉出來。海豐代表會於十八日開幕，陸豐代表會於十三日開幕，各開會三天，海豐各處農民工人以及貧苦民衆在代表會開幕以前數天，都熱鬧異常，興高采烈，如舞獅，歌唱，鼓樂……無處無鼓樂喧天，較之舊歷新年的快樂，當更快樂得數百倍，人人喜形於色，歡呼欲狂。很明顯的表現出他們以爲既得土地耕種，又解脫一切債務契約的鎖鍊，好像已至無上極樂之國一般。到開代表會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別的情景，自會場以至各馬路以及各機關，都是紅燈紅旗紅彩照耀滿目，而各馬路上的清潔齊整，均由民衆自動的掃除得一塵不染，誠有天下昇平萬民樂業的景象。會場的佈置，尤爲莊嚴，中懸馬克思列寧的遺像，兩旁則設軍樂隊及參觀臺，草地上鋪滿了蓆和松針，各處結滿了紅布的花結，到處都感覺到煥一新的意義。

這個代表大會的意義，第一，使工農兵及一切貧苦的民衆與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意義。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盡量的發表土地革命的意見；所以代表所說的話，就是只一句，也都把他記錄下來，以作參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衆及代表明白此次沒收土地，奪取政權，現在還不能說是勝利和永久的鞏固，只有更積極的前進，更堅決的鬥爭，促各地農民的暴動一直到全廣東全中國的工農兵起來沒收土地，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才有勝利的保障，才有鞏固的基礎。即使反動勢力的反攻，我們絕不因之而恐懼而灰心，只有英勇的鬥爭，只有堅固的團結，只有死命的作戰，終能得到最後的勝利。第四，使民衆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產黨才是徹頭徹尾爲工農貧苦而奮鬥，只有共產黨才能真正領導工農民衆作英勇的鬥爭，只有共產黨才是真正代表工農貧苦民衆的利益，一切工農貧苦民衆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勝利和解除一切的鎖鍊。

這次代表大會，除第四團兵士全體參加外，此外紫金、惠來、惠陽及陸豐農民，莫不踴躍來參加和慶祝，同時各地

農民更能盡量的前來參與，并作熱烈的慶祝。這個代表會確是中國空前的工農兵代表會，尤其空前的得到民衆熱烈的擁護，這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光榮歷史！

在代表會的次日，并召集了全縣工農兵大會，是日男女老幼，空巷而來，來擁護這真正工農民衆蘇維埃政權，到會者達數萬餘人，誠空前之盛會也！

(己)工農勞苦民衆擁護革命委員會之熱烈

農民此次暴動，受東江革命委員會之指揮，得有空前的成功，工農貧苦民衆，對於東江革命委員會擁護之熱烈，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在海陸豐克復後，爲擁護革命委員會熱情所激動，都自動的努力籌款，不到十餘日，海豐已解了二萬元，陸豐亦達萬元到東委去。同時爲擁護工農革命的伙食起見，更成立了徵收糧食委員會，每鄉平均不過一担或二担，如數極微，農民在沒收土地以後，對於此種徵收辦法，表示十二分的贊成和願意，紛紛的爭先恐後的輸將，足見工農民衆擁護之熱烈了。

(庚)工農貧苦民衆的口號

工農貧苦民衆，爲促起更廣大民衆之爭鬥起見，對於宣傳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傳口號大致如下：

『殺盡土豪劣紳地主』；『沒收土地』；『一切土地歸農民，工廠歸工人』；『焚燒田契』；『擁護蘇維埃政權』；『擴大工農革命的組織』；『一切武裝農民加入工農革命軍』；『一切工農加入共產黨』；『打倒殘害工農的國民黨』；『擁護東江革命委員會徵收糧食辦法』；『擁護中國共產黨。』

(辛)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社會狀況

蘇維埃政府成立，確定了工農民衆的自己政權，一切的剝削和壓迫，都已解除無餘，社會狀況，自然進於較良好的現象，茲將民衆各方情形，述之如左：

一、工農方面：工農因得到土地取消債務，當然解除了他們鐵的鎖鍊，所以他們都是喜氣洋洋的舞獅唱曲演劇以表示快樂和勝利，對於一切的工作，都很熱烈的參加和擁護。

二、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財產爲工農沒收不見踪跡外，其餘中小商人的營業，反更興盛起來，這是因爲農

民解除了一切困苦和剝削，購買力當然的強大起來，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場來買東西了。

三、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階級鬥爭的劇烈高漲，一般智識份子如教員學生等，都感覺只有澈底革命和反革命兩條路可走。這次海陸豐的鬥爭，一方因受事實上的教訓，一方因受環境的支配，一般青年智識份子，都跑到工農革命的營壘內來了。有的請求加入共產黨，有的要求到農會工會中工作，他們看見這種階級劇烈的鬥爭，和對豪紳地主無情的殺戮，並不見以為駭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說：「這是應該的」。

海陸豐工農貧苦民衆的鬥爭，創造了中國革命的新生

上海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與上海工人總會之內幕（上海通信）

貧秋

（一）工統會的假面目

自今年四月十二日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蔣介石背叛革命，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握得反動的政權後，乃乘機加倍的壓迫和剝削工人，他們知道久經爭鬥的上海的人階級是不能單用白色恐怖的野蠻方法壓服的，於是更嚇

命，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尤其保障工農政權之永久勝利。這種階級鬥爭的劇急爆發，工農貧苦民衆之英勇奮發，證明了中國革命潮流之高漲。同時這種工農革命之高漲，殘酷的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土地財產等，也就是紅色恐怖對白色恐怖的酬答；蘇維埃政權的建立，也就是工農政權，很快的消滅背叛革命的國民黨的開始。從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幟旗，而鐮刀斧頭紅色旗幟將照耀於全球之上了。

這次東江農民大暴動後創立的蘇維埃，算是中國破天荒第一次的蘇維埃，新的革命政權正由東江擴大至全廣東，乃至全中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廣州

使其走狗們勾結少數的工賊組織了御用的工會組織統一委員會，想來欺騙工人，箝制工人，想使最革命的上海的工人階級永為資產階級及帝國主義者的奴隸，故工統會雖是冒牌的「工人組織」，實則其一切行動均是反工人利益的。工統會九閱月來的工作可分述如下：

一、破壞工人的組織。工統會成立後，開始即利用其反動勢力破壞工人自身的組織（上海總工會），而強代以少數工賊和流氓的御用工會，以分散工人的力量。

二、施行嚴酷的政治壓迫。工統會本是衛戍司令部直接統轄的機關，他仰承資本家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鼻息，極慘酷的屠殺拘捕工人中急進分子，并藉口清黨誣陷工人有共產嫌疑而濫行屠殺逮捕，工人中有反抗工統會及領導羣衆作鬥爭的，即目爲暴徒而遭拘捕判罰監禁或開除；因此上海工人在白色恐怖下而犧牲生命的在二千以上，遭拘捕罰禁或失業的達萬人。

三、禁止工人罷工。凡工人向資本家或帝國主義者有所要求，必須交工統會批准轉交勞資調解委員會「和平」交涉。未得工統會允許而罷工的即命令強迫上工，如工人不遵，工統會則勾結資本家用政治的軍事的反動勢力來破壞罷工。

四、強迫入會勒收會費。凡由工統會的走狗或工賊所組織的工會，強迫工人入會，每月繳會金二角，否則目爲反動，加以處罰；如是工人的汗血所換的工資不但給他

們生活的揮霍，更由他們以工人的錢作壓迫工人的用了！

五、修改工人要求的條件，強迫工人承認。工人向資本家提出的條件，必須經工統會的修改到了交到勞資調解委員會與資本家談判時，工統會又一手蔽天的「代表工人」大加修改，條件改到資本家滿意時乃強迫工人承認。如是工人所提出的切要的條件，得不到百分之二，這就是工統會高唱爲工人謀利益的積極工作。

六、指使工頭虐待工人。工統會派到各工會的指導員指使工頭故意督促工作，任意的斥責辱罵毒打或開除，使工人在廠中無絲毫之自由。

七、用法西斯番組織，武裝威迫工人。工統會鑒於用政治的勢力或欺騙的手段尙不能壓制工人的反抗，又懼工人的紅色恐怖力量，乃更採取捧喝團的組織，用武裝威迫工人，如工統會所派之指導員及工賊等均備置手槍暗殺工人中之猛進份子及工人的真實首領，資本家如永安申新等紗廠亦添置武裝衛士在廠監視工人工作及工人行動（滬東因此引起紗廠之大罷工）。

八、資本家增加工作，減少工資及故意苛待工人。

資產階級在四一二實行公開反動後，上海的工人歷年因鬥所得來的工作改善條件，完全為資本家所推翻，且設各種方法以增加工作（如以前紗廠每人管一架或二架紡機的，改為一人管二架或三架，如取消坐櫈，減少燒煤，打掃工人減少午餐時間等等）。務使工人沒有一刻停止工作之可能。自稱『為工人謀利益』的工統會，却絲毫沒有對這些苛刻的待遇向資本家抗爭，更談不到領導工人階級向資本家作鬥爭了！

（二）工統會的破產

工統會既是『掛羊頭買狗肉』的冒牌的工人機關，他的工作只是強迫工人向資本家和帝國主義投降的工作，這正是現在反革命的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民衆工作』之本來面目，這何能欺騙對階級鬥爭有豐富經驗的上海工人階級？故工統會九個月來的工作，除極少數的走狗流氓工賊外，並沒有得到工人羣衆的信仰，並沒有改變上海工人羣衆階級鬥爭的精神和意志，且引起了上海工人階級不斷的反對工統會和反抗資本家的熱烈鬥爭（如十月來工人的反統工作，滬東紗廠大罷工，最近商務印書

館金銀業碼頭工人電車工人等罷工）。

本年四月間工統會成立時，原有上海工人的總機關——上海總工會，為避免蔣介石白色恐怖的壓迫，保持工人的鬥爭組織起見，曾令全上海的工會加入工統會，後經工統會的改組，將原來的產業組織分裂，故工統會在名義上曾有六百五十餘工會。不過這些工會大半只有上級委員會之組織，而無羣衆的基礎，最近更因工統會之壓迫和該會不能代表工人利益而鬥爭的原故，自形消滅瓦解和脫離工統會之工會已佔十分之七了，因此工統會實際上已成爲空統會！

工統會既得不到羣衆的信仰，且因受新軍閥政客們不斷的互相衝突的反映，如是工統會內部只有不斷的衝突最近遂至崩潰而不可收拾。工統會成立之初，即爲『流氓派』之楊虎陳羣所把持，其對上海工人之殘暴行爲已爲全國民衆所知，上海且有『養虎成羣』之諺。當時因楊陳之操縱專橫，引起了同隸蔣系之孫文主義學會派之上海特別市黨部（如陳德徵冷欣等）之嫉視而致互相衝突，因楊陳之勢大雖將市黨部之職員誣陷槍斃，市黨部亦莫可如

何。及西山派政客和桂系新軍閥代替了蔣介石後，如是工統會乃由桂系軍閥和西山派之周貫虹李子峯等所把持，而西山派則更派他們主辦的黨務訓練班學生二百人充各工會的指導員。周貫虹依白崇禧為靠山而為工統會主席委員，把持經濟把持財政，乃引起廣東派李子峯袁逸波之醋勁，曾先後為周貫虹所排，憤而解職，至於黨務訓練班學生因是新來見習工作人，其薪水較舊有職員少，如是因薪水之厚薄又引起內部新舊兩派之衝突，致屢釀成索薪的風潮。

工統會一方面既不能得到工人羣衆的信仰而引起羣衆的反對，一方面內部的衝突愈鬧愈凶；最近又因汪蔣合作以倒桂系軍閥和西山派之政局形成後，在上海蔣介石系的勢力又復活起來，冷欣陳德徵譚小岑等更不客氣的攻擊工統會，並且另組『上海工人總會』於是工會統一委員會又隨着西山派而倒台矣！

(三)『上海工人總會』

孫文主義學會派所盤據的上海特別市黨部，在蔣介石未倒以前，即欲染指於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冀實操上海的

政權，並以發展工人中國民黨的組織為其活動基礎，因遭陳羣楊虎之打擊，遂與工統會結了不解之仇，蔣介石下野後，西山派雖然也改組了上海市黨部，陳德徵冷欣周致遠譚小岑等依然插足其中，更圖在工人中積極活動，三個月來一面故意向工人施些改良主義的小惠以圖吸收羣衆，一面却乘工統會之隙而在工人中宣傳反對工統會。最近粵變發生，西山派恐慌萬狀，將派勢力復活，如是他們更形活動，指使黨徒發起上海工人總會並定反工統會之宣傳大綱，說工統會欺騙工人，目工統會主持人為貪官污吏流氓政客，提出打倒工統會的口號；上海特別市長張定璠（白崇禧的人）因此迫而辭職，周貫虹亦迫得跑到南京請援也無辦法。目前準備蔣介石上台的『第四次執監預備會議』在上海舉行，『打倒腐化份子，請願取消工統會，要求承認上海工人總會』的呼聲也由國民黨自己喊出來，現在工統會猶作最後的掙扎，內部也暫時一致，命指導員到各工會，一面號召工人代表大會反對上海工人總會，一面却強迫工人繳納會費。目前是上海工人總會與工統會兩個冒牌的工人組織相持的時候，勝利誰屬，要看新軍閥政客

們衝突的結果而定！不過工統會已經不能再作欺騙工人的事，工統會的招牌，上海的工人看起來已經是黑的，客觀上已無存在之可能，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感受有另組冒牌工會以欺騙壓迫工人的需要，這就是上海工人總會應運而生的客觀原因。所以我們可斷定現時上海工人總會反對工統會的一切口號都是鬼話，『上海工人總會』不過是和工統會一樣的工賊機關，國民黨政府所指派的官僚走狗機關。國民黨既成爲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凡是國民黨所組織的工人團體都是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欺騙工人壓迫工人的御用物！

(四)上海工人階級的出路！

上海的工人階級在反動的統治嚴酷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用盡了剝削威嚇欺騙的手段來奴隸工人，上海的工人階

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

國民黨曾經是國民革命的政黨。但是這一國民革命的政黨，現在已經死滅，——國民黨在革命發展的初期，即使背叛國民革命，他堅決的站在豪紳資產階級方面，反

級要時時防備敵人的詭計，要完全打破國民黨能革命的幻想，國民黨已經是資產階級豪紳地主貪官污吏的代表機關，已經成爲工農階級的死敵，他的一切『工農組織』，他的一切口頭上的甜言蜜語，都是麻醉工農的。工統會固然已經是已死的腐尸，上海工人總會不過也是欺騙工人的騙術，上海的工人階級只有很堅決的要求工人羣衆自己選舉組織，拒絕一切國民黨中或政府機關指派的所謂工會，反對一切國民黨黨部或政府機關的『監督』『指導』等等，要求真正工會的絕對自由；很勇敢的拿出自己的力量反對一切國民黨組織的御用式的命令式的工會組織，肅清工賊，恢復和堅強工人自己的組織——上海總工會，繼續不斷的堅決的同資本公司國民黨爭鬥，謀得自身的解放！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於上海

秋白

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堅決的下了做新軍閥走狗的決心，反對廣大的農民羣衆自動手來解決土地問題。國民黨所謂革命方法：『軍政時期』與『階級妥協』，使他必然

的變成反革命黨，變成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從此『狗窩黨部』，與幾年前的『狗仔國會』同樣的遺臭萬年。以國民黨黨治的現狀來說：一則不能反帝國主義，二則實際上是軍閥專政，三則是極殘暴的壓迫工農屠殺工農。即使以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簡明表面的意義來論，現時這種國民黨，也顯然是三反主義的反革命黨。三民主義究竟有那一民呢！

對於中國革命的三個任務：民族解放民衆政權民生改善，工農羣衆，不但是不加以反對，而且要加以清晰的階級的內容，以實際的鬥爭來求其實現。所以說：『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所以，中國共產黨曾經加入國民黨。國民黨也直到共產黨加入之後，才勉強有成爲國民革命政黨之趨勢；也直到中國共產黨替他定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政綱之後，才在三民主義之中充實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中國共產黨與工農民衆所認識的三民主義，是很簡單明瞭的中國革命民衆所需要解決的三個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統治和土地革命實行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這種三民主義自然是『倒還沒有什麼』。

』。

但是，三民主義這一名詞，是所謂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既然死滅，三民主義那得不死！工農民衆親身受着國民黨的屠殺和壓迫，國民黨以三民主義名義來屠殺壓迫；民衆如今聽見三民主義這個名詞，已經不能當做革命的口號看待；他們立刻就覺得這三民主義一名詞，是他們所受的一切壓迫剝削屠殺搜捕屈辱帝國主義的進攻……總名稱。工農民衆雖然仍舊要力爭民族的解放，力爭民衆的政權，力爭民生的改善，而且只有工農民衆自己的鬥爭，能夠實現革命的這三個任務；但是，工農民衆絕對不能再要『三民主義』。革命任務的解決，必須在新的真正革命的旗幟之下——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旗幟之下！

況且，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究竟是甚麼東西？第一，如果說民族主義是反帝國主義，那麼，何不直說是反帝國主義呢？——反帝國主義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這是顯明的指出：中國極大多數的工農勞動羣衆（真能代表中國民族的）反對國際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國民黨正因爲不願

意民族主義作如此的解釋，所以要用模糊隱約的『民族主義』。民族，民族，你是誰呢？國民黨用了民族主義，可以任意以『民族』的大帽子來壓迫工農。不准工人罷工，說是提倡國貨；不准農民減租，說是維持國內生產……一切壓迫工農的政策，都可以以民族的名義行之。甚至於講『聰明的策略』，藉口於和平進行外交交涉的假話，實行其對帝國主義的屈服，例如最近各地的禁止排日等等，禁止民衆的反帝國主義的直接行動，也算是爲民族的利益；所以一切賣國屈辱的政策，也可以以民族的名義行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至多是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第二，如果說民權主義是反封建主義，那麼，何不直說是反封建主義呢？——反封建主義，至少是澈底的民權主義的革命主義，亦有一定的階級內容，這就是要推翻任何屬性的軍閥統治（從吳佩孚張作霖一直到蔣介石白崇禧張發奎黃琪翔），不但如此，而且要推翻一切種種的封建統治，豪紳地主等等，這是要使真正極大多數的工農民衆取得政權，這是說工農平民與豪紳地主階級爭政權的階級鬥爭。可是，國民的民權主義，却正不要作如此的

解釋，國民黨的『革命』，不是民衆自己的革命，不是要民衆取得政權，而是使各種新式軍閥，新式特殊階級（所謂黨部）取得政權，而且是禁止工農民衆實行其一切普通的政治權利。民權，民權，究竟誰是『民』，究竟是誰的『權』！『革命』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時期。一切政權屬之於軍政，這算是民權嗎？一切政權屬之於豪紳官僚的國民黨（所謂黨權），這算是民權嗎？就算進一步說，一切政權屬之於憲法，這算是民權麼？國民黨的民權，至多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權。國民黨現在已經拿『民權』的名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說是反對一階級專政。其實國民黨自己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獨裁制。他造作一種理論，說中國人民程度低，要由他來開民權訓練班，教會了四萬萬人的選舉方法，方才可以實行憲政民權。在這教訓時期，他國民黨便應當專政！對不起，說錯了。那裏是國民黨專政，事實上便是新軍閥專政！第三，如果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麼，何不直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呢？——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明顯的代表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這是說真

正的沒收地主和資本家，大工業國有，土地國有。 尤其是在革命時期，應當要使農民羣衆自動手的收回土地……這是說工農力爭改善自己生活實現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但是國民黨正因為民生主義不願意如此解釋，所以叫民生主義。 據說是民生主義是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是要將來慢慢的收買地主田地，使農民大家有田耕。 節制資本是要將來慢慢的發達生產事業，使大家有飯吃，據說是如此！ 但是，一則事實上國民黨的政府黨部和軍人，只在天天殺要求減租的農民，只在天天壓迫工人罷工，實行所謂強制的勞資仲裁。 今年一年之中，因此而被殺的工農，至少在二十萬以上。 二則理論上，國民黨一方面說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方面又說中國幾乎沒有階級，不准工農實行階級鬥爭，而且要各階級協調。 這種一方面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保護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別方面應允工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豈不是公開的欺騙，豈不是要使工農餓死殺死論千萬萬之後來講階級協調！ 民生呵，民生呵！ 民生主義是要置工農階級於死地的主義罷了。 現在吳稚暉等自己也承認了：三民主義是

布爾塞維克

第八期

不兌現的支票，——其實三民主義的銀行根本沒有，他的支票簡直是詐欺取財，根本不能兌現。

如此的三民主義『還沒有什麼』嗎？ 豈但決不是『還沒有什麼』，簡直是了不得！

國民黨理論上的三民主義和實行上的三反主義，很顯明的表現着資產階級獨裁制的野心。

固然，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當三民主義最早發生的時候，當共產黨未加入國民黨的時候，當共產黨所起草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還沒有公布時候，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甚麼呢？ 這一時期當然很長。 那時的三民主義代表中國一般民衆——連資產階級也在內的一種模糊籠統的觀念而已。 那時中國社會階級的分化還沒有像如今的明顯，階級的鬥爭還沒有像現在的劇烈，革命還只在初期的狀態。 所以三民主義還代表一般民衆求解放的革命口號（僅僅是口號）。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當時政治聯盟的條件，就是接受共產黨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三民主義之革命化。 但是，革命進展日益到了更高的階段，革命的聯

盟必須改變新的結合——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破裂。於是國民黨與三民主義便處於歷史的歧路之上；究竟還是做革命的旗幟呢，還是做反革命的旗幟？歷史的史實是如此：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都成了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反動之旗幟。國民黨的反共清黨不但是和共產黨組織上的分裂，並且必然同時是離開三民主義之革命化，而要直接公開的使三民主義反革命化。所以汪精衛畢竟是聰明的乖乖，他此次來到上海投降蔣介石，磕頭求饒負荆請罪之外，還知道帶一個必要的禮物來貢獻於豪紳資產階級。這就是他所謂『將共產黨理論從國民黨裏分出去』的工作。好極了！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未加入國民黨以前，還是代表革命傾向的口號。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曾經一時期比較多帶着些確定的革命內容，如打倒帝國主義工農政策等等。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後，便自然要變成反革命的工具。國民黨以前說過要爭民族解放，現在汪蔣等要想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了，如何自圓其說呢？說是反帝國主義行動，原是共產黨的，我們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主張『和平友好』的。國民黨以前說

過要爭民權主義，如今軍閥黨閥要以國民黨名義專政了，如何自圓其說呢？說是市民會議工農政權等，原都是共產黨的理論，我們國民黨是主張黨閥訓政的。國民黨以前說過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如今豪紳資產階級根本上不要改善甚麼民生，那又怎麼自圓其說呢？說是耕地農有工業國有等，原都是共產黨的主張，我們國民黨說的『平均』『節制』，反正要在一千年後才預備實行呢。所以如今的屠殺壓迫賣國專橫之種種國民黨政策，無不一一根據於天經地義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的實行，其意義便是如此，——便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即使退一萬步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所謂純粹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是要造成中國一個天堂般的國家。其實，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所謂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完全是烏託邦，完全是夢話。不論事實上三民主義之實行，反共清黨後所謂純粹國民黨的統治，只是軍閥混戰屠殺民衆之統治；就是三民主義的純粹理論上的理想，也是反動的思想。國民黨口頭上的三民主義建設是甚麼呢？這裏我們且只說他的終極

理想，——孫中山所著的三民主義演講集中許多學理上的問題，我們留待分篇討論。國民黨口頭上所要建設的三民主義國家是甚麼樣的國家呢？第一，以和平友好的方法求帝國主義國家修改些條約，實行關稅自主等等；第二，將張作霖等現在能享有列強正式承認之光榮的政府打倒，取而代之；第三，各省實行豪紳包辦的『黨權訓政』；第四，等到『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國際平等』了（汪精衛自己也說『談何容易』），然後……徵收地價稅等等，以使地主願意將土地『平均』給農民，辦農民銀行等等；第五，有獨佔性質的工業歸國家經營，其他個人企業還要使之發達，還要『時時注意改善店員與店東之關係，工人與廠主之關係，調和適當』，使『一般商民與實業家沒有不歡迎國民黨的』。哈哈，如此之俏皮美滿的三民主義國家呵！帝國主義列強始終是侵略中國，和平也好，武力也好；南京政府代替了北京政府，仍舊是軍閥政府；訓政黨權和袁世凱時所辦的自治差不了一絲一毫；農民要等着土地等着低利借貸，照此辦法，不知要等幾萬年；即使等着了『政治清明地方太平』，原來還是店東廠主地主

所大歡迎而特歡迎的國民黨國家。這是不是顯然的資本主義國家麼？所以我們的結論，不能不是：三民主義就等於資本主義。

附言：汪精衛在廣州的演說『分共之後』，一方面說要『將共產黨的理論分出去』，一方面又兩次提著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汪精衛呵！我勸你老實些罷。你記不記得：是你和我，和胡漢民，廖仲愷，鮑羅庭，同在廣州東山春園起草這一宣言的呢？你曉不曉得這一宣言的原稿，是從莫斯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寄來的俄文稿呢？這宣言的初稿是我譯的，其中有幾段是你改寫的。固然，你們那時竭力要改得資產階級些，但是你現在得意揚揚，一則曰『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國民黨農民政策，卑之無甚高論』；再則曰『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國民黨工人政策，也卑之無高論』。其實，就是這種政策，你們國民黨寫得出麼？現在有能實力實行麼？按照你們純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哲學』理論，不矛盾麼？那上面說要打倒中國之特殊階級；你現在却說中國

沒有階級，說「階級之未發生的，從此停止，已發生的，也逐漸消融」（狗屁不通的理論！）我勸你們老實些，公開的說取消一切改組後的宣言政綱等等罷！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純粹國民黨三民主義，反共的三民主義，已經從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口號，變成反工農的反革命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

除屠殺政策以外，絲毫也沒有。你們要清黨清理論，不如老老實實，將共產黨所教給你們這班不肖學生的東西，公開的都清出來；有本領就赤裸裸的露出你們醜惡的反革命的模特兒來！不要無恥的隱蔽在甚麼「工農政策」之後實行屠殺政策！

一九二七，十二，三

中國革命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續）

超 麟

（四）目前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究竟那幾個是中國革命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呢？我認為有底下幾類的問題：

第一類自然是關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問題。這一類問題，恰切說來，就是對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之研究。因為認真說起來，既然說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當然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是中國特殊的「國情」所引起的問題，換一句話說，所有的問題，從中國特殊的生產方法起以至於革命的性質「國共」的關係

共產黨的策略蘇維埃的建設文化教育的改造等等，都可以包含在「中國國情問題」裏面；可是中國特殊的政治狀況中國無產階級特殊的任務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條件等等問題，歸根結蒂都是由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中推演出來，——祇要瞭解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則中國革命中一切關於政治上的策略上黨組織上的以及文化教育上的種種問題，都比較容易解決。所以，這第一類問題，其範圍祇可限於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方面。

我以為這是建立中國革命理論之先決的問題。上面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適合於中國『國情』，即是能夠解釋中國的特殊條件並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至於勝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生吞活剝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現成的『結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來，如果是這樣，不但要鬧出很大的笑話，並且要陷中國革命於必然失敗的陣地。其實，我的意思祇是說，我們儘可以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特殊條件，求得正確的結論，以指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西方的歷史發展條件中造成，不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條件中造成。這不僅是說，西方已經是很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尚停滯在封建制度的階段之上；而且是說，中國的封建制度老實就與西方從前的封建制度不同，馬克思等說明西方封建社會發展的幾種規律，必須經過一番修改，然後方能應用到中國的封建社會來（這一點，馬克思自己也曾說過）。因此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的實際中間橫隔着一個障礙，必須剷除這個障礙，然後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革命理論可言，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拿馬

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研究中國的特殊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

這一類理論問題之重要本來不自今日始的，這一類理論問題本來不應該等待中國革命發展到現今的階段，才來解決，其實我們早就應該解決，早就應該有個明確的觀念，對於中國的特殊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可是事實上并不是這樣。這一類問題可說是新提出的問題，以前不僅沒有一個明確的解答，而且根本就沒有人提出。然而中國革命因此已受虧不少了。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例來說。譬如汪精衛等所謂國民黨『左派』之背叛革命屠殺中國工農，現在大家知道，共產黨以前之扶助國民黨左派政策是應該負一部分責任的。革命潮流發展到了兩湖，工農運動有空前的勃興，城市中的工會及鄉村中的農民協會實際上已站在『第二政府』的地位，工人已開始管理工廠（如漢陽）農民已開始分配土地（如湖南各縣），此時中國共產黨就應該堅決的發展工農的鬥爭，反對豪紳地主政權，甚至反對汪精衛等一派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勢力；寧可為發展工農運動而犧牲聯合『左派』的政策，不可為

願全聯合「左派」政策而犧牲工農運動。但是事實上恰相反，都時處處都對這些上層小資產階級讓步，而抑止工農運動之發展。這乃是因為那時我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小資產階級作用之理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來，以為小資產階級是能夠與工農聯合，對抗豪紳地主及帝國主義之統治而革命到底的；殊不知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大部分是與剝削農民之土地制度有密切關係，與西方小資產階級完全不同，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無論如何是要脫離與工農聯合戰線而決然站在反革命勢力方面去的。以前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政策的錯誤，就是因為對於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及社會階級關係沒有一個明瞭正確的研究。其他我們還可以再舉出許多事實，證明我們因為沒有正確明瞭解答這第一類理論問題，以致引起許多戰略上和策略上的錯誤。但我以為上面舉出的一個例，已經就夠了。現在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一類問題之重要，並已經開始解決這一問題，譬如立夫同志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中已經說到中國的「亞洲式的生產方法」，秋白同志也屢次提起中國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與土地的剝

削之關係，——可是這還是不夠的，而且如果我們想起列寧同志在一九〇〇年前就已著成「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明瞭正確解答俄國的特殊「國情」問題，則我們現在才來開始解決這一類的問題，也未免太晚了！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亞洲式的生產方法，土地問題，中國軍閥制度的經濟基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各種社會階級間的經濟關係等等……。

第二類是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現在中國各省正爆發劇烈的革命運動，但中國革命現在究竟是甚麼樣的革命？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呢，還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類問題目前正是引起爭論的問題。有些人說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又有些人說中國德謨克拉西革命任務尚未完盡，現在的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更有些人說中國革命是馬克思所說的「無間斷的革命」，既不是純粹資產階級的革命，也不是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此外尚有許多不同的見解。這個問題若不經過很詳盡的理論的解答，則在革命的戰略上和策略上，必然要發生很大的錯誤。我們

應該研究這一個問題，不僅要研究現在而且要批評過去。

過去，這一問題是提出來的，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解答。可是，這一問題并未會解決，第一因為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形勢為之一變，第二因為過去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判斷本含有許多的錯誤，譬如一方面認定無產階級為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他方面又沒有奪取政權的準備與決心。所以這一類問題現在仍然是急切待解決的問題。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中國的民族問題，革命的任務問題，革命的領導權問題，『革命無間論』等等……。

第三類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同盟者問題。那幾種階級能與無產階級聯合革命到底呢？那幾種階級是始終反革命的呢？那幾種階級能夠暫時與無產階級聯盟呢？這些問題，恰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以前的解答現在已經不能適用了：譬如以前以為小資產階級能與工農聯合建立非資本主義的政權，現在已是不可能了；以前對於農民作用之估量，現在看來也是不充分了。而且中國的游民無產階級如兵匪流氓等，在最近半年來的革命過程中佔有

很大的作用，而對於這些分子之估量，以前簡直是太忽視而不留意。所以現在我們必須從新將中國一切社會階級作一個有系統的有根據的評價，認清誰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誰是無產階級的友軍，以及這些階級以後的行動及其趨向如何。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小資產階級問題，游民無產階級問題，農民中階級分化問題，以及滿蒙回藏等弱小民族問題等等……。

第四類是關於革命政權問題。中國革命過程中及革命成功以後，革命政權應該取什麼形式？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以前我們以為應該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種見解顯然是不能適用了。但中國是否已經可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這是我們目前所急須答覆的。

這一類問題，我以為可以包含底下幾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的和實際的必要問題，蘇維埃的作用及其形式問題，城市的及鄉村的政權形式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等等……。

第五類是關於革命鬥爭的方法組織形式口號等問題。這一類問題也是目前最認為重要的；總同盟罷工，暗殺，羣衆大會，游行示威，各團體代表會議，武裝暴動，選舉人民代表政府，游擊戰爭等……，——這些在革命鬥爭中究竟各有何種作用呢？我們須各給以明確的解釋，說明某種條件下應採某種鬥爭方式。譬如拿暗殺來說，暗殺自然也是革命鬥爭的方法之一，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不如無政府恐怖主義那樣重視暗殺的作用，恰恰相反，我們認為暗殺祇可偶然一用，如果以暗殺為經常的革命方法，則將使革命運動失去廣大羣衆行動的性質而成為少數恐怖主義者的行動。又譬如拿武裝暴動來說，我們必須瞭解列寧說的「暴動是一種藝術」一句話，必須看暴動的必要條件是否具備，然後能實行暴動，不然，不但暴動陷於失敗，而且整個革命運動都因此葬送了。

第六類是關於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問題。國民黨過去和未來的作用，我們必須有個正確的認識；國民黨的理論，其主義和政策對於中國革命究竟有何種作用，我們也必須給他一個適當的評價，尤其在國民黨化的所謂革命理論尚在魚目混珠以前，我們更須向羣衆明白解釋國民黨的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究竟是件什麼東西。必須嚴酷批評國民黨反動的理論，然後方有布爾塞維克的中國革命理論。

(五) 結論

以上所舉六類的問題，是我所認為中國革命目前最重

要的理論問題，自然此外還有許多問題也是我們所必須解決的。以上的問題，在本文裏，不過提出來，說明其重要，至於問題本身的解答尚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我希望一切革命黨人都能參加這些理論問題之討論與解決。

寸

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

『第五層序』的革命

李石曾謂蘇俄革命屬於『第三層序』；他們（無政府黨）和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是三民主義的民生革命，屬於『第四層序』。不錯，他們的革命，比蘇俄更進了一步；可是他忘記了還有一個『第五層序』的革命——張勳復辟！

反共黨的國民革命

胡漢民會說：『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為中國國民黨。』這句話誠然不錯，可是現在國民黨革命的精神是什麼？胡漢民答道：『反共黨的國民革命』。原來國民黨所謂國民革命就是這樣解釋！所以李濟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說：『本年內國民黨除清赤外一無成就，殊屬可恥！』

下層轟動

馮玉祥總結中國共產黨的罪狀是『下層轟動』。可是中國共產黨實在慚愧得很，還并未做到下層轟動，馮玉祥未免太替我們吹牛了！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和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演講裏，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論，都充滿了非下層

轟動的精神！在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馮玉祥及其他忠實黨員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在這一點，他們和梁啟超黨主張賢人政治反對暴民專政的理論，也沒有兩樣，都同樣以為民權自由應該是上層紳士恩賜的，即統治者的仁政，不應該由下層民衆自動的爭取。不過中國革命之成功及民權自由之實現，是由上層紳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層民衆自動，將來歷史先生會答覆這個問題。其實各國的革命史已經答復了這個問題。

（撒翁）

這就是提高黨權！

褚民誼說：『特別委員會月薪三百元，而國府委員月薪八百元，余以為如提高黨權，決不能如此』。的確不錯。現在的『權』是和月薪成正比例的。譬如我們工人的月薪只是三元八元之類，所以沒有絲毫的『權』，聽你們逮捕監禁屠殺，聽你們敲骨吸髓，聽你們誣蔑唾罵，醉迷惑。你們要提高黨權，完成黨政軍的秩序，怎能不從提高月薪下手呢？

（奇）

何以要討伐唐生智？

據吳稚暉代表西山派（他自稱會做過西山派）意見說

：口頭反共是無功勞的，惟有武裝同志能確實反共。然則向來勾結共產黨此刻才口頭反共的汪精衛，是不值一錢，自不待說。但是能夠確實反共的『武裝同志唐生智』，又何以應被討伐？

工人應受寵若驚。

廣東國民黨解散粵港罷工工人時，對工人演說，大意是：粵港工人擁護本黨革命，北伐勝利達到長江流域，我們應向工友道謝。古語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我們工人階級，在貴黨看來，自然只是走狗。現在是你們革命成功，我們應由你們實行『烹』起來了。不料貴黨還要這麼客氣的謝道：太不敢當了吧！真使工友們受寵若驚哩！

(奇)

反共人的功勞

吳稚暉說：『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并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其實反共人的功勞，對於那些有槍的，很大很大。假使不反共，那末，有槍的便會是工農兵士貧民，而漢口南京之類的一塊一塊的地方，也是工農兵士貧民的地方了。唯其反共，所以有槍的才暫時是白崇禧李宗仁何應欽程潛朱培德張發奎黃紹雄等等的軍閥（一名武裝同志），而那些一塊一塊的地方也是他們所有。吳稚暉故意說反話，成功不居，無非是提醒他的武裝同志：不要埋沒擁戴之功吧！

(奇)

讀者的迴聲

布爾塞維克黨之民主集權制

秋白同志：

『布爾塞維克』出版了，我們當然是非常的歡迎。尤其是『布爾塞維克』上能發表討論黨內問題的文字。

我們很相信中國共產黨，得了「布爾塞維克」的幫助，一定能使黨內意見政策及一切工作，更加集體化民主化，從此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生活，淘養所有的同志及中國無產階級都布爾塞維克化，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黨所必須有的「羣衆的黨生活」。

我們每個同志，必須擁護及參加「布爾塞維克」的創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我對「布爾塞維克」才開始創造的時候，便有幾個疑點，也可說是意見，希望在「布爾塞維克」上求一個明確的解答與認識，不知可否？

我們黨過去所以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說是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與政策，沒有黨內的民主（德謨克拉西）與集體的行動。今後如何改正這個錯誤，當然不是空談，在黨內已經決定的，我不在此地討論，我所要講的是黨的最近的狀況與我個人的幾點意見。

第一，黨內封建式的集權，機械式的紀律，及現在所謂集體化的行動，對於這三點，最近在黨內可算改進了一些，但仍脫不了機械式的狀態，僅僅在黨內指導機關裏的幾個負責同志，集體集權，而一般同志並沒有充分的享受

到黨內的生活。所謂民主化紀律化，自然不免流於機械，黨內沒有真正的民主，則集權的結果，自然仍滯於封建式的集權。我們相信黨的集體化，必須先有一個黨的新生活。這個黨的新生活，就是黨內羣衆民主的集聚，將一般同志的意識集合為一體，同時每個同志都能在黨的範圍以內，盡量發揮他的能力，這樣才可形成黨內統一的集體化。若是黨內羣衆一般的生活（這個生活當然是指黨的生活），比較負責同志落後，甚至連水平線還不能達到，即對黨的一切政策行動都不能了解，如此而要講整個黨的集體化，亦是徒然。

第二，因為過去黨內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機械式紀律，「東大」式的批評，將黨內一般同志，束縛得像小媳婦一樣。對於執行黨的政策及決議時，至多不過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還記得負責同志說過：「你們應當過分的相信黨，服從黨，黨是決不會錯的。」即使同志有了一點意見，或者與黨的議案不一致，在黨的會議中發表，結果，對於意見還沒有得到一個真確的解答，便得了一個「東大」式的批評。什麼不虛心啦，左傾啦，

右傾啦，幼稚病啦，小資產階級的表演啦，無政府主義傾向啦，現在又加上一個「機會主義的傾向」啦。固然這些批評是準確的，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往往負責同志，先做出這個批評的結論，而不去詳細的解答或虛心的討論。如果某同志不服從這個批評，必繩之以紀律。這樣一來，嚇得那個同志再也不敢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當然祇限於對黨內發表）。於是一般同志，對於黨總是抱一個「黨的議決總是對的，服從黨的命令去幹就是了」這樣的觀念；自然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恐怕也因此而變為機械式的動作了。此種現象，如果不能澈底的改變，恐怕再過一個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也未必能夠掃清，布爾塞維克化恐怕終成了一句空話。

第三，整個黨的生活不能改變，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不能在同志中表現出來，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如此而要造就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極困難的事。我以爲黨內領袖的產生，必須是在鬥爭的行動中，黨內經常生活的經驗，才能發現。決非死板的拖幾個工農

同志到黨的指導機關裏來，偶像的供奉着，事實上又不積極的使他學習負責，同時他也不能學習負責，僅僅在負責同志成份的比例上，落得一個好聽的報告，這樣就說我們的黨，從此可以避免機會主義的錯誤了，可以布爾塞維化了，這豈不是笑話？所以最近的改組，固然是很對的，但黨的指導機關裏多參加工農同志負責，也是很對的。但這機械式的改組，不能創造一個黨的新生活，不能使每個支部的同志都享受到整個黨的生活，養成革命的人生觀，則黨始終是不能成爲無產階級行動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如現在各地的工農暴動，不能在暴動的過程中創造一個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出來，僅靠極少數明白的同志，指揮得力，結果，必重使黨陷於滯疲而不能鬥爭。所以造黨，是目前暴動中惟一的任務，并且沒有健強的布爾塞維克黨領導暴動到勝利，是一件極困難的事。

第四，要創造布爾塞維克的黨，必須先有布爾塞維克的理論，所以「布爾塞維克」，是布爾塞維克黨生命的原素之一。理論政策及一切黨的設施，都要由這個刊物傳播出去，同時黨的新生活，亦須藉這個刊物幫助創造，這

是「布爾塞維克」的重要使命（自然是比從前嚮導的意義廣泛得多了。）但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黨內問題到怎樣程度爲止，我還不知道，是否除去關於秘密的消息，行動，計劃外，都可以發表呢？在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以前，是否可先在這個刊物上討論？還是祇限於宣傳主義政策，傳播革命新聞，評論時事呢？

以上幾點，是否錯誤，可否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和討論？請卽示知。

志益 十一月二十六日

志益同志：

來信討論黨內組織問題，布爾塞維克報上當然亦可以登載，但是布爾塞維克報上仍以偏重於討論黨內的策略或理論問題爲宜，因爲他是爲一般讀者而設，所謂黨內問題是指這些問題。故你所提及的「黨內未決定的革命問題」，當然是可以在此刊物上討論的。至於黨內組織問題，則太專門些。雖然如此，我仍舊簡略的答覆你於此：

第一你說黨內不應有封建式的集權。甚麼是封建式的集權呢？如果說是上級黨部或多數的決議應

當無條件的執行，就算是封建式的集權，那就不對了。布爾塞維克的黨，沒有鐵的紀律和集權的行動，是不能成功的。黨內同志對於決議及黨內生活，當然可以發表意見；但是他所認爲是革命的主張，必須經過多數同志或上級黨部的採納，方能變成黨的主張，方能見之於黨的行動。如果各個同志可以自由行動，還有甚麼黨呢！封建式的集權，必定是以領袖個人的意見成權來集權。這種現象，當然是黨內所不容許的。如果各個同志自己都要以個人意見自由行動，以領袖自居，那麼，這種所謂反對封建式集權，適足造成封建式的紛爭。

第二黨內民主化的主要意義，是要一般黨員，工農份子，都參加政策的決定，了解政策的意義，並且能自己選擇自己的指導機關（選舉支部書記區委等）。並非說既要民主化，便不可以批評。嚴重的地底下的生活，不能容許完全的民主化，這是顯然而事實。固然，批評的時候單說某某有機會主義傾向等等而不加以解釋是不對的。但是，秘密集會，

是黨的鬥爭行動機關，不是小資產階級學生教授的雄辯會，可以容忍長篇闊論的空談。『服從黨的命令去幹』，是非常之好的精神。你如何說是這就『把黨內活潑潑的氣象，都限制了消滅了』呢？如果黨員只聽命令方才行動，沒有積極的建議力，一撥一動，這種現象方才是你所謂機械式的動作，若單是能聽命令而行動，如何便是機械式呢？照理應當：第一各同志能建議，能在黨的總政策（革命的階級的政策）之下想出許多具體的提議（在未決定之前，自然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第二能將這些提議經過黨部指導機關而變成黨的決議；第三能夠勇敢積極服從這種黨的決議命令去幹。如此的黨部才是活潑潑的階級的鬥爭的機關。不服從這種黨部機關的決議和批評，自然要繩之以紀律，難道必須一般同志各自發表與黨不同的意見，才算『活潑潑的氣象』嗎？你這段意思，很有些傾向於小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集權主義。

第三你說『一般同志不能從機械式的束縛下解放

出來，如此而要造成一批黨內的新領袖，是困難的事。』你這句話的根本精神，非常之不對。工農黨員羣衆中，擁出新領袖，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決不能專從解放所謂機械的束縛去造領袖。工農的領袖，只有在嚴格的黨內紀律和黨的實際鬥爭中去造。誰能真正勇猛無畏刻苦的在布爾塞維克政策之上，率領起羣衆奮鬥，誰便是新領袖。而這種行動只有在黨的行動中表現出來。很用不着說：一定要破壞紀律（所謂機械束縛），才算『新領袖』！

第四總之，你說黨要在鬥爭的新方針之下，造出新的黨的組織與生命，要實現黨的民主化，要實現黨員羣衆集體的政治生活，要真正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這些思想都是對的。現在黨的主要工作，正在於此。中央正在督促各地進行這種改造。舊時機會主義的精神，以及反乎布爾塞維克組織原則的現象，固然還有許多存在着，我們大家應當努力的來掃除。然而你信中的傾向，不免矯枉過正的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之觀念。

秋白 十二月二日

偉大的廣州工農兵暴動！

霹靂一聲，十二月十一日的早晨，廣州工農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突然舉行偉大的暴動，佔領全廣州市。

這次廣州的暴動，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壯舉。截至今日（十四日）為止，廣州尚在革命勢力的擴張和反革命勢力的反攻，互相爭持難分勝負的局面。——然而不管廣州市能保持着并伸張革命勢力至全廣東省乃至全中國，抑或不久即為反革命軍隊，李福林張發奎黃琪翔薛岳等，重新佔據，造成巴黎公社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但廣州工農兵這次暴動始終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破天荒第一遭最偉大最壯烈的被壓迫剝削階級之暴動，則可斷言的。

綜觀這二日各報所載關於這次暴動的消息，我們很快的就可看出幾點最重大的意義：

第一，中國革命潮流確實是一天一天的高漲，中國革命確實是深入而擴大，不僅沒有失敗，而且不是停頓。自從葉賀革命軍在廣東東江潰敗以來，一般反革命派都以為從此革命潮流趨於低落了，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及政客，就放胆互相混戰起來，為瓜分地盤爭得剝削壓迫工農貧民的權利。現在廣州的暴動，恰好就是事實的反駁這種錯誤的見解，而說明：不僅是農民暴動普遍於全中國各省，不僅是東江五六縣農民組織蘇維埃政府，實行分配土地，而且中國南部最大的城市——廣州，也為工農兵暴動所佔領，也成立了廣東蘇維埃政府——廣東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這些而且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

第二，廣大羣衆自己的力量舉行暴動，有組織的軍事勢力不過成一種輔助的力量。以前大規模的暴動，不是完全享有組織的軍隊爲暴動的唯一武力，至少也是靠他爲暴動的主力，這樣自然近於軍事投機，而減少了暴動之羣衆的意義。前次東江暴動，以武裝農民爲攻城的主力，而工農革命軍第四團則僅爲輔助的武力，已經就糾正過去錯誤了；而這次廣州暴動，則據報參加的軍隊僅僅是第四軍教導團中的二營，其餘佔領全廣州市，抗拒反革命派反攻等，都是極廣大的工農貧民羣衆自己的力量。這是真正「平民式」的，廣大民衆自動手的，非軍事投機的暴動。

第三，這次暴動說明土地革命在中國革命中佔何等重要的位置！廣東本不是全國模範的產業工人區域，然而廣東能夠率先舉起蘇維埃的旗幟，其最重大的原因，就是廣東大農民羣衆之崛起。廣東是農民運動歷史最長久的區域，東江農民已經取得了土地，全廣東農民亦正暴動起來，自動手的分配土地；廣東工農兵明明白白看見：唯有根本推翻豪紳地主的經濟權力——中國的土制制度，然後能完成中國革命，亦唯有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國民黨的統治，當後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所以形成了此次廣州暴動之驚人的力量。

第四，中國革命之最適宜的政權形式，祇有蘇維埃制度。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在這次廣州暴動中，顯然是最羣衆的最適宜於指導暴動發展革命的政權形式。這種大城市的政權形式之建立，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是從來沒有的。從此蘇維埃將爲全國暴動之政權的模範，這次廣州暴動成功固不用說，即不幸而陷於失敗，但蘇維埃旗幟已經高擎起來，以數千或數萬工農兵的血爲此新的產兒洗禮了。

第五，豪紳資產階級萬不能以假改良政策欺騙羣衆了。張發奎黃琪翔及其「黨代表」汪精衛等，屢次欲以假改良政策欺騙全國工農貧民羣衆，極力表示他們與李濟蔣介石等不同；這次暴動起來，明顯證明，廣東的工農貧民羣衆絕對不受此假改良政策所欺騙，看汪精衛張發奎等完全與其他偽國民黨軍閥政客一樣，一律是中國革命的敵人。全國的工農貧民當然也是這樣的見解。反革命的國民黨祇好承認這種假改良政策是無用的了，所以公開的禁止一切民衆運動，公開的宣言「與各國聯合共同反對第三國際」（投降於帝國主義）。

這次廣州工農兵偉大的暴動，證明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新戰略是絕對正確的。這次暴動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的新戰略之實行。是此次會議指出「目前是直接革命的形勢」，是此次會議嚴厲糾正過去軍事投機的錯誤，是此次會議決定澈底的土地革命政綱，是此次會議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是此次會議估定假改良政策之反動穩定毫無可能。這完全證明祇有中國共產黨是真正能領導中國工農貧民革命的黨。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全國工農兵將繼廣州工農兵而起，推翻豪紳資產階級之統治，建立蘇維埃中國！

一九二七、一二、一四

中國共產黨爲廣東工農兵暴動建立蘇維埃告民衆

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同志！

廣州的工人兵士已經暴動起來，將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張發奎黃琪翔打倒了。廣州四鄉的農民也已革命的暴動。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正在發展，尤其是海豐陸豐等東江一帶的農民暴動，早已得到勝利。東幾千萬的工農兵士都在劇烈的奮鬥，要根本推翻土豪鄉紳資本家國民黨的政權。

這是工農兵士羣衆第一次革命暴動的勝利。這是工農兵士羣衆第一次自己起來取得政權，——廣東衆已經自己遣派代表，組織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組織工農革命軍，實行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實行沒收家的工廠公司，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及真正保護工人利益的勞動法……，廣東的工農兵士自己動手解放自己的工人農民兵士趕快起來，繼續着廣東工友農友鬥爭，爭得我們自己的解放。只有這樣，才能免除豪紳剝削，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

自從國民黨背叛中國革命之後，不但北方軍閥更加兇暴的壓迫屠殺工農，不但國民黨的新軍閥蔣介石仁李濟張發奎黃琪翔唐生智何健程潛等等，殘殺我們工農，而且這些新舊軍閥互相混戰，驅遣我們兵士，又使我們工農貧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又使豪紳資本家更加重的壓迫我們。同時，國民黨的各派，雖然閥，互相爭權奪利，然而他們一致的站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方面，來壓迫工農。國民黨軍閥互相的混戰，拉夫派糧，破壞全國的經濟，使全國幾萬萬的工農貧民兵士流離失所，凍死的凍死，餓死的餓死，殺死國民黨政府還要定出法律來，幫着資本家，實行強制仲裁禁止工人的罷工。組織工賊走狗的所謂「工

正工人的集會結社自由。……國民黨的政府，還要幫着豪紳地主，強迫農民交租納稅，勒收種種苛捐，滿佈貪官污吏，敲剝民脂民膏。國民黨的政府，為要鞏固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權力，並且和帝國主義去勾結，將工人奪回來的漢口九江英租界交還英國，禁止抵制日貨；國民黨的反動，英美日帝國主義者得以橫行中國，動輒慘殺中國的人民和兵士。總之國民黨背叛革命，使全中國都在白色恐怖之下，全中國都在軍閥混戰之中。

國民黨以前說革命『喚起民衆』，但是，他喚起了民衆，却并不是甚麼與之『去奮鬥』，而是屠殺民衆。民衆是起來了。民衆起來革命是要推翻豪紳地主，是要實行耕地農有，是要實行勞動保護，是要推翻一切剝削和壓迫，是要實現真正的民衆政權，是要澈底解放中國，使中國真正成爲幾萬萬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的中國。國民黨却正反對這些事的實現。國民黨看見民衆要實現這些要求，他便立刻反動，——所謂清黨反共，便是排斥代表工農兵士羣衆利益的共產黨，便是壓迫工農的革命運動，國民黨便由此而變成純粹軍閥官僚的黨，變成豪紳資產階級的黨。現在國民黨的各派，不論是蔣介石汪精衛李濟陳炯明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何健李品仙馮玉祥閻錫山，沒有一個不是已經屠殺了成千成萬的工農的，沒有一個不是剝削軍餉搜刮民脂民膏的。從今年四月蔣介石上海屠殺以來，經過兩廣浙閩的大屠殺，經過武漢汪精衛唐生智等的反動，經過張發奎黃琪翔汪精衛回粵殘殺示威的工人羣衆，國民黨所殺的工農民衆，至少總在三四萬人以上了。這些屠殺表示甚麼呢？這就是表示國民黨要保護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而剝削工農，國民黨成爲工農民衆和全中國的敵人，國民黨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代表和劊子手。中國的工農民衆和兵士，實在不能再忍受這種殘暴的剝削和壓迫了。中國的工農民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暴動起來，推翻這些軍閥國民黨的統治，推翻豪紳地主資本家！

中國的工農民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已經屢次起來暴動反抗，日常不斷的奮鬥：湖南湖北及最近江蘇的農民暴動，武昌紗廠工人的罷工鬥爭，葉賀軍隊的南昌暴動和佔領潮汕，——雖然這些爭鬥都被反革命的國民黨所摧殘，但

是羣衆的革命勢力始終是存在着。如今廣東的工農始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起來暴動而得着勝利了。這一種革命力量是從工農羣衆自己的奮鬥之中生長出來的；他們不是靠甚麼軍隊來替他們革命，可是他們能夠自己創造出真正革命的民衆的武力——工農革命軍；他們自己暴動起來奪取敵人的武裝，他們和兵士羣衆聯合，兵士羣衆自覺的參加暴動反對反革命的軍閥長官，他們不想望任何官僚軍閥政府的『法律政治』來解放他們，他們早已看出國民黨的所謂農工政策完全是欺騙和屠殺壓迫的政策，他們自己起來組織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蘇維埃政府，自己來定出法律政治，真正保護工農的法律政治，真正打倒豪紳地主資本家勢力的法律政治。這是全中國工農兵羣衆的革命先鋒。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同志們！我們的勝利，已經在廣東開始了；我們大家要一致起來擁護這一勝利，擴大這一勝利。

全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同志們！我們敵人的勢力還有很多很多沒有剷除，他們一定勾結起來，一定勾結帝國主義，來進攻革命的廣東，他們正在各地死命的壓迫剝削我們的工農兵士貧民。我們應當以全力來進攻反革命的勢力——國民黨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勢力；我們應當擁護革命的廣東工農，我們要一致擁護廣州的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蘇維埃政府，中國第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政府。我們並且應當團結起來，打倒當地的軍閥豪紳地主資本家的勢力，我們大家都要像廣東的工友農友一樣，起來組織自己的政府；趕快準備我們的力量，趕快團結起來，趕快武裝起來；只有這樣，我們工農兵士民衆革命的鬥爭和暴動，在各地打倒一切反動勢力，才能真正統一中國，創造真正民衆的獨立中國，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真正解放中國的工農，剷除一切豪紳工賊，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實行耕地農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實行工業銀行礦山鐵路航輪國有，與世界的革命無產階級和蘇俄社會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

全中國的工人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擴大鞏固我們階級的組織，造成羣衆的工會，反對資本家的進攻，準備

武裝暴動。不要替反革命軍閥運兵去打廣東的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全國的農民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羣衆一致的抗捐抗稅抗租不還債，武裝暴動起來，剷除豪紳地主，沒收土地。不要給反革命軍閥的糧餉，解除他們的武裝；不要讓他們的軍隊通過去打廣東的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全中國的兵士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殺死你們反革命的軍閥長官，不要聽他們的命令去殺工農弟兄們。你們原都是貧苦的工農，你們應當趕緊和工農聯合起來暴動。你們都是窮得沒有田地才當兵，你們即使有田也不能耕，你們即使要做工也不能做，這都是因爲軍閥混戰擾亂全國，使你們窮困失業，這都是因爲軍閥豪紳地主霸佔了你們的田地，還要教你們去做炮灰。你們的出路只有和工農聯合暴動起來，奪回田來耕種。你們應當和廣州的兵士同志一樣，自覺的起來參加革命。

中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萬歲！

蘇維埃的革命萬歲！

擁護廣州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政府！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軍閥！

打倒國民黨政府！

中國工農兵大聯合萬歲！

剷除豪紳地主資本家的一切權力！

解除豪紳地主資本家軍閥的武裝！

工農兵武裝暴動勝利！

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實行土地國有！

一切土地歸農民耕種！

沒收中外大資本家，實行工業國有！

工人監督生產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頒發土地給兵士和貧民！

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會！

國家救濟失業工人和貧民！

中國共產黨萬歲！

共產國際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號召暴動宣言

工人農民兵士同志們！

我們對於廣東目前政局，鄭重發表宣言，因為這次事變於全中國的政局是有很重大的關係，現在的事實已經一一擺在我們面前了。

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在廣州的軍事行動，開始了全廣東的流血戰爭，新的反革命政權又向工人階級進攻。同時

，我們海陸豐的農民同志已經得到一個偉大的勝利，他們打倒一切反動勢力，沒收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現在正向普寧紫金惠州等處發展。

工友們！張發奎軍事行動的真意義是什麼？南京政府已經完全破壞與瓦解，在這個時候，革命叛徒汪精衛重新與實行白色恐怖及新從日本回國的蔣介石勾結起來，想造成別一派軍閥，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都是他們的爪牙。

蔣介石確是十一月十七日軍事行動主謀者，蔣介石是四月十三日上海屠殺的劊子手，他是屠殺工人為職業的。張發奎及其將士都是一些傀儡，他們是在反革命蔣介石的掌握指揮中。

同志們！

十一月十七日的軍事行動，是反對反革命的革命暴動嗎？

我們的答覆是：不是，完全不是。

這個軍事行動，不是為民衆利益的民衆暴動，但這僅僅是一派軍閥攻擊別一派軍閥——蔣介石張發奎黃琪翔一派白色軍閥攻擊一派敵對的軍閥李濟陳黃紹維及南京軍閥——是大廣東主義攻擊大廣西主義。

工友們！農友們！

在這個軍閥陰謀戰爭中，你們得到了什麼？

沒有，一點都沒有。你們僅僅得到了新的鎖鍊，壓迫和屠殺。

李濟陳在四月十五日以後，槍殺萬千的工人農民和兵士，捕囚四千餘人，霸佔工會會所，組織改組委員會，製造并保護那些白色走狗，指揮警察摧殘示威大會，解散省港罷工，屠殺和破壞革命的羣衆運動。

國民黨「新左派」要做些什麼？這些可憐的英雄：張發奎汪精衛朱暉日陳公博黃琪翔及其黨徒要做些什麼？

張發奎的新政府是：槍殺徒手工人，逮捕我們的代表，製造新的工會改組委員會，霸佔更多的工會，製造並保護

同樣新的白色走狗——革命工人聯合會，指揮從前李濟琛的警察摧殘示威運動，驅逐省港罷工工人出宿舍飯堂，給他們幾十元惡濁的津貼還要搭發四成不值錢的金庫券……。

就是有人用顯微鏡來看，也不會看出汪精衛張發奎與李濟琛黃紹雄有什麼差別，因為汪精衛張發奎都是他們屠殺工農的劊子手太師蔣介石高足門生。

工人兵士同志們！

幾天來，在前敵上張發奎有一個很大的困難，所有李黃軍隊都集中起來從東西北江各面向他反攻，而主要的戰爭將在西江爆發。同時主謀的蔣介石又將欺騙張發奎而預備同李濟琛和南京軍閥妥協，所以蔣介石已命令陳銘樞軍隊向東江前進包抄張發奎的後路。

在這個困難中間，張發奎不知怎樣辦法，一方面他向有錢的商人磕頭，表示只要商人給他錢，他就去殺盡共產黨；另一方面，他疊次派代表秘密的來找我們共產黨，要求同他們協商怎樣共同保護廣州反對李濟琛黃紹雄。

我們是中國工農羣衆的政黨。因此，我們在工農羣衆面前是沒有一點秘密的。我們對於張發奎陳公博這個秘密的要求，我們公開的明白的，當一切工農羣衆面前，答覆他們如下：

共產黨同任何軍閥沒有一點共同的利益，我們要的是民衆起來打倒和消滅一切軍閥的統治，你們，張發奎黃琪翔及其他的先生們，是同一樣的軍閥，同一樣的反革命。你們逮捕工人，槍殺工人，解散省港罷工，解散工人糾察隊……等等的行動完全證明了你們與李濟琛黃紹雄一樣。因此，你們是我們的敵人，工農的敵人和國民的敵人。

現在，你們怕你們在前敵失敗，你們更怕廣州工人階級的報仇，所以你們要求我們同你們協商。

我們共產黨不反對協商，就是同敵協商亦可。但我們進行協商，要當一切工人農民兵士面前預先提出我們的先決條件。

我們共產黨明白宣言：我們決定奮鬥到底，反對強盜李濟琛回來廣州。我們保衛廣州，用我們最後的力量去攻打李黃的軍隊。

同時，我們宣言：張發奎及其將領絕對不能從李濟琛手裏奪回廣州的自由。只有工農無情的革命鬥爭——工農政權方能抵抗廣西軍閥的回來。

張發奎當他一方面實行壓迫工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之時，一方面又覺得自己力量太小，因此要同我們協商。爲此我們提出底下條件：

- (一) 即刻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
 - (二) 即刻交還現被走狗改組委員會所強佔的革命工會會所；
 - (三) 完全保留并保護省港罷工工人原有一切權利；
 - (四) 完全恢復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罷工及工人階級組織的自由權。共產黨，革命工會及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完全享有公開活動的自由；
 - (五) 逮捕處罰一切慣於以恐怖手段對付工人階級的份子；
 - (六) 即刻武裝廣州工人，在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指揮之下。
- 在這六個條件實行之後，我們才能預備協商怎樣組織廣州工農革命的保障，以抵抗李濟琛黃紹雄。工人同志們！

我們知道張發奎黃琪翔等絕對不會接受我們這些條件，因爲他們是軍閥。我們應該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保護廣州，反對李濟琛同時也反對張發奎。

我們知道在張發奎軍隊中有許多革命的兵士和下級軍官，他們自願意幫助我們一致反對反革命。

我們隨時都準備着與一切反對李濟琛的人們結立聯合戰線，可是要在我們上述條件之下。
工人兵士同志們！

廣州的問題現在是：究竟讓李濟琛的白色恐怖政權存在呢？還是建設我們工農兵自己的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政權呢？

你們應該選擇：

爲蘇維埃政權奮鬥的是共產黨和廣大的工人羣衆。

爲蘇維埃政權奮鬥的是三千萬廣大的農民羣衆。

爲蘇維埃政權奮鬥的是在海陸豐的工農革命的力量。他們打倒了一切敵人的軍隊，他們現在有成千的槍和機關

槍，他們佔據了海豐陸豐紫金汕尾碣石諸地，到處剷除豪紳地主軍閥，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爲蘇維埃政權奮鬥的是一切革命兵士和下級軍官，他們不願意接受反革命命令反對工農羣衆；他們願意來在人民方面和共產黨方面共同努力國民革命。

廣州工人農民兵士同志們！

廣州的戰爭要有以一當萬破釜沉舟的勇氣與決心。

全中國的眼光，而至全世界的眼光都注射着你們！決戰的時間快到了！

工友們，農友們，兵士們，下級軍官們，學生們，及一切貧民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

爲擁護省港罷工工人原有權利而鬥爭！

爲提高一切工人的工錢而鬥爭！

爲恢復廣州各工會而鬥爭！

爲復用舊有被驅逐的鐵路工人而鬥爭！

用強力奪回你們自己的工會！

殺盡工賊走狗改組委員！

殺死李濟琛一切走狗和偵探！

實行示威和羣衆大會的自由！

兵士與下級軍官到處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違抗所有反對共產黨的命令，逮捕一切反對共產黨的人，預備工農兵的專政！

農民開始全廣東的農民革命，普遍到各鄉村，照海陸豐農民的辦法，奪取一切土地歸自己殺盡紳富地主和民團！

工友們！

在廣州各區組織工人赤衛隊，反對白色的警察和反革命派！

工友們！

盡你們的力量，奪取一切武裝！

有系統的預備廣州的總罷工，反對軍隊！

打倒劊子手李濟琛！

打倒兇手蔣介石張發奎！

宣佈黃琪翔朱暉日的死刑！

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

工友們農友們兵士們！

保衛廣州，反對李濟琛黃紹雄，奪取政權在我們自己手裏！
準備爲廣州蘇維埃而戰爭！

變軍閥的戰爭爲工農兵革命勝利的戰爭！

用羣衆革命及蘇維埃政權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及資本家！

共產黨萬歲！

第三國際萬歲！

蘇維埃的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羅浮

廣州暴動前的準備（廣東通信）

統治階級統治勢力的動搖崩潰，工農民衆革命情緒極端的高漲，這是客觀上造成了民衆暴動的條件。只要領導工農民衆的革命的黨——共產黨，在主觀上有領導暴動的力量，這種暴動一定是很偉大而普遍的，足以推翻統治階級的統治，奪取統治階級的政權，而建立工農兵自己的政府——蘇維埃。

廣東自張黃回粵後，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衝突，使統治勢力不能在整個的統一的權力支配之下，而發生時時爆

裂崩敗的危機。這就是說，自張黃回粵後，粵中的政權，即發生張李爭奪的暗礁。因張李攘奪統治勢力的衝突，使統治階級的勢力，日趨於根本動搖崩潰的危途。同時，張李因政權的衝突，雙方更都很積極的擴張實力，因擴張實力的欲求，於是更加緊的去剝削工農民衆的血汗，以充擴張實力的餉需。於是各項的稅捐，各色的紙幣，便風起雲湧的增加起來了。

當然，工農勞苦民衆受到這種極端的剝削，雖然統治

階級用政治極大的壓力，但是反抗的鬥爭，終是接連不斷的興起。何況廣東的工農民衆，是有長久歷史的鬥爭，何況工農民衆，是一致的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而堅決鬥爭。

廣東統治階級的力量之動搖崩潰，工農民衆革命情緒之極端高漲，如是廣東已具備有客觀的暴動條件了；共產黨，在張李十一月十七日戰爭爆發以前，即決定以暴動手段，破壞廣州敵人的武裝勢力，更以全省農民整個的暴動解決全省的敵軍，而建立廣東工農兵的政權。即不然，至少亦須藉此掃除廣州的反動勢力，并獲得多少武裝，以進行廣州附近的農村革命。

張李的衝突竟於十一月十七日爆發了。統治階級的力量，更因此而陷於混亂的局面之下。城市工人羣衆，對於經濟鬥爭恢復階級工會打工賊等的行動，也更劇急的作英勇的鬥爭。十八日即舉行一盛大的示威運動，大會上通過下列八個決議：

一、國民黨現在是軍閥屠殺工農的工具，李濟琛黃紹雄張發奎黃琪翔，是在廣東執行屠殺工農的劊子手。現在張發奎黃琪翔的所謂護黨戰爭，即是

與李濟琛黃紹雄爭地盤的戰爭。我們必須打倒李濟琛黃紹雄張發奎黃琪翔的軍閥政權，工農兵暴動起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工農兵革命政府。

二、爲要建立工農兵的革命的領導，由大會正式產生廣州工農兵代表會議。

三、恢復廣州工人代表大會領導權，打倒工賊改組委員會，奪回各工會。直接行動爭回各工會原有的利益條件。

四、擁護省港罷工，反抗國民黨政府勾結省港帝國主義解散罷工，維持飯堂宿舍，切實保障工友職業，津貼一律發現金。

五、釋放四月十五日後一切政治犯。

六、實行八小時勞動，提高工人工資，工人參加工廠管理。

七、武裝工農，恢復工人自衛隊。

八、實力援助市郊農民實行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土地，剷除封建反革命基礎。

大會以後繼之以游行，警察懼於羣衆的威武，絲毫不敢加以干涉，至中途適遇黃琪翔的一連砲隊，工人大呼：「打倒李濟琛」「打倒摧殘工農的新軍閥」「工農兵代表會萬歲」等等口號；該隊兵士不特不與工人爲難，反深表同情於工人代表會，羣衆自動的開槍擊斃改組會內反動份子一人，傷一人，軍警始終未敢至會干涉。這個示威運動，羣衆之勇敢與羣衆之力量，一方引起廣大民衆的奮起，一方給張黃一個巨大的威嚇與打擊。

在這示威運動中，我們很明顯的看出：革命民衆革命情緒的高漲，與統治階級勢力的動搖和軟弱，於是更證明在十七日事變前共產黨決議之精確：認爲廣州目前固然是不能立即奪取政權，但積極準備及騷動以發動廣大羣衆是必要的。因此共產黨決定根據下列條件（自然不是要這些條件完全具備然後動作）實行廣州暴動奪取政權：

- 一、積極發展羣衆的經濟鬥爭，以至殺工賊改組委員，奪取工會一直達到最高點——工人自己起來暴動。
- 二、敵人的統治搖動，社會秩序，敵人已無力維持。
- 三、張李戰爭，到最利害的時候。

四、各地農民暴動起來與廣州一致。

五、一般市民開始厭惡軍閥戰爭，最低限度，不表示積極反對我們。

現在再述及張李戰爭爆發後之廣東政治局面：

（甲）李（濟琛）黃（紹雄）之積極準備反攻。黃紹雄軍隊已集中西江，十三師陳章甫在江門已宣佈討伐黃琪翔；江門新會一帶，計有三十七團雲瀛橋，三十八團李務滋，三十九團陳章甫，及補充團一團共四團；肇慶則有嚴博球韓漢英王友仁等三團；北江則桂軍又想折路回桂，加厚西江兵力。其積極反攻之準備，無非想奪回廣州，以建立更反動之政權。張（發奎）黃（琪翔）已拚命派軍赴西江禦戰，廣州已非常空虛，祇剩保安隊千人教導團一團警衛團一團而已；張黃目前正在積極招募新兵，以圖維持市面之治安。

（乙）陳濟棠之反張黃。陳濟棠在東江已獨立，宣佈討伐張黃，謂其勾結共黨。現陳部已調往潮梅，汕頭非常空虛。

（丙）伍廷巖之宣佈獨立。俞作柏招撫北江桂軍，

祇招得一個團長與營長，士卒則已逃散。伍廷勳等已宣佈獨立。

(丁)金融之紊亂。中行紙幣在中山汕頭等處，已被陳章甫陳濟棠調空。廣州紙幣則日趨低落，商店不願找錢，甚至一元紙幣亦不肯找出。張發奎雖苦苦聲明自己不是CP，並且三磕頭向商人求在經濟上幫助，但商人始終無圓滿之表示，因此金融之紊亂，竟至不堪言狀。

(戊)各方革命勢力之浩大。海陸豐土地革命運動之日益擴大，更使紫金五華普寧各處有盛大之發展，農民革命運動之高漲，更增加城市工人鬥爭之劇急。故廣州工人之拋擲炸彈，襲擊工賊，示威游行(廿三廿四日罷工工友大會運動維持罷工)，散發傳單等行動，無日不在擴大與發展之中。

在這種政治局面之下，很顯然的，統治階級已不能維持他的統治力量，同時工農革命的情緒，已至高度的狂熱，即市民亦感到軍閥混戰之可厭。客觀的情勢，已指示暴動的必要。所以共產黨即決定立即暴動。廣州工人起來保衛廣州，以抗李黃軍隊之重入廣州，同時推倒張黃之

反動統治，堅決的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自己的政權。

在未實行暴動以前，暴動的準備是必要而嚴重的工作。共產黨是工農兵士羣衆的先鋒軍，自然不客氣的擔負起領導并準備暴動的重大責任了；這時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的暴動戰略，大約有底下幾點：

(一)發展更廣大的羣衆，由經濟鬥爭示威遊行以至於暴動。

(二)組織赤衛隊，以作暴動的準備。

(三)加緊張發奎軍隊內部的工作，使敵人一部份的武裝加入革命方面來。

(四)市郊農民暴動。

(五)海陸豐暴動，即向惠州方面移動，寶安東莞亦同時動作。

共產黨於此局面之下，發表宣言，號召工農兵一致的起來爲蘇維埃而奮鬥。

爲擴大宣傳，爲發動羣衆起見，共產黨並發出下列主要的口號：(一)武裝工人抵抗李黃。(二)組織赤衛軍，(三)建立工農兵政權，(四)打倒李黃汪張，(五)

宣佈黃琪朱暉日死刑，（六）恢復廣州工人代表會，（七）爲擁護省港罷工工人權利而奮鬥，（八）保護廣州等。

以上所述的很足證明客觀上已備有暴動的條件，以下再述主觀上的力量。

『變軍閥的戰爭爲民衆反軍閥的戰爭』，這是共產黨目前決定的策略與口號，而準備工農貧民兵士的武裝暴動，打倒叛徒新軍閥，尤爲共產黨領導羣衆推翻反動統治奪取政權的唯一出路。所以廣東的共產黨人，對於反軍閥的戰爭與領導羣衆起來暴動的工作，是非常加緊而積極進行的。此時廣東各地革命勢力的狀況，可簡敘如下：

一、海陸豐因李漢魂與陳濟棠之相持，對於民衆的政權，簡直無遑過問，同時工農羣衆亦極力推翻他們的統治。因此海陸豐的政權，落在工農的手中已逾一月。最近得海陸豐方面傳來消息，工農民衆的力量，更擴大而發展，捷勝城則於十八日被工農攻下，大殺豪紳地主，十九日回師，汕尾農民羣衆之表示熱烈歡迎，爲空前之熱烈。廿一日所開武裝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示威大會，到者十萬人，更爲空前之盛會。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十八日

開盛大的代表大會，在大會中決定：第一，決定分配土地標準，第二，選出蘇維埃政府委員，第三，通過各種通電宣言，第四，通過盡力肅清反動勢力，以及其他重要議決案。羣衆高呼擁護中國共產黨。

二、瓊崖方面，在鄉村裏，有極偉大的革命勢力。

瓊崖的農民，多係佃農，對於沒收土地是極端的接受與歡迎的，農民的武裝，常備軍則有千餘人，而預備隊則有數千人。敵人方面之武裝勢力，祇黃寰球一千二百人，及民團三百餘人而已。

三、普寧的農民，極爲英勇，農民武裝，計有四五千，能立即集中者有千餘人，最近又獲有葉賀遺下之水機關鎗及其他精利之快鎗極多。羣衆的勢力正準備着擴大運動以與海陸豐連貫起來，並向鄰縣發展，以直趨潮汕。

四、西江方面，工農羣衆的興起，亦在一天擴大一天，現正在發展革命的鬥爭，實行土地革命，使工農羣衆更加緊的發動，以與肇慶方面發生一貫的動作。並乘李張戰爭緊急時，與肇慶共起奪取他們的武裝。

總上的略述，廣東在最近政治局面之下，在客觀上統

治階級之混戰崩潰，工農勞苦民衆革命情緒之最高度的飛漲，以及城市商人之厭惡軍閥戰爭與剝削，都造成了暴動條件之客觀性；同時在工農及共產黨，主觀上有此相當之準備，偉大的暴動將很急的爆發，領導工農兵共同起來推

廣州大暴動紀要

——摘錄十三至十五日上海各報紀載——

(一) 暴動前革命空氣之緊張

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宣布護黨以後，省內外形勢爲之震變：東西北三江及南路，固捲入戰線之內，廣州市則工人向罷工會總工會等處拋擲炸彈，罷工工人縱火焚燒各商店，紙幣價格迭生風潮，米柴及各物價值同時飛漲，四鄉水陸交通大都停頓。……

公安局近據報，有「反動分子」欲乘此軍事時期，進行搗亂，其屬工人方面，經會同農工廳派員密查，其在市面，亦由偵緝員分頭偵察。五日曾在省河截獲私運軍械數十桶之駁船一艘，捕蛋婦一口，據供此項軍械，係由日本商船運來，尚有一大幫在沙面被留。至附近廣州各地

翻反動統治勢力，而堅決的英勇的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一九二七，一二，五。

記者

，如石龍市農民協會日昨開成立大會，竟張貼「共產黨萬歲」，「蘇維埃政府萬歲」，「實行焚燒田契債券」，「殺盡土豪劣紳地主」等標語，雖經市政府取締，惟仍不斷活動。又如軍事要區之長洲，亦有共產黨由海道侵襲之說。張黃陳等處此新環境下，由七八兩日起，派雷震雷兌等魚雷艇，另派淺水巡艦，擔任省河警戒并梭巡由白鵝潭至三山一帶；長洲則由長洲要塞司令部恢復警戒狀況，河面泊有軍艦兩艘，日夜升火巡弋；其虎門魚珠車歪各砲臺，均一律宣佈戒嚴，檢查船隻。陸上方面，河北由薛岳之一部及公安局保安隊擔任警戒，河南由李福林部維持，並在花埭芳村石圍塘河南尾各地，增派隊伍，以期周密。惟張發奎仍嫌市區兵力薄弱，復由北江抽調黃琪翔部

軍官教導團，入市協防，且親到該團演講，謂不使廣東爲灰色，打倒腐化投機分子，不惡化，不右傾，奮鬥到底；但該團分子大部分爲鄧演達任總政治部時之政治工作人員，多經鄧演達所訓練，該團既駐防廣州，市內赤色空氣，乃愈濃厚矣。（十二月九日申報廣州通信）

（二）大暴動的爆發

十一早廣州共黨突然發難。佔據各機關。現全市已入混亂狀態。事前由共黨運動四軍教導團成熟，決以暴動手段，奪取政權，以東山俄領署爲大本營，蘇兆徵爲總指揮，羅綺園爲農民指揮，黃俠生爲工人指揮，鄧演達爲軍事指揮。十一日上午三時，由教導團發難，向東郊之英雄部繳械，同時東西南方農軍蜂擁入城。工人由俄領署領械出發，撲攻各機關。是時槍砲聲與手榴彈聲極密，喊殺連天，震動全市。工人攻進公安局，將衛兵數名槍斃，盡釋各囚犯，各警區保安隊均被繳械。局長朱暉日率二十餘人衝鋒而出，逃往河南。警察全體罷崗。全城店戶閉門，路上行人極少。全市工人總罷工，奉工農兵聯會辦事處令，參加奪取政權運動。報館全停。

各輪船工人亦奉令登陸，赴公安局領械作戰。故是日各輪，均停開行，祇有西安一艘，由英海軍駕駛來港，搭客異常擁擠，是日廣州發生火頭十餘處，中央銀行被工人洗劫後，付之一炬。兩旁店戶，多被波及。各機關均高樹紅旗。戰事至今未止。以東北郊槍聲最密，間雜砲聲。海軍全體宣佈反赤，聞朱暉日率領兩砲艦開砲，向天字碼頭共黨轟擊，至十二早未止，江大艦巡弋省河，以白布書主席張三字。共黨在各馬路遍貼紅色標語，『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勞農政府給工人衣食住』，『八小時工作』，『工人監督生產』，『沒收土地』，『打倒資本案』，『農工兵聯合起來』，『組織勞農政府』，『打倒蔣介石汪精衛李濟張發奎黃琪翔』等條，張黃現亦逃往河南。（十二日下午八鐘）

張發奎接滬汪電令防共後，擬圍捕廣州蘇俄領署共黨，事機不密，故共黨先發起事。（十二日下午五鐘）

此次共黨暴動，事前各要人均無所知，至十一日上午一時，始由黃琪翔通知朱暉日，朱當時在公安局，即召集保安隊彈壓，人未集而共黨已攻至，戰至天明，即被攻入

，朱率一隊逃往河南，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亦狼狽逃往河南，張對逐李黃事，深表悔意，欲就此下野，但各人堅勸徐圖恢復，張即下艦，調各江軍隊返省討共，但廣三廣九粵漢三路，均爲共黨佔據，火車不通，運兵頗不便。（十二日下午九鐘）

此次共黨得手極易，因防軍空虛，黃琪翔一團，又受運動，與共黨死戰者，祇有新由肇調省之韓漢英守備軍一團，該團刻仍力戰。（十二日下午九鐘）（以上均見申報香港電）

共產黨乘廣州防軍盡調西江，向當局要求釋放清黨被拘工友，當助當局打倒桂軍，當局開緊急會議，黃琪翔陳公博贊成，張發奎無表示，朱暉日極力反對，李福林未出席，卒無結果；共黨謂朱暉日通敵，請黃琪翔攻朱，黃由北路調教導團一團回省，真（十一日）日晨四時，該團有兩營聯共與工會糾察隊及東郊農民發難，一營不肯附從，盡被槍斃，隨分頭收繳警械，圍攻公安局，擲炸彈八枚，炸毀該局，佔據全市各軍政機關；教導團與莫雄部則戰於東郊。張黃逃河南，請第五軍派兵靖亂，朱暉日乘鐵甲

車逃出。紅軍號稱五千，四出放火，全市共有五十餘處

起火，中央銀行及日本博愛醫院被焚，西堤先施右鄰之火，文（十二）日晨未熄。共黨分據各街口開槍，死傷無數。商店多被搶，銀號紛將現金運入沙面。居民雇艦分向四鄉避難。西安輪真（十一）夕載千餘人赴港，船員已離去，由英海軍駕駛，泰山輪文（十二）日午後一時抵港，亦載有一千六七百人。朱兆莘鄒敏初何卓賢等均在此內，市內各工會奉農工兵聯合會令真（十一）日總罷工，參加奪取政權運動，故工人一律停工，報紙亦停刊，三鐵路停車。各商店因警察未照常出勤，文（十二）日仍停業。（時事新報香港十二日下午九時電）

（三）巷戰的激烈

▲東方社十一日香港電 香港廣州間之連絡船，今晚未開回香港，據輪船公司談，因黃埔砲台附近正在激戰，故輪船不能在其前面通過。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 廣州此次共產革命之謠言，於數日前即已頻傳，公安局亦正從事警戒中，在滬之汪精衛，曾電致張發奎，告以有此項謠傳，請其警戒，張發奎特

召回出征肇慶中之黃琪翔，與其共商應付辦法，詎知未及準備，而共產軍已先發制人也。公安局雖有所準備，然祇注意及於農民軍及糾察隊，而未知第四軍教導隊為之內應之事，故遂受此根本的打擊也。河南方面，由李福林之軍隊完全維持秩序。朱暉日似亦逃往該處，廣州市內起火之處十餘所，電燈亦全熄，聞市內之一部曾遭搶劫，新聞工人已罷工，一切消息機關完全停頓。海員組合亦奉命罷工，業已離船，廣州香港間連絡船全部停駛，因避難者甚衆，故由停泊於沙面之英艦上調用水兵多名，駛行華船一艘，已於昨晚深更抵港，聞此次共產軍事實上之指揮者為有名共產主義者前武漢政府工人部長蘇兆徵，及前海員組合首席何來二人。沙面方面一切與外部禁絕交通，宣布臨時戒嚴令，其前面則用英日軍艦警備中。目下共產軍之本部置於前公安局，內外揭農工兵聯合辦事處之招牌。昨報莫雄被繳械之說，乃莫雄軍隊在南岡附近與農民軍交戰之訛傳也。廣九鐵路被農民軍拆毀。一般華人咸料此共產勢力不能長久維持，然視此次不僅係農民軍之一騷擾者亦有之。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 昨晚應到港之連絡船，今晨由廣州開出，現已到港，據其乘客云，廣州市現尚為共黨占領，對岸河南之李福林軍欲將其奪回，現在夾珠江交戰中云云。臨珠江之中央銀行，聞因炮火被焚，又連絡船不能靠碼頭，僅停於海面，故多數避難之三等乘客，悉未攜家財而僅以身免。西江北江方面出征中之黃琪翔軍隊已全師返粵，擬奪回廣州云。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 據歸自廣州者之談話云，李福林軍奪回廣州市之攻擊，昨晚最為猛烈，其一部分軍隊，已於今晨渡珠江，直逼廣州市，惟已奪回公安局之說不確。交戰時市內起火災者，有一百數十處之多，台灣總督府所設之博愛醫院，亦於正午被延燒，歸為烏有，看護婦及住院病人，雖已無事救出，然前往援救之日本海軍陸戰隊，冒猛烈之砲火，現在似尚無損害；住居中國街之日僑之生命如何未詳，因在交戰中，故難以拯救。海軍尚在張發奎指揮之下，今晨已向市內開砲攻擊。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 廣州市內各街道所貼各種告示，現由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周恩來黃平蘇兆徵何

來等約十二三人署名，據本日正午消息，廣州市南半部已被李福林軍奪回，其北半部尚在共產軍掌握之中。

△東方社十三日香港電 今晨二時為止，英海軍無線電所接到消息，昨日正午，朱暉日一度奪回公安局，嗣忽又被共產黨奪去，朱暉日部復退至河南，午後七時許，又圖作第三次之奪回，雙方爭戰不已，廣州全市，似尚未全部奪回。

△東方社十三日香港電 傳言李福林朱暉日軍本日將奪回廣州市，但據今日傍晚之確實消息，謂昨晚李福林軍向廣州攻擊，全部遭擊退，李福林軍無一兵得入廣州。又云，廣州市面珠江之沿岸已完全配列機槍及大炮等，武器充實，勢力甚厚，故二三日內，決不能奪回，張發奎因此將召回在江門之薛岳軍，已乘軍艦急赴江門，據外人方面之消息，共產系農民軍約三千人，昨夜由江北抵廣州，共產系更佔優勢。華人方面消息，一說昨晚李福林正在第五軍本部，召集各將校訓話時，忽為共產系青年將校，懷手槍狙擊李福林，三發未命中，但確實未詳。

(四) 工農兵蘇維埃政府

△申報十二日香港電 十一日下午紅軍發一赤色佈告，宣佈廣州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議成立，為政治上最高機關，職員名單如下，主席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人民內務委員黃平，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楊殷，人民勞動委員周文雍，人民外交委員黃平，人民司法委員陳郁，人民經濟委員何來，人民海陸軍委員張太雷，秘書譚代英，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工農紅軍總參議徐光英。

△申報十二日香港電 共黨昨在省發蘇維埃人民政府佈告：一、沒收銀行錢莊，二、沒收大商店，三、拿闊老屋宇給工人作宿舍，四、當押無條件將物件交還貧民，五、給罷工工人權利。

△路透社十三日香港電 廣州已按蘇俄政府制設立國民委員會，其委員之一，即海員公會首領，其人甚仇視香港，鮑羅廷前秘書長任陸軍委員，上流社會中人避難香港者，絡繹不絕。據確訊，前廣州反赤政府之大員多人曾存巨款於香港銀行，昨日廣州無線電稱，外縣外人紛來香港，共產黨現仍握權，開槍縱火事，時有所聞，惟尚無排外之形跡。

▲路透社十三日香港電 廣州可靠消息稱：共產黨首領已出示令殲滅地主，銷燬地契，沒收田產房屋，又稱廣州城市秩序有不日恢復之望，英副領事昨乘英砲船往救東山外人出險，計救回英十一名，美人十五名，德人五十五名，均安抵沙面。該炮船曾受北岸共產黨猛轟，幸無死傷，東山外僑未全離境，有英人及他國人約五六名，不肯同行，但迄今尚未聞共產黨擾及外人。

廣州共黨發一宣傳品曰：『廣州蘇維埃革命紀實』：農工兵聯合的革命勢力，經過一次英勇的鬥爭，奪取了廣州的政權，大部份留守廣州的兵工在紅軍指導之下造成這次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時，五千工人赤衛隊佔據公安局，繳了公安局保安隊的械，釋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隨即由一隊隊的兵士，一營營的赤衛軍，用手槍炸彈長槍等佔據一切反動政府的機關，許多革命軍隊佔據了廣州市一切軍事要隘，現在我們已經佔據了第四軍軍部，廣州衛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財政廳，軍事廳，省黨部，電話電報電燈郵務各局，中央銀行及粵漢廣三廣九車站，其他重要機關，尚在肅清中。又標語云：『工人要飯食，

農民要田耕，大家要太平，誰給與我們，惟有農兵蘇維埃』。又寫打倒屠殺工農的劊子手的李濟琛蔣介石張發奎汪精衛，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十二日香港電）

▲路透社十二日香港電 共產革命領袖發布示文，謂工農聯合軍已佔據廣州，參與革命者多係內防軍，隸屬於赤軍之勞工赤團共五千人，已於今日晨四時佔據公安局，繼而盡佔各行政機關。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 市內商店一齊停業，市外惟見臂纏紅布之武裝工人農民，與手持鋤頭斧頭等物之農民，除此而外，途無行人，市內貼有各種宣傳傳單，其中如打倒農民工人之敵李濟琛，蔣介石，張發奎，汪精衛，打倒反革命之國民黨，及耕農民以田，食工人以米與民衆以和平者，惟蘇俄農民兵士，惟中國共產黨而已等文字。紅軍有組織，不可輕視，今日開始派麵包。（十三日香港電）

保安隊駐所改為紅軍臨時編隊處。（十三日香港電）今日共黨在中央公園開大會，議決殺資本家，人心大恐怖。（十三日下午六時四十分香港電）

(五) 帝國主義者幫助國民黨

▲電通社十二日廣州電 自廣東赤軍與反赤軍發生市街戰後，日本即開軍艦宇治，停靠碼頭，使陸戰隊登岸，赤軍發槍猛射，軍艦則以機關槍應戰，掩護陸戰隊，得悉日僑全部無恙，始收容陸戰隊開回沙面。

▲申報十四日香港 葉賀其軍昨乘外輪抵省河，但領圍不准起岸。(申報十三日)

▲申報十三日香港電 沙面領圍昨警告李福林等，謂全城百萬生靈，已陷赤色恐怖中，請急設法拯之水火，如有相需渡河之處，則願盡力幫助等語。

▲路透社十四日巴黎電 某法報謂共產黨在廣州起事，已因蘇俄政府對於李維諾夫在日內瓦裁軍會議少有成功，乃殊為失望所致，吾人對於蘇俄政府採納與西方列強合作善法之假意，不可存有幻想云。

▲路透社十三日巴黎電 小巴黎人報評論廣州事變，謂少數赤黨在他處失敗，乃至廣州復仇，此變由俄國煽亂者數人及中國軍界數員運動工會及赤黨而成，但廣州之燒劫殘殺，不能更改南方之命運，因軍備不足之共黨，難望戰勝得富庶中等社會贊助之國民黨也。

▲申報十四日北京電 使團對粵變，如有排外行爲，即以勦海盜辦法，直接行動，決不猶豫，又英法日美義和所組之審查南海海盜案委員會，因粵變而更促勦辦案之成立。

▲申報十四日北京電 使團得廣州俄領被捕息甚快，謂在中國充領事參預內亂，應以中國法律懲辦云云。

▲上海報載：蔣介石演說：謂必須與各帝國主義者聯合以反對第三國際。

新近有一部書再版

列寧主義概論

斯大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這一部有名的小冊子之譯印，在嚮導週報上已登了很久的廣告，但因出版後即遇上海蔣介石之反動，祇得運往漢口發售，不幸途中又被反動派向英兵告密，此初版一萬本新書遂不能到『長江書店』，而盡數沉沒於長江洪濤中了。現在重印數千本已出版，望眼欲穿之讀者必以先覩為快也。

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運動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這是瞿秋白先生著的『俄國革命運動史』之第一冊（共四冊），初版於本年七月間即已出書，但尚未發售，漢口長江書店即為汪精衛唐生智等所封閉，此數千本新書之命運已隨汪精衛的『革命』生命而同歸於消滅。現在再版亦已出書，當此全國農民大暴動的局而，此書正是革命黨人重要參考的著作。

廣州工農兵暴動的信號！

——悼我們五千多白色恐怖之下的死者并繼續他們的鬥爭

「難道沒有預先許多次不成功的不重大的對於舊政權的打擊，而在廣泛複雜錯綜的民衆總運動之中，會有突然的對於舊政權嚴重的打擊之可能麼？難道沒有許多部分的罷工，而會有突然的總同盟罷工麼？沒有許多次零碎的規模不甚大的暴動，而會有突然的總暴動麼？」

——列寧全集卷八之三七頁——

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早已不斷的起來襲擊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今年十月三十日廣東海豐的農民羣衆已經佔領海豐縣城，不過十天，海豐附近五六縣的農民全都暴動起來，推翻豪紳的政權，建立自己的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廣州的工人羣衆和傾向革命的兵士羣衆，於十二月十一日也暴動起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軍閥張發奎黃琪翔的政權。

固然，廣州的工人，廣州市郊的農民，廣州的革命兵士，佔領廣州不到三天，就被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聯合帝國主義勢力打敗了，退入四鄉去了。但是，廣州暴動的失敗不過是暫時的。廣州暴動雖然失敗，可是他對於全國的工農兵羣衆給了一個信號：大家團結起來，組織我們的力量，武裝暴動起來，推翻國民黨的反革命政府，建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

廣州暴動的意義，只要看反革命的一切勢力聯合進攻的瘋狂狀態，便可以知道了。

廣州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李福林張發奎朱暉日等等，極殘酷的屠殺廣州工農：資產階級的報紙大書特書的說，廣州大殺共產黨五千七百餘人；短髮的女子槍斃的每天幾十幾百，共產黨員和工人活活的用火油燒死；全市橫着赤黨的屍體論千，血流成河。豪紳資產階級屠殺他們的『不安分的』被剝削者，是如此的殘酷；他們的孫總理之孔子道統，仁愛性能……的鬼臉完全撕破了。他們還說共產黨只知道殺人放火，共產黨殘酷……！自從清黨反共以來，國民黨所殺的工農至少有二十萬以上，國民黨蹂躪壓迫欺騙工農的事實，真正說不勝說。工農要推翻自己的壓迫者，不能不殲滅豪紳地主工賊和反革命的資本家。

這次廣州失敗後，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的殘酷，更加證明中國革命已經到了最劇烈的肉搏的階級鬥爭時期，我們工農貧民不能有絲毫的猶豫，我們的出路，只有血戰！

不但廣州的豪紳資產階級是如此的大屠殺。全國的豪紳資本家都在高呼『殲滅共產黨』『殺盡流氓地痞（工農）』。現時各省的國民黨小狗（省黨部市黨部等等），各省的豪紳資本家，都在積極的『殺共』或者準備『殺共』，有的大聲疾呼的請第一等屠殺工農老手蔣介石——『蔣總司令』出山，有的請求預謀暗殺廖仲愷的胡漢民——國民黨『真正領袖』出山。他們大家喊着：『工農羣衆要暴動了，這些賣國領袖——劊子手的頭兒快些出來罷，那些不中用的劊子手汪精衛陳公博等等太沒有用了！』各種各式的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的團體：各省商會聯合會，廣肇公所，國民黨黨部等等，都在大呼小叫，演說，通電，議決……反共，殺共。上海的衛戍司令部搜捕商務印書館的工人，漢口的軍閥用大兵搜索全市，拘

捕幾百人。湖北黃安麻城的軍閥，也在大大屠殺暴動的農民三四千人。全國的屠殺恐怖政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南京政府和江蘇省政府下令禁止罷工。蔣介石的大政方針，更是『停止一切民衆運動』，汪精衛極意獻媚，也跟着打電報到廣東說要『停止民衆運動』。

不但全中國的豪紳資本家，聽見了廣州工農兵暴動要發顛，要瘋狂似的實行白色恐怖政策——三民主義。而且世界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也趕緊的進攻蘇聯——無產階級的國家（國際裁軍會議上，列強立刻進攻蘇聯，說他是『所求不遂，便在中國搗亂』；巴黎帝國主義報紙立刻咀咒廣州暴動的失敗）。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自然也亟亟聯合帝國主義向中國工農和蘇聯進攻，廣州沙面的領事團幫助李福林渡江打工農。豪紳資本家大呼小叫的要求國民政府和蘇聯絕交，驅逐蘇聯駐華的領事。南京政府立刻便下令與蘇聯絕交。廣州的蘇聯領事被捕，副領事被殺。漢口的蘇聯領事亦已被逐。上海的蘇聯領事已經被迫停職，即日驅逐出境。各地蘇聯人民動輒橫被拘捕。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高唱甚麼國民革命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現在完全和列強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反對革命的世界無產階級，反對蘇聯了！這原不是奇事。上海中外紗廠的資本家，不是聯合起來，組織聯合會，共同一致的壓迫剝削中國工人麼？資本家的世界聯合戰線——反對工人的聯合戰線，是可以的；中國資本家爲要壓迫工人而賣國也是可以的！——這是黨國要人所承認的，例如張壽鏞在各省商會聯合會的演說：『吾人在滬見租界之成績，不知此係政府（工部局）與人民（買辦資本家）所合作，故華界方面亦當同採此種方針。』那麼，何以我們中國工人和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不可以聯合，何以我們中國工農不可以和蘇聯工人聯合呢！國民黨等的

反革命賊，他們怕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要被推翻，所以他們要驅逐蘇聯領事，他們要斷絕中國工農和蘇聯無產階級聯絡。蔣介石最近宣佈的大政方針，亦就是『與蘇聯絕交』。這亦是『豬仔契弟』汪精衛先意承旨早就宣佈的方針（註：契弟就是屁精即北京的相公，廣州工人向汪精衛示威時替他加的『尊號』）。廣州工農兵暴動，何以惹起世界的和中國的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反革命派如此之大的仇恨和殘酷的屠殺呢？

因為廣州的工農兵暴動：（一）是真正覺悟的羣衆起來奮鬥，他的勝利和發展，必定引起全國極重大的工農貧民的羣衆，自己起來推翻豪紳地主資本家；（二）是暴動的發動，已經有覺悟的兵士羣衆參加，自己起來求解放，這一暴動的勝利和發展，必定引起極廣大的一般兵士羣衆的覺悟，從此一切反革命軍隊對於豪紳地主資本家都靠不住了；（三）是暴動的目標很鮮明的是建立工農兵代表會政府——無產階級的真正廣大民衆執政的民權主義；（四）是暴動的目標很明顯的是推翻豪紳地主的剝削制度，是要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是要實行耕地農有；（五）是暴動的目標很明確的是打倒資本家的專橫，要在工農兵的政權之下厲行保護勞動的法令，是要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是要沒收富豪的財產，救濟一般貧民，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給貧民以生活的保障；（六）是暴動的目標在於根本推翻各派軍閥的政權，根本剷除軍閥混戰的禍根。工農兵士貧民羣衆這樣的暴動，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只有中國極大多數的工農兵士貧民，由暴動而得到勝利之後，建立真正大多數民衆的國家，才能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中國的國民黨——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資本家，正因為蘇聯無產階級能夠幫助中國民衆建立獨立的國家

，建立自己的政府，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所以不惜實行空前的殘酷屠殺政策，同時宣佈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投降帝國主義，以保持他們的剝削！

廣州的工農兵暴動，是在最近半年來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山東直隸等省繼續不斷的農民暴動工人鬥爭之中，一個比較更大的爆發，尤其是廣東省內各縣農民暴動半年以來發展的匯合。現在廣州的工農兵暴動固然暫時是失敗了。但是，他是全國工農兵暴動總爆發的信號。全國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看見這一信號，都要更加團結更加緊張的準備暴動，發展暴動。半年以來『零星的規模不大的沒有成功的暴動』，已經有過幾十次，這些暴動雖然是失敗，但是他們的發展趨勢，正在匯合起來，而要形成推翻全國反動政治的局面。廣州暴動的失敗，也不過如此。雖然反革命的國民黨，如今要用對俄絕交和停止民衆運動的『兩大政策』，來阻遏羣衆革命的發展，然而革命在廣州暴動的信號之下，必然要更加偉大的發展！

現在的情形是怎樣？

廣州的暴動雖然失敗了。但是廣東省內各縣的暴動正在發展——海陸豐的農民暴動還在擴大起來，海豐工農兵代表會已經取得政權，他已經將土地給了農民，他已經在這五六縣之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他已經將當舖中豪紳盤剝貧民的押物發還，他已經設法改善革命兵士的生活，他已經能夠拒絕軍閥的戰禍，而且一般農民得着土地取消債務停納田租，並已宣布停稅一年之後，他們的購買力大大增加，都去購買日用品改善自己的生活，小商人的生意也發達起來，——他們在海陸豐真是造成了『太平氣象』。極大多數工農民衆要太平要生活，便不能不像海陸豐的工農一樣，剷除豪紳地主和資本家，建立自己的政權！

固然，反革命的國民黨軍閥政客——如蔣介石汪精衛等，見着這種事實嚇得屁滾尿流，要命令他們的走狗瓜牙去圍攻海陸豐，李濟琛黃紹雄張發奎黃琪翔陳銘樞錢大鈞等，正要繼續進攻海陸豐的農民。但是，廣州暴動的信號舉起來之後，廣東其他地方的農民暴動更加發展起來，這些軍閥軍隊中的兵士，都在動搖，這些軍閥不能夠撲滅幾千萬農民羣衆自己奮發的鬥爭。如果革命力量只靠某某軍隊，那麼，反革命派只要把這一軍隊打敗，便可以勝利了。可是，現在民衆運動的發展，是在廣東各縣各鄉之中，普遍的創造出自己的武力——羣衆的武力，普遍的破壞反革命的武力——吸引革命的兵士到工農方面來。這是軍閥沒有能力戰勝的。最近，海陸豐之外：廣州武裝的工農兵的隊伍退到花縣；廣東北境英德清遠的農民正在暴動起來，廣州的東邊，東莞寶安的農民也在暴動起來，廣東的南部，台山的農民暴動已經佔據縣城，高要方面的農民也已暴動；海南島的暴動農民，已經佔領海南的大半。……廣東工農的暴動並沒有失敗。廣州部分的失敗，只有激起廣東全省工農更大的憤怒，更大的革命力量。

而其他各省呢？

湖北黃安麻城漢川沔陽農民暴動的消息傳出來了。

江西的萬安泰和等縣的農民暴動也正在發展。

湖南南部茶陵攸縣桂東一帶農民和工農革命軍正在暴動起來。

江蘇宜興無錫暴動之後，大江南北各縣的農民騷動時有所聞。

漢口的工人示威罷工，仍在繼續發展。

上海公共租界電車罷工，商務印書館工人反對官辦的『上海工人總會』之勒迫到會扣罰工資。一般工人都已經知道國民黨是工人的仇敵資本家的走狗。

革命勢力正在日益高漲起來。而反革命的國民黨最近對俄絕交，停止民衆運動禁止罷工，更加殘酷的實行屠殺壓迫政策，完完全全暴露他們反革命的眞面目。工農貧民羣衆對於國民黨反革命的認識更加明瞭，這種壓迫政策之下，他們更加感覺到暴動奪取政權的必要。同時，革命派雖然一致壓迫工農，可是他們內部的衝突混戰仍在格外發展：廣東黃紹雄和黃琪翔的軍隊仍在西江開戰，陳銘樞錢大鈞正從東江打廣州；湖北湖南的戰爭，胡宗鐸程潛李品仙何健等爭奪地盤的混戰正在發展；江浙方面何應欽等擁蔣出山，李宗仁李烈鈞等暗中反對，而蔣介石以中央預備會的『決議』，要來佔領滬杭滬甯兩路的軍權和政權，這也是醞釀着戰爭；北方馮閻與奉魯互爭地盤的戰爭不能終止；徐州一帶南京政府和馮玉祥軍隊『共同北伐』，勢必至於又要互爭地盤。全國的軍閥混戰如此之發展，一般民衆——小商人等等也都受着非常之大的壓榨；一般民衆厭惡這種反革命的國民黨統治，一天一天的加增。反革命的統治是不能鞏固……

○
反革命派能夠停止民衆運動禁止罷工減租，但是他們不能禁止工農民衆反對這種統治。他們的屠殺搜捕，不能殺盡中國幾萬萬的工農貧民！

○
反革命派能夠對俄絕交，驅逐蘇聯駐華的外交官，與中國民衆革命力量沒有關係的外交官，但是他們不能驅逐盡中國幾萬萬的工農民衆！他們不能禁止中國工農與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的聯合戰線。

反革命派能夠一致壓迫工農，但是他們的內部的互相衝突更加發展，不能鞏固自己的政權！廣州工農兵暴動的信號舉出來了，全國的工農兵士民衆們，前進前進！革命暴動之零星的部分的失敗是常事，我們要更加團結起來，更加組織集中我們的力量，更加勇猛的前進，繼續我們的死者奮鬥。只有我們自己的奮鬥，能夠解放我們自己，能夠推翻白色恐怖的屠殺政策，能夠推翻反革命的賣國的國民黨統治，能夠推翻勾結列強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衆和反對第三國際的革命政府，能夠推翻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國共產黨爲廣州暴動再告全國民衆

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們！

全國勞動羣衆們！

全國親愛的同志們！

十二月十一號是我們每一個都應當深記着的日子！我們將永遠記憶着這個日子，因爲這一天在廣州高揭起了蘇維埃政權鮮紅的旗幟，因爲在這一天廣州英勇的無產階級與廣州近郊的農民聯合一致推翻資產階級軍閥反革命的政府，建設了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

在這一天我們精悍的兄弟們，勇敢的同志們磨拳擦掌同向資產階級反動底礮壘進攻，終於佔據了一切政府行政機關！暴動的無產階級，成千成萬由廣州近郊奮勇入城的農民以及投向革命的兵士們，大家都隨手的武裝起來，異常英勇的實行爭鬥，雖然軍閥竭力反對，而廣州終被勞動羣衆佔據了，軍官們都被從司令部中驅逐出去，警察都被從他們的警署之內趕出，銀行電局一概被佔，監獄概被開放，兩千多被監禁的工農也全被解放了。

擁集在成千累萬的羣衆大會之上的勞動羣衆在李福林軍隊底鎗林彈雨之下，而意志始終堅決，終於將李福林的軍隊擊退河南，在廣州建設了工農兵代表會的政權與廣東革命政府，政府委員大多爲工農分子。

農民與工人，苦力與水手，鐵路工人與海員，人力車夫與手工業者，共同宣告：他們不能在豪紳地主資本家買辦階級商董及軍閥們底政權之下再忍受下去了，他們不甘願使自己的家庭再繼續着被掠奪遭破產，使自己的嬰兒再在工廠中消失其幾盞的血液，他們不願再交出用自己的血汗積聚起來的最後一粒米，去養活軍閥豪紳。

勞農革命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天便宣布革命政府之成立正爲執行民衆的意志：一切土地概交給用盡自己的力量耕種

他的農民 立即取消使農民破產之雜稅苛租等農民不能擔負的重荷，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保護勞動與保障失業者……等等。這些都訂為革命政府的法律，這些法律都是勞動羣衆親自擬訂的，這些法律都是勞動羣衆的名義頒布出來的。為保障這些法律，全廣州的工人羣衆堅決的決定以保障這些法律的名義號召成千累萬的農軍奮勇入城，使廣州的勞動羣衆與工人聯合一致，號召革命的兵士都投向民衆方面來。

為保障自己的政權，勞農政府使全廣州的勞動羣衆聯合一致，在戰爭之中立即組織起新的工農革命軍，兵士大部均為工農分子而非舊的兵士，他們隨手武裝起來，從商店中奪取了長劍短刀斧頭，一直殺到城中殺出城外佔據了廣州兵工廠復換用鎗械。

工農兵代表會聯合了所有勞動羣衆成為整個鐵的團體，在兩天的短期之內組織了這個政權，震動了全中國任何一個的勞動羣衆，燃起了每個工農的心房對於勝利的新希望，確信與決心，……。

工農兵代表會實現的第一秒鐘已經引起所有的民衆劊子手之痛恨，仇視與莫大的驚嚇與恐慌。他們一致在撲滅勞農政權的目標之下聯合起來，企圖使這個政權化為血污之海。

在勞農政權實現的第一秒鐘已經使一切民主派，自由派，國民黨以及其他資產階級的雜種，王八蛋們忘記了自己口口聲聲高呼的「愛民」等甘言蜜語，同他們昨天還認為是自己的仇敵的雜種們一致來撲滅第一個工農政府。李福林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在仇視圖謀解自己的工農羣衆之下，一致聯合起來，由各方面進改革命的廣州，把廣州鐵桶也似的包圍着。我們同志們的英勇終難於匡救自己，……。

工人與農民經過了三天的血戰，至本月十三日，才被追不能放棄廣州以衝出重圍。

四千英勇戰士的屍首縱橫於廣州街上。成千成萬的工人衝出了廣州，為保留自己手中的武器，以繼續在廣東已經開始的事業。

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了廣州，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只存在了兩天，但是同志們，我們在任何一刻能忘記了這兩天嗎？

殘酷的反動不以屠殺四千英勇戰士爲足。新被逮捕的二千同志嚴遭拷問，嘲弄，而後盡被斬決，燒死。在廣州被誣爲共產黨員者不知有幾千百萬，所有粗掌巨臂的工人和農民都被誣爲『民衆的公敵』，而勝利的軍閥，張着血污的口殘笑着假藉民衆的名義。他們的兇殘在歷史上只有法國資產階級撲滅巴黎公社及白黨反對蘇聯兩事可比，他們的兇殘掀動了殘酷血潮撲入廣州。新的所謂『討伐』之師正向廣東開拔，他們的目的在於撲滅廣東一切民衆運動，軍閥們正在慶祝歡迎。

同志們，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十一十二兩日。存在兩天的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可爲我們的團結一致繼續爭鬥直到博得勝利的標幟。

我們不能忘記，在狂烈仇視無產階級之下不獨軍閥，資產階級，地主及買辦階級互相聯合起來了，而且軍閥與帝國主義者也鎖在一起地攜手起來，他們忘記了前仇，現在成爲至親好友。

美國與日本的船艦載運着兵士前往廣州。英國帝國主義者正在煽動鼓吹軍閥從事此舉。將來由廣東的討伐必定是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共同壓迫。現在他們——蔣介石李濟程潛胡宗鐸爲此事都聯合一致了。

現在他們唯一的敵人是工人與農民及蘇維埃共和國。打倒帝國主義本是國民革命開始舉起的旗幟，爲什麼現在把『反對帝國主義』這幾個字樣都忘掉了呢？爲什麼全世界勞動羣衆的至友，存在十年工農得安適生活的唯一無二的蘇維埃聯邦偏是中國政府唯一的仇敵？爲什麼在他們奪回廣州之次日全中國各地的蘇聯領事館都被封閉並被撤消承認呢？爲什麼把廣州蘇聯領事署的辦事員整個的捕去，斬決，而且污辱呢！爲什麼漢口蘇聯領事署署員也都被捕？爲什麼包圍上海蘇聯領事署驅逐領事出境，而每一個從領事署出來的人都被檢察呢？

爲什麼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的代表，沒有一個西歐列強的代表提出反對已經確實的廣州慘案？

同志們！這是因爲一切資產階級，一切地主，一切軍閥與一切帝國主義者，現在結起了聯合戰線反對中國勞動羣衆及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他們把女工們活活的燒死，誣她們爲共產黨。軍閥們親自槍決勞農國家——蘇聯的領事，原不過因爲他們是工農共和國的代表。

同志們，我們應當知道蘇聯的代表也同我們一塊兒死難了，我們應當記憶着蘇聯領事署署員之被斬決死難，原因爲蘇聯領事署內高懸的鐮刀斧頭紅色旗已經招展了十年之久正是全世界資本家怒目仇視的標幟。英國與蘇聯斷絕了國交，他們也望中國資產階級照他們一樣動作。

中國資產階級重復博得勝利，其實正是他們的失敗，一切被壓迫民族唯一的至友被逐出中國之境，中國資產階級便完全依靠着帝國主義。中國資產階級消失了他最近的獨立性，現在中國一切資產階級軍閥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掌上的玩物，馴服的奴隸。

反動重復慶祝勝利，白色恐怖的潮流掩沒了整個的中國，但是是否能持久呢？就在他們勝利的第二天，他們又重新互相爭鬥起來。重復分佔地盤割據中國依舊是他們目前的問題。我們敢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各派的紛爭與互鬥必將重新加厲起來。資產階級現在雖然在廣州得到了勝利，但是他始終不獨無力滿足工農羣衆的慾望，並且自顧不暇。

他們雖然在反對蘇聯與中國勞動羣衆的目標上結成了聯合戰線，但是怎樣分佔地盤，怎樣剝削中國，及怎樣分據中國富庶省區等問題依舊是他們紛爭的焦點。

同志們，我們不要灰心喪氣，我們必須知道，資產階級的勝利不過是暫時的，我們必須使他們這次勝利成爲最後

的一次。我們必須知道，從廣州退出的革命工農兵士的爭鬥仍然是繼續下去，我們必須用全力去幫助他們。我們反對反革命政權的爭鬥不應一刻放鬆。

我們要記憶着死難同志底鮮紅血液正是爭鬥中的旗幟，我們必須高舉着這個旗幟勇往前進，堅決我們的意志誓死爭鬥，不達到勝利不止。

今後，我們必須使一切勞動羣衆團集於工人階級的周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作更有組織更團結一致的爭鬥，如此方能勝利。我們必須準備自己的力量作堅決的鬥爭，但可不是立即總暴動起來。現在立即總暴動，將必敗於殘酷的反動之手。他們正希望全中國的工人以及上海工人現在就手持槍械出作巷戰，以造成新的血海，使一切革命爭鬥長期沉沒於血海之中。

同志們，我們不能作如此的盲目爭鬥。我們必須繼續着我們勇往直前的工作，以推翻軍閥資產階級的反動政權，我們必須百倍的加緊這種爭鬥。我們同志們爲堅決的目的而流的血正浸潤我們，工人和農民。我們全副的精力必須注重於建設我們祕密的組織，我們繼續作農民游擊戰爭，我們必須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努力以博得勝利。

同我們攜手前進，幫助我們的，有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一氣的，還有蘇聯勞農共和國。我們的隊伍不會有一分鐘的分裂，我們有鐵的決心去博得勝利。且讓他們在今日慶祝勝利，我們以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一致的力量回報他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號召你們——全國的工人，舉行定期示威罷工，以反對發生於廣州，普遍於全國的獸類行動，向他們表示全中國工人階級的憤怒，這種憤怒刺入全中國勞動羣衆的血管。

全世界的工人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正在不斷的爭鬥，廣州的工人與農民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已經爭鬥起來，而領導廣州工農革命軍作爭鬥的共產黨，號召全體工人同志作定期示威罷工。共產黨號召全體農民繼續着反對豪紳地主的

游擊戰爭。共產黨號召你們——全國的工農與勞動羣衆立即起來鞏固自己的組織，準備着作新的鬥爭。共產黨號召全體同志一致起來討伐廣州。共產黨特別轉告兵士們，你們不當爲軍閥之玩物，你們不當甘爲民衆之敵，你們自己都是工農底子弟，爲什麼任軍閥們的指使去屠殺工人和農民？爲什麼以自己兄弟們的血污染自己的手而放棄自己的事業？共產黨確知在廣州事件之中已經使許多兵士醒悟過來，深信兵士們將必與工農羣衆聯合一致在鮮紅的革命旗幟之下共同奮鬥。

最後我們高叫：

- (一) 打倒一切工人階級及農民的劊子手！
- (二) 打倒資產階級軍閥的政權！
- (三) 推翻帝國主義者的統治！
- (四) 廣州被壓迫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萬歲！
- (五) 全中國工農兵代表會的政府萬歲！
- (六) 一切被壓迫民族及全世界勞動者的朋友——蘇聯萬歲！
- (七) 記念着蘇聯代表者的血液，一致擁護蘇維埃勞農共和國！
- (八) 在紅旗之下，嚴緊我們的隊伍，鍛鍊我們自己武器以備新的爭鬥與勝利！
- (一) 我們熱烈的請求全世界的工人援助我們的爭鬥，共同打倒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壓迫！
- (二) 全中國的工友們我們要表示我們隊伍的一致，一齊舉行定期罷工！
- (一) 海員們及鐵路工友們，農友們及兵士們不要讓一粒彈丸一個兵士去打革命的廣東！
- (二) 農友們繼續的和地主豪紳爭鬥，奪取土地，與工人聯合起來！

- (三) 兵士們轉過槍頭打人民的劊子手，打軍閥官僚，一槍也不打工友們及農友們！
- (四) 中國的勞動者，廣州之暴動是我們爭鬥的旗幟！
- (五) 全中國勞動者勝利萬歲！
- (六) 全世界勞動政權萬歲！

帝國主義統治呢，還是工農革

命？

超麟

近來明顯的有二件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一是反動的國民黨內部衝突之加緊，二是工農革命潮流之高漲；前者表現於所謂第四次中央會議預備會，後者則爆發為廣州工農兵的大暴動。這二件事實都明顯指示我們，以中國祇有二條路可走：要麼就是工農革命，不然便是帝國主義完全的統治。

這樣祇有絕對相反的二條路可走的形勢，從『國共分家』以後，就逐漸呈現於我們的面前了。在武漢汪精衛等實行反動屠殺工農以前，中國的革命黨人及革命的羣衆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似乎以為中國除了做帝國主義完全統治的殖民地及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革命之外，尚有第三條路可走，即所謂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的道路，——這一種獨裁是建築在限制土地革命以取得小資產階級革命同情的政策上面，而其實這種政策是對豪紳資產階級讓步的政策，因為限制中國的土地革命不啻是保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經濟基礎，即不啻是根本取消中國的革命。果不其然，所謂代表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汪精衛等，隨着土地革命工農自發運動的高漲，畢竟投身於豪紳資產階級懷抱之中，而完全丟棄其革命的假面具了。

汪精衛等的反動，固然使中國革命遭受很大的挫折，然而却給革命黨人及革命的羣衆，以一個很明確的認識，

即中國祇有帝國主義完全統治和工農革命二條道路可走，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道路。

這一認識，經過最近五個月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益加覺得是正確的。從七月間武漢的「分共」起，代表第二條道路的中國工農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就一天澈底一天的公布其革命的政綱，主張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工農兵代表會）政權，沒收大產業歸工人的國家管理等……；同時，代表第一條道路的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也就一天澈底一天的實行其反革命的政綱，屠殺工農，明令禁止一切民衆運動，公開投降帝國主義，對無產階級國家絕交等……。當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一天天的布爾塞維克化，一天天的發出最澈底最革命的口號，一天天的領導更廣大的工農民衆舉行武裝暴動之時，——國民黨正在根本放棄孫中山的一切帶革命性的政綱，根本否認其過去一切革命的作用，而完全變成反革命的政黨。

國民黨內各派軍閥及官僚，鄒魯謝持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好，蔣介石胡漢民也好，譚延闓程潛也好，汪精衛

張發奎也好，——他們都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根本是一致的，即反俄反共反工農，換一句話說，即投降於帝國主義。但是在他們的所謂第四次中央會議預備會上又何以發生衝突，此攻彼擊呢？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根本的政綱不同，這乃是因為他們當中某幾派已經公開宣布其反革命的政綱，而另外幾派則主張多少拿些假革命的外套遮掩此反革命的政綱，以緩和和工農的革命怒潮。

可是事實仍舊是事實。無論蔣介石派或汪精衛派怎樣攻擊西山會議派是腐化，怎樣表示他們自己與西山會議派不同，更「革命」些，然而革命的工農羣衆仍舊視他們如一坩之貉，都是反革命的派別，都是中國工農革命的仇人。廣州工農更豫然決然拿自己的血宣布汪精衛張發奎等所謂國民黨最左派的反革命行爲，并推翻他們的政權。這次廣州暴動失敗了，然而中國前途更加明瞭呈現於我們面前。反共又欲自別於西山會議派，是不可能的，祇有馮自由至吳稚暉等西山會議派最早之屠殺工農投降帝國主義的主張，才是國民黨真正的主張。

今後，我們中國祇有澈底的工農革命，不然便須完全

投降於帝國主義，保全并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祇有這二條道路可走，大家選擇罷！

上海近日的罷工潮

貧秋

(一) 上海工人的生活

九個月來上海工人階級在新軍閥統治白色恐怖的嚴酷摧殘和資產階級無限的經濟剝削的雙重壓迫下，更遇着軍閥們不斷戰爭，交通阻滯，商業蕭條及紗業恐慌，上海工人階級的生活乃日趨痛苦，無時不在飢寒鞭打屠殺之下過活了。

上海各種企業工人的工作時間最低的普通為九時半，最高的普通為十二小時；自來水工人和墨色印刷工人竟每日作十八九小時的工；店員最低的普通為十一小時，最高的十五小時；工人每日的工資最高的為一元，這必須是有技術的熟練工人，而普通最低的工資僅二角；手工業工人竟有每日只得一角五分者；像這樣長的工作時間這樣少的工資，而要在生活程度最高，加之工廠設備不完備的上海過活，怎能使工人養妻育子，怎能使工人不因病輟工，何況

還有打罵拘罰等等的凌辱！

上海的工人不但生活非常的痛苦，不但痛苦的生活無保障，而工人的生命更無保障：工人一言一動，資本案，帝國主義者，軍閥們都可輕輕加上暴徒兩字的罪名，捕去坐牢或拖去槍斃。上海的工人階級在這些經濟的政治的重重的壓迫下，擺在上海工人階級面前的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安分』的過牛馬生活任憑軍閥的宰割，資本家的剝削，將血汗榨盡而至於死；或者是不甘壓迫剝削，崛起向一切工人階級的仇敵爭鬥！

無論國民黨怎樣高唱保護工農利益，怎樣用盡種種欺騙的方法，無論新軍閥的軍隊警察屠殺拘捕怎樣利害，無論帝國主義者的西牢巡捕包探怎樣的兇狠，卒不能壓抑上海工人的憤怒，卒不能使工人馴服。數月來上海工人階級選擇了他們應走的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繼續不斷的勃然起來了！

(二) 九月到十一月的鬥爭

蔣介石叛變後，在所謂『清黨』期間，用全副的暴力鎮壓上海的革命工人階級，故上海工人的爭鬥有一時確是

沈靜；到八月以後上海的工人重又起來，自九月至十一月的三個月中，由紗業的工人直到店員，經濟罷工不斷的爆發，至十一月中竟釀成滬東各紗廠同盟罷工的壯舉。三個月中各企業罷工的次數為四十二次，參加罷工人數的總和為五萬二千八百三十三人，罷工期間的總和為三百三十四日，如果將每個工人罷工的時日總算當在二百萬日以上；罷工主要的條件為增加工錢與不得無故開除工人。這些罷工多數是因國民黨的欺騙與軍閥帝國主義者資本家的壓迫而遭失敗，但工人爭鬥的要求和勇氣並沒低落，在他們的罷工要求中可證明完全是為生活的痛苦與失業的恐慌而爭鬥，他們的生活的痛苦與壓迫的痛苦沒有解除，他們只有向革命的道路前進的！

(三) 最近的罷工情勢

十一月中滬東紗廠的大罷工雖遭了打擊，但其他企業的罷工又接踵的起來了。茲將重要的各種爭鬥分別略述如下：

一、公共租界電車罷工。因滬東紗廠的罷工，英帝國主義遷想於電車工人，將公共租界的電車工人俱樂部封

閉，於是電車工人在苛刻的經濟待遇之下，提出啓封俱樂部及經濟條件，而宣佈於十一月卅日全體同盟罷工。罷工之初，公司方面尚利用少數的工賊和高麗人開車，於是工人羣衆以紅色恐怖的手段對待工賊，槍殺工賊三人；至十二月七日全公共租界的電車完全停駛，罷工的工人有三千餘人，資本家方面甚形恐慌，然以為工人不能持久，想利用延攔的政策，使工人自潰而上工；工人方面聞資本家說「工人罷工不到一星期就要上工的」，羣衆就議決「資本家準備我們一星期的罷工，我們非堅持到一個月不可」。現在罷工已近二旬，羣衆團結愈堅，資本家已有迫而接受工人條件的情況，工人能堅持是必能得到勝利的。

這次電車的罷工，三千餘工人以羣衆的力量給帝國主義者以威嚇，給新軍閥以打擊，一面又給工賊走狗以嚴格制裁，這是半年來，上海工人階級力量重起之表示，也是在新軍閥統制下的革命新精神。

二、估衣工人。上海全市估衣業店員三千人，在十二月六日提出要求退職金，增加厘頭（賣出衣服所分之利潤）取消賠償（店員弄壞貨要賠償）等條件而停止唱攤（

在店門兜攬顧客，至十二月八日正式罷工，支持一星期之久於十六日得到勝利復業。

三、郵務工人。上海全市郵務工人二千七百餘人提出要求加薪，取消顏色制（工人分等級升遷以顏色為區別），郵務苦力發衣服，中外人待遇平等各條件與郵務局談判，現正由工人派代表與郵務管理局及國民政府交通部談判，如達不到目的必引起全體的罷工。

四、南貨業店員。全市南北兩區南貨業店員約三千人於十二月十四日提出加薪及限制開除店員等條件向店主交涉，店主尤於十六日談判，不得圓滿結果，即行罷工。

五、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工人發行工人三千餘人，為援助香港分館開除工人及要求加薪加紅等問題，蘊釀罷工已久，因館主及政府防範甚嚴，結果，十二月十五日印刷所工人因反對工人總會打傷工賊事，衛戍司令部派兵搜捕工人，禁止開會，拘捕「共產嫌疑」工人四人，並派重兵駐廠中監視，工人甚形憤怒，徒以反動軍隊監視極嚴不能自由，但終久是免不了作激烈的鬥爭的！

六、崇信紗廠。十二月十四日該廠全體工人二千餘

人包圍紗廠要求恢復六日班工作（廠方以前將工作改為四日班即每星期作四日工），廠主已允許恢復。

其他小廠或零碎的爭鬥尚沒有計算，以上不過舉其大者，從這些爭鬥中可以證明工人經濟生活改善的要求非常迫切，爭鬥的範圍日益擴大，像有由大小不斷的經濟鬥爭合為總的罷工的趨勢。

上海的工人階級是有鬥爭的精神鬥爭的經驗的，無論國民黨怎樣的反動，無論蔣介石主張停止民衆運動，上海市黨部命令禁止罷工，衛戍司令部派兵監視工人，這些固然證明反動派向工人階級露骨的壓迫，上海的工人階級決不因此而能壓抑下去的！我們相信上海的工人階級在不斷的鬥爭中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定能拿出自己的力量來對付白色恐怖的！

十二月十七日

山東直隸之大災荒

立夫

山東與直隸南部數縣，既遭旱災又加蝗患，秋收之劣為歷年所未曾有。據國際飢荒救濟會在山東直隸二十餘

縣之調查，多數縣分秋收只有去歲的十分之一，上四成僅少數數縣而已。國際飢荒救濟會又調查災區居民，為數不下九百萬；救濟會研究的結果，就證明無量數農民變為兵士，繼續不斷的軍閥戰爭，大批的農民成為土匪，因之該區之農村經濟就急遽地被破壞，遂致發生此次大災荒。

山東直隸人民餓着凍着的，足足有九百萬。災荒之甚，範圍之大，為中國歷史所僅見。九百萬人民着實可以成爲一個整個的國家。可是如今此九百萬人民將要餓死了。此種大災荒，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起來救濟的。全中國的人們尤其應該起來救濟此飢寒交迫嗷嗷待哺將死未死的九百萬人民！

然而事實怎樣呢？

我們明明知道在此所謂『文明』的資產階級世界，只有國際飢荒救濟會能撥四萬六千元來救濟他們。這四萬六千元錢實在太少，說不上救濟。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尙沒有權利來責難國際資產階級撥出這樣少數的款項來做救濟，因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對於救濟一層自己也還沒有做。中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對於災荒毫末加以注意，有

之，亦不過寥寥數語，輕描淡寫而已。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國民黨什麼會議，對有中國軍人或外國官憲什麼跳舞會，對有戲台上什麼愛情戲劇，則津津有味，而獨對於此將要餓死的九百萬農民則毫不加以注意。中國資產階級非但毫不救濟而已，而且逼迫他們餓，逼迫他們死。

這還不夠，拚命還要將軍隊送到災區去，給災民以砲彈充飢，這算他以軍隊去代替救濟罷。送到災區去的，糧食既沒有，而佔住災區的又是孫傳芳與張宗昌之半土匪式或竟全土匪式的軍隊。而國民黨呢，拚命將何應欽的軍隊向津浦路線上輸送以代替救濟（這算工農政策！不過想剝人肉吃罷了。）本可在京漢路上送糧食到直隸南部的災區去，然而又為張作霖與馮玉祥的軍隊所佔據。在隴海路上本可送糧食到山東災區去，然而又為馮玉祥的軍隊所阻擋。

這就是國民黨的新軍閥與北方的舊軍閥之幫助將死未死的農民啊！

中國的統治階級想將此近年來未曾有的大災荒，諱莫如深起來，他們沒有一個字提及蝗災旱災，秋收惡劣，他

們倒反轉來說，這是天然的災荒，怪不得誰的。

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的。九百萬農民餓死，其罪狀完全是由於中國統治階級負責。

山東直隸的災荒決不是天然的禍災，也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政治的結果，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的結果，高利貸商人地主剝削的結果。統治階級說：旱災而無法防止的。這是騙人的話！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用灌溉的方法可以豫防旱災。那為什麼山東沒有灌溉的設備呢？又為什麼沒有通河水道，水池呢？所以沒有，是現政府不去設法緣故啊，他非但袖手旁觀不去設法，還要將原有的舊式灌溉破壞無餘。這難道罪過不在統治階級嗎？

他們說：土地疲乏了，故有災荒。這也是騙人的話！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找不出一個農民如同中國農民這樣勤苦勞作培養土地。然而軍閥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帝國主義者，直接以搶掠方法，課稅方法，佃租方法或借貸方法，把農民所有都剝削完了，那農民當然不能好好的耕種其土地了。

他們又說：既是天然的災荒就無法豫防。請問用排水的方法能不能夠防禦水災呢？又請問用貯蓄糧食的方法能不能夠防禦飢荒呢？這豈不是政府的責任嗎？為什麼山東直隸的農民，去歲沒有食糧的貯藏呢？他們所以沒有貯藏，是因為軍閥商人高利貸者劣紳將農民的一切所有都剝削淨盡了，所餘下的只是農民自己去借貸而已。舊式倉庫制度既已破壞，而新式替代又沒有。豫防飢荒的常平倉破壞了，新的又未採用。

九百萬人民將要餓死。政府那裏去了？社會在那裏啊？什麼地方有救濟的組織？中國的所謂輿論在那裏？世界的所謂輿論又在那裏？原來什麼都沒有，不過軍閥間的混戰而已。

蘇聯有一地方，也時常遭受旱災。可是蘇維埃政府就有巨大的改良計劃，用了一萬萬盧布來做豫防旱災的工作。看罷，工農政府如何做豫防旱災水災的工作。當一八九一年時俄國會遭受飢荒，那時蒲列哈諾夫一班頭腦清楚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就說飢荒的原因，是在於經濟和政治，而主要的原因尤在於社會的組織。關於這一點

我們應該明了清楚並須向工農解釋。

要澈底的免除飢荒與天然的災荒，就須推翻現制度，只有工農起來將現制度推倒奪得政權，建設蘇維埃政權，

才保證中國農民不會重新遭受如山東直隸這次相類似的大災荒。

南昌暴動後的江西農民運動（江西通信）

秋君

自從國民黨整個的正式公開反動，自己葬送了自己革命的生命以後，江西的農民認識得清清楚楚，他們知道國民黨已經變成了純粹代表地主豪紳資本家的黨。他們這種認識，並不是經過了任何宣傳，而是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江西省政府在許許多多的事實中明白告訴他們的。

八月一日的南昌大暴動，在暴動的自身工作中雖然沒有充分顯現出暴動的真實意義，然而江西的民衆，尤其是農民，至少認識到這次的大暴動，摧毀了——雖然是短期間的摧毀——反動的壓迫他們的剝削他們的統治。這次暴動，可算是江西農民的一帖興奮劑。

九月間葉賀終於在潮汕失敗了，兩湖農民的秋收的暴動，也同時不幸傳來挫敗的消息；然而江西農民並不因此自餒而畏怯，且正從此時開始他們蓬蓬勃勃偉大而英勇的

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自開始一直到現在沒有停歇過，他已經震撼得反動的統治，異常動搖，一步一步的向崩潰的路上走。不過因為江西交通非常梗塞，同時反動的統治因無力應付，也『諱疾忌醫』的不敢發表，粉飾太平以掩天下人的耳目，使江西農民光榮的革命運動，不為外面所洞曉。茲將最近三個月來江西農民的鬥爭略述於下。

（一）九月的農民鬥爭

此時正是朱培德及其爪牙努力所謂『清黨運動』的時候，到處封閉工農團體，捕殺工農領袖，一般反動份子更從而推波助瀾，藉口壓迫工農羣衆，真是民不堪命的景況。這時又是農民秋收的時期，地主老爺們沾『黨國』的大恩，減租百分之二十五不但可以不執行，而且還要催索上年由農民協會決定所減去的租穀，恢復沒有農民協會以

前的主佃關係。農民如稍有抗爭，馬上就要被政府送到監獄裏去。在這種不堪的蹂躪之下，農民爲自救計，不能不起來拚命，於是爆發了下列幾縣農民羣衆的鬥爭：

修水 農民因爲不能忍受豪紳地主的壓迫，積集羣衆數千人與之抗爭，被豪紳地主以武裝槍殺羣衆數十人，羣衆大憤，包圍豪紳地主等住宅，聲稱誓必打死他們，卒因豪紳等有武裝抗拒，托人調和，又由政府開來的軍隊強迫解散，然羣衆因此更提高了革命的情緒。

德安 農民因反抗政府的壓迫（解散農協，捕殺農民），集羣衆千餘人帶同農軍三十餘名進攻縣城，省政府聞訊，即派兵一連彈壓，被羣衆擊退，並繳槍十餘枝，省政府復加派一營，向羣衆猛攻，始被擊退，退後復集於某鄉，抗守數日，卒因大軍壓迫，始解散。

星子 因領導者不力，未發動廣大羣衆，僅有少數農民與農軍十餘人攻入縣城，縣長先期聞訊逃遁，向九江警備司令部請兵鎮壓，農民與農軍退出縣城，散歸鄉里。

（二）十月的農民鬥爭

此時民衆除繼續忍受上述各種壓迫外，加之甯漢軍閥

戰爭開始爆發，朱培德集中武力於贛北以謀應付，同時甯方軍閥程潛李宗仁葉開鑫等部隊陸續來九江，拉夫派餉，肆意橫行，農民飽受政治經濟壓迫之餘，復受軍事上殘酷蹂躪，鬥爭的爆發自屬意中事。在十月中，下列各縣，都發生了廣大的羣衆暴動：

弋陽 農民與土豪劣紳一向在嚴重的對抗形勢之下，此次農民數千農軍二十餘名，圍攻豪紳住宅，豪紳等逃入縣城，羣衆復攻進縣城，豪紳等向鄰縣請兵救援，羣衆退出縣城後，豪紳帶同軍隊將農民房屋燒毀二百餘家，軍隊退後，羣衆亦燒豪紳房屋百餘家，現在羣衆，男女老幼，聚處於某鄉，雖野居露宿，飢寒交迫，均無絲毫怨悔。

現壯丁以舊式武裝，編練隊伍，日夜嚴防敵人之襲擊，但政府豪紳等亦不敢進攻，兩方正在相持中。

鄱陽 鄱陽銘興鎮湖農民（大多數是佃農）素稱勇敢，因湖產問題，與地主衝突（地主吞沒鉅款）屢次要與地主算賬，地主百計推延；當地共產黨黨部因此宣佈地主的陰謀與罪惡，大受羣衆的熱烈歡迎，該地各村農民爭請共產黨員到各該村演講，當地地主豪紳，大爲恐懼，向縣

長報告，請人民自衛團下鄉逮捕共產黨員，人民自衛團團丁七十名於夜半抵該鄉，當即鳴槍三響以示威，農民於夢中驚醒，比集合數百人，手執鋤矛木棍等類與自衛團猛戰，結果繳自衛團槍三枝，傷團丁數名，農民方面被傷被捕各三人。翌日晨農民集合六千餘人列隊進城，沿途高呼各種口號，行抵城外，縣長地主豪紳等恐慌異常，當派人出城跪求羣衆，不要進城，並挽人出面調停，羣衆不允將來人打走。入城後，縣長下令自衛團放槍射擊，自衛團因羣衆太多，棄槍逃走。羣衆向縣長提出條件（條件很和緩）：（一）釋放被捕，（二）撫卹受傷，（三）要地主限期同羣衆算帳，以及其他抽象的政治要求數條；縣長馬上完全承認，惟提出交還繳槍枝爲交換條件。羣衆遂出城返鄉。然地主終因畏懼羣衆，不敢回家，羣衆更爲憤怒，遂將地主豪紳等房屋封閉五家。翌日縣長與地主豪紳等帶領自衛軍四十名前來啓封，羣衆又集合千餘，擬將縣長等殺死，將自衛軍槍枝全數收繳，但被其中怯懦分子藉口恐糜爛地方，竭力阻止，遂讓其啓封而去。

臨川 臨川素多會匪，駐軍無法防禦，遂利用豪紳，

建立挨戶團將從前由收編土匪所餘的槍枝，發給農民，分鄉組織，豪紳等遂借此題目大肆敲索，雖極貧農民亦須担负挨戶團經費二三元。農民怨聲載道，屢欲反抗，但因過去農民組織無基礎，又在嚴重監視之下，不能發動，然這種鬥爭，正在醞釀，不久必將爆發一個大的鬥爭，這是可以預斷的。

（三）十一月的農民鬥爭

修水 自上次羣衆被壓迫屈服以後，革命的熱情益加高漲，此次因縣長借故加稅勒捐，引起羣衆的憤怒，遂集合羣衆萬餘人進城示威，表示反抗，縣長聞訊，將城門關閉，調警備隊二百餘人守城。羣衆因係徒手，無法攻城，相持半日毫無退志，且愈集愈多，縣長令開鎗射擊，將羣衆領袖打死一人，重傷數人，羣衆更加憤激，然終無法可以入城，遂退去，但聞羣衆不久將有再次攻城之舉。

鄱陽 當地地主豪紳自上次啓封房屋後，更加緊向羣衆進攻，並派出走狗多名向羣衆施行欺騙與恐嚇手段，羣衆將走狗等殺斃八名，豪紳地主等想藉此對羣衆施大屠殺，除調集自衛團防備羣衆進攻外，並派人往浮梁景德鎮，

將駐景鎮的憲兵營請調來鄱陽 羣衆聞訊，即將鄱陽湖封鎖，不準憲兵渡湖（由景鎮至鄱陽經過湖），後多方設法始得渡，然仍不敢進攻羣衆，現兩方仍在相持中，被殺走狗的屍身，縣長至今不敢前來檢驗。

餘干 僅見報載「該縣共匪煽動無知農民千餘人大肆騷擾」等語，詳情不知。

萬安 萬安農民最爲勇敢，槍殺土豪劣紳與反動派的事實時常發生，農婦亦極勇敢，每遇見單身兵士必停止耕作前去繳械。前駐贛州之十四軍曾借清黨名義，派隊四十名到萬安肆行騷擾，一部份被農民繳械，餘衆逃潰。

蘇俄革命十週紀念日，萬安各區農民，舉行慶祝大會，農民均武裝（舊式的）赴會，各區到會羣衆均在四五千人以上，革命情緒異常熱烈，尤其對於政權與土地的要求表示十分堅決。十月間省政府派李思愬往贛州收編十四軍，十一月中編竣，該軍派隊一百二十名護送李思愬至萬安，該縣農民決定解決該隊，佔據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議決於十一月二十日晨早攻城，農軍先進，羣衆隨後趕到。迨羣衆到時，農軍已入城因軍寡不敵，正從城內退

出，城已關閉，十四軍與農軍在城，外搏戰結果雙方小有死傷，十四軍馬上逃回贛州，正擬再次攻城，贛州復開來大隊，同時泰和農民派人來萬安，請萬安農軍幫助泰和羣衆攻佔泰和縣城，農軍遂開往泰和，乃發生十一月二十五日羣衆佔領縣城之事。

泰和 萬安農軍與十四軍激戰後，子彈已告罄，萬安農民聞訊，都大包小包從家中送來供給農軍。萬安農軍，在泰和羣衆尚未趕到，即佔領縣城，繳保衛隊槍七十枝，子彈六箱，衝鋒刀八十柄，縣長公安局長及其他官吏均逃亡，惟縣署某科長受傷，捕獲反動派數十人。農軍因聞吉安開來大隊軍隊，駐紮城內恐遭圍困，遂退出城。翌日泰和農民數千人會同萬安農軍再攻縣城，因吉安軍隊已到，且某鄉保衛團亦開來城內防守，故相持數小時未攻下。退駐第五區地方，羣衆數千仍未散。

此外如永修樂平浮梁永新安福各縣，羣衆均磨拳擦掌蠢蠢欲動。此後江西各縣農民的鬥爭必較過去三月中更爲劇烈，其鬥爭目的亦必更加明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於九江

武裝暴動的問題

(一) 農村的游擊戰爭之前途

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顯然到了工農武裝暴動的時期，所以暴動的策略與一般鬥爭的方式，成了最緊迫嚴重的問題。中國革命在鬥爭方式與發展形式方面，有極可注意的特點。中國的統治政權，現在已經由舊軍閥買辦階級手中，大部分移轉到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豪紳資產階級在各地都經過國民黨而取得政權，力求鞏固其統治及其剝削制度，引起工農不斷的反抗。但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不能成爲一個整個兒階級勢力，他們內部分裂衝突，而沒有組織成全國中央集權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奪取『首都』，一擊而中的發展形勢。所以客觀上革命鬥爭的形勢，也就形成各省農民此起彼落，比較散亂而不相呼應的暴動。最近半年以來，廣東農民從四月就有武裝暴動，直到賀葉入粵；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政變之後，就有長沙撲城的

秋白

二九四

暴動，武漢反動之後有鄂南鄂西的暴動有醴陵平江的暴動；最近江蘇宜錫江陰海門等處也有農民暴動；直隸京東各縣以及山東范縣陽穀，都有如此的暴動；此外，便是豫魯各省紅槍會天門會的武裝鬥爭，也帶着有農民暴動的性質，雖然他們的領導權往往落於豪紳小地主的手裏。這種情形，很顯然的表明中國農民普遍的武裝鬥爭的自發的發展。實際生活之中，自然創造出一種特殊的鬥爭策略，便是游擊戰爭。這種戰爭是客觀形勢中必然發生的初期暴動的現象。湖北湖南廣東的許多次經驗之中，很明顯的證明：一，如果武裝鬥爭並非發自羣衆，而僅僅某一武裝隊（正式軍隊也好，土匪也好，甚至於工軍農軍也好）的游擊戰爭，與羣衆脫離的武裝隊的游擊，那麼，這種鬥爭始終是要失敗；二，如果游擊戰爭是羣衆的，但是，不能從游擊戰爭進於更高形式的鬥爭——政治的鬥爭與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擴大，那麼，這種鬥爭也是不能勝利。

因此，對於游擊戰爭的鬥爭方式，應當有明確的認識：

第一，甚麼是游擊戰爭呢？列寧說：「現在的軍事技術，不是十九世紀中期時候的軍事技術了。用一大羣人去抵抗砲隊用幾支手鎗去守巷戰時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動（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提出了「新的巷戰策略」，這就是游擊戰爭的策略，實行這種策略的組織，便是便於移動的很小的隊伍：十人隊，三人隊，甚至二人隊。」列寧這裏所說的游擊戰爭，是指城市中的巷戰而言。然而游擊戰爭的意義是很明顯的了：當暴動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還很少的時候，對於軍事技術精良的敵人——反革命的大隊人馬，不用顯然力不相敵的武裝很不完備的甚至於徒手的羣衆大隊，去硬衝硬打；而用分散細小的隊伍，使敵人防不勝防出其不意的去襲擊，——這就是游擊戰爭，而非正式戰爭。現在中國農村中的暴動，客觀上正是形成這一種策略。農民暴動初起的時候，往往事實上只有小隊伍襲擊敵人軍隊（團防民團等）；他們對於沒有武裝的豪紳地主以及武裝並不很大的敵人，固然仍舊是廣大羣衆的鬥爭行動，可是，一般而論，農民暴

動在未能形成較大的工農革命軍以前，在未能採取與反革命軍隊作正式戰爭的策略以前，他還是在游擊戰爭的階段之中。

第二，游擊戰爭應當是羣衆鬥爭發動出來的。游擊戰爭只是暴動的初期現象，而且只是暴動中武裝鬥爭方面的策略。並非農民暴動就等於游擊戰爭；也並非暴動之中除游擊戰爭以外，完全沒有其他方式的鬥爭。恰好相反。農民暴動的主要方式是羣衆的鬥爭，而游擊戰爭不過是這個總暴動中襲擊敵人的武裝鬥爭之一方面。整個農民暴動應當包括甚麼？暴動不是幾個武裝隊襲擊敵人便算的；暴動不是羣衆之外，另外有什麼第三者的武力來解放羣衆的。現在中國各地農村中，所以發生如此之多的暴動，正是因為地主豪紳國民黨的壓迫和剝削，使農民不能忍受，而羣起反抗，正是因為各縣各鄉地主豪紳的地方政權，受革命潮流的衝刷而動搖崩潰。因此中國農民羣衆起來暴動，起來鬥爭。鬥爭的方式，開始可以是很平常的：農民不肯交租或交稅交捐，不肯還債，尤其是鄉中苦力貧民窮困到極點而起來反抗，羣衆的革命情緒普遍

的高漲，他們拒絕收租收稅的豪紳走狗，他們殺戮這些豪紳走狗，他們羣起圍攻地主，吃大戶，吃排家飯，他們焚燬債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們進而殺戮豪紳地主，沒收富豪的財產。這些種種方式的革命鬥爭的爆發，甚至於有時客觀上以改良主義運動為導火線；倒如要求減租不遂，要求減免錢糧不成，因而進一步的趨於暴動。

——因為國民黨統治之下，政府和所謂黨部，往往想用這種改良政策來欺騙農民，但是事實上豪紳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做這些讓步，而且這些政策決不滿足農民的要求，國民黨及新舊軍閥，始終實際上是用強暴手段壓榨。總之，農民運動的這些鬥爭方式，是暴動發動羣衆後必然的現象，有些鬥爭方式並且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的經驗，如吃大戶，開堂等等。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引導農民進一步的做有組織的自覺的暴動：從吃大戶，抗租，抗稅等的羣衆鬥爭進展起來，羣衆感覺武裝鬥爭的必要，自然游擊戰爭便要同時發生，自然羣衆之中要求有游擊戰爭的組織——有集中指揮的武裝隊之成立。游擊戰爭只有在這種發動極廣大的羣衆鬥爭之中，才能成為有力的武裝行

動；農村中的游擊戰爭是不能和農民羣衆鬥爭的發動相離的。農村中羣衆鬥爭的發動，同時也不能轉入武裝鬥爭而不從事於游擊戰爭。

第三，游擊戰爭至少應當是發動羣衆鬥爭的。反動派如吳稚暉等，往往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殺人放火。是的，農民暴動之中是有許多殺人放火的事：被壓迫的反抗屠殺反抗豪紳地主國民黨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殺殺人者的政策』；共產黨對於農民的殺戮豪紳地主的運動，是努力贊助而領導的。但是，工農的武裝暴動並不單是『殺人放火』；工農武裝暴動是工農羣衆的鬥爭，是要積極建立工農的政權之鬥爭。所以，即使某地暴動的開始，並非羣衆的直接鬥爭，而是少數的武裝革命黨人或農民先動手殺戮豪紳襲擊敵人武裝；那麼，這樣開始的鬥爭也應當立刻引起極大的羣衆，發動羣衆的鬥爭。單純的武裝隊的游擊與羣衆鬥爭不相混一的鬥爭，必然是軍事投機主義。所以即使客觀上有萬不得已而從武裝隊的游擊開始暴動的事實，這種暴動也必須立刻發動羣衆起來！

因為農民暴動的意義，是要用羣衆之中生長出來的武

力，推翻治者階級，而使羣衆自己取得政權取得土地，達到自己的要來。殺戮豪紳只是鬥爭的開始，只是肅清敵人勢力的一步；要樹立革命的羣衆的勢力，便必須發動羣衆自覺的鬥爭，使他們得到政權和土地。

第四，游擊戰爭必須進於革命地域之建立。農民羣衆鬥爭發動而開始游擊戰爭之後，革命勢力必須要繼續的進取而又進取，決不能保守的，所以決不能停滯在游擊戰爭的一階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蘇各省以前的農民暴動，正因為不能從游擊戰爭更進一步，而未得着勝利。最近（十一月初）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便從游擊戰爭，進一步而創立革命的地域。海陸豐的農民，在葉賀入粵以前便暴動起來，隨後葉賀雖然失敗，但是農民暴動却從軍事行動（游擊戰爭）進而至於羣衆的鬥爭（尤其是海豐），由羣衆的鬥爭而創造更大的武力，並且有葉挺殘部改編加入農軍，增多武裝的力量；於是他們努力發動陸豐碣石紫金等許多縣農民的鬥爭；而且他們的作戰，已經不須採取純粹游擊式的策略。海陸豐農民暴動的發展，便是超過游擊戰爭的鬥爭方式之範圍，而進於建立革命地域的實

例。

現在各地的農民暴動的鬥爭方式，必須確切的了解游擊戰爭的意義，和明顯的樹立創造革命地域的目標。各省各區的農民暴動，將要運用這種鬥爭經驗之中鍛鍊出來的策略，使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更加動搖削弱以至於各自推翻當地的反動政權；而使革命勢力匯合起來，創造儘可能的大範圍內工農政權勝利的局面。

（二）城市工人暴動的問題

農村中四處盪起暴動的環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動便成了革命勝利的關鍵。革命勢力的發展，到了有幾縣，半省，甚至一二省內工農暴動勝利前途的時候，城市自然要成爲暴動的中心和指導者。

現在客觀的形勢，雖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漢口天津等處，還沒有工人暴動的事實；然而一般的政治經濟條件，正在準備着這種暴動的爆發。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漢口，尤其是廣州，工人的鬥爭劇烈起來，——廣州當然不是特殊的狀況，因為廣東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工人本身鬥爭的劇烈，已經直接提出廣州暴動的問題。就是上海

及其附近各縣手工工人的經濟鬥爭，也是日益增多。豪紳資產階級沒有方法解決這些鬥爭，客觀的經濟狀況，使他們只有更加殘酷的壓迫工人店員。主要的，只是工人階級的羣衆如何組織起來，如何在日常經濟鬥爭之中團結起來，引導更多更廣大的羣衆，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之意識。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動的嚴重意義，是在於城市中的暴動，必要使革命潮流，從自發的散亂的農村暴動，更進一步而搏擊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中心，使革命更進一步的到建立起有組織的中心勢力。

列寧對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準備暴動的指示說：

「暴動要能夠勝利，必需不依據於軍事投機，並不只依據於黨，而要依據於先進的階級。此其一。暴動要依據於民衆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動要依據於日益生長的革命達到歷史上的轉變關頭，就是革命敵人的動搖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騎牆的不堅決的革命友軍也一天天的更加動搖。此其三。解決暴動問題的這三個條件，便是馬克斯主義與白朗吉主義不同的地方。」列寧這幾句，是革命發展到決定勝負的鬥爭時期，所應當特別注意

的。

現在每一區域之中，農民暴動的發展與城市暴動之關係，都有從發動鬥爭進於決定勝負的鬥爭之形勢。現在中國城市之中，客觀的條件多都是足以造成羣衆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農村暴動不斷的爆發之環境中。

城市工人以及各縣手工工人店員的羣衆，應當盡量的發動；從客觀上潛伏着的一切鬥爭問題，去發動羣衆的經濟政治鬥爭；盡量的揭發國民黨的欺騙政策。只有如此堅決發動羣衆的鬥爭，才能引導起更多更廣大的羣衆，使他們深切的感覺到暴動與奪取政權的必要，決然進於武裝的鬥爭——羣衆的武裝鬥爭。如今工人中的先進份子，已經激起而武裝襲擊工賊；但是這還不夠，必須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領導起廣大羣衆的鬥爭，就是因此而要執行很瑣屑繁雜的日常經濟鬥爭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動，將要在這種革命高潮的普及於廣大羣衆的過程之中，生長出來，而成爲工農暴動在大範圍內勝利的中心和指導者。

我們放棄了反帝國主義運動嗎？

典琦

中國的革命，發展到現在，一方面資產階級背叛革命，新舊大小軍閥的混戰一天一天激烈，白色恐怖的普遍，致工人農民及共產黨員之被屠殺監禁的以千萬計；另一方面工人農民羣衆狂風似的暴動起來，奪取土地及政權，使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軍閥心驚膽戰。這樣的廣大的壯烈的鬥爭，引起全國民衆的注意。人們看見工農貧民兵士暴動的口號是『工人要飯吃』『農民要田耕』『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權』……，便很容易想到時勢已超過了國民革命，已走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同時，也很容易想到共產黨在反對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統治的劇烈戰鬥中，不知不覺冷落了反帝國主義的日常鬥爭。換言之，一般人以爲：現在集中到『土地革命』，集中到『階級鬥爭』，却沒有繼續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廢除不平等條件的運動；凡可以參加於所謂『民族鬥爭』如收回租界……之類的運動的人，將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取消其協作而互相仇視；這樣，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不能集中，不

能擴大；共產黨及工農羣衆在沒有完成民族解放的初步勝利時，即已跳到更遠的階段去了；共產黨雖然一刻也沒有忘記民族解放運動，但是沒有注意吸引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非工農分子早早完成這一革命的階段；即使共產黨沒有公開的拒絕非無產階級之參加革命，然而在其政策上似乎形成無產階級獨裁的趨勢；牠爲甚麼現在不將一切要土地和不要土地只同是反帝國主義的人們聯合起來首先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呢；牠爲甚麼不等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勝利以後再來解決土地問題呢；即退一步說，在農民暴動中，爲什麼只要有田耕，不要收回租界……呢？

以上的疑問，雖然不一定是許多人所有，但至少是可能的。在他一方面，恐怕又如下面的對於這種疑問的答覆。似乎說：這是無疑的，中國的國民革命階段已過去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已開始了，因爲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已經曇花一現的過去，偉大的土地革命從數百千萬的農民羣衆中爆發起來，舊的大局中的胚胎，很迅速地生

長出新的生命，是毫不奇怪的事。實言之，無產階級獨裁已到了萌生之期了。反帝國主義爭鬥當然是唯一的無產階級艱苦的责任。

讓我們來審查上面的思想。要看這些判斷，是不是符合客觀的情勢，我們應當簡略地說明：一、中國現時革命是一個甚麼性質，二、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有甚麼關係，才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首先從第二點說起。

中國現時的革命，顯然有幾個對象：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等封建勢力，資產階級——買辦以及所謂工商業者。

這些東西，究竟是幾方面的互相獨立呢？是互相的而且均衡的聯合起來的呢？還是互相利用而勾結而同時有強弱有主從的關係的呢？我們應從事實上去看。現在的革命力量，有無產階級，也還有農民及城市貧民等等。

他們應當各自獨立地行動呢？應當羣龍無首似的結合起來呢？還是應當團結在其中強有力的領導之周圍而構成偉大的勢力呢？我們也應從事實上去看。我們要了解各種社會勢力的特性和牠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

汪精衛說：中國無產階級人數很少。他彷彿認為這樣渺小的力量不能和帝國主義及其工具爭鬥。誠然，中國的革命如果僅僅為着無產階級的解放，中國的革命如果僅僅只有無產階級來幹，人數誠哉其太少。在表面上，代表資產階級力量的如蔣介石派及汪精衛派背叛了革命以後，如今不僅廠主店東地主紳士痛罵工會農會和共產黨，連手工業者高等店員或富裕點的農民也有些埋怨工會農會和共產黨擾亂了他們的和平清夢了，這不是革命勢力一天天削弱，孤單了嗎？但是，同志們，事實的內容恰恰相反。階級分化得這樣快，這樣明顯，無論什麼人，這時都要表現其階級性出來，在爭鬥中都不能不選定他的立場，這個絕對不是革命勢力的削弱孤單，而却是牠的擴大和堅實。因為，從前工農廣大羣衆沒有起來，鬥爭并不激烈，表面上反對革命的似乎很少，其實積極的革命分子也同樣的少，而且這時革命力量是虛浮的。現在呢，工農的羣衆起來了，一切假革命的投機妥協都滾開去，積極的革命分子迅速地增加起來，表面上看雖然反對革命的比從前多，其實革命的勢力已加倍充實。這不是無產階級

堅決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成績麼？中國的革命，是工農貧民兵士廣大的羣衆運動；這種運動是依着無產階級之奮鬥而進展的。假使沒有六七年來的中國無產階級和牠的政黨——共產黨之奮鬥，試問中國革命能夠進展到現在的地步嗎？「二七」「五卅」「省港罷工」之光榮的爭鬥，那怕資產階級，也不敢抹煞的！中國的無產階級雖只有數百萬人，可是依着牠的領導而努力革命爭鬥的，有數萬萬農民羣衆，數千百萬勞苦貧民和兵士。正因為中國的革命的性質，不僅爲着無產階級的解放，而且爲着農民的解放，兵士的解放，以及一切貧民的解放。正因為中國革命的力量，農民等等還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革命，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任務至今尚未解決，我們現在還須解決這些任務，然而這樣的中國革命也不是中國資產階級所能領導的；這一階級已經加入反革命的營壘，已經與封建豪紳聯盟壓迫工農，已經投降於帝國主義實行如蔣介石最近所說與各國聯合反對第三國際的勾當了。這樣的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堅決的領導，還是不能成功的。爲什麼資產階級要實行反革命？買辦資產階級不必

說卽和帝國主義有經濟上的衝突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不能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尤其是反對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他們自身多半兼有地主資格，或和地主有經濟關係，他們認定現行的土地制度是不可動搖的中國社會基礎，他們認問題的時候，他們決不能不背叛。工人運動的初期，着重對於帝國主義的打擊，他們還想利用，接着罷工的風潮一般蔓延了，他們因此感覺革命的可怕，感覺羣衆起來了的可怕，他們甯肯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將革命破壞，將羣衆鎮壓下去。這一階級從五四運動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到了五卅，便表現其猶豫妥協畏縮的階級性，革命再一發展，他們就站在敵人方面去了。他們再不是反帝國主義的力量而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了。現在反帝國主義，只有工農貧民羣衆，而無產階級爲其領導。爲什麼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不用小資產階級爲領袖，而必須無產階級爲領導呢？小資產階級本是社會的中間階級，他們所依賴的經濟組織是小生產制度，在社會進化的途中，他們不斷地分化，消滅。階級鬥爭的狂

潮巨浪，搖動他們的地位，不是到了東，就是到了西。

他們一部分被大資產階級所消滅所吞併，另一部分則自己變成了大資產階級。他們不能自己決定其前途。他們沒有獨立的前進之路。他們是不能站在潮流的前面，只有隨波逐流唯他人之馬首是瞻。他們一方面不安於現有的地位，一方面又恐怕失掉了現有的地位。他們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識，不能堅決的作革命的前鋒，也不能堅決的作反革命的柱石。例如一般人所稱為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的汪精衛等的革命，是在共產黨及工農羣衆開展了革命局面以後；他們的反革命也是在蔣介石開創了三月以後。一切小資產階級羣衆雖然客觀上非常需要革命，但是他們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堅決的領導革命。生活好一些的店員或富裕的農民，加入工會農會是最後的，到了白色恐怖開始，他們埋怨工農會的也有，消極的也有。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如此，他決不能做革命的領導者。如果讓小資產階級做了領導者，他必然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威嚇之下取消了革命，投到資產階級的懷抱裏，武漢的反革命便是顯明的例子。那裏有十分道

地的反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權呢？

只有無產階級堅決地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的民衆，實行澈底的反帝國主義反豪紳資產階級的政綱，才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階級的統治。——然而這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單獨地負了反帝國主義的職任，而是領導其他革命的階級共同奮鬥。

中國的革命大隊，既然是無產階級做前鋒；同時反革命大隊，也有帝國主義做總指揮。不僅買辦階級，而且封建地主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洋資本家的走狗，中國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的關係，其密切不待言。至於封建階級，因爲帝國主義要使中國的經濟停滯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制度中間，以便他們資本家剝削，所以維持了勢力並做了帝國主義魚肉民衆的工具。民族資產階級呢，是帝國主義最新的工具，因爲牠寧肯投降帝國主義而壓迫工農。

因此，只有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堅決的殲滅豪紳地主，才可以動搖帝國主義的統治。只有堅決的實行土地革命，才可以掘倒封建資產階級軍閥豪紳地主的經濟基礎

，才可以剪除資產階級的羽翼，砍脫帝國主義的手脚。

誰能說：土地革命是不積極的不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呢！

誰能說工農反抗豪紳資產階級的爭鬥不是積極的激烈的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呢？

我們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僅僅直接對帝國主義的行動如收回租界（漢口）等等也不夠了，我們必須發展土地革命及工人的爭鬥，武裝暴動，建設工農兵政權，才可以無

寸

鐵

情的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

我們更應當確認工農兵貧民以外，其餘的上層階級都是帝國主義的附屬物，現在的工農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鬥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工農的階級利益以外，沒有旁的利益。我們只有反抗國際的和本國的資產階級，反對一切的階級的敵人，才可以使中國被壓迫民衆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得着解放。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少一個皇帝

李烈鈞前說：革命軍中少一個楚霸王；現在又說：少一個皇帝，中國非皇帝不能統一。可見這班英雄們非伏在皇帝脚下不過癮；而且非一獨尊的真皇帝不可，多頭的黨皇帝仍然是不過癮。

共賊汪精衛

汪精衛大喊：『殺盡共產黨』（見兩件大事文中），

又大喊：『一個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只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見他們十三日宣言）鄧澤如指汪（精衛）顧（孟餘）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樂平）等，是廣州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起事的主謀正犯；國民黨中人一致說顧陳二人是共產黨；南京討共大會的請願書，也明言『共賊汪精衛』；因此，汪精衛等都應該殺盡，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

這乃是很正確的邏輯。
反共的共產國際

「汪精衛在漢口反共是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這種妙想天開的話，真非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不出。蔣介石政府現在與蘇俄斷絕國交，也許是受了第三國際命令，將來廣西老反蔣時，也許這樣說。

我們發見了國奉之不同了。

以前我們不明白國奉之間因什麼不同而戰爭，現在發見他們不同了，乃是國民黨軍閥以為奉天軍閥討赤不澈底，所以他們先北京政府而與赤俄斷絕國交，蔣介石比張作霖更有犧牲中俄協定的勇氣。

請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國民黨改組時廣州支部鄧澤如等反對打倒帝國主義的政綱，函呈孫總理，一則曰「使我黨叢國際之仇怨」，再則曰「使我黨永無獲得國際同情之一日，更使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復立足之餘地。」蔣介石開始清黨時，李石曾對汪精衛說：「目前祇宜反對北洋軍閥，不必牽及反對帝國主義。」最近蔣介石對新聞記者說：「我們既然要對

俄絕交，便必須與各國一致來反對第三國際。」這就是國民黨的民族主義！

李宗仁罵自己

李宗仁的刪電說：「……無年不戰，推原禍始，固由野心武人，不識政治，不願服從先知先覺之指導者，而自作主張。」這位屢次通電發表主張的李宗仁，想必不是武人，抑或不是自作主張。是的，可憐斗大的字還不認識一擔的李宗仁，發表煌煌大文的主張，他那裏知道是罵自己！

國民黨死亡之正式訃告

像汪精衛這樣東倒西歪的人，當然是左右站不住；然而反汪的人像鄧澤如古應芬馬超俊（南京討共救粵大會首領曾因在兵工廠作弊被孫中山驅逐離粵）謝英伯（上海討共救粵大會主動者曾因反對改組被中山開除黨籍）這類人都羣起跟着廣西老向汪精衛何香凝等打落水狗，這便是改組後的國民黨壽終正寢之正式訃告。

之洞主義

據戴季陶「青年之路」所說，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義

不外是恢復忠孝仁愛民族固有的道德及提倡西洋科學；如此。我們并不需要什麼孫文主義，我們原有的張之洞主義，老早就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了！至多只能說這樣的『之洞主義』比孫中山早年的『鴻章主義』（吳稚暉的話）進步了一點。或者有人說之洞主義比鴻章主義還退了一步，因為他有復古的趨勢。

國民黨投降了研究系

（撤翁）

在表面上看來，上海時事新報簡直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好像是研究系投降了國民黨；然而在政治主張上看起來，如賢人政府聯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從進步黨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貫主張，現在國民黨都一一採納，無怪乎時事新報得意洋洋的舉起雙腳來歡迎，這便是國民黨投降了研究系。兩黨二十年來的政治爭論至此才告了結束。（撤翁）

讀者的迴聲

『布爾塞維克』的社論應該怎樣？

記者：

布爾塞維克 第十期

殺人的國民黨

國民黨大喊共產黨殺人，彷彿是千真萬確的事。然而到底共產黨從在兩湖殺了多少人，近來在宜興無錫廣州殺了多少人，各報都含糊，未曾指實；倒是最近國民黨在黃安殺人一千五百，在廣州即十四一夜殺了二千餘人，上海各報都有確實數目可稽。這也許是各報受了共產黨的金盧布故意宣傳國民黨之慘殺！

（撤翁）

小人黨

吳稚暉說汪精衛是卑鄙小人；說胡漢民是剛愎小人；說徐謙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說顧孟餘是懶惰陰刁的小人；說陳公博是貪財無厭的小人；說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說他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說來，國民黨簡直是個小人黨。

（撤翁）

『布爾塞維克』，雖然也帶了一些對內訓練的作用，可是究竟對外宣傳佔了牠的責任的大部分。因此，我們

可以當牠是一種對外宣傳的刊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唯一的對外宣傳的刊物。

牠的責任的內容，應當是指導羣衆以中國革命的出路，擴大黨的政策在羣衆中的影響等等。黨的政策及中國的革命的出路，根據什麼而產生的呢？無疑，是根據中國的以至於世界的政治的經濟的狀況而產生的。那末羣衆對於目前中國的及世界的政治經濟狀況是不是清楚呢？

那不消說，是莫名其妙的！何況現在中國的報紙以及一切報告消息機關，都整個兒的在反動的統治階級手中，即使羣衆渴求曉得真正的實際的世界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亦不可得。

所以我的具體的意見是：在『布爾塞維克』的每期的開頭第一篇應該是一個——立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的對於中國及世界政治經濟狀況的清晰的敘述和批評，所謂一週大事述評是也。在這述評中，黨的政策的正確，中國革命必然走入暴動奪取政權的階段等等，自然而然的，明顯的暴露於一般民衆之前，提高他們革命的情緒，鞏固他們對於黨的指導的信仰。作用多麼的強烈啊！

『布爾塞維克』第五期第一篇國賊黨徒的離合與工農羣衆，好像類乎每週大事述評，但是看去，批評佔了大半，事實太少而且沒有系統，只是東南的，不是全國的，更不是世界的！一個中央的刊物，對於政治的敘述或批評，至少是全國的，所以我以為以後關於中國的及世界的每週政治狀況，都應該說說的。

所以總括起來說：每期『布爾塞維克』，應該有一個每週世界及中國政治經濟的述評！

石新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

石新同志：

『布爾塞維克』是雜誌不是日報，牠自然不能供給讀者以中國的及世界的每週政治經濟的消息，祇能拿其中最有關的幾件大事，以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加以批評而已。至於每期開頭第一篇（社論）的內容，則我們也不贊成你的『一週大事述評』的意見，我們以為社論應該是每週最關重要的一件事實的述評，而不是面面顧到像國民總理紀念週的政治報告。

記者

蘇維埃政權萬歲！

蘇維埃政權的旗幟已在中國高舉起來了，廣州工農兵不惜以五千七百餘人的血爲此新的產兒洗禮了。這次廣州暴動，從實際上，已經將中國究竟應採用何種政權形式爲革命的政權——這一問題，完全解決了。我們現在能夠肯定說：祇有蘇維埃政權是中國革命唯一適用的政權形式。

蘇維埃政權是甚麼？

第一，蘇維埃政權是最徹底的民主政權（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也喜歡說民主政權，說德謨克拉西，但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是欺騙羣衆的；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其民主政權實際上祇是富人的政權，在許多國家中人民的選舉權是有財產的限制的，即許在最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國裏，表面上人人都有參政的機會，人人都有選舉及被選舉的權利，但實質上絕對不是這回事：國家機關監獄法庭軍隊等都操在資產階級手裏，在議院中資產階級代表佔絕對的多數，大的日報及其他製造「輿論」的機關也成爲資產階級的專利品，資產階級還利用各種宗教或道德麻醉被壓迫的階級……，——如此，廣大的被壓迫階級的羣衆當然沒有機會參加資產階級的政權，當然不能享用德謨克拉西的權利和自由。蘇維埃政權就不是如此，牠是各被壓迫階級工農等羣衆之「代表會議」，牠是廣大羣衆自己直接選舉出來的政權（蘇維埃代表不是按地域選舉的，是按生產單位選舉的），蘇維埃代表是原選機關的羣衆所可隨時撤回或改選的，如此，廣大

的被壓迫羣衆不啻就是自己經常不斷的參加政權，管理國家。所以列寧說：「蘇維埃政權一經出現，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議會制度就終止了。」

第二，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蘇維埃中雖然包含各被壓迫階級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代表，但這並不是一盤散沙，而是團結於無產階級週圍，受無產階級政治領導的。因爲在現代社會中祇有無產階級是最澈底的最有力量的唯一能建設未來新社會的革命階級，而蘇維埃政權形式之出現是否認資產階級的政權，是超過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階段，因此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權必須落在無產階級手裏，因此蘇維埃政權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這裏並不是說其他被壓迫的階級沒有革命的能力，而是說這些階級必須服從無產階級正確的政治領導，然後能夠充分發展其革命性，然後能夠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并保持新的革命的政權。列寧說：「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的經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惟有無產階級能夠團結各種分散而落後的勞動者及受剝削民衆者，并領導他們。」但無產階級對於其同盟的階級之政治領導權，也必須經過蘇維埃形式，才能實現出來。

第三，蘇維埃政權是統一最廣大的革命羣衆之意志發動最廣大的革命羣衆鬥爭之最強有力的組織。在革命鬥爭中，惟有蘇維埃這一組織形式能夠將一切革命勢力統一起來，惟有牠是廣大羣衆自己的和統一的組織，因此惟有他能夠號召最廣大的羣衆起來鬥爭，武裝暴動，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并且暴動勝利建設開始國家組成以後，亦惟有蘇維埃的政權形式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政權，能夠聯繫廣大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者被剝削者，於國家機關，能夠引導這些廣大羣衆參加國家的行政及經濟的建設。

第四，蘇維埃政權是唯一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是階級分化社會裏一切國家組織中最含國際性的組織。以前的國家組織是依靠在民族界限上面的，不是這一民族的國家對抗別一民族的國家，便是這一民族的國家壓迫別一民族的國家；民族不同，國家組織也就不同。蘇維埃政權就不是這樣，牠打破了一切民族的壓迫并依靠在各民族勞動羣衆的合作上面。各縣市各行省的蘇維埃政權可以聯合成爲全國的蘇維埃政權，同樣，各國或各民族的蘇維埃政權也可以聯合成爲一個的蘇維埃政權。世界革命勝利勢力達到那裏，蘇維埃政權形式就普遍到那裏，而這些蘇維埃政權一定是整個的政權。列寧說：『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德謨克拉西制度最高的形式，而且是唯一的形式，能夠保證最安全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中國革命之必須採用蘇維埃政權爲革命的政權形式，現在經過廣州五千七百餘革命羣衆鮮紅的血來證明，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事。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政權（所謂民權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中間，是絕對沒有第三種的政權形式能夠適用於中國革命的。或者是蔣介石白崇禧的豪紳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於是張作霖的大龍帝國，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除此以外，中國不能有另一種的國家政權形式。

中國革命已經顯然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衆直接發動并參加的運動，這是全國革命運動事實可以證明的。中國革命之必須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此次廣州暴動經驗可以證明的。

。中國廣大的革命羣衆必須有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將其團結起來并統一其指導，這也是有革命經驗可以證明。至於中國革命之必須匯合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潮流共同完成世界革命，更爲明顯的事，無待乎證明。凡此種種，皆要求中國革命超過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政權形式的階段，而直接走上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道路。

蘇維埃政權的旗幟已經由廣州工農兵高擎起來，中國的蘇維埃的革命已經超過了準備的時代而達到實現的時代了。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的被剝削的羣衆，其速跟隨蘇維埃的旗幟勇敢的前進！

蘇維埃的政權萬歲！

中國工農兵大暴動萬歲！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萬歲！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反對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俄絕交宣言

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剝削的民衆：

反動的國民黨政府，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的政府，已公開命令「對俄絕交」，槍殺廣州之蘇聯副領事，驅逐各地蘇聯領事出境，沒收各地蘇聯領事館及一切國營商業機關了。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這樣的攻擊和侮辱，甚至不惜破棄最反動的國家所不敢破棄之國際公法，如政府官廳公然槍殺外國領事等，實在是公開投降於帝國主義，靠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為護符，以與中國人民的良友——蘇聯，為敵。

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及其教唆者——帝國主義，為甚麼這樣毅然決然的仇視蘇聯呢？因為近日來中國的工農兵貧民羣衆正醞釀着一全國的革命大暴動，此暴動已在廣州開始爆發，此暴動一起來，足以推翻全國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的政權，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他們，這些反動派，看見自己的統治權力岌岌可危，便不惜準備并實行以最殘酷手段鎮壓民衆的暴動，而且遷怒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以為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之存在及其活動是足以鼓勵中國民衆，使之加緊革命鬥爭的。因此，反動的國民黨內各派，自白崇禧經過蔣介石以至汪精衛，都聯合一致，不惜公開背叛其總理孫中山聯俄的遺囑，而完全投降於帝國主義，當帝國主義的先驅走狗向蘇聯進攻。反動的國民黨的代表人之一——蔣介石，曾經公開的宣言：「必須聯合各國（帝國主義者的國家）以反對第三國際。」在帝國主義的唆使和逼迫之下，他們遂宣布「對俄絕交」，隔絕中國革命勢力與世界革命勢力之聯繫了。反動的國民黨甘為世界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工具之事實，從此就完全揭露於中國革命民衆及世界革命民衆面前。

蘇聯是世界革命的祖國，牠是以發動世界被壓迫剝削人類反對帝國主義及各地豪紳資產階級為天職的。蘇聯的

工人和農民，尤其時時刻刻準備着，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力量，援助中國工農兵貧民的革命。蘇聯的工人和農民及其國家，絕不隱諱地援助中國革命之事實。即現在反動的國民黨軍閥及官僚，以前也曾假借革命民衆的名義，得着蘇聯的幫助，然後能戰勝北洋軍閥，而造成現今統治過半個中國的地位；——誰想他們竟也投降帝國主義，加入世界反革命戰線，反認中國革命羣衆的良友——蘇聯，爲仇敵了。

蘇聯對於中國首先自動廢除一切舊俄不平等條約。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經過中國工人民衆極大的革命努力，方才從他們手中奪回漢口九江的租界及其他『讓步』；現在，因爲國民黨叛變，而帝國主義者重新向中國革命進攻，取回租界，侵佔新權利，在這種時候，國民黨政府更進而『對俄絕交』了。就這兩件事實比較看來，我們益加能夠認識國民黨政府之賣國求榮至於何等可恥的程度！

本黨是中國工農兵貧民羣衆的先鋒軍，是領導中國革命唯一的黨；本黨明白宣言：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絕對不能代表革命的中國，其一切『對俄絕交』的命令絕對不是中國廣大數人民的公意，反動的國民黨政府認蘇聯是仇敵，而我們民衆則仍然認蘇聯是中國的良友，永久與之聯合爲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而奮鬥。

中國全國的革命的大暴動，目下正在醞釀待發之中；廣州的暴動絕對不是此大暴動之流產，而僅僅是此大暴動之一序幕。中國全國的革命的大暴動，不久將像火山般爆發出來。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新軍閥呵！你們切勿以爲有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武力爲靠山，可以任意屠戮蘇聯的外交官吏，可以任意驅逐蘇聯領事出境，而蘇聯是無力反抗你們的；你們須知廣大的民衆暴動即將推翻你們的政權；今日借去的債，明日將要加倍償還啊！

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俄絕交』了，然而中國工農兵貧民羣衆高呼！
打倒反動的國民黨政府！
剷除一切帝國主義勢力！

全國工農兵大暴動起來！
建立蘇維埃中國！
土地歸農民耕！
工廠歸工人管！
和平給一切民衆！
蘇維埃大聯合萬歲！
中俄革命民衆聯合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第三共產國際萬歲！

廣州暴動後之資產階級

典琦

廣東工農兵暴動動搖了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增進了他們的恐慌。資產階級在其搖動恐慌中，乃不得不竭死力反攻工農羣衆。最近事實上的表現：

(一)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工農部爲防止共黨活動，禁止罷工；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一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 上海工人總會與衛戍司令部包圍商務印書館，搜查工會會員；

(三) 上海中日英各紗廠，因預防十餘萬職工之罷工，組織統一團體，互相提攜，業已成立上海紗廠聯合委員會(十五日申報)；

(四) 廣州商界組織市民自衛團，具一千元之商業牌照商店，出團員一人，以店之正副司理充任，住

三一三

宅以有不動產五千元以上者出團員一人，仍以業主充任（二十日廣州電）；

（五）杭縣商民協會擬購槍百枝，組織自衛團；

（六）各省商會聯合會在上海開會，主席馮少山報告，此次大會最重要之事件為：（甲）組織強有力之全國商會聯合會，（乙）組織經濟會議，開幕時蔣介石戴季陶孔庸之等都出席演說。

這些事實，表示資本家企圖成立一鉅大的結合，以暴力鎮壓革命，資本家公開地實行中外合作以對付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無恥的中國資本家忘記了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了。中國資本家還痛罵代表他們的政府手腕之軟弱；穆藕初在紗廠聯合會歡迎商會聯合會代表席上演說，曾說：『若謂政府之保護，可以舉例，彼外國紗廠中，政府不卸常駐軍隊整足軍械，甚至派兵放哨於該廠工人必經之途以圖維護，以此不畏共黨之鼓惑也。在我華廠，則時在罷工停頓之中。』

資產階級在極端恐慌中，使其武裝組織執行廣大的白色恐怖，廣州暴動後，李福林及薛岳軍隊屠殺工農五千餘

人，東方社電謂共黨殺人尙少，惟李部軍隊及右派工會報復的行爲，乃構成此等慘殺的結果。此外如從前的杭州北京，現在的武漢長沙，都厲行白色恐怖。武漢甚至連反共最力的詹大悲李漢俊也當作共產黨殺了，甚至連老官僚孔庚李書城也捕禁了。長沙則連那些反共最力的李毓堯彭國鈞謝真……等人都趕走了，或開除黨籍。白色恐怖弄到成了資產階級自身的內亂，連代表資產階級的忠實同志也人人自危了。然而成千成萬的工農，并不因白色恐怖而消沉其革命鬥爭。

反動的統治既如此不安穩，然而資產階級以改良政策愚弄工農羣衆的幻想還是存在。不過事實上只能做出些小惠甚至明顯的欺騙，徒然在羣衆前揭開了假面具。如工統會已失信用，工人總會代起，又禁止工人罷工。如江蘇農工廳擬訂佃農繳租條例，自己取消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明令，改爲所減租額，最低額爲百分之十五（過秋收數月，還在擬條例！）如浙江組織田租糾紛仲裁機關，以限制農民抗租的行動。如帝國主義者發起耶穌聖誕節黃包車夫捐，南京組冬賑大會，上海婦女慰勞兵士會，蔣宋

結婚賀儀的廢兵院等。這些都是有名無實的小惠，作為宣傳資本家恩德，和緩革命怒潮之用。

資本家諸君！你們「技止此耳！」當心哉！

一九二七、一二、二三

工農兵士貧民的生活及最近全國的革命潮

典琦

工農革命軍已拋棄了廣州市了，但是革命的潮流還在高漲。廣州的暴動，不過是全國大暴動的開始；廣州的蘇維埃，不過是全國蘇維埃的萌芽。真正驚天動地的爆發還沒有來，却是正在跟着發展呀！

列寧說：「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然後革命能夠勝利。」今日的中國，下層的工農貧民兵士羣衆的確是千萬個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了。上層統治階級的情形，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這種極大紛亂恐慌的時局，唯一的出路，只有工農兵羣衆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反抗帝國主義。

請以這幾天各報記載的事實為證：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一期

今年山東旱災，被災的有五十多縣，難民有九百萬之多，現在已到冬天，天氣驟冷，他們飢寒交迫，扶老攜幼，四方乞食，非常悲慘。據華洋籌賑會調查，直隸山東兩省，有二十餘縣已絕人烟，常有被迫於飢寒，全家自殺者，災區達七十縣以上（十六日申報）。農民受這種痛苦，不僅由於天災，大半是因為軍閥戰爭妨害經濟的發展及加重直接的剝削。還有為一般工農和城鄉貧民所痛恨的，即無處不是金融紊亂，紙幣跌落。申報十七日北京電：今日奉票大票每百元八元九，小票七元。哈爾濱的票子，因軍事影響奸商操縱，低到六折，購貨雖不拒絕，但須高出百分之七八上下（二十日申報）。直隸省政府於本月五日布告停止省鈔兌現。又不准各機關搭用，不啻等於廢紙（二十日申報）。山西省政府停止各行鈔票兌現，日用物品如煤油牛乳衣料等價，差不多都漲了一倍（申報十二月二日太原通信）。廣州黃李間衝突爆發，中央銀行紙幣在兩粵都跌落下來。武漢各銀行所靠的抵補現金之款，政府和他分起賊來，金融越弄越糟。總之，到處是紙幣低落，現金絕跡，物價飛騰。

三一五

現在廣東每月支出軍費六百萬（黃紹雄說的），南京軍費除各軍截款外，每月七百餘萬（十一月份的報告），武漢軍費每月三百四十萬，收入還少兩百萬，要求南京接濟（國聞社漢口十日電）。僅此三處軍費，就每月要兩千萬，還有北方，還有南方其他各省，尚不在內。戰爭延續下去，軍隊有加無已，如最近湖南唐部三軍就擴張做六軍，所需軍費自然只有越弄越多的。因此對於平民的剝削，不得不加重。我現在權借國賊黨徒葛建時自己的供狀做個例子吧，他說：

「以我們寶山縣而論，以前每畝錢糧只要完七角多錢，現在每畝要增至七元以上。孫傳芳時代所徵收的畝捐，每畝大洋二角，到現在還時繼續徵收，說要辦農民銀行。但是農民銀行何時開幕？何時可以給農民切實幫助？至今不見有計劃宣布出來。最近又有一種畝捐，每石漕米要帶徵兩元。至於捐稅方面，真是名目繁多，無微不至，以前軍閥官僚所想不到，現在都想到了。香烟捐是一種包銷性質，任憑一般流氓地痞，到商家去搜檢，搜到了沒有印

花的烟，便罰他一筆鉅款；罰到了款，並不繳給政府，還是上了流氓地痞的腰包。如果貼上了印花的烟，烟價之貴，便貴得沒有人要買，所以市面上又大半是不貼印花的私貨；所以香烟捐的方法雖比以前周密了許多，但是國家的稅收，反比以前銳減。最近財政部又把鴉片烟收為公賣，美其名曰禁烟局，曰禁烟藥品專賣處，單單江浙兩省，每年可坐得一千六百萬元。至於怎樣毒國病民，都不暇計及了！像這樣的竭澤而漁，人民果何愛於國民黨而必欲起來擁護？難道這樣就是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當孫傳芳時代，滿想革命軍一到，立刻可以得到各種幸福，負擔總得減少一點，米價總得便宜一點，現在米價的確因為禁止出洋的原故便宜了許多，其他的負擔，則比以前非但沒有減少，反增加了許多，如何不使他們由失望而怨恨？」（十二月一日民國日報）

以上這些話，他們自己說的，當然還要遮瞞一點，然而也就夠了。但是財政當局雖然這樣搜括，軍餉雖然籌得不少，而兵士的生活還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薪餉

表雖經軍委會修改了一次，而所加的都是官長，如六百元月薪加到八百元之類，而士兵則分文未加，所謂照原額。

其實照原額實支也是沒有的。南京軍委會會議兵站總監部提案中說：『所有員兵均只日支四毫二毫之伙食，時逾三月有逾，尙未發給分文薪餉，……各官兵在冰雪中努力工作，瀝陳困苦情形，不堪言狀。若薪餉再延不發，實難維繫軍心。』（十二日新聞）又上海有所謂鄭毓秀博士等女太太們發起替前線兵士做幾件棉衣，據說兵士們在這北風刮面如剪刀的時候還沒有棉衣穿。農民和城市貧民羣衆因受軍閥戰爭影響生活變壞甚至籠統地痛恨軍隊，那裏曉得軍隊中的士兵也苦得很，這都是軍閥資產階級和國民黨那些混帳東西所賜與的。

籌餉的情形，表面上是向商會或紳士殷實之家去籌，其實這些大商人豪紳並沒有吃虧，完全把負擔轉嫁到工農貧民身上去了。例如新聞報十一日香港電，說潮梅籌餉，潮梅財政處，向汕頭商會借千五百萬，商會議決，每資本百元借十五元，這不是小商人吃虧麼？又令潮梅各縣長預征二十年錢糧，這與江浙加征冬漕相同，都是根據『

糧由租辦，租從佃出』一個千古不易之定則，毫不客氣的加重農民的剝削。最近申報載（十二月十六日）江陰地方團體代電江蘇財政廳請減少二五庫券攤派額，略謂江邑奉派續募二五庫券二十二萬元，迭經縣政府分令各市鄉盡量勸募，無如派額太大，雖竭力張羅，應者絕少，且前募庫券十萬，已萬分拮据，今茲驟增一倍有餘，民衆將何以堪。由這些話，可見經過一次兩次的連番榨取，紳士土豪即使從中努力到市鄉中去募，也是榨不出油來了。

工人農民貧民兵士羣衆既然生活很苦，同時中層階級也很搖動不安。因此各地的爭鬥繼續不斷地爆發。茲分段敘述於左：

（一）廣東——廣州這次暴動，震動全國，工農軍警時雖然退出廣州，全粵的暴動還是日益擴大。李福林通電反對桂軍東下，同時對東江作戰，陳銘樞陳濟棠也準備進攻廣州，廣州人心極不安定，暴動隨時可以爆發。即香港亦極恐慌。路透社十五日香港電，警察現嚴加戒嚴，以防廣州赤黨來此煽動罷工，曾拘獲散發煽亂傳單及圖誘出電車僱員之黨人若干名。又電，江門海員於十三日

罷工。申報十七日香港電，紅軍退入龍眼洞，欲圖再舉，軍委會調新編三師一團協同四軍炮兵營開往沙河警戒。

十八日電，駐石龍二十五師某團長有通共嫌疑，被李濟琛所委之新編第六師長李漢雲捕解廣州訊辦。又電，潮汕共黨，十五日又將潮汕路掘毀，火車不通。又據民國日報十七日電，則暴動軍一路在大北流花橋，一路在龍眼洞，廣九路仍在其掌握中。路透社十八日電，廣州現有四軍分路包圍，李福林之軍已開出迎敵，致省城兵力復為單薄，人心甚形恐慌。昨日有某軍官語東山某外國教士，謂赤黨心仍未死，擬待時再舉，以完其破壞事業。申報二十日電，李福林電寧當局，謂海陸陸蘇維埃政府，翹然獨峙，實行恐怖時期已數月。新聞報十三日香港電，台山縣各地農團，各懸紅帶，在台城集議，縣署職員全逃，商店盡閉門。

(二) 廣西——申報廣州二十電，傳梧州共黨初擬十五日起事，後被察覺，將贖變之某營，調往撫河，始獲無事。可見廣西工農隨着廣東起來了。

(三) 福建——二十日福州電，楊樹莊方聲濤電，各

地共黨潛伏閩省，令暫停民衆運動。可推知福建革命民衆的聲勢。

(四) 浙江——浙省各界反對鴉片公賣，甚為熱烈。嘉興縣黨部，以近來有共產黨徒乘粵局驟變之際，潛回活動，頗具戒心。甯波連日捕獲革命犯(十二日新聞報)。

湖州共產黨甚活動，連日捕獲不少。

(五) 江蘇——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工農部禁止罷工。上海電車工人罷工再接再厲。吳淞曹家渡等處船戶，因反抗船捐，發生奪棹抽篙扣船等事，商聯會聲援之，并搗毀漁業稽徵所。無錫共黨在蕩口活動。宜興共黨并搗毀漁業稽徵所。無錫共黨在蕩口活動。宜興共黨農民蠢蠢欲動，縣長周亞南請重兵防範。鎮江寶堰鎮人民因爭集會自由於二十日罷市。青浦觀音堂農民因爭七五租額，召集三千餘人，搗毀催租者房屋及鄉政局公安局。寶應小刀會解散豪紳組織的聯莊自衛團，將其繳械。最近江陰又發生第二次暴動。

(六) 安徽——安慶六邑各公團要求免借十七年丁漕。合肥縣距城三十里大股悍匪三千人起事。貴池縣人

民反對縣長公安局長，罷市罷稅罷課。第十軍二十八師在宣城譁變。蕪湖民衆反對稅務司，稅務司不敢登岸。

(七)江西——泰和縣仍在革命民衆之手，萬安縣長又被農民趕走。贛東各縣局行政人員多不敢到任視事。

九江太古碼頭工人反抗英水兵壓迫罷工。

(八)湖南——東方社消息，長沙十二日電，長武鐵路橋頭驛站附近，前日忽發現共產黨數十名，拆毀鐵軌，駛往岳州之列車顛覆，死傷者數十名。又同晚八時許，長沙北門外日領事附近之光華電燈公司，忽有共產黨多人來襲，將該工場破壞，致北門一帶成爲黑暗世界，並將新河警察分署搗毀。南門外亦演出拋擲炸彈等事，致市內地騷亂異常，當局嚴重處置，始將暴徒鎮壓。

(九)湖北——文匯報云，最近漢口自由日報載稱，此次湖北各縣被共產黨人造成恐怖世界者頗多，如黃安沔陽漢川等處，皆其尤甚者。結果大田主及富翁多被戕殺，其財產則沒收。共黨曾組農民軍，以抗政府軍隊。黃安一區，有武裝赤軍二千餘人，且經組織農民政府。沔陽當漢陽之西，亦曾爲共黨所佔據。漢川縣據報已組

織敢死隊，有名田主多遇害。

(十)四川——鄧錫侯部黃隱之劉丹二旅，因受共黨訓練，十五日在彭縣叛變。(上月二十四日訊)

(十一)山西——申報十二月二日太原通信，謂太原共黨暗中活躍，煽動工人，秘密集合，企圖推翻閻錫山政府，人心甚爲搖動。

(十二)直隸——十七日北京電，京南琉璃河有械匪。又電，使團盼蔣中正復職，整理南方軍事與秩序，以平各地將起之農工潮，並望今後南政府用人清廉。則可以收拾南方時局。可以知道北京秩序不安甯，及使團因南方革命潮而震動。

總觀以上各點，可見全國各地下層羣衆和平的激烈的爭鬥，從要求增加工錢減少租穀抗稅抗租罷市罷工以至於武裝暴動屠殺豪紳建立工農政權，很普遍地發展。參加革命的羣衆，已不僅是工人農民，而且兵士也越來越多了。這是醞釀全國總暴動之胚胎。所以廣東的暴動還是『含苞初放』的革命之花。

一九二七、一二、二二

上海日商印刷工人罷工的經過與勝利（上海通信）

武 曷

過牛馬般生活的工人，整日整夜勞苦的結果，其所得的工資，不特不能維持他們家庭的生活，甚至不能養活他自己個人。工人因生活的艱難，忍不起資本家嚴重殘酷的剝削，因而起作經濟的鬥爭，提出條件向資本家要求，這種合理的行動，我想如果不是資本家的自身或是資本家的走狗，當然是無人反對的。

工人因受不起資本家的剝削而引起了經濟鬥爭，因生活的困難而有鬥爭的行動，但是這種鬥爭和行動，只有在工人自身堅決的堅持，尤其在真正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會指導之下的條件上，才有勝利的保障，才有真正利益獲得的可能。

上海日商印刷工潮的經過，是很好的例證，證明：除了真正工人階級的工會——上海總工會能夠領導工人堅決的鬥爭以外，其餘資本家軍閥們所御用的工會——工統會，都是欺騙和公開剝削工人的機關。換句話說，是工人的公敵。

（一）日商印刷工潮發動的原因

當然，現在任何的工人，都是過牛馬的生活，而受資本家之剝削和壓迫的。日商印刷工人，自然不是例外。不，日商印刷工人，不特不是例外，并且加一重的苦痛和剝削。因為日商印刷局招收工人，是先以最低的工資（每月至多七八元）招收一般苦力，使於日常負擔笨苦工作之餘暇，兼習印刷技術，待到印刷技術有些學會，并令充作印刷工人，可是他的工資，大半始終是七八元，至多亦不過加到十二元為止。這種情形是與華商印刷工人，特別不同的。因此這多數由苦力蛻化出來的日商印刷工人，他的日常生活痛苦的情形，較之華商印刷工人為尤甚。工人在此痛苦生活之下，無日不有工潮發動之可能，但是終因資本家嚴重的壓迫和威脅，忍痛而不敢發。三月中旬國民黨軍事勢力發展到了上海，日商印刷工人幻想了以為這是組織工會改善生活之極好機會，不料反革命的國民黨。做帝國主義及中外資本家走狗的國民黨，竟於

四月十二日大屠殺工人，以表示自身是帝國主義以及中外資本家屠殺工人唯一的劊子手，於是日商印刷工人亦受了嚴重的打擊。但是這樣使工人第一次打破了希望國民黨能夠解放工人的幻想和教訓。

自四一二事變以後，反動工統會應運而生，日商印刷工人又幻想工統會真能解放工人，真能領導工人，作堅決的鬥爭，同時以為憑藉勢力，可以懾服資方而承認他們的條件，獲得他們的勝利，於是加入工統會，同時并受工統會的改組，將原定向資方提出經濟要求的條件，請工統會批准，向資方交涉。這種條件，一直到了五月間，才能得到工統會的批准。

(二)資本家的壓迫及反動工統會之出賣工人
自工統會批准了日商印刷工會的條件後，日印工會即向資方提出要求，但日資方不特不加容納，日日新聞反而開除了七個工友，向工人示威，日印工人遂請工統會與資方交涉，詎料反動的工統會，早已受其主人——日商資本家的囑咐和豢養——給工統會主持人以賄賂，對於日印工會的請求，一味敷衍，并且置之不問不聞之列。於是日

印工會第一次提出條件向資方的交涉，完全因反動工統會的出賣工友而失敗了。

蔣介石下野，甯漢高唱合作，工統會的御用權，又由蔣記（介石）手下而轉入白記（崇禧）的字號下，工統會的主持人也因此而更反動了。日印工會又請求工統會提出交涉。工統會為欺騙工人起見，一方立即允派指導員五人，前往日印工會指導，一方具函資方限期承認工人第二次所提之要求，惟查第二次向資方所提之條件，已為工統會所修改，將重要的幾條，既完全除去，而其餘各條，亦加以減低，以期資方之易於承認。蓋如此工統會御用權在新行移動之際，亦可聊以維持豆腐皮遮眼睛的威信，以欺騙一般工人，同時尤可以不使資方之厭惡。但工統會此種妙算與苦衷，不料毫不為資方所諒解，對於工統會之去函，既置不答覆，對於派去之代表，亦深遭拒絕。祇有「每日新聞」的資本家，較為聰明，自動的每人加資二元，以免牽入工潮的漩渦。而每日新聞的工人，對於日印工會之加入工統，素持反對的態度，對於資方自動的加資二元，遂暫認為滿意，以待事後之再作鬥爭。對於

日印工會之命令，概不接受，換句話說，實際上已脫離了加入工統會的日印工會的組織了。

工統會受資方之藐視和奚落，急得無法可想，雖然明知工統會之本身，是資方之御用機關，但是為欺騙工人起見，不得不藉口為維持威信起見再提出向資方哀求，美其名曰『警告』，并限於三日內答覆，并謂如過期不覆，工人自由行動，工統會概不負責云。詎料資方囂強，仍置不理。工統會到此地步，委實難堪，於是惱羞成怒，遂在九月七日召集日印工人全體大會，宣佈罷工，當衆宣稱，如有工賊破壞罷工者，工統會可給手槍四桿，隨時捕獲工賊送工統會嚴辦，并謂此次罷工，至多半個月可以圓滿解決，不然，在罷工半月以外，則工人生活費概由工統會負責發給，一直至復工為止。工人為試驗工統會之力量起見，尤其見工統指導員說話之如此激昂，遂於九月九日起，除每日新聞外，其餘六家共工人一百八十餘名，相率一致罷工。但是資方當工人罷工時，即另雇新工，同時又誘致少數罷工工人復工。工人見此情狀，遂要求工統會如約發給手槍，以懲戒工賊。但是工統會到時竟一味

推諉，蓋恐觸資方之怒，而予工統本身之不利也。工人到此，知惟有挾制工統指導員前去，方可捉拿工賊。果然一開始捉拿工賊，資方遂給工統會與工人以一下馬威。就是在捉工賊之時，工賊倒沒有捉到，指導員却反被捕房捉去（當然捕房也是資方的御用狗），予以一個警戒，雖然不久就釋放了。至此，工人對工統會的威權和希望，遂拆穿了大半的西洋鏡。工人捉拿工賊的行動，并不因此而受資方的威嚇，仍然自動的到處捉拿工賊，結果各處捉了五個，送交工統會嚴辦。工人滿望工統會予以極嚴重的懲辦，以儆工賊之胆，而使罷工易於勝利。不料工統會不特不予懲辦，反而將五個工賊安然的釋放。

工人的救濟費呢？罷工經了二個多月，實際上不過發給了四十天，且分四次發給，尤其是不按期發給，尤其是有等級的發給（如工資在二十元以上者給十五元，十元以上者發十元，十元以下者則僅發五六元）。杯水車薪，緩不濟急，致工人的生計，甚至陷於斷炊絕糧之境。

（三）印總領導下日印工會鬥爭之勝利

工統會一再的欺騙行為，工統會之無恥怯懦，工統會

之出賣工人，日印工人經了如此的教訓和試驗，深深的認識工統會的真面目，澈底的打破了幻想和信仰，於是一轉而受上海總工會所屬印刷總工會的一切指導了。

上總的印總毅然的起來領導這將就失敗的日印工人的鬥爭，啓示他們以種種鬥爭的方法和策略，尤其深刻的令他們拒絕欺騙工人的反動的工統會的指導，要他們自己直接的向資方交涉條件，同時對於工賊的處置，也採用最殘酷的手段，不客氣的施行恐怖政策，在行動中，解決了一個工賊的父親，打瞎了一個工賊的眼睛。因此工賊遂大起恐慌，終於不敢前去工作。同時資方見此情形，也受着極大的威嚇與危懼，遂屈服於工人堅決鬥爭的行動之下，而承認工人下列的幾項要求：

- 一、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
 - 二、十元以內者加一元，十元以外者加二元，三十元以外者加一元；
 - 三、每日工作八小時半，夜工照舊；
 - 四、每年加薪一次，最少限度加一元，惟學徒不在此例；
 - 五、無故不得開除工人。
- 此項條件，經資方簽字後履行。
- 這樣，使羈強的資方終於屈服在工人的威權之下，這樣，使陷於僵局甚至將就失敗的日印工潮，終在印總指導下而得到最後的勝利。

一九二七、一二、二〇

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

秋白

(一) 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亦是世界唯一的社會科學的正確的科學方法。他指出人類社會

中階級鬥爭的事實，並且指導無產階級在這種鬥爭中所應當採取的策略；他指出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係與生產關係發展的定律，並且說明社會發展的定律，必然

使資本主義崩潰，必然要經過無產階級獨裁制而造成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一學說使全世界資產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當然也在內——嚇得發顫。資產階級社會之中曾經產生許多學者，來批駁馬克思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歐美資產階級學者及各種各式的社會改良派機會主義派，一致的攻擊塗改馬克思主義。何以這些「學者」如此的起勁呢？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手中強有力的武器，足以毀滅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要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維持他的統治，便不得不先來毀壞無產階級鬥爭的武器——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資產階級當然也不是例外。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憐得很！他受着帝國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的侵略，受着國內封建餘孽的豪紳地主階級的限制；所以他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很聰明的想着要利用中國工農民衆的搖旗吶喊，去幫助他搶得政權，去替他做苦力「反對」帝國主義等等……於是他便想出所謂「民生主義」來欺騙民衆；其意若曰：中國工農呵，你們快捧我們資產階級上台，我們（國民黨）拿着政權之後，要講「民生」，使你們大

家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路走（孫中山的所謂衣食住行），因此，你們不要相信馬克思主義，快來相信我們的民生主義。中國資產階級更好滑的說：你們不是要共產主義嗎？我不反對共產主義，我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且民生主義的方法比共產主義的，還要好。孫中山是如此答應了工農，如今孫中山的忠實同志徒子徒孫執政了；他所答應的有一件事實行了麼？絲毫也沒有，只有屠殺工農，禁止工農集會結社等一切自由……這些事實上的問題，我們已經指出了不少，以後還是指不勝指。

現在，我們且和孫中山及國民黨算一算理論上的賬。孫中山在民生主義演講之中，三番四次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名共產主義」。但是，他同時急急乎「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不對。可憐的中國資產階級，也要加入國際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聯合戰線。孫中山是所謂中華民國的「國父」「聖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偉人」，——我們也不否認，這筆賬留着慢慢細算，也不為遲。但是「偉人和可笑的人只差一步」。歐美的「學者」批評馬克思主義，固然是荒謬可笑，

但是他們總還有些似是而非的科學智識。中國的『偉人』（郭任遠李石曾等的小人暫不提）却真正是空前絕後的『偉大的』無常識！——戴季陶說的『孫中山說話往往無常識』，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演講，便充分的表現其無常識到極點。

孫中山反對馬克思主義了。他怎樣批評馬克思主義呢？

第一，孫中山說：『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有鋼鐵的好生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爲甚麼總是要虧本呢？』如此說法，彷彿天下如果有一家大資本的公司虧本，便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不對。馬克思主義何嘗說：『凡是大資本的生產一定賺錢』！馬克思是說：同一種生產中，大資本一定可以戰勝小資本。世界各鋼鐵業的生產，非常之多，比漢冶萍公司大的資本，還不知道有多少。漢冶萍公司自然競爭不過帝國主義列強國內鉅大資本的鋼鐵廠。再則，孫中山說歐戰時，漢冶萍公司能賺錢，現在却虧本。孫中山知道這一事實，但是他的民生主義能解答這種現象的原因

嗎？只有馬克思主義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某業生產過剩的時候，一定就要發生經濟恐慌，鋼鐵業棉紗業等都是同樣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經濟恐慌論，能夠解答這種現象的原因。歐戰時，世界市場上需要鋼鐵很多，所以就是漢冶萍公司這種鋼鐵出產，也有銷路；歐戰一停止，鋼鐵需要減少，各國大生產的鋼鐵廠早已足夠供給，輪不到漢冶萍這種小公司，所以漢冶萍公司的生產沒有了銷路，於是乎要虧本。孫中山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常識，但是，他却要『批評』馬克思主義！

第二，孫中山說：『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即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這句話是根本不懂甚麼是盈餘價值。馬克思說：經濟學上的價值，是勞動所產生的，這裏所指的勞動，自然是指一般的社會勞動而說的；譬如說一張桌子，生產這張桌子，要經過許多種的工人；這張桌子的價值，就是這許多種工人的勞動所產生出來的。誰說這張桌子的價值，完全只是木匠張三一

個人勞動所產生出來的呢？難道這是馬克思說的！孫中山所攻擊的，只是他頭腦中自己想出來的「馬克思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說是很詳密的，我們這裏不能詳說。至於盈餘價值，則完全是另一問題。這是說廠主給工人的工資與工人所用的工力，其價值不能相抵，譬如，工人做十小時工，實際上已經替資本家製造出一元錢的價值，但是資本家只給他五角錢，那多餘下來的五角錢，被資本家掠奪去了，這就是盈餘價值。——工人每天五小時工作的成績，已經足夠養活他自己，但是資本家却教他再多做五小時，這五小時的工力，如何不是完全被資本家掠奪了去呢？孫中山將盈餘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混在一塊，分不清楚，硬硬要來批評馬克思主義。這不過是多多暴露他的沒有常識罷了。

第三，孫中山說：「馬克思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銷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馬克思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這更是大笑話。合作社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始終是與私人商店同樣的買賣交易，如何能說合作社產生商人便消滅了

呢？請問照孫中山所說，英國美國有許多合作社，但是英美國內商人的勢力就消滅了些嗎？這是誰也知道不合事實的。必須要私人資本主義打倒，在無產階級國家之下，合作社方能成為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之一部分。

第四，孫中山說：「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美國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恰恰和馬克思所說相反」。孫中山這段話簡直可以把人笑死。他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所研究的帝國主義之下的託辣斯制度，正能精確的說明這種汽車大王的福特車廠如何能賺錢。汽車大王是極大的資本家，他所剝削工人的財富超過幾千萬萬，他何樂得不加些工錢，減些工時，使工人的生產力加強；譬如用牛馬耕田的人，只要自己有些錢，都願意將牛馬養肥些。資本家的剝削工人，欺騙工人，和騙牛馬是一樣。至於福特車廠能夠減低貨價，這更證明馬克思所說大資本戰勝小資本的定律；大資本生產正是用減低貨價的方法，使小資本不能和他競爭，而至於倒閉。孫中山這種可笑的駁議，便算

批評馬克思主義嗎

第五，孫中山根據自己那種膚淺的經濟學說（正確些說不是甚麼經濟學說，而是瞎說），却想來批評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自己並沒有甚麼真正國貨的見解說出來，却去拉了一位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威廉出來，說歷史不是以物質為重心，「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戴季陶推崇孫中山為中國聖人，三民主義是純粹中國貨，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外國貨。但是照孫中山自己說明，他的民生主義的「哲學」，也是偷美國學者的學說。而且這種學說一到孫中山頭腦裏，尤其弄成莫名其妙的東西。馬克思說，社會經濟關係的基礎是生產力之狀態——社會的物質基礎，其他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觀念等，都只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物，隨着生產力狀態的變更而變更的。這種定律可以用來考察一切社會，如果中國社會亦是人類社會，而不是甚麼魔鬼社會或是神仙社會，那麼，當然也可以適用於中國社會。但是孫中山不知道「物質」兩字如何解釋，便一口咬定民生問題社會問題方是歷史的重心。

請問生產力的狀態，是不是發生社會問題的原因呢？社會問題民生問題，完全是由於生產關係而發生的。這層道理，孫中山便不肯推想下去了。依孫中山的意思，彷彿人類要生存，要解決民生問題，所以社會進化，所以有歷史上種種變化。請問中國古代的苗黎和孫中山自己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所說的許多弱小民族，豈不都是人類，豈不都要求生存，但是他們何以不進化，而只有白種人的社會進化？是不是因為歐洲社會中生產力發達，所以進化較速，是不是因為世界之中歐洲資產階級占有極大的生產資料，所以能侵略弱小民族，使他們亡國滅種呢？豈不是明明的事實：這些弱小民族單有要求生存的慾望，還是不能進化呢！孫中山的民生史觀，顯然是唯心論的資產階級的學說。而且孫中山根據這種「民生史觀」，說生產要靠消費者的需要，「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消費就是解決衆人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

照此說來，消費的社會是甚麼人呢？消費社會中的人是不是同時極大多數是生產者呢？如果生產力不發展，不變化，這些人如何能有更多的消費需要（慾望），如何能

有更多的消費力量（購買力）？可見所謂「民生」，所謂生存問題，決不是因為人類主觀的需要而發生的，——要知道狗也和孫中山一樣需要生存的，可是他並不因此能想到甚麼三民主義。——民生問題的發生，是因為社會的物質基礎之生產力有變化，是因為客觀上生產關係的劇變而發生的。孫中山根本沒有懂得甚麼是唯物史觀，但是他却會「批評」馬克思主義。

第六，孫中山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唯物史觀，都絲毫沒有懂得，甚至於連普通的經濟學都不懂得，但是，他很有勇氣反對馬克思主義，這是甚麼原故呢？他要「創立」民生主義的哲學，他的目的是在於反對馬克思主義，他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上說了上述的許多批駁馬克思主義的「證據」。這是因為甚麼？完全是爲着要說出中國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的「理由」。孫中山自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但是爲要反對中國無產階級起見，他不得不借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學理」，不惜稱頌歐美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政策（如稱頌德國俾士麥鐵血宰相。）他說：「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

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遺產稅及所得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合作社）……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

這是不是轉着帝國主義列強的資產階級說話呢？歐美社會之中現在大多數享幸福了麼？幾十萬萬的歐美勞動民衆，尤其是無產階級，都還處於資產階級強暴的獨裁之下，他們如何得有幸福？孫中山所說的那些改良政策，都是列強資產階級維持自己統治的辦法，而且如所謂工業的改良（減少工作時間，改良工廠衛生，增加工資等等），都還是歐美無產階級羣衆經過幾百萬罷工鬥爭，所爭來的一些兒讓步；列強資本家所以容許這種改良政策，也正如孫中山所稱頌的「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生產」的理由，這完全是鞏固資本主義的辦法，完全是摧殘社會主義的方法。孫中山對於這種政策，大加贊許，以爲自己民生主義的解釋。這可見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不但如此，孫中山根據這種資本家政策，歐美社會黨改良主義的「學理」，來反對階級鬥爭，他說：

「馬克思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以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這是倒因爲果；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這又是沒有常識的說話。孫中山要反對階級鬥爭，他便說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症。世界幾千年的歷史，自從原始共產社會之後，直到現在都是階級鬥爭。無論孫中山是孔子道統的大聖人，他也決不能否認歷史的事實。所以作算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症，那麼，事實上這幾千年來的社會，都算是有病的社會。不病的社會在那裏呢？況且馬克思並沒有說「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馬克思學說是說；階級鬥爭的事實存在着，如果進步的階級戰勝，則社會經濟制度當然要進於更高的形式，例如資產階級戰勝貴族階級之法國大革命，如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之俄國十月革命；如果反動的階級戰勝，則社會將要退落反動；如果是雙方相鬥的階級兩敗俱傷，則整個社會制度可以爲之崩潰瓦解，例如羅馬帝國崩敗時的社會。可見並不是凡有階級鬥爭，社會一

定進化；馬克思的學說中，並無階級鬥爭與社會進化爲因果關係之說。凡是鬥爭必定有兩方面：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如孫中山忠實信徒最近在中國屠殺工農的現象，亦是階級鬥爭，這種現象當然不是進化，而是反動；必定要無產階級能戰勝資產階級的權力，能戰勝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然後才能說得到「進化」。孫中山認爲階級調和社會才能進化。那麼，請問現在歐美各國社會照孫中山說是「大多數經濟利益調和」，就算是進化的麼？孫中山，你不知道：一則歐美社會現在並沒有階級調和，二則歐美社會也並沒有「進化」。歐美社會的「進化」（孫中山所指生產事業等之發達）及所謂「調和」（工人的工資稍增等等），完全是由於歐美資產階級能剝削中國及一切弱小民族殖民地，榨取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勞動平民的汗血，去點綴歐洲資產階級的「文明」。歐美的階級鬥爭正在最劇烈的過程之中，而孫中山說階級調和了，歐美社會便進化；歐美的資產階級正在極野蠻殘酷的剝削無產階級及中國等的殖民地，而孫中山說歐美的社會「進化」得很！現在只要舉一件事，便可以證明孫中山

故意說謊；孫中山說德國美國已經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這完全不是事實。——歐戰之後，一九一九年才在華盛頓開了全世界的勞資會議，「議決」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但是至今差不多十年，英德各國沒有一國政府肯根據議決，將八小時工作制定入法律的。照孫中山說來，却彷彿俾士麥鐵血宰相時候已經實行了！——這豈不是說造事實，以證明他的階級調和社會進化的理論？孫中山想用這些歐美機會主義社會黨的論調，來反對一般的階級鬥爭，來頌揚歐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統治。他甚至於說：「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產發達之後，便要互相吞併，再行消滅。但到今日，各國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好極了，資本主義沒有止境，這是值得孫中山大大頌揚的！但是，中國偉人雖有「偉大的」眼睛，却看不見幾件「細小的」事件：殺人千萬的歐洲大戰和俄國的大革命。歐戰不是資本家互相吞併嗎？俄國革命不是消滅了俄國資本家政權嗎？俄國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勝利，不是使俄國社會進於更高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建設嗎？這些「小事」，孫中山都沒有看見，

他只看見歐美的「和平改良階級調和」使社會「進化」了，「大多數享幸福」了！固然，他想了一想，覺得不大妥當：一則完全違背事實說鬼話不好意思，二則當時他還要聯合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鼓動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暫時於中國資產階級是有利無害），所以民生主義第一講之中講了上述這些話之後，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裏便稍稍變了口氣，他說：「資本家對於這些和平手段也是反對」——呵，原來階級並未調和！他又說：「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專制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這句話更顯然和他第一講的話自相矛盾。這倒不去管他。最重要的是，他這一轉變的主要意思正在換一個口氣說話：階級鬥爭根本不好，但是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或者還可以；因為「照馬克思說」英美等國工業很發達了，那裏的階級鬥爭亦許是有的；但是照「馬克思說」經濟不發達的地方，那是一定沒有階級，用不着階級鬥爭的。……他主要的目的是說中國不要階級

鬥爭。

第七，孫中山關於馬克思主義，既然不贊成階級鬥爭，又不贊成唯物史觀，照理講起來，他應當反對俄國的十月革命了。但是，不然。他說俄國革命的方法雖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却實行了他的三民主義！這不是『海外奇談』嗎？他說：『照俄國人說，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還沒有大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這不知道是那一個『俄國人』給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一般社會的經濟定律和階級鬥爭的學理，這自然能應用於一切社會，應用於全世界的社會。怎麼又發生了一個經濟實業發達不發達的分別？怎麼又說經濟不發達，便不能實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社會學理，無所謂實行不實行。天下難道有所謂實行物理學化學的嗎？馬克思主義之階級鬥爭的革命策略和革命方法，無論甚麼地方都是應當實行的。怎麼又有甚麼例外？孫中山又說：『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是用革命手段，只解決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

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由此便知俄國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俄國的共產黨已經充分的實行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方法，已經充分的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理。俄國革命是成功了，他不但解決政治問題……實行蘇維埃政權，並且解決了經濟問題……收沒銀行工業，沒收土地，實行無產階級國家的固有政策。只有如此之後，他才能實現新經濟政策，開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是三民主義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不是說要既不得罪地主，又不得罪資本家，同時却可以解決民生問題嗎？俄國革命是推翻了地主資本家，工農羣衆自己動手沒收了土地，沒收了工廠，澈底解決了經濟問題。這和所謂民生主義有天淵之別。

總之，孫中山自己的學說陷於矛盾不通，正因為他只想用經濟不發達的理由，來阻遏中國工農的階級鬥爭。他一面反對馬克思主義，一面又附會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說經濟實業沒有發達到資本主義相當階段的時候，革命只會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而不會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法國的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從沒有

說過經濟實業不發達的地方，不能『實行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如今歐洲大戰的事實，俄國革命成功的事實，已經鐵一般的證明馬克思主義：現在全世界已經在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的時候，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成功的俄國，將要擴大到全世界——中國自然也在其內。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雖然很薄弱，但是中國已在全世界經濟的系統之中，中國的革命在國內範圍雖然帶着民族民權革命的性質，但是他本身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他的動力只有工農的劇烈的階級鬥爭，這一革命必然要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應用到中國國情的簡略說明。我們在下一章再來詳說。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雖然想盡方法：或者利用歐美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策和理論，來證明資本主義沒有止境，證明階級調和使社會進化，或者又

附會馬克思主義，說經濟不發達的地方不能實行馬克思主義，不用階級鬥爭，要想如此造成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對抗——但是，這都是白費力的！這都是表明孫中山的『學說』，是代表可憐的中國資產階級，處於矛盾地位的中國資產階級，要實行壓迫無產階級的鬥爭罷了！難怪他的無常識和自相矛盾至於如此。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還是他的忠實信徒李宗仁替他下的定義，來得確切。李宗仁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只是一種策略，譬如國民黨要聯奉聯段的時候，便說段祺瑞是怎樣好，張作霖也還不差。』是的，孫中山說共產主義不差，是想騙騙工農羣衆的！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絕不相同，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呵！

（本節完本文未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

中國共產黨最近中央擴大會議之意義

呂謨

中國共產黨中央在特別嚴重的局勢之中召集了擴大會議，不久以前才告終結。

本黨在「八七」緊急會議上曾堅決的以「在各重要省分組織暴動」為課程。從此會議以後，我們又眼見工農革命羣衆遭遇許多嚴重的新失敗：南昌暴動軍向廣東進攻直到汕頭一路勝利，但在汕頭只維持八天，終致失敗，革命軍亦因之潰散；兩湖之農民暴動未能如緊急會議之願結為猛烈的怒潮，匯合成總暴動的局面；全國的——特別是在工人中心的上海——工人運動迭遭失敗，沒有一次經濟罷工會得着勝利的結果，而工人羣衆在白色恐怖之下不知犧牲了許多。

由這些事實之中，在本黨面前發生了下列的問題：「八七」緊急會議之決議是否正確，資產階級晚近之勝利是否可認為資產階級軍閥反動局面穩定之開始，最近之失敗是否已經證明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力量完全破產。本黨中央應當不存絲毫幻想估計客觀的情勢，分析目前的困難與具備的可能性，對於這些問題給全黨以清晰確定的答覆。

本黨此次中央擴大會議深知這些問題的重要，對於每個問題都給了個確定清晰的答覆。

首先在政治任務議決案中同八月緊急會議一樣堅決的指出「……以後的政局，完全證明中央這種觀察是正確的，中央的大政方針是對的。……」：「……革命雖然又遇着了這幾處部分的新失敗，然而三個月來一般的鬥爭經驗，更證明了黨的策略完全是對的。……」因此擴大會議在審察「八七」緊急會議決議案之中，認其完全正確並絕對的否認其具有機會主義動搖不定之傾向。同時擴大會議更確定的指出，雖然自「八七」緊急會議以來，「……一般政治狀況及各階級間相互關係，經過了很嚴重的變更」，但是仍舊「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特別的作用，使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完全沒有穩定的可能」在目前勝利的資產階級地主之反動，依然無力來解決一切基本問題。因為「對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要他在資產階級的基礎上統一中國，建立集權的國家，或者就在資產階級地主聯合的基礎上統一中國，都簡直是他沒有絲毫能力去實行的事，這是他歷史的命運。」但是擴大會議之定論是否紙上空談，又有什麼具體的事實可為物證？怎樣見得三月以來所發生的事變與現象足以證明權力階級統治趨於衰頹及其鞏固自己

的統治基礎之企圖已成妄想呢？

第一，經濟恐慌不獨未曾減輕，而且極形擴大，因而釀成許多事件。資產階級軍閥集團之基礎繼續不斷的走向衰頹的趨勢。他們在目前無力顧及嚴重的經濟問題。

於此我們可以舉出許多顯而易見的事實出來：農民的境遇，雖然今年收成甚好，但依然異常困難——米價低落；棉花一途，本來今年美棉不收，中棉可以在市場上倍利出售，而恰巧棉市停滯不展；四百萬養蠶的農民家庭，因絲無人買，無法變換口糧；此外在直隸山東更有九百萬農民衣食全無，苦受凍餒；紡紗業始終無振興的希望；絲廠多準備縮減生產或閉廠休業；上海本年十月份的輸出只敵去年之百分之五〇。由此看來，失業者難道不更形加多，工人與農民的貧困難道不更形加厲，資產階級軍閥的統治難道不受分毫影響，而毫無衰頹的現象嗎？事實具在，不難推想。

第二，軍閥戰爭日甚一日，以上一切事實都是證明「那一般的總危機便盡量的大大開展起來」，其趨勢必使正在分化的各軍閥集團相互間武力的衝突自形加厲。繼

續不絕的擄掠戰爭必使廣大的農民羣衆更多破產，對於工人階級之壓迫必更形加厲，其結果勢必使民衆之不滿更甚，羣衆之決一死戰的革命情趣與決心更加激昂，這便是反動勢力將必衰頹及其不能穩定之另一物證。

政府輪迴更變，將軍們繼續不斷的以「民族與革命的公敵」相辱罵，彼此引起所謂「神聖」(護黨)戰爭以自謀權位，但始終無力保持自己的地位維繫數月之久，就是所謂資產階級的「蓋世英雄」與最好滑的工農劊子手，自稱有莫大汗馬功勞，依然不能保持自己的蠅頭地位。其實，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及李濟琛等在壓迫工農羣衆的勝利之中，除自己或使自己的親戚朋友在國民黨內出出風頭，作作劊子手而外，還得了些什麼？這些戰爭已經使廣大的羣衆甦醒起來，睜開了自己的眼睛，對於一切統治者懷莫大之仇恨，而輝煌的反動壓權將必至於烟消霧盡。

第三，國民黨領袖們的末路只好拜倒於帝國主義之前。難道資產階級拜倒於帝國主義之前，還不能得到任何幫助嗎？資產階級以鎮壓羣衆運動為質乞助於帝國主義

，但仍須出賣自己的利益才行。買辦資產階級得英國人的幫助，便同英國人訂下協約。汪精衛與蔣介石向日本丟媚眼，日本看他們服役慇懃，便給他們以相當的幫助，使他們能繼續同中國勞動羣衆爭鬥，準備使各資產階級軍閥集團相互間的局部衝突，進而爲兇烈的戰爭。但是帝國主義這樣的幫助實際上並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滿足中國迫切的需要。這種協約只對於外國資本家是有利的，中國資產階級只有失財破產禍國殃民以獻慇懃，而將必因此引起民衆更深的仇視與不滿，使勞動羣衆更堅決，更猛烈的爲建設蘇維埃政權而奮鬥。

第四，國民黨已歸死滅。是否國民黨已經成爲蔣介石汪精衛及其他反動派所幻想的政黨呢？是否國民黨在肅清所謂「反動的」共產份子之後，已經成爲「全民的」「超階級的」政黨？就是最落後的工農已經深知現在國民黨的招牌實爲摧殘一切民衆運動，最兇殘，最無恥的白色恐怖的旗幟。擴大會議已經很公正的指出「國民黨要變成一個像樣的資產階級反動的政府黨，尙且是不可能的專。」但是不僅如此而已，國民黨摧殘了中國的革命運

動，現在正因分配地盤互相明爭暗鬥，南京與武漢又有新的裂痕，廣西派與廣東浙江派，舊中央執委會派與特委會派已經由暗鬥而明爭了。國民黨如此，還能統一起來，共立黨綱，實等於癡人說夢。虧他們自己還不要臉高呼「開第四次執監會議解決一切糾紛」「國民黨統一萬歲」。我們的任務在於向每一個工人與農民解釋，國民黨已經背叛了革命，向帝國主義投降了，使他們一致起來反對國民黨。

由以上四點看來，資產階級晚近之勝利並不能使其反動局面穩定起來，而且日就衰頹。現在我們再看無產階級與農民最近之失敗是否可以證明其革命力量完全破產。擴大會議分析新的事實，毫不重複舊話而指出：「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並且「……危機的唯一出路，只有工農革命的徹底勝利」。這種結論不獨由分析敵人的力量之中可以得出，就從估計自己的力量之中看來，也是必然的趨勢。其實，在汕頭失敗之翌日廣州工人之革命運動重復高漲起來；經過兩個月之後，湖南農民運動又捲土重來，廣東農民暴動的高潮勢如浩浩洪水

奔騰而來，已佔有東江五縣；江蘇的農民運動向來本無大聲色，現在也急轉直下，大形發展起來；上海的罷工運動，雖因紗業之厄運與廠主多欲休業，大多均遭失敗，而仍然繼續的發展。這些現有的事實都足以證明：『革命雖然受着屢次很大的失敗，而中國勞動民衆革命運動的力量不但還有很多很多沒有用盡，而且現在剛在重新爆發革命鬥爭的高潮。』目前的失敗不過是暫時的，因為『中國的偉大的革命已經喚起如此廣大的工農苦力羣衆，他們都起來實行獨立的政治鬥爭；民衆激憤的革命力量，決非幾個月內的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所能完全撲滅的。』中國革命所以具有繼續不斷的本質，所以如馬克斯所謂之『無間斷的革命』，正因為中國革命只能在工農暴動勝利與建設蘇維埃政權之中才得完成。因此擴大會議之決議堅決否認在目前黨的目的與任務等問題之中有任何機會主義的動搖傾向。這一決議對於一般黨員羣衆堅決不斷的與一切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有莫大的意義。

不過政治問題決議案若限於述敘這些一般的事實，也難免發生錯誤。共產黨是爭鬥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引

導工農羣衆在自己的旗幟之下作爭鬥的政黨，因此必須預先指出一切爭鬥中的困難，應當不惜赴湯蹈火去同一切困難奮鬥，並必須計算怎樣最巧妙而且『耗費無產階級尊貴的血液最少』的方法去作爭鬥，去博得勝利（像列甯屢次的估計一樣）。因此擴大會議指出革命的無間斷性，更特別指出中國革命帶着長期的性質，而且『過分估量革命的高漲及羣衆革命的力量，因而認為可以有範圍內立刻的勝利，這是錯誤』。擴大會議更嚴重的警戒，視暴動如兒戲，專注意於軍事勢力之估計和一切暴動的形式組織，於是變為『盲動主義』。黨的任務在於『一、努力使羣衆自發的革命鬥爭得至最高限度的組織性質。二、努力使互相隔離零星散亂的農民暴動，變成儘可能的大範圍內的農民總暴動；三、努力保證工人階級的爆發與農民暴動互相贊助互相聯絡。』過去黨的領導之機會主義的錯誤在中級黨部之中仍未完全消滅。屢次的失敗與羣衆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尙未有充分有力的普遍高漲，使黨與團內及工人階級中一部分動搖起來。黨內許多對革命事業最堅決最忠實并最熱烈可惜勇而無謀的份子常說暴動

至爲需要，因爲『不能忍受了』，或者虛造許多事實，認定對於暴動『任何時候都沒有順適的環境』。黨絕對不能順彼等之自然或自趨其途，而必須懲戒這些不顧成敗，毫無估量，而任意引起盲目爭鬥之企圖。擴大會議的決議案還堅決重復的說，在敵人衰弱，無力造成穩定之局勢，而客觀環境已具有直接革命性，並且必須以暴動及發展革命運動解決一切問題等條件之下，我們仍未能號召羣衆立即暴動起來。全黨同志都應當知道，爲博得勝利，仍須在羣衆中作一番很大的政治與組織工作：必須使我黨的口號成爲廣大羣衆的口號；必須使自發的農民運動都帶有政治意義；必須使每一個工人與農民，對於黨的土地政綱沒收一切土地的要求，都完全了解；必須使每一個工人都知道，只有在暴動與建設蘇維埃政權之中，才能達到他們的基本要求——八小時工作制，保障失業，勞動保護……等；必須使所有城市與鄉村中的勞動民衆知道，只有在暴動勝利之後及在工農政權之下，才能改善他們的境遇。宣傳『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的口號，並使羣衆都了解這個口號的革命意義，團結於這個口號之下，便是每一個黨

佈爾塞維克 第十一期

員最重要的責任與工作。有誰人若說，這種工作是急性的，是不革命的，這是他還沒有了解，要從空談暴動走到爲建築強有力的基礎以保障暴動勝利之重大工作的真象。老實說，客觀環境具有之革命性及民衆的革命情趣，任何地方都沒有中國這樣偉大，同時黨與無產階級農民的組織力量實比他國減色得多了。因此鞏固一切組織力量的任務，實在是目前最實際最革命的工作。所以擴大會議在組織問題議決案之中很正確的指出：『最近勞動民衆革命運動所受的歷次失敗，就是我們本黨所受的歷次失敗，很明顯的暴露出革命營壘組織上的弱點和缺點。』並堅決指出：『最近的革命鬥爭之中，組織問題更加佔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布爾塞維克化，以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的組織之革命化，都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

黨的建設問題實佔第一等基本重要地位，因爲黨剛剛在不久以前才決定同機會主義作堅決的爭鬥。由四個月以來的工作經驗中看來，這個問題還有許多困難未曾解決，在八月緊急會議之後，各級黨部仍有許多保存着機會主

三三七

義的指導，由南昌到汕頭的革命軍南征之中的黨的指導仍犯了許多最嚴重的機會主義動搖不定的錯誤。八月緊急會議固然堅決的指出了：『黨的下級羣衆與機會主義的領導在思想上及工作方針上都大相衝突。』『只有少許的一部分團集於中國共產黨中央之下的黨的積極分子起而堅決反對機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治主張及搖動不定，自由浪漫與一切其他小資產階級賦有的革命性，非造成一派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布爾塞維克不可。』但是機會主義的流毒仍未消滅，而變換領導，勇敢的提拔工農積極份子到各級黨部作指導工作，仍然是黨目前最重要而廣大的任務。爲完成這個任務，中央必須賴全黨的幫助。在大會以前，假使某地已進行改選指導機關的工作，全黨必須踴躍參加討論，對於候補指導人員的名單必須經過極慎重的審定（在保守祕密的條件之下，盡可能的範圍之內），務必辦到吸收最高限度的工農份子到領導幹部中去，必須達到『在黨的指導機關使無產階級與農民佔優越的地位』。只有如此變換黨的中堅，才能夠切實的消滅機會主義。

黨的另一任務在於盡可能的吸收工人與農民入黨。

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幾月工作中已經發現許多動搖游離的份子，不獨知識份子的上層領導者如此，還有少許純粹的無產階級也有脫離我們的，並有許多變節的，黨的組織不獨由五萬數量的黨員減少到萬餘，同時工農羣衆中的真正戰士也有許多上了叛變革命事業的舞台。我們的任務在於努力吸收最好最積極的工人份子以及最貧窮的農民入黨。

每個在工廠作工的黨員必須成爲積極徵募新黨員的徵募者，不能使任何大的企業之中沒有我黨的支部，所有的工廠支部必須使黨員兩倍或三倍的增加。黨必須大大增加工人幹部，使他們有號召整個工人階級的廣大威信，同時必須組織農村支部，盡量的使貧農加入，這是我們以前幾乎未有，而現在必須特別盡力的工作。若不擴充我們的隊伍，若不吸收最好的工人份子入黨，若不在農民中建設起黨的基礎，我們便不能保證我們確能真正的領導羣衆。

這兩個條件——黨能領導工人階級與在工人羣衆中擴充自己的隊伍，能夠使黨變爲真正統一，能爭鬥，而且有鐵的紀律的組織；這樣的組織正是勞動羣衆在爭鬥中博得勝利所必需的領導者，只有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才望之生

懼。

最後，擴大會議對於黨在羣衆中的工作也特別的注意。被反動勝利摧殘，而轉入秘密工作中的工會依然未能痊愈其瘡痍，未能一躍而爲羣衆的組織。我們應當承認，雖然一般工人羣衆對於指派式的政府工會異常仇視，大部工人對於秘密工會——特別對於上海總工會仍然非常信仰，現我們在組織工人羣衆方面及鞏固工廠委員會——工人運動之基礎，使其成爲羣衆的組織等工作中，還未曾有多大的成績。吸收廣大的工人積極份子秘密工會；使工人羣衆一致不承認黃色工會並把他們從工廠中驅逐出去；利用一切公開或秘密的召集工人階級積極的作反對廠主及政府的日常爭鬥，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罷工等自由，這些都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不能完成這些任務，便莫妄想暴動。我們還當承認，我們在領導工人經濟鬥爭之中，也未曾完全盡了我們應盡的責任。許多罷工指導之失敗不只在於經濟情況之衰落，而實多因爲我們指導之不力及羣衆之被動心理。上海總工會威信之廣大，從他一號召罷工，居然有許多廠立即罷下來的事實之中，可以

見其一斑。我們即有這樣的力量，這樣的把握，而不能用以撲滅政府御用的工會，消滅罷工的阻礙，組織工廠委員會等等，真是我們莫大的缺憾。因此我們必須盡量運用這威信，努力的完成以上的任務。我們還須知道，加緊對於農民協會的指導及發展其組織等問題並不輕於工運。若不完成鞏固工農羣衆的組織，我們便不能使爭鬥勝利，不能妄想勝利，更無力號召起立即暴動。這不是抑制革命性之發展，背叛革命，也不是機會主義；而是每一個革命者，每一個共產黨員既目睹自己的缺點，估定敵人的勢力，立即起來鞏固自己的力量，開始爲保障勝利而奮鬥的實際任務。每個共產黨員必須了解這一點。誰若不了解這一點意義，就是素來共認的大革命家也不能成爲工人階級真實的組織者，中國勞動民衆的真正領袖。爲執行這個任務，中央首先須號召每一個黨員都起來作這種工作。假使以爲還須攷慮一下，或者覺得應當先進行組織，然後再作爭鬥，一概都是絕不容許的錯誤，而使中國革命長期的停頓。

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在爭鬥過程之中建設黨的組織，使

廣大的羣衆參加日常的政治，經濟鬥爭，使「鳴不平」的小風波轉入憤怒的革命巨潮，使爭鬥每一進步便轉入別一新的階段，而漸進於最後的爭鬥及總暴動的局面。總暴動的時期或在幾個月之後或在幾年之後，我們現在不能預料，我們必須鍛鍊自己的力量，首先應當建設羣衆的及其一切組織。我們對於這些必須有清澈的了解，細密的體會，因為在目前情勢的特性之中，農民暴動已經成爲事實

寸

鐵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國民黨一面大喊恢復民族因有的道德文化，一面在廣州一夜槍決二千餘人（上海各報廣州電及薛岳布告都如此說），路上死屍累累，非常悽慘（電通社十五日廣州電）；截至十六日止，殞屍千五百餘具（時事新報十一日香港電）；女共黨數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澆以火油焚燒（申報十五日香港電）；截至最近，槍決共黨確數，五千七百人（申報二十一日香港電）。有人說中國民族舊

。我們不獨應當參預這些暴動，而實當使他們知道，我們是他們的朋友，是他們思想上的領導者，實際的組織員。我們必須擴大暴動的範圍，使工農運動零散的波瀾，匯合成猛烈的巨浪。勝利終歸於我們。無產階級與農民客觀的偉大力量，終不能不得勝利。但是因此我們必須使我們的黨真正成爲無產階級黨，效蘇聯共產黨之先例，勉爲中國全體勞動羣衆真正的領袖，實際的組織者。

有的道德文化是吃人的血腥的，這句話或者不錯。國民黨正在恢復這種道德文化！
（撒翁）

究竟是誰慘殺？

東方社十九日香港電說：「每日被槍決之共黨（其實不盡屬共黨），尚不下百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產黨員所殺者，并不甚多；所謂達二千人之慘殺者，殆不能不歸罪於自稱白衛軍之李福林軍薛岳軍及右派工人會之廣東總工會機器工會等之復仇與報私憤行爲也。」

。難道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也赤化了嗎？何以他們也說此次廣州之慘殺者是國民黨而非共產黨呢？（撒翁）

研究系稱心了罷！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研究系等紳士們，看見共產黨領袖未被段祺瑞殺頭，老大的不稱心，大喊共產黨及其領袖藏在羣衆背後犧牲青年。自從李大釗被絞殺以來，上海廣東廣西漢口湖南河南北京等處，成百成千的共產黨被腰斬被殺頭被槍決而且有被剝皮肢解火焚者，紳士們該稱心了罷！可是大家要記着：「復仇是人類的天性」。

（撒翁）

共產黨是搶劫的嗎？

據資產階級的報紙宣傳，除殺人以外，搶劫也是共產黨罪惡之一。可是此次廣州共產黨退走之後，據廣州官商電報，都說中央銀行金庫安全，共產黨是搶劫的嗎？

（撒翁）

葉開鑫與汪精衛

牆倒衆人推，這本不是什麼奇事。況且汪精衛這座東倒西歪的牆，推倒了更沒有什麼可惜。不過葉開鑫也

居然通電臭罵汪精衛，這不是汪個人倒臺，應該是國民黨可恥的事。然而現在的國民黨並不覺得可恥，因為他們都變成了和葉開鑫一樣的貨色。

反共先生的下場

（撒翁）

不獨張發奎黃琪翔李福林因共黨頭銜被討伐；不獨汪精衛何香凝顧孟餘甘乃光等因共黨嫌疑被拿辦；而李漢俊詹大悲且以共黨首領名義被殺，孔庚李書城也以共黨名義被捕。今後有槍的人處置異己最簡便方法，就是給他戴上紅帽子。各派反共先生，將來都難免作法自弊，唐生智汪精衛等的下場，便是很好的先例。

（撒翁）

冤哉枉也李漢俊

李漢俊依附唐生智及汪精衛，在武漢反動後，努力於「反共」工作，提議禁止馬克思主義書籍在市上發行，然而仍不見諒於軍閥，竟蒙「共產黨領袖」罪名而遭槍斃。這真是冤哉枉也。但李漢俊曾經加入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年被共產黨開除，若詹大悲也以共產黨名遭槍斃，那更是冤哉枉也了。

（奇）

我們的死者

爲哀悼我們的死者，本報特闢此一欄。各地在白色恐怖下死難的先烈，不論其爲共產黨員與否，讀者如能記述其傳略或哀悼之辭寄給本報，本報當儘量登載於此欄中。我們在血淋淋的先烈屍骨之前，是不哭的，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路前進。

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

記者

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已於十一月中旬在北京慘遭張作霖槍斃了。南北新舊軍閥一樣的對中國工農及其領袖施行最殘酷的白色恐怖，各地屠殺動以數千計，王荷波同志等之犧牲，在這些反動的軍閥看來自然是一件小事。然而中國的革命民羣對於此次北京死難之同志，却感覺有巨大的損失，尤其損失的是王荷波同志之死！

王荷波同志是中國工人中覺悟最早奮鬥最力的一人。他是津浦鐵路的生火工人，他在一九二一年就在浦口組織津浦鐵路工人俱樂部，他努力不懈爲中國工人奮鬥，一九二五年以來他當任中國全國鐵路總工會委員長。他又

是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一人，他是中國共產黨中一個最努力的黨員和領袖，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即推舉他爲正式中央執行委員并代表黨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今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時，他又被舉爲中央監察委員，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特委派他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北方局書記，主持北方數省的工農革命運動。本年十一月間，他遂在北京爲張作霖所捕殺。

王荷波同志是中國革命的工人領袖之模範，王同志之死使中國工人階級失去一有力而忠實的領袖，使中國共產黨失去一勇敢而努力的戰士；然而中國工人階級及中國共產黨，是誓必繼王同志之志，完成中國的革命，以慰王同志及同時死難之十八同志的！

悼鄭敬衡同志

又 馨

鄭敬衡同志這次自杭赴溫爲的是發動土地革命，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國民黨政權，解除工農和貧民的一切痛苦。料不着浙江烏黨部烏政府早有密電給溫州僞當局密緝敬衡，他甫抵溫州就遭逮捕，這是工農貧民的不幸！當敬衡被捕的時候，軍警上前將他的衣服撕下，他從容而言『我人犯罪，我衣服豈也犯罪？脫我的衣服做甚？』我自家走司令部裏去就對了。』結果那禽獸般的軍警將他細押司令部，嚴刑毒打，弄得體無完膚，慘不可以言狀！但他終沒招出什麼，只自承認共產黨而已。

那天溫州正在開所謂總理誕辰紀念大會，西山會議派的大樓囉們提議立刻槍決敬衡，要求市民通過，但是在場民衆達五六百人，舉手者不到十人，足見民衆已經認識了共產黨——要澈底推翻豪紳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的共產黨員是不該殺的。

不幾天烏黨部給溫州僞當局一電令即就地槍決敬衡，於十一月十八日衛戍司令部將敬衡細赴刑場鎗決。他一路高呼口號：『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擁護共

產主義』『擁護共產黨』『土地革命萬歲』『世界革命萬歲』喊個不休。他的聲浪震動了成千累萬的工農貧民的耳膜，他的精神也就從此而存在。

到了刑場他還仍舊高呼口號，那禽獸般的劊子手厲聲地叱：『你臨死還叫喚，現在要斃你的嘴』言下，彈從口裏入，不死，重斃二槍而始殞命。同時被害者還有雷震（王亦政）周定兩位同志，他們都從容就戮，視死如歸。這是土地革命的損失，亦即世界革命的損失，傷哉！

胡秉鐸同志之死

達 辛

胡秉鐸同志貴州人，年二十五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二期第一名學生，任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所出青年軍人週刊的總編輯，畢業後充第一軍軍部機要秘書及第一軍參謀處第一科科长。我同他相處有一年多了，我非常愛他，欽佩他。他確是一位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我現在每逢想起他的兩道劍眉一雙俊眼，和他的清新的頭腦，瀟灑的胸襟，我便牙關不覺咬緊雙目不禁火併。我要問秉鐸同志爲何死了，他實是中國不可死的青年呵！然而他竟因革命

被人刺殺死了，死狀極慘咽喉被人格住，小便被人扭裂，他死於他的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手裏，死於富有感情的東方人蔣介石手裏——蔣氏在南昌一次講演中說東方人是有感情的，意思是說西歐人無感情——他死於他的同鄉教育長何應欽手裏，他死於反革命的中國國民黨手裏。這班狗強盜惡賊任意殘殺中國的革命青年為國際帝國主義者張目，試問你們的心肝何在！乘鐸同志！你死了，我未嘗哭你，我想人死而有知你在九泉之下亦必不要我哭你，因為你生時說過，我們死，死則死於反革命手裏方痛快，我們生，生則生於同志們中間纔美善。你在有這樣的見地總可為革命努力置死生於度外。然而你真太重感情了，你以為蔣介石何應欽等都能共生死能革命，當蔣介石反動開始的時候，你竟不走開。唉！也許你當時亦走開不了，因你已經被何應欽軟禁了。親愛的乘鐸呵！你死

的也好，因為你的死促起了青年們的覺悟不少，使反革命的醜態益加顯露了，蔣介石汪精衛及其他所謂革命前輩，總之，國民黨全體統反動了，脫離了革命的戰線去找所謂忠實的同志土豪，劣紳，軍閥官僚了。他們不但實行拍賣革命與帝國主義妥協而且一個個領袖們在死去的烈士尸身上血泊中結婚道喜擺酒接風呵！帝國主義者的中國區域即是他們的安樂窩，他們現在還備着青年去上戰場謀擊固他們的終身利益。乘鐸呵！你死如有知，對此將何如呢！我們的怒火發炎了，我們準備殺反動派，因為殺國賊比殺帝國主義者尤重要呵！然而死去的同志！你脫離了這惡濁的世界，你可以安眠了，革命的精神必因你而更強大，革命的事業必因你而日推進，我們未死者誓為你報仇，負起創造新人的責任。

一九二七，十一，二二於上海





















祇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

最近普遍各地的農民暴動，尤其是廣州的工農兵暴動，證明中國革命之中土地問題必須要澈底的解決，中國的政權必須要歸工農兵士貧民的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但，廣州暴動的暫時失敗，長沙暴動的沒有成功，使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妄想反革命的完成和穩定，——全國商會的聯合會議正在這時候開會，他們居然幻想着甚麼廢除苛捐雜稅，甚麼關稅自主，甚麼明令取消『共產黨勢力強迫訂立的勞資條件』，甚麼法定設立商人武裝（商團）。中國的資產階級和豪紳，他們以為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可以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可以發展中國經濟，可以召集甚麼經濟會議，將政權分給他們。

不錯！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但是，這個政權是不能統一，不能穩定。國民黨的領袖，所謂無政府主義大家的李石曾，正在高唱『分治合作』。這『分治合作』是甚麼意思？就是『分贓合殺』。國民黨的政權，實際上在各種屬性的軍閥手裏，——他們之間不能不互相爭戰，他們只有一個共同政綱，那便是蔣介石最近提出實行的兩大政策：一是對俄絕交，一是停止民衆運動。除此之外，他們之間甚麼都不能一致。中國各地商會之中的豪紳資本家，以為國民黨能夠分清黨，新軍閥能夠屠殺幾千幾萬的工農，那就中國經濟可以發展了；據他們的意思，今年中國經濟的大恐慌，都是兵

產黨和工農運動造成的。如今，共產黨和工農被殺了幾千幾萬。中國的經濟又怎麼樣呢？——仍舊是在更加破壞崩潰。原來國民黨的軍閥，『合殺』是『合殺』的了，『分贓』却是永久分不清的！

廣州暴動失敗和長沙暴動沒有成功之後，立刻便是反動政治內部的大糾紛大混戰更加擴大和發展：

(一) 國民黨中央會議破裂，汪精衛等被逐，蔣介石派利用汪精衛等打擊西山會議派之後，立刻轉過來打擊汪精衛，準備着自己起來奪取政權，——蔣總司令復職之呼聲又高唱起來。

(二) 廣東之中東江西江都在混戰；張發奎的軍隊如繆培南等參加五六千人的大屠殺之後，搶掠廣州市的現金幾千萬，而退出廣州了（廣州的豪紳資本家會和暴動的工農算帳，但是他們不敢和這種軍閥算帳了，因為他們只要軍閥替他們屠殺鎮壓工農，就可以有永久剝削的機會和希望。）同時，蔣介石派的陳銘樞等佔領潮汕，宣言討伐張發奎黃琪翔；黃紹雄的軍隊也要回來奪廣州和廣東政權。極混亂的戰爭又在繼續發展下去。

(三) 湖北的程潛葉開鑫等，在國民黨中央預備會的時候，和桂系軍閥互爭湖北的黨權和政權，曾經打電報請示於汪精衛，現在程潛自己又提議要開除汪精衛；這雖然是表示因為汪精衛失勢，同時桂系軍閥在湖北的勢力增高，於是程潛等屈服，但是程潛等和桂系軍閥在湖北的衝突仍在醞釀着。同時，湖北各種各式互爭地盤的軍隊太多，他們現在正在打進湖南，和唐生智系的軍閥爭地盤。新的軍閥戰爭，亦許立刻要在兩湖爆發。

(四) 蔣介石派抓住的浙江，現在已經不解款給南京政府，安徽的省政府也在自由截留餉款自由

增稅，拒絕南京政府的徵稅員。財政部長孫科因此辭職。江浙皖上海一帶的各種屬性的軍閥——蔣介石派廣西派和陳調元柏文蔚等雜色軍隊——亦在準備互爭政權和地盤的混戰。

如此混戰的局面之下，豪紳資產階級還妄想發達實業，以為只要再十倍百倍的壓榨工農汗血，便可以發財。

中國關稅不能自主，豪紳資產階級的商會聯合會議說：『關稅未能自主之前，宜暫禁一切勞資糾紛，以維本國實業之發達』；如今軍閥混戰繼續的發展，豪紳資產階級自然也要說：『戰爭未停止以前，更宜暫禁一切勞資糾紛，以維本國實業之發達』。

中國經濟的大崩潰，工農商學的一般恐慌和財政的極端紊亂，其主要的原由有三個：一是帝國主義的剝削，如關稅協定等等；二是軍閥的混戰，亦就是各派各系的豪紳資產階級之爭政權；三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對於工農貧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死命的壓榨。商會等類資本家豪紳地主受着帝國主義政府軍閥的壓迫，他們更加用力的壓榨工農民衆。他們更殘酷壓迫工農，抗拒土地革命的發展。今年一年的政局和形勢，明顯證明國民黨及一般豪紳資本家拚死命的阻止革命反對革命，激起全國普遍的農民暴動。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大規模的殺人放火屠殺壓迫，激起民衆的偉大的反攻。

只有這種偉大的反抗力量，才能解放中國，才能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一切權力，推翻國民黨和軍閥的政權，澈底實行革命的要求，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國極大多數人民的政府，才能澈底推翻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這種偉大力量正在發展開來，不但不因為廣州失敗而減弱，反而因此而更加擴大起來。反動政權的不穩定和軍閥混戰的不能不蔓延，都更加要發動極廣大的羣衆起來反攻。

豪紳資產階級正在得意而趁勢進攻，我們工農兵士羣衆必定反抗到底，我們勝利的保障只在我們的決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民黨『對俄絕交』的代價

超麟

——博得帝國主義者的『合作』

國民黨反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到『對俄絕交』以後，就已公開表現其為帝國主義者恭順的傭僕。以前，國民黨雖然在賣國，在投降帝國主義者，在幫着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農，但表面上仍然不敢十分露骨反對蘇聯，仍然要口頭喊幾聲『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可是，到了『對俄絕交』，則黨國的要人就不諱言國民黨之投降於帝國主義者，有名無實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到此也就根本取消了。蔣介石公開對新聞記者說：必須與列強（帝國主義者）聯合一致，共同反對第三國際；郭泰祺（外交次長）在美國大學同學會席上說：中國已決定於其將來發展中追隨『盎格魯撒克遜之途徑』，密勒評論且為之下一按語曰：『此其意味，即彼（中國）願與英美為友，而接受彼等（英美帝國主義者）之贊助是也。』其他的黨國要人之表示願與列強『合作』者，在各報每日登載之談話論文提案宣言講演或報告中，尤屢見不鮮。國民黨『反

帝國主義』最後的一張假面具，到此就完全揭破了。中國的民衆，相信必須解除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方能獨立自由的民衆，——從此再不會相信國民黨是能為中國民族求獨立謀解放的政黨了。

國民黨不惜在廣大民衆面前揭露其最後的假面具，為的是他確有把握能博得列強的『合作』；換一句話說，國民黨所以不惜『對俄絕交』，就因為要帝國主義者能夠信任他確是他們恭順的傭僕。

果然，在『對俄絕交』前後，帝國主義者確實幫助了并贊許了國民黨：

- (一) 廣州英國領事以砲艦掩護李福林軍隊自河南渡江，撲滅廣州的蘇維埃政府；
- (二) 北京英美日意法五國公使會議，決定以勦辦華南海盜辦法，對付廣州工農兵的暴動，至李福林等國民黨軍閥已經屠殺五千七百餘人，將此暴動之火撲滅後，其議始寢；
- (三) 小巴黎報恭維國民黨是富庶的中等社會所贊助的黨，能鎮壓工農兵暴動；

(四)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連聲稱贊國民黨之「對俄絕交」，密勒評論說：「中國既與俄人決裂……；則西方制度（按即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之前途，當頗為光明……；此乃中國拋棄共產主義應得之代價，若列強而果賢明者，應速承認之，勉力與國民黨之中國結好，與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國，此新中國必將於目前之混亂中湧現而出，乃人人確信者也。」

(五)上海工部局總董費信悼論國民黨驅逐上海俄國領事，說能減少公共租界之罷工，說在一九二八年將欲與上海之國民黨官員「更加協力合作」。

(六)費信悼談話中又甚感謝國民黨，說「有勢力有思想的華人之多數」（自然是「高等華人」），覺悟工部局對於界內中外市民是一視同仁的，「一種公開反抗之政策，已變為至少消極的和平政策，而與工部局之政策一致，國民政府中明達有識之官員亦然，彼等覺悟公共租界非至和平妥洽確立於全中國之日，不能被交付於華人管理。」

帝國主義者既然如此幫助并讚許國民黨，這個「恭順的傭僕」資格，國民黨是不患得不到的。可是帝國主義者對於「國民黨之中國」雖然如此之幫助并讚許，但對於「工農之中國」則不十分客氣：日本和美國要侵佔滿蒙新權利，剝削更多的滿蒙工農；日本要出兵山東，佔領中國領土，壓迫山東的工農；英國要收回武漢工人所奪回來的漢口英租界；英國兵在九江槍殺苦力，在上海殺西崽詹林來，華兵張明政及輪船廚司某；廣州英艦掩護李福林兵渡江，香港逮捕逃難來的工農及革命黨人……這些事，對於恭順的帝國主義傭僕，自然是不關痛癢的。

但是對於中國工農呢？對於中國工農那另是一個問題。中國工農絕對不希望博得帝國主義者「更加協力合作」，恰恰相反，中國工農要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的基礎及其各種各色的恭順的傭僕。「對俄絕交」絕對不是中國工農的意思。

中國「對俄絕交」了，——國民黨得到的代價是與帝國主義者的「更加協力合作」，中國工農得到的代價是認識了國民黨是帝國主義者恭順的傭僕。一九二八、一、一

國民黨這個死屍腐爛得發臭了

電 岩

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本來就是共產黨打了嗎啡針復活起來的。廣州三月二十日的事變，國民黨就種下死亡病根。北伐的開始，即國民黨死亡病發作的開始。打下江西浙江江蘇，到處慘殺工農壓迫工農，而土豪鄉紳則掌握大權。這就是整個國民黨死了大半個。那時武漢一小半的國民黨還是活着，曾幾何時，武漢一小半的國民黨也繼之斷氣了，於是整個的國民黨就壽終正寢嗚呼哀哉了。

但是一班所謂黨國（甚麼叫做黨國，真是狗屁不通）要人，還罩着假面具欺騙工農兵士們，說一方面儘可反對共產黨，換言之即反對工農，一方面仍可與蘇聯保存友好關係。如今呢，從前曾經得到革命軍首領榮譽的蔣介石，現在為東方反革命法西斯首領的蔣介石，竟公開的說與帝國主義共同來反對第三國際，停止一切羣衆運動；這就是不打自招的承認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乾兒子，是帝國

主義的貓腳爪了。你們公開的說不要羣衆了。你們公開這樣承認，我們歡迎得了不得，因為工農羣衆全體都會看見國民黨的的確確是帝國主義的乾兒子呵！

做了帝國主義的乾義子，當然會反對蘇聯，這何消說得呢！驅逐蘇聯領事出國，停止蘇聯對華貿易（中國商業的損失仍是很大的），這還不夠，甚至做出世所未有之慘無人道的暴舉，慘殺蘇聯領事，捏造些甚麼證據。這表明國民黨已由死亡腐爛以至發臭了。人們或者要莫明其妙，國民黨從前得了蘇聯工農的多少幫助，現在為什麼反轉來殺蘇聯工農的代表？這沒有什麼奇怪呵，他做帝國主義走狗，反對中國工農當然要反對中國工農弟兄的世界工農，反對世界工農當然要反對世界工農的司令部第三國際，反對蘇聯又何消說得呢！這好比一個人死了，當然成爲死屍，死屍在空氣中受養化的作用，當然要腐爛，腐爛了就要發臭發得臭不可聞。要知道國民黨驅逐蘇聯領事出國，是從倫敦那邊一脈相傳下來的呵！

或者有人要問道：你說國民黨這條死屍腐爛是有點腐爛，發臭是有點發臭，那現在爲什麼還有國民黨部甚至有

堂堂的國民政府呢？呵朋友，你錯了，我說國民黨死了腐爛發臭等等是指十三年改組後的國民黨說的，現在的什麼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地主豪紳買辦商人高利貸軍閥再套上從前死亡了的國民黨的死人衣褲罷了。

伍朝樞前幾天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任期至十七年元旦為止，過了元旦就不法云……。

於是蔣介石派急得要命，隨在二十六日報上發表駁伍朝樞談話的文章，文章裏說些什麼到無多大關係，反正改組後的國民黨早已死亡，中央執監會議開得成也好，開不成也好，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得成也好，召集不成也好，都是你打我一拳，我咬你一口，你要這塊地盤，我奪那塊地盤。倒是李石曾的普魯東主義之分治合作精神是很要緊的。甚麼叫做分治合作呢？就是允許各處大小軍閥一方面共同的掛起死亡了的國民黨死人衣褲做門面招牌，另一方面由他各自自由的魚肉工農宰割工農，再合攏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分開來壓迫剝削慘殺工農叫做分治，合攏來做帝國主義走狗叫做合作，——這就是李石曾普魯東主義的分治合作，這也就是現在的國民黨的出路。

湖南農民革命的追述

直菊

時事新報記者，十二月十八日在該報社評欄內發表了一篇告滬上勞動階級的洋八股，牠的大意是說無產階級想要改良政治，社會革命，組織政府等，完全是一種夢想，不特不能達到，反要增加困苦。哈哈！時事新報記者真可算是研究系的肖子賢孫，沒有失掉了研究系賢人政治的衣鉢。滬上勞動階級諸君！全中國的勞動階級諸君！全世界的勞動階級諸君！你們聽着罷！改良政治，組織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專門職業，我們無產階級被壓迫的人們還是熟讀孔二先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老話，趕快站在一邊，安心做牛馬候着別人來治罷！我們的能力，我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他們看來，橫直夠不上去改良政治，組織政府呢！這些事祇好讓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研究系老爺先生們去幹罷！

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工人和農民組織政府的能力并不弱似現在一班統治階級的老爺大人們，勞農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已有十年的歷史了。廣州的蘇維埃政府

，雖然暫時的失敗了，然而全中國各地表示工人農民的能力的事實隨處都有。我現在且將過去湖南工農專政的情形說一說。尤其是側重農民方面的情形。

湖南的農民運動是有名的過火的運動。而五月二十一日事變是豪紳地主階級向農民反攻的第一聲，許克祥不過是他們的代表罷了。

當時的情形的確有使統治階級害怕的。統治權在城中確已轉移到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因為工會與農會合作，如是一省中形成兩種對峙的統治權，——工農兩會的統治權和所謂省政府的統治權。但省政府的統治權僅是達到省政府所轄的各機關，而各機關並沒有能力去執行政務，一定要由省政府函請工農兩會通告各級工農會才能發生效力。

(一)食糧的管理和支配

湖南雖然是個產米的區域，但因連年的兵災水災，農民無飯可吃，都是吃蕻芋來過活（據我個人的經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等省的佃農要用蕻芋做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日常食物，大多數的貧農則并求蕻芋而不可得，而此中

蕻芋又比芋為更普遍的農民食品，因為芋要佔用田畝，蕻則可在山上栽植，或者在秋收後栽在田間。現在農民不願照舊生活了。他們說：『我們之不得穀食是因地主將穀米運到外埠賺錢，本地穀米減少，因之價高。我們無力購買，我們既要飯吃，現在的方法就是阻禁，禁止穀米運出外埠。』農民用鄉做單位。本鄉內的穀米只許在該鄉農民協會的範圍內流通；要由本鄉流通到他鄉就要區農民協會的命令；要由本區流通到他區，就要有縣農民協會的命令；由本縣到他縣或出省境，就要有省農民協會的命令。因此省農民協會特印有一種運穀米的護照，專備省內各縣流通穀米及軍米出省之用，并設專人管理這件事。軍米出境雖有各軍的護照，若沒有省農民協會的護照是不能通行的。他們在各出口地方設有稽查，非常嚴密，若是米數與護照上的數目不符，就被他們阻止。長沙靖港地方有八軍軍官運米二千餘石，被他們查出超過原額一倍以上，他們老實不客氣的將超過的額數沒收了，其餘的軍米仍舊放行。湘陰和豐院地方也是八軍軍官偷運食米出口，據軍官說有三千石軍米的護照，實運了四千一百

六十石，可是據農民的計數有六千八百餘石，而護照又始終沒有看見，農民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全數沒收了。包運穀米出口是軍官發財的方法，因農民檢查的嚴密，自然引起了一班軍官的大怒。

農民支配食糧有他們自己的方法，歐戰中爲着食糧的支配一問題不知費了多少科學家經濟學家的心血。可是湖南赤脚草鞋的農民輕輕易易的解決了。時事新報記者所謂分配糧食的三種困難情形，湖南農民也輕輕易易的解決了。

他們的方法是：用「鄉」做單位。在一鄉內「圍倉」——調查谷米的多少。更以一鄉做單位調查人口。如是按照年齡的大小，分配食糧（老年壯年小兒每日各食米若干），本鄉內有餘或不足，都報告區農民協會，區內不足或有餘，則報告縣農民協會，縣集各區的報告，報告省農民協會。因此省農民協會知道各縣谷米多少的狀況而可以有權發護照到某縣去採米。

他們對於一班赤貧的農民沒錢儲存多量的穀米的，又另有辦法。他們收集地主的穀米，辦理平糶，以最低限

度的價格糶與赤貧的農民，每家依照人口的多少，發一個糶米的執照。執照是用厚紙做的，分爲許多方格，格內有日期，某日去糶米就將某日的方格剪去。因此人口以多報少的弊病，以一執照糶米數次超過需要而以漁利的弊病都免除了。這種方法的使用，據我親見的，湘潭縣是使用得很好而絕無流弊的。這種方法若要統治階級來執行。恐怕窮年累月還弄不清楚，而農民毫不費力的辦到了。現在秋收已過時數月了，可是湖南還在那裏命令各縣組織減租委員會，江蘇浙江等省還在那裏討論什麼減租條例，就可證明統治階級的昏庸，遲滯，毫無能力。

更有一事足以證明湖南農民組織的力量，就是爲第四方面軍採辦軍米的事實。那時第四方面軍在河南作戰，缺少軍米，由唐生智派遣兵站總監劉治齊來湖南採米，當即由工農兩會國民黨省黨部及省政府合組一經濟委員會專辦戰時一切糧食之供給，并決定了一個集中糧食的條例。主要的辦法就是將糧食以法令集中於農民協會之下，賦與農協以支配的全權。由省農協派員到各縣採米專向農民協會收集。定額原祇二十五萬石，可是不到一週的

時間，各地來電報告米數的已有十七萬餘石了。醴陵一縣更由農協發起『節食助軍』，全縣人民都食兩餐，以所餘的來供給軍用。

長沙城內存米原不甚多，但是省農民協會與省總工會

福建之軍閥與國民黨（福建通信）

（一）反動軍閥之混戰

福建一向受北洋軍閥之統治，因此閩南閩北遍地土匪。去年北伐軍入閩後，土匪盡編為新編軍。春間何應欽盡率所部入浙，只留下他的一個爪牙譚曙卿在福州，統率這些新編軍與海軍爭權奪利，特別是對於軍長廳長財政機關省市黨部等問題。這些問題的鬥爭，自春間一直至九月時尚未解決。所以自四月政變後直至現在福州省政府及各地的軍事政治等問題，從未有安定的一天，一切都在停頓紛亂狀態中。因此會連帶引起楊樹莊與蔣介石的裂痕，故蔣倒台後，楊樹莊為甯漢合作，極為賣力，且得特委會的重要位置，同時即進行倒譚運動。

海軍自身力量薄弱，無論如何，他是不能解決新編軍

為接濟前方軍米起見，在省城穀倉內借用穀五萬石，由總工會命令輾米工會晝夜加工輾做軍米。

一九二七、十二、二一於上海

（未完）

紫言

，只有聯絡別的勢力。遣戍在浙的張貞，因受何應欽等的不信任，他自己又無把握。所以海軍只得勾結南昌叛變出來無所依靠的十一軍。十一軍與海軍勾結，由浙之江山而建甌而延平而福州長驅而入，不聲不響，就把譚曙卿趕走，將在省新編軍繳械。

新編軍才繳了械，馬上問題就來了。就是繳得這三千多的械歸誰呢？這三千多現成的炮灰——士兵給誰呢？還有，就是十一軍代替了新編軍的地位，省政府特別是軍事廳給誰呢？財政機關怎樣分配？地盤怎樣分割？這些成為當時最嚴重的問題，幾乎要用機關槍解決。但是當時：一，十一軍自身只有五千多的武裝；二，福州的上游有盧興邦土著數千，下游有海軍的軍艦陸戰隊

封鎖馬江；三、福州的省政府，財政紛亂到一場糊塗，無法整理；四、福建的精華在閩南，大部的新編軍尚在閩南，海軍又進行收編新編軍；五、張發奎黃琪翔在廣東與李濟琛黃紹雄對抗非常劇烈，戰事必至爆發，廣東為政治中心，閩南又密邇潮汕。有了這五個原因，十一軍就毅然放棄福州的省政府，軍事廳，財政機關，刮一大批軍餉『南下剿匪』了！

海軍在閩南收編土匪時，十一軍就利用南京特委會的命令，反對收編，他就來『南下剿匪』；一到閩南，匪未剿却先編起來了，葉定國收編了，陳坤王振南收編了，其餘高義楊漢烈郭鳳鳴等只要他肯投降，也是要收編的。海軍看了眼紅，着慌，也就馬上將龍巖永定一帶陳國輝陳國華等土匪，收編為省防軍。高楊等怕失去自己的地位，不肯投降，退出泉州，十一軍就馬上分兵漳州進攻龍巖，聲言澈底剿匪，威脅陳國輝等歸已收編。當時十一軍與海軍因爭編土匪問題，幾至火併。同時有十一軍將解決廈門的消息。結果因為十一月十七日廣東張黃的變動，緩和了十一軍與海軍的對抗。

現在十一軍已入潮梅，所留在福建的只有補充師——統是土匪收編的李拯中部二團，分駐泉州漳州二處，把持一切稅收機關及烟苗捐款等。

十一軍與海軍衝突的和緩，陳銘樞過廈時曾有表示說：『這回是因為廣東的變化，所以急須回粵，如果粵事平後，福建是要再來整理的』。這話的利害，海軍是知道的，他看看自身的力量，決不足以維持福建現有的局面，所以他現在就決定二種策略：一、收編全省一切土匪民軍，擴充實力；二、設立教導團，以為將來分配於各部土匪民軍中，使土匪民軍成為他的可靠的武力，切切實實成為全福建的統治者。這在海軍可以說是進步，他已放棄他祖傳的關門的大福州主義，而以全福建為對象，做他的大福建主義了！

但是這種計劃能夠成功嗎？我們可以很肯定的說：『不能』，簡直是作夢！我們知道，海軍是最腐敗的軍閥，沒有人不唾棄的。在他所佔的廈門福州都沒有能力統治起來，那能夠統治全省？高義陳國輝等為甚麼要給海軍收編呢？欺負他是腐敗比較易與。所以他這次收

編了陳國輝爲省防軍，怕被十一軍吸收去，就要調陳國輝去福州，後來聽說陳國輝楊漢烈高義等與盧與邦聯絡要乘機佔福州，所以楊樹莊又發電阻止陳國輝來省，但陳國輝等現在仍舊是由漳平德化去永春南安莆田，自由行動。

高義陳國華等又集兵漳州之華封，準備襲取漳州。搶掠漳廈肥美富庶之地，特別是一度最豐盛的烟苗捐。閩北盧與邦久年土匪，擁有三四千的土著，盤據著廣漠的閩北，而尤溪水口尤足以制福州的命運。腐敗的海軍那裏能夠收編他們？所以就福建反動軍閥的情勢看起來，如果民衆不能起來奪取政權，肅清這些反動勢力，福建永遠是軍閥土匪的紛爭的紛亂局面，誰也統治不了誰。

(二) 國民黨的罪惡

福建的國民黨是從何應欽的指揮刀上帶來的，所以一開始，就是土豪鄉紳地主買辦軍閥土匪的右派國民黨，雖然有幾處地方以前有共產黨人替他撐持了一點門面，做一點成績，但整個的國民黨，是建立在何應欽海軍新編軍的勢力下，與土豪鄉紳地主買辦軍閥土匪等成份的基礎上。所有工人，農人，小商人等的左派成分，是極少極少的。

。所以一清黨之後，國民黨的反動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福州的國民黨是建立在黃埔系的新編軍與海軍的勢力下，在四月政變時，就是借清黨的名義拚命屠殺共產黨，摧殘工會農會，捕殺毆打工人農民。這樣的一個時期過了之後，接着就是譚曙卿與海軍爭事廳財政機關的時期，於是黃埔系等以國民黨爲工具，驅使一般工人農民爲他們反對省政府，反對海軍，爲譚曙卿爭事廳長。譚曙卿倒後，林壽昌黃展雲這般土匪流氓小刀黨等，佔據了國民黨機關，也是同黃埔系一樣的驅使民衆爲他們升官發財的工具。但他又更進一步，就是重徵工人會費，與軍閥的派人頭捐一樣利害，不交就是拷打拘押驅逐。對於商人則實行綁票，其餘以國民黨來升官發財，包攬詞訟，排除異己，受賄營私，公報私仇的勾當，真是不勝枚舉。

廈門的國民黨是建立在海軍土匪買辦以及一部份華僑資產階級的勢力下。所以市黨部的名角是警察署長王宗世，鼓浪嶼帝國主義的著名走狗李漢青，華僑資產階級集擊桂戴金華，無政府主義的流氓黃振家，以及閩南豪紳許

卓然秦望山等。所以他們當四月清黨時，就與最腐敗的海軍勾結，捕殺革命份子，摧殘工會，推翻工人勝利條件，極力向革命勢力進攻，再進一步，就是他們爭奪權力的鬥爭。如秦望山等利用閩南各縣聯席會議去爭省黨部，反對新編軍；李漢青因電話加價風潮，受電話公司每月一百三十元的津貼，強迫市民加價，用黨部名義，操縱鼓浪嶼華董選舉，用黨部名義干涉一切工人教員，學校，社團事務，報館言論，以為他們發展勢力，攫取權利的手段，因此會引起整個廈門社會的大反感；最近各報會一致的公開罵他們為壞蛋，黨閥，假革命，反革命。其實整個的國民黨都是這些東西呵！

其餘各縣的國民黨罪惡，特別是清黨以後，也與福州廈門差不多，不過有的地方完全在軍閥土匪豪紳勢力之下，他們連國民黨機關都不要，只很簡便的用那掛着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的國民革命軍——海軍新編軍十一軍，來代表國民黨的一切了。至於他的成績只要看全福建民衆哀痛呻吟流離亡散的程度，就可以概略的知道了！

因為廈門的國民黨，有一部分是代表華僑資產階級，

所以廈門的國民黨會做一點反對土匪反對烟苗捐的宣傳，十一軍到閩南時豪紳秦望山許卓然等為發展自己的武力，會與華僑資產階級戴金華等聯合與十一軍勾結要在泉州辦鄉團式的自衛團。但反動的海軍十一軍連這點也不要，不單大勒特勒烟苗捐，並且將所有的土匪新編軍都收編起來，迫得戴金華又不敢做自衛團主任了！

(三) 民衆的痛苦與民衆的力量

福建民衆久受軍閥土匪的壓迫和剝削，連年軍閥戰爭土匪私鬥的負擔，統統加在福建民衆——特別是工農身上。在城市如福州廈門漳州泉州等處的工人則因受帝國主義商品侵略，軍閥的苛捐雜稅，資本家廠主的高度壓迫，使物價高漲，工資低廉，且戰爭影響，工商業不能發展，失業者日多，一般工人——自產業工人以至於商業交通市政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北伐軍到後未清黨以前，共產黨人曾領導他們做了一點經濟政治的鬥爭，工人漸有蘇活的希望。但這僅僅是一個希望，一清黨之後，工會反是軍閥國民黨用以壓迫工人的工具，他們的勝利條件被推翻，工人領袖被捕殺，一般工賊反要徵收很重的會費，為

發財的捷徑。在鄉村方面，閩北內地則有土匪盧興邦及當地豪紳地主的剝削搶掠，濱海則有海軍的橫征暴斂，閩南汀杭龍永平等縣多數佃農除受軍閥的派夫派餉苛捐雜稅的壓迫和剝削之外更受地主高額租率的剝削，佃農將人工肥料算起來，蝕本很大，割肉補瘡，吃高利貸的虧。濱海一帶如泉州南安永春惠安浦田同安海澄漳州漳浦一帶，遍地皆匪，豪紳亦更強暴，農民担負苛捐，年達百餘元至數百元之重，即烟苗捐一項有不種者，每人亦須派百元之捐額，其苛暴有出人意料者，所以農民逃往南洋者年達數十萬，而土匪之數目亦逐年增加，而田地則多荒蕪無人要種。去年北伐軍到了福建，共產黨人去領導福建農民，特別是閩南農民，紛紛組織農協起來鬥爭，如漳浦龍溪農民反抗烟苗捐，永定龍巖農民的反抗軍閥杜起雲及豪紳杜運茹等，惠安農民反抗烟苗捐，浦田農民反抗地主等，都表現出偉大的力量得了部份的勝利。但清黨之後，一切勝利都給豪紳地主收回去了。

工農的勢力雖然受了這樣的一個打擊，但革命怒潮却並不低落，自四月到現在，却反而一天一天的高漲；工農對於共產黨反而有深刻的認識。如廈門福州漳州的工人都一致的反對國民黨，歡迎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正在組織秘密工會，自己起來鬥爭；閩北福州附廓及建甌崇安等縣農民已由減稅的鬥爭進為抗租抗捐，為土地革命鬥爭的新階段，閩南永定龍巖上杭平和海澄南靖龍巖溪同安惠安浦田仙遊永春等縣農民都一致組織起來，其中龍岩永定等縣已有全縣普遍的組織，減租減捐運動勝利之後已進於抗租抗捐土地革命的新階段，惠安北部早已實行抗捐，現在正為土地革命，的運動，平和漳浦上杭海澄等縣最近亦迅速的進展。現在數百萬的烟苗捐又已發表，豪紳軍閥，又將大施技倆，正是農民拚死奮鬥之時，行見閩南革命勢力的發展將與廣東東江連成一氣，為廣大的鬥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廈門

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續）

秋白

(二) 民生主義的真面目

『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我們是如此斷定的。這亦許太『刻薄』了。孫中山不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麼？固然是的。但是，世界革命史上一切資產階級革命之中，擁出左傾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來做領袖，差不多是一般的定律；所以即使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所要實行的革命，却十二分道地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無論孫中山提倡民生主義的用意如何的好，但是，民生主義客觀上始終只是發展資本主義於中國的方法論。

民生主義究竟說些甚麼？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基礎是『大貧小貧』的中國國情觀，——這可以說是孫中山全部理論的基礎。國民黨要硬說中國沒有階級，不用階級鬥爭，所以要這麼一個大貧小貧的國情觀，來做一切反動政策的根據，來殘殺實行階級鬥爭的工農貧民。其次，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說是要平均地權。這是民生主義的第一根台柱子。再則，民生主義之中，還有所謂節制資本。這算是民生主義的第二根台柱子。

附言：——讀者注意，實際上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原本只有『平均地權』，並無『節制資本』之說。直到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直到中國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劇烈的鬥爭，然後國民黨方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加上節制資本。我還記得，當起草這一宣言的時候，汪精衛胡漢民等接連在起草委員會之中向我聲明十三次：『節制資本是國民黨理論以前所沒有的。』

大貧小貧的國情觀，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三樣法寶，便是民生主義的全部；除此以外，孫中山的演講集之中，還講甚麼『衣食住行』。其實，這些都是甜密的話頭，是中國資產階級欺騙民衆的幻術，他借孫中山的口來向民衆說：『你們忍受些痛苦剝削屠殺，將來（不知何年何代）給你解決吃飯問題（孫中山民生主義第三講），解決穿衣問題（同上第四講），解決住宅問題，解決走路問題。關於住宅和走路問題，孫中山沒有講到便死了。可是，講到吃飯問題，孫中山的結論是：『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吃飯問題才算是真解決』；講到穿衣

問題的結論也是：『人民對於國家，又當然要盡國民之義務。』所以我們不必再到棺材裏去將孫中山拉出來，問他究竟怎樣解決住宅和走路問題，因為他的答案一定又是：『人民當盡義務』！這些衣食住行的問題，都只是民生主義的枝節。民生主義的根本，只是兩件事：第一件是以民生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關於這件事，我們在前一篇『孫中山與馬克思主義』裏已經說過；第二件就是根據大貧小貧的中國國情觀，實行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學說，——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論列的。

一、大貧小貧的國情觀

孫中山說：『中國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遍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頂大的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他因此說：『中國止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要用一種患預防的辦

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患預防』——便是民生主義的全部解釋。他的患預防是防些甚麼呢？他要防止資本主義的發達麼？當然不是的，因為，他說中國患貧，所以國民黨總是主張『中國不要共產，而且無產可共，中國只是要造產』。既然要造產，當然是要發達資本主義。那麼，他要防止的既不是資本主義，又是甚麼呢？當然是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了。民生主義就是防止社會革命階級鬥爭的主義，這算甚麼社會主義呢！所以我們首先要明白：孫中山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名共產主義』，完全是謊話。

其次，他既說『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小貧』，又說：『中國止是患貧，不是患不均。』這兩句話已經是自相矛盾。中國既有大貧小貧的區別，何以又『不患不均』呢？孫中山真是偉人！偉人說話可以隨便亂放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話，如

果是別人說出來，就是三歲小孩子也可以知道是胡說八道。但是孫中山說了這種荒謬絕論的話，一般『忠實信徒』和『純潔青年』，却還捧着他的『三民主義』當聖經呢！哈哈！

既然中國有大貧小貧的區別，那麼，那些具有幾千萬幾百萬幾十萬家財的中國人，就算是比起外國幾萬萬家財的資本家來，算是『小貧』，然而他們是不是剝削中國的工農呢？如果中國工農貧民是『大貧』，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是『小貧』，那麼，中國的這些大貧是否可以實行反對這些『小貧』而鬥爭呢？孫中山的答案，却是『不用階級鬥爭』。他的辦法（平均地權及節制資本的實施法），便是叫『大貧』等一等，等『小貧』大發其財之後，中國實業大發達之後，那時大家都有飯吃了！這種階級妥協的理論，顯然是幫助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況且，孫中山既然承認『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他何以對於中國大貧小貧不均的社會，又反對階級鬥爭呢？這顯然是矛盾不過的理論。這更顯然是他站在豪紳資產階級的觀點上說話

：——這就是中國的資本家地主對中國的工農說：『我們雖然是資本家地主，但是我們比歐美資本家窮得多，所以我們剝削你們是有理的，是應該的，你們不准實行階級鬥爭！』

況且，中國的國情是否只有大貧小貧而沒有階級呢？中國的國情是否因為『實業尚未發達』而可以『用不着階級戰爭無產專制』而用『思患預防』的方法進於所謂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呢？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的說明，我們還要專篇討論。現在，只說一說大概。

中國的國情實際上是不斷的劇烈的階級鬥爭。中國的舊社會之中，士大夫縉紳先生的豪紳階級，顯然是壓迫中國極大多數的農民工匠的（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的工人）。中國歷史上每一朝代更換的時候，赤眉黃巾太平天國的『匪亂』，客觀上都是農民貧苦羣衆對抗紳商階級的大鬥爭。那時的中國自然比起現在來，更是所謂只有大貧小貧，而沒有歐美那樣大的資本家。但是，階級鬥爭是如此之劇烈。即此一端，已足證明孫中山的大貧小貧的國情觀，說中國用不着階級鬥爭，完全是鬼話。何況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的經濟相當的進於資本主義，階級的分化日益明顯。黨國偉人養尊處優或者可以不看見上海漢口青島廣州天津，有幾百萬無產階級天天在工廠裏受剝削虐使。但是，五卅以來，這幾百萬工人，這幾千萬手工工人的罷工，不知道幾千次；各地農民暴動普遍的發展起來。這些工農的階級鬥爭，至少可以驚醒一下黨國要人的清夢罷！你們現在要停止民衆運動，要禁止罷工，要屠殺工農，——廣州暴動失敗後你們在四五天之內屠殺到五千七百多人！這是甚麼？這些『大貧』的人是應該被你們黨國要人屠殺的，是應該受『小貧』的豪紳資本案剝削而不准實行階級鬥爭的，——這樣說法就算是民生主義，就算是『思患預防』，就算是『合時用的溫和辦法』，是不是呢！孫中山說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如今國民黨這種屠殺是甚麼呢？難道不是證明『北風已經大翻而特翻，非多多穿起大毛皮衣不可』嗎？

總之，中國的國情，很明顯的是：階級鬥爭一天天的劇烈起來。中國現在社會之中，極大多數的工農貧民，

不但是『大貧』，而且是貧得不能生存；農民收入之極大部分被豪紳地主重利盤剝者剝奪了去，工人每天至少要做十小時的工，工資低落到不能生活，幾千萬的貧民失地失業，變成了兵匪游民，這是不是事實呢？——這是人人都看得見的。中國社會之中少數豪紳地主資本家，却天天的在剝削這大多數的民衆。你說他們自己也算窮的。但是像張謇盛宣懷曹錕兄弟周自齊潘復梁士詒聶雲台穆藕初虞洽卿……等等，誰不是有幾百萬以至幾千萬的家財的，其餘的阿貓阿狗張三李四，——我們沒有知道姓名的大資本家，還不知道有多少？楊希閔劉震寰李濟琛白崇禧蔣介石等等，誰不是靠着『國民革命軍』的軍閥權位掙着了幾千萬幾百萬家財的？孫中山先生，你講民生主義的時候（民國十三年八月），不正是預備解決商團陳廉伯等，並已開始準備解決楊希閔劉震寰的時候麼！單就陳廉伯楊希閔等說，他們那一個不是鉅富！廣州的『鉅富』（並非甚麼小貧），那時正組織了商團，正有錢購買鎗械私運入境。那時，至少廣州地方人人知道，楊希閔一人有幾千萬現金，存在香港銀行裏。正在這個時候，你

可以上午在大本營商量解決商團買辦的武裝，下午在廣州大學禮堂裏講甚麼「中國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你這是甚麼「政治道德」，這是不是當面說謊？利令智昏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家」，政治家，因為階級利益的關係，都可以如此亂說的。何況孫中山呢！

中國社會之中顯然有大富的特殊階級，而孫中山說沒有。中國社會之中顯然有階級鬥爭，而孫中山說用不着。中國社會之中顯然必須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一般貧民羣衆，實行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用革命的方法解決土地問題和勞動問題，必須在這種階級鬥爭之中，工農能戰勝豪紳資產階級，自己取得政權，才能救全中國經濟崩敗，才能真正爲工農民衆造產，解決他們的所謂衣食住行的問題。而孫中山却說只要用思患預防的方法，只要「人民對國家盡義務」！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思想，根本是反動的。姑不論他所謂「思患預防」，根本不合事實——思已經有了，無所謂預防了；單就他們思患預防的方法來說一說。這所謂思患預防就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退一步說，即使孫中山想防資本主義之患，那麼

，這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方法是不是真能「預防」呢？

二、平均地權

孫中山說平均地權，通常人都以爲他主張「耕者有其田」。誠然不錯，他說農民很可憐，每年收入百分之六十都被地主拿去了；他說：「他們要馬上用政治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但是，他用甚麼政治法律來解決這一問題呢？

他的平均地權方法，便是先叫地主將自己所有的田地報價，照價抽稅，而且一方面又「可以」照價收買；定價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高漲，這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爲公有。他自己說，如此辦法，現在的地主很可以安心，這是地主和政府兩不吃虧的。這叫做孫中山的「共產」，是共將來不共現在。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的道理，便不至害怕。」

這種辦法之中，還有可以注意的四點：（一）他的全部中山叢書之中，找不出一句話，說甚麼時候就要將田地

給農民，他只說『可以照價收買』。究竟甚麼時候收買田地發給農民呢？他始終沒有回答。（二）他全部的對於土地問題的分析，都只說城市的地皮如何漲價，可以抽許多稅；但是他始終沒有說鄉村中的田地如何無代價的交給農民。（三）他說可以照價收買地產，但是還恐怕地主資本家誤會他的意思，說他是幫助農民及工人，而使資本家地主吃虧，所以又特別聲明一句道：『如果地面上的樓宇是一百萬元，地價是一萬元，那麼，照價收買時，就要給一萬元地價之外，另要補回樓宇價一百萬元』。（四）他因為並不真想由國家收買田地，所以他始終沒有說出，究竟從什麼地方去找這麼大一筆錢，來收買全國的土地。

平均地權辦法是如此。『耕者有其田』照此辦法，要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時才能實現呢？我想，大概是在孫中山從棺材之中爬出的時候！如此的平均地權方法顯然

是：
一、平均地權只要地主和政府兩不吃虧，農民如何，他並沒有想到。

二、平均地權的這種政治法律方法，只是替政府設法籌款（抽稅），並沒有指明甚麼時候收歸國有。

三、平均地權，即使設法收買地產，政府需要一筆極大的錢，去付給地主；這筆錢不知何處去拿。

四、平均地權的辦法中，並無將田地交給農民的說明。

平均地權的方法如此分析起來，原來並沒有甚麼耕者有其田的意思，也並沒有土地國有的明顯辦法。通常以為孫中山主張土地國有，主張耕者有其田，原來都是謊話。照這種辦法實行起來，好呢，政府多收些地稅，少收些苛捐雜稅，照價收買都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即使能照價收買，地主可以得一大筆的金錢去做資本家。這是不是資本主義呢？當然是的。實行得不好呢，國民黨政府的唯一原則，是要使地主不吃虧，所以像廣州市及最近上海市的地主稍稍反對地稅，便立刻停辦；如此是永世也不能實行的。

所以我們說：平均地權的方法，就他本身而論，竟完全是與農民無關的問題，而且是烏託邦的幻想，因為他根

本在於不使地主吃虧。最好的情形之中——就算實行平均地權，也只是資本主義的辦法。

孫中山真心要解放農民麼？——並沒有。他真心要實行社會主義，去「預防」資本主義麼？——也沒有。

固然，他口頭上說：「農民可憐呵，可憐呀」。但是即使他真想幫助農民，也和俄國皇帝的解放農民一樣。他是幻想着一個神仙似的辦法：又要農民不太苦，太苦了他們自己要動手革命侵犯「小貧」的地主階級之利益；又要地主老爺不着惱，答應他們籌一筆幾萬萬萬萬的錢來，給他們去當資本家。這個方法，他始終是想不通。

他何嘗能解決農民問題呢？

三、節制資本

平均地權，做得好，充其量不過請地主變做資本家。節制資本的方法，再來節制一下，彷彿這樣私人資本主義就可以不發生了。

我們退一萬步說，孫中山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亦許他也是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他主張節制資本也是相信社會改良主義，相信不用社會主義革命，不用無產

階級獨裁，可以由「極民權主義」的政府，實行勞動法，保護勞動，八小時工作制……漸漸進到社會主義；這些限制資本家剝削的辦法，亦許就是他的所謂節制資本。但是，事實上却大謬不然。孫中山連做社會改良主義都不夠。

他在論到西歐英德各國的時候，他還彷彿贊成這些勞動保護辦法。但是，找遍中山全書，他曾經堅決的說過：「我的國民黨政府必然要規佈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嗎？——沒有。他曾經堅決的說過：「資本家的剝削，應當限制」嗎？——沒有。他是如此之怕中國資本家呵！他是如此之幫助中國資本家呵！他承認中國很窮，「人民要為國家盡義務」，否則失去國民之資格，——此等游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羣之盜賊。總之，他所講的節制資本，並沒有絲毫限制資本家剝削的斷語，他却責備「人民」為游惰了。

他雖說到「實行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接下去，他立刻又說：「中國不單是要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

蘇聯共產黨中之反對派

蕭約

三七八

蘇聯共產黨是打倒世界資本主義解放世界無產階級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主要先鋒隊中之一隊，世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正在猛烈的爭鬥中，而蘇聯共產黨內部却也發生着嚴重的爭鬥，這種爭鬥決不僅是領導蘇聯滿十年之蘇聯共產黨的內部問題，或是蘇聯之局部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之最現實的問題中之一個。

此問題之解決將在全世界發展中之更進一步，與世界未來之社會革命的問題是同一性質的。現在如要明了此問題的意義，我們認為必須提出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俄國革命的結果究竟是發展資本主義呢？還是發展社會主義呢？甚麼是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的開端？

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農民的作用怎樣？

三、在一個國家內能否建設社會主義？

四、什麼是無產階級政黨，什麼是民主集中制？

以上幾個問題是爭論的焦點，我們還不想將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成爲單獨的一個問題，這因爲關於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是從上列四個根本問題當中發生出來的，然而也許順便說到幾句。

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十年多了，在蘇聯國中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部分的經濟勢力自然也佔相當主要位置。這種情形在俄國革命當中有其歷史的遺跡在。這種遺跡就在於革命的成功革命的發展以及革命進一步存在的問題首先全靠無產階級能否與其同盟軍農民保存堅固的聯合，其次，無產階級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爭鬥進程中與農民同盟能否使農民變一變性質，這就是說此農民照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走，還是朝着鄉村經濟的合作社化的方向走，換一句話說，俄國農民能否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走。

此問題是黨與現在反對派中間爭論之根本問題。因爲此問題一解決，就決定了方針，解決了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專政之獲得，專政之保有，并解決了此專政之同

盟者的問題。

當然的，一說到農民，必須注意到這是說大多數的農民，換言之就是說貧農與中農，決不是說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反革命的大富農，並且不是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之西歐各國的大多數農民，而是說經過三次革命的大紅爐，無產階級專政滿十年之蘇聯的大多數農民。

昂格思對於西歐的農民尙且說道：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一方面；我們所以要這樣做，爲的是使農民生活較好，並且使農民容易爲我們的同志。

我們所以這樣做，不僅因爲我們認爲獨立生產之小農有到我們這一邊來的可能，而且爲我們黨的直接利益。將近完全流於無產者的農民愈多，則社會革命亦容易發生。

（見昂格思論農民問題）

關於西歐的農民可以這樣說，那當然是明顯的了，在蘇聯這個問題是可以必須這樣說的了。其實，這樣說還是多了的啊。

列甯對於俄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說道：「國家一切大生產工具及國家政權都集中在無產階級手中，再與幾千百萬

的小農結成同盟，而對於農民關係之領導權的保證又在無產階級手中等等，這或者還不能完全建設社會主義，可是還有合作社，對於合作社我們過去曾輕視過，當他是一個買賣所，這當然有正當輕視的理由，然而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之下，誰能輕視合作社呢？爲完全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必須的條件，這些，或者還不是很完全。這些，尙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完全建設，然而所有這些必須的條件已足夠社會主義社會的完全建設了。」（列甯全集十八卷下卷）

列甯接着說道：

「任何社會的結構只有在某一定階級的經濟維護之下能夠建築得起來。

我們記得「自由的」資本主義之誕生須費幾萬萬盧布。現在我們必須有覺悟的使成爲事實，即現在的社會建設是合作社的建設，我們必以日常的習慣來維護他。

然而維護必須有維護的新意義，這就是說只幫助任何合作社的流通而說維護還是不夠的，現在所謂維護合作社是說使實實在在的民衆真實實參加合作社。」（列甯全集

十八卷下卷)

上面引證昂格思和列寧的話證明的什麼呢？證明他們實實在在懂得大多數貧窮的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後備軍。

這些引證同時又證明了共產主義的根本基礎是在無產階級握到政權的時候，必須利用後備軍，為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堅固地聯合工業與農村經濟，也是好給無產階級專政以基礎，如果沒有此基礎，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是不可能的。

我們想來只要這兩三個引證，就足以明白如俄國農民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關於農民問題的主張除昂格思與列寧所主張以外，就不能有其他的主張了。現在請進而言爭論的內容罷。

俄國革命是在世界大戰的時候，而且是接着世界大戰後那一年發生的。世界經濟破壞無餘，在任何戰爭尤其是這樣大戰爭以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不能不形成直接革命的環境。然而在戰後革命高潮的後一年，就發生了世界革命的一些障礙。因為西方的無產階級做着德謨克拉西的迷夢，因為西方的共產黨又沒有戰鬥力，因為老社

會民主黨的變節，資本主義雖然未能解決畢竟致其覆亡之任何根本矛盾，然而他確表明尚能苟延殘喘於一時，且局部的嫁禍於工農藉以暫定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在資本主義圍攻中之世界惟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就表現出其人民有巨大的創造力。這種環境中發生出許多問題為蘇聯共產黨與反對派中之爭論的對象。

關於聯合農民的問題托洛茨基從未曾贊同過列寧的主張，他總是站其孟雪維克的觀點上，就是他認為只有世界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農民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其發展的方向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方向，因此，托洛茨基認為與農民聯合，必須了解只是極短的一時期，而無產階級就須將農民盡所有的一切都剝削得來。世界革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到什麼時候能夠最後終止此種聯合呢，那托洛茨基就公開的提出問題說無產階級是不能持久，黨與專政都有重行變成小資產階級性的危險，小資產階級分子必將起來吞了無產階級的專政。

當一九二五年底，蘇聯工業與農村經濟之恢復時期一完了，托洛茨基便特別拚命的攻擊，隨後就有季諾維埃夫

，客米尼夫等繼之。

在恢復過程中安置好很多已停了工的大工廠，故國家工業之發展是很快的。恢復時期一過，必然的到了擴大工業的時候，然而擴大工業，國外是得不到幫助的，只有全靠蘇聯國內自己的力量，那發展的速度當然要慢得多了。反對派的同志們就說這種情形證明國家將遭覆亡。

然而根據最近兩年來的經驗，可以肯定的說，雖然發展的百分速度比較恢復時期是慢一點，可是經濟的建設是朝着發展方向上進的，并且比資本主義國家之國民經濟的發展要佔優越得多。資本主義之局部的暫時穩定，其進展與蘇聯之經濟穩固是平行的；恢復時期過後（即恢復歐戰以前的經濟狀況），資本主義經濟與蘇聯經濟當然不能劃分界限毫無相互關係啊，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間之戰爭危險是時時朝着直線上進的。自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二年中，幾幾乎全世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爭先恐後地承認蘇聯。在那時期所以這樣爭先恐後，因為他們認為把蘇聯拉到國際關係的隊伍裏去，就會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變了性質。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們這種夢想就成爲

泡影了，而同時就進入不可調和的陰謀與準備戰爭的時期了。所有這些醞釀的問題，現在的反對派就在蘇聯共產黨十四次大會中嚴重的提出。請看反對派怎樣爲其責難的根據呢，他說：

一、如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只有在西歐主要國家的無產階級得到勝利以後，才說得上建設社會主義。

二、只有西歐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才是蘇聯無產階級的真正同盟軍。

三、黨對於蘇聯的政策，尤其是對於聯合農民之深入的擴大的列寧的政策，已經傾向於使黨及蘇維埃政權重行變爲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權了。

四、現在蘇聯之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社會主義的積聚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罷了。

五、蘇聯現在的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口頭上說說罷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份子的統治。

六、蘇聯的無產階級是被剝削的階級。

七、現在黨的政策是賣階級的政策，不僅出賣了蘇聯的無產階級而且出賣了世界的無產階級，因爲蒙蔽世界無

產階級說：現在蘇聯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反對派）對於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很表不信任……然而反對派的實際政策怎麼樣呢？

他說聯合農民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條件，必須另創造一條件以便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就從這個根本觀念出發，故托洛茨基季諾維埃夫等建議說：無須乎採取聯合農民的政策，必須提高城市工業品的價格。這樣的政策，就是反對派變相的曲解列寧主義，因為反對派不公開地說與農民破裂，但實際上是放棄了與農民聯合的政策。照反對派所提議的，是否對於無產階級有任何利益呢？當然一點也沒有。因為在蘇聯，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有密切聯繫的，而且只有國內市場為工業的市場範圍，那工業品價格一提高，市場範圍縮小，勢必妨害工業之發展以至停頓衰頹而後已。

蘇聯共產黨一切事都是本着有心得的列寧的觀點做去的，而與貧農採取堅決的聯合的政策。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農村經濟賦稅之調濟，改良農村經濟的一切合作社，已經得到了上好的成績；而反對派事前所預言的種種

不好，如破壞金融啊，停滯工業啊，在商業上小規模工業上增長私人資本啊，減低國家金融週轉量啊，使世界無產階級及蘇聯無產階級失了信仰心等等一大篇，現在事實上已證明這不過是蘇聯共產黨中幾個反對派捕風捉影自捏造罷了。

黨照着先前所定之列寧主義的道路向前做去，其結果是不怕無產階級與國家不好的。

蘇聯無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的聯合究竟怎麼樣呢？我想誰都不會忘記蘇聯無產階級去年幫助英國罷工礦工的一回事。在這一例上就可看出蘇聯及蘇聯的共產黨是不會重行變為小資產階級性的，而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去年那時的反對言論，可說毫無根據了。

可是世界上竟沒有一個工人和一個革命者相信他們的誹謗。

一見情形有點複雜，就馬上害怕起來，快快丟下領導責任的反對派，到反轉來吹毛求疵，尋找一點一滴只要有利的攻擊的都作為非難的根據，可笑孰甚。反對派在第三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上提出下列的根本問題：

一、關於戰爭的危險問題，反對派事實上沒有什麼建議，然而對於黨向第三國際及各國共產黨提議開路脫菲雪爾馬斯洛夫及其他法德兩國極左派黨員的政策，則大下批評。提出這些責難的人，也不顧到當第三國際的領導者還是季諾維埃夫的時候，他自己就決心開除這些變節者，這些蘇聯的敵人了。

二、對於英俄委員會的問題，反對派要求馬上叫該委員會中之蘇聯同志自動建議取消，因為此委員會之存在，在歐洲工人隊伍中就有一種幻想，好像英國改良派所做的是對的一樣。

三、關於中國革命的問題，反對派繼續保持着他過去對於農民問題的舊觀念，不承認農民在中國革命當中的重

要。就從這一點上發生出他們（反對派）的不了解：在中國革命中共產黨必須領導小資產階級到某一階段發生破裂為止。

一言以蔽之，反對派沒有提出積極的計劃，未曾參加實際的工作，漸漸地會形成反革命的組織，不信任無產階級的創造力，不相信無產階級的革命環境，不相信無產階級的領導能力建設能力與貧農聯合而戰勝貧農的能力，——這不僅在聯合貧農當中和貧農奮鬥，而是本着列寧的遺訓，在奮鬥的過程當中，使農民改變，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反對派就害怕做這樣的工作，快快放下領導的責任，專做類似孟雪維克之工作。

寸

鐵

●●● 舅子政府

「小舅子」本是北方罵人的話，不圖南方竟有所謂舅

子政府出現。舅子政府者何？政府中主要人物財交兩部長都是舅子充任。舅子者誰？蔣介石的舅子宋子文

也，何應欽的舅子王伯羣也。

（撤翁）

真正國民黨

真正國民黨，只有西山會議派，亦即環龍路四十四號的國民黨。怎見得？因為只有他們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徹底。其餘若汪記蔣記馮記：記：記國民黨，都會經聯共聯俄，即現在反共反俄還是不徹底，還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代他們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政綱及黨章。只有西山會議派要完全復活改組以前的國民黨，這才算真正老牌的國民黨呀！

（撤翁）

如此這般的反共清黨

吳老狗說汪派反共是受了第三國際命令；現在環龍路的真正國民黨又說：『中央全體會議為受第三國際主使蘇維埃之走狗』；大約除西山會議派諸先覺以外，其餘所謂反共清黨，都不過是如此這般的一套把戲。

（撤翁）

白崇禧口中的清黨大功

白崇禧在漢口演說：『過去的清黨，有報私仇者，有受厚賄而為富家翁者，誤殺冤死者不乏其人。』國民黨

忠實黨員這樣的清黨大功，大概不是共產黨造謠吧！

（撤翁）

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

程潛演說：『最近上海有所謂分治合作說，實即變相的聯省自治制度，完全違反總理學說，這種就是人作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工具。』不知道李石曾聽了這幾句話作何感想？陳炯明趙恆惕及時事新報記者聽了這幾句話又作何感想？

（撤翁）

孫中山瞎了眼睛

白崇禧致電何應欽等表示對蔣出處意見，謂『領袖出處方式，須極磊落，介公於汪派諸附逆委員，不免瞻徇過甚，於張黃諸叛將，不免庇護過深，倘對汪派及張黃不有明顯態度，竊恐為盛德之累。』是的，張黃想利用共黨，汪又想利用張黃，蔣又想利用汪，這班叛逆一串的利益，都因為要對付忠實同志廣西老。孫中山在廣州革命的時候，專重用這班叛逆，而未會看中忠實同志廣西老，真算是瞎了眼睛！

（撤翁）

我們的死者

爲哀悼我們的死者，本報特闢此一欄。各地白色恐怖下死難的先烈，不論其爲共產黨員與否，讀者如能記述其傳略或哀悼之辭寄給本報，本報當儘量登載於此欄中。我們在血淋淋的先烈屍骨之前，是不哭的，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路前進

悼張太雷同志

秋白

張太雷同志死於廣州暴動時反革命軍閥的亂槍之下！廣州蘇維埃政府的代理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張太雷同志，被反革命軍閥的慘殺而死了！廣州十二月十日晚上的暴動，負主要的指揮責任的是張太雷同志。當天晚上革命的兵士進攻反革命的公安局，革命的工人羣衆武裝暴動起來解除廣州反革命的砲兵營的武裝，佔領反革命政府的機關，十一日天明的時候，差不多全廣州市已經完全爲工人赤衛隊所佔領，反革命軍隊大半解除武裝；成批的兵士羣衆，到工人赤衛隊來投効。於是當天便開革命羣衆的代表大會，選舉蘇維埃政府。張太雷同志在暴動前三四天，每天晚上親自到革命兵士的祕密會議，去做報告

，去組織他們。暴動勝利之後，他便由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的指定，提出於廣州工農兵代表會，一致通過而被委任爲軍事平民委員長；又因選任的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蘇兆徵同志，尚在海豐未能趕到，由他暫代。他受共產黨的指揮而組織廣州的暴動，能夠絕對服從黨的命令，極其艱苦的工作。暴動的前後，他尤其是非常的勞瘁。十一日他便聽廣州蘇維埃政府的命令，組織工農革命軍和廣州市赤衛隊，極廣大的羣衆都來參加。工農革命軍和革命的羣衆猛力攻擊長堤一帶的反革命機關，並且極力要打過珠江到河南方面去消滅反革命的李福林的勢力。但是，因爲帝國主義軍艦及反革命的國民黨軍艦的阻擋，這屢次的攻擊始終沒有成功。十二日晨，因爲聞廣州市

的羣衆大會，張太雷同志出席報告。這時候，李福林的軍隊，已經由帝國主義軍艦掩護，在僻遠處渡珠江，繞道廣州北部來攻擊。廣州市內的工農革命軍及赤衛隊大半都開到北部去應戰。所以敵人又能乘虛攻襲公安局——暴動後之總指揮機關。等到張太雷同志從羣衆大會回到總指揮機關的時候，這機關已被敵人佔領，敵人使用亂槍向他的車子射擊。結果，太雷同志身中三鎗，最後一鎗中在心窩，胸膛炸裂而死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雖然當時羣衆和赤衛隊又重新將公安局奪回；但是十二日那天晚上，反革命軍隊已經戰勝，革命的工農軍不得不退出廣州，到花縣一帶去。而張太雷同志瞑目的時候，廣州暴動還沒有完全失敗呢。

張太雷生於一八九八年，他的家鄉在江蘇常州；他父親是一個小商人，很早便死了。他那時還沒有十歲。他的母親一直是借債度日。他在這種困苦的家庭中，勉強在天津北洋大學法科畢業。那時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各種社會主義的團體風起雲湧的起來。張太雷就參加最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以及後來共產黨成立時之最初組

織。他加入黨之後，便拋棄一切而爲黨工作。他曾經派赴莫斯科出席於共產國際之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五年初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時，他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同時，被任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書記。一九二五年春即調往廣州，與陳延年同志共同工作，担任人民週刊的編輯，同時幫助鮑羅庭同志。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時，他被選爲共產黨中央委員，並擔任湖北省委書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開緊急會議，他被選爲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且派到廣東，擔任廣東省委員會的書記。他在黨裏歷次担任負責的工作，他的堅決與耐苦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如今他是死了！我們的黨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經犧牲不少負責同志；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王荷波……，如今張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了。張太雷同志死在幾萬暴動的廣州工農兵羣衆與反革命軍閥搏戰之中，死在領導工農兵暴動的時候。他死時，覺着對於中國工農民衆的努力和負責；他死時，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將要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淵泉！

畜生與妖怪對談

——吳稚暉與汪精衛——

不知爲什麼，國民黨這塊臭皮囊，近日來蒸發得格外有點味兒。預備會議那齣戲，很公開的宣佈國民黨出葬的儀式；既是如此，然而還有一些未見過世面的蠢才，想在此後這個或那個會議席上尋求三民主義的影子，來挽救那已經死去了的靈魂，那真是天字第一號孱頭！他們敲着甚至於唱着，都無非是送葬的歌聲。有兩位角色更加特別起勁，正因爲他們倆可以代表全部的緣故，故其落力處比臨別紀念的大老倌唱壓軸戲時，尤爲落力。真足以悅觀者之目而壓聽者之耳矣。

你猜這兩位是誰？唔！這兩位都大有來歷，非同小可，大家曾經豎起大拇指讚過，叫聲頂聒聒的黨國元老和柱石。一位是看國民黨做灰孫子，自以老祖宗自居，而又混在灰孫子隊裏搖旗吶喊的無政

綺園

府主義者吳老狗（這是另一位上他的尊號），這隻狗却同時欽點了爲帝國主義和軍閥那些猴子們御用的「貓腳爪」。盈千纍萬一批一批的工農和青年，經過他的爪下喪了殘生，送到他的主人那很容易消化的胃裏。他因此大有功的黨國，供奉內庭尊爲天師。

他的巍巍然的議論，有等於與黨國命令一樣的功效。另一位又是天下馳名，獨一無二，與黨國同終始的名角汪彊屍（那是上一位送他的佳字。）他既能下筆千言，又能跳來跳去。他有柔媚無骨的輕盈體態，可投身置愛於任何「武裝同志」的本事。他想法賠小心認錯補過，來苟延國民黨的殘喘，拿那副其厚盈尺而又富於橡皮質的政治臉皮，到處求善價而估。據說這兩位黨國柱石不特同志而已，平素且有如金石一般的所謂道義交情。這次可天奪其魄，一位因天狗星經過他的睡床，變了殭屍；一位又不知飲了

什麼狂泉，失了心的化成瘋狗。一對畜生妖怪，不惜在爛毛廁裏大翻其筋斗雲，互相撩開褲子掃射，醜態固然畢露，而馬桶便壺也一齊打破推翻，蛆鑽糞蛆的亂攪，攪到漆黑一團。於是乎聲聞遐邇，臭不可當！雖然一班不識羞恥的羣狗見着黃金般的糞汁，覺得香從中來，瀉在地上，未免可惜；而凡人則皆掩鼻而過矣。

如果你要了解國民黨是什麼東西，最好看看這齣壓軸大戲，自然會頓開茅塞，豁然貫通。在下更爲工作忙的人們設想，不惜犧牲本報寶貴篇幅，編一段畜生妖怪現形時的道白，字數雖則無多，而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胥可於此中求之。舉一反三，亦在閱者神而明之而已。以下是那兩位「柱石名角」十來日做唱的精華，鄙人絕無竄易，聊以存真。後以陳公博一問收科者，並非多餘，乃作「殭屍」走了之後的餘音，亦可謂「老狗」褲子後穿之一證焉爾。

汪：我們要繼續肅清中國共產黨，我們要取消西山會議的特別委員會，我們要恢復中央執監兩委，我們要開第

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彼腐化之徒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

吳：既然如此，你一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二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維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琛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

汪：特別委員會是小事麼？是唾手可改的麼？……你又說，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這騙走兩字奇怪得很！李任潮不是已說明來上海的緣故麼？如何說我騙！而且李任潮如果和我一起來上海，則十一月十七日那一夜至少和黃季寬同一狼狽逃命，不走又怎麼樣？

吳：不用說了，既是知情而不告李任潮，這是何等心胸！還強辯說李幸而跑了，否則也如黃季寬，好像李還應該酬謝，這簡直是析梢口氣！……我們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劃，別尋

道路。……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

汪：這是極端誣蔑武漢同志的話。……我們總沒有想到吳先生還相信這些極端誣蔑的話。

吳：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突之外，另有一些蹊蹺，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駭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曾要親去消弭他們的共產計劃。汪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唷唷……

汪：這完全是先生記錯了。我祇說共產黨無時不想入寇廣東的。你全篇的意思，無非認定張發奎黃琪翔是共產黨罷了。

吳：你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黨，必應離去廣東……口舌那爭得明白？

汪：就昨今兩日關於廣州事變之各種電報看來，可知張發奎沒有和共產黨勾結……張發奎等的心跡，於此一役已經大明了。

吳：李任潮不是好像仙人一般，昨天已對各報記者作過預言麼？他說，張發奎黃琪翔等或者又將蘇兆徵等的武裝農工編出廣州以外，他又必定通電告捷。這套苦肉計老把戲，是從武漢一路就演來的。

汪：自從寧漢開戰以後，中央委員由漢口到上海的，如我汪精衛等連言論也沒有自由，如朱霽青等連身體也被拘囚……我們沒有法子，始相約同去廣州呀，然而及至接得南京及中央委員的覆電，主張仍在南京開會，並主張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我們便也離開廣州來到上海了。我們之委曲求全，還有什麼不能得到一般同志之諒解呢？

吳：你口口聲聲的簡單是為反對特別委員會，促成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漢的出來開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呢？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報私怨的，總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呵。

汪：唉！張發奎等所以有十一月十七日之舉動，便因為

反對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去打湖南，我們所以同情於此舉動，也緣因此。而李濟琛對於我們提出什麼彈劾案通緝案，難道我們連批評判斷之自由也沒有麼？至於你吳稚暉等推波助瀾，又提出什麼彈劾案，這無異說我們對於武裝同志是不能有批評判斷的自由。

吳：我兩個人頭上都沒有戴上軍帽，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真是一件沒廉恥的事。又何況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季陶先生說：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那是對的。並且至少要把那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請他不要到。一個就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因爲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

汪：哼！我這幾個月來，於你們打唐生智時候，由漢口

一跳跳到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到廣州，你們以爲我們必不敢來上海了，你們仗着幾個總指揮的勢力，趕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

太苦了。

吳：照汪先生那種跳來跳去，危險得很，少不了成了一隻鬥昏雞！……故你汪先生的跳得起緊，除了共產黨工具的批評外，李石曾說他是肝病。

汪：我和你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你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廉伯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可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件大事？

吳：但要問明武漢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第三次全會，他的中央同政府，是否高明過現在的特委。汪精衛的數人聚在一起，與別個執監委員的數人聚在一起，有什麼分別？其意若曰，凡可以代表黨的，止有汪黨紀先生是唯一老牌。跟着這老牌黨紀的，也個個就是

黨，就是黨紀。否則還有一說，就是你們四月在南京學了西山會議，所以我們也在廣州幹一下。可見你懂得什麼黨紀！你一朝權在手，西山會議便遺臭萬年了。你自己弄到窮困無所歸，也要嘗嘗西山會議的滋味了。

汪：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的主張。

吳：你本來要靠唐生智出氣，無奈再靠張黃來出氣，跳來跳去，藉搗亂為報復。……你可以跳東跳西，實在因陳公博顧孟餘之徒為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無人，故憤而亂跳。你却未能平其心，悟陳顧之徒與南京方面人物正是一丘之貉。……像一個負氣書生，見了對面腐敗，忘了自己方面所託又為何如人！

汪：先生連月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使用最大的字刻出來。我可怎麼樣呢？

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自由辯論的機會。林沖說得好，小人頭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言論自由，但鑑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

枷，捱先生罵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

吳：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批評，用廣東的花眼法罷了。……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蔣下野時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幾乎渡江。並且唐生智後來打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質問，我們不言。……你說我們靠了督軍團逞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沉下來，我們只好滾蛋了。

汪：數月以來，我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我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污蔑；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寧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挾已合之創痕。

吳：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陳樹人先生，酷辣點說，恐與多數粵委員一樣，是腐化庸人進官僚而已。……至於徐謙顧孟餘，……一個將成大胆老面皮

的小人，一個是成爲懶惰陰刁的小人。於是聽到汪先生自身一個僞君子是八九分成功……如無忌憚的做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你忌嫉同儕，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了。

汪：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

吳：若是一個人心是肉做的東西，不能說這種話也是假的。……現在且不說共產問題，……我們反共人的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並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不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廣東那個亂子，輪原動力的目的如何正當，而舉動輕率釀成大亂八個字的官樣考語，任何一方面也承認了。汪精衛等也照例查辦了。

汪：我們在漢口反共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倒蔣的，如今我們却提議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難道這也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擁蔣麼？你們沒得說了，却

又說提防蔣同志上當。我索性的再一跳跳離了蔣同志……：那你們還有什麼說呢？

吳：今天聽說汪先生已果然跑了。他即不爲要查辦，他見張黃等自劾，恥令張黃等獨爲君子，本也應自劾而去，用不着政府來查辦。……換些新鮮空氣，政治生命到相當時節復活起來，還要健全呀！

陳公博：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謔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

吳：我與稚暉春秋已高，飯已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雞偷狗竊，止希罕萬元？……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黷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吻，都使得出……：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真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與稚暉使任你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槍花的進行，你腦壳就會撞破的！

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通過的議決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的工人階級，同着農民兵士羣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統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一廣州蘇維埃，在三天英勇的鬥爭之後，竟被帝國主義及廣州一切反革命的聯合勢力所摧殘了。廣州蘇維埃存在的期間雖然很短，可是對於中國現時革命的整個的發展，有非常之重大的意義。蘇維埃的廣州之建立與奮鬥及其失敗，都是中國共產黨所應當研究的，應當收集這些歷史事實之中許多非常重要的教訓，而給一般工農兵士廣大羣衆，解釋其意義。

(一)廣州暴動前之中國一般狀況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後（滬粵的四月反動，武漢的七月反動），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八七緊急會議都確定中國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這種分析完全合於事實。背叛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及其軍閥與國民黨，

自從和工農民衆破裂之後，絕對沒有能力去建立經濟政治的穩定，他們是一無辦法。國內各種經濟——工業商業農業財政國際貿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這種經濟恐慌一天天的利害起來，簡直有天崩地陷的形勢，資產階級軍閥的反革命，已經充分表現他沒有能力保持他內部形式上的統一，更不用說實現中國之資本主義的集權了。廣東汪精衛所領導的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前，國民黨領域之內已經爆發許多軍閥戰爭和簡單的搶掠。這種戰爭沒有絲毫的革命意義，完全是爲着搶地盤爭地位，各省之間有搶奪，各縣之間也有搶奪，——這都是資產階級軍閥的各派各軍互相競爭的現像。資產階級愈反動，對於被剝削階級的恐怖政策也愈加利害，他們的屈伏於帝國主義之前也愈加無恥，他們內部愈加不能統一而日益分裂紛爭。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的『合併』完全是一齣滑稽戲；這一幕滑稽戲之後，立刻準備了兩個軍閥的戰爭，南京政府和唐生

智的戰爭，及廣東派軍閥和廣西派軍閥的戰爭。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反對李濟陳黃紹雄的戰爭，不過是反動政治內部的紛擾和軍閥混亂的總局面之中的一幕。全國之中現在有兩個根本的階級過程：一方面，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很迅速的與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及帝國主義相聯合混一，別方面，無產階級農民和極大部份的城市貧民在極艱難的條件之下，忍受着無數的犧牲，共同進於革命之更高的階段——從與民族資產階級結合之聯合戰線，進於工農反對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階級之聯合戰線。在前一時期，革命的旗幟是國民黨，現在的新時期的旗幟却是蘇維埃的工農革命，這革命要由共產黨來領導。工農革命運動的生長，表現於最近半年來上海漢口廣州的罷工潮，湖南湖北廣東江蘇的農民暴動，以及河南直隸山東江西的農民騷動，南昌八一暴動及葉賀軍隊的佔領潮汕。這一過渡時期中，革命方面最大的弱點，便是革命正在進於更高的階段，而中國共產黨很幼稚，經驗很不充足，又受着極嚴厲的壓迫，他在政治上組織上指導一切運動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對於國民黨及其「左派」還存着種種幻想，

由此而發生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尤其是在土地問題及軍事問題上；其最主要的缺憾是三種革命力量之間沒有親密的堅固的聯絡，——這三種偉大革命力量，便是工人羣衆的鬥爭，農民的暴動和兵士羣衆的兵變。南昌革命軍隊的起來，沒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發動工人和農民；暴動的農民沒有得着城市的贊助（如湖南秋收暴動時長沙的不發動羣衆暴動）；城市工人也沒有會吸引兵士羣衆到自己方面來，所有這些缺點，便發生葉賀南征時期的歷次的失敗。

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在十一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糾正上述的缺點，同時確定現時的總形勢：雖然受着歷史上的屢次失敗（上海蔣介石反動，武漢汪精衛叛變，潮汕葉賀挫敗），可是仍舊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革命的力量不但不減少，而且不斷的生長，而暴動問題也仍舊是最直接行動和規劃中的問題。

（二）廣東省內的情形

李濟琛的廣東境內的國民革命軍早已葬送了，廣州的反動只在蔣介石公開反革命行動後約兩天。葉賀革命軍

隊失敗於潮汕的時候，張發奎和汪精衛及一部份廣東省內的資產階級，便準備推翻李濟陳黃紹維及代表南京政府一派的豪紳資產階級。十一月十七日，這一政變居然成功了，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起來奪着廣東政權，自稱『護黨運動』，想號召一般民衆來贊助他們，而達到反動的目的；同時這一派人也非常之殘酷的壓迫工農和共產黨，比李濟琛的統治是有過之無不及。汪精衛領導之下的張黃政權，第一步的政策，便是取消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逐他們出公共宿舍，封閉他們的公共食堂等等，逮捕大批羣衆的革命工人，開槍轟擊徒手的示威羣衆，命令軍警和反革命的『改組委員』佔領工會會所，特別發布殺盡共產黨的標語。張發奎黃琪翔等對於帝國主義是特別的表示親密和所謂『和平友好』，他們甚至於對於資產階級的團體也嚴禁抵制英日貨，他們那時便命令軍警強佔蘇聯領事館的一部分房屋，對於蘇聯領事的抗議，完全置之不理。

廣東全省完全陷於這兩派軍閥的混戰之中，廣州市民遭着空前掠奪，在所謂『正稅』之外，增加了許多的苛稅雜捐，想盡方法的搜括民脂民膏，甚至於公開的盜用庫

藏。如此之戰爭，財政恐慌，鈔票跌價，物價高漲，都使經濟生活的崩潰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再加上屠殺搜捕的種種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時候，已經陷於完全破產的狀態。汪精衛張發奎等欺騙勞動民衆的政策，完全失敗。工人羣衆之中，充滿了不滿意於各派資產階級軍閥的情緒，這種革命情緒的高漲很快的變成公開的憤激。共產黨的威信大大增高，——雖然政府對於共產黨的搜捕壓迫非常之野蠻厲害，共產黨存在於極嚴重的秘密狀態之中，可是羣衆對於共產黨的信仰却大大的增加。共產黨日益成爲革命民衆反對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之組織。

(二)廣州暴動前階級力量之團結

十一月十二月之中，廣東全省，也和中國一樣，階級鬥爭特別的劇烈。廣東的民族資產階級，在背叛革命出賣工農之後，立刻便和一切反革命勢力團結聯合戰線，他和封建的地主，香港的買辦，反動的財政資本家，舊時的官僚，一切投機的軍閥，以及以前孫中山的死敵『紙老虎』的商團等等，還有英美法日的外交官偵探之帝國主義者，結合聯合戰線。汪精衛張發奎等的所謂『左派』在階

級的關係上，和李濟琛黃紹維一派是一樣的。所謂廣東派的軍閥，他們勾結李福林，又因為李福林能領袖廣東的地主武裝的民團，所以他們又和民團聯絡。這兩派反動的軍閥，對於工農革命，都懷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他們這兩派並不因此而能一致行動，並且互相衝突以至於公開戰爭。廣東派與廣西派的公開破裂，反映着英日帝國主義的互相衝突，廣東的資本家有親日的傾向（廣東派的張發奎因此想用攀附廣東資產階級的手段，仰承蔣介石派的鼻息——蔣介石是親日的）；上海的資產階級——英國買辦却是親英的（廣西派軍閥的親英和他們與上海買辦階級密切聯繫，都是最近半年來明顯的過程）。廣州十一月十七日黃琪翔政變之後，廣東全省的戰事爆發起來，從汕頭到廣州，從江門到北江都打起來。然而劇烈的大戰沒有起來，而只有雙方的調兵遣將和小的衝突，可是戰事的影響已經非常之大，因此雙方軍閥的經濟力量都已大大的削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都在非常的崩潰情形之中，因為準備大戰的緣故，廣州市內政府軍隊日益減少。

同時被壓迫民衆之中的革命情緒也增高起來，廣州的

工人，在四月李濟琛反動之後，受着極大的犧牲，被殺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還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後屢次對於革命民衆施行屠殺搜捕的強暴政策。國民黨政府的強暴政策，特別的是對於赤色的工會運動和共產黨。但是在反動政府恐怖政策之下，廣州的工會——工人代表會一直能按期召集秘密的代表會議，廣州的黨部，更能按期集會，努力的工作，羣衆的組織力量和黨與羣衆的關係都有相當的程度，黨部與工會確是工人在日常鬥爭中所團結的政治指導機關。九月間，南昌暴動的革命軍隊到達廣來的時候，共產黨曾經準備廣州市的暴動。潮汕方面革命軍的失敗，使這一口號沒有能直接實現。雖然那時反動政庭加倍的壓迫，雖然葉賀的革命軍隊失敗，但是工人運動的高潮，却繼續增高起來。政府或國民黨所派的工會改組委員，到處被工人羣衆所驅逐。有組織的工人，到處自己選舉工會的委員。十月十四日爆發海員的罷工，各業工人都起來援助，而舉行羣衆的示威，極廣大的工人羣衆不願警察的禁止和拘捕，在羣衆大會之上公開的擁護赤色工會和共產黨，當時工人羣衆便自動手奪回工會會所，驅

逐警察和白黨的工賊走狗，當場打死海員工會會所中的工賊。此後，立刻便有印刷工人的罷工起來。十月十九日汪精衛所領袖的反動政府對於這種工潮大施壓迫，逮捕大批的工人領袖，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被解散，海員工會被封閉。那時工人之中便有主張暴動的，但是共產黨威信足以糾正這種過早暴動的傾向。共產黨提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更加緊工人力量的組織，擴大政治經濟日常鬥爭的要求，宣傳暴動的必要和蘇維埃政權。十一月初開始反對白色恐怖的示威，——就是反對汪精衛回粵後的壓迫政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週紀念日，廣州工人開了極大的羣衆大會表示紀念，但被警察解散。黃琪翔張發奎的政變之後，羣衆示威和部分的罷工繼續不斷的發展，省港罷工工人被張黃解散之後，自動的放火燒燬資產階級反動派的房屋，共產黨的宣傳品有極大量的分布，羣衆熱烈的要求釋放政治犯，……這些現象表明階級鬥爭更加劇烈。十二月初羣衆的憤激達到了極點，海員罷了工，公共汽車工人宣佈了怠工，許多小企業的工人也開始罷工，郵務工人已經議決罷工。先進的工人

武裝起來，自己準備炸彈等等。暴動的主張，普及了一般無產階級的羣衆。

至於農民方面，則四月間李濟琛反動後，曾經有一時期的農民暴動，葉賀軍隊到達廣東時，九月間又起了秋收抗租的暴動，最近農民在各縣又重新暴動起來——這是一九二七年廣東農民的第三次暴動了。各縣農民暴動之中，以海陸豐的勝利爲最大。這次暴動的開始時，有葉賀殘部很少的軍力參加，這軍隊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改編爲工農革命軍的一師。這次暴動開始於十月底，一開始便有極大的規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質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極有組織，極有活動力量。中國革命之中，這是第一次由幾萬幾十萬農民羣衆自己動手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第一次組織成工農兵羣衆的無限制的政權。這一農民暴動帶着充分的革命性質，完全掃除了以前的機會主義餘毒，一切鄉村之中，隨後便是一切區鎮之中，以至東江許多縣的縣城之中，都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一切田界（廣東所稱爲田墾）——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剝削農民佃戶的田契租約借券等等，完全當

棄銷燬。一切田地都歸鄉村蘇維埃收歸公有，分配給農民耕種。一切當舖的財物完全沒收，無價發還典質的貧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紳地主的財產充公，作為蘇維埃工農兵政府的費用，用來救濟貧民，從事公共建設，擴充工農兵政府的革命軍隊，一切反革命派地主豪紳都公開處以死刑，他們的巢穴都被焚燬。鄰近的鄉村縣市，都激起極大的農民羣衆起來暴動，和工農革命軍共同圍攻地主豪紳的巢穴，而能戰勝他們，擴大革命的地域。縣城的蘇維埃，如海豐陸豐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後來的普寧等處，都是由手工工人農民苦力等共同組織。海豐十一月七日開蘇維埃大會到工農代表三百人，賓客一萬人，選舉蘇維埃政府，管理東江的各縣。十一月中旬暴動區域已經擴大有五十萬居民的區域。新組織的工農革命軍，是由各村選出的志願兵組成的。屢備軍隊的方法取消，代以團體（各業工人各村農民）的義務兵役。工農革命軍的武裝，大半是由敵人處奪來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主席彭湃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派人向廣州工人羣衆請求贊助，並發出告工人羣衆的宣言。同時海陸豐的農

民將沒收的地主財產之中，取出二萬元來送給廣州工人，作購買武裝之用。海陸豐以外，其他的農民暴動雖然規模較小，但是也已經有許多處開始了：北江方面，海南島，北海地方，沿廣九鐵路，潮汕附近……。

兵士羣衆的生活異常痛苦，并且受長官的壓迫侮辱，專門使他們當軍閥戰爭的炮灰。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及廣州工人代表會，在十月間所發宣言上，使號召國民黨及反動軍隊裏的兵士起來反對軍閥統治，起來反抗反革命的軍紀，起來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起來力爭自己的生計改良，政治權利和軍紀待遇的改良，起來兵變而站到革命的工農方面來。張發奎黃琪翔政變之後，他們號召羣衆大會來慶祝他們所謂「護黨」的成功，這一「大會」實際上只能算是閱兵，大多數到會的人，都是奉上官命令而來的軍警；這一大會之中，突然來了一羣革命工人，高舉紅旗，寫着「打倒國民黨」「蘇維埃廣州萬歲」「工農兵政權萬歲」「兵士弟兄們站到工人方面來」等等標語，當時還散發許多傳單給軍警，工人高呼口號，當場的兵士都公開的表示對於工人的同情。尤其是廣州的駐軍（教導團

等)的兵士，他們對於反革命的統治非常之憤激，這些軍閥要算是張發奎部隊中最好的一部份，他們還保持着往年國民革命之熱情的影響，而憤恨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和軍閥。十二月初在許多次秘密會議之上，這些兵士整連整營的表示贊成共產黨的政策和舉行暴動。

國民黨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內部，糾紛分裂爭擾到極點，發生不斷的公開的戰爭，而工農兵士方面却一白千里的興起革命的高潮。城市的勞動小資產階級，一般貧民及一部分智識界之中，也開始不滿意反動政治的表現，厭惡政治上的混亂和不能容忍的經濟困難，他們對於欺騙民衆的國民黨，不能實行自己所應許的政綱的國民黨，開始失望和怨恨。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方面，雖然只在找不着出路的動搖徘徊於革命反革命之間，然而小資產階級的先進份子，已經決定的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來。

這就是十二月初廣東政治狀況的具體情形。

(四)廣州暴動的決定和日期

張發奎黃琪翔的政變之後，十一月廿六日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遵從中央委員會十一月十八日的決議案和指

令，討論暴動問題，當日便一致議決堅決進行暴動的政策，可是暫時還不能決定舉行暴動的日期，而先開始組織赤衛軍，最高限度的加緊兵士運動，並且開始組織蘇維埃。

到十二月初旬，便已經有了可以勝利的無產階級暴動的條件，列甫所指示的那種條件——階級鬥爭的最大的劇烈已經成了事實；統治階級已經不能保持政權；被壓迫的階級不能再受反動腐化崩潰的國民黨之統治，小資產階級開始動搖；極大多數的工人階級贊助共產黨；廣州駐軍的兵士對於共產黨的口號日益表示贊成，幾萬幾十萬農民聯合到暴動旗幟底下來。同時如果再推延暴動，就算只推延幾天，也必定是廣州駐軍的革命兵士被解除武裝，極嚴厲的白色恐怖壓迫廣州工人，極殘酷的屠殺來鎮壓農民暴動，西江方面的一切反動軍隊回來佔領廣州。

這些條件之下，只有胆怯的機會主義者會認為這次暴動是過早的行動，是盲動，是軍事陰謀；這種機會主義者在廣東共產黨黨部之中是沒有的，在中央委員會之中也是沒有的。十二月中旬的廣州暴動，是階級鬥爭整個兒的發展之客觀條件的結果所必然要發生的，當時對於工人階

級沒有別條路，只有直接起來奪取革命的政權。本黨廣東省委員會決定十二月十二日的暴動日期，是很正確的。

(五)廣州暴動的準備和口號

暴動的直接準備與組織，經過下列的六種準備：

- (一) 確定暴動之總政綱，
- (二) 暴動之軍事上的準備，
- (三) 廣州蘇維埃的組織，
- (四) 經過赤色工會動員工人羣衆，
- (五) 兵士中急進的工作，
- (六) 農民中的準備與聯絡。

十二月二十六日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就公開的號召羣衆暴動，同時就提出下列的口號：

立刻釋放一切政治犯，工農武裝起來，勞動民衆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一切工會會所歸還工人，殺盡一切工賊走狗和改組委員，立刻恢復省港罷工工人權利，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資，工人監督生產，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暴動民衆住，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救濟貧民，一切土地歸農民，殺盡土豪鄉紳地主，

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餉到二十元現洋，組織革命兵士委員會反抗軍閥，兵士委員會監督軍費的開支，打倒國民黨，打倒張發奎黃琪翔李濟琛黃紹雄，槍斃一切白色恐怖的劊子手，工農兵聯合萬歲，工農兵代表會政府萬歲，打倒帝國主義，中國民衆和蘇聯聯合萬歲，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共產黨而且聯結這些要求，舉出最主要的口號：飯給工人吃，土地給農民耕，打倒軍閥戰爭，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一切政權歸工農兵。這些口號便能對一般民衆表示將要起來的暴動之明確的政綱。

對於軍事的準備，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十一月二十六日便決定下列的辦法：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做總指揮機關；組織參謀部做暴動時軍事技術的指導機關。暴動之軍事方面的準備情形是：定出明確的舉行暴動的戰術計劃，全體黨員動員，組織二千工人的赤衛隊，這赤衛隊是極端秘密有極端嚴密紀律而按連組織的，又組織最可靠最忠實最有訓練的敢死隊兩連（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一連海員及手車工人一連）；準備運輸工人汽車夫等，以及一切

運輸用具以備暴動時之用；秘密準備許多鐵尺刀棍手榴彈炸彈炸藥等，少數的手槍駁壳及許多冷器，如此武裝了工人赤衛隊及工人羣衆；吸收大多數的黨外工人加入赤衛軍，並担負軍事的指揮任務，建立極廣大的消息機關，差不多反動軍隊及政府機關參謀部等處都有共產黨的消息報告員，每天偵察敵情報告黨部；黨部的工會的革命兵士及下級軍官的會議，差不多每天召集，逐步討論詳細的暴動計劃。

因為秘密狀態異常嚴重，所以蘇維埃只能在決定暴動日期時候才成立：工人代表會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十人，革命兵士的會議選出三人，市郊農民協會上選舉蘇維埃執行委員三人（可是三人之中只有一人直接參加蘇維埃的工作）。廣州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便由這十六個委員組成，此外還有共產黨的代表參加。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之中，工人佔三分之二。舉行暴動的最終決定，便在這蘇維埃會議上通過，並且通過舉行暴動的行動計劃，所以能立刻調動工農兵的羣衆開始暴動。暴動勝利之後，即選出蘇維埃政府的平民行政委員會（SOVNABKROM），通

過許多蘇維埃政府的法令。

共產黨能夠在廣州調動這樣廣大的羣衆，完全因為共產黨在廣州成年累月的工作，確能深入廣州工人羣衆的日常生活，而與廣州工人階級結合同生共死的密切關係，永久在領導他們的日常鬥爭，知道工人羣衆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極瑣細的，並且能夠替他們提出來，能夠領着他們去力爭這些要求，能夠結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綜合於工農革命的總任務。再則保障暴動勝利的要素，就是共產黨經過赤色工會，而在工人羣衆中得有非常之大的信仰，共產黨能夠切實的領導赤色工會使工會中共產黨員及工會指導者的影響集中在羣衆身上。沒有這些工會中的深入熱烈的工作，決不會有如此偉大的暴動勝利，如此熱烈的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擁護，如此明顯的實現革命政策。兵士中的工作首先便在廣州駐軍之中發生影響。可是沒有能夠和駐在市外及外縣的兵士，發生密切關係。市內所駐各種軍隊之中都能有自己的黨員。廣州市內的教導團，尤其完全在共產黨的影響之下，他在暴動之中有很大的作用。這十二營的軍隊，其中極大多數是軍官學

校學生的智識份子，除少數高級軍官是反動派外，其餘一致贊成蘇維埃革命。再則廣州的警備團的大多數兵士，砲兵營一部份，有些黃埔軍官學校學生及其他，也都成贊廣州的蘇維埃口號。暴動的一星期以前，二百兵士的會議（其中有黨外的普通兵士），一致決議誓死為工農革命奮鬥。共產黨所提出來的兵士口號，尤其是「土地歸農民和兵士」，在兵士羣衆中遇着熱烈的擁護。

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及廣州市委員會與農民羣衆的關係也很密切。他們曾經組織秘密的農民訓練班，他們與海陸豐的黨部和蘇維埃政府有經常的聯絡，不斷的給海陸豐黨部以指令，並且努力發展廣州市郊的農民，一直到廣九路沿線，東莞寶安等處。宣傳極澈底的土地革命口號，經過秘密出版的機關報報告農民運動的消息於廣州羣衆。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竭力反對一切恢復「革命的國民黨」的幻想，因此暴動之前許久工農兵士羣衆對於國民黨已經早已認清，非常憤恨。汪精衛張發奎等想欺騙羣衆的滑稽戲立刻被共產黨所揭破，所謂「左派」的真面目立刻揭穿，共產黨拒絕張發奎的談判提出先決條件（見廣

東省委員會宣言——布爾塞維克第九期），而張發奎的所謂「左派」政府，立刻便又施行白色恐怖。

羣衆的宣傳曾經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報「工農小報」週報「紅旗」及許多種傳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暴動的前一天便會同印刷工會商定，印佈蘇維埃政府的命令傳單，這些命令傳單日報印出七百萬份。

蘇維埃估計自己的力量；盡了所有的一切來準備，力求無產階級暴動預先在組織上有保障勝利的可能。

（六）十二月十一日的發動

廣東黨部，組織指導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時的政策，完全是和馬克思列寧所說一樣，就是「暴動是藝術」。黨部及工會在幾星期以來，將全力都放在準備直接暴動之上，暴動的開始，恰恰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所規定的時刻；十二月十一日午前三時三十分——工人和兵士同時發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廣州蘇維埃政府軍事委員長張太雷在營中去組織兵士。黨及蘇維埃，以及工人赤衛隊都派代表，出席教導團兵士全體大會，他們演說之後，羣衆宣佈國民黨的政府已推翻，承認廣州蘇維埃政府，槍斃

十五個反動軍官，豎起鐮刀斧頭的紅旗，定了「暴動」兩字的軍中口號，兵士羣衆便從軍事委員會的命令開動，去攻佔市內要隘，殺警察及解除反動軍隊的武裝。同時同刻工人赤衛隊敢死隊用手槍炸彈進攻公安局及保安隊——這都是反革命的軍事政治中心。那時運輸工會已將一切運輸用具及全部的加拿大公司的公共汽車幾百部搬運汽車及普通汽車開出戰場，以便革命軍力的移動。因此工人赤衛隊及兵士羣衆能在一點鐘之內便將公安局攻下。工人增加武裝之後，立即獨立佔領保安隊。公安局中所奪到的槍枝機關槍鐵甲汽車等，立刻用來攻取其他機關。過了幾點鐘之後，廣州市內的重要地點，除長堤以外，都被革命的兵士和工人佔領。反動派的反抗全被鎮服。郵政，電報，無線電，兵營，公安局一切分署，政府機關，國民黨省黨部，全被蘇維埃軍隊佔領。二千政治犯立即釋放，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赤色工會會員，以及國民黨真正左派黃埔學生。其中大多數立刻武裝起來，志願的加入紅軍。教導團的一營人，用突然攻襲的手段，解除兩團反動軍隊，取得張發奎全部砲隊之三分之二，一

千支槍，還有很多的子彈。同時革命的市郊農民佔粵漢車站及兵工廠廠庫，在臨近幾個鄉村暴動起來，廣三鐵路的車站也被農民佔領。十一日中午除長堤及還在頑抗的反革命巢穴之外，全廣州已在新建立的蘇維埃政府之手。廣州暴動的勝利，完全是靠革命的工農兵士的聯合力量。

(七) 蘇維埃政權的成立

暴動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勝利了。這一勝利，便是一切國家政權都歸到工農兵士羣衆，以廣州蘇維埃爲指導中心。從此之後，廣州蘇維埃便從無產階級暴動的最高機關，變成革命政權的最高機關。對於一切人都非常明顯的是：這一暴動決不是政權從一派政客之手移到別派，而是政權之階級的社會的移轉；這是全中國以及全亞洲第一次的偉大嘗試：用被剝削者的政權代替剝削者的政權。取得政權之後，在勝利的羣衆之前，立刻發生許多重要的任務：(一)組織蘇維埃政權，(二)擁護蘇維埃政權，(三)實行蘇維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進攻，(五)打通與海陸豐聯絡的道路，使與農民暴動勝利區域相接

，而建立鞏固的革命基礎。廣州蘇維埃存在期間很短促——尚不滿三天，所以這些任務只實行了很小一部分。對於最後的兩種任務，簡直絲毫也沒有能實行。

至於前三個任務，則平民行政委員會發布宣言命令，宣布蘇維埃政權的成立，組織革命的軍隊，以及立刻消滅反革命勢力的辦法。平民行政委員會在暴動成功之後，立刻開始實行政府的職權，他簽字並公布廣州蘇維埃所決定的一切命令和宣言。他的第一件政府行爲，便是發布告中國工農兵羣衆及世界無產階級的宣言。蘇維埃政府的文件，都在廣州最大的一家印刷局中印發二十五萬份。

平民行政委員會之中有許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平民行政委員會主席是蘇兆徵同志——一九二五年省港罷工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委員。蘇維埃政府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一切革命軍力保衛蘇維埃的廣州，支配軍械軍費及食糧等。蘇維埃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根據海陸豐的經驗，建立正式的革命軍隊，從工人赤衛隊，國民黨軍隊中暴動出來的兵士，釋放出來的政治犯，以及志願投軍的工人和農民，組織成工農革

命軍。新成立的赤軍，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人和農民。

工農革命軍的連排長和營長大多數是能夠使用槍械的普通工人。反動的雇傭軍隊方法，完全取消，代以志願兵的制度，軍隊的一切需要，完全用集體供給的方法（衣食住等等）。蘇維埃政府存在期間，從兵士到最高長官都沒有支餉，而只領取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徵發資本家的種種物品食糧。新組織的赤軍很快的便能有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紀律，因為黨員和工會會員的組織習性本來非常之好。廣州的工人階級，在革命軍官同志的指導及兵士同志的幫助之下，開始學習軍事，不但學着打槍，並且學着使用最近代的軍事機械，如機關槍，鐵甲汽車，迫擊砲等。就是在最緊急的戰事期間，赤軍的每一部份之中，都進行極緊張的政治宣傳工作，文字的口頭的實驗的都有，所以每一個赤軍兵士都知道他爲着什麼而作戰。甚至於在軍事俘虜——解除武裝的國民黨軍隊之中，也認真的做了宣傳鼓動工作。因此有幾百兵士和幾個軍官，自願的加入赤軍，努力的爲革命而作戰，一直到最後，他們之中並沒有聽見背叛革命的事實。

蘇維埃政府因爲反動派頑強的抵抗，不得不極嚴厲的鎮壓白黨（國民黨民團等）。蘇維埃政府設立之肅清反動委員會，爲殲滅反革命派工賊走狗奸細等的機關。工人表現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精神，努力殲滅並逮捕著名的剝削者反動派警察奸細走狗工賊官僚反革命派國民黨的軍官。蘇維埃政府盡他所有的力量去消滅資產階級軍閥的機關，毀滅警察，澈底掃除國民黨在廣州的軍隊。他圍攻中央銀行而佔領了他——這是以前資本家的經濟巢穴，他佔領許多小銀行徵發許多金錢，爲革命軍事之用。長堤方面反動派極頑強的抵抗，革命區域中某幾處街道也有些反革命巢穴頑抗不降。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幾次要求他們投降，而得不到答覆之後，決定無情的焚燬這些房屋，以免赤軍方面肉搏的犧牲加大。

暴動一開始之後，革命的兵士就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拋在街上，換上紅領帶。同時勞動民衆將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徵，一概撕掉，都豎起鐮刀斧頭紅色旗，張貼工農革命的標語。

廣州蘇維埃政府還發布一道命令禁止國民黨的存在，

解除國民黨在廣州的一切黨部，沒收其財產，宣布通緝國民黨領袖，一般勞動民衆得以隨處逮捕，就地正法，不論左派右派一律如此；並發布命令宣布國民黨政府人員的死刑，嚴加通緝。

同時，蘇維埃存在期間，實現了真正平民的完全民權主義，及革命的平民工農兵之完全的政治自由。

廣州蘇維埃的歷史，自始至終充滿了最高度的英勇熱烈毫不猶豫退縮的精神，充分表現無產階級羣衆深切的階級意識和積極的羣衆行動。

蘇維埃的每一舉動：他的發展，他的政策之實行，他的武裝鬥爭，一直到他的失敗，始終是受幾千萬羣衆的擁護和一般貧苦民衆的同情。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青年團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青年，以及無產階級婦女之革命行動的積極，暴動以前及以後都是如此。女共產黨員和女工也加入赤軍作戰。

軍隊供給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女工担任，他們幫助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傳遞消息機關，製造軍用的材料旗幟，幫助運輸工作，實行極廣大的羣衆政治宣傳，看護受傷的革

命兵士和工人。蘇維埃政府失敗之後，有許多女工和普通婦女，因此而被白黨所殘殺。

(八)蘇維埃政府的政策

暴動勝利之後，在佔領城市與釋放政治犯的時候，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指揮作戰，一面蘇維埃政府平行政委員會立刻便進行實現工人階級及農民的政治經濟要求，反對剝削者的復辟。蘇維埃政府就在新出版的紅旗日報上，公布許多命令，他的內容便是完全實現暴動的口號：

對於工人階級，便是公布命令，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對於手工小企業的工人也規定工作時間，恢復並擴大省港罷工工人的權利，由國家照原薪津貼失業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資。

對於農民便是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完全歸農民耕種，殺盡一切地主豪紳，銷燬一切田契租約債券，消滅一切田界，各村各區即日成立蘇維埃政權。同時通電全廣東及全中國，說廣州蘇維埃政府當以全力保障海陸豐的革命勝利，批准海豐的蘇維埃政府委員名單，並選任海陸豐暴動領袖澎湃為廣州蘇維埃政府之農業委員長

；號召一般農民以海陸豐為模範，武裝起來，組織準備自己的力量發動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及工農革命軍。

對於一般勞動民衆以及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則公布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貧民住，沒收他們的財產救濟貧民，對於貧民取消一切稅捐，取消一切債務（尤其是新年的債務），對於貧民則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歸市有，沒收一切當舖，將貧民的質物無價發還。

對於兵士，則宣布國有的土地分給兵士失業人民自由耕種，各軍部隊之中組織兵士委員會；組織工農革命軍。

蘇維埃政府宣布承認中華全國總工會系統之下的工會為唯一工會組織，一切種種反動工會完全解散，他們的會員應當加入革命的赤色工會，資本家的走狗工賊組織（國民黨的所謂工會等等）——白色工會的指導者和委員，應加通緝就地正法。廣州蘇維埃政府對於一般民衆說明：白色工會中的真正工人會員也是被剝削者，我們應當親密的提攜他們，團結全體無產階級來擁護蘇維埃政府。

廣州蘇維埃政府的這些政策，極廣泛的促起平民羣衆的覺悟，很快的增進階級意識的發展，普及對於暴動的社

會意義之認識，團結廣大的羣衆，來誓死擁護自己的蘇維埃政權。

不但工農兵明了蘇維埃政權的意義，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城市的貧民，見着蘇維埃政府的這些命令，都公開的來贊助蘇維埃政府。赤軍和白軍劇烈作爭的時候，工人羣衆熱烈的參加，但是不大會裝置障礙物，有一個地方的救火隊員，自動的開出救火汽車以爲赤軍的屏障。滿街都掛紅旗，好幾千普通市民掛起紅星標幟，贊助蘇維埃政府種種的工作。居民之中誰也沒有幫助白黨作戰，——只有法西斯黨的機器工會是例外。一般積極的羣衆完全站在蘇維埃方面，廣州在這三天之內，真正是赤色的蘇維埃的廣州。

(九)廣州蘇維埃政權失敗的原因

雖然廣州蘇維埃政府實行直接的革命政策，雖然得着廣大羣衆的贊助，雖然極勇敢的保衛革命的勝利，然而在三天三夜英勇的鬥爭之後，廣州的蘇維埃政府終究被敵人摧殘了。簡單的說來，廣州蘇維埃政府失敗的原因約有底下幾點：

一、反動軍隊的數量很多，他們立刻調動三師人，從北方西方南方三面進攻赤色的廣州；開始砲擊廣州的是海軍軍艦，於是河南的反革命軍隊得以渡河，而且調動武裝很整齊的民團加入攻戰。

二、赤軍的大多數是工農，他們在軍事上沒有經驗。許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動之後才第一次開始練習放槍的。因爲沒有訓練好的專門家，所以只有一部分機關槍能夠使用。因爲沒有相當數量的砲兵，所以奪來的二十五尊砲，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則，工人沒有知道巷戰時架築障礙物的必要。

三、各派軍閥在暴動勝利之後，立刻聯合起來，拚死命的用一切方法來撲滅他們所痛恨的蘇維埃政權。

四、帝國主義的列強幫助白色國民黨的軍閥，他們用盡了種種的方法。他們用許多軍艦來反對赤色的廣州。日本水兵在長堤登岸，開槍射擊赤軍，因此長堤的反革命軍隊更難肅清，使赤軍費了一天的工夫，沒有能把全力去抵禦別方面進攻的白軍。英國的軍艦和商船救出許多的反動派和豪紳資本家，運他們到河南或香港，使他們能

從容集中力量來對付廣州的革命。英國軍艦「MORON」及美國軍艦「Sacramento」也派陸戰隊登岸。中國的反革命軍艦，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軍的掩護，而能運送白軍，轟擊廣州，英國海軍包圍革命的海員加以逮捕。英國商船公開的運載白軍。於是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在大英帝國的國旗之下得以渡過河攻擊赤軍。

這些客觀的失敗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導機關主觀上也有一些缺點和錯誤：

(一) 暴動很迅速的勝利之後，在軍事的觀點上看來，革命軍事委員會費了太多的時間於肅清長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內反動派的機關，而沒有一開始便舉行對於市外反革命軍事中心的進攻，就是沒有很快的進攻河南，黃埔，以及石龍，以便與農民暴動區域相聯結（海陸豐離廣州有六天路程，經過石龍可以相聯絡），又因為佔領東山太遲了些，而東山是廣州的貴族區域，國民黨的反動領袖大半住在那裏，所以反革命的軍閥及政客都沒有能捉到，再則指揮作戰的某同志，表現得非常之弱，非常之遲疑，後來弄得省委不能不撤換他。

(二) 從外縣來進攻廣州的白色軍隊中的兵士，很少動搖的現象，很少很少轉移到革命方面來的。這些白色軍隊居然很堅決的反對赤色的廣州。這裏看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最久的弱點，——就是破壞反革命軍隊的工作，非常之不充分。

(三) 反動派在勝利之後，居然能調動一千個武裝機器工會會員，來做屠殺工人的劊子手。本黨從前的工作中，實在對於機器工會中的無產階級份子，沒有充分的去宣傳吸引他們，使他們脫離那些法西斯雷的首領。

(四) 雖然暴動時候立刻有幾千農民羣衆加入，他們有許多參加赤軍的組織，參加革命的鬥爭，對於蘇維埃政權有非常寶貴的贊助，然而沒有能在廣州市內暴動期間，立刻發動幾十萬市郊農民的暴動。這就表明黨與農村的關係還不密切，農村之中簡直沒有共產黨的支部，農民運動之中沒有政治意識發達的領袖。

(五) 因為赤軍圍攻中央銀行中的白軍的時候，不得不放火燒燬倉庫，於是沒收的幾百萬元，都沒有能取出使用。

(六)敵軍圍攻廣州的時候，赤軍突圍而退的行動，沒有充分的規畫。工農革命軍的兵士，雖然能夠很整齊很振作的退出，打破很多敵人包圍，而退到革命的農民區域裏去，然而工人武裝隊却只有極小一部分能夠參加這種有計劃的退却。

廣州蘇維埃，在光榮英勇的戰鬥之後，在努力反抗國內國外聯合的反革命勢力的戰鬥之後，竟失敗了。可是無產階級的暴動始終創造了蘇維埃政府和赤軍，最後還能實行有規畫的退却：勇猛的攻打敵人的包圍，而退到農民暴動的區域中去。

(七)共產黨的策略

上述的許多缺點和錯誤無論是怎樣嚴重，可是廣州暴動在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上，實在有極偉大的政治上歷史上的意義和成績。

這次勝利的暴動的基礎，無疑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歷來政策之正確。

中國工人階級正在廣州第一次起來奪取政權，這不是偶然的。廣州是中國國民革命最初集聚力量的發源地，

幾百萬被壓迫的羣衆加入這種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也最深入最廣泛。國民革命的聯合成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與還是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聯盟——這些前一時期的政策給共產黨以多可能，得以公開的深入農民羣衆，促起農民的覺悟，領導工人羣衆的政治鬥爭，組織他們，訓練他們，造成強大工會，創立農民協會，滲入軍隊裏去，影響城市平民一部分好的成分，以及智識階級，公開的傳布布爾塞維克的思想。

廣州的蘇維埃政權，整個兒的說起來，實在也是這前一時期革命之中幾年以來準備工作的結果。從這一點上說來，廣州經驗是共產國際前一期政策之正確的事實上的證據。這亦就是完全證明蘇聯共產黨中反對派對於中國革命政策的批評是不正確的。同時，廣州的經驗也就對於中國共產黨內過去抵抗共產國際策略的機會主義的餘毒，給以致命的打擊。就是八七會議之後，過去許多機會主義的成見，軟弱懦怯和幻想，在這一次廣州暴動之中，一點也沒有了。這次在廣州，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對於國民黨的猶豫，對於暴動的畏縮；工農方面也沒有表現不借

任的態度，他們都是堅決的贊成革命的口號。廣州暴動之中有四個主要的要點：

一、本黨考察當時國民黨中兩派的鬥爭，兩系軍閥的混戰，確有雙方削弱的趨勢，能夠認清並運用這一個時機，提出唯一革命的「第三力量」——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兵貧民羣衆，起來實行暴動奪取政權。

二、以前許多次暴動潮流之中，工農兵士的力量，各自不相聯結，因而往往被壓迫下去；這次廣州的暴動之中，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這三種革命力量能夠很好聯合起來，工人暴動農民暴動和兵士暴動化而爲一。

三、共產黨在暴動之前，以及建立蘇維埃之後，不但能調動一切黨員羣衆的力量，而且能調動一般黨外的工農兵士羣衆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口號。

四、共產黨對於暴動，真能像藝術一樣，很有系統很細心的組織他，注意一切現有的條件，建立自己的政策於正確的估計各階級力量的相對關係，估計一般的政治形勢及當地的政治形勢。

(十一) 奪取一省政權的問題

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的反動屢次企圖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之上，但是中國之物質基礎及其基本動力異常落後，在資產階級脫離民衆之後仍然是野蠻落後，自行崩潰。國民黨此種腐敗統治的基礎本具有亞洲專制主義的特性，其政治現象之殘苛剝削方法，仍然是「剝奪民脂民膏以自肥」而「任情破壞」。現代西歐帝國主義正在很巧妙的利用這些方法把一切被剝削者鉗制於自己掌握之中任意剝削（白色工會，法西斯黨的組織，精巧的欺騙民衆，精緻的警察技藝等。）中國及其他亞洲專制主義之下不能建築真正鞏固的政權及有組織的集中的行政機關，正是他的特性之一種。這些條件既已使資產階級以資本主義統一中國的企圖通成妄想，則中國革命階級便儘有可能於全國工農革命勝利之前，在幾個較大的區域之內博得工農暴動的勝利，建設蘇維埃政權，繼而保障其勝利，更進而擴大爭鬥使此政權擴展到其他區域以及整個四百兆人口的中國。共產黨能夠而且必須在相當具備的條件之下，在有二千萬或四千萬人口的省份之中，領導民衆起來，奪取一省或幾省，在暴動之後組織軍隊，建立蘇維埃政

權使革命擴張於全中國。

廣州暴動之客觀目的顯然不只限於在廣州勝利便算了事，而在於推翻剝削階級、建設廣東全省的蘇維埃政權。

本黨早已知道此種任務異常困難；但是終究如此決定者，正因為具有下列無可遲疑的具體根據：海陸豐有四十萬農民的暴動，廣東其他各縣農民運動高漲，一般社會秩序異常紊亂，假使廣州蘇維埃政權能夠保持較長，則運用此百萬人口的赤色城市之政治物質力量，便能使蘇維埃政權極形鞏固。

雖然廣州蘇維埃政權只維持三天便失敗了，黨的任務依舊是可以在一省或數省之中，領導工農兵羣衆為奪取政權而奮鬥，不當坐待全國革命之最後勝利。

全國各部分局部的革命暴動要求共產黨起而為全國被壓迫民衆的領導者，在暴動有些微可能的地方若用盡全力與以最積極的發動，便能使其成為暴動鬥爭的中心。

與廣州暴動同時，在各地發生過許多重要的騷動，如上海之電車工人罷工，湖南之農民革命，長沙農民佔據車站等。不過，雖有這許多事實，現時除却宣傳鼓動而外

，並沒有任何行動上的對於廣州暴動之贊助。

（十一）廣州暴動之政治結果及其歷史

意義

廣州暴動雖然失敗了，雖然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犧牲了許多英勇的同志，而廣州蘇維埃的政治結果永遠會有莫大的歷史意義。廣州暴動政治結果如下：

一、城市中的蘇維埃政權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及整個殖民地的亞洲；被壓迫及受列強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勢力雙層剝削的民衆，用自己的力量把壓迫者及剝削者的統治推翻了，建設起自己的政權，這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

雖然廣州蘇維埃政權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寧預言在殖民地國家內進行蘇維埃革命的任務已經第一次見諸實行了。

廣州蘇維埃政府不是紙上具文，而在事實上已經表現出東方民衆的偉大的力量與何種政權真正能解放他們。廣州工農兵用自己的力量所爭得的政權，告訴全中國每個工人，每個苦力，每個飢寒交迫的農民與被壓迫的兵士說：假使你們想勝利，你們必須在蘇維埃革命的旗幟之下奮鬥。

二、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在廣州表現自己真正是革命

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在一切困難爭鬥之中，勇往直前，儼然爲一般爭鬥羣衆公認的先鋒隊。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國民黨資產階級之叛變引起了誰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問題。廣州暴動給了這個問題一個確實的答覆：在蘇維埃旗幟之下的中國無產階級便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上海無產階級的三月暴動還在與民族資產階級同盟的時候。現在廣州工人暴動，則已經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與一切剝削階級的鬥爭之中，第一次博得勝利。

參加廣州暴動的無產階級不顧生命的犧牲，表現出他們異常英勇的精神；他們在廣州建設了蘇維埃政權，保持了三天之久，表現出他們偉大的政治軍事力量，表示出他們在目前中國社會之中，真正是最富有獨立性，最勇敢最先進的階級。

三、廣州暴動使無產階級與農民結爲親密的革命聯盟。成千成萬的農民暴動，以前都仰望城市工人羣衆的幫助，現在已經成爲工人暴動有力的響應者。在工人暴動的怒濤之中轉入了農民戰爭與兵士倒戈的巨波；在這一奪取政權的暴動之無產階級確能領導起農民和兵士的力量。

廣州蘇維埃的信用散布到全省最落後的一隅，傳佈到每個鄉村，告訴每個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之下，纔能得到土地。

四、廣州保衛團的兵士宣布不再作軍閥戰爭的工具去蹂躪民衆，破壞了反動軍隊的紀律，倒戈向資產階級軍閥進攻，在燦爛光明的蘇維埃旗幟之下，走向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五、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暴動之中，的確是一般被壓迫民衆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及無產階級領導民族革命的主力軍。本黨引起了暴動，領導爲奪取政權的鬥爭，指導了蘇維埃政權的政治，自始至終盡力保障蘇維埃政權。黨將一切白色恐怖給與的困難危險都負擔起來。共產黨在廣州公布了蘇維埃政權的政綱使其見諸實行，救助了工農民衆，發展了中國革命，都是歷史上莫大的功績。

六、資產階級與其國民黨此次把他們的醜態畢露於全國，他們自就衰頹，他們是喋血的叛逆者，他們是反對工人階級的革命的死敵。

七、任何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任何復辟後的資本家與

軍閥的報復，任何屠殺上海與廣州工人的企圖，任何一派的劊子手，都不能把廣州暴動這些簡明而不可消滅的結果掩沒起來。在熱烈的戰爭之中，在無情的火焰之下，鞏固的革命隊伍受工人階級來領導，要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高喊着共產黨的口號，奮勇直前與敵人決戰。他們永遠不至於磨滅。

(十三) 廣州暴動之國際意義

廣州蘇維埃政權之奮鬥自相至終成爲國際階級鬥爭之一幕。廣州暴動之勝利預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之勝利。領導暴動的中國工人階級是國際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部份。指導暴動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支部之一。工農兵羣衆之奪取政權，不獨反對國內的剝削階級，並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強盜們。廣州暴動已決定領導革命民衆直接反對國際財政資本在殖民地之統治，蘇維埃政權的政綱之主要一點，便是『與蘇聯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廣州蘇維埃政府在第一次宣言之中已經向世界各國覺悟的工人階級請求幫助。

帝國主義者對於廣州蘇維埃政權之出現極爲仇視。

列強的駐粵領事都公開的幫助中國反動派，派船替他們運兵，以便進攻廣州。英國在華出版的報紙鼓吹撲滅蘇維埃的廣州。

在廣州蘇維埃失敗之後，殘酷的白色恐怖之思想上與政治上的指使者仍舊在香港與沙面之內。

國民黨的資產階級不知羞的完全降服於帝國主義。

國民黨在廣州暴動之後不特成爲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參謀部，而且是帝國主義的直接爭鬥機關。帝國主義希望得國民黨之幫助，把半殖民地的中國變成完全的殖民地，國民黨因爲英帝國主義者幫助他鎮壓下了蘇維埃的廣州，便向英帝國主義者供獻下列的報酬：無人道的槍決蘇維埃廣州領事館之館員，逮捕所有在廣州之蘇聯國民，與蘇聯斷絕國交，凡是在國民黨地域之內的蘇聯駐華領事館及商業機關一概撤消承認，驅逐出境，蘇聯政府在中國所有之權利概被撤消。這些行動完全與張作霖一樣。國民黨的資產階級在工農革命第一次露面之時，便破壞了民族解放運動的戰線，而在廣州暴動之後，更完全的投降了帝國主義。蘇聯是他們主要的仇敵，因爲蘇聯幫助一切被壓

迫民族反對國際帝國主義。

爲使叛徒們之屠殺有所藉口，英國報紙大大的鼓吹，說蘇聯駐華領事館員曾經指導暴動，發槍械給暴動羣衆。這真是天外奇談，謠言惑衆。蘇聯駐華領事館正自知其外交官的地位，所有領事館員不獨未曾參加暴動，並且未曾參加廣州蘇維埃政府之任何行動。反動的國民黨幫着英人的謠傳，把廣州蘇維埃領事館員及其家屬盡行槍決，這不過因爲他們是全世界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國家之代表。蘇聯領事館員飲白色軍官之槍彈，在鎌刀斧頭紅旗之下慷慨而死，與他們同死的還有數千廣州的工人與農民。他們是中國工農革命的死難者。中國民衆的心裏，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並且永遠的紀念着幾千死難的廣州蘇維埃的英雄。

(十四) 中國革命之前途

最近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之總括的估計和觀察，在廣州暴動之後仍舊是正確的。

廣州暴動的主要意義，自然不在於他們所創立的蘇維

埃政府只存在了三天，而是在於工農革命熱烈的高潮與高度的成熟已經明顯的固定。

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最終破裂之後，開始了一個一切革命勢力改組而變更其結合形勢之很深的過程。共產國際估定這一時期是革命進於新的更高階段之過渡時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動，葉賀軍隊的南征，秋季以來，各省的農民暴動和罷工潮流，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變更結合形勢，及其指導機關之改組，凡此一切都是這一過渡時期的繼續。廣州暴動便結束了這一過程。革命已經過渡於比簡單的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更高的形勢，這就是過渡於蘇維埃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獨裁革命，這蘇維埃革命又是將來進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梯開始了，已經成爲實際的事實了。繼續發展這一已經開始的事業，並加以領導，——應當是現在政治前途之中心任務。

廣州暴動之前中國的資本主義穩定已經只有極小的前途，如今廣州暴動之後，這種穩定的前途不但不增加，而

且更要無限的減少。資產階級軍閥的反動政府沒有任何政綱和任何政治手段，只有實行殺戮成千累萬工農的大屠殺政策，壓迫一切種種反帝國主義鬥爭，以及實際上與蘇聯宣戰。一切種種反動派結合起來反對廣州暴動的聯合戰線，在廣州蘇維埃失敗之後，立刻解體，立刻分裂成許多派別，立刻開始互相衝突。現在看不見絲毫資產階級軍閥內部一致的現象，更不要說要在他們領導之下統一中國是萬不可能的了。

中國的南方北方，四處都是軍閥戰爭，白色恐怖，混亂糾紛。鐵路航路大道海道，都是日益阻隔危險；國內國外的貿易，都日益停滯；財政經濟及貨幣流通，都是日益破壞，國內工業的很小的基礎正在崩壞，以前所有一些工商各業之間的聯繫也在解體紛崩。每一件這種事實，都是證明中國資本主義式的穩固沒有絲毫極初步的前提。

同時，北方軍閥與國民黨軍閥雙方都在更加勾結帝國主義，更加要想絕對的剝削工農，自然要引起全國偉大的工農革命，革命已進於更高的階段而日益捲入更廣大的民衆。國際革命的形勢，世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又是

贊助中國革命發展的一種力量，此外還有強固的無產階級國家的蘇聯。而國際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衝突矛盾又在發展。

中國的總形勢，仍舊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階級鬥爭的劇烈非常之利害。暴動的問題，在相當條件之下及有最小限度的準備，——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問題，都已顯是目前工農革命中的實際問題。

一切暴動都應當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不獨工業城市之中應由工人代表會議，革命兵士委員會，市郊農民團體的代表會（蘇維埃），為暴動的指導機關，就是農村之中的暴動，只要有廣大羣衆的發動，也要組織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起來做暴動的指導機關。

（十五）中國共產黨的最近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將來都要和廣州暴動的結果與經驗相聯絡起來。黨的口號應當與革命的新階段相符合。中國共產黨努力執行八七會議與十一月會議的決議時，應當以最大限度的力量注意下列的主要任務：

一、對於廣州暴動之政治意義及經驗，在一切黨部及

羣衆之中作各方面的詳盡的廣大的宣傳。對於海陸豐農民暴動及廣州工農兵暴動的經過與教訓，作極廣大的宣傳。公佈這些暴動的一切材料和文件。立即散佈關於廣州暴動和海陸豐暴動及蘇維埃政權的口號。中央及地方都應當在自己的機關雜誌傳單宣言通告之中運用廣州及海陸豐暴動的材料。

二、中國共產黨自己政治上組織上的鞏固也有非常之重大的意義。一切共產主義者密切的團結，鐵一般的鞏固自己的組織，創造強有力的共產黨，便能隨時執行自己領導暴動及建立蘇維埃政權之任務。任何妨礙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的統一和團結之行動，在現時簡直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罪惡。

現時所剩餘的機會主義的遺毒和表面上革命的盲動主義，應當堅決迅速的掃除。黨內的民主主義（選舉黨部機關，報告消息的普遍，政策在廣大的黨內羣衆中討論等等），應當儘可能的擴大實行，——只要在現在這種嚴重壓迫之下是可能的。黨應當立刻擴大自己的組織，立刻舉行『廣州暴動紀念徵求期』——徵求羣衆加入我黨：使

六個月內增加二萬新黨員，其中須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百分之三十的農民。

三、中國共產黨應當十倍於前的努力於建立赤色工會；這次赤色工會在廣州暴動之中對於組織工人階級的作用，非常之偉大。此後更加應當努力使黨部與工會在組織上分化，不相混合。應當要吸引有力的黨外工人，使他們擔負工會的指導工作。實行加緊工人的經濟的政治的鬥爭。布爾塞維克式的結合工人階級的部分要求與革命的主要任務。要能運用微細審定的罷工戰術，估計一切力量及環境，當實行領導日常部分的鬥爭到羣衆的勝利的罷工，以免無計劃的散亂的不顧環境枉然犧牲的罷工。要能切實引導羣衆的日常鬥爭到總的政治反抗的鬥爭，這就是總同盟罷工的口號，以準備羣衆，開展羣衆的鬥爭力量，——而達到進於暴動的局面。

繼續嚴厲的反對法西斯雷的官辦白色工會中的走狗工賊官僚。同時實行工人的聯合戰線的政策，就是聯合一切工人羣衆實行反對資本家，不問他們是否暫時在白色工會之下（這決不是和這些白色工會機關聯合），建立工廠

委員會，工會代表會議，總工會，發行工會的機關報宣傳品；如在大城市之中尤其要組織工人糾察隊。努力實行組織和動員失業工人及苦力之工作。

四、因為在中國，尤其在廣州上海漢口，都是極嚴重的白色恐怖，因為反動派要想完全消滅中國共產黨，破壞工人階級的組織，殺戮幾千幾萬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所以無產階級鬥爭的將來，就完全要靠共產黨能用精悍的革命的方法，保護黨和工會的組織，保存他們的幹部，擴大他們的幹部，繼續實行嚴格的祕密的組織。

五、中國現在組織偉大的勝利的農民暴動之客觀條件都有。組織農民羣衆的武裝暴動於澈底的土地革命口號之下，這在具備相當條件時，已是直接的實際問題。

海陸豐農民的蘇維埃政權，他在廣州蘇維埃失敗之後，仍在繼續自己英勇的鬥爭。海陸豐蘇維埃的政權之豐富的材料，他的勝利，他的經驗，應當充分的運用到一切農民暴動中去（暴動進行的方法和兵士羣衆的結合，殲滅地主豪紳的果斷，沒收土地與分配土地，蘇維埃政權的建設，蘇維埃政策的實行，工農革命軍的組織，各區各村蘇

維埃政權的組織，游擊戰爭的經驗，保障革命地域的英勇鬥爭）。

一切農民暴動都要在蘇維埃的口號和旗幟之下進行，暴動初起可以由革命委員會指導。一有羣衆的基礎和廣大的地域，蘇維埃便應當組織起來為暴動的指揮機關。

大城市四郊的農民中工作，應當特別注意。

實際舉行農民暴動的時候，應當依廣州暴動的經驗，切實估計各派軍閥的衝突和戰爭，尤其是他們雙方互相創弱的形勢，他們軍力的進退及其相對關係，而利用相當的時機。

我們的一切政策，都應當注意到各地鬥爭中心的互相聯繫，都應當注意到工人鬥爭與農民暴動及兵士暴動的聯合。

為實行這些政策起見，必須到處組織共產黨在農村中的支部；在主要省份之中，養成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幹部，吸引黨外的農民領袖，建立農民團體的基礎；聯絡城市工人及農民的關係（農民中擴大黨的組織，派遣工人到農村中去宣傳，工人組織代表團到農村中去，農民代表到城市

中與工人聯絡)。

六、中國共產黨應當立刻糾正以前輕視兵士運動的錯誤；應在一切反動軍隊中進行積極的宣傳，組織他們，使他們的羣衆和革命的勞動民衆聯絡，使兵士站到工農方面來。積極的宣傳「土地歸農民和兵士」口號，提出兵士的軍紀方面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的要求。組織兵士委員會，以反對反動政治，要求監督軍費的開支。組織軍隊中的共產黨兵士支部。在兵士之中進行大規模的宣傳，說明廣州暴動之意義，廣州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之意義，兵士在暴動的作用，工農革命軍（赤軍）之意義，海陸豐工農兵政權的意義，中國共產黨的目的等等。在兵士之中揭發資產階級軍閥的罪惡，國民黨的欺騙兵士，把兵士當做炮灰等。吸引純潔的革命的下級士官。

七、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在最初國民黨叛黨的時候，依附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如今他們只是受着戰爭恐怖窮困，而且對於腐化的國民黨日益失望，他們就開始動搖到革命方面來。廣州暴動之中，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智識界，以及革命的軍官，都贊助蘇維埃政府。海陸豐蘇

維埃政府之下，經濟上政治上都能取得小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因為農民的實力增加，海陸豐一帶縣城和鄉村之間的貿易與盛起來，甚至於中等資產階級也中立了。漢口武勝門紗廠罷工的鬥爭中，學生有許多武裝的贊助工人鬥爭，反對白色的工會官僚。

所以這些事實，都表明須要趕緊實際上去吸引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以及智識階級到革命運動之中來。中國共產黨提出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要求，這亦是運用廣州蘇維埃的經驗：抗稅抗捐，不還債，不付房租，沒收當舖，銀行國有，取消釐金，抵制帝國主義的貨物……。

八、實行極嚴厲的反對軍閥的強盜戰爭，須調動一切力量，以求變軍閥的戰爭為民衆反軍閥的戰爭，——這就是工農兵士暴動的勝利。所以宣傳要求和平的口號，必須說明只有蘇維埃政權成立而且統一中國，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要實行革命的反軍閥戰爭之鬥爭，便要努力執行「失敗主義」的政策——就是各地鼓勵民衆起來推翻當地的軍閥政權。這一口號通用於普遍的一般國民黨各派的戰爭和國民黨軍閥與北方軍閥的戰爭。我黨絕對的拒

絕與任何一派白黨的軍閥聯盟和其他勾結利用的政策。我黨在這一問題之上，不許有任何的猶豫動搖。

我黨各地黨部都應當以廣州暴動為模範，經常的有規劃的進行利用軍閥戰爭——各派屠殺工農劊子手的戰爭，而最大限度的發展工農革命運動的力量。

九、國民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之後，民族問題不但不要喪失了意義，而且比以前一時期更有嚴重的意義。力爭完全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鬥爭，仍舊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這種革命已經發展到最高程度。我黨改變政策的頭幾個月之中，因為國內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非常之嚴重，所以一般政策之中對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任務，注意得不甚充分。列強帝國主義干涉蘇維埃的廣州，國民黨則決然的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走狗，幫助帝國主義將中國變成實際上的完全殖民地，這些事實現在更加使中國工農革命中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成為中心的問題。中國民族解放的鬥爭，就是反對強盜式的列強財政資本及其反革命的走狗。根據過去時期的一般歷史的發展，很明顯的是：要完全解放中國於列強掠奪奴隸制度之下，要

解放中國於國內各種屬性的軍閥統治之下，要真正統一中國，便必須中國平民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得到勝利，建立蘇維埃政權，才有可能。要解決這些任務，同時也必須與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親密的結合，與各國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我黨必須發動羣衆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

而使民衆新的革命高潮有他自己的民族革命的政綱——對外的要求：歸還一切割據地租借地租界，撤退列強駐華的海陸軍，解散帝國主義的巡捕包探，沒收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一切公司工廠銀行礦山鐵路輪船等，禁止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學校教會，並沒收其一切財產地產，立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一切賠款外債率息，關稅完全自主，海關稅務鹽務郵政等的管理權立刻完全收回，立刻取消領事裁判權，中國立刻退出帝國主義的國際聯盟。

我黨應當堅決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好細，不使帝國主義有任何可能開始新的干涉和屠殺。

反對背叛國民革命的國民黨軍閥與反對老牌賣國的北方軍閥之鬥爭，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之直接的一部分。

十、中國革命在現時這一階段——蘇維埃時期，比在國民黨時候更加要百倍千倍的加緊與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結合鞏固的聯盟。這一事實應當在黨的每次行動之中特別的注重。蘇聯及共產國際的聲望，在中國被壓迫被剝削的羣衆之中，更加增高起來。國民黨和帝國主義越是無恥大胆的反對蘇聯及第三國際，勞動民衆越是要擁護他

廣州蘇維埃失敗了，

全中國的蘇維埃勝利萬歲！

安 德

廣州蘇維埃，經過短期的然而英勇的生存，終於爲反革命的聯合勢力所撲滅了。各派軍閥，各層資產階級，各國帝國主義者，看見他們共同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暴動起來，他們也就暫時聯合一致，以撲滅此暴動之火。在五十七百餘英勇戰士的屍骨上面，在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聯合摧毀的廣州蘇維埃遺跡上面，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已經找到了唯一的解放道路，解放幾萬萬的中國勞動者，脫離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的壓迫。

們。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絕交，驅逐蘇聯的商業機關，殺戮蘇聯副領事於廣州，中國幾萬萬的勞動民衆是要嚴重的反抗的，中國共產黨應當領導這種反抗運動。中國共產黨鄭重的宣告於全世界：將來中國蘇維埃政府的第一步政策，就是與蘇聯結合鞏固的革命聯盟，而嚴厲的懲辦殺死蘇聯國家代表的兇手。

廣州蘇維埃失敗了，全中國的蘇維埃勝利萬歲！

(一) 廣州蘇維埃的意義

不論廣州蘇維埃存在祇有幾日，不論反革命派如何處視他們能夠撲滅廣州蘇維埃，不論他們如何高興以爲從此不但撲滅了廣東的革命運動而且也撲滅了全中國的革命運動，不論帝國主義者如何得意以爲驚擾他們清夢的中國民族革命從此終止了，——不論怎樣，但廣州蘇維埃，中國破天荒第一次的蘇維埃，其世界的歷史的偉大意義，是仍

然日益光大，日益明白表現出來的。

在中國歷史上，這回是第一次，無產階級聯合農民拿住了政權；無產階級和農民，第一次用他們的血，將全國一切勞動民衆的願望寫在紅旗上面。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沒有一種威權，能夠將中國勞動民衆心坎上的這種願望打消下去。不錯，廣州蘇維埃不過存在幾天即被撲滅了，但全人類歷史中尤其在中國歷史中，這個短期的政權的紀念將成爲永久的紀念，將成爲中國工農革命的明燈，將成爲建立全中國蘇維埃的鬥爭之嚮導。

在其爲數不多的命令中，廣州蘇維埃明白的直接的將全中國工人農民及一切勞動民衆的願望公佈出來：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一切土地歸農民，八小時勞動制，工人監督生產，創立工農革命軍（紅軍）等。這些願望，以前無論那一個政府那一派軍閥都是未曾允許過工農的。這幾句簡單的明瞭的每個苦力每個農民都能聽懂的話，無論如何是不會爲中國的工農及勞動民衆所忘記的。廣州蘇維埃，是武裝暴動的工人和武裝暴動的農民聯合實現出來的。在這流血的鬥爭中，這個工農聯合已經

受過血的洗禮。工農的敵人，仇視革命，却反將工農聯合起來，以血的索練結成不可分解的工農聯盟，——這個聯盟本身已經就是未來全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一個保證了。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從此知道，祇要是工人和農民真實的利益，一切資產階級一切軍閥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會手牽手聯合起來反對，暫時忘記自己內部的衝突，而一致壓迫工人和農民。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看見廣州市街上死的五千七百餘英勇的兄弟，必然明瞭以前國民黨說的話，如甚麼民族解放，甚麼創造自由獨立的中國，改善中國民衆的生活，……都是一些騙人的話，在這些話裏頭隱藏着地主豪紳資本家軍閥帝國主義者爲自身利益的詭計。

廣州蘇維埃以其短期的生命證明，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其鬥爭中，現在并將來祇有一個同盟者：世界革命的無產階級知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因爲中國的和國際的反革命聯合勢力一經撲滅廣州蘇維埃革命後，即刻就槍斃蘇聯領事，斷絕對俄關係，驅逐國民黨統治下各地蘇聯領事出境。中國的和國際的反革命聯合勢力，

以此就永久鞏固的結合了中國革命的工農和世界無產階級及蘇聯之同盟。

幾團的兵士完全加入暴動的工農一邊來，這也是中國革命史上破天荒的事。這些兵士，與工農一起在廣州市街上共同作戰，與工農一起為革命戰鬥而死，他們如此就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很光榮的一頁。他們所流的血就使中國的工農兵更加鞏固的團結起來。反革命勢力無論如何是不能磨滅這光榮的一頁的。中國各派軍閥指揮刀下的兵士，將要知道，他們與工農一樣有個共同的敵人：各種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

廣州蘇維埃之存在，雖然為時不久，却有以上列舉的意義，中國蘇維埃乃至世界蘇維埃之勝利，更加有一重新保障了。

(二) 廣州蘇維埃的影響

中國工人和農民又遭受一次重大的失敗。這次失敗雖然是很重大的，雖然犧牲了五千七百餘英勇戰士的生命，却提高了中國革命至於最高的發展階段。

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者又戰勝了革命的廣州，但是

這種勝利同時也是他們最大的失敗。我們試冷靜的看一看目前的政局。「勝利」之後，資產階級得着甚麼呢？

他們殺了五千七百餘人以後，解決了他們面前的難題嗎？沒有！資產階級和軍閥無論如何努力終不能組織一個稍稍鞏固的政權機關，因為不能有一個共同的政權機關，能使各派政客軍閥都能滿意。當暴動時，彷彿各派反革命勢力能夠聯合起來了，但廣州蘇維埃一失敗，廣東的政權重新又落於廣西派軍閥之手。國民黨中這最反動的一派之勝利，馬上又引起廣東派軍閥和廣西派軍閥爭地盤的戰爭。而且國民黨反革命政府對帝國主義大大的讓步，尤其盡人可見。這樣資產階級不但沒有進一步得到好處，而且更縮小了其活動的範圍。

這回「勝利」，資產階級自己也要擔負其損失，譬如法國一八四八年的小資產階級一樣，他們鎮壓了工人的暴動之後，自己也就償還其「勝利」的代價了。

智識份子也是要分擔償還這回「勝利」的代價的，因為鎮壓了工農以後，軍閥往往要處置這些分子，以為也是反動軍閥的一種敵人。

廣州蘇維埃雖然只存在了二三日，但却造成了許多新的局面。蔣介石竟無恥的投降於廣西派軍閥了，汪精衛也被認為「共產黨人」而逃往巴黎去了，帝國主義更公開進攻了，「三民主義」連孫文的兒子也不認了，對於革命的中國之唯一同盟國家蘇聯也宣布斷絕關係了。蔣介石就已公開承認是要與帝國主義者合作來共同攻擊蘇聯。但這是他們的第一步。他們還有第二步：即完全投降於帝國主義，宣布中國為完全殖民地的國家。

帝國主義者從這次「勝利」中又得着甚麼呢？他們十分得意，他們以為所有驚擾他們清夢的，都除去了，連收回領事裁判權的運動也要停止了。至於說到軍閥之大批屠殺工農，則正是帝國主義者所歡迎的。帝國主義者掩護李福林軍隊渡江，香港逮捕廣州逃難來的工農，而優待豪紳和地主。

現在「勝利」以後，軍閥間為搶奪各省地盤又互鬥起來，稅捐一天天加重，不但使窮苦的工農担負不了，而且資產階級自身也有怨言，所謂「勝利」的確未曾給他們以一點好處；恰恰相反，中國直接革命的局勢仍舊存在，革

命潮流而且更加高漲起來。中國暴動的工人和暴動的農民結合起來，明白知道他們是能夠以自己力量解決那提出於中國大革命議程中之問題的。沒有暴動，沒有建立全中國蘇維埃，則無論如何是不能得到鞏固的政權，工人得不到人的生活，農民得不到土地，一般人得不到和平，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也永久沒有消滅的一天。

中國資產階級之歷史的作用已經完了。資產階級既然聯合軍閥而投降於帝國主義，即不啻宣布國民黨之死刑，因為國民黨祇有在贊助中國的民族革命，才有存在的意義，而今國民黨已經祇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而為中國民族革命的敵人了。

(三) 廣州蘇維埃失敗的原因

廣州蘇維埃失敗，其原因大概有底下幾種：

- 一、敵人的武力，在數量上比我們多。
- 二、槍械太少不夠武裝工人農民和兵士。
- 三、我們的武裝勢力四面八方被敵人包圍着，敵人暫時聯合一致來鎮壓工農兵的暴動，我們又不能突圍而與東江暴動的農民結合起來。

四、帝國主義盡力幫助軍閥，外國軍艦幫助反革命作戰，運械運兵進攻廣州，掩護李福林軍隊渡河。

以上這些都不能不使廣州暴動陷於失敗。但是不是因此就以爲廣州暴動是太早熟了，本來是不應該舉行呢？

不然！這是孟雪維克反對拿武器暴動的口吻。廣州暴動是萬分應該的。廣州暴動及蘇維埃的建立是當代中國革命當然的結果。廣州工農兵如果不決然暴動起來，則仍然要受軍閥資產階級的屠殺，觀於汪精衛張發奎來往的電報就可知道；那時革命的失敗必比現在加上幾倍。

廣州暴動是資產階級和軍閥的政策所激成的，他們本是爲自己利益來利用工人和農民，但看見利用不了時，他們就開始屠殺了。

歷史上已經有過同類的事。這次反革命派殺死了五六千人，但這也不是創見的事。無產階級被迫拿起武器暴動起來，他們相信用自己力量可以奪得政權，他們不是爲空洞的話而奮鬥，而是爲實際的政綱而奮鬥。無產階級勇敢的抬起頭來。他們現在雖然暫時的失敗了，但在最近的將來，總歸有一天，一切反革命勢力都會覺悟他

們的高興是太早了。消滅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誰也沒有這種力量。反動派內部的矛盾，自己也是不能解決。工人和農民，除了自己鎮練之外，是沒有別的損失的。所以反革命派祇能夠殺若干個人，但無產階級將要消滅反革命派整個的階級。

(四) 實際的結論

廣州蘇維埃失敗了，革命的工農及其領導者共產黨現在的任务是怎樣呢？我們悲觀嗎？革命失敗了嗎？沒有！以前已經說過，革命潮流祇有比從前更加高漲，更廣大的羣衆要參加到革命中來。這次廣州的大屠殺將要引起民衆對統治階級更廣大的仇恨。

此次慘無人道的屠殺，自然要引起世界革命方面的聲援。世界無產階級將要起來反對各國的帝國主義者，各國革命的工農將要與中國工農結成更親密更鞏固的聯盟。中國資產階級渴欲舉行更大的屠殺，他們正在要激起中國其他各地的工農也起來，舉行早熟的暴動，以便完全結果中國革命的全部勢力。但中國無產階級已經不止經過一次暴動了，他們有很好的經驗，不會給資產階級挑撥

起來，做早熟的暴動。無產階級以更加整飭自己隊伍，來答覆資產階級挑撥的行爲。日常反資本家的經濟鬥爭，嚴密階級的組織及職工會等，經濟罷工，——這就是現在無產階級準備大暴動的工作。

我們暫時失敗了，但是這個失敗並不會消滅我們的勢力，反能提高革命的水平線至最高的程度。我們從現在到決死戰的時候，要多多做破壞敵人政權機關的工作。我們努力破壞敵人的武裝勢力，我們更加整飭我們自己的

隊伍，鍛煉出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來領導，暴動，鞏固暴動後的政權。我們又要嚴密組織強有力的堅固的工會。當暴動的警鐘大響的時候，資產階級就以相信我們確實佔了上風并未失敗，而且一下就將一切反動勢力都掃除了。

廣州蘇維埃失敗了，——
中國蘇維埃勝利萬歲！
世界蘇維埃勝利萬歲！

列寧主義概論

出版

著 林 達 斯
角 二 洋 大 價 定

列寧逝世第四週年紀念（一月二十一日）到了！我們怎樣紀念這一位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人類之導師呢？祇有更明確的，瞭解他的學說。斯達林這一書就是研究列寧主義最好的著作。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三期

新書出版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全四冊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是革命經驗之寶庫，中國革命要有正確的理論與策略，必須研究俄國革命運動的歷史。瞿秋白同志爲此目的，特著成此一部書，其第一冊：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運動已經出版。當茲全國農民大暴動之際，這部書的第一冊尤其是中國革命者所欲先觀爲快的。

出版預告

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術與策略
斯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戰術與策略正確與否，乃是決定鬥爭成敗的條件。中國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爲領導的革命，但究竟那幾種階級能爲無產階級鬥爭的同盟者，及此鬥爭的形式與方法又當如何？這一部書就是從理論上答覆這些問題。

四二六

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

本報第十一期社論「蘇維埃政權萬歲！」說：「或者是蔣介石白崇禧的豪紳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於是張作霖的大龍帝國，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除此以外，中國不能有另一種的國家形式」。這篇社論沒有經過編輯部主任看過。他的意義，用來解釋世界革命中直接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蘇維埃政權，一般的是對的。但是，論到中國的蘇維埃政權已經是無產階級獨裁制，那便不正確了。廣州暴動在事實上組織起中國的蘇維埃政府；這一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國一切革命者都應當注意研究的。我們認為必須鄭重說明中國現時蘇維埃政權的意義。

(一)

中國革命在廣州暴動之後，的確進到更高的階段，他已經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國民革命，而是工農羣衆的蘇維埃革命，這一革命是要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勝利。這蘇維埃革命就是將來進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階梯。

蘇維埃政府的意義是甚麼？

蘇維埃政府，便是革命的民衆自己選舉出代表，組織代表會議，做一般鬥爭羣衆的指導機關。革命的高潮之中，這種蘇維埃組織起來，必然要成爲暴動的指導機關；暴動勝利之後他便成革命的政權機關。廣州暴動中的廣州工農兵代表會議是如此，現在正在奮鬥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也是如此。所以蘇維埃

在直接革命的形勢之中，最主要的意義是「革命羣衆的鬥爭指導機關」。但在革命勝利之後，生長而成革命的國家政權，具有一定的特殊的組織方式，與一般資產階級式的國會是絕不相同的。

這種政權形式是否必定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演呢？

蘇維埃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如果能組織起來，那就必然要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演。一、這種國家之中要組織蘇維埃必須有下列三個條件：「（甲）一般工人女工兵士及普通勞動人民之廣大羣衆的革命高潮；（乙）經濟政治的危機已經非常之劇烈，使政權開始從舊政府手中滑出來；（丙）而且在極多部分工人之中，首先是共產黨之中，開始堅決的有系統有規劃的爭取政權之決心，已經成熟。」（見共產國際第二次國際代表大會之「甚麼時候及怎樣的條件之下可以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的議決案）。二、這些條件之下而有蘇維埃的組織，那就必須進而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使蘇維埃變成無產階級獨裁的政權；否則蘇維埃或者是失敗而被解散，或者是成爲「變種的」蘇維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或者蘇維埃，那就要建立起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政權，或者是沒有革命形勢，那就根本不能組織蘇維埃。

可是資本主義前期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上，是否可以組織蘇維埃呢？是否這種蘇維埃一開始是無產階級獨裁制呢？這一問題對於現在的中國是非常重要的。

列甯說：「一切民族主義的運動只能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因爲落後的國家中的主要羣衆是農民，而農民却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之代表。」列甯又說：「在半封建制度束縛之下的農民亦能很好的接受蘇維埃組織的意義，而且在實際上去實行這種組織。一般被壓迫的民衆，不但受商業資本的

剝削，並且受封建諸侯及封建式國家的剝削，能夠運用這一工具，運用這種組織於他們自己的環境之中——這是很明顯的。」如今中國蘇維埃的組成於廣州，尤其是在海陸豐，很明確的更加證實列甯所說的話。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革命既然已經從聯合資產階級的階段進於反對資產階級的階段，中國的革命可以，並且必須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中國可以建立蘇維埃。中國組織蘇維埃的條件，在一般農民暴動以及城市暴動中組織蘇維埃的條件，是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地方一樣，就是必須有羣衆的革命高潮，必須統治權已經在治者階級手中動搖起來，必須羣衆的先鋒，羣衆的先進份子已經有爭取政權的決心。所不同的：不過是在中國現時的革命中，所指的羣衆，除大城市中是工人外，對於一切農村外縣，是指農民手工工人店員及一般貧民而說。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或者有蘇維埃，那就要建立起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制，或者是沒有直接的暴動形勢，那就還不能組織蘇維埃。中國的蘇維埃也是不能和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政權和平的並存的。這和純粹社會主義革命之中，例如英國的蘇維埃不能和英國資產階級（國會制度）並存，是一樣的。

既然如此，我們便可知蘇維埃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國可以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必定是政權性質的組織，而不能是普通的羣衆組織。

(二)

中國的蘇維埃政權，何以還不是無產階級獨裁制？

中國革命的發展，雖然已經到了比簡單的資產階級國民革命更高的階段，但是他的客觀上的任務還有

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並沒有完結。中國革命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並不僅是因為他曾經經過國民黨的階段，並不是因為在前一時期工農曾經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而可以說：國民革命的時期過去，中國革命便已經變成純粹社會主義的革命了。中國革命之所以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現時客觀上的任務在要解決土地問題，——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肅清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中國無產階級要領導農民起來革命。『農民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式的社會關係之代表』。現時農民的要求，如沒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土地給農民；以及一般兵士貧民的要求，如沒收豪富救濟貧民（劫富濟貧），分配土地給兵士等等——都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要求，而是最徹底的最激進的民權主義的要求。甚至於土地國有的要求，單獨的講起來，也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要求（例如列寧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對於土地問題黨綱的解釋）。如今中國農民暴動的怒潮之中，很明顯的：革命中極廣大的羣衆是這些農民貧民兵士，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廣大的羣衆，起來實行革命，是現時革命之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是肅清一切種種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標，是推翻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極廣大的工農兵士貧民的政權，就是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的政權——最廣泛的民權主義的政權，鎮壓一切種種帝國主義走狗軍閥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等反動派的獨裁政權。這就是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意義。

中國現時蘇維埃政權開始成立的時候，在極廣大的農民羣衆的地方，很明顯的：主要的急切的任務，是肅清豪紳地主的權力，沒收一切土地，摧毀一切封建式的舊關係，甚至於部分的會開關些資產階級式的

，就是自由貿易的發展（例如海陸豐農民暴動勝利之後，城鄉的貿易大興盛起來。）這種各縣各省的農兵暴動，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初步勝利的時候，客觀上自然不會一開始便有直接的社會主義任務。所以也就不能說，中國現時的蘇維埃，就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政權形式。因為所謂無產階級獨裁，不能不是社會主義的獨裁。必須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或者極大的範圍以內勝利，有着巨大的無產階級中心，然後中國革命才從這一蘇維埃的工農革命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現時這一革命的完全勝利，將要是民權革命的結束，亦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之堅決鬥爭的開始。……當事實上已經不僅是革命，而且已經是革命之完全勝利，那時，我們便要以「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獨裁」的口號，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來代替「民權主義獨裁」的口號』（借用列寧所著的『兩個策略』上的話）。

中國革命，可以說是馬克思所稱爲『無間斷的革命』之模範。亦就是所謂『由民權主義革命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模範。中國現時的革命明確的證明：一般封建制度之下農民和勞苦民衆，雖然不是無產階級，却是很簡單明瞭的了解蘇維埃之意義，而去實行建設他。蘇維埃的紅旗，已經成爲全中國極廣大的勞動羣衆（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鬥爭之旗幟。中國的蘇維埃也就將要由這種普通勞動的民權獨裁制生長而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獨裁制。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即是保證工農民權獨裁制直接進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獨裁制的政權形式；這種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從民權革命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而且是保證中國之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唯一方式。』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

蔣介石上台與肅清共產

秋白

中國是誰的？——中國應當是幾萬萬工農貧民的中國。但是，現在的中國，實際是帝國主義的國際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又是經過他們的新舊走狗——新舊軍閥張作霖蔣介石等的。

這些新舊軍閥互相衝突混戰，弄得中國一般民衆的生活困苦到極點，全國的農民暴動陸續繼起已經有一年之久，兵士羣衆的嘩變也一天天的多起來，工人階級的鬥爭更是異常的艱苦勇猛。最近廣州暴動便表明這些工農兵士羣衆的反抗，已經有匯合起來組織起來，奪回自己的權利，建立自己的國家之能力。而豪紳資產階級在饒幸鎮壓了廣州暴動之後，他的統治內部衝突糾紛混戰更加發展起來。他們的崩潰已經成爲不可挽回的事實。

在這種局勢之下，蔣介石——屠殺工農的劊子手之「領袖」上台了，重做起所謂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籌備國民黨的第四次中央會議。蔣介石的登台，據說是要建立黨權統一軍令完成北伐肅清共產。但是事實是怎樣呢？

國民黨的中央會議，現在出席的只有些蔣介石的奴才狗崽。「契弟」娼妓式的汪精衛已經滾蛋。戴季陶胡漢民等資產階級的奴才，也不肯出席。「老工賊」吳稚暉逃之夭夭。「帝國主義的工具」李石曾已經消聲匿跡。太子孫科——財政總長辭職。老牌國民黨買辦伍朝樞——外交總長也辭職了。所謂建立黨權，便是如此的折台形勢。蔣介石只能將停止民衆運動和對俄絕交的大政方針，領導屠殺中國民衆的國民黨，但是他却不能建立甚麼黨權，因爲這許多派別的劊子手相互之間是有不斷的衝突。

至於所謂統一軍令，固然不錯，馮玉祥閻錫山還有許多雜色軍隊，何健等等，以至最近的白崇禧李宗仁等桂系軍閥，都先先後後通電「擁護蔣總司令復職」。但是孫科等不出席中央會議，財政部長要換小舅子宋子文，這些情形都表明桂系軍閥與蔣介石系軍閥的衝突仍在暗中醞釀。蔣總司令的復職，不但不能統一軍令，而且是準備着軍閥混戰的更大的爆發。就是現在：廣東方面，國民革命軍的黃紹雄陳濟棠和陳銘樞錢大鈞聯合着攻打國民革命

軍的張發奎許志銳等；兩湖方面，國民革命軍的程潛胡宗鐸一面向湖南攻打國民革命軍的何健李品仙等，一面向四川攻打國民革命軍的楊森。新的混戰已經開始！這種混戰的發展到全國，糜爛到全國，剝削壓榨全國的工農民衆——大概就算是統一軍令了！

完成北伐呢？蔣總司令上台的時候，正是閻錫山的涿州守將傅作霖投降奉張，閻錫山聲明保境安民，馮玉祥的軍隊退出徐州戰綫，而南京政府的軍隊也在前線宣佈『休息休息』。馮閻的擁戴蔣總司令，也不過是所謂『擁戴』罷了。他們各人都只要各人的地盤擴張。現在只有各派軍閥互相觀望，而並沒有所謂完成北伐。蔣介石的『完成北伐』也不過是擴張自己的地盤。而全國工農兵士羣衆，在這南北新舊軍閥互爭地盤的混戰之中，更要有幾千幾萬的死亡！

肅清共產的『大事業』，固然是蔣介石的拿手好戲；但是自從國民黨清黨反共以來，共產黨黨員及一般工農被殺被捕的雖然非常之多，而中國共產黨在羣衆之中的威信却一天天增高。尤其是在廣州暴動建立工農兵代表會政

府之後，中國各地窮鄉僻壤的工農兵士民衆，都開始知道：只有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之下能爭得到自己的政權和解放。國民黨的反動只能殺死中國共產黨黨員，只能用強力壓迫，禁止一切革命的工農組織之公開，但是他決不能消滅共產黨，決不能消滅中國工農的革命。現時——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各地的工農革命潮流更加高漲而深入：

廣州反革命勝利而屠殺到六千人之後——廣州的工人羣衆仍舊起來反抗，立刻便又爆發許多經濟鬥爭的罷工，如三鳥業工人（宰殺鷄鴨鵝的工人）等。廣東的農民暴動又在各縣發動起來。固然，陳濟棠等正在進攻海陸豐，並有陸豐失陷的消息，但是廣東農民的革命力量正在發展，海陸豐蘇維埃的政府——農民手工工人的政府是真正羣衆自己的政府，羣衆必定要盡最後的力量來保障他發展他！

廣東的兵士已經看見廣州暴動後的事實：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暴動是真能解放他們的。他們之中，如最近張發奎軍隊中的兩三營人，已經有陸續歸到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方面來的事實。

武漢的裕華紗廠，在極端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又起來罷工；全市到處發見工人暗殺反動派警察工賊的事實。

湖北黃麻漢川沔陽等處農民暴動的發展，更加擴大起來，資產階級的報紙都不能掩藏這些農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怒潮。

湖南衡陽又有農民暴動；茶陵攸縣的農軍已經奪得政權好幾個月。

江西萬安等處的農民暴動，已經使豪紳資產階級的報紙氣得發瘋。

上海陰歷年關的勞資爭鬥日益劇烈起來，南貨業的罷工，估衣業的罷工……。

江蘇崇明外沙農民暴動起來，已經開始殺戮豪紳；青浦黃渡（上海附近鄉鎮）農民都起來抗租抗稅。

直隸清遠有幾千農民要求免捐攻打縣城。

甚至於奉天通化縣發現的農民的大刀會暴動，也打起共產黨的鐮刀斧頭紅色旗。

共產黨的紅旗已經普遍到全中國極廣大的貧民羣衆，

他已經成爲幾萬萬工農民衆之鬥爭的旗幟。蔣介石的上台，國民黨的反共屠殺政策，能夠『肅清共黨』嗎？

決不能的！幾萬萬中國的工農兵士民衆——中國的主人翁，正在這一旗幟之下，起來推翻蔣介石等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張作霖的買辦封建地主的政權，國際帝國主義的政權。工農兵士的革命力量，正在這些新舊南北軍閥的混戰糾紛之中，更快的生長出來。

一九二八、一、一二

湘鄂贛川四省農民暴動之新發展

典琦

湘鄂贛川各省最近農民暴動洶湧地起來，其中爲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固屬不少，而農民自發者亦很多。茲將報紙披露出來者，輯要於左方。

（一）湖南

申報十二月廿五廿七兩日長沙通訊，略謂：共產黨準備十二月十日在長沙暴動，未獲勝利，又定於十七年元旦日舉行第二次暴動。軍閥政府利用省黨校反動學生搜捕

共產黨，捕殺該校學生楊宗漢，監禁一二十人，又向校外搜捕，挨戶搜索，先後捕獲男女百餘人，破獲機關三十處，抄獲組織湖南勞農政府宣言及炸彈手槍甚夥。所獲的黨人，比較重要者為陳采夫，搜獲文件中有奪取豪紳階級武裝，沒收豪紳反動派財產以為勞農政府軍政費用之通告。省政府定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十七年一月二日止，特別戒嚴三日。

長沙附近各鄉鎮，共黨農軍游擊隊每三四十人或十餘人一組，出沒無常，殺土豪劣紳，焚燒萬惡豪紳住宅，沒收豪紳反動派財產，均極努力。如瀏城外五里揚家山地方劉四爹家，全家被殺，財產均沒收，并張貼佈告，指明他反對共黨沒收土地歸農民耕之計畫，依反革命治罪條例，處以死刑。又霞凝鄉李澤湘，在馬日前被農會處決，馬日後其子假借反動官廳勢力，捕殺農民領袖蘇啓助，詎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突來共黨領導羣衆五六百人，荷槍實彈，將李宅包圍，全家男女老幼以及雇工傭婦大小二十餘人一律被殺，并焚其屋而去，亦出一布告，謂李家殘害革命領袖，故全家均處死刑。因此全縣各鄉土豪鄉紳地主

人人自危。不能安居，紛紛遷往省垣。共黨在各鄉四處蔓延，兵來則散為農民，反動軍隊一去，則又集合。

以上僅就長沙而言，至於各縣暴動情形，則更熱烈，略舉數例如次：

(一) 衡陽——十二月十五日有共黨領導之農民千餘人，在廟溪地方集合暴動，屠殺土豪劣紳數十家，死傷多人，反動軍隊王錫燾部開到，暴動軍暫退。至二十三日駐軍及警備隊將響應暴動羣衆，因警備隊反動分子告密，被破獲機關兩處，被難者九人。

(二) 茶陵——縣城被共黨郭亮等佔據已久，省政府派羅定一團往攻不利，羅部退守攸縣，聞共黨計二三千人，有槍約一二千枝，在縣實行共產，組織委員制的勞農縣政府，勢力一天一天雄厚起來，現周瀾已電令王錫燾加派兵一團往攻，聞農軍在洪山廟王塘小車等處布防抵抗，頗不易進攻。連日正在激戰中。

(三) 東安——農軍約六七百人，各持梭鏢手槍，十二月二十二日闖入縣城，鳴鑼閉市，大舉暴動，政府軍安民部開到，暴動軍退出縣城。

(四)汝城——縣商民協會，已被共黨抄查，沒收現款數千元，快槍四十四枝，子彈八千四百發，死傷隊兵十餘人。

(五)常德——共黨定於十二月二十日暴動，為該縣縣長事前發覺，捕殺暴動領袖多人。

(六)醴陵——共黨組有黑夜會，聯絡散兵會黨，每於夜間在四鄉實行誅戮豪紳反動派，全家被戮者，日必多起。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與師長劉建緒陶廣以及財政廳長張開璉等家屬，均不敢居鄉，紛紛遷省。雖經師長熊震派兵猛壓，也無效果。

(七)澧州岳陽臨湘衡山資興等縣，均有很劇烈的暴動起來。

(八)湘東工農革命軍佔領茶陵縣城，經省政府派第二師王錫勳與獨立團羅定部隊，會合進攻，迄今已二十餘日，仍相持不下。最近工農軍又佔領毗連茶陵之桂東醴縣等，勢益洶湧。各處土匪聞風響應，近已集合三四千人之多。并由湘邊侵入江西，將遂川海甯等縣一併佔領，蓮花安源均被動搖。安源萍礦，原為共黨大本營，所

有工人多往加入。

共黨佔領各縣，均組織某某縣勞農政府，實行沒收土地，勒用勞農政府紙幣，土豪紳土地主不逃亡即被誅殺。

(二)江西

民國日報一月八日南昌通信所述江西暴動情形略云：

(一)贛州信豐南康等縣——一星期前，已到由粵而來之農工軍兩千餘人，信豐南康贛州相繼失守。縣長均逃走，縣庫抄洗一空，資本家地主及反革命派，被捉拿嚴刑，數日間沒收款項數十萬，一面復派黨徒五百餘人，兼程直趨吉安吉水，聯合泰和萬安等處農軍進取。並聞第三軍教導團已向共軍投誠，反對省政府及朱主席，其聲勢之浩蕩，已可概見。

(二)吉安吉水泰和萬安安福永豐峽江等縣——吉安所駐反動軍為九軍之五十二團五十七團人數兩千餘，而吉安西之縣屬如泰和萬安，則有農工軍五百餘人佔據縣城，槍枝完備，安福萬安間則有張一道股匪二百餘人，吉水永豐間之勞橋，則有丁農軍三百人，吉安永豐峽江界則有共軍王新亞等佔了縣城，其他如樂安遂川，亦時有小股游擊

暴動隊出沒。總計吉安永豐萬安泰和吉水安福峽江等縣，農工軍不下兩千，其注目地點厥惟吉安，吉安區區二千防軍極爲危險。吉安鄰縣紅色恐怖很兇，凡反共之本人及家屬，多被暗殺或劫殺。刻下永豐吉水兩縣岌岌不可終日。駐吉九軍，被各縣共軍聯合攻擊，已開始。各地貧民多附和共軍，土匪聞風投誠於共軍。

新聞報五日南昌電，萬安縣共軍已設立省縣勞農政府。又贛東廣昌縣共黨吳子攀元旦攻城，縣長逃，經二十八師派兵進攻，始退出。

(三) 湖北

湖北各縣農民暴動，近又紛紛起來，連日各報記載，撮述於下：

(一) 黃安——縣知事被農民殺死，豪紳被殺亦多。
(二) 黃岡——縣屬迴龍山揚鷹嶺地方紳士於上月二十七日晚，在該山廟內清算平民工業社帳項，突來農民及共產黨百數十人，持手槍刀矛之類擁入，將杜律齋秦耀陔趙韻甫何蓮溪梅明如五人及團丁馬夫四人砍死，其餘各人負傷而逃。暴動羣衆比又至豪紳劉星甫家殺死其家屬及

來客共五人。土豪鄉紳極爲恐慌。

(三) 黃梅——縣屬大河鋪，前被共黨及農民羣衆殺死翟姓石姓男女共十餘人。近蔡山鎮又被殺十餘人，濯港鎮被殺數人。據傳聞土豪鄉紳前後被暗殺者共約百人，現尚在繼續殺戮中。最近該縣縣城被圍，縣長張毅打電到武昌求救去了。

(四) 麻城——暴動羣衆繼續活動，土豪多被殺死。

(五) 沔陽——豪紳被殺不少，縣長也被農民殺死。

(六) 監利——縣北瞿家灣，於上月某晚，突來共黨多人，殺斃豪紳瞿姓十四人，捉去二十餘人，同時至毛家口，縱火焚去土豪房屋數家，至黃老塘，燒土豪房屋數家并沒收其財產，至新溝嘴，搶去警備槍十七枝，殺死隊士數人及反動商民數人，暴動羣衆現仍據有白湖福田寺等處，大張旗幟，上寫工農革命軍字樣。

(七) 雲夢——縣屬羅市港地方，有土豪羅有光，於上月二十五日晚，有共黨領導之羣衆百餘人，擁入羅家，團團圍住，縱火焚燒，該土豪全家八口及該地公安局長李忠賢，都被羣衆焚死，全縣農民大呼痛快云。

其他各縣，豪紳統治也非常搖動。暴動愈擴愈大。

(四)四川

本月四日字林西報載重慶十二月十六日通訊云：四川省內人民因軍閥長期的壓迫之結果，現已發現類似河南山東紅槍會之「神兵」。神兵為農民所組合，農民因不堪苛稅之苦，無以為生，乃起而反抗軍隊與官吏。神兵練習神術，且深信用某種祈禱與咒語，可保若干時日不死。彼等頭頂紅巾，身着有黃色之帶，并無槍械，僅有刀矛。最初係於十一月中發現，該兵於是時在夔州附近向吳佩孚之衛隊施以攻擊，殺軍官兵士若干人，吳氏惶恐乃移入城內。神兵最大之暴動至十二月中旬止，據所聞尚只有Tibet城之大屠殺。城在揚子江之北，川省極東部，為產鹽之中心。

據由該處逃難者云，十一月十二日破曉忽有大幫神兵向鹽稅徵收處大施攻擊，當場擊斃鹽稅稽查六人，隊長一人，鹽警四人。既在鹽場殺死稽查及居民數人後，神兵即開始攻城，城內警備隊之全部，及一高級軍官均為所殺，鹽稅徵收處全被焚毀，被殺者之屍首，亦均焚毀，是日

之內約共死二百餘人云。

焚殺相續者數日，十二月四日神兵又馳赴外數里之鹽稅徵收處。在該處又將稅吏，文牘，書記及鹽警殺死多人，徵收處主任早已聞風逃匿，故未遇難，但已兩週不知下落。此外鹽工亦有二十餘人被殺，彼等謂此二十餘鹽工與其他官吏同為壓迫民衆者。

楊森曾派兵往剿，竟被神兵襲擊，死傷約百餘人，神兵將所獲楊森軍隊之槍枝子彈概行燒毀，彼等宣言謂不致為槍彈所傷而毀滅槍械實與消滅軍隊與官吏同一重要云。

楊森已將大部軍隊開赴宜昌，境內空虛，農民蜂起，有蔓延全省之勢。說者謂神兵運動將與河南之紅槍會運動同一擴大，若彼等再與軍隊接觸而得勝利，則其勢當更不可當。兵士懼怕神兵已極，因其與普通軍隊作戰時不同，而兵士又久未發餉，欲其與如狂之農民可畏之敵人作戰，均無此勇氣。

十一月底巴東一縣全被神兵佔領。巴東向為土匪聚集之所，小火輪由宜昌上駛十小時可達。神兵之反對土匪與對於其他官吏兵士正同。一九二八，一，一〇

中國資產階級之大示威

家辰

——各省商會聯合會會議——

上海大資產階級所召集的各省商會聯合會討論了十數日的「謀商人幸福」與解除其所謂「痛苦」的辦法之後，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閉幕了。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一百零四個吸血的工業鉅子，大商賈辦，代表十數省反動資產階級的急先鋒與不可一世的黨國要人；所以這次會議的精神與決議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中國資產階級很合時機的提出自己明顯而堅決的主張，叫他的工具，走狗，政黨——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去切實奉行。

反動資產階級團結一致堅決的向工農革命進攻，及與反動國民黨作更進一步在政治上的勾結，就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

中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像在這次會議上提出過這樣堅決，明顯，詳細，完整的主張，他對於各種問題都討論到，由政治經濟問題討論到組織問題，由如何與國民黨國民

布爾塞維克 第十四期

政府勾結向工農進攻討論到如何武裝自己，他們討論的問題不可謂不多且詳矣，他們的辦法不可謂不毒且辣矣，他們剝削的政策不可謂不是「謀商人之幸福」的好政策矣。什麼都好，但有一個主要的問題，他們沒有回答或不能回答的，總是個美中不足。這個問題就是現在客觀環境是否許可他們進到所謂訓政的快樂時期？就是被剝削的工農——現正不斷的暴動反抗他們壓迫的工農——可否允許他們安然執行此「好」的剝削政策？此問題不能回答，則所有一切的「好」政策，都是水月鏡花了。

現在我們來光顧他們這次有名會議的內容。他們討論的約有以下幾種（均有具體的決議）：

- (一) 廢除苛捐雜稅問題，
- (二) 商會存廢問題，
- (三) 解決勞資糾紛問題，
- (四) 軍事徵調與商團問題，
- (五) 商事法令問題，
- (六) 機製仿造洋貨待遇問題，
- (七) 整理金融問題。

四三九

他們所要召集解決國是的會議，有孫中山遺囑上他們所念熟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國民會議，與國民政府合組的什麼經濟會議，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專家專門的委員會等等。此外還成立了他們的大本營『各省商會聯合會總事務所』。

一般代表無不痛哭流涕哀號悲嘆的向大會訴冤說：『工商業者無法律的保障呵！沒有老板廠主的商會呵！黨國要人不關心打倒帝國主義，提攜保育那可憐的本國工商業者呵！受工人店員的虐待呵！蔣介石白崇禧朱培德並不比孫傳芳吳佩孚好，他們亦是強徵苛捐雜稅的呵！甚之『變本加厲，一再重徵，新近創設，額外勒索，增添巡卡』呵！——扣留火車輪船以致影響收買原料，出賣貨物，濫發紙幣，紊亂金融呵！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商民（當然是代表大商人說話），很知道這是對於黨國應有的『効忠』，在軍政時期商民應受的『痛苦』，不過『現在革命將成功，訓政時期已經開始，首要責任是在保育民生，維護實業，剷除共黨，消滅階級鬥爭的學說，停止工農運動，實行最反動的進行政策』的時期。所以他們為所

謂『黨國人民』前途幸福計：

（一）應當『一、廢除苛捐雜稅及重徵複稅；二、減免國貨及機製仿造貨捐稅以圖實業之發展；三、在關稅未自主前對於舶來之消耗品及奢侈品仿照特稅辦法，重其稅率，以資挹注』。

（二）應當：『一、在本屆中央執監委員會開會時取消容共政策及關於階級鬥爭之口號；二、明令廢止關於共黨勢力所迫訂之一切勞資糾紛不平等的條件；三、在關稅未自主以前，國內實業將瀕破產，金融枯窘，商業凋零，請政府制止勞資糾紛，以維持工商業之現狀；四、保障人民經營商業及實業之自由權；五、予工商界有雇傭職員及工人之自由權』。

（三）應當：恢復本平等主義的有歷史關係『無階級』『無畛域之分』的廠主老板的商會組織（不是店員公會，也不是商民協會），並且要有永久的統一的指導機關，設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以監督政府！（不是三民主義去節制資本而是資本去節制三民主義的政府！哈！）

最後他們又復假惺惺的恐嚇此腐爛的三民主義國民政

府說：「萬一不執行此政綱，則是國民政府自絕於民衆，爲自衛計，爲自決計，自不能不籌相當應付之法。」

黨國要人，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聽到這些話早已嚇得魄不附體屁滾尿流戰戰兢兢的說：資本老祖宗，千萬別生氣。『以前政府保護不力，自不可諱。』（孔庸之），『以後如有意見不妨條陳政府，政府當無不樂於容納，政府因處此軍事時期中，遂不能分心顧到商業維護與提倡，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蔣介石），『使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政府甚爲抱歉……使商人陷於絕路，則政府餉源亦竭，必致影響軍事』（張壽鏞）。

這幾位黨國要人的『不力』『苦衷』『抱歉』的回答，明顯不明顯呢？我想明顯極了，用不着再加以解釋了。現在再把這次會議的主要政治目標說一說。總括起來不外三點：

（一）中國資產階級要完完全全獲得此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做他的馴順的走狗工具（他早已是馴順的了！）（馮少山所謂『官商與商民之誠意合作』就是這個意義。）

（二）要解決他們資產階級的任務（但沒有此勇氣與能力！）：一、組織強有力的軍隊，統一的中央政府；二、剷除國內一切妨礙工商業發展之阻礙；三、實行關稅自主與經濟保護政策，以打倒資本雄厚的帝國主義的統治（可憐蟲！你們膽怯的隱健政策可以打倒帝國主義，那畫上的餅也可以充飢了。正確點說你們的這種政策恐怕只是你們搖尾乞憐向帝國主義討飯——起來榨取中國勞動者血汗的政策罷了！中國的資產階級真卑陋，他的命運真可憐呵，怪不得他們要狼號鬼叫的訴冤叫苦！）

（三）要根本的消滅他們階級敵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與力量。

現在一個肥胖的資本家與掛三皮的新軍閥都是額手相慶的說：民族主義快要達到了（漢口英租界奪回了，不平等條取消了，與蘇聯絕交了，分治合作了！）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了（商會恢復了，工會農會封閉了，工農運動停止了，工農羣衆屠殺了！）民生主義快要實現了（勞資糾紛禁止了，資本有保障了，以前勞資條件取消了！）

他們的「革命」成功了！

不管三民主義實現了沒有，總之他已是浸在吳稚暉的「夜壘」裏，早已臭氣薰人了！從這次會議中更可顯明的證明所謂民族民權民生的什麼三民主義是殖民地懦弱資產階級變相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鬼把戲，他們的假面具自己早已撕破了，他們殘酷欺騙虛偽狡獪的鬼臉早已為一般工人所認清楚了，工人現在沒有自由集會的場所，沒有謀自己幸福的工會組織，沒有報紙，工人店員雖餓死斃死亦沒有向資本家發生糾紛的權利，工人現在更清楚的看到資產階級與國民黨之狼狽為奸的真面貌，看到他們的統治更是無情，更是殘酷，更是使工人沒有命活，所以工人的鬥爭亦是更勇敢更堅決照廣州英勇的工人一樣起來；打倒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政權！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實行工農革命！創造自己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

一月六日

各省商會聯合會會場中得意的資

產階級

典琦

最近各省商會聯合會開會於上海，所議決的條件，無非是以團結資本案，勾結國民黨軍閥，壓迫店員及工人為目的。其中最重要的如：

- (一) 組設經濟會議，
- (二) 商會代管捐稅（上海總商會的一個提議），
- (三) 國民政府召集財政會議，
- (四) 取消已經訂立的勞資條件，
- (五) 商場辭就店東店員雙方絕對自由，
- (六) 改組店員工會，隸屬商民部，
- (七) 擴充商團組織，
- (八) 否認商民協會代替商會。

這些議決，很明顯地表現他們的志願。他們一方面要積極地壓迫工人階級，所以有（一）（四）（五）（六）（七）（八）各項厲害的決議；他方面還想拿到所謂國民政府的實權，所以有（二）（三）兩項決議。關於（四）（五）（六）（七）各項的意義，不待言，是我們工人階級素來看見過的把戲，是明顯不過的壓迫工人階級的方法。他們想把工人階級無數次犧牲奮鬥所得來的一些

小小的利益一筆勾消，認定這種妨礙他們任情剝削的條件是『不平等條約』。他們想有權把他們所不滿意的店員任意開除。他們想有權支配店員的團體，不許店員有獨立的組織。他們想組織商民的武裝鎮壓工農的革命潮。

至於（一）（八）兩項決議的意義，就有他們的執行委員馮少山的『以商民協會代替商會不如組織經濟會議之主張』一篇文章，可作說明，試摘出一段於左：

『以商民協會代替商會，自以為於商業上消滅勞資對抗之形式，而不知雇主與被雇者之關係尚在。

凡營業上雇主在多得利潤，受雇者則欲多得工值，雙方意見各不相謀，強合一爐而治之；在今日中國經濟，非若從前閉關時代，僱主人數自不敢被僱者之多，以資之方面集合的公團，夷為勞之方面的附庸，天下事理之不得其平，莫過於此！是形式上雖不取對抗，而精神上幾無協同之餘地，等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矣。德意志地處中歐，西受資本家侵凌，東苦共產思潮波及，與今日我國情勢正同，試觀其臨時經濟會議各種委員對於各方面之分配，無論資方勞方公家

私人生產消費各方面，均一一顧慮周到，且於各方所推出之委員百分比，再三審慎出之。且臨時全國經濟會議，並非如新憲法之所要求組設經濟議會，適用由下而上之蘇維埃組織產生代表，僅由中央之一般的組合選出代表為原則，不過對於特別帶有地方色彩的，稍加注意而已。確非蘇俄式之敵對的階級鬥爭組織，而為德國式之協調的階級鬥爭組織矣。故不佞主張：如以商民協會代替商會，不如組織經濟會議。』

他們恐怕商民協會包含店員進去，『以資之方面集合的公團，夷為勞之方面的附庸』，所以否認商民協會代替商會，同時又主張組設經濟會議。經濟會議的委員，各方願到，各方委員百分比審慎出之；試看他怎樣分配？

一、由各省農業團體組織代表會，選出左列議員二十人：

地主（大小不拘）五人

佃戶五人

自作農五人

農科及經濟科學者五人

二、由各省工業團體組織代表會，選出左列議員二十

二十人：

機製工業廠主六人

機製工業受傭者（即職員）二人

機製工業勞工四人

手工業店主二人

手工業勞工二人

工科及經濟科學者六人

三、由各省商業團體組織代表會，選出左列議員二十

人：

出資者八人

受傭者四人

商科及經濟科學者八人

說明 上述代表會議，由各省政府就農工商業

各團體選派上列資格代表各一人（如無上列真實資格

代表，寧缺毋濫）。

四、金融業由上海漢口廣州銀行公會錢業公會聯合選

出左列議員十人：

銀行業出資者三人

銀行業受傭者三人

錢業出資者二人

錢業受傭者二人

五、礦業由礦業公會聯合會選出左列議員五人：

出資者二人

受傭者一人

勞工二人

六、交通業分爲官營事業商營事業，得選出左列議員

十人：

（一）官營事業由政府選派事務長官二人，職員一人

，勞工二人

（二）商營事業由交通業公會選舉，出資者二人，受

傭者一人，勞工二人

七、由上海廣州漢口市政廳各組評議會選舉數共九人

八、俸給勞心者階級得由其團體選出議員三人

九、中央政府派代表

照他這樣分配，一百議員中，佃戶受傭者勞工三項共有三十人而已，其選舉權完全在資方（企業的聯合會或官廳）。原來是藉勞資合作之名義完全由資方支配拘束被剝削的工人階級，連附庸的地位也沒有給與勞方的呵！

至於所謂財政會議，其組織是由政府及資本家各出半數委員組成，其職權是討論各項稅務之徵收裁減增加等項。而代管捐稅的提案，則謂：「所有全國稅收除關附二稅担保內外公債外（這是客氣話，意思是說只能歸帝國主義者管），其餘捐稅，宜願請國民政府，統交商會代管，一則剷除中飽，一則核實收支，使國家財政與社會經濟，有互相維繫之勢」。他們居然掌握所謂國民政府的財政權呢！

不錯！在他們開會的時候，蔣介石等國民黨軍閥政客都出席致詞。蔣介石故鄉奉化縣的商會提出財政會議案及解決勞資糾紛案。勞資糾紛之內容有左之數點：

（一）本屆中央執監委員會開會時，取消容共政策及關於階級鬥爭之口號；

（二）明令廢止關於共產黨勢力下所迫訂之一切勞資

糾紛不平等的條件；

（三）請政府制止糾紛以維工商業之現狀；

（四）工商界僱傭職員及工人之自由權。

所謂國民黨領袖者如此賣力，難怪資本家們趾高氣揚，連日大排筵宴，大做其未來的經濟繁榮世界昇平的好夢，慶祝其強有力的團結之成功和進攻無產階級之勝利了！

可是，資本家們太幻想了！資本家們既然要壓迫工人階級，當然要和帝國主義軍閥豪紳妥協勾結。既然和他們勾結，請問如何能夠使中國經濟發展？這個問題，明眼人自知，不待我詳說了。國民黨這般軍閥，斷不容許廢除苛捐雜稅及交出財政權；同時革命暴動中的工人階級和農民也不會容許資本家之撤消條件改組店員工會禁止罷工等等進攻的手段。

中國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這種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趕快推翻他們和國民黨軍閥豪紳的統治，領導一切革命勞苦民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軍閥，擔負起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作。——這是他的迫切的使命。

一九二八，一，六

走頭無路之朝鮮農民

綺園

在這個全國軍閥大混戰的當兒，大家正殺得忘其所以，忽然東北角一聲響亮，傳出朝鮮人毆殺華人的消息來。據說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鮮人聚衆數千，在仁川一帶地方毆斃華人數十，傷的不計其數，搗毀店舖，強迫出境，騷動得很利害。一般上海的昏記者，大概爲維持國家體面或者因迫於義憤的緣故，居而騰出一點空白地方，記載這段新聞。但是事到如今，不聞那兩個南北反革命的政府，有過什麼辦法。自然，張作霖現在既忙於三方應戰，毒氣攻城，實在沒有功夫。而南京方面更聰明的明白此事之發生斷不是第三國際的命令，所以還是蔣總司令復職，支配地盤，開會恭讀總理遺囑要緊。至於大大小小的，昏頭昏腦的新聞記者，則因爲黨國先生未開尊口之前，也樂得回家瞌睡，快活逍遙。去年我們老百姓被張大帥和國民黨兩位魔星生吞活殺去的蟻命至少有幾十萬條，流離失所，展轉溝壑的又不知幾千萬，他們都不過等閒視之，何況遠處在遙遙數千里外的百數十人而已呢？

這次事件確乎有些出於意外。朝鮮的民衆爲什麼突然向華僑襲擊毆殺呢？是不是中國人不合他們的國情，抑或不信仰朝鮮的三民主義？雖然報紙上的紀載略而不詳，而吉光片羽，亦知道斷不是這麼一回事。然則爲什麼？簡單的就是一個農民問題。在每一個殖民地的國度裏，廣大的農民羣衆受着嚴重的壓迫——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的兩重剝削，農民除了暴動來建設自己的政權之外，簡直沒有出路。朝鮮的農民與中國的農民所處的境界是一樣的。據最近朝鮮總督府的調查，全朝鮮國內之窮農達五百六十萬人，失了耕地窮無所歸的當然不止此數。他們禁不起本國的封建地主和日本的統治者之酷虐，最初的一步自然尋覓一個比較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東三省就是他們認爲最近而且最好的處所，所以朝鮮人之移住東三省的逐年激增。東三省境內的朝鮮人，據說有百多萬。很可惜，東三省畢竟不是他們的桃花源，依舊是鬼氣森森的鄴都獄，既並沒有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樊牢，同時更加上中國軍閥的一重枷鎖。他們成羣結隊的到吉林省東北西南一帶低窪之地，爲的是那裏可以種植水稻。

他們只知道在自己的國度裏不容許他們生活，對於中國的國情却一點不明白。結果祇好觸霉頭。原來我們貴國東三省的地方，自從歸張大帥轄下，已經弄到民生凋敝，爛額焦頭，和在國民黨治下的長江珠江流域一樣，或者更慘些，雖然他那裏所流的是條黑龍江。更加去年直隸山東大災荒，祇難民一項就有九百多萬，有一部分不知就裏的也跑到東三省去，他們也要找田地耕種。東三省的土地居然熱鬧起來。可是本地的居民却不大歡迎這兩處來賓，因為他們自己已同樣的不得了。不幸朝鮮人是異文異種的民族，張大帥御用的鷹犬，覺得不久會鬧亂子，如果外來的和本地的窮光棍，聯盟赤化起來，解決什麼土地問題，是非同小可的，所以下令驅逐。理由是很充足的：第一『該項鮮人（農民）既未入我們籍，何得雜居內地』；第二『且份子複雜，良莠不齊，若不從嚴查禁，何以保國權而弭隱患』；第三『北滿各縣，在非商埠地方照約不能享受租稅權利』。並且辦得很大方，一點驅逐的痕跡都沒有。不過『因即嚴命各縣地方官切實查禁，凡境內之未入籍鮮人，概令移居雜住區域及商埠地，以符約章』

。各地主更承仰大帥意旨，收回土地，更沒得話說。老實一句，就是『不許朝鮮人在東三省境內耕田』而已。何況他們不光是來耕田了還要祕密造反呢。據說居留東三省內的朝鮮人，固然大多數為謀生活的失了耕地的貧農，但同時還有不甘日人壓迫而避居的和有志革命而被逐的兩種『暴徒』。他們『潛伏在各地深山幽谷之中，夏則從事耕種，秋收之後，則紛紛向韓國內地渡江密入，引起朝鮮國內之紛擾』。而且『日本在東三省勢力日增月加，一般民衆猛烈反日，同時對張作霖亦極不滿。張作霖為維持其地盤起見，既不能贊助反日運動；而反日運動之結果，衆矢悉集於張作霖。故張作霖為緩和民衆之反抗運動起見，乃用種種狡猾的惡宣傳，將一切嫁禍於朝鮮，因此此次東三省反日運動忽變易其方向而為反韓（朝鮮）運動』。這話雖然不是全無理由，但朝鮮人被驅逐的真正原因，却大部分為農民問題。但聰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却乘此機會激起朝鮮國內之仇視華僑運動。但中韓同是被壓迫的民族，這二民族是能夠聯合起來一致奮鬥以解除各自的壓迫的。最近廣州暴動之中，韓

國革命志士在白色恐怖之下，與中國工農兵共同奮鬥而死者近百人，這就表示這二民族之先進的革命的分子，乃是共生死的朋友，而決不會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新舊軍閥的當了。廣州韓人之犧牲正可以消釋最近兩民族間不幸「仇憤」。東三省的農民瞭解滿的鮮農是與他們同受張作霖制度壓迫的兄弟，只有一致聯合起來奮鬥；同時朝鮮內外的被壓迫的韓人也能明白壓迫他們的不是華僑，乃是帝國主義和張作霖。

別開生面的新疆農奴制度

綺園

最近新疆烏什回王伊布拉音輔國公派一位代表定希程，不遠萬里跑到人皆掩鼻而過的臭狗窩南京地方，向一般正在逐食其聲猶猶的大老來上條陳。那位「悉居四民之長」的回王伊布拉音，以一位貴族階級的資格，不惜卑辭厚禮，專使寶呈，向實行民死主義的國民黨叩頭，在此軍閥割據為分治合作的所謂狗窩國民政府又何樂而不願意？因為這位識時務的回王，能夠自己從容入甕，不費舉手之勞已經把八部回王中的一個拉入了狗黨，於是乎八千萬人口的新疆，不啻有八分之一由那位「四民之長」領導着

同歸於青白化了。國民黨的領域，馬上擴充到「戈壁千里」的新疆（他們革命如此迅速成功，我們百姓只有加倍受罪而已。）國民黨現在做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帝國主義的馴奴，尚且甘心；區區一個回王，豈有不敢勾結，何況他不請自進？這是國民黨應有之義務，不必我們曉舌。故此這一幕的把戲，不過錦上添花，不值不得作贊。我們革命的農工兵士貧民那有功夫管這些屁事。但是我們從那位定希程的請願書中，看出甚而至聽出新疆農民慘淡的悲聲，却不禁有點悚然。處在中國半封建制度底下的農民，一方面受封建的政治勢力宰制，同時一方面又被資本的經濟剝削，所以弄得饑寒交迫，非革命不可。譬如佃農既繳納總收穫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又同時還有送租信鷄信鴨大斗待飯種種花樣不一的剝削方法。自耕農受高利貸者之狼吞虎嚥還不夠，有時還要弄押妻寄子的慘無人道的悲劇，內地各省農村中，農民身受各種稀奇古怪的殘忍待遇，實在已經大有可觀。不圖佔全國面積八分之一，人口八千餘萬的新疆，更加別開生面。新疆雖然僻處西北，遠在邊陲，名雖行省，實同化

外，但究竟屬於我們貴國的版圖。難爲了十六年來的不倒翁，新疆督軍楊增新想得出，做得到（其實軍閥沒有什麼想不出做不到的事）。他覺得新疆地曠人稀，許多地沒人耕種，非想法子不行。怎麼辦呢？於是「巧仿租庸古制，各縣特設頭目，專使指地派耕之責，人有義務，所獲生產，概令歸官」。老百姓可有點受不了，所以「民苦苛煩，輒逃亡界外」。但是「或者不得投處，仍復歸來」。結果弄到「往復避苦，率多不安生計」。楊增新如此這般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各縣特設頭目，專使指地派耕之職，人有義務，所獲生產，概令歸官），大概不獨師承古訓，並且誓遵總理遺教，實行平均地權罷。烏什回王真瞎了眼睛，倒不知他所欲推翻的統治者，乃天字第一號的忠實信徒。還跑來狗窩國民政府告御狀，可謂顛倒錯亂，而且大有赤化嫌疑（小心你那位代表的腦袋爲要）。老楊這個法子的確笨超倫，我以爲國民黨所有信徒，都應該認爲不二法門。漫山遍地的「農匪」既難盡量殺絕，殺絕了又愁沒有人耕田。你們夾袋裏有的是忠實黨員，很容易派去各縣各鄉，負起指地派耕的責任

布援塞維克 第十四期

，所獲生產，概令歸黨。如是則農民暴動的亂子既鬧不成，馬秣軍糧又可以異常豐富，上足以慰總理在天之靈，下足以副豪紳地主嗚呼之望，豈不甚好？並且這個管法既然古已有之，楊氏不過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國民黨因襲一下，不但平均地權在鄉村間有了妥善辦法（他們總理生前沒有說過怎樣支配農民的土地），而集所有先聖之大的學說，也毫無妨礙。至於楊氏方面，等到新疆的農民起來反抗時，也不妨試試國民黨的好榜樣，不外說這些農匪，接近赤俄，受了共黨唆使，第三國際命令，利用機會，實行赤化。這樣一來，新疆的農民，何止「所獲生產，概行歸官」；而且每條老命，都隨時可送也。可是新疆的農民呵！你們既然接近赤俄，就請趕快實行赤化，號召團結工農階級暴動，推翻一切敵人統治，這樣才能將你們從純粹奴隸的生活中拯救出來。

湖南農民革命的追述（續） 直荀

（二）對於政權之奪取與國民黨的認識
不與聞政治，是過去的中國農民普遍的現象。可是

四四九

湖南自農民運動發展後情形就不同了。

從前一切的鄉政，都是由少數穿長衣的大人老爺們把持着。他們有時也開會議，但這是大人老爺們的會議，赤腳草鞋，帶着牛屎臭味的農民們，只能站在門外聽講，任這些大人老爺們去談論。

湖南的農民因農運發展的原故，也學會了開會。最初他們也還請幾個識字的人替他們讀一讀主禱文式的總理遺囑，後來他們學會了開會的辦法，逕自集會，主禱文式遺囑他們覺着是與他們無關痛癢的，也不請人讀了。從前大人老爺們開會來管理農民，現在世界翻了底：農民開會來管理大人老爺們了。大人老爺們非得服從不可。

他們議定了：鄉村道路不好，於他們農人不利，現在要修築起來，定了一個三六九的制度。小路寬三尺，中寬六尺，大路寬九尺。這個制度不約而同的傳遍了全省，——除湘西而外。路工由佃戶供給，可是他們不能餓着肚皮去做事，所以要地主供給伙食。可是這事得罪了地主，平空支出了許多的食米。

他們議定了：大樹遮陰了田禾的，於收成有損。無論

他是培屋場的也好，只要遮陰了田禾一律斫去，許多迷信風水的，大起反對，可是他們不顧一切，一律執行斧伐。

他們議定：社倉積谷和地方的一切公產過去是全由土豪劣紳管着，農民不能過問，這裏面是弊病叢生的，不獨對於農民毫無益處，且專飽了土豪劣紳的私慾。現在要將歷年來帳目清算過，管理的方法也要變更，全交農民管理。這一來，從前管理地方公款的人沒有一個不原形露，賠款的遊鄉的無日無之，一般土豪劣紳無一個不惶恐萬狀。他們的統治權，在鄉村中已掃蕩無存了。

他們議得最普遍的就是穀米阻禁的問題，而執行也最精密，這一來，與豪紳資產階級以經濟上根本的打擊。

然而土豪劣紳并不因此而灰心，還想為最後的努力。從前認國民黨為赤化的，現在也改變了態度，羣起加入，他們想要用黨的威權來挾制民衆團體，而農民因此不得加入國民黨，農民於是在鄉村中發出一種口號：有錢的入國民黨，無錢的入農民。他們對於國民黨的認識可謂清楚到萬分。民衆的意識真是比寒暑表還要靈活些。可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政黨幾乎到一年後才把這個觀點弄清楚，

才來改正，可是已來不及了。

(三) 土地問題之暴發

湖南農民最激烈的鬥爭就是關於土地問題的鬥爭，土地問題是中國幾千年政治上要解決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政治上既不能替農民解決這樣的大問題，湖南農民乃起而自動手解決。他們解決的方式雖在各處表現的不同，但是解決土地問題的目的則確是一致的。

土地問題，明顯些說就是農民的吃飯問題，農民沒有土地，每年工作所得都給地主剝削去了，得不到一餐飽飯，他們因此起而限制穀米出境，議決穀米最高的價格。

鬧得激烈一點的地方就相率於青黃不接的時候吃排家飯，就是聚了許多人到富戶家中去坐吃。

這些還要算是間接的提出土地問題，他還有許多直接的方法。

第一就是丈田 地主的田大小寬狹并不一樣，收的租額也不一定，農民要使所繳的租和田土的面積相當，乃起而清丈田畝。在長沙市郊，每方丈土地照通常計算只能繳租一石的，可是地主要收四石租，清丈的結果，經過

許多英勇的鬥爭，算是農民戰勝了：照田的面積納租。

第二是插標 清丈田畝是佃農的權利，可是許多失業農民，無田可耕的，仍是毫無辦法，失業農民因此倡議粟田，就是將田土的耕種權重新支配，某人耕某地，用插標為記。

第三是分田 用插標不過是佃農和失業農民中間耕種權的爭執，可是分田的意義就根本不同了，是根本的否認地主的所有權而將地分給農民。長沙附近的霞凝鄉要算是首先實行的區域，農民將田土依照人數力量分配，成年每人可得產穀八石面積的土地，未成年者又依其年齡之大小，給以四石或六石的土地。

這樣一來，地主大震，因此有五月二十一日之事變（馬夜事變）。反革命實行對農民的大屠殺。

(四) 終結

我們寫的都是湖南農民在馬夜事變前的事實。在馬夜事變後湖南的農民并未因此停止他們的活動，現在仍是不斷的作英勇的戰爭完成他們歷史上的使命，著農民革命，土地革命光榮的歷史。我們且待他們著了再續罷！

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續）

秋白

（三）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真面目，實在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幻想進於富國強兵的資本主義的烏託邦。歐洲的小資產階級，當資本主義強盛起來，使他們破產失業的時候，他們感覺到痛苦而咀咒資本主義，幻想出一種社會主義的烏託邦。歐洲的思想界裏所以發生所謂烏託邦的社會主義。歐洲烏託邦社會主義家的思想，雖然大致都是想回復資本主義前期狀態的復古思潮，但是他們的咀咒資本主義和恨毒資本家的革命意志，還能開闢科學社會主義的先河。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却連烏託邦的社會主義也不會想到；他們只想着列國的富強是如何可欣可羨，他們只想着中國革命客觀上有民族解放的使命，很可以利用全民族的名義，哄騙一般工農民衆，專抵制外國資本家，而使他們自己（中國「小貧」的資產階級）大發其財，成爲富強的

資產階級。因此，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終極思想，竟不外乎烏託邦的資本主義。——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類的把戲，在民生主義的「預防」社會革命的精神之下，是永世不能實現的烏託邦。

中國這種烏託邦的資本主義家，他居然想批評馬克思主義，可是他不但只能抄襲歐美社會改良派的謬言，而且不能不偽造事實，不能不自相矛盾。中國這種烏託邦的資本主義家，不但對於將來只會幻想一種所謂三民主義的國家，所謂「中國人的血流普被世界的大同氣象」（孫中山愛寫禮運上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和「天下爲公」的墨寶；但是康有爲也還著了一部大同書呢。如果這就算社會主義，那麼，康有爲應當比孫中山更是中國社會主義的祖師了！）不但如此，中國的烏託邦資本主義家不但幻想將來；他還會幻想現在呢！明明擺着幾百萬中國無產階級在上海漢口天津廣州……明明擺着廣東的商團民團日夜不斷的殘殺工農的事實在他眼

前，他却會睜着兩着偉人的偉眼，空口說白話的講中國沒有階級沒有階級鬥爭。這真正是千古以來空前絕後的大幻想家！

中國小資產階級一方面要革命，別方面又要禁止階級鬥爭，他本身便陷於矛盾不堪的地位。民生主義的國情觀因此便不能不和事實大相遠背；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始終要走到不能並存的地步。

(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國情觀

民生主義的中國國情觀，就是說中國只有大貧小貧，沒有階級沒有階級鬥爭。這種國情觀不但不能解釋最近中國的革命事實，並且不能解釋中國的全部歷史。因為如果中國向來便只有大貧小貧，無所謂階級和階級鬥爭，那麼，太平天國的革命之中如何又有農民羣衆如此偉大的鬥爭，那時總還並沒有甚麼『共產黨故意挑撥階級鬥爭』罷；而且，用民生主義的理論來實行中國革命，是要既不使地主豪紳吃虧，又要答應農民能『耕者有其田』，既不使資本家吃虧，又要實行所謂『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實行的真正結果，便是完全取消所謂耕者有其田或社會主

義的假招牌，而赤裸裸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屠殺民衆剝削民衆。難道中國國民黨現在的政策，不是這種民生主義的實行嗎？這是革命還反革命呢？——當然是反革命。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國情觀却和民生主義的大貧小貧說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國情觀，自然不是一篇簡短的論文所能詳細說明的。我們將要有很多篇文章，或者一本小書來論述。這裏，我們只能簡略的說明。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方法，他可以分析一切種種人類社會，——中國當然不會是例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便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說：人類社會的基礎是物質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狀態，足以規定社會中之經濟關係。中國舊時生產力狀態是怎樣的呢？中國的生產方法，主要的更是手工的農業生產和手工業生產。這種生產力狀態之中的社會經濟關係，便是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亞洲式的專制制度又是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政治上的表顯。中國舊社會制度之中顯然有兩種封建社會中的階級（閥閱）：一是士紳階級，一是平民階級。平民階級之中的農民工匠商人，都是受剝削受

統治的。士紳階級，便是官僚大地主和富商巨賈重利盤剝等等。中國經濟在這種剝削制度的基礎之上，早已發生商業資本主義，造成全國許多局部的市場，地主士紳剝削農民而發財，或者經過官署的課稅抽捐賄賂的方式，或者直接用重利盤剝敲剝田租的方式，他們之中形成特殊的商業資產階級，隱藏在官僚而具之下的商業資本家，或者是方能左右地方官府的公開的富商巨賈。中國歷史上的各種鬥爭，無不反映平民農民反抗這種士紳地主巨商階級的鬥爭。破產失業而受士紳地主階級剝削的農民不斷的起來反抗，——可以說一部二十四史充滿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的商業資本更加得着畸形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開始現代的資本主義化；土地的兼併格外利害，地主官僚的資本家化也格外厲害；中國境內的工業（如開鑛築鐵路開工廠）也相當的開始，尤其是在歐戰期間；中國的現代式的商業（大公司、進出口貨，以至於銀行匯兌借貸等事業），自然更加急遽的發展；外國的工業品大量的輸入，如洋油火柴紗布等許多日用品

的輸入，把國內手工業打得落花流水，農家手工業更是完全破產；同時，中國各種農產品原料大量的輸出，年年有增加。中國經濟中的這種變化，自然使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大大變更，中國舊時的士紳官僚階級，變成最反動的買辦階級，軍閥制度便在這階級基礎之上生長出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就興起；中國的無產階級開始站到政治舞臺上來，中國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日益變成佃農，其中極大多數破產失業。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途徑，既然是偏重於商業，中國自身的工業資本因為帝國主義的壓迫，不能發展，帝國主義把中國當做銷貨物的最好市場；所以中國農民破產的過程中，有一特殊的現象，便是農民破產而不能充分的收容到工廠中去，就是不能充分的「無產階級化」。於是帝國主義買辦士紳地主資產階級殘酷的剝削之下，極大多數的農民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所謂流氓土匪兵士——供給軍閥做砲灰。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剝削和壓迫，便依據於中國資本主義這種不能充分發展的落後的經濟基礎之上，他們經過買辦地主掠取幾萬萬農民的勞動所生產出來的財產，他們工業品的競爭，使中國資本家千

倍百倍的來剝削中國工人，使中國資本家只能積聚自己的資本到土地上去，更加加重剝削中國的農民——使中國的資產階級極「親密」的和地主豪紳階級相勾結，相化合。

中國經濟在如此的階級基礎之上，決不能向上發展而「和平」的進於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且中國現今所處的時代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所以當中國資本主義在歐戰期間得着相當的可能而發展的時候，國民革命的發動，一開始便表現於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聯合的鬥爭：五四運動之中提倡國貨與社會主義的口號同時並進。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國民革命以極大的推動。中國工農貧民羣衆的階級鬥爭，很明顯要推翻中國之封建制度宗法社會的一切剝削壓迫制度，推翻外國資產階級對於中國的統治。國民革命便在這種鉅大的階級鬥爭之中開展起來。這是因為中國社會中的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一般非階級化的貧民羣衆，不能不起來反抗。也只有這種反抗的力量能夠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不但是不能相離，而且就是一件事的兩面：這種鉅大的階級鬥爭之中，被剝

削階級的失敗，便等於國民革命的失敗。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能取得領導權，領導半無產階級的貧民兵士，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努力推翻中國的地主階級——帝國主義所憑藉以剝削中國的主要基礎，然後中國國民革命方能完成。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呢？他的觀點恰好相反。他以為中國只有大貧小貧，「大貧」不應當反對「小貧」，而應當服從「小貧」，造成「民族的統一」之全民革命。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應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將要領導（利用）民衆力量，排斥外國資產階級的勢力，然後既不得罪地主又不得罪資本家，「大家和平合作」，從事於所謂建設事業——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孫中山所舉德國俾士麥的事例）。這不特沒有絲毫社會主義的臭味，並且就是這種資本主義的前途也完全是烏託邦。中國的資產階級自身差不多兼着地主階級，中國地主階級自身的存在，就建築在封建式的剝削農民之制度上。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却要靠這些階級的政權來實行。但是這些階級只能做帝

國主義經濟的附屬，而且他們內部正在發展無量數的矛盾衝突（最近全國的軍閥混戰便是明證）。他們能使中國在資本主義之下統一而發展麼？絕對不能，他們只能澈底的擾亂中國，以準備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完全殖民地。孫中山的資本主義的烏託邦理論，現在事實上只成了這些賣國階級的金字招牌而已！

（二）國民革命就是土地革命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否認階級鬥爭，他看着國民革命是所謂全民革命；他實際上在理論方面早已暗示他的徒子徒孫：『必須喚起民衆……加以屠殺』，因為他根本上不准農民起來奪取土地，認為中國地主必定聽他去『平均地權』。而中國的民族解放問題實在就是農民問題，就是土地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說：殖民地 and 民族問題，大部分就是土地問題農民問題。中國的剝削階級：地主豪紳買辦鉅商，是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最穩固的基礎；不推翻地主豪紳階級的統治，帝國主義的統治是決不能推翻的。而且中國的農民佔着中國人民之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說解放中國，而同時又要維持豪紳地主壓迫農民的

舊制度，那麼，我們要問一問這所謂解放中國是解放誰的？難道單從帝國主義的關稅協定之下解放出中國的資產階級來，便算是解放中國麼？中國是大多數工農民衆的中國。要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首先便要解放中國的農民。這就是說，要推翻豪紳的政權。中國豪紳地主的私有田地，必須無代價的沒收，中國的貧民兵士農民必須分到土地耕種。一切封建制度的舊關係，必須澈底的肅清。這種澈底的土地革命，方能將豪紳地主對於農民剝削制度完全推翻。如此，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的憑藉，要能完全掃除，中國的買辦地主豪紳以至資產階級權力，就不能不澈底的肅清。所以國民革命問題的最終解決，必然是要中國土地問題的澈底解決。中國的農民及兵士貧民要能如此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得着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極廣大的民衆政權，就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最近廣州的暴動，海陸豐的暴動，最明顯的證明：只有工人階級能夠解決土地問題；同時蔣介石李濟環的反動及武漢政府時代豪紳資產階級的壓迫農民運動——立刻公開的反革命，也就證明資產階級在所謂民生主義旗幟之下

，不但不能『以政治法律的手段來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問題，而且是堅決的幫助豪紳地主屠殺農民。

(二) 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的前途

中國的國民革命——土地革命，只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使農民兵士貧民羣衆堅決的徹底的自動手的去鬥爭，去無情的摧毀一切舊社會制度，而後可以得到完成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便自然是中國革命的主幹。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但是力爭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而且是反對出賣國民革命的資產階級，是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中國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之中，便是實行反對國外國內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國無產階級必然要領導農民兵士貧民羣衆，從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進於反資產階級的工農貧民的革命聯合戰線。同時，中國這種革命的路線，是必然要與世界的無產階級，尤其是勝利的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結合鞏固的聯合戰線。中國的革命，很明顯的不僅是反對中國國內的封建制度，同時也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革命。中國革命不與社會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徹底推翻國際帝國主義，

是決不能鞏固自己的勝利的。

中國革命的發展，在他的階級基礎上，必然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兵士貧民羣衆，推翻豪紳地主國內資產階級以及國際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前途，必須在這種勝利的前途之中，實現出來。這就是必須要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達到高度的發展，建立蘇維埃的政權，進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國革命中工農政權的勝利，方能沒收重利盤剝者大資本家的財產和一切生產資料，大生產收歸國有，極大的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將中國從崩潰的經濟狀態與一切混亂屠殺之中救出來。中國將要如此加入國際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

而孫中山的節制資本是甚麼呢？孫中山的所謂大同是甚麼呢？——只是實行甚麼所得稅等等的『社會主義』呵！他連稍稍節制資本的勞動法和八小時工作制等，都不敢明顯的主張。他還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呢！他的民生主義只是閉着眼睛說中國沒有階級，說中國工人不應當和資本家鬥爭，農民不應當和地主鬥爭，應當受着壓迫剝削屠殺，『安心』靜

待孫中山的建國大綱實現，靜待孫中山來給他們衣食住行。
這是甚麼社會主義呢？這是維持帝國主義豪紳地主

寸

鐵

容安與共信

于右任說：『石曾先生以為世界祇有馬克思蒲魯東兩派，而忘却除馬蒲外，尚為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可與馬蒲鼎足而三也。』又說：『吾黨固不必取法蘇俄，亦何可妄自菲薄，棄固有之信守，而從蒲氏以安那其主義為出發點之分治合作說耶。』戴季陶會謂國民黨容共而傷了黨的共信；照于右任的說法，國民黨容安，也未免有傷共信吧！因此，反共清黨之後，應該有反安清黨的舉動；否則國民黨的主義仍然不純粹呀！

金箍棒

國民黨人說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好像孫悟空在豬精腹中舞金箍棒。共產黨是否承認這句話呢？承認的。共產黨的金箍棒是什麼？不過是反帝國主義軍閥及主

資產階級的主義。（完）

一九二八、一、五

張工農民眾政權。可是安那其派在國民黨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實現蒲魯東的分治論與排斥馬克思派；研究系在國民黨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賢人政治反民眾運動聯省自治與仇俄反共。他們說共產黨掛着羊頭賣狗肉，他們自己何嘗不是掛着羊頭賣王八肉。

蔣介石也是共產黨

（撒翁）

廣西老誓必剷除的張黃軍隊，而蔣介石却定要保全，密令他們開到浙江來；廣西老正在進兵湖南，而蔣介石却派代表和唐軍接洽，允許他們的地盤。蔣和廣西老這樣作對，將來廣西老和他正式翻臉，也許宣布蔣介石也是共產黨；因為張黃唐的軍隊，前曾有人稱為武漢的共產軍。

武漢又多一個冤鬼！

（撒翁）

李漢俊曾大悲已經殺得冤枉極了，現在又有一個林可彝，也以共黨重要份子而槍決了，武漢的冤鬼又多一個！

（撒翁）

反共不澈底

丁超五對申報記者說：「現在黨內最危險之現狀，因無嚴密之組織。……國民黨所轄各地方之民衆，言論自由，亦爲黨治下之重要問題；黨如有嚴密組織，不致一般無智識者，借黨的招牌，來妨礙民衆的自由言論。」這般論調，似乎仍有共產黨氣味，倘不清除淨盡，未免反共不澈底。所以研究系的機關報時事新報大喊：「澈底的反共！」

（撒翁）

國民黨根本不要民衆

「反共後不要民衆」，汪精衛曾說這句話是共黨造謠誣蔑他們的。現在怎樣麼？自從十二月十四日，蔣介石在招待上海新聞記者席上，發出「停止一切民衆運動」的主張，方聲濤楊樹莊即在福建下令停止民衆運動；胡宗鐸即解散了武漢一切民衆團體；蔣夢麟即「函請浙江省政府并令行浙江省黨部，自即日起，各級黨部，一律暫停民

衆運動之工作，嚴禁散發傳單，張貼標語，聚衆開會，結隊游行等舉動」。這難道也是一般無智識者借黨的招牌所做的嗎？非也！軍閥黨根本不要民衆。（撒翁）

一朝天子一朝臣

西山會議派得勢之時，便有人恭維他們是「反共先覺」，南京發出「反特委會即反革命」的標語。特委會取消，蔣派佔住了南京，便有人提議「取消非法特委會所產生的各級黨部各機關」，「永久開除西山會議派黨籍，并封閉環龍路四十四號反動機關」，「立即拘捕謝持鄒魯覃振居正……葛建時等」，「抄沒西山會議派財產」等等。張繼先生回想得意大書「當年碧雲寺今日紫金山」聯語時，未免有點今昔之感吧！

（撒翁）

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是救國救民的呀！

本月十二日申報載爪哇華僑告全國民衆書，歷數福建國民黨政府強迫種烟勒索烟捐種種殘害人民之事，謂爲「較之軍閥時代爲尤烈」。我想方聲濤聞之，必然勃然大怒舉起烟槍（這位忠實同志烟癮之大我所親見）罵道：我

已下令停止民衆運動了，你們還敢散佈什麼告民衆書嗎？

（撤翁）

可憐的胡漢民！

胡漢民致函某委員說：「目擊吾黨命脈，已日就隄危，比雖晝夜徬徨，勤籌補救之方，而茫無所得」。你不是說過：「清黨以後的中國國民黨一定比清黨以前的中國國民黨要好，更要進步」嗎？現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完全清除了，并且成百成千的屠殺了，和蘇俄已絕交了，民衆運動也下令停止了，國民黨應該大大的進步了，何以黨的命脈反而日就隄危，無法補救呢？可憐的胡漢民，你晝夜徬徨些什麼？

（撤翁）

忠實同志又多一個！

上海中央社（國民黨的通信社）說：「北方健將李景林氏，對於革命工作，素極努力，已往之成績，固彰彰在人耳目，……上月二十二日，在太原通電，就國民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兼北方前敵總指揮之職」。是的不錯，李景林一向努力革命，誰也知道。恭喜國民黨，又多了一

個忠實同志！

（撤翁）

蔣介石也談什麼土地問題

蔣介石最近在南京黨校紀念週說：「在訓政實施時期，土地問題，至爲重要，我們要丈量每縣的土地，以爲平均地權的步驟，土地問題如不得解決，則不能實現我們總理的民生主義」。蔣介石也說說什麼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然而他的方法是要經過丈量每縣土地的步驟。他又說：「要解決土地問題，不能不有戶口的調查」。可是自從順治皇帝定立清丈編審法令，一直鬧到洪憲皇帝設立經界局，二三十年也未曾丈量好那一縣的土地；自從順治三年定立戶籍律以調查軍民籍貫下工樂諸色人戶，一直到現在不斷的調查戶口，也從來不曾查清那一地方的人口實數。每縣各鄉耕種的土地實有多少，耕種的人實有多少，只有各本鄉的農民自己查得清楚；若候政府丈清了每縣的土地，查清了每縣的戶口，再來實現平均地權的三民主義，這大約也和吳稚暉三千年後的無政府主義相差不遠吧！

（撤翁）

吳稚暉識主
昔史憲誠謂唐詔使曰：「我本奚，如狗也，惟知識主
」。 蔣介石車駕臨南都，李烈鈞避之府中，獨吳稚暉以

我們的死者

為悼哀我們的死者，本報特開此一欄。各地白色恐怖下死難的先烈，不論其為共產黨員與否，讀者如能記述其傳略或喪悼之辭寄給本報，本報當儘量登載於此欄中。我們在血淋淋的先烈屍骨之前，是不哭的，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路前進。

悼吳可同志！

召怡

吳可同志！你死了！你終於在鬚匪張作霖的手中
死了！聽說你們十八個人在陰歷十月十八日的黑夜間臨
就義的時候，還大聲的呼着「中國共產黨萬歲」「世界革
命成功萬歲」……的口號，嚇得一般小走狗手足無措，也
沒有敢請你們跪下，就槍斃了！這是何等的雄壯與沈痛
呵！共產黨員的真精神，原來如此，也應當如此，就是
在臨死前的一刹那，反動派的兔子狐孫還在面前發抖。
當我和你同時被捕的那天（八月初一日），你因為偵

布爾塞維克 第十四期

黨國元老而郊迎蔣於車站。君子曰，吳稚暉可謂識主矣
！
（撤翁）

探不認識的緣故，把你放了；一直到十月初九日我被保出
的時候，在警廳從未看見過你，不知為什麼我剛跑到天津
，就看見你的大名，也附在他們十七個人的最後？你的
死我固不覺得稀奇，但是你是背着北京國民黨前市黨部工
人部部長的罪名——反動的國民黨的部長的罪名，而死的
，這確乎是一種侮辱，你死後恐難瞑目吧？吳可同志呵
！你不是第一次李大釗的同案嗎？你因為早幾日離開
了俄使館，所以結果除你同蕭某兩個人外，沒有一個人幸
免；雖然你後來在西城被偵探包圍了兩次，結果都設法逃

四六一

脫，你真是如脫網之兔漏網之魚的一樣僥倖呵！然而你絕不因此而絲毫的懼怯，仍時而城內，時而城外，為黨奔走，預備暴動時，并被指定為總司令之職，你之死固在許多同志的意料，但你的「替死鬼」——第一次黨案的死者——吳君平階，豈不冤哉枉也？

你本是個無產者，二次光復時，可憐的你跟着敗兵流落到南京，自入了貧兒教養院後，好容易到了十二年秋經了許多人經濟的幫助，才考入了北京中大。但是素不安分的你，總是愛鬧風潮，記得在十四年春你領導中大學生反對校長呂復，結果不惟把你捉將官裏去關了七八天，還把你的學籍開除。經過此次的波折後，而你的革命志氣愈強，奮鬥精神愈增，尤其是今年秋你的愛人勸你一同出京時，你為顧慮工作的原故，絕不為她所動，更足令我佩服！令我慚愧！吳可同志！論起私情來，我們倆不

惟是小同鄉，并且還是好朋友，但是我不哭你，因為哭是弱的表現。我應當擊着赤色的大旗，唱着前進的壯歌，踏着你們的血跡，努力殺賊，那麼，才是我們的天職，同時也是你們最後的盼望。

現在國民黨已整個的反動了，雖然你們在未死以前也會聽說，但是一定沒有我親自到南方觀察的普遍與確切。現在一般人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投降到資產階級的懷裏，就須隨着我們起來革命，決無第三條可通的道路。你們在北方之死，與最近南方的一片暴動聲，實俱有同一的價值，真不知警醒了多少酣睡的民衆？親愛的吳可同志呵！你們死而有知，在地下一定也要唱勝利之歌吧！

吳可同志，安徽宿縣人，死時年二十有七歲。

十七年一月七日晚

讀者的迴聲

關於土地問題黨綱的討論

自從中國共產黨公布其土地問題黨綱草案後（見本報第六期），本報即收到數篇討論此草案的文字，或為通信問難形式或為專篇論文形式；從本期起，本報開始發表這類的通信或論文以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討論材料。

記者同志：

我看了「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之後，有以下幾點意見，是否可以採納補充上去，還要請立夫同志給我一個答覆。

一、在敘述及分析中國農業狀況的時候，可否加一節，說明：中國農村經濟崩壞之後，失業的農民，是沒有出路；城市鄉村的資本生產，都不很發達，並且因為農民失業的結果，增加了工業勞動的後備軍，使得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對於工業勞動者加重剝削，無限制的吸取剩餘勞動，逼得中國工農勞動階級，非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社會制度，改變中國社會經濟關係，沒有出路。

二、看了中國共產黨主張解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辦法之後，覺得中國共產黨固然是不錯，但它好像是中國農民本身之外的一個東西。如辦法十一：「共產黨

要努力設法實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導河填築游地，造牧場等等，並實行預防飢荒之設備」。十二：「共產黨要組織低息的農業借貸，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民之借貸合作社」。十三：「……共產黨要……共產黨要……」如此等等，這些事情，似乎是共產黨要做，不是共產黨領導工農及由工農政權設施這些方策。農民可以看見共產黨做，或者等待共產黨做好了，農民本身可以不必自動手的去參加。這樣的口氣，恐怕不免有些流弊？

三、看了共產黨這些對農民問題及土地問題的辦法之後，覺得共產黨還是保留部分的私有經濟制度，如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民之借貸合作社，……使農民得着廉價的現代新式的農具等等，並沒有覺得共產黨主張徹底的建設共產黨社會。因為在這個政綱上，並沒有說明這些解決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的辦法，是過渡時代的

主張。也沒有說明祇有從這個辦法，才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達到共產社會的實現。關於這一點，是否要明確些指出，還請指教（我的意見是要更明確些指出才好。）

四、布爾塞維克一六四頁下部第八行，「耕者有其田」上面，加「實行」二字，似乎妥貼些，或者改為「誰能自己「耕種，才可分得田地」。不知你以為怎樣？

志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

怎樣買書

「布爾塞維克」報上所登的書籍廣告，常引起許多同志寫信來問說：這些書籍應該向何處去買？我們的答覆是：每個共產黨黨員都負有為本黨推銷出版物的責任，各同志不但自己應該閱讀黨所出版的書報，而且須向非同志推銷；至於買書方法，則各人可將要買的書名連同書價（照廣告所定價目）交給支部書記，自然可以得到所要的書。

列寧主義概論

出版
著林達斯
角二洋大價定

列寧逝世第四週年紀念（一月二十一日）到了！我們怎樣紀念這一位全世界被壓迫階級人類之導師呢？
祇有更明確的，瞭解他的學說。斯達林這一書就是研究列寧主義最好的著作。

最後的假面具

最近國民黨的所謂中央會議始終是開不成功，蔣介石的上台，不但不能統一國民黨，而且種下了最大的混戰的種子。國民黨的各派，已經早已一致的反革命，一致的屠殺壓迫工農，一致的停止一切民衆運動，一致的勾結帝國主義反對蘇聯。所以蔣介石最近所發表的提案，他的大政方針，所謂『結束聯俄政策，停止民衆運動』，始終是不厭重複的詳細說明，除此以外，別無他話。對於這些問題，他們早已一致的了。凡是能夠一致，都已經一致；蔣介石的提案是如此，李宗仁程潛等的提案也是如此，就是汪精衛張發奎等的提案也必定是如此。又何必開什麼會議呢！至於他們各派之間爭奪權利地盤的問題，却始終是不能一致，不能不衝突，所以又決開不成什麼統一國民黨的中央會議。

其實對於那些問題，不但國民黨內部各派可以一致，就是國民黨和北方軍閥何嘗不是一致的？就是和外國帝國主義也是一致的。

這些中外南北反革命派都能一致的是甚麼？就是維持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和軍閥的剝削制度。

廣州暴動之後，五六千人的大屠殺，禁止一切工會，——赤色的工人代表會固然被封被殺，就是其他工會也一律被封；資本家的進攻非常之厲害，工人的一切自由被剝奪，以前所訂的勞資契約完全取消。

上海在陰歷年間的時候，資本家竭全力進攻，開除店員手工工人不計其數；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得着上海英美烟公司的賄賂而強迫工人復工，禁止抵制英貨……。

漢口的白色恐怖，長沙的白色恐怖，更是加緊，資本家對於工人的進攻尤其厲害。

其他各省對於農民的壓迫，更是指不勝屈；例如江蘇浙江更是雷厲風行的下令禁止罷工抗租，四鄉搜殺農民的領袖。

凡是這些政策，都是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早已實行的。蔣介石的提案說：『在中央未曾確定民衆運動之理論與方略以前，各項民衆運動非得中央黨部之許可，不得自由舉行』。各地國民黨的黨部早已執行這種『規定』，其實蔣介石不過是事後發命令的『中央』罷了。國民黨的甚麼『保護勞動』的假面具，到此已是自己公開的揭除罷了。他還要將『容共時代所有共產化之標語及方式一概取消，並列舉公布禁止沿用』，將所有農民工人商民等含有分化作用足致紛歧之各部，一律廢除。總之，國民黨是最後公開要做成十全十美的地主資本家的黨。

從蔣介石的提案之中，我們不但可以看見這種公開的供狀，說現在『社會不安，對本黨失信仰……前方之民衆將何以表示歡迎。因錯誤而召懷疑，并宣傳亦失效用，今軍事進展而使民衆失望至此，未免有負歷史使命，此吾輩皆應引咎者也』。而且還可以知道國民黨的歷史使命，根本上就是『消滅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據蔣介石說，孫中山在歐戰告終的時候，便上書各國資產階級，獻計消滅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這些方法是甚麼？——大概就是照國民黨現在這種屠殺壓迫工農了。

然而，蔣介石的提案之中，却還扭扭捏捏的說要完成北伐召集國民會議，說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說要援助弱小民族之解放，這總算是國民黨最後的假面具了。不過這最後的假面具上，也不免有許多漏洞；蔣介石說：『民衆對外運動之發動與停止，應絕對受黨的統一指揮，且須爲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之大規模的行動，不得紛歧散漫自由行動，致喪實力』。——原來是如此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平談判的運動！

去年一月三日漢口收回英租界的羣衆，算是無組織無計劃的麼？他却廢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條約。現在國民黨出賣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的罷工，加資減時等的條件一毫也沒有得着，便命令停止罷工停止抵制英貨，——這算是大規模的行動了！

這種最後的假面具的真相是甚麼呢？——（一）據日本帝國主義洩漏的消息，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便是南北軍閥合作停止「北伐」的條件之下，列強可以答應再開關稅會議，替南北新舊軍閥來主持分贓。帝國主義的報紙，現在都異口同聲的說：國民黨現在不赤化，甚至比北方軍閥都好了，他們把蘇聯外交官都殺了，所以國民黨和張作霖很可以講和了。蔣介石暗幕之中正在和日本祕商開關稅會議，借大宗外債的談判，——穩定這個新舊軍閥割據混戰之不穩定局面。這就算是和平談判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二）最近湘鄂戰爭已經大大爆發，桂系軍閥和程潛等打進長沙，李品仙退衡州，何健劉興退常德。這種混戰之中，葉開鑫已經倒戈，程潛和桂系互爭湖南政權的混戰又要開始。廣東陳濟棠陳銘樞張發奎的混戰正在繼續。徐州方面土匪蠢起。這種混戰局面是不能消滅的。這大概就算「謀民生之蘇息，實行訓政均權」了！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幻想始終只是幻想罷了。現在軍閥統治的崩潰，一般民衆的反對戰爭，工農革命力量的生長，始終是要推翻買辦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的。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共產國際爲廣州暴動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壓迫民衆 宣言

全世界的工友們！

全世界的被壓迫民衆們！

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兵士們！

廣州在革命爭鬥之中，頓開一新的局面，廣州的工農奪取了政權，蘇維埃革命的鮮紅旗幟已經在南部中國的首要城市之中高揚起來了。廣州工人空前的英勇精神實在是世界歷史上偉大的事實。

爲反對工農，一切反動勢力：列強帝國主義者，中國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軍閥，及喋血的劊子手，都動員起來了，他們以最殘酷的手段奪取廣州。他們把廣州包圍得如鐵桶一般，使廣州與全世界隔絕。資產階級的電報機關傳出，紅色的廣州已經失陷了，現在正在大批的屠殺工人與共產黨員，但是中國革命工人的紅軍已經突出重圍，準備捲土重來。

假使這種消息是確實的，我們可以斷言，反革命勢力在廣州的勝利必不能保持得很久。

廣東省五縣的蘇維埃政權仍未被撲滅。新的爭鬥必然重復震動起來。革命運動並不因爲局部的失敗而便遭挫折，而必然比較以前更加擴大起來。資產階級的軍閥與反革命的劊子手必定要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的強盜們也難免被驅逐出境。但是他們現在還正在派兵遣將，企圖撲滅中國英勇的工農革命。

趕快起來——贊助中國的蘇維埃！

阻止派兵，派軍艦或輸送武器去撲滅中國革命！

拒絕搬運軍用品上船！

一致動員起來，要求帝國主義的軍隊立即從中國撤退！

廣州蘇維埃政權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宣布國民黨為國民公敵宣言

國民黨的蔣介石屠殺上海工人，李濟屠殺廣東工農，已經有九個月了；國民黨的唐生智屠殺兩湖農民（馬夜事變），汪精衛屠殺漢口工人（七月三十一日），也已經有半年了。國民黨的甯漢兩中央「合作」，甯漢兩政府合併等類的滑稽戲也不知扮演了幾次了。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在這期間殺戮各地工農民衆，摧殘罷工禁止抗租，嚴禁抵制外貨，……凡是一切反革命賣國的勾當早已應有盡有，應做盡做了。廣州工農兵羣衆暴動失敗之後，國民黨自己宣布已經屠殺廣州工人兵士農民到五千七百多人，並且對俄絕交，殺戮駐華的蘇聯外交人員。蔣介石更進一步的宣布「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並「禁止一切民衆運動」。國民黨的反動事業，到此已經告了大成。

國民黨的所謂反共清黨，說是可以肅清惡化腐化，完成北伐，解放中國，改善民生等等。如今事實上怎樣呢？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的名義，以「救黨護黨」的名義，殘殺工農民衆，使全中國變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經變成白色恐怖的象徵！這總算是反共清黨的成績！這種「成績」的表現，不但使全國的經濟金融陷於破產崩潰的地位，一般工農民衆受着不堪言狀的剝削壓迫和屠殺，不但新舊南北各省大小軍閥的混戰破毀全國，糜爛全國，甚至於國

民黨內的糾紛也是鬧得烏烟瘴氣。國民黨已經是死屍，而且是早已爛得發臭的死屍了。

國民黨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召集他的第四次中央會議，但是他召集了五個月，至今還是開不成。或是說不足法定人數，或是連法定人數也不能確定（究竟是十五人還是二十人）。形式上的理由多得很，但是實際上呢？——是因爲國民黨根本不是甚麼統一的黨，他內部的政客派別軍閥系統多得很；這些派別和系統之間，正在衝突矛盾戰鬥，如何能一致的開甚麼中央會議呢？

最近伍朝樞孫科辭職，汪精衛被逐，何香凝等所謂粵方委員被人提議通緝，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等聲言「沒有辦法」，蔣介石自己說「民衆懷疑」，說「黨國威信日墮」。國民黨自己以及帝國主義的報紙，都說：（一）國民黨已經不是統一的黨，國民黨的統治和北方軍閥的統治毫無二致；（二）北伐了兩年，結果仍是四分五裂，各派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軍閥的混戰不已；（三）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已經都不能發展甚麼革命解放中國，而是發展反革命破壞中國。這些情形是全國人民所共見共聞的了。

中國共產黨早已向中國一般勞動民衆解釋：國民黨與共產黨破裂，國民黨與一切工農民衆破裂，就是背叛革命，這種結果一定是使國民黨變成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走狗，變成新軍閥的工具。這已經鐵一般的事實了。國民黨欺騙民衆的政綱口號，已經完全拆穿西洋鏡。國民黨已經是赤裸裸的軍閥官僚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黨了。

中國共產黨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黨員完全退出國民黨，並且號召一切革命份子反對這種背叛革命賣國殃民的國民黨；根據下列的罪狀：（一）國民黨是實行白色恐怖屠殺工農的黨；（二）國民黨認爲「糧從租辦，租由佃出，是千古不易之定理」，壓迫禁止農民的抗租和沒收土地，他是維持地主封建式的剝削的黨；（三）國民黨禁止罷工，封閉革命工會，他是維持中外資本家剝削的黨；（四）國民黨認爲「必須與列強一致反對第三國際」，他的政府，如蔣介石則與日本勾結，祕密向日本借款賣國，如李濟琛則向英國香港政府借款千萬，作爲他屠殺廣州民衆五千七百人的賞

金，他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五）國民黨北伐了兩年，不僅沒有打倒甚麼軍閥，而且是造成許多新軍閥，這些新軍閥就是國民黨的主人，互相以救黨護黨的『理由』，實行爭權奪利的混戰，如今廣東福建兩湖山東直隸等省，到處都是這些軍閥混戰，戰禍的蔓延，使一般工農失業，兵士犧牲，使一般民衆受着苛捐重稅。公債省債庫券等的壓榨或者不兌的紙幣軍用券剝奪一般貧民的生計；——根據這些罪狀，中國共產黨宣布國民黨是國民的公敵！國民黨是中國一般工農貧民兵士羣衆的公敵！國民黨和北方軍閥已經是同樣的反動勢力——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力量！

中國革命的工農民衆！我們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努力繼續廣州暴動的事業，創立蘇維埃的中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中國最大多數民衆自己的政府，然後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然後才能解放中國工農貧民兵士於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才能消滅一切軍閥的混戰，開始中國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革命的羣衆與反革命派鬥爭的兩件

事實

志益

（一）上海郵務工人反對國民黨

不久以前上海郵務工人，爲要求年價連津貼一併發給事，并提出其他經濟要求十九條，本定於十二月十五日如無圓滿答復，十六日早晨即一致罷工。當此項要求提出時，郵務工人都非常熱烈的擁護，并準備一切罷工手續，

大有非達目的不止之勢。事爲國民黨區黨部常委陸京士知悉（因他也是郵務工會執行委員之一），立奔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告密，市黨部工農部隨即來函禁止工人輕舉妄動自由罷工，同時國民黨爲要起黨團作用，一面召集所謂郵務工人活動份子會（多半是國民黨黨員），利用此活動份子會，領導工人，一切罷工問題，不正式經過工會執行委員會決定，統由活動份子會決定，結果執行委員會出席活動份子會，因數量較少，多被國民黨操縱。正當工人

決定明日（十六日）罷工時，國民黨黨員陸京士沈天生，知罷工之不能免，遂即勾結郵務官員之職工會，向郵務長告密，同時約通副郵長花爾姆及職工會代表，與所謂郵務工會的代沈天生盛某等二人（未經工會執委正式決定），借赴寧向國民政府交通部交涉的名義，希圖欺騙工人，以抑止工人的罷工行動。及十六日組長會議時，原定會議後即罷工，奈陸京士竟自命為主席，登壇演說，強迫通過『暫停罷工，聽候南京代表回音』等議案。同時禁止工人代表在會場發言，并指發言者即為共產黨等語，威嚇工人，言畢，即強迫工人散會，不准繼續討論。

當代表出發時，潛將十九條條件，改為下列四條，即所謂先決條件：（一）年償連同津貼一併發給；（二）郵務生以下一律加工資十元；（三）要求補發以前郵務長所應允之工會開辦費一千元，及以前所未發之按月經常費每月一百元（自一九二五年算起）；（四）工會常務委員不辦局務，工資照給。及十七日代表反滬報告，結果，謂部批『年償連帶津貼一條，理由充足，明令上海郵務長照發，其餘各條，待南北郵政會議後，再行核奪』等語，其

所謂先決條件四條，總要求十九條等條件，均可以以『部批』二字欺騙工人。郵務長反伴言責備副郵長花爾姆，承認此項條件。但國民黨黨員，則大宣傳其勝利，同時向衛戍司令部討得佈告一紙，張貼在郵務局內，以『……自應靜候解決，何得率爾罷工……致干究辦……』等詞，以恐嚇工人，又藉口郵務罷工，有涉廣州暴動嫌疑，致為共黨所乘等言辭，以阻止工人為自身利益的鬥爭。且借用工會名義發表宣言，謂『……當此粵亂紛擾滬地共匪亦難免躍躍欲試，本工會決不願為若輩作造反工具……現年償問題，既已解決，其他各要求，雖不能作切實解決，然為黨國安全地方秩序計，亦不能不暫忍隱痛，而移交南北郵政會議解決……』。

工人方面受上述的種種破壞，欺騙，恐嚇，利用，延宕等，已憤不可遏，於是有總局各部，一局九局及其他各分局發表宣言或意見，反對工會欺騙工人的行為，與反對國民黨利用工會欺騙及恐嚇工人，并自動的提出反對國民黨口號，貼標語，要求改組工會，打倒工賊沈天生陸京士，不繳會費給工會等等。前日之組長大會，本為改組工

會委員會，後又因會場主席被他們操縱，致無效果。但郵務工人覺悟國民黨的欺騙恐嚇與破壞工人利益的手腕，已成不可掩的事實；反對國民黨，改組郵務工會，已成爲上海郵務工人迫切的要求了。

(二) 商務印書館工人反對法西斯蒂工會

十二月十四日商務印書館工人，爲反對資本家年底開除總館工人，及開除香港分館工人并要求發給年底津貼增加工資，以及反對工人總會強迫工人繳納會費（每人半元）等等，排字房數百工人，開始怠工，繼而新老兩廠各部的工人，均表同情，一致援助；同時提出改組反動派所霸佔的商務工會之口號。十五日上午，各部工人正在積極的召集代表會議，準備改選工會執行委員會并討論要求條件時，工會反動派——法西斯蒂工人王昌源王陞等，即率領淞滬衛戍司令部及公安局軍警共二百數十人，包圍工廠，解散工人大會，會同憲兵及官長兵士等入廠搜查；當時被捕之工人，有葉詠森祝福根仇亦人邵鵬君等四人，尚有十數人在通緝之列，搜查至四小時之久并檢出所謂秘密文件，同時在棋盤街及虹口發行所之職工，亦因受工人總會的

告密，由租界探捕將張貞祥孫詩圃二人捕去，并通緝徐新之李蘭階等十數人，結果除張貞祥判禁二年半孫詩圃三年外，其餘數十人統被廠方無條件的開除。

十七日衛戍司令部，發表所謂商務工廠內檢得共黨之秘密文件：(甲)上海軍委會電：一、暫匯一萬元作軍委之用；二、宜多派諳練軍事同志，往江浙各縣加緊訓練農軍，限期完成軍事教育，以備應用；三、張發奎雖反覆無常，但目前仍宜設法利用之；四、暫不宣布；五、工人總會仍宜多派同志參加，以便操縱；六、大罷工之預備令宜急下。(乙)上海軍委會計劃：一、運動郵務鐵路電車公共汽車碼頭船舶等工人罷工，其手段宜利誘與威脅并用；二、用打倒桂系汪蔣合作等口號，以推翻現在之統治者；三、速派人向俄領接洽軍械事；四、第三國際已派員來滬主持武裝暴動；五、宜乘羣衆集會亂放手槍，造成南京類似之慘案等。凡這些偽造的文件中，不啻將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的情形，與屠殺無產階級革命勢力的野心，明白的告訴了工人階級。由(甲)項第三點中，很明顯的看出衛戍司令部，是代表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李濟陳)軍閥

，利用這個偽造的文件，反對廣東的張發奎派。在第五點中，便看出衛戍司令部，是代表他自己的工統會，利用這個偽造的文件，攻擊蔣介石派的工人總工會。從乙項第三四兩點中，便知道衛戍司令部是代表各帝國主義者，軍閥及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利用這個偽造的文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蘇聯，并挑撥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絕交。第五點是衛戍司令部代表桂系所利用的西山會議派的利益，利用這個偽造的文件，替南京慘案的主謀者——西山會議派卸罪，嫁禍於共產黨。其餘各點，都是衛戍司令部代表一切統治階級而利用這個偽造的文件，可以大大的屠殺工農階級及共產黨人。

暴動後的廣東（廣州通信）

「他們的紅帶雖然暫時拋下了，不久又要捲土重來！」

這是廣州偉大的暴動以後，一般市民和貧苦的羣衆衆口同聲的這樣說。雖然敵人怎樣厲行獸性的恐怖，怎樣宣傳共產黨已經殺盡，然而事實還是事實。英勇的工農

從這個偽造的文件發表後，商務的三千工人，更明白統治階級的罪惡。衛戍司令部，公安局，工統會，工人總會，商務的法西斯蒂工會，都是同樣的資產階級的工具，是工人階級的生死對頭。

此後商務的工人及職工，雖在白色恐怖之下，但他們仍積極的提出要求，并貼出下列的標語，「恢復被開除的忠實工友的工作」「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實行紅色恐怖鎮壓白色恐怖」「打倒法西斯蒂及法西斯蒂工會」「打倒國民黨及工人總會」這些口號，不僅已經深入他們每個羣衆的心裏，并且他們已經從這些口號而進於實際的行動了。

一月十八日

寶同

和共產黨員仍然是繼續不停的鬥爭着，廣東仍然是暴動的廣東！

我們肯定的說：廣東暴動已開始了廣東以至全國蘇維埃的勝利！廣東的工農不會有一點灰心在這偉大的歷史事變前面。

事實是怎樣呢？就我所知的在下面寫着。

(一)

先就統治階級方面說，自從廣州蘇維埃失敗後，李福林張發奎重整旗鼓的想再佔有廣州，即向工農及貧苦羣衆採取了極端暴虐的策略。他們公開解散工會屠殺革命分子宣佈與蘇俄絕交，以爲這樣可以獻媚於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之前，苟延其殘喘；不料李濟琛黃紹雄軍隊急劇的分三路進攻，「人盡可夫」的李福林表示不願作戰，張發奎亦以力弱無勝利把握，同時想陳銘樞入駐廣州，加急的又與桂系衝突，遂用許志銳薛岳繆培南等名義，宣言讓防，取道東江入贛，服從蔣總司令，聽候北伐，並歡迎陳銘樞主持粵局；張發奎同時欲取得潮汕地盤，以圖再舉。不意部下士兵不少開始表示不願爲軍閥作戰，李濟琛部隊又加緊進攻，故無法不得不棄惠州，而竄贛邊。於是汪派在廣東的政權，終被傾覆了。

自張發奎部隊退出後，李福林授意於商會代表會議無恥的通電，歡迎李黃回粵，於是李黃遂安然重握廣東政權；他們對工農羣衆之摧殘，自然與張發奎是半斤八兩，不

特赤色工會被解散，即汪派之革命工人聯合會以及廣東總工會底下會參加此次暴動之工會，亦一併解散。在這種情形底下，資本家向工人拚命的進攻，以前一切條約，都被否認。工資減低，工作時期增加，並且年初二的無情被否認。已准備給許多工人一嘗滋味，同時積極恢復商團，准備向工農作更劇烈的爭鬥。廣東工農現在真到了困難的境地。最近，張發奎部隊又爲桂系軍隊所窮追而逃竄，李黃在東江軍事將可高唱其勝利之歌了。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一方面桂系在廣東的政權，似乎已得到了最短時間的表現相當穩定，然而他們仍然存在許多困難。第一，工農各地暴動日在發展，東北瓊崖各路將形成一個新的局面；第二，陳銘樞錢大鈞方鼎英等力量仍未消滅，桂系與蔣介石派在廣東的衝突日在醞釀中；第三，經濟支絀，無法維持，中央紙幣信仰日跌，各地稅收，又因各地暴動影響而減少，最近李濟琛一方面向英國帝國主義作一百萬元之借款，自然這是他殺了幾千工農及共產黨員應得的代價，但這不能使經濟恐慌得到了解決，結果祇有加重對市民之剝削，而使一般市民及貧苦羣衆對

統治階級更加仇恨；第四，士兵及下級軍官已開始受着工農暴動的影響。故桂系政權實際仍在動搖的狀態中。

另一方面表現廣東工農羣衆經過廣州暴動以後，更增加其勇氣與決心，同時受了資產階級酷虐的摧殘，深深感覺到除了『暴動建設蘇維埃』，沒有第二條生路。

(二)

現在，我再來說一說，廣州暴動後的各地工農鬥爭的概況。

一、東江

(一)海陸豐工農羣衆自從十一月二日奪取了政權，現在已三個月。蘇維埃政權始終屹然獨存。

廣州暴動消息傳到海陸豐，羣衆益加興奮的起來。

他們爲要擁護廣州暴動勝利，決定向惠州發展直趨廣州。故首先肅清陸豐殘餘反動勢力——楊作梅。

楊作梅是陸豐河口的最大地主，陳炯明舊部，結果因農民羣衆之奮鬥，楊作梅竟失敗，被繳槍三百餘枝，水機關數挺，使農民武裝力量得以增加。我們可以說經過這個幾月來，海陸豐地主豪紳差不多已寥落無

幾了，田墾固已剝消，債約田契也燒毀了十數箱，農民士兵都得到了土地。最近各地農民紛紛派代表到海陸豐去，結果增加了各地農民不少的勇氣，和學習了不少的經驗，故紫金普寧各地的暴動接踵而起。

旬日以前陳濟棠派了三千多軍隊到河田，企圖進窺陸豐，不料農民十幾萬的起來，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執干戈以衛其『社稷』——蘇維埃，他們勇敢的誇示：『不要緊的，來則繳槍，慢說祇有三千之衆！』

陳濟棠軍隊卒不敢。於是老的幼的都回去過新年了，祇剩壯者以爲防禦。這足以證明海陸豐的暴動，是廣大羣衆的起來，決不是祇靠農軍和葉賀的一部軍隊之善戰而已。他們始終未因爲廣州暴動失敗了而灰心。他們也很知道廣州蘇維埃失敗後，無論李濟琛或張發奎都是企圖撲滅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

然而他們採取甚麼策略呢？他們不是退守，不是上山，他們是加緊的取進攻的形勢。他們知道要保存或擴大已有勝利，祇有發展鄰近各縣的暴動，以至總匯而形成東江乃至全省暴動局的面。

(二) 普寧暴動，也已開始。最初還是抗租，甚至減租運動，但現已走上暴動之路。有幾區已是暴動勝利區域，農民武裝在五千以上。紫金的運動亦由炮子墟的佔據而發展，最近更加添了工作。至五華與寧則力量尙弱，而部份的鬥爭仍然自四月十五日以後未嘗中斷。總之，他們都受了海陸豐的影響和幫助，以發展其暴動。

(三) 潮梅一帶，潮安揭陽澄海等地殺豪紳地主，燒毀其房屋，沒收其財產之事，無日無之，每縣都多少區鄉是勝利的區域。潮安的工人和農民，更是不斷的破壞鐵路及自來水，敵人損失在一百萬以上。不過土地革命，仍未能澈底深入。

(四) 汕頭工人雖受了好幾次摧殘，自四月十五日至葉賀失敗，本來力量已很弱小，組織也散漫，但自從廣州暴動以後，工人又勃然再起，自動起來奪取工會，海員工會已樹起紅旗，打改組委員，其餘建築等工會亦組織秘密工會。機器工會因爲自己力量不及廣東總工會，欲利用革命工人和他一致反抗廣東總

工會，這已被革命的工人所拒絕。我們赤色工會目前正在積極的向黃色工會及資本家作兇猛的奮鬥。我們從這些事實看來，東江由海陸豐暴動之發展，有可能一直做成東江割據局面。

二、北江：

(一) 花縣，自從廣州退出之一部分武裝到了花縣後，農民羣衆不期而集者數千人，大殺豪紳地主，自動手沒收土地，要求革命的士兵和他們一齊去打反動鄉村。可惜那時候這部份武裝想到海陸豐去，遂離開花縣，然花縣的農民暴動要求，依舊是存在。

(二) 清遠曾經一次農軍撲取縣城，因羣衆沒有充分起來而失敗，現正在恢復力量中。英德農民武裝有六七百，久躍躍欲試。最近暴動已開始。

(三) 曲江城內「實行土地革命」的標語已滿貼起來，各鄉村亦開始暴動，農民羣衆表示十分勇敢。我們從這些事實看來，北江也有做成割據局面可能。

三、瓊崖 敵人的力量仍然是薄弱，反動軍隊祇千餘人，工農的力量很不少，共產黨員也有一萬以上，他們

有用自己力量奪取瓊崖可能，但因過去對土地革命政策還不能十分了解與堅決，故瓊崖雖然各鄉村多在我們手裏，但割據局面仍未完成。

四、南西中各路 南路則廉江信宜化縣均有零碎的騷亂。農民對廣州蘇維埃之失敗，並沒有畏縮，他們勇敢的說：『不久就是我們的勝利』。西江則廣寧肇慶農民力量頗大，已準備暴動，其他鬱南封川等因為過去暴動損傷過大，現正在恢復中。中路則除中山寶安在廣州暴動前後，曾有暴動而外，如順德等祇有很小的爭鬥。

五、廣州 自蘇維埃失敗後，最近工會和赤衛隊已漸漸恢復，同時因為工人生活痛苦日甚，經濟鬥爭仍不斷的起來（如雞鴨行，皮鞋）。同時工人革命情緒，一樣的高漲，他們沒有一個會感覺到廣州蘇維埃失敗而灰心，祇有更確信自己奪取政權的偉大力量，時時準備作第二次的更劇烈的鬥爭。共產黨的組織，也在羣衆中已確樹了磐石般的基礎。

六、除了上述各地工農暴動情形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非常注意的。就是自廣州暴動以後，加緊的促成反

革命軍隊的破壞，也就是加促了軍閥的崩潰。反革命軍隊的下級軍官和覺悟兵士多不願替軍閥當炮灰，而願跑到工農這方面來。教導團警備團參加暴動的影響，使他們聽到了更響的警鐘。張發奎軍隊中固然不少這種現象（在石龍有一團自動的掛紅帶叛變），即李濟琛的隊伍中，也有這樣情形，特別加以我們努力的去工作。月前有某軍的兩連人，跑到高要祿步的地方，看見了『工農起來奪取反革命武裝』的標語，星夜即潛逃到四會，不敢作片刻之留，有些跑散到了農村，遇着了農民，他們便這樣說：『我們革命的士兵與農民是合作的呀！』這又是廣州暴動後的一個新的現狀。

（三）

我們在這裏可總結一句：就是廣州暴動以後，各地暴動依然是繼續的發展着。由東江北江瓊崖的割據局面，將匯合成全省總的暴動，奪取全省政權。

在廣東的共產黨及其黨員目前就是要在中央委員會最近的策略底下堅決的有計劃的很藝術的去領導這個暴動！各地的工農及一切貧苦的兄弟們！同志們！廣東

以至全國的蘇維埃最後是要勝利的，我們大家的任務就是要繼續廣州蘇維埃革命，暴動起來推翻各系各派的資產階級統治！

廣州第一次蘇維埃革命雖然被帝國主義軍閥地主民團

江西軍閥的暗鬥與工農暴動的割據局面（江西通信）

陽 易

（一）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的總形勢

朱培德與王均之衝突，其由來甚久。近因廣州張發奎的失利，汪精衛的倒台，朱亦不得不為着顧全地盤起見，而倒在蔣介石的懷裏來。但歷史上王與蔣的關係要比朱與蔣的關係更密切些。因為在甯漢分裂時，蔣曾一度拉王以倒朱。故王有這個大靠山，又逢此良機，乃不奉朱令而自動的調軍回南昌，倡言鎮壓共黨，實則對朱示威。倘朱甘做其傀儡，則暫緩下手；否則馬上爆發廣州張發奎對付李濟琛一樣的事件。同時，南京所委派的改組委員會不敢明目對抗，而只得暗令A B團份子到處造謠，說：『政治部省黨部是準共產黨所把持』『共產黨馬上要暴動』等鬼話，鬧得滿城風雨，市面十分恐慌，他們并

一切反革命派的聯合反攻而傾覆了，但第二次勝利的『紅旗』已在招展，反革命的統治者，終不能戰勝更偉大的工農兵力量的團結！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秘密聯絡王均保鏢，希圖玩湖北黨務整理委員會一樣的把戲。聽說省改組委員除蕭淑宇劉侃元不敢回省外，其餘的委員部長秘書幹事，都逃之夭夭，原有的改組委員會，在實際上已無形取消。至於總政治部工作人員，個個慌得引頸縮頸，而其秘書長莊震華，則被加以共產黨罪名而被拘於王均的總指揮部矣。由以上的情形看來，江西政治黨務軍事的糾紛，已繼鄂粵而起。

（二）軍事上的勾心鬥角

朱王在軍事上現已和湘系軍閥聯絡共同擁蔣倒桂系。現在桂系與湘系都有代表在此。王均本很難於應付，幸而所謂西征軍主張以武力對湘，桂系代表力勸王出兵攻湘，湘系代表在實際上雖不主張攻湘，但在鄂南方面為桂

案所壓迫，且葉開鑫已入湘，並向醴陵方面移動，故湘系代表因之亦主王出兵，一方面可以敷衍桂系，另一方面可以與葉部連成一氣，於必要時共同對桂。近日王均的第三軍，除留八師在南潯路鞏衛外，其餘的七九兩師，則完全由南昌開向贛西的宜春萍鄉一帶去了。至於第九軍的二十七師，因為贛西農民已暴動佔領各縣，亦已全部開向吉安去了。同時朱王衝突仍是無法調和的。朱擬以反王的八師長朱世貴擴充成軍，削弱三軍的實力。金漢鼎亦整頓部隊，擴充軍力，俾能與王均對敵。王均在這種情形之下，其七九兩師分配不來，想組織省防軍以增強他的實力。王此次來省後，即極力利用省政府（自然省政府也樂得以他的武力鞏固自己的政權）以徵收大批的稅捐，為其擴充實力及組織省防軍之用。

（三）國民黨的怪現象

省改組委員會在王均驅逐蕭淑宇劉侃元以後，在事實上已算死了。現在蕭劉輩雖留着幾個走狗如曾繩點（他係勞動黨的信徒，現在江西有組織，蕭劉派的小走狗均參加，還聽說勞動黨在別地也有幾個。他現充改委員的祕

書長，反共最力）劉口口等在此，絲毫不敢亂動，而只任糊塗的李尙庸秉承王均的命令大做擁蔣反共的宣傳而已。

本月四日南京所委來的省臨時執監委會，在九江嚇使軍警捉拿九江市改委會四五個幹事，並通電要將有共產嫌疑的蕭淑宇李尙庸的改委會解散，並將其監視。復於十一日在南昌聚集A B團分子四五十人包圍省改委會，把個會繩點嚇得爬牆而逃。因為鄰近省政府，故即請其派衛隊數十人解圍，並拿下了十幾個嘍囉。省改委會之所以能如此，並不是王均的保護（王至少也同情這個舉動），而是金漢鼎的力量，因為曾繩點他們早已知道金會因朱王衝突而形成對抗的形勢，故設法拉攏金為其勢力後盾。這就是朱記國民黨（蕭淑宇代表）中華革命黨（劉侃元）勞動黨（曾繩點）聯盟的改委會得以延長其最後殘喘的真正原因。

（四）工農羣衆遍地騷動及贛西南農民割據形勢

江西的統治階級，既如此衝突搖動，的確踏了鄂粵的覆轍。然而江西的民衆呢？其革命怒潮實不亞於鄂粵。最近贛南的定南縣農民已佔領縣城，大庾的農民亦因

受廣州暴動的影響，大有進攻縣城之勢。贛西的甯岡蓮花，迄今仍為農軍佔領。泰和縣城雖因軍力不支退出，然農軍實力尚存，並且擴充。贛北星子又被農民二千餘自動佔領縣城一天。鄱陽珠湖的農民，復殺死土豪四名，縣長不敢派隊下鄉拿兇。至於修水弋陽萬安等處的農民，無不繼續的與土豪劣紳地主鬥爭。

贛西的萬安，在一月以前，東西北三鄉完全被農民割據，縣城內雖有反動軍隊百餘人，但不敢出城一步，萬安縣長曾電省政府，謂萬安農民已有四分之三成了暴徒。

在去年十二月間，萬安農軍在泰和退出後，萬安泰和遂川三縣的反動派聯合起來勾結反動軍隊大向萬安的羅塘灣上容窰市等區的農民進攻，焚燬農民房屋，拿去了農民農婦二十餘人，殺了六七十人，奪去耕牛六十餘條，於是農民更加憤恨，自動手的殺土豪劣紳，焚燬契據，及土豪住宅。

二十九日有反動軍隊兩連由泰和開赴萬安縣城，路經窰頭，農民即自動的號召三四千人，僅有三枝鳥鎗，餘均以拿些鋤耙耕器，一直追過四五十里路，軍隊拚命的向城內跑，將城門緊閉，立即會同城內的駐軍登城向農民掃殺，

因無指導，結果傷農民六人而散。在這次英勇的鬥爭以後，三十一晚又有再攻縣城的暴動。在那晚一時總攻令下後，農民八千餘，拿着土槍土砲分六路向縣城進攻。血戰六小時之久，因城內無救應，指揮又不統一，未得到完全的勝利，只殺死敵軍二十餘人，繳槍六枝。農民亦死一人，傷六七十人。損兵士槍很多。在這次暴動小產之後，農民雖比較灰心，但後來因共黨領導農民羣衆開了大會，農民勇氣又恢復起來了。同時遂川又於四日被寧岡的袁文才和毛澤東部農軍攻下，農民亦自動手的作殺土豪劣紳等工作。農軍現正在進攻永新，當地的農民已羣起響應。因此，萬安遂川寧岡蓮花已打成一片，農民的聲勢浩大。八十一團已被農民羣衆和農軍打得敗回吉安，而不敢活動了。報載贛西的萍鄉又被工農軍佔領，大殺土豪劣紳，贛東的廣昌又說被土匪打下了。現時江西的統治階級已十分動搖，手慌脚亂，乃通令各地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最近一週，南昌九江永修鄱陽等地捕獲二十餘人，林修志已被殺），并嚴令二十七師於十日內肅清萬安寧岡遂川等地的暴動。南昌一般市民，因謠言而大恐

僱，都說：「共產黨馬上要來了」。

最近南昌的駁船工人在朱王衝突聲浪最高的時候，乘機將妨礙他們本身利益的軍用浮橋，折燬幾處。

至贛北方面，則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即有蔓延甚廣的農民運動，茲詳述於左，同時亦帶述贛北的一般情形。

贛北民衆的窮困冠於全省，工農失業者不知凡幾，流離失所，變爲盜丐，餘亦多半晨夕不接，其窮苦顛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自共產黨土地革命的宣傳深入鄉村後，一般農民莫不熱烈歡迎此一政策，其革命情緒風起雲湧，實有一觸即發之勢。茲僅就已知各政之零碎動作轉述如下：

餘干：餘干已有千餘農民起來騷動。

都昌：都昌的土匪，亦係受各地暴動的影響而起來的，人數約五百人，亦有少數共黨在內影響他們去打豪紳。

鄱陽：鄱陽珠湖的農民因爲與豪紳算帳衝突，集合農民三千餘人，於二十二日大舉騷動，打死豪紳走狗四人，重傷一人，焚燬豪紳住宅。這一鬥爭現仍繼續擴大，同時影響四鄉之農民，大有進取縣城之勢。

樂平：樂平礦工迭受公司經理之欺騙與壓迫。但過去工會負責人混蛋被工人驅逐，以致工會無形消滅。現在工人自動手要組織工會。

修水：月前因反抗苛稅，農民聚衆萬餘攻城。

德安：德安的農民雖前次暴動失敗，但革命熱忱仍高漲。

永修：農民窮苦較他縣更甚，幾次起來要抗租抗稅。

景德鎮：近來焚燬房屋二千餘所，關係農民自動手起來實行紅色恐怖。

黃老門馬迴嶺：此處的農民的革命要求亦是十分熱烈，暴動的火花，現在潛伏待發。

江北：農民要求武裝，並曾聚集百人至宿松圍繳公安局槍枝，未得而還。現因稽查過兵的敲索及豪紳的詐取，羣衆憤怒已極。

贛北統治階級的壓迫亦極慘無人道：

九江：自「八五」後，九江局部的統治者雖有更換——由金漢鼎而替以朱世貴，然其屠殺逮捕革命民衆的成績，仍舊是一樣。一月來被捕共產黨工人計五人，非共黨

計三人以上。久興工人因被壓迫，茹苦含辛，每日在笨大機器旁工作十二小時了；至於裕生廠主的壓制工人的毒辣，更是兇狠無比，專招女童工，減少工資，入門檢查等。店員的待遇，不僅恢復軍閥時代的舊觀，且更加甚。

日來因街市發現共黨傳單標語，且傳共黨於十一月十五夜起事。繼又有共黨聯絡傷兵暴動的謠傳，潯湖警備司令部乃大添其稽查，並於十一月二十二起宣佈戒嚴矣。公安局則出示定於即日清查戶口。

永修：縣知事為李某，乃黃實之親信，手段狡猾，只知一味苛索聚斂，衙門積弊較前更甚，勾結豪紳及孫文主義學會份子如蔡笠亭吳道商 經藉等狼狽為奸組織反動的武裝人民自衛軍，擴充槍枝數百桿，分駐要鎮，且擄取各民衆團體以厚聲勢。一般工農因反動之壓迫，千百餘人不敢家居，或逃或匿，生活奇窘，並有多數工農家中因受

反動派抄沒流為乞丐。八月間，共產黨員被捕者有十餘人，最近仍有被捕者。

鄱陽：縣長宋某，因見當地起來暴動，遂調該縣駐軍，大批派遣下鄉，肆行白色恐怖，並捕去羣衆領袖數人，以資鎮壓革命勢力之高漲。

德安：近日縣署派武裝警備隊下鄉藉清黨為名，大肆敲詐。

江北：當地豪紳勾結九江稽查，以捕拿CP為名，在鄉大肆敲詐，被捕去三人，索價三百元。

馬迴嶺：當地豪紳勾結軍隊，勒令每鄉交快槍四枝。

修水：縣政府貪污，激起萬餘農民圍城。現三軍九師開駐該處，極力想用欺騙手段買好於民衆，惟毫不能得些許成績耳。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秋白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

(一) 民衆之上的民權主義

布爾塞維克 第十五期

孫中山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民生主義之中實在很難找出真正社會主義的成份，他既沒有主張共同生產，亦沒有主張平均分配。孫中山甚至於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

那麼，孫中山或許是一個民權主義者罷，至少也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者罷？說起來真有些奇怪，——他連民權主義者都不是！如果不信，請讀一讀他所講的民權主義演講錄。

(一) 孫中山承認君權的必要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一便是民權主義，似乎他是主張民衆應當有權的。可是事實上不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說：民衆不一定應當有政權，甚至於是不應當有政權的，因為民衆是「無智識」的。那麼，他何以又主張民權主義呢？聽他自己說理由。這種理由來得個奇妙！他說：「究竟爲甚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人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小孩子的時候，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

原來孫中山的民權是如此的！皇帝君主好比父母，他是提攜民衆；所以當民衆還是「小孩子」的時候，皇帝君主是有必要的，好比小孩子還不能獨立時，必須有父母提攜。盧梭主張天賦民權的學說，固然是不對的，——他不知道社會之中有階級，所以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民衆只有自己起來力爭民權，才能得到權利，這些權利不是天賦的，而是要自己去爭來的。但是，盧梭的天賦民權說，始終還主張民衆應當有民權。至於孫中山，他根據「民衆是小孩子」的理由，主張民衆智識沒有發達的時候，不應當有民權，而且必須由皇帝君主來保育提攜。——他主張要等民衆智識很發達的時候，才可以有民權。

如此說來，亦許辛亥革命的時候，及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主張中國不應當有皇帝，而應當實行共和，這時候，他已經承認中國民衆的智識「很發達」了罷？事實上又不是如此！——孫中山真正是「一生皆矛盾，無話不荒唐」。不錯，他時時刻刻罵人家要做皇帝，反對中國有皇帝。但是，他的理由是甚麼呢？一切又并不是承認，中國民衆智識已經發達，可以不用皇帝君主來提攜保

育。他的理由只是：（一）『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的戰爭』；（二）『要中國強盛……便非提倡民權不可。』如此說來，中國民衆的智識，孫中山並未承認他是很發達的，那麼，康有為張勳的復辟，袁世凱的稱帝，最近張作霖想做皇帝，都是很有理由，——根據孫中山的理由。再不然，孫中山說中國現在不要皇帝，而要共和，只是因為避免『爭皇帝的戰爭』；那麼，現在許多軍閥蔣介石唐生智李濟張發奎程潛閻錫山馮玉祥等互相混戰專制壓迫，並不是爭皇帝，他們也是很有理由，——因為名義上不是皇帝而是總司令和軍長，便儘管可以戰爭，儘管可以壓迫，都不要緊，反正只要沒有皇帝便算是共和民權了！而且還可以說，中國民衆智識反正沒有發達，即使不要皇帝，至少也要有總司令軍長來『提攜保育』，再不然，孫中山說中國要提倡民權只是要中國強盛，那麼，如果蔣介石做皇帝而能使中國強盛，亦就可以不必要民權了。

總之，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並非民衆自己爭權的民權主義，却只是除去了皇帝名義，便希望軍閥不要戰爭的民

權主義；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並非承認民衆應當有政權的民權主義，却只是為中國強盛起見而提倡的民權主義。他的『民權主義』始終是認民衆是『小孩子』，要等民衆長成了『大人』才可以實行的民權主義。

（二）自由與三民主義不兩立

民衆是小孩子，無論如何都得有人來教導提攜，皇帝也好，總統也好，總理也好，國民黨也好。因此無論如何不可給民衆自由。

歐美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者，當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無論他們的學說是如何的虛偽，無論他們所主張的民權是如何的空洞，但是，他們始終還有胆量說人民應當有自由。至於孫中山呢，他也說民權主義，但是他竟敢公開的說：他的民權主義是不准人民自由的；這是何等的胆大無恥！

何以中國的民權主義，便不是爭自由呢？請聽孫中山的理由：『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聽人民自生自滅。』……『中國人

民的自由是老早很充分了」，所以「中國一般新學者，對中國民衆提倡自由，就好像和鴉片講發財一樣。」中國的事實是如何呢？孫中山的辛亥革命之後十七年，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到了江蘇已經半年，但是「忠實信徒」的江蘇省農民協會籌備會自己供出來道：

「佃戶本不是業主所重視，不過業主之一種工具而已，而江北各縣更視佃戶爲農奴矣……業主家有事則傳呼服役。江南各縣，佃戶交租時，業主之帳房，則高坐堂皇，租價任意規定……吳江等縣，則業主有押佃所，可以不經官廳寄押。業主向縣署領得空白長單（即一種變像之拘票），可以隨時拘捕佃戶；佃戶之法律賦予權皆爲業主剝奪也。」

民國十七年尙且是如此，滿清時代又怎樣呢！這種壓迫剝削制度，是否是封建制度呢！中國人民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孫中山啊。你自己總算是「老早很自由的」躺在玻璃棺材裏去了；可是中國幾萬萬的工農至今還是絲毫自由都沒有。孫中山竟敢說中國革命中不准人民爭自由。這就是說，要保護這等地主壓迫剝削農

民之充分自由。孫中山敢於不准幾萬萬中國工農爭自由，同時，他又自稱爲中國「革命」領袖，這固然是胆大無恥；然而他對於地主資本家豪紳官僚之壓迫自由，剝削自由，却從沒有敢說限制或剝奪，這更是胆小懦怯！

孫中山說，中國人民一盤散沙各有自由不能團結，所以「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因此他主張只准大家團結起來去爭中國國家的自由，不准平民羣衆自己去爭自由。他這種政策，可以說將人民的自由完全沒收，歸爲國有；如此的「國有自由」政策，就是不准平民有自由，却要民衆團結起來去爭國家的自由。這是甚麼民權主義呢？這所謂民權主義的「民」是誰呢？平民沒有自由，那麼，這種不自由的平民的國家，又是甚麼國家呢？——當然是地主資本家的國家。孫中山的所謂民權主義，原來只是禁止平民自由，要平民犧牲自由，同時，却要民衆充分的自由的地主資本家的國家去爭自由！

孫中山說：「我們國民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而且說：「中國人現在因爲

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他不知道：幾萬萬工農沒有自由，他們為爭自由方能團結，方能反抗帝國主義；而且只有他們（工農）爭得自由，才是真正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之下。孫中山却嫌中國人自由太多了！他不但不准工農自由，甚至不許學生自由，他說：『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照他的意思應『當要大家犧牲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總之，孫中山是一切爭自由的鬥爭的仇敵；所以他的革命絕對不是爭自由，而是要平民犧牲自由；自由和三民主義，實在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二）平等思想便算是迷途

孫中山既然認為民衆是小孩子不可以給他自由，當然這種小孩子的民衆，根本是不應當得到平等的。

甚麼是民權主義？列寧說：『民權主義的意思就是平等。無產階級力爭平等的鬥爭有何等偉大的意義，是很明顯的；如果正確的了解平等口號的意思是消滅階級，

那麼，這一口號有何等偉大的意義，也是很明顯的。然而，民權主義的意思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見列寧全集卷十四上册第三七七頁『國家與革命』）。可見，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平等。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呢？他真是很老實的！他公開的承認：（一）人類天生是不平等的；（二）至少只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三）必須有才能上的不平等，然後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進化。哈哈！他比虛偽的歐美民權主義者，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便是最好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民權主義就是平等，不僅是形式上的平等，——他比這種人老實得多了，殊堪嘉獎。他公開的說：民權主義實行之後，還是不平等，而且必須有不平等。請看他如何說：『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使照民衆相信的那一說做去，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成功，也是一種假平等』；『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至於『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平等。』讀者注意，孫中山認為各人智識不

平等，才是真平等；如果將來共產社會實現，人人智識平等，孫中山一定大發雷霆，立刻造反，再用『四十年的』努力來反革命，務必做到各人智識不平等的『真平等』而後已。爲什麼？——因爲『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迫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

總之，孫中山的腦經裏，根本只有不平等的世界。如此這般的『民權主義』究竟是甚麼民權呢！原來是要一切民衆只是『平等的』有『服務的道德心』——就是安心做資本家地主的奴隸。

難怪孫中山聽見說歐美工人中發生排斥貴族學者的領袖的風潮，便要大發雷霆說這是『由於工人走入了平等的迷途』！孫中山的所以主張保留『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不平等制度，本是爲着要工人農民都不排斥那些努力勞動和禁止階級鬥爭，亦就是壓迫工農維持資本主義的貴族學者的領袖啊。

(四)無智識的民衆不能行使民權

民衆是小孩子，必須有人提攜——這是孫中山的學說

。所以他所演講的民權主義（以及他的甚麼建國大綱，甚麼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都不是要說如何應當實行民權主義，而是儘命的要說如何不應當實行民權主義。

孫中山爲着這個問題特別專門講了一天，民權主義的第四講，搜集了美國法國英國德國許多材料；他的結論是甚麼呢？他說：（一）德國卑士麥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不用政治手段去壓迫社會黨（卑士麥是著名的劊子手，他手訂禁止社會黨法令，而孫中山却說他不壓迫社會黨，真會當面造謠），而『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無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卑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如此說來，卑士麥這種專制魔王竟能使『人民無問題可爭』，豈不是頌揚帝國主義；其實德國工農要爭的問題多着呢！（二）英國貴族知識善變……『貴族退讓，民權進步……能夠順應民權的大勢，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如此說來，不是英國亦是很好麼！然而英國的工人和貧民何嘗得着真正的政權呢。（三）美國『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民的確沒有智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

四)法國大革命後「便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爲恐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充分的民權是不能實行的，美國法國都已有「事實」，還不如英國貴族退讓一些，保住君主，更不如德國卑士麥根本壓迫「到人民無問題可爭」好！

原來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主張普通人民無智無識不能實行民權的民權主義！原來孫中山是在平民政權（法國大革命）之前發顛的民權主義者。

(五)孫中山比日本帝國主義好些？

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如何可以將他去比帝國主義者。這豈不是大逆不道，誹聖謗佛麼？豈敢豈敢！——這是他自己說的。

他既然羨慕英國貴族「知機善變」維持政體，他於是乎便說出一件故事來：「我又問他（日本在高麗的官吏）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人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我們一定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不能

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他又說：「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到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這句話如果不是寫在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演講錄上，我簡直要斷定他是光緒皇帝說的。「我們……不要等人民來爭！」這「我們」是誰？是誰啊，我的孫中山陛下！我問你，這是指的誰啊？哼！革命黨人自稱「我們」可以將政權交給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這豈不是笑話奇談嗎？原來孫中山和康有爲的分別只有這一點：姓康的是勸光緒皇帝分些政權給「人民」（紳士），姓孫的却自認爲光緒皇帝，有這麼大的資格「不等人民來爭」！

在孫中山想來，他在中國，好比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孫中山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分別也只有一點：日本帝國主義者是要等高麗人民來爭，才交出政權；孫中山是不等中國人民來爭，便很慷慨的將政權交出來。這算是他知機善變，這算是他慷慨！這算是孫中山比日本帝國主

義者好些！

但是果真好些嗎？孫中山說革命必須經過軍政訓政時期，現在人民程度太淺智識太淺「沒有能力實行充分民權」所以「我們」——國民黨——還不能不代他們治理中國。這裏我亦不能不說「這話未嘗不冠冕堂皇」啊！

孫中山比日本帝國主義者果真好些嗎？——不好不壞。（這大概便是現在流行的「黨國」兩字的解釋：帝國，王國，民國之外另外還有一種黨國，這黨國之黨並非人民的代表，而是站在人民之上的黨皇帝，有那資格將政權交給人民或者是不交給人民的皇帝）。

(六)憲政時期的政府權與人民權

孫中山認民衆是小孩子，一不可以有自由，二不可以講平等，三不可以行民權，四不可以爭民權。他是認爲人民之上，另有一種天生不平等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人，來替人民造成民權。

好！如此說來，這「小孩子」的民衆長大了，總可以完全自己掌權了罷？這民權完全實行，到了憲政時期，政府總應當是人民的政府了罷？

誰知又是大謬不然。我不禁又唱那兩句打油詩：「一生皆矛盾，無話不荒唐」，——這算是孫中山的寫照。

姑且不說：事實上民衆決不是小孩子，他們自己的直接行使政權（革命獨裁制），方是革命的鬥爭，方能創造真正的民權。姑且不說：只有勞動民衆自己的政權，能夠鎮壓資本家，能夠有規劃改造經濟及社會，能夠最終的消滅階級政府國家及民權主義，能夠使社會的人人都能受着極充分的教育，發展最高度的才能，實現真正平等的共產社會。這些都是孫中山所不懂的。

孫中山將人民永久分做兩種：一種是有「能」的，一種是無「能」的。這種資本主義有階級的社會中之現像，孫中山是認爲他們最終理想的。所以他的最終理想的民權主義完全實現之後，所謂憲政時期完成之後，仍舊是有權和能的分別，因此，他更想叫工農民衆不准反對這種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他利用「權」和「能」的學說，來勸人民不要反對政府。他說人人都有「權」，但是並不是人人都有「能」的，所以有能的管理政府，無能的人不管理政府，這是有道理的，天生如此的。他更公開的

引三國演義來做比喻：人民是一國之主是有「權」的，但是他們如阿斗，是無「能」的；政府是一國的公僕，是有「能」的，譬如諸葛亮。我們知道阿斗是個昏庸之主，實際上是事事不能作主，因為他是無「能」，因此也就無權，實際上事事都是諸葛亮作主，諸葛亮名雖無權，實則是全權。孫中山是要中國四萬萬人，都做阿斗，都是昏庸的主人；名義上孫中山說人民是有權，實際上是完全剝奪人民的權，因為他認民衆是無能的。最後他公開的說：「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託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如此說來，人民亦應當自知無能，把國家全權交給政府，要政府替他去治理。可見孫中山的憲政時期，根本不承認政府應當是人民自己的，而認爲政府是有能的人的，是有能的人替代人民治理國家。民權民權啊，經過孫中山這麼一套戲法，你竟變爲烏有了！

孫中山說歐美民權不能解決，他有他的好方法可以解決。他的好方法是甚麼呢？

孫中山的方法是把所謂「權」分做人民權（政權）和政府權（治權）。

人民權比歐美「不同」，第一是選舉權，選舉以外還有複決權，罷免權，創制權，總共四權。但是權來權去，仍舊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已經行的。這四種民權，美國西北各州及瑞士都已行了。而美國瑞士仍舊是資本主義國家，仍舊是沒有真正民權；瑞士學者（據孫中山說）自己都供出來：現在人民還是反對政府，處處只是想反對政府。

政府權也是比歐美「不同」。這就是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的五權憲法。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何以加上監察考試兩權，便不是資本主義呢！何況監察權是孫中山所盛稱的中國御史制度問題。這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中國也沒有「解決民權問題」。攷試權是孫中山所盛稱的中國考八股似的制度。這一考試的用意，可是巧妙得很。據孫文主義的忠實信徒說：這是真正寶貝！孫中山不是說人民無能，不能行使民權嗎？他於是想出來一個方法：要考一考，誰有能，就給他被選舉權，這是所謂候選人考試制度。這不是剝削一般民衆的被選舉權嗎？這且不說他。孫中山

說民衆沒有智識；要智識程度很發達之後，方能實行民權。如今說到憲政時期，仍舊是不相信民衆能有智識，仍舊要實行考試權，試一試誰有智識，然後再給他選舉權。

這總算是世界上最大限制的民權主義了！

再則民權主義之憲政時期，仍舊分開了政府權和人民權，這根本上是荒謬絕倫。如果說民權，至少形式上應當承認政府是人民的政權。但是孫中山根本只承認人民與政府永久是對立的。政府是有能的人的，人民只是大多數無能（不知不覺）的人。這種是什麼民權？——這只是孫中山等先知先覺的權，只是聖賢才能的權。這不是民權主義，這是聖權主義。

聖人是有能，所以政府應當是聖人的，應當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道統相傳，到孫中山戴季陶（？）或者蔣介石，或者馮玉祥……的。政府有考試權，考一考誰有能，然後再給他選舉權。如此這般的民權主義，自然只是聖權主義，只是先知先覺站在民衆之上聖權主義！

○ ○ ○ ○ ○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可以算世界上一切種種資產階級

民權主義學說中之最不要臉的最公開的說，只有他先知先覺的聖賢有權；有權剝奪民衆的一切自由，有權固定不平等的制度，有權維持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有權考試監察民衆，隨他的喜怒，隨他認為有能無能，再給以選舉權。而且他最公開的承認：維持聖賢才智等不平等的地位，才是他所認為『真平等』；最公開的承認：中國地主豪紳有充分自由壓迫工農，而不准工農爭自己的自由。孫中山總算是最公開最老實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民權主義了。

中國資產階級需要這種學說，來箝制民衆自由，驅遣民衆服務，替他們的國家爭自由，他不比法國革命的資產階級，他知道如果民衆真要平等自由和真正的民權主義，他便要與帝國主義同被打倒，所以他想出人民有權無能的學說，來蒙蔽民衆說：政權實際上是應當在我們手裏，因為只有我們是有能的。

凡此一切，中國資產階級都經過孫中山偉人的偉口，儘量說出來了，於是民權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手裏，完全公開絕無隱藏的暴露他的反民權主義了。孫中山實實

在在連民權主義者都算不上！

歐美西洋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者，至少還巧妙些，還怕差些，還會掩藏些。而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却公開的顯露這種所謂民權主義的原形了。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星月

爲什麼？因爲資產階級越到東方，他便越無恥越薄
弱越卑劣越無賴越兇毒越愚蠢！

一九二八年列甯逝世紀念日

自從「土地問題黨綱草案」徵求討論後，本報即收到一些關於討論此草案的論文或通信。星月同志此文就是其中的一篇。他的見解有許多膚淺或錯誤的地方，不能代表編輯部的意見。此文只作爲他個人提出於六次大會討論土地問題的材料。記者

——讀了立夫同志的「土地問題黨綱草案」以後——

立夫同志起草的「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經我費了兩天的功夫，很細心讀了四五遍，覺得他對於中國農業社會的分析，實在精確無比，他不僅洞悉中國農業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土地關係，並且能闡明中國農業社會的土地關係的特點和變遷，指出土地革命的策略和原則。不過就我個人的觀察，覺得這篇草案，還有幾點缺點：第一是理論的成分太多，實際的材料較少；第二是沒有很明顯的標出眉目，使讀者不易得到各個問題的特殊概念；第三是未了解

決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的具體方案欠充分；因此草成此篇，對於目前中國最重要的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略微補充一點意見，至於理論方面，同立夫同志的那篇自然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是就立夫同志的理論而加以發揮的。希望諸同志讀了以後，再下一個嚴格的批評，使這個革命的中心問題得到澈底的解決。

（一）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之特點
中國的農業社會因爲有他的特殊自然背景和特殊的歷

史條件，形成今日的特殊經濟制度和土地關係；從古代的血族共有土地制度一直到近時的地主私有制度，其間經過了不少的變遷和改革，在這不斷地變遷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始終保持着它的傳統的特徵。直到今日，中國的農業經濟，雖然受着資本主義的影響，沾染了一點世界性，而有資本主義的傾向；可是他的歷史的特徵，並不因中國全部經濟組織變更而完全消滅，不過舊時的農業經濟自從同資本主義發生關係以後，更呈出一種複雜的畸形的狀態。因此我們要來指出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固有的特徵，同時又要了解中國目前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的新形勢。

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建築在手工的生產技術上，一方面農民控制自然界的力量非常薄弱，一方面農民要費很多的勞動力去耕種土地，大多數的農民不能有很多的剩餘的農產物去維持他們長時期的生活，因此一遇荒年歉歲，農民便只有餓死，此外因畜牧事業之不發達，許多農民不能夠買得牲畜耕種土地，減省他們的徒手勞動，使他們成天手胼足胝的耗費許多勞動時間於田間，而無暇顧及其他工

作，故在農業的技術上始終不能改良。

因為農業生產力小，農民之間遂發生一種密切的勞動關係，一個農民要耕種土地，必須請其他農民幫忙，他們彼此形成一種協作的關係，這種協作關係不論用何種形式表現出來——或者雇工，或者換工，都是建立農業經濟組織的主要基礎。

中國內部因工業不發達，不需要很多的工業原料，故農民主要的種植，是充作食品的穀類，因為種植穀類所費的勞動時間較少，不若種植其他植物要費很多的時間才能得到收穫，故森林菓木及其他製造物品的植物除了在幾處特殊的地理環境中種植，大多數地方都以種植穀物為主要的農業——北麥南稻，因此農業社會的經濟條件比較單純，農民的生活普遍的都能夠統一。

中國的農業社會本來建築在宗法的經濟制度上，但因爲商業資本主義早期的發達，農業財產逐漸成爲商品化私有化，這種血族的共產制度也就跟着一天一天的崩潰。社會的經濟分配形式已經根本變換，伴着這種私有制度而發生的財產關係遂呈出一種商業資本主義顯著的特徵，此

時土地割成爲許多零碎的小塊，人民可以用貨幣的形式購買土地，因此土地逐漸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這便是地主階級的由來。

商業資本主義愈發達，貨幣的作用也就逐漸增大，此時少數領有大宗的剩餘農產物的地主豪紳，能夠博取大宗的貨幣金錢，同時有許多農民需要貨幣去買種子肥料勞動工具，遂不得不同這些有錢的地主借貸，於是農業社會開始有利貸資本的發生，地主豪紳此時開始的採取農民的勞動價值，而農業資本一天一天有集中的趨勢。

商業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市場中便需要一種手工的必需生活品，此時農民除了耕種土地以外，還附帶的做一點家庭手工業——如紡織，繅絲，榨油——大概這種工作多半是由女子去做，男子不過在旁指揮照料。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造成更複雜的農業經濟關係，雖然在近時這種家庭的手工業爲工業資本主義的勢力所破壞，但近來又興起一種新式的家庭手工業，不過在生產的性質上已經改變罷了。

中國的土地關係很明顯的是建築在租佃制度上，農民

繳納地主的地租，多半是用穀物——有些地方是繳納金主的。自耕農一天一天的減少，土地的所有權集中到地主的階級手中，許多農民完全靠租佃地主的土地耕種維持他的生活，舊時的獨立耕種的土地關係到現在都迅速地在那裏崩壞。於是地主階級一方面用地租來榨取農民的剩餘農產物，一方面又用高利貸來盤剝農民的勞動價值，農民遂無形中變成這個特殊階級的自由農奴。——同工業資本主義下的自由工錢奴隸一樣。

在地主階級以外農村中尚有一種寄生階級，便是所謂豪紳階級，這一部份人他們不一定都是有土地的，他們完全站在地主階級方面幫助地主去壓迫剝削農民。他們是一種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智識份子，他們的能力比普通一般鄉民高，同時他們在官僚場中士紳界中城市都會中活動的力量很大，因此在鄉村造成一種特殊的勢力和威權，不但農民敬之畏之，就是地主階級也不免要仰他們的鼻息，他們同地主階級狼狽爲奸，成爲農民的死敵，有時他們還用武裝的力量強迫農民做他們的保護者，組織各種的暴力機關。

中國的封建勢力建築在農業的經濟基礎上，所以封建階級軍閥官僚同農村的地主階級豪紳階級遂結不解緣，因為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兼為地主階級，他方面他們又要靠在他統治勢力範圍之內的地主豪紳幫助他們剝削，而同時地主豪紳也要利用他們去壓迫農民，所以農民在他們交互壓迫之下，痛苦得不得了。

歸納起來，中國農業經濟與土地關係主要的特徵有九點：第一，農業的生產技術很簡單，生產力非常小，農民得不到其他的強大生產力，耗費許多徒手的勞動時間，不能改良他們的農業技術；第二，農民相互之間，需要一種協作的關係，這種協作關係造成農業經濟關係的基礎；第三，農民的種植物多半統一，造成他們一種單純的統一的生活；第四，因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土地成為商品化，形成一種私有的土地制度；第五，農業的利貸資本發達，使地主與農民之間更多一層剝削關係；第六，家庭的手工業與農業相結合，成為農業經濟的副生產；第七，租佃制度發達，使許多農民變為農業的無產階級；第八，寄生的豪紳階級幫助地主壓迫農民，成為農民的死敵；第九，

封建勢力與農業經濟相結合，軍閥官僚與地主豪紳狼狽為奸，交互的壓迫農民。

(二) 農業經濟與土地關係之變遷

自從血族的共產社會崩壞以後，其間曾一度經過封建專有的時代，中國的土地關係仍然帶着一點共有的色彩，因為此時城市的工商業尚沒有發達，城市的資本不能流入農村，農業社會中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都能獨立的耕種土地，雖然沒有很多的剩餘生產物維持他們長時期的生活，但他們在物質上精神上總比今日的佃農舒適多了；在這個時期，中國各地的荒地非常多，一般地主因為看見地價逐漸高漲，於是允許農民替他們開墾荒地；有時因為農民借了地主的債，無力償還，遂將田底代償，這兩種情形，結果形成一種『共有田地』制度——耕者有田面，地主有田底，此外還有一種永佃制，就是一個佃農租了地主的土地耕種，地主不能任意改換佃戶，佃農只要交納地租有永久的耕種權，這兩種制度的確是中國土地關係表現出來與其他國家土地關係不同的地方。可是自從近世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因為城市的資本不斷的流入農村，地主極力

的破壞這種土地共有制度和永佃制，土地的所有權一集中，於是其由共有的土地制度變成私有的土地制度，由無定期的永佃制變成有定期的暫佃制，這種土地私有化的趨勢，改變了中國舊有的土地關係一部份。

在宗法社會的時代，一個民族或宗族的土地所有權都是公有的，等到這種宗法社會崩潰以後，一個民族或宗族仍然保留着相當的公有土地——如祠堂寺廟公田公地，這些公有土地原來是絕對的公有的不動產，牠是供給全族的公費和大眾特別的需要，有的時候，公有土地的農產物的一部份應公平分配到鄉村中各個人員，所以此時這種公有土地制還帶有一點血族共產的遺跡，可是到現在，這些公有土地無形中變成地主豪紳私有的財產了，一切的雇佃權都由他們來決定，一切的農產物都由他們來分配，有的時候，這一族的地主豪紳同那一族的地主豪紳衝突起來，他們遂利用這種公有財產率領農民替他們出死力同敵人鬥爭，結果釀成流血的慘劇——械鬥。

近時城市的工商業資本過剩，許多小資本家因為資本的周轉困難，而他們所得的利息很低微，他們遂將這種過

剩的資本投入農業經濟，他們在鄉間拚命的購買土地，於是城市的資本開始的同農業資本相結合，結果，土地的價格向上飛漲，釀成土地購買的自由競爭，舊時，一般自耕農的小塊土地，此時也不得不流入小資本家的手中，同時因資本家又將貨幣貸給農民，一般農民必須用田地作抵押，後來農民無力償清債項，祇有將土地廉價賣給資本家。因此土地的所有權集中，自耕農逐漸減少，農業的有產階級和農業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開始分化。

一方面城市的資本流入農村，他方面農村的資本也流入城市，因為地主豪紳用租稅利貸資本從農民身上剝削得來的利益，有一部份再投入農業中或是再借貸出去實行複生產和榨取複利息，其餘剩下來的一部份祇有投入城市，或是辦工廠，開銀行，開商店，或貸給城市的工商業者收取利息，因此農村中的資本開始同城市的資本相結合。

城市農村的資本交互流通，把舊有的農村經濟關係逐漸改變，此外一般地主豪紳尚有一部份剩餘資本投到一個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地方，遂發生市鎮的商業，近來鄉村間的市鎮範圍不斷地擴大，足以證明農業剩餘資本集中。

鄉村間一有了市鎮商業，不斷地使鄉村成爲城市化商業化金融化，於是在C—M—C，M—M，兩種方式的金融流通以外，而添了一種M—C—M的金融流通法。總之，市鎮商業發達，在形式上可以分減城市的商業勢力，但同時使城市的資本同農村發生一種更複雜的經濟關係，而不妨害城市資本的集中。

近來因爲農民的經濟一天一天的艱困，農民光靠耕種土地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遂於耕種土地之外而做一點副生產，譬如畜豬養雞種菜種豆，都可以用他們的勞力去博一點金錢補充他們的生活費，而一般村儉鄉賈遂以很低的價格買去市場上出賣，有時還有「中介人」（牙人薦人）抽取回扣，農民實際上所得的不及他們勞力的價值。因爲農民的金融常缺乏，經濟方面往往不能周轉，於是不得不向人貸款，過去多半由農民直接向地主借貸，現在地主刁惡起來了，他們怕農民無力償還，還想出「押借」（預先由農民用一種價值相當的物件作抵）「典當」兩種辦法，使他們可以很穩當的從農民身上榨取利益，這種

借貸法，實在是從城市中學來的。

此外還有一種變相的借貸法，就是「集會」（搖會總會等）。在形式上雖然是農民一種經濟協作的金融流通辦法，可是從中取利的，是地主豪紳，實際上受剝削的還是貧農，因爲這種會息非常苛刻，地主小資本家可以不勞而獲得農民的利息。

總之，近時的中國農業經濟和土地關係雖然還保持着他主要的歷史的特點，可是因爲中國的全部經濟組織變化，遂不得不伴着這種不可抵抗的時代巨潮而發生變化，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和國內都會工商業的發達，破壞了農業經濟的均勢，使農村的經濟組織和土地關係成爲畸形的狀態，地主豪紳對於農民的壓迫只有一天一天的加緊，農民所受的經濟痛苦隨着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農業資本的集中利貸資本的發達只有一天一天的增加。這種自然的趨勢，結果造成不可避免的農業經濟的總危機。

（未完）

寸

鐵

逼錢與打戰

逼錢與打戰，固然是革命時代所不能免的事，然只是逼錢與打戰，絲毫不爲任何階級與利除弊，此所以國民黨的政治和北洋派的政治沒有兩樣，甚至於北洋派中的孫傳芳，還不像國民黨現在這樣肆無忌憚的逼錢。至於怎樣逼錢，如加鹽稅，抽畝捐，預征錢糧，這般專門殺窮人的辦法，國民黨也和北洋派一樣；北洋派打北洋派，國民黨打國民黨，這般自相殘殺的打戰，國民黨和北洋派也是一樣；此所以國民黨的勢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樣的不能長久存在。

殺窮人

(撤翁)

財政沒有辦法，誰也不能久握政權。中國財政的辦法只有兩個：一是自管海關鹽稅，停止賠款及內外債的本息償還；一是推翻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由國家徵收農產稅。前者每年在一萬萬元以上，後者每年至少有二萬

萬元。可是北洋派國民黨都不敢採用這兩個辦法中任何一個，所以他們都只得採用苛捐雜稅等殺窮人的辦法，而終於自殺。

兩件肉麻的事

(撤翁)

有許多人從前非常鄙視孫中山及國民黨，或者即是現在仍然對國民黨從心違，而開起會來，都像煞有介事的恭讀總理遺囑，這豈不是一件肉麻的事！國民黨一面禁止一切民衆運動，屠殺異黨，勒收種種色色的苛捐雜稅無微不至；而一面天天在報上大登其中國國民黨政綱：『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與夫『嚴定田賦地稅之法定額，禁止一切額外徵收』；這豈不是一件肉麻的事！

國民黨是一種什麼黨？

(撤翁)

黨有三種：倚靠軍隊，箝制民衆，奪據地盤，是曰軍黨；倚靠國會議員，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制度之下，用改良

口號欺騙民衆，以選舉手段竊取政權，是曰官黨；倚靠民衆，破壞現制度，建設新制度，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是曰革命黨。現在的國民黨是這三種中那一種呢，黨國先生們自己捫心思想看！

（撒翁）

國民黨的勞動立法

國民黨人常說：共產黨鼓吹工人革命，是害工人的；我們主張由勞動立法，改良工人生活，增高工人地位，是有益於工人的。是的不錯，國民黨政府已經有了勞動立法了。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衛戍司令白崇禧阻止工潮佈告：『嗣後如遇有勞資糾紛事件，仍須靜候主管機關，持平調解，不得有軌外行動，倘敢聚衆滋擾無故罷工，即按軍法懲處！』這就是國民黨的勞動立法！

（撒翁）

馮玉祥眼中的共產黨與國民黨

一月三日馮玉祥對總部人員訓話說：『共產黨往往對於有些微過錯的黨員，即加以開除黨籍的處分。……我們國民黨是很寬大的，黨員若非爲很大的錯誤，輕易不肯把他開除。』是的，共產黨誠然嚴厲，一個腐化分子也不

許存在；國民誠然寬大得很，所以對於軍閥買辦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無不盡量包容。

（撒翁）

新學閥

燒成灰也沒有勞農影子的所謂上海勞動大學之勞農學院，近來更妙想天開，利用蔡元培在大學院的勢力，訓令安徽教育廳，委韓奇等四人到安徽，要霸佔安徽省立第一農校爲他們的勞農分院。照這樣辦法，則全國各省的農校，將來都要歸到他們上海勞動大學的系統，都要變成新學閥李石曾蔡元培吳稚暉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地盤。他們這樣巧取豪奪，比之舊學閥江蘇省教育會，還要規模宏大咧！

（撒翁）

反共始祖

馮自由反共，不但在西山會議派之前，并且還在楊希閔劉震寰之前，他真是反共始祖，他真是先覺之先覺；國民黨趕走汪精衛，便應該歡迎馮自由。果然，申報一月十七日廣州電：『馮自由應當局召，十四日啓程南下。』啊呀呀！反共後國民黨之進步真是一日千里！

（撒翁）

險象叢生的國民黨

國民黨人常說國民黨不統一，是由於共產黨挑撥離間。現在國民黨中不但共產分子都清除出去了，連吳老狗所謂共產黨的大工具（汪精衛）小工具（陳公博）都趕跑了；可是最近的中央會議，竟因多數而且重要監察委員不出席而開不成；一月十四日上海各報宣傳國府要人說：『正式會議，暫緩舉行爲妥，否則恐將發生軍事問題。』同日白雲梯通電說：『入都之後，詳加視察，失望非常，險象叢生，一觸即發。』這又是誰挑撥離間的呢？（撒翁）

請看中國的階級與爭鬥！

國民黨常說，國民革命中，應犧牲階級利益，而爲民族利益爭鬥，不應爲階級利益爭鬥。然而近來各省商會

我們的死者

哀浙江死者貝介夫王家謨沈樂山趙濟猛

等十二同志

志益

聯合會的決議案，沒有一件是關於民族利益的；一百十四件決議案中，總括起來只有兩樁大事：一是擁護并擴張商人經濟的政治的權利，這不是階級利益嗎？一是向工人店員進攻，這不是階級爭鬥嗎？然而顧孟餘却一口斷定，中國沒有階級，所以不應有階級爭鬥。然而吳稚暉却一口咬定，顧孟餘是共產黨！

大元帥不是好做的呀！

（撒翁）

照蔣介石政府所頒布的北伐軍全軍戰鬥序列令，蔣介石不但復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而且統轄指揮馮閻海諸軍，榮陞了海陸軍大元帥。可是馮玉祥一面電稱遵令辦理；一面電請於二五庫券項下，撥給軍費五百萬元。

嗚！大元帥不是好做的呀！

（撒翁）

貝王沈趙四同志均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員會委員。

貝介夫同志二十四歲，黃埔四期畢業生，北伐時由粵而浙轉戰各省，四一二以後任杭州工軍組織，去年十月任省委

軍事部長兼紅色恐怖隊指揮，曾親自槍殺工賊，十一月六日，因參加罷工鬥爭而被捕，十二月十八日在杭槍決。

王家謨同志二十四歲，歷任寧波黨內工作，七月即任省委組織部長後又兼代書記，此次便奉省委命令，赴浙東浙南一帶指導黨務農運，準備暴動工作，十一月十二日因過溫州被反動軍隊檢出暴動計劃書等，於十一月十八日即遭槍決，同時有省委特派員周定鄭敬衡二同志亦被槍決。

沈樂山同志二十八歲，係滬杭甬鐵路開口機務處工人，滬杭甬鐵路總工會委員，十一月被任為省委常務兼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十一月六日，因指揮絲廠大罷工而遭逮捕；同時因罷工及紅色恐怖，而遭逮捕者有胡友生（紅色恐怖隊長），項志成（省委交通主任），曹阿堂（光華火柴廠支部書記），葛漢臣（杭州總工會組織員）等四同志；數日後，趙濟猛同志（省委宣傳部長），因營救被捕同志亦遭逮捕，樊仲甫（寧波縣委書記），亦於十一月在寧波被捕，又前次被捕之朱效巡同志，以上共八人，均經所謂浙江省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決，於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在杭槍決。此十二同志均係在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及十一月

五〇二

央擴大會議後始被難，當他們生前均曾積極與機會主義奮鬥，并係實行準備武裝工農兵暴動，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的努力者。尤其是家謨介夫樂山諸同志之死，是浙江黨內及浙江工農階級戰線上，一個巨大的損失。但浙江工農革命潮流，及整個的革命組織，并不因省委機關破壞，及少數委員與其他負責同志被難而消失。浙江的工農階級，已更進一步的認識統治者——國民黨政府的罪惡，雖是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的用停止工農運動的方法，來壓制工農革命以便加緊工農的剝削，可是從此也更證明了浙江的工農，決不是張松甫沈定一陳希豪蔣伯誠張靜江之類的工賊農賊，宣言改良主義，所能欺騙的。他們自己也覺悟到，欺騙的改良政策，是沒有用的，必須更一步的直接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工農階級取敵對的形勢，停止工農運動準備着屠殺工農，槍殺工農領袖——共產黨人，以求避免危機四伏……而遏亂萌。可是他們現在這樣的恐怖，將終於成爲他們走入那致命的輪迴之路。

一月十二日夜於上海

從吳佩孚到國民黨的殺人政策

——一九二八年的二七紀念——

五年前的二月七日吳佩孚壓迫京漢鐵路罷工，殺戮工人及共產黨領袖林祥謙施洋等。軍閥是想用如此的殺人政策，消滅革命的中國工人運動。但是，事實上中國工人運動在這五年之中有偉大的發展，中國革命在這五年之中有偉大的鬥爭，一般農民也早已受工人階級的領導而起來了。二七的犧牲，在中國工人運動和革命史上，是有多大的意義！軍閥的殺人政策是一無用處。中國革命的工農，不是屠殺所能恐嚇的。

如今國民黨，都成了吳佩孚的忠實信徒，而且比吳佩孚還要多殺幾千幾萬倍。他也想用殺人政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維持資本地主的剝削。二七之後到現在，五卅的全國屠殺，三一八的屠殺等，都還是帝國主義或舊軍閥的殺人；接着去年三月間，四川江西安徽已經開始蔣介石派國民黨軍閥的屠殺；到了四月十二以後，上海江浙福建兩廣的國民黨屠殺，已經盛極一時；五月間，唐生智等的長沙政變（馬夜事變）開始湖南全省的「清鄉」屠殺，同時，夏斗寅等的變亂開始湖北全省豪紳的屠殺農民；隨後，就是江西；六七月間，馮玉祥在河南已經開始屠殺政策；等到武漢政府公開背叛革命，七月卅一日汪精衛的武漢政府也就開始屠殺漢口的洋車夫；此後全國各地的大屠殺政策，更是說不勝說，北京天津在此期間的慘殺工農和共產黨員，更不必說；尤其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國民黨在廣州三天之內殺到五千七百餘人。這比

起二七的屠殺起來，真正是空前的『偉觀』了！

中國工農，在無產階級剛剛開始自己的鬥爭到現在，差不多一直是在帝國主義軍閥國民黨屠殺之下。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是中國職工運動的開始時期；那時北方鐵路的罷工鬥爭，實在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力爭自己階級利益及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光榮的鬥爭。中國的及帝國主義的剝削者一開始便用殺人政策對於這種革命的偉大力量。中國國民黨反動之後，更不惜學着吳佩孚和帝國主義者的手段，而且擴大到空前殘酷的整千整萬人的屠殺！國民黨想用這種殺人政策保持他的政權和地主豪紳資本家的剝削，——這始終是妄想啊！

國民黨自己實行這種空前殘酷的屠殺，自己是世界史上第一等的殺人主義的黨，他自己是中國軍閥吳佩孚等殺人政策的傳統者；但是，他還要造謠，說共產黨專門殺人放火，說共產黨是如何的殘酷。這或許是國民黨比吳佩孚高明的地方。國民黨原比吳佩孚高明啊，——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吳佩孚的屠殺殺了三十多人；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國民黨屠殺，却超越了十萬人！但是國民黨的造謠伎倆，比吳佩孚等高明不了多少。他們國民黨——以廣東豪紳旅滬的團體為名，在上海各報登着廣告募捐賑濟『廣州暴動中被殺的人』，說甚麼『共產黨殺了六千人』，但是，同時那幾天的報紙有廣州專電的消息，說國民黨政府在廣州『肅清共產』，三天之內殺了五千七百餘人。這不是很明顯的麼：被殺六千人之中，至少有五千七百多是國民黨殺的而並非共產黨殺的。最近，中外資本家的聯合機關——華洋義賑會，又在各報登啓事，說甚麼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實行殺人政策。這種謠言，是誰也不能相信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剷除

了土豪鄉紳反革命派，根本推翻了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建立了工農最大多數民衆自己的政府。這種革命事業是誰做的？是海陸豐工農貧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羣衆自己所做的。現在的工農貧民，已經不是二七時代的工農貧民了！二七屠殺之後，中國的工人階級還沒有能立刻起來答覆這種屠殺。但是一九二七年整年的國民黨屠殺之後，各省的工農民衆便有能立刻起來答覆，尤其是海陸豐的工農是得到武裝暴動的勝利。軍閥國民黨豪紳資本家啊，你們以爲中國的工農貧民是應當聽你們宰割屠殺而不反抗嗎？——現在不是如此的時候了。二七以來，中國工人和農民已經在鬥爭之中團結了相當的力量，有了相當的階級覺悟。他們已經知道如何的對付你們的混戰壓迫和屠殺！

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存在三四個月。

廣東的海南島及南路海康一帶的蘇維埃政府已經成立。

廣東北境農民暴動也已經擴大到四五縣。

江西的萬安遂州等縣農民暴動最近得到勝利。

湖北西境當陽等處地方農民反抗豪紳的鬥爭非常劇烈。

江蘇浙江之松江（楓涇）嘉興江陰江北等處亦是如此。

這些都不過是最近兩天的零星消息，——資產階級報紙的消息。工農民衆是在自發的起來和現在的吳佩孚——國民黨張作霖等奮鬥。革命的潮流正要洶湧的起來，剷除一切吳佩孚——蔣介石程潛白崇禧李濟張發奎等等。

殺人政策，不是共產黨的政策，而是這些新吳佩孚——國民黨的政策！

國民黨的殺人政策目的在甚麼地方？國民黨在這整千整萬的屠殺當中，做些甚麼事？第一是賣國，勾結帝國主義。宋子文爲着向英美烟公司借款三百萬，而壓迫上海英美烟廠的罷工，親口答應帝國主義者：『現在已有停止民衆運動的命令，可以保證工人即日復工』。第二是做地主豪紳資本家的走狗。他在上海江浙想規定陰歷年初二廠主店東可以自由辭退工人店員，雖然後來假意收回了這一成命，但是一開新年，上海的先施永安等大公司，立刻開除三百餘工友，其他各業各廠也有大批的開除，而國民黨的政府和官辦工會（工統，工總等）都幫着壓迫工人。他在漢口已經用命令將『所有前此總分各工會與廠方所訂苛刻條件，着即一律取消。』他在廣東，則李濟琛將一切工會完全封閉。國民黨並且屢次下令禁止農民抗租，限定減租的程度。這些，——便是他殺人的目的了。

最近白色恐怖的加緊：如江蘇浙江各鄉的屠殺；如武漢的搜捕，一月二十八日殺戮湖北各縣工農領袖幾十人；如長沙則一月十八日槍斃工農領袖共產黨人七人；如蕪湖則逮捕四五十人；如江西則通緝餘千鄒陽弋陽等縣農民領袖幾十名，槍斃永修共產黨員余聯早，——這種普遍的殺人政策，完全是和吳佩孚同等的當帝國主義豪紳資本家的走狗。最近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就是代表現時地主資本家的進攻。

工農革命的武裝暴動，是要推翻這些走狗劊子手，這些劊子手當然是該殺的！可是這些走狗劊子手是極少數的人。工農的羣衆革命決用不着標榜甚麼殺人政策；廣大的羣衆暴動，剷除這些劊子手是當然的，是用不着甚麼殺人政策的。只有這些少數的豪紳資本家，要以強暴力量維持他們對於極大多數工農

的統治，才要實行如此的殺人政策——國民黨的忠實總理吳佩孚傳統的殺人政策！

中國幾萬萬的工農，在今年二七紀念的時候，就應當努力團結自己的力量，組織自己的力量，發展一般的反抗鬥爭，反抗這些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一切種種新吳佩孚，更要紀念我們的廣州蘇維埃革命的暴動，努力贊助海陸豐蘇維埃政府的發展……繼續二七以來革命烈士而奮鬥，剷除這些劊子手，而建立蘇維埃的中國。我們要如此紀念二七！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

準備第二次大戰之資本主義世界

超 麟

近年來，世界資本主義之經濟復興，是一件事實。

世界的資產階級，甚至於中國的豪紳新軍閥，以為資本主義已經穩定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可以長治久安了，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可以鎮壓下去了，從此可以高枕安眠了；帝國主義者，因此就趾高氣揚起來，無顧忌的向無產階級國家進攻；蔣介石等，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代表人，也跟着殺害蘇聯的外交官吏，宣布『對俄絕交』，無廉恥的公開宣言，『與列強聯合一致共同反對第三國際』，公開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去，告奮勇去鎮壓中國的工農革命并幫助帝國主義去撲滅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

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這樣肆無忌憚的向世界的革命勢力進攻，無非他們認定他們的資本主義統治已經穩定而不能動搖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把眼光放遠一點放深刻一點看看。我們從客觀上觀察的結果，顯然發見：他們是太過於樂觀了。

五〇八

說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復興，固然不錯，我們是應該承認事實的。近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一般說來，已經恢復到大戰前的狀況，甚至有幾部分還超過戰前的水平線。試拿幾種重要的生產做例。鐵的生產——一九二五年已達到戰前百分之九七·六，一九二六年則達到百分之一〇〇·五，去年（一九二七年）的生產當然更為增加。鋼的生產——一九二五年已經超過戰前（百分之二一八·五），一九二六年又增至百分之一二二·六，去年雖還沒有完全統計看見，但由上半年的生產看來，已經增加甚快了。麥子生產——一九二五年也已佔戰前一〇七·二，一九二六年更增至一一〇·五，一九二七年則為一一二·三。其他各種生產品有許多也是很快的增加其生產量。拿單個國家來說，譬如美國，他的工業生產平均說起來，一九二五年已佔戰前百分之一四八，一九二六年更佔百分之一五二。英國日本等雖然發展較慢，但大體上已都超過戰前了。至於各國的商業，則雖然比生產恢復得更慢，但大體說來，也都已恢復了戰前的水平線。此外，生產技術最近幾年來尤有突飛之進步；尤其

可注意的，即生產的組織，如所謂工業的『合理化』(Rationalisation)及國際大托辣斯或嘉狄爾之結合等，更能促進生產力的增加。

這些數目及事實都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復興是明顯的事實而不可遮掩的。共產主義者絕不隱蔽事實，而必須承認事實，研究事實的因果。共產主義者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承認資本主義生產貿易各方面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線，但他們不承認資本主義已經確實穩定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復興是一回事，而資本主義能否確實穩定又是一回事。

這個斷語在帝國主義者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看來，是一種矛盾，但這是辯證法的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之辯證法的矛盾。

這是怎樣講呢？原來資本主義雖然恢復了戰前的水平線，乃至超過了戰前的水平線，但這並不是說他消滅了或減少了他的根本的矛盾性——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無論資本主義如何發展其生產力，但商品仍然是為市場而生產的。資本家的個人及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製造商品

，並不是為社會的需要，而是為增多自己的利潤，結果某一部分商品生產太多，市場消納不下，遂發生生產過剩而引起經濟的恐慌。這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之自然結果，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是沒有方法可以消滅或預防恐慌的。資本家只有聽其自然，或者縮減生產，或者加緊爭奪新的市場。但恐慌停止了，經濟恢復了，各樣經濟生活都能照樣進行而且比恐慌發生以前更加發展了，但經過相當時期之後，立即又有新的規模更大的破壞更甚的恐慌發生。如此循環不已，結果必至資本主義本身消滅新的制度代之而興而後已。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本有的法則，辯證法發展的法則。資本主義一日存在，這種法則也就一日發生效用。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比戰前發展，但這種支配資本主義的矛盾法則也就更加明顯表現出來。

事實是怎樣呢？資本主義經濟恢復并發展了，於是爭奪市場問題遂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間生死存亡的問題。換言之，每個資本主義國家必須為本國的商品找到舒暢的市場，不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一失敗，馬上引起國內經濟的恐慌，而整個國家生活就有隨之破產的危險。這完

全與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一樣，而且更加真切。資本主義發展至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夜，市場的競爭者已經不是一個國家內之資本家的個人，而是國際上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到這時候，解決市場恐慌的方法，就不是縮減生產或另找新市場的舊的和平的方法所能做到，而必須訴之於武力，這就是一九一四年大戰的真實原因。現在，市場的競爭者更明顯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解決生產過剩的恐慌方法也更明顯非訴之於武力不可。這是在許多事實裏可以看出來的。第一，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速率，在各國間并不是均衡的。有些國家發展得異常之快，如美國；有些國家則遇着許多經濟的難關，如英國；有些國家經濟是戰後才長足發展的，如坎拿大；有些國家則平穩無多大進步，如法國意大利。總而言之，加入市場競爭的國家比戰前更多了，競爭的形勢改變了，各國間關係也不同了，世界貿易的重心也由歐洲移至美洲，一部分也移至亞洲太平洋沿岸了。這些都說明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不但不比以前減輕，而且比以前加重。第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是向前發展的，但世界的市場是有限制的，爭奪市場的問

題遂成爲比以前無論何時更嚴重的問題，即比一九一四年大戰前也更嚴重。第三，資產階級政治家曾經想盡種種和平方法來解決此嚴重的爭奪市場問題，但結果祇成幻想。一九二六年幾個有名的銀行家共同發表一主張自由貿易的宣言，但得不到應聲。一九二七年，國際聯盟以「團結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利益」目的召集之經濟會議，也是一場無結果而散。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復興的結果，所有解決市場問題的方法——都祇是第二次的帝國主義大戰。近年來資本主義發展之辯證法的矛盾律，就是：因部分的暫時的穩定而提高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因生產力的提高而引起了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因恐慌的發生而使國際市場問題更帶嚴重的意味，因解決國際市場問題而爆發世界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於是就將資本主義穩定本身打破了。

新的第二次的帝國主義大戰之危險，再沒有比近來更迫切的了。一九一八年戰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所分割的世界，現在顯然已非重新分割一次不可。美國是第一個不滿意現狀的，他國內生產的商品太多了，必須有肥美的

亞洲市場爲之銷售，他尤其想獨霸中國。英國也是不滿意的，他眼看許多殖民地的市場都一個一個的脫離了他了。日本也是不滿意的，英美時常在遠東妨礙他的行動。

法意也是不滿意的，因爲他們中間時常有許多『爭執』，關於多腦河流域諸地及地中海沿岸諸地。德國更是不滿意的，因爲他失了許多殖民地，現在一處也沒有收轉來。這些國家間互相爲爭奪市場而起衝突，發生目前『甚囂塵上』的許多問題：太平洋問題（英美日爭太平洋沿岸市場的衝突），地中海問題（英法意爭地中海沿岸市場的衝突），石油問題（英美爭石油的衝突）……。

試拿石油問題來看，就可看出這些衝突之嚴重。美國 *World's Works* 雜誌去年十月號有一篇論文論石油問題說：

『石油問題在二英格盧撒克遜民族間之和平與互解上，實有莫大的危險。美國的實業界必然隨其需要之增加而取得政府更多的幫助。如果英國政府與英國石油業者取同一旨趣，則美國政府早晚亦必與美國石油業者取同一旨趣。實業者

間的爭鬥如果變成了兩國政府間的爭鬥，則非常的戰爭恐怖必將不能避免矣。』

這樣，各帝國主義者必然從事於準備戰爭的爆發，必然在縱橫捭闔的外交上聯絡戰爭的同盟者，結合祕密的條約等等。同時，所謂和平會議，所謂縮減軍備會議等掩耳盜鈴的把戲，又必然加緊一幕幕的排演出來。但世界上有幾個人瞎了眼睛相信他們的『和平』誠意呢？當他們排演『和平』把戲同時，他們正在儘量擴充軍備。拿英法意美日五國來說，從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七年，這五國軍隊的數目由一·八八八·〇〇〇增至二·二六二·〇〇〇；軍費預算由二·三四五·〇〇〇元增至三·九四八·〇〇〇元；飛機由二·六五五架（一九二五年）增至四·三四〇架；軍艦噸量由七四四·〇〇〇噸（一九二二年）增至四六四·〇〇〇噸（一九二六年）。於此我們不僅看出第二次大戰之不可避免，而且看出已經迫切了。

在這由資本主義部分的暫時的穩定走走至第二次大戰的時候，世界革命運動突然又有重新高漲之徵兆（關於世界

革命的運動，我們留待下文再說），中國工農革命之深入擴大就是此高潮重來之一部分的表现。我們反對第二次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我們準備『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以革命的手段根本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勾結中的海關

問題

典琦

中國與帝國主義者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其中以關於海關稅和海關行政的為最足以制限中國民族的發展。中國的革命，是要解放數萬萬被壓迫民衆於封建制度與帝國主義連環壓迫之下，因此，一開始便從民衆中叫出『關稅自主』的口號，而帝國主義者在五四運動後有華盛頓會議，在五卅運動後有北京關稅會議，都提出關稅問題來做民族改良的條件。現在中國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和其一切工具更日益激烈了，帝國主義者又要和所謂國民政府來開關稅會議了。中國民衆所要求的是澈底的關稅自主，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對華的財政統治，而帝國

主義者和其在華工具——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開關稅會議的目的，則在於維持原來的海關制度，延長其統治中國的財政制遏中國經濟的發展之權力。

據東方社一月二十四日北京電：安格聯氏被中國政府罷免後，繼安於一年之猶豫期間中為代理總稅務司之易納士氏將於本月三十一日期滿，是日為安格聯氏之罷免猶豫期間滿期之日，同時易納士氏，任期亦已告終，故後任總稅務司一席，復成爲極有興味之問題……易納士氏將於任滿時託英使藍浦生氏向北京政府交涉，請求正式任命彼爲總稅務司；英國方面亦願以開會再開及由關稅收入中撥付行政費之一部以爲代價。又二十七日電：代理稅務司易納士之正式總稅務司任命問題現尚未解決，易氏爲求得國民政府之諒解及關於保持海關制度，與國民政府當局謀疏通起見，定於數日中赴滬，並擬乘機以個人之資格，與國民政府當局商議重開關稅會議事項。又三十日電：英使藍浦生氏近日將與代理總稅務司易納士氏前後南下：與國民政府折衝之際，當然以海關問題爲話題，乃不難想像者，北京政府大體已決定任易納士爲總稅務司，在易

執士對於此職之任命，有先得國民政府方面諒解之必要，故徵諸宋子文所發表關於海關管理權之宣言，易氏或將乘此機會，以重開關稅會議實施一成二釐半國定稅率及其他之斡旋為條件，向國民政府提出重大之提議……。

自從代表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對俄宣布絕交以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論調都汲汲於要和南京政府親密地勾結，其目的在使『南方不至再落於蘇俄勢力之下』；在使南北雙方『言歸於好』，在帝國主義者新舊並寵之下，實行分治合作，不因爭寵而起風波。

帝國主義者深知道南京政府的對俄絕交，具有十分要求寵愛的吊膀子意義，同時，為鎮壓南方革命的高潮起見，的確有好好地維持並運用這一新工具的必要，所以趕快允許他承恩分寵。有一位懷特氏在紐約竟說：如果英美不幫助國民黨，俄國難免再來。這話未免說得小心破膽一點，其實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已和南京勾結得親密，自然要感着『英美何可後人』之意。於是乎藍浦生便要以海關問題而與國民政府折衝了。

吃醋撒嬌的南京政府，其財政部長宋子文宣言：國民

政府在統轄廿一省之十六省，所收關稅，約佔百分之七十，加以管轄北京之當局又非前經承認政府之法律繼承者，國民政府自不能承認任何團體有單獨行使管理關政之權，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種管理之權。又其代理外交總長郭泰祺聲稱宋之宣言並無干涉以海關入稅續付外債之意。不過內債，以在國民政府統轄境內所收之關稅，繼續供北京政府用作抵禦國民軍之兵費，似欠公允……易執士代理總稅務司，國民政府迄未承認，新總稅務司未任定以前，凡國民政府統轄境內，關於海關之新任命，非由上海稅務司美士君薦舉，國民政府礙難承認……易之南下，由渠自請。

南京政府如此地扭捏作態，可是帝國主義者還要以護笑的口吻去鑿穿他，說易執士是宋子文請來的，國民政府實際只統治江浙二省，十六省的話，不過哄哄自己。

據三日北京電：易執士未行前，有致某方節略一件，略謂，為承認中國有自定稅則之自由起見，第一步將現行之二五附加稅改由海關徵收；第二步請外交團於國定稅率未宣布前，允將稅率增至值百抽十二又二分之一，立即取

消二五附加稅。照此辦法，暫可由所徵舊有及新增各稅內，將以關稅作抵之外債賠款及整理案公債，一律付還。

其餘稅款，查照通商口岸所徵稅額分配，於每月中撥給傳轉各該口岸之政府。如在一九二七年，照上法依海關貿易總冊所載貨稅通盤核計，約有關平六千萬兩，可以按成分撥各方。如中國各方同意，可在上海開稅率委員會云云。可見這次事情，帝國主義者要將二五附稅拿到他們手中去支配，關稅權是更加集中於帝國主義者之手，而且在形式上也要所謂國民政府與張作霖共同擁戴那一太上政府——總稅務司易執士。不過他允許將關稅分給各方政府罷了。

至今還拿着五六年前共產黨即已提出來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一口號做幌子（雖然他們要肅清共黨理論）的國民黨，他們如此這般地聽命於帝國主義，能不能建設他們的所謂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呢？誰也知道：如果資產階級要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的新國家，必須一方面能運用一些對於工農的改良政策來和緩革命的高潮，另一方面能打破帝國主義束縛中國經濟發展的種種枷鎖。可是，現在這麼

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他只能完全背道而馳地實行白色恐怖，對俄絕交，停止民衆運動……百般獻媚以求帝國主義之諒解，直到他們死滅，還是不能走上一條比較正當的路。

他們現在將很滿意地接受帝國主義擲下的關稅了。他們所爭執的是必須按照十六省與五省的比例來分配罷了。但是，當這個時候，中國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對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勾結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必然無情地推翻他們的統治權，建設蘇維埃的新中國。到了中國完全統治於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下的時候，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民族發展的一切鎖練都必然打毀了，海關權自不必說。到那時才是中華民族自由發展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

如火如荼的奉天農民暴動 綺園

「農民暴動」的烈焰，行將在這一年內更廣泛的更偉大的燃燒，其勢必燎原於全國，不論在任何軍閥所統治的

地方。這個口號固然是我們所積極主張，而且以大無畏英勇的精神來實行，但斷不是我們空想出來的渺茫的方法。這是事實。猶之乎階級鬥爭不管是社會的病源也罷，生理也罷，但是事實總還是事實。試問現在中國的農民，處在這個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的生活條件底下，不暴動又怎麼樣？祇有暴動是農民唯一的出路。因此，這種現象，就造成了全國的暴動的局面。我們——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祇是努力將各處自發的農民暴動，加以縝密的組織周詳的計劃和英勇的領導，使之能迅速地得到勝利，把反動的統治者的政權從龍床上摔下來，建設工農兵自己的蘇維埃國家。暴動是羣衆所要求，力量是在他們自己身上，廣州和海陸豐的事件不很可證明麼？更有中國共產黨堅決的領導，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末日裁判，恐怕就在目前。你看，胡漢民孫科伍朝樞這批反動的領袖不是借水遁了麼，據他們自己說，跑的原因是因爲處置中國的革命（？）沒有辦法，自然還有他們羣狗爭食的其他問題。可見代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是沒有辦法的，或者不願意有。至於跑了，因爲他們很多搜括來的錢。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南方的所謂忠實同志既然束手彷徨，那麼高據燕京預備登其大寶的張雨帥辦法就很多了嗎？不，也是一點都沒有。他只有龍躡虎踞地坐在深宮裏聽候死的到來。最近奉天東部的農民如火如荼的起來暴動，比諸被敵人攻下大名破了徐州，更來得心驚胆碎。奉天原是張大軍閥的發祥之地，他在關內雄飛奮發，誰都奈何他不得，也靠了這座長白山做他的憑藉。他殺人是不会眨眼的，誰觸犯他，就等於觸犯了太歲，非死不可。真的，在奉天城市只能看見相對搖頭，却很難聽出一句說大帥不好的壞話。但是，奉天的人民到底還是人，既然做了人自然就想生存，而且想好好的生活。到生活無着求死不得的時候，也顧不了大帥會殺人的權威了。奉天東部農民的暴動，終於從大帥的積壓底下爆發起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大小走狗們又大聲的喊了，他們說這又是共產黨的搗亂政策。我們想，這次奉天農民的暴動如果得着共產黨有計劃的指導，把自發的狀態變成更有組織的鬥爭，勝利當然不止如此的。

在奉天的東部，與朝鮮之北吉林之南相接壤的通化臨

江輯安安東桓仁寬甸幾縣地方的大刀會（農民的組織），於一月一日以來，即四處騷動。在通化六道溝一帶的，一旬之中佔據十二村莊，搶去警察槍械七十支，圍攻縣城，城外各官署均被焚燒。在輯安一帶的，割斷電話電報，燒燬二村落，手持赤旗，向農民宣傳共產。在臨江一帶的，擊斃警察六十名，擄去縣知事，焚燬縣署內一切卷宗。八道溝三道溝黃柏甸子周圍二百里，盡為會衆佔領。大刀會據守各縣險要，聲勢浩大。他們高唱不擾民的口號。鄉村農民尤多表示歡迎與贊助。不但會衆所到之地，居民予以多大的方便，而農工份子及各縣自衛團聞風加入的更踵相接。各地警察官懼其威勢，並因薪水微薄，相繼辭職者甚多。所有警察不是逃散，便攜械加入，全然陷於無警察狀態。他們並發表打倒張作霖的宣言，指出：一、張作霖盤踞東三省，為發展其私利計，連年從事內戰，以至民不聊生，實屬罪大惡極；二、張作霖不恤民艱，迭施嚴酷的非法重稅，暴行虐政，不勝枚舉，民衆應一致奮起反抗，共滅此民賊。北方農民暴動反抗軍閥的政治鬥爭從北洋軍閥最深蒂固的地方勃發了。

他們不獨徒然聚衆反抗，並且要求建設自己的政權。至於這個政權形式對與不對是另一問題。多謝日本帝國主義的電通機關東方社，他於一月二十五日在很隔膜，而且在當局極力掩蔽此種事實的奉天，告訴我們一很可寶貴的消息。他說：『自號全省公民團之大刀會，停止攻擊通化及臨江兩縣。在輯安寬甸桓仁縣境，着手設置連村自治之地方行政機關。久疲於苛政的省民，頗期大刀會有所施設。此項革命的色彩，在舊歷正月後，將成有力化。奉天省民，現暗中騰歡者已不知幾人云云。』大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機關不至於替革命的民衆做謠惑衆能。那麼，請看這次農民暴動是個什麼樣的性質？張雨帥聞報之下，赫然震怒，立刻着清鄉督辦齊恩銘督隊二團往勦，並調駐在廊坊之奉天騎兵一千五百名回去幫忙，奉督吳俊陞因形勢緊張且親自出馬，更爲防阻大刀會蔓延起見，下令各縣一律嚴重取締。如果這種殘暴屠殺政策能夠收效，則在國民黨忠實同志所宰制下之各省早已高唱太平了。結果怎樣呢？十二日消息：十日與討伐之官兵演猛烈市街戰的農民軍別動隊，由正面襲擊官兵，圍而破之。

，并突入通化城內放火，焚去官廨八十餘所，然後率全軍退往城外二里之地點。一月十四晚那位齊督辦在距通化六里之處，三方受大刀會包圍攻擊，大敗逃回。官軍屢次進攻都是失利的。聰明的當局自知無法消滅其勢力，乃向大刀會提出和議條件：（一）大刀會將一切武器繳入官軍；（二）大刀會將其原有名稱改為地方自衛民團；（三）大刀會應受特別優待。法子真好，他們想大刀會先行繳械，再來殺頭，又可不折不扣一兵不費一矢。可惜，民衆既然會作亂，不像以前默氣了。他們完全拒絕此種計誘，而且準備大舉進攻。當局計不得逞，力量又夠不上，於是自然想到最後的第三個辦法：請求日本帝國主義幫忙。他們想誘使日本軍隊出動討伐大刀會，乃盛傳通化大刀會員戕殺日本領事分館館員，并謂大刀會中有不逞鮮人在內。倒很像蔣介石去年耍的手法，他天天製做上海工人某日要衝入租界的謠言，意思是求洋大人賞臉，和他合力屠殺革命的上海工人。軍閥們表面雖然互相攻殺，內心裏原是一致的！

這次奉天農民反軍閥的鬥爭，目下依然沒有停息，還

一天一天的擴大。固然；他們有十七萬多的基本會衆，更加一般平民的同情與援助，在他們未得到絕對勝利之前，是不會停息的。並且他們在軍事的技术上也有種種特長：第一是行動迅速而有統一性；第二是團結力堅固，尤不怕死；第三是嚴守秘密，而與紅鬍子等互相聯絡；第四還有最新式武器。雖然，他們也有許多缺點，譬如迷信神權；不提出土地革命而祇以鄉村自治爲建設目標；不撲滅地主豪紳，仍留着軍閥的孽種；沒有很明確的頒佈革命的政綱等等。然而這是暴動初期所不能免的現象，只要這個運動能夠發展擴大，能夠更深入羣衆，不斷的鬥爭，這些錯誤並非不可矯正的。我們相信奉張的天下已到了山窮水盡，這次東部農民的嘲興，就是他的致命傷。奉天全省，以至東三省，以至直魯各省的農民不久也要試試他們的腕力了呵！不用說別的，只看看軍閥們搜括民財的方法，也知道貧苦民衆斷斷忍受不來的。軍閥們爲了互相攻殺，各自養了許多兵。養兵要錢的，那裏有許多錢拿呢？最好莫如發紙票。不兌現的紙票充斥市面，在軍閥的鐵蹄底下，也只能維持『打折扣』的信用。最

近奉天鈔票每十六元才值大洋一元，而且繼續低跌；商店購物一律拒收紙票，工人要求以現銀支付工資，兵士要求以現金發餉，農民以一年辛苦博來的穀食却換回沒處使用的鈔票。這種政府還能支持下去嗎？絕對不可能。

據說城市的工人醞釀着暴動，商民也準備了罷市，一營的黑龍江騎兵攜械跑了，兵變只是時間問題。這個簡直是全省暴動的形勢，東部農民就是整個暴動的開端。這是工農貧民兵士的唯一出路，也是軍閥統治下必然的結果。不要臉山西督軍閻錫山，他竟如此滑稽的打電報給他們的蔣總司令，說通化臨江大刀紅槍兩會，皆有他的便衣隊指揮。他能把這次烘烘烈烈的奉天農民反軍閥的鬥爭，

變成他的一枝別動隊伍。好神怪的閻錫山的便衣隊，他竟能從山西越過直隸或三特別區直到奉天的最東部來指揮農民起來。大概他的便衣隊是飛機做的，不然，就是在他未出娘胎之前已定下的計策。其實，這位軍閥自己也應當心點，他搜括了山西民衆十六年，施行不見得比奉張少的反動政策，最近以全省人民來作孤注，拚命的爲保持地盤來打仗。山西境內的農民早已不能忍受了。他們不久要和你算賬的。這盤賬就是『暴動』。你的兵士也不能爲幾元錢一月來替你當砲灰了，不久也會和你算賬的，這盤賬就是『兵變』。到那時候，你或者以爲張作霖的便衣隊作怪罷？這些至死不變的驕頭！

武漢工農的革命聲威（漢口通信）

浚 三

自從國民黨反動以後，白色恐怖遍布武漢，革命的工人和黨人被捕下獄和屠殺的半年的總數，約在一千以上。這種慘無人道的摧殘革命，在中國大都市除了廣州上海，大概就是這武漢了。但是武漢革命的工人及其他一切的革命分子，仍繼續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英勇的向那豪紳資

產階級的政府和新軍閥作繼續不斷的鬥爭，其聲威及力量有傾覆和消滅他們的可能。茲特分述於下：
自去年七月間國民黨反動之後，汪精衛唐生智，這一班豪紳資產階級和新軍閥，想利用改良的手段拿改組會來欺騙工人。在他們口頭上說要替工人謀利益。但實際上

却是替資本家店東廠主壓迫和剝削這些勞苦羣衆的。在八月間，有車夫工人爲反抗車行加租的罷工，郵務工人爲反對郵務管理局取消舊條件而罷工，染織工人的大罷工。

九月底有紗廠工人反對廠主停工和減薪的大罷工。在這些工人爲本身的利益罷工奮鬥當中，改組會已完全露出了他們的假面具。工人及其他一切的勞苦的羣衆都知道他們不但沒有一句話是站在工人方面，且替資本家廠主請軍隊逮捕工人，屠殺工人。因此反國民黨，反改組會的運動，也大吃緊起來了。武昌在數萬的羣衆大會中，槍斃改組委員五人。漢口漢陽殺改組委員的赤色恐怖，也布滿了全城。最近漢陽警察被打，署長逃，巡長被殺，繼以橋口的大工賊老九被殺，又漢口衛戍司令部密探被殺，其他小工賊惡店東繼續被殺的，約在二十以上。街道上的炸彈及手鎗聲，白日黑夜時有所聞。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天以來，資本家反動派工賊惡店東都恐慌到了萬狀，已經是「不便外出」匿居了。但同時他們也正在向無產階級及一般貧苦的民衆進攻，協同一致到處大舉搜捕革命黨人，同時於十七日宣佈武漢三鎮特別戒嚴一個月。

十八日漢口衛戍司令部鎗斃總工會祕書長黃五一及車夫領袖李協臣等八名。又紗廠領袖侯步陸等數名，同日武昌漢陽均有甚多工人及共產黨員就義。此次被難的同志及革命的工人總數約在四十以上。這却爲武漢罕見的大殺戮，也就是武漢統治階級和反動派恐慌與動搖的反證啊！

武漢自唐生智汪精衛等大搜刮以後，金融就在危機萬狀中，奄奄一息的支持着。市面上的蕭條已達極點，尤其是武昌漢陽停止營業的鋪戶是日有所聞。漢口在未戒嚴前，至晚九時以後也少行人了。半年以前轟轟烈烈的武漢，現在竟被軍閥鬧到荒城一般了。此次廣西派的軍閥白崇禧胡宗鐸等到了武漢，搜刮更加厲害，以軍餉名義抽鋪戶住客房租兩月不算，又以冬防名義抽兩月，總計抽了四個月，每家鋪戶住客被抽至少都在一百元以上，總計約在一千萬左右。每日由武漢衛戍司令部派駁亮鎗隊協同公安局沿戶勒令索取，如有絲毫反抗的或當時有拿不出的情形，即逮捕下獄以反革命論罪。現在收繳的總數已在四百萬以上，在一般中小商人已是怨言載道了，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經濟出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了，這四個月的房租

還是以解散店員工會停止一切民衆運動的條件與大資產階級的總商會換來的。但是換得了這筆的救命款子，結果兵士只能暫發兩角，長官一元，勉強的開了差。而某兩團的兵士在武昌開拔時竟提出「不發餉不開差」的要求。

鄂南有很多兵士自動貼出標語「不發餉不打仗」，尤其是十三軍陳嘉祐的部隊最多。這些軍閥雖是不顧民生的痛苦，不惜用慘忍的手段，但是目前已無法再施了。沙市以上的收入盡歸楊森所得，鄂東爲魏益三任應岐坐地報銷，鄂北爲樊鍾秀一手把持，京漢路收入不敷，武長路已破產，該局員司已四月無薪，至於停車不能維持的狀態了。

現在武漢的經濟的破產，已無絲毫挽救的餘地了。這班新軍閥現在及將來亦無條件可交換了，只有實現他們最後一着——綁票辦法了。前日漢口中孚里某錢莊被劫，確是某指揮部的汽車或人進去的，并據該錢莊人云，確係有符號的正式軍隊。在外縣那就更不用說了，是他們唯一的籌款辦法。

武漢的新式工廠要算六家大紗廠及兩家烟廠罷了，但是這些工廠在九月底已陸續都停工，現在無一家開門，武

漢的失業工人除原有的不算新近的總數已達六萬以上，紡織工人佔三萬以上，店員佔一萬左右，碼頭在一萬以上，烟廠在一萬以內，其他手工業工人如染織作坊約計也在一萬以內。這些廠主店東這樣紛紛停工大批的辭退工人，其主要的原由，却因武漢金融枯竭所致，當然內中也有一部份是故意向工人進攻的。這些失業工人現在無絲毫謀生之餘地，大多數雖是走散四鄉，然留在此地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亦不在少數。去年年底兩湖戰爭開始，武漢軍隊出動時，胡宗鐸等大舉拉夫，其被拉的總數約在五千人以上，在一月四五日之內拉得是最厲害，不問長衣短衣居民商人一概都要，長衣的是要錢，短衣的是要出力。但是所謂軍事當局的他們却又否認革命軍拉夫。這個滑稽的笑話還不算，當武漢的軍隊開完了之後，夫子已經拉完的時候，所謂衛戍司令部却出了一張布告說：「據武漢公安局呈稱，近日時有發現兵士借拉夫爲名，索款其實……查拉夫向爲例禁……實有害軍譽，而礙治安……特此布告遵行勿違」。

此次兩湖戰爭，在反動的機關報是始終沒有宣布的，

好在武漢的新聞界又完全是他們極馴伏的走狗，替他們秘密得非常週到。可是帝國主義者的漢口外報和上海申新等報紙，偏偏把他們的戰事登出了。其實武漢的民衆在他們的軍隊一開動時便知道了。他們戰事開始時怕震動了武漢的居民而動搖了後防，不料武漢民衆反對新軍閥戰爭日烈，而武裝暴動的情緒亦日益激烈，尤其是被拉夫的碼頭工人和車夫工人羣衆暴動的情緒是日高萬丈，暴動的組織亦日益擴大和堅固起來。暴動的傳單在武漢是飛得雪花一般，暴動的標語：『暴動打倒胡宗鐸白崇禧程潛等新軍閥』『暴動建立武漢蘇維埃政權——工農兵代表會議』『不能過年的一切貧苦民衆們暴動起來』『工農兵總暴動萬歲』等等在武漢大街小巷日有所見。炸彈手鎗赤色恐怖案日有發現，市面上的恐慌日緊一日。十七日起漢口七時武昌漢陽五時半即斷絕行人，此時又值外縣革命潮流大高漲，漢川農民襲擊縣城，黃梅縣城被圍，孝感縣告急，黃岡縣亦恐慌，各縣土豪劣紳逃難來漢日有數百的奔走相告，異口同聲，共產黨『復活』，聲勢浩大，革命大起。十四日武昌農民起於洪山，襲擊武昌東門，漢口農

民起於後湖，大殺土豪劣紳，漢陽農民大起鸚鵡洲，因此十七日形勢更嚴重了，市面上的狀態，好像共產黨馬上就要到來一般似的。有的說：共產黨將於三日內大暴動；有的說：共產黨將調五十萬農軍圍攻武漢；有的說：共產黨工農革命軍總司令賀龍於十四日乘某口輪船來盒子炮三千枝，機鎗四十架其他軍用品甚多，交給武漢工人暴動；有的說：共產黨確於十七日大暴動，以取得電燈公司，息滅電燈，破壞電話電報兩局爲入手。這時武漢的謠言極盛，市面恐慌達到異常的形勢。大有『共產政府』即日實現之概。十五日公安局和衛戍司令部雙重禁令武漢三鎮舊年燃炮，惟恐與共產黨槍聲混雜莫辨。十六日公安局勒令每日即晚燃門燈一盞，并勒令每家至少要備一盞以上的油燈，唯恐共產黨息滅電燈。這兩個雙重的禁令，一使爆竹店東憤恨，一使洋燈鋪子老板發財大高興。十七日戒嚴便提早了一點鐘，布防街道的軍警更密了。這時武漢駐軍雖有四師之衆，代理衛戍司令狗鷄巴的陶鈞雖是小聰明，可是他自知他的部下前省防軍的雜色軍隊，戰鬥力是及共產黨的三枝盒子炮，并且這些兵士時有轉變

的可能，所可靠的僅新編十三軍，不過三團之力，但亦非他所能指揮的。前方戰事的緊急，同時程胡葉各有猜忌，時有危險消息傳來的可能，這都是狗雞巴的小聰明者心中所明白的。他們如此的恐慌真是意中的事。

十七日市面上雖是恐慌萬狀，但是在一般小商人反而不大驚慌，他們的態度轉變了。他們覺得共產黨早遲總會要來到的；『共產政府』終有一日要實現的；寧願受共產黨『一下的浩劫』安心樂業，不願今日的房租，明日的鋪捐，今日的大暴動，明日的大戒嚴，不安枕席的生活着。同日武漢衛戍司令部公安局及一切反動派全體日夜動員搜捕共產黨，當日車夫被捕三十餘人，武昌被捕十餘人，漢陽先後被捕二十餘人。十八日下午三時起槍斃黃五一及車夫領袖李協臣等九名，文新印書館張培新等五名，紗廠領袖侯步陞等十名，武昌葉英羣等八名，漢陽亦有數

河南工農的反馮戰爭（鄭州通信）

背叛革命，調和寧漢合作的馮玉祥，在去年五月利用武漢與奉軍苦戰，輕巧的佔據河南後，他終日幹的是屠殺

名。這些英勇革命先烈當這十八日的下午，最後的高呼着打倒反動的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打倒一切大小軍閥，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沸騰了武漢。這一月十八日是武漢革命的民衆尤其是武漢的共產黨永不會忘記的一日啊！

總之反動的統治者軍閥內部的衝突，葉開鑫的倒戈，方振武有襲擊武漢的野心，并將成事實了。程胡白均各有異志難以聯合，兵士八個月以上的欠餉，時有譁變殺長官的可能。武漢金融的枯竭，造成整千百萬的無產階級失業。任憑那反動的統治者如何的摧殘這革命民衆，屠殺共產黨，都不會壓下這革命的高潮，消滅這革命的火花。現在星星的革命火花，將在武漢極猛烈的燃燒着，武漢大暴動或許即在目前。一月廿五日於漢口

守愚

工農，逮捕殺害共產黨員，排擠雜色軍隊，在河南境內爆發軍閥的地盤戰爭，——斬馮戰爭，馮李（鎮亞）戰爭，

張（宗昌）馮戰爭——殘酷的剝削民衆，把河南的民衆，弄得焦頭爛額，投河上吊。但馮賊一手把持着交通機關，檢查郵電，扣留新聞，把河南民衆裝在鼓裏，休想知道外面的一點消息。民衆被屠殺的慘劇，外邊也無從知道。這自然是狡猾賊馮玉祥的把戲，想把河南民衆的革命怒潮與外面遮斷起來，妄想緩和民衆的革命鬥爭，穩定他的統治。其實，工農兵士貧民，老早的是不斷的暴動起來，與新軍閥，國民黨豪紳地主資本家在那裏搏戰！現在把壯烈的鬥爭，寫幾條來，介紹給各地的革命民衆，知道河南境內，還有一枝土地革命軍，與廣東及長江流域的各地工農兵暴動，互相呼應！

河南的工農暴動除接受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領導，是中國偉大革命潮流的一支外，還有河南政治經濟的背景。經濟方面，民衆歷年來在戰爭水旱和剝削底下，受到的痛苦，是沒法形容。工人方面如鐵路工人欠餉達十五個月，最少的也有五個月，工人時常有餓死的。紗廠工人（鄭州豫豐紗廠，衛輝紗廠，彰德紗廠）合計也不下兩萬多人，統統失了業，三四萬礦工（六河溝焦作）也陷

入紗廠工人的同一命運。城市手工業工人，更其痛苦。

洋車夫每有一天只拉八九百文，還得繳六百車租，所剩不足一飽。農民是更用不着說了，只就捐的一方面說：有派糧，派草，派料，派車，派夫，派鞋，派靴，派富戶捐，派公債，派糧款捐等名目，此外還有預徵錢糧（預徵二十一年的）：這上面的十幾項，真把農民逼得死去活來，內中雖有富戶捐一項，那幾個富戶不是豪紳？歸根到底，仍然是往貧苦農民頭上一攔，吃苦的終歸是貧農。只這些捐不上算，還有門頭兵的攤派。這一項是農民最怕的！大縣出五千，小縣出三千，馮玉祥嚴令各縣長限期辦到，辦不到的撤職懲辦下獄；這一般狗腿縣長，又找着劣紳土豪，於是在鄉村中東扯西拉，把貧苦農民硬載去當兵。這些被拉的農民，有的是家有父母妻子，靠他一人耕種贍養，這一來便家亡離散，被派的門頭兵若有逃亡，追回的便砍頭示衆，聞死者極多。在鄉村中提起門頭兵，農民沒有不震駭而憤怒！同時給豪紳一個發財的機會，他們藉着派兵，向農民詐取了無數的錢財！農民除了這種剝削以外，又遇到了剪刀問題的發生，就是農產品

普遍的低落，工業品無限制的飛漲。這自然是戰爭發生以後，交通完全阻滯，農產品運不出去，工業品運不進來，農人把糧食賣出不值錢，可是想賣點日常用的工業產品，便非常之貴，這也是使農民經濟破產時，一種不能忍受的痛苦！

政治方面更是提起來話長。兩三年來河南的統治者，都是鬼混唐朝的混蛋，十足的反革命！曾以剝削農民引起農民痛恨被槍會送終的老陝之後，經過吳佩孚張作霖靳雲鶚的宰割，現在國民黨的忠實同志馮玉祥統治河南，說什麼鳥軍政時期，民衆要忍受痛苦贊助北伐大計，到處派走狗組織國民黨，所謂政治不過是籌餉籌捐，不過是爲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張目，來壓迫工農民衆！他與北京張大哥的政治不同處，是在各縣成立天足處，烏國民黨部等欺騙民衆的機關，此外在河南還演着軍閥間割據排擠明爭暗鬥的把戲。像南五處和正陽羅山新蔡等縣是任應岐的勢力範圍區，老馮休想插足其間。南陽等十幾縣是岳維峻鄧寶珊樊鍾秀的駐防區，與馮毫無關係，梁壽凱秦德純也搶有河北的幾縣，各自爲政。馮玉祥在河南不過管

轄了三十餘縣。說到了政治，河南跟別的省分一樣，是四分五裂，國民黨新軍閥們在所謂「分治合作」下霸據一方稱王！一到利害衝突，馬上又要爲「黨國利益」作戰，害死了老百姓！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之下，那能不醞釀着工農貧民的暴動呢？

彰德農民衛輝工人的反抗 八月初，馮玉祥的軍隊到河北後，一般工農民衆，對於國民黨新軍閥的反革命行爲，尚不十分知道，對於馮玉祥的軍隊，尚存了很大的希望和歡迎。誰知道馮部吉鴻昌部開到後，在彰德民衆的歡迎大會上首先說：以後對不起民衆，請代籌敵軍給養。當場的槍會，便大罵，吉面紅着下台。槍會農民馬上把守四門，準備繳槍，吉鴻昌開進城內一營趕緊退出，守着車站，但給養仍取之於附近村莊的農民。衛輝紗廠工人，武裝組織工會。當時工會羣衆二千餘人，對吉鴻昌部不滿，要吉退出衛輝吉密電馮玉祥，馮以槍會羣衆在河北，屢與他部下衝突，遂回電捕殺。吉遂於新鄉帶手槍隊一營到衛輝，於清晨將紗廠包圍，派大刀隊手槍隊到工人房內逮捕工人四百餘人，當在廠內殺八人，到車站時又

殺七十餘人。將頭割下，遍懸於城門，紗廠及車站上。

餘三百餘人押乘京漢車，到站即殺十數人不等，將頭懸在電線桿上，向槍會示威。彰德槍會在馮壓迫與屠殺之後，即對馮備戰。旋於八月底，槍會萬餘人包圍彰德城之馮部一團，激戰三四日，將馮部繳械一營，其前敵政治工作團的政治員，統被殺死，主任簡又文僅以身免；士兵死傷者數百，槍會死者千餘人。後以吉鴻昌援軍開到，槍會遂敗退，告部進城以後，以搜槍會為名，又殺死良民千餘人。

洛陽農民的鬥爭 馮玉祥在河南的統治，以洛陽為根據，進可以戰奉魯，退可以聯陝甘，對於洛陽特別經營。但是對於洛陽農民的壓迫，也特別加緊，各種各樣的捐，洛陽是免不了的。農民對馮非常怨恨，時常準備鬥爭。九月間斬馮戰起，拉車拉夫，騷擾得不堪。農民乘這個時候幹起來了，張治公閻曰仁殘部也參加活動，遂與馮發生很大的衝突，但終以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給馮玉祥鎮壓下去了。農民死者二千餘人，馮部死兵士數百人。

鄭州工人的反馮運動 鄭州市鐵路工人紗廠工人以及手工業工人為數不下二萬餘人，過去曾與軍閥有不少的鬥爭。二七的大流血，第一次響應北伐軍攻武漢的破壞交通，被吳殺了三個工人（內共產黨員二人），監禁八人。第二次響應北伐曾扣留奉軍十幾個車頭，繳械百餘枝。一般工人都以為第二次北伐勝利，當可以參加反軍閥的努力，獲得自身的利益。他們那知道馮玉祥到河南後就反動，工人不獨得不到利益，馬上把工會停止活動，對欠薪一文不發。馮的政治部分頭拉攏工賊；對工人羣衆則成立甚麼工人事業管理處，終日說些蓋工人宿舍澡塘的空話，對工人實際的切身問題一字不提，逼得工人沒辦法，工人羣衆才於走頭無路中進行鄭州市總工會的組織，工人都預備團結在一個組織之下，與新軍閥資本家作不斷的鬥爭；取得應得的權利！他們遂於十月一日在普海春（二七京總成立的會場）開成立大會，到工人萬餘人他們開會的口號：有「繼續二七奮鬥精神」「打倒新舊軍閥」「河南革命勢力聯合起來」「剷除工賊資本家」「發清積欠」「按月現銀發餉」「實行三八工作制」等。他們在開

會之後，列隊遊行，他們的壯烈口號，引起一般市民的警覺與同情。這種壯烈的工人運動，嚇得總政治馮玉祥的走狗們屎尿并流，他們馬上開會，密電馮玉祥說共產黨要造反，領着工人罵到總司令頭上來了！馮玉祥遂密令軍法官郝某率手槍隊逮捕鄭州總工會執行委員及籌備委員與以終身監禁。郝約政治部工人事業管理處工作人員開會，預定約總工會委員次日到事業管理處開會與以逮捕。後總工會委員聞訊，秘密逃走，工人羣衆發現事業管理處的信，委員又同日不見了，遂集合工人羣衆五千餘人，向工人事業管理處要他們的領袖，將管理處搗毀，並喊出打倒新軍閥的各種口號。馮對此越法驚惶失措，派兵一營，荷槍實彈包圍豫豐紗廠工會及京漢鐵路鄭州分會。第三日開始採取斷然的手段，逮捕工人領袖及能活動的分子三十餘人與以監禁，並派大批偵探五百餘人監視工人行動，誣工人領袖蔡訓明等七人爲工賊。但工人羣衆不信，說蔡等做工七八年，熱心辦工會替工人謀利益，那會是工賊？但馮馬上派大批政治員到工會內去改組工會，收買工賊，派大刀隊壓着十來個工賊和百十個工人遊行，喊打

倒共產黨的口號。於是工人羣衆的反馮運動，爭取自身利益的運動，被馮玉祥暫時鎮壓下去！

焦作農民羣衆的剷除豪紳運動 焦作鄉下王褚，有

土豪兼劣紳梁鴻書，平日對農民的剷削壓迫，是無所不爲。在十月間，馮玉祥在修武縣（焦作屬修武縣轄）派捐十一萬，但馮派時故意寫作一百畝以上的戶始派，好示人以不剷削貧農。梁接公事後，即約各里的里長開會，對於一百畝以上始派的辦法不滿意，當提議按糧銀勻派。縣知事只要是錢到手，那有不依。最後決定是依梁的提

議收捐。王褚附近貧農知道了，遂召集附近三十二村開代表會，討論反抗的辦法。結果一致贊成不出捐。梁於收捐時收不到，派保衛團來抓人，三十二村代表又開緊急會議，在開會時，決定打梁。於第二日各代表約集各

村的農民，在王褚集合，共千餘人，向梁村進發，在途中喊出「打倒劣紳土豪地主」「殺梁鴻書！」「大家聯合起來」……等口號，到梁村後將他家包圍，越屋進去把大門開了，羣衆把梁鴻書家的東西完全毀壞，因梁不在家，羣衆又到街上將梁的兩個雜貨店打毀，將貨物拋棄街中，讓

貧民拾去。梁逃後到修武縣勾結軍隊的用金錢收買二十枝槍去與他復仇，結果又被農民包圍繳械，叩頭乞命而去；焦作駐軍更嚇得不敢離市一步，後來梁託人出來向羣衆求和，願請酒唱戲，發誓永不敢再犯而罷！

豫南農民大暴動 確山農民在六月間，曾攻破開了縣城，解決了一團的反動軍隊（魏益三部）。馮玉祥部孫運仲駐確山後，非常的騷擾，農民又預備起而圍攻，以孫部北開未來得及。馮在歸德大戰中，需款亟急，確山農民又被加重的剝削。豪紳地主在六月間曾逃避他處者，又復回來，且多變而成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對農民採報復的壓迫，爲馮積極籌餉。農民非常之痛恨，於十一月初旬，在確山成立農民革命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土地革命政策下，實行剷除豪紳地主官吏；他們的旗幟是建設農村蘇維埃。發動以後，把確山的豪紳地主殺得很多，如李光華（民團軍團長）王傑英（吳佩孚禍豫時的路司令，靳雲鶚的師長）等都被槍斃。各鄉民團軍槍械被繳二百餘支。軍隊第一次來打時，被擊斃六人，嚇得縣長閉門待援，第二次調軍隊民團千餘人去打，又被打死三

十餘人，農軍安然退去，在軍隊與農軍激戰時，農民起排戶隊千餘人來援，圍繳軍隊槍枝；惜農軍先二時退去，未能與以完全繳械，農軍若能晚退二小時，不獨可以完全繳軍隊的械，並可以乘勢進取縣城。自從這兩次戰爭以後，附近各縣農民都聞風興起，統治階級不都不敢來收捐收稅，反嚇得閉城死守，生怕農民攻城。確山發動後，信陽農民接着暴動起來。信陽的農民，在第二次北伐柳林事變之後，反動的豪紳地主屠殺農民非常之多。信陽農民老早就在準備對豪紳地主進攻。他們在確山農民起義之後，接着暴動起來。他們在四望山發動，首先攻破反動的巢穴楊家寨，殺死土豪兼劣紳楊六少，並將他的家財分給貧苦農民。接着攻破劉家莊殺死劉少謀，農軍的聲勢非常浩大。信陽豪紳團結聯合民團軍圍攻四望山，但槍會及團丁都認農民是有益於他們的，雖調去千餘人，大家都不願打。一般反動派都避居城內。在十二月三日九里關的暴動，十二月四日長台關的暴動，都發動了，現在農軍的聲勢，已經從確山聯接至信陽九里關，打成了片，汝南和正陽又將發動，嚇得統治階級，天天去電馮

玉祥求救，馮以東路戰事吃緊，復電堅守城。豫南的暴動，給馮玉祥的打擊很嚴重，近來馮玉祥大罵C P，說他將來的失敗不在奉張，而在C P。

結論 河南過去的農民暴動，雖然做過了幾件大事業，如倒國（國二軍），反吳，拒奉等，但終以在豪紳地主領導之下，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受反動的領袖欺騙而失敗，並且過去的農民暴動，歷來是在原始的組織，迷信的宗教的率領之下。現在豫南的農民暴動，却一反往例，他們起義是有明確的政治意義——土地革命，耕者有其地——一開始便是階級的鬥爭，有廣大的科學的組織，且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向政權的組織進行。所以豫南的暴動，將來會是河南暴動的中心，是河南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整個中國革命潮流的一支！

現在馮玉祥雖然以何應欽的幫助，攻下了徐州。但馮部因與魯張苦戰的結果，嫡系軍隊韓復榘石友三的實力

海陸豐蘇維埃的外交（海豐通信）

海陸豐工農羣衆以廣大的力量，肅清境內反動派，築

損失殆盡。徐州下後，何反令馮率部由京漢線援晉北伐，眼看着將到手的山東，又被何搶去。馮玉祥過去曾施之於郭松齡岳維峻唐生智張發奎者，今則身受，其懊惱可知。馮在實力損失殆盡之後，不得不把殘兵剩將集中於歸德開封鄭州，並開了大部分軍隊去鎮壓豫南暴動。在這時候，河南雜色軍隊聯合反馮的軍事行動又起來了。這次的雜色軍隊有樊鍾秀岳維峻任應岐鄧寶珊及河北的梁壽凱部，方振武又徘徊兩面，希圖於中取利。這個戰爭有的說樊與馮部已在葉縣接觸，雖未證實，但這場戰爭是沒法避免的。

在河南的混戰開始之後，豫南的農民暴動，必更得到順利的進展，以至於推翻新軍閥的統治，建設起自己的政權，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羅 浮

樹起自己的工農兵蘇維埃政權之後，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

驚胆裂，日夕在那裏咒咀。帝國主義者眼見工農兵士們的奮鬥精神，也不敢在旁冷笑。以紳士態度驕天下的英國帝國主義者，在蘇維埃的政權面前，只能夠恭恭敬敬，一厘的臭架子都拿不出來。這次汕尾英艦的交涉，實在可以開中國失敗的外交史的新記錄。只此一件小事，我們相信任何軍閥的外交部總長，無論如何辦不來。誰說工農兵士握了政權之後，負不起外交責任？伍朝樞們除了賣國之外，還有什麼東西！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上午四時由香港駛來一艘英國兵艦，泊在汕尾的海線外，距離汕尾約七里路左右，該艦即用電船拖小舢板，載武裝海軍兵士三十餘名，徒手兵士十餘名並主教思理覺，駛近汕尾登岸。海豐工農革命軍第三大隊聞訊，即行散開於海邊，以防不測，並制止其登岸。泊近岸的英國海軍立即停止。由主教思理覺交上該艦致海陸豐蘇維埃政府書一通。書云：

「逕啓者，茲接確息，貴治下之中西男女教士擅行捕拿，意欲逐出貴境。敝艦承意領事之請，前來接載，請即釋回，還以自由，實為公便。此致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台照
各開列如下：

陸伯祥教士 白英奇教士 黃子謙教士
連瑪利教士 劉瑪利教士 梁儒理教士
黃瑪利教士 三位西女教士

汕尾區政府接函後，即令該電船停止，靜候政府答覆隨將覆函送去。函云：

「逕啓者，來函悉。查本市所有男女，除黃子謙一名因犯罪為敝政府扣留外，餘俱安住本市中興旅店。前據來函，除黃子謙一名因案未決仍須扣留候查外，當即通知該住中興旅店教士着其落船。此復。」

覆函送去後，船上又覆來一函。函云：

「逕啓者，敝艦純係為載男女教士前往香港，並無別意。倘貴軍未有騷擾教士教堂等，甚為親睦。如有騷擾，下次再來巡視。現查黃子謙一名係英籍，今日該艦之來，專為載此等耳。」
區政府接函後，再作以下的答覆。

五二九

「逕啓者，查黃子謙係中國人，因犯罪被拘裁判，權在敵政府。無論任何國家，自不能干涉。惟既入英籍，爲顧全邦交起來，自可釋放。但有一言奉告：吾海陸豐民衆對於一切宗教，早已覺悟，一致反對，嗣後請不必再來宣傳。至於「如有騷擾，下次再來巡視」之言，自可不必虛作威嚇示威。須知

吾人有全中國而至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同仇敵愾萬衆一心，一切任何萬惡勢力俱不足怕。更有進者，嗣後貴艦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則吾人自有相當對待，莫謂言之不早也。此復。同時並將黃子謙并西教士七八人釋放落船。該兵艦即向香港方面駛去。

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

(一) 蘇維埃的民衆政權

歐美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獨裁制。英美法德瑞士等國，不論是民主共和或者君主立憲，都號稱主權屬於人民，號稱自由平等……但是這些國家之內，大多數勞動人民沒有平等的權利，沒有真正的自由。現在是誰管理這些國家？——是地主資本家。孫中山所最羨慕的是美國，說他的西北各州已經實行複決權，公團權，創制權，彷彿這些權實行之後，人民便真正得了政權。可是只要看一看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梅恩平的話，

便可以知道美國的政權是誰的：「美國的共和黨是東北部資本家的忠僕，美國的民主黨是南方大地主的爪牙。這實在不是共產黨們的污蔑話」；他又說：「現代民治的結果，本來只剩得一個選舉權，而選舉權的結果，又只剩得一個「候選人決選權」。如果候選人的產生，再爲一人或少數人所操持，那末，現代的民治，簡直是等於烏有了。現代各民治國候選人指定之權，都操於政黨。……而所謂政黨領袖，老實說起來，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的走狗。再進一步言之，所謂政黨，也莫非是資本家或大地主的御用機關。」（新生命雜誌一卷一號，一九二八，

秋白

一月)。

「這不是共產黨們的污蔑話」，這是「忠實信徒的」話啊！國民黨便是中國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御用機關，如果國民黨真正能實行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那也不過是代表中國地主資本家的政治。可是國民黨比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的臉皮還要厚些，且還要大些，他竟連這種紙上寫的民權主義也公開的拋棄，而實行甚麼「黨權」，——連形式上提出候選人，聽民衆自己選舉的手續也不要，簡直就公開的叫新式青天白日的軍閥來統治工農民衆。他還要說甚麼軍政時期的理論，還有甚麼候選人須考試的理論，甚麼五權憲法的理論。國民黨的這些理論，就是公開的聲明「人民應當不平等」「人民不應當爭自由」「國家政權應當交給有治人才能的聖賢（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國民黨的實行既是最反動的反民權的政治，國民黨的理論也是公開的辯護地主資本家的獨裁制（所謂民權主義）。

○ ○ ○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創造了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世界史上最民權主義的真正民權主義的無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國家政制——蘇維埃制度。歐美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已經完全破產。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無論他如何改良，如何擴大選舉權（一直到普選），如何增加甚麼召回權複決權創制權，始終是不能脫離他的資產階級性，一般勞動人民仍舊是在資產階級的壓迫之下。世界革命的潮流，在一九一七——一九一九之間，便在羣衆之中創造出民衆自己的政權機關——俄國之外，德國匈牙利都發生蘇維埃，英國也有「工廠代表委員會」(Shop Stewards Committee) 。固然，除俄國以外，其他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被反動派摧殘了，但是俄國革命的勝利，繼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首先創立的蘇維埃，把這種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羣衆鬥爭機關，變成無產階級的政權機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

蘇維埃政權的主要意義，就是他是工農羣衆自己的政權，他對於工農羣衆是真正的民權主義，因為蘇維埃政權之下，不但形式上宣佈勞動人民的一切自由權，——而且他是革命中羣衆的鬥爭機關，革命的武裝勝利摧毀一切舊

的國家機關，沒收資產階級所佔有的一切生產資料及公共用品，如公共會所印刷機器等，所以蘇維埃政權之下，勞動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的自由權，方才是真正實現的事實。工農民衆爲自由解放而革命，他們只有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而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才能得到自由。工農民衆而且能夠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運用這些自由，去建設社會主義。

蘇維埃政權之下，方才對於勞動階級的公民，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不分國籍，不分智識程度，……而實現真正的平等。『這種政治權利平等的理想，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到處並且時常說要實行的，然而實際上甚麼地方也沒有實行起來，因爲資本主義統治存在着，也就決不能實行起來，——而蘇維埃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制却立刻完全實行了。』（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關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議決案）。只有這種政權能夠保障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即使一般勞動人民得以享受經濟發達的結果，得以受着充分的教育，發展各方面的才能，一直到根本消滅智識文化上的不平等，實現共產主義的

社會。

蘇維埃政權何以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呢？因爲蘇維埃首先是無產階級獨裁制。蘇維埃是革命政權，革命的國家機關。社會主義的革命，決不是一下子便消滅社會中的階級的。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是如此設想，只有虛偽的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者（如中國的國民黨等），會如此當面造謊。事實上，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社會中的階級還是存在，資本家還是要想復辟，自由貿易的小商業一天不完全消滅，而代之以全社會的生產品分配，則仍舊會在小資產階級之中發生資本主義傾向。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意義，便是對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鎮壓，對於資本主義傾向的防止而保障社會經濟的建設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這種社會之中，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便要無情的剝奪資產階級剝削者的一切政權和自由。只有這樣，才足以保障勞動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蘇維埃政權的產生，既然是從簡單工人鬥爭組織中發展起來，他就於一般勞動民衆都是極簡單而容易懂得的。當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普通的工人，一廠一廠一業一

業的選出代表來，組織代表會議，代表會議選出執行委員會，他就指揮工人的罷工，示威，反對反革命勢力及種種工賊的鬥爭，下命令支配當地的種種事務，一直到指導武裝暴動，佔領政府機關。這種組織（以及兵士農民與工人聯合組織的代表會議），在武裝暴動的革命勝利之後，推廣到全國，他的全國聯合的中央機關，成爲全國的中央政府。這樣的政權組織，對於普通勞動人民是最簡單明瞭的，是他們自己所能支配的。蘇維埃政權的制度，所以自然便是一權的，不但無所謂五權憲法，並且也無所謂三權分立；蘇維埃的代表會議是立法機關，他的執行委員會就是行政機關，立法的人（工農代表——譬如資產階級國會的議員）自己便去執行法令。對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用不着甚麼三權五權的分立，因爲行政司法各種機關的分別辦事，不過是統一的政權自己內部的分工。不像資產階級的政權，要分出三權五權來，互相傾軋限制，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的政權，蘇維埃政權，是和民衆直接相關的，一般民衆都直接間接的參加管理國家的事，養成各種專門人材來執行事務，所以用不着甚麼政權（人民權）

治權（政府權）的分別。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根本不能不把人民和政府分開，因爲政府是剝削者代表，他要限制被剝削民衆的參加管理國事，所以要想出種口實來限制民衆，譬如孫中山便想出人民沒有智識的理由，說必須政府以考試方法來提拔有治才的人來執掌「政權」。蘇維埃政權的代表會議之中，他的選舉人是各廠各業的工人，各村的貧苦農民，這些工人和農民發見自己選出的代表不好，隨時都可以開會決定召回他撤換他，蘇維埃政權才是真正能實行「召回權」。這是民衆能真正監督自己代表的權能，亦就是能真正實行自己的政權。

這種民衆政權，是任何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所不能實行的。

○ ○ ○

俄國十月革命建立偉大的蘇維埃聯邦之後，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都在蘇維埃旗幟之下進行，各國無產階級及一般勞動人民已經有了自己新的國家政權形式，已經事實上有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模範。或者國民黨的忠實信徒以中國有「特殊的國情」，蘇維埃制度用不得，一定要

用他們的「五權憲法」。其實中國的辛亥革命，早已實行了國會制度而破壞遺臭得不堪。那還可以說，孫中山失敗了，國會制度沒有照着五權憲法實行。但是，如今青天白日的旗幟插遍了全國，白色恐怖也就行遍了全國，軍閥黨權實行極端的專制主義，甚麼五權憲法都已經「實行」過了！

中國的民衆不要國會制度，不要什麼五權憲法！自己力爭自由平等的中國工農民衆，已經許多次創造自己的民衆政權：五卅時代上海的總工會（工商學聯合會）曾經是民衆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執行機關，省港罷工委員會曾經執行罰款沒收貨物防禦海口的政權行動；上海一九二七年的三月暴動，曾經創造市民會議政府的政權。這些民衆政權的雛形，多少是事實上（並非形式上）有蘇維埃的意義。武漢政府時代，兩湖的工會農民協會在各地執行自己的權力，成爲「第二政府」。凡此一切，都明顯的證明：中國普遍的「下等人民」知道怎樣爭得自己的民權，而絕不照着孫中山的甚麼民權主義，甚麼犧牲自由不要平權的民權主義！

尤其是廣東海陸豐的農民暴動，廣州工農兵暴動，更切實的開始中國蘇維埃的革命。廣州的蘇維埃雖然失敗，但是海陸豐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存在了三四個月，廣東極「平常」「下等」的農民懂得怎樣建設並運用自己的民權，比孫中山高明萬倍。中國革命雖然還是在澈底的民權革命階段，但是他除非不勝利，要勝利便只有在蘇維埃旗幟之下。中國工農的革命民權獨裁制只有在蘇維埃制度之中表演出來，而要隨着革命的深入，革命任務的實行，而轉入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獨裁制。中國民衆將要建立蘇維埃國家，然後才能實行最澈底最真實的民權主義，然後才能最澈底的掃除帝國主義的統治，真正解放中國民族，而與世界無產階級「勝利的蘇聯」聯合，進於社會主義的建設。

蘇維埃制度不但是資本主義列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而且是殖民地革命的目標，——只有這種制度是實現一般勞動民衆的民權的制度，只有這種制度，是創造世界革命中新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革命國家），——而進於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

列寧說：「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我們所有的民權主義是半邊的畸形的虛偽的民權主義，僅僅是少數富人的民權主義。無產階級獨裁制，進於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才第一次實現真正平民的民權主義，大多數人的民權主義，同時亦就有必要的對於少數剝削者的鎮壓。至於共產主

義，方才是唯一能夠給真正完全的民權主義的社會制度；民權主義愈完全，他也就愈加用不着，而要自然而然的死滅。」（見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全集卷十四）。

一九二八、一、二九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星月

（三）中國農業經濟的危機

目前正是中國農業社會舊的生產方法破壞而急得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的過程時期。舊時中國的農業經濟關係建築在一種舊式的生產方法上；這種舊式的生產方法在現在客觀的事實上表現出來，都不能長久的穩定下去，結果農業經濟的內部關係開始矛盾起來，糾紛起來，巨大的農業經濟危機於是一發而不可後遏。

中國的工商業因為在國際資本主義軍閥統治之下，不能充分的發達，不斷地造成都市的經濟恐慌，使資本溢出生產範圍流通範圍之外，這許多積蓄在城市小資本家企業家手中的剩餘資本開始流入農村，許多小資本家在鄉村購

買土地，城市資本的勢力伸入農村，便將一般小自耕農的土地奪去，於是自耕農逐漸減少，佃農和雇農的數目相對的增加。

土地不斷地資本主義化，使土地的分配不平均，一方面有少數擁有許多土地不勞而獲得地主階級，他方面有多數只有小塊土地的破產的自耕農和一無所有的佃農雇農，土地關係在如此局面之下遂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

佃農雇農不斷地增加，而土地的數量終究有限，他們完全靠提供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維持他們的生活；可是這種有限的土地不能盡量容納許多的農業勞動者，因此發生大批的過剩的農業勞動人口，這種過剩的農業勞動人口，

不是流為盜匪跑入城市，便是變為無一定職業的苦力或流氓，於是有大批的失業農民變為農業的勞動的備軍，地主隨時可以抽取他們的後備人馬去壓迫他們的佃農雇農，增加地租，加緊工作，使一般佃農雇農受着極大的痛苦。

——舉例來說，廿年以前，中國南方幾省許多土地，地主不容易找着佃戶耕種，租稅很輕，可是到了現在，許多農民找不着土地耕種，地主有田地招佃，農民必須費盡許多心血去乞求，甚至農民中間彼此競爭着承租，地主得以增加租稅。

舊時農民往往以家庭手工業為農村經濟的主要條件，農民靠紡織，繅絲，榨油製陶器，編竹物藤物草器，製茶業手工業來補充他們的生活費，所以農業經濟的內部關係得以穩定；可是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國外的洋貨大批的輸入，城市的機器工業或手工工廠業發達，於是新的商品充溢市場，土貨完全被排出，農村的家庭手工業迅速的被破壞，此外，中國舊時許多鄉村出產的工業原料和輸出海外的土產也逐漸被國外的原料和外貨所淘汰——如土靛，茶葉，瓷器，絲棉，甘蔗等，於是農村中許多重要的

種植通通衰落下來。

城市的資本家不但用他們過剩的資本去購置田地，并且在各種農村中的工業原料出產所實行投資，他們以雄厚的資本壟斷一切的種植物在鄉村中設立公司或營業機關，將大批的天然原料運到城市，這種農業投資特別是在城市附近和交通便利的地方最發達。經他們的壟斷操縱，遂使許多靠種植為生的農民失業。

農民經濟困難，購買力必減低，他們無力去購買一點生活必需品，農村中許多小的商業或小生意也宣告破產。

近來因國內財政的窮困，城市金融的紊亂，影響到農村的金融，更使農民感覺到生活的痛苦，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金融方面的剝削，他們將這種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加之紙幣濫發，銅元價格低落，農民吃虧不淺，而地主豪紳，還要操縱金融，私發紙幣（鄉票），農民無形中受他們的盤剝。

軍閥不斷地混戰，苛捐雜稅——有許多省份實行「預徵」，拉夫派糧，派軍封船，使農民不能夠安居樂業，即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農村的經濟亦被軍閥統治勢力所蹂躪

所破壞農民失業的人口增加，同時就是使鄉村的土匪增加，這些土匪固然對地主很不利，但農民受他們的害也不少，在土匪很多的地方農民幾乎不易生活。

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常常發生食物的恐慌（鄉村叫做斷頭荒），當他們收穫的時候，因為急於要付田租，利息，賦稅，會金，以很低的價格出賣他們的穀物，到了此時，又要以很高的價格買食物。加之，地主屯積穀物，操縱壟斷，更使農民痛苦。

荒年的時候，農民固然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即使到了豐年，他們所感受的經濟痛苦並不因為收穫多一點而減少半點，因為到了豐年，地主要追索舊欠，增加租額，種

寸

鐵

反革命的階級

五卅運動時，代表大工商業家的上海總商會，始而旁觀，繼而反對；現在他們却和外國工廠主聯防工潮。南京募捐辦冬賑，上海總商會藉口商業凋敝，一文也不能代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六期

種殘酷非人道的剝削都會繼續不斷的加到農民頭上。

農村的經濟組織在那裏不斷的破壞，農民過一種比從前歐洲農奴還不如的生活，在許多地方，農民沒有屋居住，多住在破舊草棚中。他們十幾年做不起一件新的粗衣服，弄得褲衣百結，襪襪齷齪，他們不但沒有米麥可吃，就連番薯玉蜀黍等類的錢糧也不易得到，他們吃糝糠野草度日。前幾年雲南貴州鬧饑荒的時候，活活的餓死許多農民，尤其是北方的農民，這幾年到南方逃荒的人特別多。這許多悽慘可痛的現象表現出什麼？不是表現中國農村的舊社會經濟裏面呈出許多不可消滅的矛盾點麼？

（未完）

募；同時工部局募集什麼「壓制罪案特別經費」，大老板們却整千整萬的拿出來，給洋官兒獎勵愛活生一流人物。英國駐上海防軍司令官鄧戡回國，市長張定璠忘了鄧因為什麼帶兵來中國，特和他交換像片，以為紀念。這些

五三七

事，都是表明上層階級總是依靠外國帝國主義，而反對革命的！

劉共還是劉蔣？

(撤翁)

何健周瀾等自始就是反共健將，最近還在長沙大規模的搜殺共黨，各報所載這類電報通信，幾乎每日都有；然而白崇禧征湘捷電，偏偏還是『澈底剷除共黨』。像他這樣剷除共黨，將來非剷到南京不可。(撤翁)

國民黨本來不過爾爾

賄選議員吳大頭的走狗陳策(安徽陳策非廣東陳策)，也居然做了國民黨的『籌備京奉京綏特別黨部特派員』，居然『呈稱遵令籌備京綏等路特別黨部正式成立，擬請飭發開辦經常等費』(見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紀)。然而這并不奇怪，過去吳大頭又何嘗不是國民黨黨員，將來也未必不是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

拜金主義能救中國的窮嗎？

(撤翁)

新年一見面，便開口互道『恭喜發財』；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寶茶』；『招財進寶』『金玉滿堂』『一見生財』，這都是大多數人家所貼的經常標語；『咳

！好大元寶！』，是清末河南某巡撫署中的特別標語；宗教中還特別有『財神』；我們貴國人的拜金主義，可謂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適之吳稚暉還在那裏伸長着頸子喊拜金主義！有人以為胡吳提倡拜金主義，是羨慕美國富；然而最近美國國立工藝學校校長具理氏，批評中國學生『惟汲汲得金』。或以為胡吳提倡拜金主義，是因為中國太窮；我以為能救中國之窮的，只有去掉阻礙中國工商業發達的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而不是什麼拜金主義。

(撤翁)

殖民地馴服的奴隸

李長傳先生說：『駐華的外國軍警，是藉口保護外僑，實在是來征服中國的。南滿洲日警，可以逮捕中國人；上海的英國巡捕，可以槍殺中國人；英美的砲艦，可以轟擊萬縣，轟擊南京，轟擊江陰；所以他們派遣海陸軍到中國的意義，是到殖民地來的。』(見二月二日時事新報學燈)這幾句話說得很對；然而英軍司令鄧凱回國時，中國官張定藩和他交換像片，中國資本家虞洽卿馮少山葉惠鈞等親到碼頭歡送，這是何等馴服的殖民地奴隸！(撤翁)

第三國際之野心？

世界新聞社據美報載莫斯科通訊：「第三國際決議：

(一)對於凡擬派軍隊至中國之各國，煽動其婦女兒童在鐵路車站及船塢等處爲示威運動；(二)對於凡駐有軍隊在中國之各國，煽動其婦女兒童及殘廢兵士在國會及政府之前爲示威運動。」時事新報謂此爲「第三國際之新野心」。如此說來，必須第三國際煽動各國派軍隊駐中國，才算是他們對於中國之友誼。

(撒翁)

呵，原來你們是革心黨！

鈕永建張之江提議：「自共黨亂政，遂發生打倒基督教等口號，……共黨宗旨在破壞道德，基督教重革心，遂爲共黨所仇視。今清黨之舉，正在進行，最近更有清去共黨理論進一步之辦法，似該項打倒基督教之口號，自應及早取消，以免爲共黨所欺惑（汪精衛李石曾吳稚暉聽者！），并以仰慰先總理信仰之誠。」是的不錯，孫中山

我們的死者

不但是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照戴季陶說，還是一位信仰禮教的聖人之徒。是的不錯，唯物史觀的共黨，不但反對基督教，并且要打倒一切唯心的反科學的反物質文明的教派，如孔教、佛教、道教、陰陽五行家、同善社、悟善社等等；唯心史觀的國民黨，必須把共黨這些理論澈底清去，才免得爲共黨所欺惑呀。

(撒翁)

太好了！

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鮑羅庭對我們一位同志說：「你看我爲國民黨起草的黨章好不好？」這位同志答道：「好，可惜太好了！」過了二年，鮑羅庭才懂了這句話的意思。現在國民黨黨務審查會所擬整飭黨紀方法提案十三條，仍舊是太好了。以軍閥豪紳官僚政客大小資產階級分子所湊合的黨，而鈔襲共產黨嚴肅的辦法，在事實上如何行得通？事實上行不通的章程議案，終是一張廢紙。

(撒翁)

悼我們的戰士——陸鐵強

甫才

無產階級的先鋒；我們的戰鬥員，陸鐵強同志，在去年的秋收暴動中，他領導海門的農民，為澈底的實現土地革命而與反動派宣戰。他英勇地領着幾百個徒手的農民與反動派的武裝軍警作戰，當着軍警開槍掃射打死了四個勇敢的農民，羣衆在潰散的時候，他還毫不畏縮地同反動派作殊死戰。結果，被反動派捉了去不到幾個鐘頭，給豪紳資產階級的劊子手，海門縣知事施述之所槍斃了！當審訊他的時候，他不但沒有抵賴，他並且很爽快的把施述之痛罵了一頓，尤其是很光榮的承認他是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在革命的鬥爭，這樣緊張的當兒，我們失掉這樣一個勇敢的戰士，這是我們黨的損失！無產階級的不幸！但是反動派呢？不過表示他臨死的掙扎！快要滅亡的恐慌罷了！誠如他們所宣佈的罪狀上說：「……該犯黨徒密佈，若不迅予槍決，恐生意外變動……」不錯！

若不迅予槍決，恐生意外變動！但是，現在你們已經迅予槍決了，你們以為意外變動可沒有了嗎？你們慢得意着，每個農民的報仇是不會忘記的，更大的更劇烈的意外變動，不久就要在你們的面前開映了啊！你們準備好了你們的狗命，來到陸鐵強烈士的面前去請罪吧！

陸鐵強同志是我們黨的一個最忠實勇敢的同志，他在民國十三年即獻身於革命，他從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後；曾在崇明縣領過一萬幾千佃農的減租運動，在孫傳芳的刀槍之下，經他的勇往直前的奮鬥而得了勝利，因此崇明的農民，視他如慈母，他在崇明即因此而不能立足，被反動派通緝而逃上海，在上海做了幾個月的工作，於不久以前才到海門去的。他到海門的時候還不久，即遭槍斃！現在他的身體雖然死了，但是他的精神却永久在崇明海門幾十萬農民的腦海裏活着！幾十萬農民的復仇的鬥爭，快要爆發了啊！鐵強同志以及死難的幾個農友！你們放心吧！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民黨大出棺材

最近國民黨的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開完了。這次會議是在「共同一致反對共產黨，同心協力剷除共產黨的理論」的旗幟之下開的。其實國民黨的反共，差不多已經有一年，即使不開這會，帝國主義和舊軍閥也早已認清了「國民黨與北方政府已能一致反赤」，而且字林西報更是稱讚國民黨和蔣介石比張作霖和帝國主義者自己，還要「反共得力」。我們早已說過：「能一致的早已一致了，不能一致的始終不能一致，所以國民黨的中央全會開成與否，完全是一樣」。屠殺民衆壓迫工農，這是國民黨各派都是一致的，從蔣介石到閻錫山，從鄒魯到汪精衛，都是先後一致；爭權奪利互相爭奪的戰機。國民黨從不能一致的，不但廣西派和蔣派馮派等不能一致，而且各派之內也是隱蔽着互相爭奪的戰機。國民黨從去年三月到現在，已經殺了十萬以上的工農，數十萬的兵士，他早就死了，早就腐爛得臭了，最近的中央會議不過是更公開的綜合一切反動政策，背叛革命混戰殃民出賣中國的行動，而建立一個純粹純粹的反革命的國民黨的理論組織和政制。國民黨的屍身爛得發臭，爛得乾乾淨淨，只剩下一副骷髏，如今開此次會議，便是替國民黨大出棺材，將這副尸屍再大大的裝紮起來，在民衆面前陳列一下罷了。

國民黨各派軍閥的衝突與混戰仍舊存在着。他的中央會議開成了，是否便真能講甚麼黨權和統一呢？決不能的。不但不能，這次會議的議決，更明顯的規定了新軍閥的封建制，或者也可以稱爲國民黨的封建制。這次會議在政制上的決定是：（一）選舉了一個國民政府委員會，這一政府委員會的名單

之內，包含了國民黨的一切軍閥政客巨頭，彷彿是各派各軍的聯立政府。他的常務委員會以譚延闓爲主席。但是政府委員會之外，還有一個軍事委員會，其中也包含着各派各系的軍閥首領，常務委員會以總司令蔣介石爲主席。實際上，這一南京政府的實權是屬於蔣介石，他的權力不過限於浙閩等省。封建諸侯之上的天子，本來只有這樣的景象。（二）因此，這次會議又決定正式設立四個政治委員會分會：一、廣州的政治分會管廣東廣西；二、武漢的管湖北湖南；三、開封的管河南陝西甘肅；四、太原的管山西綏遠察哈爾。這是承認李濟，程潛，馮玉祥，閻錫山的割據權。這些新軍閥巨頭，就是吳佩孚張作霖之下以前所有的巡閱使，所謂國民革命軍的軍長，就是以前的督軍。中國式的軍閥封建制，這次得以孫中山的國民黨印璽與以正式的分封，實在不勝榮幸之至了。

國民黨屠殺工農，替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出力，已經是很久了。這次會議，更要公開的很堅決很「不妥協」的將一切階級鬥爭的或有階級鬥爭嫌疑的組織方法及宣傳口號，完全取消。這次國民黨的宣言上，連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詞句，都沒有了。打倒土豪劣紳地主貪官污吏的口號，自然更是共產嫌疑的口號，一概取消了。他們的組織，更是取消一切工農商青年婦女各部，只留組織和宣傳兩部，添了一個訓練部。不但如此，原提案的民衆運動委員會，也改了民衆訓練委員會。這是因爲照國民黨說來，只有軍閥黨閥可以活動（如殺人抽捐爭地盤等等的活動），至於一般民衆是不准活動的，所以運動兩字和民衆兩字聯在一起，就也有共產嫌疑了。民衆是不配運動的，只配國民黨訓練鞭策的。工人農民部之存在，既然認爲足以挑撥階級鬥爭，工會農民協會的存在，自然更應當取消，所以會中也有人提議了

。——欺騙工農的假工會假農民協會也想取消了！

謝謝你國民黨，從此以後工農民衆對於你的本相看得更清楚而明顯了。帝國主義和豪紳資產階級也必定會更加信任你了。

國民黨爲要更加堅定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信念起見，所以叫反共有功最早的戴季陶起草宣言。

這宣言之中開宗明義的一句，便是：「前後三年之間，吾黨同志或以思想或以行動而與共產黨鬥爭者，不知凡幾，雖已經無數之困苦與艱辛，分崩離拆，而其結果則復歸於共同。」這是國民黨各派馮自由，戴季陶，蔣介石……唐生智，汪精衛等的紀功碑。國民黨是要用這種紀功碑去向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等討賞的。所以他鄭重的說明：歐洲大戰之後，「最悲慘之共產黨的暴力革命，遂發生……於是百年來受壓迫於帝國主義之亞洲民族間，亦受此強暴的赤色恐怖影響，各民族之崇高而偉大之革命的民族獨立文化復興民生發展之運動，在一時期中一部分之經過，往往失其正確健全之進展，而變爲革命的發狂。」孫中山聯俄聯共，接受共產黨所指示之組織方法及政綱口號等而改組國民黨，便是受赤化的影響，便是這種「發狂」「不正確」「不健全」；五卅前後的一切革命運動自然更是「革命的發狂」。如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宣言，對此不得不如此痛哭流涕的向帝國主義懺悔。他接着說：「第三國際所統治之共產主義的運動，在世界，尤其在東方被壓迫民族間，實爲民族獨立運動之大敵，而不容須臾緩其懲創者也。」說句直截痛快的話，便是蔣介石的「與列強一致反對第三國際」。中國的大敵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共產黨；不但如此，世界列國（帝國主義與東方民族）的唯一大敵都是共產黨。這個總意思是說：總是俄國

革命不好，俄國革命影響了中國民衆，甚至於國民黨也一時糊塗，大發其革命的狂，該死該死，從此之後我們國民黨再不革命了，我們悔悟了，請帝國主義等恕罪。國民黨宣言的總意是如此；他是：

（一）對封建軍閥說：我們國民黨並不主張平民應當取得政權，我們總理是「置重於政權與治權之分別，而最要的目的，在於建設有能力之政府。」國民黨的政權是指人民可以選舉等等而說，治權是說政府可以執行考試監察立法行政司法而說。人民是無智識的，是四萬萬阿斗似的昏蛋，治權一定完全要交給你們軍閥的，所以我們國民黨答應人民的民權主義是說說頑的，反正要有軍政訓政等名目，可以學宣統皇帝，推延九年九十年再立憲。你們軍閥是有治權的，只有你們能建立有能力的政府。你們放心罷，國民黨決不主張平民起來真正執政的（內政建設是如此）。

（二）對宗法社會說：我們國民黨現在主張一切婦女青年學生不准「參加政治鬥爭社會鬥爭」，我們是主張青年學生要關起門來讀聖賢之書，主張婦女只準做「博大慈祥之健全的女性」。一切守舊反動豪紳腐朽的人，你們放心罷，我們國民黨是注重壓制婦女青年的一切社會政治鬥爭的（教育建設是如此）。

（三）對豪紳資產階級說：中國經濟的破產恐慌及不能發展，並不是帝國主義侵略不好，並不是軍閥混戰不好，並不是國民黨政府苛捐雜稅不好，而是「共產黨徒利用人民生活困苦，專以煽動民間的經濟的階級鬥爭……於是幼稚之新興工業的生命，及最貧弱之農業生產的基礎，益陷於傾覆破產。」我們國民黨將要如何如何再行大大屠殺和壓榨，禁絕農工的階級鬥爭，以保護工商農業，從事經濟建設。你們可以完全相信國民黨了：你們要賺錢，國民黨替你們鎮壓工農共產黨是可以的，多殺幾萬幾千人，經濟

自然會發達了，工農會馴服的受剝削了，關稅自主廢除苛稅等等也就不怎麼重要了（經濟建設是如此）。

（四）對帝國主義說：我們國民黨雖說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我們是準備先行『生聚教訓』，然後『獨立自強』，『欲人以平等待我，亦無此不勞而獲之易事』。因此，我們決不學共產黨的手段，例如奪回漢口租界等等，你們放心罷。『生聚教訓獨立自強』，這都是三四十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公車上書，以及做總理孫中山絕未赤化時上書李鴻章的老話。這些老先生，如康梁等，是你們帝國主義老爺們所深知；不用共產黨的方法手段而用這些老輩先生的方法手段，是決不會十分侵犯你們，決不會立刻侵襲你們的。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三四十年，你們帝國主義不是至今還毫無損害麼？這便是證據。——西洋文明的帝國主義是愛科學的證據的，實在可以放心了：我們國民黨發咒不採共產黨手段了，饒了我們以前發狂的罪，相信我們罷，來和我們『信奉三民主義……且握有中國實際政權之中國國民黨合作』，那就天下太平了！

國民黨的中央會議的『偉大精神』便完全表現於此了。拿着這種招牌，要去『完成北伐』，北方工農是多謝多謝了。這種招牌，還說『絕非一部分的階級利益』，還想『全黨同志根本覺悟大同團結』，

——其實國民黨赤裸裸的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些階級（新軍閥）之中便包含着一切種種衝突！軍閥的混戰，在這會議後的公開割據局面之下，已經種着更深更複雜的禍根。而國民黨宣言說：『今日之痛苦犧牲，即他日之莊嚴燦爛』，——還是要工農民眾忍受『痛苦犧牲』而妄想豪紳資產階級建設甚麼『莊嚴燦爛』呵！

國民黨會議的大出棺材是完了，會議宣言的頭銜牌，也曾經公開寫着要工農民衆的痛苦犧牲，而保障軍閥封建宗法社會豪紳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莊嚴燦爛。

好罷，咱們看着，你們能不能保障罷！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暴動新年

綺園

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是中國舊歷的元旦，據說從這一天起，自個人以至全世界的氣運都忽然會轉過來的，只要看牠的屬肖如何。今年戊辰屬龍，中國特有的龍，總該是飛黃騰達之兆罷，何況在什麼古書上說，戊者茂也，辰者伸也，又不是十足茂盛伸舒之意麼？蔣介石登台拜將之後，還得了中央常委和軍事委員會兩顆主席的印，心滿意足地跑去鄭州會馮玉祥共商賣國大計了；張作霖坐鎮京華，新近運到的德商訂購五百多萬元的軍械，什麼步鎗馬槍機關槍坦克砲都齊全，也應眉開眼笑了；李濟琛一戰而敗張發奎軍，白崇禧南下湖南，西攻宜昌，想做成桂系的鄂湘桂粵四省割據的新局面，不久便可如願以償了；此外山西之閻籌備反攻，河南之馮渡河進展，大家均興高彩烈的幹他們自己飛黃騰達的勾當。但是，貧苦的工農兵士呵！這個年頭究竟還是『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的淒涼日子呵！去年已經過去，且休提起，可是今年呢？我們應該怎樣做？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目的，我們的出路在我們的面前，只需要我們走。踏着沿途的碎玻璃片和荊棘走上光明的前途！站着麼，荊棘生長起來包圍你；退後麼，後面仍然是碎玻璃片和荊棘！我們除了跑向前，簡直沒得旁的路！前面的燈是光明，前面的聲是暴動，前面招展着的是鐮刀斧頭的紅色國際旗！戊辰戊辰！你是暴動『飛黃騰達』的一年麼？你是暴動『茂盛伸舒』的一年麼？請聽聽新年內四面八方暴動的爆竹聲！

這洪亮而堅實的鞭炮聲，從西南角響起來了。登晒台一望，遠遠地看見個葫蘆形似的綠波，這是鄱陽湖。呵！這不是朱培德王均朱世貴楊池生一班國民黨忠實武裝同志的封殖民地江西省嗎？不錯，聲就在這裏。此地有名的土著李烈鈞會說，江西的民風淳樸有古風，一向循規蹈矩，共產黨來了纔壞。原來『人心』或者『民風』這樣容易變壞的，想來變好也一定不難。去年的江西真算得岑寂，湘鄂粵贛四省秋收暴動的成績，江西算頂壞，可是現在『好』起來了，這都是因為你們那班大老官壞得太不成樣的緣故呵！除夕前一日，江西軍閥御用機關省

黨部一班小走狗爲博主人歡心，特意辦個「反共宣傳週刊」，組織「反共演講宣傳隊」，更在新舞台開什麼「反共游藝會」。不意在他們「反共」熱烈之際，竟有共產黨徒散發「打倒國民黨過年」的標語，並且，在省黨部市黨部電燈公司電話公司都有共產黨徒拋擲炸彈，嚇得一班小走狗屁滾尿流，面無人色。這就是所謂暴動的爆竹聲了嗎？並不。這不過是幾聲金錢炮而已。

贛西的永豐縣，在夏歷元旦黎明時候被四鄉的農民分三路圍攻縣城。他們頸圍紅布，手持快槍烏槍或梭標，很勇敢的撲攻該縣反動的政治中心。因爲城中有了戒備，激戰數小時沒有攻破，即退回藤田一帶幹土地革命。那位涂爾蒼縣長已經於農軍來攻時攜印跑了。永豐的西南爲萬安縣，該縣城在去年二月已經被江西工農革命軍佔領，組織蘇維埃政府。有槍六七百枝，自南昌至贛州的交通，爲之斷絕。萬安稍東爲泰和再向西便是遂川永新蓮花萍鄉數縣，和湖南的醴陵瀏陽交界，醴陵瀏陽又是湖南農民運動最好的地方，自然受了很大的影響，況且萍縣安源的工人向爲中國革命的急先鋒，所以這些地方的民衆

，覺悟比較早，幹起來也格外有勁。萍鄉農民去年圍城三次，暴動不知多少次。土豪劣紳，聞風胆落。最近這幾縣實在已打成一片，成爲贛西的工人農民世界了。甚至於駐上栗市的靖衛團第一隊也表同情於共黨，實行兵變，得槍數十枝，增加不少力量。可知反革命的軍閥養兵自衛，結果是替自己挖墳穴，養兵愈多，墳穴就愈深，死期也愈迫近。同時證明兵士們只要有機會，便不甘爲軍閥當炮灰呵！萍鄉上去便是銅鼓和修水兩縣。修水

東隣爲永修，均屬贛北。去年七月間湖南平江的農軍曾一度退銅鼓，影響很大；修水永修是一年到晚被過往如織的軍隊所騷擾，所以農民都能夠起來。

贛東呢？各縣暴動的形勢很好，弋陽橫峯兩縣已於去年底實行抗債暴動。弋陽的農民說：「年節近了，大家都沒錢用，還要受土豪盤剝，我們大家團結起來，把各人所欠的債，要求債主將借契焚燬，就算平了債了。」農民的和平要求果能達到麼？不！結果必定是暴動，要不然則只有停止抵抗，好好地還錢。暴動開始時，馬上被鎮壓，債主們從縣裏請了一隊兵來。這枝軍隊的兵

士真好！他們到了，問道：『衆人所爲何事？』農民答道：『我們係無產階級，現要各債主將已放的債完全平了，並要把他家裏的稻子分給我們大家吃。』兵士聞說，答道：『你們既然爲平債起見，我們隊伍就不干涉你們吧。』聰明的兵士們，他們何嘗不是滿身逃債才出來當兵，有弋陽農民的好辦法，倘若干涉，不是連自己也毀了嗎？

贛北黃老門馬迴嶺的農民自動的起來，二月一日搗毀南潯鐵路，擊斃護路警察，焚燒豪紳住宅，佔據車站，反動軍隊未如之何。贛南的定南，聞一度爲農民佔領縣城。即離南昌三十里之萬舍鎮農民亦起騷動，繳去靖衛團槍枝十餘桿。總之，江西已不是朱培德王均所獨有的江西了。他們只能霸踞住省城和幾個重要的城市，以便於盤剝搜括。鄉村之中農民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或者受共產黨澈底的政策影響而自動爆發。故此，農民一起來就有土地革命的意義。江西現在完全是農民暴動的江西呵！

再向南望便看見曾經建立了三天蘇維埃政府的廣東了

這裏暴動的鞭炮依然轟轟烈烈的響。東江海陸豐的工農兵士們，正在『小莫斯科』過其紅色的新年。二月一日東江工農革命軍分途出發，爲附近各縣農民聲援。一路由第二區趨普寧揭陽果隴；一路由五區從橋柱趨潮陽。揭陽棉湖，潮陽內山與普寧交界之地，已入赤色版圖。普寧縣城二十里之外各鄉，一切政權歸了農民協會。陸豐的農民革命影響到惠來，迫近汕頭。五華紫金的農民暴動都是蓬蓬勃勃的。潮安澄海和汕頭市郊的農民掘鐵路斷電線破壞交通，游擊式的襲攻土豪劣紳所窩聚的城鎮，出沒無常的騷擾，反動軍隊只能夠集中汕頭及縣城，不敢分散下鄉。李濟琛天天說劃平東江共黨，但是那裏有把握？只怕東江的『共黨』未除，他又作第二次的滾蛋呵！不獨東江如此，自廣州以北，由花縣清遠英德曲江仁化樂昌至始興南雄各縣的農民，都在磨拳擦掌，到時候自然會來的，用不着請。一月十三日坪石——與湖南宜章交界，爲湘南粵北豪紳的大本營，他們恃有軍匪不分的胡鳳璋作保鏢——不是被工農革命軍攻破了嗎？幹完了事，走了，二月三日又再來一次。師長胡鳳璋（從

前是游擊司令，大概總升了師長了）只存二三百桿槍。

他既不能自保，那麼，安居在治下的湘粵豪紳自然要吃點虧，據時事新報說殺了約二千人，大概未必有這許多，不過想駭黨國先生們的聽聞罷了。然而工農革命軍沒有為他們安排魚翅席，總是千真萬確的。說到瓊崖，那是四面皆海的島，他幾乎與海陸豐一樣，農民是直接幹起來了而且還得了幾個縣城，建立文昌瓊東樂會萬寧陵水瓊山儋縣各地的蘇維埃政府。豪紳資產階級的記者不禁喟然歎曰：『若政府不迅派大軍往剿，恐瓊崖百萬生靈縱不至無焦類；或將為環境所迫，挺而走險，甘與共黨為伍，則影響更非淺鮮云。』他們不是怕百萬生靈將無焦類，實在擔心其『甘與共黨為伍』也。至於西江，則有三年鬥爭經驗的廣寧農民已經自動的沒收租穀，制止收租，肅清了第二第五兩區的豪紳，大規模的行動就在最近的將來。高要封川德慶開建鬱南羅定四會各縣農民都有相當的基礎。南路更不用說，由高雷以至欽廉的民衆，真是苦到難以形容，他們不當兵就做賊，耕田差不多等於副業，各人心中積蓄着一把暴動的火，只要把引子一燃，這串爆竹

一定響而且亮的。甚至於附近廣州的各縣如寶安東莞南海順德番禺增城新會中山等，這裏的農民要求得到什麼呢？四件事：一是收稅官的頭；二是民團的槍；三是交給地主的租；四是還借主的債。

把廣東的視線稍偏北一點，洞庭湖的水又在眼中蕩漾了。湖南從馬夜事變直到最近，不知經過多少次搜殺。什麼挨戶團，五家聯保各種把戲都是此家創製。目前桂記的征湘軍和唐蔣合夥的湘軍十幾萬大兵在那裏廝殺，一方面雖然廝殺，一方面又如兄弟般的同心合力對付工農和共產黨。無論那個來那個去都是敵人。湖南的暴動潮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衰落了罷？然而，有眼睛的人看呵！一月十日株萍鐵路的客貨車在姚站附近被工農革命軍扣留檢查了；同時醴陵縣城又被圍攻，瀏陽攸縣等地之交通線，盡被破壞；駐零陵第十七軍第二旅第三營十二連士兵，於一月二日赴南鄉五里牌一帶圍搜共黨時，反同情於共黨。到達之夜，索餉譁變，將連長連附都槍斃了。這件事又給一般的兵士們一個好榜樣！湘西湘南各縣情形更不壞。誰說湖南的暴動潮衰落了罷？

把頭向右移，向着將落的太陽，看見壯闊的長江蜿蜒的流着，這不是去年與南京對峙的中心湖北嗎？這個地方曾經給大偉人做過不少翻雲覆雨的偉大事：他們反蔣反軍，反蔣反共，聯甯分共，聯蔣分寧，如今到白崇禧手，又是反蔣的根據了，反共更不待說。然而，這地的工農貧民呢？他們自去年秋收暴動開始到現在，還是無間斷的起來暴動。鄂中漢川繁馬口農民，於二月一日佔該鎮，連日在附近各鄉村實行土地革命，搜殺豪紳地主，沒收財產租穀，全縣震動。同日鄂東黃岡縣農民二千餘人攻圍風鎮，與該處圍防戰數小時，敵援至，退迴龍山。縣城連日將西南北三門緊閉，僅開東門出入，與其說是防備，毋寧說是慌張得可憐。鄂北棗陽農民暴動正開展，由西鄉土鋪南至熊集梁集王集，又南至吳家店烏金店，北至吉河鹿鎮皆屬農民勢力範圍。最近計劃撲城，與樊鍾秀軍戰，擊斃該縣縣長余花樓及團附一名。附近京漢路的應山縣農民千餘人亦於一月廿一夜攻城，未下。鄂西當陽之瓦倉區去年經過暴動，農民被土劣殘殺不少，凡稍有嫌疑之農民，均流離失所，最近農民千餘突然起來，圍困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七期

所謂士紳之家，把幾個著名的土劣汪贊廷熊賢杰等殺了。城區因為徵稅員勒索浮收，激動整千的農民公憤，幾乎在縣城裏鬧起亂子。慈化區的牙帖委員，向各花行糧食行多方勒索，適當日為熱場（雙日為熱場，單日為冷場），趕場的異常擁擠，有一個文姓的農民向羣衆高呼一句「打倒貪官汚吏」口號，羣衆馬上便動手，這位委員老爺看勢頭不好，立時飛遁。清溪區公安局長素為民衆不滿，事前牆壁間發現「槍斃公安局長」標語，一月九日果有農民數百人擁至局內，把局長先生從床上拖下，打到頭破血流，奄奄待斃。這些地方都是羣衆自動手起來，不用什麼囑咐的。暴動到處都有可能。

由湖北應山再上，過了武勝關便是河南。已經到基督將軍馮玉祥的汎地了。京漢路經過將近河南邊境應山縣屬的東篋店，二月一日被該地的工農革命軍攻下，砍斷電線，把正副站長殺了，並且還出有佈告：「窮苦農工真造孽，一生到老受壓迫；過的生活像牛馬，自己做的別人得。我們現在覺悟了，團結起來要努力，貪官汚吏殺乾淨，土豪劣紳將根滅！土地財產盡歸公，不完租稅不送

五五一

節！組織農工兵政府，無產階級大團結。高舉鐮刀斧頭旗，共產成功在旦夕。」從信陽起遍地都看見紅槍會的標幟，河南的紅槍會是中外馳名的，他們反對張作霖，也反對馮玉祥，倘若能依據槍會羣衆本身之利益發展鬥爭，使他走入正軌，澈底的實行抗稅與剷除豪紳，擁護槍會羣衆本身利益的鬥爭，可以創造一個獨立的暴動局面。

河南迤北赫然在目的爲「模範省」山西。現在給戰霧遮蓋，隱約中看不見什麼。只聽聞人民慘怛號泣的呼聲。在太原新年的遊藝會中爆發了一聲炸彈，據說是共產黨徒所爲，確否待查，但到底不是閻錫山自己放的。就算不是共產黨，也必定是準共產黨了罷。

把頭掉回東邊，看見張大帥治下的直隸與山東。北風凜冽，到處荒涼，滿目都是飢荒與屍骸。所聞的不外忍受着壓迫的呻吟，然而，有許多已經站起來了，他們要幹些什麼，不久事實先生會告訴我們。

再向東北，農民暴動的烈燄騰空直上，奉天東部通化臨江各屬，西部熱河邊境，都已鬧得震天價響了。吉林長春二道溝頭道溝各屬也會發現元旦暴動的計劃。

不要看遠的，眼前的三數省（浙江安徽江蘇）不也震動得很利害嗎？不但前兩月無錫宜興崇明清浦松江金山等縣，徐海淮揚各區有過暴動，即現在蘇州鎮江無錫揚州江陰松江（楓涇）崇明嘉善嘉定丹陽各處那裏沒有農民暴動的活躍？

我們相信，這個年剛開始已經如此蔚然大觀，他必定是各省各地的農民暴動「飛黃騰達」「茂盛伸舒」的一年。全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將在共產黨的領導或影響底下，做成全國總暴動的局勢，推翻一切中外南北反革命的勢力，確樹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

二月十日

最近之日禍

綺園

廣東暴動霹靂一聲開始，全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與及東西的帝國主義者都氣得發狂。這樣的鬥爭，他們知道，已經到了「既生瑜何生亮」的有你便沒有我的時候了。然而他們有什麼辦法呢？無上的法寶便是殺。不錯，殺是最直接了當而且爽快的方法。只要明晃晃的鋼

刀一閃，圓滾滾的頭便像萍果離了枝一般的掉下來，從這一剎那起，那位被殺的可永遠不能爲患了。因爲死屍，除了殭屍之外，是不能暴動的，所以如要消弭暴動，最根本的就是把所有一切要暴動的人們都變成了死屍，那末，除了殺之外，可有別的方法麼？沒有。於是乎國民黨的不論長衫和武裝的忠實同志，異口同一致的喊道：『消滅中國共產黨唯一的手段，祇有見一個殺一個，人殺完了，黨也自然消滅了。』然而且慢，如果靠殺人能夠維持『黨國』，則現在的天下恐怕還是張獻忠的，輪不到黨國先生們。讀過歷史的人，曉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也不能挽救滿清危亡之運呵！已往的事實還多得很。然而國民黨祇能夠殺了，此外不能夠有比殺還好的方策。他們爲搶地盤爭權利，甲打乙，乙打丙，丙又打甲的，無時無候的混戰，拚命的抽剝窮民，加鹽稅，抽畝捐，預征錢糧和極毛細的徵收。這樣下去，大概總有捐到便壘和精蟲的一天罷。他們把所有的工農貧民趕上『葫蘆谷』塔截兩頭，挑選那不覺悟的壯丁去替他們當炮灰，又挑選覺悟的男女老幼去充他們刀下之鬼。這是黨國先生們救國

的大計，就是張作霖孫傳芳們異常佩服的。所以他們奪回廣州，三日便殺了五千七百多人。他們很得意的通電告捷，表彰這樣殺人的偉烈豐。可是浙江的官憲還把這件偉大事業推在被殺者的共產黨身上。他說：『此次廣州之變，廣州全市被焚舖戶約三千間，被殺市民六千以上，而流離失所無地自存者達十萬人』（特種刑事法庭槍決共黨時之罪狀）。或者是黨國先生們另外的一種聰明過人的地方。廣東暴動的巨浪衝破了反動階級最後的根基，他的波動普達到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白雲山頂上高舉着『這樣做』的赤旗，照耀着全國工農兵士貧民前進的大路。在殘酷白色恐怖之下以爲沒有辦法的找到辦法了，懷疑的堅決了，畏怯的也勇敢了，隱藏着的都起來了，有許多地方沒有共產黨的組織的也自動手來幹了。全國的革命潮又洶湧澎湃奔騰。地主豪紳資產階級慌張到手足無措，真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頭昏腦脹的見了人就砍，瘋狗一般亂咬。當然，共產黨員日夕在戰線上，受的危難自必較多；而無辜被戮的又不知多少。你看，李漢俊詹大悲林可彝危誥生這一類反共先覺不是插着共產

首領的令旗押赴法場了嗎？不過遇非其主，委實枉也冤哉。這僅是全豹的一斑，而也可想見白色恐怖之心血不調，魂不守舍的狀態了。湖北之武漢，廣東之廣州，山西之太原，江西之南昌，福建之福州，江蘇之上海南京，湖南之長沙，雲南之昆明，浙江之杭州，奉天之瀋陽，吉林之長春，所有南北軍閥宰制下各省之省會和大的城市，在舊曆年關內，同時宣佈特別戒嚴，大搜大索，無法無天。因為他們接到了不知那裏來的警告，謂各地共產黨將在元旦前後實行全國暴動云。大批的屠殺又開始了。我們的死者呵！你們又踐踏着廣州五千七百人的血跡，繼續做了革命犧牲了。然而你們是有慰藉的！你們的血是灌溉革命的甘露，你們的肉是培養革命的春泥！革命之花怒放，革命之寶壘疊的時候，你們呢，是可以得到慰藉了罷。我們對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仇恨將更加深，羣衆對於革命的要求將更加切。我們將以堅苦的奮鬥來替一切爲革命而死的烈士復仇！忘記麼？不會的。爲觸目起見，且把最近結賬記在下面：

（一）湖北 武漢自去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今年一月四

日止，槍決的共二十六名，此僅在漢口殺的，其在武昌方面執行的不在內。至先後武漢兩處所捕人數，原有四百五十名，除保釋及槍決者外，在押的仍有百七十餘名。此後殺得更殘酷：八日至十四日在武漢中學，第三小學，白沙洲，在街上派傳單的，由黃安到漢的共捕四十七人，立即槍決者有楊震芳白權營劉鴻軒王寶林等七名。二十日槍決五批共三十名，內有五名爲印刷工人，五名爲申新紗廠工人。『二十一日續槍決大批共黨多名』，『二十七日午槍決共黨楊樹三一名』，『在製船廠捕獲共黨嫌疑犯三十餘名』，『二十七日衛戍司令部在三處搜捕共產黨員一百二十餘名』，『二十九日午槍決共黨方執中江濤耿顯聲張月亭四名、震寰紗廠案，被捕男女二十三人，前已訊明爲共黨，槍決九名』，『三十一早槍決共黨黃聯保一名』，『二月一日拿獲共黨劉景榮等二十三名，槍決孝感縣共黨張松明一名』，『四日槍決共黨朱德祥田明亮黃金山三名』。各報上均大書特書：『武漢共黨多名正法』，『武漢捕殺大批共匪』，以自鳴得意。

（二）湖南最近被捕殺的有王一飛李子麒黃鰲向振其

羅月梅陳章吳昌璧宋覺張村人周樹人皮季良王錫禎張季立劉則康林澤生凌範熙蕭桂林王松林董元海李桂生魯春生周壽華陳鶴銘蔡伯勤魏振立蔡襲氏男女共二十六人。

(三)江蘇松江楓涇一月二十六日槍決吳子軒陸龍飛二名，十六在浦東益中機器廠拘獲共產嫌疑者七名，無錫捕獲周耀章一名，蘇州二月四日破獲王无塵徐維明顏正卿等十五人。

(四)廣東「除夕在龍眼洞搜獲共黨四十餘人，均有作亂符號，并起出大幫槍械，即押回省城，下午在東較場槍決。又在太平南路獲四十二人，在七十二行商報拘印工四人」(二十五香港電)。「一月二十八日公安局槍決楊銘初等共黨二十七名」(即日港電)。公安局嚴禁私設工會，查出以附亂機關論。「二十七日派隊圍搜玻璃工會拘百十四人。」三十一日提出共黨隊長曾國鈞等二人，押赴泉崗槍決。「四日在西關捕獲前廣州蘇維埃勞動委員周文雍及其妻陳映萍，六日槍決」。一連十數日在市內和四郊大肆搜捕，總計被指為共黨因而被捕者不下五百人，內中以工人和市郊農民為多，大都不經審訊

，隨意槍殺。

(五)江西一月二十七日鎗決余聯早楊達二名，並搜捕青年學生多人。

(六)安徽蕪湖一月二十七日捕獲男女共產嫌疑者三十六名。

(七)福建之福州龍岩廈門均施行搜捕，拘獲多人。

(八)雲南「駐滇法國領事探得共黨將於一月十五日暴動，奪取雲南政權，因通告政府注意，以免僑民受驚。

……戒嚴司令部因大加搜捕，各城門各街皆派武裝兵駐守，每門被捕者不下數十人。省教育會為該黨公開宣傳機關，亦由戒嚴司令部封鎖，該會中之省黨部執委，中小學教員，男女學生，勞動階級，捕去者數百人。一時剪髮女子，服中山裝及學生服之青年，絕跡於街中。此驚天動地如廣州暴動之計劃，遂完全失敗，而逮捕諸人中，一大部分聞均將處決云」(二月五日時事新報)。

(九)浙江一月二十日槍斃「胆大惡極，罪無可追」的共產黨潘永標張農史學章徐進仁鄭桐錢獨罕董子興等七名，這已經是第四批。二月八日第五批又槍決了「甘心

從逆，罪狀昭著』的張秋人葉天底趙晉先沈似蓮馬東林五名。

(十)奉天軍隊圍勦通化大刀會，燒數村莊，凡男女年十二歲以上者皆殺。

更有湖南的省黨部『以共產黨如此猖獗，主張以後捕獲共黨，於處決以前，須要嚴刑審訊……惟以後處決共黨，祇准槍斃，不得再用斬刑，以符國民政府法令』。省政府自然加獎這班小狗體貼入微，其意在我們看來，斬決與槍斃，並不覺得那種苦楚些。他們不過想在未處決以前，嚴刑審訊而已，這大概有符國民政府之法令罷。不用你們上條陳，各地都早已經照辦了。但是說了，則你們那生番野獸的尊容更活躍顯露了。這些話，你們國民政府的大委員是斷斷不會說的。

夠了夠了，我這篇短文既然不是統計調查的料材，只就俯拾即是的日常報紙所記載的隨便寫下來，將來替各地的烈士列表編年的當另有其人，不過即只如此，也便很夠了呵！不，還有，最近所謂萬國紅十字會拒絕賑濟直魯九百萬啼飢號寒的餓殍，說是『只因人事，並非天災』所

以這個國際慈善團體，竟不悲天憫人，就憑上帝譴責這些貧苦難民了。帝國主義者的白色恐怖，比國內軍閥未必遜色的。這筆賬也可附加在上面。

南北軍閥們屠殺政策的心理，不外一面要證明他們善於殺人，請帝國主義者放心，加以信任，不要說他們沒本事；一面也老實想把全國工農的革命鎮壓下去，因為吳老狗似乎說過，共產黨是怕死的。固然，帝國主義者眼看見他們的奴才如此起勁，用不着自己動手，何樂而不領情？至於共產黨，那些危害『黨國』的暴徒，是怕死的麼？據黨國先生們御用的言論機關所載：南昌衛戍司令部提出永修縣共產黨徒余聯早同志槍決時，沿途叫跳如雷，大呼共產黨口號。一月十四日槍決共黨楊達同志，係一年十七八歲之學生，沿途暴跳，大呼打倒朱培德王均口號。江蘇松江吳子軒同志於槍決時，起立高呼『諸位，我是為中國共產黨死的』，正欲有所表示，而無情之鎗彈已入其腦海。廣州周文雍同志被訊時，『以口供未能盡其所欲言，轉索紙筆自述加入共產黨與共黨暴動之經過事略，耗時半日，洋洋萬言，文字頗佳，且無懼色。這種臨

難不苟，從容就義的神情，是每個共產黨員都具有的。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羣衆是不怕死的。共產黨是工農兵士貧民的先鋒，他領導着全國以至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向統治階級直接革命，奪取政權。羣衆不畏死，共產黨徒奈何畏死！白色恐怖徒然的激起廣大羣衆的憤怒，無論誰都不能被威嚇倒的！共產黨不但具有嚴密的組織，鐵一般的紀律，救世的主義，深入的宣傳，堅決的主張，適合環境的策略；並且他站在貧苦羣衆的前頭，每個黨員充滿了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白色恐怖的對面就是紅色恐怖呵！「恐不赤，血染之歟？」的吳老狗！你以為共產黨是可以殺得盡的麼？「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到時候，不要以為叩頭如搗蒜，便可以饒你們的狗命！

二月十一日

所謂第三黨

弛安

據說近來廣東有所謂第三黨的組織，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外另樹一幟的第三黨。他的名稱叫做「大同黨」。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七期

這倒是一個國粹名字，我其初以為是康有為的徒子徒孫玩的把戲，因為康有為曾著過一本大同書；但是孫中山也錄寫過一篇禮運大同的墨寶，那麼，與國民黨又似乎不無關係，大概是辛亥俱樂部的變相罷。誰知都不是，傳聞內部竟有些「共產分子」在那裏主持，而且我也被推為發起人之一。這真令我慚愧到無地自容，承他們錯愛，把黃袍加在我身上，然而我却等於無妄天災。也許他們以為我在國民黨內充當苦力有年，中機會主義毒害一定很深，頗有做他們發起人的資格罷。

原來所謂第三黨，依然是漢口的憧憬作怪。當湖南馬夜事變之後，唐生智許克祥顯然代表了豪紳地主階級，跟住蔣介石的後塵叛變了；國民黨的領袖汪精衛孫科等輩，也慌忙丟了革命的舵，拽起重帆趁着反動的風，向下流駛去，武漢與南京已經是同途同歸了。於是乎當時尚有一點革命意志的國民黨所謂左派們，如鄧演達，看見國民黨已陷於淪亡，而共產黨的政策又未免「過激」，他們在歧路上徬徨着，「第三黨」「第三黨」的幻像自然會起來。他們在腦子裏盤旋着這樣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都不

好，要另外創造一個不激不隨的第三黨來。在共產黨員方面，也有些富於妥協性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在這個機會主義發皇張大的時候，突然與國民黨翻臉，未免有點眷戀不捨，並且懷疑到本黨的政策過於左傾，於是第三黨的鬼魂也乘機而進。鄧演達代表了國民黨那一派，而譚平山則可為這些落後的共產黨員的代表。

第三黨完全是徘徊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游魂，他們既不贊成工農暴動，建設蘇維埃政權；同時也說要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屠殺政策。就是他們不代表豪紳資產階級，也不代表工農階級，祇想在兩大營壘血肉相搏的鬥爭中間作個調人。但是中國革命的前途，不是豪紳資產階級投降了帝國主義，變相的國際共管的形式統治中國；就是工農直接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其間並沒有迴旋餘地。第三黨的鼓吹者想另外替中國革命找條出路，其實這條出路祇在知識分子的腦子中存在着，實際上是沒有，而且是不能夠有的。或說他們可以代表小資產階級，實在何嘗可以。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潮流中，是隨波上下的，革命高漲時他可以跟着革命跑，反革命

勢盛時他也必然跟反革命跑，那個勢力大，他就受那個支配。他是沒有獨立性的，自然也沒有單獨代表他的政黨。從前國民黨之所謂左派，不顯然的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麼？結果是怎樣？他們不是一個一個跑向蔣介石跟前叩頭認罪麼？他們稍為得勢，不依然與豪紳資產階級的代表一樣的殘殺農工麼？他們不更無廉恥的向帝國主義吮癰舐痔的獻媚麼？今之所謂第三黨，也難逃此例。

你們沒有階級的立場，沒有羣衆的基礎，自然也沒有明確可行的政綱，黨名雖號大同，却混沌得可憐啊！然而據說已經有組織了，加入的是什麼人，照我推想：第一種是充滿了機會主義不能改變而被開除的CP或CY份子；第二種是畏懼革命怠工頹廢無形脫離的CP或CY份子；第三種是以國民黨真正左派自居怕革命也怕反革命鬱鬱不得志的人；第四種是口有千言胸無一策不會做事祇會批評的知識分子；還有第五種算是莫明其妙的人罷。這五種人合組一個以大同救世為宗旨的政黨，在革命進程中點綴點綴，也算得一件奇蹟了。可是我們相信這奇蹟不久就歸於消滅，大概歸化於反革命的國民黨，是不用說的。因

爲他們根性至少總是不革命。眼見廣大的工農羣衆鬥爭，殺戮豪紳，沒收土地，已使他們渾身發抖。尤其是在這一個直接革命時代，祇有一個代表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和一個代表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中間更找不出一個既不代表革命也不代表反革命的東西的，至於他們還要說些什麼贊成馬克思主義反對列寧主義的鬼話來欺人欺己，這真是倒羈的中國知識界才會說得出來啊！

舊曆新年中上海工人所受之壓迫

及其爭鬪

典琦

舊曆新年，正是資本家『開張發』的喜慶之時，同時又是工人階級愁悶憤恨的日子。爲什麼？因爲這時是資本家大批開除工友之期，凡是不大馴順的店員工人，飯碗是要打碎的。請看近日報紙紀載的零碎消息中，所報告的上海工人失業的事實：

先施永安新新三公司 被開除工友在三百人以上
醬業 被開除五百餘人
估衣業 被開除二百餘人

布爾塞維克 第十七期

南貨業

被開除二百餘人

藥業

被開除一百六七十人

米業

被開除一百餘人

布業

被開除者不知其數

達豐紗廠

其數目也未詳

煤炭業

數目未詳

絲光染織

數目未詳

金銀工會

被開除二十餘人

這還不過是那些工友比較能團結起來反抗資方提出復業的要求的，因此才震動了新聞記者之耳而入於我們之眼呢。其實同樣的事實必定還多着。

工友之失業除由於上述之開除外，還有資本家之停閉工廠。例如裕成布廠，鴻裕紡織廠，都是這樣的。鴻裕停工，工友失業者三千多人。

上海之外，如蕪湖大批開除店員；蘇州鐵機廠停閉七個，失業者無數；廣東『年初二』問題去年尙且鬧得『甚囂塵上』，今年，殺了五千七百餘革命工農以後，資本家更要利用此機會向工人進攻了。可以說工人店員的新年

五五九

到處是倒霉的了。

資本家爲什麼要如此的對付工人？一則是痛恨這些工人太沒有奴隸性質了，受一些兒壓迫剝削，常時要反抗起來。二則是從經濟上打算，一方面縮減工額，一方面增加貨價，當然更爲合算。這時上海店員之被開除者，其中如醬業估衣業南貨業布業先施等三公司等工會所屬，都是去年爲反抗資本家壓迫罷過工的，自然是資本家要報復的。

資本家的停閉工廠，每每託詞於營業不良，無力支持，萬不得已而停業，其實不然。如鴻裕紡織廠原有資本僅數萬元，現在增加到百多萬了，完全是無故歇業，故意害得工人失業的。

○ ○ ○
工人店員在如此的壓迫之下，失業的組織了失業團，在職的就組織了失業工友後援會，向廠主店主向工統會向市政府各方交涉，提出復工的要求，甚至如先施等三公司店員則向南京政府請願。但是這班刮民黨的狗東西，平日自吹其保障勞工利益的牛屎，每到一事發生，原形畢露

了；他們總是敷衍敷衍，騙騙工友們，如南京政府只答應派人來調解，特別市政府的農工商局則明定陰歷正月初二日資本家可以自由解雇工人，後來失業工人多了，吵鬧起來，就來辦什麼失業工人登記，開什麼調解的會議。他們的調解更豈有此理，農工商局提出來的辦法是資方完全容許勞方復工，但復工以後如有不合廠店定章或不稱職者，資方仍可任意開除；這裏明明說出緩兵之計，什麼『定章』『不稱職』，只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罷了。江蘇農工廳禁止資本家大批開除工人，其令文說：『誠恐一班工人，求死不得，流爲盜匪』，這完全只替資本家着想，假使一班工人坐以待斃，活活的餓死而不做盜匪，他就覺得沒有問題了。

國民黨的政府如是，他包辦的工統會，總算是掛了工會的招牌，爲欺騙工人起見，應當假裝代表工人來幹一幹吧？請看他們的辦法，也是只調解，只是登記失業工友以備介紹工作，絕不要工人爭鬥起來的。連各業工會，也因被工統會這班工賊搗亂弄得組織軟弱不能爭鬥，例如醬業工會委員不替失業會員解決問題反而不見失業會員的

面，委員簡直和羣衆離開了。國民黨這班工賊，還對工友們說：這只怪得共產黨叫你們罷工，和資本家搗亂，所以資本家要開除你們；革命是有點波浪，這也是工友們的波浪，將來國民黨總會要保障你們的生活的，不要着忙。這班刮民黨工賊簡直是資本家的走狗嘍！

在這樣形勢之下，也難怪戴季陶所認爲有仁愛性能的資本家，正得意洋洋嚴辭拒絕工友們的要求，毫不顧工友

們的死活了。

○ ○ ○ 失業工人的生活，其苦不待言，可是在職的工人，其生活是不是好呢？不！同樣的是苦，被資本家的壓迫剝削比前更甚。物價在新年是漲高了，而工價不能加。甚至於將去年雙方訂立的條件也不承認了。試看市府農工商局所發表的上海市一月份罷工統計報告：

業 別 原 因

參加人數 罷工日數

結 果

一、英美烟公司	資方加薪未以平等方法處置並拒納國稅更宜言暫時停工致釀風潮	九三〇〇	一〇九	廠方承納國稅並相當容納勞方所提條件於一月十八日正式復工
二、中國電氣製造廠	勞方提出要求條件未得廠方圓滿答覆	一〇三三	一六	該廠總經理回滬後宣布因生意清淡決意停業後經勞方要求故縮小範圍暫留一部分工人工作 由各機關調解於一月十二日雙方簽訂條約十三日復工
三、閩北廣幫雜貨業	爲要求改善待遇提出條件資方未能容納	五七二	三	一月十六日解決復工
四、閩北紅白木業	閩北區資方未照南市履行上年中秋雙方所訂條約	一〇〇	四	江灣吳淞真茹浦東洋涇等處醬店均參與一月十六日先行復工二十六日雙方正式簽訂條約
五、醬業	因未加入受和堂醬店不遵約履行勞方另行提出條件	五〇〇〇	六	一月十四日簽訂條約解決復工
六、閩北米業	資方不履行去年加薪條約勞方另行提出要求六項	二四〇	一	

七、南貨業

南區勞方提出五條件資方一再遷延釀成罷工後波及北區北區勞方另行提出四條

一二〇〇 四
南北區合計

一月九日先行復工十一日簽約時發生阻礙十三日簽訂條約

八、華洋布業第七分會

資方不履行去年八月所訂條約並逮捕工會代表

三〇〇 六

由呢絨洋布同益會在本局簽約允履行八月所訂條約一月十七日復工

九、華洋布業第五分會

資方不履行去年八月所訂條約
資方不履行去年六月十日所訂條約

尙未解決『註』其中資方加入呢絨洋布同益會者已解決尙在調查中

其中十分之六是爲着資方不履行去年所訂條約而起爭鬥。

這不是資本家向工人進攻的明顯證據嗎？這種進攻，不是清黨反共的成績嗎？不是刮民黨工賊當權時代的成績嗎？

最近還有幾件見於報紙的爭鬥。一是米業小車夫罷工。小車夫車子是自備的，照會是自捐的，每車工資每日不過三四百文。什麼市政府公用局又訂出小車規章來了，編號頭加印，領牌照，按月捐照，如因故暫停，下月還要補捐。小車夫在北市的要跑到南市領照，何等麻煩，小車夫每至春季要回鄉耕田的很多，若還要他於這時

期納捐，何等的不平！因此便於上月三十一日罷工了。一是青藍染工，因生活艱難，要求增加酒資，在酒資運動未成功之時，暫不開染。一是浦東大來棧職工，爲生活困難要求加薪而罷工。由這幾件工潮看來，可見工人生活是日益窮困了。這都是國民黨勾結資本家壓迫工人以來所造成的現象，然而他們還要口口聲聲『後方治安重要，請工人靜守秩序』。工友們難道甘心維持你們資本家階級的秩序，來延長自己的痛苦嗎？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馮玉祥到河南後之白色恐怖（鄭州通信）

嵩生

軍閥是工農的仇敵，同時工農亦是軍閥的死敵，工農欲求解放，打倒軍閥，乃係工農在重重壓迫下的一部極重要的鬥爭。

馮玉祥是一個軍閥，是一個兼地主和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殘酷軍閥。當然，這不是例外，馮玉祥之對於工農的仇視和屠殺，不會後於一般軍閥的。

馮玉祥自到河南後，河南的工農貧民，當然爲他唯一的剝削和屠殺的對象。現在將馮統治了河南以後的狀況，約略的敘述如下，以見河南白色恐怖之一斑。

(一) 屠殺工人之慘狀

真正民衆的運動，革命的情緒，處處足以使反動統治階級的恐懼危顛；換句話說，革命的民衆行動，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死敵和致命傷。所以反動勢力和民衆的革命運動，是勢不兩立的。反動的統治階級欲保持和鞏固其勢力起見，無疑義的對於民衆運動是絕對禁止的，雖然，民衆之革命行動是不能永久遏抑的。

馮玉祥自到河南後，在去年六月間他的第一個命令，

就是停止一切民衆團體的活動，派出御用的大批走狗，作什麼改組委員，將所有民衆團體，一切收歸在他的爪牙之手，以爲予取予奪的地步。當然，軍閥所視爲唯一洪水猛獸的工人組織，便完全被他摧毀解散了。但爲掩欺民衆和監視革命的工人起見，遂須出大批的工賊，來代替和佔據真正的工人組織和工會機關。對於熱心的工會的工人領袖，一概加以『共產黨』的頭銜，處以腰斬和槍決，而對於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即或殺或監，至少亦驅逐出境，使工人及其家屬，不是留落他鄉，就是變成奄奄待斃的餓夫。

但是，工人一方固然是最受壓迫最受痛苦的階級，另方却是最有覺悟最富革命性的革命戰士。對於馮玉祥這種嚴重壓迫和殘酷的手段，他們是不甘忍受的。他們只有在鬥爭中去找他們的出路，他們只有在堅決的奮鬥中去推翻他們的敵人，雖然他們受着極大的犧牲和苦痛，但是他們決不因此而減少他們的階級覺悟。

河南的工人，遂在軍閥馮玉祥的殘酷和嚴重的壓迫下開始鬥爭了，但是同時殘酷的軍閥馮玉祥亦開始他殘忍的

屠殺盡可能的施行白色恐怖了。

茲約略分述如下：

一、彰德紗廠 彰德紗廠的工人工資是最低微的，工人整日牛馬般的工作，他所得的工資，不過銅元數十枚罷了，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使他們因生活加倍的痛苦，而感覺到反抗資本家的要求，格外的加劇，因此工人的團結和反抗性，是較為強烈的。在去年七八月間，工人因不能維持生活和失業的驅使，向廠方提出要求條件，以改良他們的生活；但是廠方不特不予容納，反勾結馮部吉鴻昌軍隊，向工人威嚇壓逼，結果，雙方遂致衝突，軍隊竟開槍向工人射擊，當場被斃數十人，傷者不計其數。工人受此巨創，後遂與農民聯合，與反動軍隊開戰，使吉鴻昌軍隊，終不能得到勝利。但是紗廠工會終於九月間，受反動力量之摧毀，被廠方勾結軍隊，為工賊所佔據；同時並以武力驅逐工會之負責人。

二、衛輝紗廠 衛輝紗廠工人大半彰德人為多。

吉鴻昌却以此種工人多與白槍會有關，接馮玉祥下令撲滅白槍會時，吉鴻昌遂於去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派三列

車軍隊至衛輝包圍紗廠，當時夜工工人事先毫無所覺，手槍隊大刀隊如狼似虎的擁進工房，見人便捉，捉到即殺，一時廠內屍體橫陳，血肉紛飛，同時又捆去三百餘人（當然除出廠內被殺者以外），押捆上車，分赴南北各站，沿途殺戮示衆，懸首於路旁樹幹及電柱上藉以示威，死屍纍纍，無人敢往埋葬。

三、焦作工業區 焦作係一工業區，工會組織，粗具規模，馮玉祥恐工人之團結為難，派大批走狗，分赴各廠監督，將所有各工會，盡行解散，遍布偵探，使工廠工人，不敢交頭接耳，否則，即遭逮捕。

四、鄭州之搜殺 鄭州為馮玉祥總司令部所在地，因此白色恐怖亦較他處為甚。去年九月十日馮專車赴豫西，開車工人掛車時，因汽門破壞，致使車頭與列車互碰稍重，馮在車中，因受微震之故，致頭觸在座旁的鐵桿上，同時碰碎了一只馮所愛的茶杯，馮因此大怒，立即將開車人槍決車側。

鄭州工人，因欠薪不發，失業過久，感覺非有團結不能解決生活的困難，於是遂於去年九月廿四日成立一鄭州

市總工會。不料大引起馮之恐懼與震怒，立即密令軍法司長，將工會執行委員悉數逮捕，永遠監禁或槍決。軍法司長爲一網打盡之計，遂詐以工人事業管理處名義召集工人領袖開會，但因事機不密，所有執委均避匿不去，馮之走狗以計不得售，遂惱羞成怒，變本加厲，派大刀隊包圍各工會，且派軍隊露宿廠外，以防工人的行動，至次日即以武力解散總工會，強迫少數工人遊行街市，藉口反對共產黨，以欺騙市民，同時拍一遊行相片，存於司令部內，以爲反共之成績。

當封閉工會後，又抄封一老工人劉福林家中，將其一家老幼，盡行捕去，嚴刑拷打，慘不忍聞。紗廠工人尙文德亦被入獄。各廠滿佈偵探，如工人有交頭接耳者，立予逮捕。

五、洛陽縣 洛陽縣工人於去年十月廿三日，開工會成立會，工人事業管理處長鄧扑山於開會前即帶手槍隊到會場示威，并逮捕工人領袖徐某，閻某，幸未被獲，但徐家因此被抄封。

六、鞏縣兵工廠 鞏縣兵工廠工人，受廠主的苛待

，可說達於極點，工人稍有錯誤和反抗，即遭毒打和監禁。去年十月間組織工會，但馮即下令解散，並通緝工會負責人。

七、鄆城信陽鐵路工會 鄆城鐵路工會負責人高紹琴，馮目爲共產黨，密令該縣縣長逮捕其合家老小，嚴刑訊問，工會亦遭蹂躪。信陽鐵路工會，馮令軍隊佔據，并緝逐負責人。

(二)對農民的屠殺

河南的農民，受馮之屠殺，更爲殘忍已極。據馮代表親口語人，說馮在河南殺死槍會的農民其數當在萬數以上，其慘酷就可想見了。茲就事實顯明的略述如次：

一、河北的天門會，本是貧苦農民受不住軍閥豪紳地主的嚴重剝削而組織的農民團結。牠根本上是反抗軍閥豪紳地主階級的。在先牠曾經反抗過奉軍，同時歡迎過馮玉祥。但是馮到河南後，不特不爲農民解除苦痛，反代表了豪紳地主而加重的剝削農民，於是該會遂與馮處在敵對的地位。去年七八月間，馮受了豪紳地主的囑託，

開軍隊往與天門會打仗，當然徒手的農民，敵不過有槍的反動軍隊，結結農民被馮的軍隊所屠殺的在三千以上。同時并在天門會區域內縱火焚燒，以至雞犬不留。

二、白槍會亦係貧苦農民反抗剝削階級的組織，自馮到河南後，曾與梁壽凱軍隊合謀倒馮，被馮偵悉，馮立派吉鴻昌軍隊前往進攻，於是遂在彰德正式開火，結果白槍會以槍彈兩缺，被反動軍隊屠殺者無算。

三、焦作農民，因當地豪紳地主壓迫剝削過甚，起而反抗，馮即命該縣縣長率領保安隊，助豪紳地主圍攻農民，農民領袖十餘人，被逮入獄，迄今生死未卜。

四、洛陽農民，因苛捐雜稅之過於煩重，不能負擔而被捕入獄者，亦在數百人以上。去年十月間，閻曰仁及張治公軍隊與紅槍會連合，謀欲倒馮，被馮偵知，即派韓復榘軍隊前往剿捕。韓軍至該地不分皂白，凡閻張與紅槍會曾經之地，即下令縱火焚燒，洛陽南二十五村，房屋人民，無一倖免，白地百里，只剩得瓦礫一場而已。

五、豫南之忽縣，係任應岐部隊所駐紮，農民因不堪閻軍之壓迫，起而組織八樹會，該會係迷信的團結，謂徒

手可以抵禦槍彈，與軍隊搏戰。任應岐軍隊竟將縣城週圍八十里以內的農民，盡行殘殺，農民之遭劫者，在三萬人以上。馮玉祥對此殘酷的屠殺，不特不派兵痛擊，並且連一言也不發，現在該縣荒野蔓草，白骨纍纍，很多數十里無人烟者。

六、汝南出城以外二里，因馮軍與土匪開仗，將百里以內農村，燒得十光九淨，雞犬無聲，連人跡也找不到一個。

七、葉縣高縣南陽各處，馮每以肅清土匪為名，慘殺農民，動輒數十里，數百十人。

八、馮玉祥以部隊被匪軍殺戮過多，於是遂異想天開，勒令農家每家出一個壯丁，強充兵役，結果無不供作砲灰。農民處其淫威的下面，因而自殺者甚多。以致一般比較有錢的農民，均多購買（十元或五十元）失業的農民以應他無人道的勒索。這批被贖買的失業農民，因送上前線而死者又不知有幾百千人了。

（二）對於革命團體及革命者的摧殘

自去年六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開徐州會議後，馮對於

革命團體及革命份子，尤其是共產黨，搜殺逮捕，無微不至。在馮軍中，政治工作人員，當時有很多革命份子和共產黨，馮却借開會議為名，盡行將政治工作人員（當然除去反動份子）監禁或驅逐，未被捕者則下令通緝。

各學校，各團體，均有馮之走狗，隨時監視，因此而被捕者固多，因此而被誣枉死者，更不在少數。

開封開慶祝寧漢合作大會時，會場中發現了共產黨的傳單，馮聞之大為震恐，將開封鄭州警察廳長各記大過一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

（一）豪紳的民族及其主義

孫中山是中國的革命者，反對外國壓迫的革命者——民族主義者，他真心真意的要富國強兵，從他上書李鴻章建議採取西洋物質文明起，一直到他遺囑取消不平等條約止，自始至終他的確是要為中國的解放而奮鬥。他是民族主義者。但是，中國的『愛國者』多得很呢，尤其是現在，——蔣總司令『代表全中國』三番四次的說：『必

次，並限定三日內破獲共產機關，因此鄭州開封，驟行密布偵探四五百人，下令捕得共產黨一名者，賞洋百元，數日之內，被捕者三十餘人，但是否共產黨，固一疑問也。

馮玉祥對於工農的殘殺，革命份子和革命團體之摧殘，更日趨兇惡，但工農民衆以及一切革命者更認清他們的敵人——軍閥馮玉祥以及豪紳地主，積極的團結他們自己的力量，與反動統治階級作英勇的鬥爭，以獲得最後的勝利。

一月三十一日於鄭州

秋白

須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這個所謂『全中國』是誰的中國？——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中國。中國大多數工農貧民不准階級鬥爭，不准爭自由和平等以及民衆自己的政權，却應當為『國家盡義務』，應當『犧牲自由』，當苦力，來爭『國家之自由與平等』。如此的民族主義，老實說起來，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等等都非常之贊成的！如此的民族主義實行之後，所謂中國的民族地位恢復之後，中國國富而兵強之後，才能進而實行孫中山想像

之中的世界主義，——那就是或者用『霸道』去併吞世界各國，或者用『王道』去平天下。這樣的世界主義，老實說起來，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等等，也可以舉起兩隻手來投票贊成的。

可惜，中國現在還是『次殖民地』，事實上辦不到如此這般的世界主義。因此，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還很客氣說『我們不要學列強的帝國主義』。不但如此，他當時很實際的見到世界無產階級可以幫助中國的民族的運動。孫中山為要得着這種幫助起見，不得不說：

『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改採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政策不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因為現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這種把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同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

……白種人主張公理的，黃種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種人主張強權的，和黃種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

孫中山這——關於階級戰爭的預言，已經開始實現了。『大戰』雖還沒有爆發，『小戰』却是早已開始：黃種的強暴者蔣介石等中國豪紳資本家日本帝國主義和白種的強暴者英美法意等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極殘暴的向黃種的中國工農貧民和白種的蘇聯無產階級國家及世界的革命無產階級作戰，——對俄絕交，與列國一致反對第三國際，屠殺中國各地的工農貧民以千萬計以及殺戮蘇聯駐華的領事外交官。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忠實信徒，如此的『忠實』啊！

這些忠實信徒如果是忠實的，那麼，他們的總理就太不忠實了。國民黨的不忠實的總理何以這樣勇敢的忽然敢說『階級戰爭』呢？不是的。他並沒有主張階級戰爭。他是將這種『赤化』（現在的時髦名詞是『惡化』）——他是將這種『惡化』的言詞恐嚇帝國主義罷了。因為他見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太厲害，他那時是想用聯俄

政策嚇嚇帝國主義，使帝國主義讓些步。他亦許真心願意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階級戰爭，能夠幫助中國的解放。

——他雖然根本上是反對中國國內的階級鬥爭，但是他深深感覺到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所以他一方面要求中國工農不准鬥爭，別方面又彷彿要聯合世界的工農，來實行階級戰爭。他的地位，中國資產階級的地位，生來是自相矛盾的。他就連在民族主義上這一點革命的傾向，也是不能澈底。

他在民族主義演講之中，歷歷敘述帝國主義的侵略。他說外國壓迫中國是比壓迫純粹殖民地還要厲害。他稱中國為「次殖民地」。他說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有三種力量：政治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和人口的力量。他說中國人口增加太多了，快要滅種。其實，帝國主義要中國的工農當牛馬，未必見得要消滅中國人，他們正需要廉價勞動的牛馬，中國工農亦許求死不得呢。他說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洋貨的輸入（關稅入超），外國銀行的紙幣，國內外商銀行的匯兌，外國銀行裏的中國存款，外國輪船上的貨物運費，租借地租界上的地租地稅，外國人在中國

的特權產業，外商的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這幾種「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至於亡國滅種而後已。」

他說「我們」損失每年十二萬萬元。誰是「我們」呢？他沒有指出。中國幾萬萬工農的汗血，被中國豪紳資本家剝削去的，還不知道幾百倍幾千倍於十二萬萬元，——這是他沒有見到的。而帝國主義從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方面每年奪去了十二萬萬元，他却知道了。他彷彿代表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說：「我們」賺來的錢每年要進貢帝國主義十二萬萬元，這太可惜了；如果「我們」剝削中國工農貧民而得來的錢之中，再多十二萬萬元，那多麼好呢。如此的民族主義，簡直明顯的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爭剝削中國工農之權的民族主義。

但是，事實上中國資產階級沒有這個力量去爭，中國還是在列強壓迫侵略之下。孫中山的辦法是怎樣呢？——他是去號召工農羣衆起來力爭民族的解放，就是去推翻這些豪紳地主以至資本家，建立真正代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國家嗎？不是的。他不看見中國的所以受壓迫

受剝削，是由於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根本上是賣國的，他們寧可投降帝國主義，請帝國主義幫助他們來多剝削些中國的工農。孫中山和這些豪紳地主的區別，只在於教訓他們說：中國的貧弱，是因為失掉了一件寶貝，就是民族主義。他只看見中國人失掉了民族主義。他的意思是只要把這民族主義恢復了，中國就可以富強，——這就是說：豪紳資產階級呵，你們趕快拿出民族主義來，工農貧民被民族主義的大帽子壓住了，便可以剝奪他們的自由平等權利，使他們爲『國家』而盡義務，多做些工提倡本國工業，多耕些田提倡本國農業，如此，你們可以多賺錢了，此其一；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因爲『爲民族起見』工農貧民等『無智識的人（四萬萬個阿斗）』，應當把『全權交給聖賢才智』的豪紳（諸葛亮），才能『爭得國家之自由與平等』，如此，你們賺錢的壓榨方法更可巧妙了，此其二；再則『爲民族起見』，你們可以驅使馴服的工農貧民，替你們搖旗吶喊的恐嚇帝國主義，至少可以在十二萬萬元之中爭回這麼二萬萬元的收入，或者，也爭得到豪紳的『中國之自由與平等』，此其三。你們

看看這民族主義是多麼好的寶貝呵！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得着許多苦的經驗。他去請豪紳士大夫拿出民族主義來反對滿清。但是結果呢？

他知道了：『中國的民族思想完全沒有了……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爲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他知道民族主義不能靠文人（土豪紳士）去維持；他知道『那些有智識的階級的靠不住』，所以民族主義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裏頭……保存民族主義。』既然如此，他是不是明白了只有『下流社會』勞動人民的工農是真正能力爭民族的解放呢，他是不是明白了豪紳階級是沒有民族主義呢？不是的。他說民族主義要保存在『下流社會』之中，『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裏頭，到了遇着強盜入室的時候……主人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所以孫中山民族主義的主人，並非『下流社會』的勞動人民，而是富人。如果民族主義向來只在『下流社會』之中，照他的意思，這也不過是豪

紳階級暫時借個極污穢的地方，放一放他們的民族主義罷了。『下流社會』是極污穢的地方。『下流社會的智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爲人所利用。』誠然不錯，他們是會被人利用，現在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也正在想利用。但是，孫中山是不是主張喚起『下流社會』的階級自覺，使他們不爲人所利用，而自己起來鬥爭呢？當然不是的。他的結論是：『上等人失掉了民族主義，下等人雖然有民族主義但是『智識太幼稚』、『極污穢』；所以要中國能解放，唯一的方法就是恢復上等人的民族主義。』

他要恢復民族主義，他便以爲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是不共戴天的。他於是竭力的反對世界主義。他所反對的世界主義是甚麼呢？他說：『我常聽見許多新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誠然不錯，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之後，青年之中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思潮便高漲起來。孫中山如果是反對這種世界主義，他就應當公開的說：我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反對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我贊成各國勞動人民受各國資本家的蒙蔽，爲各國資本家保護『祖國』，而『自相殘殺』。但是孫中山沒有如此的勇氣。他胡纏一頓的說：『康熙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東西夷狄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中山又說帝國主義者『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孫中山因此便做一個結論說：『世界主義我是反對的，因爲現在中國是弱國，要到『公理打破強權』之後，才可講世界主義。』如此說來，彷彿當時的新青年，曾經主張中山自己想像之中的平天下的世界主義，而要他來反對。這豈不是笑話？孫中山雖然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偉人，但是階級性的作用，竟使偉人變成無賴；他心上（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要反對勞動者的世界聯合，但是不好意思說出口，於是誣賴當時的新青年主張『變相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而來反對他。孫中山還舉了一個著名的譬喻：『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每日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銀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就把

所買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到了開彩那一日，他一見號單知道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幾幾乎要發狂起來，以為從此便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齊投入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照他的意思，丟了民族主義是不好的。但是，這個苦力將竹槓連同彩票都丟了固然是太蠢的，可是他是不是應當取出那張彩票來去領頭彩呢？孫中山沒有說下去。中國的勞動民衆決不丟掉竹槓，他們是真正在爭民族的解放，亦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們必定將彩票從竹槓裏拿出來去領頭彩，他們必定在力爭民族解放的時候，要去聯合國際無產階級。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却願意中國勞動民衆只去幫着他們搖旗吶喊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可以使他們多賺些錢，他們決不願意勞動民衆聯合國際無產階級而根本搖動資本主義的統治；因此，照他們的意思，最好是那個苦力永久抱着自己的竹槓替他們挑行李，而忘記掉自己中了頭彩。孫中山的反對世界主義，其真相是如此。

孫中山以為救國的唯一方法，便是一方面恢復民族主義——豪紳階級的民族主義，別方面消滅世界主義——勞動民衆的世界主義。

他用甚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呢？他的民族主義第五講整整的講了一天。照他的意思：中國原是一盤散沙，沒有民族的結合，然而中國人注重家族，可以「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結實的。」他是「要如此來恢復民族主義的精神。這顯然是封建宗法社會反動思想的幻想。一則，中國經濟日益資本主義化，事實上宗族崩潰而成較小的家族，家族崩潰而成小家庭甚至於無產階級以及失業貧民，都剩得個人的『光棍。』孫中的希望完全是復古的，是事實上決不可能的。他說『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成爲一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讀者想想，這是不是空前絕後的大烏託邦呢？二則，中國階級分化日益急遽，階

級鬥爭日益劇烈，譬如江蘇南通姓張的大豪紳資本家（張審的財產繼承者），他們能夠和許多姓張的佃農雇農貧農，姓張的木匠裁縫工人等結合鞏固團體麼？他們只能利用這種家族團體壓迫工農，蒙蔽工農的階級意識。不錯，姓張的勞動者都知『大禍臨頭死期將至』（而且已經被孫中山的忠實信徒會同帝國主義者殺了不少）；但是張孝若等等大資本家正在大大剝削工人，賺錢享福；他們不但不覺得『大禍臨頭死期將至』，而且一定要勞動人民天天『大禍臨頭死期將至』，然後他們才有錢可賺。孫中山的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反動的豪紳階級的思想。或者孫中山更聰明些，他向豪紳說，你們不但可以藉宗族關係蒙蔽工農，而且可以由宗族擴大而成民族去蒙蔽他們，這是老的方法新的運用，再巧妙也沒有了。

孫中山如此這般的民族主義精神恢復之後，要做甚麼？——他的目的是：『可以代各宗族之爭，而為對外族之爭。』於是他講到做成國族團體之外，如何恢復民族的地位了。

他說：第一要恢復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第二是要恢復固有的智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第三是要發展固有的能力——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等的能力。第四還是要學一學外國的新發明。如此這般，便可以恢復中國民族的地位，而且可以『平天下，去統一世界。』

孫中山說中國人革命之後使不要忠是很不好，應當忠於國。中國的工農自從辛亥革命之後，他們是多覺悟了些，他們不願忠於豪紳階級的國，是當然的；他們要建立自己的國，才能忠呵。孫中山要資本家地主講仁愛，但是事實上他們只是屠殺工農。孫中山要中國人講信義，但是中國資本家却在到處取消一切與工會所訂的條件。

中國這些宗法社會的道德，已經不能存在。中國工農勞動民衆正在創造自己的新道德，勇敢忠實堅決團結的道德，在他們自己的鬥爭與組織之中創造出來。他們知道只有自己鬥爭才能爭得解放，不能希望資本家地主的仁愛和信義。孫中山希望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能夠恢復那些舊道德，便可以救國，可以增高中國的民族地位，不但是妄想，而且是反動的思想。

最有趣的，是孫中山很驕傲叙述他和英國領事的談話，他對英國領事說：『我們因為已經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他大概認中國的和平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可以拿來『統一世界，用王道平天下。』但是他說到建立國族，須從宗族擴大的時候，又說『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至可取』，這是可以『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各國。』如此說來，中國的和平道德也未必見得有多大高明，不但械鬥，軍閥的混戰和屠殺，早已是中國的家常便飯；就是孫中山自己，也還主張以宗族械鬥的精神，從事於民族戰爭，就是有可能時，不妨用些霸道來平天下。

豪紳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本來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必然產物，他們想以『民族』來蒙蔽工農，同時，也沒有不想用民族主義去侵略其他民族，而變成帝國主義的傾向的。何況孫中山民族主義演講的通篇意思，雖然包含着些『赤化惡化』的話頭，如稱讚蘇聯等等，可是一貫的意思，是要模仿日本。他一則曰：『日本強盛之後，不

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抬高國際地位。從前以為歐洲能做的，我們不能做。現在日本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像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像歐洲。』再則曰：『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總起來說，孫中山要中國模仿日本是甚麼意義呢？

就是用宗法封建的方法，結合成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族，以提倡民族主義精神及固有的宗法道德為名，禁止工農的階級鬥爭，禁止工農與國際勞動民衆聯合，以圖創立中國豪紳的民族及其主義。如此的『民族主義』，現在國民黨的忠實信徒正在實行；其結果只是軍閥混戰屠殺破壞中國經濟，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支配，以反對蘇聯及國際無產階級，對外是和平友好妥協的政策，博得帝國主義的誇獎，實際是賣國，是幫助帝國主義維持其對華統治。因此，我來替孫中山說情罷：孫中山雖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裏，說了些惡化的話，其不忠實的程度還是很有限

的，他的根本精神還是忠實於蒙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呵，你們饒饒孫中山罷，不要開除他了不要，通緝他了，省得他也和汪精衛一樣，受了通共嫌疑，要亡命到外國去。

再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之中，還有一個精義，就是將蒙滿回藏四民族，同化於漢族，以造成中華民國的國族

寸

鐵

歡迎改造博士

好奇心與改造，是人類文明進步之一大原因；近代歐美人特別富於這種性質，安常守舊的亞洲人恰與之相反。

申報每日所載奚落『改造博士』之滑稽畫，其藝術的拙劣且不論，讀者們倘接受這種思想，便會延長中國人倒霉的運命！

阿要難為情

何健等出力反共，并不弱於白崇禧程潛，而白崇禧討何，仍說是『澈底剷除共黨』。馮蔣反赤更甚於張作霖

。這一精義，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演講之中『忘記』講了，——也許是逼於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命令，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寫上了『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綱，因此不敢說了。現在既然分共，國民黨忠實同志應當將孫中山從玻璃棺材裏拉出來，叫他補講一講清楚：這種同化異族的民族主義，實在是民族主義的很呵！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張作霖還未和赤俄斷絕國交），而張作霖仍在天津徵收『特別討赤捐』。這班新舊軍閥，也太不怕難為情了。

三民主義者的階級觀

（撒翁）

蔣介石等的『改組中央黨部建議』，開口便說：『竊以本黨為代表全體被壓迫民衆利益的黨，而喚起各階級被壓迫民衆，共同奮鬥，更為本黨所主張唯一無二之革命方略。』怪哉，怪哉，真怪哉，代表全民利益的國民黨，仍舊學舌共產黨，說出什麼『各階級被壓迫的民衆』來！

然而一點也不怪，誰是被壓迫者，李濟早早已解釋過，他說：『工人是壓迫階級，資本家是被壓迫階級；農民是壓迫階級，地主是被壓迫階級』。所以國民黨唯一無二之革命方略，是要喚起被壓迫的資本家與地主，共同向工農奮鬥。所以繆斌主張嚴禁罷工，減租，加薪，減時。

所以浙江省政府將各級工會一律封閉，公安局長章烈主張一切民衆運動及工會等一律取消。

(撒翁)

三民主義者的階級調協辦法

繆斌的黨務提案，主張取消舊有農會農民協會，另組業佃聯合的農業協會；取消舊有工會，另組廠主工人聯合的工業協會；取消舊有商會商民協會，另組店東夥友的商業協會。主張階級調協的三民主義者，這種口說打倒階級敵對性而心實單打倒工農階級，名爲聯合協會而實是根本消滅工農組織的辦法，本來很高明；然而全國商會聯合會首先發電反對。

(撒翁)

三民主義者的交友與模楷

蔣介石在四次全會致開會辭，一面說：『所有以前之共黨理論，一致剷除』。一面仍舊學舌共黨說：『掃除

軍閥及帝國主義，……如此則消滅共黨，仍不忘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到還是純粹三民主義的繆斌老實說：『中國在國際上，……束縛的痛苦，欺侮的羞辱，都飽受了；但平心靜氣推想起來，……須得自怨自艾，不能一味歸咎於他人身上。……不必口口聲聲喊打倒，……傷感情而啓仇怨。……若本黨目前不求與共黨爲涇渭的分辨，則可無望於國際上得一「交友」。……不妨讓他們來築鐵路，來興工廠，來開馬路，……他們到底不愧爲我們的先進，應當奉爲「模楷」而做效之』。

(撒翁)

亂黨

賤婢一旦做了夫人，馬上張嘴罵別人賤婢；國民黨不被人稱爲亂黨才幾天（此時在奉張統治之下還是亂黨），胡漢民便大喊『勦滅亂黨』；這都是無恥之尤。從前的國民黨可貴，正因為牠是亂黨；現在的國民黨可鄙，正因為牠是治黨。社會進化未到美備以前，任何時代，總有一班人因爲不能滿足現有制度，起而反抗謀改造，當時的統治者總稱牠們爲亂黨；因此，我們可以說，亂黨正是社會進化之一種重要的動力。

(撒翁)

哈同花園與俄領館

國民黨因爲共黨關係而封閉俄領館；可是哈同花園裏分明有孫傳芳的機關，爲什麼却不敢損他一根毫毛呢？

我們的死者

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池耕襄 愷良

在白色恐怖滿布着的中國，浙江也可稱犧牲極大的區域了。杭州的陸軍監獄中，已有人滿之患，這是何應欽初到浙江的第一功。

我的朋友池耕襄，也在這恐怖之下，遭了枉死！他的被捕日期，大概是十二月十四五日，在西湖飯店被偵緝隊緝獲。他在獄中曾二次寫信來，但我祇收到他元旦所發的一封。他信中說：每一個做社會解放運動者，牢獄之災，是所難免，此次之被捕，也可說是意料之中。他信中又說：我們雖然不該崇拜死的偉大，但也不以死爲悲哀，我願有意識的死，不願無意識的生。他信中又說：在特別法庭審問的時候，受到了肉體上的痛苦，但這也不

呵，我明白了！哈同雖然是猶太人，然而他入了大英國籍，便是黨國先生們的『交友』與『模楷』，如何能和他『傷感情而啓仇怨』呢。

（撒翁）

必恨那般法官和法警，因爲他們也不是偶然產生的。他又說：我最後的自解，祇有『我們不去受苦，誰該受苦呢？』他信中最後又告訴我，他將受判了，如速到杭，還可和他一面。但是我始終負了他！不會去看他。他於一月二十日在陸軍監獄鎗決。在半月多的時間中，他不會有信來——或許是被檢查了的——我也不會設法寄信去安慰他。我的意料，以爲他總不會死的。我始終是負了他，我祇有這樣的向他懺悔了：

『耕襄！你去吧！我當更努力工作，繼你而來有我呢！』

我還要向他安慰道：

『你們的血，灑在白色恐怖的世界！把白色恐怖染

成赤色，就是革命的成功。』

他在被捕後，供他自己的姓名叫史學章，其實他家裏的名字叫池菊莊。

他是生在浙西運河沿岸的一個小鎮上——石灣鎮——家屬是業商的。他自在故鄉的小學畢業後，進過浙江二中，又進過二師，最後又進湖州海島，都沒有畢業。在出外求學的三四年中，他不能節制他性的衝動，曾作下了不少的罪惡。他遭家庭的唾罵，社會的吐罵，也在這時開始的。但他自己絕對不肯承認這樣是罪惡，他說是生理的關係。在他的思想沒有受社會主義的影響時，他早已有唯物的觀念了。他輟學後底數年中，可以說是無聊到極點，他不能肯定人是應該努力，但他也不贊頌廢。在這時期中，他簡直是人間失路者了。

他因為受世人欺負太過，他相信世間上沒有好人，所以他的對人，也終沒有如意。這樣，他與社會漸漸遠離了，他與家人也漸漸遠離了。又因為受着資本制度社會的限制，不能使他自由發展他的天才。物質的生活，仍須依賴家庭，所以不得不仰承家人的鼻息（他的繼母）。

在這樣環境之中，他苦悶極了。他想拿哲學來解除他的精神的痛苦——他研究過老莊哲學，祇是很淺薄的——但終於是不可能。

十五年的年底，黨軍將入浙了，他也在這小鎮上組織了黨部，做了崇德第二區黨部的常務委員。在十六年二月間，孫軍退出浙境之後，他總算公開的辦公了。在這時期中，他曾經辦過這小鎮上商會的會長，也曾經嚇走了十餘個土豪劣紳，封閉了幾個同善社，又曾經做過工人——店員——運動的工作。他這時總算認識了一條正當的道路，給他走了。上海四一二之變起後，他就被人家告了共產，被浙江省政府通緝，他不得不離開故鄉，逃亡到上海。在上海新交了許多同志，就使他思想的劇變，他毅然地從事於社會革命。

在他二十三年的短生命中，無多歷史可述了。我作這篇的短文，不是希望同志去哀悼他！也不是要把死者留名後世！像從前的墓志銘碑一樣。我是希望同志更努力而奮勇！使死者的血，得到代價！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於上海

中國革命低落嗎？

廣州暴動失敗之後，有些人以為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結束：雖然革命內容進到更高的階段，但是革命形勢却低落下去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長期鬥爭，結果是無產階級失敗了。這種論調顯然與事實不符。

第一，廣州暴動之後，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統治更加崩離析，軍閥的混戰更加要擴大。南京最近所開的國民黨會議，議決廣州、開封、太原、武漢設立四個政治分會，企圖用這種瓜分政策，暫時穩定軍閥的割據局面。但是，事實上南京會議是蔣派包辦的，武漢、上海、廣州三大中心城市，仍舊在桂系手中。蔣派與桂系軍閥的戰爭正在醞釀着。這些主要城市的暫時沒有戰爭，正是兩大軍閥拚命壓榨民衆，增加稅捐，幫助資本家進攻工人，總而言之，是他們要準備戰爭，而施行極殘酷嚴重的白色恐怖。如此情形之下，大城市的工人階級極廣大的鬥爭和罷工，自然還不能爆發出來。可是，同時工人羣衆的零星鬥爭仍舊是不斷的沖破他們的壓迫，而時時繼續着起來。工人羣衆不但沒有感覺到另有一種改良生活的道路，而日漸離散革命的戰線，恰恰相反，羣衆正在這種異常艱苦的鬥爭之中，日漸團結自己的力量，更多更廣大的羣衆集合到共產黨旗幟之下。

第二，廣州暴動之後，不斷的軍閥戰爭，正在廣東湖南河南山東福建等等省份大大的發展起來，這是許多雜色軍隊的小軍閥的戰爭，亦就是桂系與蔣派間接的戰爭。這些戰爭，如東江方面的戰爭，江西廣

東邊境的戰爭，湖南省內的戰爭，鄂西的戰爭，以及河南南境的混戰，——都是一般豪紳政權崩潰的現象。農民暴動的事實，差不多每天的報紙上都可以看見。農民羣衆感覺到這些軍閥力量的動搖，而自己奮起鬥爭。最近，廣東的北江南路與海南島都有很大的農民暴動的發展。東江海陸豐鄰近各縣的農民大暴動。江西萬安遂川等四縣也已經成立蘇維埃政府。湖北的當陽應山黃岡黃陂以及鄂南，差不多全部都在農民暴動之中。河南信陽四望山一帶的農民鬥爭，也是非常劇烈。江蘇的無錫江陰仍舊有農民鬥爭的消息，江北淮安泗陽也已經有幾萬農民羣衆起來。南部中國已經有五個蘇維埃區域：海陸豐，海南島，廣東南路及北江，江西的遂川萬安（最近的上海報已經說海南島的海口——主要城市，已經有工農聯合暴動起來）。

同時，四川河南直隸山東東三省，普遍的有紅槍會天門會大刀會的騷動。他們雖在小豪紳的領導之下，但是始終是一般民衆普遍的反對軍閥戰爭的表示。他們的領袖固然是妥協動搖與迷信，但是最近槍會羣衆已經進一步開始反對這種領袖。例如河南紅槍會中分化出「光蛋會」反對槍會首領。這些自發的農民暴動正在要求正確的領導與組織。

許多鄉村之中農民羣衆自己開始尋找共產黨。

第三，廣州暴動之後，開始兵士的參加革命。廣東三水廣寧等處民團的團丁與兵士，都自動的脫離地主而歸到農民方面來。陳銘樞張發奎錢大鈞等在東江戰爭的時候，不敢侵犯海陸豐，恐怕他們自己的兵士要受農民的影響而倒戈。海南島文昌縣駐兵一排攜帶步槍四十餘支歸到西邊各縣的農民方面來。

最近江西農民暴動區域，有整連的兵士投到農民方面來。湖南極多量的本省兵士（李品仙何健劉興程潛的軍隊），都因為戰禍及欠餉的關係，異常的不安。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從前農民協會會員，他們等待着他們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一般兵士的騷動與倒戈，已經時常聽見。

總之，從這些情形看起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之中，是資產階級占了最終的勝利嗎？不是的。固然，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能夠用強暴的武力摧殘廣州的蘇維埃。然而，他們對於一般羣衆的影響，只在日益衰落，而共產黨——無產階級政黨，對於工農兵士的影響却在日益增高。

中國資產階級自己的經濟政治都是沒有出路，他不能實行絲毫改良政策，他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他有些地方甚至反對自己的政府——國民黨的政府。他內部分成許多派，自相衝突，自相矛盾：甲派抓住國民黨及政府，乙派便反對他。全國的金融經濟是普遍的崩潰。因此，資產階級一方面要『僱用』國民黨新軍閥做壓迫工農革命的劊子手，別方面他的經濟能力又負擔不起。因此，軍閥內部不能不互相吞噬，互爭自己軍隊的生存。因此，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或奉魯軍閥政府又不能不衝突。如此的局面之下，就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也開始反對國民黨。那就更不用說對於工農的改良政策了！

中國革命無疑的是在高漲。問題只在革命領導者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力量。固然，白色恐怖摧殘我們的力量，但是偉大的艱苦的鬥爭之中，共產黨的力量和羣衆的基礎是在生長起來。革命雖然是高漲，那麼，政治的總路線——發動羣衆鬥爭，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士貧民蘇維埃的總策略——無論如何是不能不明確的規定，做一切工作的切近目標的。而且只有在這種總策略之下，領導工人

去反抗資本家進攻，領導農民兵士的鬥爭，盡量發動羣衆，才能在組織上鞏固團結革命的力量——共產黨及一般羣衆組織。只有在這種羣衆鬥爭的過程中，建立起真正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的黨，不受任何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侵蝕和猶豫動搖的領導的黨，然後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便在於努力去領導組織羣衆的鬥爭，使各區域的鬥爭能匯合起來而不散漫，使工人農民兵士的三大革命力量能夠結合起來。要達到這一目的，也就只有堅決的認定革命高漲中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總策略。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反動派與海陸豐蘇維埃

綺園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句千古不易的名言。

海陸豐民衆之有今日，絕不是一種平凡的收穫。數十萬貧苦的農工，在那面表示凱旋的『蘇維埃』旗幟之下，應該紀念以往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戰績呵！那些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們，發了瘋似的狂吠咒詛，正可見我們的偉大與光榮。自然哪，海陸豐已經不是地主豪紳們統治下的舊觀了，完全兩樣！他們哭喪着臉很傷心地宣傳：現在是『人間地獄的海陸豐』了。那又何必說呢，難道海陸豐以外的地方就是我們工農階級的『天堂』了麼？他們或者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各地都和海陸豐一般，那他們自審比流落在上海的『白俄』還更糟得多。他們吃工農的血肉吃得太擁腫了，『跳舞』是非常難看的，不似『白俄女伶』那樣值錢；然而他們又能夠像『白俄公子』那樣勇敢，投到張宗昌麾下去充鐵甲車隊嗎？所以提起海陸豐，自然手寒脚戰。雖然海陸豐還是海陸豐，但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工農貧民階級兩副不同的眼睛看來，

就會變成『雲泥相隔』的兩個世界：一個是天堂，另外一個是地獄。

他們在『我們的地獄』『他們的天堂』裏頭，利用所象養的諸色走狗，大的小的村的梢的，各盡所能的從事造謠煽惑，說海陸豐簡直賽過陰間十殿，鬼氣森森。一句話，就是各爲其階級利益，在他們原是必須如此。但是，他們說來說去，總是些捕風捉影之談，一點真憑實據都沒有。其實，我也未免太呆，他們何嘗想找什麼真憑實據呢！小孩子吹的『肥皂水球』，碰了實物，不馬上消滅得無影無蹤嗎？聰明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何至蠢到連小孩子還不如？他們既不肯說，自然是不願意說，那末，讓我們自己招了罷。我們磊落光明的舉動，那裏怕在人面前公佈！

海陸豐蘇維埃成立之後究竟是怎樣情形？他們攻擊的重心尤其在海豐，那末先拿海豐來說罷！

海豐蘇維埃自建立以後，香港帝國主義者首先覺着刺眼，對海豐實行經濟封鎖，嚴密搜查商船，不準紅布等入境，又時加以炮艦的威迫，汕尾媽宮日日都有英國兵艦巡

巡。在帝國主義者壓迫當中，海豐蘇維埃有一椿光榮的事實，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很有價值的。這種事實就是沒收帝國主義的教會醫院，解散其學校，拘捕其牧師姑娘。

安居在香港的英國主教，急的搔頭抓耳，沒有辦法。後來終於請了一艘英國兵艦來汕尾示威，且欲登岸。誰知駐汕尾的工農革命軍已準備好了，來便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帝國主義者隨後忍着滿肚子悶氣，很有禮貌的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請釋放牧師姑娘，並表示親善（見十六期本報）。除帝國主義封鎖桐嚇外，軍閥土豪反動派又屢圖死灰復燃。北洋海琛艦亦有數次到汕尾示威，蔡騰輝土匪陳伯齊民團時在多祝布心擾亂，同時陸豐陳子和的保安隊尚未澄清。我們四圍都有敵人，但是我們仍然在包圍中奮鬥。

土地革命的工作做得還不壞。焚燒田契總共四十七萬一千八十八張，租簿五萬八千零二十七本。田主債主對於焚燬契券，在蘇維埃政府之下，都爭先恐後的繳交。有許多田墾已經劃平，沒有以前表示私有觀念的界限了。土地也遵照全鄉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定原則，重新分

配了。

在海豐已不是怎樣奪取政權而是怎樣維持政權的問題了。維持政權每比奪取政權尤其難，因為不但把豪紳地主的統治推翻，並且要將舊有的經濟關係完全改過來。

這樣就非使一般地主豪紳帖帖服服地不可。如何能使那班原來的統治者不狡然思逞呢？羣衆的武裝就是唯一的保障。現在海豐除正式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之外，還有幾萬武裝了的隨時可爲蘇維埃政府効死的民衆。同時，爲要保持那已得的勝利，也須極力的向外發展土地革命，西向惠陽博羅，東向普甯潮陽，北向紫金五華，三方面同時並進，造成一個紅色的東江。

他們在個把月來開了許多次羣衆大會，如慶祝廣州暴動武裝大會，反軍閥戰爭武裝大會，慶祝農民代表大會武裝大會，歡迎廣州紅軍武裝大會。到會的羣衆多到五萬人以上，少亦一萬，都是異常熱烈。此外，對內的教育訓練也沒有放鬆一點，許多的訓練班都在開辦。同時，縣政府更設備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工農兵俱樂部，革命的民衆閒豫的時候很安適的去欣賞他們自己所創造的文明。

鄉村呢，完全是農民的世界，從前的豪紳鄉長都降到被統治的地位，鄉農民協會是唯一的政權機關。桎梏在吃人的舊禮教底下的婦女也完全換了樣，她們很踴躍的加入農民協會來參預鬥爭。在青坑農婦武裝大會中到者竟達一萬餘人，各人都有武裝。不獨青坑如此，即捷勝公平高潭梅隴赤石等區也莫不如此。牠們那種一向無前的氣概，往往令男子們退避三舍，自謂不如。工人呢，他們團結在海豐總工會之下，改善其牛馬般的生活。他們要求制止商人縮小營業，沒收反動商店辦工人合作社，經營合作事業，組織赤衛隊，下鄉宣傳，參加各區土地革命的鬥爭。青年運動也有極快的發展，少年先鋒隊的組織真是一日千里，數已達萬餘人，他們自動的去打破偶像和撲殺反動派，並且很能夠做宣傳工作。一個十四歲的童子飄着紅領帶站在演說台上，對着成萬的羣衆，作五十分鐘滔滔不絕的演說，他那小拳頭向空伸擊時的神情，他那牧牛砍柴受凌虐時的痛苦生活的追述，他那顯淺而有條理的話，打動了無數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心，使他們淌淚。總之，海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之後，所有被壓迫被輕蔑的農工

，不論男女老幼，委實與前不同，我們不知道天堂的內容究竟如何，不敢妄自比擬，但是總可說他們已經得到『自由』了。然而地主豪紳所得的可恰恰相反，怪不得氣到如此發昏。

現在講到殺人，這是地主豪紳資產階級所最引為痛心疾首的一章。我們是不諱言殺人的，因為我們被殺了也成千累萬。但是，我們最不善於殺人的。我們的目的並不在乎殺人。我們沒有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吃了數千人的習慣，沒有做過新舊軍閥們那日以殺人為事的職業，也沒有像國民黨以『殺盡共產黨』為大政方針的黨綱。葉賀共產軍隊從南昌一直到汕頭，經過二千多里的地方，所殺的地主豪紳還不到三十人。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三天內殺人之少，就是所有反動的報紙也不好意思說。不錯，海陸豐對於地主豪紳是不肯輕輕放過的，理由很簡單，假使不如此，反動派的活躍便不能鎮壓下去。而且，我們在他們鐵掌之下又何嘗享過一點兒優待呢！海豐一縣之大，幾個月來殺戮地主豪紳，據最近確實的統計，共一千八百二十二人。這個數目和李福林薛岳在廣

州兩三日殺了五千七百多工農市民，真是未免相形見绌了；就是比四月十五李濟琛在廣州捕殺的三千多工農學生也不如遠甚呵！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機關字林西報，刻意的詆毀海陸豐蘇維埃的慘酷，但是對於李福林薛岳李濟琛的殺人政策却加以贊美。他說：『共黨在佔領地內……四十歲以上者，則認為老朽，最後皆須被殺。』去年五月唐生智許克祥在湖南叛變的時候，曾說共產黨的條例是把所有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女都殺盡，這回字林西報又重新修正這款條例，無形中增加了十五年。他又說：『海陸豐共黨恐怖政策之種種傳說，刻得目擊者證實，其慘酷真相，較傳說更為厲害，使人不忍卒聽』，於是長篇的形容如何如何殺人，並更令那殘忍慘酷的人生觀的中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領神會，就是述至殺臨蓐之婦，因其致死方法太慘，以『未便記載』四字了之。十二月十三日李薛軍隊在廣州南關把三個女共產黨員，先用棉花裹身，其次用火油焚燒，其次槍斃，其次剝得精光陳屍於天字碼頭，最後還用木柴塞入女陰中。究竟不知那種情形野蠻，他既未便記載，我們也無從比較了。然而廣州那回事，中外

各報彷彿都笑嘻嘻的大登其特電，似乎表示他們已經得到了滿足。他又說：『共黨有一直言不諱之政策，即將一地方之居民殺三分之一，使存留者生活較良。其屠殺政策，至少為一種經濟手段。大抵不生產者，倚賴社會而生活者，一般老年者，病至不可救藥者（如癲瘋及盲目），皆不容存在。此種政策，殆可謂發狂的經濟學與優生學之實施歟？』帝國主義者呵！你們恨實行蘇維埃制度的海陸豐，是你們的自由，可是這種枕塊昏迷，語無倫次的神情，不怕旁人冷齒麼？八十萬民衆的海陸豐殺了三分之一，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不過將你們的那副對待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殘暴的尊容，來暗示一般中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罷了。然而中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還用你們教揉升木嗎？他們的殺人主義早就乘諸數千年血腥的道德文化的遺傳。現在更加帝國主義者從旁助喊，背後扶持，於是殺得加倍精神。看看最近的事實罷：據說張發奎薛岳與陳銘樞李濟琛兩軍近在東江興寧五華等處大戰，死傷各以萬計，為歷來戰爭所僅見云。軍閥們高興起來，一動手就殺了兩萬多！桂系的胡宗鐸夏威兩軍前數

日在湖南衡山打一次敗仗，傷亡六千餘衆，對方還不知多少，合計總有一萬罷。唔！一下子又是一萬！可是上海只有兩家報紙把這個駭人聽聞的消息，用六號字登在第二張的尾巴上。中國縱橫宇內，沒有一處沒有軍閥的戰爭，簡單就是殺人。而且他們所殺的大都不是四十歲以上的老人，而是精健力強的壯夫。奉天通化有幾個大刀會的村莊，不是十二歲以上的都被張作霖殺了麼（申報）？他們是否實施那發狂的經濟學與優生學呢？不，國民黨是在實行總理的民生主義！張作霖孫傳芳是在實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兵士們替軍閥拚死打仗，所得的報酬是欠餉一年，死的更不用發。軍長們都發了大財，兵士們終於該死！一般工農貧苦的民衆呢，直接死於槍砲水火，間接死於災荒疫癘，這個數目誰能夠算得清？何況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共同剝削敲剝底下過活，就是不死，也有什麼生趣可言？好！海陸豐是『暗無天日』，你們的治下應該是化日光天。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都異口同聲的這樣宣傳。不過，我們勞苦的工農兵士羣衆呵，墊高枕頭想想吧！二月十六日

布爾塞維克 第十八期

最近自發的農民暴動之趨勢 電 岩

廣州的暴動，工農兵勝利的蘇維埃，爲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以空前殘酷的屠殺，暫時壓服了，國民黨反革命的領袖們大開其凱旋的『四次會議』。會議結果，自然是一方更進一步的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一方更進一步的屠殺壓迫及剝削工農階級。這還不夠，還要設法麻醉被壓迫的羣衆，好讓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來永久的剝削永久的壓迫。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儘管做這樣的迷夢，然而事實究竟怎樣呢？換言之，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是否因廣州蘇維埃之失敗而穩定？反言之，中國的革命潮流是否因廣州暴動之失敗而低下，抑是高漲？

蔣介石拉攏何健等以抗廣西派，這一計劃之失敗，蔣介石『在四次會議』上佔了上風，張發奎與唐生智部下在湘粵贛邊之聯合等等，這種軍閥的爭奪地盤，我們都不去管他，我們試看就在一班大搖大擺的工農劊子手的領袖們正開『四次會議』的時候，革命的民衆究竟發生些甚麼事

？工人方面，年關時候遭受資本家普遍進攻解雇，但現在有重新抬頭的趨勢，甚至雙方得不到解決，弄到罷市（如蕪湖）。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漸漸抬頭起來要求取消苛捐雜稅。軍隊內部也漸漸呈動搖的現象（如駐蘇教導團）。這些我們都不去詳細說他，我們單看看這幾天的農民運動罷。

二月四日，京漢路局接長台關站長電稱：『二十四夜長台鎮突來會匪百餘，多攜槍械，殺害紳士暨地保住戶數十人。二十五早，高呼打倒土劣貪污劫富濟貧口號而去。此次事變內幕，頗含赤化，該匪臨去揚言將大掠車站。』現在南自信陽北至三官廟縱橫數十里皆為匪境……其根據在信陽西南四望山……。

同日：『一日晚九時，京漢路東篁店站長郭璧臣副站長范壽昌被共黨殺斃，該黨徒自稱中國共產黨應山縣農工革命軍總指揮……。』

同日：東方社三日上海消息：『九江二日來電云：昨夜黃老門車站（距九江五六哩）忽有共產黨及土匪數十名襲來，放火掠奪，斃軍警二名。該車站全部被焚，南潯

鐵路頓行不通，九江方面急派警備隊一連……。

五日：『漢川繫馬口共產黨，於一日晚乘二軍西上時，焚燒全鎮店鋪二百餘戶，殺斃數人，損失甚大，漢川縣長因無兵力，不敢究辦……又黃岡應山兩縣長均電請兵勦共。』

同日：『松江此次共黨在楓涇各鄉殺人暴動，其發動原因，大概因認青浦抗租風潮蔓延而成……至該處田主收租之素主嚴厲者，如農佃於繳納新租時，業主因查有陳欠悉數收入陳欠名下，結欠新租，則請公安局警士追索。其督促之急迫，固無論焉，此外又需路費一二元不等。此種行為，雖居少數然亦為共產黨造成利用農佃之機會耳。』

六日：無錫消息：『近據密報萬安市洛社等處共黨異常猖獗，黨徒竟達二三千人之多。』……

七日：『贛省共黨之猖獗……最近萬安又為共匪曾天宇佔領，有槍五六百枝，并組有偽中央政府及縣政府……萍鄉為江西共黨之淵藪，素有小莫斯科之稱。……昨據萍鄉逃難來省者云：自縣長將駐縣之靖衛團撤回城後，共黨

氣益張，……近更蔓延至下埠馬跡塘新塘一帶……所有大小西路一帶均成共黨世界，東南北三路近亦發現共黨，尤其以上路之北栗市爲最，駐該市靖衛團第一隊受共黨勾結，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譁變，搶去槍枝數十桿……。

又據南潯路消息：二月一日晚二時南潯鐵路黃老門車站，突來共黨數十人荷槍實彈其勢汹汹，即將該站電燈電話剪斷……斯時除路警外，又無軍隊，共黨遂如入無人之境，除拆斷路軌數十丈外，並將車房付之一炬，至四時始備貼反動標語……」

八日：湖北安陸漢川松滋監利四縣均有電來省，謂共黨猖獗請即派兵往勦；又黃岡共黨數百人一日晚進攻團風鎮，與團防激戰數小時，團防不支，適省軍趕到，共黨始退。

九日：「京漢路局楊承訓，電請馮方派隊勦辦四望山黨匪，馮令岳維峻派隊痛勦。但鄂境內匪須由路局與該地駐軍商同協勦。方振武四日覆電：四望山黨匪，已經敵部派兵馳勦，惟我軍不日開拔，勢難兼顧，希再請沿途駐軍保護各站，長期勦匪……。」

又「漢川繫馬口共黨焚燒全鎮後，……該縣全境震怖。

電通社八日漢口電：「在鄂省東北部各縣下肆虐之共產黨員……跋扈愈甚……。」

電通社八日漢口電：「京漢沿線匪勢，極爲猖獗，尤以據有紫樹山土匪團，聲勢浩大……。」

以上，只是在這幾天反革命國民黨熱烈地開「四次會議」，想消滅中國農民運動時候的消息。但還沒有說到海陸豐工農政府（蘇維埃）的進取行動和蘇州教導團裏之共產分子的活動呢！以上六天報上所載的簡單消息都表明些怎麼呢？第一，誰都能夠看得出幾縣幾縣的農民，受不住反動的壓迫，與自身生活的痛苦，武裝起來反抗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統治政權了。第二，素不積極的農民，尤其是中國的農民，現在非但專做破壞的工作，而且奪取政權以後，能建設工農自己的政權以求解放了。第三，無論反動勢力怎樣壓迫，可是壓不服怒髮衝冠的農民羣衆，而且愈壓迫愈擴大農民暴動的範圍。第四，農民切身的感到國民黨是他的敵人，唯一能擁護他站在他的

的利益而奮鬥的，只有共產黨，故願受共產黨的指揮和領導。第五，地主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因廣州暴動失敗而穩定起來，反而削弱下去，第六，因以上幾點就得一結論，即廣州暴動失敗以後，中國的革命運動，非但不因之而消沉，而反因之而高漲。

上自帝國主義下至地主豪紳新聞記者訪員，稱暴動的農民武裝的農軍，曰農匪，曰共匪，這何消說得呢！這只是表明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心裏發慌，却不能減輕農民暴動的意義。

從以上農民暴動的事實看來，農民暴動從游擊戰爭進到局部的割據；幾縣的割據，是幾省割據的初步。這種農民暴動的趨勢，必然是要儘量的擴大其組織性，必然是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使革命勢力取得大城市的中心區域，然後在全國勝利的形勢之下，才能徹底解放農工的痛苦。單是幾縣暴動的割據局面，自然不能執行多少任務，他們只有往前發展，這種發展必然是要不斷的打擊反動統治，而根本推翻他。

二月十一日

印度的「五卅運動」

超 麟

當中國革命正在擴大和深入之時，另一支的殖民地民族革命運動又崛起於印度。

幾年來轟轟烈烈的中國革命運動，是不能不影響於同一地位的其他弱小民族或殖民地國家，尤其是不能夠不影響於印度的。中國工農及其他被壓迫民衆，爲中國獨立自由而努力奮鬥，曾經給與印度的被壓迫階級以極深的印象；中國工農的努力，曾經從帝國主義者手裏爭回了若干的利益，這些微少的利益雖然由叛逆的豪紳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國民黨，仍舊送還給帝國主義者，但這不能使爭自由求解放的印度民衆氣餒，他們反因此益加鼓勵起來，以中國近年的革命爲楷模，曉得以殖民地民衆的力量能夠打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同時他們也一定會注意於防止「高等印人」之叛逆賣國的行爲，如方今中國「黨國要人」所做者。

去年十二月底，印度第四十二次國民大會開會時，即有要求印度獨立及同情於世界革命勢力的決議案。十二

月二十六日路透社瑪德拉斯電，此大會決議案大意有四點：
（一）主張排斥憲法委員會（此會本是英國帝國主義欺騙印度民衆的把戲），（二）表同情於中國，并要求撤回駐中國及東方他處之印兵，（三）申斥英國對俄之黷武式侵略，（四）勸英政府停止在印度及在東方海上之戰爭準備。關於排斥憲法委員會，差不多是全印度各階級各政黨所同意的。從那時起，反憲法的運動，就在全印度各地積極而普遍起來；全印度各地民衆都有廣大的反憲法的醞釀。至二月初，即所謂憲法委員會西門等來時，此運動遂蔚成劇烈的大示威。二月二日西門等到孟買時，全埠各商店各學校各商業機關皆停閉表示反對，印度的民族黨三五千人身着白衣手執黑旗遊行示威反對西門等。同日其他城市如瑪德拉斯喀爾喀特等印度民衆都有同樣的表示。三日風潮尤見擴大：

路透瑪德拉斯電 此間因憲政委員會到埠即發生騷擾。羣衆投石擲擊某食物店，該店被迫閉門，衆旋搗毀之。印人副警長二員將衆逐退，並拘獲二人，衆圍繞警署，要求釋放被捕之人，警察驅散之，但有警士八人被衆毆

傷。羣衆集於高等法庭之外，該處有政府律師之汽車一輛，被衆放火焚燬，警長英人斐理浦及知事彭德萊帶領騎警前來彈壓，拘獲四人。但衆仍向斐理浦等投石，警察乃奉命開槍，擊傷十七人，內有一人死於醫院。未幾羣衆又集於高等法庭，攻擊汽車中之歐人。印度帝國銀行祕書被衆阻留，其車被搗毀。警員二人受傷。事態現尙未靖，軍隊已調發。

路透孟買電 印人抵制行動，在歐人商務區內未發生顯著影響，但他處則皆罷市，店舖鮮有開門者，幾無貿易可言。街中亦復車馬稀少。印人街中行人頗多，棉廠大半停工。今日午後，學生開大會通過反對憲法委員會之議案，而工人亦有同樣表示，焚毀英相包爾溫印度事務大臣白根海調查委員長西門及英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爾之肖像，但尙無暴動。

路透喀爾喀特電 省校校長爲學生投石擲擊後，警長力勸學生散歸，但學生不聽，且擲石擊之，警長略受臂傷，軍隊已調出，插刺刀於槍頭，巡邏喀爾喀特北境，有數人被拘，並有學生數人被送至醫院。

路透四日瑪德拉斯電 瑪德拉斯檢察長沙斯特里今日乘汽車回家時爲衆毆傷頗重。

二月十五日，印度民衆與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衝突益加劇烈。英國警官首先向衆開槍，羣衆冒死前衝，包圍大學院長及警察廳長住宅，要求罷課自由，英警即駛出鐵架砲車六架并向羣衆發炮，羣衆雖不支而退，但次日全印度各地都起響應，工人罷市商人罷市學生罷課，大規模的反英運動突然普遍於全印度。印度革命黨人出佈告說：『我們和英人決一死戰之時機已至，凡我革命同志誓死殺盡英人。』

讀者讀了路透社這些電訊以後，一定很容易聯想到三年前上海南京路英國巡捕之屠殺中國學生工人及因此而引起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五卅運動。此運動發生，即急轉直下而爲最近三年來轟轟烈烈震動全世界的中國革命潮。

由中國的經驗，我們相信，受帝國主義壓迫不減於甚至更甚於中國的印度民衆，從這一次印度的『五卅運動』開始，必將爆發更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以至於求得勞動

階級的印度之澈底解放爲止。這一殖民地民族運動的生存力軍，正是近來世界革命潮流重新高漲的一部分的力量。

——世界革命勢力中，殖民地民族運動方面，除開中國而外，現在又有印度加入了；在帝國主義列強國內，則歐洲各國工人羣衆之左傾，各國無產階級同情於薩可樊塞底的運動，維也納的無產階級革命暴動，德國波蘭選舉共產黨的勝利……等爲近來西方革命潮流高漲之表徵；而蘇聯之存在及鞏固，尤爲這些革命勢力聯合的總樞紐。

印度已經開始民族獨立的大運動了，尤其是全國一致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運動。然而，中國革命既然興奮印度廣大被壓迫階級起來，同時也應當給他們以很寶貴的教訓；即『下等印人』在這轟轟烈烈的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求印度獨立解放的鬥爭中，必須防止『高等印人』的半途背叛此解放運動，而與英國帝國主義妥協，甚至投降於英國。在印度此次國民大會的決議案上，雖然申斥英國對俄之黷武式侵略（讀者須記得，這時正是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宣布對俄絕交的時候呵！），雖然竭力要求印度之自由自治，但大會主席安薩利博士已經說出：『印度能與英國

解決印度前途之唯一方法，唯在圓桌會議而已」的話了。

我們知道，這當然不是印度工農貧民的意見，他們一定明白唯鐵與血為能「與英國解決印度前途」，至於圓桌會議，則只是中國從前的丁文江現在的戴季陶等高等華人的「和平談判」的辦法。此種辦法在中國實行的結果，只是出賣了工農利益而投降於帝國主義的面前。

鮮血淋漓中國革命的教訓，一定不會使印度工農走上中國工農所已走過的歧途，何況印度無產階級在佔人口百分比上本就比中國更多，而且十年前已經領過「高等印人」的一次教了呢？

國民黨御用工會與上海工人 典琦

舊歷新年，資本家乘機對工人進攻，開除了大批工友，形成嚴重的失業問題。工人羣衆都感覺生活的不安，隨時有被資本家逐之門外的危險，因此對於反動的國民黨統治也益覺憤恨。假如沒有這一個反動的統治以幫助資本家的威風，那末，從前工人爭鬥所獲得的條件，斷不致發生搖動，資本家也不敢任意開除工人了。

但是，國民黨畢竟是新軍閥。新軍閥比起舊軍閥來，的確是詭計多端了。他對於工人的壓迫，除開刀槍牢獄法庭軍警之外，還用了一樣工具。這就是反動的工會。這種工會，名稱不一：在上海就叫做工統會，工人總會；在廣東就是廣東總工會，機器工會；在漢口長沙，就是工會改組委員會。他們的作用都是一樣，就是假意幫助工人向資本家提出要求，其實是替資本家消弭工潮，破壞工人的團體。防止工人爭鬥。這種工會，其名是工會，其實並不是工人推舉代表組織的，乃是國民黨派定的人。他用了「工會」兩個字，就很可以騙工友們了。尤其使工友們上當的，就是有時似乎他居然也能替工友們做些小小的事情。這些事做起來，在資本家不大吃虧，在反動工會却做了天大的人情，使得一般工友分不出好歹，甚至還「認賊作父」。好比這個月的失業風潮，他們就耍了這個把戲。

報紙載了許多了解雇糾紛的事。先施永安新新三公司對開除工友每人由資方津貼月薪三個月，伸工每月六天照加；失業工人應得獎勵金，按照十五年份舊例發給

。米業解雇職工，工作在一年以內者，給津貼一個半月。工作在一年以上者，給津貼二個月。因行鎮各業被開除職工可留者准予復工；萬不得已而解雇者，酌給津貼薪水兩月。裕成布廠停歇，廠方津貼男工川資二十三名，每名洋十五元。先施東亞酒樓旅菜業職工，資方承認每人津貼洋六十五元。估衣業職工被開除三百餘人，資方承認介紹工作，已安插五十九人。麗華公司解雇工友，資方亦承認給津貼及花紅。

以上各事，都是工統會，特別市農工商局或勞資調節會等機關召集勞資雙方代表調解的結果。他們的調解，其實是替資家另外裝出一副面孔。資家裝出面目猙

獰的模樣，他們就裝出和藹可親的模樣，其實是一夥兒。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調解呢？因爲這一批失業，人數太多了，範圍太大了，工友受了這種壓迫，生計問題不能解決，自然不肯甘休，假如工友們自己團結起來爭鬥，結果必使資家受更重大的失敗，反動工會的信用更會低落，即反動統治因此動搖，這就非同小可了。一經他們調解，則一場風波，可以消弭下去，國民黨反動工會落得做個順水人情，豈不好嗎？到了他們的難關過了，再來大大地壓迫工人，自然不遲的。

工友們如果看清楚了反動工會的計謀的陰險，就應當自己團結時時前進奮鬥。

東昌農民的暴動及其發展的趨勢（山東通信）

曲魯

中國的農民，處在軍閥豪紳地主階級重重壓迫剝削的下面，除了團結起來以暴動的力量來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勢力以外，絕無其他出路；換句話說，農民只有暴動的行動，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才能解除農民自己的痛苦。

山東農民，是軍閥豪紳地主階級剝削壓迫得特別厲害

和經過痛苦特別長久的區域。山東全省農民，處在這種特別痛苦的環境下面，乃是客觀上造成農民暴動的條件和暴動迅速爆發的局面。

東昌是山東的一部，同時亦是農民在山東受殘酷剝削的一部。他的客觀環境，造成了他到暴動的道路上，并且

日益發展，一直到了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和澈底解除了他們痛苦的一日為止。

東昌的客觀情形和農民的鬥爭，可敘述如下：

一、東昌農民過去的自發運動

東臨一帶，在山東是個土地最貧瘠，農民生活最困難的區域，但剝削階級並不因此而減輕其剝削，所以這一帶的農民也較其他各地為強悍，而富有反抗性。在去年（一九二七）今年間，東臨一帶之農民，自發的反抗運動，已有六次之多。茲將其經過情形，略述如下：

第一次是去年二月間聊城西南鄉抗糧的暴動，號召者是一當地之破落戶秀才李太黑，通知各村，云於十二月集合，直趨縣城要求免糧；羣衆集合者四五千，均持紅槍（但非全爲紅槍會）；至城外，李令羣衆暫停城外，一人坐車入城；但當地區長已先期向官府報告，故已早有準備，李甫進城，即遭擊斃，羣衆隨散去。

第二次是四月間朝城紅會及貧農之暴動。暴動之目標；爲反抗寇英傑部下薛傳峯軍隊之騷擾，曾三次佔領縣城，薛部卒爲驅逐。

第三次是五月間范縣之暴動。其目標亦爲驅逐薛軍，縣知事被逐，縣城爲紅會佔領者月餘。薛軍經這兩次的打擊，遂歸於消滅。

第四次是六月間陽穀農民之圍城。其目的亦爲抗糧。彼時在鄉村間突然發現一種匿名揭貼，云於某日包圍縣城，不參加者即……（罵人語）。至日羣衆集合者萬餘人。但因毫無組織與無人指導之故，隨因道尹之欺騙而散。

第五次是九月間，恩縣紅槍會反抗軍隊騷擾，羣起殺一連長，並繳其兵士之槍械。

第六次是今年一月間寇縣農民因反對預征與官兵之衝突。惟旋即調和了事。

二、東昌農民之生活狀況及其暴動的情緒

根據以上幾個事實，證明東臨一帶農民之不堪剝削和壓迫而富於反抗性了。可是現在他們的生活更是不堪言狀了。因爲在此受剝削階級的剝削痛苦以外，更加了一重天災。東臨也是一個旱災的區域，主要農民食品之收

種情形如下：

- 一、麥子每畝約收三斗，每斗現價約一元；
- 二、高糧每畝收二斗，每斗現價銅元二百五十枚；
- 三、穀子每畝約收五斗，可出小米三斗，小米每斗現價約一元；
- 四、棒子（即玉豆或玉蜀黍）及豆子綠豆等絕無所收穫；
- 五、白薯收穫極壞。

北方土地因氣候關係，每兩年僅能種三季，按照冬季情形，豆子綠豆絕無所收穫，白薯所收亦甚微少，而秋季收穫之高糧和穀子，又極平常，棒子則絕無所收。但納糧數目，則每地一畝已須納一元（銅元四百枚）以上，如是東臨一帶，若將人工，飯食，肥料各項作為成本，以與收穫之糧食所值之價格相比，其相差即可知已差得甚遠了。因此東臨一帶貧民一方受剝削階級的剝削，一方受天災的奇禍，無飯吃者當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間，幾百家之村莊，有飯吃者不過三數家而已。這種生活加倍的困難，更使東臨的農民，普遍的俱有挺而走險，出於暴動之

趨勢，以推翻剝削階級的決心。現在一般農民的腦中，都已為『張宗昌貪官豪紳地主及區團長的痛恨』和『怎樣找出生活的出路』等幾種思想所佔據了。在農民行為中的表現，他們對於推翻統治階級的決心，是絕沒恐懼有的心理的；如陽穀的農民在談話的中間，不斷的提起他們團城的壯舉；聊城西南鄉的農民，都異口同聲的說『李太黑要是現在領着幹，你看當有多少人去！』這話有兩個意義，一方是好像現在苦於無李太黑其人出來號召和領導，如果有，那是一呼百應，較前當更有盛大的舉動；一方是現在的生活比前更困難，除了自己起來動作之外，直無其他出路了。他們又說：李太黑是太有勇無謀，他是不應該一人進城的。這就是說，大家一齊的進行，才有勝利的可能。總之，他們腦子裏，對於李太黑是有很深的印象，並且希望有這樣的人來領導來號召羣衆，來作英勇的鬥爭，來找自己的出路。

二、東昌農民對共產黨之信仰

現在共產黨在東臨一帶，對於農民此種要求，很能得到羣衆的信仰和擁護。因為共產黨不特不如李太黑之有勇

無謀，而且是有計劃的去領導他們。共產黨堅決而勇敢的作他們的先鋒，嚴密而周詳的組織一切貧農團結在他的——共產黨紅旗之下，澈底宣傳北方軍閥和南方國民黨蔣介石以及馮玉祥等同樣是代表豪紳地主及一切剝削階級來剝削工農貧苦民衆的；同時指示工農民衆只有自己團結自己的力量，靠自己力量作英勇的鬥爭，尤其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去鬥爭，才能找到工農永久解放之路，和剝削階級統治勢力之推翻。所以東臨的農民是十二分的接受和擁護的。

東臨各縣的農民，絕對不待任何特別的機會，才起來暴動，這就是說，東臨的農民，無時不有暴動之可能，只要在「沒收地主豪紳的土地」「糧食土地分給農民」「殺區團長」「爲李太黑報仇」……等等口號號召和行動之下。如最近東昌會計團藉土匪和紅槍會的發動，鼓動一個暴動，後因土匪領袖某中途不幹而未成，陽穀農民因此遂大罵某土匪不置，只此一點，就足見農民暴動的情緒了。

四、紅槍會與農民暴動

紅槍會本來亦屬農民的反抗組織之一種，但是大半因

主持的領袖多係一班投機份子，甚至在豪紳地主的領導之下，因此有許多農民沒有階級的覺悟。但是最近馮玉祥和張作霖的戰爭，雙方均欲利用紅會的力量，以增加自己的力量，於是互爭紅會領袖之委任，而紅會的領袖，亦多甘爲軍閥之利用，入會之農民，因此大失其信仰。因農民漸漸認清此等領袖，無非藉他們爲個人私利之謀能了。最近受共產黨的宣傳，大半均已覺悟，如暴動一起，至少在紅槍會數萬人之中，有大部份是可以贊助農民的暴動的，還有一部份，至少是守中立的。因此對於暴動的前途，甚一日的趨於高漲而一觸即發的。

東昌農民的階級意識

要之，東昌所屬各縣的農民，無論何處，鄉村中的階級分化，日益明顯，階級鬥爭，日趨劇烈。各縣農民，對於區團長的劣跡認識最爲清楚，如一聽見區團長招集開會，他們就知道他們又須納糧加稅，農民立即謀對付的方法，因此，一般豪紳地主多明白農民對他們的憤恨，紛紛的寄居城中，出城時，亦嚴加戒備，以免性命的危險，即此一端，即足見鄉村間階級鬥爭之日益劇烈了。

預料東昌各縣的暴動，羣衆的參加，數目當極廣大，因爲在過去事實的證明，在去年聊城西南鄉的暴動，倉卒間即達五六千人之多，穀陽的圍城參加者達萬餘人，即是顯例，何況現在農民的階級覺悟日深，共產黨的指導極力，以及其他一切客觀環境的特殊促成，當然形成一廣大更

激烈的偉大暴動。

東昌的農民覺悟了，尤其集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東昌的農民暴動，將開一北方偉大暴動的新紀元，以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統治，而得到農民永久的解放。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雲南社會及政治概況（雲南通信）

正學

一、農村階級分化

（一）土地分配——在資產階級的學者說，中國人口甘肅最稀，雲南次之，其實這是鬼話。雲南多山，能耕的土地不多，而平原的水田則多肥沃。如同昆明一帶，照人口分配土地，每人只有一畝左右，所以在雲南，只要有五十畝以上的人就可稱爲小地主，五百畝以上的，就可稱爲中地主，一千畝以上的就可稱爲大地主。有五十畝以上的小地主，每村不過一二家，五百畝以上的中地主，每縣不過幾家，千畝以上的大地主，除公司外，全省不過幾百家。

（二）土地集中狀況——雲南商業不發達，資本家都

收買土地，如王小廬是廿年前雲南第一家富戶，彌勒全縣土地都是他家的。蒙自的土地三分之一是四五家地主的。東川有一千五百石以上田租的地主四五家。昆明雖家有田一千畝以上。昆明西鄉和安寧一部份都爲西雲和尙借軍閥勢力吞併了。大體上說，迤南滇中的土地最集中，因爲有鐵路的交通，資本較爲發達。迤西大地主較少，但迤西多買租不買田的變形地主，收一百石以上租穀的人非常之多。迤東地瘠人衆，貧農多而最痛苦，惟思普一帶多烟瘴，新墾的地方甚至有許多土地還沒有所有權，但是也有不少的大地主。此外尙有佔雲南人口五分之二

的土司治下之農民，除極小一部分外，生活非常痛苦，

完全受土司的剝削，沒有土地權，每一個土司都是最大的地主。

(三) 農村階級之分化——農村中的階級分化，以迤南滇中兩道為最顯著，而蒙自昆明彌勒東川安寧幾縣，大體可以說都是地主與佃農，很少自耕農，在昆明的自耕農比佃農還痛苦。二六政變（唐氏出走）以後，農村經濟的變化更為劇烈，現時迤南一帶農民與土匪已經不能分別。迤西自七月戰爭後，農村的秩序完全破壞。迤東更累次在戰爭踐踏之下，地主都跑到城市中去，或自己變成「老板」（即匪首）轉而剝削農民。所以農民的痛苦非常厲害，農民眼光中的問題暫時不是土地問題（當然根本上是土地問題）而是槍械問題。迤南一帶，差不多家家有槍。這可以表明農村經濟之破壞及階級鬥爭之劇烈。

一、工人階級之數量及質量

(一) 個舊礦工——雲南產業工人，以個舊礦工為主體。數年前有二十二萬左右，後因壓迫疾疫死亡逃亡甚多，目下尚有十三萬人。廠的面積有五六十方里，而大多數集聚在中心的老板，他們的痛苦是不能夠形容的，多

數一上廠去，就沒有出來的機會。一年苦到頭，頂以多得六七十元。廠主都有槍枝，對工人可以隨便打死或鍊拷。工人如坐地獄，只有痛恨廠主。廠主對工人也有非常的恐怖。去年國民黨去發展，他們的條件就是不准組織工會。個舊最大的廠就是錫務公司（官商合辦），價值千餘萬，保廠兵四五百。

個舊交通便利，由個畢路五點鐘可到蒙自，兩天可到昆明，一天可到臨安，十餘日即可達廣西境或廣東高雷。

(二) 鐵路工人——滇越鐵路工人有數千人，握有全滇交通，並且滇越路是法國帝國主義的，工人尤易於團結。

(三) 昆明都市工人——昆明有產業工人千餘人，手工工人及店員數千，但產業工人生活雖痛苦而較之自由職業者（如小學教師）及手工業工人，反覺舒適，鬥爭力量比較薄弱。

所以雲南工人以個舊礦工及鐵路工人為最多數，最有力量，最能鬥爭之勞動羣衆。

三、資產階級地主豪紳

(一) 資產階級——只有個舊的商會和廠主的廠團比較有力量，其餘簡直沒有什麼組織，也沒有什麼力量，總商會始終是無作用的空架子，而商人更毫無組織。

(二) 地主豪紳——當然還整個的統治着農村，並且各地都有團防。但是他們也沒有什麼系統的組織。

(三) 在目前可以說土匪的力量大過一切，不過這些土匪都是為豪紳所統治，利用來剝削農民的。

四、一般的政治狀況

(一) 軍閥勢力之分化及其衝突——當二六政變時，軍事力量分龍胡張李唐五部。唐有六團左右，龍胡各四團，張三團，李一團。此後龍雲吸收唐部孟友聞二團，朱旭一團，勢力增漲。胡張李聯合倒龍後，龍部又復打退胡張。演變的結果，各自吸收土匪擴充勢力。現在

大體上可分龍、胡（若愚）張（汝驥）、唐三三部。龍部有盧漢，朱旭，孟有開，張鳳春，張冲五師。盧漢有人八千，槍四十，其餘各有槍二千餘。唐三前次敗後，所餘不足一千，胡張二三千。現在各部相持不相下，亦不能相勝，而各欲相消。混戰的結果，使全省成爲恐慌狀態。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省城的城門都常常關着，對於革命已經失去鎮壓力量。

(二) 統治勢力之分散——幾次政變以後，政府的統治完全崩潰，省政府的勢力只能達到昆明左近三四縣。迤西爲唐氏所據，迤東與胡張爭奪，迤南普洱與省政府只有外交關係，有許多縣份是在土匪手中。在這種統治階級焦頭爛額時候，只要工農略有組織，即不難暴動起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續）

秋白

(一)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民族解放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最初不過是反對滿清而已。當

時的維新派（康梁）光復會（章太炎等）以及同盟會（孫中山等），不但不反對列強，並且都一致的對列強表示友誼，要求列強與之合作，以推翻滿清。當時他們都盡力

痛罵滿清的野蠻排外，說新派人物是懂得國際公法的，是歐美文明的熱心家。固然，他們都想要富國強兵自強獨立，都是妄自尊大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家（他們之間不過程度不同罷了），都是東方文化的誇大狂，都是骨子裏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都是以為歐美只有物質文明，中國的精神文明仁義道德是超乎萬國的；但是，他們為『策略起見』，沒有一個不極力獻媚於列強，表明自己的和平友誼，表明自己比滿清政府好，請列強承認他。辛亥革命便是在『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旗幟之下進行的。孫中山的幾次南方政府，都是採取請求列強否認北京政府承認他的政府為唯一政策的。

孫中山的國民黨從什麼時候才開始反對帝國主義呢？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從五四運動之後，從孫中山受着了赤化影響之後，從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

為什麼？因為中國從與中會的革命運動及戊戌變法的維新運動以來，就宏觀上有資產階級形成民族的傾向。一般的民族獨立運動，在世界史上法國大革命前後，都是總的民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意大利的獨立，德意志

的統一，少年土耳其運動等，都表現當時的經濟發展，已經從封建式的宗法社會式的半自然經濟，進到資本主義的時期。商業的發展和工業的興起，要求全國統一的市場，要求撤廢國內的關卡。這些經濟生活裏的變更，引起政治上形成民族的要求。孫中山想像中的民族，應當由家族宗族擴大而成，亦就是反映這種變更的過程。他只看見工商業的發展，要有國家民族的招牌來保護，同時，中國的舊思想裏却只有家族觀念，而沒有民族觀念國家觀念。他所以着了急，其實這種着急，我們便在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上，也早已拜讀了。他們——康梁和孫文，都急着急的去喚醒中國豪紳地主的民族觀念，他們只想像着：如果中國人有了民族觀念，能夠驅使中國工農『為國家盡義務』，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的頭等國（像日本一樣），那就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了。對於列強的侵略，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力量的時候，是不能反抗，不應當反抗的；他們不知民衆的認識反帝國主義是偉大的力量。這種拋棄民衆的民族主義幾十年來是處處證明絕無用處的。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先進份子，他們在

俄國革命勝利之後，感覺到了世界社會革命的開始，他們覺到中國民衆已經正在起來，可以利用這兩種力量略略表示反抗列強的侵略了，他們只有在這種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略略的進於革命的民族主義。當辛亥革命之前，康梁派說『革命可以召瓜分』，孫文派便說『如果革命能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那不至於召瓜分。』現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國民黨的右派（馮自由等）說：『反帝國主義是共產黨挑撥列強對我（國民黨）之惡感，而削弱我大元帥（孫文）反對北京政府之外援』；國民黨的左派却已經敢說：『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這是孫中山的大進步。但是這種進步是始終不澈底的。

不過這些變更的經過，更明顯的證明：『世界社會革命開始之後，一般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都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當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確實執行聯合無產階級國家（蘇聯）的政策的時候，他的成分是工農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的聯盟，他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這種民族主義才有了革命的意義。

等到這些資產階級以及豪紳，要利用『民族主義』的大帽子，來壓迫工農反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那就這種民族主義不過是豪紳反動的工具；這所謂民族主義，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而是反對工農的國際聯合的。例如孫中山的反對世界主義，便是明證。最近國民黨中央第四次會議的宣言，便更無恥的稱國際共產主義是被壓迫民族運動的大敵，而請求列國與『握有中國實際政權之國民黨合作。』

總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一般民族解放運動都是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之中的一部分。當這種時代，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國際主義的。因為只有澈底的國際主義，才能贊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和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贊助民族自決，一直到民族分立。而殖民地及一般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也是唯一能澈底反帝國主義，澈底爭到民族解放的階級。世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件東西

的兩方面：他們之間是絕不會有互相矛盾互相衝突的。

至於這些弱小民族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只有很有限的革命意義。當他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反對帝國主義的時候，這種資產階級還相當的參加革命，因為他的民族主義還有些實際意義，客觀上還在世界無產階級攻擊世界資本主義的總戰線之中；但是，那時他已經是時時刻刻傾向到民族改良主義方面去，隨着真正革命力量的發展，而變成革命的障礙。等到這些革命勢力——無產階級及農民的革命潮流高漲，真正要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亦就要侵犯到「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權利，等到這種時候，資產階級便反動了，便背叛革命以至「背叛」自己的民族主義，完全投降帝國主義了。所以現在——世界社會革命時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表面上是最澈底的，他不但「反對」白色帝國主義，而且還反對「赤色帝國主義」，實際上却正是反民族主義的。這是因為現在世界之中只有兩個營壘：一是社會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一是帝國主義的世界資產階級，在這世界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之中，是不容許東方資產階級徘徊猶豫於兩者之間的。他

如果是開始反對無產階級，他便必然幫助帝國主義——也就必然成爲反對本國民族解放的力量。殖民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狹隘的成見，是由於他的階級性；他的始終要實際上反對民族解放，「賣國求榮」，也是由於他的階級性。

○ ○ ○ ○ ○

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之中，「民族主義」不是甚麼天經地義的死原則，同樣，國際主義的反對戰爭主義，也不是甚麼天經地義的死原則。最主要的是：世界無產階級應當如何領導各國的一般勞動民衆——非無產階級的羣衆，農民等等，起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

列甯說：

「民族自決問題中主要的有三種方式的國家。

第一，西歐與美國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裏資產階級進步的民族運動早已終了。每一個「大」民族都已經進而壓迫着國內的以及殖民地上的別種民族。這些統治民族裏無產階級的任務，正和十九世紀英國無產階級對愛爾蘭的任務一樣。

第二，東歐各國：奧國，巴爾幹，尤其是俄國。這裏正從二十世紀特別發展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的民族運動，而有了劇烈的民族鬥爭。這些國家裏無產階級的一切任務，在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的改革事業上，在幫助別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上，都必須堅決的主張一切民族的自決權，方才能夠執行。這裏最困難亦就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結合壓迫別人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階級鬥爭和被人壓迫的民族中之工人的階級鬥爭。

第三，半殖民地如中國波斯土耳其及一切殖民地，總共總有幾十萬萬人民。這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一部分剛剛開始，一部分是離終了時期還遠得很。社會黨人不但應當要求無條件的無賠償的立刻的解放殖民地——這種要求的政治上的表現，也就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社會黨人還要最堅決的贊助這些國家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之最革命的份子，而幫助他們的革命，如果他們能從事於革命戰爭——則幫助他們反對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國家。」

（列寧一九一六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民族自決權』）。總之，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誇大的欺騙他們民衆的，說甚麼『德意志超越一切』『英吉利國旗插遍全球』『大日耳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等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無產階級是絕對反對的，所以也就反對這些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對於俄國與國等國內的弱小民族（對於英美等國的殖民地），便絕對主張民族自決。對於中國等半殖民地及殖民地，則贊成民族解放運動以至於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同時，對於一切真正解放的民族——工農民衆完全執政的民族，更主張建立工農的國家，主張各民族完全自由聯合而組織聯邦國。這是列寧在歐戰時候說的。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俄國舊時的被壓迫民族，如波蘭，芬蘭，立陶宛等都分立而成獨立國家。而工農革命勝利的民族，便組成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隨後，更聯合烏克蘭白俄高加索諸國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列寧的民族問題上的主張，已經完完全全在事實上實現了。這一主張，便是工農勞動民衆革命勝利，自己建立勞動

者的真正民族，也就是各民族的勞動民衆，自由聯合起來，從勞動者的聯邦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聯邦國家，進於無國界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澈底的國際主義，也就是能夠真正解放弱小民族的主義。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怎樣呢？他在未得到世界無產階級的領導之前，只是很妥協的很可憐的富國強兵的夢想，只是努力表明自己能夠『保護外人生命財產』的『民族主義』。他在壓迫工農與共產黨分裂，實行背叛革命屠殺民衆之後，更無恥的投降帝國主義，仍舊回到『生聚教訓獨立自強』的夢想，而實際上完全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一九一六年到現在，世界歷史和中國革命之中，經過多大的變更——階級關係的變更！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從『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分子，變成了反對這一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動黨，——變成實際上是反對民族主義的黨。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只是像戴季陶的主張，要使『中國人的血流普被世界』，至少

也是想同化蒙古回族等的帝國主義——治國平天下的帝國主義夢想。但是，這不過是夢想而已。實際上，他必然做英日美國財政資本剝削中國反對蘇聯反對世界無產階級反對第三國際的一種工具。

我們必須知道：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問題，也就是農民問題，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最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農民。帝國主義的列強資產階級或者直接壓迫他們，或者會同殖民地反動的上等階級，大地主買辦階級，以及現時中國的豪紳階級，去壓迫剝削他們。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既然因為革命達到澈底改革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的時期，而背叛國民革命，屠殺工農，以維持這些剝削制度——帝國主義對中國農工工人的剝削制度，那麼他便不能不反對中國的民族解放。所以，現在不但中國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農民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革命，並且也只有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一般勞動民衆，幾萬萬的中國民衆，完成民族解放的革命，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而推翻帝國主義的世界統治，完成國際的社會主義革

命，使中國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而與世界無產階級聯合，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星月

（四）農村社會的階級矛盾與階級爭鬥

農村的舊社會經濟關係在那裏阻礙生產方法的改革，桎梏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使牠內部的矛盾性急遽地增加，表現出來，遂釀成農村社會階級巨大的分化，農村社會經濟的衰落與天災人禍之頻仍，造成了農村社會階級鬥爭的背景。

農村的社會階級關係自然不是很簡單的：一方面在農村社會範圍以內人的成分非常複雜，一方面農村的地主階級和城市的資本家商人發生關係，這種縱橫錯綜的複雜關係，非從經濟方面觀察，不能精確的分析。

土地的所有權愈趨於私有化，農業經濟愈紛亂，農村社會階級的分化愈劇烈，在這不斷地分化的過程中，各階級的生活性質更趨於複雜。在農民方面，可以分出自耕

所以中國要實行民族解放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對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

六〇六

農佃農半佃農雇農（分長工短工兩種）四種，這四種農民如果以經濟的地位來說，則除了雇農以外，都包含有小農貧農中農及富農——其中的主要的成份自然是貧農和小農，次之為中農，富農不過是最小的一部份，他們也同樣的剝削貧農及小農，正如城市中的貴族工人一樣。在地主方面，可以分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三種，大地主多半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貴族世家，中小地主多半是由於城市的商人變成或者由於大地主破產變成的。大地主依賴地租為他們重要的收入，他們離不了佃農和雇農；中小地主有一部分是完全靠佃農雇農去耕種土地，有一部份是一半自耕一半給人去耕種的；此外還有一部份人專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寄生蟲，如土豪劣紳（當然地主也是土豪劣紳，此處是指地主以外的一部份惡蟲！）痞棍訟師中介牙人，他們壓迫農民剝削農民，比地主有過之無不及。在農村中

還有一部份人可以叫做『前無產階級』，他們的生活不固定，專靠做苦力漁夫船夫牧人，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這一部份人的生活較之一般農民更苦痛。

自耕農逐漸破產，土地喪失，於是佃農雇農的人口增加，地主豪紳得以加緊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剝削的方式可分三種：地租的剝削，利貸的剝削，工值——勞動力的剝削。

地主征收佃農的地租在近年只有逐漸加緊，過去有許多地方是通行活租辦法，現在都逐漸改為『鐵租』，無論是豐年荒年都須繳納一定的租穀。如果有佃戶競爭着承佃，地主隨時可以加租，佃戶承佃時，不但要費了許多的額外手續（如送田鷄請酒寫租約），并且要預先繳納一定的租穀，叫做『押佃』，還有許多要打『預租』的，就是佃戶要預繳明年的地租，如果明年是荒年，地主絲毫不吃虧，此外尚有許多苛刻的征租法，如『包三担』『兩頭收』『淨租』，都是殘酷的剝削法。大地主剝削農民似乎不及中小地主利害，但他們的走狗爪牙剝削農民是惡毒無比，佃戶承佃時，他們從中抽取回扣，美其名曰『小租』

，農民一面要以血汗換來穀物納交地主，一面又割肉挖骨的孝敬這班惡蟲。

農民耕種土地，往往缺乏成本費，或是婚喪缺乏金錢的時候，不得不向地主借貸，借貸的利息，普通都在年利二分，有的甚至三四分，借貸時又非抵押品不可，平常都用租穀作抵，叫做『押租』，如果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向地主借一石穀，到了收穫的時期，必須還一石半甚至二石，這簡直是公開的剝削農民，此外地主豪紳開設典當店實行重利的盤剝，農民到了寒冬甚至不能贖出他們的衣服，由利貸資本來去任意拍賣。

地主榨取農民的勞動價值，正如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一樣，佃農終年手胼足胝的勞動，但他們的農產物大部份給地主拿去，剩下來的部份，除開肥料種子雇工勞動工具的成本費以外，『純收入』的價值遠不及他們所費的勞動力的價值。至於雇工，他們替地主做工，勞動力的使用權完全歸地主所有，他們的勞動時間平均至少在十點鐘以上，大概『長工』所得全年工錢，多係用銅元計算，每年至多不過一百千，短工每日平均不過五六百錢——

——忙的時候可以賺到一千錢，至於重工，尤其可憐得狠，一個牧牛兼種田的未成年的孩子，多有賺飯吃拿不到一文的，如果每年能賺到十千錢，他們是開心得不得了了，若是做短工只有在年常的時候，有人雇去，工作一緊張，他們便沒有資格，總之，佃農耕種地主的土地，他們總的勞動量被地主無代價的榨取了大部份，雇農替地主做工，他們所得的工錢在他們的工值以下——稱這被榨取去了的工值為『農業剩餘價值』也未嘗不可——不能維持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農業勞動工具為地主所操縱，貧農及小農多有不能購置完備的，於是有一種『純佃制』，就是一切的農具由地主供給，佃農付佃時要另外付以相當的『酬租』。

富農有時也以利貸資本及出租農具牲畜來剝削小農及貧農，雖然他們的剝削程度不及地主豪紳，但他們同小農貧農的利益不能完全一致，這是可以斷言的。

當荒年的時候，農民要求地主減租，地主高興時，發一點慈悲心，減少百分之九，或者允許延期付租；否則他們會聯合戰線，實行『起佃』，抽取他們的後備人馬承佃

，使許多佃農失業。

小地主在工作方面壓迫農民與大地主一樣，甚至更利害，大地主有時強迫農民替他們做許多無償工作——如挑水推車，剷地，叫做『徭役』，小地主每年自己實行嚴厲的監工，農民得不到休息的時間。

鄉間的水利大部分為地主所操縱，農民耕田往往自己沒有水，要付錢買水，甚至農民要從地主的田裏『過水』也非常困難，所以到了旱年，農民種的禾先行枯死，年來為了爭水利的原故，釀成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

農村要防制水災必須費了很大的工程去築堤建閘，但是出力的只是農民，地主豪紳在那裏袖手指揮，農民為了他們大部份的利益去耗費許多的勞動，結果得不到半個大錢，有時地主豪紳拿出公費來發給出力的農人，但『羊毛出自羊身上』，不過是把農民自己的錢發還農人罷了。

地主豪紳有時以公益為名來榨取農民的金錢，最顯明的就是組織『民團』『團防』，這些組織表面上是保護全村全鄉的利益，實際上變成了榨取壓迫農民的唯一暴力機關——造成許多圍困。農民每年的所納的苛捐雜稅比納

賦稅還要多，——自然地主也要納捐納稅，但他們所出的錢完全要轉嫁到農民身上。地主豪紳有了這種暴力機關，就可以直接的壓迫農民，農民如果短租欠債，馬上可以捉去受刑坐監。地主彼此如果利益衝突起來，他們就率領農民替他們出力犧牲，農民變成了他們的傀儡戰士。

地主豪紳一方面直接的壓迫農民，一方面還要間接的壓迫農民，因為地主豪紳同軍閥官僚及一切政治界的人聯絡的，農民短租欠債，地主只要送到官廳比前清父親送逆子還要靈，官廳遺出去的『糧差』對地主豪紳百般逢迎，有時地主漏糧購稅，糧差必竭力掩飾，可是他們對農民便不同了，農民無論在豐年荒年都不能短少一個糧錢，所以這批糧差，直接是官僚的走狗，間接是地主豪紳的走狗。

近年有許多企業家的資本侵入農業經濟，有許多商人把河流溪沼的水利當做他們的營業對象，他們大規模的承租大地主的田地，依仗他們雄厚的農業資本勢力壓倒許多佃戶，在這種企業的農業勢力最大的地方，雇農的人口只有迅速地增加。從前在荒年的時候，農村中本來有一種『義倉賑饑』的辦法，但是現在，地主豪紳把這種義倉取

消了，甚至掠為私有了，農民一到了荒年，只有挨餓，餓得無法時，不得不起來暴動，實行搶糧。

當農村的經濟破壞，農民的生活苦痛到了極點的時候，農村的社會關係醞釀着許多的矛盾性，劇烈的階級鬥爭於是開始，一方面地主豪紳階級聯合軍閥官僚及城市資本家企業家拚命的向農民進攻，他方面農民也在那裏表示反抗，雖然農民的階級意識很薄弱，只能零碎的反抗地主豪紳，但他們現在已在我黨領導之下舉行大規模的階級暴動了，他們以激烈的手段殲滅他們的敵人——地主豪紳，焚燬契約，沒收土地，他們的階級意識將隨着每一次的暴動提高來，農村的階級鬥爭將從此加緊，最後造成全國的總暴動，使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根本坍塌。

(五) 中國的地主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本來是由封建階級地主階級轉移過來的。自從資本主義的勢力伸展到中國以後，一般地主將從農民身上剝削得來的剩餘利益投入城市的工業商業以及金融事業，他們一方面去剝削工業勞動者，一方面又要向農民榨取，因此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多半兼為地主階

級——中國很少純粹的工業資本家。

這是很顯明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利益彼此一致，民族資產階級必須聯合地主階級向農民剝削，才能穩固他們的統治勢力，同時地主階級又必須利用資產階級來壓迫農民，在這樣巨大的聯合戰線之下，農民自然變成他們共同宰割的牛馬。

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軍閥的剝削，他們便不得不聯合地主階級，將他們所受的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譬如軍閥征收苛捐雜稅，資產階級把商品的價格提高，以低廉的價格去購買原料，這些虧耗都沒有歸到地主階級，吃虧的只有農民，並且地主階級可以在這時候做一點壟斷投機的事業來增進他們的利益。自從舊式的農村家庭工業破壞以後，城市資產階級又以新的方式來剝削農民；他們將許多手工品給農民去做——如編毛巾，織洋襪，製錫箔，繡花，製花邊……等。農民領取了他們的原料後，辛苦的工作不息，他們所得的工錢，非常低微，他們被資本家榨取去的剩餘價值比工廠工人受資本家的剝削還要利害。農民一面要受地主豪紳的剝削，一面又要受城市資

本家的剝削。

在都會城市的附近，資產階級拚命的購置土地，造房屋，建工廠，設商店，或者在鄉野間開採鑛山，都可以影響到地價的高漲。近年，城市附近的土地多半流入資本家手中——尤其是在上海漢口天津諸地，許多農民出賣他們的土地以後，大部份變成城市的工人，所以資產階級完全靠農村的經濟破壞和地主階級極力壓迫農民，才能發展他們的產業，否則他們找不着許多勞動者，更沒有許多工業的勞動後備軍。

地主階級除了直接剝削農民以外，他們還有支配壟斷市場的權力，在收穫的時期，農民很早的把他們的剩餘農產物出賣，而地主則可以把許多剩餘的農產物屯積起來，到了青黃不接市場缺少原料的時候，他們再把他們的屯積物拿來出賣，結果他們得到了投機的利益，而用他們的原料製造出來的商品的價格也高漲起來。

自從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叛變以後，他們把政權拿在自己的手裏，但他們的階級力量非常薄弱，同時他們內部衝突得很利害，他們始終不能夠穩定他們的統治勢力，因

此他們遂不得不將反革命的領導權，讓渡到豪紳地主手裏，結果地主豪紳的勢力更擴大更猖獗起來。

可是，地主豪紳雖然拿到了統治權，但他們亦無力去消除他們各方面的危機，最重要就是各地的農民不斷地起來暴動，地主豪紳恐慌起來了，他們對付農民只有兩種辦法：加緊白色恐怖以暴力去壓迫農民，與改良的手段去軟化欺騙農民。

地主豪紳在現在決不會採用改良政策，因為他們階級利益的代表——反動的政府的勢力完全建築在地主豪紳剝削農民的關係上，反動的政府一切的財政用度，都要靠他們去剝削農民的利益來供給，而且有許多軍閥官僚政客自

寸

鐵

即是

蔣介石從前說：『反對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會也說：『反對特委會即是反革命』；最近蔣介石對南京軍校學生說：『反對校長即是反對國民政府，亦即是反對國

身就是地主階級，自然不願意實行這種改良的政策。所以反動的政府過去用改良的口號——減租減息去欺騙農民，在現在他們竟一聲不響了。反動的政府既然放棄改良政策，自然是暗示地主豪紳階級去加緊的壓迫榨取農民，因此白色恐怖的屠殺政策與種種慘無人道苛虐舉動，於是開始。

民族資產階級地主豪紳階級與他們的代表——軍閥官僚，像鐵鍊一般聯成一條聯合戰線，可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鞏固結合將搥碎他們的鐵鍊，農民的鐮刀和工人的斧頭將毀壞他們所賴以生存的舊社會關係，使白色的統治勢力根本解體。

（未完）

民黨。』反對國民黨想必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該殺頭。古有『必須有』（今通訛作莫須有，惟宰輔編年錄作必須有）三字獄，今有『即是』二字獄。

（撒翁）

忠實同志乎叛逆乎？

唐生智同志，何健同志，劉玉春同志，楊森同志，葉開鑫同志，這班反共的忠實同志，親親密密的喊得沒有好久，都一個一個的變為唐逆何逆楊逆葉逆了。究竟誰是忠實同志，誰是叛逆。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永世也弄不清楚，世界上的政黨，只有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有這種怪現象。

（撒翁）

是誰從中播弄呢？

一月八日申報載長沙通信說：『蔣氏最近所派代表廖軼羣……，攜有蔣介石致湘省各將領手書……，并表示解決湘局辦法：（一）湖南省政局主席准由湘將領推舉，呈由中央任命；（二）不派軍隊入湘；（三）湘省內軍隊准擴充為四軍；（四）軍餉設法接濟，并允即日先撥十萬元，交湘代表王大楨帶回……；李品仙等又接寧代表孟張來電，表示蔣介石對於湘事之善意，現又派朱一鳴宋鶴庚何雪竹三人為代表，即日來湘，代表一切，并攜有軍費五十萬，接濟湘軍……；』可是程白兩部已打進湖南，并且致電南京說：『唐部餘孽……不意北方軍閥，從中播弄，

接濟該逆等鉅款，竟許編成六軍之多……』這件事不但表露國民黨軍政統一的新氣象，而且還不知道從中播弄的究竟是誰！

國民黨還能欺騙民衆嗎？

（撒翁）

自去年四月十二以來，國民黨所屠殺的工農，該有多少！各省公然發出『停止一切民衆運動』的命令。抑制農工，停止民衆運動，正是此次全會中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之主要內容。繆斌且提議嚴禁罷工減租加薪減時，說這是偷惰的舉動，似此資本家有時願意開恩加點薪，減點時，地主願意開恩減點租，黨國先生也要出來嚴禁的；所以研究系的時事新報誇獎道：『如蔣中正褚民誼繆斌等之提案，試取其文讀之，果何人不為之感動流涕，思所以自効哉』。然而于右任還厚着老臉說：『外間有停止民衆運動之謠，係敵方捏造』；何香凝還哭喪着臉提議：『切實扶助農工』；哈，你們現在還想欺騙誰？

（撒翁）

達爾文和馬克思同時倒霉

好聰明的褚民誼，他知道國民黨不要革命了，所以提

議國民黨的組織，應該照基督教青年會的辦法，再加上一個美育部便行了。最有趣的是他在設立德育部的說明中，無端狗血噴頭的將達爾文學說大罵一頓。對了，只有宗教家及唯心派的學說，向來是反革命者的利器；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得勢，達爾文當然也要和馬克思同時倒霉。

（撒翁）

運動民衆與民衆運動

國民黨爲什麼停止民衆運動，現在由蔡元培老老實實的宣布出來了。蔡在南京省市府招待席上說：『在前向敵人進攻時，當然須運動民衆助我革命。……』（撒翁）

國民黨的理論與方法

此次國民黨全會主要的精神是什麼？就是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國民黨的理論與方法是什麼？就是：以資本帝國主義的各國爲模楷爲交友，而反對社會主義的蘇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設及賢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殺主張民衆暴動民衆政權的共產黨；在民族利益國民經濟的名義之下保護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財產，而向工農民衆進攻，停止其運動，

解散其組織。這就是正式拋棄孫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來純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所謂『肅清共產黨的理論方法』，就是肅清改組後的國民黨之革命性；所謂『重建國民黨的理論方法』，就是恢復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確定。

（撒翁）

誰是中國的國民革命者？

中國真正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國內上層階級有力者，還是軍閥，地主，官僚買辦的資本家；汪精衛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還是屈服在上層階級勢力之下；戴季陶顧孟餘甘乃光所夢想的民族資產階級，還在搖籃裏，并且終於在搖籃裏；此所以汪精衛弄得進退失據；此所以戴季陶只得煩悶頹廢；此所以蔣介石李濟探得了勝利。蔣李勝利了，中國反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國民革命可是失敗了。此所以現在願意而且能夠繼續完成這個革命的，只有工農階級。

（撒翁）

無賴與有賴

現在有一位中美合璧的正人君子，罵盧騷是無賴漢，恭維耶蘇是正人君子。其實盧騷耶蘇都始終是無賴漢；

假使耶穌對於猶太人君子所指斥的罪惡，能夠翻然改過遷善，何至釘死在十字架？無賴漢是世界創造者，正人君子是世界創造之障礙物，或破壞者；所以無賴漢一旦為有賴而變為正人君子，其人便不足觀也矣。丹敦、羅蘭夫人、米勒蘭，當初本是無賴漢，其後都為有賴而變為正人君子。中國的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輩，當初在保皇黨看來，何嘗不是無賴漢，可惜後來都為有賴而努力要做正人君子了。

『黨人可殺』

（撒翁）

二十年來做國民黨死敵的研究系，助袁世凱誅鋤國民黨，助段祺瑞壓迫國民黨，助陳炯明反對國民黨，盛稱直

我們的死者

追悼我們的戰士

憤生

——黃五一等三十餘同志

自國民黨公開反動以至現在，湖北工農及共產黨員在白色恐怖之下，為革命而犧牲的，不下數千人。新軍閥

系的兩次戰功八省地盤，北伐軍出發時，猶在他們的時事新報上反對國民革命，反對青天白日旗，為孫聯帥捏報勝戰。一旦北伐軍佔領了上海，時事新報馬上改變態度，裝出黨人的口氣，也稱呼先總理，也痛罵奉直軍閥。乃日久玩生，復萌故態，漸漸埋怨道：『民衆（研究系）謀與黨接近，乃造「投機」之名辭以却掃之，……冒國民黨招牌之共產黨固可誅，而冒國民黨招牌之「黨人」，其罪亦可殺矣。』然而他們還很膽怯，一露『黨人可殺』的論調，馬上便抬出繆委員來做護符。嗚呼研究系，可恥亦可憐矣！

（撒翁）

胡宗鐸到武漢，特別加緊的屠殺，他的手段比任何軍閥都要毒辣，曾一次槍斃徐蘊達等十四個剪髮的女學生，槍斃時百般侮辱慘不忍言。這次湘鄂戰爭接觸以後胡屠戶（武漢市民所稱呼的）深恐武漢工人暴動，故實行屠殺政策

，以資鎮壓。一月二十日，武漢三鎮同時槍斃工農領袖三十餘人。其中有漢口車夫八人，印刷工人五人，黃安農民三人，我們最勇敢的黃五一同志（即更名之李寶堂），也就在這大屠殺之下犧牲了！

五一同志爲湖南人，年廿七歲，曾留學法國，家庭爲小資產階級，在民國十一年時在湖南加入共產黨決然脫離家庭，往安源作工人運動。後在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主編青年工人，至十五年夏來武漢工作，爲全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担任漢陽兵工廠工會祕書長，國民黨反動之後，又當選共產黨湖北省委員，並任省總工會祕書長，因參加漢口車夫工會代表大會被捕而遭慘殺。五一同志，他一生是艱苦奮鬥，在安源武漢，均能得一般工人——尤其是漢陽工人的信仰。他在臨死的時候，沿途向羣衆兵士演講，大呼口號。自五一同志死耗傳出後，武漢工人，多爲之哭泣不止。

與五一同志同時犧牲者有侯步升（泰安工會之委員長 紡總常委）馮良翼（申新工會委員長 紡總常委）段良材（裕華工會委員長）馬瑞享（震寰工會執行委員）李協臣（

漢口車夫領袖）林子良（武昌洪山農民領袖）程懷容（五區農協委員長）秦曉芬等均係湖北工農重要領袖。

此外尚有共產黨湖北省委員夏桂林（通山農協委員長）余尙斌（粵漢路工人領袖）王小妹（震寰紗廠女工唯一領袖）漢口車夫領袖馬得勝（進攻友益街佔領總工會時被捕）等同志及黃安農民領袖亦先後均遭胡屠戶之手。

現在湖北工人農民，還在白色恐怖之下，很痛心的，很悲傷的哭他們的領袖，這些領袖的遺像，也深深地印入湖北工人農民的腦子當中，永久不會磨滅的。湖北的工人農人不但哭他們的領袖，並且是一步一步的踏着死者的血，勇敢前進，要殺盡一切工賊豪紳資產階級，爲他們的領袖報仇呵！

同志們！哭泣是無益的，是羞恥的！我們記念死者只有依着死者的精神一樣的前進呵！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

我們的死者——黃憶農 日生

黃憶農同志，他是一個最有血氣的青年，對於他以前的經歷我不能澈底的知道；自從他到我們地方來之後以及

直到被軍閥殺死的時期裏，對於他的歷史很明白。

他是我們青年團的指導員，他在十二月八日下午三時到我住的地方來，他向我說：我要化裝到沙上去做農民工作了，但是沒有認識的人，很困難，那時我們黨裏有一個同志姓施的，方才回到家去，他家是住在沙上的，於是我們寫了一封信給黃憶農，叫他到沙上去找他，他拿了信就回到會議場去開會，那知在夜間十一時，他從會議處回到他住的地方，他看見如狼似虎的三五成羣的兵，在他住的地方的週圍伏着，他因為摸不着頭腦慌了，就向樓上趕緊脚步跑去，於是那許多強盜兵，懷疑了，跟在他的背後，上樓一抄，在被窩中抄出了文件以及宣傳品，而被軍閥拘去了。

過了二十幾天的牢獄生活，終究不屈伏於軍閥鐵蹄之下而遭殘酷的軍閥鎗斃。

呵黃憶農同志，你是譬如一隻縫衣的針，我們是一條線，你引導了線要穿過黑幕沉沉的布，但是你方才引過了一些，終究被抵針把你折斷了，使我們停留在布的中間，但是，針，世界上有多少針，數不清；工廠裏還在天天製造呢，抵針憑你怎樣的堅實，終究折斷不盡世界上的針啊

黃憶農同志呵！我哭了，我並不是哭你遭殺，我是哭我們青年的不幸，失去了領導者，但是我又很歡喜，因為世界上的針折斷不盡的呵，在自然的原則上，『多一分壓力，反抗強一分』。黃憶農同志你的笑容可掬的形狀，歷歷在目，我們永遠不能忘你。但是你已是死了，死者已矣，我們以後唯有踏着血花濺滿的白色帝國主義與列強的走狗——國民黨，叛反民衆的黨進攻，不達目的，誓不不休，死而有知，也要含笑九泉，祝我們早日或功。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

海陸豐蘇維埃

出版

海陸豐蘇維埃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燈塔，要知道這一燈塔的內容，請看這一本小冊子。

兩個國內戰爭

「欠債欠租將刀還盡
有槍有砲快樂過年」

中國現在南北軍閥的混戰，大家都稱為國內戰爭。其實，現時另外還有一個國內戰爭——工農貧民反對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革命的國內戰爭總是階級的戰爭。軍閥之間的混戰，是不能稱為國內戰爭的；軍閥的戰爭破壞一般民衆生計，幾十倍的加緊剝削人民，尤其是工農。民衆反對這種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的階級鬥爭劇烈起來，便不能不變成公開的武裝衝突，現時這種衝突不但處處都在變成奪取政權的武裝暴動，而且由武裝暴動勝利建立蘇維埃，而進到革命的階級的國內戰爭了，如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和廣東反動政府的戰爭。

中國的統治階級——買辦豪紳資產階級，以及列強帝國主義，他們內部之間有無數的衝突，他們所處的地位根本有無數矛盾；因此現時中國的南北軍閥便不能不互相混戰。這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根本弱點，工農兵士貧民的革命始終要推翻他們。雖然帝國主義者想自己想法緩和這些矛盾衝突，以保持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雖然中國的軍閥國民黨想暫時調和各派，一致來壓迫工農的革命運動；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北京總稅務司易統士跑到上海，提出南北關稅會議的主張，這是想調和南北軍閥的戰爭。他的說帖上，已經公然承認中國只有地方政府，主張關稅增到一二五之後，可由各口岸的實際政府瓜分。

如此辦法，帝國主義一面保持了外債的保證金（關稅），有一個統一政府治理中國（所謂統一關稅行政的總稅務司），一面可以控制各個的中國地方政府，要戰要和，由他擺佈。但是，這件事行不通。爲什麼？因爲蔣介石正在和馮玉祥聯合，南京政府裏還添了幾個馮派的總長（黃郛薛篤弼），——馮玉祥不能不和張作霖打一打，他的地盤是太小。一個軍閥的地盤都太小，他們之間遲早是要打仗——爭權奪地。帝國主義的幻想一時不能成功，不但南北要打，而且蔣介石派和廣西派也要打，……亂七八糟的小軍閥也在互相打，現在岳維峻方振武等在馮玉祥的河南境內，他們正想乘機奪取地盤。程潛陳嘉佑白崇禧胡宗鐸等正在湖南和李品仙何健等打仗。而程潛一派與白崇禧一派將來未必不要打。廣東方面李濟陳黃紹雄聯合陳銘樞錢大鈞曾經把張發奎等打跑。但是陳銘樞至今還不肯就省政府主席，李黃的廣東派與陳錢的蔣派之間正在醞釀衝突。其餘江西福建……許多省裏各派的小軍閥都在明爭暗鬥。這些軍閥，自己覺着統治地位太動搖時，固然也想暫時聯合，而一致的來征服革命的工農；但是，他們之間的衝突是太多了！他們之間的『國內戰爭』，實在使工農農民衆更沒有出路，實在使兵士羣衆也沒有出路。工農兵士羣衆反對他們的暴動，崩潰他們軍隊的革命行動，逐步摧毀他們在鄉村各縣統治基礎——豪紳的地方政權。工農革命勢力對於反動勢力的聯合壓迫，更要團結極廣大的羣衆來反攻，來發展，——而進到城市爭一省以至幾省政權的革命戰爭！

這樣的國內戰爭是開始了！

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發展是超過了西歐一百年的歷史。蔣介石的上海屠殺，李濟琛的廣東屠殺，

是豪紳資產階級明顯的公開的背叛國民革命而開始向工農貧民階級宣戰。汪精衛的武漢反動完成了豪紳資產階級的全國聯合戰線。中國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劇烈，從此更以百倍千倍的速度進展，到了去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便是工農階級在這國內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先鋒。廣州暴動雖然失敗，而工農方面仍在全國繼續這種革命戰爭。尤其是海陸豐的工農，他們在廣州暴動前兩個月已經奪到政權；他們現在和廣東反革命勢力的搏戰，便是這種革命的階級的國內戰爭之最明顯的形式。

海陸豐的民衆從古以來第一次在自己政權之下過新年，據上海申報傳來的消息，他們過年的時候貼的「春聯」是：

「欠債欠租將刀還盡

有槍有砲快活過年」

這不僅是海陸豐民衆的呼聲，這是全中國工農的呼聲。

全中國的工農貧民，都實實在在無槍無砲便沒有法子過日子了！這種呼聲，會不會是「太平世界」的呼聲，會不會是有改良主義幻想時候的呼聲呢？當然不是的。這是戰鬥的呼聲呵！這證明中國是在階級的革命的國內戰爭時期，是在工農貧民和豪紳資產階級血肉相搏的時期。

這種國內戰爭在廣州暴動之後的表現是：——

極殘酷的白恐怖。廣州暴動失敗後，全國各地的屠殺，破獲共產黨的機關，槍斃斬首，嚴刑拷訊，逮捕監禁，真是寫一百天也寫不盡。共產黨員——工農羣衆革命的領袖，被殘殺的不知多少，一般工

農革命份子也是如此。是的！『國內戰爭之中是沒有俘虜的！』國內的人分成兩部分作戰：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官吏劊子手豪紳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買辦，別方面是極大多數的民衆——工農兵士貧民。這種戰爭的性質是最劇烈的。統治階級的殘忍，白色恐怖的嚴厲，正是他們要竭死力的保障自己的剝削和壓迫，要想鎮壓工農，尤其是工農革命之軍隊的參謀部——共產黨。

資本對工人的進攻 革命的勢力發展，雖然是要無產階級來做領導的力量，是要爭得城市來做革命的中心。廣州的暴動，更加表明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而使豪紳資產階級發顫。城市工人的革命行動，即使是極平常的日常經濟鬥爭，只要能稍稍發展而團結羣衆，在現在這種時候，對於統治階級已經是極可怕的力量。他們已經知道，這些半公開及祕密的赤色工會，實在是他們的死敵。所以最近國民黨及資本家對於工人的進攻是加倍的嚴厲。陰歷新年中，上海漢口廣州以至天津，差不多幾萬工人店員都被，——資本家借着年關來『清共』，要想刷除革命的種子。國民黨便在大大賣力：封閉工會，開除『調解』勞資糾紛，宣佈『共產時代』所訂條件一律取消……。

農民自發暴動的巨潮 先說北方罷。直隸山東河南等省以至於東三省，農民民衆的反對軍閥戰爭，都已先先後後的開始。紅槍會天門會大刀會等的奮鬥，最近的發展，愈加廣泛，而且開始深入了。河南紅槍會首領有許多代表小豪紳的，他們現在要去受馮玉祥新軍閥的招撫收編，於是他們的羣衆便開始反對他們。有些地方已經組織『光蛋會』——貧苦農民的獨立組織，而和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暴動相聯絡了。甚至奉天通化的大刀會失敗之後，也有一部分覺悟自己沒有政治出路，而來找共產黨了。

如果豪紳資產階級能夠派許多兵佔領重要城市，直接用高壓政策，壓住工人的革命行動，那麼，他們決沒有這許多兵，去駐滿全國各鄉各村。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各地的農民鬥爭，最近有極大的發展。他們殺收租收稅的人，他們殺戮地主豪紳，他們不遺餘息。這些鬥爭可以說普遍了南部各省。這些鬥爭有許多地方已經達到公開的武裝衝突，——讀者每天可以在中國報紙上看見。甚至於江浙的農民，他們的羣衆都在買刀買槍。全中國都在武裝的階級戰爭之中，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蘇維埃政權的發生。中國工農在這種狀態之下，他們是只有武裝暴動奪取攻權——建立蘇維埃的中國，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中國，可以制止軍閥的混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整頓日益破毀崩潰的經濟。

工農兵士的羣衆暴動，他們的勝利便是建立蘇維埃政府。現在不但海陸豐，就是江西湖南邊境的萬安遂川也已經成立蘇維埃政府。廣東北江的仁化以及海南島都有蘇維埃政府發生。

這種各縣的蘇維埃政府，是一般工農兵士的燈塔。廣東海陸豐蘇維埃的存在，便證明給全中國的工農兵士貧民看：只有這樣才能『快活過年』，才能有自己的自由，才能……，所以不管廣州暴動失敗後反動派如何的殘酷屠殺，廣東各縣的農民暴動更加風起雲湧；各地駐軍的兵士，以至於民團團丁，多有動搖起來的，甚至公開的投到工農兵蘇維埃方面來（江西亦是如此，湖南更有這種可能）；廣州的一般工人，甚至反動領袖下的機器工會工人，都在到處尋找共產黨。這對於豪紳資產階級是多大的危險！

各省的國民黨軍閥豪紳資本家，所以都要『清鄉』了。尤其是廣東李濟琛等派了三路『大兵』來打海陸豐，準備派兵肅清仁化，『征討』海南島。江西也

如此。階級鬥爭的劇烈，在這些地方真是到了極點。工農羣衆更要勇猛前進，號召兵士弟兄起來加入革命。我們要和吃人的軍閥國民黨決一死戰。我們在各地要認真的武裝自己，認真的團結羣衆力量，認真的準備暴動。海陸豐的工農兵士已經給我們榜樣看了：他們不但暴動勝利，而且現在更進而幫助發展普寧紫金惠陽三路的農民暴動，他們已經能夠和兵士羣衆聯合，組織自己的工農革命軍，他們號召一切去打他們的兵士覺悟過來，——他們始終要戰勝一切困難。

「國內戰爭之中是沒有俘虜的！」我們只有前進。

軍閥的混戰衝突是永不能消滅的，我們只有趁着敵人的混亂，勇猛的前進。豪紳資產階級早已向我們宣戰了，我們只有實行革命的戰爭而得着勝利，方才可以得着解放。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再說白禍

綺園

共產黨之在今日已經成爲中國唯一的革命黨，沒有了共產黨，革命就失了領導的中心。中國的貧苦民衆尙需要革命一日，共產黨便能夠存在一日。因此，所有帝國主義，無論東西，所有豪紳軍閥，無論南北，都在無形之中締結一種神聖同盟，立下決心專與共產黨作對。雖然他們中間的內鬩傾軋爭奪衝突異常利害，關於這一點，是一致的。他們每飯不忘，異床同夢的，便是如何而後能澈底使共產黨不加搗亂，民衆不起來革命。這的確是他們的心腹大患；和敵人搶地盤打仗，至多犧牲多些兵士，只要把招募的白旗一揚，無數找不着出路的窮困農工就會投來爲自己拚命；樹起招魂幡，不愁沒有鬼到。他們可惜兵士，還不如子彈利害。所以打敗仗實在不算回事；你看孫傳芳打了多少敗仗，徐州得而復失多少次，依然損不到他們毫毛。共產黨搗亂便不同，他領導着下層的勞苦羣衆，天翻地覆的幹起來，把豪紳地主一切秩序統系信仰組織經濟法律……完全擲在臭毛廁裏，他們及其屬類將

喪失所有掠奪得來的財產和自由，甚而至生命。這樣一來，根本完了，所以恨共產黨比殺了爹娘還痛心。但是，倒底軍閥們因所代表的階級利害輕重仍有差別，故其「反共」的程序方策雖一樣狠，但仍有可笑與發狂之分。譬如張作霖是十足封建地主豪紳的代表。誰是額上有字的和沒有字的共產黨，誰是共產黨的大工具和小工具，誰又是準共產黨和有共產嫌疑者，他一概不管。他要打誰或誰反對他的時候，誰就是「赤」，便應該「討」。

最近北京會議的結果，部署津浦、魯西、大名、京津、京綏五路討赤總指揮，大舉討赤。如果他們的條件決裂，和議無成，張宗昌孫傳芳褚玉璞張學良張作相五路「討赤」總指揮，和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譚延闓四位「反共」總司令在疆場混殺，只有雙方的兵士們所流的血是「赤」的，此外總指揮與總司令心中實在異常明「白」。至於直隸財政廳擬由各縣地主，按財產多寡，籌討赤軍費，其稅率百畝以上出三十元，五百畝以上五十元，千畝以上百元至五百元；又京漢路沿線戰時特捐歸張學良，田賦討赤等特稅歸褚玉璞（均見二月廿三日申報北京電）。這是

北洋軍閥的討赤方針。國民黨於地主豪紳之外還加多一種高等華人（洋奴買辦資產階級東西留學生大學教授……），反動的腦筋自然比較靈敏，何況要在帝國主義者摟抱中和張作霖爭寵，更須加倍獻媚討歡，故此卑污無恥陰狠殘毒的獸性，不惜盡量在人類面前表演。凡國民黨轄下的地方，沒有一處不充分的淌流着工農學生貧民的血跡。

國民黨內各派軍閥，什麼「記」都好，倘若從自己黨內的另一派奪到新的地盤，一開始便向工農學生施行大的屠戮，已成爲不成文的公例。他們要討得主人帝國主義與豪紳階級的同情援助，非如此不足以堅盟。程潛白崇禧剛奪得兩湖地盤，在武漢長沙盡量的搜殺工農學生，其意若曰：我們殺共產黨並不比唐生智何健退板，我現在殺了這許多，我的主呵！你總該相信罷。李濟琛初回廣州，由陰歷年關起一直到現在，每日都槍斃若干工農學生，以爲向香港總督合作及商量借款之先容。他不特捕殺工農學生，即張發奎薛岳等三日間屠戮工農至五千多的劊子手，也一律當作共產黨看待，如此，香港英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地主豪紳自然更加放心了。國民黨各派之於帝國主

義，正如羣狗覓主，大家都使出全身本事，施行屠殺，誰都不肯後人。英國見李濟琛勝似張發奎，日本在張作霖與蔣介石兩狗之間躊躇未決，所以近日特別賣力發狂。假使各地的暴動銷沉，這種屠殺的現象亦不會終止的。

他們還提出什麼制止共黨陰謀案，什麼防遏共黨方案大綱，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不要臉無恥，不外利用幾個高等華人爲這羣瘋狗製造殺人的理由而已。什麼「無辜學子，誅戮可哀；被騙農工，犧牲堪憫！」這不是國民黨夫子自道的供狀麼！老狗吳國丈開口殺盡共產黨，閉口殺盡共產黨，於是資產階級學者胡適之心折之餘，乃尊之爲中國三百年來四大思想家之一了。你們看見馮玉祥之以後捕獲共產黨即處死刑的通電嗎？你們看見程潛在長沙對土豪劣紳的演說嗎？這位總指揮說：「如共黨再不消滅時，那就是捉一萬殺一萬，捉十萬殺十萬，決不赦免。各位同志可看見兄弟實行；到底如何，決不致使各位說係扯談的騙人的，係發票子不兌現的，方對得起大家。今天所說，句句是真心誠意……」。看他那得意洋洋，傲然自得的神情！說話多麼響亮而有決斷！豪紳地主

們聽了如何不喜歡！然而湖南的「被騙工農，無辜學子」從此慘矣！可是這位總指揮仍沒有另外一位第八路總指揮李濟琛也者來得超羣。下面是二月十八日香港工商報的一段言簡而意賅的新聞，看吧！

「不准打靶友出聲」

最近軍警各機關，提解共匪死囚執行槍決時，往往沿途高呼種種反動口號，或叫囂罵在職官長，軍警亦無法可以制止，祇有任其叫罵。近日執行監刑軍官，為防止上述各項起見，實行一取締善策：即於囚犯細解刑場執行死刑時，在該囚之口，橫架一木或架柴枝，狀如絡轡之馬，使之無法可以叫罵，情形至為可笑。連日所見執行死囚，多已實施此法云。」

在這消息中可以看出想見李濟琛治下的廣東是個怎樣的活地獄！他那兇暴醜惡的面目，已窮形盡相的顯露了！同時，也可見共產黨至死不屈的大無畏精神！而且軍閥們的心虛膽戰亦到了極度。你們覺得共產黨臨死前一句口號都是可怕的。他可以掀起沿途觀衆的同情，他可以煽動受命令強迫行刑的劊子手革命。

同志們！這種情形斷不容許其久長的！必須用我們工農兵士的力量把他消滅！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由他們內部的矛盾衝突，已在準備第二次更大的混戰，結果必然的全國稀糟！我們只有領導着無限的工農兵士羣衆向前猛進！分崩離析的敵人是不能撲滅的！血的債只有用血來抵償，我們以前所失的，將加倍取諸於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們！

二月二十三日

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的意義

真君

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已於二月八日至十二日舉行了，這次會開中國革命史上尤其是職工運動史上的新紀元，重新估定中國革命的形式，給予全中國工人階級嶄新的生命，所以每一個革命黨人均應該有深切的認識。

此次擴大會議為甚麼於中國革命前途有這般重大的關係呢？要明白這一層，我們就得先簡單說明近來中國職工運動的趨勢及因此而發生的許多關於職工運動的種種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工人階級雖然他的本身和組織比起先進各國無產階級還算幼稚，可是他的爭鬥在世界史上是很光榮的，他歷來就佔中國革命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的一切偉大爭鬥，均是憑着中國工人階級的力和血去發動的，均是憑着中國工人階級的力和血去努力掙持的。自二七爭鬥，五卅運動，省港罷工，上海工人的暴動，直到武漢工人的收回租界，凡屬過去民族革命史上幾次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事件，試問那一件不是憑着中國工人的力量創造出來的！

中國工人是在不斷的鬥爭的，在這些不斷的鬥爭中，一方面動搖敵人的統治，削弱敵人的勢力，另一方面便是提高他們自己的經濟政治的生活，擴大他們的組織力量，吸收爭鬥的經驗，因為這樣，中國工人的爭鬥必然的是走向階級爭鬥的路，並不因為民族革命而掩蔽了階級鬥爭。

中國工人既佔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他們的爭鬥又是沒有一時一刻的停止的，他們本身很自然的走向階級鬥爭的路，這都是中國革命極好的形勢。可惜這一好的形勢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中國工人竟走到極嚴重的錯誤路上

去。這一錯誤方向就是在與資產階級聯合戰綫中拋却了工人階級自己的立場，做下許多與資產階級妥協的罪惡，簡單一句，就是因為政治運用的錯誤取消了工人的階級鬥爭。

這錯誤的形成在上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時候已達最高點，我們看看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決議案便可以知道，當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政治指導完全陷於這種嚴重錯誤之中，當時資產階級已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可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政治決議案仍沒有堅決明白的階級鬥爭的主張，仍在夢想『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於是許多工會的革命要求和爭鬥均斷送在這一政治錯誤之下了！

自資產階級公開背叛革命後，中國工人階級奮勇的爭鬥並不因此而有一息的停頓，他們的自發的爭鬥仍是激進不已的，不過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這個時候並沒有召集正式會議，重新討論新的政策和方略，有系統的糾正過去一切的錯誤，明確的指示全國工人以新的爭鬥方略，以致職工運動失其積極的領導。此外在資產階級反動後工人的爭鬥策略和工會組織以及在資產階級反動政治下面的職工羣

衆方面新發生的實際問題也是很多的。這一切均是目前中國革命中亟待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均有待於這次全總擴大會議給予一個正確的解答。

這次擴大會議幾個重要決議案是根據一年來全國各地許多新的鬥爭的報告和材料，經過很詳細的討論寫成成功的，整個會議的內容，充滿着實際的鬥爭的精神。他的重要的意義大概可分爲下列幾項簡單的說明：

第一，關於政治的，糾正過去一切機會主義性的錯誤，堅決的改正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的錯誤的政治觀念。擴大會分析目前中國政治的狀況，一致認定中國資產階級是整個的反革命階級，中國的革命自資產階級背叛後，在客觀上已經走到直接革命的時期，中國工人階級只有自己動手推翻資產階級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的統治，自己動手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政權，才能得到解放。這個鬥爭就是徹底的階級鬥爭！這就是中國工人一切鬥爭的明確的總目標！

擴大會認爲目前我們敵人的統治是極端動搖的，軍閥間的混戰，政治經濟的危機，極快的要實現總的暴發，階

級鬥爭日復一日的劇烈發展，如最近廣州工人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便是極明顯的證明。統治階級的日就削弱使工人階級愈能迅速崛起。所以現在中國工人的任務便是急起直追領導着農民兵士推翻敵人的殘暴統治，這一任務不但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

爲着推翻敵人的統治，中國工人在一切大的小的鬥爭中要不斷的循着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繼續不斷的爲打倒反動的國民黨而鬥爭，爲反對帝國主義扶植反動勢力而鬥爭，爲贊助農民土地革命而鬥爭，爲擁護海陸豐以及各地蘇維埃政府而鬥爭，爲贊助兵變而鬥爭！要用工人的力量將瀰漫全國的軍閥混戰變爲工農兵士反對敵人的階級戰爭！

第二，關於經濟鬥爭的，在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後，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聯合的向中國工人施行劇烈的資本進攻，資本進攻的結果，從中國工人手中奪去所有他們從鬥爭中得來的權利（即一切有利於工人的條件），使工人的生活陷於空前悲慘的境遇，所以堅決反對資本進攻便是工人切身利害的工作，須得馬上用全力去爭的。大會認

爲在總的政治爭鬥口號之下千萬不要忽略工人階級日常的經濟鬥爭，只有不斷的反對資本進攻的爭鬥才能提高工人的經濟生活，只有匯合許多無間斷的日常鬥爭才能形成總的政治鬥爭。擴大會因此定出目前經濟鬥爭的要求和口號，並爲適用於各地方各產業起見，又各爲特殊的詳細的規定。這是指示全國工人日常鬥爭的行動綱領。

第三，關於工會組織的，包含着許多實際的組織問題，從工會組織的系統與形式以至鬥爭策略，均根據實際的材料重新規定。在這裏面最重要的，如提出建立赤色工會的口號，在工會組織上新開闢一條鬥爭之路，使一般工人均能深切認識赤色工會的意義和作用；如建立工廠委員會說明實際運用各派工人的聯合戰綫問題；又關於發動羣衆的鬥爭，使工會羣衆化，建立工人武裝，對付反動派工會問題均有切實的鮮明的解答。

總之這次會議雖然在很短的時間並且極秘密狀況之下舉行，可是各委員與各地代表到得均十分齊全，會場的討論是很熱烈的，所據以決議的報告與材料均是很實際的充滿着鬥爭的活的情緒。所以我們深信這次會議的影響將

是很偉大的，中國的職工運動將因此而別開一新局面，階級鬥爭將愈益發展，中國的革命更將因此趨於正軌。很快的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

是否階級鬥爭？

意 猿

「階級鬥爭」這句話，是治者階級所最不願意聽的。因爲已經成爲治者了，還鬥爭什麼呢？他們需要的是被治階級的服從。什麼鬥爭，而況又是階級的，這一定是共產黨說的無疑了。大家同屬中華民族，應該各守本分，相親相愛纔是，無端擡出兩個敵對階級，更要煽動鬥爭，這種倡亂的共產黨委實非殺不可！治者階級從文字上口頭上如何否認社會上有所謂階級存在，而實際上進行階級鬥爭却非常劇烈，然而他們說這不能算作階級鬥爭，如果算，那又是共黨煽動，非殺不可了。國民黨現在是豪紳資產階級的狗黨了，他們如果不乘時進攻，豈不坐失時機？聰明的豪紳買辦怎肯輕輕放過。大批的店員開除了，所有以前工人們用罷工失業奮鬥得來的條件完全翻悔了。他們怎麼說呢？自然，這仍然不是階級鬥爭。

他們說：『查農工商均爲立國要素，缺一不可。國家之待遇農工商，亦斷不可歧視，以啓階級鬥爭，而致紛擾。』

我黨容共以來，所有工農政策，不照先總理規定三業平衡方略，切實奉行，專重農工，捨却商人；故階級鬥爭，因之以起。每逢工人與商人事件，主持者即依成見以處理。不平之聲，洋溢中外。積憤之洩，必有暴決一日。與其貽患於將來，何如預防於今日？（二月十三日申報）然則怎樣預防呢？至好『能使店主夥友，同隸商民協會指導之下。平日推誠相與，臨事和衷共濟。工商交利，生計充裕。共產邪說，自無由入；階級鬥爭，自無由開』（上海特別市商民協會致何應欽電）。爲什麼店員與店主要同隸商民協會指導之下呢？因『店員應屬商人範圍，經中央各部委員議決，由中央商民部通告在案。各省市縣奉到通告，該店員『工』會自應改稱店員『公』會。乃通告已久，各店員工會多未遵案改編，各級黨部亦未遵案糾正，實屬有違黨議，有犯黨紀……』（二月十一申報）。他們簡直不用什麼『推誠相與』『和衷共濟』，中央各部委員既經決議而猶不改編，實屬可惡

布爾塞維克 第十九期

，於是請出『黨紀先生』來，一把狗頭劍已經在脖子上發亮了，好不利害！這樣『工商交利』不知是誰的利？

這樣的『生計充裕』又不知誰的荷包充裕了？他們任意開除店員，慾望猶不足，繼而盡行翻悔訂之條約，但仍未滿其貪壑，必使全國店員工人的組織，歸其掌握操縱。

工人沒有了團體，就沒有鬥爭的機關，自然無法抵抗，此後唯有引頸待戮，聽他們的敵人什麼時候高興而已。

到那時，每逢工人與商人事件，還不能依主持者的成見以處理麼？不服從則有黨紀先生在。罷工是階級鬥爭，是共產黨，更有衛戍司令種種軍政機關在。不見最近上海幾個商會和剛就職的熊淞澍衛戍司令，我請你飲，你請我喝，水乳一般的交情麼？在席上觥籌交錯，說來說去，都不外『請熊司令嚴防反動份子，使不得假借名義，宣傳鼓噪，暗中活動，庶幾工商樂業，閭閻安居』的並非階級鬥爭的問題呀！但是到『不平之聲，洋溢中外，積憤不洩，必有暴決一日』的時候，再來算這筆是否階級鬥爭的眼罷！

江西工農革命之自熱化（江西通信）

預章

江西最近幾月來——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到現在，西南部的環境，客觀的條件，充分的具備革命火燄的燃燒，而工農主觀的聲勢，更如火如茶的似狂燄之燎原，工農革命怒潮之高漲，使反動統治階級的運命日趨於土崩瓦解。

統治階級爲維持其淫威和剝削的利益起見，當然對工農革命羣衆的壓迫無所不用其極。當長江戰爭將結束時，九軍第二十七師派一團到吉安駐紮，因進攻萬安羅市津橋等處之革命工農，遂派一營會同遂川之靖衛團及駐萬安一營之軍隊，三面會攻，焚燒村莊學校數十餘所，槍斃三十餘人，捕去百餘人（內多農婦），並拉去耕牛一百三十餘頭，橫暴殘酷，令人髮指。工農經此教訓，無論平時革命者中立者（即不參加革命亦不反革命者），均更勇敢的加入革命戰線，並且發出一個理論，說道：『不革命者兩條死路，革命者一條死路，但是却有一條生路。』同時他們自己解釋這個理論說：『不參加革命者，要被革命者的排除，一死也，又要被反動的軍隊屠殺或焚掠二死也

，所以說不革命者兩條死路；但是革命者固然不幸被反動者所捕獲而不免一死，不過在革命的鬥爭中，却可以有打倒反動者的一條生路，所以說革命者一條死路，但是却有一條生路。』這是統治階級給工農貧民第一種的教訓。

工農羣衆之組織，其對革命的認識，其革命的情緒與羣衆的要求，處處表現江西西南部的工農羣衆革命之火燄，已勢如燎原，蓬蓬勃勃，有如火如茶之偉觀了。

（一）工農羣衆的組織

羣衆有組織的地方，以萬安吉安泰和等處爲最，遂川贛州等處次之。萬安的農民有組織的約十萬人，計有區農協六個，鄉農協三百餘個，組織與紀律極嚴，完全具有鬥爭的能力。各級農協之執委，均係農民，並且祕書之職，亦均由農民自任（因爲萬安的文化程度較高），工作的緊張，實令人欽佩無似。農民對農協，都絕對而誠心的擁護與信仰。他們會議時，自七八十歲的老翁以至七八歲的兒童，無論男女，都濟濟的聚在一堂，問題的討論

，事務的判斷，均可自由發表意見，言詞雖極簡單，但都切實正確，毫無偏視與意氣的爭執。所以農協的威權，在農村中簡直高於一切。所有議決，無不誠心悅服的遵從。舉例來說，有一次他們把本鄉豪紳的衣服沒收來了，但是物少人多，很不易分配。於是遂召集大會，共同來解決辦法，他們的結果是看誰沒有衣穿，就給誰穿，大衆都沒說一個『不』字，所以在萬安蘇維埃政府未成立以前，農協簡直是農村中政治機關。

泰和有區農協二個，有組織之農民萬餘人，其紀律與工作，均和萬安情形相同。

吉安有區農協二個，有組織之農民萬餘人，正在發展中。

遂川的農民，均在每次鬥爭中組織起來，其發展的程

度，更方興而未有艾。贛州主要的組織，要算工人，因為贛州所屬有數萬的工人。萬安工人有組織的達千餘人，大都係手工業者，而店員的組織亦較強，均有鬥爭的能力。贛州工人的組織，最初只千餘人現在，更擴大了。雖然有時因反動統

治之壓迫，不免受了打擊和挫折，但是決不因此而渙散其階級的組織，則可斷言。

其餘青年羣衆的組織，在萬安有兒童團四千餘人，他們的紀律極嚴，極具有戰鬥力，在鬥爭中，曾表現其極大的力量。在贛州亦有青年羣衆的組織。萬安有極具鬥爭力量的婦女協會，受農協指導，現更繼續的發展。

(二) 工農羣衆對革命的認識

工農羣衆在反動統治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當然他們對於革命有明確的認識。這種革命的認識，以萬安泰和的工農羣衆爲最明澈，他們對反革命的認識是：(一)解散工農會的；(二)向他們要租要稅要捐的；(三)迷信而復古的；(四)吃烟和賭博的。他們對蔣介石反對得特別厲害，他們說蔣介石是秦檜的後身。

百加的工人堅決的說，中國的革命，完全是蔣介石破壞的。他們目爲反革命的對象是：(一)國民黨，(二)蔣介石，(三)國民革命軍——他們稱之曰匪軍，(四)豪紳地主，(五)貪官污吏，(六)基督教，(七)烟官賭棍。他們不滿意的人有二：(一)表面革命而實際畏縮

的，尤其是智識份子。這可以舉幾例來說：第一，有市區農民協會，當他們開全體大會時，他們要請一位黃埔學生充當他們本鄉的總隊長，要他帶隊去作戰。但是這位黃埔學生竟再三畏縮不前，不肯就職，於是他們在大會中，就議決兩項辦法來對付他：一、他如勇敢來革命，他們就全體擁護他，二、否則，他們就要細縛起來處置他。這個黃埔學生，在這嚴重局勢之下，遂詐稱允諾，但是一回家他就逃之夭夭了。第二，在羣衆反對吉安萬安遂川三縣反動軍隊屠殺民衆大會時，他們請幾個號稱革命的智識份子去講演，但是幾個智識份子竟畏怯不敢上臺，而農民倒上臺慷慨激昂的演說。第三，當他們第一次攻萬安城時，在那鬥爭中，許多智識份子畏縮害怕，以爲在此全國反赤最厲害而萬安又在反動勢力包圍之中時，工農革命軍是一無生路的，所以不如溜之大吉。因此種種，工農羣衆堅決的認定智識份子是有用的。(二)不滿意上級機關一部份的指導者，不時常給他們以鬥爭的計劃，因爲他們時常想殺反動派，但是得不到上級的指導和命令。他們心目中認爲最革命而滿意的對象只有：一、共產黨

，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似有一種神祕而尊嚴的意想。他們以共產黨是最爲工農利益而鬥爭而犧牲的革命黨。他們到處找共產黨，如果找不到，他們就不客氣的說自己是共產黨，他們勇敢的革命行動，就是共產黨的革命。甚至對農協的職員，也認爲是共產黨。他們在每次羣衆集會時，自動的叫『中國共產黨萬歲』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等等口號。這種愛護共產黨的熱情，不特青年工農如此，即使小孩子也如此。七八歲到十餘歲的兒童，他們一碰頭，就競說：『共產黨是最好的東西，我長大了我一定要做一個共產黨。』或者有時問他們的母親說：『我幾時可以長得大，幾時方可做共產黨？』他們的父母就說：『你好好的長大起來，你現在就可預備做共產黨的。』兒童聽了這樣回答，他就歡躍跳舞得了不得，好像他已經是共產黨一樣。其次在百加的工人，時常說我願做共產黨，但是恐無資格；同時說只有共產黨是革命的。二、是革命的智識份子和工農革命軍。他們認真正革命的智識份子，尊之爲老師，尤其對共產黨員，他們如遇到革命分子或共產黨員住在他們家中時，他們就自動的囑咐

孩兒們不要在外邊胡說，因為這是革命的老師。工農革命軍在與反動派作戰時，農民更自動的送子彈到火線上去。足見他們對革命者愛護之切了。

同時工農羣衆對於革命的文化也較他處爲高，他們除能了解革命的普通常識外，並且了解一些比較專門的名詞，例如反動派，國家主義派，A B團，蘇維埃政府政權等等的內容。有一次在一鄉農協會場中有『向革命領袖致敬禮』一項，這個敬禮是對馬克思列寧的。因萬安一時找不出馬克思列寧的像片，於是遂在空中致敬。農協中有人問列寧是什麼人？他們便立即答復『是俄國一位革命的老師』，可見他們對自己的革命導師，印象得深了。封建觀念，在工農革命的腦筋中，大半可以說是洗清了。即使在一偏僻的農村中，他們不分男女，在一處開會工作，并且農協的委員也有婦女擔任的，他們絕沒有什麼避嫌，同時更沒有如反動派所宣傳的那樣謠言的事實發生。

(三) 工農羣衆革命的情緒和英勇鬥爭的興趣

布爾塞維克 第十九期

總括一句，工農羣衆的革命情緒和英勇鬥爭的興趣高到極點了。他們無時不想動，無時不在躍躍欲試的空氣中過生活。他們對於鬥爭，確實的好像是他們的藝術一樣，他們只覺得殺反動派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和重要的任務。舉事實來說，如駐萬安的反動軍隊二連（是朱培德代表李思朔的部隊），全副武裝回至泰和，在途中有三個農民看見，即不顧一切的，拿了三枝烏槍，沿途號召，在五十里途中號召了一千餘人，紛紛佈置土砲撲刀烏槍，追至城邊，與軍隊開火，結果，軍隊深爲恐慌，急入城閉門而守，在城上向羣衆射擊，但工農羣衆並不因此而退，後經人申說這樣打是無意義，羣衆才恨恨而退。

羣衆當攻城時，農村婦女也多三五成羣，上前作戰，而對於輸送彈械食品，更是婦女爭先恐後的一種現象。當萬安數次攻城時，當衝鋒之際，婦女也都拋棄手中所握標語等，而另執紅旗，大呼衝鋒，殺殺之聲，勇氣萬千。至於羣衆得勝或退回時，開歡迎會慰勞會等，尤爲農村婦女最熱烈的事。

兒童團對於這種鬥爭，更爲熱烈。凡在十二歲以上

者，均自動的持刀入陣，十一歲以下者，則請求參加步哨的職責，雖在暴風疾雨之中，深夜嚴寒之時，他們對於把守隘口，無不拚命盡職。一遇禁止交通，兒童團就執行他的任務，雖係熟人，假使沒有口號和證物，也絕對不准其輕易通過。他們的活潑勇敢，真是值得令人欽佩萬分的。

工農羣衆對於鬥爭的興趣，可謂高漲已極，往往一呼百應，馬上去殺豪紳地主，甚至於前往圍攻城市，不獲勝利，誓死不退，除非有特別的情形以外。

(四) 工農羣衆革命的要求

(甲) 廢除一切債務契約捐稅 這是代表很廣大工農羣衆熱烈的要求。

(乙) 擴大新式的武裝 這種要求爲工農當務之急，尤其在鬥爭時，他們感覺需要特別的厲害。他們對於武裝，簡直勝過一切貴重的物品。

(丙) 要求政權 他們對於奪取政權，可說高漲已極，在每次攻城行動之中，一種勇敢與不惜犧牲之精神，處處表現得十分需要。他們對於蘇維埃的政權，擁護得

比身家還厲害。這個問題，一提到工農羣衆中去問：『你們爲什麼要攻城？』他們不假思索的答覆是『要拿政權！』問『拿政權做什麼？』他們馬上答『拿到政權，才可辦我們自己的事。』這就是他們對政權的認識和要求。

(丁) 要求土地 這在地主剝削更利害的地方，其要求土地也更甚，尤其在殺了地主的時候，一般貧苦農民要求得更迫切。

(戊) 沒收商店及工廠或作坊 這是工人與店員的要求，如萬安城內的工會要求撥逆產給工會，店員要求規定店主的產業給他們以滿意的解決等。

(己) 其他 工農羣衆平時凡在豪紳地主反動派所受到的痛苦和剝削，對於鬥爭中，立即提出要求解放的保障。

(五) 反動武力下兵士的覺悟

兵士的本身，本來是剝削的工農，因迫得無路可走，才去充當兵士的。當然在此工農革命高潮中，免不了受了廣大革命潮流的激蕩，而覺悟起來的。贛南工兵營

一部份士兵，因受了工農革命軍的影響，表同情於工農革命，內有一連士兵，脫離了八師，追蹤朱德所領之工農革命軍，雖未趕上，但是兵士覺悟的程度，却可於此概見了。

江西工農貧苦民衆，在反動統治階級剝削之下覺悟起來了，團結而英勇的鬥爭起來了，奪取政權了，並且在萬安已經組織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了，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了。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

——暴動，工農民權獨裁與蘇維埃——

數月來劇烈的階級鬥爭實際上提出上面幾個實際問題。中國各地的工農及一般勞動民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更自覺而堅決的起來解決這些問題。雖然如此，但是有許多人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需要，意義與精神還是不大明瞭的。現在既有人以爲這是『過早』『不成熟』『幻想』的，則對於這些問題的詳細討論是有必要的了。我們不怕說某人是機會主義者，說他們自己要落伍，要不了解適

。江西工農民衆在革命的鬥爭中，認識了共產黨是工農革命的黨了，願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來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了，江西工農民衆將得到永久的解放和勝利的保障了。全國的工農貧苦大家起來與一切反動力量鬥爭，而匯成全國工農以及全世界的工農勝利，而建立工農自己的政權啊！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於南昌

克魯

合新時期鬥爭的新方向，新組織，新方法。假設他們的觀點是與現時的策略路線相背，則我們應當明顯不客氣的指出他們的錯誤而不僅他們的語病了！策略上的種種不清楚，不明確，不堅決，對於革命的指導有很大的危險尤其是在『你死我活』，奪取政權的時候。

俄國一九〇五——一九〇七，一九一七年二月——十月間曾經提出過這些問題，同樣的中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亦提出這些問題。那一天中國的工農不推翻帝國主義及

軍閥資產階級地主豪紳的政權，那一天他們不能統一自己的統治，那一天國民黨不被打倒，那一天工農還有力量與決心起來鬥爭，那一天中國共產黨還存在，則中國的革命始終是在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是中國現代工農德謨克拉西革命中的主要問題。

俄國自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九月中革命主要力量是工農，中國現在亦然；俄國當時的資產階級亦是懦弱卑陋不革命反革命的，中國現時資產階級亦然；俄國當時要推翻的是地主（沙皇）資產階級的政權，中國現在亦然，不過中國還多一層太上政權——外國帝國主義政——要推翻，這是俄國當時所無的；但是中國革命得到全世界勞動者熱烈的幫助，尤其是蘇聯工農的實際幫助，這亦是當時俄國所無的；俄國當時的政權是聚中的統一的，中國現時的政權，是散在各省各縣甚之各鄉。中國現時的革命是長期普遍的剝削破產，窮苦逼迫的結果，所以不是經濟驟然一下發展所可解決的。中國只有工人階級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因之中國的革命是無間斷的長期的。中國革命雖然與俄國當時的革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特別是

「反帝」的性質，但廣大的徹底的工農德謨克拉西革命的性質，與土地革命的主要性質是相同的。因之在策略上——布爾塞維克與孟雪維克的——有許多的好材料可以供給我們的參考，何者應取，何者不應取。中國革命數月來的鬥爭亦有極豐富的材料可以供我們的研究，反動國民黨死力的要使一般勞動者完全忘掉那些在鬥爭中自己創造出來的種種組織的形式與鬥爭的方法，說這是罪大惡極只是一些「殺人放火」「叛亂」就完了。但是我們確要把他光大發揮起來，培養起來，使每個苦力都知道這些經驗對於解放自己是很寶貴的。

根據上面所述的幾種要求：一、解釋現時革命策略的精神意義及駁斥那些動搖蒙蔽真義的落後的理論（比羣衆運動落後）；二、應用國際鬥爭的經驗於中國的實際鬥爭；三、研究國內鬥爭的經驗，——所以我寫這篇文章。

（一）暴動問題

一、估計客觀環境對於策略的重要與我們對於中國暴動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自共黨決定工農兵暴動的政策以推翻國民黨的反動政

權後到現在已有五六月了。在共黨指導下的暴動已可說是普遍全國了。由南昌八一革命，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等縣建立蘇維埃至廣州工農兵推翻反動政權建立三日光耀全球的蘇維埃政府的大暴動，這是中國革命暴動時期的第一個階段。但自廣州暴動失敗後的狀況如何？究竟現在的局勢是如何的？關於此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是認為：『暴動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暴動奪取政權』是『幻想』，因此要『加濃經濟意味』。

理由：是『國民黨雖然不能長久統治鞏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潰。』

第二種意見是認為：現在的局勢是『消沉』的，『低落的』。

理由是：看！一、到處屠殺工農，到處破獲共黨機關與革命工會；二、羣衆沒有鬥爭情緒不願意來開會，甚之不願作鬥爭，怕失業，被捕，只想要槍；三、國民黨統治尚不至崩潰而且還得到帝國主義者的幫助呵！

這兩種意見簡單的說，第一種是整個的暴動時期『尚未到』，第二種是暴動時期已經是在一地過去了，失敗了

。雖然兩種的估計不同，而其結果差不多是一樣的。多些『經濟意味』，要『準備』。

這個問題的答覆不能憑主觀的見解，應當正確的根據整個客觀環境的估計。我們不要做癡子，說癡話：革命終歸是我們勝利的，無產階級是唯一革命的階級，所以『必須革命呵，無產階級是永久的時常的有革命性的呵！』列寧常說這是不對的，這是『空口說白話』，只是大體上對，而不是具體的對。如果要這樣想，那就用不着奮鬥，用不着定策略，可以『坐以待成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一切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就在他能以完全的科學面貌去分析逐漸發展中的客觀環境與堅決的承認羣衆革命的精力革命的創造力革命的自發力，密切的聯絡起來——自然，同樣的亦承認個人團體或政黨的作用，如果他們能與某種階級發生關係或實現某種關係的時候。』

由上面這段話裏，可以看出應如何估計客觀環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暴動失敗後至一九〇七年，列寧毫不遲

疑的主張『抵制』議會，繼續發展暴動，推翻沙皇政府，工農奪取政權建立臨時革命政府，但到一九〇七年客觀的情勢變換了，他就改變暴動的策略而主張參加國會。

『一九〇七年六月裏基也夫與黑海艦隊的軍事暴動是直接號召動作的表示。但是兩次的號召都沒得到羣衆的響應。如解散二次國會與國家的政變是反動向革命進攻最明顯的事實，在當時都不能引起舉動，則馬上現在又以『抵抗』的形式去號召羣衆，究有什麼根據呢？客觀的情形是非常明顯的了，現在這種『號召』恐怕只是空呼喚而已罷？』

從上面的例中可以看出估計客觀環境對於定策略的重要。

應該堅決的承認羣衆的革命精力，創造力，自發力，這是列寧告訴我們估計客觀環境及確定自己策略的主要點。這是列寧主義與各種機會主義或國情主義弄小手腕的政客主義之區別。列寧主義策略的基礎是『羣衆』而機會主義的策略基礎是在『大腦袋』僅是『上層』的！如此現在來看上面所舉估計客觀環境的態度對不對？關於

『時機』等等再詳細說。說是『因為國民黨統治……尙不至崩潰』而就說『尙未到時機』或『過早』。則我們應當說這是超等的機會主義者論調。因為這是以前政客的，落後的，不信羣衆力量，不見羣衆力量，簡直沒有羣衆的估計。這裏有『國民黨』呵，『統治』呵，『羣衆』呵，『尙不至崩潰』呵！但只是不見那個『羣衆』，『羣衆』飛了，『羣衆』走得太遠了，看不見了！所以輕輕的把他忘記了！

至於國民黨政權統治力是如何？最明顯的是他們之間要互相廝殺的。然有謂他們雖互相廝殺，但對我們進攻是一致的。不錯，不然亦就不成其爲劊子手黨了。但他們的廝殺，貪賊，暴徒，傾軋（如時事新報所謂『蟲生於腐』可見國民黨是腐了），不是證明他們的腐敗崩潰嗎？難道這不是給我們打倒他們的機會嗎？難道他們的崩潰必須讓他們自身醞釀而不能用羣衆力量的掃蕩而加速他們崩潰的命運嗎？不是現在沒有統一集中的政權，就是『分治合作』的割據政權都還沒有嗎？因此就不能等到籠統的所謂『時機』，而後一擊推翻他們。中國現

在是整個暴動時期，一個暴動的階段。至於說應如何掃蕩崩潰的政權，如何等到時機，則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論，當看各地的實際情形而定。因為中國是這種分崩離析割據的統治，所以中國的奪取政權的鬥爭方法應亦有特殊。

中國的革命與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革命不同，不僅是人民與政府的鬥爭，而是人民中間革命與反革命階級的戰爭，是長期的大的國內戰爭。在暴動時期的鬥爭策略，應當是政治的，並且還是軍事的。因為「政治就是經濟的結晶。」

「在革命時要解決和平時在逐日積下的種種矛盾。

各階級直接作用的表現，社會生活形式的確定，政治「上部構造」的產生都在此時期中的。」（馬克思）

「在革命時期中要脫離「合規」的道路，要舉發「社會的病徵」，過激與錯誤不是悲慘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中最有生機最重要最實際最能決定「前途」的要素。」

（馬克思）

從此可以知道在革命時期中「偏重經濟意味」是不夠的了，不能並且亦是不應該的。敵人階級在此時的進攻

是不問你「經濟不經濟」的呵！莫非現在的事實還沒有看到這種真理嗎？所以在暴動時期，「偏重經濟」不要「隨便政治暴動」，而不提出積極的不隨便的辦法，實際已就是幫助敵人的統治，即抑止羣衆自發的鬥爭，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方法，這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欺騙羣衆的辦法。試問與一九〇五年普列哈諾夫說「毋須拿槍」有什麼分別？他當時何嘗不說：「革命利益」「預防革命失敗」，恐怕以後「什麼都幹不着。」我們說單是根本上不反對暴動或一般的承認「暴動」，還不夠，尤須要承認既要暴動就要像樣的準備他，尤須放棄原來的和平方法。什麼「無濟於事的」！如果暴動失敗則不是因為「經濟意味」少而失敗的，而是因為守舊沒有充分發動羣衆鬥爭的力量，沒有明顯他們的目標，沒有組織他們自發的鬥爭，沒有改善他們鬥爭方法與組織形式，使他適合暴動的需要，而是因為沒有放棄那種和平時代的「經濟意味」的鬥爭而失敗的！

說到時機不到，則不應把暴動時期與發動暴動時期相混，說到暴動的條件，則城市與鄉村不應相混。

以上幾點都是對於中國暴動所應有的認識與態度。

二、中國工農兵暴動的背景

中國究竟到了暴動的時期沒有？這個問題頂好研究產生暴動環境說起。當然不僅要研究統治者的情況尤其要研究羣衆的情況。

新舊軍閥之混戰，天災，地主豪紳之進攻，工商業之破產，金融之完全紊亂。交通之繼絕，帝國主義資本家地主之聯合剝削壓迫失業，禁止勞資糾紛，取消本來細微的組織集會出版言論的自由，黨閥官僚之侵剝，亞州式野蠻的屠殺拘禁等等，一般貧窮壓迫痛苦的情形使工農及一般貧苦人民再不能忍受而要暴動起來。中國的勞動者要以暴動的手段，來解除他們的痛苦，解決他們的經濟政治問題。暴動是這種非人道壓迫痛苦狀況中所自然而然的要發生出來的。我們的責任是在組織他們使這種自然的運動變為自覺的有計劃的少損失而多成功的鬥爭。

自共產黨宣告國民黨壽終正寢，組織各地的暴動——但自發的暴動早已在七月前另碎的在各處勃發了（如廣東及湖南的農民暴動最爲顯明）。當時確定共產黨決定暴

動政策的環境，最明顯的有兩種情形：

一、國民黨之完全反動，投入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懷抱裏去。

二、全國普遍的、最劇烈的、最快的、最大的革命運動之高漲。

中國反革命的發展始終是有兩種前途的可能：

一、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封建關係妥協的難產的資本主義之發展（所謂民生主義的發展）。

二、是徹底的工農德謨克拉西革命，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得到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幫助而走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保障第一種前途發展的是在帝國主義監督下的國民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軍閥的政權。保障第二種前途發展的政權是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廣大的工農民權獨裁及經過無產階級獨裁蘇維埃政權。

在四月十二後的蘇粵，及夏斗寅與馬夜事變後的兩湖，就開始有公開的奪取革命前途的劇烈鬥爭。工農當然是選擇後者的道路去發展，而地主資本家當然選擇前者的

道路去發展，當然這種選擇不是買賣上貨物可以隨意選擇，可以講價還價的，而是不二價的要用力氣的，誰有力量誰就可以選擇自己的路走，誰沒有選擇他自己的路，現在是在歧路上看誰有力量呢！而『力量只有在鬥爭中才能測量得來。』（列寧）

這就是暴動的歷史背景與確定暴動策略的理由。

三、暴動經過及暴動條件

數月來的肉搏是中國工農解放史上第一次自覺的向反革命勢力的示威，最近數月來的報紙幾乎無日無大大小小暴動的消息，如逐日敘述那就不勝其繁，並亦無此需要，現只述其大概趨勢與大致情形。自南昌暴動起至廣州暴動止，我想是凡注意中國勞動者解放的人，不會不看見他明顯的趨勢：

（一）由鄉、縣、省而至全國，由工農兵單獨的而至工農兵匯合的總暴動的趨勢。

（二）更喚起了新的羣衆參加運動（如兵士運動之勃興）。

（三）鬥爭組織方法之日漸改良嚴密。

布爾塞維克 第十九期

（四）暴動政綱之日漸清楚。

雖然白色恐怖隨革命之擴張與深入而普遍而殘酷，但是這趨向誰都不能否認的，現在一般反革命者都是高叫其：『殺人放火』『掘腔燬據』『洪水猛獸』『盜竊政權』，什麼『家毀矣，國亡矣』什麼『共黨若昌，吾黨必亡』什麼『有史以來未有之浩劫』什麼『闖獻之行不足喻其殘暴』等等，指不勝屈的狂號。這是證明革命已經打進了他吃血豺狼的心肝——（土地與資本）了，現在的問題不在什麼闖獻不闖獻了。問題是到了『若昌必亡』的時期了，假如你們諱莫如深的『不提有史以來浩劫的內容，則我就赤裸裸的『直截了當』把他舉發出來，好叫大家都知道。』簡單的說：各處的浩劫（暴動）並不是什麼大了不得的，不過是工農要翻翻身而已：

（一）推翻所有一切反動的豪紳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無情的剷除他們所有一切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殺盡軍閥黨閥官僚及其走狗，消滅所有一切亞洲式的封建關係。

（二）創造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權。

六三九

(三) 建立工農的義勇赤衛隊(紅軍)人民警察以保障革命的政權與鎮壓反革命。

這是很平常的。不過現在不僅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亦要點點燈而已！值得你們這樣號叫嗎！真太勞駕了！

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的蘇維埃廣州的「浩劫」算是過去了。但海陸豐等縣的「浩劫」將如何挽救此「浩劫」呢！將如何挽救此「野火燎原」的蘇維埃「浩劫」呢！不久將來終有一天「野火」燎你的頭，焦你的額，叫你知道此「浩劫」的味道！終有一天制你不叫不號！等着罷。

從此可知：「以暴動取得政權」不是幻想了！先以「四不」(不繳租，不完糧，不還稅，不納稅)喚起農民是不夠了，他們要實際的達到此「四不」了；「當然失敗」什麼都得不到」是顯然不對了，而農民要「離開」我們顯然是杞人憂天了；顯然不是共與國之爭，而是革命民衆與反革命民衆兩種勢力之鬥爭了。共與國只是這兩種

勢力的代表罷了。

去年五，六，七月間兩湖方面「幼稚」「過火」的空氣真要悶死人！一般所謂謀「革命利益」的人都是隨着地主資本家的宣傳說店員不是勞動者是小資產階級呵，非「糾正」這種羣衆的幼稚運動，非對「左派」或什麼「準左派」讓步是不能維持暫局的(沒有「前途」的表示)或說我們的讓步是力量不足的關係非讓步不可，不然我們就要吃他們的虧，就不能給我們「準備」力量「預備」一切呵！因之而武漢工人糾察隊自動的繳械了！因之而連武漢青年勞動童子團的可愛的紅領帶與一根小木棍都取消了！「準備」在那裏？莫非離開羣衆可以準備得什麼出來的！所以我們要講「準備」，要講「不隨便」「不失敗」，就要指示羣衆可以「不……」的條件，要指示羣衆準備的技術，現在在暴動時期特別須要為獲得勝利而「準備」，但不是束縛，限制壓抑羣衆的「準備」，把一切的「準備」(宣傳組織及一切工作的方法，內容)都要為適合於暴動的需要。現在的所謂「準備」的意義應當是：加緊充分羣衆的鬥爭；改善他們自發的鬥爭的組織與方

法；提高他們鬥爭勝利的自信力；明顯羣衆的政治目標；使鬥爭力量不白白的消耗；使鬥爭的力量能匯合起來在適當緊要的時候用十倍力量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暴動時期的『準備』應當如此，而不應當以和平時代的緩緩的長期的『準備』方法應用於此時，在我們討論『準備』問題的時候，首先應當認清現在是什麼時期，是和平的還是直接的革命的（暴動）時期？如果是直接革命（暴動）的時期，則所有吾黨的工作應當適合上面所舉的內容去準備。這一點承認後才能說到暴動勝利的條件，關於此又有城市（尤其是政治經濟中心的城市）與鄉村條件的區分。

馬克思說：『暴動如同戰爭是一種藝術』。

他又提出這種藝術的主要規則如下：

『（一）永不要玩弄暴動，暴動既開始，就要堅決的知道，應當走到底；

（二）必須在決定勝負的地方決定勝負的時機集中超過敵人的大力量，因為不然敵人有好的準備與組織可以消滅暴動者；

（三）暴動既開始，就須以最大的決心動作，並須無

布爾塞維克 第十九期

條件的轉向進攻：『防禦是武裝暴動的死滅』；

（四）應當盡力的乘其不備突然向敵人襲擊，當他軍隊散在各處的時候，抓到時機發動；

（五）應當每天都要得到勝利，雖然他是小的（如在一個城市中則可以說應每點鐘）無論如何要獲得『精神上的勝利』。

他又引用『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戰術家丹敦的話：『勇敢勇敢再勇敢。』

列寧說：

『武裝暴動是政治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有其特殊的規律』。

『暴動是一種藝術，其主要規則是：堅決，勇敢無妥協的前進，進攻！』

現在來看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在城市與農村中暴動？城市暴動的必須條件：

『（一）工人羣衆的革命高漲及革命情緒——工人日常經濟鬥爭的加緊與擴大形成總的鬥爭。

（二）治者階級統治之動搖崩潰的形勢。

六四一

(三)一般市民(中層階級)的慌亂預搖動，對於清者階級厭惡而反對，甚至於同情於治者階級之顛覆。

(四)工人階級之革命力量之組織，技術上的準備。農村暴動的必須條件：

(一)發動廣大農民羣衆，使羣衆自動手取得土地，取得政權(蘇維埃)。

(二)無情殺戮地主豪紳奪其武裝，摧毀其各種權力機關與經濟憑依。

(三)如事實上不能有多分準備不能估量到較大範圍內的勝利，而又不能不爆發自發暴動，則應採取游擊式的戰爭。

(四)如這種戰爭引起廣大農民的暴動，則應進一步而達到在較大的範圍內奪取政權。

(五)並非要制止農民羣衆攻城尤其是小縣城的傾向，而是應當領導他們作有計劃的適合戰術的有多分勝利之準備的進攻。

至於城市中應用恐怖的游擊動作的條件(殺政府殘酷的官吏與積極的走狗及反動份子)：

(一)注意到廣大羣衆的情緒；

(二)注意本地工人運動的條件；

(三)注意不要白耗費無產階級的力量。

凡是不照上面的條件而進行暴動，就犯有軍事投機的危險，我們應當極力的避免，因為這是於我們很吃虧而少得利益的。在過去一時期中確在有些地方犯了這種毛病。但我們相信並已看到這種弊病漸漸的減少了，因為各處為暴動而犧牲的血不是白流的！如要指出過去暴動中的最顯然的缺點，則不外底下三點：

(一)先想勾結某部份軍隊動作，以他為主力，以羣衆力量作副力去遷就他，等待他者有之以致坐失時機。

(二)先靠我們自己的某部農軍力量作攻打城池之用，以致飛來飛去，不見有何深的影響。

(三)以強迫手段製造一種罷工潮而後以為就可暴動了(不經過由小而大由經濟至政治，總的罷工而暴動的發動情緒。要曉得在此時很容易縮短經過此程序，很可以因小的馬上變大，因經濟的馬上變政治的暴動的啊！)

(四)所謂『老成』『不隨便』的暴動趨向，其實是

最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的餘毒：因為他只是看見『……統治，尚不崩潰』而不見羣衆，因之而坐失時機，因之而高呼『準備』，實際上是沒有『以備萬一到來』的準備暴動工作，以致於工作不緊張，以致於羣衆不信仰這種『老成』，而連一般的必須的規則都不守了，而有『妄動』的趨向了。

我們堅決反對『妄動主義』因為這是與革命有很大害處的，因為敵人對付我們戰術中最利害的一點，就在趁我們沒有準備遇到，力量沒有集中的時候來挑撥使我們早動，而後可以省了的殲滅我們寶貴的力量。一八四八與一九〇五革命都是敵人挑撥早動而失敗的，我們『妄動主義』不論他主觀上怎樣的忠實革命，客觀上等於資產階級及早挑撥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反對他，雖然如此，但他亦不似如一般『老成』者所說的那樣『幼稚』『隨便』的簡單，他還要動，不過動的不得法，不得時。這是因為嚴重壓迫沒有出路（但這不是簡單智識份子的沒出路）及對於自己工作沒有『前途』的表示，所以我們對於這種『妄動』的錯誤之改正應當是布爾塞維克精神堅定的向他們解釋

如何『妄動』不得？給他們出路與『最近前途』，拿自己的『準備工作』去確信他們不光是『高呼準備』而實際上不是『那回事』不要『坐失時機』還反轉來罵人家『妄動』『隨便』『幼稚』，這是有點『不要……』罷！

我們堅決的反對那種『虛偽老成』的『斷送主義』，因為他們是最可恥最醜最中用的舊古董機會主義的餘毒，因為他們最不能給羣衆解釋『前途』（只是固執人家都是『幼稚』『隨便』），最不能在工作上證明確信羣衆自己的堅定是在『準備』達到這種『前途』。因此我們要糾正『妄動主義』必須肅清『虛偽老成』的機會主義的餘毒！不然『妄動主義』糾不正，而只是隨『斷送主義』者去執縛，送葬！

四、現狀與暴動的前途

在廣州蘇維埃成立了三日內，各地的工農都躍躍欲試，殺殺殺的空氣充滿了火藥的味道有天崩地裂之勢。但廣州失敗後，空氣稍為變換了，反動的進攻更加緊了，這種情形根本動搖了暴動之局面或證明繼續的要高漲之退一步進二步的形式？關於他們的答覆頂好先看全國的實際

狀況，最明顯的有底下的這些情形：

(一) 暴動勢力之普遍擴大的發展與深入一般下層民衆的心裏尤其是兵士。

(二) 白色恐怖特別是在城市中橫行。多處破獲共產黨機關與革命工會，羣衆屠殺拘禁。

(三) 工人運動顯然比農民運動發展得慢，但有兵士運動之漸起。

(四) 儼然獨立存在的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及包圍廣東省城外的蘇維埃勢力與其他各地的蘇維埃。

(五) 中國共產黨之堅決，勇敢，有計劃的指導各地暴動。

這些事實是告訴我們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正在互相對立支持，並且顯然革命佔了優勢，因為我們原來完全被人統治壓迫搶掠剝削而現在我們已在好幾處得到解放，已不在他們的壓迫剝削了！我們自己做主人了！

再從歷史上來證明我們現在的局勢：

(一) 偉大的廣州蘇維埃暴動的失敗，只是在廣州省城一個城市的失敗，不是一省的失敗（因為在暴動失敗後

在東西北江與南路的暴動只是發展），更不是全國的失敗了（看各地情形可知），與巴黎一八四八年的失敗不同。

(二) 中國的革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兩種長期壓迫剝削，全國大破產的結果，所以不能如一八四八年法國六月革命因飢荒與經濟恐慌的消滅而失敗了。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戰爭。

(三) 中國因有各省各縣新舊軍閥的混戰，所以需要軍餉，苛捐雜稅，財政，因之須向帝國主義叩頭吃他的殘餘，因之經濟要破產，更無從說起振興工商業與農業及實行嚴重的改良主義以欺騙民衆，如俄國一九〇七年實行托斯萊丙的土地改良案，較之國民黨之『糧從租出，租從佃出』的政策，利害多了，因之更是民窮財盡，而『光蛋會』出，而革命運動更高漲，因之農民不跟資產階級而跟無產階級跑，這是與一八四八年的法國農民不同。

(四) 中國現在有工農的蘇維埃政權與英勇的工農革命軍隊。

這些都是證明中國現在的革命形式（在廣暴後）比一八四八年後法國革命的形式要好，甚至比俄國一九〇五年

後還要好，更不要說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環境中，是在俄國無產階級十月革命之後，在隣近有已經存在十年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勞動民衆之幫助的優勢了。

有謂優勢果優勢了，但是現在的狀況是消沉的，是低落的，或至少在某地是如此的，各地破獲機關，屠殺革命民衆，工人不願作小的零碎鬥爭，甚之不願開會等等，難道不是消沉低落的現象嗎？

世界歷史上沒有真正廣大人民革命會有一次交戰就受最終勝利的決定的，這是第一點我們應當曉得的。

第二點是白色恐怖，屠殺，破獲還不足以證明失敗，消沉，這適足以證明革命的高漲，破獲機關只是表示我們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組織都還沒有適合暴動的局而。大家不是說有覺悟的工人都不願意做小的部份的鬥爭，不願參加不能解決他們迫切問題的會議？不是他們要槍去殺工賊嗎？不是他們不願意參加沒有希望的罷工與示威嗎？不是他們都等待機會預備犧牲的幹一下轟轟烈烈比廣州暴動還要大還要痛快的大暴動嗎？如果是的，這適足證明工人的情緒不是潰退，而是在屢次大罷工大暴動後

（去年四月後迄今）之創巨痛深要調養自己的力氣，這不是證明他們膽怯頹喪，而是證明他們積聚力量準備在第二次上暴動潮時作更大的犧牲。羣衆情緒沒有潰散，國民黨政府沒有穩定，改良主義的影子還沒有，所以我們對於上面所舉的第二種意見堅決確定的回答說：全國革命的局勢是高漲的不是低落的，至於在有些城市（尤其是政治經濟中心的城市）表示工農消沉的現象，但這只是消沉而不是潰散，這是大革命中常有的現象，至於鬥爭工作的一切內容仍應以適合暴動須要為目標，所有一切團結發動羣衆力量的方法，日常瑣碎雖極小的經濟的工作我們也要做的。這是很顯明的事沒有什麼奇怪，但我們要看他們只是為暴動而發動羣衆的導火線，而不是遙遙無期的走不完的路。

戰鬥的同志們！我們現在雖然不能斷定那一天在上海廣州，或漢口長沙，或奉天天津大門爭的到來，但是現在所有一切的徵象都是證明大的廝殺是不遠了，我們應當十倍努力準備他到來，現在大城市中的黑暗微波只是山崩海倒大浪將至之先兆，四五月裏滬粵的大屠殺，七八月兩

湖裏的大反動，都不能鎮壓工農的革命潮，而反有長沙前扑後繼的大暴動與殖民地空前偉大的廣州蘇維埃革命的大爆發，這是中國工農第一次向國內外反革命的大示威，儘管讓反革命者吐氣揚眉踏在我戰士的屍身上唱他們的凱旋歌，但是他們的末日快到了，工農羣衆更自覺的更廣大的

，更有經驗的更勇敢的爆烈起來打倒這般吃血的寄生蟲！
解放的紅星高升起來了，大家堅決百倍的向前奮鬥。

（本節完本文未完）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中國土地問題與土地革命（續）

星 月

（六）中國土地革命的總策略

舊的農業生產方法既然在那裏繼續的崩壞，舊的土地關係當然也在那裏不斷地動搖，擺在我們面前的土地問題已經變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要澈底的解決牠，當然只有實行土地革命——根本改變土地關係。

在中國的地主豪紳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統治勢力向前崩潰的時候——現在，中國的農民階級應聯合工人階級以暴動的手段去破壞舊的土地制度，中國共產黨應當去領導農人工人實行民衆式的暴動。

中國的農民應以貧農小農爲中心結成一強固的階級戰

線破壞地主豪紳的暴力機關，殲滅一切的反動勢力。

中國的貧農小農應推動破產的中農去革命，使他們加入反地主豪紳的聯合戰線，對於一切貴族式的富農棍痞應以不顧忌的手段去鎮壓他們的反動，防止他們同地主勾結。

中國共產黨應以全副的力量去發動農民羣衆，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增高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自動的起來殲滅地主豪紳，絕對避免過早的軍事投機和領袖式的暴動。

中國共產黨要揭破反動政府欺騙民衆的軟化政策，消

除農民對反動政府的幻想，告訴他們，反動政府決不能實行改良政策，即使實行，並不能減少他們絲毫的痛苦，因為反動政府一切的財源，都要靠直接間接剝削農民來供給，只有靠自己的階級力量才可以根本解決土地問題。

中國共產黨要去組織農民——成立農協組織農民自衛軍，這種組織要適合於農民的一切鬥爭和暴動。並且要進一步的消滅反動的組織，在有組織的農民團體——如紅槍會天門會等等，應竭全力去肅清其中的反動份子，根本消除農民宗法的迷信的思想，使豪紳地主御用的農民團體，變成農民自己的階級組織。

中國共產黨應不斷的爆發農民反對地主豪紳的階級鬥爭，抗租抗債以及一切的濟經鬥爭日常生活的鬥爭，應在本黨指導之下成爲經常的鬥爭工作，使農民知道：只有共產黨是唯一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要組織農民反對軍閥的混戰，拒用反動政府出的無價紙幣和軍用票，反對拉夫派糧。

中國共產黨要鼓勵農民，使他們認清自己階級的鬥爭力量，自動的感覺鬥爭的興趣和需要。在每一次鬥爭中

，要給反動派一個極大的打擊，使農民至少要得到一點切身的利益，這樣可以減少農民的顧慮和畏懼，即使暴動失敗，他們第二次還要起來暴動鬥爭。

中國共產黨在暴動的過程中，應當勇往直前的領導農民不要顧慮到一切的社會秩序和巨大的犧牲，只有將舊社會徹底的破壞，才可以建設新的社會關係。

中國共產黨應絕對避免以毒攻毒的鬥爭策略，當反動勢力分化的時候，對於任何反動派都應以同樣的不妥協的手段對付，使互相敵對的反動勢力兩敗俱傷。

中國共產黨應將各地的農民暴動盡可能的範圍匯合成爲一總的暴動，並且應以農民的暴動去推動其他地方的農民暴動和響應城市工人的暴動。

中國共產黨應隨時隨地以敏捷的手腕，特殊的戰術去領導農民暴動，這種暴動的特殊戰術適合於暴動的特殊環境。

中國共產黨對於鄉村的土匪應分析他們的革命性，認爲可以領導的土匪，應以農民的力量去開化他們領導他們，使他們成爲農民化的反對地主豪紳的軍隊。

當一地暴動成功革命勢力穩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要幫助指導農民組織地方的蘇維埃政府，使農民了解將來階級專政的意義，練習他們階級專政的能力。

(七) 土地革命的原則問題與其具體方案

工農暴動取得政權的時候，即是完成土地革命——沒收土地分配土地的時候，在這土地革命的過程中，有許多具體的實際問題急待解決的：

第一，土地沒收的問題 農村的土地是否全部沒收？

大地主小地主以及官有廟宇寺觀所有的土地，固然全部充公，對於自食其力的自耕農，是否要同樣的沒收？

第二，土地的所有權問題 土地沒收後，再分配給農民，土地的所有權還是歸農民？還是歸蘇維埃政府？

第三，土地的分配問題 土地的分配，還是以人口為單位？還是以家庭為單位？未成年的兒童或不能工作的老人，是否要分子土地，男女是否要同樣的分配？分配的標準與方式應該怎樣？

第四，土地的使用權問題 農民分配田地以後，是否有完全的使用權和永久的使用權？農民死後，他的土地

使用權，是否可以遺傳給他的後人？

第五，農產物的分配問題 農民用他的勞力收獲得來的農產物還是完全交與蘇維埃政府，再由蘇維埃政府來分配給農民，還是繳納一部份的農產物稅，剩餘的農產物歸農民所有。

第六，退伍兵士的土地分配問題 對於退伍的兵士，是否要給以相當的土地耕種？土地分配的多寡，是否與農民同等？

第七，水利問題 怎樣可以使農民得到一切的水利？怎樣可以開發水利，便利農民的灌溉。

第八，農民的勞動工具肥料種子的供給問題 農民用以耕種土地的勞動工具肥料種子，還是由政府供給？還是由農民自備？

第九，農業的生產技術問題 怎樣去改良農業的生產技術？使農業的生產效率增加，減少農民的徒手勞動，增加農產物收獲的數量與質量。

第十，農民的協作問題 怎樣去建立農民的協作關係，還是用換工法？雇工法？或其他方法。

第十一，鄉村一切重要的生產機關交通機關以及天然的物產畜牧事業的所有與使用問題 對於一切的重要生產機關交通機關以及天然物產畜牧事業，應否歸政府所有？或歸政府辦理？

上面幾個切實的問題，都是要具體的分別設法去解決的，爲要答覆這些問題，特草定一總的土地方案于下：

(一) 沒收土地與財產

- 一、一切大小地主自耕農的私有土地，一律無代價的沒收，爲組織蘇維埃國家的勞動平民所公有。
- 二、一切官有土地寺院祠產旗產等類的土地，一律沒收，歸農民代表會議分配。
- 三、一切森林礦山牧場以及重要的財源，歸蘇維埃政府國有。
- 四、帝國主義的租借地應沒收歸國有。
- 五、官荒湖地湖田，一律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
- 六、鄉村中的水利以及重要的交通機關交通事業歸農民代表會議支配。
- 七、地主豪紳的私有財產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財產，一

律無代價的沒收。農民所欠地主的債務，無條件的取消，典質物一概無代價的發還農民。

八、一切族產鄉產及公共建築物一律沒收歸國有。

九、地主的牲畜農具一律沒收，由農民代表會議支配。

(二) 分配土地房屋與勞動工具

一、蘇維埃政府應按照土地的数量性質重新的公平分配給各個農民，男女分得土地的多寡，應以兩性平均的生產能力來決定，未成年的兒童和老人不能生產，自有公共基金來養育，不必分子土地。

二、廢除租佃制包佃制。

三、沒收的荒地官地及寺院祠院教會旗族的土地，一部份分配給農民耕種，一部份分給退伍的兵士種植。

四、農民有絕對的土地使用權，但在一定的年限，應重新登記，重新分配，如放棄耕種怠工或死亡，應將其土地的使用權收回，發給其他農民耕種。

五、沒收來的牲畜與勞動工具，應由農民代表會議公平的分配給那些缺少牲畜和勞動工具的貧農。

六、沒收來的房屋及公共建築物，除了部份做農民集合

辦事的公共機關以外，剩餘的可以分配給沒有房屋住的貧農及苦力居住。

七、耕種土地的農民死後，重要的勞動工具如果沒有親人承受，應歸農民代表會議分配給缺少農具的農民。

(三) 賦稅

一、軍閥時代的一切賦稅制度——釐金，包捐，包稅一概廢除。

二、重新制定單一的統一稅則，每年於收穫的時期，徵收一次稅。

三、稅收的一部份除了劃一部份作鄉村的公費以外，其餘的稅收都納交蘇維埃政府。

四、一切的手工工藝，應設法獎勵，手工品不徵收賦稅。

(四) 金融與合作事業

一、設立農業銀行及農民金融流通合作社，實行最低利息的借貸。

二、統一幣制，廢除軍閥政府的一切幣制與紙幣。

三、組織農民消費合作社，銷售農產物與手工藝品，販賣

農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工品的原料。

四、組織農業合作社，販賣農具及肥料，禁止私人壟斷與操縱。

五、組織農具勞動合作社，辦理雇工及換工的事件，農民要雇工或待雇時報告合作社，由合作社去分配。

六、組織農業保險合作社，辦理農業的保險事務。

七、組織畜牧合作社，販買牲畜，牧畜牲畜。

(五) 整頓水利與改良技術

一、農民代表會議應設法去擴大灌溉源流，整頓水利。

二、農民代表會議應公平的均一的分配水利，井泉溪沼的水利，完全歸農民使用。

三、改良農業技術，採用新式的機器電力耕種土地和開發水利。

四、組織農民訓練所補習所，訓練新的農業技術，提高農民的農業文化程度。

五、設立農業局，調查土地的性質與農業狀況，發售新的種子，辦理農業的救濟事業，如水旱風蟲等天災。

六、發展製造農民的工業，使農民得到價廉的新式的農

具。

(六) 開採種植與公共事業

- 一、一切礦山由蘇維埃國家去開採，並優待礦工。
- 二、保護各地的森林種植森林，規定開採森林的期限。
- 三、修築道路，牧場，堤防，開濬河流及發展各種公共的事業。
- 四、開墾荒地。

(七) 發展家庭手工業與生產

- 一、提倡有實利的家庭手工業，由政府租與新式的勞動工具與原料，廢除包工制。
- 二、獎勵農民種植有實利的植物——如棉花桑茶豆瓜。

(八) 救濟與公養事業

- 一、農民代表會議要籌措基金，保證無產而無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廢）的生活。
- 二、未成年的農村兒童在可能範圍內應實行國家公育。
- 三、農民代表會議應籌措基金，實行預防飢荒的設備。
- 四、設立各種救濟會——如救火會，衛生會，賑災會。
- 五、設立農民醫院，農民藥房。

(九) 教育與文化事業

- 一、辦理義務的農民子弟學校與成年農民補習學校，普及農村教育。
- 二、廢除一切的宗教儀式，打破禮教舊俗（禁止穿耳纏足）。
- 三、舉行露天演講。
- 四、組織農民遊藝運動團體，代替舊時宗法式的娛樂。（設立劇戲影戲等團體）。

(十) 農業勞動法

- 一、優待青年農人，禁止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工作。
- 二、制定保護雇工苦力礦工的勞動法——規定工作時間與工錢。

(十一) 其他民族的土地問題

- 一、贊助蒙古西藏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獨立。
- 二、估量各民族土地的特殊關係，幫助他們去實行土地革命。
- 三、破除漢人對其他民族的剝削和他們內部特權階級對於農民畜牧階級的剝削。

寸
鐵

上海工統會的飯碗快打破了。

工統會化身的什麼上海全市工會宣言說：『最近的事實又告訴我們，中央有停止黨務的活動與民衆運動的提議，這個不幸而離奇的消息到了民間，何等的失望呵！』

工統會請求啓封杭州各工會通電又說：『不意中央執監會議方慶開成，而離棄民衆傳言，即隨同發佈，停止運動之提案，已迭見明文，封閉工會之舉動，又相證以事實，浙江省政府對於杭州工會之措置，實令民衆啓悲忿之懷。』其實民衆對於國民黨之失望與悲忿，已不自今天起；現在工統會的失望與悲忿，是爲了他們自己的飯碗問題吧！

（撒翁）

國民黨人腐化的親供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化身的什麼各工會也發表宣言，說工統會是：『純爲腐化分子所把持之機關』；反對第四次全會停止民衆運動，說這是：『現在新舊國家主義派，政學系及研究系之餘孽，與一切腐化分子，又乘機混入本黨

，各以其非國民黨之主張，冀圖變更本黨之主義與政策，魚龍混雜，怪論紛乘，瞻望前途，可爲痛哭。』這些話真是他們由反共而腐化的親口供狀。

（撒翁）

誰說國民黨不要民衆？

國民黨雖然議決停止民衆運動，雖然下令解散工農團體，然而蔣介石到杭州時，公安局通令各區署：『本月二日午間，蔣總司令來杭，着該工廠全體職工，手持歡迎旗，到站歡迎！』誰說國民黨不要工農不要民衆？你看！

（撒翁）

威風

胡漢民最道致李濟琛黃紹雄書說：『若不往互讓努力，而往互爭努力，其結果則所得者既非威風，亦非威權，但有威風；革命而以威風終，其一蹶不振，雖有大力，莫之能阻矣。』試問現在的國民黨，除了捕殺共產黨及勒收苛捐雜稅的威風以外，還有絲毫威風與威權嗎？

（無賴）

中國共產黨爲五卅第三週年紀念宣言

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

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忽忽至今已過了三年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殺及因此屠殺而引起的全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是中國近年革命史上所永不能磨滅的一頁。整個的中國，自大都市以至僻遠的農村，曾經崛起起來，以廣大民衆的力量舉行強有力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上海無產階級曾經拿三十萬人的大罷工做武器，以答覆南京路的屠殺；在此廣大民衆的強有力的運動威迫之下，帝國主義者曾經企圖拿小恩小惠如關稅會議華董問題等以和緩此反帝國主義的羣衆鬥爭。會幾何時，此偉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已成陳跡了。五卅運動的使命本在發動并組織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以民衆革命鬥爭的力量，根本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現在，不但此使命遠未完成，即便三年前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慘案本身也并未曾辦到賠償懲兇道歉等最低限度的條件。上海漢口廣州等各地烈士之犧牲毫無代價，全國廣大羣衆的鬥爭歸於泡影！這是誰的罪過呢？這乃是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背叛革命壓迫民衆并投降屈服於帝國主義之結果。他們第一步由丁文江等高等華人，以『速了』『友誼磋商』『和平解決』等論調，和緩反帝國主義的怒潮；第二步由上海總商會等高等華人修改工人學生小商人等提出的要求條件，向帝國主義表示屈服；第三步由戴季陶等高等華人創立反共清黨的理論以分裂反帝國主義的民衆；最後第四步則由蔣介石汪精衛等高等華人代表整個的豪紳資產階級公開背叛革命，公開無恥的投降於帝國主義面前，代替帝國主義壓迫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剝奪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自由，逮捕監禁殺戮五卅運動中努力反對帝國主義的羣衆領袖，厲行白色恐怖，成羣屠殺工人農民及兵士，摧殘中國共產黨——實際領導五卅

運動的黨——剝奪我們一切公開的自由，——以此就將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鎮壓下去了。

現在，從五卅以來的革命隊伍中叛離出去的豪紳資產階級，實際上已握有中國大部分的政權。中國革命的民衆紀念此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之第三週年，大部分是在此階級的統治底下的。恰在此時，五月三日，在濟南發生比五卅更嚴重百倍的慘案；日本帝國主義派兵佔領山東，砲擊濟南，屠殺中國兵民達三千餘人，——被國民黨政府壓迫致一時消沉的民衆反帝國主義情緒又重新恢復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運動普遍於中國各通都大邑。五卅第三週年這一舊的流血紀念，足以興奮此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使之前進；而濟南這一次新的流血，也使這一舊的紀念帶上了一重悲哀的實際的意義。

五卅運動的根本使命尚未完成。這一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應該繼續并完成五卅運動的使命；應該加倍於五卅時的努力，發動并組織比五卅時更廣大的羣衆，記取五卅運動的教訓。以底於中國民族的完全解放。

甚麼是五卅運動的教訓呢？這一光榮偉大的中國民族反帝國主義運動，教訓我們說：第一，只有廣大羣衆的實際鬥爭，尤其是無產階級的罷工抵制，才是切實有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一切和平協調鎮靜的主張都是投降屈服的，一切依賴政府負責辦理外交的主張都是庸懦的或敵人奸細詭計的，一切乞憐美國或國際聯盟的主張，都是拒虎進狼或與虎謀皮的；第二，高等華人——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是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而要中途出賣民衆背叛革命的，這一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就是這樣，現在他藉帝國主義的護符已握得中國大部分的政權，他不但不能參加反帝國主義到底，而且一開始就向日本表示投降并壓迫禁止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我們切不可對於國民黨及其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存絲毫的幻想；第三，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中國民族的敵人，只有蘇聯是我們的良友，在五卅時只有蘇聯政府及民衆爲中國民族說話，這次國民黨政府乞憐於美國，但美國等一類國家何以這次能夠略略表示不滿意於日本的行動呢，他們并不是真心爲中國民族的利益，他們只爲自己的帝國主義的利益，他們至多是藉口中國問題爆發太平洋的戰爭

；第四，中國無產階級是唯一能徹底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全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必須在無產階級的週圍團結起來，在其領導之下發展反帝國主義運動。……

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五卅的屠殺，今天已是第三週年了。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雖然葬送於豪紳資產階級國民黨反革命之手，但這運動給與我們的教訓是最可寶貴的教訓，我們必須記取這些教訓，才能完成五卅運動的使命，才能發展此次的反日運動而得到實際的效果，才能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剝削及國民黨反革命壓迫之下。起來——

繼續五卅精神！

完成五卅使命！

復活民衆運動！

爭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等自由！

釋放五卅以來一切政治犯！

爲五卅死難及此次濟南死難諸烈士報仇！

反對日本武力侵略中國！

撤退日本一切駐華海陸軍！

對日斷絕國交！

反對美國藉口出兵！

打倒喪權辱國的國民黨！

打倒拒虎進狼的國民黨！

打倒壓迫民衆反日運動的國民黨！

打倒屠殺工農的劊子手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琛張作霖等！

反對軍閥戰爭！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英美帝國主義！

中日被壓迫羣衆聯合起來！

中國解放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衆

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

日本帝國主義竟乘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機會，派兵佔領山東省會濟南及膠州路以至青島了。他又派遣軍艦多艘至中國沿海各口岸，并謀侵入長江各埠，以圖威嚇全國反日的民衆，使之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面前而不敢反抗了。五月三日濟南事變的爆發，以及隨後的發展，明白證明，這次事變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

全國民衆現在已爲日本在山東的砲聲所激起，各地反日運動已經先後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呼聲已經普遍全中國了。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先鋒，是中國唯一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黨，——中國共產黨敢以何以造成此次日本侵略決心以及我們應該怎樣反對此次日本侵略，敬爲全國反日的民衆告。

是國民黨的反革命造成日本的侵略

這次濟南事變顯然是日本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但日本何以恰於此時實現此武力侵略中國的計劃呢？歸根一句話，就是因爲國民黨的反革命。乘歐戰機會佔領青島及膠濟路的日本，迫於五四爆發的中國民衆的民族革命運動，不得不將此侵佔的利權交還中國（雖然是形式的交還，日本仍握有大部分的實權）；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民族革命的巨潮一天天高漲，二十一條件式的露骨的對華侵略，各帝國主義者不特不敢再爲嘗試，而且相當的給中國革命的民衆以部分的讓步，譬如漢溇租界之交還等。在這民族革命高潮期間，雖然也有一些機會可以爲帝國主義侵略藉口的，但帝國主義者迫於民衆革命的聲威，絲毫不敢嘗試：譬如去年英兵佈防上海及南京事件等，雖然可以給帝國主義以武力侵略的藉口，然而當時并不發生如此次濟南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這都是因爲民族革命潮流高漲，使帝國主

義有所顧忌。如今不同了！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已經背叛了中國的民族革命，他殘酷屠殺中國最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最澈底的工農階級，他殺戮拘禁通緝最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民衆領袖——共產黨員及其他革命的份子，他——國民黨的中央會議明令宣布『停止民衆運動』，即壓迫一切民衆的要求，剝削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亦即禁止一切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國的革命，經過豪紳資產階級背叛壓迫以後，雖然更擴大深入到工農羣衆去，準備一新的更有力量的爆發，以推翻此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在帝國主義者眼中看來，却以爲國民黨的反動已經消滅了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停止民衆運動』了，所以重新運用其義和團及二十一條件時代之武力侵略政策，而開始用此舊政策者，仍是對華侵略最露骨之日本。於是而發生此次五月三日濟南事變。

張作霖與蔣介石是一坩之貉

此次日本出兵是藉口中國混戰來保護其山東僑民的。這次混戰是殘民以逞的軍閥爭地盤的戰爭，絲毫沒有革命的意義。張作霖和蔣介石同樣是代表中國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同樣是壓迫剝削屠殺中國工農的劊子手，同樣是逮捕拘禁屠戮共產黨人及其他革命領袖的兇手；至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則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李濟琛的廣東政府及一切桂系軍閥的統治固是英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何嘗不是分頭向英日美法各國帝國主義屈服投降『親善』呢？此次濟南事變，固然對於蔣介石的所謂『北伐』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字林西報甚至說這次事變發生就是蔣介石北伐的末日，但我們切不可爲日本帝國主義是幫助代表反革命勢力的張作霖而打擊代表『革命』勢力的蔣介石，如近日國民黨之所宣傳者。在蔣介石的『北伐』中，我們聞也聞不出一點兒革命的臭味。此次日本發動濟南事變，其主要的的作用乃是乘中國混戰機會，佔領山東的利權；其附帶的作用：（一）田中內閣要造成嚴重的『對支問題』以轉移反對派的視線而打消國會的不信任案；（二）張作霖究竟是馴養多年的老走狗，究竟比較蔣介石更容易驅策些，藉此亦可以保持張作霖的一部分的政權；（三）給國民黨軍閥一個下馬威，使他

們即許『北伐』成功，也須承認日本在華既得的權利。不過如斯而已！

國民黨禁止反日運動

可見，日本帝國主義此次只是對於山東民衆及無辜兵士的大屠殺，只是攫取中國民族的利權，佔領中國民族的土地，威嚇中國人民，侮辱中國民衆，——而並不是與蔣介石及其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反革命的豪紳資產階級有何等根本的衝突。這一點，在我們看來，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在國民黨及其領袖看來也是很明顯的。國民黨反動以後，對於真實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向來是禁止的。我們姑且不提李濟琛怎樣歡迎港督金文泰而毀滅沙基的六二三紀念碑，廈門的國民黨政府怎樣禁止民衆的反日運動；即許有些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也不過是紙上的，一旦民衆稍爲發生一點行動，國民黨的軍閥馬上下令取締禁止，說是『防止共產黨乘機搗亂』！此次五月三日濟南事變發生，已經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了，然而國民黨及其領袖仍然是讓步屈服并禁止民衆真實的反日運動。濟南事變發生那一日，在濟日兵祇有三千，而北伐軍有四萬之衆（字林西報說），蔣介石竟無恥的屈服，制止兵士抵抗，以致被日本屠殺民衆數千，被其繳械無數，被其殺死并侮辱外交官員，而蔣介石自己亦被其迫退泰安，兵隊完全離開濟南。蔣介石以外其他國民黨的所謂黨國要人譚延闓宋子文何應欽等，也紛紛發出投降屈服的議論。他們這樣的屈服還不夠，還要禁止民衆的反日運動。國民黨中央一再決議要民衆『鎮靜』；南京衛戍司令部禁止檢查日貨；上海警備司令部佈告禁止反日民衆集會遊行；蔣介石通電祇說是與日軍發生誤會，并聲明取締有礙邦交之標語與宣傳；各省政府也都禁止民衆積極運動，福州且宣佈戒嚴，……等。國民黨一方面禁止民衆反日，一方面乞憐訴苦於國際聯盟及美國帝國主義面前。國際聯盟是什麼東西呢？他只是資本案列強分贓的機關，他何能替中國民族去反抗日本？至於美國帝國主義，則他對中國侵略的野心何嘗不如日本？近日報載有美國出兵太平洋之說，這事如果確實，不過是爲日本侵佔中國利權太多，所謂『破壞了太平洋的均勢』，因而危害美國在太平洋的發展，而絕對不是美國的仗

義執言。國民黨的乞憐於美國，簡直是拒虎進狼！這些事實，明白向民衆說明，所謂國民黨及所謂國民政府，不僅不能夠領導民衆起來積極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此次的武力侵略，并且禁止民衆之積極的反抗運動。民衆如果信任所謂國民黨及所謂國民政府，則不久，民衆反日運動將在『鎮靜』及『防止共產黨』二個口號底下被鎮壓下去，濟南青島及膠濟路將確確實實爲日本所佔據，此次損失及侮辱將永無昭雪報復之一日了！

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被壓迫民衆的運動方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我們若依靠國民黨及其政府來抵抗日本侵略，只有跟着他們去投降日本；我們要澈底抵抗此武力侵略，并謀爲濟南死難之數千兵民報仇雪恨，只有發動工農及被壓迫階級之廣大的民衆鬥爭。這是有幾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的。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怎樣形成的呢？這是上海粵港漢口天津工人及各地被壓迫的民衆之廣大的羣衆鬥爭做成的。漢溥英租界是怎樣收回的呢？這是漢口九江工人苦力羣衆親手奪回來的。只有這些大規模的民衆鬥爭，方能折抑帝國主義，使之稍示讓步。而這些鬥爭，顯然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一手領導起來的。如今，民衆運動已爲國民黨明令『停止』了，白色恐怖已經普遍全國，壓迫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及一切革命民衆的領袖了，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已被國民黨剝奪淨盡了，連反日運動也不許做了。在這時候，我們爲避免亡國的慘痛，爲根本解放勞苦的民衆，爲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我們必須復活前次之大規模的民衆運動。

有反日運動無國民黨，有國民黨無反日運動

我們必須推翻壓迫民衆運動的國民黨及其政府。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是與國民黨所代表的階級之利益背道而馳的；澈底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也是國民黨所不願意的。有國民黨，即無積極的真實的大規模的民衆反日運動，有民衆反日運動，即無國民黨及其政府。事實顯然，無用說明。這次五卅事變，是比那次五卅事變更嚴重幾分；而這次五卅運動將比那次五卅運動，更加艱苦，——因爲我們積極反抗日本的侵略，同時尤須反對壓迫民衆運動的

國民黨。

全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羣衆！我們在這艱苦鬥爭面前是不退却的，我們爲自己謀解放，同時爲全民族謀解放，我們必須不畏一切的奮起作此艱苦卓絕的鬥爭，一面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剷除民衆運動的障礙物——國民黨及其政府。

撤退日本駐華一切海陸軍！

收回青島及膠濟路！

對日經濟絕交！

斷絕對日邦交，驅逐日本使領出境！

復活民衆運動！

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

反對新舊軍閥混戰！

打倒壓迫民衆運動的國民黨！

打倒喪權辱國的南北軍閥政府！

釋放四一二以來的一切政治犯！

中日工農聯合起來反對各自的政府！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期

六六四

世界無產階級農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

瞿秋白的——

三民主義 出版了

三民主義是個甚麼東西？ 反動的國民黨所標榜的三民主義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瞿秋白同志在他這一本小冊子中，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法寶已經將三民主義的原形打現出來了。 讀者請勿惜一角大洋買這本書去看看。

怎樣繼續五卅運動？

超麟

已經是五卅運動的第三週年了。

轟動全世界的中國大革命，在思想的準備方面，後來的革命史家固然可以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寫起，但在羣衆的行動方面，則不能不說是發端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殺——五卅運動。從五卅運動起，中國革命才連肉帶骨的現形於世，才成功爲實在的力量，動搖侵蝕摧毀舊的軀殼，解放舊軀殼束縛下的新的靈魂，而萌芽未來的自由獨立勞動的新中國；——因爲自從五卅運動起，中國革命才有廣大的羣衆切實參加——真能代表中國民族的真能感覺革命需要的羣衆之參加，——最初是工人起來，其次是農民起來，最後兵士也開始起來了。這一大革命自五卅運動起，一天天的展開去，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暴動遂告一段落；以後就進到了新的階段——深一層的進一步的階段的了。

中國大革命的第一段落（一九二五年五月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雖然爲時不過二年半，但這短短的二年半中

間是包含有很複雜的過程，很急劇的階級關係之變化，很豐富的意義與教訓的。這二年半的革命過程，足足等於西方革命之十年乃至數十年。

五卅運動僅僅是中國大革命的開始，他本身不是一種獨立的運動（Un Movement isole），更不是中國以前革命運動的結束，而是以後的大革命之序幕。五月三十日的屠殺即許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但五卅運動絕對不是偶然發生的。必然造成一九二五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原因，主要的是：一、歐戰期間及以後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有相當的發展，而那時的生產關係尤其是政治組織——帝國主義買辦豪紳的統治——仍然繼續戰前的形式，不能適應當時的生產力程度，必然要有強烈的運動，以改革此舊的生產關係；二、世界革命的第一浪潮雖然在西歐因資本主義穩定而暫告一段落，但因東方感受較遲，此浪潮仍在醞釀而正待暴發出來，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研究與宣傳，無產階級國家物質精神贊助的便利，更造成革命的決心；三、中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經濟罷工

很迅速的變成政治的示威，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在大都市的無產階級中很迅速的發展他的影響；四、中國共產黨採取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策略，促起改組國民黨，經過國民黨發動并組織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可見中國社會的發展，到那時必定要爆發強有力的羣衆的革命運動，至於此運動的導火線，或是南京路的屠殺，或是別的事件，那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些推動五卅運動的客觀原因以及五卅運動中種種事實看來，五卅運動對於中國革命的使命是明顯的：五卅運動既然是以無產階級爲主力，去破壞中國現存的生產關係，則他的使命顯然是：第一步完成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轉變此革命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 ○ ○
五卅運動以來到現在，中國革命已經盡過了他的應負的使命沒有呢？還沒有！

不消說中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即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也沒有完成。統治中國的大體上仍然是封建社會豪紳買辦的勢力，中國民族統一獨立毫無影子，帝國

主義統治只有更加鞏固，極大多數的中國民衆絲毫沒有政權，被剝奪盡了一切權利與自由。五卅運動到現在這一革命階段，並沒有盡過他應負的使命，他只簡單的發動中國革命，只簡單的提出上述使命於中國革命民衆面前，——他將這些使命作遺產遺留給今後的中國革命了。

爲甚麼自五卅運動到現在的中國革命不能盡他應負的使命呢？唯一的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五卅運動是由無產階級發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起來，中國共產黨組織城市產業工人與手工業工人，中國共產黨經過國民黨組織城市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小企業主店東等。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是妥協『鎮靜』『速了』的，他也要參加革命運動，但不是爲推進這個運動，而是爲緩和這個運動，爲破壞這個運動，爲停止這個運動。當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由城市工人羣衆更深入擴大於鄉村農民羣衆轉成爲土地革命的形勢時，中國封建豪紳地主一切反革命勢力都聯合起來，中國資產階級也就公開的領導反革命，鎮壓一切下等民衆的革命運動；中國資產階級不惜與帝國主義中國封建豪紳地主買辦等結合同盟，以極殘酷手段屠殺工

人農民及一切革命民衆，厲行無比的白色恐怖，殺戮共產黨員破壞共產黨的組織，剝奪人民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所謂『停止民衆運動』），於是五卅運動成了歷史的陳跡，他不但沒有完成一絲一毫的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而且在革命高潮時羣衆自動手爭得的一些權利與成績，都被斷送了。

○ ○ ○
資產階級方且慶賀他的反革命的成功。資產階級與其同盟者：帝國主義中國封建豪紳地主買辦等，以爲他們將中國革命從此永遠鎮壓下去了，從此永沒有人攪擾他們的清夢了。中國沒有革命了。

他們的見解，當他們僅僅觀察革命運動的外形時候，是對的。的確，我們就拿這回濟南事件來說罷：的確沒有羣衆的行動（『民衆運動』——因爲被『停止』了），沒有罷工罷市，至於發傳單遊行講演，只要蔣總司令的『不准』電令一來馬上就得停止，罷課雖然有，但學生不是到羣衆去而且去裁縫鋪定製軍服（沒有武器的軍服，是比傳單標語等不危險得多了！）濟南事件，在事件本身說

是比南京路屠殺嚴重幾千萬倍！五卅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預定計劃，並不是偶然的，這與五卅事件不同；但五卅運動落得這樣結果，也不是偶然的，這却與五卅運動相同了。相同的，只在不是偶然；但五卅運動因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而熱鬧起來，五卅運動則因資產階級領導反革命而冷淡下去，這又不同了。中國革命果真是這樣，那他們儘可高枕安臥了。

但他們的見解，當他們觀察到革命運動的內容時候，就錯了。中國革命不但沒有消息，而且更深一層的更進一步的發展開去。廣州暴動失敗到現在並不是中國革命消息了，而是革命開始進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時候，全國各社會階級正在根本改變其階級結合的形勢（Regroupement de classes）。

當五卅運動初期，中國社會階級的結合形勢是這樣：無產階級爲革命的核心，他經過國民黨去團結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懷抱民族改良主義爲爭此運動的領導權而『加入』革命，買辦豪紳等不敢公然反革命（可說是守中立），最反動的軍閥如張學良等也假意通電說愛國，農民則大

致是在「睡覺」，公開反動的階級最初是很沒有力量的。

五卅運動轉變為北伐戰爭，粵湘鄂贛農民運動爆發起來，革命營壘裏加入一枝很有力量的生力軍，於是中國社會階級的結合形勢起了一種變化：無產階級和農民密切聯合成革命的基本勢力，買辦舊軍閥豪紳地主等公開團結成反革命的隊伍，資產階級爭得了相當的革命領導權始而動搖繼而投到反革命懷中去，小資產階級則開始動搖。這次階級結合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無產階級力量的表現和農民的崛起。這不是革命的退化，乃是革命的進步。

最後，土地革命爆發，於是中國社會階級結合形勢根本起了變化：資產階級公開團結反革命勢力（連小資產階級在內）自為領導，進攻工人和農民，工農決然的實行暴動并建立蘇維埃政權，與一切反革命勢力作公開的國內戰爭。這是十分殘酷的階級戰爭，因為動員了極廣大的羣衆，一邊工人與農民，一邊豪紳地主及店東小商人軍閥資本家買辦等。這時候革命勢力曾經佔領過廣州，割據粵湘鄂贛許多縣分，尤其可樂觀的，即兵士羣衆開始動搖，兵變并走到民衆革命方面來。這次階級結合變化，表面

看，是反革命戰勝革命，但在革命的內涵看，則土地革命運動的發展，蘇維埃政權形式的普遍各省，工農兵的聯合，反革命內部的混戰……證明這仍不是革命的退化，也是革命的進步。

最近小資產階級已開始動搖要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了。最近的將來，我們預料中國社會階級結合形勢又將起相當的變化，因為京津將被新軍閥的軍隊攻下，所謂「北伐」將近「完成」了，所謂「國民革命」將近「成功」了，此時資產階級所發的「不兌現紙幣」，如取消不平等條約，裁撤苛捐雜稅，給予人民種種自由等，——都無着落，而且新軍閥內部必定又要衝突起來，公開的戰爭必不能免，於是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上層階級，就將因失望而脫離資產階級，而革命勢力方面就比較不感覺太岑寂了。

總之五卅運動所開始的中國大革命并未消息，正在潛滋暗長進入新的階段——蘇維埃土地革命的階段。在五卅的第三週年中，我們所應該認識的，就是：五卅運動的事實的和邏輯的繼續，必然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兵蘇維埃土地革命！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賣國和剝削的戰爭

秋白

最近，國民黨又北伐了。其實從去年四月伐到今年四月，北伐軍仍舊是在徐州。爲甚麼？因爲國民黨以前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曾經經過『革命的發狂』，共產黨『害了』他們，使他們得罪了帝國主義，得罪了地主資本家。工農民衆都起來力爭自己的自由和權利，於是豪紳資產階級急急乎抓住國民黨，使他趕緊『清黨』，趕緊鞏固『後防』。中國革命發動了南方大多數工農民衆的力量，民衆的革命要取得自己的勝利，豪紳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剝削制度，都十分危險了；所以他們要命令國民黨先解決了工農民衆的『騷動』，再去北伐。這一年來，是國民黨反革命事業的逐步完成，是辛辛苦苦做了不少『麻煩』的工作，證明自己確是站在豪紳資產階級方面，確有賣國的能力和決心。這些『工作』當然不是很順利的，從蔣介石白崇禧到汪精衛唐生智的繼續不斷的反叛，一直到今年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全會的戴季陶的宣言，把革命零蕩拍賣個乾乾淨淨；其中是經過許多複雜矛盾的自相衝

突和混戰！

如今，彷彿完成反革命的事業，做完了，彷彿國民黨內各系的軍閥衝突，暫時可以妥協了；所以最近又北伐起來了。

國民黨內部的混戰，你打我，我打你，究竟是打些甚麼？爲着甚麼而打呢？固然，他們都是爲着地盤爭權奪利而打，但是，他們也是互爭誰是最能反共！——最能維持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最能得某某帝國主義的歡心。

國民黨現在的北伐，也不過是替張作霖爭奪賣國權罷了。這一絲一毫也聞不出『革命』的臭味，這與他們內部混戰與蔣系和桂系打仗是一個樣。

對於工農民衆，主要的是要認識：『現在中國是在新舊軍閥互爭賣國剝削的混戰之中，中國的唯一出路，只有工農兵士民衆自己組織力量準備暴動，推翻這些南北軍閥，建立蘇維埃的中國。』

蔣介石已經像煞有介事的在那裏『北伐』，那麼，是否國民黨內各派軍閥真正『統一在黨權之下』，真正是一致實行革命戰爭呢？當然不是的。固然，蔣桂兩系的

衝突，還沒有爆發而成旗幟鮮明的戰爭；固然，蔣介石的錢大鈞『和平的』取得了上海市，李濟琛的兩廣政治分會『和平的』保障了桂系的大多數，李濟琛就了參謀總長的職務，李宗仁程潛正在兩湖開『善後』會議。但是，這些都只是證明國民黨內各派的衝突正在醞釀，正在紛爭割取各自的地盤。北伐進展下去，北方閻錫山馮玉祥及蔣系軍隊中間又不知要醞釀多少戰爭的機會。因為地盤少軍閥多了，宋淵源甚至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公開的演說：『重新分割省區，使範圍縮小，足夠分配於各人勢力之下，以免彼此衝突，除去封建思想地盤主義』。這明明是說：國民黨現在的軍閥比北方軍閥更加紛爭，更加『進步』到封建思想了！這明明是說：國民黨內這些軍閥的衝突是日益厲害，非重新瓜分不可了！蔣介石自己也說：『各自增製槍械，擴充兵額，把持稅收，扶植私權，使國家收入日益不支，民衆負担日益加重，甚且謗議黨務，干涉政治，違反中央命令，不受政府指揮……使革命勢力日形渙散，民衆信仰日趨薄弱……國內軍閥無法剷除，國際侵略難以防制……我黨主義無由實現，國家破產，亡無日已』

！』這正是國民黨的現狀呵！

從前北伐說是革命，他帶着『解放』的使命從廣東出發，標榜着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苛捐雜稅，打倒貪官污吏，扶助工農，減租二五等的旗幟前進。現在呢？

現在這次北伐以前，國民黨做幾件大功業：

(一) 上海廣州武漢以至各省各縣的大屠殺工農，厲行白色恐怖。

(二) 上海廣州武漢等處都明令取消『共產時代』的勞資條件，定出許多法律條例禁止罷工強迫仲裁——三番五次的重申禁令。

(三) 兩湖廣東更是三番五次的聲明取消二五減租，江浙則有『糧從租出，租由佃交，爲千古不易之定理』的煌煌布告。

(四) 親英親日親美的『國民政府外交』解決寧案，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禁止『過激』的廈門反日民衆，解散其糾察隊，命令其靜候中央解決；廣東更在與香港總督交歡，密商借款。

(五) 至於國民黨對一般商民的剝削，則「上年國民革命軍抵蘇境，亦以取消苛捐雜稅為前提……不意一年以來，非特舊有者撤消無望，且新設者紛至沓來，一物之徵，課以特稅，鄉僻小鎮，分所稽征，商業痛苦，莫此為甚。」（蘇商聯合會的呈文）這種現象是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極普遍的。巨商大賈，固然還可以包稅包捐，勸銷二五庫券北伐捐等等，得些回扣，而一般貧苦的人民真是走頭無路，——例如最近上海浦東划船，便因為反抗徵捐而罷業了。

國民黨如今的北伐，就是標榜這些功業的頭銜：保證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保障帝國主義的對華特權。國民黨現在能夠對帝國主義和「民衆」說甚麼呢？他是在說：我們要打張作霖，你趕快歡迎罷，因為我們比張作霖更會賣國，更會壓迫屠殺工農，更會抽收苛捐雜稅發行庫券紙幣，更會禁止「過激的」反帝國主義的民衆運動……無論將來或現在，蔣介石和桂系，馮玉祥和閻錫山，某人

和某人要是打起仗來，他們雙方一定也是如此！

國民黨不要太高興了！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鬥爭力量，正在生長起來。你們可以僥倖奪着海陸豐縣城，但是全廣東的農民羣衆更在暴動起來，湖南南部有二十幾縣的農民暴動，全國一般貧民都已經起來反抗。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上海等處的工人仍舊奮勇的鬥爭。一般兵士羣衆都更加覺悟起來。你們互爭賣國和剝削的戰爭，從孫中山老友的張作霖直到忠實同志的豪紳民團之間的大大小的混戰，將要由工農兵士貧民的羣衆暴動來結束啊！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

北伐之前途與新的軍閥戰爭

典琦

現在國民黨的所謂北伐，顯然不是革命的戰爭而是新舊軍閥的混戰。但是，如果不是工農羣衆革命運動有幾年來的發展，還不會形成這樣一個軍閥大崩潰的局面。袁世凱時代，中國的軍閥統治比較穩定，即因為那時中國無產階級還很幼稚，還沒有促進階級分化的一種革命的動

力，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幼弱的胚胎，自然對於政治也沒有什麼影響，因而一般的豪紳地主階級與買辦階級結合起來，經過買辦階級而與帝國主義勾結，以鞏固其對於工農的統治，——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便建於這個基礎上。及至歐戰後，中國的工業驟然發展一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活動，無產階級更有充分的覺悟，組織和鬥爭，於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漸漸起來，而代表買辦階級的北洋軍閥不得不首先崩潰。非北洋系的南方軍閥，雖然是代表南方的豪紳地主階級，但是很多在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影響之下和北洋軍閥爭鬥。南方小軍閥有時取防禦的陣勢而標名「聯省自治」，有時取攻勢，而標其旗幟為「護法」為「護國」，總的口號則為「會師武漢」「直搗幽燕」，這就是向來的所謂「北伐」。袁世凱時代以北洋軍閥的南征消滅了南方的北伐，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的南征便不能征服西南而成爲南北對抗的局面，但南方終不能會師武漢，優勢仍然在北洋軍閥。直到五卅以後，中國大革命潮流搖動了軍閥統治，民族資產階級暫時和工農階級合作以進攻買辦階級，南方的小軍閥漸漸走向國民革命旗幟之下

以與北洋軍閥爭鬥，於是才產生了有雄厚的羣衆基礎之真正北伐——第一次的北伐。雖然因爲革命更向前進，而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小資產階級搖動，北伐軍的各軍閥也都各自霸佔地盤去了，但是北洋軍閥的崩潰並不能因此而挽回。這是因爲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發展，使帝國主義的統治日益動搖，純買辦階級的政權日益削弱，帝國主義不能不漸漸採用新的但是適應於時勢的工具——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國民黨在實行反革命之後，仍然可以號召北伐。而且用得着民族資產階級做北伐的名義上領導者，因此蔣介石才乘這時機取得南京政府的地位，建立了蔣馮閥的軍事聯盟。這一軍事聯盟，一方可以北伐驅逐奉軍出關，一方可以威嚇南方的桂系軍閥，使他們不敢輕易和蔣介石開釁。同時桂系軍閥的地盤兩廣兩湖之內，有廣大的工農暴動的武力，割據了多少鄉村和小的城市，使桂系軍閥忙於清鄉與屠殺而不敢向外發展。因此，在這一北伐期間，國民黨內各派軍閥能暫時妥協，——同時正醞釀戰爭的種子。所以，這次新舊軍閥的混戰的北伐，一方面因爲新軍閥有比舊軍閥好的鎮壓革命的作用而被罷

於帝國主義，他方面因為工農革命暴動的威脅，暫時和緩了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的衝突，因而有相當勝利的前途。

蔣介石的北伐軍雖然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所遮斷，不得不退回徐州，但馮閻兩軍已經深入直隸。張作霖曾經發出停戰的通電，已沒有留戀關內的決心，加之內部新舊派別互相排擊，軍心渙散，北京的拋棄不成問題。現在有吳俊陞在關外獨立的消息；日本帝國主義對張作霖的警告，也是宣佈滿洲在日軍保護之下而獨立，不許南軍也不許張作霖的潰軍經過山海關（他只要張整軍而退）；日本軍現在向奉天集中，並於奉直交界地布置防禦；這些都足以證明張作霖的潰敗無可挽回。將來或者由張部一部份軍閥投降於南軍，或者且戰且退而放棄北京，另一部份則在日軍保護之下維持滿洲獨立局面；這一形勢現正趨於成熟了。

張作霖之不能保有北京，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挽救，不過繼張作霖而取得北京的軍閥，仍然必是日本的工具，馮玉祥或閻錫山。北方既不需要新式的軍閥來鎮壓革命，所以帝國主義不准蔣介石北進，而讓馮閻割據北方，

——馮閻雖在新軍閥旗幟之下，其本身還是和張作霖一樣的舊軍閥。

然則這一次北伐相當勝利，即打到北京以後，並不能消滅軍閥的割據與戰爭，不過稍為改變了割據的局面，同時必然地爆發新的大戰爭。

北伐後軍閥割據的大勢，是奉軍割據滿洲，馮閻割據北方，蔣介石割據東南，桂系割據西南。可是各種衝突必然迅速地激烈化，使這種形勢不久又會有相當的改變。

目前北伐軍還沒有到北京，而在國民黨北伐旗幟之下各派軍閥就開始衝突而且到了戰爭的形式了。濟南屠殺後，馮系軍隊北進，日有戰績，馮部孫良誠取得山東省政府主席，而蔣介石在日帝國主義威脅之下只有退讓，這是馮蔣衝突的露骨表現。

蔣介石與桂系的爭鬥，經過短期的潛伏期間而漸漸公開爆發起來了。李宗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腕扣留了和桂系攜手的湘系軍閥程潛，而且湘桂兩軍正在交戰。李宗仁的電報上明白宣布係為爭財政權而起。這是桂系統一兩湖計劃的實現，也就是肅清後防以為專力對蔣的準備

。這就是蔣桂衝突大爆發的序幕。

與桂系軍閥相勾結的西山會議派，乘這次濟南事件的機會，攻擊南京政府的屈服的外交，這亦足以推想桂系軍閥是怎樣地想藉此倒蔣。南京的外交部長黃郛在各方面攻擊之中不得不引咎退職了。北伐既不能前進，外交又大失信仰，蔣介石的威信掃地，他的地位是非常危險！

在一方與馮衝突一方與桂衝突之時，蔣介石不能孤立的存在，他必須找尋他的同盟者。同在北方的馮閻兩巨頭必然不能相容，因此蔣介石和閻錫山有聯合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反蔣的同一戰線之下，馮與桂系也有聯合的可能。目前馮與桂系來往很密切，李宗仁為馮解決樊鍾秀問題，使樊部停止反馮，馮派車輛迎兩湖軍隊北上，又贈送軍米等件，都可算是一個端倪。

這些軍閥的結合與爭鬥，其實還不如如此簡單，他們各系的內部還有無數派別的結合與爭鬥。所以像河南的馮樊戰爭，兩湖的湘桂系戰爭之類的發生，常時伴隨着幾省軍閥的大混戰。

這種局勢是因為代表豪紳地主階級的軍閥之地方性很

強，豪紳地主既不需要統一的市場，軍閥自然可以零碎的割據，零碎的分割稅收。但分割愈細，派別愈多，而地盤有限，當爭鬥中各方力量稍為失其平衡，就將要開始重新分配地盤的戰爭了。蔣介石派比較其他的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固然多帶些民族資產階級性，但是他所憑藉或利用的武力還是大半為豪紳地主性的軍隊。民族資產階級以北伐統一中國的希望只是一個夢想。民族資產階級自從背叛工農民衆以後，對於帝國主義只有投降，對於豪紳買辦階級也只有妥協讓步而不能制馭。什麼『黨權』，已完全沒有效用了。縱然民族資產階級還幻想着拿了這個法寶去制馭各派的豪紳軍閥，以達到軍政財政統一的目的，但結果必然使他感覺失望的。

豪紳資產階級的集權統治既已絕對不可能，而且分裂與衝突日益複雜，他們各自的力量就只有削弱的。因此，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的武裝暴動，就一天天發展，一天天勝利；而新的統一的中國必然在全國總暴動成功之日誕生出來。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張宗昌蔣介石——一丘之貉 山石

自從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後，南北的新舊軍閥，在壓迫屠殺民衆方面，在徵收苛捐雜稅方面，在做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方面，我們決找不出他們中間的甚麼區別來。有之，在欺騙民衆強奸民意假借民意上，新軍閥的手段比舊軍閥略爲高明些，在屠殺工農上比舊軍閥也兇狠一些。

此次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殺死中國兵民數千人，佔據膠濟路濟南及青島，又在天津汕頭蕪湖滿洲温州等處遣派軍艦示威，建築飛機場爲繼續作戰的根據地。其情形之嚴重，比之有名的二十一條件時，有過之無不及。福田司令向蔣介石提出五項要求以後，又在濟南任命警備司令。日本帝國主義者顯然承認山東爲其屬地了。

日本帝國主義者此次暴行，只要不存成見而細心讀報的人，就會看出，這是舊軍閥引之於前，新軍閥承認之於後。五月七八日報載丁文江致孫傳芳電說道：

『……前在常蔭部長處見其致函效琨（張宗昌）責其不應於離濟時允許日本特別權利，請日本阻止南

軍北上……』
這豈不是證明張宗昌將日兵引來的嗎？這豈不是張宗昌賣國的鐵證嗎？

舊軍閥張宗昌引日兵到山東來，這是證明了的。那麼，怎樣證明新軍閥承認日兵的暴行呢？

看罷，日兵在濟南實行屠殺以後，即向蔣介石提出五項要求：

『（一）蔣介石正式謝罪，（二）嚴罰賀耀祖等若干之暴力指揮者，（三）繳械之兵士雖可立時釋放但所攜武器須在適當時機另行歸還，（四）在濟南青島并山東鐵路二十華里以內當然不准南北軍交戰武裝兵之交通，即在右區域內作宣傳及軍事的施設皆所不許，（五）華方交涉代表與日軍司令官交涉之際須出示蔣介石之正式委任狀，又對於居留民及日軍之損失賠償并道歉之事將來由外交的交涉行之。』

五項要求提出以後，蔣介石即以『免除誤會』爲名，命令軍隊退出福田所指定之區域，這是履行五項要求中之第四項；賀耀祖也免職了，這是履行五項要求中之第二項

，至於蔣介石正式謝罪，倒無多大關係，橫豎是家奴對主人，多叩幾個頭，有什麼不可以呢！

這樣說來，如果上面是證明張宗昌將日兵引進來的，是張宗昌賣國的鐵證，那現在就同樣的證明蔣介石是承認日兵的暴行，當然這也是蔣介石賣國的鐵證了。

五三慘案發生以後，民衆無不悲憤填胸，擬欲於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際作最勇敢最堅決之爭鬥，但是賣國成性的南北新舊軍閥以及其御用的政府拚命替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民衆，壓迫不夠，還要加之以欺騙威嚇，甚麼『國際公法』『公理』『忍耐』『忍耐着做奴隸！』『顧全邦交』『顧全邦交』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還要『顧全邦交』等等都出諸黨國要人之口。還說民衆運動起來，就予日帝國主義者以藉口，給共產黨員以機會！奴隸成性的軍閥以及黨國的要人，寧願做帝國主義者的奴隸，而不給工農的先鋒隊以自由。自今以後，工農的羣衆更澈底的認識你們這班順奴，不復爲你們所欺騙了。

帝國主義者的暴行，在被壓迫者的一方面，唯一抵抗的方法是羣衆的運動，尤其是工農的羣衆運動。致英國

帝國主義死命之香港罷工，以及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人們總未健忘如此；把這些都忘了罷，但是現在的新軍閥及其政府，對民衆的反日運動是要取締的，要禁止的，那日本帝國主義者更無所忌憚爲所欲爲了。橫豎壓迫中國民衆的反日運動有他的順奴（中國的軍閥以及其政府）努力擔當，如此這般，日本帝國主義者何樂而不進一步進一步更進一步的進攻呢！

看罷，認滿洲爲其屬地的覺書也來了。類似或更慘於五三慘殺的慘殺，行將發生於天津，山海關一帶以及滿洲等地方了。

民衆啊，你們甘心做帝國主義者的順奴嗎？否則，就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丘之貉的南北新舊軍閥。

湖南馬夜事變之迴憶

直 荀

——事實的敘述，并紀念被難諸同志——

自從資產階級的走狗蔣介石背叛國民革命於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解散工人糾察隊開始屠殺工農後，繼之以四月十五日李濟琛在廣州之大搜索，大屠殺，長江上游的長沙，

乃有五月二十一日之馬夜事變，最後又有武漢汪唐的分共會議。這是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出賣革命的整個事實。

這四件事都是有『連環性』的，馬變不過是這些有連環性的事實中的一環，而且是有關緊要的一環，是決定國民革命的運命的一環，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的運命的一環。在這一千鈞一髮的時期中，若是國民黨能夠堅決地保持着十三年改組後的精神，嚴格的執行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之一切宣言及一切決議案，則國民黨之基礎將益發鞏固，國民黨之政權將益發穩定，不獨較之五卅沙基更嚴重萬倍之濟南慘案不至發生，而且打倒軍閥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工作必且完成大半，而國民革命有相當的收穫。不幸，當時武漢之一班國民黨領袖，計不出此，而日圖與軍閥資產之走狗妥協竟至每下愈況。末了，演成七月十五日的國共分家之決議，而奄奄一息的國民黨，乃於是日壽終正寢了。

反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若能採取堅決的態度，用『拖牛下水』的辦法，國民黨不幹，我們也幹，國民黨反對，就老實不客氣的取而代之，則請看今日之域中，究竟是

誰家之天下。可惜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也沒有這樣的決心，步步退讓，正和今日賣國的南京政府對於濟案力持鎮靜的態度一樣。甚至，武漢工人糾察隊自動的繳械，圍攻長沙的工農義勇軍，中途命令停止出發。而退讓之結果是敵人之大屠殺。在無可奈何之中才有南昌之一革命。

總之，中國的革命過程，無形中延長了若干年，是兩黨領袖猶豫不定的結果，尤其是領導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種千鈞一髮之時，失其領導作用，要負重大的責任。

我現在略述馬夜事變前後湖南的情形。

去年春季的湖南，的確是一個革命的湖南。當時不獨農民紛紛的起來，有組織，有農協會員冊可查的計五百十八萬，能影響的人數常在千萬以上。即不脫行會性質，最難組織的手工業工人，也一律組織起來了。城市中的工會，鄉村中的農民協會，簡直是當時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經過工農兩會，簡直無法執行。他們的工作就是向豪紳資產階級及一切封建勢力宣戰。省縣之特別法

庭乃大形忙碌，然而殺人并不多，五月之久經省特別法庭判決執行死刑者還不到二十人，其餘多半是判徒刑或罰金了事。而民衆自動手懲辦的爲數更少，不過湘潭之晏容秋等二三人而已。而在當時一班封建餘孽，豪紳領袖，却沒有損壞他們的毫末，最大原因就是他們多半是所謂革命軍人的家屬，服從當時的所謂革命紀律沒有在太歲頭上去動土。

這種反封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的工作，撼動了代表封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的軍人。熊震，當他衛戍長沙的時候，表示很左，及開到辰州聽說他的岳父大人被農民捉了游鄉，勃然大怒，而開始極端的反工農運動。譚延闓聽說農民要他的女婿——長沙大資產階級朱雨田嫡孫——捐款，也連電託人說情。而何健葉琪更是自始至終的反對工農運動，開到常德時即開始屠殺農民。其他土匪編成的國民革命軍，如攸縣之羅定，寶慶之王錫燾，更無論矣。當時最足撼動一班豪紳，使之震慄的，就是在長沙省城槍決全國封建餘孽之巨擘，豪紳領袖的葉德輝。當葉氏槍決後，一班豪劣大爲震動紛紛投入軍隊，而袁家普曹

典球一班人都投到反動最力的何健部下充參議長和祕書長了。同時他們開始向軍士反宣傳：說怎樣的兵士六個月不回家，老婆就要離婚另嫁；兵士寄回家的餉銀全被農協沒收了；鄉中的田全被瓜分了，兵士退伍後將沒有田耕呵。據鄧演達說，他們竟刻了許多省農協的圖章，將兵士寄回家的餉銀，全部沒收，而將圖章蓋在上面，說這是被農協沒收了。總之他們用盡了卑污惡濁，陰險很毒的手段，以造成這反動的局面。而民衆方面，對於本身利益的要求，急轉直下，日益真切，農民則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工人則要求增加工資管理工廠。他們所問的是到底幾時才共產，他們所要求的是標語口號的兌現。這些紙上空談的標語和口號已不能對他們發生多大的效力了。在城市他們只認得工會是爲他們謀利益的機關；在鄉村就只有農協。國民黨在羣衆當中始終沒有發生影響，湖南農民自看到國民黨三個字起就認定是他代表資產階級的。『有錢的入國民黨，無錢的入農民』，這是他們對於國民黨親切的認識。

而我們自己呢？當時實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中。

劣既要與一切封建勢力豪紳資產階級宣戰，而在另一方面又要與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又要與封建餘孽，豪紳資產階級的走狗，大小新軍閥，講親善，謀妥協。對工農的要求，則制止工農自動手來解決，而要他們等待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命令。這豈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樣的可美，一樣無期嗎？

而客觀的環境，一天一天的險惡。蔣介石李濟琛相繼在上海廣州屠殺工農了，夏斗寅叛變了，何健反工農的空氣一天一天的高了。忽然接着了一個報告，說臨湘縣農民協會委員長李中和被前次為民衆拘捕而為劉岳峙所保釋的團防局長詹仙俠所殺，凌遲處死，割心剖腹，備極殘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陽農協委員長廖貫一來省報告，則何健之部下已於前一日將益陽縣工會農協佔據，農民自衛軍及工人糾察隊均被繳械。空氣更緊張，更險惡，許逆克祥於五月二十一日夜十時許正式圍攻省總工會和省農民協會及該兩會之一切附屬機關。

事變之前，我們知道事變之將到，原有一個反攻的計劃。但是當時的黨雖則組織尚好，但只是一個太平時代

的黨，沒有鬥爭的經驗，不能應付這個鬥爭的環境，而且是一個反攻，而不是於知道事變將至，取積極進攻的計劃。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足亂，一切計劃全歸失敗；僅有長沙附近數縣有一個於五月三十一日進攻長沙的計劃，同時屯駐了萬餘工農義勇隊於湘潭附近三十里的姜畬地方而沒有適當的指揮人才，結果是被敵人各個的擊破。而約定進攻長沙的各處工農義勇隊，因為在省方的負責人不知道武漢方面的實情又聽說國民黨中央派人來湘調查和解釋誤會，以為不可暴動，破了而子，將來難於收復，中途改變方針，叫他們停止出發。當時因發信太遲，瀏陽的部隊已經出發，因此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瀏陽工農軍單獨進撲長沙的壯舉。雖則失敗，然而這次英勇的鬥爭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這次暴動事件失敗的總原因可說是種了機會主義的毒。當時曾用省農協臨時辦事處的名義，發了一個告全省農民書，主張沒收地主的土地，主張殺戮土豪劣紳。雖有這個紙上的空言，然而不能堅決的執行，一則專注意於攻城等軍事行動，而沒注意到這種根本的工作；雖主張普

逼的沒收土地分給農民——上面沒有提出沒收一百畝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等口號——然而沒有提出燒田契，掘田間等具體的變法，使農民無從下手；雖則主張殺戮土豪劣紳，但是當時的農民還沒有受過馬夜事變後的大清鄉大屠殺，以為這種舉動未免太過火了，不忍動手；雖則發展了廣大的民衆各縣都有好幾萬人集中，一切糧食都是由各地徵發得來的，即未集中的，也在本地擔任戒嚴的工作，然而沒有好的組織，好的指揮，尤其是沒有武裝暴動的經驗。結果是失敗。

失敗後第一個犧牲者就是我們英勇的戰士湘潭縣工會的委員長，楊昭植同志。楊同志的死，是在豪紳資產階級殘酷的野蠻的死法中死的。他被捕後，拷打得不堪了，然後將生殖器割去，將腹剖開，將腸子取出纏於四肢上，然後將首斬掉懸以示衆，最後將屍體分爲數塊，灌以煤油，用火焚燒。同時被犧牲者是在湘潭任農運工作的柳季剛同志及一位女同志。

湘潭暴動——嚴格說來，只能算是一種騷動雖然失敗，然而各縣仍是繼續着此起彼滅的自發的騷動着。而當

時本黨對於國民黨尚抱一種幻想，致不願公然採取暴動政策。郭亮同志以千餘言的長信，請求在鄉間組織游擊隊，實行屠殺土豪劣紳和沒收土地，亦被阻止。

在這個馬夜事變中，我們所得的教訓實在不少。我們因得有馬夜事變，才能早從聯合戰線的假面具下，脫離出來，正式的擔任無產階級領袖中國革命的使命；因得有馬夜事變，中國國民黨的原形才能畢現，中國的工農兵士貧民，才能對於本黨有深切的認識，本黨的宣傳，得以益發深入；因得有馬夜事變，才能有八七會議，揭破以前機會主義的錯誤，而產出本黨的新生命。

我們因得馬夜事變更切實證明階級妥協與調和之不能，小資產階級之不可靠，到了緊急的行動的關頭，一定要脫離這聯合戰線，而背叛革命，因為政黨所代表的階級性是絕對不容假藉的。現在一班第三黨的先生們，還在希望改組國民黨，想使他成爲一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這真是笑話。民國十三年不是已經將國民黨改組過了嗎？結果是背叛革命，出賣革命。你們的後台老板資產階級，——是不許你們與工農聯合的。小資產階級

的先生們，你們對於國民黨不要存什麼幻想了，他不獨不能爲你們謀利益，代表你們的利益；而且變成軍閥，嚴酷的向你們剝削了。你們只有兩條路走：一則投降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做他們的走狗；一則走到無產階級的大本營來，共同奮鬥。基督教的聖經上說過，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我以這句聖經奉獻給一班徘徊歧路的人們。

我們感謝馬夜事變所給我們的一切教訓。我們謹在這裏向馬夜事變中死難的諸同志致哀悼之忱！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馬夜事變的一週年

覺 哉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之長沙事變——有名的馬夜事變，是整個的國民黨革命運宜告死刑，是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向工農無產階級短兵相接，是全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走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這是有非常之大的歷史意義的。

當國民黨北伐，取道湘贛，這時候國民黨的力量同吳孫相比，一則運輸艱困，軍實有限，一則交通便利，餉械

裕如，國民黨事實上非得工農援助，絕無可勝之理。汨羅之役，北軍遍埋地雷，非農民探悉，唐軍不免全沒。

程潛在南昌全軍覆沒時，雜農民中逃走，農民負之渡河。去年二月唐生智在長沙演說，算他不沒良心，說：我的勝利，全是工農幫助的勝利。

祇是國民黨需要工農，是要他們幫助北伐，替少數人攫得地位；工農之幫助國民黨，是爭得本身利益，得到大多數的解放，而且就是在國民黨所代表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底下解放出來。分道揚鑣，各買各力，一方（豪紳地主……）竭力掙扎，像負嵎的虎，一方（工農）風起雲湧，亦不啻『初生之犢』。這種現象，自然是不能長久維持的。

長沙省政府代主席張翼鵬是個渾蛋，馮天柱張開璉謝彬曹伯聞等是著名劣紳，不僅嫉視工農而且厭惡革命，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劉嶽峙雷鏞寰仇鰲彭國鈞都具備豪劣資格，且深恨共產黨及左派分子，不爲捧場，取得高位。唐生智身係東安大地主，野心勃勃，口裏雖說得漂亮，實際上軍權政權，在佛化的掩護下，保持其純反革命精神。

是這樣醞釀着，一直到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成立（可憐！被國民黨罵得殺人不眨眼的湖南共產黨執政時代，全湖南七十五縣被法庭處決及民衆直接處決的豪劣，不過三十餘人，比起國民黨屠殺手段，不及千分之一），工農糾察隊要求武裝（雖然發過一二百枝無子彈的爛槍），尤其是農民革命發展到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無紳不劣，有土皆豪』的口號，由鄉僻農民自動的喊出來；這就是掘了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祖墳。於是他們忍不住了，三十五軍（何健）的長沙留守處，馬日前即堆積沙包，準備巷戰，馬夜十一時許克祥乃奉令發難了。

馬日後唐政府在湖南屠殺，雖然不見得比現在程潛白崇禧來得緩和，但忽然換過尊臉，確曾費一度工夫。打頭說：『共產黨議決於六月一日開刀，二十五歲以上的人都要殺盡』，這是見之文告的。其次就勒令各縣豪劣辦團防，槍支由政府發給。有一次長沙縣長陳其祥召集所謂士紳會議，令每人指導控暴徒若干名，不控的就認爲不是忠實同志。各縣縣長以殺人多少爲考試，不殺或殺不多的，撤懲，甚至本身即有暴徒嫌疑，在殺之列（見武漢

全國農協調查員報告）。再其次爲鍛鍊國民黨成爲純粹殺人黨，實行兩個方法：一是不殺人，人必殺我。彭國鈞在黨員大會說：共產黨在南昌議決，對於我們（湖南的國民黨）要誅十族。周燦說：各位記着，彭委員說的是真的。我們的生路，只有殺盡共產黨。（見湖南民報）一是一是殺人的有錢用有官做。用這一方法，不僅升拔了許多惡探猾役，而且造成了湖南黨校及政治軍事第三分校一班青年走狗。他們的格言，是：『凡農皆匪，無徒不暴』『寧肯枉殺千個，不能放鬆一人』。

自稱『革命是爲民衆，民衆即是農工，我唐生智若一日不爲農工盡力，情願受農工制裁』（去年二月唐在民衆歡迎會演說）的唐生智，六月回到長沙，即在歡迎隊裏捕拿發歡迎傳單的四個工人槍斃。自後殺貼標語的小孩子，殺撕標語的小孩子，殺十三四歲的女學生，爲有史以來未有之惡殺，計前後所殺工農革命分子不下十萬。這次被農民水救命的程潛入湘，繼承馬日事變之盛業，他說：『我對工農是決不容情的，我試殺個樣把你們看，包管比唐生智決不會不及而且過之。』（這是程入長沙時對豪

演說，大意如此）果然『名下無虛』，最近的湖南，益發殺得暗無天日。有自平江來的，說該縣已無人耕田，清鄉隊見農民就殺，擄得耕牛無數，國民黨的縣黨部做了耕牛拍賣場。他們的口號是『血洗』，他們的主義是『血洗』，國民黨的血洗主義，在馬日事變一週年的湖南，真表現得澈底！

反過來看，工農無產階級，仁慈得可憐！馬日事變後一兩個月，猶幻想唐生智不至於太無聊，幻想國民黨中央總還有辦法。六一撲城之後，領導者恐犧牲過大，忽而中止。各地農協武器繳去很多，僅存的農軍，對當地豪劣，尚多容忍。直到四五個月以後，白色恐怖無以復加，而後湘東湘南各縣紛起組織工農兵蘇維埃，始能明確地站在階級觀點，掃蕩一部分罪不容赦的地主劣紳貪官污吏反動分子，革命局面，才捲入一個新的時期。

在這鮮血煊染的一週年，我們於沈痛中的回憶，所得到的教訓，第一，是糾正馬變前工農運動的過火論。記得有位農運同志說：『不得了，打頭不得他們醒來，不料一醒來就再不肯睡覺！』不知醒來是要做事，偌大的老

社會要翻轉過來，窮日之力尚恐不足，像某同志說的，正是清早初醒，却不要他起床，仍光着眼睛睡着。這不是民衆不肯再睡，却是喊醒民衆的尚在催眠狀態中。至如說馬日事變是『過火』召來的，不過火不至有馬日事變。

這是不明白革命是階級鬥爭，只有你死我活，斷無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因那方和緩而可以一致之理。事實告訴我們，馬日事變後一兩個月，有些同情革命的人（真革命和反革命除外）這樣說：『這是以前運動過火了』；及三四個月後，却又說：『現在看來，以前運動並不見得甚麼過火』。最後簡直說，只怪從前太不『過火』，或者沒有力量去『過火』以致弄成這現象。而且其地曾經過紅色恐怖的，反動派有所畏懼，白色恐怖即比較地不利害。可見惟紅色恐怖可以鎮壓白色恐怖。反動方面，如少此一回反動，也不知要保全性命多少。

第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取多用宏，其階級意識，比工農無產階級明瞭得萬分，雖然口口聲聲說沒有階級。他們斷不幻想以任何條件與工農無產階級妥協。勞資條件呢，廢掉，二五減租呢，取消。唯一地把整個工農

無產階級放在他們鐵蹄之下。他們絕不幻想工農革命分子同他們緩和，他們唯一的目的，是斬盡殺絕。他們知道一切道德，在階級鬥爭中，是用不着的。故侮辱女尸，改槍決為斬決，剖胸挖目，臨刑時口塞棉花使不能喊。這是何等的階級覺悟！『無產階級的革命方法，應當從有產階級學來』，這是我們無限頭顱換來的教訓。只有站在純階級觀點上，才能革命，才能推翻反革命階級。

第三，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組織，雖因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下，中國工農無產階級，以特殊情形，加入國民黨，供他一度犧牲，但因此知道從今以後資產階級是要不得的。定要是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才是民衆的政權；定要是民衆的政權，才能解放中國於國際帝國主義之下。因

此生辣辣的蘇維埃組織，竟普及洞庭湖南北的老百姓腦子裏了。

馬日事變，其影響當然不僅湖南，但在湖南意義，較為重大。在這天，長沙的反革命派，做什麼『馬日運動紀念週』，城廂遍貼劇共標語。那馬日事變首犯何健（湖南清鄉幫辦）說：『我們清共剿匪，即是自己救死』。我們也應知道：

三萬七千萬的工農貧民團結起來！

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政權！

殺盡軍閥地主豪紳一切國民黨反動份子！

替死者復仇！

這也即是我們的『自己救死』！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出版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這是分析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國的革命黨人不可不讀

帝國主義在中國之狼狽

白勞德

國際帝國主義所指示給國民黨的方略，現已奉行有效。工會備受壓迫，農會悉被認為非法之組織，共產黨人被逼得隱匿逃亡，成千累萬的羣衆領袖悉遭殘殺。國民黨的下級黨部都被解散了，任何種類的結社集會都被嚴厲禁止了，一切權力都操在些軍閥手裏，而諸位大將軍們，又都係英日帝國主義者手中的傀儡。他們公開的譏笑着說：『從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而爭取自由解放的政綱，不過是無意識的在那裏重複的喊些空口號』。甚而至於說孫中山的遺囑，也都是共產黨捏造的。國民黨的官僚們，好像伺候帝國主義宴會的刷鞋子僕人一樣，一面剛受了主人的褒獎，一面主人又警告他們：在真正承受恩寵而成爲世界上有體面有權力的人們之前，他們更應當馴伏些。我們觀察中國局面，首先以爲帝國主義除去在中國造成了深堪慶幸的局勢而外，其他并毫無可忌慮之處。但是這個觀察却巧是反的。這種現象已經是過去的

了，即對於我們擁有海陸軍飛機毒氣等強有力的統治者，也都是過去的世界了。他們這種大勝利，現在却反使得他們寢不安席。實際上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快，他們這種偉大完美和迅速的大勝利，在中國歷史過程中，已表現出帝國主義的企圖，却是腐淺而難以收效的。

勝利太多了

帝國主義的狼狽，被一位帝國主義的理論家而兼實力者蘇柯耳斯克先生(Mr. George Sokolsky)在三月五日字林西報上描寫的異常生動。很有意義的，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國民黨中反動』。內容表現出一種失望的悲鳴，并詳細的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目前的勝利，也許是向着滅亡走的一條捷徑。設若做這一篇文章的人是一個共產黨人，這篇文章是登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上，那末或者要被人認爲是一種『奢望』。但這位作者却是著名的英國的忠僕，而字林西報却又是通常認爲英國在中國公開機關報

。我們摘錄蘇柯耳斯克的原文，倒是頗有價值的。在他文章首段裏面，便表現出誠惶誠恐的神氣，他透澈的說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狀況，并立刻的把他的恐懼，和帝國主義對中國政策所造成的一些事實，聯繫起來。請聽其說些什麼！

「國民黨現已走入一個反動的時期，我們看鐘擺向右擺動多大，就可以猜出向左去的反動多大，這個估量對於目前國民黨的反動，是日見重要的，並且和下面的事實是相聯繫的。南京政府在最近的將來，已沒有實現左傾運動的可能。他們不僅壓迫共產黨的組織，并且壓迫國民黨各地的黨部。他們允許和國民黨毫無關係的人們，在政府中做高級的官吏。他們因和北方官僚們周旋談判，而已自己惹得周身的煩惱，這般北方的官僚，正是被南方民衆和軍隊中服務的黃埔學生，以及曾受中俄共產黨人煽動的一般兵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的。」蘇柯耳斯克認為南北如能諒解，也就是上述這些事實的結果。并且他指出最近南京政府一般觀念的危險性，他又分析南京政府的成分。英美民衆對於他的結論，應當是很感興趣的。因

爲英美民衆常時聽得帝國主義報紙上的報告說，因爲南京政府反對革命羣衆的無政府主義，所以他在中國的中部和南部，是法律和秩序的代表者。蘇柯耳斯克認爲現在應當把這個假面具揭開。因爲他要把這些危險來警告他的階級羣衆，所以他也要找出些事實來。因此他就把最近南京政府改組（蔣介石復職以後）的意義分析一下。

「在政治上，權力已經落到這一般人的手中，他們的領袖們，在一二十年前都是公開的自認爲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傳統的觀念，就是反對政府有秩序的向前發展，至於他們反對共產黨，根本就因爲無政府主義者厭惡政府的中央集權制，而共產黨人倒是贊成這種制度的。」

蘇柯耳斯克先生！這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你們努力於維持中國的法律和秩序，至其極處，不過是使得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握得權力。我們應當謝謝你，因爲你指示我們在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自然結合這一點小教訓。

在無政府主義者統治之下的結果如何呢？我們且讓蘇柯耳斯克先生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們對於這種反動，是要負責的。因為現在只有兩種結果，或者中國共產黨重新獲得權力，或者因為國民黨和官僚們有密切關係，以至於國民黨的道德完全破產。」

帝國主義已知道國民黨中的缺點是些什麼，因此也就曉得他們所獲得的勝利太多了，並且他們因此而感受到痛苦。從蘇軻耳斯先生的筆底下，已經喊出反對因勝利而受到失敗恐嚇的呼聲。

壓制得太過了

這段標題為「壓制得太過了」，不大留心的讀者，或者認為蘇軻耳斯先生不以現時的白色恐怖為然。我們應當趕快的聲明一句，其實并非如此的。當蘇軻耳斯和他的朋友們做文章責備中國人對於煽動工人的人濫施死刑的時候，而他們反對的原因只是因為歷史方面看來，這種酷刑的結果，并不能和帝國主義的願望相符合。我們現在且摘錄三段蘇軻耳斯先生的原文來給讀者看看，然後你們當然可以細細的領略他的滋味如何。

「在國民政府的區域以內，對於反動派的懲治，好像

處處都和政客官僚們的辦法是一鼻孔出氣。他們相信在表面上能夠把秩序維持得好，就貴乎在壓制輿論機關，因為輿論機關是羣衆意見的反映，在政治方面，由羣衆意見去影響輿論機關的思想行動。他們已禁止一切的民衆結會并剝除一切言論信仰等自由。」

「他們不僅驅逐中國共產黨，使其無地容身，就是在國民黨內部，也不能容有異己的意見存在，有之也要壓迫他無以立足。他們反共政策如此之顯著，彷彿是準備著維持現時中國的國際關係，使之毫無變動，即使有變動，也不過是為着化除南京政府和外人間的誤會，不得不對於以前的關係，而有所更張。」

「或者一位不斷的攻擊中國共產黨至三年之久的外國人，不會批評這個政策的不好。但是在我看來，這種反動的政策，較之公開仇視外人的共產黨的政策，尤為危險。因為他不是誠懇忠實的一種政策，他不能代表中國民衆中大部份明白的意見，結果不過是一種催眠術，使得外人和中國頑固的人們，相信這種虛偽的保證。一旦反覆起來，或者他的價值較之現在更要大點。」

蘇軻耳斯克先生並不會說到因壓制而生出可怕的结果，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補說一點他所省略不說的話。當蘇軻耳斯克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上海公共租界的街上，貼滿工部局的告示（工部局為英日美所合組的機關而以一美人費信惇為其領袖），宣布凡有人告密以下罪犯者如謀殺，綁票，搶劫，煽動工人，主持罷工，和共產黨的活動，必得重酬。并謂如何可以替告密者保持秘密，而仍酬以重金。

前幾天『工部局公報』上發表工部局和南京政府所派的上海交涉員郭泰祺交換了一次公文。郭泰祺要求工部局的巡捕在公共租界上幫助國民黨實行壓制共產黨的政策。工部局的當局者允許幫忙，但深責郭氏以從前中國當局未能嚴辦由工部局引渡之工會領袖。當時僅囚繫少數領袖，而尚有一二人竟倖逃法網。工部局之英日美各國董事，對於南京政府之鬆懈，深致不滿。設若窪林布西的諸位神聖，已遭民人蔑視，而猶尸位素餐，那末民人的咀咒也要使得神所憑藉的山峯塌崩下來呵。

因為共產黨人是受壓迫的，所以

我們也要壓迫共產黨人

帝國主義因得着國民黨的幫助，現在對於中國革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很大的工作。這個工作，便是放逐中國共產黨。這個工作完成以後，第二步工作是什麼呢？

蘇軻耳斯克先生已答復了這個問題，就是第二步工作便要剋服共產黨。多頭蛇神(Hydra)的頭，已被斬去700顆了，但是設若蘇軻耳斯克先生的話不錯，馬上便要增加到7,000,000顆的新腦袋纔是。李濟琛因在廣州殺了7500個工人，於是在英國殖民地香港便受了很大的歡迎，并由港督自己請他吃很豐盛的酒席。據一位對李氏此舉深表同情而竭力加以褒揚的英國人說，7,000工人的屍身，用車子裝運，看起來，好像運木頭一樣，一行一行的排列在車子上。在漢口每天報紙上，都漠不經心的記載一批一批的『共匪』被殺戮的新聞。在上海，英國人逮捕了幾百個工會運動的人們，把他們引渡給蔣介石的軍警，在處死他們之先，還受使他們慢慢的受好幾個禮拜的酷刑。

常時有人告訴我們說，這種悲慘的事件，是不可少的

他的慘痛的結果，便是「共產黨人在中國已日漸消滅」了。讓蘇軻耳斯克替我們來做個結論看看：

「每個人要是對最近中國政治運動有敏銳的觀察，就可覺到在國民政府的領土內，共產黨人有很強的潛勢力，在那裏活動。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信徒，都很堅決的承認他們在下層民衆中的煽動工作。此地與南京之間，以及此地與漢口之間，共產黨人在每個農村裏都向農人工人以及青年的學生們宣傳，教他們把自己從反動的政治下解放出來。夜間牆壁上，便發現了攻擊國民黨，南京政府，青天白日旗幟，和蔣介石的標語。在工廠裏面，雖然是在政府的幫助和保護之下，但因共產黨人的活動，而廠主方面，都感覺到有許多不滿意的所在。這種問題，不是僅恃壓迫所可解決的。」

國民黨——帝國主義的走狗

在中國革命中，產生了一個新名詞，對於墮落腐敗的中國人，甯願替外國壓迫者服務，而助其役使本國人民的，便喚做「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是一個很確當的描寫，用之於今日的國民黨為最適宜。國民黨在一年以前，

倒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組織的中心，到今日，而南京政府，却不過是這種走狗的巢穴。

蘇軻耳斯克先生害怕因南京政府和北京官僚們之間的公開結合而喪失國民黨的信用。這個顧慮很對！但是國民黨公開的投降帝國主義又將如何呢？這樣完全的，卑躬屈節的，和毫無忌憚的投降，惹得帝國主義都有些不耐煩了。他們覺得必須要責備他們的走狗，并且嚴厲的低聲告訴他們說「不要諂媚的太利害了，這樣要敗壞你們名譽的呵！」我們在三月五日字林西報上批評蘇軻耳斯克而不署名的一篇社論裏面，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這篇文章，一面催促國民黨在表面上應當有一種堅決的態度，一面又給國民黨一些溫和的褒詞。

「設若國民黨因誠意的急欲恢復其國外之令譽，而一時有操切過甚的行爲，這實在不必驚訝的。他們已經證明急欲和列強修睦的誠意了。……他們只一時的喪失了為一個政黨所必須具備的一些條件。」

大無畏的革命者，孫中山先生所創造的國民黨，現在却墮落到這種地位，而被英國帝國主義者所譏笑，并被聽

為過於諂媚卑鄙了。

『什麼足以恫嚇帝國主義呢？』

要知道什麼足以恫嚇帝國主義，倒也不難。他們并不是因為白色恐怖的慘酷可怕，而改變了他們的胃口。

反之，這正是他們所發動的，鼓勵的，並且要設法使之發達到極度的。千百萬工農所受的難以筆述的痛苦，他們在中古式的南北軍閥統治之下，挨凍受餓，這些都不足感動帝國主義屠戶們的麻木心絃。那末我們應當在各處去搜尋使得帝國主義魔鬼現在準備進修道院的原因。

什麼足以恫嚇帝國主義者呢？就是整個中國裏面新舊的軍閥政府之破裂，墮落，腐敗，及其本身上之瓦解。這些是使得帝國主義觸目驚心的。在中國的每個軍事總機關，都變成些腐魚爛肉，自上而下，每個官吏，雖有形式不同，而其日趨於腐化，却是一致的。於民衆啼餓號寒的呼聲中，而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們，却驕奢淫佚，任意揮霍，浪費金錢，不知有幾千百萬。他們的資財，大屬儲蓄在租界中外國銀行裏面。蔣介石新婚一夕，糜費至百萬以上，南京為國民政府之首都，而同時也是中國

的不夜之城。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收額劇增，較之北方，不啻數倍。但同時金錢之消耗，也異常的快法。到手即了，有時甚至沒有到手，而錢已經沒有了。我曾經看到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年前，我遇着一個歸國的法國留學生，那時還是一位很激烈的左派份子，他去年八月間到南京政府一方面去了，即被任為某關監督，到現在他已在上海一個銀行裏面，存放了好幾十萬的款子，而他也因此認為足以自豪了。腐敗在現在，已成了一種風氣，誰也不能潔身自好，挽此頹風。

除去這種相習成風，並且大家認為很榮耀的腐敗而外，便是違法犯罪的事舉國皆是。并不是希望毫無的一般民衆甘心為惡，而這些違法犯罪的，却都是軍閥官僚們。差不多各地反共運動，都產生出同樣的一種新規律。他們一面是真正屠殺工人的劊子手，一面却又綁許多有錢的人去，加以共產黨的罪名，而科以很重的罰金。被綁的人只有兩個方法以可脫罪。一個便是請和綁票的人居同等地位的人，設法保釋。一個便是出幾千幾萬塊錢來贖身。這種擄取富人勒贖的辦法，有許多很有面子頑固

守舊的中產階級，都因為軍閥們為報復自己的私仇，而把他們認做共產黨殺掉了。

在國民黨中，占最高位置的各個軍閥集團的鬥爭，釀成車輪式的爭戰，甚至使殘酷性成的西方帝國主義都感覺得不安。他們高據火山之巔，而竭力禁止這座火山的爆裂。

帝國主義的實際行動是些什麼呢？

遠在歐美的讀者，見了上面所摘錄的各段文章，或者以為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節制反對工人的白色恐怖。帝國主義的心計，真是很遠呵！真的，他們現在對於國民黨粉飾革命的能力，深抱悲觀，真的，他們已有了如何應付現在局面的新觀念，但是以局外人來揣測他們的用心，那真是莫測其高深。是的，帝國主義的新觀念，實在不僅是憑一種感觸而生，而他確是富有才智的產物。

道個新觀念是什麼呢？只有字林西報上的原文纔能傳達出他的真象來。請看下面的原文：

『許多中國的讀者，想尚記得馬可來 (Macaulay) 的「主教爵位史」 (Rank, a History of the Popes) 這

一篇文章 (馬可來生平最得意的著作)。羅馬教會真巧於利用一般狂熱的人們。這般人若施以酷刑，彼輩即變成危險的宗教信徒，如能安插他們去從事於一種特別的工作，那他們又可變成秩序的建設人，就是現在教會中最光榮最熱心的傳教士。自從俄國人離開後，我們如用這個方法，去對付共產黨，或者也不甚遲，因為共產黨人畢竟也是漢族子孫。』

在經驗上，已顯出共產黨人是唯一具有建設秩序能力的。我們現在已經把煽動中國共產黨人的俄國人趕走了。好讓我們來利用共產黨人，安插他們去做點事，用對待蔣介石和他的部下而收到實效的方法，去利用共產黨人，也許共產黨人因此可以替我們來維持秩序。這是拯救帝國主義在中國狼狽的最後方案。這種觀念，並不是記載在「蒲克」 (Puck) 和「爵紀」 (Judge) 的書中，而是發表在英國在中國的主要機關報的社論中。這就表現出帝國主義認為現在局面是何等的使人失望。最末的幾個字，最能表現帝國主義的心曲。他們說畢竟共產黨人也是漢族的子孫，是一個弱小民族的子孫。現在俄國人已

離開了，我們十分的有把握，可以去腐化共產黨人，像我們腐化軍閥們那種樣子。帝國主義心中一想到中國人，就非加以種種侮辱之詞不可。

如果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無情的打破和掃除一切障礙，那末失望的帝國主義手中所堅持的，也不過是一些毫無價值的廢物而已。

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 於香港

本報啓事

本報因種種障礙，停刊將近三月，現又捲土重來與讀者相見了。自今以後當整備按期出版，以慰讀者的盼望。

新書出版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司徒夸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海陸豐蘇維埃

羅綺園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以上各書一律對折

布爾塞維克

每份實價銅元六枚



中日兩國共產黨聯合宣言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中國和日本的工人農民：

世界帝國主義內部衝突的主要危機之一，已經發現於太平洋了。各國帝國主義者，不斷的加緊衝突起來，互相為掠取別國領土及廣大市場而運用其陰謀，互相爭競壓迫和剝削太平洋沿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廣大的勞苦民衆。

同時，在太平洋又有一當代最強有力的革命運動發展着——中國革命。中國大革命日益擴大而深入。他是被壓迫被奴役的東方民族和勞動羣衆革命鬥爭之一種興奮劑和推動力。實在說來，中國革命之向前進展，對於世界革命是異常重要的。

在中國印度及其他東方國家裏，日本和英國之間，有強烈的競爭，爭取商業投資的利權和勢力範圍。英國和美國之間，也因競爭世界石油鋼鐵橡皮商業市場和財政支配權，而日益急劇的衝突起來。同在一個時候，日本和美國中間，頑強的帝國主義進攻和有系統的帝國主義發展，一天天在太平洋沿岸競爭，使他們中間利害衝突迅速的加緊而走到了極端。——帝國主義戰爭已到我們頭上來了，無產階級的生命已頻於危險了。

帝國主義的列強雖然很迅速的武裝起來，彼此以槍砲相向，可是他們對於鎮壓中國革命，圍鎖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是聯合一致的。帝國主義者會聯合一致的來進攻廣州上海漢口等處暴動的革命羣衆。他們屢次成羣的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帝國主義者共同窳養其走狗以及中國革命的叛徒蔣介石李濟琛等，就用這班走狗叛徒，隨時隨地來鎮壓革命的中國。帝國主義者幫助國民黨來虐待并狀殺我們同志，屠殺幾十萬中國工農，白色恐怖猖狂極了！可是紅色的勢力也伴着發展起來！

日本帝國主義今天說與蘇聯保持友誼關係，明天田中政友會民政黨宣言說可以與英國帝國主義勾結，實行武裝干涉并圍鎖蘇聯。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之對蘇聯的友誼關係，是皮面的，是虛偽的，日本帝國主義以武裝干涉中國——強佔山東與南滿全部，英法等國均認為正當行為。

田中再三申說：出兵中國，為的是保護日本僑民。可是誰相信所謂保護僑居濟南這樣少數的日本投機商人和偵探，用得着派遣五萬武裝兵士和五十隻戰艦！少數的日本偵探，投機商人和剝削者，早就離開濟南了。濟南日本兵與中國兵的衝突，乃是日本帝國主義外交及其軍事機關事前布置好的狡猾的政策。日本的侵略主義者，利用濟南的衝突，大吹其「急迫的必要」——必須佔據青島濟南天津奉天及附近的鐵路，如此這般，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領土上更擴張其屬地，更攫取天然的富源，更統治幾千萬的中國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了。我們永不會忘掉，最近三十年來，日本時常有系統的侵略中國，割去整行省大的土地，以武力併吞台灣和朝鮮，以刀槍和恐怖來鎮壓台灣和朝鮮的革命農民，這還不夠，又佔據遼東半島，當其屬地，其實，滿州的贛山鐵路和城市都由他控制，那全滿州不啻是他的殖民地。帝國主義的日本，以庚子賠款為名，從中國榨取得九萬萬元；世界大戰的時候，又向中國提出無理的二十一條的要求。二十一條要求簡直將整個中國變為日本的屬地。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刀槍和鐵蹄又殘踏中國的主權，企圖併吞山東和滿州，又在中國的城市——濟南殘殺幾千中國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已達極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從中國滾開去！

日本的統治階級，決不會停止，而且要與別的帝國主義聯盟來鎮壓那妨害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和生存之中國革命的。因此，政友會和民政黨都與張作霖勾結，并賄買國民黨。其實，國民黨的背叛革命和厲行白色恐怖，適足予日本以武裝干涉之可能；因蔣介石馮玉祥李濟琛等的背叛，帝國主義者才大胆的作其中國主人翁的行為，在一年半以前，這種行為確是未曾見到的，如今國民黨竟完全投入帝國主義的懷裏，根本為帝國主義所收買，徹底成為反革命的隊

伍，要使中國的勞動羣衆屈服於帝國主義了。在喪權辱國之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嚴厲侵略暴行屠殺之時，國民黨及所謂國民政府宣布加緊禁止五卅及國恥日的紀念，全國到處壓迫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團體；然而反帝國主義的情緒與覺悟，已深入廣大工人羣衆的腦海，五卅的一日，工人罷工一天，藉表紀念，上海的印刷廠全數停工，中文的報紙未出一張，三年前帝國主義者屠殺中國工人和學生的所在地——南京路，羣衆舉行示威運動。反帝國主義的爭鬥強而有力，雖然遭受國民黨的壓迫和白色恐怖，可是反日本帝國主義的羣衆大會，抵抗日貨以及反日的團體則遍滿全國。

中國的無產階級勇敢努力於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努力組織強有力的革命的羣衆和團體，將日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者逐出中國，並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新軍閥和國民黨。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

無論日本政府怎樣檢舉，無論田中怎樣殘忍，怎樣成羣的逮捕，怎樣慘酷的對待我們的同志，我們必須築起聯合戰線，在日本台灣和朝鮮發展『不許侵犯中國』的大運動。

日本的無產階級！以擴大立即撤退日本駐華軍隊之羣衆要求，來表示你們對於中國革命的團結，你們要使『不許侵犯中國』的聲浪傳遍你們的全鄉村；日本的工廠中礦山裏將有價值的回音答覆你們。大家攜着手來推倒日本的軍閥政府。

日本帝國主義之仇恨中國革命將要更進一步，因為日本和高麗的農民羣衆和工人階級日益革命化，革命日益進展。因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能夠激動日本革命的爆發。因為日本工人和農民的經濟狀況社會情形是非常悲慘，使工農忍無可忍了。工作的時間增加起來，而工資則減少下去，失業者日益增多，賦稅一天繁重一天，地租有增無已，農民因為不能應貪而無厭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出棄耕之一途。總言之，日本客觀的革命條件是過於成熟了。因此，日本天皇與資產階級看見日本共產黨的長大就怕得發抖，所以不惜化費幾百萬元逮捕革命份子和共產黨員。這

就是日本統治階級所以要消滅工農的革命團體和日本共產黨的原因了。然而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使工農發生政治的醒覺和階級的覺悟，剝削和壓迫將必要的使階級爭鬥加劇，革命運動高漲。

在日本建立並擴大『不許侵犯中國』的羣衆運動，這不僅直接幫助中國的革命，抑且是制止日本資產階級在日本和朝鮮的白色恐怖的利器。只有羣衆運動，只有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的聯合戰綫，才能制止『喋血的法律』——處革命分子和共產黨員以死刑。這是法西斯蒂的田中政府想採取的法律。只有中日兩國工農的革命聯合戰綫，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前進！前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民黨！

打倒日本之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

日本工農政府萬歲！

中國革命萬歲！

第三共產國際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太平洋戰爭的信號已經發出來了

超 麟

——「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

此次日本兵在濟南的屠殺，其意義之重大，是一天天的明顯出來的。一般人最初覺得，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中國；隨後覺得，這不僅是中日二國的問題，這是牽動全世界的問題；這是太平洋大戰的信號！

此次濟南屠殺為日本帝國主義預定的計劃，是盡人皆知的；除非是賣國的國民黨國要人如蔣介石等，為圖討好於日本帝國主義并壓抑羣衆反日運動起見，才故意減輕此次屠殺的意義，而說：這僅僅是「偶然的誤會」！其實此次日本出兵，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不得不然的行動，不僅是田中內閣欲轉移反對派視線的問題，也不僅是欲打擊中國新軍閥蔣介石等或佔領膠濟路及青島的問題。這次日本出兵是有更重大的更必然的原因，其目的也是比以前一般人所推測的，更大得多的。這我們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重視此次日本出兵及濟南屠殺事件，尤其在濟南屠殺

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動，可以看得出來。日本帝國主義并不以已實際佔有濟南青島及膠濟路為滿足，他明顯表示還要滿蒙，甚至還要北中國以及全中國。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對南京北京二政府同時提出覺書，聲明：如北方亂事向北京天津方面發展，日本政府將採取適當而且有效的步驟，以保持滿洲的和平與秩序。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派遣許多軍隊赴滿洲，現在仍在繼續不斷的輸送中。他公開對外祇說是祇有三千多人的軍隊，但據上海各報消息，他的軍隊達到三四萬人之多。這顯然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已準備好了以武力佔領滿洲，或者再激發一個類似濟南的事件，或者簡直不要任何藉口就可公然佔領滿洲。

從出兵山東以至於武力佔領滿洲，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整個的計劃——關係重大而性質冒險的一個計劃。這是

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沒有出路中的一條出路。這個計劃能實現與否，乃是日本資本主義生死存亡之所繫，甚至也可以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生死存亡之所繫。

這是甚麼原故呢？我們先拿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看一看。

資本主義發展原來充滿了內部的矛盾，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資本主義發展若干時期，必然要發生生產過剩的恐慌，這種恐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經常現象，差不多隔同樣的若干時期就要發生一次的。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然逃不出這個法則。但是日本資本主義解決其經濟恐慌的方法，稍微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他當生產過剩國內市場消納不了時，就加緊去爭奪國外市場，而他爭奪國外市場，每次都是出之於戰爭的手段。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恐慌是有週期性的，同樣，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爭也是有週期性的。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為長足的發展，到一八九四年（甲午），他的生產力已達到其現有市場不能消納的程度了，於是發生中日戰爭。這次戰爭中國狼狽的大敗，日本資本主義於是在中國開闢了

一個肥美的市場。他得這個新市場不僅救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而且更廣大的發展。這樣和平發展了十年，到一九〇四年，日本資本主義又發生了生產過剩的恐慌，他又同樣以對外戰爭來解決這個恐慌，於是發生日俄的戰爭。

這次戰爭又是日本的勝利，日本資本主義除中國原有市場之外，又從俄國奪得肥沃的滿洲市場，不僅救濟了恐慌，而且也更廣大的發展。這樣和平發展了又十年，到一九一四年，同樣的恐慌又在日本發生了，這時恰是歐洲大戰爆發，日本藉英日同盟名義對德宣戰，他的目的不僅在占領德國的太平洋殖民地，而且是在更進一步的侵略中國。這次戰爭當然又是日本勝利，他從德國奪得了青島膠濟路并附帶的一切利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的其他殖民地，他又趁火打劫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經中國軍閥政府簽字承認。日本資本主義拿得這些「勝利」，又不僅救濟了恐慌，而且也更廣大的發展。可是，日本資本主義的運命這次彷彿有點欠佳，他的「勝利」受了一些挫折，最重要的是：（一）新興的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與他競爭，干涉他，使他碰一鼻子灰（華盛頓會議之類）

；(二)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興起，尤其是反日抵貨最早，使他不能拿二十一條一一的實現，侵占的權利也要相當的吐出來(交還青島之類)；(三)『人禍』不足繼之以『天災』(大地震)；於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十年之間本可大發展而特發展的，就因這些『命宮磨蝎』，使他得延遲四年，至今年(一九二八)然後才感覺定期性的生產過剩恐慌又已到來，而不得不又拿對外戰爭手段來解決這次恐慌了。可見這次日本出兵完全是日本資本主義不得不然的行動，其原因是為爭奪世界市場，救濟其生產過剩的恐慌，其目的是在實行占領滿蒙甚至隴斷全中國市場，其手段就是因此激發太平洋大戰爭也在所不惜。濟南的屠殺，當然是出兵以後必有的一種藉口，以便證明其出兵的理由以及三四五次乃至無窮次出兵之必要而已。從去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就已準備戰爭的計劃。去年日本政府曾經召集過一次『全國產業會議』，會議的名義雖然是託辭整理全國的產業，但其實質，則是計劃怎樣使日本全國產業軍事化，即怎樣增加製造軍械及與戰事有關的用品及怎樣改良產業組織及管理，使之能適應戰時

的需要。日本帝國主義已準備好了太平洋大戰爭，濟南的屠殺就是他向英美等與太平洋利益有關諸帝國主義挑戰的第一聲。

現時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機。世界的空氣滿佈着火藥氣，祇要一星星的火花，即刻就可以爆發起來。

從濟南屠殺發生到現在，我們看見許多事實，足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危險之佐證。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美國的所謂輿論已經極濃厚的反對日本的行動，他們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華盛頓會議的決定來詰責日本；尤其可注意的，即當濟南屠殺發生時，美國曾經調集其在華艦隊在青島天津一帶監視日本的行動，美國海軍又停止夏操，集中於菲律賓待命。其他如英國等，也正在進行其縱橫捭闔的外交并為軍事上的準備。

如此，這次濟南屠殺不啻是太平洋大戰的信號！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就快到我們目前了！

全世界無產階級都已先意的感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危險，無產階級前鋒——共產黨人，早就很明白的將此危

險指出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去年五月的會議，就通過「關於世界戰爭及戰爭危險」的決議案，說明此新戰爭的必然性并指出無產階級農民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對此新戰爭應取何種態度（此議決案前已由本社譯成中文名「反對世界大戰」印成小冊子出版了）；本報第十六期也同樣提醒讀者注意此戰爭的危險了。此次濟南屠殺發生而致於爆發太平洋大戰，這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並不是一件出於意料之外的事。然而這次濟南屠殺及因此造成的新形勢，却更切實的告訴我們，以此戰爭的危險確實到了我們的面前，而且首先受戰爭的犧牲的，就是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此次戰爭首先是以中國爲戰場，拿中國人民當砲灰的。因此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對此即將爆發的世界戰爭，比其他各國民衆，更有切身的關係，更需要真切的認識，認識此世界戰爭的意義，——尤其是此世界戰爭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此世界戰爭與中國革命有何種關係呢？共產國際去年五月的執行委員會會議已經將此關係指明出來了：

「但是這個戰爭的趨勢有籠罩全亞洲及太平洋沿岸之可能：

第一，中國革命中工農的勝利，將使帝國主義用盡一切力量，來鎮壓中國勞苦羣衆勝利之運動以及印度安南爪哇菲律賓朝鮮因受中國革命影響所爆發的革命運動，——這是十分明顯的。這是資本主義大強國聯合起來壓迫革命的中國所領導的亞洲暴動的勞動羣衆之一種長期的劇烈的戰爭。

第二，另一方面，中國革命的失敗，將爆發英美日間對於中國問題之衝突，必然釀成太平洋沿岸帝國主義國家之大戰。」

共產國際這一個議決案是去年五月間通過的，換言之即在蔣介石領導之南京派國民黨政權已在反動而汪精衛領導之武漢派國民黨政權尚未反動時候通過的。那時，共產國際預見中國革命有工農勝利與失敗的二種可能。如今不幸，共產國際的第二預言實現了。中國革命去年五月以後的發展，不是工農勝利，而是民族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結合封建軍閥豪紳地主等

舊勢力，而摧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及一切革命民衆的領袖，剝奪一切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過去數年中中國革命的工農所爭回的一切利益，一一的被中國資產階級送還給帝國主義封建餘孽了。在此情形之下，果不出共產國際的料：果然，英美日間對於中國問題之衝突已經爆發出來，太平洋沿岸帝國主義國家之大戰，已由醞釀而將近於實現了。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國民黨之背叛革命屠殺工農，不僅是中國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世界人類的公敵啊。這些反革命者，不啻是間接爆發太平洋大戰爭；醞釀中的太平洋大戰爭，本有成爲革命（中國及其影響下的亞洲民族運動）與反革命（帝國主義國家）戰爭之可能，如今經這反革命者的反革命，遂成爲純粹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反動混戰了！

全世界無產階級農民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尤其是中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衆，他們對於此新的世界戰爭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此反動的帝國主義混戰，仍然轉變爲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我們的導師列寧這一個有名的口號

，也就是指導我們在此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行動的口號啊！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新軍閥戰爭又將爆發了

典琦

『奉軍退出北京了，北伐成功了，今後全國統一，和平建設之期已到了。』這種幻想，是不是徘徊於一部分苟且偷安沒有革命勇氣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腦際呢？但是，事實將指出他們的謬誤。這一次奉軍退出北京，不僅不能完成全國的統一與和平，反而足以促進新軍閥的戰爭，使全國痛苦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將更受莫大的犧牲。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佔據了，奉系軍閥都還爲帝國主義所擯棄，青天白日的武裝同志誰敢希望去取得滿洲的地盤（雖然他們也是帝國主義的功狗）？爭奪地盤的活劇，只能以長城以內作舞臺。參與此次北伐的有蔣馮閻白四大將，而新得的地盤只有山東和直隸，尤其是北京天津是唯一的爲大家所注目的標的，四隻狗爭一根骨，結果自然難免一場狗打架。蔣介石派閻錫山爲京津衛戍司令，又令北方各集團軍統歸閻指揮，顯然與閻聯絡，打擊

馮玉祥。但蔣於此次北伐中毫無所得，軍隊一到山東，遇着日本帝國主義極烈打擊，拱手將山東讓給馮玉祥去了。在前線的一部分軍隊，如願祝同部因為恐怕遭馮玉祥軍之繳械而退後，其餘的軍隊如錢大鈞（三十二軍）方鼎英（四十六軍）劉峙（一軍）繆培南（四軍）等軍，駐在滬杭寧及津浦南段，無他進展。而且九、十、三、三十七（陳調元）、十七、三十三、二十六、四十等軍，則除三十七軍可回安徽外，連駐防的地盤都沒有。京津政權，蔣自身固然無力顧及，和蔣勾結的閻也沒有力量接收，因為馮玉祥早就有決心要取得京津，現派韓復榘鹿鍾麟部各數萬人，包圍北京，進攻天津，閻雖然派商震入北京，並且在保定就京津衛戍司令職，隨後自己也到北京去，但將來怎樣如意的行使職權，恐怕非訴之武力不可。桂系與馮暫時妥協，可以假道河南之京漢路出師北伐，即可以隨時假道隴海路進逼南京。逼得蔣介石無路可走，只好以退為進，提出辭職書了。

馮系在南京政府中，有王正廷取黃郛的地位而代之，這是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得很好的結果。王於去年代表

馮氏與日方約定馮軍奪天津後日人供給馮軍火，而馮則承認日方的特殊權利。蔣的賣國資格，差不多被馮篡奪完了。他的韓復榘部近來又在北京繳鮑毓麟旅的械，鮑旅是公使團担保且為蔣閻承認其安全退出的，所以事後公使團出來干涉，這件事也是馮故意和蔣閻為難的。馮雖電致閻，要他擔負順直三特區用人行政的責任，又通電不要京津地盤，但他薦鹿韓兩部將參加直省政府，又南京有以韓復榘做京兆主席之說，又傳聞馮軍會繳閻軍械數團。馮對於京浦如何肯放手？閻錫山又如何肯示弱？閻與奉方有默契，與桂系也有聯絡，現在張宗昌孫傳芳退出天津，又讓之於閻關係的傳作義了。所以馮閻戰爭爆發之期，必然是快要實現的事。

桂系將兩湖雜色軍隊——唐生智舊部調到北方去，又收編樊鍾秀岳維峻等部，究竟在馮閻衝突之中取何態度是很可注意的事。如果桂系要進逼南京，當然還是要和馮妥協。但是具有遠大野心的桂系，似乎志在沿京漢線北上，先取得京漢線，再由津浦或隴海線進逼東南，目前似乎沒有與蔣介石衝突之必要，反而應當先消滅馮的勢力。

不過桂系爲在京漢線活動而取得友軍，必然先要經過與馮妥協的階段，和平的通過河南而與閻錫山會合。於是乎替馮緩和平的搗亂後防，並牽制蔣方，使馮絲毫沒有後顧之憂，可以安然進取京津。及至和閻方會合之後，於是白崇禧和閻錫山並轡入北京，漸漸要算馮的帳了。

閻錫山既不能獨力解決馮，蔣介石又隔得遙遠而缺少力量，當然歡迎桂系的幫助。因此桂系在北方很可以取得一部分權利。至於桂系調和馮樊戰爭時，將樊鍾秀及岳維峻部收編，當然是爲倒馮張本的。馮與蔣既有衝突，又受閻桂的突擊，其在四面楚歌的形勢中崩潰下去，恐怕難免。假使馮系一倒，桂系在京漢線的優勢當然造成，然後向隴海線津浦線進展，或者真可以取得南京上海，完成稱霸一時的野心。或者閻與桂系都主張遷都北京，無形的打消南京的政治地位，也是可能的事。

不過桂系是太龐大的集團，內部非常容易發生派別的爭鬥，是否能夠在完成了他的美夢以前不發生本身的炸裂，還是一個問題。

總之，目前馮閻的戰爭快要爆發了，桂系必然在這中

間大顯身手。蔣介石只能觀望形勢的變化再決定攻守的方略。

大家不要幻想統一與和平，只有工農兵士貧民羣衆聯合暴動，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消滅新軍閥的戰爭，才是正當的出路。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打到北京以後」

山石

國民黨自從去年七月以後，就完全成爲反革命的集團。屠殺工農羣衆，是其家常便飯，解散工農組織，是其拿手好戲，投降帝國主義，是其唯一政綱。工農羣衆早已認識他的猙獰真面目，而本報屢次指出他出賣革命投降帝國主義的許多新事實。然而一班工農劊子手勞動羣衆吃血鬼的狼心狗肺的「黨國」要人，毫不知恥的高喊「繼續北伐」「完成國民革命」！

爲廣西派所排擠而去位而又於去年十二月重行登台的蔣介石，是借「繼續北伐」的美名而登台的。他北伐的目的本來不是什麼「完成國民革命」，而是一方想與廣西派避免直接的衝突，另一方想與舊軍閥張作霖爭賣國劊

的權。

現在北伐『伐』到北京了，反革命的旗幟，白色恐怖
的旗幟——青天白日旗，高掛北京城內了。『黨國』要
人，『忠實同志』、『總理信徒』無不興高采烈地慶祝『北
伐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完成』，然而，事實上，今後的
情形究竟怎樣呢？

北伐伐到北京了，北伐完成了，國民黨能夠統一中國
嗎？能夠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嗎？要回答這個問題
，只要一回憶過去，就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唐生智反共
以後，豈不是『忠實同志』嗎？不久就火併起來了，張
發奎反共以後，又豈不是『忠實同志』嗎？曾幾何時，
又炮火彌天了。程潛既打敗唐生智，又打敗唐生智出走
後的部屬，那更是忠實中的『忠實同志』了，但是又被李
宗仁扣留起來了。過去的姑且不論，就看最近的事實罷
。喪盡天良的中國新聞記者，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御用
的中國報館，拚命宣傳馮蔣閣的一致，其實，愈是宣傳一
致，其內部愈是不一致。外國報紙無日不有馮蔣閣間的
衝突的消息。蔣介石怎樣拉攏閻錫山以抗馮玉祥，蔣閣

怎樣撥四十萬元給齊燮元收編直隸殘部組織第五集團以抗
馮玉祥，說得詳細，明明白白。京津未下，即宣佈
閻錫山為京津衛戍司令。無論宣佈閻錫山為衛戍司令的
日子怎樣早，馮玉祥終究是想奪取京津的，至少也必須奪
取天津。且事實上馮軍已經進到離北京城外的南苑。
一年來的馮玉祥佔據甘肅陝西河南三省。甘肅地瘠民貧
，很難剝削。陝西曾受戰事的重創，且反馮的軍隊很多
（不久以前李虎臣曾一度攻下西安府），河南亦是連年遭
受戰事的損失，且豫南有反馮的樊鍾秀，因此馮玉祥這一
年來剝削得到的實在不很多。軍隊也餓餓久了，只有山
東一省，雖分配了青島給他，但因事實上青島在日本手裏
，故他想佔據天津。天津每年關稅收入很多，又可以控
制北京（如果不佔據北京）。如果天津為馮玉祥所佔據
，閻錫山就沒有海口，因此，閻錫山為爭奪天津，必與馮
玉祥起武裝的衝突。今天消息，天津落於閻錫山部下傅
作義之手，但是馮玉祥決不會永久放棄爭奪天津的。馮
閻的衝突是如此。馮閻對於『國府』與『蔣總司令』也
是愈通電服從，愈表示其不服從，馮玉祥一電飛來，外交

部長黃郛嚇得屁滾尿流滾到杭州，外交部長的更換，蔣介石的辭職，就表現馮蔣間衝突的劇烈。

李濟、黃紹雄、白崇禧、李宗仁等，不等到打到北京，就是未到北京以前也是不服從南京政府的。李濟、黃紹雄現正在進行建立西南四省（粵、桂、滇、黔）大結合，這是西南王國。這個王國或許包括兩湖，因為兩湖也是廣西派的地盤。這樣，與其說西南王國，不如說廣西派王國來得恰當一些。

廣西派有廣西派的王國，馮玉祥也有馮玉祥的王國（甘肅、陝西、河南、山東直隸之一部），閻錫山也有閻錫山的王國（山西、察哈爾、天津、綏遠），蔣介石也介蔣介石的王國（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張作霖也有張作霖的王國（東三省），還有一個海軍王國（福建）。廣西派王國以廣州為出海口岸，馮玉祥王國以青島為出海口岸，蔣介石王國以上海為出海口岸，張作霖王國以大連為出海口岸，海軍王國以福州為出海口岸，閻錫山王國以天津為出海口岸。王國的內部又劃分區域（如廣東、湖南），設立街長、村長、市長制（如山西），又設立科舉式的考試制度，這完全

是封建制度的復活，那裏有統一的中國呢！那裏有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呢！字林西報記者蘇軻爾斯克說得好，他說：『南京政府目前嚴重的問題是建設國家的威權問題。』

如果這是承認國民政府的問題，那不在於外國承認而在於中國各省承認……中國各省的新軍閥，那裏會承認南京政府呢！因為一承認南京政府，他事事必須服從南京政府的命令。

政權是不能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建立不起的。財政能夠統一嗎？不能，萬萬不能。廣東、廣西從未解款到南京政府。湖南湖北更向南京政府要錢，馮玉祥和閻錫山能夠解款到南京政府嗎？他們勢力範圍下的地域，能夠由宋財政總長來支配嗎？更不能。南京政府至多只能在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四省內徵收租稅。這樣，財政又是不能統一的了。

財政不能統一，軍政怎樣呢？中央政府建立不起，財政不能統一，軍政更是不必說了，蔣介石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他決不能指揮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如果馮玉祥做軍事委員會的主席罷，這個軍事委員會也是不能指揮

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的。總之，五個王國中，誰都不能指揮誰。北伐的結果，馮玉祥閻錫山得到很多地盤。

白崇禧正北上搶奪地盤。白崇禧很想插足於隴海路與京漢路，可是馮玉祥決不會甘心將隴海路北段的一段讓給白崇禧的。馮白或因一時抗蔣閻而妥協，但畢竟必爭隴漢路或京漢路而火併。或者閻錫山急於佔領天津，故拉攏白崇禧以抗馮玉祥，所以馮玉祥不得不撤退包圍天津南苑之駐兵，這次北伐，蔣介石部下最倒霉，得到地盤很少。蔣介石指揮下的十三軍，只有四軍有固定地盤的，這沒有地盤的九軍是不久將來爭奪地盤的逐鹿者。

財政軍政如此，外交怎樣呢？自從福建日兵以機關槍掃射中國漁民案，擅自逮捕台籍黃埔生案起，直至濟南五三慘案，無一不是賣國媚外的外交。從前賣國做英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吳佩孚孫傳芳，現在賣國的做英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濟琛白崇禧；從前賣國的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是段祺瑞張作霖張宗昌，現在賣國的做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是蔣介石。做美國帝國主義走狗的是馮玉祥。黃郛溲蛋，王正廷登台是表示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蔣

介石）與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馮玉祥）衝突的劇烈，亦是表示日美兩帝國主義衝突的劇烈。

日本帝國主義以空前殘酷的手段，屠殺濟南人民。佔據山東，視同屬國。賣國反革命奴隸成性的南京政府，不訴諸人民，反壓迫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以「公理」「國際公法」「靜候解決」（做了奴隸，還要靜候解決）等等的鬼話來欺騙民衆，藉遮蓋其賣國的罪惡。爲豺狼蛇蝎所噬咬，反去向豺狼羣蛇蝎堆（國際聯盟）求申訴。最後，勾結美國帝國主義，效張邦昌吳三桂之故智，引狼入室，引起太平洋之帝國主義的大戰爭。這都是賣國反革命的南京政府的外交行徑。

裁兵罷，這簡直等於廢話。在北伐過程中得到地盤的正想鞏固地盤，擴張地盤，增加收入，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增加實力。沒有得到地盤的正勾心鬥角以謀攫取地盤的，也要增加實力。這樣，誰願意裁兵呢？誰能命令誰裁兵呢？強的爲擴張地盤要增加實力，弱的爲求生存也要擴大實力，就說不擴大實力罷，目下中國軍隊人數不下三百萬人，據字林西報的計算，今年用於軍事上

每日至少一百萬元。這些錢那裏來呢？自然是從勞動羣衆身上榨取得去的。我們就假設新軍閥願意裁兵，南京政府能夠命令新軍閥裁，裁兵豈不是要錢的嗎？那裏有錢呢？新軍閥不願意裁兵，南京政府也不能命令新軍閥裁兵，而且又沒有錢裁兵。結果只好聽新軍閥各自割據，徵收苛稅。

全國人民尤其是北方的人民，遭受戰爭的巨大損失，軍事的嚴重負擔，又因戰事而影響於歉收飢荒更甚，實不能再被榨取剝削了。但是打勝仗的軍隊，必定要擺起凱旋的面孔，對於人民決不肯放鬆一點兒的。東南和中國的人民受到北伐的『好處』的，除苛捐暴斂，殺人如麻，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絲毫不得自由外，一無所得。北方的人民那裏能夠例外呢！打到北京，北方的人民只有負擔日重，痛苦日深而已。

北京打下了，無論國民黨人怎樣興高采烈地慶祝『北伐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完成』，但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仍舊建立不起，軍政財政仍舊不能統一，仍舊保存割據的局面。新軍閥間的衝突日深一日，財政更是沒有辦法。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至於解決土地問題，改良勞工狀況，更是不可能，取消不平等條約（只有增加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更是夢想。如此這般，難怪『不少政府當局，他們對我都說『無辦法』……不少黨部的老同志，他們對我也說『無辦法』。』（陳公博在革命評論說的）

國民黨軍閥所謂北伐成功，不過是他代替張作霖來剝削北方的民衆。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勞苦民衆，不但得不到一點好處，而且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烈。此時中國民衆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更有決心的，爲推翻這些新舊各派的軍閥政權而奮鬥。惟有工農兵的革命能統一中國，惟有工農兵的革命能解放中國民族於一切壓迫與剝削之下，而建立一獨立的自由的勞動的國家。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

民生主義下的『民生』

綺園

聽說國民黨快要實行民生主義了，新年恭喜啦，衣食住行四件事大概總可從此解決罷。現在的世界真不是人做的。我們窮苦的老百姓們不要說沒有衣穿沒有飯食沒

七〇九

有屋住該有多少了，就是沒有命的又有誰數得清呢。周圍路不通行，鬼堵牆似的。聽說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了。然而聽說了好幾年，愈聽便愈渺茫，如今又聽說了麼？然而京漢路上新近出了張佈告，也是國民黨的。可有什麼新聞？沒有什麼不了的事，橫豎都是死，多一兩款算什麼！他媽的！什麼？又是捐麼？不但捐，而且是特捐，上而更加軍事兩字，格外凜然不可侵犯。捐什麼？花樣多得很，譬如由河南裝運貨物至湖北，或由湖北至河南，或在河南內地轉運，要按照運費總數來比例征收，各種貨物不同價錢，大米高粱豆麥食品一百元運費征七十元，食鹽與消耗品一百元征一百五十元。鹽貴淡食還可以，大米高粱豆麥也貴，難道食空氣不成？但是運輸司令佈告還說爲維持人民生活起見呢？這樣維持，結果小民仍不得活，不白辜負了司令一番苦心麼？這種捐不是京漢路特別，國民黨人做事很平均的，據謂準備將來平均地權時之用。這一省有的，那一省也一定有。離京漢路遠哉遙遙的浙江已經省政府通過了，不過辦法有點不同，而又很老實，理由只是『庫收奇絀，支出浩繁

』，並未牽連到維持什麼人民生活，實際上牽連到，那是另外一件事，與老實無干。其辦法：在地丁項下，每兩徵收一元；在抵補金項下，每石徵收一元。浙省地丁漕南，年約可收五百六十萬元，齊照上數徵收，則每年當有大宗可靠收入云。那是毫無疑義的，一定不會退板。但是民生呢？那又是另一回事，與收入無干。軍事特捐不過是新添，其實原有的已經夠受了。『國民黨萬稅！』『國民政府萬稅！』是兩年前廣東農民高呼口號時這樣解釋，到如今，萬稅依然，並且『萬稅』下去。民生麼，說說而已。然而生亦有道。道什麼？民生之道，在明明捐，在殘民，在止於剝削。照戴季陶的解說，道是『大道之行也』的道，亦可作『主義』講。你們看罷，這就是國民黨民生主義的實行！

另一說更有理由。國民黨自從反共以後，所有民字都完全變了性質。比方水素，牠和養氣合起來則變成水；倘若離開養氣轉與酸素結合，則完全變成另外一種臭雞蛋味。從前所謂民，是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現在國民黨看來，農是農匪，工是

共匪，革命的一概是匪，算不得民。剩下來的民只有一羣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及其走狗而已。這班人的民生主義，不是快要實行，而且已經逐漸實行了。舉一件事作個例。二五減租不是國民黨的決議案嗎？汪精衛唐生智於七月反共後不大播大吹此調，用來收拾民心嗎？然而這個決議是對「農匪」有利，實在違背現在的民生主義。所以湖北首先廢止這條例，以裕地主豪紳的民生。請看湘鄂政委會二月十六日的通令：

『爲令遵事，案據武漢臨時財政整理委員會呈，據蘄水縣縣長電稱：共黨盤踞，倒行逆施，各業戶未得相當權利，賦稅無從擔負。各佃農不納應完租課，因之時起糾紛。現在關於地主權利應如何保護，佃農租課應如何限制，以免影響稅收等情，轉請核示前來。據此，業經本會第十九次例會決議，所有從前二五減租條例，應即廢止。仍以佃農與地主間自由意志所定之租約爲準，免起糾紛，一致通過在案，除批示並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縣長遵照。』

這樣，國民黨還不是十全十美的地主豪紳黨嗎？而

且有了資產階級的理論了。資產階級理論的特色，是無論怎樣殘酷怎樣剝削的事情，到他們說來，自然成了公道和正義。你看佃農要繳總收穫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給那不勞而獲的地主，他們認爲很公道的，因爲這是佃農與地主間「自由意志」所定的租約！既屬自願，那得反悔？故此減租最爲不公道，至於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更是天變。好一個自由意志！佃農如果也有自由的話，首先把土地奪過來再說。否則，給土地束縛住，連動彈都不能，莫說自由了。農民與地主如此，工人與僱主也如此，以前的條約雖然是雙方的，因爲據僱主說，那時實在不自由，所以也取消了。如果國民黨民生主義當真實行，中國人民要死去九成以上呢！嗚呼！民生主義下的「民」不聊「生」！

二月二十日

國民黨怎樣反抗帝國主義的 山石

國民黨自從去年七月間武漢政府背叛革命以後，赤裸裸地投入帝國主義者的懷中，澈底的做豪紳地主資產階級

之壓迫工農革命的工具。本報早已宣告其死刑，而且其死屍都已腐爛得發臭了。

要腐爛了的死屍（國民黨）來反抗帝國主義，這無異與虎謀皮。他反抗帝國主義是不會的，可是他壓迫民衆，屠殺民衆欺騙民衆却是會得很。你看，爲歷史空前所未有之濟南慘案發生以來，國民黨用什麼方法來反抗帝國主義者呢？

『公理』啊，『國際公法』啊，『日後公論』啊，『外交解決』啊，『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啊，真的啊，『還有向國際聯盟申訴』呢！

先說『外交解決』罷，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最好不必引證過去，就在蔡公時割鼻槍斃時找出最好的答案。當日本兵闖入濟南交涉署時，蔡公時說，我是外交官，請你們（日本）外交官來罷。日本兵回答道，亡國奴不配。於是將蔡公時割鼻割耳然後槍斃。我們從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將來外交的結果怎樣的了。

『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罷，十一日申報載北京電：『某使館人告予，中國（此處所謂中國當然工農是除

外，專指國民黨以及其政府而言的）對日，期望日民衆或政黨糾正軍閥行爲，實觀念錯誤……』連某使館人員都明明知道國民黨的軍閥政客希望日本政黨糾正其軍閥內閣之行爲，實『觀念錯誤』而國民黨人却希望之！

叫人民『鎮靜』以待『日後公論』（譚主席語），這簡直是奴才的口吻！

『公理』啊，『國際公法』啊，我們早已領受過教訓了。巴黎和會，華府會議，試問我們得到什麼呢！我想國人總未健忘若是把這些都忘了罷。

最後是向『國際聯盟申訴』誰都知道國際聯盟是帝國主義者分贓的集團，向國際聯盟申訴等於東西失竊了向盜賊窟中去申訴。據十一日日內瓦電說南京政府致國際聯盟的電報，不能有效。國際聯盟的帝國主義者先生大人們擺起主人的面孔，對其『奴才』拍去申訴的電報，說一聲『唔，不能有效』。由此，足見國民黨以及其政府之奴隸成性了。

綜上以觀，我們就知道國民黨以及其政府高喊着『公理』呵，『國際公法』呵，『日後公論』呵，『外交解決

「呵，『糾正日本軍閥內閣的錯誤』呵，『向國際聯盟申訴』呵，這究竟玩的是什麼把戲了。這無非是欺騙工人，藉以掩飾其賣國的實際罷了。」

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軍隊，是不配反抗帝國主義，其所用的方法，當然也不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只是奴隸式的一種哀求罷了。能反抗帝國主義的，只有工

濟南屠殺的經過（濟南通信）

日本帝國主義者五月三日在濟南的大屠殺，現在已經暫告一段落了。此次大屠殺之兇猛，以及濟南所受之損失，恐怕在屢次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屠殺當中，要算頂厲害的！

「五三」事件現在尚未完全結束，不過第一幕的蠻橫屠殺僅僅演完而已。此次事件的意義不僅在山東，甚至於全國以至國際的政治上都有其重要的價值，底下是我們關於此次事件的一個報告。

（一）事變的內幕與事實的經過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一期

農的羣衆力量。因此，我們如果願意做帝國主義者的順奴則已，否則，就須發展工農的羣衆運動。

同胞們，工農的同胞們，時急矣，山東將被出賣矣。速起來，速起來打倒吃人肉的帝國主義，打倒奴隸成性出賣中國的國民黨和南京政府。

曲魯

「五三」事件爆發的時候，當時的幾種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是：

- 一、張宗昌軍隊退出濟南；
- 二、國民黨方振武的軍隊五月一日已入佔濟南。魯西魯南，亦爲馮蔣軍隊所佔領；
- 三、日本國內的相關政潮正烈。

在這一種狀況之下，「五三」事件便爆發出來，從以上的幾種情形來看，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日本帝國主義者：

一、爲要藉口濟南臨時事變，可以轉移國民視線到對華外交上去，以和緩民政黨的倒閉運動；

二、爲要使國民黨的新軍閥能夠更馴服的爲其侵略山東之工具，使蔣介石或馮玉祥比張宗昌更易於駕馭起見，採取武裝屠殺以威脅之，也是必要的；

三、爲要保障在華北一帶與在山東的一切既得之權利，保持其在華北之特殊的優越的地位，甚而至於更進一步實現其侵略之野心起見，亦有採取威脅手段之必要。

在以上的幾種原因之下，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有計劃的對濟南大屠殺便在五月三日的上午開始了！

五月三日屠殺的開始是這樣的：自五月一日國民黨的軍隊入城以後，便到處貼標語口號，日本軍隊在濟南商埠的一二三這三條馬路上布防，劃爲他們的所謂警戒區域，有幾個黨軍貼標語的人進了他們的警戒範圍，被日軍捕去。五月三日上午六時有一個黨軍營長欲通過日軍警戒區，日兵堅拒，黨軍營長正欲力爭即遭日兵槍斃，附近華兵見日兵槍斃華官，即自動的與之衝突，雙方各有死傷。

其實，這只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有計劃的屠殺之導

火線而已事情既已開始，於是日本軍隊便見人就殺！在商埠幾處重要路口和樓上都架有重砲或機關槍，每隔數分鐘即猛力掃射一次，每次都有成百成羣的濟南市民做了砲火中的犧牲者！陸軍醫院所有傷兵七百名俱被日軍用機關槍掃射而死。

國民黨軍閥對這事情的處置是怎樣的呢？他們反帝國主義的假面具完全揭破了，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火打得粉碎了！他們懼怕得罪帝國主義，絕對任日本帝國主義者肆意屠殺，他們嚴禁兵士還槍，嚴禁市民發生『暴行』，嚴防『挑撥』中日感情的好徒與共產黨！蔣介石黃郛均先後於一日二日到濟，蔣介石嚇得四日就跑到泰安去，黃郛所住的津浦路賓館被圍，衛兵被繳械，隨員被日兵捉去，黃郛無辭可說，還老着臉皮說什麼『這是誤會』！

第二天五月四日的情形已經不同了，屠殺的消息傳到全濟南市民及近郊農民中間去以後，羣衆間之久積未發的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因爲此次的事變而沸騰起來，於是一發而不可遏止了。濟南市內的市民和附近各村中的農

民以及黨軍下級士兵，都成百成羣的結成一隊，赤手空拳的毆殺日僑，凡在日軍警戒區以外的日僑在四五兩天都被真正反帝國主義的民衆自己殺死，一個也再找不到。他們真是毫不客氣，每個日僑被他們殺死或用火油燒死以後，他們還把日僑的衣服脫光，把裸體的死屍擺在街上以紀念他們的勝利。

一般羣衆的反帝國主義的精神，完全在這次的行動之中表現出來！

但這一個行動，結果又因遇到壓迫而消沈下去了，國民黨黨部以及新軍閥都三令五申的說：『一切問題都須靜待交涉，如有在交涉未正式結束之前，有何等仇視日人行動，或捏造此等謠言從中煽惑者，即以軍法從事，決不寬恕。』這是國民黨做出來的事！

同時國民黨又這樣欺騙濟南市民，說『爲愛護濟南市民生命財產起見，對日決取外交手段解決，斷不忍對日宣戰，致使我濟南市民重罹荼炭。』這個欺騙的手段很能得到商人及上層華人的同情，但一般工農貧民兵士羣衆反因此而更加重其對國民黨假面具之認識。

在這種羣衆的『暴行』當中，很明顯的只有勞動貧苦民衆及下級兵士參加，他們才是真正澈底反帝國主義的力量。尤其使他們格外興奮的是平素剝削他們頂利害的高利貸者的日本當店，他們把他弄個一空如洗，屋裏的地板都被他們揭去。

不過，這種『暴行』真是烏合之衆的行動，因爲缺乏組織與領導，終於被國民黨壓制下去。

在濟的各國領事（法美德……）曾出來調停，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態度非常囂強，毫無結果。蔣介石馮玉祥都曾與日本司令官福田在青年會一度開會，他們（馮蔣）都是不敢贊一詞，屁也不放。

蔣介石在此次事變當中因爲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其他各方面關係，取絕對退讓絕對屈服的辦法，在一般羣衆當中都恨之切齒！

因爲國民黨及新軍閥的絕對退步，與羣衆之消沈下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得以更毫無阻礙的進攻。濟南附近各山上都架置重砲，自八日起便向濟南城猛力轟擊，一刻不停的轟擊。自八日起至十一日濟南西門南門普利門，都

被打場，順河街馬跑泉完全被焚得片瓦無存，其他東關，縣公署附近，大布政司街，鵲華橋一帶幾無一間完屋！市民之死於此次事變中者在一萬以上（紅卅字會統計），屍體滿街，血流遍地，令人慘不忍觀！財產損失總數無從統計，但為數亦至鉅！濟南軍藥局及無線電亦完全被日軍破壞！

國民黨的軍隊蘇宗轍以五千殘衆守城才真可憐。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樣的兇暴之轟擊，他們仍鎮靜處之！在日兵奪城門的時候，才敢偷偷的射擊幾下！終於在十一日之夜間全部退城，鼠竄而逃！

十一日上午拂曉六時，濟南城便轉入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日軍就毫不費力地耀武揚威的占了濟南！

日軍入城以後，首先歡迎的就是商會，資產階級的反動行動，真是明顯到萬分。

濟南市的秩序由日軍委派田友望何宗蓮等組織山東地方治安維持會，與赤手空拳的警察一千餘人維持，組織有濟南維持治安警察總局負責。此外每日或隔日開中日聯席會議解決一切問題。總之，現在的濟南青島以及膠濟

路沿線已與日本領土無異。

在這次事變當中有幾點很值得注意的。

- 一、反帝國主義行動中，工農兵士之英勇。
- 二、因秩序之紊亂，濟南市內和近郊農村的貧民，都自發的起來搶糧，劫財。自秩序紊亂之後，此種事件日必數十起，濟南濟東倉庫的幾千石存糧俱被搶空，官紮營一帶（因饑民多住在附近）的小麥大半俱被拔光。

從這些事實當中，充分的證明山東的革命環境之緊張與羣衆革命情緒之高漲。

濟南市的秩序，現在仍未完全恢復，商店大半還閉着門，街上很少人走，呈現出一種十分冷落的現象。

（二）所發生的影響交涉之前途

『五三』事件大屠殺的第一幕慘劇，雖然已演過，但是因此事件而發生之影響，却不是很簡單的。

第一，山東的政權，事變後到現在顯然的已由張宗昌的統治，一變而為新舊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三角割據。蔣馮軍閥占有魯西南北各部，奉軍殘部（劉志陸祝祥本部）盤據於膠東烟灘一帶，而青島濟南以及沿膠濟路沿線二

十華里以內則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範圍。在這一種畸形的割據局面之下，一切設施都是暫時的，充分的表現出統治者的渙散的弱點。

第二，山東工農貧民羣衆的生活，在這種長期繼續的混亂的狀態之中，決不會略爲安定，同時，軍閥戰爭的延長，財政的竭蹶，負擔的加重，生活程度的提高，只有任工農貧民的生活更趨於毫無辦法之境，而益愈革命化。

第三，國民黨反帝的假面具，已完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砲所轟碎，暴露於山東民衆之前，山東民衆對國民黨所抱之幻想，已完全消失。

第四，民衆統治者力量的薄弱，各地貧苦民衆自發的鬥爭（搶糧等）已被普遍的暴發，充分的表現出貧苦民衆革命情形之萬分高漲。

日本侵略下的關東州的經濟政治狀況（滿洲通訊）

爲人

至於交涉的前途，我們有以下的推測。

濟南事件的交涉，從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包圍南京外長黃郛并俘其隨員及殺害蔣介石交涉員蔡公時的事實上看來，決無交涉之誠意，對南京政府尙不承認爲外交上之對方，而只承認其爲地方政治機關，國民黨北伐拿不下北京，全國統一的政府未實現之前，交涉尙難進行。

現在中日間所進行之臨時軍事協定，尙未完全解決。據日方所提出之條件上看，將來交涉結果，除膠濟路爲日人管理外，濟南青島以及膠濟路沿線二十華里以內恐劃爲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特殊勢力範圍。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此條件恐很難讓步。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在整個的滿洲門飢荒的時候，那是資產階級認爲不可錯過對民衆剝削的好機會，——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和

野蠻的欺騙的軍閥官僚買辦們要不能乘此野蠻而盡量的打劫，未免被譏爲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其實這都是杞憂，

他們——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買辦等——從來沒有作過這樣的事！我們從以下幾個事實便可以看出他們在這一時期——滿洲的農民因戰爭和奉票的擾害而活不起的時候，是怎樣的賣力氣與發財：

一、當不兌現的奉票幾千萬幾千萬發行的時候，官銀號總是保持他的老面孔，故意把奉票的時價定得比市面上貴一倍，如是便算是不損政府的威信。其實這樣威信又有什麼？無非借此以剝削劫掠那些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鄉下的貧苦農民罷了：——官銀號以親手自定奉票價值跑到鄉村收買農產物自然比普通的便宜十分之五以上；同時農民又不知也不敢知怎樣抵抗他，所以弄到於今官銀號收買了的農產物（即民食）堆積成了山，而農民反沒得一粒米糧吃。官銀號既然如此的公正的作去，自然跟着跑的小強盜——豪紳買辦和糧業老板——也有了發財之路，結果搗把的生意人氣到了一百二十分（俗語）。強盜們把收買的（其實是搶來的）民食，很低廉的當原料出賣給工業資本家，很擁擠的經過大連與哈爾濱而輸出外國。試看大連碼頭二月內運到特產數量表：

	去年	今年
大豆	一月 七·〇八六車	六·六四一車
豆	二月 三·七一七車	八·一四九車
高粱	一月 六九二車	一·〇三〇車
梁	二月 一·一六九車	二·四三三車

二月中運到大連之大豆，一日平均約三百八九十車，也無怪二月二十三日滿鐵的總收入在四十五萬元以上，而滿洲報上贊美其衝破以往的記錄，也無怪大連福昌公司飼養的奴隸——中國人苦力，每日作十四個鐘點以上的牛馬的工作。

二、大連的榨油業，因為大豆的來源如此的活躍，而且價格如此的低廉，所以十分人氣，但就油箕子的需要的孔急看來也就明瞭。——油箕子工人現在每天加工的製造尚不夠用。油箕子工人罷了三次工，勝利了兩次，工資由十幾元增加到三十四元之多，每一次罷工下來，資本家便嚇得要死，尤其是第三次罷工，只罷了幾點鐘，便如所要求的增加了工資，但是中國人經營的油房，現在仍蕭條的烈害，這是小資本敵不過日本的大資本的結果。原來

自蘇聯的經濟恢復，巖港的擴大以後，大連霸權早已轉到哈爾濱去了，使大連的商業日益蕭條了。可是二月裏的景況却大大的旺盛，這個旺盛是和歐戰時大連的旺盛一樣，這個旺盛是許多人血液的結晶。

三、關東州的農業及農村的生產關係：關東州的土地所有權，表面上雖仍在中國人地主手裏，其實早就變成了官有地。不過日本帝國主義者還不能馬上就強奪過來，只是暫時叫中國地主作個外帳房，以監視那些農奴不向日本造反就夠了。他施行地畝捐（以有地為限）和戶別（所得捐人頭稅之別名）以消削所有的住戶（不限於村農）並徵收土地房屋登記費（原有的私契在關東州內借有一半的保證），花了登記費，在衙門留下底冊以後才算十分有保證。登記費是值百抽三的辦法，無論轉田賣房甚至於貸百八十元錢也要登記，不然便沒有保證。有錢的怕家人咬着，自然樂而行之，遂造成一種削削的制度。照這樣看來，在關東州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真不啻封建時代的君主專制了。至於這些洋名的担負，到底是不肯犧牲地主的，還是由農民身上榨取以出。州內的佃農平均要

出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糧租，所餘不足一家半年之用。

要破產的自耕農暫時只有走賣地還債的一條路，再往下過不了活，便都離開關東州下邊外去了（此地人叫往北去為下邊外，在昔金州復縣海城蓋平以北還是荒地，只有窮得過不了才說下邊），正和山東人過不了要來滿洲討飯是一樣的。現在州內的土地漸漸集中到大地主手裏去，這些地主半是工商業資本家及官僚軍閥買辦，他們發了橫財，想置一所別莊為養老之計，有的收買土地作農場或果樹園，開始大資本的經營。現在州內已有美國式的農業經營色彩。

四、日本帝國主義怎樣經營州內的農業？日本帝國主義早已有用美國式的農業經營法來發展滿蒙的農牧事業的野心；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在關東州內尤其是更明顯的。但我們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事，日本雖然無技術上及資本上的不足，但對於土地支配的問題也都不能如願而行。

原先州內的土地建築在自足的經濟上面農民對自家的土地視為相傳的至寶，又兼日本是異族頗受一般農民（連地主也是如此）的疑忌；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又不能用民族力

最把中國人驅逐出去，或提出土地歸官的口號，以達其運用土地的目的，所以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計劃受了阻礙而不能順利的進行。後來日本帝國主義認清了民族的侵略方法不能耐其經濟的自由發展，於是便開始其階級的聯合了。以往對於中國地主資產階級鬼臉，蒙上和氣的假面具，以往對中國的嘲罵口吻，現在變成了「中日親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了；以往被拋在政治圈外的中國地主和資本家，現在有的充當民政署的顧問（如金州頭號大地主經濟學士關某為金州民政署顧問），有的當了學校董事，有的被任為民會（受命官廳管理華人的機關）的會長，有的被推為官命的紳士了。總之：凡是從來可以參加而不準華人參加的組織，現在大概都有中國人參加了（但限於附屬資格，限於有走狗常識的紳豪地主資本家）。日本帝國主義者既恢復了與高等華人（地主資本家）的感情，又給了高等華人相當的權利（制限農工貧民的），那麼在經營上自然可以得着順利了。

五、日本帝國主義到底用了什麼狡猾的手段在州內經營農業呢？就是用以下的法子：

在關東廳之下，設立縣區農業試驗場和農業學校（專門養成中國青年新技術人材。中等的）作為經營的核心。凡農業試驗場認為有在州內試作必要的農業如棉麻：等工業原料（這都為當地農民沒有經驗不敢作的），強派種子與各會各村的由各會長各村長分給各農戶試作，用盡圈套愚惑農民，結果農民只好將應需的生產丟開而為此所項把握的生產，費事而且費工本。農業學校畢業的學生被派在各會作技術指導員，薪水由該會農民身上出，收穫的成品農民無處賣，便給農業試驗場用很低的價格收買了去；七折八扣的結果，農民吃虧不小。頭一年農民對於此等耕種如得不着利，第二年農民當然不願再種了。至此關東廳又想出一個新的剝削的方法：由其走狗在各處立什麼農會等以包辦肥料種子農具畜類并管理一切生產及生產物的流通——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個合作社其實是地主的營業機關，與其叫農會不如叫官廳地主聯合會（因為會員都是地主而且是發財的機關），弄到現在不單是土地集中在工商資本家裏，就是連生產的方式也變更了，自由耕種的權利完全被剝削了，農場的努力却日漸擴大了。

隨着這個經濟的巨變，大批的佃農日漸變成了農園的把頭或下邊外去了；中小地主及自耕農的土地一天天的賣出去了變成了農村中的游民，這種游民是日本警察認為有危險性的分子，有時竟不準其在境內勾留。

我們很容易看到關東州的地主中，日本人的數量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一方面失業的農民不斷的擁擠到城市中來，他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現在有的靠着求親告友的過負債的日子；有的在城市中找些零碎工作。農村中的子弟不是在鋪店裏充店員和學徒就是在工廠裏充工人和苦力為機械的奴隸了，至於當外國小使聽差的更是過着洋奴不堪的生活，不過關東州內的政治目前是堅固的暫難使這些農民起事，這一點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此外日用生活品總是一天天的暴漲，其重要原因即是農業日漸工業化農村市場化，日用的用品多不是農民從地上生產出來的，而是從外邊運來的，關東州內的土地現已多半變成了一副產物的生產機關，這些副生物是貴重品，不是日常必需品，日常的生活品既是這樣的缺乏，物價既是這樣的暴漲，加之近來金融的擾亂工農的生活自然日趨日下，自

發的鬥爭的潛伏勢力也自然的由此日漸養成。

以上是經濟狀況。政治狀況又是怎樣呢？

一、自東邊的大刀會蔓延到了全滿，日本在關東州內亦感覺不安，為防「歹人」起見一切道路上看見十年前變不講理的崗警及日本人市民自衛團，南滿鐵路聲明不再發專運山東難民的小票車。

二、關東州認為唯一嚴重的事情，就是C P和工會的活動，所以不惜盡其全力以破壞C P的組織，捉着C P分子有據的便經法廳治罪，無證據的便送與中國方面的官廳以表共同防共的澈底。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警務區與中國警廳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實際上整個滿洲的統治權早已移到日本人的手裏去了。

三、我們不能誤認日本國內政潮如何鬧得利害，便能影響到滿洲的政策，在滿洲除了日本本國工農起來奪取政權與中國工農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外，在政治上滿洲工農沒有其他的奢望。這一點凡我們的同志與民衆是應當特別注意的，切不要因觀望日本國內的閥潮而決定我們的方針，那是絕大的錯誤。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克魯

（一）工農民權獨裁與蘇維埃問題

革命政權與階級獨裁的問題是暴動中所必然產生的。這是暴動的目的。現時中國革命的需要是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權。這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未討論本題以前，先要弄明白什麼是民權，什麼是獨裁？俟這個問題弄清楚後，然後才可容易的解釋本題。因此我就從此說起。

（二）民權與獨裁對於革命的意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一八四八年前西歐有過激進的資產階級的民權運動，但越往後，越往東方的資產階級，越不中用越懦弱越齷齪越卑陋，不惟民權民族革命未實現而就不激進，而且還是反民權反民族反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到了二十世紀，殖民地的民權運動，不能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運動

，而必須是最澈底最廣大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制度反資產階級的工農民權運動。雖然他還不是社會主義而還帶有農民資產階級性的，但他已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運動，而是工農的民權運動。只有他才能解決殖民地的民族民權的任務。

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好似一隻可憐的梅毒已經到了第二期的野雞。他明知斑點上了面，無論如何風騷都不能誘惑別人了。但是因為她沒有勇氣去打老鴿而同時又要討碗飯吃，因此不得不喪盡天良，黑着心，抹着粉，塗上胭脂，把將要衝出腦門的斑點塗得密密層層，又穿上五顏六色的花花衣裳，在街上黑暗處走來走去像煞有介事的去引誘那般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可是只要少微有點閱歷經驗的人，一定不會上她的當。在她嫣然一笑或赤身露體的時候，只要不是瞎子一定可以看出她的毛病虛偽欺騙殘狠，而把她摺棄。到那時她只得坐等『開天窗』了。這

是可憐的野雞的命運，亦就是可憐的落後的東方殖民地資產階級的命運。

中國的資產階級明知資本主義的梅毒已經上了面不能夠起引誘的作用，但他還是橫着心塗上胭脂抹着粉穿上『三民主義』的花花衣裳，說『儂是聒聒叫的清水貨』。但是他不能露身，一露身那時他的命運就要同『開天窗』的那隻可憐的野雞一樣了。他的民權主義民權運動等於那隻野雞塗粉抹胭脂拉客的勾當一樣的欺騙可惡，一樣的可憐愚蠢。

一般人（不僅是那些公開的資產階級之走狗學者，尤其是那般所謂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的叛徒們），說起民權來總是以爲這是自由平等文明的結晶；說起獨裁來總是以爲這是壓迫專制野蠻的總匯。好似民權與獨裁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東西，有此無彼，有彼無此。

資產階級無時無刻不說全民的超階級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在其牛馬工農屠殺工農的時候還在說這是爲了廢止暴徒無政府的民權，建設全民的文明的民權。在實際上沒有一個口號，沒有一種辦法不是在欺騙工農而去實行其

獨裁。無論『自由』『平等』亦好，『三民主義』亦好，『五權憲法』亦好，總之，他們的內容不外是如此。

他們的口號手段到了將才就更出醜，更假不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他的命運犯就，八字不好（不說國外市場別作妄想，就是國內市場都被『老帝』奪去了！——生下落地就長得滿身是楊梅瘡（資本主義死滅時期的一切徵象），就落在老鴿（老『帝』）手裏。因此她只得以擦粉抹胭脂塗瘡眼的末技（三民主義的鬼把戲，什麼『政權』『治權』等等）去做他那種沒廉恥的硬拉客（剝削）的勾當了（國民黨的所謂『補塞漏卮』的振興國內生產就是那種害了梅毒怕老鴿（老『帝』）的娼妓之拉客——專門剝削工農的勾當）。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我們說民權與獨裁的時候，則我們應當知道：

一、這些是有階級性的，因爲不能離開國家來講民權與獨裁，而國家之內是有階級的，國家就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因此這些不是全民的，不是超階級的。

二、這些不是完全一樣的，是有種種不同的，不能一

般地去看。有資產階級的民權，有無產階級的民權，有工農的民權；有資產階級的獨裁，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有資產階級地主的強盜獨裁，有工農的民權獨裁。

國民黨口口聲聲說他們的民權主義是最完備的，中外合璧的。有外國的自由平等的真目的，有中國的堯舜禹湯文武的聖賢隆治；有外國的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有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是超階級的全民的，有政權與治權之分的，是「給」的「不知不覺」人民以政權的；甚之是反對歐美資產階級欺騙的民權主義而代以「革命的民權主義」的（！？）——這自己貼着膏藥怕人看出來先說人家長梅毒是一樣的無賴！

他們的膏藥已貼遍全身了。本來毋須再來說他長楊梅毒，不過為要證明他的病徵已經到了「開天窗」的程度，不得不舉幾個事實來揭發他的膏藥，讓他流出濃來！

封閉工人的工會，農民的農民協會，取消「二五」租例，禁止勞資糾紛，征剿共黨暴徒等等，是司空見慣的了。他們（都是先知先覺的黨國要人）現時還積極的參加資本家的各省商會聯合會與地主豪紳的鄉董會議。苦口

婆心，拍馬屁的陪小心認不是并以生命忠實人格保障以後做他們的保鏢，武裝他們，給他們組織保安隊，民團，商團等等。這是所謂新的建設的羣衆運動之籌備。

取消壓迫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的自由，是家常便飯就是屠殺拘禁工農亦是日常的事不是為奇，但是他們現在更進步了，他們說：共產黨與共產思想「是一條毒蛇，一隻猛獸，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

擠出了這些嗅濃後就可以看出他的爛骨頭了，他們的民權不是全人民的更不是超階級的而是地主豪紳的而是獨裁的，他們嘴巴上說的屁股上掛的是全民的民權主義的招牌，而實際上行的階級的獨裁，他們已經獨裁的做了，他們不敢並且不能不帶全民的民權之假面具，但是他們很深的知道在現時除了獨裁與欺騙之外，是不能片刻維持他們少數壓迫多數人的政權的，雖然我們看這只是火上加油，然這亦是他們最後掙扎的一次。

以上所舉的是從反動方面證明民權與獨裁的關係，現在再從革命方面來證明兩者的關係。

工農堅決的公開說：他們以蘇維埃工農獨裁的政權來

實行打倒消滅地主資本家的階級；奪取他們的政權歸不知不覺及永久不見天日的苦力與女工農婦自己直接來管理；分配地主的土地，剷除一切封建的束縛，劫奪銀行，拿回礦山鐵路，監督沒收工廠商店，奪回帝國主義者一切的特權，停止軍閥的混戰等等。

這是現時中國革命中最徹底最廣大的民權任務，這種任務只能在工農民權獨裁制下才能徹底的實現，工農民權獨裁是實現工農民權任務的工具。

由此可知民權與獨裁不是天空中掉下來的，不是混沌的，而是有階級性的。要看他是屬於誰的，是誰的工具罷了。

國民黨的民權，國民黨的自由是：自由封閉工農會，自由屠殺拘禁革命民衆，自由搶劫人民，自由苛徵暴稅，自由出賣中國於外國帝國主義，自由剝削工農店員，使他們可以自由餓死勞死，使兵士們可以自由當官長的牛馬當砲灰，這是國民的自由，民權。

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民權與自由是：工農兵貧民可以自由的過活，可以自由的叫地主資本家到地獄，可以自由

的保障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獨裁，可以自由的朝向消滅剝削基礎，可以自由的保障達到人類真正自由平等到社會主義的大道。

國民黨的自由是為消滅民權，蘇維埃的自由是為發展民權，國民黨的自由是為豪紳地主資本家等剝削者的，蘇維埃的自由是為勞動者或半勞動者的非剝削者的。在國民黨政權之下無論在什麼軍政，訓政或憲政時期工農，都不能過問自己的事情，因為那些厚臉的一隻隻堯舜面孔的聖賢永遠看他們是阿斗愚庸，永遠不許他們管理自己的國家，在蘇維埃政權底下無論在那個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由工農自己直接管理，因為蘇維埃的主人就是他們，離開他們就沒有蘇維埃政權。

中國各地蘇維埃政權的成立，必須是工農的獨裁，不然革命就要死滅，事實上不能不獨裁，因為地主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者已經先下手把槍口抵着我們，因為他們雖然一塊一塊一片一片的地方失掉統治，但他們的心還未死，正在積極進攻想奪回工農已取得的政權，事實上不能不如此，因為不如此就不能自覺的堅決的去領導革命領導廣大的

農民城市的窮民，使他們徬徨徘徊而至失敗。

什麼是獨裁？

「無限制的雷厲風行的直接依靠在力量上的政權謂之獨裁。」（列甫）

「在國內戰爭的時期，無論那種政權，他要能夠得到勝利只有獨裁。」（列甫）

我們的死者

一個個的砍頭了！

莫同

湖南自馬夜事變以後，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底下，脫離了背叛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而積極領導湖南有組織的廣大工農羣衆起來爲本身利益的鬥爭，更謀奪取政權以完成中國工農階級革命的歷史使命，以致被反動國民黨的所謂政府和新軍閥慘殺的共產黨員和工農領袖不下兩三千人，這不但不能減低共產黨員的英勇奮鬥的毅力和工農羣衆的鬥爭情緒，反而擴大了共產黨的數量和黨員堅

「革命後須要獨裁，並且是要堅決的獨裁。」（馬克思）

「誰不明白獨裁對於任何革命階級勝利之必要，誰就完全不了解革命歷史，或者完全不願意知道他。」（列寧）
「不準備獨裁，實際上就不能是革命的。」（列寧）

（未完）

決奮鬥的勇氣，以及提高了工農羣衆革命的情緒。眼前湖南醴陵平江瀏陽長沙附近湖南各縣以及全省各地的廣大農民暴動，奪取城池，解決反動武裝，肅清各村封建關係，殺戮豪紳，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切革命行動，都恰好是給反動國民黨的政府和新軍閥殺人的回答，用不着我們來哭泣來悲哀，我們只有在湖南廣大的農民暴動中去拚命將湖南醴陵瀏陽平江等處的功績擴大起來，鞏固起來，才是我們追悼這幾千同志的英靈，紀念這幾千同志的事蹟。然而這死難的幾千同志中，我所知道而共同工作過約十幾

個同志，我是痛悼他們一個個的砍頭了，每每想寫寫他們的事跡來紀念他們，可是我那能夠將他們的偉大寫得出來，但是我決不能因為寫不出來而不寫，我寫出來是要我們所有的同志追隨他們的所有一切死難同志的血路前進。

一、蕭石月同志 他是湖南紡紗廠的工人領袖，他是中國共產黨錫礦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他是錫礦山幾萬礦工的指導者，他是幾次領導錫礦山幾萬礦工做過本身利益勝利的鬥爭，他是很久很久都在湖南工人羣衆的困苦生活中做黨的工作，他是馬夜事變帶領了幾千礦工和同志與反動的團防局戰死於新化離錫礦山不遠的藍田。他的偉大的勇敢以及他的一切，我無力寫得出來，我只能作這樣的哀悼。

二、王一飛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在湖南農民秋收暴動失敗以後，一飛同志佈置全省總暴動的工作，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一飛同志更是一個最出力而親自指揮中路進攻軍事廳的主持，功雖未成，然一飛同志更是很明確的認定湖南不是暴動的失敗，而是暴動的開始，堅決的領導湖南同志在當時新軍閥混戰中

去積極佈置總暴動的工作，日夕不停的下去。他對任何同志都是很忠誠精細的去討論一切日常工作問題，因此湖南同志對他的期望很大，然而不幸他在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以後爲反動政府捕去，與涂正楚李子驥兩同志同時被槍決於所謂羣衆大會的長沙教育會坪。這時我因事離開了長沙，對他死時的情節不能得其詳細。總之一飛同志的死，是湖南工農羣衆失掉了一顆明星，我們只有悲痛，只有秉着他的精神努力！

三、涂正楚同志 他是與一飛同志同時在自己家裏集會時被反動政府捕去的，正楚同志是安源工人的領袖，曾經參加和指揮安源工人歷次的爭鬥，他是中國共產黨長沙市執行委員會的書記，去年十二月十日長沙暴動，他就是一個暴動羣衆的首領。他家中有一母有妻有子，當他被捕時家人圍泣，他對家人說『這有什麼哭的』，在他『這有什麼哭的』語句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正楚同志的英勇爲何如了！

四、李子驥同志 他在在湖南任軍事工作很久，後來任省委秘書長，勤謹耐勞，當時湖南同志以及他自己的生

活均甚困難，他和他的夫人將自己的衣物拿出來拍賣分給同志們以度日。在他被捕的前夜尙到我家下打聽我是否回長沙，並且於臨走時對我家下說，我們明日不知能相見否。次日被捕，旋即與一飛正楚兩同志被槍決於教育會坪，臨刑時與一飛正楚高呼口號毫無難色。

五、仇壽松同志 他是錫礦山幾萬礦工的首領，曾領導他們作過勝利的經濟罷工，曾指揮炭塘子工人經濟的爭鬥。他本長沙泥木工人，在泥木工人中，也居首要地位。他是長沙工人的領袖之一。這時他任中國共產黨長沙縣執行委員會的書記，他自己深入羣衆，在一個短時期內，指揮各村中的農民爭鬥，在鬥爭中改組了長沙縣委以下的各級黨部，他的英勇他的堅決，與涂正楚同志有同樣的偉大。

六、羅春恆同志 他是湖南工人中新的首領爲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委員，在長沙嚴重反動局面底下，春恆同志的工作更是倍加努力，以致爲反動政府捕去槍決，春恆同志的死，不僅湖南省委失落一隻有力的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底下的長沙工人失却了一個領導者，春恆同志是已經

死了，然而長沙工人的一切痛苦與爭鬥並未消滅，這就是春恆同志遺給我們的工作，我們只有在這個上面去努力。

七、段振拔同志 他是湖南最勇敢的兵士，他在馬夜事變之後，曾經帶領廣東的農軍在湖南和新軍閥爭鬥，雖然屢勝屢敗，但他每戰必身先士卒，後來他又在株州一帶率領同志解決反動挨戶團的武裝，未了省委調他充軍委書記，他在十多天的工作中，能夠樹下兵士運動的基礎，他很勇敢的走到新軍閥治下的兵士羣衆中去，因此爲反動軍閥所切齒捕去鎗決。

八、向鈞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代省委組織局主任，他在馬夜事變之前，曾經指示衡山同志領導全縣幾十萬農民羣衆澈底肅清各村封建勢力剷除土豪劣紳，自後來省委工作，差不多經常出外巡視，湘中各縣以及醴陵等處，都是他巡視過的，對於這些地方的指示，只有看這些地方近來事實上的行動，我們就可以知道向鈞同志的一切！

九、賀爾康同志 他是湖南農民運動中的一個領袖，他在馬夜事變以前，領導衡山的農民羣衆爲激烈的鬥爭，

一般人都稱他爲『過激』，因之農民中莫不知有過委員，過委員三字至今可以號召衡山的農民羣衆。在馬夜事變時，他曾統帶衡山的農民援助湘潭株州的農軍以直撲長沙反動勢力，這次他負長沙近郊區農民運動工作兼近郊黨的區委書記，爲衡山反動派捕去交所謂特別法庭執行槍決。

十、譚正凡同志 他是省委組織科主任，他被捕以後，尙遺我以書，諄諄工作問題與文件的保存爲念，旋即與仇壽松賀爾康兩同志同時槍決。

十一、姚韻梅同志 她是從馬夜事變以後任省委技術工作，勇敢耐勞，在長沙幾次爭鬥中，都有很大的功績，她被捕之次日與向鈞同志同時槍決。

十二、傅鳳君同志 她是最近任省委的技術工作，在長沙恐怖局面之下，毫無難色的努力工作。被捕後即行槍決。

十三、馬英同志 他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團湖南省委書記，他領導湖南青年農羣衆在黨的指導之下做一切的爭鬥，不遺餘力，他的砍頭不僅是湖南青年工農失却領導者，確也是黨失却了一隻有力的手。

悼向警予同志 之華

我們在平日稱向警予同志爲『祖母』，這雖然是『叫着玩』，但是，她確實是中國共產黨女同志中最努力的。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她確實是女同志中最有力的一份子。可是她不幸，最近已在漢口被殘酷的軍閥捕去槍斃了。我們從此後失去了最有決心，最富有經驗，最肯忍耐，最努力，最熱情的一位革命的『祖母』，我的心痛如刀割!!!

我只是回憶她的遺言。她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到法國去『勤工儉學』，回國之後，她很早便領導起中國最早的婦女解放運動，同時她一開始便和當時資產階級傾向的婦女運動奮鬥，她也是最早到女工羣衆中去實際工作的。

她曾在一九二四年的文章和談話中指示我們說：『我們眼看成千累萬的勞苦民衆受着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的生活像牛馬，我們要爲這些牛馬謀解放，參加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我們女子應該有自救的決心，不做舊社會的奴隸的奴隸。』『我們的工作要從下層貧苦民衆去着手，我們不但不應該效法資產階級婦女運動，只求個人的地

位與權利，而且我們應當領導羣衆為羣衆的利益而奮鬥。」「我們應該要注意和參加政治運動，不能在政治糟糕的時候躲在旁邊，一聲不響，政局稍微穩定便跳出來大家搶權，這種享現成福的奴隸心理，決不是已覺悟了的婦女所應有的，可是現在一般婦女對於政治問題，好像「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毫不關痛癢似的，雖然有表示，總不外看大家的風色，跟着吶喊。」她這些話還是在一九二四年寫的，現在呢，她的預言都應了！國民黨「黨權」之下現在的甚麼婦女協會等等，豈不是這些出風頭學時髦的小姐太太麼！警予同志，在生前的論文中尚有很多有意義的主張。我現在讀了她的著作在心頭上梗着悲痛的哽咽簡直不能動筆了。

我不能不想起她在生前的一切，她的工作比她的言論更有價值，尤其是在武漢反動之後，她在嚴重的壓迫之下，刻苦的負起黨的工作，這半年多的工作，是何等艱苦努力呵！她的模範使我自己和一般許多智識份子的女同志應當如何的慚愧。最近一年中她初在武漢擔任總工會宣傳部的秘書，白天跑的忙，晚上寫的忙，忙得不能吃飯的

時候，買幾個燒餅來充飢，因她自己的努力，得到一般人的信仰。她後來省委調她擔任漢口市委宣傳部，她曾出席許多工人支部，組織訓練班，編了許多訓練材料，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總在十二點以後。武漢政府反動以後，她就更努力繼續不斷地做黨內秘密工作，直到她被捕才停止她的工作。

警予同志在漢口法租界被捕後，由她激昂慷慨的自供，致法國領事也不敢即將她引渡到中國劊子手去，因她一人而引起了漢口的中外官廳糾紛問題。警予同志的忍苦，誰都不能及的，所以她才配得上這樣去死。她的死正是表示她對於革命的負責對於團體的忠實對於工作的努力呵！負責的，忠實的，努力的警予同志，與一般為革命而犧牲的同志們，一起斷送於敵人之手，對於革命固然受了莫大的損失，可是她的死，確實是榮耀而有意義的。我們在沉痛中應該記憶她生前的工作精神和遺言，完成她未竟之志！警予同志！我要狂呼你，我要為我們的死者報仇！

悼幻弟！

真

今天是他就義的週年紀念！悲憤欲絕，虎口餘生的我，怎能忘懷而免去傷感？——但是，我哭，我號，我跳，又怎能喚回已逝的他？——還是抑着淚泉，忍着辛酸，捉住記憶，來敘述他的壯事，藉舒悲憤以自勵吧！

他的死，在成千成萬的犧牲者中，在這革命高潮與反革命氣炎猛烈的衝遇時，固不足奇。但是他就義時的那種慷慨激昂，那種壯烈舉動，却異乎平常，却值得記述。

他與我們同時入獄，最初——四月十三日夜——我們同禁在能夠息息相關的隔一層板壁的法捕房的地牢裏。

第三天，便被送到什麼特別監獄來了。此時，我們總以為終將一死，懸在旦夕的生命，同時一死便百事俱了。

誰知竟事出意外關了十幾天後，僅單獨犧牲了他，殘餘着我！——而且在我被嚴刑拷打後，背臂間血肉黏衣，不能動彈，不敢呻吟，欲生無路求死無法的絕境中，法官再三拷問我時，他被難的兇耗，纔傳入了我的耳膜。當時，我欲舉餘痛戰慄的右手而無武器，供道自己又願護着黨，只將承認了自己是……，其他便未多述：誰知因此竟殘餘了我！——唉，恨事！——恨事！

據看守我的兵士告訴我：他就義時很慷慨，囑咐弟兄們打他的頭部後，便高呼了幾聲：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革命萬歲！未死的堅固的團結起來！……弟兄們見他怎樣激昂，也有些感動而不忍舉槍了，末了還是一個最殘忍的兵士聽得不高興起來，槍聲一響，他的喊聲纔停止了。倒地後也就絕了氣息！——現在冥想起來，他的喊聲猶頻頻襲耳哩！只是見不着他那可愛的儀容了！——唉！……

當他死的前夜，他知道了我負傷很重，哀求了某副官，得了魔王的大發慈悲，他到我住的囚室裏來握談了片刻。難得的機會與易逝的时光可貴，從千頭萬緒的急於要談的材料中，捉個不休的就是腹中的小兒的生養問題了。彼時似未曾料到他要被戕，還以為我倆都可以在「或者」的希望之下得到「僥倖」呢！他只怕我受多了磨折將影響到以後的生養，或至難產，或者使孩子受損傷。談到或者兩人同時死去，在表面上是死的兩人，却無人知道實際上死去三人。談至此，他還為那未出世就遭戕害的孩子長嘆了一聲！又最後，他的辭鋒轉向悲哀了

，他說：『假若我死你存，你當為我復仇！小孩呢，隨你養育！……』說着已淚盈眶了。我只答了一聲：『倘若果有此不幸發生，我定將為你報仇，小孩也就是永遠紀念你的唯一佳品了！……』兩人至擁抱着抽噎時，看守們像厭惡似的催他歸去的嚴厲的聲音便如春雷般的爆發了。他們推着他指出門時，他還頻頻回顧。他假裝被腳絆絆倒的樣子，倒在門口多延了兩三分鐘被他們一擁而去！

如今，他紀掛的孩子已出世了；但是，他怎能見着他這不幸的孩子呢？……我呢，我當竭盡精力「盡其未盡」，而已矣！……唉！……

——他是四川墊江人。
關於他的事，雖然纔簡單地寫了幾句，但已足使我由傷感而悲憤而積極了！目前的我，雖覺一事無能，對之

生愧，但一想到『必定從事盡其未盡』的決心來，也就足以自勵而自慰於萬一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於東京

再版的書

-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 以上各書一律對折

布爾塞維克

定價每份銅元六枚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全世界的工人和農民！

全世界的被壓迫人民！

全世界的勞動青年！

全世界的兵士和水手！

武裝瓜分中國，已經開始了。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佔據山東。世界的資產階級將中國工農的民族革命運動沉溺於血海以後，現在正着手武裝干涉以至公開征服中國。日本很迅速的利用其戰略上的便利地位，首先發難，準備改變山東為現在滿洲的地位，就是說，將山東改變為日本奴役的殖民地，為日本帝國主義黑暗的反動的根據。日本所發難的戰爭，可以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帝國主義者重行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為流血的殘忍的征服一切被壓迫人民的世界大戰。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密切的英勇的團結，才能夠免除或延緩這種天陷地裂似的大禍。日本天皇政府發動此戰爭，並不是反對蔣介石，蔣介石三番五次將其自身出賣給帝國主義，現在他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罷了。日本帝國主義無論在山東在滿洲都發動一市僧的和強暴的戰爭，反對中國人民。日本是第一個公開瓜分中國的，這因為日本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他要保持其統治地位，必須借助於對外的戰爭。日本的法西斯殘忍的鎮壓勞動運動，槍斃農民，工農的戰士下獄者達數千人，這樣，他就不能利用國會來欺騙羣衆，藉掩其專政的真面目。最近國會選舉是在野蠻的恐怖之下舉行的。恐怖儘管怎樣野蠻，但是在選舉當中反動派決不能阻

止工農的聯合戰線，決不能阻止領導工人和貧農的共產黨在選舉中的公開爭鬥。

左派工農黨（勞動農民黨）在選舉當中得到票數，比上次市議會選舉增加了一倍。資產階級的反動，雖然有改良派的領袖幫忙，仍不能制止勞動者的呼喊。

日本資產階級以壓迫羣衆的手段，來答覆這次選舉，不僅一向祕密不合法的共產黨再被壓迫，而且封閉工農和青年之合法的羣衆組織。在政府保護之下，貴族的黑色隊公開的刺殺或鞭笞那不同意於反動的人民。

但是工人爭鬥的情緒則絲毫未減。共產黨也能在恐怖之下保持其勢力。幾十萬工人參加五一節的示威運動。罷工運動也沒有停止。農民的怨望與日俱增。祕密的勞動農民黨組織以及左傾派職工會等之組織的影響，日益擴大。

田中政府雖然賄買議員，但國會裏半數議員還是反對他的，他只能靠刺刀力量來維持，可是刺刀力量也開始發生動搖，於是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就加緊白色恐怖，藉以保持軍隊的紀律。日本天皇政府要鞏固其軍事專政，要轉移日本勞動者對於政治經濟危機的視線，就想在山東造成一樂意的和光榮的勝利。

日本的工人，農民和兵士！你們的第一個革命的任務，就在於阻止那架在中國人民頭頸上的日本大刀！你們首先就要在日本發動一有組織的羣衆的犧牲的爭鬥，來答覆日本的暴力佔據山東。建立，鞏固並擴大你們的革命組織！更自信的更有把握的高舉共產黨的旗幟！驅逐欺騙的，說假話的，在緊急關頭保護反動勢力的改良派叛徒！逼迫帝國主義者撤退駐華及其他殖民地之一切海陸軍隊！運用羣衆鬥爭的一切力量與手段制止運送軍火，派遣軍隊來壓迫中國人民！暴露新的市儈的遠征軍之真相，務使政府派到中國去的每個兵士，都能變為帝國主義的一個仇敵，中國革命的一個光明磊落的同盟者，和推翻日本資本主義的一個真實的戰士。

軍閥以及資產階級的整個隊伍是勞動者的敵人，他們正準備着瓜分中國。中國革命的劍子首——北方張作霖，

南方蔣介石，西方馮玉祥，以及他們三人的手下軍官——都同樣地邀請帝國主義者來做他們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助手。他們都是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他們中間任何一個都希望中國的被征服要對於他自己的主人更有利益些。

張作霖公然參與日本對山東的侵略。蔣介石一年來的卑鄙的賣國的行為是準備并促成這次侵略。因為要同帝國主義妥協，中國的資產階級便以殺戮拘禁工農領袖的手段，葬送了民族革命運動。

反革命的國民黨，暗中與帝國主義勾結，所謂「劃共」就是替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革命運動。日本帝國主義佔據山東，資產階級的真相就全部揭穿了。

中國的勞動羣衆將在中國推倒反動的力量，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設獨立的革命的中國。只有組織工農的蘇維埃政府，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地位，剷除其政治的及經濟的根基，在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之下，領導民族革命獲得勝利并開闢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只有相信你們自己的力量。恢復，鞏固提高你們的組織的階級覺悟，更密切的團結於共產黨。

蔣介石部下的兵士們！你們記住這個資產階級走狗，去年將革命的上海白白送給帝國主義。

田中部下的兵士們！你們記住這個專政軍閥是你們的階級的最惡毒的仇敵，他在日本將工農絞榨死并踐踏在足底下，將你們的父親和兄弟關入牢裏，侮辱你們的妻女。

中日兩國的兵士們！你們不要停止你們弟兄般的革命團結，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打破兩國的反革命戰線，團結你們的力量，擁護中國革命！

屈服中國，接着就瓜分中國——就這是帝國主義的在華政策。這個市儈計劃的第一部分已經實現了：就是帝國

主義聯合武裝干涉中國的民族革命。日本佔據山東，就是開始實現此計劃的第二部分。其他的帝國主義強盜，尤其是英國與美國，將繼日本之後，提出他們搶掠中國的要求。

英國鼓動日本的搶掠，爲的是要在軍事勝利上得到如意的打算。撤退駐華印兵之必要，香港英國兵士之怨望，印度革命高潮之重新開始，英國無產階級最好的一部分之團結和奮鬥——這些都使英國感受擴大軍事行動的困難。但是英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日益衰敗，他覺得不能放鬆其殖民地的佔領。包爾溫政府在工黨和工團總會的賣階級領袖的擁護之下，以極端殘忍的手段來壓迫民族革命運動，藉以恢復和鞏固其在印度與大西洋的地位。

日本佔據山東，又將加緊美國的軍事活動。華盛頓政府公開的要重行分配殖民地，爲獲得其新的商品市場及原料產地。美國幫助南京政府，對山東事件抱『不平』，這只是表現美國帝國主義將用種種方法獲得他自由搶掠中國的機會而已。

共產國際屢次警告說：帝國主義之進攻中國人民，乃是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步驟。日本現在開始瓜分中國是趨向大戰爭的第一步。世界大戰禍，飛跑似的將要來到。對於蘇維埃聯邦壓迫之加緊，乃是重行劃分地球的搶掠計劃的一部分。蘇維埃聯邦的存在，是世界革命運動的高照燈，是世界資產階級的軍事陰謀的殘酷暴露者，他對於那些挑動大戰爭的人，自然是很危險的。

全世界的工人們，你們要用新的力量來擁護中國的革命，反抗強力瓜分中國！爲實現『凡是兵士所有槍炮不打中國革命』的口號而奮鬥！注意將要來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萬不可相信第二國際與亞姆斯德丹國際之甜言蜜語的假話，他們已經祕密地準備着重演一九一四年的背叛！努力工作，勇敢的準備着改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

中國革命萬歲！

打倒瓜分中國之帝國主義的侵略者！

帝國主義軍隊的兵士們站到中國革命一邊來！
有組織的抵抗日本強盜的劫掠！
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
準備勞動者反抗資本主義的戰爭！
社會革命萬歲！

共產國際西歐局擴大會議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中國革命與 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目次

- 第一章 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
- 第三章 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 附錄
 - (一) 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 (二) 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

發展并完成中國的革命

超麟

目前的時機，是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鍵。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將中國革命拍賣給帝國主義者，將中國工農兵的暴動葬送在血泊中以後，他們現在已取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地位而代之。北京天津已脫離了五色旗下的軍閥統治，而歸於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統治了。

現在，除了東三省，除了粵鄂湘贛邊界數處為中國工農的武裝勢力割據之外，全中國已經是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統治範圍，——於是，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就慶賀他們的「北伐」成功，他們的「統一」告成，他們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有權拍賣中國給帝國主義者，有權利剝削數萬萬的工農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者的汗血。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南京政府，看見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勢力統治了北京天津之後，便發表了對外對內的二個宣言，宣告他們已經「統一」了中國，說「軍政時期」已經過去，而他們從今要開始建設。在對外宣言中，他們聲明要「遵正當之手續」（其英文譯文則為：外交的手續

），要求「友邦」另訂新約；在對內宣言中，他們允許民衆立即舉行：（一）勵行法治，（二）澄清吏治，（三）肅清盜匪，（四）蠲免苛稅，（五）裁減兵額。

這些宣言，純粹是企圖欺騙民衆的。

第一，現在正是帝國主義者在華志得意滿之時，他們旁若無人的橫行中國不逢絲毫的反抗；濟南的大屠殺，山東滿洲的實際為日本所佔領——這些表明，自從義和團事件以後，帝國主義者在華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猖狂，也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不逢抵抗。這時，帝國主義者祇有更進一步的攫取中國的利權，那有已攫取的利權退還中國之理，即那肯取消現存的不平等條約，來與中國另訂新約之理？——除非是另訂的新約比現存的不平等條約更加不平等！——即算帝國主義者不再攫取中國的利權，而可以取消或修改現存的不平等條約，來與中國「另訂新約」，——但這決不是「遵外交的手續」所可做到的。祇有武漢民衆的力量能收回漢口英租界，而不是陳友仁的外交能收

回漢口英租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政府向『友邦』要求『另訂新約』，已經是欺騙民衆了，而他們要『遵外交的手續』來『另訂新約』，更加是欺騙民衆。

第二，他們允許民衆立即舉行的五項，也是畫中的餅不能夠充饑的。要實現上述的五項，最低限度必須有一個條件，即中國真能統一，國內再沒有戰爭。但這一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中國現在並沒有，青天白日旗下的各派軍閥打下北京後自己內部正醞釀着新的更大的戰爭，閻馮蔣白李等大軍閥正在磨拳擦掌的備戰，河南的馮樊四川的楊劉湖南的魯程已經公開的戰爭。——在這種條件底下，『裁減兵額』是做不到的，交戰的各派祇有各自的更加擴充兵額；『蠲免苛稅』也是做不到的，他們祇有增設苛稅，爲混戰的戰費；『肅清匪盜』更是做不到的，在內戰及苛稅之下，匪盜祇有日多一日；至於『勵行法治』『澄清吏治』，則尤其是一句空闊渺茫的話。在這種條件底下，允許給民衆以裁兵減稅等太平盛世的烏托邦，不是欺騙，又是甚麼？

姑勿論這二個對外和對內的宣言，是欺騙民衆，沒有

實現可能的，即令這二個宣言所允許的都能夠一件件的實現，試問這又怎麼樣呢？難道就算中國革命成功，中國人民得了解放了嗎？沒有這回事！這些宣言允許我們的，祇是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在國際上則認帝國主義國家爲『友邦』，與之『親睦邦交』，更加保護在華帝國主義者（『外僑』）的生命財產，在國內，則農民得不到土地，工人得不到解放，連八小工作制也沒有確立，兵士仍然無目的的做炮灰，一切貧民也找不到出路，四萬萬人民成了『阿斗』，祇有少數的『黨皇帝』是『諸葛亮』，四萬萬人是被治者，祇有少數的『黨皇帝』是治者。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國家？他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友邦』，他是剝削壓迫中國工農兵士貧民民衆并保障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國家！中國的大多數人民需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不需要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祇有少數豪紳資產階級才需要這個國家！但這個『三民主義的國家』，還祇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理想的極限，帝國主義者還不準他們建立這個國家，他們也還不能建立這個國家哩！

總之，青天白日旗下的軍閥驅逐五色旗下的軍閥出關外而自己佔據了北京天津，這絕不是中國已經統一革命已經成功了，這祇表示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達到了最高點。達到了最高點——這就是說：過此就開始低降了。

○ ○ ○ 所以，目前的時機，是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鍵。

○ 目前正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宣告其『革命』成功之時。中國的革命，大規模的爆發於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由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起來的。自從一九二五年五月直至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國革命運動如日方昇，這一時期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是『大致在共產黨口號并且大半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在這一時期內，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國主義，聯合封建豪紳背叛革命，將革命的工農葬送在血泊中，加中國共產黨以極野蠻殘酷的白色恐怖，於是中國革命運動，雖然深入於農民羣衆并進入更高階段，但在城市受了極大的打擊，一時呈沉寂的狀態。豪紳資產階級既然握得反革命的領導權，但他們仍以『革命』為標榜。他們

以『革命』名義，與五色旗下的軍閥爭奪國權斷權，爭北京天津的地盤；他們以『革命』名義，擴充兵隊，至數百萬，每日兵費支出在百萬元以上；他們以『革命』名義，增設苛捐雜稅，剝削工農乃至商人羣衆；他們甚至以『革命』名義，剝奪人民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停止民衆運動』，逮捕拘禁殺戮數千數萬共產黨人及民衆革命的領袖，整千整萬的屠殺工人農民及兵士；他們簡直以『革命』名義，從事反革命的工作！但因他們仍舊以『革命』為標榜，所以一部分民衆，尤其是中間階級的民衆，對他們仍舊保有相當的幻想，多少有幾分希望他們『完成北伐』後果真能夠給他們以相當自由，果真能夠替中國找到一條出路。可是，『北伐』越勝利，這些中間階級的民衆，對他們的幻想就越打破，對他們的希望就越減少，一直到現在『北伐成功』『統一告成』的時候，他們的『革命』假面具就最後的在這些中間階級的民衆面前也完完全全的揭破了。南京政府最近的二個宣言，不啻就是他們的假面具最後揭破的宣告。

他方面，一九二五年至今，中國革命運動的結果得到

了甚麼，解決了甚麼問題呢？換一句話說，爆發一九二五年以來革命運動之客觀的原因，是否存在？一九二五年革命開始時民衆所希望所要求的，已經滿足了若干部分了？沒有絲毫也沒有。中國革命的危機仍舊存在，而且更加明顯的表露出來。我們試問：中國革命民衆發動中國的革命運動，他們所希望所要求的是甚麼？不待說，整個民族需要脫離帝國主義的束縛，剷除封建豪紳的統治而造成一獨立自由的中國；工人需要解放，需要八小時工作制，需要管理或監督工廠；農民需要土地，需要解放數千年來豪紳地主加於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兵士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需要分得相當的土地；一般城市貧民也需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整個的民衆需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種種自由……。就因爲這些需要，所以才爆發五卅運動，所以才發動數百萬工人數千萬農民參加這個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這些需要一天沒有滿足，則中國革命危機就存在一天。這個危機現在正存在着，而且更加明顯的表露出來，——因爲農民得不到土地，工人生活得不到一絲一毫的改善，兵士更加困苦，一般城市貧民尤其呻吟於苛捐

雜稅之下，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輕輕的被「停止民衆運動」六個字剝奪了去，封建豪紳的勢力祇有日加澎湃，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更加是鞏固起來。總而言之，擺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面前的一切問題，現在仍然是擺着，并且更加難於解決。

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凡我民衆同志正拿着「支票」要向「三民主義銀行」兌現而勢必兌不出的時候，擺在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面前的一切問題，必然要重新提出來，擺在我們的面前，更迫切的要求解決了。

中國的革命危機，又將如一九二五年那樣爆發出來，并且更廣大的更有力的爆發出來。

豪紳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之低降和革命危機之重新爆發，已經露出端倪了。有些現象都指示中國革命新的轉機之徵兆。這些現象之一，就是近三個月來各階級各自的政綱口號之確定以及各派政治理論的鬥爭。

中國的革命運動，以前是大規模的民族的聯合戰線，在此聯合戰線內，各敵對階級雖然實際上衝突着實際上爲

爭奪革命領導權而鬥爭，但在理論上并沒有一階級有一個簡單明瞭的政綱和口號切合本階級利益的。自從去年資產階級確定的背叛革命以後，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分化達到以前所沒有的程度。各階級各自洗刷以前模糊籠統的觀念而明定切合本階級利益的政綱和口號。首先是中國無產階級，他的政綱——共產黨，在去年十二月廣州暴動，即已明定無產階級的政綱和口號，即已明瞭中國無產階級的使命是在領導農民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以武裝暴動手段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實行最澈底的土地革命，并保障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接着，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他的政綱——國民黨，也在今年一月的中央全會明定豪紳資產階級的政綱和口號，即投降帝國主義，割裂中國成變相的封建局面（所謂『分治合作』），厲行白色恐怖，推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但因豪紳資產階級不是一個整個的階級，他祇是各種各色反革命勢力的集團，他內部有無數的派別，有不同的利益，互相爲自己的利益而衝突甚至爆發公開的戰爭。他們祇能夠在推殘工農屠殺共產黨人面前是一致的，除

此之外他們是很難得一致的。今年一月，國民黨勉強將各派互鬥的豪紳資產階級統一在上述的政綱和口號之下，但不久這些派別的利益衝突，迫得他們不得不於這個總的一致反動政綱和口號之下，另外形成各自的政綱和口號，——這就解釋爲甚麼近來的『論壇』上這樣熱鬧：有各種政治刊物的出現及各派理論的爭鬥。

的確，現在『論壇』上熱鬧極了，拿重要的可以代表一派政治理論的刊物來說：有個『再造旬刊』，是代表西山會議派的；有個『夾攻』是代表蔣介石派的；有個『革命評論』是代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的；有個『燈塔』和『突擊』是代表鄧演達譚平山一派的。這些祇是各派的代表刊物，至於同性質的刊物或代表各派中小派別的刊物，尤其不可勝數。這些新興的刊物，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鼓動，而且是有系統的理論宣傳，各自的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有確定的答覆。這些刊物就是代表國民黨這個政治聯盟下各種階級，他們的理論就是這些階級的政綱和口號。這些刊物的理論是不相同的，并且是互相攻擊的，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新興的刊物都是不滿

意於上述的國民黨的一致的政綱和口號，換一句話說，即都不滿意於現在的國民黨中央及現存的國民黨政府。站在左邊批評的陳公博譚平山等刊物，固然是不滿意現狀，要求改造；站在右邊批評的西山會派也是不滿意現狀，也是要『再造』的。

這個現象表示甚麼？這個現象一方面在這些刊物出版的本身說，是表示國民黨聯盟下各派豪紳資產階級的衝突已由混沌的狀態進而成自覺的狀態，指明各派的衝突并不是簡單的個人權利地位的爭鬥，而是各自自覺的代表一種或數種社會階級利益的爭鬥；但他方面在這些刊物的讀者說，則這個現象表示普遍的不滿意現狀的社會心理，表示中間階級的民衆，以前爲豪紳資產階級所蒙蔽但多少還有革命作用的民衆，已經明白表示他們不滿意於豪紳資產階級的心理，并已開始脫離豪紳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動搖起來了。

這是表示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日加一日的趨於分裂而孤立。中國社會階級結合形勢，又到了變化的關頭。這是有利於革命的現象，這是中國革命新的轉機的徵兆。

革命的危機現又醞釀待發，工農的鬥爭意志又復強烈起來，中間階級的民衆已開始搖動一天天的脫離豪紳資產階級的影響，國民黨及其政府對於濟南事變的舉措及打下京津後的設施已明顯表示其反革命的眞面目及其沒有能力統一中國。一般社會的不滿，已經由國民黨各派的新刊物變相的表露出來。可是，不滿意現狀并欲爲自身找一出路的民衆，國民黨各派理論家——自譚小岑經過陳公博至譚平山，他們至多祇能發發牢騷，表示他們沒有分得賣國和剝削民衆的權利，表示不滿意於現有的國民黨中央和現存的所國民黨政府，但他們不能指示你們一條出路。你們不要忘記：他們仍舊是國民黨，仍舊是這個反革命的政治聯盟的一部分啊！

西山會議派的『再造旬刊』，不消說是反動的，他們如果把持了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祇有比現在的更反動些，決定不會比現在的更能適應民衆的要求。至於攻擊西山會議派并批評現存的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的人，如陳公博施存統鄧演達譚平山等，他們何嘗能替民衆找

得出路？這些所謂國民黨左派或極左派，他們的黨是國民黨，他們的理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這個黨和這個主義，我們民衆早已領教過了。現在青天白日旗下軍閥的聯合機關就是正宗道地的國民黨，現在國民黨對內對外的設施就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別沒有更好的國民黨，也不會有更好的三民主義。無論汪精衛陳公博等將國民黨加以一九二三年式的改組，或鄧演達譚平山等將國民黨改頭換面爲『中華革命黨』，都是一樣的。無論他們將孫文的三民主義如何塗上極『左』極『革命』的彩色，但他們始終是反對工農兵蘇維埃的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領導此革命，反對中國共產黨，——這就是說，他們反對中國革命走上唯一正確的道路。

革命的民衆！中國革命的任務絲毫沒有解決，帝國主義祇有更加猖狂，封建豪紳祇有更加得勢，工人農民兵士貧民及一切被壓迫民衆，政治上經濟上絲毫得不到解放，現在應該根本的覺醒過來，發厲并完成一九二五年開始之偉大的中國革命！

革命的民衆！你們已經看見豪紳資產階級革命假面

具完全揭破，他們不能解放中國，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和中國民衆的剝削者；你們已經不滿意他們的統治；你們就應該團結你們的力量，爲推翻此反革命的統治而奮鬥！

革命的民衆！你們覺悟了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同時就應知道，汪精衛陳公博鄧演達譚平山等所謂國民黨左派或極左派，并不好似現在執政的黨國要人，他們不會爲你們指示出路，如果跟着他們跑，就是走入了迷途！

革命的民衆！中國革命是爲大多數工農兵貧民的利益，要中國革命成功，必須工農兵貧民的廣大羣衆起來，團結在蘇維埃旗幟之下，以無產階級爲領導，推翻現存的政治組織，建立新的政權，沒收一切土地分配給農民和兵士，大生產收歸國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建立中國爲新的工農的國家。這才是中國革命的完成，這才是一切革命民衆的出路！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爲甚麼并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花田生

這是日本共產黨人，我們的日本同志，從東京寄給本報的一封信。讀者如果閱讀過去三年前的嚮導週報，一定記得，花田生同志，或署名『一個日本人』，在三年前即時給嚮導週報撰文，他對於日本政情的明析及對於中國工農鬥爭的熱烈的同情，都是嚮導週報的讀者所不能忘記的。花田生同志這篇論文，是他特爲本報而寫的第一篇，他并允許時時爲本報撰文，這是本報所欣幸，讀者聞之亦當爲之快慰的。從這篇論文裏，我們可以知道，隔海的國家，其資產階級豪紳的政府雖然以武力佔據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的工農，與中國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結成統一戰線；然而隔海的工農羣衆，也正和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一樣，受着他們的資產階級豪紳政府的壓迫，他們也喝想暴動起來推翻他們的政府，他們更想與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以抗拒兩國豪紳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動的統一戰線。我們中國的工農羣衆，應該如何熱烈的與他們結合起來共同奮鬥啊！

到那時——第二次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又復轉變爲國內戰爭的時候，中日兩國工農羣衆就一齊起來推翻各自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以至於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完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業！記者

中國同志諸君！

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四月以來，派遣大兵五萬軍艦五十艘到中國，事實上正在占領山東省及南滿洲。外國帝國主義，這樣旁若無人的侵入中國領土的事實，爲清代末期

以來所不會見的。在日本，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努力宣傳卑劣的愛國主義，煽起排外心的毒箭；在中國，革命的背叛者——出賣革命的國民黨，反而恐怖勞動者農民那真摯的反目運動之勃興，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可不把事實的真相，向大眾宣布，以打破帝國主義強盜和中國革命背

叛者的所有的好謀。際今日的時機，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應該在共產黨旗幟之下，結成堅固的廣大的革命的統一戰線：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不是單純蹂躪了中國的主權，更有廣大而且深刻的意義。第一，這次的出兵，實現日本帝國主義，努力根本的破壞中國革命。因為，中國革命，是激成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條件之一，所以日本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為破壞中國革命，不得不從事決死的鬥爭。第二，日本這次的出兵，是促成那日緊一日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爆發的。世界帝國主義強盜——英美德日等等——的野心，一齊集中在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國。一羣強盜是不寬容一個強盜跳梁的。日本這次侵略的出兵，破壞了強盜間的均衡，在今日的國際政治，有轉變為十二分重大的事變之必然性。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事實上覺悟了帝國主義戰爭已不可避免，他早已從事戰爭的實際準備，如大規模『資源局』之設立，軍事工場之擴大，有組織的排外心之煽動，少年之軍事教練等。山東省及南滿洲之事實的占領，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

戰爭第一步的行動！即將到來的世界戰爭，一定把世界上無數之勞動者農民，驅入戰場；然而，同時此戰爭又有轉變為覆滅世界資本主義的階級戰爭的必然性。我們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在這戰爭中，要遭遇最酷烈之試煉，而為着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又負着有最酷烈的鬥爭光榮的任務。中國的革命問題，世界戰爭問題，兩者都與國際無產階級的運命，有很大的關係。日本這次的出兵，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中國革命的陰謀，同時在那爆發世界戰爭的一點，又有重大的國際的意義。

(二)

從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英美的外交政策，常是怯懦的；且因中國民衆的經濟絕交，也常感着大的痛苦。他今日為何不顧一切，而至於敢露骨的強盜式的出兵呢？其直接動機，在於日本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已激烈，國內革命的危機亦已深刻。

日本的資本家階級，從一九二〇年的恐慌以來，尤其是從去年的金融恐慌以來，遇到日益激烈的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遇着高度發達的金融資本與封建的農村經濟之矛

盾，中產階級之不滿，不可抑的勞動者農民的反抗，革命的共產黨之生長等——正在尋求所有引縫的手段：改革產業的組織（所謂產業的合理化）加緊榨取勞動者農民，此其一；犧牲小資產階級，企圖資本的大集中，此其二；對於勞動者農民的運動，用惡辣的壓迫和卑劣的籠絡兩方法，此其三。他們為這個目的，便集中國家權力，更使其成為反動的。日本反動的主柱——天皇，成為那兇惡的帝國主義的新武器，來壓制民衆。然而日本帝國主義，使用以上的手段，不能解決自己內部的矛盾。所以，他們藉口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明明白白的虛偽的口實——出兵中國領土，而至於用最原始的狂暴手段，以暴力掠取國外的土地。同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出兵，已如上述，是要根本的破壞中國革命之陰謀的實現。

（三）

在日本國內革命分子之鎮壓，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出兵，是有不可離之內面連鎖。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今年二月二十日日本第一次的普通總選舉，加無比之暴力於新興的勞動者農民的政治勢力。再於三月十五日，全國

各地同時捕一千名革命的勞動者農民，對於其中四百名之共產黨員，將謀以慘虐的刑罰。接續自四月上旬，斷行大規模的中國出兵。他們之究極目的，要在於免去資產階級國家的日本之革命的危機。然而無論拿怎樣狂暴的反動政治來壓迫，日本國內的革命分子益見成長，勞動者農民大衆的抵抗力益見增大；又無論拿怎樣狂暴的武力，不能絲毫滅殺中國勞動者農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四）

使日本帝國主義軍隊能夠如此跳梁之一個條件，在於中國國民黨之墮落腐敗。現在他們成為中國民衆的榨取者，與帝國主義的利害，完全一致。虐殺中國勞動者農民最忠實最勇敢的代表者（共產黨員）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者農民的正面敵。他們害怕從民衆間起來的真實的反日運動。現在，不但是日本，別的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那旁若無人的行動，也是不會有的。譬如在廣東，英國統治力量的廣大，是不會有的。允許這等的跳梁，不外是國民黨。何故？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真實力量，不外是勞動者農民大衆，然而國民黨是這些大衆的壓迫者

榨取者吸血者。

(五)

國民黨現在實現了他們所謂的『南北統一』自此以後，他們將作中國民衆的代表者來施設政治嗎？否，他們從今更要露出中國民衆榨取者的本體來。張作霖比國民黨，更是保守反動的封建勢力。國民黨到現在，以打倒張作霖的口號，多少可以欺騙民衆。今後，國民黨爲欺騙勞動者農民，表面上或者做一做反日運動，實際他們抑壓真實的工農羣衆的反日運動，裏面和最惡的反動者田中接吻，尤其是爲鎮壓共產主義，完全要與田中結合統一戰線。敵人將以強大的統一戰線，來對抗我們，敵人正在破壞中國革命，準備着橫暴的世界戰爭。中日兩國的勞動者農民，拿着比帝國主義強盜和國民革命背叛者的統一戰線更要強大堅固的統一戰線，對付敵人，共同從事革命的鬥爭，這正是今日燃眉的急務。這個共同的革命鬥爭，但依着兩國共產黨統一的指導，是可能的。關於這個共同的革命鬥爭之具體的內容如何，下次再述愚見。這次的信，祇指摘日本帝國主義軍隊之侵入中國，不但是蹂

躪了中國主權的緣故。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於東京

七五〇

謹防段琪瑞式國民會議的再現

典琦

國民黨的北伐軍打到北京以後，依照其總理的遺囑，是必須開國民會議的。但是，如果黨內各系軍閥的戰爭爆發得快，則國民會議也就來不及召集，或者藉此停頓。所以，目前各系軍閥必須能夠暫時妥協，相安一時，國民會議才可以實現。但是，國民會議四個字，在今日之『黨國』中，是非常之不祥的，因爲黨國要人覺得他們本身即是『民衆』，而斷不可以在他們之外另外有民衆的代表會議。有一位忠實同志乾脆地提出反對開國民會議，他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個，國民會議是國民黨以和平手段統一中國時所用的策略，從前段琪瑞執政北京，孫總理北上，以國民會議號召，其實是要本黨黨員在國民會議中活動，去取得政權；現在本黨以武力打到北京，用不着國民會議，本黨已經取得政權了。第二個，現在本黨已經停止民衆運動，如果召集國民會議，恐怕民衆團體的代表都

不是本黨的黨員，而是許多反對本黨的人，尤其是共產黨分子，其結果簡直可以危害黨國的生存。這兩個理由，我想凡屬國民黨忠實同志，沒有不同意的。因此，縱然暫時爲個『相安一時』的局面，名副其實的國民會議還是不能夠召集的。

可是在『黨國』要人中難免不有一二個深思遠慮的人，以爲國民會議已經唱了多年，不召集是很失信用的，不過要於召集之中防止一切危害『黨國』生存的可能，而且，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安全無弊的『國民會議』，還可以藉此鎮壓民衆的革命鬥爭。何況各派領袖正要舉行一次這樣的堂皇的分贖會議，才可以保障相安一時的局面呢？所以，冒牌的國民會議仍然有召集的可能。

黨國要人斷沒有膽子召集名副其實的國民會議。全中國的民衆應當知道，他們連他們國民黨的大會都不敢召集，連國民黨黨內的選舉制度都完全取消了。他們召集國民會議的方法，一定要模仿從前孫中山昌言反對的段祺瑞的方法，而且還要變本加厲。他們必然要指派許多走狗組織假冒的民衆團體，——連他們貴黨的黨部委員也是

指派的。再由這些指派的團體或黨部推舉代表，就可以開國民會議（當然還要用金錢收買和武力威脅的方法）。

而實際上這些代表還不是基本分子，基本分子還是那些軍隊的代表。這些純粹忠實同志組成的國民會議，意見並不會齊一，因爲指派代表不能完全由中央，而必須由各省的總司令或主席各派其御用的民衆代表。會議時所議的事，也可以推想：原則是承認『先知先覺的』國民黨和『有能的』國民政府繼續剝削民衆壓迫民衆，而民衆自身是並不要權力和自由的；具體的決議是免不了幾件空洞的『建設』『訓政』和『剷除共匪』之類的文章，主要的將是剝削政策和屠殺政策取得強奸的民意的承認。

全國民衆要謹防國民黨新軍閥的強奸民意。一面的反對那些不主張開國民會議的理由，即是反對黨國要人的專政，反對新式督軍的專政；而另一方面更要反對段祺瑞式的國民會議，即是反對軍閥代表的國民會議。如果他們一定要開他們的所謂『國民會議』，那我們民衆就要反對捐派式的組織，要恢復民衆的選舉權。對於用金錢收買或武力威脅的選舉方法，更要嚴厲的反對。在召集國民

會議以前，一切民衆要能自由的討論政治，因此，要求恢復言論出版之自由。

全國民衆，不可希望國民黨來恢復民衆運動，應當自動手的恢復起來。不可希望國民黨來召集國民會議，應當自動的幹起來。凡是代表民衆的意志的任何名義，應

當真正的由民衆的意志發動起來，產生出來，萬萬不可任聽壓迫民衆的專制魔王假借去了。如有假借者，應當隨時隨地揭破其黑幕，盡量地去破壞它。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典琦

(一)陳公博的立場

陳公博的立場是什麼？由他的理論：國民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而言，則陳公博的立場非代表農工，即代表小資產階級。究竟是代表工呢？代表農呢？代表小資產階級呢？我們給他的理論再找出『要根據產業工人的力量以爲革命的中心，事實上決不可能』一句話，知道他不代表工人，又找出他反對農民自動手奪取土地的主張，知道他不代表農人，那麼他的立場，一定是小資產階級了。不錯！他說：要小資產階級作革命及建設國家資本一條台柱。我們再詳細研究他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

是什麼。他自己道：

『我們簡單說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是小資產階級，決難充實小資產階級的意義。其實手工業者，農民的大部，學生等，嚴格來說：還是小資產階級。』

從他的口氣看來，便可知他認定小資產階級的主要的還是小地主小商人自由職業者。他所說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什麼？據他說：『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作農工攻擊的目標』，可知他所說的小地主是代表整個豪紳地主階級，即農民攻擊的目標，而小商人，即整個的資本家階

級，即工人攻擊的目標（其實陳公博說話是自相矛盾的，他有時又說國民黨軍隊打到湖南，湖南的資產階級跑到武漢，打到武漢，湖北的資產階級跑到上海，然而他又說沒有大資產階級，——大約這些跑的也是他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吧！）還有一個證據：中華革命黨的突擊第一期上說：

「荒唐而武斷的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竟將小資產階級解釋做工商業者。結果怎麼樣？結果將所有店員與雇主的鬥爭，原本是勞動者與資本家鬥爭，都認作勞動者與小資產階級的鬥爭，結果極力和他所謂工商業者讓步又讓步（現在陳公博仍然是這樣主張），解散店員工會，壓迫勞動者而至於屠殺勞動者。」由此證明陳公博及其徒黨所代表的是整個豪紳資產階級，是千真萬確了（即退一步說，陳公博汪精衛等只能算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即代表小地主及店東。）

（二）陳公博的物觀

陳公博口口聲聲的『物觀』『我始終是一個歷史派，至少承認事實的存在，至少承認科學的存在。』『我

想階級鬥爭是一件事實。』但是他居然可以否認中國有階級鬥爭的事實，他能夠比西山會議派再造旬刊的『心觀』論者更巧妙地反對階級鬥爭，——不僅對於中國，甚至英美的階級鬥爭也否認了。他說：『事實上中等階級依然存在，雖鼓吹鬥爭，無產與有產斷難形成兩大壁壘，短兵相攻。』

如果陳公博說的不錯，那麼，馬克思說：一切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又有什麼意義？

有不平等的階級，就是說有剝削的和被剝削的，即不能沒有鬥爭。陳公博自己開口閉口的『階級』『不平等』的階級，當然承認中國社會有各種階級了，如何能夠說『中國現在能有科學社會主義上的階級鬥爭，是我否認』呢？——難道還有什麼非科學社會主義上的階級鬥爭嗎？

我想：至多可以說，中國現在的階級鬥爭是比較複雜——農民對地主工人對資本家的鬥爭是同時發展的；還可以說，現在的鬥爭並不是最後的鬥爭——純全的無產階級消滅有產階級的鬥爭。

陳公博！你應當擁護貴總理的民生史觀，不應當戴

起不合尊頭的唯物史觀帽子！

(三) 陳公博不如彭學沛的高明

國民黨向來是代表地主及資本家的，陳公博硬派他來代表農工和小資產階級。可惜他所舉的證據，完全是國共合作時代的，如

國民黨員成份統計

資產階級見北伐軍到而逃避

十三年改組後宣言及政綱

廣州聯席會議政綱

二屆執委三次全會的決議案

等都是；此外只有孫中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兩句話，都是西歐資本國家久已實行的；他絕不能在民國十三年以前十六年六月以後再找出絲毫的證據來（除商團事件，但已在聯共時期了）。於是乎彭學沛在中央日報上教訓他一頓，其最主要的是左列幾點：

一、陳公博既說一個黨不能同時代表數個階級，怎麼國民黨能夠同時代表農工農小資產階級呢？

二、陳的統計是何年何月根據那幾省統計出來的，我

們還不知道，假若是二次全國大會以後共產黨全盛時代製成的，那末黨內資產階級的稀少是另有原因的，假若是清黨以後製的統計，結果一定又大不相同。

三、華僑資產階級捐款助國民黨。

四、我們占據了湖南，湖南資產階級便逃到漢口租界，我們占據了武漢，湖北的資產階級的便逃到上海……假若我們回想當時情形，可以了解資產階級是逃避那一黨。

五、平均地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特色，法國大革命包含了『平均地權』的意義……資本主義的英國，對於漲高的地價，也早已實行徵收極高極酷的累進稅。

六、節制資本不外乎是抽所得稅遺產稅一類的辦法。這些辦法在歐洲那些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國家早已實行。

七、國民黨一次大會政綱中『普通選舉』『改良農村組織』『制定勞工法』『國營鐵道航業等』，都是歐洲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政府早已付諸實施的。

八、廣州聯席會議議決案也不過是：減輕田租，荒地歸省有，禁止重利，農民得設農民協會，制定勞工法工會

法勞工保險法等等，那都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實行的；只有「農民協會有組織農民自衛軍之自由」一條確是特別，但是那辦法在國民黨政綱裏並沒有根據。

九、十六年三月二屆執委三次全會決議案，雖然有些不很平常，但那次會議是受了別一黨（即共產黨）很大的影響。

因此彭學沛的結論是：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我們看，這個結論是很對的。

十三年改組以後，十六年反動以前，國民黨的確有一個短期間的變態歷史，——他不是純全代表資產階級，他是幾個階級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但也不是陳公博所說的農工小資產階級，實際上連大資產階級和豪紳地主都在其內。還有一個特點，即軍隊差不多完全是豪紳地主性的。

陳公博在這裏有三點錯誤：

第一，不能說明國民黨的本質是代表資產階級及地主的，而中途成爲各階級政治聯盟，是一種變態；

第二，不能說明這種政治聯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豪紳

大資產階級，而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不過是十六年由共產黨提出，並未實現的理論（武漢政府有孫科代表大資產階級，唐生智更是豪紳地主的偉大勢力，如何算得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第三，不能說明國民黨所以成爲各階級聯盟的原因，主要的是共產黨參加並領導。

至於「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超階級的黨專政」「一面反共，反工農暴動，一面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合」種種荒謬，却還不在此列。

（四）陳公博專政論的神秘

超越各階級力量的黨的專政，是陳公博得意的發明。他的意思是：工人的數量太小，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私人性太強，不能有力建設民生主義的國家，因此要以黨的專政來執行這一任務。加了農工小資產階級利害不一致，恐有鬥爭，要黨的專政去制裁。

這樣的全知全能的黨，這樣有力量的黨，究竟基礎在那裏呢？不在工人不在農民，不在小資產階級，不在一切羣衆身上，而其力量反超越於一切的羣衆，這實在是神

祕得很！

陳公博的黨，是不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的集合的力量為基礎呢？不是的。他自己感覺到了革命深入的時候，農民和地主鬥爭工人和資本家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陳公博的所謂小資產階級，在這時將不能和農工很密切的聯合，而且進一步要背道而馳了，決沒有集合的力量作黨的基礎。

然而陳公博的黨，在這時候還要顯出他的作用來，他要以黨的專政鎮壓農工的鬥爭，強迫農工對所謂小資產階級讓步。然則陳公博的黨的力量確實在一切羣衆以外而能超越羣衆。上帝嗎？皇帝嗎？封建軍閥的槍桿子嗎？猜不着！唯有陳公博自己知道。

這一神祕的黨的專政，據他說，還可以消滅一切的階級，但是同時防止階級鬥爭，不用鬥爭的方法可以達到消滅階級差別的目的。

陳公博的黨的專政，是以黨外無黨為原則的。他的意思，是：同時有兩個以上的革命的黨，即令主義政策毫不衝突，行動也還是要衝突的（據說是因為指揮有先後遲

早差別之故），非消滅一個不能統一指導權，而被消滅的無疑的是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

我們如果仔細攷究，便可知陳公博理想中的國民黨，即是現在的國民黨，用不着再改組。因為「黨外無黨」制階級鬥爭（即是以他們的階級鬥爭來鎮壓農工鬥爭）「超越農工小資產階級之上的統治權力」，這些都是目前各派忠實同志所努力實現的。我們只要看到這點，就可以揭破陳公博黨的專政論的神祕。他靠什麼力量來專政呢？說穿了，即是豪紳資產階級而已，並沒有什麼神祕。你看，陳公博不是仍然擁戴蔣總司令閻總司令等為豪紳資產階級的武裝領袖作黨的專政的基礎嗎？這種豪紳資產階級對於工農貧民兵士羣衆的專政是已然的事實，而理論還待陳公博來發明，真是貴總理說的「知難行易」啊！

（五）陳公博及其支派

反對桂系及西山會議派的陳公博的理論，是一面反共反階級鬥爭一面建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反對桂系蔣系並反對陳公博的燈塔週刊（中華革命黨

的理論，是一面反對無產階級領導革命一面要建立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然而農工小資產階級政治聯盟這一主張，還是在國民黨背叛革命以前，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提出來的。這一個主張，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可以實現。

如果領導於不堅決的小資產階級，必然在豪紳資產階級進攻之中走到嚴重的失敗路上去。不幸去年的武漢，竟有比這更壞的現象；豈僅是把領導權讓給不堅決的小資產階級，簡直是讓給如陳公博等代表地主及工商業者的所謂『小資產階級』了。這是無產階級放棄了他的任務，是對於革命的錯誤。

現在我們所要的不是甚麼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而是工農兵貧民蘇維埃。蘇維埃就是工人農民兵士及城市貧民的一種革命的政治聯盟的形式。譬如國民黨本也是一種革命勢力的政治聯盟的形式，本也可以將他變成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但當時因為大資產階級的背叛，使這種聯盟流產而反變成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豪紳買辦軍閥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政治聯盟了。現在中國革命已進了更

高的階段，國民黨這一政治聯盟的形式已不適用，代之而興的就是工農兵貧民的蘇維埃。

到了這個時候，誰還來留戀國民黨那個枯骨？投降豪紳資產階級屠殺兩湖工農的汪精衛陳公博等，只是唐生智蔣介石的走狗，還有什麼臉來談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

所謂中華革命黨，反對陳公博的國民黨極左派，也還是和陳公博同樣拿了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做法寶。他們雖然不承認所謂工商業者中小地主的小資產階級，而專門代表自耕農，自耕農兼佃農，手工業者，小商人等，然而死也不肯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他們夢想小資產階級的『中立而不倚』的領導嗎？其結果只有如陳公博一樣，承認豪紳資產階級的領導。

真令人失望啊！痛罵陳公博的燈塔及突擊諸革命志士，原來還只是陳公博的支派！

最後我要告訴讀者諸君一句話：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意識，不是跟隨資產階級，就是跟隨無產階級。在現在工農革命高漲，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急激崩潰的時期，即小地主工商業者，他們素來為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治

意識所領導，也非常動搖不安。至於一般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更是日益傾向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 陳公博

和他的支派還是受豪紳資產階級意識的領導，這並不足以代表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心理。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續）

克魯

（二）什麼是工農民權獨裁？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

半年前的中國尚只有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統治，但現在則已有另一種空前的完全與他相反的新的工農蘇維埃政權出現。蘇維埃的勢力雖只在部份的地方發展着，還未蔓延到全國各地，但他的波浪已漸漸的擴大，已在一片一片的地方泛濫着。國民黨「以黨治國」「一黨專政」的口號聽得震天價響，但新的蘇維埃政權的澎湃聲已將他蓋住，使他聽不響。這是中國革命中最新最重要的現象。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暴動的成績。

此兩種政權，其性質其形式，都是根本不同的。國民黨的是豪紳地主資本家的政權，蘇維埃是工農兵貧民的政權。前者是少數剝削者壓迫極大多數被剝削民衆的政

權，後者是極大多數被壓迫的勞動民衆壓迫極少數吮血的寄生蟲的政權。他們是水火，冰炭，根本上不能永遠並存的。或者這種政權，或者有那種政權，他們中間沒有第三種的政權。這兩種政權現在並存的在鬥爭着。暫時這種舊的政權既沒有完全死滅，則新的政權當然還不能在各地毫無阻礙的痛快的發展。至於發展的程度多部份是要看我們自己的堅決與正確的進行如何而定。

國民黨之所以現在能夠苟延其殘餘的破碎的政權，則完全是靠他竊取的力量與金錢，完全靠工賊奸細偵探官僚政客軍閥帝國主義爪牙之幫助；他們是不要羣衆怕羣衆參加政權的；頂重要的，可以說，是因為許多軍隊兵士警察還受他們的欺騙，收買，還沒有脫離他們武力的壓迫與金錢的束縛（他們這種憑依，亦已在崩潰動搖之中了！）

如果國民黨政權還能苟延他的殘喘完全是靠金錢、強權與欺騙，則維持與發展蘇維埃政權的方法完全與他們的不同。我們的主要方法是完全依靠在人民（工農兵貧民——以下的「人民」兩字都是指此）的政治自由人民的政權與人民的信任。不僅在海陸豐紫金是如此，就是在瓊崖或宜章或汝城或茶陵或遂川或萬安等等的蘇維埃，亦都是如此。只有如此才能鞏固我們的政權與發展我們的政權。

有蘇維埃政權地方的人民是：

（一）如何獲得政治的自由？第一，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是以暴徒式的「槍殺」反動派的手段得來的；第二，各種事務不受「先知先覺」的「國府」等類嗅機關決定而後才執行，而是完全自己決定在各自本地方由下的執行；第三，各種辦法由代表會議——蘇維埃，直接決定羣衆執行，——如徵兵廢契掘田墾分配土地殲滅反動屯積穀米印發紙幣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的大事，都只須蘇維埃號召羣衆，馬上有辦法去執行。

（二）如何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權完

全由工農兵貧民的革命民衆自己造成，由自己直接選舉的代表組成（無論何時都可自由的撤換他們，假使他們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時候，他們沒有特權，他們的薪俸與平常的工人一樣，甚至沒有），蘇維埃政權沒有資產階級的三權五權之分，只有一權——革命的政權，要行某事，就行某事，要定某法，就定某法。

（三）如何信任蘇維埃政權？因為蘇維埃政權是他們自己的，因為他是執行他們的意志向少數剝削者實行鎮壓而不是向自己鎮壓獨裁，因為無論何事對於他們都是公開的不是偷偷摸摸的，無論何事都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所以一般勞苦人民都信任他。

何以海陸豐農民擁護蘇維埃？何以各地工農前仆後繼的建蘇維埃？何以工人兵士農民肯以極大的犧牲為建立廣州的蘇維埃而奮鬥？何以工人農民肯自願的去當紅軍而不肯為反動軍隊領一條路，留一粒米，挑一擔水？這豈不足以證明民衆信任蘇維埃的政權嗎？我們有了這種寶貴的信任，敵人就是有再厲害的槍砲亦不中用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提出主要的鬥爭口號是「蘇維埃——

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的政權」，並且需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因為有些同志以為現在「或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可說是左的，併命「開跳車」的意見。此種意見驟視之有與脫洛斯基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推翻沙皇制度，工人政府萬歲！」的口號相似。不過脫氏有一貫的忽視農民（整個農民）在工農民權革命，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中（中農）的作用之「不斷革命」的（是他個人的，不是馬克思的「不斷革命」的理論）理論，而在中國還沒有系統的見解。現在對於上面這種意見加以討論。

蘇維埃政權的形式是否必然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現呢？自二十世紀由俄國開始有一種新的代表議會制度起而代替了十九世紀盛行的資產階級議會制，而有急起直上的趨勢。這種議會制就是蘇維埃制度，如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直上發展時期立憲與議會制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心，則在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死滅與世界革命的時期——蘇維埃制度則成為主要的政治鬥爭的目標。在以前有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之分，名義上議會是全民的

，實際上是地主資產階級或純資產階級的工具，而其主要的階級力量是資產階級。現在則有工農民權獨裁制的蘇維埃，有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蘇維埃，其主要的階級力量是無產階級。在以前全世界有議會運動，在現在則有蘇維埃運動。這是新時代的國際趨勢與產物。由此可知蘇維埃不一定在歐美無產階級發達的國家可以有，就是在亞洲，數量上無產階級不十分多但有廣大農民運動的亞洲，亦可以有蘇維埃政權，並且亦是必須的。

列甯說：

「在半封建制度束縛之下的農民，亦能很好的接受蘇維埃組織的意義，而且實際上去實行這種組織。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受商業資本的剝削，並且受封建諸侯及封建式國家的剝削，能夠運用這一工具，運用這種組織，於他們自己的環境之中，——這是很明顯的。」

實際上亦可證明這種情形。俄國現在的制度是蘇維埃，德國與國有過蘇維埃，在中國現在亦有蘇維埃。俄國現在蘇維埃的「精義」當然是「無產階級的獨裁」，但

整個蘇維埃的『精義』却不僅限於『無產階級獨裁』。除此之外還有『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俄國之有蘇維埃不僅自現在才有。正式的政權之存在已有十一年，就其歷史說（不連巴黎公社，光從俄國一九〇五年算起）已有二十三年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裏，就有工人蘇維埃與兵士蘇維埃（當然，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成份，大部份還是農民的成份）的出現。當時列甯說：『這是新的人民（註：當時他指的人民主要的是工農，顯然在一九〇五年不能光指無產階級）政權之萌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時，也有工農兵的蘇維埃，此時的蘇維埃性質顯然是工農民權獨裁性的蘇維埃而不是無產階級獨裁的蘇維埃，因為還未到十月革命。就在十月革命後至一九一八年夏季，蘇維埃政權已經正式成立了快一年，照形式上講，蘇維埃政權應是無產階級獨裁的了，但實際上照列甯的意思，還不是的，而還只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意義。不信可以拿底下列甯的一段話作見證，他說：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我們與全體農民奪得了政

權。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既沒有發展，所以這次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我已經說過，只有一九一八夏天才開始在農村中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如果我們不會維持此革命，則我們的工作是不中用的。』

『與全體農民』『資產階級性的』『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這是說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夏天的革命，性質還只是最徹底的工農民權革命性質，則此時唯一的蘇維埃政權，當然亦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性質了。

再從中國說，中國有正式的蘇維埃政權自海陸豐起但是在以前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湖南的農協等等，實際上已是工農蘇維埃的性質，已起工農政權作用，不過那時還沒有自覺的把他看做蘇維埃罷了；他是工農民權獨裁的萌芽，現在看來是很明顯的了。至於現在各地的蘇維埃那更不用說是工農民權獨裁的性質了。

從這些例中，可以看出『蘇維埃的精義』不僅在『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現時最受廣大羣衆歡迎，最能使羣衆了解，最能團結組織羣衆在無產階級週圍的口號是：『四不』『分配土地』

「反對軍閥混戰」「打倒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兵貧民的蘇維埃政權」「八小時工作制」等等，這些口號的內容，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澈底民權主義的。這就是現時農民所以能與工人共同獨裁的基礎。

現時客觀的主要革命任務，是解決土地問題，現時所謂參加革命的羣衆除大城市的工人外，其餘佔最大多數的是農民（全體的）手工工人店員及一般貧民。因此中國現在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也不是簡單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因為資產階級反動了），而是最廣大最澈底的工農民權革命。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不過是農民資產階級性的（與簡單的資產階級性有很大的區別）。

這是一種什麼革命呢？無產階級應當怎樣認識他？
列甯論俄國的工農民權革命是這樣的說：

「他（註：這種革命）不經過許多革命發展的中

間階段是不能動搖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弄得好，可以澈底的有利於農民的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完全的澈底民權主義，從根本上剷除亞洲式野蠻奴隸的痕跡，不僅在農村中如此，工廠生活亦應如此。」

我以為在中國弄得好還可以把帝國主義剝削的基礎與連繫打斷。

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贊助此澈底的民權革命，應當毫不畏懼的去贊助那縱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勞動農民（富農）的激進的革命的趨向，去反對封建餘孽，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但是「隨時隨地不要忘記自己階級的特性與自己消滅資產階級的階級目的」。隨時隨地不忘向農村無產階級（僱農）及窮農佃農解釋將來與這種富農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向他們解釋真正社會主義的目的，與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平均地權分配土地的幻想是不同的。

（未完）

我們的死者

本報自闢此一欄後，承各同志投稿，至今此類稿件堆積如山，這亦可見這一年來中國白色恐怖之駭人聽聞了；但因本報篇幅有限，不能完全將所有稿件登載出來，這是要求讀者及投稿未登諸同志原諒的。在這類稿件當中，有些簡直是血和淚寫成的，使人不忍卒讀！

雖然這類稿件堆積甚多，但我們覺得仍未普遍，仍然是『掛一漏萬』。本來，這一年，在白色恐怖底下犧牲的革命志士不可以屈指數，一個個的哀悼，當然是寫也不勝寫的。可是我們仍然希望讀者多多投稿，以表我們後死者的哀忱於萬一。這些稿件如果本報來不及登載，不久將來，可以連同登載的各篇，彙印單行本，以爲我們的死者的永久的紀念。現有的稿件，我們除擇要每期登出外，也是這樣的處置。

革命黨人的一個好模楷——張寶泉同志

記者

張寶泉同志的死，壯烈極了！

反動的國民黨軍閥加於張同志的刑罰，慘酷極了！

張寶泉同志陝西人，自俄國回來後，即在上海工作將近三年。他的誠實，他的耐勞，是認識他的同志，所衆口一辭的稱讚的。今年三月間，兩湖大捕殺共產黨人時

，他聽見有些同志被捕酷打成招，供出黨內秘密的，他就對我們說：『如果我被捕，我是無論如何受非刑拷打，甯死不肯洩露黨的祕密的』。他的話，不意竟成了讖語！一個月後（四月十六日），亦農同志被捕之後一日，他在上海康腦脫路被捕，當時他身上攜有黨的重要文件甚多，帝國主義的公共租界捕房認他是一種『奇貨』，要從他口中迫出黨的種種祕密，所以他在租界即受非刑，捕房用

懲治盜匪的所謂『九尾貓』一種慘酷的『科學的』刑具（即皮肉極痛苦但生命絕無礙的一種刑具），將他私行拷打，但一點秘密都得不到。反動的國民黨軍閥錢大鈞，聽說有這一個『奇貨』在捕房，急急欲引渡過來，但三番五次捕房都不允許，最後，聽說還是反動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交涉，才引渡到中國的官廳去。讀者知道，這自然不是捕房的『人道主義』，而是想從張同志口中得到黨的祕密，作更大的白色恐怖的工作。

張同志被引渡到龍華後，受到更殘酷的刑罰，因為龍華沒有『科學的刑具』，沒有『九尾貓』，只有亞洲式的極野蠻的極殘暴的刑法。張同志受盡了一切慘刑之後，仍然是一點秘密也不肯供出來。惹得這班吃人肉的野蠻的惡獸火起，在最後一次拷問時，竟以二百軍棍七響盒子砲三把刺刀將張同志活活的打死了！

張同志之死，上海各報一個字沒有記載！

像張同志那樣壯烈的死，像他那樣受慘酷的刑罰，而一點秘密不肯供出來，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是處處有人的，兩湖廣東江西北方等……可以驚風雨而泣鬼神的共產

黨人之死，都給反動的國民黨政權及其新聞政策所掩沒不彰了，這些反動派反造作謠言，以污蔑這些死難的同志！張同志就是這些壯烈的忠實的共產黨人的代表，他是革命黨人的好模楷。像他，才是一個好的革命黨人！

張寶泉同志之死，將隨中國無產階級之奮鬥而不朽！

悼我們的死者——葉文龍同志 德風

在階級鬥爭劇烈的時期，在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當中，我們勇敢有力的同志——葉文龍犧牲了！

葉文龍同志是死於殘酷兇狠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手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暴動失敗後，為收拾退出廣州的農軍並指揮北江農民繼續擴大的暴動，他受黨的命令往北江負責指導工作，在中途被清遠縣民團捕獲，送縣城槍斃。臨刑時他沿途唱國際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帝國主義』，『工農兵暴動殺盡一切反動派』等口號，慷慨激昂，毫無畏色。

葉文龍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忠勇戰士，是工農階級的領袖，是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的叛逆，是革命隊伍中的急先

鋒。他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加入黨，對於黨的工作有長足的進步，由支部書記而部委書記，而區委（現改省委）秘書，而中央特派員。他在五卅運動中當滬學聯會閩廣宣傳代表，鼓動工農羣衆參加反帝鬥爭。五卅後當上海瓊崖新青年社代表返粵，在廣州負責工運工作，任全國總工會幹事，領導省港工人的經濟政治鬥爭，得到不少的勝利。次夏改負農運工作，任廣東省農會特派員，領導清遠十餘萬有組織的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作劇烈的鬥爭，指揮數百武裝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的爪牙——民團血戰數日夜。結果，以文龍同志的英勇果決的精神和農民勇敢猛烈的衝鋒，遂把民團擊敗，使豪紳地主階級不得不俯首聽命而屈服於農會的賠償道歉……等條件之下。廣州四月十五日的屠殺後，民團以三千元賞格購緝文龍同志，他乃領導北江武裝農民千餘人北上，經月餘艱困的跋涉，始抵武漢，後交葉挺收編爲革命軍，他改當湖北農民講習所教務長。他是一個士宦家的子弟，他是一個所謂東南最高學府的東南大學學生。在資本主義封建社會的組織之下，人們心目中充滿了金錢，名譽，虛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

榮的思想，而以他的環境和地位，本不難造成一個高等華人而達這種目的的。但他根本否認舊社會有繼續存在的可能；他對於舊社會的倫理道德觀，極端反對；他對於一般狗蠅攢營的蟲蠹，特別鄙棄；他脫離家庭，他放棄學校，他不顧一切而從事於「暴徒」的工作——最下層的工農運動。他是一個感情豐富的青年，對於工農的痛苦，有極大的同情。在工作中他那如火如荼的熱情，而鬥爭時他那衝鋒陷陣的精神，得到工農羣衆的擁戴和同志的尊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他時常引以自勉和鼓勵同志的遺訓。

文龍同志死了！他的英勇果決的精神，是我們後死同志的規範；他的「深入工農羣衆」的遺言，是我們工作的軌道。

文龍同志死了！一般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自以爲槍斃「暴徒」了，可以高枕無憂了，可以彈冠慶幸了！然而我要警告你們——豪紳資產階級：你們不要過於狂喜呵！文龍雖死，而千萬的工農羣衆正在勇猛地奮起，他們——工農爲替領袖報仇，爲謀階級解放，將實行紅色恐怖

七六五

來答覆你們的白色恐怖呵！
後死的同志們！文龍同志死了！用不着我們以眼淚來哀哭他，我們要以赤血來作奠祭他的敬禮呵！我們

舉起革命的紅旗，荷槍實彈描準敵人，衝鋒！前進！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讀者的迴聲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嗎？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上略）對於去年八月以後的新決議，所謂中國革命運動新階段中的新政策，因為至今還未窺全豹，故不敢遽下什麼臆意。但從近數月來C P行動所表現，及多少舊遊朋友傳來的零星碎聞，與夫從日本方面得來的出版物，間有關於中國C P的述評，及由莫斯科轉譯而來的論文與消息，略為得些真相。固然是和反動派所造的種種謠言，所謂殺人放火政策，屠殺政策等等，迥然不同。然我個人還是不能十分了解，還是懷疑着C P最近的新政策，仍是超過時代的政策，仍是俄國反對派脫洛斯基等去年四

月以前所主張的政策，不過在辯證法方面，略有些變更其形式而已罷了。中國革命運動，已經千真萬確地發展到了第三階段了嗎？中國的無產階級，真是到了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幹去的時期了嗎？無產階級長成了可以獨立，與無產階級應該離開其他階級單獨幹去，是一樁事，還是兩樁事呢？中國革命運動的近況，固然是和俄國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有多少相像，然只限於有多少相像，并非完全相同；然是否已經到了俄國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一樣呢？中國無產階級的主觀力量，和中國現在的國際和國內的環境，是否與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代有多少相同呢？這幾個重要問題，時常縈於腦際，不容易得到一個完滿的解答。三個月以前，曾要求

送到莫斯科，找得個好機會，去請教那些世界革命的領袖們，然而這個企圖終成畫餅充饑了。現在刺骨橫喉不吐不安，因此不得不轉而請教諸兄——中國革命的領袖們！

據斯達林同志去年八月一日在莫斯科歐戰紀念日的演說，內有中國的報告一段，其中關係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有謂『中國C P黨員由三千至五千增加至五萬至六萬，有組織的工人有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有數千萬』云云。這等材料，就是決定中國革命運動發展到了新階段中之新政策的根據。但是這種數目字，是否確實呢？是否不用折扣呢？如果定價十分公道，真正用不着折扣，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如果還要打折扣，那就是十分危險了。因為拿一種打折扣的主觀力量去決定一種支配客觀問題的新的政策，却容易發生不正確的危險哩！又據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在聯共大會演說關於第三國際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報告，謂：『中國C P人數三萬五千至四萬，內包含有C Y一萬五千』云云，和斯達林同志所報告的數目字，為什麼相差至如此之遠呢？布哈林同志對於有組織的工人和農民的數目字，雖然沒有報告，或者是得不到正確

或近似的統計，故暫付闕如；然細核斯達林同志所報告的數目字，一定要打很大的折扣的。供給這種打折扣的材料，到底應該歸誰負責呢？

斯達林去年八月一日的演說，又謂『中國革命是否到了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期，這個問題，尚不敢斷定，還要保留』云云。中國C P最近的新政策，是否很肯定的認中國革命已到了如俄國一九一七年的時期呢？但最近C P的行動所表現，似乎很像是肯定的認中國革命運動已發展到了俄國一九一七年一樣，而且已經到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一樣了。俄國多數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始拒絕與其他一切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中國C P的新政策，恐怕就是這樣了。如果我猜得不錯，那末，中國C P的新政策，與斯達林同志所謂尚須保留這句話，比較起來，是否有超時代的危險？如謂斯達林同志的演說是在去年八月一日，而中國C P新政策之決定，是在去年十一月，在這幾個月中間就是保留時期。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異常急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機，稍縱即逝！這樣說法，在形

式的邏輯上盡可以說得通，然在辯證法上來說，那就要發生疑問了。中國現在所具備的革命條件（主觀的客觀的）和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所具備的革命條件，到底是否相同或有多少相同呢？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如果中國現在所具備的主觀客觀的條件，和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時期是一樣，那中國C P的新政策，是完全無錯誤的，在我個人當然誠意接受。若沒有充分證明以前，我個人私見還是承認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階段，還是和俄國一九〇五年以後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有幾分相同。在這兩階段當中應該怎樣呢？無產階級政黨獨立起來是應該的，奪取和鞏固革命的領袖是應該的，領導工農羣衆與一切反動勢力死戰是應該的，因在事實上不得不公開的退出國民黨，是可以的。但俄國多數黨在一九〇五年以後一九一七年以前，仍是繼續不斷的與其他政黨合作，就是和少數黨也曾開過好幾次聯席會議，絕對不拋棄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而積極的領導他們參加反對沙皇的反對封建的聯合戰線。這都是中國C P現在所應

該認為最可寶貴的經驗。不錯，國民黨那幾個反動的領袖盤踞之下，屠殺工農，屠殺民衆，真是等於反革命的集團，當然沒有合作的可能。但我們要認清楚國民黨不是整個的黨。國民黨裏的黨員羣衆尤其是下層的進步份子，一樣的受屠殺，受壓迫，對於他們的反動領袖，憤恨，仇視，反抗，要打倒他們，要槍斃他們，這種心理，也和我們沒有兩樣，不過因為沒有好組織，以致異常渙散，沒有好的方法表現他們的能力，實行他們的決心罷了。

現在更簡單談一談國民黨問題。在C P方面早已提出了打倒國民黨標語，或者對於這個問題，很不樂聞。但是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演說當中，也有說：『國民黨的左派下層黨員，應該聯合起來，反抗他的上層反動領袖』。又說：『國民黨應該提出再改組的口號』。在布哈林同志的意思，似乎不同意於打倒國民黨的標語的。而且布哈林同志這幾句簡單的話，似乎已將國民黨裏的革命份子的正當出路，完全指點出來了，而且在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軌道和出路說來，也有很大的價值。（下略）

平山先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先生的信交給本報，囑將信中關於政治意見的一段摘錄出來在本報發表，并囑本報代為答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雖然三月初就已將先生的信交來，但因種種障礙，本報停刊了多時，故延至今日始能將先生的信在本報發表并加以答覆。

先生來信中，最重要的意見，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政策』。為甚麼是『超時代的政策』呢？先生在信中並未明確的具體的指出理由來，我們歸納先生的意見，彷彿是：先生認定中國革命還在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以後至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的階段，並未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乃是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政策，因為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其他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使中國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去幹。先生的理由，或許不像我們上面歸納的那

樣簡單，或許還有別的更充分的理由，但先生信中並沒有說，我們無從知道，祇好就上述的理由來與先生討論。

首先我們應該答覆先生的，即先生所認為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政策』之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因為中國共產黨從來并未認為中國革命已完完全全到了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第二，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絕對不是使中國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去幹。

先生信中喜歡提起『辯證法』，雖然引用起來有些模糊，但因為先生喜歡引用，所以我們他拿『辯證法』來與先生討論這個『超時代』的問題，諒來先生是不會不明白的。

中國革命是否到了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階段？這個問題，是要拿辯證法來解答的。說是，也是錯誤；說不是，也是錯誤。我們應該說是的，——在政權形式上看來，中國革命已到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階段；不是的，——在革命性質上看來，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任務還未完成，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十月革命一樣。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此的認識中國革命。他的政策就是以這種認識為根本的出發點。他絕對不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恰恰相反，他認為在此中國革命的新的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中，無產階級更應該密切的與農民階級（失業的農民）及貧民聯合起來，儘可能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份子，為工農兵蘇維埃政權而奮鬥。中國共產黨最近半年來在農民中工作的緊張，是誰也承認的。先生何以說是：無產階級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呢？或者是先生將工人和農民通通算作一個無產階級，或者是先生以為農民不算作一個階級，不然就是先生腦筋中的中國社會階級分析，簡直把農民忘記了。

先生看見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其他一切政黨合作，單獨領導工農羣衆，奪取政權，建設蘇維埃政府」，便以為這是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的政策

，——先生這種論斷，祇看形式，不顧內容，也太落於「形式邏輯」，「在辯證法上」也是有疑問的。不錯，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單獨的革命，不和其他政黨合作，同俄國共產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一樣，但中俄兩黨的政策相同的祇在友黨背叛反動以後不得不獨力擔負領導革命的一點；而整個的政策并不相同，不能因此便以為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超時代」的。與友黨合作的條件，必須這個友黨多少有革命傾向，或至少不是公開背叛的反革命的政黨，譬如俄國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以及中國四一二及七一五以前之國民黨。俄國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後，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這時，俄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就老實不客氣的，與這些「友黨」宣戰，而「單獨的革命」了；同樣，中國國民黨，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後，無論右派和左派，也都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這時，中國共產黨當然要老實不客氣，與這個友黨宣戰，而「單獨的革命」。假如先生認俄國共產黨當

是時的政策不錯，並不是『超時代』的。到了這些『友黨』已經公開的背叛革命屠殺工農以後，還認爲友黨，還與之『共同革命』，這自然不是『超時代』的政策，『這乃是賣命革賣階級的政策，說好聽一點，這也是『時代落伍的政策』。

總之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恰好是適合時代要求的政策，絕對不是『超時代的政策』。

先生來信的主要之點，關於『超時代』問題，已經答覆了。現在再拿其他幾個問題來答覆幾句。

第一，俄國反對派的中國革命政策問題。關於這一點，先生認定，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俄國反對派的政策，『不過在辯證法方面，略有些變更其形式而已』。我們不知道，先生怎樣了解『辯證法』，所以不曉得先生究竟是說中國共產黨現時政策與俄國反對派的政策相同，還是不同（本來既然說是『在辯證法上』不同，那當然就是不同）。但我們可以答覆先生：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與脫洛茨基派的政策不同的，脫洛茨基派政策的根本錯誤，仍然是脫

洛茨基歷來的錯誤，即輕視了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絕對沒有這個錯誤。但關於這兩種政策之差異，自然不是在這封覆信中可以詳說，我們準備專篇論文來解釋這個問題。

第二，統計數目問題。先生說，斯達林和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報告關於中國革命的統計數目不正確，先生并問這種不正確的統計數目的供給，要誰負責。我們的答覆是：中國共產黨員人數由三千增至五六萬，乃是事實，去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時的組織報告，確實是根據事實作如此的報告，當時并有數種圖表，表示黨員數目增減及成份變化十分詳盡。有組織的工人有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有數千萬，這也是事實。去年上海暴動時，上海總工會領導下的工人就有八十萬，其他粵港武漢京津及各地產業或手工業的有組織工人，統計起來，三百萬人數并不誇大；至於農民則廣東兩湖農民運動最高度發展時，在農民協會組織下的羣衆，的確有數千萬人，并非虛語，祇要是參加過去年農民運動的人，就可以相信。

但先生否認這些數目，足見先生去年參加中國革命運動時太不注意這些統計上的『小事』了。至於說布哈林的報告和斯達林的報告，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數目多少不同，相差至二萬，但先生須知：後者報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前者報告則在去年八月，這個期間正是全國大反動時候，共產黨員人數之銳減乃是必然的事，即如先生自己亦是在這『二萬人』的數目中減去的啊！先生又根究供給材料的責任問題，那我們以為這些統計上的數目，是斯達林同志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那時先生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中央委員，在第五次大會上先生還是主席團裏一個重要人物，假若這些統計數目的供給不確實，那我們以為先生自己應負一部分很大的責任！

第三，國民黨問題。中國共產黨去年九月已經正式決議放棄一切與國民黨聯合的企圖，廣州暴動後

并已公開宣佈國民黨為中國人民的公敵。這些自然都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的。這是萬分正確的政策。

國民黨已經完完全全變成帝國主義及豪紳封建軍閥資產階級的走狗，他本身已是十全十足的反革命的工具，毫無一點革命的作用了，并且也沒有方法使他再起一點革命的作用了。我們從前祇認為國民黨是一種國民革命的政治聯盟，是一種特殊的政權形式，現在時代已經不同，這一種政治聯盟這一種政權形式，對於革命已不適用，代之而興的，乃是蘇維埃。據先生說，國民黨員有些還是革命的，我們不否認先生的話，但如果革命的國民黨員，要找他們的出路，他們不應該去復活或者改組國民黨，而應該走到工農兵蘇維埃的革命路上來。這才是這些尚保存有革命作用的國民黨員的出路！

記者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





爲國民黨軍閥攻下京津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及勞苦民衆！

國民黨軍閥的「北伐」已經打下京津了，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旗遍滿了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都慶賀他們的勝利，彷彿中國從此可以統一而進於獨立自由了。

但是一切革命的工農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應當認清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絕對不是中國革命的進展，只是反革命勢力的強大。中國不獨沒有統一的希望，從此又更加穩固帝國主義利用的軍閥割據相互混戰的局面了！

以前，有些人希望北伐成功可以解決濟案以及五卅以來的慘案，進而達到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民衆可以得到自由，生活也可得到改善；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那都是一些幻想！

最近國民政府的對外對內宣言，顯然是一種投降帝國主義欺騙民衆的文告，那些「遵正當之手續實行重訂新約」和「勵行法制」「獨免苛稅」「裁減兵額」……與以前段琪瑞及其他軍閥登台時的「外崇國信」「裁兵減稅」「澄清吏治」一類的宣言，完全沒有兩樣！

國民政府惟恐冒犯了帝國主義的虎威，第二次修改的對外宣言，便連「撤退山東日兵」都不敢提出了，連忙聲明以前的宣言是不足爲憑的草案，更加上些「共產黨亦必不容其存在」，以取得帝國主義「友邦之諒解」，進而搜查天津俄國領事館以表示他們對於帝國主義比張作霖還要忠實！這不獨證明濟案將不能得到有利於中國的解決，不平等條約只有層層的加增！更談不到由國民黨來廢除了！

本黨屢次宣言指出這次國民黨軍閥的「北伐」完全是各派軍閥爲擴充自己地盤的混戰，絲毫沒有革命的意義。

現在北伐成功了，國民黨的軍閥得到奉系軍閥關內的地盤了，——民衆得到的是甚麼？工人得到的是失業恐慌！農民得到的是兵災匪禍，人亡家散！兵士得到的是數萬生命的死傷；生者七八個月得不到薪餉！商人得到的是加重苛捐雜稅！一班貧苦民衆得到的是兵燹與饑餓！中國得到的是日本佔領山東和滿洲！

現在國民黨的各派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濟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各霸一方互相衝突的；蔣介石日在企圖如何消滅桂系，馮玉祥企圖怎樣佔有京津地盤。他們之間的每一個都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專房之寵，獲得賣國的整個的權利，無限制的擴充地盤與軍隊。將來以『蔣與桂』『馮與閻』為骨幹而互相勾結利用的戰爭，必然會要爆發，造成全國更紊亂更利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局面！這樣又如何能統一軍政與財政呢？只有增加苛捐雜稅加緊對於民衆的壓迫與剝削，又如何『蠲免苛稅』『裁減兵額』『勵行自治』『澄清吏治』『肅清匪盜』呢？更有什麼方法統一中國呢！

賣國求榮的國民黨，或者還要拿出召集國民會議的招牌來欺騙民衆，但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他們是不敢召集的，若是召集必定是各派軍閥御用的代表會議，其內容與從前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沒有兩樣，我們必須堅決的反對。除開民衆自動起來召集的代表會議是不能有絲毫效果的。

全國工農兵士及貧苦勞動民衆！在國民黨沒有叛變前以工農為主幹的革命潮流，何等巨大而有力，雖強頑的帝國主義亦不敢不讓步，武漢九江的英國租界，也是在那一巨潮中由工人直接收回的，工農生活也得到相當的改善。

在國民黨反叛革命以後是如何的呢！工農所得到的改良條件也被他推翻了！苛捐雜稅公債票和紙幣無限的增加！與蘇俄的邦交也被他斷絕了！國民黨拋棄反帝國主義口號而實行與英日美帝國主義親善，以為這樣必定可以獲得帝國主義的諒解，但是帝國主義更利用國民黨投降的機會採取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日本出兵山東滿洲便是國民黨投降政策的結果！現在日美帝國主義競爭在中國及整個太平洋勢力發展的相互衝突，更加激烈起來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將由國民黨無恥的投降政策而更趨成爆發於太平洋了！我們應當認清國民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醞釀中所作的罪惡，同時我們應當防備世界大戰的危險！不論國民黨如何反動，如何殘酷的屠殺革命民衆與本黨同志，但是革命的工農民衆始終是沒有停止其爭自由的鬥爭的。從國民黨反動以來，全國工農在本黨實行土地革命與武裝暴動政策之下，曾經做過極英勇的爭鬥！各省農民尤其是湘鄂贛粵與江蘇的農民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與暴動，仍在繼續不斷的向上發展，而準備着大的進攻；上海廣東武漢北方及各鐵路工人因不堪生活的苦痛與政治的壓迫，亦常暴發大的小的罷工，或是準備大的罷工之暴發；各派軍閥下的士兵也漸認識國民黨的反動而趨向於革命的工農羣衆，——他們時常帶着鎗枝離開軍隊來參加工農暴動；全國中小資產階級顯然是不堪忍受國民黨的壓迫與剝削而深惡痛疾現時的政府！國民黨在清黨與登記之後，顯然成爲純粹的豪紳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少數人壓迫多數工農貧民的團結！這些事實，只是證明中國革命運動快要走到一個新的高潮！我們應當準備自己的力量，來根本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

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緊迫！國民黨只是秉承帝國主義意旨而壓迫民衆的工具，我們再不要希望國民黨來收回山東滿洲解決濟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不要希望國民黨政府改善民衆生活和統一中國，我們要防備國民政府的秘密賣國外交，我們要自動的恢復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民衆運動！爲要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工農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聯合起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軍閥統治，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工人農民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中國革命到了轉變的緊急關頭！我們只有根據下列的綱領，打破一切白色恐怖的惡魔，起來猛烈的向敵人進攻，組織自己，武裝自己，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堅決的與敵人奮鬥，才是出路！

反對帝國主義對華的進攻！

撤退一切帝國主義駐華的海陸軍！

收回山東滿洲及一切租界與租借地！

收回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和工廠！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恢復與蘇俄的邦交！

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

反對新軍閥混戰！

厲行經濟絕交！

澈底抵制日貨！

推翻賣國的國民黨及其政府！

建立工農兵及城市貧民的蘇維埃政權！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抗租絕對自由！

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救濟失業工人！

工人監督生產！

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及兵士耕種！

取消苛捐雜稅，反對苛派軍餉公債票國庫券！

解除地主資本家軍閥武裝，武裝工農！

反對公賣鴉片！

沒收豪紳反動派財產，開辦合作社及農民銀行！

發清兵士欠餉，軍隊財政公開，改良士兵待遇！

廢除軍隊體罰，打倒壓迫兵士剋扣軍餉的官長！

減除學生學費，改良學校設備！

婦女在政治經濟與教育上與男子一律平等！

自動恢復民衆組織與一切活動！

防止國民黨政府的秘密賣國外交！

釋放一切爭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典琦

現在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內部的衝突，以蔣桂系衝突及馮閻衝突為骨幹而日益向前發展，西山會議派更得乘時活躍以謀重握政權。在北伐軍未到而將到京津的時候，蔣介石為爭山東地盤而與馮玉祥衝突，因而極力拉閻以抵抗馮的發展，同時桂系也表示與馮要好，藉此為通過河南而插足到北方去，利用馮閻的衝突以從中取利。及北伐軍佔領京津，經過西山會議派的活動，桂系與閻日益接近，進一步排斥馮的勢力於京津衛戍之外，閻錫山積極收編直魯軍，並進行與奉系妥協以代替張作霖在北方的統治。

李宗仁通電主張對奉和平，和他遙相呼應；而馮玉祥挽蔣通電居然指責奉魯餘孽勾結黨內反動分子之陰謀。同時，李濟琛忙於迎接西山會議派首領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回國。凡此種種，都表示桂系勾結西山會議派聯閻抑馮進而倒蔣的陰謀。所以蔣介石曾一度辭職，而馮玉祥倦動的消息幾次披露於報紙。而所謂遷都問題，召集國民會議問題，亦反映軍閥地盤的衝突而形成國民黨內不同意

見的爭執，如南京政府則將北京改名北平直隸改名河北以表示定都南京的決心，廣東政府，據字林西報載，則曾有主張遷都北京的決議，北京的商會，最近把遷都的主張與裁兵減稅兩事同時提出將向蔣介石請願（字林西報七月廿日），對國民會議有主張不開以免反動分子深入者，也有主張遵照總理遺囑召集者。

這種的衝突，表面上是軍閥爭地盤的衝突，背面便是豪紳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因為中國經濟狀況是非常之不均衡的不統一的，豪紳資產階級都帶着地主性。因此在政治上也形成了幾個獨立的互相衝突的力量。長江流域是比較地有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珠江流域在香港經濟統治之下發展了買辦階級的勢力，他們和西南各省的豪紳地主有密切的聯絡。直魯一帶的經濟，比較南方落後，大地主及舊官僚佔着大的勢力，而和買辦階級勾結。滿洲為帝國主義殖民地，大買辦階級而兼大地主的統治是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而鞏固的。至於西北各省，因為經濟落後，不但沒有民族資產階級，而且沒有買辦階級，大地主也是很少的，僅僅是些中小地主的統治，其力

量是比較薄弱，因為他們有一最大的缺點，不能和帝國主義發生密切的關係。目前中國的幾個軍事集團，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上形成起來的。蔣介石是代表長江一帶的豪紳資產階級而多帶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的，他的政治趨向總有幾分改良主義的口頭禪，有幾分希望帝國主義給他們一個發展工商業的餘地。桂系是代表珠江流域的買辦階級及豪紳地主，他完全屈服於香港的治下，撕破一切改良主義的假面具，排斥一切傾向改良主義的動搖分子，實行其最反動的恐怖的統治。直魯軍閥向來代表官僚和大地主，奉系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閻錫山還想做他們的繼承者，這一派忠事帝國主義，特別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更忠順。馮玉祥的地盤，恰恰在陝甘河南，近來雖竭力向海口掙扎，可是山東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拿去，蔣介石也有軍隊參雜其間，京津又不能到手，他的固有的基礎，他的固有的社會背景，實在太薄弱了，他沒有有系統的改良主義，也不能執行嚴重的反動統治，只有一些『小惠』的設施，如代農民割麥，設工人浴室，改街名，掃街等事，以欺騙落後的民衆，同時實行抽丁派糧等最野蠻的古之虐政。

以前他不能強大起來，以後恐怕也終久不能發展而有歸於消滅的危險。

現在的形勢，是南方的豪紳買辦與北方的豪紳買辦欲互相勾結以抵抗東南的民族資產階級抑壓西北弱小的豪紳階級。馮玉祥的基本部隊，在連年戰爭中損失極大而且戰線延長幾千里，蜿蜒於蔣閻桂系之脅下；所據陝甘魯豫四省地盤，大部份在雜色軍隊手中，今後只有重謀與蔣妥協或更向閻桂系退讓以自存。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然力量薄弱，必然利用東南地盛和最高黨部的政府機關甚至向民衆做點欺騙工作抓住長江流域的中小資產階級（汪精衛派之陳公博等極力宣傳反桂系並主張恢復民衆運動以拉住民衆，實際是助蔣介石搖旗吶喊），以抵制桂系，現在更是勾結湘境唐生智軍隊和程潛部隊以壓迫武漢並企圖爆發一個新的戰爭。

總之，國民黨軍閥現在雖然高喊『統一』，但中國不但未比以前統一一些，而且更加分裂些，新的軍閥戰爭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民衆在新的軍閥戰爭前而應該怎樣呢？我們不希望誰能勝利，也不禱祝誰當失敗：他

們的勝敗，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我們應該乘他們混戰的機會，整飭我們的隊伍，擴張我們的力量，以另一國內戰爭——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戰爭，去抵制這一國內戰爭——壓迫者中間分贓不均的戰爭。

七月三日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超麟

國民黨軍閥取得北京天津，他們已經宣布了中國『統一』，宣布了『革命』成功，宣布了『軍政時期』終了，而所謂『訓政時期』開始。這時他們就遇見了許許多多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若是在中國未『統一』『革命』未成功『軍政時期』未終了『訓政時期』未開始時，是容易對付的：一切祇推在『軍政時期』四個字就夠了。因為是『軍政時期』，所以苛捐雜稅公債券國庫券等可以儘量的徵收儘量的發行，所以民衆的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可以儘量的剝奪，所以民衆運動可以下令『停止』，所以工人農民及共產黨人可以儘量的逮捕拘禁殺戮，所以一切對外交涉可以屈服投降，無廉恥的斷送國家利權

……總之，因為是『軍政時期』，有錢的就應該送錢，無錢的就應該送命，至於錢與命如何能少送些，則等到打到北京後再說。你敢道半個『不』字，哼，你就是『共產黨』你就應當殺頭！

可是，現在，『軍政時期』終於宣布終了了。於是所發的『空頭支票』就要求照實兌現了，『討債人』一齊都趕來索還欠債，一切困難的問題一齊在國民黨軍閥面前提出來。

這些困難問題之一，就是財政問題。這個問題，國民黨軍閥認為是根本問題的根本問題，財政部官言所謂『蓋庶政更新，非財莫舉，當務之急未有甚於此者』就是這一個意思。為甚麼？第一，因為以前拿錢給國民黨軍閥的資產階級：銀行家實業家大商人大買辦等，他們要要求償還以前的欠款并保證以後不再向他們無理的強借；第二，因為各派的軍閥地盤肥瘠不同，各人分配所得之國家財政收入也不平均，他們要求重新分配——更適合於各自利益的分配。前者是表現資產階級和豪紳軍閥間的利益衝突，後者是表現豪紳軍閥內部的利益衝突。這二種衝突

都是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統治的致命傷，安得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即刻召集會議來解決呢？現在正在南京開會的財政會議，到會的是各集團軍及各省軍事長官的代表以及各財政機關的官員，這是國民黨軍閥的分贓會議，討論如何分配從勞苦民衆剝削來的汗血於這些軍閥，使各人都能滿意。但豪紳軍閥要剝削勞苦民衆的汗血，是不能不靠資產階級幫助的（宋子文的經濟會議開幕詞的英文譯稿有一句話說：『政府無財政家實業家和經濟家的合作，是不能實行改造的。』——Government, however, is unable to effect reforms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financiers, industrialists and economists.），他們要分配這些汗血也是不能不得資產階級同意的，何況豪紳軍閥與資產階級中間還有許多利益的衝突不能不解決呢？所以在財政會議開會之前就已在上海開了一個經濟會議，到會的是一些大銀行家大實業家大商人大買辦等，這是擴大的分贓會議或預備的分贓會議，這是強盜賊窩家或賊幫手的會議，討論這些窩家或幫手應分得若干贓物。

不意，這些賊窩家或賊幫手——資產階級，要求甚奢

，他們的態度強硬得很！宋子文當開會時對某西報新聞記者說：這次經濟會議是中國銀行家實業家大商人等第一次以政府利益爲自己利益的好現象。其實宋子文說錯了，他應該說：這是中國銀行家等第一次有組織的向政府算賬，干涉政府！

這次經濟會議在上海開會，六月二十日開幕至三十日閉幕，共開了十一天。參加的，名義上是全國的資產階級，事實上祇可算是上海或長江流域資產階級的會議，因爲北方代表被請未到，廣東代表亦然，除上海代表之外，祇漢口代表來了十五人。在這個會議中的表現，是資產階級明白向豪紳軍閥示威：第一，資產階級要求算還舊賬：要求整理舊公債并擔保償還，要求賠償武漢政府時商民的損失；第二，資產階級提出增進本階級利益爲要求條件：廢除厘金，保護貿易，保護工商業，『解決勞資糾紛』，發展交通，廢除苛捐雜稅，保護棉鐵絲糖煤各業；第三，資產階級要削弱豪紳軍閥的實力——裁兵。

尤其是裁兵的叫喊，可說是這次會議精神所寄託，這次會議并特別發表一通電，要軍閥裁兵。在通電中，資

產階級限制軍閥的兵隊，只準留五十師共五十萬人，軍費全年『至多』一萬九千二百萬元，限九個月後裁盡。這是很不客氣的。在會議上，我們的銀行家等，態度比通電的措辭更加激昂。張公權說：『我人當以打倒軍閥之精神，打倒反對裁兵者。』蘇民生說：『兵九個月裁盡，……每月祇發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多一個不行！』虞洽卿說：『三個月內兵不裁完，應認為反革命！』我們的虞大買辦說及『反革命』三個字時，聲色俱厲。

我們的資產階級，要鎮壓共產黨工農的暴動，要與北方大買辦大地主爭賣國權爭地盤，就需要擴充軍隊，但現在他們看見賣國權和地盤都已爭到，他們又認為各地工農暴動已被他們鎮壓下去了，於是就覺得這些軍隊的指揮權大部分操在豪紳軍閥的手裏，但軍費仍是要他們出一部分的，畢竟於他們不利，所以就主張非裁兵不可了。

國民黨是許多反革命的階級之集團，國民黨的統治是依靠在許多反革命的階級之上的。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同是國民黨統治的二個主要支柱，但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的利益，除了反共產反工農之外，並不是一致的。現

在，封建豪紳要擴充軍隊，但資產階級要裁兵；封建豪紳要割據中國為變相的封建制度，保存厘金制并增設各種各色的苛捐雜稅，但資產階級要一個集權的國家，統一的財政，廢除釐金等……。總之，封建豪紳和資產階級的衝突，從今『革命』成功以後，是一天天的尖銳化了。

經濟會議的意義是如此。財政會議雖然現今尚未閉幕，但其意義我們預先就已瞭解了的。財政會議的目的，說是要統一財政，其實是要分配國家財政收入於各派軍閥使各無怨言。但無論如何，這些目的都是不能達到的。各派軍閥割據的局面底下，財政能統一嗎？當然不能！事實上，閻錫山說，京津收入不敷支出，要求南京政府解款協助，他還肯將財政權交給南京政府嗎？李宗仁代表說，武漢過去虧空很多，要求南京政府賠補哩！他們各自都說收入不夠，還要南京政府協助，他們霸佔各地收入都尚不滿意，而其結果，當然祇有新的混戰。為爭奪地盤為增收財政，新的軍閥混戰是不能免的；因此兵是無論如何不能裁的，因此資產階級的要求是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要豪紳軍閥的軍隊，從二百七十二師減成五

十師，軍費從六萬四千二百六十萬元減成一萬九千二百萬元，這真是幻想。資產階級給豪紳軍閥『多一個不行』，但豪紳軍閥要給資產階級『少一個不行』哩！……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亦如過去北洋軍閥政府一切會議一樣，一點結果也不會有，祇是表現統治階級的無能及其崩裂而已。

近來社會上一般的反對統治階級的情緒，也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來，增進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間的裂痕，而使統治階級益趨孤立和崩裂。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無產階級意識領導之下，全社會反統治階級的情緒集合起來，變為自覺的革命意識，爆發出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以推翻此統治階級，——這乃是我們意料中的事。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

掩耳盜鈴的裁兵會議 山石

現在國民黨的新軍閥蔣記馮記閻記白記，打下北京，『統一中國』，照例又來談裁兵善後了。

據經濟會議的報告，全國每年總收入僅四萬五千萬萬元

（包括二五附稅），與曹現段祺瑞張作霖政府同一鼻孔出氣的南京政府，自然要『外崇國信』，『外崇國信』之下，一切外債的本息，當然要一一按期償付。償付內外債本息，年須一萬五千萬萬元。這樣，四萬五千萬元的總收入，就只有三萬萬元了。收入是這樣，我們來看看軍費每年要多少？

據何應欽的報告，全年全國軍需七萬二千萬元，而軍事機關（如司令部總指揮部）海軍航空兵工廠等等又月需一千萬元，那麼，全國軍需每年至少八萬四千萬萬元。

將所有收入都用在軍需上面，尚缺少四萬萬元，所以何應欽說：『軍備若不縮減，不特建設談不上，連現狀恐怕維持不了。』

『維持不了現狀』，所以第一集團軍的第一軍第九軍第十七軍第三十三軍，像煞有介事的開起什麼『軍縮會議』來。據說北京的巨頭（蔣閻馮白李）會議，又要談起什麼裁兵問題。

看罷，裁兵有沒有可能，所謂裁兵，究竟玩些甚麼把戲？

馮玉祥能夠裁兵嗎？馮玉祥的軍隊幾年來沒有發餉，兵士實在餓得久了。他訓練兵士說，打到北京，大家可以享福。這次打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馮玉祥出力實在不少。他所以特別賣力，爲的是佔據天津，奪取北京。

結果非但北京得不到，連天津都不能染指。受閻白的壓迫，憤憤退兵南下。馮玉祥一方面要抵抗廣西派與閻錫山兩邊的壓迫以求生存起見，他就要擴充實力；另一方面要奪取天津以求發展起見，也要擴充實力。老奸巨猾反覆無常的馮玉祥，處此種環境之下，蔣介石如叫他裁兵，他客氣一點回答是，至少天津讓給我，我可以裁兵；不客氣的回答是，馬特皮，我正想裁你的妍頭（閻錫山）的兵，奪取天津哩，你倒反叫我裁兵。

叫李宗仁白崇禧李濟琛裁兵罷，他們正唆使楊森在四川用兵，接濟反馮的樊鍾秀以大批軍火，正做着廣西派統一中國的好夢。他們那裏肯裁兵！

屢次通電主張裁兵的閻錫山當可以裁兵了。不要上當！通電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他一面通電裁兵，一面而天天收編直魯軍的殘部。孫傳芳部下的李寶章部是蔣閻

決定的必須在北京巨頭會議以前收編的。現在已經收編了。爲什麼必須在巨頭會議以前收編呢？爲的是在巨頭會議當中增加反馮的實力。

馮玉祥白崇禧閻錫山都是道地的軍閥，他們不會裁兵的，『我蔣總司令以身作則，辭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又指導第一集團召集軍縮會議，他主張裁兵是真心誠意的。』（有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是这样想的）看罷，好個『軍縮會議』，錢大鈞早已聲明（見字林西報）說，裁兵不僅裁第一集團軍，也要裁第二三四集團軍的。其語氣是說，如第二三四集團軍不實行裁兵，第一集團軍也是不裁的。蔣介石果有『真心誠意』裁兵，爲甚麼正在第一集團開什麼軍縮會議的時候，與閻錫山勾結收編孫傳芳殘部的李寶章部呢？因爲李寶章在上海的時候，拿着他的大刀，大殺工人和貧民。有功於黨國，一也；收編李寶章部，可在北方樹植蔣系的勢力，二也；這是收編李寶章部的兩個理由，管他什麼裁兵不裁兵，我主張裁兵原是騙人騙錢的，於我有利時，我就收編，這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蔣介石如老實主張裁兵，爲什麼張宗昌之第七軍許

現部隊之一千數百名伴虜，繳械後，留在南京這樣久又要轉運到廈門重行武裝起來呢？這都不是證明，所謂裁兵都是假的嗎？

無論怎樣高唱裁兵，但是事實先生告訴我們，招兵買馬，擴充實力，每一系軍閥都在那裏竭力進行。什麼裁兵都是假的，還是擴充實力，奪取地盤要緊。

我們就退一萬步說，北京的巨頭會議對於裁兵問題能夠議出各派軍閥兵隊的比例數來（類似英美日的海軍比例數），各派軍閥能夠照着此比例數實行裁兵嗎？又假設各派軍閥能夠照此比例數實行裁兵，那情形究竟怎樣呢？

據何應欽的報告，希望減至八十師共一百二十萬人。換言之，約減去現有軍額百分之四十五，減去百分之四十五之後，每年軍需要多少呢？至少要五萬萬元！以全國收入總數相抵，尚不敷五千萬萬元！這樣的裁兵，還是做不到的，那麼，我們希望他做甚麼呢！

希望軍閥自動的裁兵，何異希望猛虎自動的剝下皮來。軍閥高唱裁兵，他的視線不在於裁兵身上，而在於善後公債善後借款上面。善後公債也好，善後借款也好，

總是進新軍閥新政客的荷包裏去，而還本付息，仍舊是人民的血與肉！

我們人民所要求的，不在於什麼裁兵，而在於廢除常備兵。

人們或者以為廢除常備兵有礙國防。國防嗎？要這些軍閥的軍隊來防國，不是防國而是亡國！五三的時候，濟南四圍的軍隊不下十萬人，被千餘日本兵打得落花流水。防國嗎？亡國罷了！廢除常備軍非但無礙國防，而且斷絕軍閥戰爭的根源。

我們不承認什麼善後借款和善後公債，我們不要受新軍閥所謂裁兵的欺騙，我們根本主張廢除常備兵。

七月四日

一個月來各方革命形勢

覺 哉

自濟南慘案，國民黨公開賣國以後，連小資產階級都憤怒起來，民衆運動有復興之勢。同時各地工農革命，尤其是廣東江西湖南，由退守轉到進攻，開展一個新的形

勢。僅據國民黨報紙所載，已經看得出幾個特點：就是工農革命，從前不免躁進，現在是有計劃的進攻；從前不免浮囂，現在是力謀深入。另一方面：兵士運動大有進步，有的殺官長攜械加入紅軍，大多數同情工農，或者守中立。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禁不起國民黨壓迫，亦漸漸認識革命，無論國民黨怎樣造謠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黨不要小資產階級，事實上除開作惡太多，真怕燒殺的豪紳貪污外，大部分同情或不反對革命了。

下面是最近一月內所得的情形：

江西——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朱德所部退出湘南時，實力並沒有損失，朱毛入江西，佔領了永新、甯岡、遂川等縣；反動軍隊楊如軒一師和毛澤東開戰，被毛部趕跑，其八十一團被紅軍打敗於遂川縣的五斗江，七十九團被毛部繳械三營後，又在永新被朱部打散了。楊池生部王均部自吉安來援，被紅軍避實擊虛，繳械三百餘，仍潰向吉安去了。永新、甯岡、遂川、萬安、泰和等縣城成立蘇維埃很多，正在分配土地及肅清反動派。毛朱部退到江西，略事整理：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

代表，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朱兼十師師長，毛代十一師長（本任周子清受傷），另一教導大隊，機關槍大砲甚多，朱部二十一團，毛部三十一團戰鬥力最強，反動軍隊見了就害怕；各縣赤衛軍齊集永新附近的亦有一萬餘人。七月一日南昌信：贛西方面，上自萬安，下至峽江，西至蓮花，東至永豐，均為共黨出沒之所。萬安遂川甯岡尤為共黨大本營，吉安雖常駐有大隊，亦常不安。吉安各市聯防，購有槍械，先後被小股共產軍繳去。吉水的水南南沙二處，為共產軍第七八縱隊常川駐紮之所。這是贛西方面形勢。

贛中贛東贛南：安福曾被紅軍包圍；興國、雩都、新交界的地方，已形成割據，尋鄔曾被農軍佔據。鄉村仍在農民手裏；信豐、尋都鬥爭仍是激烈；弋陽、橫峯被反動軍殺農民三百餘，現弋陽三分之二橫峯二分之一仍在農民手中。

又李濟琛電稱：毛朱有竄入贛南之勢，汝城何介青部忽開入贛南，倘被勾結，為患更大。借此亦可見工農革命軍的聲勢。

江西兵士很動搖，二十八師在贛東出發，有一營叛變上山，二十七師八十一團在萬安西北鄉叛變，一連一連的跑到朱德部下來，八十團在泰和勦匪，有一排跟匪上山去了，南昌兵士開小差的每天有幾十個。

大約是六月初旬，毛朱部向湖南出發，據魯滌平打給譚延闓的電，說：「共匪毛澤東朱德有衆萬餘，快槍五六千枝，大砲機關槍稱是，謀竊佔湘贛邊境爲生聚訓練之所，已向贛之永、蓮、寧、萍，湘之茶、攸、酃、桂發動，現正電請贛軍會勦。」於是湖南各地紅軍一立時又變守勢爲攻勢。

湖南 據申報六月二十日長沙通信：此次共黨重來，除在湘南湘東正式攻城掠地外，並密令全省共黨，一致動員，大舉暴動。大概湘東方面爲毛澤東朱德袁文才部，湘南方面爲周文陳光保等，平江方面爲余賁民部，湘西方面爲賀龍都，此外潛伏各地之共黨及工農自衛軍游擊隊亦不在少數。

先說湘南湘東方面：申報十九日長沙信：共黨由贛邊竄入湖南，在寧遠、酃縣、桂東、資興、茶陵、攸縣一帶

攻城掠地，全境陷於赤色恐怖之中，駐郴桂的許克祥部不敢進剿。各縣紛紛告急。耒陽縣電：支日共黨劉泰率樹一等率黨人千餘，分四路向城進攻，東路由李樹一指揮，南路由劉泰譚忠指揮，西路由李天柱羅靈指揮，北路由鄧宗海資桂林指揮，……到處燒殺。永興縣電：此次共黨由贛經酃縣入境，約千餘人，假清鄉隊名義，先將三區團局主任職員十餘人悉數殺死，團兵死二十餘人，旋至十一區將劉共會職員慘殺十三人，兵士二十餘人，時縣清鄉委員謝飛雄率隊經過，被匪亂標截死，再至第九區焚燒何家莊。……請速派大兵往勦。郴縣電：共黨李才桂等率衆千餘，槍三百，分撥永豐、秀才、西鳳三鄉，焚殺永一清共會及民房數十棟，請調大軍往勦。其餘相繼來電請兵者有資興常寧桂陽寧遠等縣。

廿三日長沙信：寧遠縣城既三次失陷，茶陵、藍山、資興等縣均在共黨包圍中，安源工人亦有警耗。寧遠縣電：陳光保周文十六日三佔縣城，聯衆數千，勢燄更暴，並圖大舉；人民扶老攜幼（指豪紳），遷避道縣，務懇飛調大軍救援。茶陵縣電：毛朱等達萬餘，勢甚兇猛，鼓

吹農民，大肆猖獗，現反攻茶陵，抵衡無方，求生乏術，哀懇電請贛粵兩省會勦。藍山縣電：屬縣萬山重疊，陳光保聯合共黨千餘人，鎗六七百枝，盤踞其間，如虎負嵎；懇迅派大軍馳勦。資興縣電：八日共黨首領黃義藻李奇忠曾昭文袁作霖伍業進等，率二千餘人分二支攻城，一由東鄉彭市直攻縣城，一由大渡至北鄉七里山轉由東江來城，縣城雖保無恙，而四鄉被匪燒殺無遺。

又信：周文攻陷寧遠後，即派隊分攻道縣、永明、江華、陽明。各縣紛紛告急，稱寧遠蘇維埃聲勢浩大，許克祥軍隊已不能戰，無法抵禦。陽明縣已被佔領。

廿五日長沙信：甯遠被陷，道縣新田永明江華藍山祁陽均在圍攻中；而寶廣郴州耒陽宜章臨武鄧縣醴陵茶陵平江等縣紛紛告急。當局又據密報，共黨調動長沙附近黨徒入城，或假託訴訟，或託名謀事訪親，准期暴動以圖大舉，當即特別戒嚴。

廿六日長沙信：瀏陽來電：六軍開贛，共黨竄入瀏界，聲勢浩大，人心恐慌，懇飛調大軍接防。

又信：毛澤東朱德為共黨中最巨者，各擁衆數千，有

機關槍迫擊砲與快槍，並非烏合之農工軍，故得擾亂湘贛，年餘未息，現已派吳尚部的一師熊震二師程澤潤在湘東翻桂茶攸等縣堵勦。

平江方面：白閣仲儒部回平血洗西南北鄉，殺農民二千餘（羅納川陳弗章均殉難），燒八十餘里，不准農民耕田，但是革命並不能鎮壓下去且益高漲。月前農軍攻陷平江金礦局，殺員兵三十餘人。閻部兵士，憤閻屠殺，激起階級覺悟，有六連兵士意欲殺閻，占領平瀏，撲攻長沙，被閻覺察，祕調兵包圍各連，各連知道事洩，即攜械圍攻長壽團部，殺官長二人。立即加入紅軍，佔領長壽獻忠兩鄉。

於上面這些消息看來，湘南湘東除少數城市外，已全入於紅色勢力。可注意的，一是紅軍不注重攻城，務求革命深入各地民衆；二是搜殺剷共委員團防職員如甕底捉鼯，可見豪紳在民衆中全是孤立；三是當地駐軍許克祥范石生部不敢進攻，直到現在（已一月多）除湘東有吳尚軍隊出動外，湘南尚無省軍前往，尤其是閻部加入紅軍，復反動軍閥越發恐懼。

湘西方面：十九日長沙信：賀龍殘部多伏鄂川邊境，湘西慈利石門桑植大庸仍有賀龍殘部活動。

桃源北路，石門南路，農協已公開活動，搜殺豪紳。

駐湘西的第二軍同何健軍士兵均傾向革命。湘西豪紳大概可分三種：一種搬到城市做生意，鄉村不要了；一種買槍回鄉辦團同工農拚命；一種投降工農，只求保全性命，土地財產由農協沒收。

廣東——自海陸豐縣城失陷後，消息比較沉寂，惟東江各縣，農村尚在紅軍手裏，日來又有恢復割據之勢，原因是國民黨軍屠殺特慘，紅軍所不能保護的地方，幾於燒盡殺絕，尤其是強姦，這是農民最動公憤的，因此許多從前中立的村莊，現在也參加暴動。

最可注意的：鄧彥華報告：小學生多染受共產化，因現在各校教員多由中學生充當，教育前途，殊為危險。黃旭初說：我們可以消滅共產黨勢力，無法消滅共產黨的宣傳。汕頭善後會議說：鄉村農匪不見得多，無奈到處農民捐錢送米，不愁給養；官軍往勸，農民替他偵探，軍少易受彼襲擊，軍多彼又他逃。可想見東江方面革命之

深入。

瓊州自陳銘樞到後，先後殺農民二三千人，但鄉村蘇維埃仍是繼續前進，大概赤軍與反赤軍勢力尚在平衡間。

此外各省，陝西自李雲龍反馮混戰，農民革命突起，李部下旅長許全忠率所部加入暴動，華縣渭南涇陽醴泉等縣農民組織革命軍，搜殺豪紳，華縣已成立蘇維埃。湖北東部南部中部農民游擊戰爭並未停止，許多農民到處找尋共產黨去指導。四川涪州南川等處有平民革命軍，農民自衛軍等組織，聲勢甚大，到處宣傳土地革命，階級鬥爭。山東人民受日軍蹂躪，又痛恨國民黨投降日本，不准人民反日，到處暴動，秩序大亂；山東共產黨正積極指導革命運動，濟南市及各處遍貼共產黨傳單。雲南南方農民暴動，圍攻通海縣城，近屯集箇舊的雲滄山（形勢很好，前唐繼堯屯此，復奪取雲南），組織蘇維埃政府及勞農軍，聲勢很大。浙江紅軍（？）數千人圍攻平陽瑞安縣城，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江蘇農民游擊戰爭，仍在進行。

土匪之革命化，亦是近來一件可注意的事。國民黨

統治省分，除有工農革命的地方外，其餘無處不是土匪。

其有革命傾向的，如江蘇溧陽的匪，稱奉天承運共產軍，太湖的匪稱天下第一軍，皖南的匪，不殺工農，只殺豪紳，綁票不索贖，是豪紳就殺，工農就放。河南紅槍會槍殺民團團長韓某等。

此外城市運動，前因受嚴重壓迫，歸於沉寂，近亦有復活趨勢。如上海漢口長沙寧波廈門反日運動，積極檢查日貨；長沙反對交涉員毛鍾才，寧波搗毀日貨商店，上海實行處罰奸商，國民黨也無可奈何，『反日游行，檢查

日貨，貼反日標語，以反革命論罪』的禁令，無法執行。工人運動，如上海絲廠五萬多人罷工，錢大鈞嚴令禁止，並緝拿工人領袖，相持二十餘日，結果還是不能不對工人方面稍微的讓步。

總之，這一月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抬起頭來，工農革命勢力的高漲，加上城市中間階級的怨望，以及資產階級的不滿，很容易匯合起來，為全國總暴動的局面，發展以至於完成中國的革命。

七月四日

本報 啓事

年來在國民黨剝奪言論自由及新聞檢查之下，一切真實的消息，尤其是各地方的黑暗統治及工農暴動情況，大都被掩沒不彰。本報為中國工農被壓迫者的喉舌，以指導正確的中國革命路線為職志的，本報歡迎各地革命同志關於各地實況的通信。各地共產黨部及共產黨員尤其不要忘記了為本報按期通信的義務。讀者如有關於革命各問題來與本報討論，本報尤其歡迎。

國民黨軍閥到後的天津（天津通信）

任彰

▲北方的軍閥衝突內幕

▲天津工人的爭鬥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自北京陷落後，馮閻等爲天津地盤及收編直魯孫軍殘部問題，衝突異常劇烈。當時馮玉祥一面勾結徐源泉在津對張褚倒戈，一面派大隊捷足先登進佔天津四郊，塞閻氏前進之路，冀圖奪取天津；然結果京津地盤，終在爭相效忠於帝國主義的角逐之下而入於新軍閥最封建而買辦色彩最濃厚的閻氏掌握，於是閻氏遂利用此優越地位收編直魯孫軍這多數武裝殘部（甚至已與馮有勾結之徐源泉亦拉入閻氏部下）。馮氏因自己完全陷於失利地位，遂一面將大隊屯住四郊，而使衣隊等則在天津劫掠，實施根本破壞天津秩序的毒計，以拆閣錫山的台。閻氏對此除一面乞憐於帝國主義外，即下令對便衣隊「格殺勿論」。

以上衝突反映在國民黨黨務方面，愈加糾紛。天津除黨務指導委員會外，尚有所謂反動分子把持的市黨部三

個。北京且在三個以上。其內部約爲閻系之新中會，馮系之實踐社，蔣系之同盟會……等，各爲其主的終日假借清共以排除異己。最後一派，一方既不滿意國民黨之腐化，一方又認C P的行動是過火，持懷疑態度。

至黨軍進佔京津後的設施，除掛青天白日旗和假借清共剷除反動分子自相反噬外，便是對於我們所實行的白色恐怖，或收買工會領袖以欺騙羣衆的勾當。閻錫山的警備司令傅作義昨已下令禁止工人集會結社罷工，北洋紗廠工人領袖四人爲辦工會被捕，十九日恆源紗廠工人罷工且被軍警開槍轟擊，打死一人傷二人，並下令通緝工會領袖。昨已步張作霖之後塵，搜查天津俄國領事館，但沒有搜查出什麼。

在黨軍初到之時，多數羣衆，尤其是向來沒有和我黨接觸過的羣衆，呼聲是「南軍來了，工會又公開了，我們應當幹一下」，對於改良自己生活的要求非常迫切。後來受了黨軍壓迫，才知道南軍和北軍一樣。

恆源工人的罷工堅持了五個鐘頭，被軍警開槍鎮壓下去，不過目前尚未完全結束，且有部分勝利的希望。廠主態度現在轉趨軟弱，並未開除工人，且派人來講和。

死者已自動撫恤二百元，傷者先給醫藥費。羣衆情緒轉高漲。大家都說：如果不答應我們一點要求，我們還是要幹。北洋的工人被捕去四人，警廳不收，發回原署取保，其原因關係警廳以工人并無法行動不要逼之太甚。津浦路工人前次突然懸起工會招牌，目前組織欠薪維持會

，向路局索薪，並在路局交涉一房子辦公，羣衆已極踴躍加入，已定日內開工會委員會。天津總工會曾發了許多傳單佈告提出工人的經濟要求，羣衆十分歡迎。要之天津工人及一般民衆目前革命的情緒甚好，他們大部分都了解來京津的青天白日旗軍閥現在與張作霖張宗昌等五色旗的軍閥沒有兩樣。北方民衆以前在奉系軍閥底下對於國民黨的幻想已大部分打破，而將很快的爆發一反國民黨的運動了。

六月二十三日於天津

南洋工人的經濟鬥爭（南洋通信）

達思

這篇通信，雖然是今年二月間寫來，所敘事實隔現在已有半年以上，但因南洋情形向與國內隔閡，尤其是近年新興的勞動運動，更爲國人所未悉。這篇通信使我們知道，中國國內勞動階級的鬥爭已波及遠居南洋的僑工矣。從今，久在居留地帝國主義及中國資本家鞭策底下做奴隸牛馬的同胞，也奮起爲爭自由解放的鬥爭，國內無產階級隊伍中，又聽見遠遠地崛起一枝生力軍遙爲呼應了。

記者

數百年來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統治底下的南洋——馬來半島殖民地；在牠的高壓政策，愚民政策，資本侵略底下的馬來，中國，印度，爪哇等二百萬被壓迫的人民；在牠的『合理式』的雇傭勞動，牛馬動作，奴隸待遇，迷信欺

騙，麻醉威嚇，狗仔制度等條件下的百五十萬工人階級及小部分的農奴貧苦平民：當他們未認識自己的地位，要求民族自由，要求階級解放的時候，誰也以爲他們將永遠是帝國主義者的馴服奴隸順民，將永遠不會起來反抗他們的

統治者。

不錯，一大部分的馬來，印度等被統治的人民，還是保守着他們的睡眠狀態，甚至一般資產階級買辦豪紳教徒等已是宗主國的忠臣家狗一致的幫忙帝國主義者劃策：怎樣統治殖民地，怎樣壓迫工人和農民。

但是，現在馬來半島的工人階級，已經打破過去的睡眠狀態，漸漸的有組織起來了，已經開始領導被壓迫的民族起來謀解放了，已經跑上革命的最前線與統治階級宣戰，反抗，作過幾次的鬥爭了！

這幾次的鬥爭，也有失敗的，也有勝利的。但是他們并不問是失敗或是勝利，他們只有日日的團結起來，時時刻刻準備他們的鬥爭，他們只有前進衝鋒，積極的鬥爭，由日常的經濟鬥爭到政治革命。他們的目的是：打倒英國帝國主義，實行『民族自決』，由各被壓迫民族的工農兵士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

現在南洋工人的組織是怎樣呢？只就中國工人方面來說：職工運動已有三年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赤色工會的組織，在南洋總工會指揮下的有柔佛總工會，馬六甲

總工會，檳城總工會，吉隆坡總工會，芙蓉工代會及樹膠，錫鑛，煤汽燈，海員，洋務，鞋業，軍港，店員等二十餘個工會，會員四千餘人，工廠委員會及地方委員會亦已開始組織，許多遊民無產階級的三星黨羣衆，許多原有的行會組織的工人羣衆，已經漸漸覺悟起來要求參加他們自己的組織——共產黨所領導的赤色工會。總之，南洋工人階級的組織，只有日益發展與擴大。

他們的鬥爭是怎樣呢？

(一) 叻思錫鑛罷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叻思錫鑛工人，因英國廠主無理開除工友十人，三百餘中國工人及少數的印度工人，一致起來罷工。他們的條件是：

- 一、恢復十名工友的工作，并在開除期內照發工資；
- 二、以後不得藉故開除工友，如要開除者必須雙方同意；
- 三、八小時工作，如超過八小時者，一小時算兩小時的工資；
- 四、紀念節日停工，『五一』一天，『雙十』一天，

新年三天，并照發工資；

五、工人因工作傷病者得入一號醫院，費用由廠主津貼，并在傷病期內照發工資；

六、在罷工期內發給工資。

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就將各條件到華民政務司處交涉，打案爭辯，結果，完全照條件答覆，不滿一週就復工。

這是最光榮的南洋第一次的經濟鬥爭。

(二) 星洲木廠罷工

去年十一月間，星洲木廠工人因要求加薪，廠主不答覆，百餘工人起來罷工，爭持數星期，因紗主與帝國主義勾結，派武裝馬打（警察）壓迫工人出廠，另招新工開工，罷工遂失敗。

(三) 星洲樹膠廠罷工

木廠罷工失敗後，星洲振成豐樹膠廠工人因反對無理開除十餘名工友及三次的減薪，全體二百餘人起來罷工。他們一致的奮鬥到底，反對減薪，恢復被開除的工友，懲辦惡工頭符于坤，每月三號須發工資。

但是結果，廠主工頭與帝國主義勾結，派大批武裝馬

打來驅逐工友出廠，另招新工。工友們又要煽動新工同盟罷工，但帝國主義者彈壓太嚴，終於失敗。

(四) 麻坡汽車罷工

這一次的鬥爭，多數是馬來工人及少數的中國工人參加。一月間，因居留政府加抽車牌稅，由每年四十八元增收至百二十元，工人反對，六百餘人自動起來罷工，二小時內星洲與麻坡斷絕交通，影響極大。

但是一方面因為帝國主義者派大批武裝馬打走狗暗探出來彈壓罷工，強迫工人開工，如車主不令工人開工則干涉車主，宣傳罷工是車主使工人失業的，又佈告增加車價與車牌稅增加的數目相抵使工人無所損失；一方面亦因為汽車工人多數沒有組織的，所以結果仍復工。

(五) 星洲鞋業罷工

陰歷年關，星洲鞋業工人因反對店東不設酒款待工人及要求增加工價，每雙鞋加工價百分之四十，店東不理，數百人就開始起來罷工，現在已擴大至二千人罷工，廣府，客人，海南人同時罷工。這一次的罷工，工友是有相當的準備的，工友罷工後仍在店內吃飯，店東如不開飯則

打。罷工委員會宣言如店東不完滿答覆，罷工羣衆即回答他們一個紅色恐怖。嚇得店東老板終日不敢出門，帝國主義者亦不敢再用他的老法子以武裝彈壓罷工羣衆。

現在如店東一日不答覆，罷工日加擴大，且總工會已領導全南洋工友們作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相信這次的罷工，必有相當的勝利的。

今日之朝鮮

(一)

朝鮮是一個農業國家，大部分的住民以農爲業，近代的產業發展的程度很幼稚，並沒有強大的土着資產階級，也沒有廣大的產業勞動者羣衆。

(一) 職業別人口表(一九二五年末)

朝鮮內朝鮮人總數	一八·五四三千人
農業及林業畜牧業	一五·四四一千人
工業	四二二
漁業及製礦業	二五二
商業及交通業	一·一五三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照上看來，最近南洋工人的鬥爭，是積極的經濟鬥爭，工人生活的痛苦，失業工人到處皆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熱烈情緒，他們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起來上前去併命爭鬥，才是出路。英帝國主義者蓋棺材的日期，愈迫愈近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新嘉坡

韋國

公務及自由業 四二二
其他 八五三

(二) 生產物價格表(一九二六年)

總額	一八〇·八六八萬元
農產額	一三〇·〇四四
工業額	三三·三七八
水產額	九·〇三三
林產額	六·〇〇〇
礦產額	二·四一三

日本帝國主義者，不獨在朝鮮民族的上向途程上便在

七九七

全經濟發展上，也是很大的妨礙，然而歐美資本——直接的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下之朝鮮，舊時的社會關係急速的被他根本破壞；同時，在榨取的過程中必然的使朝鮮的產業有數量上的發展。

(三) 貿易增加表

一九一〇年	輸入	三九·七八二千元
	輸出	一九·九一三
一九二七年	輸入	三八三·四一七
	輸出	三五八·九二四

(四) 公司增加表 (總公司在朝鮮者)

一九一一年	公司數	一五二
	總資本	三九·七六六千元
一九二五年	公司數	一·一八九
	總資本	四三二·七八一千元

(五) 工廠增加表

一九一一年	工廠數	二五二
	資本	一〇·六一三千元
	生產品價格	一九·六三九

一九二五年	從業者	一四·五七五
	馬力數	六·〇五八
	工廠數	四·二三八
	資本	二六五·八五三千元
	生產品價格	二三七·二四九
	從業者	八〇·三七五
	馬力數	三三·九四九

特別在計劃或實施中的『產米增殖』『鐵道網』『雜谷增收』等案，一旦完成，並有大規模的水力電氣公司實現，朝鮮的產業將完全顯出一新的面目。

(六) 產米增殖計劃內容

完了年限	十四個年 (一九二五—三八)
總事業費	三五一·六九二千元
增收概量	三·二一八千石
事業施行面積	三五〇千町步

(七) 鐵道網計劃內容 (第一次計劃)

完了年限	十二個年 (一九二七—三八)
總事業費	三〇〇·〇〇〇千元

線路延長概算 九〇〇哩

第二次計劃

總事業費 三〇〇・〇〇〇千元

線路延長概算 一・〇〇〇哩

(八) 工事進行中的和創設計劃中的水力電氣公司

赴戰江水電 資本 四〇・〇〇〇千元

長津江水電 資本 一〇〇・〇〇〇

興津江水電 資本 未詳

漢江水電 資本 五〇・〇〇〇

鴨綠江水電 建設費 七五・〇〇〇

然而朝鮮的產業發展，決不是為朝鮮人的產業發展，更不能使朝鮮人生活向上。隨着朝鮮產業的發展，朝鮮的財富，更急激的集中於日本人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手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朝鮮，已經把大部分的產業資本奪取在他們手裏去了。

(九) 貿易國別表(一九二七年)

輸出稅額 三五八・九二四千元
其中對日本輸出 三三〇・七九一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輸入總額 三八三・四七一
其中由日本輸入 二六九・四七三

(十) 漁業權國別表

朝鮮人漁船 四四・三六七

漁產額 二四・八四四千元

水產製造額 一九・三〇六

日本人漁船 一三・二六五

漁產額 二六・七〇七千元

水產製造額 一二・七五三

(十一) 鑛業權國別表(一九二七年)

礦區數 鑛產額

朝鮮人 三三九 三一四千元

日本人 一・七四八 一二・三八〇

其他外國人 七 四・六三四

(十二) 公司國別表(一九二七年總公司之設在朝鮮者)

公司數 總資本 實收金

朝鮮人 一三一 五・四八三千元 三・〇二五

日本人 八一二 五元〇二 二五・五三二

七九九

合辦者 五六 三〇七五 三〇九七
 其他外國人 二 二〇〇 二〇〇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牠的榨取方法在初期不注重資本的輸出，而注重商品輸出，所以爲着朝鮮市場的商品製造，工廠不設在朝鮮，而設在日本，把朝鮮生產的原料——米，棉花，生絲，製紙原料，煤炭，鐵礦等運到日本去，製造商品，把這商品，又運到朝鮮市場出銷。因此舊時朝鮮工業的發展是很緩慢的。

然而在朝鮮；(一)工業原料品的生產比較日本富；(二)依着水力電氣可以供給低廉的原料動力；(三)比較日本可以雇傭低賃勞動者，工作時間長久，並有許多失業的勞工；(四)節省運費；——於是到近幾年來，變換榨取徑路，漸漸的由商品輸出變爲資本輸出，爲着直接的榨取低廉的朝鮮勞工，在各處創設大規模的工廠來了。現在不能列舉統計表，然而近幾年來朝鮮工廠的急激增加，是實在可驚的。

(十三)工廠表(一九二五年末)
 產業種別 工廠數 資本 職工數

產業種別	工廠數	資本	職工數
製線業	五一	五七六千元	二九〇三
生絲業	三〇	四七〇〇	三〇四九〇
職物業	八二	一六四	五〇〇二
製絲業	一五三	二五	一〇二四二
製材業	五六	八〇七	一〇三三三
製鐵業	一	二五〇〇	一〇五三
精鍊業	八	三〇四	三〇八一九
鐵工業	二八三	四〇二	三〇八一三
陶磁器製造業	一四二	四〇三	一〇九八一
瓦及煉瓦製造	一九四	二八〇	二〇七三二
烟草製造業	一二	夫	一〇八〇九
橡皮製造業	三一	一〇八八	一〇九五八
精谷業	一〇九二	二四〇五	一六〇八四〇
酒造業	二八二	七三六	一〇八五八
醬油釀造業	九〇	三六〇	六〇一
製糖業	一	二七二五	二二六
瓦斯和電氣	四五	三三四七	六五三
其他	一〇五八五	一三〇二六	二九〇三九

總計 四・二三八 二五・八三
(十四)重要工業材料表
一、鐵礦埋藏量 五億萬噸

八〇・三七五

二、石灰年產額 一九二五年 六二二千噸
三、棉花年產額 一九二五年 一三九・一八四千斤
(未完)

中國革命

與

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目次

- 第一章 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
- 第三章 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附錄

- (一)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 (二)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完）

克魯

弄明白了蘇維埃的性質與中國現時革命的性質，現在可以來討論誰應當做現時革命的領導者。革命羣衆中佔最大多數的是農民，照數量講或以現在各處暴動的數量講，亦是農民佔多。如此何以不說在農民領導之下實現工農民權革命，而必須工人領導之下？何以農民不行而必須工人做領導者？爲什麼既是一起革命而須要領導，好似工人與農民是不平等的？有沒有理論與事實的根據？我們說有，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各國革命的事實作根據的。至於其餘的所謂貧民——城市工匠店員，手工業者及一般非剝削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可以隸屬於工人或農民之下，故不專論。他們不是主要的階級力量，主要的是工農，故只就工農來討論。

農民在革命中的中用是如何的呢？看列甯同志是怎樣講的：

「如果誰要是學到些什麼東西了，他就可曉得，

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所有的革命，所有十九世紀政治發展的歷史，都是對我們說：農民或是跟工人階級或是跟資產階級，中間是沒有的。」

「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統治力量，或者只是資產階級或者是消滅他的無產階級。」

爲什麼農民，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勞動者，而不能獨立

的照自己的路走？列甯說：

「農民按其生產的條件，生活的條件，經濟的條件與習慣，是半勞動者，半投機者……。農民是勞動者，因爲他以血汗得來的麵包，被地主，資本家，商人所剝削。他們是投機者，因爲他們出賣麵包，生活必需品，如果沒有這種物品，那麼就是以全部的財產去買，都是可以的。爲了麵包可以出千元，可以隨便出多少，甚之出全家的產業，都可以的。」

「農民世代代傳下來是這樣的，他的麵包，可

以自由的出賣。農民以為，這是我的權利，因為這
是我的勞動力，我的血汗。改造他的思想，很快是
不能的，這是長期的困難的鬥爭過程。誰以為進到
社會主義是：這一個打死別個，別個再打死第三個，
——那好點說是吃乳的孩子，或是政治的虛飾家，在
政治舞臺上去說，這種人大部分是背叛者。

『在還有商業經濟，還有飢餓的工人與竊賊多餘
麵包的農民并存之時，工人與農民就有一定的利益矛
盾。誰不願這種實際生活所成的實際矛盾，而只說
「自由」「平等」與「勞動民權」，誰就是好點說是
空話，壞點說——是虛偽的資本主義的保護者。』

由列寧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由
其經濟狀況，由其思想與習慣，由其過去參加革命運動的
情形，可以證明他數量上雖然多，雖然大部份的農民都是
勞苦者，可是他不能有自己的獨立的路線，因之他們不能成
為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領導者。

能夠做徹底民權革命的領導者，只有無產階級。中
國無產階級之所以能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不僅因爲他

曾經表示過自己領導與組織的作用——如「五卅」時之上
海總工會和粵港罷工時省港罷工委員會等，作過爲徹底實
現工農民權主義的最英雄最堅決的奮鬥——如廣州的大暴
動；不僅因爲他有最明顯的最低與最高的政綱與像領導者
的樣子去領導農民；並且還因爲他有很深的經濟的與廣大
發展的根據：社會上只有剝削而無勞動就不能存在，無剝
削而光有勞動則可以存在，工人勞動者無資本家地主可以
建設好的社會，而資本家地主無工人勞動者就不能組織社
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現代工人是最新的新生的
階級，有大規模集中的組織，有社會化的生活，易於鬥爭
，易於訓練，所以他的力量最集中最重要，最能動搖社會
的全盤生活；最後，頂主要的一點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狀況
真是與馬克思所說的那句名言「工人除了失却鎗鍊外，其
餘什麼都失不了」，一點都不差（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還有
時可以施些額外利潤的小惠於工人，而在中國的資本家連
此都無），所以中國工人最少幻想，最有革命的情緒，廣
以中國的民權革命要若徹底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
。最近各地的農民運動如不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

產黨之指導，決不能有如此經久，擴大，自覺的在一片一片地方得到勝利。爲什麼北方的農民不能得到如是發展，莫非北方的農民不如南方農民那樣急進要求革命？不是，北方農民恐比南方還要要求革命些。他們所以沒有如是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北方的工人還沒起核心與大的領導的作用。湖南廣東江蘇等地有覺悟的工人與工人糾察隊（多部份是積極份子因爲被反動所迫而不能在城中活動的份子），成千成百的下鄉指導農民暴動，這是工人領導農民的一種事實。

我們應當參加工農民權革命，應當領導他們，並且應當堅決的領導他們。我在上面說過參加時應當不忘記無產階級自己的目的與特性，但這只是一點，還不是全部。我們應當很確定堅決的知道：工農民權革命，有其過去的與將來的兩方面，在過去（舊的）是軍閥制度，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帝國主義的剝削，亞洲式的野蠻。反對這種舊的反革命勢力，無產階級與農民可以有一致的意志，因爲這是一致的利益。至於將來——則是反對私有制度，雇傭工人反對主人，達到社會主義的鬥爭。此時一

致的意志就沒有了。因爲已不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到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

「人類到社會主義，除了經過無產階級獨裁沒有別的道路。」（列寧）

因此一方面應當肅清種種資本主義前的封建落後的關係，另方面應當準備轉到無產階級獨裁，獲得一切國家的政治經濟的高權，鎮壓一切小商人或富農反革命的企圖。

在此革命中我們越能堅決的領導農民徹底的剷除舊的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爪牙，越能把他們的政治機關及其連繫擊毀，使他片甲不留，越能斬草除根的消滅他們的經濟基礎，使他寸草無遺，則無產階級的力量愈能長大，愈能多獲得發展自己的民權，愈能鞏固自己在蘇維埃中的權利與地位，愈能減少將來富農反抗我們的抵抗力，愈能減輕我們轉變到無產階級獨裁過程的鬥爭，愈能鞏固蘇維埃的政權，使他不至變爲富農聯合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起來復辟的機關，愈能使他成爲我們的機關，成爲世界大蘇聯中的一部份。

在已實現蘇維埃的地方，爲要鞏固這種發展，我們現在必須注意向農村無產階級（雇農）及窮農與佃農解釋他們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就是徹底實現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後，富中窮農的成份還是有的，不過與以前地主時代的不同，此時他們發展要受國家的監督限制，或者亦可說是類似恢復到商業資本時代初期的成份。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後，國有土地後，這種成份仍舊是有的，如現在的蘇聯），解釋富農的作用，設法使中農中立，頂好使他們傾向我們（就與他讓步些亦不要緊，只要他能跟我們，如能積極的幫助我們更好）。注意富農的傾向力量與組織，尤其在現時（民權特別伸張的時候）應特別注意提高貧農的社會政治地位，使他們脫離受富農政治的影響，設法離散他們受富農的束縛，設法使富農勢力孤單，盡量的組織與武裝貧農，使富農的武裝力量照我們的意思去支配，預防他們那一天不與我們一起去打擊抵禦舊的反動進攻而快要與我們決裂的時候，即可馬上將他們解決。

要曉得工農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并無萬里長城阻隔着，非要經過多少多少年後或等到生產力發展到

了美國的時候，才可以到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性質的轉變要看我們在現時革命中的積極與獲得的力量如何而定。假設我們的力量很充分，貧農跟我們，中農能中立，而富農要不老實要與其他的反動一起復辟，那我們就毫不客氣的要解決他制服他。因爲不如此我們就要吃他的虧。那時革命的性質變了，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了。這是一種可能，我們應努力的奮鬥去獲得此種前途。如我們對付不了富農與反動的聯合，如抓不住中農，如沒有強大的力量去組織好貧農，那就是我們的工作不行，那時革命的性質亦變了，蘇維埃政權沒有了，復辟了，那時必然恢復仍舊是投降帝國主義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這種前途亦是可能。我們應當盡力的預防避免這種可能與前途。我們不必發達了生產力，階級長得大大的（何時算『發達』與『長大』是個問題）然後才奪取政權。我們可以現有的無產階級力量與農民一起先取得政權，然後以我們工農聯合的力量得到蘇維埃的幫助，可以比資本主義國家千百倍加速的去發展生產力，發展階級力量，發展文化，這亦是可能的。至於獨裁一層前面

說得太多了茲不再述。一句話，由澈底民權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必須有獨裁是一定的，轉變的形式是不是一定要

用俄國用過的軍事共產的形式，或有一種新的較好的形式？此問題現在不能說定，要看以後的實際情形來定。

但不能因形式變換連獨裁制都不要！形式可以變換，並且必須適合環境變換，但獨裁好似一種制度却不可變換。

這是革命所不許的！

蘇維埃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獨裁的精義，中國今日的蘇維埃政權的精義是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亦隨革命的進展而轉變其獨

裁的性質。

如果我們能遵照列甯偉大的指示，能以布爾塞維克的清晰堅定勇敢的精神去領導中國革命，則一定可以在此次革命獲得巨大的勝利，那時中國的蘇維埃與蘇聯大本營聯合一起推廣蘇維埃的浪潮到印度爪哇波斯……使蘇維埃的波浪從此更廣大的泛濫於歐美。那時全世界的地面亦只有蘇維埃的紅旗飄揚！這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偉大國際意義！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幾段隨感錄

典琦

拿了兩本革命評論和突擊，信手翻來，就看見一些閉眼睛說的東西，覺得有幾句『老生常談』非重談一遍不可。我很知道他們這些先生們也許是真心，也許是明知故犯，寫了許多似是而非的革命理論，夾在那痛罵反動當局的淋漓痛快的文字當中，是希圖煽惑小資產階級之人心，淆亂革命青年之觀聽的，那些已經在激烈爭鬥的環境中的

工農羣衆是決不會接受他們的美麗的言辭的。但是爲使革命進行中免除歧路起見，總得隨時指出他們的錯誤。因此寫下了幾段文字，但是淺薄的很，又太重複了些，用不着堂皇冠冕的題目，就叫它做幾段隨感錄。

(一) 民主革命誰能領導？

革命評論第一期，施存統『對於革命的意見』文中說

：『我們現在必須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造成真正的民國。……這個任務，在歷史上說，的確是帶有資產階級性的，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澈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只有跪倒於封建階級腳下。中國能夠反抗封建階級完成民主革命的，只有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

同一期內馬澹『中國革命之今日和明日』文內說：『至於後一種意見，以為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建設民主政治，無產階級只有突進到社會革命，這即是所謂中國階級發展率永久性的革命；那末，一天一天只有無產階級去幹社會革命，不但迫着小資產階級去投到反動勢力的懷裏，農民亦有危險（因農民只要農業自由經濟）；結果不僅革命不能永久，恐怕要立時中斷。』結論自然是資產階級才能領導民主革命了。

他們一個說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一個說資產階級能夠領導，究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定的理論？

不過他們講到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都是說現在還是民主革命的階段而不是社會革命的階段。這一點不能說

他們錯了。他們的錯誤是都不肯說：這一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夠成功。施存統能夠說出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而不能說出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馬澹就簡直說要資產階級來領導。

以俄國革命為例，不但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大顯其身手，而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是無產階級居於領導地位，俄國資產階級並不能完盡其任務。俄國民主革命能夠迅速轉變到社會革命的時期，即是因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取得領導地位的緣故。

革命的同志們應當請問施存統和馬澹：中國的革命，誠然還沒有到社會革命的階段，誠然還是要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呢？現在已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不是還能領導這一革命呢？

（二）聯合農民呢？聯合資產階級呢？

中國現在還需要完成民主革命，但這個不是說無產階級還需要和資產階級合作。一般人都承認民主革命的任務在掃除封建的勢力。這一封建勢力從豪紳以至軍閥官

僚，其經濟基礎完全在舊的土地制度。如果不改變土地制度，那末，豪紳地主軍閥官僚永遠不能消滅。如果不爲着改變土地關係，農民也不會起來革命推翻封建統治而建設新的民主政權。所以目前民主革命的內容，主要的，是剷除封建的經濟基礎，即土地革命。因此無產階級應當與農民聯合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應當與資產階級聯合。

而且，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和豪紳地主狼狽爲奸的。有許多工商業者還兼了地主的資格。而豪紳地主也漸漸商業化了。製造土貨多半還是農民的副業，如湖南，瀏陽夏布寶慶紙都是如此，只有很少的工廠如平江紙廠之類是資產階級的。但這些資本家同時是當地的地主豪紳。販賣土貨的商人現在很少，他們的資本是很少的，也不能算做模範的資產階級。現在重要的商人，他們只是販賣洋貨兼做原料輸出的生意，可以說盡是買辦；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附庸，他們不感覺封建勢力妨礙他們的事業。此外只剩得少之又少的仿造洋貨的資本家，他們也許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都有些兒衝突；但是他們勢力太薄弱了，不敢澈底的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他們也

會聯合工農向封建勢力示威，但是當着工農羣衆勢力擴大時，馬上轉過來和豪紳地主階級妥協合作。中國資產階級豪紳和地主的關係既然如此，那末，無產階級更應當與農民聯合去打倒他，才可以根本剷除封建勢力而完成民主革命。

總之，豪紳軍閥應打倒，民主革命應完成，然而，爲了這個，我們不能聯合資產階級。我們應當聯合農民。

(三)目前是不是蘇維埃革命的階段？

現在有一班人，批評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說是太超過時代了。他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點是這時候還不應組織蘇維埃政府。一點是這時候不應由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

這一班人，大概還是留戀着去年上半年的情景，不知道時代已經超過了他們自己了。

在從前，資產階級還有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作用，所以國民政府還得存在。那時國民政府的確沒有壓迫工農，雖然他不是站在工農的立場，雖然只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政權，他只是爲得利用工農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及至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漸穩，工農羣衆的力量已很大，他爲得鎮壓工農而反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及軍閥。國民政府也被他們拿去做反革命的工具了。

到現在，國民黨，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這些東西，一概應當打倒。我們也不用再建立新的國民政府了。因爲以後的革命，應當由無產階級領導。

資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叫做國民政府。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應當叫做蘇維埃。名義是不可以混淆的。

他們懷疑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過早了嗎？決不。自五卅以來反帝的大潮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可惜北伐的軍事鬥爭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年兩湖的土地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很迅速的確切領導，尤其是沒有進而領導革命政權的決心，因此革命的大局被資產階級所破壞。

他們懷疑無產階級領導即是無產階級專政嗎？這也不是。蘇維埃政府在現時的中國應是工人農民兵士等等的貧苦民衆的民主專政，不過是要在無產階級影響之下去顯現他的作用。一方面他承認非無產階級份子參與政權且代表其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使他們漸漸地都無產階級化

。蘇維埃是非常民主的，但對於豪紳資產階級則是專政的。

他們以爲應當經過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時期嗎？小資產階級是不堅決的易於搖動的。他們不能領導，只能參加革命。

至於共產黨之單獨領導中國革命，這是時勢造成的。

試看去年南昌葉賀暴動，不仍然是豎起國民黨的旗幟嗎？直到國民黨完全死滅，羣衆對於國民黨完全絕望之時，共產黨還沒有打倒國民黨的聲音，其實還太客氣呵！

自國民黨崩潰以後，直到今年六月，才看見有所謂突擊派（假定是革命的）之產生，這一年中中國共產黨即令要找革命的同盟者，又從何處去找呢？然而遍地的農民兵士貧民都是共產黨的同盟者，共產黨又何會是孤獨地進行呢？

現在突擊派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將來的命運難免不像夾攻派一樣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他們終究不是一個革命的同盟者，使共產黨當然成爲唯一的革命黨。

革命的青年們！認清目前是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自然可以發現懷疑這種主張的過

早的人們之爲不堅決的革命投機派。

(四) 第三黨是將歸宿於什麼主義？

我今問：第三黨是信奉什麼主義？

人們何不遲疑地答：第三黨是繼承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是信奉三民主義的。

可是，甚麼是三民主義呢？民族主義是要我們去學日本的，民權主義是剝奪得人民一權都沒有的，『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見本報前各期秋白同志關於三民主義諸論文。）這根本是反革命的主義，信奉這種主義的黨，如果不叫做『中華反革命黨』，而仍叫做『中華革命黨』，那就是歷史的錯誤！

自然，第三黨的先生們，可以答覆我們說，他們信奉的三民主義是革命意義的，不是反革命意義的，是照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不是照胡漢民戴季陶等所解釋的，

我們的死者

甚至不是照孫文自己所解釋的。我們可以答覆第三黨的先生們：三民主義沒有甚麼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別，他只是一個，他只是現在國民所實行的主義！現在國民黨的實際就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再沒有甚麼別樣的三民主義！

如果他們一定要說，他們信奉的是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上的三民主義，不是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那他們就應該知道兩點：第一點，這個宣言是鮑羅廷起草的瞿秋白翻譯的，他的精神是共產主義，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第二點，這個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方能稱配，方能實現。現在第三黨明白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可知他們所信奉的三民主義，仍舊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即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

沈資田同志傳

陸吾仁

沈同志似蓮，原名資田，江蘇上海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年三十七歲，家中稍有資產。幼時曾學洋貨業，店主很信用他，所以滿了師，就託他經理店務。一九二〇年，江蘇省立第二師附設職業補習夜校，沈同志入校求學，跟江西趙幹同志（原名醒儂）等創職業市，結合同學以爲社會改造底先驅。明年社會主義青年團公開徵求團員，又跟趙幹同志同時入團，沒有多少時候，便以年齡關係，改隸共產黨。五卅之後，沈同志正在報關業義務學校當教員，那天帶了一大隊學生，領導羣衆在南京路往來，高呼反帝國主義口號，從此後益加努力於革命工作了。其時曾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南市部書記，一九二六年受黨的委任，奔走於上海淮北間，運動土匪響應國民革命軍。這年冬天，上海第一次暴動，沈同志爲南市指揮員之一，與奚佐堯同志共同工作，幾乎爲李寶章爪牙所捕。沈同志屢次遭遇危險，甚至把他所經營的資生工業廠也停閉了。後來上海歷次暴動，他從沒有一回不積極參加的。穿了一件破舊袍子，天天咬着燒餅充飢，嘗盡了艱難。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困苦，而他底意志益發堅銳。等到反革命的國民黨，背叛革命，舉行清黨，沈同志因爲努力職工運動遭反革命者所忌，而通緝，上海是不能住了，於是問道到杭州，由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派任爲江干區委書記，過了幾時，便調任中城區委書記，後來擔任中國濟難會浙江省總會主任，兼中國共產黨杭縣縣委常務委員。去年十二月某日，集會於杭州西湖飯店，跟史學章同志（原名池菊莊）鄧桐同志（原名陳丹池）等爲偵者所捕，至二月九日就遭了難。臨刑的辰光，面色不會有一些改變，大呼共產主義萬歲，打倒反動的國民黨者好幾回。嗚乎烈矣！沈同志秉性極其肫篤，朋友相與之間，從沒有過分的舉動，勤勤懇懇，祇恐待人待的不周到，所以羣衆統通信服他。妻張女士，很早就逝世的。沈同志遺下一個六歲女孩，名叫穀新。

一九二八年於滬北

悼袁孟冰楊留等

星月

這次我回到江西的時候，正值白色恐怖嚴重的籠罩着全省，許多英勇善戰的革命同志都犧牲於新軍閥槍刀之下，在順德門外，每日平均至少有一兩個共產黨員槍斃。

資產階級與一切反動的土豪劣紳，上在那裏拍手慶祝，頌揚朱培德王均鎮壓共產黨的德政。他們似乎在那裏說：『領導工農羣衆與我們拚命的共產黨徒，現在已捉的捉，殺的殺，從此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

當去年雙十節的時候，南昌時時傳佈一種恐怖的消息，說共黨要乘機暴動，當時全城戒嚴，我們的勇敢戰士袁孟冰不久遂在城內被捕，其時有許多人竭力赴各方營救，并有人到熊育錫處請他疏通，誰知這位天字第一號的土豪劣紳熊猴子竟板起面孔來，自以忠實同志自居，說什麼『站在黨的立場上，不能對任何共產黨寬恕』——可憐得很，熊猴子在民十二的時候，還率領全校學生慶祝曹錕登位，如今搖身一變，居然變成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真不愧為孫猴子的徒子徒孫了——我們的孟冰和同道的楊超，王環心不到幾天便做了白色魔王鐵爪下的犧牲者了。

孟冰號玉冰，又別署冰冰。他在學生時代就有階級的覺悟，曾加入S·Y，民國十三年，他曾被蔡成助捕去一次，幸營救得快——那時他的先生熊育錫還未得意，也幫着營救，可是到了現在，他竟反眼不認人，於此可見中國

階級分化得顯明——不久便出獄。

他在上海武漢江西會負責做過很重要的工作，他那勇敢的精神，靈敏的思想印到許多同志和工農學生的腦子裏永久不會磨滅。如今他死了，可是他的赤血將從地下噴發，洗淨黑暗陳腐不堪的江西。

楊超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雖然祇比我大兩歲，可是他比我覺悟得早，他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便從事於革命運動，愛讀革命的書報，他在校的成績是素為一般教員同學稱許的。十四年他轉入東大附中讀書，努力於南京的工人學生運動，當時五卅案起，他席不暇煖，奔走不息。去年他在武漢江西做工作，甚得一般革命羣衆的信仰，不幸於十月間竟與孟冰同時被捕，不久便與孟冰環心諸同志同日犧牲了。死時年僅二十三歲。

此外還有許多努力的同志，如王環心曾天宇李建康王宗淵，都陸續為反動的爪牙抓去槍斃，我苦不知道他們的歷史，不能詳述，我祇有說他們的鮮血將從地下如泉一般的噴湧起來，沖去一切白色勢力。

一九二八年三月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蘇聯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史達林布哈林向忠發李振瀾所提出之草案——

(一)

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民權革命在經濟上既沒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關係之消滅），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權鬥爭上也沒有完成（中國之統一及民權解放），在政權的階級性上更沒有完成（工農獨裁制。）認爲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已經生長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之主張，是對的。同樣，認爲中國革命是『無間革命』（共產國際執委駐中國的代表之主張）也是不對的。要想跳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同時並認革命爲『無間革命』之傾向，其錯誤與脫洛茨基級一九〇五年時的錯誤相類似。如此設問並且得出『無間革命』的答案，顯然是將中國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地的革命，一筆抹殺，所以這種錯誤大爲有害。

(二)

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大致都在共產黨的口號並且大半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者，已經過去。

第一個浪潮的終了，是在革命運動的幾個中心地域，工農受着極厲害的歷史失敗，一部份共產黨及一般革命的工農幹部受着極殘酷的屠殺摧殘，社會階級兩極端極劇烈的發展，互鬥的階級各自確定自己的政治綱領，國民黨軍閥之指導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導，廣大的勞動羣衆得着極大的革命經驗，最後，使中國羣衆的革命運動，整個兒的進於新的蘇維埃的階段。自然無疑的，因爲社會階級的聯合變更，而有相當的反動勢力之結合（Consolidation）：資產

階級不但進而與封建軍閥結合完全的反革命聯盟，而且事實上和外國帝國主義者妥協，帝國主義者不但表現攫取中國經濟權利的高度的積極性，並且增高自己對於中國的政治勢力。反革命的這三個主要力量，協同的反對工農反對革命反對共產黨。同時這反革命的營壘之內，也有極劇烈的內部鬭爭，一方面表現於中國互鬥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別方面也反映着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利益矛盾。

(三)

現在還沒有全國範圍的新的羣衆革命運動之強有力的高潮。但是，許多徵兆，都指示工農革命正走向這種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廣州工人之暴動，而且許多省區農民運動的開展（廣東各縣的暴動，湖南革命運動的開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東滿洲北部諸省），再則軍閥軍隊中兵士羣衆的憤激而倒戈也日益發見，這些都指出革命的高漲——走向新的高潮。經濟狀況之急劇的惡化，財政的紊亂，軍閥混戰的破壞，空前的政治壓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動羣衆到革命鬭爭的道路上去。

(四)

中國革命的經驗證實他的一種特性，就是運動的發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當地歷史的條件。他至今的發展，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也是不平衡的。現時的形勢是：一方面許多省區之中農民運動往前發展，別方面在許多工業中心工人運動受着極大的摧殘，在極厲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現相當的挫折。

(五)

這一切形勢可以確定主要的黨的策略路線，黨應當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這一高潮，必須要黨起來組織並實行羣衆的武裝暴動之直接的策略任務，因為只有推翻現存政權的方法，能夠解決革命之種種任務。正因為如此，現時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羣衆，對於他們的政治教育，組織他們，使他們圍繞着黨及黨的口

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統一中國，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推翻現存的政權，工農獨裁制，組織蘇維埃。）現時形勢之中的最大的危險，就是工農運動的先鋒，因為估計現時形勢的不正確而過於輕視敵人的力量，可以脫離羣衆而過於前進，散亂自己的力量，而使敵人得以各個擊破。如果共產黨不了解組織羣衆與征取羣衆之必要，如果他不能戰勝種種使他忽視準備羣衆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圖，戰勝種種使他忽視準備當前的中心任務之嘗試，那麼，共產黨一定要被擊散而散亂自己的組織。

（六）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因此特別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他注意加緊工農之間的羣衆工作。必須竭力加緊組織工會的羣衆工作，爲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謂『兄弟會』等等，並且（爲反對黃色工會的警察式的國民黨式的機關起見），如果黃色工會多少有些羣衆組織的性質，那麼，也可以滲入公開的甚至黃色的工會，以奪取階級敵人影響之下的工人。必須同時永久拋棄職工運動中的恐怖政策，這是對於黨有非常之大的危險的。必須最堅決的反對以強迫方法舉行罷工。只有說服羣衆，使他們相信黨所提議的方法之正確，只有取得羣衆中之絕對的贊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導運動。同樣，必須加緊建立和擴大農民組織的工作（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等等），特別注意貧農之中的工作，特別組織鄉村中的無產階級成份。有系統的、日常不斷的執行提高羣衆階級意識的工作，指導他們的日常鬥爭，組織他們，這在現時對於中國共產黨比任何時候都要重要。

（七）

必須堅決的反對工人階級某種成份之中的盲動主義，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市與鄉村中的發動暴動，反對玩弄暴動，不做工農的羣衆暴動，而去玩弄暴動，這是消滅革命的『正確的方法。』黨指導着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遊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

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裏也應當見着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Coordinated）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範圍之內的發動。因此，必須反對對於游擊戰爭的溺愛，反對沉溺於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游擊戰爭（這些危險在兩湖等處曾經有過）。必須經常的不動搖的去組織農民的發動，黨應當預先便注意中國各省區各種不同的特殊條件。這些不同的條件，首先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區域之內估計到。並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蘇維埃化的農民區域中，黨的主要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和組織紅軍部隊——以備這些部隊漸漸聯合而成全國的中國紅軍。

（八）

革命往前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竭全力以鞏固中國共產黨本身及其幹部，鞏固他影響之下的團體及黨的中央。中國共產黨雖然在八七會議之後，大致糾正了自己的機會主義錯誤，這在共產國際以前的議決案就已經說過，可是他還沒有完全適應現時形勢的新條件，表現策略上的動搖（看輕盲動主義的危險，職工運動中之恐怖方法，沉溺於鄉村中的游擊主義），以及組織上的動搖。鞏固黨部組織，吸收新黨員，鞏固中央黨部與地方黨部的聯絡，建立堅強的黨的機關，正確的黨與非黨羣衆的關係，反對機會主義的餘毒，反對『左傾的高調』（『先鋒主義』，組織『新共產黨』的論調，恐怖主義，盲動主義，強迫罷工等等）——應當是黨的當前任務。

（九）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實行嚴厲的鬥爭，反對組織新的彷彿是『真正共產主義的』黨或者所謂『勞農黨』，而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黨。有些過去的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等）是有組織這種新黨的企圖，其實這種新黨，將要是孟塞維克的反農的黨，蔣介石或其他工農創子手的走狗。反對工農運動中的右傾派與反革命派的鬥爭，是黨當前的任務，而這種鬥爭，將要因為中國共產黨內部愈加堅決的戰勝『左傾的機會主義傾向』，

同時，不對機會主義餘毒有任何讓步，而愈有成效。

(十)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必須估計中國革命運動的一般經驗，而使這些經驗的教訓一直到黨的支部。廣州暴動是中國無產階級建立蘇維埃政權之英勇的嘗試，對於工農革命的發展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這裏也暴露指導機關的一些錯誤：工農之中預備的工作不充分，敵人軍隊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對於黃色工會會員的態度不正確，黨部及青年團本身的準備不充分。中央完全沒有接到廣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調動羣衆也薄弱（沒有廣泛的政治罷工，沒有選舉的廣州蘇維埃以爲暴動之機關）；對於這些，直接指導者應負責的就是政治上對共產國際執委負責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雖然有這些指導方面的錯誤，但是廣州暴動應當認爲中國工人極大的英勇精神的模範，他們是的確有取得中國大革命之領導權的歷史使命之資格的。

(十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定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都應當實行自己的天職：嚴厲的反對社會民主派及脫洛茨基派的造謠，他們說『中國革命已經消滅了』這種造謠誣蔑，不過使帝國主義的在華工作更加容易，帝國主義本來只想完全鎮服中國的工農運動，而中國的工農運動却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各國共產黨都應當竭全力贊助中國革命。現時這一時期，正是帝國主義反革命的干涉中國加緊的時期，所以各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贊助尤其必要，尤其重要。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尤其是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更加要力爭撤回駐華海陸軍，反對割據中國領土，瓜分中國領土，反對鎮壓中國革命的政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號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產黨員，要努力執行無產階級團結之天職，實行幫助中國英勇的無產階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二月會議的中國問題議決案之後，接受這一議決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間，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議決案必要的具體步驟。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面即盡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之玩弄暴動，而且反映着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國際的決議亦就是指導我們努力繼續戰勝這些盲動主義以及青年團之先鋒主義傾向，在艱苦的鬥爭之中鍛鍊，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思想，澈底肅清機會主義的餘毒。黨只有在這種路線的基礎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務：組織並教育勞動羣衆，以造成革命鬥爭之勝利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之必要條件。

.....

.....

.....

現時反動勢力雖然聯合一致的反對工農及共產黨，然而不但帝國主義軍閥國民黨之內部有許多矛盾衝突，而且財政上經濟上很明顯的趨於更大的崩潰（許多工廠停閉，新的稅捐，內外借款的無着和困難等等），所以反動政權是不能穩定，同時農民鬥爭極普遍的發展，擴大到許多新的省區，引進農民中的新的成份，口進於更高的階段（土地革命之深入）。軍閥軍隊的崩潰現象。亦就明顯的指出勞動羣衆中之新的成份（兵士）日益引進於革命的鬥爭。

中央政治局認為不但要切實的準備城市與鄉村之間鄰近省區之間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要加緊的領導自發的

農民暴動，加緊的執行城市工人中之羣衆工作及宣傳，加緊的執行兵士運動，使這些鬥爭相配合相適應起來。客觀上農民自發的暴動是在發展，是在艱苦的奮鬥，一開始便不能不很快的轉入武裝的鬥爭。必須要努力增高農民運動政治覺悟的程度。蘇維埃的區域之中要切實實行土地革命，並且要努力建立紅軍，聯合農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

至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則中央政治局向來明白的認清中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土地革命）。脫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無間說』，認爲『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確是要跳過民權革命的階段，（工農民權獨裁制）而直接進於社會主義的革命。這種觀點如果移到中國革命上來，是顯然不正確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擴大會議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是有確定的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與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

瞿秋白同志這一本書『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之出版，在目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這本是對內的報告，隨後決定刪去其中純粹關於黨內問題的一小部分而拿來公開出版了。這是一本重要的書，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分析過去三年中國的革命運動，很正確的研求其經驗及其教訓。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其階級，其各階級結合形勢的變更，其前途，以及當前的問題：——總而言之，最近國內『論壇』上所熱烈爭論的問題，我們都可在這本書中找到正確的答覆。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目前革命局勢的開展

維 漢

五三慘案的發生，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進攻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投資是以國家資本為先驅，特別帶着武裝衝突的危險性，加以歐戰後資本主義漸漸暫時穩定，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發展到了一新的危機非向中國猛烈進攻，便沒有出路。美國帝國主義經濟突飛的發展，使牠對於太平洋霸權的競爭更為急進。日美雙方近年來之擴張軍備，提倡軍事教育不遺餘力，就是指示帝國主義間武裝衝突的必然爆發。英國帝國主義在五三慘案中是與日本帝國主義互相諒解互相提携的，因為英國帝國主義正在此時期勾結桂系軍閥努力恢復其在華南之故有勢力而加以擴展，當然承認日本帝國主義操縱於張作霖與蔣馮閥各派軍閥之間以進步的掠取華北之特別權利。總之，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下，英美日帝國主義必然地向中國進攻，因此互相爭奪太平洋的霸權，無論他們中間結合的形勢的怎樣，而太平洋大戰是無疑的日益迫近。因為如此，

中國革命的近來開展的趨勢，具有非常重大的國際意義。國民黨實行反革命以後，城市羣衆遭遇着空前慘酷的白色恐怖，同時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宣傳，把一般愛和平怕鬥爭的小資產分子按住不動，工人階級暫時陷於孤立的地位，因此城市羣衆的革命運動，表面上暫歸於沉寂。但是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一天天增加其反動，如混亂的慶戰，不斷的屠殺，與蘇俄絕交，加重捐稅等，同時帝國主義乘時進攻，如廈門日人殺華人案，新大明案，美船在漢口行凶案，英國船職員毆斃搭客案，到處行兇挑釁，於是更構成國民黨與帝國主義間進一步勾結的局面，如李濟深與香港的親善，南京政府對美解決寧案，並壓迫福建的反日運動——這樣的形勢，便使城市羣衆一天天脫離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影響，而無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一天天擴大。及到五三慘案發生，於是全國各大小城市，反帝國主義運動普遍的復興起來，尤其是沿海各省。有廣

大的工人羣衆而爲全國工商業中心之上海，可以作這種氣象的代表。

當五三慘案初發生時，豪紳資產階級恐怕共產黨領導起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以致危及他們的賣國地位，於是造出『鎮靜』『忍讓』『維持後方治安』的口號，作爲壓迫民衆反帝運動的理由，實行禁止集會游行張貼標語排斥日貨等等。但他們知道民衆情緒非常激昂，不能簡單地壓迫，於是與國民黨總商會共同組織一各界反日暴行委員會（上海）想藉此統一反日運動在國民黨領導之下，以並不實行的『對日經濟絕交』的口號來和緩羣衆的一切實際行動，停止其他反日團體的活動。這個組織，完全爲買辦階級大商人及反革命的國民黨所操縱，他們的經濟絕交辦法，只是要商人將日貨登記，並不檢查日貨，連工界反日後援會檢查日貨的行動，他們也要來限制，檢查出來了，要由他們來處置。

但是，他們的企圖仍然不容易實現。包辦是不行的，在上海的反帝組織，還有工界反日後援會，濟案後援會，僑日各界反日大同盟的分會等。對日經濟絕交不執行

也是不行的，只店員工人就組織了二十隊以上的檢查日貨隊，各廠各業各校的工人學生羣衆都自動的檢查日貨，他們有計劃的有組織的開始經濟絕交的工作了。固然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使用了許多方法來破壞這些真正反帝的組織，但是始終不能阻止羣衆的反帝的鬥爭。濟案後援會很少實際鬭爭的行動，他們沒有十分注意。工界反日後援會是商務南洋等七大工會所發起的，多少和反動的國民黨有些關係，所以他們就由反動分子林培根從中活動消滅這個組織的鬥爭作用。然而加入了這後援會的工人羣衆，他們還是宣傳反帝，組織講演隊，檢查隊，許多檢查隊如紙業洋布業……等的成績都非常的好。對於僑日各界反日大同盟呢，他們根據那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東京總支部的電報，任意指爲共產黨組織而加以摧殘。祕密拘留其赴市黨部接洽之代表。但是，這些新從日本回國的學生，正是憤於國民黨東京總支部勾結帝國主義壓迫他們的反帝運動而回國宣傳，現在看了國內的情形如此：所謂國民政府也者居然無恥的屈服於帝國主義，還要摧殘愛國民衆，他們更左傾了，他們聲嘶力竭地到各學校各工廠去接洽

去宣傳，獲得了無數的同情與援助，如復旦大學大同大學之懇懇招待，工界後援會羣衆之歡迎他們去參加工作等，使反動的國民黨不敢公然繼續壓迫。

國民黨消滅反帝運動的策略，除開上文所述者外，對於學生羣衆，還有幾點：他們要各校學生罷課三天宣傳並募捐援助北伐，組織學生軍，想藉這些不關痛癢的活動來消滅學生的反帝情緒。開始的時候，學生羣衆果然被他們引到歧途上去。加以『鎮靜』『忍耐』『維持後方治安』等等的藉口，無形的把一般市民的反帝高潮沉寂下來了。可是羣衆是不能永遠蒙蔽的，國民黨的陰謀一經共產黨在羣衆面前指出，便完全失掉了作用。而『五卅』『六三』的南京路上和西門等地竟有數萬的羣衆的示威遊行，高呼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的口號。五卅那一天，反動派臨時改變罷工一日的決定，可是各廠各業的工人大半對於他們的命令不理會，還是有一萬二千人罷工一天，有一萬三千工人停工半小時。在罷工的時候，工人通通開會紀念，或出外宣傳，大多數參加遊行示威。各學校通通罷課一天，有一大部學生參加示威。

當示威的行列經過南京路時，電車工人黃包車夫及各店舖的店員學徒，都很興奮的跟着大隊呼口號，拍着掌。這一次行動，不僅影響了工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甚至影響到了巡捕警察和士兵。到了六三，紀念五三的週月，羣衆精神更爲振奮，行動更爲勇敢。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表示城市羣衆的革命的活氣甦醒過來了。

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如雨後春筍般的新出版物出現於上海，差不多每一種都要談到反帝國主義，大部是反對國民黨當局的『鎮靜』『忍耐』，反對『秘密外交』，主張復活民衆運動。這中間當然有許多派別的爭鬥，而且這些爭鬥很足以表現豪紳資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黨的劇烈分化，反映着反革命的聯合戰線之動搖崩潰，萌蘗着社會各階級的新的結合形勢。最顯著的是從西山會議派（代表刊物的名『再造』）起，而將派『新生命』『夾攻』，而汪陳派『革命評論』，而第三黨（『突擊』『燈塔』），各有其獨立宣傳的刊物，代表着各階級的意識：自買辦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而右翼的小資產階級，而左翼的小資產階級。這就是說明：在反帝國主義運動當中，小資產階級十

分搖動，資產階級對於他們的聯繫力，已是非常薄弱了；於是民族資產階級不得不從買辦階級的近旁而左傾起來，結合右翼的小資產階級，想以左提右挈的方法重新鞏固他們反革命的結合，而維持他自己的領導地位。假使民族資產階級恢復了他的領導地位，那些軟弱的左翼的小資產階級就只有沉默下去或是降服於資產階級。

民族資產階級的企圖，我們只要看他們在反日暴行委員會的作用，就可以證實。最近反日暴行委員會忽然改變態度，一方面積極檢查日貨，通過懲辦奸商條例，一方面大做其提倡國貨運動，特定出提倡國貨運動週，一面又召集全國反日大會，這種種的進行，顯然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一方面想藉提倡國貨而發展其經濟，一方面想團結全國的大商人，且吸引中小商人於其領導之下，而向無產階級進攻。他們在提倡國貨的宣傳中，指明勞資合作的重要，這是把反帝和反工人鬥爭連接一氣了。他們想打擊新開展的階級鬥爭啊！

不過民族資產階級的新策略，是不容易完全實現的。因為第一，他自身還是需要日貨，如織造業需用的細紗

仍須從日廠買進。第二，大資本家和小資本家衝突，大資本家和國民黨勾結藉反日的組織籌款，定出徵收救國基金的辦法，結果是剝削小資產階級而惹起他們的反對，如常熟江陰武進暨上海各區布業棉織絲光染織各業紛紛反對徵收基金，聲言要停廠，而寧波的布業爲反對繳納救國基金與反日委員衝突而鬧得全市罷市。第三，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衝突。國民黨雖然努力爲資產階級做事，但是也有許多事情爲資產階級所不滿，如國民黨的勞資仲裁是要賄賂的，然而結果並不能完全如資本家的意思以壓抑工人，如估衣業罷工，資本家曾出十二萬圓給錢大鈞（警備司令）陳德徵（市黨部委員）等，但估衣業罷工工人還是獲得相當勝利，資方因罷工的損失却不少。絲廠罷工，賄賂二十萬圓，結果也是一樣。這種腐化而無力量的工具，資產階級拿了也不能如意的利用，因此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自然不能維持。

由這次反帝運動復興了城市的革命潮。階級的爭鬪是非常之發展了。工人羣衆在這時期中把國民黨的反動真相更看得清楚，普遍的對國民黨絕望，甚至帶改良色彩

的工人領袖在公開的集會中罵工整會，不滿意國民黨，譏笑工整會的職員。工整會派人參加集會，常被工人揮之門外。各廠各業的爭鬥比較從前也是發展，如絲廠估衣業雜貨業菓業等工人紛紛起來，爭鬥形式有的是罷工，有的是怠工，有的是包圍廠主等等。還有失業工人的團結要求工作。這種形勢還是繼續增漲，可以走到一新的高潮。

小資產階級羣衆在反帝運動中是一天天左傾的，主要的是不滿意於國民黨之投降屈服及壓抑民衆運動。而且在反帝行動中，只看見大商人與國民黨勾結剝削小商人，只看見租界巡捕解除學生軍軍服，只看見國民黨封閉各種左傾的刊物，這種事實層出不窮，所以羣衆還是繼續左傾。尤其是各校學生，分化得厲害，學校中的揭示處，不同思想的各派互相攻擊的言論，如春潮暴發，而普遍的傾向是反對目前的統治者。

帝國主義方面，也是表現着相互間的衝突。在抵制日貨的時期，英國帝國主義十分熱望從中取利，他們棉紗業家正在計劃怎樣多運些低價的棉貨來中國銷售，宣言和日本競爭。在上海的英國紗廠如怡和等對工人也表示和

緩。日本帝國主義則仍然是積極進攻的態度，如內外第九紗廠最近將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加長，工人反對，即迫令工人出廠，實行閉廠。

因爲工人羣衆之檢查日貨等工作非常嚴厲，抵制日貨發生了一些効力，後來資產階級又乘機利用以發達國貨的營業，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確實受了一點打擊。以最近的經濟消息證之，有如次之幾點：

(一) 日人消息：大阪府下有日本氈布工業組合，所屬工業已各減工，職工減資二成，滯貨堆積。又府下絲巾生產地全部休業。均係受抵制日貨影響。

(二) 日人每日新聞社調查：五月份上海對日輸出，比四月份大見增加。於品目：雜谷肥料增一種，原料品粗製品增十五種；於數量：前者增十二萬四百四十六包，後者增四萬五百二十四包。這是因日商恐怕原料缺乏，所以添購趕運（這也是因爲經濟絕交還沒有充分做到不買也不賣的程度）。

(三)國聞社消息：據調查，六月份日本對華貿易輸出總數爲二一，四二九，〇〇〇元，輸入總數爲一三，九八八，〇〇〇元。查上年六月份對華輸出總數爲二九，七二一，〇〇〇元。兩相比較，計本年度減少八百二十餘萬元。此項貿易額，所以驟減巨數，顯係抵制之成績。惟六月份尙爲抵制之初期，六月以後，提倡國貨之工作愈爲猛進，近來進口日貨日見減少，預料七月份之進口日貨數額，必將更爲衰落。

中國共產黨在這次反帝國主義運動中，主要的策略是積極領導無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羣衆，發動反帝國主義的大的小的鬥爭，厲行經濟絕交，同時暴露國民黨資產階級之妥協反動的眞面目，領導羣衆反對妥協賣國的外交及不着實際的假愛國運動，主張打倒賣國且壓迫民衆的統治者國民黨，民衆自己恢復民衆運動，反對聯英美抗日本的賣國政策，……。

中國共產黨對於反帝國主義運動有獨立的宣傳，他將一切帝國主義走狗的假面具揭破。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將反帝國主義運動和一般的階級鬥爭

連繫起來的，事實上只有如此，方才可以推動革命，推動反帝運動。那些資產階級的愛國運動的理論和行動，完全是代帝國主義消滅民族的革命，唯有階級的鬥爭可以打破這種民族的革命之障礙。無產階級自身的組織，也只有從鬥爭中可以鞏固，他的政治影響也只有從鬥爭中可以擴大。誰要把階級鬥爭和反帝運動看成兩件不相關的事，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因爲這一觀念可以使革命發生危險的結果，即是，反帝運動要變成了替革命的敵人國民黨搖旗吶喊，羣衆力量不會積聚起來，而反帝工作也決不會有成效。同時，共產黨也反對那過於左傾的離開羣衆的策略，如打殺日本人，焚燬日僑財產等行動。因爲這些行動僅僅只有少數人可以執行，決不會有廣大羣衆參加，在廣大羣衆的力量還沒有積聚也沒有開始活動的時候，徒然促起相互衝突的帝國主義，以及相互衝突的帝國主義與軍閥堅固的聯合起來而對萌芽復興的革命運動以大的壓迫，雖然洩了一時之忿。實際上有什么意義呢？只有很細心的很耐煩的去領導一切的鬥爭，即使是極微小的鬥爭，也不可以忽視，也須用全副精神領導起來，這才可以漸漸

發展到革命的高潮。我們必須有走在羣衆前面的策略，但是這必須剛好在羣衆的前面而不走得太遠，否則將成了英雄的個人舉動，必妨害羣衆的革命運動之進展。

現在，民族資產階級也能夠參加抵制日貨的工作了，這固然是他們利用機會增進自己階級的利益，但這當然也是爲羣衆運動所推進的，這是反帝運動進了一步。但是，羣衆的第二步工作是怎樣呢？一定把經濟絕交的工作更充實擴大起來，如對日貨不但檢查而且焚燒，以及不替日本人作工，不供給日本人以糧食或原料，不坐日本船……等事。將反帝運動更推進一步是非常之必要的，因爲完全讓資產階級把反帝運動停止在提倡國貨的宣傳一階段中，不久又將被他消沉下去；而且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着着進攻，特別向工人羣衆進攻，更逼使我們非前進不可。我們還是時時記着：反帝運動必須反國民黨反資產階級的鬥爭聯繫起來。

本文所根據的事實，大半是上海的，但上海是中國的第一都市，他的影響及於全國的。上海的反帝工作的確比較內地的城市爲好，這當然是因爲環境的差異，而中國

共產黨的策略在上海比較能夠到羣衆中去，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卽就各省的情形而言，最近城市的羣衆運動也是紛紛地恢復起來，例如廣東的佛山江門石龍汕頭等城市的工人鬥爭很有進展，香港及廣東全省各大小城市都進行着反帝國主義運動，山東天津及吉林的罷工，相繼發生，江蘇浙江及蕪湖工人亦有鬥爭的事實，卽在白色恐怖籠罩中之兩湖江西，近來萍鄉安源株萍路一帶，工人鬥爭及一切市民的反帝運動，也有很好的進行。這些情形，告訴我們以全國革命的趨勢，是城市的運動重新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加強，必能使正在蓬勃發展的土地革命掃除其落後的農民意識而得着更好的發展。

伴着反帝運動而興起的不僅是工人的經濟鬥爭政治鬥爭，還有一般市民的民權運動，正在廣大的興起。這些運動要能夠緊密的聯繫，城市的民衆要在這些爭鬥中廣大的結合起來，漸漸向前發展，加強城市對鄉村的領導作用，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作用，走向第二個全國範圍內的革命的高潮。反動已達頂點而不能不

動搖崩潰的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快要被這個高潮淹沒。
這就是中國革命的趨勢。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

統一財政和裁兵之不能實現 典琦

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能不能維持，從他們的經濟建設財政整頓之實現與否而定。關於這一點，我們最好引用資產階級自己的供狀，即上海總商會在經濟會議中之提案。他說：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為時已逾一年。此一年中國用，除以江蘇全省之國稅收入為挹注，以及浙粵兩省略有接濟外，餘幾全仰給於各種庫券。』

這是說明他們的政府之財政政策，只是發票子。

『此種情形，僅可彌縫於一時，斷不能恃為永久之計畫。蓋由前之說，江蘇一省之財力，既不能供全國之支應；而一年來所發庫券，其數將近一萬萬（註）其募集區域又何限於上海附近，其可以吸收之流通資金，就經濟狀況言，已逾其量，此後亦斷難為繼

。』
這是說全國資產階級的菁華，所謂東南財富之區，已經更沒有支持他們政府的財政之能力了。也就是說經過資本家豪紳地主以剝削工農，已經達了最大限度的可能了。

『況政府自收復直魯兩省以後，轄區愈廣，支應愈繁，此兩省財力，經奉魯軍閥連年搜括之餘，方議減除苛稅，與民休息，此後收撫潰軍，辦理善後，該兩省既無就地可籌之款，勢必仰賴政府大批協濟。是統一以後之財政，較之統一以前之財政，收入則不增，而支出則反鉅，已為顯著之現象。近年以來。雖曾舉辦數種新稅，竭力從開源方面而着想，然如二五附稅捲烟特稅煤油特稅等，皆已指定為庫券之基金，斷難再行抵用，開源方面，已屬無從入手。』

這是說打到北京以後之南京政府，財政更沒有辦法；直魯兩省再不能搜括，還會要向中央索款。

『或謂財政部現在能措款項者，僅有江蘇安徽浙江三省，如能辦到統一各省財政，則財政當有起色，國用必多裨補。無如各省經迭次戰亂，共匪擾累之

餘，類皆收不抵支，虧負累累，如湘鄂豫陝甘等省，且希望中央能早日統一接收，以其此後支出，可仰賴部款協濟。蓋各省因軍費膨脹之結果，無一不陷於捉襟見肘狀態，所謂統一財政者，不過統一各省之債務而已。欲恃此以補救財政，可謂南轅北轍，毫無是處。」

還是把他們政府財政會議，說得一文不值。南京政府不能向各省要錢，各省倒要問南京要錢，財政會議的無結果，可想而知。（現在武漢政分會財委會提案，便是兩湖境內中央直轄各機關十七年度預算收支不敷應如何補助案，國民革命軍到達武漢以後，中央政府機關，提借各銀行商號借款，及透支中央銀行款項，應如何價還清理案。

粵桂代表說：粵負債二萬萬，桂亦入不敷出，粵要求長時間整理，桂請中央指撥國稅協助。）

同時各省的經濟省垣財政破產，也是真確的事實。他們現在自己知道這些危險，將怎麼救濟呢？

第一，仍然繼續發票子的政策。北京攻下以後，計發出煤油公債四千萬，天津海關二五庫券九百萬元。

第二，他們感覺兵額太多的危險，而倡裁兵之說以達減少支出的目的。

就第一個辦法，發票子的結果，有張作霖唐生智的前例，是鮮異於自掘墳墓。就第二個辦法看，他們的總司令只能藉此裁去一部分雜色部隊，決不能真正減少其實力，因為要準備即將爆發時重新分配地盤的戰爭。現在第一集團軍的裁兵辦法，是預計裁到十五師，每師一萬五千人，即是仍留二十二萬五千人，這不過將『軍』的名義改為『師』罷了，真是滑稽之至。這些軍閥，為整理他們的財政稍為發給一些欠餉以維繫軍心起見，未必不感覺裁兵對於他們本身的必要；可是為要戰勝敵派的軍隊擴張已派的地盤，使他不能不留意着固有的實力，並且要擴大這種實力。這種戰勝敵派擴張已派地盤的爭鬥，對於每一個軍閥都是必要的，因為不如此，便無從安插他底下的羣衆，如數目一天天擴大時，大小軍官政客貪官污吏，而自身的地位將被他們衝倒。再則，裁兵決沒有安置兵士的辦法，如果他們能夠解決兵的生活的問題，則對於目前流在鄉野間之無量數土匪即從前的兵或將來的兵，為什麼不能

設法去安置呢？總商會提案中云：裁兵方法一是移民開墾，其籌經費的方法，是發行農墾公債，而以開墾利益為担保。他這種方法是南京政府所不能實行的，因為擔保品不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公債的信用必定不好。馮玉祥政府不是中央，更不會負這個責任。移民開墾是唱了多年的老調，但是誰肯丟開肥美的地盤，來做這筆難做而不一定有利的生意呢？

(註)按南京政府在北京攻下前已發行庫券八千六百萬萬元，計

第一次二五庫券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續發二五庫券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捲烟稅庫券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北京攻下後又發行庫券	四千九百萬萬元，計
煤油公債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天津海關二五庫券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共有一萬三千五百萬元了。

舊官僚與新中國

山石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的統治，建設一個『中華民國』。迴想當年，多少人歡天喜地的慶祝過革命的勝利！但是結果沒有一個人不承認辛亥革命完全是失敗的。失敗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形式上推翻專制的舊統治建設新式的民國；但實際上政權仍舊操在舊統治階級的手裏，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機關，仍為滿清半封建的舊官僚以及豪紳所支配，換言之，在政權的階級性上面，並沒有大的變動。

現在國民黨北伐告成，統一中國，全國都是青天白日旗的領土（東三省將掛青天白日旗），據說軍政過去，訓政開始，黨國要人忠實同志正在歡天喜地的慶祝『革命的勝利』。

可是我們拆穿西洋鏡看看，上自南京政府下至省政府縣政府，充滿着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等等的舊官僚，從前是在北京政府下的賣國殘民的舊官僚，現在一塔括子都是黨國之下頂括括的忠實同志。這班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等等的舊官僚，看見從前高喊打倒舊官僚的要人，未免相視一笑的說道：我如早知你們所謂『打倒』即等於聯合，那我們早可同你們聯合擁抱了。

代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舊官僚新政客，與新軍閥，三位結成一體，構成『新』中國的統治者。

除開甘心為帝國主義者和地主豪紳資產階級做走狗和喪心病狂的人們，你們試想現在的新中國究竟得到甚麼？除青天白日旗代替五色旗外，一無所得。

辛亥革命，獲得民國的招牌，五色旗幟，此外一無所得。

『黨國』的新中國，除青天白日旗代替五色旗外，亦是一無所得。

由此，我們又得一教訓，如果中國的階級關係沒有根本改變，即豪紳地主的統治權沒有根本推翻，中國的社會是不會變動而前進的。換言之，中國的工農階級一天沒有奪得政權，這些舊官僚就會永久統治中國，剝削侵蝕中國民衆的脂膏與汗血。

七月十一日

響導週報社

響導週報彙刊

每集一元五角

反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

陳獨秀 瞿秋白合著

五分

人民出版部

俄國共產黨

共產黨的計劃 (布哈林著)

一角

二角

勞農政府之成功與困難 (列寧著)

一角二分

上海書店

唯物史觀淺釋 (劉宜之著)

二角

新社會觀 (科范倫今著)

二角

中國青年叢書

中國青年彙刊

一至四集各六角
五至六集各八角

少年共產國際

二角

青年工人問題

五分

唯物史觀

八分

馬克思主義淺說

一角

共產主義的ABC附註

三分

將來之婦女

五分

今日之朝鮮 (續)

(二)

農民的耕地，急激的集中於少數的日本人大資本家與朝鮮人的大地主手裏。依着一九二四年的統計，全國耕地三分之二是地主所有，而不在自給農的手裏。並且沒有正確的統計，然而日本人已經占領了全國耕地之四分之一，只是東洋拓殖會社所佔地，有八萬五千町步。三十町步以上所有的日本人地主有一百四十八人之多，(內中一千町步以上的大地主有三十一人)。

(十五) 農村階級別表(一九二五年)

總戶數	二〇七四二・七〇三
大地主	一九・七三五
小地主	八三・八三二
自給農	五四四・五三六
半佃農	九一〇・一七八
佃農	一〇一八四・四二二

(十六) 耕地所有表(一九二五年)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

章 國

總面積畝	一・五六三千町步
田	二・七八四
自耕地畝	五四八
田	一・六〇一
佃耕地畝	一・〇一五
田	一・一八五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朝鮮的大本營——朝鮮督府，不但在政治上有絕對的權能，并能指揮東洋拓殖公司，朝鮮銀行，金融組合等機關；(牠完全的支配全國的金融，同時牠自身保守着一個巨大的產業資本家的地位，直接的榨取廣大的民衆。如經營郵便，電信，電話，鐵道，所有廣大的地位和巨大的工廠，又用專賣的名目獨佔了最普遍的日用品，烟草和朝鮮最出名的特產——紅參製造權。

(十七) 銀行表(一九三四年末)總行設在朝鮮者

銀行總數	一九
總資本	一四三・四七五千元

八三三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

實收金	八一・七〇〇
公積	一六・七六二
貸出金總額	三一八・三五一
內中朝鮮銀行與殖產銀行	
總資本	一〇〇・〇〇〇千元
實收金	六五・〇〇〇
公積金	一三・九七三
貸出金	二五〇・五八四
(十八)東洋拓殖公司(一九二四年末)	
資本	五〇・〇〇〇千元
所有土地	八五・〇〇〇町步
貸出金總額	五一・四八〇千元
(十九)金融組合(一九二六年末)	
金融組合(一九二六年末)	
組合數	五二一
資本	五・九五一千元
日政府補助貸款	三・四〇〇千元
公積金	六・三一千元

八三四

貸出金總額	六六・三五八千元
(二十)所有土地表(一九二五年末)	
田	七〇・二九三町步
畝	四〇・三八〇
宅地	三・一五八
林野	六・三三八・七三四
其他	二二・八九二
計	六・四七五・四五七
(二一)所有工廠表(一九二三年)	
工廠數	五七
資本	八・九四三千元
職工數	九・二七八人
生產品價格	二八・七二八千元
(二二)鐵道表(一九二五年)	
營業里數	一・三〇九哩
投資額(到一九二三年)二五四・三四八千元	
鐵道工廠職工	一・八八〇人
年收入金	三〇・七〇七千元

(二三)其他，

紅參製造販賣(一九二四年) 二〇一五二千元

大 日 鹽 全上 一〇八〇二五三斤

遞信從業員(一九二七年) 二〇七〇二人

在一九一九年三月『三一革命運動』爆發起來，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要掩蔽朝鮮民衆的耳目，掩耳搖鈴的狂呼着，所謂『武斷政治』的錯誤，而處處的宣佈所謂『文化政治』。召還軍服的陸軍大將長谷川(當時總督)，新任禮服的海軍大將齋藤爲總督；廢止文官的制服與佩劍制度，以巡警代換憲兵。高呼所謂『一視同仁』的口頭禪假裝許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然而總督齋藤赴任之初，在火車站，受炸彈的洗禮。他們所謂『武斷』與『文化』政治的差異，在朝鮮人看起來，不過是：(一)換個黃服憲兵，代替倍數以上的黑服巡警；(二)倍增税金，日甚苛酷的經濟的榨取以外，沒有任何的意義。日本帝國主義，以爲要抑壓朝鮮民衆的反抗，所佈的武裝軍隊，警察和密探，把朝鮮半島變成爲一大監獄，集會，言論結社出版的自由，受極端的束縛，勞動總同盟，農民

總同盟，青年總同盟，不但是代表大會，委員會的開會也連續地受禁止，今年的新幹會大會，權友會大會，京城青年同盟大會，也連續的被牠們警察的禁止而解散。單爲『共產事件』，被捕入獄的同志有二百多人，去年一個年中，在朝鮮出版的報紙中，被牠們禁止發賣而被捕者有二百八件之多，甚至於資產階級報館的文育退治運動，也藉不穩當的理由，被牠們禁止。

(二三)官吏表(一九二三年)

國人別	官 吏	數	薪 金
朝鮮人		二〇〇七二六	一〇〇五五八千元
日本人		三三〇二〇二	三三三〇三二七
其他		五	七
計		五二〇九三三	四三三〇八九二

(二四)警察增加表

一九一八年警察機關	七五一
朝鮮人警官	三〇二七一
日本人警官	二〇一三一
計	五〇四〇二
一九二五年警察機關	二〇七二六

朝鮮人警官七・三三三人
日本人警官二・一二五人 } 計一八・四五八

(二五) 另有水上警察署，二十一个，

税金增加表

一九一一年 租稅收入 一〇・八七一千元
一九二五年 全 三五・六二一

日本帝國主義政府，把朝鮮國家收入的大部款項充其警察費，裁判費，監獄費和日本人(移民)產業獎勵補助費。依據一九二六年的豫算，支出總額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萬五千元中，爲着學校和圖書的款項，不過二百七萬二千元，就是教育費不過總預算百分之一，所以必然的教育機關，大爲不足；朝鮮的學齡兒童，據最近的統計達二百六十萬人之多，然而小學校收容人員不過四十萬人(官民立學校共算)，在這種情形之下，二十萬的學生在『書室』學習不規矩的舊式教育，其餘二百萬人，不能不彷徨於街上。至中學校更加不足，每學期招生時，投考者至少至於定員的五倍乃至六七倍，比較設備好的學校，常常至於十倍以上，特別在官立的專門以上程度學校，牠們藉

以『共學』的口實，許入日本人學生，而差別特甚，對於朝鮮人學生，依賴警警調查身分，不止學生自身，甚至於近親中有革命運動者，便令其落選，所以從日本來的日本留學生反佔多數的奇異現象。牠們不但自己不設學校，對於民立學校的拘束，更加苛酷，不得總督府的許可，不能設立學校，並規定教授科目，至於採用教員也要受警察的干涉。

(二六) 學校表(一九二五年)

一、小學校	校 數	學 生 數
官立	一・二四四	三六八・五九五人
民立	七八	一七・一〇二
二、中學校(女中在內)		
官立	一七	五・六七四人
民立	一六	五・四八七
三、實業及實業補習學校		
官立	六五	七・四七八人
其中日本學生	二・三九二	
民立	三	六七六

其中日本學生	二七一
四、專門及大學校	
官立	六
其中日本人學生	一〇二九七人
私立	八三二
其中日本人學生	六九四
五、師範學校	
官立	一四
其中日本人學生	二〇三一四人
私立	六一一
六、其他各種學校	
官立	五二
其中日本人學生	二〇二七三人
私立	三三八
其中日本人學生	三二〇二七四人
教會立	一〇四九八
教會立	二四五
教會立	二四〇八四六
七、書堂	
私立	一六〇八七三
私立	二〇八〇三一〇人
(未完)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期二十一期要目：
第二十一期

中國共產黨爲五卅第三週年紀念宣言
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衆
怎樣繼續五卅運動？
賣國和剝削的戰爭
北伐前途與新的軍閥戰爭
湖南馬夜事變之回憶
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狼狽

第二十一期

中日兩國共產黨聯合宣言反對日本侵略中國
太平洋戰爭的信號已經發出來了
新軍閥戰爭又將爆發了
『打倒北京以後』
日本侵略下的關東(通信)
目前幾個主要策畧問題的討論

超秋白
直典琦
白勞德

超麟
典琦
山石
爲人
克魯

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克拉西

尹寬

照普通人的意見，「專政」是不好的，德謨克拉西是好的。「專政」與「德謨克拉西」是兩個極端相反的名詞。因此人就應該擁護歐美資產階級的國家中的民主共和，甚致中國國民黨的「全民政治」，反對蘇聯的「階級專政」！因為「民主共和」及「全民政治」——不論其實際為何！——是合乎德謨克拉西的，「階級專政」是違背德謨克拉西的。

然而考其實際，在現今歐美資產階級國家中，所謂民主共和只是極少數財大王的「寡頭政治」，在人民中佔最大多數的工農及一般勞苦羣衆，不獨不能從政治上得到一點權利的保障，并且爲自己日常生活的要求及普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都處處受壓制，要想做自己的根本解放的鬥爭更是要橫遭虐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於被壓迫羣衆的解放運動，隨時隨地可以採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合法的」或「非法的」的手段加以壓迫，總之，政權在他的手裏，他是可以伸縮自如的。至於國民黨的「全民政

治」，那更是卑卑不足道：實際上只是蔣介石、李濟琛、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快要加上一個張學良！）等將軍各霸一方的「寡民政治」！

反過來看一看「階級專政」的蘇聯，在這個階級專政之下，的確資本家地主是享受不了一點政治的自由。然而在人口中佔極大多數的工人，勞動者，農民及一般平民，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根據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德謨克拉西所要求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簡直不成問題，因為整個的國家，整個的德謨克拉西都交給了他們。問題只在繼續不斷地號召廣大的勞動羣衆自覺的積極的參加這個德謨克拉西。

照這樣說起來，稱「民主共和」或「全民政治」的，實際上乃是「寡頭政治」或「寡民政治」，而受人詆毀不遺餘力的「階級專政」反可以實現最大多數的德謨克拉西。「專政」與「德謨克拉西」的兩名詞應該不是絕對處在相反的地位了！

根據馬克司列寧主義的觀點，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間沒有共通的德謨克拉西，只有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即階級專政），不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只代表極少數人的，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乃代表最大多數的人類，這就是說：在歷史的進程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最大量的德謨克拉西。

列寧曾經指明德謨克拉西是國家的形式的一種。資產階級爲便利他的統治開始建立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德謨克拉西，然後使這個德謨克拉西日益擴大以至於無用而消滅。當無產階級的革命還未實現時，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亦做德謨克拉西的鬥爭（如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自由，勞動保護法，參加選舉……等），但這并不是要與資產階級平分政權（這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乃是要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一部份德謨克拉西做鬥爭的工具。到了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即整個的德謨克拉西的時候，問題就不是如何從上面要求德謨克拉西，乃在無產階級專政如何運用蘇維埃機關一天一天領導最廣大的勞動羣衆參加整

個的國家的生活，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到了最後，社會主義的建設完成，壓迫者最後的根株斷絕，人人都可以參加國家生活時，則國家自己以及德謨克拉西都失了作用而老死了。

最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宣言，即一般人傳說爲『民主化的宣言』，中外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都藉端做一個反動的宣傳。我們不但毫無顧忌地并且認爲很有利地把宣言的全文轉載於本期的本報。

宣言的大意是說：工人階級在他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工作中，現在不僅遇着國際資本主義的抵制和國內富農的反抗以及一些專門家怠工和背叛等敵人，即在國家機關及他自己的黨和工人之中，亦發現官僚主義，保守主義，腐敗，敷衍，等敵人。要想戰勝此敵不僅在消極的加以反對，主要的是要最大胆地，最堅決地，最切實地號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使數百萬的勞動者對於一切機關實行自動的批評和監督。爲保證這個自動的批評與監督，黨和工會的內部必須充分地切實地實行德謨克拉西（黨和工會的機關之完全的選舉及使一切職員有隨時被撤換的

可能等)。

依照資產階級的習慣，做的儘可是『男盜女娼』，但說的不能不仍是『仁義道德』。所以朝日新聞社見到蘇聯黨的中央這篇宣言自己公佈自己內部的弊害，就很驚奇地給他傳揚出來，並將原文加以穿鑿以聳動人之聽聞。

陳公博的信徒——蔣介石的小走狗，劉侃元分明知道『資本主義國之對蘇俄向來是壞事(?)小題大做』，但他仍不能不『小題大做』，反比朝日新聞社更加倍形容造作：『以素以黨紀精嚴明於世界蘇俄共產黨，中下級的黨員腐化墮落竟一致如此，局外人的我們也就不不能不膛目一驚!』

(見革命評論第十期第十一及十二頁)

殊不知只有資產階級完全靠欺騙民衆以維持他的統治，但工人階級憑着自己的力量做解放的鬪爭，用不着自己欺騙自己，只有無間斷地檢閱自己的錯誤加以糾正而獲得正確的路線，向前邁進。公開地的檢閱他的錯誤與缺點乃是表示整軍經武積極地向敵人宣戰，并非消極地自悔。

蘇聯因爲十餘年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順遂發展，工人階級在國內沒有了劇烈的階級鬥爭，差

不多可以說只有在政治和經濟的範圍內的『和平的』或『建設的』鬪爭。因此一般羣衆總不免有相安無事而忘却鬥爭的現象，而在機關上負責的人也彷彿就通常地照例地奉行公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就容易有少數官僚主義，保守主義，墮落，腐敗等分子發生。并于外面敵人以可乘之機(爲專門家的怠工和背叛等)。這只是在整個的工作的發展的過程中依照物理的情性而表現有這一些壞的現象，決不如劉侃元所說的『中下級黨員腐敗墮落竟一至於此!』但共產黨決不能把一切罪過委之於客觀就算了事，他站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地位要指出一切不好的現象，并提出辦法加以糾正。這就是蘇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宣言之根本意義。

所謂切實實現德謨克拉西，並不是說原來，蘇聯的黨和工會內都是少數人的專制，現在突然給德謨克拉西與黨和工會的羣衆。絕不是如此，乃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隊是到上述許多壞的現象，一方面固由於舊的官吏的遺傳，一方面也由於進步的停滯，羣衆懂得統治不夠，號召羣衆參加國家的管理和經濟建設的過度還不夠等。要消

除這些缺陷，唯一的方法就是切實使用（不是交出）德謨克拉西的方法，號召數百萬的勞動者都活躍起來，個個明白自己的責任，實行對一切機關的批評與監督，創造新的積極的幹部及紅色的專門家，並引導新起的或落後的工人及鄉村無產階級者和無產者都能積極參加政治生活——如此以羣衆的創造力在經濟上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和在政治上實現真正羣衆自己輪流統治。

荒唐的無知的劉侃元以爲這個『民主化的宣言』是蘇聯放棄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表示，所以他說：『以素以絕對專政鳴於世的蘇俄共產黨，到一天必得自動作這個民主化的宣言，無論如何在種這意味上都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這幾句話若是把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當作國民黨的軍閥們所標榜的『以黨治國』是可以說得通的！

聰明的劉侃元更引申其說，極力證明蘇聯的黨對農民讓步及使農民參加蘇維埃政府是『共產黨自動地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意在不言中的就是快要採用陳公博的『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了！）請看他說：

依我個人所想，這次宣言的結果最大的意義還是

在於『一階級專政』的理論要生變化——一點。本來一階級專政特別是一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素來的定論與準則。在共產黨認定現世界是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對立的時代，有產階級正專政，要想消滅有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沒有破棄以前，該準則在共產黨是不容易放棄的。不過因俄國的情形素來就不大同，資本主義沒有十分發達的俄國，純單二大階級對立的現象，從來就沒形成（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十分發達的國家也不一定都只兩大階級，馬克斯也曾沒這樣說過。）故僅用無產階級一階級專政，無論如何非俄國特殊國情所許。列寧早看到這一點，故主張對於農民階級要讓步，尤其發現農民私有觀念最深，『戰時共產主義』行不通以後，此念更切。故當其行新經濟政策時屢次說『我們現在的核心是和最廣大而又有力的民衆共同前進，即除和農民大衆共同前進以外什麼都不行』。這信念在其後列寧的繼承者斯塔林布哈林等領袖是沒有忘記的，新經濟政策以來農民階級實際的力量及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建設上的

偉大的作用，他們更是耳聞目見過的，從而在蘇俄這樣農民階級佔大多數的國家想建設社會主義，不特農民階級僅恃無產階級萬難有成的理論與事實，他們也就愈能証實了。……農民階級既能參政，共產黨且必『使之』參政（固然參政的程度還沒有一定），則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不啻前提上已由共產黨自動地取消；從而素來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從此以後，至少單在蘇俄，黨的成分，基礎，內容，政策等等也會要發生重大變化；斯塔林等，然則你們不是拋棄了共產主義，至少其一最重要部分，而在這兒變節麼？！

劉侃元所不能懂得亦不願懂得的就是：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克拉西并不是絕對相反的名詞，並且在人類歷史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了最大量的德謨克拉西。『民主化的宣言』正可見到蘇聯的黨逐步加緊地朝這方向努力，切實執行并擴大這個德謨克拉西；

第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僅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亦代表其他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不過他

的社會基礎及政策應該依據工人階級。這就是因為在組織的強力上，政治上（階級覺悟及政治智識）及廢除資本主義為建立社會主義這個前途上都以工人階級為最堅定可靠的革命的階級。即如在中國，我們承認中國革命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還沒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

因為中國封建社會關係還沒有剷除，民族還沒有獨立，革命所要求的還不僅是單純的無產階級利益，還有極廣大的被壓迫民衆的利益（并不如陳公博等所造謠的：『共產黨在中國專代表在人民中佔少數的工人的利益！』但是國民黨已反叛了，并將資產階級，封建階級及帝國主義聯合為三位一體的反動勢力，革命的領導權自然更明顯地屬於工人階級；城市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工人階級最可靠同盟者）的土地革命以剷除封建勢力，糾合一切被壓迫民衆，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民黨的軍閥進攻以取得中國民族的獨立，并建立工農獨裁的政權以保障革命的勝利。陳公博等主張『小資產階級同盟』革命抹殺工人階級的領導權（自然亦諱言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這是以混合的德謨克拉西的觀點撤散被壓迫階級作戰的步伍，以便自己代表資

產階級居於主宰的地位，任意操縱農民工人或小資產階級作政爭的工具，這就是陳公博及一切資產階級的代表人所需要的德謨克拉西。

第三、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國家的實質，德謨克拉西乃政府的組織。無產階級本着他的使命必須繼續不斷地努力使農民及其他被壓迫民衆積極的自覺地參加整個的國家生活，但以不能妨害無產階級的獨裁及離開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爲原則。因爲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切被壓迫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擔保者，失了無產階級專政即失了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德謨克拉西！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要目：

第二十二期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發展并完成中國的革命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什麼

並且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

時代嗎？（讀者的迴聲）

譚平山 記者

第二十三期

中國共產黨爲國民黨軍閥攻下京

津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一個月來各方的革命形勢

今日之朝鮮（未完）

幾段隨感錄

超麟

花田生 典琦

記者

典琦 超麟 覺哉 章國 琦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

告一切黨員，一切工人！

同志們！

蘇聯的工人階級同着廣大的農民羣衆，在許多大困難的環境中，竟已經達到廣泛地，超過戰前的建設，而發展了新的建設。工人階級創造了許多新的製造場和新的電汽工廠，他開採了許多新的礦井，他建立了一個新的技術，他把全國都工業化了。工人階級改造了工業。但是他亦決定了改造整個農業的任務：他要幫助數百萬農村實行買和賣的合作，用牽動機和收穫機來代替原始的犁和鏟，用模範的集體的經濟來代替粗陋的個人的經濟。工人階級和他的黨盡他們的所有力量把這個窮困的和不識字的國家做成一個富足的和一個高度文化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并有一個進步的技術，一個有組織的和社會化的經濟，一個儉樸的和勤勞的民族——這個民族固沒有任何窮困，任何被壓迫，任何破產，但亦沒有任何剝削者，任何壓迫者

，任何資本家和地主。

在他的改造國家的熱烈的工作中，工人階級現在碰着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壓制及富農的反抗——富農在全國生產力普遍的進展的基礎上增漲，雖然整個經濟中社會主義的部份增加比較遠更快——并有專門家中少數人暗中的怠工和背叛。

但是，工人階級現在還不僅受着這些敵人的障阻。

在他的道路上，他還遇着他的國家機關的壞的官僚主義，有如不求進步，懶惰，延滯——所有這些舊官吏的遺傳，又加上羣衆的無知，羣衆『統治力』的缺少，喚起民衆參加國家的管理和國家經濟的遲緩。工人階級在他的路上碰着國家機關中的墮落分子，其生鏽的解體的部份。在他的自己的組織中，在工會和黨中，他有時碰着『腐敗』官僚的惡習，玩忽，兇酒和不注意羣衆的需要，傲慢『向

上爬」的態度，無知和懶惰，保守和固執。有了一個機關——除開一切他的好處且不說——受了這樣的毛病，只有擊破內部敵人的反抗，和醫治怠工的祕密病症，救濟我們階級自己的缺點，糾正我們的工作在我們的經濟和文化戰線上許多部份之錯誤——這樣一個勝利的鬥爭，才會很快的進行。

中央委員會宣佈改造時期的責任，若不採用最大膽的最堅決的，最有效的方式，號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若沒有數百萬的勞動者對於一切機關的批評和監督，若不從機關中排除他的不值價的分子，是不能解決的。

採堅決的和無顧忌的方式，黨當着全國家之前已經揭開和正在揭開我們的經濟的和國家的機關中一切病症和一切瘡毒。黨已號召勞動者做嚴格的自動批評，以便使這自動批評成爲在切實改良一切機關的鬥爭中，在反抗官僚主義的實在的，并不是寫在紙上的鬥爭中，在反抗一切敵人，自富農和怠工者開始一直到我們自己行伍中的墮落分子的鬥爭中之支柱。自動批評「無任何個人的重視」的口號，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的批評是現時的中央的口

號。

黨已經做了很多爲組織這個自動監督和自動批評，曾在報紙中開一個專欄。但是，最重要的責任是在扇起自下面來到我們面前的自動批評的潮流，強大的，創造的潮流，實在地和改善黨，工會，蘇維埃……等組織的整個羣衆。

并且是只有由黨內的民主和工會內的民主之切實的實現，由黨和工會的機關之堅決的選舉，由每個書記，每個辦事處，每個委員會……隨時有撤換的可能，一個真實的和常在的羣衆的監督才可建立，在我們的機關中，官僚不擴張才可免除，官僚的逼迫，保護的制度，官僚的敷衍，精神的狹隘，羣衆利益的忽視和小資產階級的滿足等不時發生的現象才可消滅。若沒有這些辦法，自動批評的口號將只成爲一張廢紙，這張廢紙將在羣衆眼中輕視這個口號和黨的指揮機關以至黨的本身。除開這個道路以外，沒有什麼可以保證我們類似於殺克梯事件，斯姆浪斯克和阿特莫夫斯克事件的情形不重演。除開這個道路以外，要想從黨，蘇維埃和合作社的機關中，排除本國與資本

主義的富農分子有密切聯繫的分子是不可能的。

在黨的工作的範圍中，應該切實採取以下的辦法和解決以下的責任：

- 一、消除事前把一切獨立的思想 and 批評當作一個『惡傾向』，一個『異端』，等而加以阻止的實際行動，以鞏固黨的內部的批評的自由；
- 二、保證黨的指導機關的完全選舉制；
- 三、切實消除人在某一些行政機關和法庭上脫卸共產黨員責任的行動。

此地應該回想到列寧要我們對待黨員比對其他的人採取更嚴厲的辦法，并指掩飾一切黨員——無論他在黨的內部機關中所處的是何等高的位置——的錯誤和責任是反抗黨的罪惡。

四、應該擴大黨的工作於羣衆中，拿出最大的注意到新起的工人，青年工人和鄉村的無產階級的和半無產階級分子。這就是爲什麼黨的支部不僅在工廠和工作場中工作，并且在大的工人寄宿舍中，在公共食堂中和在俱樂部中；

五、應該提工作的質量，做反對以黨的各种組織方面的行政的管理和催促代替無產階級集體精神的事實的鬥爭。非友誼性質的辯論的方法，應該從黨和工會的組織中避免，特別是對於簡單的工人；

六、應該改良黨的指導機關的社會成份，需要黨的行動的幹部與羣衆的最大的聯繫，以及在一切範圍內，特別是在經濟工作（技術，工業，農業，等等）範圍中，這些行動幹部的一個增強的質量；

七、應該用鬥爭得到由共產黨人影響於羣衆方法特別存在於一個模範的并且值得黨員們自己模仿的工作中，竟使受無黨工人擁護的黨員舉行一個堅決的鬪爭反抗共產主義中的『腐化』。

在工會運動的範圍中，在將來所必須的是：

一、進行一個堅決的鬥爭反抗一切工會的民主和第一重要的指揮機關選舉的偷竊。應該從工會的指揮機關中，排除那差不多與羣衆已經失了聯繫的官僚分子，實行重要機關的新的選舉；

二、一個這樣的工會政策將由共產黨的核心 (Trag

(Shop) 的一個共通政策來鞏固，因為工會有與經濟機關直接的责任不同的特殊的專門的責任，這是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下一分鐘都不可失去的觀點。屬於這些專門責任的，就是不僅保護普遍的需要，并且亦保護工人的直接的需要，從機關上反對官僚的腐化，一個廣泛的訓練和文化工作，號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這些責任的完成，工會不會完成他的特別的使命：共產主義的學校；

三、應該使一切工會機關的工作活動起來，在所有的基本機關之前，如工廠委員會，生產會議和監督委員會；

四、應該擴大監督委員會於一切生產的部門和交通機關中；

五、應該使生產會議的工作生活起來，應該保證工人的實際的建議的執行盡可能的快。應該使一切在這個問題中怠工的犯者負責，并給他們以嚴厲的處罰，以示懲戒。工廠會議應該是轉變爲羣衆監督的機關，號召工人羣衆積極的自覺的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機關。應該把這些會議做一個強有力的文化的工具，做一個在工廠和工作

坊中，在礦井中，在礦山中，在鐵路的機關中及在商店中一切社會關係真實轉變的槓桿。同時應該鞏固工農檢查機關與生產會議的協調，和以生產會議爲羣衆監督機關的方法，對工農檢查的幫助；

六、落後的工人應該引導入工會的隊伍中，并應該拿出一個非常的注意以提高工人階級落後的部份之物質和文化的水平；

七、應提拔新的幹部到工會的辦事機關，廣泛地吸引無黨者和鞏固他們積極的作用；

八、應該擴大文化工作於無產者的幹部中，提高他們技術的智識，他們對於行政的了解，提高他們對於他們的階級的責任心。

在蘇維埃機關的範圍中，第一要採用強力的方式規定并解決以下的責任：

一、反對官僚主義和使機關的新的大的膽的簡單化；
二、使工人接近於國家和國家的經濟的辦事機關，這個接近應該施行於日常的，切實的，有計劃的無間斷的工作的進行中；

三、創造確實受過訓練的熟練工人的幹部和絕對服從蘇維埃政權的專門家，創造取自工人階級中的新的紅色的專門家，創造工人階級的智識分子，接近於已經存在無產者智識分子中的廣大的幹部，在經濟的和協作社的蘇維埃中；

四、改良國家機關的組織和使他適應於增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需要。

社會主義建設的輪廓和工作的極端複雜需要工人階級以極大的精力，和工人階級自己繼續不斷地訓練。工人

我們的死者

又一批死難同志的回憶

典琦

讀了莫回同志的『一個個的砍頭了』之後，我覺得我所知道的被難的同志，還有一批，不能不將他們的生平略為介紹。這些同志是和兩湖尤其是湖南革命運動有關係的。他們對於革命，對於黨，都是非常忠實，毫無條件地刻苦工作。他們是千萬羣衆中的指導者。他們幾年

們將從他們的隊伍中驅逐一切腐敗的和墮落的，他們繼續不斷地反抗敵人，和從他們本身繼續不斷地有逐漸增高的需要。他們將超脫一切困難和取得最後的勝利。中央委員會堅決地相信我們偉大的黨的一切忠實的戰士，必會在無產階級軍隊的第一道線上盡他們的職責，以完成這些責任，及他們必能以他們個人的模範，以他們的嚴酷的創造的實行的自動批評，以他們的緊張的工作領導數百萬又數百萬的無產者隨着他們向前進。

一九二八年五月

來的生活是窮困勞苦危險煩難的鬥爭生活。他們在白色恐怖之下，為被壓迫的中國工農貧民，為無產階級，為人類，而卒至先後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死，自然是無產階級的損失。但是就他們個人的工作看來，雖然只有短期的生命，但比較那些毫無覺悟屈服於統治階級苟且偷生到七八十歲的人，不知要長壽幾百倍了。有了這樣

偉大的豐富的人生，即就我們的私情而論，也用不着過分的替他們的傷心了。我們還是積極地在他們工作中遺留下來的基礎上努力新的建築吧。

夏明翰同志衡陽人，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時，他肄業於衡州第三甲種工業學校。長沙學生驅張（敬堯）請願團到衡州，鼓動衡州學生羣衆參加驅張運動；明翰首先熱烈參加，爲衡陽青年前驅。他的祖父是前清的一個知縣，因爲不滿意他和搗亂的學生爲伍，大罵他，要驅逐他，於是他憤而離家，將他平日所着稍爲華美些衣服及其他用品通通還給他祖父。他離家後到長沙，過他的窮苦學生的新生活，參加學生運動。在當時長沙青年安那琪與馬克斯主義兩派思想的鬥爭中，他選擇了馬派的陣地。於是他加入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了。他擔任黨和團指導機關工作都很久，近三四年完全爲黨工作，曾任湘南區委（即省委）委員兼組織部長，長沙地委書記，區委委員兼農民部長，馬變後先後任湖南省委常務委員，瀏平特委書記及湖北省委委員。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革命高潮時，他是重要的農運指導者之一。他最主張農民羣衆的普遍

地武裝。最近在武漢工作，不幸被軍閥胡宗鐸捕獲，三月下旬慘斃於漢口餘記里之空坪。同時死難者二十餘同志，但我都不能舉其名。

明翰同志忠實勇敢，能耐勞苦，思想綿密，而態度和藹近人，言詞激昂動聽，善於深入淺出，故在羣衆中很有信仰。平生愛好文學，好讀詩詞，曾作過短篇作品。臨刑時，他還讀着『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一九二六年九月與鄭○○女士結婚，生一小孩，現已半歲。

郭亮同志，字靖筍，一九〇一年生於長沙陶業工人區域之銅官。他當學生時候即從事勞動運動。一九二二年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任粵漢鐵路總工會工作，此後即投入工人羣衆，從事職工運動直到他最後的一息，他是湖南開始有共產黨時加入黨的，他是湖南職工運動的開創者。江西之安源，湖南之水口山，長沙，橫互湘鄂贛三省之粵漢株萍兩路，這些地方的工人，及其他各產業職業的工人，都是在他的直接和間接指導之下而組織而鬥爭的，趙恆惕在湘時，他被推爲湖南工團聯合會委員長。二七事

變，粵漢路工人同情罷工，他在羣衆中工作，被軍閥蕭耀南逮捕下獄。出獄後，更奮力領導反吳反趙的鬥爭，反吳戰爭時，他並擔任臨時的軍事特務工作。北伐軍到湘後，全省工團聯合會議改爲全省總工會，靖筭同志又被舉爲全總委員長，這時全省有七十萬有組織的工人羣衆，爲湖南革命的中心力量。靖筭任黨的湖南區委（即省委）委員兼工農部長四五年，後來工農分成兩部，他任職工運動，直到馬夜事變，這時他被推爲省委書記，但在任不久，南昌暴動，他指導工人運動，及工農軍工作。葉賀軍事結束，被任爲湖北省書記。最近改任湘鄂贛邊境特別委員會書記。被長沙軍閥探知，密派省黨校學生手槍隊三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黑夜入岳州城捕獲之，專車送長沙，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槍殺於長沙之司門口，割其頭懸於長沙市以及銅官等處，異常悲慘。靖筭被捕後，沿途向省黨校學生演講革命理論，大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工農兵聯合起來，打倒國民黨軍閥，建設蘇維埃等口號。抵長沙時，人心震動，有立即暴動劫獄的謠言，軍閥程潛大驚，立即宣布特別戒嚴，不及多加審訊，

即於當晚行刑。劉共法院審判官嚴訊黨務秘密，靖筭不肯供出，從容答道：『我承認是郭亮，你即可以判處死刑，不必多問』。審判者知道他是不可屈服的，即不再問。

靖筭是百數十萬工人羣衆的領袖，不認識他的聞其聲名，都疑他是魁梧奇偉而嚴峻的人，有一次他代表湖南共黨區委爲發起蘇聯十月革命紀念大會招待各團體代表，一般人看了他那短小精悍的身軀與和藹可親的態度，都有些奇異的感覺——還有些人是對於素來沒見過的共產黨懷着奇異的預期的。他具有煽動的天才，言語行動都非常能吸引羣衆，他公開演講時，比任何人都引起羣衆注意。長沙市民認他爲一時的最會演講的人。他和他同鄉鄰近的李榮英同志結婚，生一男孩，名多唯，現年三歲。他死後，他家裏老小均逃去，工人們在空屋中設靈拜祭，去拜的人有一千以上。

靖筭於潮汕之役後，乘帆船到香港去，遇海盜，又遭大風，船舵打壞，漂流數千里，卒至遇救。常說：我是死過一回，再死是毫不會怕的。不料果然死難。但從

容就義，比葬身魚腹好多了。也可算是革命家的幸事。

襲際飛同志，生於湘鄉，長沙兌澤學校學生，加入黨最早，曾任湖南學聯會主任，社會主義青年團區委委員，共產主義青年團衛防地方委員會書記，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委員，本黨湘南區委宣傳部秘書，湖南全省總工會宣傳部長兼工人日報主筆，本黨湖南省委宣傳部長等職務。他是湖南青年運動重要領導者之一，在學生羣衆中的信仰更高。他很有天才，作文字的工作很多而能迅速，他除主編工人日報外，還做過湖南民報及湖南通俗報的編輯。他的個人生活有些浪漫，而對於革命的工作則每天能夠向前奮鬥。馬夜事變後，他擔任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到機關去辦公時，被軍警捕去槍殺了。他的夫人是彭××女士，沒有兒女。

劉昌炎同志他是安源的一個鑛工，曾任安源一個支部的書記，後來到莫斯科學習革命理論，回國後被任命為安源地方委員會書記。湖南黨的六次大會，舉他做省委委員，仍指導安源工作。馬夜事變後，他領導安源工人與反動派武裝爭鬥，被鎮警狙擊而死。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

王則鳴同志他又名王尊，他從前學過紅軍，作過軍事工作，我不很知道他那時的生活。前年他在湖南省委做組織部的工作，我才和他熟識。他作事是有條有理，能耐勞苦的，在當時黨的組織大發展，指導全省組織與訓練的繁劇工作，十分表見他的性格與才能。馬夜事變前，他辭去這一工作而去作農民運動。他擔任湖南省農民協會農民自衛部長的職務，在長沙及湘潭曾指揮農軍與反動軍隊戰鬥。後來擔任交通工作，在長沙被捕。西征軍倒唐的時候，衝監而出，回到他的故鄉湘鄉縣，領導農民暴動。在該縣永豐鎮被當地反動派捕獲，卒不免於慘死。

陳佑魁同志他是本黨湖南特別委員會書記，當湖南在程潛的得意的屠殺政策之下，他適在長沙被難。敵人逮捕他後，割開他的肩臂，插標遊街，備極慘酷。作魁同志從前是湖南區委委員，長沙地方委員會書記，又做過國民黨的湖南省黨部的宣傳部指導工作。他是湘西人，在長沙做過多年學生和教員，在青年羣衆中很有信仰。他到湖南工作也有了兩年了。反動派獲得了他，所以非常得意，就是因為他的確是羣衆的一個好的領袖。

八五一

鄒覺吾同志 又名健武，長沙第一甲工學生，第一紗廠工人，為紗廠工人領導者之一。五卅慘案時，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區委（從前的省委名稱）工作。前年到錫鑛山，被舉為工會委員長。馬變後，與蕭石月同志同時被難。

田波揚同志 生於瀏陽，長沙嶽雲學校學生，在北京中國大學肄業未完，回湘後，為黨工作多年。曾任湖南學生聯合會主任，共產青年團委員，共產青年團省委書記。一九二六年冬，湖南青年團書記蕭述凡同志病逝，波揚同志參加指導工作，在去年革命高潮中領導青年學生工人農民的爭鬥直到馬夜事變以後。馬變後。在CY機關被捕，在法庭時慷慨激昂地宣傳革命理論，審判者為之動容，不想處之死地，只有許克祥奮臂而出主張槍斃。行刑的時候，大呼革命的口號，觀者泣下。同時死者六七人，CY委員賈榮吉同志，波揚的夫人陳艾貞女士都在內。

林蔚同志 在歐洲入黨，回國後，前年在湖南省委任秘書長，後來繼則鳴同志任組織部長，馬變後，加入省委，被推常務委員，主持組織局事。後因醴陵農民羣衆奮

起暴動，林同志被派為醴陵縣委書記，指導醴陵土地革命及組織蘇維埃的工作。有一次他下鄉巡視黨務，被反動派探知殺死。林蔚同志作事忍苦，律身謹嚴，對同志能批評其過失。常用淺近的事實解說唯物史觀，滔滔不絕，我們曾叫他「唯物史觀大家」。他的同志不絕，士共他的工作於長沙兩年，最近一年即成難時，他同及看，見他倆的孩子的產生而被難了。被難時期在今年上半年，我不甚記得。

波揚以上各同志，我和靖筭明一塊兒工作較久，次之為其他同志，我本來的體了。關於他們的比較豐富些。不能短篇幅中具體的說，至於我的工作上的忠勇，是倒是有許多瑣碎的事，這是被我的感憶帶到紙上來的。

啊！死去了的同志！
以你的熱血，
灌溉着革命的園地；
已使那當道的豺狼短氣，
被踐踏的羣生奮起；
新社會的花兒燦爛，
果兒堅實，
那是一定的。
我們披荆斬棘時，
永遠不能忘記你。

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於上海

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份子

全國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

你們的經濟地位，雖然一般的較工農兵士為優，但是貧窮的困苦壓迫你們，有時竟和他們無異。你們受帝國主義軍閥之剝削，豪紳資產階級之欺凌，應該有革命的需要。你們在幾年來中國革命巨潮中，的確也曾跟隨無產階級正確的領導，顯示了革命的作用。然而你們不能早些明白：資產階級之無革命作用，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走向非資本主義前途，以及土地革命為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需的階段。因此，在資產階級背叛革命，國民黨四一二屠殺上海工人，及去年武漢鬧『國共分裂』時，你們竟有大部分受豪紳資產階級的愚弄，以為自身的痛苦不是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大商買辦豪紳壓迫剝削之所致，而是共產黨所領導的『過火』的工農運動所造成。以為自身的出路，還不在於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後之民主自由，而在於殘酷剝削更痛苦的工農同胞以抵償自身所受之剝削，因此可以和平苟安。更以為在反共及限制工農運動以後，國民黨政治勢力之下，民衆運動仍可以繼續進行，反帝國主義運動亦可在『不過火』的方式之下，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而民衆相當的民主自由之獲得，苛捐雜稅之免除，教育的發展以至一切平民生活的改善，也均可以實現。因為你們的一念之差，竟使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軍閥，拿青天白日的旗幟，破壞了革命的聯合戰線，使中國革命受了絕大的打擊。

一年以來，你們所希望的『國民革命』已埋葬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只是蔣桂各系軍閥爭相獻媚於帝國主義之前，任帝國主義之屠殺而不敢絲毫反抗，讓出山東，以求『中日親善』，懸英國旗，毀沙基紀念碑，洗淨反英標語，以求『中英親善』，解決寧案交涉，承認美國軍艦在南京開砲為不得已之舉，兼通緝林祖涵，以求『中美親善』，以殺戮蘇俄領事，對俄絕交，鏟除共黨為要求一切帝國主義援助之交換條件，而對於民衆的反帝

運動，則一味壓迫制止，北伐後對外宣言，居然『尊重友邦在華之合法利益』，對於不平等條約，特別宣稱『以正當手續修改』，以求帝國主義諒解其敷衍民衆並不敢實行之苦衷。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封閉民衆團體，屠殺工人農民共產黨及一切革命分子，停止民衆團體的活動，指派御用的假民衆團體，以御用的民衆團體爲反動派互爭的工具，在『反共清黨』四字之下，更不知殺了多少的無黨的平民青年，甚至使懷疑革命或反對革命的分也因爲他們當道的豺狼是『異己』而同遭殺戮。集會結社說話走路通信……等一切自由都被剝奪，散一張傳單都要砍頭，文藝家的刊物略有不平之鳴，也便馬上封閉。

至於苛捐雜稅，有加無減，一年來江蘇一省，搜括一萬五千元，南京政府發國庫券到了一萬四千九百萬，江蘇湖北的稅收較孫傳芳蕭耀南的時代增加一倍。一年來新舊軍閥的混戰，無了無休，有唐生智與桂系之戰，有李濟深與張發奎之戰，有蔣馮閻與奉魯之戰，在戰爭中臨時的派餉勒捐，搶掠屠殺姦淫，拉夫封船，一般中小資產階級所受的流離破產的痛苦，簡直難以言喻。北伐後什麼經濟會議財政會議，無非是豪紳資產階級與軍閥勾結以求實現其『增加收入』的目的，其結果也是將新的負擔加到小資產階級肩上，南京政府在北伐後已經發行煤油庫券一千六百萬，天津海關庫券九百萬，北伐軍在北方取消了討赤捐而增加煤油捐房租人口稅等更多的捐，打倒了奉軍的軍用票而代以中央銀行紙幣和國庫券。

對於知識分子及學生羣衆，則一年以來，戰爭最多之區如兩湖，簡直停辦一切學校，中小學生及小學教員，大半被赤化之名，非遭殺戮即已逃亡。江浙一帶雖學校尚在開辦，而教育更腐敗官僚化，研究系，國家主義派，江浙學閥都已集合於青天白日旗下，向學生不斷地進攻，學費比孫傳芳時代還重，學校亦可藉防共的名義隨時關門。學生會學聯會在舊軍閥時代還可由學生羣衆組織，現在非國民黨御用的，即不能存在。學生要求換一教員或小至換一電燈泡，也要被指爲共產黨而捉將官裏去。

在上述一年來與日俱增的戰亂，剝削，壓迫，恐怖之下，中小資產階級中大多數已因切身事實的教訓而從幸福的幻夢中醒覺過來，因而失望，呻吟，煩悶，搖動，徘徊，想在迷途中找尋出路。於是中小資產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之中，有的受了工農革命巨潮的推蕩而到處要求加入共產黨；有的藉文字發洩革命的小說詩歌以寄託思想的不平；更同時有些走到汪精衛陳公博所擺弄之夾攻派或譚平山等的中華革命黨的迷宮之中，企圖把已死的國民黨還魂過來。

所謂「左打共黨，右打西山會議派」的「夾攻派」（包含夾攻，革命評論，貢獻，貫徹，幹，前進，青年呼聲各種刊物）在理論（？）上，雖以貫徹三民主義，繼續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聯盟相號召，實則是在國民黨失意的政客如汪精衛陳公博等藉以向現在在朝的「忠實同志」討價的一種騙術。他們反對工農領導革命，反對階級爭鬥，完全是站在豪紳資產階級的立場說話！所謂「改組國民黨」，無非是說「你們滾開，讓我們上台！」而且他們實際上是站在蔣總司令的御用下每月向宋子文領津貼二千元，作施存統馬溶蕭淑宇造黨國理論之筆資！換言之，即「夾」在豪紳資產階級的卵翼下向工農進「攻」！

譚平山等的中華革命黨運動，在理論上亦是反對共產黨政策，指為超越時代，反對革命中之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在客觀上是幫助資產階級，同時因為政爭私仇的關係，雖然怎樣痛罵現在的國民黨，無非是喊出比陳公博較高的估價，結果與夾攻派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們決不能在工農階級與豪紳資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流血搏鬥的巨濤中，找出一條中庸的出路！在階級爭鬥的激流中，他們必然要同化於反動！其上層領袖終將在某種形式之下投降國民黨，同時其羣衆（假定他們是有羣衆）中之先進分子將受工農革命激潮的影響而追隨過來。

中國共產黨在一年來流血的艱苦爭鬥中，雖然他的政策是堅決的獨立領導中國工農羣衆循蘇維埃革命的路線發展，但決不是拋棄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或拒絕中小資產階級參加到同一戰線來奮鬥。反之，一切中小資產階級之反帝國主義爭鬥，民權爭鬥，以至日常利益的爭鬥，中國共產黨是竭力贊助的。現在是中小資產階級徘徊於革命反革命

階級血戰的激流之中，呻吟而找不出適當的前途之革命的轉變時期，中國共產黨特竭誠向全國中小資產階級之一切羣衆，指示他們之政治的，經濟的出路。

第一，帝國主義對華的積極侵略與國民黨賣國政策之相因的發展，成就帝國主義最近對中國數十年所僅見的武裝進攻，英日帝國主義在華南華北各自取得空前優越利益的發展，將使爲爭奪中國市場之太平洋戰禍日益迫近，同時在軍事，政治，經濟上束縛中國整個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慘境，中小資產階級決不能避免帝國主義進攻之切身的危害，因此，一切中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以至國民黨中的革命分子，應一致奮起，與工農羣衆一致的擴大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反對世界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對華進攻！反對賣國媚外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實行抵制英日仇貨，懲辦一切奸商！擴大經濟絕交的範圍！

第二，在國民黨的反革命統治下，一切民衆的政治自由皆被剝奪，民衆之反帝國主義運動，集會言論自由，或被『黨』部把持而成爲政府的工具，或被加上『共產黨』的紅帽子而完全制止，此而不爭，將永遠沉淪在奴隸政治之下，不能稍有動彈。現在被國民黨壓迫的民衆應一致奮起作『民權自由運動』，打倒反動的國民黨！力爭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羣衆自動手的恢復民衆運動！反對用任何黨部政治部方式來把持或干涉民衆運動！

第三，國民黨循環不止的軍閥混戰和窮極征斂的剝削，已將全國工農以及中小資產階級的生命與血汗，犧牲到不能忍受的極度，再若沉默屈服，即是民衆的自殺！因此，全國中小資產階級的羣衆爲了切身的利害，應一致起來從事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軍閥混戰的爭鬥！拒納一切捐稅！反對國庫券及一切無償幣券！

第四，無論是汪精衛派或中華革命黨，在主客觀上都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其一切行動宣傳，不是直接反動，即是間接爲反動派張口。青年革命份子不應走入他們的迷宮而終於四面碰壁，應立即在自己切身利害上組織起來，向反革命的國民黨，同時向這些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汪精衛派或譚平山派進攻。

第五，中國土地革命必須完成，地租制度必須掃滅，然後三百數十兆農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實現，封建軍閥的根基才能夠完全鏟除。而真正民衆的民主政治之發展，則必須一面反對那些什麼『軍政』『訓政』等的黨皇帝的統治制度，一面建設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直接產生的蘇維埃政權。民主問題必如此向着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漸次解決。現在全國工農革命的高潮爲此目的已不斷向前激蕩。共產黨及無數萬工農羣衆的行動已逐漸深入擴大，決非紳豪資產階級的任何嚴酷清鄉剿共的恐怖工作所能消滅。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民主獨裁政權的革命階段已經開始了而不是政治的遠景。中小資產階級決不能在決定生死的階級爭鬥的兩大營壘之間，有所中立。你們必須在國民黨政權與蘇維埃政權之中，有所選擇而決定你們的行動！

全國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們！現在是你們對於國民黨絕望而找自己的出路的時候，你們在悲痛的事實中得了深切的覺悟，必不願再走入騙人的錯路。中國共產黨特依上列之分析敬告你們並提出如左列之口號，願你們站在本身利害與革命前途的關係上，有切實的選擇！

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海陸軍！

收回山東滿洲及一切租界港灣！

自動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

恢復中俄邦交！

反對秘密外交！

反對壓迫民衆運動！

反對國民黨黨部政治部干涉民衆運動！

民衆自動手恢復民衆運動！

反對剝奪民衆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之自由權！

反對新舊苛捐雜稅，反對強迫攤派庫券公債煤油特稅麥粉特稅等！

反對新軍閥的戰爭！

推翻賣國的國民黨及其政府！

建立工農兵及城市貧民的蘇維埃政權！

反對買辦豪紳大商勾結政府把持全國經濟剝削貧苦商人！廢除厘金！

反對鴉片公賣，嚴禁紅丹金丸等毒品出售！

啓封一切代表民衆呼號而被封之團體和刊物！

釋放一切爭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減免學生學費，改良學校的課程與設備！

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文化機關！

婦女在經濟政治教育上與男子一切平等！

擁護土地革命！

擁護保障小商人營業的蘇維埃政權！

擁護廢除苛捐雜稅的蘇維埃政權！

擁護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全國革命的民衆聯合起來！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凱洛格對華照會的意義

超 麟

美國國務卿凱洛格最近對華的照會，被國民黨及其監督下的『輿論』，拿來欺騙短視的中國人，說是美國已經允許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仗義援助中國抵制日本，美國此舉并影響各帝國主義國家也對華表示好感而使日本孤立。他們這樣宣傳的目的，在於藉此提高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對內的威信，并在中國一般人民中造成對美的好感，以便大來帝國主義（Dollar imperialism）易於侵略中國并取英日等帝國主義在華地位而代之。我們必須指出凱洛格這個照會的意義，說明這個照會對於中國人民是沒有絲毫利益的。

首先，這個照會是一種性質滑稽的照會，他對中國表示同情等於沒有表示，他允許中國關稅自主等於沒有允許，他答應修改不平等條約等於沒有答應。爲甚麼？因爲他一面同情允許并答應，一面又特別聲明『美國人民所受之待遇，較之對於任何他國人民利益之待遇，應無歧視。』同時，宋子文馬克謨簽訂之『中美關稅條約』，也

是一面承認中國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一面又特別聲明『惟締約各國對於上述及有關係之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

凱洛格照會及宋馬條約中的特別聲明之處，讀者或許不深切瞭解其意義。這也難怪，因爲（一）這是拿『外交筆』（Plume Diplomatique）寫的，（二）這是拿中國的死文言，所謂古文譯的。我們可以用通用的淺俗的中國話翻譯凱洛格和馬克謨的意思告訴讀者，就是：『我們美國可以答應你們中國人關稅自主和修改條約，但若英日等國不答應，則我們美國也要求與他們一樣待遇，即是我們所說的話都不算數。』事實上，英日等帝國主義那裏肯答應中國人關稅自主和修改條約的呢？結果美國的口是惠極了，而實不費。這一點，短視的中國人是看不出的，但帝國主義是很明瞭的。英國在華的某報說：凱洛格這個照會是一篇『散文詩』。日本的時事新報也說：『……且改訂關稅，亦必須中國與列國同改訂條約，經列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後，方發生效力，故美國此次照會僅不過表示應允改訂條約之一部之好意而已。』

其次，我們退一步假定美國能不願英日等帝國主義的意見而單獨承認國民黨政府修改不平等條約中關於中國進出口稅率一項而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注意：凱洛格照會中祇提起關稅而未及不平等條約中的其他部分），試問這就是美國的慷慨嗎？沒有的事！這是美國的慷他人之慨！中國關稅自主祇對於對華進口貨價多的國家是不利的，但美國對華進口貨價實比英日二國為少。據不久以前公布之民國十六年後海關貿易冊看來，日英美三國對華貿易情況比較如左表：

國	別	進	口	貨	價	所	估	總	進	口	之	百	分	數
日本	(連台灣)	二五	七	五	七	〇	海	關	兩	二八	〇	四	一	
英國	(連香港)	二七	七	六	五	一	七			二七	〇	八	二	
美國		一六	七	三	六	六				一六	〇	一	三	

在這表中顯然看出日本和英國差不多相等，但美國則相差遠甚，中國若實施關稅自主提高稅率，則對華貿易最受打擊的為日本和英國，對美國則影響較少，此其一。其二，美國素來以輸出资本著稱，其資本輸出比商品輸出更佔重要位置，獲利更厚。我們看德國的道威斯化就可以知

道。美國不以商品輸入去剝削德國，而以資本輸入去剝削德國。對於中國何獨不然？中國關稅自主對於美國不但沒有大的損害，而且在一定條件底下是有利的。第一，美國可以利用來打擊其太平洋上二個強有力競爭者，英國和日本；第二，美國可以投資中國在中國開設工廠，如此則商品生產成本既低競爭力自強。這一點，北京外交團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說：『蓋美國毫無所損而能博得中國之好感也。』（路透社七月二十七日北京電）

又其次，凱洛格這個照會對於中國革命前途實有重大的意義。美國這種於己『毫無所損而能博得中國之好感』的手段，若能如意的實現，即大來帝國主義者既代擊了英日在華的經濟勢力又取得了中國豪紳資產階級之熱烈的擁護并欺騙了一部分短視的民衆，則中國將由衆帝國主義者共同為次殖民地而變成美國獨有的純殖民地，中國民族的運命真要陷於絕境了！

最後，美國這個狡猾的手段如果說對於中國有很大的意義，則其在國際上的意義更大。凱洛格這個照會發出，欺騙短視的中國人，是明顯的；但他另一重要作用，即

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作用，我們尤須加倍注意。美國這次悍然不顧各帝國主義間強盜的成約而單獨行動，很明顯的表示太平洋大戰的危機又迫近了一步。這個照會將中國問題嚴重的提出來，迫得英日等帝國主義不能漠視不顧而須各有一個答覆。這些答覆中間是很難得一致的，這個問題的真正答案祇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太平洋的戰爭）。

中國的工人農民兵士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人爲刀俎方且以我爲魚肉，反動的國民黨政府於無恥的屈服投降英日帝國主義之不足，現在又引狼入室，拜跪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要將中國變成完全的殖民地了。我們應該急起自救，我們的運命祇靠我們自己的手能夠解決。美國承認南京政府並不是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因為過去任何軍閥佔領北京，帝國主義總要承認其代表中國的。關稅自立及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民族解放獨立的根本要求；這種要求不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可以給我們，更不是和平協商或『用外交方式』可以得到；這種要求必須靠長期的艱苦的羣衆的流血戰爭，才能達到。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

我們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妥協讓步！

我們反對勾結帝國主義的豪紳資產階級政府！

我們要以工農的羣衆的革命戰爭征取中國之獨立與自由！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新督軍團會議——國民黨的『五中』

全會

典琦

定期今日開幕的國民黨的五次中央全體會議，是一個新式的督軍團會議。各派豪紳軍閥資產階級從中國勞苦民衆身上搶來的贓物，須要商量分配，故開此會議。南方新起的強盜們，趕開了一部分北方的老強盜，正在高歌勝利，然而他們內部爲着地盤權利之爭，又不能解決，在目前又都沒有力量訴之於武力，只好用些政治的手腕來幹，故需要這一會議。尤其是上海中外資產階級所豢養的南京政府，他想要在割據的羣衆之中佔在領袖的地位，能夠獨得帝國主義的寵愛——外交統一，並得到較大部分的財政支配權，但是英帝國主義的良好走狗——廣西派，據有廣東和武漢，在北方也有相當勢力，是他的大敵，因此不能

八六一

不藉黨權且聯絡馮玉祥或其他實力派去抵抗其敵人，所以更需要召集這一次會議。

在這種會議中，其共同精神不外是對帝國主義表示順從而希求其諒解與援助，對工農及一切勞苦民衆表示『殺頭』與『吸血』的黨治威嚴而希望其安分受治。而所謂『裁兵』『裁厘』『統一財政』『關稅自主』『廢除苛捐雜稅』……等等的官樣文章，在現在所謂南北統一(?)的『訓政』時期，又是會場中必須的裝飾品，雖然內容是各有各的主張(如統一財政，便有的主張分割國地兩稅，中央向地方要錢，有的主張清還舊債，地方向中央要錢，利害不能一致)，而總題目也是大體可以同意的。

可是除此以外，什麼也不能一致。特別是浙江派蔣派和廣西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在理論上便是汪陳派與西山會議派的鬥爭，汪陳派替浙江派宣傳，西山會議派為廣西派捧角。廣西派的地盤內，階級鬥爭比較激烈，經濟也比較落後，所以政治主張更多一點封建豪紳氣味。浙江派的地盤在資產階級較健全之區，而階級鬥爭比較和緩，所以政治主張多帶一點改良意味。如汪陳派主張中央

集權，而西山派主張分治合作。最近寧滬黨部高唱取消政治分會制，而吳稚暉等便認為暫時不能取消。汪陳派主張恢復民衆運動，而蔡元培則提議取消青年運動(他們民衆運動常常以青年為主要對象。)定都南京是蔣介石及其徒黨叫得最響的，而最近李濟琛的談話還表示這只是暫時計劃，首都問題還待討論(字林報三十一日。)浙江派及其附屬的汪陳派竭力主張統一財政與裁兵，以及關稅自主等，都是根源於提高中央的權力，以黨權治馭軍權之原則，並迎合資產階級的意旨。浙江派與廣西派都是實力派，他們在沒有武力衝突的時候是破面子的，故相互攻擊的目標不過借重了汪陳派和西山會議派，一方許崇智張繼等不能到會，一方陳公博等被粵黨部阻止出席，兩方領袖之汪胡則都徘徊海外。

他們的汪陳派及西山會議派的長衫同志領袖都沒有出席，黨權二字便黯然無光，如果開得成會，結果不過浙江派利用馮閻牽制桂系而與桂系妥協，或可延長相安一時的局面。蔣介石的目的，也在把『黨權』兩字的『名器』(古代所謂名器不可以假人)拿在自己手裏，鞏固南京政

府的地位，取得帝國主義的信用。他暫時決不會妄想干涉到廣西派的王國；他所要求的是廣西派此時不和他搗亂，使他可做『無冠的皇帝』（字林報蘇可爾斯基的話）聊以自娛。所謂『裁兵』『統一財政』『廢除苛捐雜稅』『恢復民衆運動』……一切好聽的話，他們是心心相印；『並非真話，只可以騙騙百姓。』他們在會議以後，各自用『訓政』的名義去做他一個區域中的皇帝，儘量壓榨鞭笞屠殺其他的民衆，這是五次全會後之黨國，可無疑義。如果工農暴動的鬥爭還不能很快地推翻他們的統治，則他們的內部火併的戰爭將來還是要實演的，這不是浙江派的黨權所能制止的。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請看聊城縣長的供詞！ 綺園

『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民謠

國民黨是貪污豪劣的狗黨，國民政府是軍閥官僚的豬窩，這句話說來不至還有人否認了吧！然而一部份號稱左派的青年，迷而不復，仍然憑藉他們總理在天之靈，來作起死回生的夢。但是事實上證明：他們是完全失敗

了的。臭毛廁裏的冀只能夠變蛆，一萬年也不能變成蠶蛾呵！最近在雨後春筍一般的刊物中，聽見他們蕭瑟可憐的嘆聲，他們是覺悟了，然而還捨不得那張臭不可當的狗皮。在狗窩裏而模仿着人聲，結果是被羣狗所噬，可有什麼希奇呢。然而他們又幻想北伐成功之後或者情形忽然變好，所以彷徨着不忍丟開。不知虎列拉傳染到別的地方，依然是一樣的虎列拉喇！現在北伐不是成功了麼？北京不是已從奉系的手裏搶過來了麼？張學良又不是快成爲忠實同志了麼？但是從此會『人民樂業，天下太平』嗎？不，絕對不！不過從前是青白旗與五色旗混殺，現在變成青白旗與青白旗混殺而已。然而雙方混殺的對象都是人民！美國帝國主義者想在中國攫取特別利益，向英日分一杯羹，便提出承認國民政府，於是歡喜到那群豬狗蛆蟲忘其所以；但是各省的軍事領袖武裝同志，事實上却不承認他們的中央。他們又希望日本帝國主義皇恩大赦，撤回山東駐兵，好來繼承張宗昌的大統；但是北方的人民都要求他們的軍隊撤回原防。你看：一天津商會因本省駐兵六七十萬，似飢鷹之攫食：駐防之縣

須供數軍之糧，數村難給一日之餼。昨發通電向各方呼籲，撤回原防云。（二十八日申報）『飢鷹攫取』四個字，就是直魯民衆送給國民黨北伐成功後的德政碑萬民傘呀！其實何止『飢鷹』，簡直是遮天蔽日的飛蝗。

北方的工農貧民平日已飽受張作霖張宗昌之賜，現在更遭國民黨雙料的蹂躪。國民黨是雙料的！因爲他除了如『飢鷹攫食』之外，更有許多掃除殘餘軍閥，實行三民主義的利國福民的宣傳。究竟實際如何，我們且來聽一聽一個沒有耐性的縣長的供詞吧：

『弟於五月中奉委試署聊城，當即馳抵任所。適聊城前任縣長爲第二集團軍孫總指揮部軍需處長，在聊城苛派給養百三十萬。聊城爲東臨道鎮所駐，常駐重兵。運河淤塞二十餘年，市面已蕭條萬狀。津浦通車後，更爲絕地，真十室而九空矣。平日負擔既重，戰時受禍尤慘，敵軍三次洗劫，紳富逃亡已盡。革命軍來，一事未見，復苛派給養，人民至有『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之謠。乃給養尙未繳齊，又勒索現款五萬元，將逃刺之紳富管事，商店副手召集縣署，臨以手機關槍盒子

砲，逼寫捐數，多則三千六百，少亦二百，寫畢，即派兵分別押回取款。詎皆入門即踰牆而逃，於是稟差拘捕差役亦相率而逃，縣署與全城皆成空署；但尙不覺悟，而分派衛隊以手機關槍盒子砲等沿門追呼，滿街捉人，一時全縣騷然，而紅鎗會入城矣。弟適於是日單車蒞止，遂被擁組織行署，維持秩序。彼軍需處長李子鐸猶親乘汽車至高唐請兵，至晚請兵不至，始偕其所委縣長張桂榮委印於典獄以去，此五月二十四日事也。

弟自此遂日夕困於兵差，徵發輸送車輛，籌備過路給養。詎剛及一旬，而徵兵令下，別縣三百五百，聊城獨一千五百。委員坐催，急如星火；稍有遲誤，定按軍法。令中竟有『聊城爲我軍血肉換來，該縣長不費一矢，坐擁膏腴，宜如何感恩圖報，籌辦供給』等語。而徵兵燃員之苛索，日不暇給：一馬之需，動則百草百料；一人之食，無不百麵百柴。人馬時有去來，而照索如故，以是日有增加，猶爲未足，而借詞某官來往，日必酒樓高宴，多則數十千，少亦十數千，遣兵持單，向縣取錢。略與肆主議減，即拔槍拍檯，惡聲憤碗。而徵兵選擇之苛，

恐選擇亦不過如是。乃又集合各縣新兵，在聊訓練，給養全責之聊城。修理營房，則必須綠紗糊窗，竹簾擋戶；碗須細磁，夜須洋燭；開辦之需，已逾千計。每日給養，尚無定額，現在已非五百不辦矣。此事未就緒，而提款委員又來，限七日為期，立提四萬，至欲擄人勒贖。

而弟則已於四日晨為徵兵委員率帶武裝兵士跣相架押營部，立限繳齊。因數日以來，飛蝗遍地，弟以民食似乎較徵兵為重，追呼稍緩，徵送少稀，遂遭此厄，弟至此不能不走矣。（見七月十九二十二兩日報報）

上面是山東聊城縣長李雲慶寫給他的朋友的一封信，登在上海一家小報上。這些可寶貴的材料，在日出四五張的報章上是難於找到的。牠們滿紙所載全是歌功頌德的諛詞。在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完全沒有的今日，居然能夠於小小的篇幅中發現這一篇文章，我於佩服那位小報記者大膽之餘，更為他担心不少。這位可憐的縣長，滿懷得意，想趁水入屋，打點抽豐。萬不料一碰到『非吾系也』的武裝同志的刀尖上，結果弄到赤腳露身，架押營部，狼狽而逃，不勝其憤。於是數百字供詞，使

我們於千里之外，得聞北地民衆慘怛哀號之聲。其實假使沒有這篇夫子自道的口供，凡稍為懂得現實的人，也知道國民黨斷不會拿肥魚大肉來給北方飢寒交迫的奴隸。不過罪狀從他自己的口中發出，加倍的覺得意味深長罷了。

『國民黨來了！』『國民黨來了！』北方的奴隸莫明其妙的等待着。但是來了之後又怎樣呢？口頭上或宣言上的『三不』（不拉夫，不籌餉，不住民房），實際上變成『三要』了。要什麼？第一要錢，第二要糧，最後要他媽的命！唉！『日日望南軍』，『誰知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呢？讀上面那封信的時候，我幾乎以為是讀杜甫那篇有名的詩『石壕吏』的註腳，恍惚置身於開元天寶之間，瞪眼一望，見到電燈滿城，才知道現今是二十世紀的世界，而且是國民黨北伐成功，國民革命成功的時候呵。自命為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青年喲！你們日夕希望着去年被許克祥何健張發奎領導來屠殺湖南湖北廣東工農民衆的汪精衛回來，救救黨，救救自己，而不肯抓住革命的真實，決絕的丟了國民黨那件狗皮，換一套新的衣服，却

要站在反革命的陣綫裏來鼓吹革命，究竟成個什麼調子呢？多苦多難的北方工農民衆喲！你們『日日望南軍』來幹什麼？要牠來剝你們的皮嗎？是否當真聽了吳老狗的話，以爲『好好的忍耐着，政府自然會拿利益給你們』呢？這是在還沒有剝你們的皮之前，叫你們不要動的最好辦法。但是呵，你們倘若不甘心受寸割之苦，就應該自己團結起來，先剝他們的皮爲是。更不要以爲『他們來了不如張作霖』，因而希望張作霖的兒子回來。須知道惟有靠自己的掙扎，才能夠解脫那反剪了手的繩子喲！用你們的牙齒咬斷他！別人只會加多條繩子在你們身上，不會從你們身上把原來的繩子弄去的。國民黨實在比張作霖不如，至多至多也和張作霖一樣。他在去年已成爲南方民衆的敵人，如今又成爲北方民衆的仇敵了。國民黨已是舉國共棄的狗黨了。

聊城縣長那一封信，已將國民黨的兇暴殘虐的獠獍面目具體而微的暴露出來了。究竟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這一串是代表些什麼東西？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等一串是代表什麼？山東聊城縣的民衆會回答你

，亦只有民衆的回答是正確的。『日日望南軍，南軍來了不如張作霖』一句民謠，就是總的答復。你們翻一翻國民黨的辭典，看看在張作霖一條之下是些什麼註釋？找到了，那麼，國民黨一串和蔣介石一串就是這些東西，或者連這些東西都不如！

七月二十八日

『中國國民黨代表的是什麼？』（連）

去年陳公博問：『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

今年陳公博答：『南京登記數四千餘，上海九千餘；數量已覺甚少。南京在黨部及各機關服務者，約占登記之半數；上海則特別區警察四千餘人，其他在黨部及各機關服務者亦恐不下二千，幾佔登記四分之三，無論工農羣衆甚少，青年學生亦大多數裹足不前。』（見王法勤陳公博等對國民黨民五次中央全會之提案）

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

登賢

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要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完成，一縣或一省政權的奪取也要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才能鞏固和擴大其勝利。因此工人階級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負了重大的使命。去年廣州暴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工人階級對於政權的認識和要求自己政權的建立，在省港罷工以後，便已開始萌芽到形成組織時期，如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上海總工會，湖北總工會，湖南總工會……有武裝糾察隊的組織，工人罷工，派出武裝封鎖海口，商店，自己裁判工賊走狗及反革命派等已成為工人的第二個政府機關，對政府有不對的時候也起來監督和干涉其行動，所有工人發生一切大的小的事情，完全由工會自己管理和執行，並沒有經過那時的所謂國民政府。自從上海蔣介石叛變和武漢政府反動以後，工人階級對於政權的要求一天一天的迫切，為政權的鬥爭更加熱烈與決心。廣州暴動是中國工人階級武裝暴動，取奪政權檢閱的成功。

工人運動經過國民黨反動以後，赤色工會均被封閉和改組，工人及其領袖一批一批被逮捕和屠殺，歷史所未有的白色恐怖。在「共產時代」所得來的一切條件，都被反動政府取消無效，被資本家完全推翻。更加上新舊軍閥不斷的混戰，交通運輸到處梗塞，財政陷於混亂，金融日益恐慌，苛捐雜稅的強迫攤派，物價高漲數倍，生產品消流停滯，原料斷絕來源，而至工廠歇業，倒閉開除工人成為資本家家常便飯，失業工人無法統計，減薪加時普遍皆是：廣東、湖北、湖南、在數月前工資發不兌現的紙票，北方鐵路九個月不發薪，工人有病不准請假，南昌、九江、工人每月被強收三角錢的所謂北伐捐，各地反動政府下的工廠派軍隊警察守查監視工人工作，不准兩人同在一塊談話，上海的紗廠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被資本家時常毒打禁止工人說話，敬記輪船公司海員改組委員會武裝迫海員工人入會強收五元入會金，每月二元月費，否則勾結辦買開除，收買土匪流氓威脅恐嚇。包工頭與包工

制更加重工人剝削，入工廠輪船作工非先孝敬工頭一批禮錢，不使找得相當工作，特別是海員的『涉孖沙』昌興公司完全由工頭樂言和包辦工人。反動的國民黨工會武裝強迫收會費，或要資本家強在每月工資扣出，更厲害的如河南湖北紗廠工人做工要商店擔保。言論結社集會罷工自由全被剝奪，北京天津閻錫山布告不準工人集會結社，查出以反革命論，工人有所反抗，表示不滿意便指為共產黨，要槍斃入獄……諸如此類在這一年工人階級所飽受這種的滋味，已到最極點不過了。工人生活完全陷於絕境，流離失業，天天也有開除的聲浪！在這些情況之下，出路是什麼？忍受下去嗎？現在已經聲嘶力竭，血汗被榨取幾乾了！只有一致的團結起來反抗，鬭爭才有出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與資本家的壓迫的聯合進攻，絕不能鎮壓消滅工人階級經濟政治鬥爭的決心和勇氣，反而只有促成日益激烈的階級鬥爭，暴露了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屠殺壓迫工人的本來面目很凶狠陰險，殘酷威脅，欺騙蒙蔽的手段。

從五三濟案發生以後，反日運動的高潮，推動了工人

鬥爭不少的勇氣。

在這三個月來，各地工人的鬥爭，怒潮一般地起來：

先拿上海來說：

- 1, 油漆工人二千六百餘人要求加薪的罷工。
- 2, 米業工人要求改良待遇及因工友扛貨被壓死的撫恤參加罷工有九百餘人。
- 3, 祥生鐵廠沙模，木匠，工人的加薪運動全廠二千餘工人罷工援助。
- 4, 估衣業因資本家減薪便一個工人自殺，起而援助及要求履行條件和改良待遇與撫恤死者家屬的鬥爭參加的工人一千八百餘人
- 5, 棉布工人反對廠主關門政策的罷工二千六百餘人參加。
- 6, 首飾工人一千餘人要求加薪的罷工。
- 7, 援助姜案的絲廠參加運動罷工有六萬餘人。
- 8, 老怡和紗廠六百餘女工要求改良待遇的罷工兩次。
- 9, 內外棉第九廠反對增加工作時間和開除十六名工友及加工資的四次罷工每次參加有三千餘人。

10 做馬甲鐵廠二百餘童工要求改良待遇的罷工。

11 綢緞業工人的加薪運動。

12 東亞麻布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全廠五百餘工人罷工。

13 麻袋工人千餘人的加薪鬥爭。

14 庄口工人要求改良待遇罷工。

上海這三個月來工人的反抗開除工人要求履行條件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的大小鬥爭，有三十餘次之多，參加鬥爭的羣衆，達十五萬以上，鬥爭多數都得着相當勝利，在鬥爭中工人階級受了極大的教訓得着寶貴的經驗，敵人的欺騙更看得清清楚楚：

1, 警備司令部市黨部工整會資本家勾結各界巡捕房封閉工會。

2, 反動政府機關，下令強迫工人先復工，後談判條件的軟化政策，如不能實行再進一步說工人違抗命令通緝代表，如估衣業熟貨業等。

3, 市黨部工整會先與資本家勾結訂妥出賣工人條件，後與工人辯交涉的卑劣手段，如內外棉第九廠受了

東洋資本家一千元便出賣了工人的鬥爭，更巧妙的要工人登記每人發八元救濟費的鬼話。過去有南洋職工，英美烟公司的罷工也被工整會受資本家二十餘萬元出賣了……如此種種真是無次無之，工人的鬥爭被其賣掉者真是不勝枚舉。

4, 資本家收買流氓土匪，工賊走狗，破壞工人鬥爭，及閉廠政策。

但工人的英勇表現，對敵人的進攻：

1, 每一次鬥爭無論罷工怠工包圍廠主，工頭，工人都是一致的。

2, 交涉的代表由工人自己選出來的（第九廠不是由工人選出，便被工整會勾結而出賣工人階級）都非常勇敢，每次的交涉，都是不妥協不讓步的，并且對市黨部工整會的態度特別強硬，每次到工整會談判結果，一定大罵工整會是反革命派，壓迫工人，替資本家說話，某工會的代表說我們是革命的，誰壓迫工人誰便是反革命，槍斃我們也要幹的，我是工人選出來的，你敢槍斃我麼，你如敢，我就領着千

餘工友到工整會門口，請你槍斃。使得他們走頭無路。

3, 羣衆的行動，請願包圍市黨部工整會……是全體動員的，特別在第九廠包圍工整會的代表，大罵他是反革命派，聲明對國民黨工整會不信仰，說他是資本家的代表，不準工整會整理員參加。

4, 每次鬥爭各工會派出代表慰問，與資本家交涉，募捐，罷工援助，都表示工人階級行動一致的。

○ ○ ○
上海之外，工人的鬥爭各地也是繼續不斷地起來：汕頭電燈局，鐵路工人要求加薪，廣州油業工人反抗開除工人，米粉工人要求履行條件，粵漢路的加薪運動。佛山油業工人罷工。東莞全縣棺材工人罷工。湖南株萍鐵路全體工人簽名提出條件。萍鄉三千餘礦工要求增加工資。江西景德鎮瓷業工人每年舊歷五月初三數萬工人舉行打資本家，加薪運動，到今年已有廿一年的鬥爭歷史，蕪湖火柴廠復工運動，黃包車反抗加牌捐費，天津紗廠的罷工，京綏鐵路反對裁員。山東淄川礦工罷工，津浦路工人要求發清儲蓄金，及復工運動，膠濟路工人經濟鬥爭

，廈門罐頭工人罷工，蘇州木器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全體兩次罷工，洪昌絲廠要求改良待遇鬥爭，鎮江茶業工人反對資本家推翻條件……各地的鬥爭，有如雨後春筍的暴發，革命情緒底落嗎？鬼話！白色恐怖不斷的屠殺所能壓迫禁止嗎？不！只有繼續不斷的振興起來。只有如此工人階級才找着出路。工人階級不但要加緊本身利益的經濟鬥爭，反日運動也是努力的參加和領導。

上海的工人階級，『五卅』三週年紀念，萬餘羣衆在開北，租界南京路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熱烈地舉行示威運動，不遲幾天，又舉行『五三』濟南慘案一週紀念比『五卅』更爲熱烈，高呼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撤退在華海陸軍，實行經濟絕交，自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打倒投降賣國的國民黨，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口號，各工會傳單宣言有如雪片紛飛在香港也有同樣的舉行這種反帝運動的示威，多麼英勇而熱烈呵！反動的國民黨見了發抖，英帝國主義者也無可奈何，表現了全國工人階級反帝的力量與決心。投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盡量的禁止壓迫，如在福建廈門派出武裝

警察不准學生工人在街上演講，解散檢查日貨隊，在蕪湖將日本的通牒警告做了公安局的堂皇佈告。街頭巷尾貼得看到眼花，國民黨部貼了打倒日帝國主義的標語，公安局要奉行日本聖旨派出警察馬上撕去，反動黨部也要受反動的公安局警告，認為投降還未澈底呢！上海的警備司令部禁止檢查日貨；在北京、天津、要避免誤會禁止發傳單宣言貼標語，不敢向帝國主義者說一句梗話，只記得『鎮靜』、『忍耐』等候外交解決』諸如此類醜態獻媚鬼話……不但不勝枚舉，甚至罄竹難書，真是說不盡寫不完呵！

卑鄙無恥的國民黨更進一步的欺騙，召集什麼全國反日暴行代表大會，代表大會的內幕，看陳德徵的報告說『……忠告各位，我們現在雖然在這個商會會場上開會，可是商會之外或商會之內，有人存心來搗亂我們反日運動，一定很多，我們如果再像昨天下午那樣，因一小小問題，而發生爭權，這一個危險，我相信比什麼都要厲害，因此本主席要忠告各位』代表是什麼的代表，是代表羣衆的嗎？不知什麼羣衆選舉他出來的，完全是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懷裏，奉行銀行買辦階級的意志操縱反日運動。現

在的反日運動顯然的分開兩個營壘：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用反日運動的招牌參加反動國民黨的政權。同時舉行不澈底的檢查日貨，用以欺騙小資產階級，而操縱其欺騙的反日運動。第二是工農階級的反日運動，進而作反國民黨的鬥爭。只有後者才能負起反日與反一切帝國主義的使命，『五卅』運動是絕大的教訓。

民族的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資產階級，它們衝突和對付工農階級的方法是不同的。如在上海的買辦階級他對工人階級的結社，集會，仿效歐洲資產階級一些改良手段，如反日運動，他不大禁止，但他利用帶拉攏小資產階級政權的運動；但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不講改良不改良只有強蠻的屠殺，也不管反帝不反帝，總之是不許工人結社集會，如廣東湖南湖北的地方。但是無論其改良和屠殺，工人階級是不會被屈服的和欺騙的，國民黨在工人羣衆中已經成爲一個已僵的腐屍，就是卸用工會來欺騙也是失了效用的，在上海廣東特別表現得明顯，國民黨的工會，羣衆已認識他是一個壓迫的爲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機關，如想發生效用，除非去江西瓷器中燒過油來。

在這種事實告訴我們，敵人的壓迫和進攻，只是一天一天的厲害，在北方工人以前幻想以為北伐軍比張作霖好些，但是現在怎樣？失望了，工人要求加薪也當反革命派論罪了！無論結社集會罷工以及所有一切的自由，都被剝奪淨盡。工人也開始打破對國民黨的幻想進而衝突而鬥爭了，法西斯蒂的廣東總工會和機器工會，只會武裝強繳會費，工人也對該會不滿而發生極大的分化。上海總工會的出賣工人階級也被工人認識了，國民黨的禁止民衆反日運動，到處都施行了，資本家的開除工人增時減薪，勾結國民黨一起的壓迫一天一天的更加利害了。總之一切的一切從國民黨打下北京以後，所謂『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到『訓政時期』工人階級的痛苦只有不斷的增加，北京未打下以前什麼都推到打下北京後再解決，現在打下了，試問究竟怎樣！

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

關於湖南江西工農革命發展形勢，本刊二十四期已有敘述，不過多是根據國民黨報紙所載，不免不實不盡。

各種痛苦擺在目前，出路是什麼？不問政治就可以嗎？但是政治要起來問你呢！工人階級應不分派別的團結起來，擴大秘密工會的組織，改組黃色工會，打倒國民黨的白色工會，消滅廣東的法西斯蒂式的工會，工會由工人自己管理，不受任何反革命派干涉，繼續和擴大反日運動，檢查日貨，收回租界，經濟絕交，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戰爭。加緊經濟鬥爭才能使資本家不敢任意開除工人。改良待遇，增加工資，爭得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的自由等，是目前急要的任务。我們的鬥爭應採用新的戰術，不一定要限定罷工，怠工，即包圍廠主工頭，都可以的，同時工人階級應互相熱烈援助，城市工人階級的鬥爭加緊才能影響農村的暴動，不要忘記在土地革命過程的使命，與農民一致團結由鬥爭到暴動，在鬥爭中要有藝術的組織，與佈置農村鬥爭的配合，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兵的——蘇維埃政權。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覺 哉

現在鈞稽各地報告，於工農無產階級之屢仆屢起，階級覺悟的增進；統治階級之恐慌崩潰，已到末途；一般的革命

力量匯合暴動取得政權的時期，即將來到。本篇所述雖有些事實已隔數月之久，但並未成爲過去，正是現在新形勢開展的序幕，無數萬革命民衆親嘗了革命的利益和反革命的白色痛苦，正在無疑地誓死地向前奮進。

茲分述於下：

湘南方面

湘南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社會，而是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組合起來的社會，手工業工人有廣大的數量，生活比農民還苦，因爲都是一些沒田耕的失業農民。如耒陽永興耒縣宜章常寧等縣多挖炭工人，該處能耕的水田很少，他們的生活是挖炭出售，長沙衡陽一帶的燒煤，都是他們供給的。資興桂東汝城一帶，產竹最盛，造紙工人很多，湘水下游所吃的冬筍及所用的草紙古硯紙，多從那裏來的。安仁茶陵汝城等處，完全是農業社會，所產的米供給耒陽桂東永新等縣。這樣的一個經濟困苦的社會，需要革命，自不待言，從前農民多入洪會，洪會勢力很大，如臨武藍山嘉禾等洪會，都有槍枝幾百千把不等。現在，受了革命浪潮的推進，自然很快的走到無產階級所領導的

蘇維埃革命的路上來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耒陽郴州宜章酃縣桂東資興永興安仁桂陽常寧等十數縣被紅軍占領，於郴州成立湘南蘇維埃，縣蘇維埃正式成立而且較久的有七縣。（宜章郴州永興資興耒陽茶陵）發動這運動的雖是朱德的紅軍由廣東開來，但是馬上得着廣大的農民響應，都說共產軍來了，我們有活了。尤其是一九二八年二月蘇維埃政府宣布分配土地：由縣蘇維埃把土地一律沒收，交與鄉蘇維埃分配，凡參加農業勞動的都有份，多寡以該縣蘇維埃所轄土地之多寡而定。這樣一來，農民歡聲雷動：（一）普遍的認識「蘇維埃政府」是他們的政府，隨便甚麼事，都要到「蘇維埃政府」去解決。（二）未分配土地前，農民有藏匿豪劣的；分配後不藏了，并且看見豪劣便抓，抓着便殺。（三）農村互相打仗的現象沒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敵人。

分配土地後農民參加戰爭，最大的是第一第二次克復耒陽，全是農民力量。第一次朱德隊伍還隔耒陽幾十里，農民早已進了城，把耒陽城的貨物用品拿個精光跑了；

第二次敵人來攻，朱德敗退，耒陽被敵人佔去，但是農民不退，成千成萬的包圍，第三天夜半反攻，打的打，敲的敲，放的放，四方八面都是農民，敵人大駭，當夜逃往衡州去了。二月二十四日衡陽農民進攻衡陽，雖因敵人拚命的打而敗退，但是敵人恐慌殊甚，在衡州的豪劣都向長沙逃命，致長沙謠傳衡州失守。

至於朱德紅軍，解決許克祥部兩團，唐系軍潰退，又供給許多槍枝子彈，統計不下萬數。後來失敗，——其實算不了失敗，不過暫時停頓下子——原因當然很大，而因敵軍三省圍攻，農民羣衆來不及受軍事訓練，不得不暫時放棄城市，退守鄉村，朱毛的大隊紅軍退往贛西休息。

但是革命既經發動，無法可以使牠停止的，湘南豪紳地主的統治已經動搖，農民曾得到過土地耕種，都盼望「蘇維埃政府」復來；儲積的武裝力量確亦不少，因此湘南第二次暴動隨即爆發。郴州永興資興衡陽等縣的四鄉游擊，收繳團防局武裝，豪劣又開始逃到耒陽湘潭。長沙政府不敢發兵去打：一是軍隊不願去，不一定是同情工農，而且是怕敵不過；一是政府不敢派，怕派去受了傳染，

登時赤化起來。寧遠土匪兩次占領縣城，成立蘇維埃政府，聲勢發展到嘉禾藍山江華道縣，並派人同朱毛聯絡。朱毛部隊武岡土匪組織軍事委員會，請共產黨員當主席，指導革命，朱毛部隊六月十日由寧岡出發，占領酃縣，大敗敵人，現正向湘南進展，根據過去的經驗，爲有計劃的奪取湘南政權。

湘東方面

湘東革命鬥爭，以平江醴陵爲最烈，尤其是醴陵。

醴陵自去年秋收暴動失敗後，鄉村鬪爭隨即勃起，初僅有快槍兩桿，陸續奪得反動軍團防隊快槍約四百桿，梭標土槍則人人皆有。這樣少的武器，分布四鄉，大小百餘戰，無戰不勝，大隊敵軍不敢出縣城一步，城外即是蘇維埃政權所及之地，而又三次攻城，封鎖縣城糧食，這樣的相持至半年之久。直到程潛派遣六軍八軍及學生隊特務營剿匪司令計兩萬多兵，才打入醴陵鄉下，血洗火燒，紅軍不得不暫時失敗。現在 述醴陵的革命事實如下：

一，成立蘇維埃。縣區內蘇維埃都已成立，實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二，分配土地有兩個形式：（一）分耕，農民平均得到土地耕種。（二）共同耕作，共同消費。在鄉村蘇維埃中設一耕作委員會指揮耕作，組織手工業委員會管理手工業工作，所有農產品歸蘇維埃依照農民之需要多少，給予農民和手工業工人。

最有趣味的是規定耕作時間，六時半鳴炮起床工作，八時半打鼓吃早飯，九時工作至十二時吃午飯，一時工作至五時休息。這辦法的好處：1，給私有制以有力打擊；2，打破宗法社會的觀念，（地方觀念家族觀念）3，均勻勞動，婦孺老弱，分配以輕微工作，不僅可增加勞動的效率，且可得到勞動的愉快；4，兵士分的田無須蘇維埃為僱人耕作。5，農具公用，僱農貧農無農具的困難，可以解決。便於應戰，以十人為一組在一地耕作，或三四組在一地耕作，敵人來攻，馬上集合。（工作時武器是帶在身邊的。）

三，手工業委員會 登記各地手工業者如泥木匠縫紉工剃頭工篾工鐵工有多少，工作能力多少，某地缺乏某種工人即由多的地方調去。工人全家食用，由當地供給，沒有工錢，某家要做東西，報告委員會派工來做，每天工

作八小時，沒工作時參加耕種。農民手工業工人怠工的均有處罰實行不作工不得吃飯的口號。（老幼除外）父老子兄勸弟妻促夫，大家歡歡喜喜，說不得惰人了，不得盜賊了，不得乞丐了，不得饑餓了。

四，打倒封建制度 如焚燒契約的債券。沒收祠產廟產。燬滅神廟佛像匾額對聯，每家神龕上貼「共產黨萬歲」字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農具耕牛公用。農會會員隨便到那一人家，都有飯宿招待。能站在階級觀點毫不留情地殺戮反動派。這些，多是農民自動地執行。

五，實行城市經濟封鎖 土豪劣紳反動武裝集居縣城，因此對縣城實行封鎖。但鄉村商店不免停閉，食鹽布疋缺乏，於是組織各種合作社，從別處打通經濟以救恐慌。

六，工農武裝 組織有工農革命軍，農民勇敢隊，工人赤衛隊，暴動隊，少年先鋒隊，都歸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有兵工廠鑄造長槍土炮及新發明的狗子炮。有遞步哨，有農會哨，各重要山卡設立砲台，豎有哨柵查察

極嚴。

七，建設 在戰爭中，建設還是積極！如開築大路，鄉下來往路一律展至八尺；建塘壩，開水源；提倡蓄魚喂豬；樹木不中用的不准砍伐。嚴禁賭博鴉片，不聽的取消居藉飯籍，連犯的處以死刑。

八，兵士同情革命 每次敵人下鄉，土豪劣紳帶路，團防隊清鄉隊子弟兵等打先鋒，正式兵士都不願同工農作戰。鄉村貼的標語，兵士不願扯，說等我們看完，這都是好的。在南鄉打仗時候，土豪捉得農民要官長殺，官長命兵士殺，兵士不殺，反放跑了。羅家嶺之戰，兵士說我們子彈很多，可以送些把有槍沒彈的工農兵吧！果然兵退後在他住的床上抽屜檢獲大批子彈。在南三區土豪燒農民的房子，兵士說不要燒，並幫助農婦搬東西，幫同救火。第三次攻城後，據兵士說只要工農兵再打半點鐘，我們子彈完了，把灰衣一剝，槍一丟，做我們的老百姓去。

這次醴陵雖遭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農民房子被燒二千餘棟，比土劣房子被燒的多二十倍，農民被殺的三千多，遍地都是青年寡婦；但是醴陵羣衆沒有一點失敗心理，不

獨沒有停止鬥爭——敵人白天白色清鄉，農民夜間赤色清鄉——而且擴大了，因實際的教訓，鬭爭日趨正確而有效。醴陵豪劣是有階級覺悟的，祇是他們有兩個危機：一是駐軍逼款搶械，（繳團防械）借辦共名義捉財神，有些土劣同共匪一樣要亡命 二是請正式軍隊，辦靖衛團，挨戶團，買槍枝，經手的豪紳當然不肯自己掏腰包甚至還要撈幾個，強橫取之於小資產階級的商人富農中農，甚至沒收佃農自耕農全部所有。小資產階級破產，都說：共黨雖然不好，但他們只打大的，割肉的；現在土豪劣紳是大小一齊打，割骨頭的。小資產階級沖破了一切幻想，有傾向革命的可能。同時軍心動搖得很，六軍在瀏陽解決一營殺三個連長七個排長；不久以前閩中儒部六連加入紅軍，這都是敵人非常恐懼的。鐵路工人雖殺的不少，但革命情緒仍舊高漲，醴陵第二次暴動的客觀條件，已全具備。這情形，在瀏陽平江也是一樣，瀏陽駐軍的白色恐怖，是共匪土劣一齊拿的白色恐怖，靖衛隊的槍枝跑上山。小資產階級漸同情工農暴動。平江工農奮鬥的歷史很長，不久以前平江有三十萬農民圍攻縣城，城內駐軍三師

不敢出戰，後雖受了嚴重的壓迫，農民被殺兩千多，連燒八十里，但是武裝鬥爭反因而擴大。最近余本建率紅軍二千餘，占領東鄉，收繳團防槍枝，聲勢浩大，已攻入瀏陽北鄉。平江駐軍劉綱部周盤師彭懷德團與學生隊等，於七月二十三日譁變，加入紅軍。清鄉督察楊翼鵬被害，縣長被拘，豪紳被殺多人。湘東革命形勢的緊張，可以想見。

贛西方面

贛西革命形勢與湘東南聯為一氣，中心地為寧岡永新遂川蓮花，勢力所及之地，則上自峽江下至安東至永豐，敵人都不敢正視。月前朱毛紅軍在永新打敗楊如軒三團軍隊，楊如軒傷左手，並有擊斃說，死敵團長一，繳敵步槍四百餘枝，機關槍一挺，士氣大振。現正在寧永遂連等縣辦理赤色清鄉。寧岡土地已分配完畢，永新大部分土地已配好；他們分配的方法：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同鄉蘇維埃調查土地人口的多少，再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應分多少，各家原有的田數，看應進出多少。定後發一榜，照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就歸某家正式管業。有些農民說：「這樣，要共產黨真萬歲才好

！」同時也自動的問：「土豪回來怎樣呢？」於是大家才知道赤衛隊的必要，蘇維埃政府，才得到真正的民衆的基礎與擁護。永新農民戰鬥力很強，常常打敗反動派的軍隊。醴陵有一部分同志逃到蓮花，革命鬥爭，更加漲進。寧岡永新蓮花三縣農民約有槍二百多枝，又由朱毛分槍三百枝把農民；在贛的六軍已為紅軍解決一部分；袁文才部留守贛西。這次朱毛出征湘南，贛西後方可說是很鞏固的。

安源的工人運動，經過許多鬥爭，力量很為雄厚。去年九月湘東暴動，攻萍鄉城，工人梭標隊先兵士進城；十一月十一日要求發現餉清積欠，全體罷工五六日，包圍總公司。十二月九日工人暴動，包圍總公司，毒打全體職員三十餘人。接着又是年關鬧餉，恢復失業工人運動，響應醴陵暴動，雖然一次一次失敗，革命情緒却一次一次的高漲。最近恢復萍礦總工會；株萍路工人於六月間鬧階級的餉，全體工人簽名蓋章，在這武裝暴動中間，無產產業工人，始終不失為一個領導者。

以上說的是湘贛邊境從平江直至粵邊整個的暴動割據區域，將近完成，而且與粵北鄂南匯合，很快的要爆發總

的暴動局面。

此外湘西方面，常德石門一帶，農民殺豪劣及抗租抗稅鬥爭，正在發展；南縣華容安鄉漢壽，鬥爭甚烈；桃源以桑植大庸龍山等處，賀龍聲勢很大，寧鄉新化的農民游擊隊各有鎗百餘，湘鄉亦時發現農民黑夜殺豪劣的事。總之，整個的湖南正在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拚命爭鬥的時候，而且已到了立刻要判決勝負的時候。

桂系同湘系的衝突 桂系露骨的要解決湘系，奪取全湖南政權，如解決程潛，解決四十四軍，以次就要輪到魯滌平了。魯當然知道，當然想設法抵制，魯對共黨的首首政策，比桂系要緩和，就是他的一個法子，可惜全不能有效。現在李宗仁不給軍餉把魯；又駐衡陽寶慶的桂軍（十七軍十三軍）不肯派一兵剿共，把湘系陷在紅軍桂系的夾攻中，使他不能存在。吳尙的第八軍移防衡陽，李鴻芳不肯讓防，聞已發生衝突。

湘系同湘系的衝突 陳嘉佑同魯滌平爭主席，陳失敗了，極不滿意。嘗說：共產黨不好，共產黨主義是好，總是要成功的，現陳想取得湖南的政權，正在積極活動。

吳尙是唐系敗將，得程潛之力升為軍長，魯陳都不願剿共，以吳尙為剿共的主力軍，又藉口吳尙剿匪不力，對八軍軍餉特別刻扣。

豪劣與軍閥的衝突 豪劣請兵清鄉，等到兵來，「匪」已走了。而開拔費，招待費，隨口亂要，動不動就綁人勒贖。因此豪劣知道祇有積極擴充自己的武裝——團防靖衛隊等，但是時被駐軍提去，常要上山躲避。

豪劣與小資產階級衝突 加重苛捐雜稅，駐軍就地勒款，大概都由豪劣把負擔轉嫁到小資產階級身上，中小商人富農自耕農經不起剝削，覺得共產黨還要好點。

兵士日益不穩 湖南收入從前每月不過百多萬，現在每月至多四五十萬（工農暴動區域全無收入），軍費每月將近二百萬，無論如何搜刮，軍餉是要欠的，而且長官又到手是錢，大家要準備下野。因此兵士生活特別痛苦。加以湖南兵士多少沾過點革命浪潮，時刻有譁變的可能。魯滌平只打電要江西廣東廣西出兵會剿共匪，自己却不敢冒險，就是這個原故。

總之，反革命方面的動搖與崩潰，正和革命方面的高漲為正比例進行。已成了紙老虎，一戳便穿。事實上告訴我們：革命勝利之期快到了。
七月廿八日

陳公博的三個主張

典琦

陳公博著的『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中，所論斷的國民革命的危機，即一九二七年武漢與南京開始爭鬥時的局勢，其結論是：（一）共產黨不應爭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二）對帝國主義應早些讓步，（三）工農運動過火，使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應早些糾正。這種觀察，恰恰和我們相反。如果共產黨真能爭取領導權，對帝國主義能進一步反抗，工農運動能進一步發展到土地革命，當時革命決不至於失敗。

陳公博為什麼這樣說呢？他的出發點是不要破壞目前社會的經濟組織，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基礎。因為如此，只有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才可以領導革命。因為如此，和帝國主義的經濟關係不可以一日斷絕，所以對帝國主義應當屈服。因為如此，工農運動更應該糾正，應該停止。

陳公博理論的事實根據，便是當時兩湖的社會恐慌，如帝國主義封鎖問題，小資產階級怠工問題，連帶的物料

缺乏問題，工人失業問題等，這的確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實際問題。凡是一個大革命，必然免不了要經過這樣的時期，因為敵人的封鎖和戰爭所引起的經濟恐慌不應當妄想避免，而是應當用革命的手段加緊奮鬥以渡過這種難關。陳公博則要根本不發生這個現象，甚至於肯定的說不要破壞了社會的經濟組織，這簡直是埋怨革命，恨當初不應有這一回事。

我們首先來講帝國主義封鎖問題。當時兩湖在帝國主義及下游資產階級封鎖之中，的確有些恐慌，如煤，煤油及食鹽是。但問題並不如陳公博所想的那樣嚴重。陳公博列了一個簡表，第一項說明武漢所需用的煤炭，五金，布匹，絨類，煤油，機器，電器，堅硬木材，海味等件。大部分是帝國主義輸入的，第二項說明長江交通有百分之七十五操在英日之手，第三項說明因帝國主義停業而失業的工人有三萬人。於是他的結論，就是：『要國民

革命成功，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協。否則他主張：第一，要有反帝國主義的準備工作——最低限度注意於交通的運輸和原料的製作。第二，除了建設國家資本之外，要扶助人民建設社會資本。在革命驟然開展的時期，自然沒有安坐而準備經濟建設的可能，此時為擁護革命政權使鬥爭勝利起見，只能利用社會原來儲蓄的物質能力，很經濟的使用。陳公博所提議的辦法非常迂闊，大約也不是他的真意，他的真意還是着重的先要對帝國主義者妥協的。他覺得武漢政府對帝國主義者妥協太遲了。當時武漢，局面不是採用保守的政策可以支持下去的，而是要用猛烈的進攻政策很迅速地打破那種封鎖的形勢。在進攻的爭鬥之中，決不可希望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而是要更進一步地沒收帝國主義者遺留下來的——一切產業，儘量利用，同時要利用當地所有的物質力量。在那一爭鬥的期間，什麼海味木材布匹絨類的缺乏不是很迫切的問題。煤油在民家還可以用植物油代替，農村中向來多不燃燈的人家，更易節省，只有工業上使用，即將美孚及亞細亞的存油收起來，也夠了。煤是安源可以生產的，安源設備完全，工

程又有基礎，只要當時政府拿出一筆不很大的款項，就可以恢復大規模的生產。機器五金等項還不很迫切，且帝國主義者停業後，還遺留大批東西，可以利用。食鹽不關於帝國主義，而是被下游的蔣介石政府封鎖了，倒是非常嚴重，因為影響太普遍了，且食鹽是日用必需的。但當時四川還可以由武漢政府支配，至少關於川鹽運銷兩湖的一點，可以設法做到。物料問題既可解決，交通暫時停頓不成問題。工人失業，可以沒收帝國主義工廠強制開工，輪船上可以強制行使，至少可以恢復重慶長沙九江等地的航線。總而言之，當時的錯誤，正在於因被封鎖而讓步，沒有採取進攻的策略。我們要知道：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國，他還是自給的經濟，和世界市場的關係並非普遍地密切，所以中國的民衆生計並不怕封鎖的威嚇（數千百萬民衆只有三萬人失業，影響並不很大）反是帝國主義者不能久耐封鎖中的損失而必出於設法恢復商業之一途。如果中國的政策是強硬到底，他們必可以屈服於革命政府條件之下而經營商業——粵港罷工抵制香港時，日美各國還是爭着做生意，可以為證。（我們不是

閉關主義者，如果對於革命有利，當然可以和帝國主義者發生商業關係。而帝國主義的封鎖也必是暫時的，在革命政權穩定時，依然要來經商的。）

其次說到小資產階級問題。陳公博說中國沒有大資產階級，中國的全部工商業資產階級以及豪紳地主都是小資產階級。記得去年武漢政府的文件中用語有所謂『工商業者』、『鄉里公正及豐裕之家』就是陳公博說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豪紳資產階級。

這一階級是否革命的呢？陳公博自己也說：中國的城市資產階級大都吸食帝國主義的餽餘，不願意參加國民革命，以倒其靠山的帝國主義。鄉村的資產階級，因為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

但是他以為城市的工人運動——主要的是店員運動，妨害了商業，鄉村的農民運動破壞了農業，總而言之，破壞了私人資本，造成了經濟恐慌工人失業的危險，此其一。理論上要農工和小資產階級聯合，事實上對小資產階級進攻，迫得小資產階級的懷疑或脫離革命，此其二。

這兩點中之第二點，危險完全是不成問題，如果認識了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站在革命的立場（陳公博常說的）決不可犧牲革命的權力與基礎而遷就他。第一點呢，所謂經濟恐慌，主要原因是被封鎖，次之才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怠工或搗亂如停業閉廠等。農民運動絕對不會妨礙農業而且是改進農業的；因為地主是不參加生產的，一切農具肥料種子的資本都是農民的，地主的收租剝削徒然削弱農民的資本而妨害農業的改進，只有根本消滅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可以發達農業生產。農民運動不但發達農業而且能發達商業，因為使三萬萬餘農民有相當的購買能力。商業固然是應保護，使城市鄉村之間，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便於交換；但大商人的壟斷居奇操縱剝削是必須打破的，小商人的痛苦則應從廢除厘金及其他苛捐雜稅着手，萬萬不可因保護商業的使商人來一定軌道可循，雖限制極嚴，也不患沒商人營業，因為利之所趨，雖比較微小也有人向着他——去年商人的停業，完全破壞革命權的政治作用，並不是商業真不能做的至多不過暫時少獲一點利。中國的工人鬥爭，其目標不過是起碼的

生活改良和政治自由，斷乎不是即要消滅私人資本，陳公博的話全是『無的放矢』。陳公博只爲地主失了土地及商人少獲些贏利而着慌，但不爲工人農民的凍餓死亡而稍加愛惜，這算代表大多數被壓迫民衆的國民革命的理想嗎？

對於小商人，可以明定法律保護其營業，並取消苛捐新稅厘金，以減除其痛苦，同時也要嚴厲禁止其怠工停業等反革命行爲否則重罰。如果當時用了這一政策，他們決不敢反動，工人決不會失業。反之，對他們讓步，他們獲得反革命行動的自由，更要受大商人的領導而加緊怠工停業。（當時反動者只有大商人，其實只要嚴厲制裁大商人的反革命就已夠了）

無論何時，社會生活都是由勞動維持的，而不是由資本維持的。陳公博說革命期間所靠以維持社會生活，還是恃賴微乎其微的資本。這些話真是豈有此理。他似乎要說：推翻地主就沒有土地，推翻了資本家，就沒有工廠；殊不知一切物質都原來是自民生的，而後加以勞動，則成了人類所使用於衣食住三物。革命如果能把勞動者稍稍解放，而土地鑛山工廠商店交通機關等等又沒有被資

產階級消滅了去，則以更有效的勞動力運用固有的設備，如何會不能維係生活？這是一切私人資本破壞了而言，尙且不怕沒有辦法，何況革命的政策還保護私人資本，不但對於地主的土地及反革命的財產加以動搖，情勢並不到那樣的嚴重？

革命必須打破現存的社會經濟組織，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也好，無產階級革命也好，國民革命也好，社會革命也好。從封建農奴的社會而到民主共和的自由競爭時代，是不是經過了破壞社會經濟組織之大革命呢？中國的社會經濟組織，完全滯留於半封建的農業經濟，與國際資本主義殖民政策帶來的資本制度同時並存，且相聯繫而以國際資本主義爲最高的統治者。中國的革命是必須推翻破壞這一經濟組織的。陳公博既反對破壞社會的經濟組織，就是反中國的革命。

陳公博以工商業者及鄉里豐裕之家爲小資產階級，有時也稱爲資產階級，他是把小商人工業主及其他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作爲重要的分子，將他們抹煞，或者附屬在所謂『有錢人』的小資產階級之內。其實小資產階級

的羣衆的利益，和陳公博的『有錢人』小資產階級並不一致。革命政府對大商人與小商人的政策應有分別，我於上文已經說過了。陳公博要故意把虞洽卿王曉籟和我們市鎮中間水菓店的老板認爲利害一致，完全是掩蔽事實。

至於將整個地主階級作爲小資產階級而加入革命的聯合戰線，這與吳老狗的全民革命理論一般無二，和他自己的話矛盾衝突——我前面引了他的話，即『鄉村資產階級，因爲他是封建的遺物，其性質與國民革命矛盾。』

總而言之，當時武漢政府的錯誤，就是陳公博理論的錯誤，就是沒有分清楚豪紳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當時對豪紳資產階級應不客氣的剝奪其政治活動的權利，沒收其土地，制裁其反革命的行為；對小資產階級如小商人、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應以法律保護他們的財產及自由，同時制裁其反革命行動；工農運動應進一步到土地革命；一切退讓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是事實上譚延闓孫科汪精衛以及陳公博之流，本身就是豪紳資產階級，本來談不到這些，以上云云，只說個『理應如是』罷了。

◎ ◎ ◎ ◎ ◎

現在說到革命領導權問題。中國的革命運動，事實上是共產黨在領導。老牌的國民黨，在辛亥以後，就沒有革命的作用了。改組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共產黨運用『廢物利用』的手腕，『化腐朽爲神奇』，說不上什麼純粹國民黨來領導革命。什麼『中國目前如果需要共產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共產黨；中國如果需要國民革命，則革命領導權，當然屬於國民黨』，完全是玩弄字眼的理論。國民黨是一個包羅萬有的東西，買辦大商軍閥豪紳以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都有（武漢反革命以前的情形），並不是整個的，在國共合作時代，所謂左派常常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與右派爭黨的領導權，並沒有共產黨與整個國民黨爭領導權的事實。直到所謂左派完全潰散並大部分投降右派去，然後國民黨才成爲純粹豪紳資產階級的集團，然後革命領導權在名義上才完全落在共產黨的肩上。

這種共產黨領導左派以與右派爭國民黨的領導權的爭鬥，就是中國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爭革命的領導權之爭鬥。民族資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而漸次消沉革

命，以外與帝國主義妥協，內與豪紳軍閥勾結鎮壓工農鬥爭，無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領導權而漸次發展革命以根本剷除半封建的經濟關係及帝國主義的統治勢力以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事實上中國數萬萬農民及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羣衆已經在中國無產階級或共產黨領導之下奮鬥，而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只能領導反革命，即反革命的領導權都不

完全，使革命仍得前進，這是以證明過去數年間共產黨爭革命領導權的正確。不過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還是由於共產黨對爭取革命領導權之爭鬥不堅決。當時共產黨過於遷就那猶疑不定的所謂左派，對土地革命也接受了他們不沒收小地主的主張而且沒有發動農民羣衆奪取土地的鬥爭，對豪紳武裝（如何健等軍隊）沒有積極去解除或破壞，對政權沒有認清武漢政府之多少分豪紳資產階級性及動搖的領袖之不可靠，而改造之或推翻之代以真正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衆政權，甚至共產黨要人譚平山還以農政部令限制農民『過火』的鬥爭，使數百萬工農羣衆失了革命的領導而致零亂潰散，而豪紳資產階級得以從容展布實現其反革命的企圖。這種不堅決爭取領導權的機會主義的傷

心史，實在是使中國革命大受挫折之大原因，若果如陳公博的爭領導權堅決的領導數百萬工農兵士羣衆以與豪紳資產階級軍閥決戰而不委其責任於動搖的所謂左派領袖甚至豪紳資產階級，則中國的革命不會因所謂左派領袖的反動而遭挫折，他們或不敢反動。

○ ○ ○

陳公博反共的理論，第一點是反對共產黨爭革命的領導權，第二點便是反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土地革命。

他反對階級鬥爭的理由是：中國有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也沒有組織和訓練，而最足影響中國社會的還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階級。中國現狀如此，如果提倡階級鬥爭，其結果形成多數階級的混鬥。此種階級混鬥的終極，第一使民族主義破壞，潰成國民革命的危機；第二使小資產階級脫離革命戰線，減少社會的資本和生產力；第三使社會多數階級相互仇視，民權主義無法實施；第四生產低落，無產階級愈減功能……

革命是被統治被剝削的階級起來推翻統治階級剝削階級，中國的革命固然是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

但反帝國主義運動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爲主要的動力，同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以農民革命爲重要內容，即是農民對於地主的階級鬥爭非常重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固然落後，但隨着國際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產生土著資產階級於通都大埠也是事實，不過它的性質是和帝國主義和舊的封建勢力都有些連帶關係而容易和他們妥協。所以階級鬥爭必然可以發生而且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可以防止這一妥協階級的出賣革命破壞革命。

陳公博說的第一點完全與事實相反。第二點的不對，前面已經說過。現在還要補來一點，即陳公博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的以地主及資本家爲主，所以成了工農階級爭鬥的對手；其實真正中等階級分子還是搖動不定不一定要反革命的，在革命高潮中他們還是要站在革命方面來的。第三點他講到民權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民權，如何能夠適用資產階級專政的德謨克拉西呢，資產階級這樣軟弱無能而充滿着反革命性。工農民權獨裁制就是中國目前所需要的民權主義——工人農民及其他貧苦民衆的民權。這一民權主義就非有工人及農民的階級鬥爭推翻豪紳資產

階級的『訓政』（即專政之代名詞）不能達到。第四點所謂生產低落，完全是替資本家宣傳神聖，似乎有打擊資本家即打擊資本，打擊資本即打擊生產，這完全是不可通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資本家不因為沒有政權及多受限制而絕跡，爲什麼呢？只要有利可圖，他們正是拿出資本來的。即使不拿出來故意停業使生產低落，也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手段解決，前面說過的。

陳公博還有一句話，不僅是指中國說的，他說：我對於共產黨的批評，他們忘却中等階級所以能爲無產階級的部隊，因為他們被大資產階級壓迫消滅。反轉過來他們硬欲拿無產階級力量把中等階級消滅，結果反驅中等階級站在有產階級的壁壘。『這更是造謠。無產階級的鬥爭目標是在推翻有產階級，它的策略是和中等階級聯合的，工農聯合，無產階級與殖民地民衆的聯合，都由此出發，何嘗要把中等階級消滅呢？不錯，無產階級最終目的是要消滅一切階級的差別，然而這不是如資產階級之兼并剝削驅中等階級爲工錢奴隸或工業後備軍，而是將非無產階級分子引入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道路中，使他們無產階級化

，共同負起建設新社會的責任，並共同享受新社會的生活，成爲平等互助……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期中增進中等階級幸福的工作。

關於土地革命，陳公博有兩句話說得直捷了當，他說土地問題，國民黨的主張是以政治的方法來解決，共產黨的方法是農民暴動來沒收。他承認有土地問題，但不承認土地革命。他說：黃河以北沒有土地問題，只有耕作的資本問題；黃河以南，人浮於地，但土地分配尚平均，少大地主。他說：解說土地問題，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將過剩的人口移送於北方，其次則速行建設國營企業以消納無土地的農民。——這是所謂政治的方法。

陳公博完全站在地主階級說話，所以只要把過剩的農民安插，不致搗亂，就算完事，然而這只是幻想，因爲中國沒有一個新興資產階級的集權政府，僅僅地主階級本身是無力實現這一辦法的。我們姑且放下土地分配的平均與否不論，農民收穫是百分之六十以上被剝削的事實是不能掩蔽的。我是向來不主張分別大地主小地主而覺得非徹底消滅地主制度則無所謂農民革命的。因爲地租的剝

削比工錢的剝削更爲殘酷，地主將農產品拿去一大半不用於增加農業生產方面，徒然妨害農民發展農業的可能性，這較之資本家複生產的行爲之足以發達生產者落後多了。

這種障害不剷除，中國民衆永遠不能自拔於落後的經濟之深淵。今日農民所以過剩，即因爲大部分收入被地主的土地，加以帝國主義軍閥的剝削，農產的可以養活兩個人的土地，只能養活一個人，於是不得不勉強由一個人耕作，而激離了那一個去尋旁的出路，到工廠去或到軍營去或無所歸宿。只要推翻了地主，分配田地耕作時，還不會因土地過少不夠分配而至於『甲攘乙奪』（此四字是公傳語）證以海陸豐醴陵寧岡等地革命的事實，便可知農民熱烈的幹土地革命而且對分配土地很滿意的。

至於他說：『暴動是無計劃無條理的』，又說：『甲攘乙奪』又說：『暴動起來沒收土地，也不過移轉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對於國有土地，還是很很遠行遠。』這完全錯解了暴動。工農暴動有其先鋒分子領導着即共產黨領導着，不至於無計劃無條理。證以目前的事實，各地分配土地都由蘇維埃，並沒有個人攘奪的事。至於國有土

地，正是目前土地革命的目標，而且像醴陵所行的耕作委員會的辦法，土地所有權屬蘇維埃（參看本刊下期醴陵通信及本期覺哉同志的文字），已充分適用土地國有的原則，自然不是貴總理的什麼耕者有其田的不徹底主張。陳公博又恐怕『政權將隨暴動而失落』這是說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吧，陳公博是應當担心的。陳公博又說暴動可以惹起反動，『就是革命黨的本身……也何趨於反動的傾向。』這是一個什麼革命黨呢？自然是貴黨——國民黨。這何足怕？數萬萬工農兵羣衆還不能推翻你們嗎？

譚平山的組織第三黨主張是背叛共產黨的政策，陳公博引爲反共的論據，這裏無庸駁。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從此以蘇維埃與土地革命爲中心口號，推翻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國民黨在革命上早已壽終正寢，還有什麼國共之爭？殺人放火是誰的力量？表示，只看廣州暴動後三日內斬殺五千七百工友的記載便可知，亦不必多說。

此外他還憑空造許多謠，如說蘇聯親日及阻碍朝鮮革命，中國共產黨黨員成份不足以代表產業無產階級，這都

不足辯。

○ ○ ○
以陳公博的眼光看來，現在是國民革命的危機已完全過去了；因爲（一）對帝國主義妥協（二）對工農運動不反對特反對，以白色恐怖清黨割共，當不怕他爭領導權了，——按，陳公博之所謂領導權者，即政府權，現在國民政府不受赤化的支配，領導權即完全無缺了；爭革命領導權而不可得，與張作霖爭反革命領導權而得之，也從滿意了——這些政綱已都實行。然而陳公博還不滿意於目前的黨治而唱導改組之說，則完全不是他的政綱不見採用的緣故，而是被吳老狗之流打擊他及甘汪顧等之活動乃不得不大發牢騷攻擊廣西系及西山派的緣故。

陳公博的政治主張，其大綱如（一）投降帝國主義（二）反俄反共（三）反工農運動，和西山派桂系是一般無二。僅僅有數點與他們衝突的，即一、主張民衆運動（他所依附的老蔣，因軍力不及桂系，想獲得小資產階級同情，但同時壓迫工農），二、集權中央，反對政治分會等

勸導制度（擁蔣打擊桂系），三、提高黨權，限制軍權（與第三點同意，而且必如此才用得着汪陳等『長衫忠實同志』也）……等等。這是豪紳資產階級內部衝突的種種藉口，而帶了一點資產階級理想。

一九二八，八，三。

世界工人援助中國

赤色職工國際，因中國的白色恐怖非常厲害，特定於七月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止為援助中國工人運動週（兩週），已於上月通告各國工會準備，屆期要集會，游行，出特刊，小冊子，尤其要募款援助，並須把各派的工人團結起來共同參加這一運動，以反對中國的白色恐怖，反對帝國主義派兵去干涉中國革命。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要目：

第二十二期

- 共產國際對濟南事變宣言
 - 發展并完成中國的革命
 -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什麼
 - 並且怎樣能夠侵略中國？
 - 國民黨的新理論家——陳公博
 -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超
 - 時代嗎？（讀者的迴聲）
- 第二十三期
- 中國共產黨為國民黨軍閥攻下京津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 一個月來各方的革命形勢
 - 今日之朝鮮（未完）
 - 幾段隨感錄

譚平山 記者

超 麟

花田生 琦

典 章 覺 超 典
琦 國 哉 麟 琦

赤色職工國際告全世界女工

同志們！

上海全市絲廠工人五萬五千人罷工了，其中女工要佔五萬。他們工作的困苦你們也是知道的。在那種炎熱潮濕惡濁的空氣中，幾乎工人每天要作十二點到十六點鐘的工，五歲的小孩每天要作十二點鐘的工。

工資微薄得可憐，還要任其無理的罰金，時常將整天的工資罰得一個也沒有了。

官廳和工廠中的警察巡捕經常的毆打女工和童工，甚至打死，他們並不受什麼處罰。

上海的絲廠女工反抗她們的壓迫者已不止一次了。

在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三年，她們都罷過工。一九二四年她們成立了工會，並且因罷工勝利，獲得組織工會的權利。在一九二六年，她們再罷工，勝利的結果是十二時工作日，略加了些工資，不開除工人，及組織工會的權利。

現在那些野蠻的廠主，因為得了出賣革命的國民黨政

府之援助，企圖將她們從前所得的，通通取消。這一次罷工，便是工人們對於那種企圖之答覆。她們是飢餓，但她們戰鬥。

同志們！女工們幫助你們的在英勇奮鬥中的中國姊妹們。提高你們的嗓子反對那中國婦女兒童所受的開所未聞的奴役，反對那中國無產階級所遭的血洗。

準備着十四天的援助中國工人週——從七月十七日到三十一日，赤色職工國際正在組織這個！

準備徵集羣衆援助中國的男女工人！

日，英，美，法，意各國正派遣戰艦及軍隊到中國去。大家應爲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工農而戰鬥。

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

打倒屠殺工農的國民黨政府！

國際無產階級援助中國無產階級萬歲！

中國工農將來的勝利萬歲！

大家援助在英勇鬥爭中的中國無產階級！

赤色職工國際女工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

『古所稀』

(連)

吳老狗稚暉輓蔡公時的聯說：

『出師來捷身先死』

持節見狀古所稀』

『古所稀』嗎？不錯！但於今却有先例。這
個先例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駐廣州的副
領事，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廣州被國民黨政
府拿去槍斃！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要目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目前革命局勢的開展
統一財政和裁兵之不能實現
舊官僚與新中國
今日之朝野(續)
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克拉西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
我們的死者
又一批死難同志的迴憶

典琦

維漢 典琦 山石 章國 尹寬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瞿秋白同志這一本書『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之出版，在目前
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這本是對內的報告，隨後決定刪去其中純粹關於黨內問題的一小部分而拿來公開出版
了。這是一本重要的書，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分析過去三年中國的革命運動，很正確的研求其經驗及
其教訓。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其階級，其各階級結合形勢的變更，其前途，以及當前的問題：——總而言
之，最近國內『論壇』上所熱烈爭論的問題，我們都可在這本書中找到正確的答覆。





八七會議與一年來的中國革命

典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緊急會議，對於中國革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這次會議宣布了中國共產黨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路線。

到於今，已是一週年了。在這一年之中，中國工農羣衆在白色恐怖統治之下英勇的奮鬥，革命愈益深入而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也不斷的肅清機會主義餘毒，健全了本身的組織，逐步的完成其新的政策與新的工作方法，並已傳達到廣大的羣衆中去。國民黨整個消滅以後，新軍閥反動統治也逐步的普遍到了全國的範圍而達到其最高點，而漸漸走向大崩潰滅亡之路。帝國主義乘着白色統治一時籠罩了全中國的機會，實行武裝干涉中國革命，更暴露其兇殘面目，促進全國民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漲。革命運動在已經確定的新趨向之中重新組織起來一步一步地前進，無疑的要掀起一個新的全國範圍內的革命高潮。我們不能忘記「八七」，更不能忘記一年來工

作的教訓。我們尤其要了解當前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從前的機會主義，是由於運用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錯誤，是由於不明瞭反帝國主義運動與階級鬥爭的聯繫，是由於不了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中的作用。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時代有充分的革命作用，及到五卅運動，工人羣衆普遍地起來，他們便漸漸和帝國主義妥協而減少其革命作用了。前年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是他們在政治上開始顯明的打擊無產階級。然而共產黨還不清這一階級之日益走向帝國主義的營壘，三月二十日後，不以對他們鬥爭的方法，而以對他們讓步妥協的政策維持與他們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一直到去年上海三月暴動，仍然繼續與他們妥協。結果是造成了去年四月十二日的上海屠殺，資產階級公開反動，建立了白色恐

怖的統治，把上海及廣東的工農鬥爭鎮壓下去。

資產階級公開反動之後，小資產階級非常動搖，武漢國民黨政府自去年四月至七月的一個時期中完全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結果，因為資產階級反革命領導的堅決與無產階級——共產黨——革命領導的猶豫，他們投降到資產階級——蔣介石的營壘中去了。當兩湖工農鬥爭高漲及豪紳軍閥武裝進攻（許克祥夏斗寅叛變）之際，共產黨不堅決的領導羣衆鬥爭而反要限制羣衆的鬥爭以求武漢政府小資產階級領袖之諒解。共產黨不以堅決鬥爭的方法去領導小資產階級而以妥協讓步的方法去維繫小資產階級。殊不知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就是唯強是從，無產階級愈能堅決與資產階級鬥爭，並對於他們之動搖猶豫觀念嚴厲打擊，他們必然愈跟隨無產階級領導；反之，我們愈讓步，他們也愈反動。所以汪精衛等經過一個時期的搖動，卒至於去年七月十五日決定了反革命的路線。

八七會議以前之中國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是採取儘量退讓的政策，而對於農民的革命鬥爭反接受國民黨限制壓抑的理論。湖南如火如荼的農民革命，

已經發展到土地革命的階段，農民自動手分配土地，而共產黨中央對於土地革命的態度還不堅決。國民黨不肯公佈沒收土地的法案，特別嚴禁侵犯軍官的土地，反對經濟的沒收，共產黨中央一件一件的默許了。鄉村的政權，在農民推倒豪紳的都團保甲以後，完全到了農民協會手裏，而共產黨的上級指導則要實行什麼鄉村自治以建立所謂鄉村聯合戰線——與中小地主聯合。湖南馬夜事變後，共產黨員及農民羣衆集合七縣農民自衛軍十餘萬衆準備撲攻反革命的長沙，而共產黨中央則阻止這一個暴動，爲的要與唐生智妥協，希望唐來解決長沙的反革命部隊。總之共產黨中央完全不相信農民羣衆的力量，不了解革命已進到土地革命的階段以及農民在革命新階段的重要。因此不肯斷然的與資產階級決裂而聯合農民。

機會主義者的觀點與國民黨幾乎一致，即以爲階級鬥爭與國民革命不相容，爲要鞏固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不可不限制階級鬥爭。因此不僅妨止農民對地主的鬥爭，而且連工人階級自身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也要停止，一切自發的鬥爭，都要由政府強制仲裁。工人逮捕工賊反

革命者，封閉怠工反動的商店，工會自由懲辦槍斃工賊，……這種「第二政府」的形式是被認為侵害政府權限的「幼稚」「過火」行動。却不知道階級鬭爭愈發展，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愈激烈。帝國主義利用封建式的豪紳軍閥停滯中國的經濟進展以便剝削，而農民的階級鬥爭將根本摧毀這一與帝國主義相聯繫的勢力。資產階級以「和平」「友誼」「法律」「外交手續」要求帝國主義自動讓步，這種妥協的階級，只有工人階級鬥爭可以排除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如果工農跑上權力的地位，而地主階級被消滅，資本階級被壓服，則中國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無疑的要從妥協鎮靜而趨於激烈。漢口九江英租界之收回，完全是工人羣衆激烈鬥爭的結果，並不是地主資產階級和平妥協的外交的成功。

然而我們並不可以說中國的工人階級應當單獨的與帝國主義作戰。中國革命需要反帝國主義的民主的聯合戰線。在這一聯合戰線之內，初期也容許有資產階級的成分。但是到了羣衆鬥爭發展的時候，必須要漸漸打擊乃至排除這種成分。而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乃為完成民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六期

族的及民權的革命任務之所必需。共產黨之扶助國民黨也是非常正確的政策，國民黨正是民主的聯合戰線之具體化，是一反帝國主義的政治聯盟，是革命政權的形式。但是共產黨沒有在國民黨內按照革命情勢打擊資產階級以至根本排除之，沒有把國民黨變成真正工農及小資產階級成分的組織，使國民黨政權的內容成為工農民權獨裁，而反因國共合作的緣故拋棄無產階級獨立的政治立場，不敢批評國民黨左派的錯誤，不以羣衆鬭爭防止國民黨的右傾，這就是非常之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中把過去機會主義的罪惡毫無隱諱的指摘出來，為的是要使革命運動得着正確的指導，使黨成為真能領導革命鬥爭的先鋒隊。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黨，是不怕指出自己的錯誤的。但中國共產黨過去指導機關雖有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大部分黨員英勇的奮鬥，表現於上海三次暴動，廣東農民反抗李濟深及湖南農民革命，是具有絕大的犧牲精神，毫無妥協猶豫的觀念。他們領導工農鬥爭，造成了與政府對抗的工農政權，這便是具備了蘇維埃的初期的作用，這便是民權與封建統治對抗

鬥爭的具體形勢。他們領導下級國民黨，與國民黨羣衆建立聯合戰線，能夠顯現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不犯着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而且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數年的革命鬥爭中，確實證明了它的政策的影響，一般羣衆大半是跟它的政治指導而進行。國民黨反革命以後，共產黨的責任更爲重大。所以共產黨八七會議，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以自己的力量改造黨，並確定了革命的新方針。這一年來的工農兵士貧民羣衆的不斷的鬥爭，大部分是接受了共產黨新政策的指導，因此八七會議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十分重要。

× × × × ×
什麼是革命的新方針呢？無產階級無限制的階級鬥爭，領導徹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政權，推翻帝國主義與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完成民族民權的革命任務，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八七會議確定了這一方針，但是經過一個過渡的時期，才形成明顯的具體的綱領。這一時期的開始，本黨宣傳蘇維埃的意義而沒有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因爲還要組織革命的工農暴動於

國民黨旗幟之下。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當時國民黨的上級機關雖然叛變潰散或被軍閥資產階級篡奪，但國民黨過去在本黨領導之下所造成的威信，還相當的存在於羣衆之中，而一般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正彷徨無所歸宿。本黨對於土地革命也還是一般的採用「耕者有其田」的政綱，且不提出沒收小田主土地的口號。這是在暴動政策開始達到羣衆中去羣衆還沒有組織的廣大的起來的時候，爲着要使城鄉間廣大的小私有財產者之份子中立，但是，並不是要阻止農民運動發展時對小田主之必然的打擊。經過了南昌暴動葉賀南征兩湖秋收暴動及江蘇宜興無錫農民暴動之後，這些策略都有些更改。因爲青天白日完全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幟，左派國民黨已沒有恢復的可能，國民黨在羣衆中的信用完全消滅，而農民運動已普遍地深入非沒收一切地主不可的形勢，所以去年九月，共產黨中央即決定放棄組織左派國民黨的工作，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十一月擴大會議也贊同這個決定；對於土地問題，則擴大會議訂出黨綱草案，確定完全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並由蘇維埃分配耕種的主張。

土地革命與蘇維埃的綱領既已明確的規定，於是廣州的工人兵士與貧民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了十二月十一日的大暴動，建立了東方殖民地的第一個蘇維埃，宣布了土地革命的工農政綱，從此開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廣州的蘇維埃雖然只存在了三天，但是它的意義是很大的。

廣州暴動之前後，廣東的海陸豐瓊崖，湖南的醴陵平江及湘南各縣，江西的萬安遂川，湖北的黃岡黃安，河南的信陽確山，都曾有農民割據的形勢。海陸豐及醴陵的土地革命尤其深入，已經實行土地國有的原則，由蘇維埃支配耕種。豪紳資產階級因為工農暴動的高漲，乃停止其內部的爭鬥，而以全力清鄉，於是這些地方因為反動軍隊大規模的進攻而失去了幾個城市。可是土地革命的潮流則更一天一天地上升，粵湘贛鄂大部分的農村，（最近佔了湘東湘南的許多城市）以及河南的南部數縣，實際上仍在農民之手，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已根本覆滅或正在崩潰。

五三慘案發生，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革命之兇殘面目，激起了全國反帝國主義的潮流，城市工人鬪爭隨之而

發展，一般小資產階級因為國民黨之妥協賣國而厭惡國民黨。北伐達到北京而後，豪紳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愈益明顯，小資產階級反抗苛捐雜稅要求民權自由的運動，證明他們反抗國民黨的意識。中國共產黨在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中領導一切大小鬥爭，不斷的揭破國民黨及資產階級欺騙羣衆及妨阻帝運動之種種陰謀，因此城市的革命力量漸漸積聚活動起來。

士兵羣衆在豪紳軍閥的戰爭中犧牲生命無數萬，而欠餉不發，他們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漸漸覺悟了他們的出路。因此，各地均有索餉或譁變的事，甚至大規模的兵變加入工農暴動，如最近平江的周警部隊。中國共產黨已經糾正了機會主義時代將軍運動的錯誤，注意領導士兵的解放鬥爭及組織士兵暴動。這將使軍閥的武裝力量根本破壞。

由一年來革命鬥爭看來，雖然統治階級使用亞洲式最野蠻的白色恐怖，屠殺工農及革命黨人至三十八萬人以上（據中國濟難會的統計，一九二八年的尚不在內），毫不足以鎮壓下這一步步徐徐上升的革命趨勢。統治階級無

論如何掙扎，終不能跳過財政經濟上的破產危機，不能採用改良政策和緩革命，不能免除內部的矛盾衝突，帝國主義的步調不能一致，總之他們不能造成穩定而統一的反動局面。這一年的現象，無疑的是一次大革命的序幕。這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革命新方針的正確。

x x x x x

八七會議之後，我們的黨和機會主義餘毒及其他錯誤的傾向經過不少的艱苦奮鬥，其目的在鍛鍊我黨成爲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南昌暴動葉賀南征之役，雖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獨立的革命行動，但是，還常有不少的動搖和不決定的傾向，如希望張發奎同情，並不勇敢的鎮壓撲殺豪紳工賊，對於土地沒收執行之猶豫，「王者之師秋毫無犯」的不自覺的來維持豪紳資產階級社會的秩序等等，差不多是脫離羣衆而成爲單純的軍事行動。這是機會主義的餘毒，是潮汕失敗的主因。兩湖秋收暴動只有鄂南各縣能夠正確執行黨的土地革命政策，湖南的黨也犯着嚴重的軍事投機的錯誤。黨的十一月擴大會議，因此嚴厲的執行政治紀律，並使指導幹部充分工人化，使黨因肅清機

會主義成分而更強固。

在另一方面，伴着反對機會主義而發生了盲動主義的傾向，即不估量主觀客觀的條件，貿然嘗試，甚至「無動不暴」，以暴動爲兒戲。這也是脫離羣衆的新機會主義，不肯從艱苦的日常鬥爭中創造暴動的環境，而只想憑少數人英雄的冒險行動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其結果徒然使羣衆不了解暴動的真意義，或對暴動的政策不信仰。

黨對於這種傾向，也是以大的力量去糾正。

農民運動發展的區域，特別是農民割據鄉村的地帶，落後的農民意識滲入到無產階級的隊伍，於是產生了幾種不正確的觀念：或則忽視職工運動及城市一般鬥爭，或則不去領導鄉村的階級鬥爭而主張反對整個城市，或則主張保守一隅而不願意擴大鬥爭的範圍。其結果必使鄉村不能得着城市的領導，農民不能得着無產階級的領導，而土地革命不能成功。共產黨特別防止這種傾向的危機，並指出今後工農暴動的趨勢是與統治階級爭取城市的鬥爭，唯有城市工人及貧民廣大的起來足以擔負領導這個關爭的使命。

x x x x x
目前新軍閥的旗幟雖然插滿了中國，但是新軍閥的各派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日益銳利化，同時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及其與半殖民地的矛盾也日益深刻，在工農貧民鬥爭暴動進展的時候，他們沒有方法穩定其統治。試看國民黨五中全會的裂痕，改良政策之被擯棄，河南湖北等地之局部戰爭，以及日美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衝突，處處表現他們的弱點。另一方面，城市的工人鬥爭及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反苛捐雜稅的運動，日益發展。廣東北江，贛西，湘南，湘東，等地農民暴動有日益擴大的形勢。湖南江西等地的兵士日益革命化，暴動譁變，日有所聞。這是五三慘案後革命開展的新局面。我們的任務，是要積極領導城市及鄉村的一切鬥爭，深入土地革命，努力使工農兵鬥爭有密切的聯繫，各地的農民暴動有適當的配合，以發動全國革命的新潮。

我們不能忘記「八七」，更不能忘記一年來工作的教訓。我們尤其要了解當前的任務。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六期

一九二八年八月七日

國民黨提案中之牛鬼蛇神

覺 哉

國民黨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正在開會。這是蔣介石想利用黨來完成反革命事業；事實上對於革命的環境——怎樣欺騙工農或鎮壓工農，主張極不一致；而各派軍事頭領競爭地盤權利，露骨的不肯稍讓。他的結果不難預知：不是統治的穩定，而是統治加速崩潰，這些可在提案裏面看得出。現姑就各提案裏面的奇形怪狀，披露一斑。

○……學生運動，防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錄用革命青年，免使入於惡化

蔡元培提議取消青年運動，不要再有學生會學生聯合會的組織，正面理由是「中國本部盡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國民黨已無求助於學生之必要」。實際則

是「學生更事不多，激動較易」，「共產黨以及自號第三黨之一類，正從事青年運動」，「既有團體則其他團體之為特等運動者安知不即利用此團體，如莊子所謂大力者負之以趨乎？」為防止學生革命而取消學生會等組織，正如防

八九九

止工農革命而解散農協工會，一樣的用意毒辣。不過學生青年的階級性同工農不同，他的家庭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他的父兄許多正服務黨國，雖然可把些有力分子當作共產黨殺掉，終不能像對付工農團體那樣兇殘。蔡元培的提案才出，學生界已紛起反對，把他罵得狗血淋頭。於是中央訓練部提出救濟革命青年並量才錄用案，說「革命青年是本黨的主力軍」，為防其「徬徨歧路，既悲奮鬥之乏途，又慨前途之惡劣不入於惡化，即流于墮落」起見，特擬定救濟方法錄用手續，如失學的送入學校，予以津貼；失業的舉行登記，組織革命青年考試委員會，分別錄用；武裝革命青年，由軍委會擬定救濟方法。丁惟汾的「革命青年之培植及救濟案」，也說值茲「共黨潛伏」，革命青年「挾熱烈之氣，無所發洩，逼入歧途，小之引起局部之糾紛，大之引起社會之變亂」。應當把程度高的「派遣各國留學」，程度低的「送入各項黨政訓練機關，豁免學費，優予補助」。拿金錢錄位來消滅學生革命，比蔡元培的笨辦法進步多多。同時中央民衆訓委會又主張「全國青年大聯合，以充分實現各階級的協調」。這些，

可見國民黨懼怕青年的心理，正在這個當兒，青年反對國民黨的言論風靡全國，不得不由壓迫的主張而進於欺騙和利誘的主張了。

○……………○
不應當為某部的民衆本身利益而奮鬥
○……………○
應避免走入資本主義或改良主義及共產主義的路
○……………○
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提的「民衆運動方案」，內容：理論組織訓練三項。他以為「本黨是代表被壓迫民衆及被壓迫民族利益的黨(?) 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又是總理的遺囑」長此停止民衆運動，是不對的。不過方針「弄清楚，萬不可學共產黨的『過分提高人工資』；『利用無業游民同小資產階級進攻』。他的重要原則是：『民衆運動的過程中，應特別注重民族共同利益，不應當為某部分民衆本身利益而奮鬥』。這就是說農民應該幫地主多收租，工人應該幫廠主多賺錢，被壓迫民衆，應該幫助壓迫者的豪紳軍閥資本家——國民黨鞏固政權，絕不可做本黨「解」運動，防礙國民黨的「共同利益」，那便是反動，值得殺頭。他又說：『民生的民衆運動，應切實避免走入資本主義或改良主義以及列寧

式的共產黨主義的道路」，「以便漸進於大同的共產社會」。其實，革命的國民黨，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除開勾結帝國主義加緊中國工農剝削，從而分一點餽餘外，無法可以自存；走入資本主義道路是絕對不會的。二五減租取消，勞資條件廢掉，共產黨員殺盡，國民黨當然更不是改良主義和共產主義者。剩下的祇有大同共產社會，大家應向這條路進行，就是民衆的生命應該爲大同的國民黨犧牲，民衆的財產應該向大同的國民黨供獻，——這就是國民黨在各地抽派壯丁徵發糧秣增加稅捐的由來。話雖如此說，民衆團體不遵照這方針去動怎樣？難道又來個「停止」嗎？接着就是組織方法：一、已成立的民衆團體，派員加以整理；二、新設立的，須確有基本會員若干，並履行會員總登記的手續。於是民衆團體的民衆，才是純反革命的貪污濫劣地痞遊神工賊農賊，確能受黨的領導，擁護黨的共同利益。而國民黨也不是無「民衆做後盾」的「空疎的政治集團」了。

○……………○
革命政府之下民衆
無運動之必要
國民黨應與帝國主
義聯爲一條戰綫
○……………○

國民黨本沒什有麼理論，係中山幾句支離矛盾的話，也因不適於忠實信徒的殃民賣國，屏棄殆盡。可是近來因實際行動的經驗，創出幾點理論來，這在郭春濤統一黨的理論案裏面可以看出。他說：「民衆運動，有各種不同的見解：有謂民衆運動係總理根據其主義政策及政綱所確定，爲本黨所應作；有謂民衆運動爲共產黨利用搗亂惟一之工具，非本黨所固有。有謂民衆運動係社會之力量，可以助政府力量之所不及；有謂民衆運動係與政府爭利益，在革命政府之下，民衆無運動之必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亦有不同的見解：有謂我們不及帝國主義勢力之大，無打倒他之可能，應取消此口號；有謂正惟我們沒有打倒他的力量，必須提出此口號喚起民衆一致爲共同目標而奮鬥。有謂反對共產革命爲我們與帝國主義共同之目標，應與聯合爲一條戰綫，不應高呼打倒；有謂本黨革命最後之目的在求世界大同，第三國際及帝國

主義又均爲本黨革命之障礙，我們應與世界弱小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共同消滅他們。」一年來國民黨屠殺民衆及共產黨員，投降帝國主義，明顯表示與共產黨任務的分野；而且事實上已做到『革命政府(?)』之下，民衆無運動之必要，已做到『與帝國主義聯爲一條戰線』。這是國民黨理論的大成功。至於黨內容或有要恢復民衆運動及反對帝國主義不同的見解，那是共產黨的餘毒未淨，經過郭同志這一提議，自然可以統一了。

○民衆運動不要談政治

耕稼製造販運學問
即是真正的民衆運動

○

繆斌的確定民衆運動之方針案，又臭又長，他的得意語：

民衆的覺悟，不是要一般民衆離開職業來談政治，因爲這是莫大的危險。『農力於耕稼，工力於製造，商力於販運，士力於學

問，大家聯合起來去促進耕稼製造販運學問等工作，便是真正的民衆運動；不容於此等之外，別尋空洞的業外的民衆運動』。原來貴總理所謂『喚起民衆共同奮鬥』的就是如此！中國工農每天只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時，沒有作到

二十四小時，所以貧窮，要貴黨來『運動』。至於政治，民衆雖然知道因不良政治——地主豪紳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的壓迫，以致農無田，工無廠，商倒閉，士失學，不推翻現在統治制度，建設民衆自己的政權——農工的政權，上述問題沒法解決。但是『談』得的麼？『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政治是食於人的國民黨的戰利品，做奴隸的祇加緊工作來供國民黨的『食』是本分。他又說：『資本家想剝削勞動家以自肥，固然不行；勞動家想抑損資本家以自利，亦是不行的。必也雙方調和起來，以整個的事業爲重，一階級的利益爲輕，務勤苦，戒偷惰』。這就是說資本階級可以儘量剝削勞動階級，勞動階級若不仰體資本階級的德意而提出要求來，那是不『勤苦』，務『偷惰』，『不以整個事業爲重』，是鼓動階級鬥爭，是反動，是該砍頭。但是繆斌究膽小，他怕民衆運動一恢復，不能領畧他的至意，所以他主張民衆團體不要有國省縣的組織，就農工商業分門別類，愈細愈好，直接受當地黨部管轄；庶幾民衆運動名有而實無，他的政策也可以實現了。

○……………○
○……要「做官才入黨」……○
○……………○

陳公博王法勤何香凝等請粵
委員提案，算是一時無兩。他們除
們是被桂系打倒的人。蔣利用他們同桂系搗蛋。他們除
照例罵共產黨表示自己身份外，竟提出要勵行共產黨包辦
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民眾運動議決案尤其要積極扶助農
工，要勵行反帝國主義政策，澈底肅清貪官污吏，黨要民
主化民衆化，取消政治分會，軍隊絕對服從黨……好
在這些議案沒有通過的可能，他們也不希望通過——陳公
博等在武漢當權的時候，已經是第一二次大會民眾運動議
決案的反叛者，——祇唱唱高調，打擊敵人。並且說：
「個人系統，封建集團，地方關係，部份利益，代替了黨
之組織」；「前後犧牲十數萬之黨員士兵，徒換得再行分
割混戰之代價」。這是對桂系不服從蔣家中央的混罵，
難怪蔣要親來上海勸他們出席。不過我有一件要問陳公
博的，陳先生做了一本書說國民黨是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
，並舉出黨員成份應該是農民百分之五十，工人百分之三
十，小資產階級百分之二十，不能保持這個比例，那一「除
了黨的崩潰以外，絕無其他可走之路」。提案裏說：「但

就此次南京上海之登記觀之：南京登記四千餘，上海九千
餘，數量已覺甚少，南京在黨部及各機關服務者約占登記
之半數，上海則特別區警察四千餘人，其他在黨部及各機
關服務者亦恐不下二千，幾占登記四分之三，無論農工羣
衆甚少，青年學生亦大多數裹足不前。黨而離開民衆，
民衆而對黨懷疑，尙自謂能担负革命責任，誠滑稽之尤。
不做官就不入黨，要做官，才入黨，照陳先生說法，黨
已「崩潰」到沒有了，爲什麼陳先生等還拚命擁護？除開
「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外，實找不出什麼理由。

○……………○
○……袁世凱國民代表大
會式之國民會議……○
○……………○
○……有真正民衆團體且能自由活
動，國民會議，自是必而。現
在不僅民衆不准組織團體，而且
凡「國民」都在砍頭之列，更何「會議」之有？然而李宗仁
竟提出國民會議組織法案了。內容是各省國民會議選舉
會每省選出十五人，特別區每區七人，全國工業團體農業
團體商業團體教育團體勞動團體華僑各國民會議選舉委員
會各選舉十人，全國新聞團體選舉五人，全國律師團體選
舉二人，……學生小學教員停止被選舉權，……這不僅令

人回憶到段祺瑞的善後會議，而且回憶到袁世凱的國民代表大會。善後會議的工農會代表列席，（當然不是工農無表決權，這裏的勞動團體代表有表決權了，不過要由政府指定工賊農賊或豪紳充當，參照籌安會辦法，由國府擬定名單並文告，各省的在省會，全國的在南京，幾天內就可把選舉辦竣；合乎『最短期間實現』的遺訓。袁世凱做皇帝是民意，國民黨的國民會議自然也是民意了。至於國民會議的職權，李皇帝已特別規定，他說召集國民會議：一，是『總理遺訓，不可失天下之大信』；二，是『使知吾黨主義之真諦，作普遍之宣傳』。所以該會議的職權，『一，接受國民政府軍政時期軍事財政外交之報告；二，議決國民政府交議之關於訓政時期之各項法規及對內對外一切善後政綱；三，答復國民政府之諮詢事件；四，得關於法律及其他事件之意見，建議於國民政府』。這更令人穆然神遠於古昔盛時之『着該部妥議具奏』，及前清末年之『資政院』神味了。李皇帝的聲響，到底不凡。

民衆組織以職業爲單位不以階級爲單位

熟讀總理遺著

李宗仁是國民黨一個發明大家，他在外交上發明第一政策是「劃共」，第二政策是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都承認私有財產制，應該站在一條戰綫上反對第三國際的共產運動。這次訓練民衆訓練黨員的提案，又有重大發明。他說：『民衆組織應以職業爲單位，不以階級爲單位。不問其爲地主與佃農，產業家與工人，店主與店員，皆須隸於同一組織之下。此實是吾黨與共產黨組織不同之點。』這不獨該黨總理孫中山沒有想到，就是與該黨同戰綫的英法美日，也自愧不如。訓練黨員的方法更妙，『將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分爲若干篇，各黨員每若干日讀熟一篇，中央黨部對於省黨部，以次遞推，按時派員考查有無實行。黨員讀熟了，派往各職業組織講演，並令各民衆熟讀』。哈哈！幼童莫明其妙的讀三字經四子書，說是爲着考試戴頂子；恭逢黨國，科舉復興，戶誦家弦，易『詩云子曰』之聲爲『余致力……』，李宗仁真發明大家哉！

蔣介石之
約法三章

蔣介石日來鬼話很多，甚麼軍隊黨化，黨軍隊化，行政機關軍隊化，社會軍隊化，尤其是一黨部與政府政府與民衆之關係及其職權」提案裏的約法三章：「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

定，今在國家草創之時，有有權力之首領間之約法，即決定不用軍隊以助爭政見；有黨員與行政間之約法，即黨員決不直接或處理行政；有行政人員與黨員對於民衆之約法，即處處應爲民衆謀利益，而絕對禁止示威遊行，羣衆大會與政治罷工。第一條約法，是蔣介石武力不及桂系，祇能拉攏陳派粵系委員對抗附和桂系的西山會議派；此時蔣最怕的是他們馬上用武，他們也已準備用武，所以蔣亟須有這條約法。第二條約法，蔣的法寶祇剩了一個黨，但蔣是要黨做蔣的狗，不是要黨去做黨的事，真的黨員干起政來，總不免要費手脚，小孩頑螃蟹，須去其箝，這是蔣思慮周密的處所。第三條約法更不在說，且久已實行。國民黨同民衆不兩立，國民黨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就在能否永久絕對禁止民衆運動上面。

橫梗統一，干涉中樞，是新起之吳孫張也。

利用中央機關設會籌安作楊度輩之第二。

這次會議中最大衝突是蔣桂兩系，上面已經說過。蔣的軍事整理案說：「軍隊不能黨化，則增兵自衛，拓地自封，橫梗統一，干涉中樞如故也；肆行兼井，互爭雄長，縱橫捭闔，循環內亂如故也。……排去久已落伍之吳孫張，而以新起之吳孫張代之」。這顯然是指斥馮閻兩李，尤其是桂系。蔣主張在一二三四集團軍及後防各軍抽擇最精銳編成五十師，統轄於中央，由編遣委員會檢驗。中央立最高國防會議及軍事委員會，馮閻兩李固可做委員，這位國防會議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當然是蔣介石當仁不讓。一轉移間消滅了桂系及馮閻軍權，一統江山歸蔣氏，這是蔣介石杯酒釋兵權的最得意文章。同時令陳公博何香凝紛紛提議取消政治分會，「以除分割之憑藉」；雙管齊下。但是反對方面，除西山派李石曾張靜江悄然離京，表示決裂外，李濟琛更倡出強硬的主張，他說政治分會不宜裁撤的理由有三。又說：「反對者以不肯

之心待人，指政治分會為形成割據，……則在中央機關者又誰敢保其不設會籌安，作楊度輩之第二以亂天下？

『針對蔣介石進攻。』又說：『指政治分會為形成割據，則閉封主席馮玉祥，太原主席閻錫山，武漢主席李宗仁，北平主席李石曾（還應加上東三省主席張學良），濟琛無狀，亦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任廣東主席，此皆得中央信任而與於打倒割據地盤之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張作霖者，不旋踵而躬自割據，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語氣凌人，大有率關東諸侯進討董卓之勢。我們知道蔣介石『挾天子（黨）以令諸侯』的鬼把戲，已經破產；五中會議不僅不能統一軍政民政，而且形式上的統一也辦不到，恰相反，新軍閥之破裂混戰，因這會議而促其爆發，這在他們提案裏面可以看到的。

○……國民黨外交賽過北政府的地方，是北先意承志之……政府蠢笨，定要外人提出要求才始屈服；外交政策……國民黨眼光銳敏，知道外人的意旨所在，預先做到：使外人提出要求時失掉對象，同時使外人得到意外的歡喜。這叫做『先意承志』。五月七日福田的

懲辦肇事長官，華軍退出濟南二十里的通牒才送到，蔣介石已於六日通電撤退濟南駐軍，不留一兵一卒；五日罷免賀耀組本兼各職。岡田領事的禁止排日的照會尙未發出，國民黨中央已通令嚴禁檢查日貨，反日遊行，違者以反革命論。以此國民黨頗得帝國主義者贊許。這次譚延闓蔡元培的外交問題的提案，一些人云亦云的話，不要提也可以；他的作用在那裏？在『明白宣布以明年一月一日為實施稅率時期，并普告列強，有願與我國協定稅率者務以雙方互惠為條件；至欲以國際會議來解決此項問題，則當嚴詞拒絕。』我們記得一九二五年北庭的關稅會議，決定一九二九年即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為實施國定稅率之期（當然尚有許多條件，名國定而實協定），那時日本主張須與中國另訂互惠條款，因為日本粗製商品，經不起重稅，反正只有他商品來，我無商品去，互惠其名，實只重惠日本也，但北夜代表不敢承諾。國民政府知道日本所欲在此，不待他要求，公開請他來訂互惠條款，這是國際會議不能解決的，國民政府先自解決了，何必還要來會議？可愛的國民黨小子，體貼你老子的意思，入微一至於

此。只是民衆們要的是絕對關稅自主，互惠要看實際情形而定。你籍提案對帝國主義送秋波，我也不客氣來揭開你這個愛國的假面具。

○……………○ 五中會議，是軍閥豪紳分贓會議，各階級向國…… 工農固然是仇敵，小資產階級是剝削的民黨示威…… 對象，並且也不利於資產階級。於是

大買辦（虞洽卿）統率上海資產階級馮少山穆藕初等六十餘人包圍五中，說北伐中他們受了損失，一點報酬沒有，而且剝削層興。他們反對沒收民業，如沒收中興長興煤礦，改招商局爲國有；反對消費稅產銷稅，『釐未裁而稅先加，是加釐之變相；』反對政府不能制裁工人，『致工資增加，生產減少。』措詞異常強硬，說國民黨是『巧取豪奪』；說國民黨專制壓迫，『四億國民，盡稱阿斗；少數黨員，尊爲武侯。』同時工人階級——上海七大工會（領袖近來爲羣衆推動而左傾）提出要求，說『孫總理訂定農工政策……上海工人痛苦未能解除萬一……這是中央忽視農工政策及主持工運者不得其人。』他們要求『提高工人生活，保障工人團體，救濟失業工人……』這當然不像

資產階級之值得黨國要人一睨，祇是工農階級已認清國民黨是他們惟一的敵人了。另有一部份人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如蕭縣黨指委會建議案：開除吳稚暉黨籍，恢復民衆運動，將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西山會議派列入反革命條例，提高士兵及下層工作人生活。贛榆縣黨指委會建議案：確定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實行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革命爲目的之任何黨派，應廢除死刑。這都是小資產階級厭惡國民黨而傾向革命的代表。當然國民黨——軍閥豪紳——絕對不能犧牲本身利益，對各階級讓步，祇事實上不僅爲工農所不容，而且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也向之進攻了。

八月十一日

今日之朝鮮（續）

朝鮮人的生產與朝鮮產業的數量上的發展，成爲反比例，逐日陷於極困苦，他們的負債年年增加，破產者急激的增加，米的輸出量增加的反面，粟與辟米的輸入量也逐年增加，就是最明顯證明朝鮮人的生活，怎樣困苦。最

近十五年中米的輸出量增至十一倍，價格增至二十六倍的反面，粟的輸入量增至八十倍，價格增至一百十倍了！因爲米與粟的價格有僅少的差異，輸出自己耕種的米於日本，而由東三省輸入低廉的粟。這就是朝鮮人生活的一面了。

(二七) 負債表

千元

金融組合貸出金(一九二六年末) 六六,三五八
 東拓朝鮮人負債(一九二四年末) 一七,三二五
 銀行貸出金 (一九二四年末) 三四四,〇一三
 高利息貸金 (一九二七年末) 五二,二四二

註：金融組合的貸出金，是差不多全部朝鮮人負的；所以若以最小限度計算銀行貸出金三分之一，高利息貸金三分之二爲朝鮮人負的，這樣朝鮮人的總債額達二萬二三千萬元以上。

(二八) 米粟輸出入對照表

千元

米輸出一九一二年	五四三千石	七,五二四
一九二六年五,七八四	一九二,五六八	
粟輸入一九一二年	二七	二七三

一九二六年二,一八四 三一,八〇六
 (二九) 高利貸金業者(一九二七年九月)

個人貸金業 八,二二二人

貸出金錢額 四八,七四六千元

典當舖業 一,四〇六人

貸出金錢額 三,四九六千元

佔有全人口十分之八的農民——特別的，其中有十分之七的貧農和佃農，處於如何的困境呢？封建式的朝鮮地主的榨取與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二重加緊對他們的壓迫與剝削，依着水利組合的辦設，灌溉事業雖然得到一部份的改良，然而因此享受利益的就是日本資本家與極少數的朝鮮人大地主，在一般的農民，負擔的增加以外，沒有絲毫的利益，耕地權是因着地主自由的意思，隨意處決。佃租大約是超過全收穫中之50%，有時還要多些。

并且有『金吾』和收租員之中間榨取。農業生產費的逐年增加，與佃租其他負擔金的激增加威脅着農民土地兼併與日本移民，剝奪朝鮮農民的耕地。在這樣慘酷的壓迫榨取之下朝鮮農民必然也年復一年增加，被奪耕地的農民

，急激的增加流離農民的數量。

依據近最的統計表，農家總戶數二百七十二萬中，有一部分耕地的半佃農有九十一萬七千戶，沒有寸土的佃農有九十七萬三千戶，其中不能維持生計的貧農有八十一萬四千戶之多。這樣是何等可驚的數字！更是上項的（二十七表）二萬二三十萬元以上朝鮮人的負債額中，大部份也是農民負的了！

（三十）農家戶數變動表（千戶單位）

年	度地主	自給農	半佃農	佃農	佃農計
一九一四	四七五	六九一	〇六五	九一一	二五九二
一九一九	九〇五	二六一	〇四六	一〇〇三	二六六五
一九二〇	九一五	二九一	〇一八	一〇八三	二七二一
一九二一	九七五	三三三	九九五	一〇九二	二七七一
一九二五	一〇四五	四四四	九一〇	一〇八四	二七四二

（三一）土地所有變遷表（全羅北邊）

一九二〇	朝鮮人	三，四九一人	四，一〇六町步
	日本人	四一七	七，八八六
	其他	二五	一，六九六

一九二五	計	三，九三三	一四，六八九
	朝鮮人	三，四四一	六，三三六
	日本人	六四七	九，六三〇
	其他	三三	三，四二四
	計	四，一二一	一九，三九〇

註：據上兩表（三十，三一）統計，也可以看得

出在朝鮮土地的兼併怎樣急激地進行，地主與佃農逐年增加的反面，自給農與半佃農逐年減少。所有地土增加的反面，却減少所有者。全羅北邊是水利組合最發展的地方，並且日人農場最多的區域。

（三二）農家一戶平均負擔表（一九二六年朝鮮總督府調查）

一，地租及附加稅	七元〇八二	二，戶稅	一元五〇〇
三，面（鄉）賦課稅	四元五〇二	四，學校負擔費	二元〇〇
五，農會費		計	一五元二八二

註：此外至少有里費一元，夫役費五元，雜稅一元。

（三三）農業者轉業狀況（一九二六年）

總數

勞動及僱傭人

一五〇，一一二人

六九，六四四

渡日本者

二五，三〇八

小商人，滿洲方面流離者及其他

五五，一六〇

朝鮮工人所處的地位是更加悲慘的，工人總數（除了農業，林業，漁業及商業）達有百萬以上，其中八成是由工人，（苦力）依據一九二三年統計，工場勞動者的平均工價日本人男子二元二角七分，女子一元二角三分；朝鮮人男子一元二角，女子六角四分；就是朝工人的平均任金，是不過日本工人的半額。然而這也不但包括工頭與熟練工人，並且合資金其他的，至於普通的賃金，不過是男子五六角至一元，女子與年幼的，三四角至五六角，勞動時間是十小時至十四小時。

鑛山工人的生活更極悲慘的現象，他們每日所受的工資，男子不過七八角，女子不過三四角，勞動八小時乃至十二小時。雖然他們的勞動時間比較短些，然而依據一九二五年統計朝鮮鑛山內，所發生的變災事件，總數達有一千四百二十八件，死亡者四十八人，重傷者百三十二人

，輕傷者一千四百四十九人，就是死傷的工人數目佔總工人數之十分之一（總數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六人）。

特別的工人總數中佔有八成的自由工人的生活狀況，實在沒有一天的生活保障。他們的大部分處在這樣殘酷的勞動條件下，不能不去作工，大多數工人這樣低廉而長時間的工作也找不到，所以他們大部分是常以失業工人存在。

（三四）勞動者表

一，工場勞動者，（一九二五年末） 八〇，三七五人

其中女子勞動者 一七，〇〇八

日本人勞動者 六，三六三

中國人勞動者 三，七三一

二，鑛山勞動者（一九二五年末） 一八，七四六

三，鐵道及電車從業員（概數） 三〇，〇〇〇

（略其三分之一為日本人）

四，運轉勞動者（概數） 一五，〇〇〇

五，遞信從業者（一九二七年） 九，八〇三

六，自由勞動者（概數） 八七〇，〇〇〇

七，農業僱傭人（概數） 一二六，〇〇〇
八，漁業勞動者（概數） 三五〇，〇〇〇

被奪耕地而破產的農民，與我不得工作的自由工人，他們的將來的運命，不可避免的陷於流離，乞丐，至於凍死，餓死外，絕無出路。現在流離於國外的朝鮮人，已達二百六十萬，其中除了極少數的學生和政治亡命者外，大都是最近二十年來，如此被逐的移住民。日本帝國主義者，顧慮着政治的影響，雖然極力的防止越境，然而流離於國外的朝鮮人逐年增加不已。在朝鮮去年的農作，雖然近幾年來未曾有的豐作。然而渡日本的人數比回國的人數多過四萬六千人，流離中國東三省方面與俄領西伯利亞的人數的只算經由元山和清津的達於二萬多人，至今年更爲增加，在三月一個月中，經由雄其達於三千八百，經過元山與清津的到三月已有一萬三千人之多。總算起來每年流離海外者，平均有七萬人乃至十多萬人，比較朝鮮內朝鮮人總數一千八百萬，實在佔二百分之一強。這是何等可驚的數目呀！在此我們特注意的是，流離於海外的朝鮮人，這樣增加的反面，中國人的進來朝鮮者也是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六期

逐年增加；去年一年中渡來朝鮮者的中國工人，不下五萬九千七百人，今年呢？才到三月底，經由仁川港者已達一萬七千二百多人，由此可以窺到在軍閥混亂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如何的陷於不安定的狀態，並知中國工人所受的痛苦如何悲慘。

（三五）外地移住民表

中領（概數）	二百萬人
俄領	三十萬人
日本	三十萬人
米領其他	一萬人
計	二百六十一萬人

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日

裁厘會議與中小商人

典琦

國民政府依據財政會議的決議於七月十五日召集裁厘會議，討論實行裁撤厘金的方法，這是國民黨欺騙民衆的一幕戲。

厘金是絕對應裁，不僅中小商人手工業者說應裁，即

大商資產階級也說應該，因為一部分資產階級正在做他們的國貨運動，而厘金阻滯了他們出品或原料的市場。不要說自稱為革命的政府，就是一個仁君的政府，也應當裁厘。所以國民政府為要維持它的顏面計，萬不得已而召集裁厘會議。其實國民政府如何肯裁厘？尤其是各省的新軍閥如何肯裁厘？全國商會聯合會代表蘇民生說得好：『在軍閥時代，厘金雖為國稅，而各省自收自用，其他收入無此痛快，此其一。軍閥時代，以厘稅為優差，用以調劑私人，此其二。』這個時代顯然沒有過去，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的。國民政府固然是中央政府，可以倚賴關稅餘及外債維持財政，但是各帝國主義究竟能不能承認把國民政府不與滿洲或廣東政府同樣看待而以從前幫助袁段政府的方式來幫助國民政府，還是未決定的問題。所以國民政府財政的出路，也還是只有加重對於民衆的剝削。

據過去財政機關的估算，每年厘金總收入在四千五百萬元以上，這是一筆大的款項。如果要裁厘，必須同時裁兵及實行關稅自主；因為裁了兵，才可以不急於增加剝

削；關稅自主，才可以填補因裁兵而減少的收入。資產階級知道這些關係，所以大聲疾呼要裁兵，要關稅自主。國民政府因為要獲得資產階級的擁護，表面上固然也接受了這些主張，但是，要關稅自主呢，帝國主義不肯——美國通牒完全是騙人的，請看上期的本刊——要裁兵呢，豪紳軍閥不肯，國民黨的政府仍然不能不將資產階級的主張葬送到白紙黑字的垃圾中去。

國民政府的裁厘政策，並不是廢除厘金，而是把厘金換成一個或數個新的名目；剝削是仍舊，或者還加多，不過變一變剝削的形式。幾天的裁厘會議，討論的中心便是怎樣改辦新稅以抵補裁厘損失。正如各省商會聯合會個電中所說：『裁厘擬辦新稅，聞有營業出產銷場消費特種所得遺產使用人使用權田宅市場等十一種稅，此外尚有裁厘公債等及各種特稅，名目繁多，舉不勝舉，查裁一厘金反多類似釐金或加甚釐金者數十種，舊苦未除，新苦紛至。』

裁釐會議，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商會有代表參與，這是因為國民政府要獲得大資產階級的諒解，以加重對中小資

農階級及工農的剝削。

在大資產階級方面，各省商聯會個電說：無論何種新稅，非經全國商聯會各省商會代表協商者，概不發生效力，以符主權在民之義。馮少山等裁釐委員會提出裁釐和實行過渡稅應使負擔者共同辦理案。這明明是威嚇國民政府並對蒙紳軍閥爭取資產階級的民權。但是上海總商會代表石芝坤及各省商聯會代表蘇民生王介安却又聲明商聯會之電，不過措詞失檢，決無抗稅之意見。他們並不堅決反對那新的剝削政策。

至於中小資產階級，則表示非常憤恨的態度。我們從內地麪粉廠反對麥粉特稅一事，可以推知。內地麵粉廠在內地還是比較大的資本家事業，但已深深感着國民政府與上海大資產階級的聯合壓迫，其他等而下之的小資本家更何待言！內地麵粉廠的宣言說：

查麵粉向係免稅，屢次有人主辦徵稅，皆以民食攸關，卒未成議，此次突然訂定每包徵收一角之章稅，小麥免釐，出洋麵粉減收五分，驟聆之，裁釐加稅，原料免釐，獎勵輸出，何等光明正大！然按之實際

麵粉之售價既受其操縱，則上海廠之成本愈輕，無形中內地力所限，移其負擔於顧客，內地則為人民生活及購買內，此種利益不便，且規模狹隘，無力承受外洋大批訂貨，則內地係以優待，後忽聲稱上海各廠不予通融，尚言對內，欲置我內廠於死地，而後快乎？究竟國家稅則之議，必欲徵我內廠之大權，是否操諸財官吏稅則之受命，於試驗斷之商廠之外，內地者當局動稱會得廠商垂詢？

呀！這是何等露骨地表示中小商人對於大資產階級的不滿！又針對加工稅之議，係根據王寅約（值百抽五）加重洋貨進口之稅，凡進口洋貨，除正稅（值百抽五）外，加完一倍半之稅。該局（產銷稅局）之設，不特與損約，對商民，且有得稅自主之實行。這亦足以代表小商人對國民黨的不滿。裁釐是不能於國民黨統治之下澈底實現的。但民衆正因此應當積極作澈底裁釐運動，要求裁釐與收回關稅。取此而備軍隊同時實現，反對裁釐而增加對民衆的剝削。

醴陵的農民暴動（醴陵通信）

胡義

鄉村鬥爭之經過——攻取縣城——兵士同情工農——蘇維埃之下——土地革命——白色恐怖

湖南醴陵羣衆英勇的暴動，動搖了軍閥豪紳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擴大了湘東各縣的工農鬥爭，在湖南整個的工農暴動的局勢中，發生極大的影響。西征軍與唐系軍閥的妥協，一方面固然是因軍閥自身的衝突，而欲收編唐系部隊以擴充實力；另一方面則因工農暴動的進展而使軍閥政府發生嚴重的恐慌。這樣證明醴陵動動之建立蘇維埃政權，及澈底執行土地革命，在湖南工農鬥爭上確有很深遠的歷史意義。

湖南軍閥三月間，以全力向着湘東暴動的中心醴陵進迫，在半月的血戰中敵軍侵入了鄉村，屠殺焚燒，達於極點。八軍吳尙更積極的企圖取得湘東各縣地盤，先後在瀏陽株州攸縣茶陵等縣進攻工農的暴動，萍鄉軍閥亦繼之

而起，湘東各縣全在白色恐怖鎮壓中，但軍閥自身內部的衝突，仍然不能避免。八軍六軍清鄉軍之間，曾經發生不少的糾紛，所謂湘東剿匪司令吳尙，事實上已不能指揮湘東部隊。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經過以前巨大的摧毀，決非短少時間所能恢復，經濟極爲恐慌，財政上沒有一點辦法。清鄉軍隊的餉項無法供給，動搖和崩潰的現象，益加明顯。

所以醴陵工農的暴動，雖然遇到暫時的挫折，但羣衆的革命情緒，仍舊高漲，挫折是工農暴動過程的不幸之一幕，並不能算作暴動的失敗。而且醴陵農民在此嚴重殘酷壓迫之下，益加堅決他們的革命意識，開始更加高漲的革命浪潮；學習此次歷史經驗與教訓，更加走上真確的鬥

爭道路上，以展開農民暴動的新階段。

(一) 鄉村鬥爭之經過

泗汾之役 泗汾距城二十五里，為醴陵攸縣軍事上必爭之地，在醴陵南鄉尤為要衝。今年一月間，南二區蘇維埃在泗汾建造炮台，挖築戰壕，備戰工作頗為周密，醴陵軍閥政府以紅軍佔領要塞，因而大起恐慌。急向省政府請兵增援，縣城則加緊戒備，調集清鄉軍隊郭天保部，隨即程潛部亦調來二團又一營參加作戰，計敵六軍分為四路侵犯我西南兩鄉。一由豆田侵我南五區西一區南四區；一由泗汾二區向南四區前進；一由鐵江橋經過一區次西二區；一由神福港攻西一二三區；敵軍主力則在泗汾。羅定部則分為二路：一由明月橋經過一區攻西二區，一由清水江攻南二區。各路進攻非常猛烈。當時南二區農民全體分地集中抵禦，紅軍第二團第二營來援，第一團第二營第六連亦陸續趕來。六連在炮台之左作戰，二營在炮台之右作戰，戰一夜半日無勝負。次日拂曉，敵軍下總，擊令向左右翼三洞車場上衝鋒。農民以土砲向敵軍轟

出攻斃敵五名，傷敵兵二十餘人，獲敵槍五枝，敵軍受此挫折即退却。敵軍兵士受大聲的口頭宣傳。標語傳單，到處張貼，博得兵士許多同情。敵軍遂大起恐慌急忙引退，農民進擊，將及縣城。

南四區之役 南四區與敵軍的戰爭幾乎在鬥爭一起直沒有停止。去年十一月與卅五軍血戰一次，此次戰爭經過：先日有敵軍一連在西一區被圍，敵遂以兩團之衆進攻西一區。敵分數路進攻，抵西一區大騷擾，農會下令兩區農民集中應戰，游擊營擔任正面之敵，農民即在四方八面取包圍形勢。敵先與游擊營第二連在南四區作戰，第一三兩連及西鄉之民在後方舉火，敵人軍心散亂，恐慌異常，遂連放機關槍兩點鐘掩護退走，俘斃敵兵許多，農民的聲勢大振。此戰之後，羅定常由攸來捕捉農民，或以一二連之衆來南鄉滋擾，但都失敗而走。隨後八軍來醴駐防（熊震的）令將清鄉隊團防局及軍隊共五千餘人，槍枝三千餘桿，會合進攻。農民事先未曾準備，幸敵軍兵士覺悟者頗多，並且懼怕醴陵農民勢力，不敢親自上前，而推豪紳為嚮導。農民乘此臨時集合，圍攻敵人，西

南兩鄉之農民全體作戰，工農軍亦動員，敵勢不支潰退，捕獲豪紳七十餘名，一律處決，繳獲槍械幾桿。是役之後，豪紳恐惶萬狀，紛紛逃避，醴陵軍隊亦因不敢在營中安宿。

北二區之役 十六年十二月，遊擊營改組為工農軍第一團後，即與南四西一區三百名農民出發朱亭，進攻淶口。原定的計劃是先聯合工農軍第三團，及北二區農民，晚二時在油店油魚山集合，分四路進攻：一攻一總，二攻姚家嶺，三攻關口上，四攻對河，三時半出發，準於拂曉進攻，由關口上先發動各路，取圍攻勢，包住團防隊，四處舉火。但因子彈缺乏，地勢不熟，淶口當地又無鬥爭，故戰敗。唐系軍閥敗退時，北二區農民遂赤手空拳奪獲唐軍潰兵槍枝二百餘桿。當時雷英部隊叛變，勾結醴陵清鄉隊，進攻工農軍。我方遂將北分部隊調往西鄉，編入第一團，密留一營駐北鄉（補充營），雷英遂同團防軍侵來北二區，大肆焚殺，補充營出而襲擊，農民圍攻，結果將敵衝散，斃敵三十餘人，俘獲豪紳數十名。

羅家嶺之役 羅家嶺為西一區之一大山，形勢險要，

為我西鄉之障地。十六年十二月熊震部來攻，是時第一團駐西一區，因先日進攻淶口，未聞敵人大舉進攻西一區，故無準備。第二日上午十時敵軍來冷水，我方倉卒以羅家嶺為障地，取埋伏形勢，敵人未備，直入粟山壩，時我方施以猛攻破壞，敵軍之隊伍潰退至南五口，次日即返縣城矣。此地作戰約百餘次，敵軍衝過此嶺者僅有幾次，總暴動後，敵以萬餘人來攻，農民遂自動退出此嶺，未與應戰。

攸湘萍交界之役 羅定部隊常由攸進擾醴陵西南鄉，湘潭東鄉之部隊，亦來襲擊我昭陵一帶。十六年十二月羅逆來犯南四區，工農軍第一團二營在南四區協助農民應戰，敵宿明月大橋，我軍取包圍形勢攻擊，因時間不及，敵軍逃走，僅俘獲數人。我方遂迅速前進，觸着敵軍大隊，敵猛力反射，我軍傷五名，陣亡三名，未分勝負，各自退却。羅逆於今年一月間派兵三連，又從清水江來攻，我軍第一團第一營全部抵禦，南二南三區農民參戰，是役傷敵數十人，死營長一，我方亦有死傷，繳得敵槍一桿。附近昭陵之湘潭軍隊來勢，過我西鄉用力抵抗，敵退走

，畏懼異常，再不敢有所動作。

(二) 攻取縣城

農民要求攻城的熱烈 (一) 因為農村的豪紳階級及反動派除殺者外，其餘不能殺到的，都跑到城中去了。

(二) 豪紳反動派跑進城後，有的不敢多事；有的加入清鄉隊，自拿梭標來與農民對殺；有的則集洋錢請軍隊清鄉；有的作偵探；有的作嚮導；每逢清鄉一次，至少總要燒農民的房子幾棟，殺農民幾個，並將土豪劣紳的家室也一天一天的帶進城去，所以農民非攻取縣城不可。(三) 縣城的反動軍隊只有清鄉軍千餘人，學生隊三百餘人，挨戶團二百餘人，護路隊六十餘人，合計步鎗不過八九百多枝。而且屢次下鄉與工農兵作戰總是失敗，尤其是學生隊敗得利害，怕得利害。他們向人說：『土匪(工農革命軍和農民)真正利害，我們和他們接火時，注意到前面，背後又受包圍了。並且他們都是放砲竹和拿長龍鳥銃梭標來衝鋒，步鎗還怕可惜了子彈，捨不得打哩……』所以他們每天拍十幾次電報給長沙，請求增援，否則棄槍回

省待罪，真恐慌極了。農民看到他們愈恐慌，更覺得要馬上攻取縣城。農民與敵人作戰屢戰屢勝，大家勇氣增加百倍，並奪取反動派槍枝至三百桿，尤更躍躍欲試了。

(四) 西南兩鄉自離城十五里路外完全為我們赤色勢力範圍，並且在路口山坳都設關卡砲台及檢查處，滿佈了哨兵，實行對城市中的經濟封鎖。東北兩鄉亦已大部份為我們所割據。縣城中的反動派因吃飯起了恐慌，所以每次下鄉盡力要搶一些谷米牛豬進城。因此農民更覺得要攻城才可將城市中的豪紳反動份子肅清，將反動的機關燒盡以根本推翻反動統治基礎。(五) 我們對城市實行經濟封鎖，無形中農村也受了反動派的封鎖，如食鹽的缺乏，金錢的絕源。城中不但有許多油鹽，並且還有許多布疋鐵器藥品，以及脫契文契各種憑藉及牢獄中所坐的農民很多，所以農民更覺得非攻城不可！

攻城前的準備 (一) 組織宣傳隊擴大宣傳，發告兵士貧民工農宣言，滿貼各種革命的暴動的布告和標語。(二) 組織偵探隊，交通隊，破壞隊，敢死隊，擲炸隊。(三) 建立總的各路指揮機關及指派負責指揮的人員。

(四) 分配各路指揮的部隊及攻城路線的任務。(五) 將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通報各級黨部及農工會和負責人。(六) 規定暴動必需的各種號音標幟，口令，袖章，戰旗，武器等等。(七) 勇敢隊與槍兵列第一線，來福槍長龍銃隊列第二線，梭標馬刀隊列第三線，以便臨陣衝鋒，指揮如意。

攻城之經過情形 陰二月初五日命令各區各部隊準備於六日晚間行動，七日晨五時總攻擊，三路進攻：一向陽三石（右翼），一向淶江橋（中鋒），一由西門（左翼）。左翼取防堵勢，中鋒取猛攻勢，右翼担任衝進城。合計所到工農武裝羣衆五千人以上。所有步槍在離城廿五里外集合。因整齊隊伍，和訓話，延誤時間，所以向城方進攻的時間，不能一致。如右翼六時到，與敵接火，中鋒至七時半方到，左翼九時方與敵人接觸。因此敵人預先得到充分的準備佈防，我們的左翼雖然到城中旁巷子一轉，幾受敵人包圍，登時就退回了，右翼的隊伍已三次過陽三石站，而至橋邊回轉。因城中的工人沒有組織，敵人兵士的工作沒有去做，所以沒有獲得城市的主力來

響應。因此羣衆毫無把握，自餒而退至離城八里路外的高山。農民則全體登山，預備反攻。因連日與敵作戰，精神疲倦，有一部固然想當晚反攻，但有一部份則主張明早拂曉猛攻。此時縣委也沒有多的把握，對於各方面實際的情形又不懂得，不斟酌事實，而據某人說某處有四萬多農民準備反攻，就決定命令當晚反攻。誰料無其事實，而又變改明曉反攻。因傳達命令的關係，感覺困難。一直到下午二時，各處隊伍又陸續向城進逼。因前後所到的隊伍彼此等待，再則又不取得聯繫，至午後四時尚未有動作。敵人知情，乃猛向我方攻擊，而我方一部份抵抗，一部份即引退却，因此敵人更猛進，以故第三次攻城又遭失敗。

攻城失敗的原因 (一) 城區的手工業工人，近郊的農民，均沒有組織。不但沒有做到奪取縣城的主動力量，連響應工作都沒有作到。(二) 兵士的煽動工作太差，沒有造成敵人的兵變來響應工農暴動。(三) 軍事行動難得一致，所以在指揮上更難求統一。(四) 偵探膽小未敢前進，交通人員不力，交通的技術工作不好。(五)

（東南兩路的隊伍太快，一時已與敵人接火作戰，但西北兩路隊伍還沒有近城。東南路隊伍退却，而西北路隊伍才近城，以致不能再調隊伍合力反攻了。）（六）鎗兵與梭標隊的彼此聯絡關係不好，使農民不看見自己的鎗兵，只聽到敵人的槍響，畏縮不敢前進。還有更危險的，就是農民羣衆預先沒有好的小組，以致臨陣作戰時，三五十人或百多人堆積，不容易聽到口令，所以難指揮得動。（七）下攻城命令時間倉促，關於縣委的通報，未能普遍傳到。

敵人在攻前後的醜態 1. 豪紳及富商，聞得砲聲大響，一家老幼聚積一堆，號哭震天，聲動城外。有的手挽繩索，等待工農兵進城時即行自縊，有的身臨井邊河岸，待候工農兵進城時，即行投水。他們自知罪孽深重，但也未免恐慌過度了。 2. 護路學生隊有的駭跑了，有的勉強在抵對。據兵士說，『農工兵若多抵抗半點鐘，我們的子彈打完了，只好投降了。』又有說，『若工農兵進了城，把我的灰衣一剝，槍一丟，還是做我的老百姓去了』。又有說，『咳，工農兵這次又打不進城來，（因為已

攻城三次）我早已預備好了一根大通袋，等他們打進城時，把槍一丟就可以搶一袋光洋回家去了……』。 3. 城中的豪紳及反動派軍隊更加駭得了不得，打電報不通，求援又不來，除一面派人往長沙求援外，一面將所有隊伍駐於城外山上，放槍不息，以作警戒。 4. 反動軍隊因見得此次把城市保住，是他們的功勞，可以更加向豪紳富商大敲竹槓，並強索豬羊酒飯酬勞，使一班中小商人更明白認識軍隊的剝削與無能。

攻城失敗以後，攻城後程潛當即增援兵二團，限在一星期內，將全縣土匪肅清，並要血洗西南兩鄉。但是過去我們的偵探工作太壞，敵人抵醴陵了，我們才曉得，準備也來不及。他們便一直衝到西南鄉界間之羅家嶺粟山壩一帶，登時佈防綫至八里路遠。我們當時飛集農民三千多人，並有槍兵百五十名，登山抵禦。兩方對戰五日，敵人無可奈何，只得退往城內。

（三）兵士同情工農

號兵倒戈 在羅家嶺戰役捉得敵人號兵一名，號兵說

：『我是醴陵人，在軍隊中很受壓迫的。並且時常聽到長官說，工農兵在鄉下分穀分田不給飯兵士家屬吃一些話。我真是莫明其妙，所以好久就不想在軍隊中當兵要請假回家。這次來剿匪，我們弟兄每人得土豪劣紳發了二元光洋，都很願意來的。更可以看看你們的分穀分田是真是假。當我們由縣城開到農村，沿路經過，看見牆壁上粉得紅白色的及貼的很多標語佈告，軍官命令扯毀，土豪劣紳爭去洗扯，我們弟兄則不准。大家看完，沒有那個不叫好呀！對呀！這一次與你們打仗帶路的是土豪劣紳，打衝鋒的則為團防局清鄉隊挨戶團的人，就可證明。我本早想到工農兵這邊來吹號的，所以這次就不願意同他們退走，不怕死的坐在那裏，讓你們來捉。你們要殺，我也不怕，也沒有辦法的』。結果留他在團部吹號，他很努力幹，很勇敢的工作。

兵士不殺工農 當在兩方打仗的時候，土豪劣紳捉得農民送交軍官去殺，軍官交於兵士去殺，而兵士不殺。豪紳見兵士不肯殺，則於軍官面前哀求，最後軍官強迫兵士將其殺了。還有同樣的一事，兵士不但不殺，反受了

我們的宣傳，把一個要殺的人放走了。氣得豪紳叫老總叫天不息。

兵士供給工農兵的子彈 自羅家嶺戰役後，兵士開向城去時，將其子彈丟在駐房抽屜及床頭或沿路邊。兵士說：我們的子彈很多，可以送些給有槍少彈的工農兵吧！西鄉收得七百多排，在北鄉收得八十多排。

兵士不燒民房 南二區某拗有茅屋兩棟，一為小賢者家，一為該鄉農協某執委家。有一次大隊過某門，土豪劣紳則指報此屋是暴徒匪窠，非燒不可，於是內外大放起火來。兵士看見，有的叫不要燒屋，有的叫其鄰舍來搬東西（因男人都已集隊登山對敵去了，家中只女人在）。鄰舍婦人看見火勢延及己屋，就大叫『老總天呀』，有的兵士則幫其搬東西，有的兵士則架梯上屋幫其拆火路。兵士不捉工農 南三區駐有八軍某團，該地土豪某即匿名控告百八十名農民為共匪，請求捉殺，某團置之不理。忽而又控百名，又不理。再控五名於清鄉隊，帶捉了一人，殺了。還有西北兩鄉有一隊清鄉隊，不論什麼東西都要拿，見人就殺。有些膽大的農民向當地駐軍某

營長訴明，某營長即指令該農民聯名具稟到營部，以便憑證交涉。農民以不敢並不能文對，營長即自以鉛筆起一稿交給農民，令其自請人照樣寫來……

(四) 蘇維埃之下

破壞封建制度 1. 焚燒一切契約文據簿籍，反動思想的書籍，及毀滅祠堂廟宇的神龕佛像扁額對聯。農民自動自願的不供天地菩薩家神了。並且每家神龕上貼中國共產黨萬歲，起挖田中的坟墓，一律開墾作田。2. 打破舊禮教。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如攻城及游擊戰爭時，有很多婦女參加，作布鞋草鞋，供給男人分配使用。織布紡紗縫衣，也有很多的婦女做。男女間的界限，沒有什麼多的隔別。無男的婦女與無妻的男子，兩方情意融洽時，彼此願意，即可無條件的成婚。風俗特別開化的快。3. 打破家族觀念。凡關於祠族的產業一概沒收歸公。在南四區有一農民某，很勇敢很革命的，而其父親最反動得利害。有一次舉行肅清反動派示威，其子某跑到農協報告：那反動份子在家，請你們趕快捉來殺了

！否則恐走開了。結果捉來殺了。其餘如侄殺反動的叔伯，或叔伯殺反動的侄兒，亦有幾個。可是凡屬黨員或會員，彼此都非常親愛的。

打破私有制度 凡屬田地一概沒收，土豪劣紳及反動派的家產一概沒收，分給農民，並實行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如牛隻肥料犁具豬一概公用。凡屬農協的會員，無論到那一家都有飯吃，有衣穿，有床舖可睡。沒有飯吃的有飯吃，沒有房子的有房子可住。如殺一只豬，其肉則分配給該地民衆。

肅清反革命派 凡捉到反動派及豪紳和偵探，准其殺無赦。有的時候由幾個負責人審判和執刑，有的時候召集羣衆大會宣佈死刑。如南三區有劣紳四人混入農協活動，爲農民查確，報告執委會，請求處死。當即召集全體大會，開會時當由農民提出某人是劣紳，並宣佈其罪狀，經衆通過，登時殺死。

農民對蘇維埃的信仰 在西南鄉已經成立的區鄉蘇維埃的地方的農民，可以說都有相當的認識，並且很信仰的。如南四區的農民自稱南四國，形容其地有蘇維埃政府

，農民非常快樂安然的。如南二區泗汾市鎮跨河兩邊岸都有街道，一邊近城，所以敵人下鄉時，不但我們難得信，並且很難防備，因為他們可以藏到店巷中來抵對。後經蘇維埃政府命令，近城邊街店一概拆毀，遷到對岸去。

三日即行拆好重新在對岸建立好了。還有東富寺背後山有古樹一叢，敵人來時我們難以看見，經決議下令砍伐不到半天就已砍完。所以敵人下次來時，我們預先有了好的防備，都難得前來此地猛攻了。這就是表示農民小商人的信仰了。

實行對城市經濟封鎖 在我們實行割據一處地方的時候，對於反動統治的中心，當然非實行封鎖不可。同時在敵人方面，當然對我們也是封鎖得很利害的。所以農村的小商店不免於倒閉，油鹽亦同時很感缺乏，金錢日形減少，勢必至絕源。因為沒有一個好的救濟方法，以至農村起了個大的恐慌。欲求免除這種恐慌，最好趕快成立各種合作社，預先注意到此，則困難自可減少了。尤其消費公社的組織更有必要。

農的武器 自去年秋季暴動失敗後，在農村中僅留

有二枝槍，以後逐漸奪取敵人的槍枝達三百多枝，擁護十餘萬的農羣衆力量，而與敵人對戰了半年之久。外面謠傳有幾千枝槍，其實步槍約計不過四百枝，手機關槍一枝，長龍大砲來復槍鳥鎗至少在三千以上，梭標馬刃人各有一，不勝其數。組織有農革命軍，農民勇敢隊，工人赤衛隊，暴動隊，少年先鋒隊等。受蘇維埃軍事委員會的指揮。

農村新建設 開築大路，凡鄉下的往來徑道一律寬至八尺，建塘壩，開水源養魚，設兵工廠專門製造槍砲及梭標，並新發明狗子砲。各重要山卡均設立炮台，豎有哨柵以資防守。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專飼牛羊豬及魚等事務。

(五) 土地革命

共同生產的好處

1. 組織耕作委員會，手工業委員會
2. 打破私有制度；
3. 打破地方及家族觀念；
4. 增加生產能力及物品；
5. 可免田土的荒蕪；
6. 可以調勻勞動力；
7. 可以提高工作的興趣；
8. 可以淘汰流氓份

子； 9. 可以發展森林； 10 可以應付軍事時期的生活。

耕作委員會 1. 組織：以人口和田土的多少來定，以三人至七人組織之，內推一委員長主持一切總責。 2. 職權：調查有工作能力者和清丈田土的多少，十人分成一小組，又推一組長。 3. 工作時間：六點鐘鳴砲，六時半起床工作，至八時半打鼓吃早飯，九時工作，至十二時吃午飯，一時工作，至五時。 4. 工作情形：沒有實行共同生產以前，作工的最多不過五人，甚至一人，工作很多，所以工作時不但沒有多的興趣並且感覺得很多的困難。現在至少十人一組，在一塊工作，甚至三四組在一地工作，同心合力，互相競勝，彼唱此和，各以工作的能力擔任某項相當的工作，不但工作迅速完成，並且大家都覺得非常快樂。當敵人向我們猛攻的時候，每人都各執梭標鳥鎗等武器放於田岸上，若聞有敵人在某地發現，馬上集合各執武器來應付。因戰爭不息，農民自願加多工作時間，以免田土荒蕪。 5. 紀律：若某人無故怠惰，或違反命令，不受指揮，由該小組會議提出報告耕作委員會，嚴下警告。再不接受或不改變態度，則開除飯藉，就是不准

吃飯。並且將其家中所有一切沒收歸公，對其人處以嚴刑。所以一班無業流氓惰人，一概工作了。至於賭博吸食鴉片烟一概嚴禁，不論在白天夜晚，確實不關門都不要緊的。實行不作工不給飯吃的口號，不過年老幼孩，當然在外。農民對此紀律非常堅決的執行，並很服從的。父勉子，兄勸弟，妻促夫，大家歡歡喜喜的互相慶祝太平，不會有惰人了，不會有盜賊了，不會有乞丐了，不會受餓了。

手工業工人 1. 組織手工業委員會，如同耕委。 2. 職權：登記各地手工業者，如泥木工縫工剃頭工篾工鐵工，看有工作能力者多少，或願耕田者有多少，分別成立小組。如某地有泥木工人（有工作能力者）四十個，某幾塊地方一個都沒有，即由某幾地報告委員會，平均分派幾個，全家遷移到某幾塊地方去。由該地供給全家人吃工，沒有工錢給的。 3. 工作時間規定八小時，若某天沒有工作時，派去參加耕作委員會的工作。 4. 工作情形：如某家須製棹椅或床舖，先報告委員會，由委員會斟酌情形派木工來做。如某家需用竹子時，須預先報告委員會，

經其允許給條，才可進山砍伐。至於森林樹木柴草，都是一樣。若未先得委員的許可，自行砍伐，一給查知，即罰。因此森林可以發達，私人所不應用的東西可以減少了，工人也不得坐在家中怠惰了。5. 紀律：如派某人遷出某地，或往某處工作，或分配其他工作，若有不願意者，可由委員會斟酌情形另換地方和工作。若有怠工或無意識反對者則亦執行與耕作委員會同樣的紀律。

打破私有觀念 私有觀念在農民中甚普遍，到共同生產的時候，就自然的打破了。如將田塍挖了，一切田土沒收歸公了，牛豬羊鴨雞魚肥料犁具一概歸公用了。真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一切文據契約焚燒了，如某鄉有牛幾隻，某鄉少牛的時候，由耕委會分配。如某人殺豬，除要得到蘇維埃許可外，並配其肉與油。如某地農民所奪得的槍枝鐵洋油藥燭都分給各地。

雞鴨如婦人私養的，有的實行集中歸老人小孩了。
打破地方觀念及家族觀念 對於祠堂的財產田土一概歸公，不論某族某姓的了。此鄉範圍的田土森林等等歸此鄉蘇維埃管理，把以前的境董團保團度下的地界一概打

破了。此地人有介紹到某地去，某地都有很好的招待。對於一切迷信如神像佛龕菩薩祖先牌子神龕土地公祠對聯扁額一概焚燬無餘，廟宇宗祠充作農協等機關。

增加生產能力 多人共在一處工作，較一人工作感覺興趣多，收效速且大，所以生產能力和物品都可以增加。如前屬私有制度的時候，十多個工人幫某土豪耕田，覺得將來所得的穀子是土豪的，於自己沒有好處。現在田土歸公，以後的利益是大家的。所以大家工作更格外認真努力做去。

避免土地的荒蕪 實行共同生產，除專有工農兵敵與人應付，保衛地方外，其餘工作者平日可專心工作。若敵人猛攻時，可以全體作戰；完全沒有敵人，則全體可以工作。再者各人家庭生活不同，有一人負擔一人的，有一人供給三人的，有一人供給至七八人的，有的全家女人靠一人供給的，也有男人因實際參加作戰去了，或負黨與民衆團體工作而不能顧及耕田者，所以只有實行共同生產才不致餓死人，荒蕪田地。還有苦力工人或手工業工人小商人兵士願意耕田，若不實行共同生產，犁具牛力肥

料什麼東西都沒有，現在分田給他耕，當然不能徒手去耕。尤其是當春耕繁忙，缺乏雨水的時候，若等他人耕完之後，再借他人的牛力犁具肥料來耕，那又遲了，並且還有很多的困難。

分耕的害處，在耕制度下，私有制度難以廢除，並且各人懷有彼窮我富的思想，因此一切的壞現象如偷盜強奪，又要繼續。只要把兩種方法通通作了十天，比較起來，就覺得分耕有很多的困難問題，難以解決，而非實行共同生產不可。根據實際的經驗，只有實行共同生產可以免除吃飯的恐慌，可以渡過革命過程中很大的難關。

穀米的分配，貧農，回家的工農兵，及手工業者家中在以前多數是沒有飯吃的。在蘇維埃統治之下，就可以得到飯吃。如某人家中沒有飯吃了，馬上報告了蘇維埃，調查確實，給條到指定某土豪家或公倉存有穀處去挑。因為所有的穀米雖沒有詳細的統計和集中，但是存在某倉某土豪家大概的估計。——這就是防清鄉隊下鄉燒穀和搶穀，使其難得搶到手。並且每家只准存二日食的米，使敵人下鄉時難得煮飯。

(六) 白色恐怖

敵人侵入農村以後，壓迫一天一天的加重。計新軍閥及豪紳反動的武裝共有兩軍多人，（八軍一二師，六軍十八師，警衛團特務營，機關槍連，清鄉司令約一團，剿匪司令約一團，團防局約一營，學兵一大隊，護路隊一隊等）分途會攻，先西北南鄉而後東鄉。見人就捉，捉得就殺。燒屋示威，牽牛搶物，無所不為，非常利害。

農民羣衆還是同我們登山與敵對抵，以至月餘。後來雖然受了挫折，但這不過表面上的沉寂，革命的農民羣衆，依然在暗中活躍。縱然現在清鄉隊籌製難民通行証，事實上也是不通的。如南四區白日執行白色的清鄉，燒農民的屋，屠殺農民，而晚間則農民實行赤色的清鄉，進而為公開的白天的幹。東鄉最有名的土豪劣紳某某，本為農民暴動雄厚的力量所趕走的，現在恰回家一晚，想準備籌辦挨戶團來復仇，誰料為農民探知，第二晚就將他殺了。不過這次敵人反攻中間，至少要犧牲工農及同志在三千以上，焚燒房子千多棟，牽去耕牛數百頭，這都是清鄉

隊所幹，應該負責的。所以農民大多數都是有了階級覺悟。而土豪劣紳也同樣的有很深的階級覺悟，如組織保衛隊，反共委員會，挨戶團，子弟兵等，可以證明，對於農民如何的作反宣傳，想欺騙一時，也是對不可能的。因為農民得田耕了，有飯吃了，有屋住了，不要還債了，不要納稅了，不要送租了，等等利益都已得到了，請看他們還可以受人所欺騙嗎？豪紳階級只有想盡好

多的改良辦法來軟化農民，譬如說：『你們燒我的房子，你們挑我的穀子，你們把我的父親或某某殺了，我都不追究了，只要你們安心在家耕田，自首求生，再不要受共匪的煽動了，我們也不找你們了……』。但是現在挨戶團尚未組織完畢，而大批的敵軍開起走了，豪紳失了屏藩，更日形恐慌。他們的恐慌是應該的。

白色恐怖的統計

一九二七年中國被難人數統計表

(因參加革命而犧牲者，被捕者和逃亡者。)

此表僅就報上所記載者，各地濟難會所知道的而報告到濟總者之材料而製成，其秘密處決或被捕未經報紙揭出者，及在各地暴動後被反動軍隊殺死或被壓迫而逃亡而無從統計者，不在其內。故此表只能算作一個大概記載，不能視為完全統計。

省份	被捕者	被處死刑者和被反動軍隊屠殺者	製表者識	特別的記載	重要革命份子之被殺者約(五〇)人
江蘇	五六七				
浙江	一八〇五				
福建	一三〇五				
四月三清黨事在內(五九)					

廣東	七五三	七八六	革命領袖之被殺者約(二〇)人
廣西	四二	五一	
湖南	五五四	三三五	
湖北	二六九	一七二	
江西	四三	五三	
安徽	三五	二〇	
四川	二五〇(三三二案在內)	二〇〇	現在獄中所拘禁者約(五〇)人
雲南	三〇〇	二〇	禁在獄中之重要人物約(五〇)人
貴州	二〇〇	七〇	
山東	五〇	三〇	在暴動後被殺者約(五〇〇)人
河南	七三	四〇	
山西	五三	五〇	
甘肅	四三	五〇	
陝西	五三	二〇	
三省	五三	二〇	

孫文主義呢？列寧主義呢？

立夫

(一) 中國的發展與孫文的發展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這是孫文的政治的遺囑，國民黨將此政治遺囑變成宗教的儀式，將孫文變成中國舊式的偶像。戴季陶已經拿中國上古聖人的學說作為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將孫文當作第二個孔子。其實孫文是不能受這樣的侮辱的。孫文不是一個偶像，他不應該成爲一個偶像。他是一個人，一個戰士，一個革命的戰士。他親身經歷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他反映這個發展：中國那樣發展，孫文也就那

樣發展。中國的經濟，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此四十年中，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整個的社會，在此四十年中，也跟着改變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第一二次鴉片戰爭時，就已將中國降服了，但因那時蘇夷士運河尚未開關，海洋交通甚爲遲緩，帝國主義還不能像現在那樣利用其勝利的『果實』。帝國主義在倫敦和上海中間設立電線，鴉片戰爭以後祇在中國開闢了五個通商口岸。但自此以後，商埠及租借地就逐漸增加至十倍以上。大城市發展起來：上海香港大連等。舊式城市衰落了。我們親眼可以看見，荒蕪地的滿洲，發展成了繁盛的國土。在中國的領海及內河，新式輪船代替了舊式航船的位置。在舊中國地上，築起了鐵路。帝國主義并且降服了中國人的迷信心理，并開始經營中國的內地。中日戰爭以後，孫文眼中看見在日本的亞洲封建制的廢址上，也長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強國。勝利的日本，強迫中國的統治階級，開啓門戶歡迎外國的產業公司。產業開始發展。

棉織廠，絲廠，磨麵廠，製油廠，鐵廠等，建立起來，舊的農業破壞了，新的產生出來。帝國主義以很殘酷手段，鎮壓了義和團的暴動——義和團暴動乃是舊的生產方法抵抗資本主義侵入之一種失望的嘗試。滿洲做了日俄戰爭的戰場。輪船一直通到四川，鐵路一直築到內蒙古。

駭人的貧困失業驅迫幾百萬農民到通商口岸來。中國的工廠已經建立起來，雖然不多，但資本主義及伴隨而來的一切痛苦，已經開始發展。中國所受痛苦，不僅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因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充分，不平等條約，舊式生產方法，商業高利貸資本，都在阻礙妨害國家生產力的發展。外國商品輸入中國，日甚一日的深入中國市場。外國的毛織品棉織品煤油火柴麵粉五金製造品糖米等，成了日常的必需品。中國農民日甚一日的被迫為世界市場為城市中外產業而生產；絲茶棉豆植物油等甚至中國手工業及家庭工業製品，都捲入世界的市場。

整百萬的中國僑民一批一批的離開中國本部。滿洲和內蒙古已經人滿了。不可遏抑的中國僑民的奔流，也充滿了新嘉坡暹羅馬來羣島安南等。他們帶着別一世界

別一制度的習慣經驗回來。幾萬的留學生派送到別的先進的國家。

中國曉得使用電氣火車頭和輪船。在農村有幾處地方，也輸入新的紡織機新的縫紉機。在其他地方，還是保存着舊式方法的。但新的和舊的已經發生衝突了。

轎子為人力車所代替，同時又有電車和汽車出現。毛瑟鎗代替了舊式的弓箭，同時又出現機關鎗手榴彈大砲，中國兵士已經用過飛機。

舊的仍保存甚多：犁鋤釘鉗水車手工具等。但新的產生出來。四十年來中國經過了很多很多的變更。經濟很多的改變了，社會經濟制度很多的改變了，因此階級也改變了。

孫文不是偶像。他是一個活人。他過的是中國本國的生活，而且也過世界的生活，他有幾年幾十年住在外國。他讀過四書五經，滿腦子中國的聖賢。他也看見過外國的生產方法，外國的社會組織。他看見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所形成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他看見倫敦的工廠銀行，交易所。他看見法國的寄生階級，銀行家

政客，小農經濟。他看見瑞士的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他看見德國的大工業，及其社會的封建遺跡。在臺灣美洲及南洋羣島各處，他更看見成千成萬的中國人，與國內生活情形不同，他知道他們的希望。他所聽到的，看到的，使他感覺中國腐敗不堪。新思想和舊思想在他的腦子裡起了衝突。但是，中國的社會是一個新舊雜陳的社會，譬如小舢板輪船，舊式繅絲車與新式工廠，同時存在着，反映到孫文的腦子裏，也是夾七夾八的新舊混和。孫文看得最明顯的是：中國腐敗貧弱落後，外國富而且強。於是他想方設法的要富強中國，使中國得與列強並駕齊驅。

孫文是富於同情心的，他主觀上對於勞苦羣衆很表同情。現在孫文的招牌變成了反對勞動羣衆的工具，孫文的叛徒假孫文主義爲名，驅逐了國民黨中勇敢奮鬥的共產黨員和成千成萬的農民，並加以慘酷的屠殺，這些叛徒對勞苦羣衆無絲毫同情，決不是孫文的肖子。孫文一方面看到移殖美洲的僑商，一方面又看到爲資本所剝削的中國工人和苦力。他在歐美日本看到大銀行大工廠礦山鐵路

等資本主義的文明，同時又看到倫敦紐約之貧民窟，大小工廠中的白種工錢奴，同時也看到許多破產的農民，破產的城市小資產者。因此他知道資本主義一方積聚財富，一方製造貧窮與飢餓。他知道資本主義使勞動者受苦，使農民破產，使人們被榨取血汗而憔悴。他也想着：如果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數千百萬農民苦力將要餓死，無數婦女小孩將要爲工廠毒氣所毒斃，其結果將形成中國空前未有的貧困，雖然同時也形成空前的富有。他苦惱的沈思，要求覓一條出路；他所要求的是：發展中國經濟，同時避免資本主義。他以為中國如果能夠保存古聖賢之道，必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他不知道這些聖賢，這些偶像，是古代族長社會產物。他不懂得老子的思想只是自然經濟時代農民受諸侯巨賈剝削而發出的一種呻吟，並非現代之無政府主義。他不懂得孔孟是封建時代的哲學家，其主張自由貿易是代表商業資本反對諸侯戰爭與徵稅。他不懂得孟子的復古學說，要回復文王周公以前的族長社會，完全是反動的，且事實上不可能。他不懂得那些自命繼承孔孟道統的所謂賢人大儒，滿口禮讓

倫常，無非是掩飾地主及高利貸商人剝削平民之貪殘。他不懂得一切聖經賢傳都是過去統治階級的假面具。他相信古聖人時代之宗法社會的『淳風樸德』，可以恢復，但這種復古的反動的幻想為事實所打破。百家姓雖然存在，但舊式氏族早已崩潰，它已分為富與貧，地主與農民，高利貸者與欠債人，廠主與傭工，官吏與納稅人，總而言之，社會已分成許多階級了。孫文主張以家族主義為基礎，造成富強的中國，他很可笑的贊美中國古文化較現代文化為優勝，一切都被告古代聖人發明過。辛亥革命以後，孫文在幻想其復古主張，而國民黨人，他的同志，紛紛背叛，許多被袁世凱收買去，國民黨瓦解。他孤立了，想在租界內著書（甚至想從袁世凱那邊尋找出路——做全國實業督辦，趕緊聲明自己不但會破壞，而且會建設）；他寫了那麼厚的書籍，說辛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人不懂得「知難行易」。他那裏知道真正原因是中國資產階級懼怕革命，而孫文又未曾喚醒民衆？國民黨叛離了他，而他不知道去喚起民衆，只不過做些軍官運動，但他做這種勾結拉攏的事，不是袁世凱的敵手。他不懂得辛

亥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帝國主義者幫助袁世凱，供給袁世凱二百五十兆的大借款；那時他還不完全了解帝國主義之意義與作用，還想獲得帝國主義者的援助，供給借款。不過他已看到帝國主義者幫助袁世凱是鎮壓革命。可是他僅僅以一紙空文抗議，他不懂得要喚起中國平民羣衆起來與帝國主義爭鬥，以羣衆力量打擊帝國主義。

（未完）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七期要目預告

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
 已死亡的國民黨之五次會議
 新稅下之資產階級
 日本與滿州
 上海法界及滬南區之羣衆鬪爭
 中日外交之緊張中之日本各階級
 河南目前之政治經濟概況
 蘇聯近狀
 孫文主義？列寧主義呢？（續）
 寸鐵（則）
 魑魅精怪錄
 我們的死者
 杜永瘦的死

山石 阿休 海濤 天風 豫生 雨鴻 立夫 健夫 綺園





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

山石

(一) 如果認為中國革命之解決要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以後，這固然是錯誤；如果認為世界資本主義之穩定動搖，與中國革命無多大關係，這尤其是錯誤。其實，世界資本主義或是局部的暫時穩定，或是穩定業已告終，都直接間接與中國革命發生密切關係。因此，我們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現狀，有求了解的必要。

我們在未說及世界資本主義的現狀以前，我們首先要將資產階級的世界大經濟學家，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狀況所說的話引幾段來看一看，資產階級的大經濟學家德人鐘罷爾德 (Zombart)，在他自己所著的『高度資本主義時代之經濟生活』一書的序言上說道：『戰爭一起，資本主義之高度時期，馬上終了，過了此時期，好像與1914年以前幾年一樣，已經表現出資本主義之消滅的象徵……這是衰老的現象，牙齒落了，頭髮白了。……現在還算是男子的壯年時代，可是最強壯的年齡業已過去，而開始過

四十歲以後的生涯了』另一個資產階級大經濟學家格爾姆斯教授 (Garnus) 在他著的『關於經濟戰爭與國際經濟會議』一書上說道：『……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已經不在歐洲，而在美國。美國在將來『高度資本主義』時代，必然居領袖的地位，資本主義就在新國家的幫助之下，表現其勝利的前程。然而一說到歐洲就要回憶到古代羅馬，羅馬當時在日益劇烈的社會的困難中，只有將麵包分給羣衆是出路了』

這兩個資產階級的大經濟學家，其一，只承認目下的世界資本主義處於衰老時期，尙未到死亡時期，其二，惟一希望美金來救濟羅馬前夜的歐洲，他們倆用糊塗的眼睛來觀察垂死的世界資本主義，只夠得到真理的半面，却不能得到真相的全局。現在的歐洲確似覆亡前夜的羅馬，但是現在機器訓練出來的工人階級，決非古羅馬時代的流氓無產階級可比。

然而我們並不否認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但是要知道此局部穩定之發生是在資本主義的腐爛時期，資本主義雖然暫時保存着局部穩定，但是，資本主義之經濟化（*economic isolation*）確已發生危機。

（二）資本主義經濟化的危機。世界資本主義（如美國如德國）採取經濟化以後，在多多剝削工人階級增加每個工人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的生產確是增加了。但是無政府生產狀態的資本主義，根本不能解決其困難與矛盾。

世界資本主義領袖國（美國），大戰以後，工業上所雇用的工人，其數目日益減少，此種工人總數的減少是絕對的並非相對的而且是在增加生產的狀況之下減少的。

大戰以後，美國工業方面，工人數目之減少如下表：

（以千為單位此表為美國勞工統計局所發表）

	1919年	1925年	1926年
農業	11,300	10,500	10,350
大工業	10,689	9,772	9,850
礦業	1,065	1,065	860

幽壽滿(機器) 1,915 1,744 1,732

照這表看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美國工業上的工人數目減少二百萬以上。一方面工業上所雇用的工人數目減少，而另一方面工業出產到反增加了。這因為每個工人的生產力增高了，雖然工廠裏的工人減少，但是出產倒反能增多。技術改良了，生產經常擴大了，而資本也就增加起來了，同時生產出來的消費品和生產工具就需要更大的市場。使農業工業化，確能銷售工業上的許多機器，但是美國農業的工業化已經非常完全，決沒有再行工業化的可能了。要農業方面容納多量機器，固然不可能，但是美國農業還是繼續不斷的引用新式的優良機器，因此，美國農業上的工人還要不斷地減少下去。換言之：失業工人將日益增加。

美國國內農業上不能容納許多機器，工業資本勢必要向國外找市場，要解決國外市場問題，非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爭不止。

綜上以觀，所謂經濟化已經發生着兩種危機，技術改良了，每商品所包含的必需勞動時間減少了，但是失業工

人因之也增加起來，此其一；技術改良了，生產量增大了，可是生產可能與銷售生產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此其二。

經濟化之在美國已經發生兩種危機，但是對於經濟化熱度最高的德國究竟怎樣呢？如果以一九二五年的德國一個工人每天生產生鐵為一〇〇，則一九二七年就增至一四〇，以一九二五年的一個工人每天生產生鋼為一〇〇，則一九二七年就增至一三七。德國工業的生產量確是增大了，但是德國的國內市場，比之美國更要狹小，要解決國外市場只有新戰爭才有可能，現在德國人批評經濟化說道：經濟化的結果是在於生產量之過於擴大與德國外債之巨大的增加，失敗的理由就在於瞎着眼睛模仿美國的方法。

在最近的將來經濟化將在美國發生嚴重的結果。無論在美在德在英，經濟化的過程，均將發生資本主義內部的極大矛盾，資本主義的列強為擴大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起見，將引起世界的二次大戰。

(三) 世界經濟之一般的形勢。現在世界資本主義

的大國，沒有一國有很好的營業地位，在多數國家裏，即資產階級自身，對於營業能否發達也抱懷疑的態度。現在世界經濟的一般情形是趨向於生產過剩，主要產煤的國家，煤的恐慌一天厲害一天，在美國，因為工人的罷工，一年當中，煤的出產就減少一萬萬噸。在美國，停開的煤礦，有增無已，在法國，煤的貯藏日益堆積，在德國大感國內市場之困難。

煤油生產，顯然表現出生產過剩，美國在一年當中，煤油的價格幾幾乎減低百分之五十。（美國與英國煤油競爭一天劇烈一天）生橡皮也是同樣的情形。棉紗工業之恐慌仍繼續不已，尤其是在英國，恐慌更甚。美國之汽車遲早將見生產過剩，許多主要商品也趨於生產過剩。

世界資本主義如要解決生產過剩的難關，他必須設法重行劃分領土，否則帝國主義各自現有的領土是不夠供給他的剝削的。帝國主義列強理想中的地方，就是南美洲，中國與蘇聯。

(四) 以上關於普遍方面，稍稍加以說明，現在再將各國分別畧述一下。

(A) 美國，我們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世界經濟中心從歐洲的倫敦移到美洲的紐約。全世界各部分的生產，美國所佔百分數如下：鋼鐵百分之六十；煤油百分之七十二；銅百分之五十三；煤百分之四十三。全世界的黃金貯蓄，美國獨佔半數以上。這種經濟重心的轉移，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上說來，只有增加許多困難。

世界的經濟重心雖然從歐洲移到美國，但是美國有很大的資本主義的困難問題，解決不了。如汽車工業將要大大感受生產過剩，福特一行每年可出汽車二百五十萬輛，以美國全國而論，每年至少可出六百萬輛汽車。煤生產雖因礦工罷工而減少，然而如果罷工一停止，煤馬上就有生產過剩的恐慌。

煤油每日出產二百四十萬桶，而貯藏有增無已，現在所貯已足供全國九個月的用需。價格大大低減，恐慌自是難免。

我們將以上兩節所說一併看來，就知道美國最困難問題是生產過剩問題，就是找市場問題。

(B) 英國，英國的資本主義發達最早，所以他的技

術也最陳舊，不及新建的德國美國來得精良。大部分工業尤其是礦業，都變成不能賺錢的生意了。製造工業有特別危機，對於工業的大投資，也是辦不到的，因此，工業上就沒有技術改組的基礎。英國工業日趨衰敗，如江河日下，勢必自『世界大工廠』的英國，一變為寄生蟲似的放債收利的英國。一九二五年，英國從商品貿易當中得一萬萬金磅利潤，而從資本輸出以及其他銀行營業，所得則為四萬萬二千萬金磅。於此就可證明了。

英國工業的生產一天減少一天，所以出口每年減少而進口則每年有增無已，我們以一九一三年的進出口為一〇〇則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五年的進出口如下：

	進出口	出口
紗、呢、絨、布	125	123
呢、絨、布	90	97
呢、絨、布	105	118
呢、絨、布	89	89
呢、絨、布	80	80

在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二四年之間，英國在工業上與礦業上，工人人數增加百分之十七，但是出產只增加百分之

一百三十一，如果將價格的增高計算在內，則一三二的數字就要變為八三了。如果將英國和美國之同一部門的工業比較一下，更見得出英國工業的落後了：

每一工人的生產

英國 1924年 美國1925年

	英國 1924年		美國1925年	
	工人的數目	每一工人所生產的價值 (以千為單位) (金磅)	工人的數目	每一工人所生產的價值 (以千為單位) (金磅)
鋼鐵	203	747	371	1,590
工程	371	415	698	1,150
製造汽車	147	578	430	2,210
電氣工業	123	567	240	1,285
造船業	125	408	50	705
棉紗業	502	723	445	770
羊毛工業	261	750	208	1,180

我們從這表上看來，美國一個工人所生產的價值比之英國一個工人要多兩三倍。

英國工業的技術，全部太陳舊了，所以每一次所生產

的價值較之美國相差很遠，要全部都來改組，這是辦不到的事，且所需資本亦太大。要想在增加生產力上面，小經濟化一點，那亦是無濟於事的，并且也找不到市場。所以英國資本主義畢竟打不破當前的難關。

(C) 德國，德國是歐洲衝突的焦點，一切衝突都集中於德國，德國在技術與資本組織方面，得到一些成績。如商品的成本減低了，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也增高了。這就是經濟化得到一些成績的模範國。但是另一方面，凡爾賽條約，對於德國就有很嚴重的危機。

德國最嚴重的問題，就在於想怎樣將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的預算減去十二萬萬五千萬的賠款支付。賠款除外，德國尚有一百萬萬馬克的債款。此債款利息之支付與賠款之償付，確是德國目前最嚴重的問題。

德國是穩定成績最好的國家，可是同時破壞此穩定之難題也最多。

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間的衝突，近來日益加劇，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與美洲資本主義國家的部分的衝突，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英國與蘇聯的衝突，特別來得厲害，

因此逼着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之經濟的聯合趨於增進，而資本之集中與集合的過程也更來得急遽。所以德國近年來形成託辣斯化的趨勢，非常迅速。有走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勢。然而這決不是說垂死的資本主義在其質量有甚麼改變，也不是背叛工人階級的考次基所說的超資本主義的實現。

一九二五年的一個短時期，德國確是營業興盛時期，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此種興盛就大生問題了。據營業發展研究會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敘述本年一月底的營業地位說道：『消費品的生產減低百分之四、六，生產工具的出產減低百分之二、四。這種緊張的情形尚未改變……』

德國鋼鐵託辣斯獨佔德國鋼鐵生產的三分之二，他很堅決地指揮國家的政治，全國電力，五分之四集中在國家手中，現在德國工業，幾乎沒有一部分不與德國的內政外交發生直接聯繫。這就是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方式。

(D) 法國，一般說來，法國經濟自從一九二三年起

，總是處於上昇的局面，雖然一九二七年煤的生產不很順利。煤的出產雖然沒有減低，貯藏也堆積起來（約三百萬噸），但是煤工業仍處於困難的狀態。

法國鐵與鋼鐵情形比較好些，下列一月即表明法國重工業出產的增加：

(以千噸為單位)	煤	鐵	鋼鐵
1927年每月平均數	4323	775	690
1928年一月	4442	809	750
1928年二月	4254	785	738
1928年三月	4566	858	804

至於其他部門工業的情形，既不很好，又不很壞，都是平平常常。

但是法國對英對美債款問題，實無法解決。法國惟一希望德國的賠款來償付債款，可是德國又設法要（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的新預算減去十二萬萬五千萬賠款的支付

。 (E) 意大利，意大利是新起的一個國家，一切工業上主要的原料品，他都是沒有的，全國工農非常窮困，國

內市場更其狹小。在這兩點說來，意大利資本主義與日本資本主義實相類似。

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專政又是一種形式，工資之減低工業品價格之規定，都由政府命令執行，如不得政府允許銀行營業不能進行的。這種專政對於資產階級自身也沒有多大特別利益。

一九二七夏，政府命令減低工資百分之十，同年秋又命令再減低百分之二十。現在工資僅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

經濟化的結果，使工人的勞動加苦，失業增多，一九二八年二月失業總數共四一三，三八四人，短工人共五八，一〇九人，短工人今天有工做，明天就要失業的。

意大利資本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特別形式。慕沙里尼取消國會，代以法西斯底的「社團國家」(corporative state)。以國家的政權來控制資本主義，來發展資本主義，慕沙里尼就想在極端殘酷的剝削工人階級的基礎上面，使意大利工業化。

所謂「社團國家」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所謂「社

團國家」，就是鮑埃爾所謂的「職務德謨克拉西」(functional democracy)罷了。照鮑氏的理論，德謨克拉西應當是各職業各階級各集團等等各自依照其在社會生活中之職務而組成的代表制度。鮑氏說，如果照着這些各種職務而組織的代表制度，那麼我們豈不是得到了一種非國會的特別形式的政府嗎？鮑氏的錯誤，就在乎他不明瞭政府問題，不懂得政權是誰的機械，誰管理政權。無論你為「社團國家」或是「職務德謨克拉西」，意大利資本主義是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

(F)日本，日本資本主義與意大利一樣，國內市場既然狹小，日又缺少工業上的原料品。但是日本資本主義既未會如歐洲各資本主義國這樣受過創痛，最近幾年又將蒙古和滿洲活活併吞進去，成為事實上的殖民地——自然原料豐富，取之無盡，市場廣闊，是營業的安樂土。

日本除鐵路不計外，工業和銀行的資本，百分之三十是屬於國家的，可是現在已轉變而為日本政府直接發生聯繫的財政資本主義制度了，同時日本政府亦成為財政資本主義的代表人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英美帝國主義有不可調

和的衝突。他受到國外的攻擊，所以不得不使其內部趨向於國家資本主義，準備與英美帝國主義相抗衡的實力。

(五)工人階級之現狀。對於國際資本主義的現狀，約略加以說明，自然對於世界工人階級的情形，也有簡單加以說明的必要。各國官場的統計，都說各資本主義國內的工資，已達到戰前水平線，然而有許多更詳細的調查，如英國工人調查局，凡爾加(人名)調查局以及德國之「帝國信用社」的有些統計數字，均與官場統計不符。

除美國以及美洲沿海各國外，其他各國的工資均未達到戰前的水平線。如德國一九二七年七月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僅等於戰前百分之九十三。據德國「帝國信用社」的統計，熟練工人的工資等於戰前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八，但是物價指數則增高至一百四十六。四，這就是說實際工資未達戰前的水平。英國之平均工資僅等戰前實際百分之九十，紡織煤鐵業方面的工資，特別飛得低下。法國巴黎一九二六年底只有排字工人的工資超過戰前，而其他各部門的工資只有戰前百分之六十五至八十七。意大利工資，減低百分之三十以後，只等於戰前百分之七十至

七十五。美國工資雖然平均增加百分之三十，但是這種增加，僅增加於美國工人身上，而美國南部幾洲黑人工人的工資倒是很少，工時既長，勞動狀況又苦。

各資本主義國裏的工資，未達戰前標準，而工時又增加起來，工人階級已經非常痛苦，但是資產階級還認為現在的工資，必須再行減低呢！由此我們顯然看出資本主義之局部穩定和資本主義之經濟化的基礎是築在進一步剝削工人階級上面的，築在工人階級背脊上的資本主義穩定資本主義經濟化，其結果除上述生產過剩與爭奪新市場準備新戰爭的危機外，勢必使階級鬥爭日益加劇，促進資本主義之早日死亡。

(六)結論。我們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的現狀，知道築在進一步剝削工人階級的基礎上面的資本主義經濟化，一方加劇階級鬥爭一方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要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自然要尋找新市場，但是世界上的市場早已劃分好勢力範圍，要打破特殊的勢力範圍，重行劃分地圖，非發動世界二次大戰不可。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的時候，謝謝各國

社會民主黨背叛工人階級，在「擁護祖國」的口號之下，延長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壽命。但是世界二次大戰戰爭不發生則已，如果不幸發生世界二次大戰，那各國社會民主黨不能再來欺騙工人階級了，而工人階級已經受過列寧主義的深切的訓練，必能變國際戰爭而為國內戰爭，推翻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建設世界社會主義大共和國。

（附註：本篇參考材料：一、布哈林同志在蘇聯共產黨十五次大會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二、凡爾加同志對於一九二八年三月來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的論文。）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九日。

已死亡的國民黨之五次會議 覺 哉

國民黨不僅精神早死了，尸身也已經爛而且臭，在理不願再開得成什麼會議。豪紳軍閥集在一起，好似一羣狗在草坪相碰，忽然嗅鼻磨耳，忽然又拚命喧喧，連牠們自己也不明其所以然。國民黨的中央四次會議，已經是七孔八瘡，氣息奄奄，不料經過北伐勝利的嗎啡針，竟有所謂中央五次會議出現，做回光返照，畢竟死尸裏尋不出

生氣，一場鬼影憧憧罷了。一方面又好似明園賽狗，中途遇着骨頭，大咬一場而散。

這次會議，蔣介石賣力不少：桂記閻記馮記，於爭地盤用得着黨，殺工農用得着黨，說到統一軍政財政，黨權高於一切，不願聽了，他們是不願開什麼五次會議的。

中央黨部素來在蔣介石的荷包裏，他想拿這法寶懾服李濟梁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削奪他們的實權，鞏固自己的地位。他真殷勤，跑到北京同馮閻兩李疏通，馮閻兩李雖明知其裏，却也無法反對。蔣又怕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操縱會議，開會的那天，還親身到上海拉粵系委員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公博等出席。不料何香凝等才拉來，桂系的李石曾張靜江李宗仁李濟梁又跑了，他們看鋒頭不對，一跑散場，給蔣介石一個最後通牒，雖蔣介石又跑到上海挽留，說「你們走，我也不能負責，要走大家走」，但桂派先生們終於不理會了。

五次會議就此收場，一共開了五次會，出席委員連候補的算起十九人，一大堆議案，批個交國府交常務會議了事。西山派報紙——民衆日報——公然說道不是全體會

難，何況李宗仁李濟琛等要人均未出席，議決的案，事實上不能有效。正像國際交涉，已經過雙方會議，友邦調停，此後只有下旗歸國，准備廝殺了。

會中最大衝突是取消政治分會，這是蔣介石給桂，馮閣的大打擊。政治分會比巡閱使權還大，大有『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的神氣，雖說政治分會即取消，他們的割據還自若，但是名義豈可輕讓的麼？難怪李濟琛大罵：『要防政治分會是割據，那在中央機關的，又誰保其不設會籌安，作楊度輩第二？』蔣介石你要做周天子，竟不容許我們做齊桓公楚莊王，『反了反了！散夥散夥！』蔣介石急得滿頭是汗，這案件又不能以『交常務會』了局，只好以取消為原則而又暫時不取消』的決定，和緩目前。其次要算軍事整理案，這也是蔣介石想削奪桂閻馮的軍權，集中於國際會議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本人之手。鑒於形勢險惡，祇議得個『爰就常務會議及軍事負責同志之兩提案，鄭重討論，確定根本原則，交由軍事負責同志本此主旨，切實規劃』最滑稽沒有的話頭了。

五中會議如此結果，本無足怪。如果會議能夠順利，那一定是國民黨中經濟上政治上甚至武力上至少能解決中國目前一部分危機。就是一、軍權財權的統一；二、從帝國主義鐵蹄下相當的解放出來；三、以改良政策和緩工農革命。無奈國民黨，是各派豪紳買辦資產階級暫時的政治聯盟，各派豪紳買辦各有其自己的地方市場，因此有他自己的武裝和政權，形成地方的割據向外搶掠。雖然比較民族性的資產階級需要統一和裁兵，實際上軍權政權又都在豪紳買辦之手，統一調愈唱得高，不統一現象乃愈暴露。各派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利害衝突，同時表現各帝國主義的利益衝突，他們各倚帝國主義做後盾，降英降日降美，醜態百出；寧案呢？無恥的道歉賠償；山東東三省呢？無條件的割讓；關稅呢？公然請各國來訂最惠條款（譚延闓蔡元培提案），這都是北洋賣國政府所不敢做的。帝國主義得到國民黨的援助，侵略當越加緊。說到改良政策，在政權不能穩定，實業不能發展的國民黨，除開壓迫，屠殺，加緊剝削工農以及小資產階級外，無以自存。不見國民黨白色恐怖一天一天兇，工農革命運動

也一天一天劇烈而普遍，飛快要到全國武裝總暴動的前途嗎？這樣情形下面的五中會議，無結果而散，是當然而無可驚異的了。

張學良在日本監視之下，因五中會議決裂，毅然停止寧奉妥協的進行（見路透電）。馮玉祥李宗仁忙着做肅清內部工夫，如石友三圍攻樊鐘秀，胡宗鐸趕走岳維峻，魯滌平解散向成傑，同時黃紹雄督師入湘，白崇禧李品仙班師返漢，這些當然不是中央軍委會命令下的行動，而是會議破裂，促進幾位王爺大混戰的準備。蔣介石方面，拉攏汪精衛陳公博等做政治會議委員，並以汪精衛做考試院長，流亡的汪陳，感恩圖報，當然幫蔣祭起黨的法寶，輔助武力所不及。這正是李濟琛說的「設會籌安，作楊度輩第二」。

幾位配角委員如周啓剛張煥聲嘆氣，說「總是鬧意見不得了！」譚延闓李烈鈞于右任等老奸巨滑，見風勢不好，說話愈見模稜，以便將來任何派得勢而他們的位置不動。想拿高帽子把國民黨戴，因而求得自身利益的資產階級，六十多個大買辦大廠東跑到五中請願，他們有的是錢

，「不擁護我們的利益，不給你們錢用」。那知道豪紳軍閥打與正濃，雖然資產階級的氣燄可畏，也祇得給你一瓢「不理」的冷水。

工農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資產階級，就是至蠢的人，當不復對國民黨尚有幻想。努力反革命的土豪劣紳，也嘆息痛恨於國民黨之不能鎮定反革命統治。從今以後，反革命階級只有飛快地走人潰散死亡的前途。蔣記馮記桂記的國民黨或將一度公開爭鬥，於南京廣州開封各立中央，發洩國民黨未盡的毒禍，但是救個黨的名義的集會，——如六次中央全體會議，第三次全體代表大會，再也不會有了。

所謂五次中央會議，就是冷冷落落的一個國民黨葬禮。

新增稅下的資產階級

阿休

近來有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反對國民政府增加新稅的風潮，多而且烈。如蕪湖反對糖捐罷市，參加的有糖業酒醬業，罷市至一週之久；絲綢機械業針織業反對產銷

稅，棉紗業反對棉類特稅，上海商協請免徵國煤特稅，都非常激烈，不達到目的不止。江浙絲綢機織聯合會呈文說：

『……本年四月間浙省認捐，突增至四倍以上，綢商以北伐緊急，忍痛負擔。……今乃厘金未裁，忽增新稅，簡直摧殘國貨而已。且公布之征收稅率，如各色花緞每疋徵稅至一元八角之多，較原有稅率增至三倍有餘，尚曰便益商民，其誰信之？……一旦實行，則必擾亂商業，引起重大糾紛，瞻念前途，不寒而慄……』

說：

『……蘇省棉紡織工業，日商占有九十四萬餘錠，英商占有二十萬錠，華商不過一百十四萬餘錠，刻下不平等條約尚未廢除，洋商在蘇省設廠製造佔有極大勢力，若置操縱商業市場之洋商於不問，而獨稅憊悴可憐之華商，實際上必將蘇省僅有之大工業完全斷送。此惟在軍閥時代始有此竭澤而漁為叢廠之

自殺政策。……』

商聯會電財政部說：

『……大部第謂共和國家人民之負擔宜重，搜羅東西各國所謂良稅者來令我喘息僅存之商人責以負擔。……我覺以廢除苛捐雜稅，解除人民痛苦為口號，今若所為，人民不認為欺騙，亦將謂為不信。……蹈軍閥覆轍，不容人民置喙……』

江浙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根據地 是反動的國民黨政府主要的籌餉地方。國民黨政府是豪紳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全一致的。以前為鎮壓農工與北方豪紳買辦爭奪國和剝削權，資產階級不得不忍痛犧牲其一部分自工農剝削來的利潤，供給豪紳軍閥為『北伐』和『剿匪』之用。過去蔣介石白崇禧何應欽等軍閥能在江浙發行巨額公債搜括稅捐而不遇強烈的反抗，就因這個原故。

現在不行了。現在『北伐』已經成功，即北方買辦豪紳的賣國和剝削權已入國民黨政府之手，他們心目中以為工農暴動已為他們的鎮壓下去，這時仍然要資產階級掬

腰包，資產階級自然不十分踴躍。現在資產階級只希望怎樣發些大的財，從工農身上剝削更多的利潤，完全歸入於自己的腰包。

儘量發展實業，至於可同外人抗爭；他們在歐戰期會嘗過棉紗業煤鐵業……驟然繁榮的滋味，希望這黃金時期仍然來到。這在經濟會議中表示得充分，裁厘，裁兵，施行保護稅，解決勞資糾紛，發展交通，廢除苛捐雜稅，保護棉鐵絲糖煤各業，等議案一大堆，其意若曰：這是我們（資產階級）所養的政府，除替我們鎮壓工農革命外（如漢口商聯議決不准店員組織工會，經濟會議工人不得上級機關許可不准罷工）當一惟我們的利益是視，否則不給他錢用。（如裁兵案，只准留五十師兵五十萬人，軍費全年至多一萬九千二百萬元，限九個月裁盡。在會議上，蘇民生說：『兵九個月裁盡，……每月只發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多一個不行！』張公權說：『吾人當以打倒軍閥之精神，打倒反對裁兵者。』）資產階級意氣的橫厲，可謂無前。一方提議增加本階級利益的積極要求，一方要削弱豪紳軍閥的實力——裁兵。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七期

不料全成幻想：裁兵既無誠意，舊的捐稅沒廢除，反在新的善後建設，準備裁撤釐金的名義下，施行什麼特稅，產銷稅，營業稅，稅率的重，尤非北洋軍閥所敢大膽提出的。

資產階級那得不恨？那得不說是竭澤而漁為叢廠爵的自殺政策？那得不拿出抵抗辦法，『引起重大糾紛』？豪紳軍閥方面，也不客氣，他們要養龐大的軍隊，要準備軍閥間的混戰，非此沒有辦法。雖然顧着資產階級的面子，當時不能使糖捐局產銷稅局武力執行，但是已表示非行不可。張壽鏞電復上海商民協會綢緞業公會緞業公所緒給公所錦給公所說：

『……：江南素稱蠶絲繁盛之區，每年產銷之額，何止千萬，而公家稅收不足二十萬。……：幾經籌議，決定取法歐美各國特種物品消費稅之旨，提出數種物品如煤油花紗絲織品等改辦產銷稅以為裁厘抵徵。綢緞一類屬於奢侈品，理宜增高其稅率。……：試問歐美關稅自主之國，豈皆無國內之稅乎？……：目前辦法，惟一要旨在改惡稅為良稅。商民方面，應

九四五

祛相沿之積習，勉盡納稅之義務……」

固然，豪紳軍閥對工農貧苦民衆及小資產階級的搜括，一手執刀，一手要錢，有錢者生，無錢者死，用不着這樣通電解釋。不幸江浙是資產階級有勢力的地方，國民政府事實上又僅僅能管轄江浙，因此，就不能無所顧忌。

現在除非是豪紳軍閥切實裁兵，不然層出不窮的新稅捐是不會停止的，更用不着廢除已有的苛捐雜稅了。今後資產階級既然不願像從前那樣無限制的承認一切新捐稅，那反動統治下的二個主要階級——資產階級與豪紳階級之利益衝突，必然會日加一日的發展去，削弱反動的統治。

但我們還須知道，反動的國民黨政府以增設的種種新捐稅，其剝削對象並非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不過少得若干利潤而已，被剝削者實際是消費者及中小商人，而反抗新稅的，也以小商人爲最激烈。所以我們應視國民黨政府的新增稅是對全國被壓迫階級的剝削，而抗稅運動，應該是城市一般革命運動中的一部分。

八月一日

日本與滿洲

山石

年來日本無產階級運動雖一天高漲一天，一天左傾一天，但是日本資本主義仍處於穩定而上升的局面。爲適應此資本主義上升的需要起見，自然一方面要向國外尋找殖民地，藉銷過剩的生產品，一方面要向國外獲得原料品之源源不斷的供給。尋找殖民地，獲得原料的供給的對象，自然是中國。故當張宗昌蔣介石的軍閥混戰的當兒，就趁火打劫，佔據濟南與膠濟鐵路，嚇得新走狗蔣介石屁滾尿流，逃回徐州。這一嚇，表面上固然使其新走狗蔣介石知道其主人（日本）的凶惡而酷辣的手段，將山東的權利多多讓與他（日本）。但是骨子裏，如果在山東不得到多少名義上的權利，那麼至少要南京政府承認滿洲爲其殖民地（或形勢的自治區，實際的殖民地），否則，濟南以及膠濟鐵路的駐兵是不肯撤退的。

嗣後，一方既通牒警告南京政府說：「支那動亂如影響及於東三省，日本政府當必取適當而且有效的處置。」另一方又增派駐東三省的軍隊。又慫恿張學良東三省

應在日本保護之下獨立或自治，無論東三省獨立或自治，自然均將成爲朝鮮第二。

日本帝國主義者經營東三省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就南滿鐵路公司而論也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以經濟的觀點說來，東三省早已成爲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了，全滿洲的金融完全由日本的資本所操縱。一九〇七年所創辦的南滿鐵路公司，當時資本只有二億元，現在已增至四億四千萬元，該公司所經營的企業，如礦山，大連港，製鐵，電氣等等，一九〇七年的總收入僅一二，五四三，一一六元，純利只二，〇一六，五八五元；到了一九二六年總收入增至二〇一，五九八，三〇九元，純利增至三四，八六五，二八〇元。南滿鐵路公司每年從東三省剝削三千五百萬元，這樣大的數目，真是嚇死人的！

日本在東三省所經營的鐵道縱橫交錯，奉天撫順煤礦每天可出煤一萬五千噸，除供給日本外，還可出售，此外東三省又富食料品與原料品，有大連的良好港灣可供轉運。東三省又是日本移民的最好地域，這樣的一個東三省，難怪日本的地主資產階級不拚命採取積極的侵略政策！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七期

張作霖未出關之前，發表通電，主張停止軍事行動，和平解決，上海總商會（資產階級）即通電附和之，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是沒有民族覺悟的，或者上海總商會認爲他不能控制這班新軍閥，就是打出關外，仍是新軍閥割據的局面，沒有統一的中國，徒增軍事的負擔，戰爭的破壞而已，其實，代表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新軍閥在山東一度嚇得屁滾尿流，決不敢深入日本的巢穴——東三省再度嚇得屁滾尿流，所以向關外遙送秋波，只要掛起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旗幟），萬事都算解決。

張學良繼其先人的遺志，繼續做帝國主義的功狗，姑無論矣，而國民黨的新軍閥與張學良原是半斤八兩，也是日本的忠僕，代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中國的反日運動，比張學良還來得認真些。有這些東西，日本的地主資產階級爲什麼對東三省不取積極的侵略政策呢！

民衆們，東三省將被張學良以及國民黨的軍閥政客官僚出賣了。要保全東三省的領土和主權，除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外同時必須反對張學良和一切新軍閥新政客新官僚的統治。

八月二日

九四七

上海法界及滬南區的羣衆鬥爭 (上海通信)

海濤

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和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日益壓迫剝削工農貧民小資產階級，以致他們的痛苦到了嚴重的階段，反抗壓迫的鬥爭愈趨劇烈，包圍工廠，打資本家，反抗武裝壓迫，在國民黨，工整會面前，大罵他們是資本家的走狗，工人階級的仇敵。這種現象日益普遍，羣衆革命的情緒更新的高漲，工人的階級意識進步很快，團結與鬥爭正在加速發展與擴大，漸將走上武裝鬥爭的革命道路？

以下便是他們鬥爭中的幾件事實。

(一) 江南造船廠兩次罷工

江南造船廠是軍事機關，工人素受懾服不敢稍動，但壓迫愈重，積憤愈深，遂因管料處不肯無照發料，嗾使衛兵槍擊工友事爆發鬥爭。

衛兵開槍時，工友羣衆聞聲即徒手抵抗，圍繳衛兵數十人槍械，海軍司令部派大隊武裝壓迫，羣衆始自動散去，同時羣衆自動(工會是廠方工具，未下罷工命令)全體

同盟罷工。提出懲凶，撤員，保障生命，改良待遇等條件。

結果被國民黨軍閥武裝壓迫上工，三千人參加的三日罷工，僅僅得到斥責衛兵職員了事。但羣衆經過這次鬥爭，更深切痛恨國民黨，革命情緒愈形提高而潛伏，遂有二次罷工風潮的發生。

廠方無故開除四學徒，工會代表向廠方交涉被拘，後第二次同盟罷工。要求恢復學徒工作，釋放被捕代表，保障工會自由，不得擅捕工友，撤懲工頭，改良待遇等條件。

結果祇釋放被捕代表，其餘條件又被鎗桿壓迫下去！他們經過這兩次鬥爭，革命情緒並不低落，打倒國民黨的決心更堅決和普遍起來。同時廠方自工人兩次罷工後，認為在廠的共產黨太多，防範加嚴，更使工人憤激萬狀，醞釀爆發更大的鬥爭。

(二) 兵工廠工人要求暴動

兵工廠工人蟠伏在嚴重壓迫之下，不敢有大規模鬥爭，但小的日常生活鬥爭——如反對管理員，反對御用工會，要求改良待遇，……——是繼續不斷的，在鬥爭中終被國民黨以「共產黨搗亂」一句話壓迫羣衆。

羣衆在鬥爭中憤怒國民黨的情緒日益普遍和提高。同時天天希望共產黨暴動，因此最近有許多工人領袖要求共產黨派人奪取兵工廠，他們可率領羣衆響應，並且他們認識自己力量能解決國民黨軍隊，可見他們的革命的情緒之熱烈。

(三) 華商電車工人的鬥爭

華商電車工人因要求二八兩月加工資及分花紅事發生鬥爭。資方由通農工商局壓迫工人，他們準備罷工，被國民黨制止。經過數月的團結奮鬥，卒因鬥爭情緒熱烈，及準備騷擾方法對付資方，始將資本家屈服，爭得鬥爭的勝利。

(四) 金銀業工人的罷工

金銀洋鑲及器皿工人（約七百人）因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條件未得允許，全體罷工，同時聯絡其他部份工

人同盟援助。雖其間經過劇烈鬥爭，遇到許多困難，罷工堅持至一月餘，但結果得一相當勝利。

(五) 棉織工人的鬭爭

棉織業資本家因反抗救國基金關廠。

工人反對資本家反抗救國金。同時要求復工並提賠償損失保障職業等條件，同時組織保工廠監視廠中機子，原料和生產品。

資方不允開廠，羣衆乃有組織的包圍工廠，圍打資本家，雖被武裝勢力壓迫，工人不懼與之反抗，並得完全勝利。

這次鬥爭勝利後，工人鬥爭情緒日高，各種鬭爭隨發隨得勝利，至今猶方興未已。

(六) 機機工人的鬥爭

機機工人新近組織工會向資本家提出增資，減時，改良待遇，承認工會等十八條件，反動派工整會社會局（即市政府農工商局改名）和資方聯合壓迫，延宕不理，工人正在運用羣衆力量，組織「擁護條件力爭團」及準備罷工向資方進攻中。

(七) 其他

香業牛奶及新鐵廠等保障職業鬪爭，各工會援助熱實業鬪爭等的鬥爭高潮正在激蕩狂熱中，同時待發的爭鬥亦將踴躍爆發起來！

(八)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情緒

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之下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窮困夠了，加以國民黨停止民衆運動，到「五三」濟南慘案發生加緊壓迫民衆完全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中國以後，更使一般稍有頭腦的學生憤怒異常，反對國民黨日烈，對共產黨暴動政策由反對轉變到同情，革命情緒熱烈的學生要求加入共產黨來行動，其次的是思想上的傾向和同情，最蹶腳的也由國民黨內離開國民黨。他們反對秘密外交投降帝國主義，反對停止民衆運動，反對摧殘開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自由等，都是反國民黨的具體表現。總之在此時期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逐漸接受無產階級領導，走上革命的道路！

小商人說：國民黨是共窮人的產，共產黨是共富人的產，共產黨比國民黨好，國民黨比舊軍閥壞到十倍。這些表現，是他們認識國民黨是代表豪紳資產階級，小資產階

級也被壓迫，共產黨是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小資產階級也得解放。小商人怨恨苛捐雜稅之聲到處可以聽到。他們說：舊軍閥時代一本賬簿祇貼一分印花，現在要一角，以前所無的各種名目如鋪捐，執照捐，貨捐等不勝其數，舊捐又增加數倍至數十倍，臨時捐稅——如國庫券，公債，房租，北伐捐……又絡繹不絕；種種搜刮，無以爲生。他們對國民黨切齒痛恨，時時怒罵不已。他們因反對印花罷市，錫箔業反對苛捐罷市一月餘，小興押業反對壓迫罷市等等，都是反國民黨的事實。可以說他們對國民黨完全反對，對共產黨的政策由懷疑漸至接受。

工人學生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亦是積極興起，南京路上的兩次示威，中華路的大遊行，經濟絕交的漸次實際化，經常反帝宣傳之努力不輟，不畏警捕的拘捕，前仆後繼地奮鬥，反帝工作日在進行。

由上看來，羣衆反抗國民黨和反帝的革命情緒是怎樣奮興，共產黨在羣衆中威信日著，羣衆運動漸將復興，這一個鬥爭高潮發展下去，要推波助瀾地直到工農直接革命的最高浪潮，完成中國蘇維埃革命！

一九二八，八，廿。

中日外交緊張中之日本各階級

(東京通信)

天風

(一) 支配階級方面

元老西園寺公爵，是代表日本絕對專制的勢力，他對田中說：「中國問題很重大，你當外相麼？」田中以為得了元老的信任，於是獨斷專行，發揮他莫索里尼式的獨裁。這次對張學良的警告，派林權助到奉天，其內閣同僚都表示不滿，西園寺有請民政黨外交大臣幣原詢問之舉。這當然是表示中國問題重大化了，要慎重一點。

同時政友會元寺元由肇犬養毅也出來勸田中成立外交調查會以統一國論，強制田中的意思於反對派，屏息反對派之反對，以圖侵略中國的順利。尤其是美國表示改訂關約後，日美的空氣緊張，深恐英美聯合陷日於孤立。代表官僚地主和資產階級落後份子的舊政友本黨黨首床次竹二郎退出民政黨，表示積極支持田中的對華強硬政策後，日本地主資產階級同盟對華的強蠻政策，更形積極而露骨。日本已進入金融資本獨裁，和地主專制勢力結合成強有力的支配，所以必然的要求代表典型的官僚大地主軍閥

和資產階級中最落後份子的政友會，及其軍閥首領田中去貫徹他的帝國主義末期的政策。所以雖然代表一部份急進資產階級和都市中資的民政黨反對，而全支配階級的整意見是擁護田中的（田中是要防止英美勢力侵入滿洲，所以要滿洲獨立；民政黨是要利用南北妥協和英美妥協紳張其勢力於南方。民政黨代表金融資本的政策）。現在將支配階級內各派的意見列舉如下：

政府方面：七月二十日閣議決定：（一）日本政府無論何時或任何事情之下，對於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既得權利利益和一般經濟上的利益之被危害，絕對不能容許；（二）為維持滿洲的治安起見，如為必要，無論何時都堅決地取有效適切的手段；（三）無論何時，對和蘇俄鄰接的滿洲為共產主義或近似共產主義的制度思想所影響，以至赤化運動傳入朝鮮或日本內地，這種事情，絕不能容忍。二十七日田中對張學良代表陶尚銘聲明，日本怕的是滿洲的赤化，如能免去急激的變化，當竭力援助（八月四

日田中已對民政黨首濱口聲明，政府已決定由滿鐵借款給張學良。同時並和張結了壓迫革命運動的密約，且親自在大連搜捕革命份子及國民黨的帥恭等。二十七日日本參謀本部內南參謀次長赴滿。二十八日林權助出發。

二十五日開議席上陸相報告對華出兵不能撤退，連減兵都不能。他已決定永不撤兵，以威嚇國民政府，使之更恭順；要求膠濟鐵路和山東省權利。同時作對英美作戰的地步。對國民政府廢約的通告，訓電芳澤說：『如國民政府依然不改這個態度，日本政府為保護其權利利益自己的立場故，當取適當而且有效的手段，茲特明白宣言。』又二十八日汪榮寶向田中要求開始訂約的交涉，田中聲說『中國一口不取消廢約通告，日本即無意思去開始新的交涉』，表示十分決絕。同時於國際聯盟除現駐之安達，永井兩大使外，更派藤村義郎男當日本代表，且半公開的說是準備九月和國民政府鬥爭和目下的宣傳。總之政友會是防止英美勢力的侵入滿洲，表示積極的反俄和抵抗英美。

民政黨：以『三菱』財閥為背景，現代表金融資本的濱

口當總裁。她的政策是金融資本的政策，謀和英美妥協，伸張北方的勢力於南方，日本向南發展。她聲明是：（一）絕對反對國民政府的自動的廢棄條約；（二）對滿洲不管其內部政治組織如何，只要確保日本的權利利益；（三）要顧慮列強，順應時勢。對南北妥協，表示可以承認，只要在他的條件有利之下。

末次竹二郎的主張：他八月一號退出民政黨，其最大的理由是反對民政黨的對華不干涉政策。其聲明書云：『拘泥於不干涉內政之美名，姑息，退讓，徒儻一時之安，確是輕視維新皇模，阻止太和民族的發展。所以應合法的積極的擁護既得權利。』他的反對者民政黨首濱口說：『在對華政見中，在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上是一致的，只是手段方法方面，對不干涉內政主義懷有異見而已。』這足見末次擁護田中。此次組織第三黨，間接直接鞏固了田中一時的政權。

一部分自由主義者的意見：他們謂華北事實上已是日本的了，日本目前應以台灣為中心，發展其在華南及南洋的經濟，取倒英拒美的政策（改造雜誌及外交時報等）。

對美國的態度：美國改訂關約，日本全支配階級都起而要求田中注意國際關係。傾向政友會的東京日日新聞，公開的說日美關係的緊張為比華盛頓會議以前更甚。

駐英美使和駐美英使都各各匆忙的回他本國。英外相張伯倫也聲明滿洲是中國領土。且傳英對國民政府暗中進行交涉。日本盛傳英美密約防日本在滿的野心，日本將成孤立。後美拒絕了王正廷開中美會議改訂各種條約之要求，日本忽又說美國值得日本的感謝，因為美國未捐絲毫而獲得最惠國的待遇，將來日本可以援例要求云云。

至於準備戰爭的事實，如福岡渡邊鐵工所臨時雇工製造潛水艇的部分品。東京砲兵工廠自五月即加雇千名工人製造鉛彈。現又由政府獎勵成立空中窒素製造廠於鴨綠江準備火藥。在芝浦製作廠製造潛水用摩托。餘如前月大阪的防空演習，軍需工業總動員，是其一端。

(二) 無產階級方面

七月二十至三十日在日無產者新聞和舊勞農黨……開會決議反對戰爭反對干涉中國革命。反對戰爭同盟關東地方準備會，和全滿洲戰爭反對準備會都成立起來了。

今抄錄後者之宣言如下：

(前略)『在滿蒙地方，在準備戰爭底陰謀之下，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現行犯，我們可以指摘出許多。』

軍司令部和憲兵隊本部目下已移到奉天來了。一萬的日本兵隊正虎視眈眈尋着機會，去抓實滿洲的領土權和肉薄蘇俄。日本的使衣隊(建國會)已陸續潛入北滿洲一帶。周水子飛行場已準備萬端。朝鮮國境密佈着選拔隊，其嚴密雖螞蟻也鑽不過去。最近更以奉天為中心舉行大演習。復在朝鮮增加六個大隊，在滿洲增加兩個大隊的軍隊。如此這般，他們對於迫在眉睫的戰爭，已着着的準備好了。國內的同志諸兄！滿洲的天地已瀰漫着戰爭的暴風雨，他的元兇巨寇就是日本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我們趕快起來，和這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鬥爭，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鬥爭，我們要萃集全力，勇敢堅決的鼓起大眾運動，去和這壓榨中日無產大眾，驅我中日無產大眾去受戰爭底慘禍的日本資產階級和地主做徹底的鬥爭！立刻撤退在華海陸軍！反對增兵！擁護工農祖國蘇俄！打倒田中內閣！工農政府萬歲！全滿

洲戰爭反對同盟準備會。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此外對於由山東撤回軍隊內撤傳單，反對出兵，和全

河南目前的政治經濟况（開封通信）

（一）河南的政治情形

河南目前的政治情况趨於土匪軍閥混戰局面，完全反映着他落後的經濟狀態。在河南的商人沒有南方資產階級力量大，工業資產階級尚未形成一種大的政治力量。

河南的統治者——馮玉祥因為得不到經濟的出路，企圖統一河南，不得不四下搜括，以致與豪紳地主階級衝突。

全省的豪紳地主很少的不反對馮玉祥。馮雖然有計畫的以壓迫工農運動向工商業家賣好，但大商人因籌款關係，仍然反對馮玉祥。他所代表的工業資本家如豫豐紗廠新華紗廠，對馮玉祥也都是表面歡洽，心裏怨恨。馮玉祥政治地位的動搖，即是由於他在經濟的背景裏，尚未有一種有力的資產階級的後援。現在河南各派軍閥發展勢力強奪地盤的衝突，又將第二次爆發新的戰爭。這戰爭的第一幕是馮樊戰爭，是馮樊戰爭的重演。同時與陝西的

國各地反對出兵及反對戰爭運動，他的開會和決議時在新聞上發見。

豫生

李虎臣，與任應岐岳維峻李宗仁白崇禧，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戰爭未爆發以前，馮勢必出全力以討樊，故調了五軍兵力來攻樊。新的混戰當中，因為兵力的集中與戰爭的紛擾，加重對於無產階級及貧民的壓迫和剝削，破壞產業的組織，影響到生產減少，都是已然的事實。這樣的結果，將逼得工農無路可走，而引起反抗戰爭的革命高潮。

我們推測河南的政治趨向，馮玉祥的統治絕對不能穩定，無產階級及農民經過長期的壓迫銷沉之後，將來在軍閥混戰當中，有起來決鬥的可能。這樣反抗的必然結果，在現在工人要求經濟利益與其思想上的左傾已表現出來。統治階級內部的不調和，與工人的革命化，一定會把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軍閥很快的送到墳墓中去。

（二）河南全省的產業狀況

河南幾個大規模的工業組織完全靠着外來的經濟勢力，如豫豐紗廠華新紗廠等，全靠着上海天津□行家做生意。幾個重要的煤礦，也是如此。河南本省經濟勢力是非常之小的。在商業方面，完全是要到上海天津漢口北京等處購貨。河南的大商人，即是別處中外資本家的買辦，都完全是靠着幾個大都會中的中外工業資本家過寄生生活。這幾年來河南產業衰敗得非常利害，只要看幾個重要的礦山和紗廠停工，就可知道。至衰敗原因，除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最重要的都是受內部的影響。連年的戰爭，匪兵的擾亂，使交通斷絕，運輸停滯，耕種失時，加以水旱蝗虫等天災，空前繁重的捐稅，遂使工商業衰敗，農業很快的破產。最近因戰爭停止，商業漸有起色，但這只是暫時的，絕對靠不住的。同時農業衰敗，絕對無法挽救。第二期的衰敗現象，不久又要到臨，所以現今一般工商業家，都不肯投資開發產業。產業衰敗結果一面既影響統治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則影響到工農生活的惡化與失業痛苦的增加。

(三) 馮記軍閥與資產階級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七期

馮玉祥不能說素來十分融洽於一般資產階級，但他到了鎮壓工農革命時候，他就毫不猶豫的站在資產階級利益上代表資產階級意識來幹。而且他幹的方法比別的軍閥高明……：格外有計畫些，如他之組織警察式工會的審慎周密……：鎮壓……：的工農暴動，都是與別的軍閥不同的地方。

鄭州衛輝紗廠的事起，一方面自然是馮玉祥不能允許赤色工會的存在與工人活動，一方面又是使了資本家幾十萬的運動費（鄭州衛輝各三十萬）。他是常以壓迫工人為向資本家要錢的條件。他向工人進攻的方法，不是盲目的，是要先和資本家勾結一氣利用工賊偵探來幹。河南資產階級雖然力量薄弱，但慘酷的手段和反動程度，並不亞於南方，如鄭州衛輝紗廠失敗後，資本家無情的反攻，信陽汝確等處，豪紳地主對農民的燒殺搶掠，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在沒有鬥爭的地方，則嚴厲的壓迫與防範，以最低的工資最長時間及非人的待遇對待工農羣衆。馮玉祥則一面執刀向工農行兇，一面高唱改良主義，實行其欺騙計。……：對付工農革命民衆的政策能代表河南的豪紳資本家。

蘇聯近狀

雨鴻

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癡狂的詛咒蘇聯，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是違反着他們的意志而突飛猛進。雖然在我的手邊找不着一點參考材料，不能拿一些確定的數目字來證實這個進步。然而我想只把我能記憶的最近事實寫一點出來供給讀者，也可使讀者窺其一斑而推想全豹。

一、反對派的根本失敗

反對派在聯共（蘇聯共產黨）下仿此（黨裡雖然只佔千分之三四，即在一百一十萬的聯共黨員中只佔三四千人的極少數；然而他們的中心理論——托羅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實是妨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莫大障礙；牠輕視農民，牠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牠不承認在一個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等等。因此蘇聯的敵人莫不幸災樂禍的慶祝反對派的勝利，幫同反對派大呼聯共中央右傾，有農民的傾向，聯共的政權已走向資本主義的大道去了。然而天下事多半事與願違，反對派機會主義的理論，自十

五次聯共大會後，不但在黨裏完全消滅，即在普通的工農羣衆裏亦沒有立腳餘地。因此反對派的重要分子亦大多悔悟，聲明退出反對派而要求恢復黨籍。於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遂隨着反對派的根本失敗而愈加正確和鞏固。

二、減低工業品價格

現在蘇聯的工業生產雖然恢復到戰前的百分之九十幾，然而總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一方面固然因為蘇聯工農生活改善，購買力增加；一方面却因為蘇聯為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實行關稅保護政策，所以市場上除極少數的私貨是外國商品外，其餘大多數的商品完全是蘇聯自己製造的東西。於是結果就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在這個現象之下，惟一救濟的方法，自然是提高生產力。（讀者應注意，這個現象，在國稅保護政策下並不算壞，而是必然的過程。）照反對派的主張，以為要提高生產力，就須

增加資本，如要增加資本，頂好是提高商品價格，因為這是提高價格的絕好機會。然而聯共中央却極端反對這種投機政策，而恰相反的仍然主張減低價格。什麼理由呢？

因為蘇聯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中，工業品的銷售全靠國內市場，國內市場能不斷的擴大，工業才有繼續發展的可能。減低價格，即直接的增加工農購買力，而間接的擴大國內市場。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固應不斷的減低商品價格，以圖不斷的改善工農的生活，而不在乎向工農吸取利潤也。

三、發行二萬五千萬工業化的內國公債（以金羅布為單位）

無產階級的國家，要想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因為沒有那一個帝國主義者肯拔一根毫毛來幫助牠。所以蘇聯在實行工業化的口號下就發行了二萬五千萬的內國公債。這種公債票只兩三個月即完全賣完，並已公開的詳細的有計劃的分配於各種重要工業，預算每年所得利潤，除償還（十年還清）公債本利外，還有若干贏餘加入生產。帝國主義者總常常譏誚無產階級

的國家，沒有經濟建設的能力，試請他們看一看工農建設的能力究竟如何？老實說，除了工農才具有真正偉大的建設能力外，一般不勞而獲的寄生階級，那裏配談什麼建設！

四、發行二萬萬的農業公債（以金羅布為單位）

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最複雜而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照反對派的意見，農民始終是反動的靠農民來建設社會主義更是夢想！因此他們根據托羅斯基的『不斷革命論』而拋棄佔蘇聯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羣衆，等待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他們反對聯共中央的農民政策，他們宣傳中農危險，並說蘇聯已經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工農專政。照他們的意思推下去，蘇聯的政權簡直已經變了性質！但是實際上如何呢？實際上蘇聯是一個農業生產的國家，無論如何，無產階級絕不能離開八千萬以上的農民而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但又不是妨在農民的出發點上可以建設什麼社會主義的經濟；更不是把社會主義的建設停下來等待西歐的革命。只有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

去影響農民，領導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使八千萬以上的農民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惟一保障，變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惟一柱石。我們又怎樣能說蘇維埃的政權變了性質呢？所以聯共中央竭力指斥反對派輕視農民的錯誤，而正相反的積極注意農民，實行農村協作化，電氣化等等以圖迅速改變農民的經濟關係而使其無產階級化。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在最近更發行二萬萬發展農業的內國公債。這個偉大的數目，自然也是在很短的時期內賣完，並有計劃的分配到各鄉村去從事一切建設。蘇聯的一切敵人看呵！看着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前進呵！

五、協作社的發展

協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作用，不僅幫助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同時牠又是消滅私人資本的惟一力量。因此最近一年來在蘇聯的各城市裏，消費協作社的增加非常迅速，而且在每一個協作裏，每天都可以看見工農購者的長排，排列不斷的一直繼續到晚（但應知道蘇聯的各種商店，除旅館，吃食店，食糧店外，其餘均只許營業八小時

），同時另一方面又可以看見私人資本因生意冷淡而不斷的停業或倒閉。在鄉村裏協作社的發展尤爲迅速，因爲在新經濟政策下面生長成的少數富農，他們仍常常階地裏實行高利貸以及操縱食糧價格等以剝削中農貧農，以致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後的二三年中，中農以下的農民頗受其害。但自協作社在鄉村發展後，不但種子，農具，資本等完全由協作社無利潤或無代價的供給，使富農無剝削的可能，即食糧價格，富農也無法操縱，於是農民加入協作社的數量日增無已，而農村經濟的勢力遂在迅速的落於協作社之手，富農遂逐漸衰微，同時農村生產在協作社的幫助和指導下，生產力亦很快的增加。總之，蘇聯的工業農業現時正在工農協作社化的口號下猛烈前進

六、工農軍事化

蘇聯在帝國主義者的武力威脅下，對付帝國主義者無恥的，蠻橫的挑戰，惟一方法，就是武裝全體工農。因爲只有工農的武裝才能消滅世界的任何戰爭而完成世界革命。但是蘇聯的正式軍事上的內容，我們是不能知道的，所以我們只能說一說工農羣衆的軍事預備。

A 軍事團

軍事團是一種羣衆自動的軍事教育組織，是工農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威脅下產生的，在一切工會裏，俱樂部裏，學校裏都有軍事團的組織。換言之，即是凡有羣衆的地方，無論鄉村或城市都有軍事團的組織。參加者，不問男，女，老，少，工，農，學，職員，只要願意即可自由加入，因此操練起來非常有趣，儼然似一種家庭軍隊。但是只有這樣的軍隊，我們才能說他是自覺的軍隊呵！現在軍事團的組織差不多已佈滿全蘇聯，指導者完全由紅軍裏選擇富有軍事學識經驗的人員擔任。所以現在蘇聯的工農羣衆，除老弱殘廢者外，已經可以說沒有一個人不具備普通的軍事常識，沒有一個人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具備這種常識，將來對誰作戰。

B. 飛機化學社

但只是有了軍事常識就夠了嗎？不夠，因爲帝國主義者正在拚死命的製造殺人工具，若蘇聯的工農沒有同等的工具，那末到大戰開始後，就只有到戰場上去送死。所以就發生了飛機化學社的羣衆組織，這個組織的性質更

容易普遍，所以現在凡一切羣衆的機關裏都佈滿了這個組織，牠的作用，除使廣大的工農羣衆參加飛機和化學的學理研究外，同時更不斷的集合他們的經濟力量來幫助飛機和化學的製造。現在我們可以說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的殘忍兇頑，要想用武力來屈服蘇聯，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確是一種幻想。何況還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乘其後呢！

七、文化革命後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在文化革命後工農所受的教育情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的工農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識字，然而據最近的調查，只有百分之二三不識字了。列寧說：『在十月革命的十週年不應該有一個不識字的工農』，現在努力的結果，雖然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然而這百分之九十幾的成績，却已不能不說是真正文化革命的成功，何況還在繼續不斷的努力呢！

自然這個成功，並不是什麼高深的教育，然而大部分都是已經超過了教育年齡的工農，實在也沒有受高深教育的可能，但新起的青年工農却已有無數走入無產階級的各

種大學裏去了。他們的教育費，除少數完全能夠自己供給外，大多數都由國家供給，不僅供給學生的本身，而且還要救助學生的家庭，使其能夠專心求學，這種教育，除了無產階級的國家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罷！

八、國家給農民保險

在蘇聯政權下，無論在任何機關工作，都有一定的保險，這是勞動法規定的，誰也知道。但是一般農民是沒有保險的，因為他們都是為自己生產。但在中農以上的農民，固然足以抵禦疾病等意外的損失，若在中農以下的農民遇了疾病時，就很難支持了。蘇聯政府有鑒於此，故最近規定由國家與農民保險的法律，於此即可見蘇聯如何的注意農民了，而農民的擁護蘇維埃政權，當然不是出乎意外的事體。而帝國主義的一般走狗，却偏要閉起眼睛造謠！說蘇聯的農民如何痛苦，如何不滿意政府，如何暴動，這是何等的虛偽可恥呵！

九、實行七小時工作制

除蘇聯外，現在全世界上的工人大多數拚死命的爭鬥還沒有得到八小時的工作制，然而蘇聯十年（實際僅僅五年）建設的結果，却已決定實行七小時的工作制，而且已

在莫斯科一個製造廠裏試行了，結果成績很好，不久即將推行全國。只這一點，無論帝國主義者怎樣誣蔑蘇聯，說蘇聯已轉向資本主義，總無法解釋。反之，却很明顯的證明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必然的一幕，而且經過相當時期，還要再由七小時而六小時，而五小時……呵！或有人以為在提高生產力的口號下，不應減少工作時間以減低生產力（反對派就是如此說）。然而這不是正確的觀念。他不明白減少的只是個人的工作時間，而不是產業裏的生產時間。例如有一個工廠，從前是七千人工作，每人每日八小時，現在改為八千人工作，每人每日七小時，如此，在產業的生產時間上，固然沒有變更，而生產的效率上，却因為增加了一千生力軍而格外增加了，同時也就是消納了一千失業的工人。自然這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才肯這樣打算，不然，為什麼帝國主義者連八小時的工作制也不肯實行呢！

十、末了，我不想在我拉雜的寫了許多之後，作個不必要的結論。但是我要說明我寫的都是事實，頭意讀者作為認識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引子。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晚於上海

孫文主義呢？列寧主義呢？（續上期）

立夫

然而辛亥革命以前，孫文是不是一個革命者呢？他確是一個革命者，他推倒腐敗的滿清政府，是很大的革命功績，中國共產黨向來是這樣贊許的。世界無產階級導師列寧同志在辛亥革命後曾有關於孫文的論述，（題為『中國之復興』），他這樣說：

『先進的文明的歐洲，對中國之復興，是不發生興趣的。落後的亞洲之四百兆人民已經得到解放進入政治的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民從昏睡中進入了光明和鬥爭。』

『文明的歐洲對於此置之不理。法蘭西共和國至今沒有承認中華民國。法國的議員將在國會提出質問。』

『然而平等思想的歐洲何以如此呀？這就在於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統治支配了全歐洲，這種統治已經腐爛了四分之三；資產階級爲着要『嚴厲』處置工人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七期

，或者爲着五釐的利息，可以隨時出賣自己的『文明』於軍閥野心家。這些資產階級把中國當作戰利品，他們大家經過一忽兒『溫柔的擁抱』後，便要開始把它分割，蒙古屬於俄，其他，日本；英國；德國……

『然而中國之復興，總是向前進展。現在正開始選舉其第一個國會——衆議院議員五百，參議院二百七十四。』

『選舉制度不是普選，也非直接選舉。凡年滿廿一歲居住選舉區二年以上而繳納直接稅二元或有財產五百元以上者，得有選舉權。採取複選制。』

『這種選舉法，證明了，在沒有無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還毫無力量的情形之下，富裕農民與資產階級的聯盟。』

『中國政黨的性質，也同樣表明這種情形。重要的政黨有三：』

九六一

「(一)激進的社會主義派 其實是毫無社會主義之可言，與俄國『平民社會黨』及十分之九的俄國『社會革命黨』沒有兩樣，這是小資產階級民權派的政黨。主要的要求：統一中國，發展實業，社會建設（這種語句和俄國民粹派及社會革命黨的所謂『勞動原則』『平均主義』是同等的模糊）及維持和平。」

「(二)自由派——他與激進的社會主義派聯合組織國民黨。這個政黨大概將在第一屆國會中得到多數。其領袖就是有名的孫逸仙博士。現在孫逸仙正從事於建築鐵路的廣大計劃（俄國的民粹派請注意：孫逸仙做這個計劃的目的，是想中國避免資本主義之運命！）」

「(三)統一共和黨——這是政治上的一個欺騙的招牌，其實他是一個保守黨，完全依附於中國北部之官僚地主及資產者。他們是落後的北方之產物，而國民黨則比較接近工業的先進的南方。」

「國民黨之所倚靠，主要的是廣大的農民羣衆。其領袖是在國外受過教育的智識階級。」

「中國解放是民權派農民與自由派資產階級之間盟奮鬥的結果。不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農民是否能夠保持自己民權派的地位，與即將乘機右傾的自由派相對抗呢？——這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看見的。」

（案：列寧當時論中國情事，在一九一二年，所根據的當然只是歐洲所得一些模糊傳譯的材料。政黨名稱及其分析，都不甚清楚。但是他的大致概念是非常正確的。）

當推翻滿清時，孫文履行了英勇的革命步驟。但他只割去了已經崩潰腐化的東亞專制主義的爛肉，而沒有堅決的政策去根本肅清舊的權力，他所依據的階級沒有充分的力量完成這個任務。孫文雖是一個革命家，而為舊思想所連累，他相信中國的智識階級，名場失意的文人，能夠領袖城市資產階級及小產階級，獲得革命的最後勝利。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還自信其歷史使命。那時中國的工業確向前進，鐵路開始橫貫內地。鐵路借款，礦山出讓，將中國的處女膜打開，讓外資如江河汎濫的流

入。滿洲開始急劇的發展。對外貿易，一八九〇年總數爲一二四，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一九〇〇年已增至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及到一九一〇年就有八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海關兩了。一八九八年中國開始建造現代式的第一個紡績工廠。到一九一〇年，紡績工業發達到有四五〇〇，〇〇〇錠數。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未曾在國內狹小市場裏相衝突，也還未感覺帝國主義之非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而且反要阻礙他的發展，甚至，在急劇發展的蜜月裏，夢想排出外資取而代之。到了一九一一年冬，全國半數銀行倒閉，而通商口岸銀行更甚，倒閉了十之九，發生空前的經濟恐慌，外國銀行乘機將中國銀行家商家的信用奪去。於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後的反動期間，進入反革命營壘中去了。

孫文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然而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中國的文人（士紳），其與鄉村的地主，與賦稅的制度，都有密切的聯繫，而其思想的實質，則在做官，吃農民的剩餘生產品。中國資產階級變爲反革命以後，孫文及其小資產階級的隊伍，本應全體到農民羣衆中去。然

而孫文未曾這樣做。

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好好記住：關於意大利之民族解放運動及領導這一解放運動的首領馬志尼，馬克思寫些什麼。那時的意大利實是奧國的殖民地，而意大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正實行反抗奧國的統治，同時意大利農民也和中國今日的農民相似，是半農奴的雇農。馬志尼是當時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馬克思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一日有一封信，論及馬志尼，說：

『我認爲馬志尼的政治主張根本是不對的。他竟忘却他應當去號召意大利百年來受盡壓迫的農民。他忘記這一點，他就是準備着爲反革命用的新的根據。馬志尼只知道城市中的自由派貴族與文明的國民。意大利鄉村的農民，其汁液被榨取，其物質生活窮困，因此而其知識亦愚闇，等於愛士蘭（冰島）的居民——所有這些情形，當然在那新天主教宇宙觀政治思想的宣言書之起草人（馬志尼）眼界以外。當然，要資產階級和貴族能夠說出：「意大利獨立的初步，就在完全解放農民，使他們脫離半佃農制度的

土地使用法，即變成資產階級式的自由私有制度」，實在要他們有很大勇氣才能說出啊！」

孫文自然不懂這一點。所謂國民革命，戰勝袁世凱等北方軍閥，戰勝帝國主義，戰勝賣國的腐敗官僚等等，其前提是解放中國的佃農雇農。亞洲式的專制基礎一天不消滅，地主高利貸者官僚的政權一天不消滅，古代式的地租關係一天不消滅，搶掠生產者的賦稅制度一天不消滅（以上種種都是中國過去歷史上可惡可恨的遺毒），那末，中國就一天沒有資產階級的發展之可能。這是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孫文所不懂的，也是中國資產階級所不懂的。因為孫文及其所代表的階級，與城市之商業高利貸者，與搶掠鄉村之課稅官紳，與據有土地之城市資產階級有密切的聯繫，同時，當時的環境，通商口岸發達起來，中國與外國資本的連鎖，全靠進出口貨的商業，全靠外國銀行股東，買辦資產階級之發展。這些當然是不易「知」的，因此孫文就難以「行」了。革命因此成爲流產，屢遭慘痛的失敗。舊統治階級沒有能力統一中國，而新興的工農階級的力量尚未強大，不能推倒舊政權而建設其自己的新

政權。那時工農階級的歷史使命還沒有到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也沒有建設新政權的力量，又沒有如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之深入羣衆的膽量。於是孫文就與馬志尼同一命運。英國的資產階級，是世界頭等的帝國主義，然而他也不是一向和現在一般的反動。他也有其自己的革命呢！他的革命首領是克林威爾，克林威爾確實代表過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克林威爾的軍隊，則是自己爭得到解放的英國農民。而孫文，他只想用會爲滿洲政府僱傭的軍隊來打倒滿清政府，打倒袁世凱。我們本不想說到意大利和英國，假使孫文不在三民主義講演裏大談意大利英國。他還說了許多美國的事。然而美國究竟怎樣脫離英國的統治呢？美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首領華盛頓，是靠僱傭軍隊致勝利的呢，還是全賴那不堪英帝國主義掠奪而激昂暴動反抗租稅反抗英人壟斷關稅的自由農民呢？關於法國革命，關於法國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孫文講演集中，也說得很多。然而孫文在辛亥革命的時候，未曾注意到法國大革命之能戰勝國際的反動派，是因爲首先從農奴制度的壓迫及封建制度的剝

削之中解放了農民羣衆。這種革命事業，工農劊子手革命叛徒的蔣介石，說得上一滴兒嗎？然而我們知道這個慘殺工農的蔣介石，夢想着做中國的拿破侖呢！拿破侖是法國革命時偉大的軍事家，他戰勝普魯士人俄國沙皇，幾幾乎將埃及印度從掠奪的英國人手中搶出來。拿破侖爲什麼能夠有這樣光榮的勝利呢？這因爲他的軍隊是法國解放了的農民，正要固守其獲得的土地，抵抗地主復興的農民。劊子手蔣介石，他却想從僱傭軍隊中做中國的拿破侖。孫文不懂得西洋歷史，但是如果他懂得中國的歷史，也必會知道，只有農民得到解放，方才能獲得勝利。爲什麼金允滿清能以少數軍隊奪取中國呢？爲什麼中國被這些少數民族所壓迫？這因爲中國農民沒有起來反抗這些壓迫者。爲什麼明朝的光復能夠勝利呢？這因爲他領着震動的農民。爲什麼太平天國在開始時得到勝利，爲什麼他們能佔據大半中國直到南京爲止呢？他們爲什麼幾乎打到天津北京呢？這因爲農民幫助他們啊！後來太平天國失敗了，其失敗原因，決不是如孫文所解釋的什麼太平天國內部互爭王位的糾紛，而是因爲太平天

國未曾建立農民的政權，而是因爲太平天國擁出一班上層分子，領導權落到帶假面具的士紳手裏去了，而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幫助這班士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爲什麼日本以少數的兵士能夠戰勝中國呢？這不僅因爲日本軍事技術比中國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被地主官僚高利貸者剝削到一無所有的農民無心保護中國。這是孫文所不懂的。中國資產階級也不懂得：假使主要的購買者（農民）將其收穫付給地主，更沒有力量購買工業品，或買得很少，中國沒有發展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之可能。孫文反抗滿清三十年，這種鬥爭當然是真正英勇的，是革命的。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共產黨人必須明瞭孫文主義的謬誤，但對於他個人繼續不斷的堅決奮鬥犧牲，光明磊落的性質，也必須尊敬。在現代的中國，資產階級諂事官僚，任何無恥下賤的人格，只要有權力，不怕無人捧腿，土匪流氓（張作霖張宗昌蔣介石等）只因有槍得到社會的崇拜，從這一營壘裏跑到那一營壘去是日常的現象（如唐生智周鳳岐），變了節還認爲光榮（如馮玉祥），撒謊虛偽以及羣狗亂咬般的爭權奪利，是政治的特點

。在統治階級的性質看來，商人高利貸資本與官僚之剝削形跡，何等顯明！勞動者則屈服於強權之下，成爲奴隸。因此，在中國要三十年繼續不斷的反抗腐敗的滿清，祕密號召十次武裝暴動，就必須具有鐵的志願，鋼的革命意志，才有可能。孫文固然只在軍官中官僚間找幫手，直到奮鬥四十年後，方在遺囑上說：『必須喚起民衆。』

『但試問那一國沒有相信手槍炸彈暗殺的革命家呢？俄國就有民粹派，相信以五個革命英雄，以手鎗炸彈暗殺爲手段，就能推倒俄國野蠻的沙皇政權。然而俄國的布爾塞維克對於民粹派尙表敬仰。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志士（那時還是社會民主黨人），無情的澈底的批評民粹派的革命方法，革命思想，揭穿他的荒謬，對於民粹派的革命行動，還是加以贊許。我們對於孫文也承認他是革命的，可是同時認識孫文主義的錯誤，他的革命方法的不正確，盡量揭破他的荒謬。這就是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當孫文反抗滿清，他是革命的，推倒滿清，也是革命的，一到滿清政府打倒以後，他不了解革命的任務而完全

陷於錯誤。他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決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了解馬克思主義，他也不承認以馬克思主義去解釋階級鬥爭。

孫文知道階級鬥爭，認識西歐大社會主義家的學說，知道西歐社會黨，看見西歐無產階級鬥爭的事實。然而孫文只是對於中國想免除階級鬥爭，對於這種階級鬥爭非常恐怖，却不懂得一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更不懂得唯有階級鬥爭能消滅階級。他知道社會主義，可惜只知道小資產階級烏托邦的社會主義，却不懂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必須了解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孫文是無從懂得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從懂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工業無產階級，在當時固然存在於鐵路上，紡織工廠機器製造廠中，大輪船中（即資本主義之開始），且漸漸開始長大，可是還沒有覺悟自己是一個階級，還沒有走上鬥爭的政治舞台。因此孫文也不懂得這個新階級。

歐戰爆發，帝國主義列強忙於作戰，工廠盡造炮彈，只有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乘機輸入商品到中國，並提出

二十一條要求。於是反對帝國主義之羣衆運動，也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爆發起來。在戰爭的期間，中國工業得暫時脫離外國競爭的壓迫而建築新工廠，紗廠裏的錠數也增多了，絲廠也增多了，煤鐵的出產量也擴大了，紙烟工廠也增多了，輪船轉運的噸數也增多了。敗北的中歐列強，也不得不放棄不平等條約。蘇聯根據革命原則，自動的宣布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凡爾賽和平會議席上，中國抱着大的幻想，而得到的只是可憐的失望。到了一九一九年，就爆發出羣衆運動；可是此運動還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中國得到美國的幫助，出席華盛頓會議。就在那一年，中國爆發近代無產階級的第一次罷工。鐵路工人罷工，礦工開始爭鬥。那時中國資產階級還相信其自己的歷史使命，孫文也相信着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這時孫文不在舊觀念上幻想了，却夢想吸收外國資本來發展中國，寫信給小資產階級的和平的大騙子威爾遜，寫起建設鐵路，開掘大運河，創造大工業之空中樓閣大計劃。他不與帝國主義爭鬥，夢想着與帝國主義協作，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此時中國資產階級希望着中國工

業的發展速度像在歐戰時以及歐戰後一年西歐帝國主義恐慌的時候一樣。孫文是此時資產階級幻夢的希望之代表人。孫文的實業計劃到底好不好呢？好倒很好的，只是不能兌現的支票，不能實現的空中樓閣罷了。然而他仍舊不失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雖然他在此時夢想着造成資本主義的國家，藉以和緩中國工業革命的恐怖。他這種幻想的計劃，只是那時期中國的進步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之幻想的反映罷了。在這時期我們所看見的孫文，就不是以前的孫文了。因爲中國的經濟發生了改變，中國的社會亦隨之而改變，同時各階級的關係也不得不發生改變，而孫文也隨之而改變了。於是就進入新時期了，就做幻夢了。威爾遜的和平主義，以及關於弱小民族自決權的和平談判，只不過是在戰爭的時候，恐怕羣衆起來，故用這些話來驅羣衆罷了。戰爭停止後，帝國主義者馬上暴露青面獠牙的真面目。英國美國日本等帝國主義者，就開始你搶我奪的爭取中國市場。於是中國工業之發財時期也就完結，各處工廠只好關門。中央政府早已倒台，代之而起的是軍閥主義。那時孫文在廣東企圖組織

新政府，結果大失所望，於是開始北伐，然而不可靠的僱傭軍隊，終遭失敗，廣東的資產階級也叛離了他，他自己的軍官也來反對他，他手創的國民黨，十足表現其腐壞無能，這因為國民黨已成為資產階級的國民黨，豪紳官僚城

市智識階級的國民黨了。國民黨的行爲，以及廣東資產階級的行動，使孫文起始相信：愈是東方，資產階級愈卑鄙，愈是東方，資產階級愈墮落的快。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明顯的仇視孫文反對孫文了。

修約應問外人希望爲何

健

國民政府修約交涉，抱着一一定的宗旨，脩來修去，算已能順利的進行了，一定的宗旨是什麼？據駐美公使施植之對時報記者戈公振說：『修約應問外人的希望爲何，切勿自己許願！』

真好張致

健

國民黨五次會議破裂後，京漢路京浦路紛紛調兵南下，『山雨未來風滿樓』，誰都知道大戰即在眼前。但是各派主戰的頭領，蔣介石牙痛，要回奉化，李宗仁病目，躲在醫院，李濟深陪着夫人到莫干山養病，裝作沒事一大堆，我們不能不佩服黨國要人，真好張致。

拚命送禮

健

國民黨的修改不平等條約，實際是替不平等條約加上一層保障，所以能漸漸得到各帝國主義的寵顧。不料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德意志，國民政府因他總還是一帝國主義者，忙着送他一份厚禮。中德新約第一條：『兩締約國之一，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在其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何項捐款』。橫直我沒有貨物去，只有有貨物來，於是德帝國主義者仍得與其他帝國主義者一樣得到最惠國的待遇，不僅不能加重他的貨物稅，連要減輕本國的貨物稅也不許可。德不是強國，不比英美日能夠援助國民黨，國民黨大約是拚命送禮忘了形。

我們的死者

杜永瘦的死

韻文

當反動的國民黨，軍閥開始他們的屠殺政策以來，我們的同志，被殺被囚的簡直不可以數計！今年二三月之際，湖北省委處工作人員，差不多捕殺罄盡！勇敢熱烈的杜永瘦，亦在此時犧牲了！

他自去歲國民黨厲行清黨以後，即脫離了一軍一師，在武漢省委處負責軍事科責。他勇敢，樸實，耐勞，刻苦，以及工作的技能，凡認識他的同志，大都知道了。

他現在已死了！已為無產階級而奮鬥死了！可是他激昂的大無畏的精神，已給我們同志，留下了一個鉅大的印象。

他是在一個同志家中被捕。當那個同志家中被抄時，他恰巧跑了去，抄出了許多文件，但是彼家人已早知風而逃走了，會客者去做了替身！

初捕去的時節，因無一毫證據，尚未即時行刑，飽嘗了囹圄之苦！後來各處同志一網打盡了！方獲得一點

小小證據，於三月三十號在漢口鎗決了！

他們——武漢衛戍司令部——在報紙上記載的「槍決共匪之彙記」第三十二段：

「張一夫——永瘦的化名——年二十一，荆門人，語強硬，一見即知其為暴徒份子，初時尚不肯招認，後獲得其同黨身邊餽送食物之收條，為該犯之親筆，那時始認供為在一軍一師當排時加入〇〇語後大呼共黨口號，聲振屋瓦，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他臨死前兩日，曾經托人給我寄了一封信（附後）那時我正臨產在醫院。

同時還有許多忠實的同志，亦先後犧牲！那時我們同志的血，差不多染紅了長江水！而中國共產黨「不怕死」的精神，亦充滿了武漢三鎮！走在市上，時常可以聽見：「他們真怕死！死還要喊口號！……」

他們現在已是死了！不能復生了！但是我們未死的同志，要本着他們開闢血道的先靈，高舉着無產階級的紅旗，向前努力！奮鬥！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杜永瘦遺書

這是最後的談話了！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含着滿眶的熱淚，可是這寶貴的淚珠，我不願意使他奪眶而出，因為我覺得流淚是一件極可恥的事，所以我始終是含笑着，文妹！請你用笑來答覆我吧！

我的命運的決定，不是在今日的堂訊，而是在平時，我對於我自己命運的估量，亦早知有今日。我不是時常對你說過嗎？這就是樂園，是我最後的歸宿，光榮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樂，我願你比我更快樂！文妹！歡忻鼓舞的來歡送我吧！

你覺得太孤寂嗎？人世上多的是革命的伴侶！你悲苦嗎？人世上多的是寡婦孤兒！時代的犧牲者多着呢？！

你的前途應當是『幹！』你的責任應當是『幹！』你的命運更使你不得不『幹！』幹呵！只有幹是你的出路——人類的出路！勉之！

你的一切，我都相信得過，然而你的癡情，我覺得是你前途的障礙，快樂的惡魔！不要癡想着我吧

母親的愛我，恐怕比你還要利害吧！她孤苦一身，只剩我這個活寶貝，現在失掉了！是何等的傷感呵！你應當設法隱瞞她，混得一時是一時，這是你主要的責任。別的話不願說而且不忍說，你自己去想吧！

我覺得我現在已是一個很清閒的人，身上千斤的擔子，已經卸了！快樂呵！我的許多朋友，你應當告知他們我是怎樣怎樣的快樂，叫他們不要悲悼！我萬沒有料到今天還能與你作最後的通信，這封書是如何的寶貴呀！然而我不願意你保存這一點墨蹟，使你煩惱終身，我願你如看浮雲般的一眼便過，文！聽我的話呀！

幾乎忘却了！還有我的小寶寶——我們愛的結晶，可憐他未出娘胎先失掉了父親，無父之兒，將來誰人關照！我的意見是棄掉了，以免你的拖累，你自己斟酌行事吧！不說了！

母親！文妹！小寶寶！一切的朋友們！別了！明晨拍拍的槍聲，是我們最後一剎那訣別的標誌！聽着吧！再見！（？）

5 1928年三月二十七日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宣言

(致中國的工人與勞動羣衆)

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對於偉大革命之先鋒部隊——中國的無產階級，以及為無產階級所領導而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資產階級的反動作堅決鬥爭的幾千百萬中國勞動羣衆，表示熱烈的敬意。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你們過去的悲慘的損失，深表哀痛，但是對於你們的勝利亦無不欣喜而羨慕。帝國主義在華之傾覆，帝國主義戰線最重要部分之破裂，自然需要犧牲與勇敢，中國的勞動羣衆對於革命主義之忠實與大無畏之精神，以及不顧死活的英勇鬥爭，全世界無不為之驚嘆。幾十萬的工人和農民犧牲於反抗全副武裝的帝國主義之鬥爭中，犧牲於卑鄙的國民黨的劊子手的刀斧之下。但是革命是開展起來了，革命的部隊是堅強起來了。永久紀念着犧牲於鬥爭中的同志啊！參加鬥爭與發展革命紅旗的戰士，應得最大的光榮。

中國的工人們！反抗世界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鬥爭之領導，是需要最高的階級覺悟，需要切實明瞭革命的動力與革命道上的障礙，需要各處鬥爭之方法的正當選擇。中國革命之勝利，只有應用在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才有可能。為要發土地革命，為要領導幾千百萬的散漫的農民羣衆並使其不遭失敗，為要謹防不可信任之小資產階級同盟的一切動搖不定，並於其表示些小背叛傾向時，就給以無情的掃蕩，中國的工人就組織了明瞭其歷史使命的整個階級，並建設羣衆的共產黨。中國的青年無產階級在最殘酷的剝削之下在帝國主義奴隸監督人的虐待之下，已經不是笨拙的羣衆，他與他的政黨共產黨已成為世界革命第一等重要的原素。大會對於所屬的中國部隊，中國共產黨，之空前迅速的發展，及其在戰線上之英勇作戰，勇敢的暴露並改正他自己的錯誤，表示非常滿意。

被壓迫的國家，沒有如革命的中國這樣的引起爭鬥的。如上海，漢口，海陸豐與廣州，不僅引起了戰爭，而且給了我們歷史當如何獲得的教訓。中國革命爭鬥的經驗已經成爲東方全體勞動者的普遍經驗。印度的無產階級正進入革命爭鬥的新局面，他不僅計及一九二二年時印度資產階級之可恥的投降的教訓，而且計及國民黨之各種各式的背叛。沉溺於血堆中之印度南洋的羣衆暴動，現在也依照中國的教訓，重整其新勢力，重行武裝其新隊伍。無論何處，如高麗，如埃及以及其他國家，凡農民羣衆，看見中國革命的先例，知道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與無產階級作密切的聯合，才能從地主手中奪得土地。無論何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有覺悟的標出民族革命爭鬥的局面，在電柱上書寫「廣州的英勇」與其最終目的的興奮標語。國際帝國主義到處攻打中國的革命工人。第二國際企圖以卑鄙的改良主義來毒害民族的解放運動，他對於中國革命，非常害怕。上海廣州和漢口的工人，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東方各處反帝國主義的勝利的革命爭鬥之出力者。

親愛的同志們！國際無產階級很明白你們的爭鬥將傾覆資本主義秩序的基礎，你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轟動隊。你們目前的任務是很大，但是你們的困難也是有增無已，你們重整你們的隊伍，發動新力量，吸收新分子，仍在敵人的統治之下，在帝國主義經常的砲火之下，在中國政府野蠻的恐怖之下，準備未來的攻擊。資本主義國家之革命的無產階級明白其歷史的任務，在你們的爭鬥中將給你們以革命的幫助，雖極大犧牲亦所不惜。共產國際指明：今日以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中國工農革命的援助，雖然有許多個人代表的英勇奮鬥，如此尚不充分。第六次大會認爲爲援助民族革命的爭鬥與加速中國革命之勝利，必須有無產階級之國際力量的組織，此乃大會最大任務之一。

廣州的暴動，在工人想來，是中國工人之最大英勇的例子。下次工農廣大羣衆的暴動，就在於堅強的正確的應用列寧主義且在國際無產階級的擁護之下發動起來，獲得中國勝利的十月。

獨立的中國蘇維埃聯邦萬歲！
被壓迫民族之勝利的暴動萬歲！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四期要目

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
反帝國主義運動與目前革命局勢的開展
統一財政和裁兵之不能實現
舊官僚與新中國
今日之朝鮮（續）
無產階級專政與德謨莫克拉西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言
我們的死者
——又一批死難同志的迴憶

維漢
典琦
山石
韋國
尹寬
典琦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五期要目

中國共產黨告小商人學生自由職業者及國民黨中的革命份子
凱洛格對華照會的意義
新督軍團會議——國民黨的「五中全會」
請看聊城縣長的供詞！
最近城市工人運動之開展
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
陳公博的三個主張
赤色職工國際告全世界女工

超麟
典琦
綺園
登賢
覺哉
典琦

目前的革命形勢

九七六

典琦

目前的革命形勢，究竟是低落呢？是消沉呢？還是高漲呢？我們很難機械的斷定的。我們說，廣州暴動開始了革命新階段，然而，這只是革命性質上是如此，革命形勢上則廣州暴動恰是一個革命高潮的結束。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高潮，直到廣州暴動，才是最後的失敗。但這一高潮的確是過去了。假如我們說：目前中國革命的潮流是繼續廣州暴動而高漲，這無異於說仍然繼續舊的高潮而高漲，這是不切合於實際的。

但是，舊的高潮雖然過去，而革命並未低落，更未消沉。因為在一次革命失敗之後，僅僅白色恐怖還不足以鎮壓革命之火的復燃，必須反動的統治者能以實行社會的改良政策和緩革命，革命才會低落或消沉。現在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國民黨，能不能實行改良主義的政策呢？這一種幻想，他們是有的。我們看，陳公博派及第三黨的人們，背着三民主義的腐爛招牌，而大唱革命的辭句，如『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階級』『廢除不平等條

約』……甚至還提出『恢復民衆運動』『減租』的口號來欺騙羣衆——第三黨在反對無產階級領導的主張之下還贊成『土地革命』呢！浙江有所謂佃種納租條例，湖南有『東四佃六』的納租規定。他們何嘗不有改良主義的企圖？但是，對於農民的改良政策，豪紳地主是不能接受的，如像海陸豐及醴陵等地農民割據失敗後，國民黨的政府只忙於令地主製造新契清理地界恢復一切舊規，而沒有絲毫對農民的德政。何以如此呢？中國多中小地主，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他們也是日益破產，除開殘酷的剝削農民，沒有出路。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也是不能實行絲毫改良政策，只有藉口提倡國貨抵制外貨而更殘酷的剝削工人，因為帝國主義對他們既不能讓步，他們除此更無出路。要能實現改良主義，必須帝國主義有實際上的讓步，反動階級有統一的政權。而現在呢，帝國主義只能有承認修約承認關稅自主的口惠，實際上一點讓步也沒有，即令自主關稅而同時必有所謂互惠條約的束縛以打消

之；國民政府所謂新的外交是一面高談條約，一面聽任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山東與滿洲而不敢稍有反抗。帝國主義之不能讓步，也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必須進一步剝削中國，才有出路。至於反革命的政權，更是無法統一。因爲一方面，英國恢復華南的霸權，日本進佔奉魯的地盤，帝國主義對中國有分割的形勢，而其相互間的矛盾無法解決，加以財政資本雖然因想投資中國而有扶助中國土著資產階級的可能性，但工業資本必須保留這一供給原料消納商品的市場，因之仍須扶助封建豪紳階級，延長軍閥割據的局勢。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潮流之下，中國資產階級恐懼得發狂，不僅不敢打倒封建階級，取而代之，反而要和封建階級妥協，勾結，以苟延其生命，換言之，即今日中國之反革命，完全爲封建階級所領導，而資產階級完全投降到他們的肘腋之下。試看蔣介石所發表的『對於黨國之感想』，充滿着對於桂系之妥協精神，陳公博也不得不聽蔣介石的話，把『革命評論』收束，到法國讀書去，而胡漢民則大搖大擺而到上海來了，這不是顯明的徵象嗎？即假定蔣介石能進而一戰，然而

以薄弱的資產階級能力，萬萬不能支配全國的經濟財政，因此他們所擁護的蔣介石斷沒有以自己的武力統一全國之能力，而反有被桂系消滅之危險。即幸而戰勝桂系，亦必藉助於別派的豪紳軍閥，南京政府仍然沒有支配較遠各省的可能，武漢，廣東，京津仍然要產生新的區域政府或維持舊局面。經濟的背景如此，即使拿破崙復生，也不能建立資產階級的統一政權於今日之中國。而豪紳軍閥各派間的相互衝突，資產階級與豪紳軍閥的衝突，乃成爲長期的糾紛。帝國主義不能允許『民族的改良』，豪紳軍閥不能允許政權的統一，永久是這樣的破產恐慌混亂動搖之時局，反動的資產階級縱有改良主義的企圖，又如何能實現呢？所以汪陳派和第三黨終於沒落。長沙黨校及省指委會有大呼『三民主義萬歲』『國民黨萬歲』之米世珍周聖功李楚藩數人，而以共產黨之罪名被殺，在他們或者想以所謂開明的改良政策維護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是一片擁護反動統治的好意，然而在目前階級鬥爭日趨激烈之時，終不能見諒於豪紳軍閥，這真是一切改良主義者的好榜樣啊！改良主義的失敗，即可以證實階級鬥爭的

銳利化，革命之並非低落或消沉。

五三慘案以後，一般中小資產階級驚破了『民族改良主義』的幻夢。從前以為三民主義的和平外交，或者可以獲得帝國主義的諒解而有所讓步，今日才曉得帝國主義更乘機進攻，毫無有讓步的希望。北京攻下以後，對於國民黨的幻想，更是烟消雲散，因為不僅外交失敗，即從前以為全國統一後便可廢除苛捐雜稅的希望，今日也成了泡影。因此，各大城市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反帝運動非常普遍，自廈門的罷工抵制以至最近蕪湖的罷工罷市，雖還沒有達到全國範圍內的高潮，總是縣延不絕的。而各地商人之抗爭捐稅的風潮也層見疊出，最近事實如：

- 一、九江商民為反對江西省政府所辦的內地商捐而罷市；
- 二、湘陰商民因反對湖南厘稅新章聚眾搗毀稅局，長沙也有二千餘人的請願，高呼『反對厘稅新章』『反對非法加厘的劉岳峙』等口號，並有罷市的醞釀；
- 三、廣州市鮮菓商因反抗市政府開辦果品入市稅而罷市，榮欄商人也將一致行動；

都是很激烈的反對國民黨新軍閥政府，而其他比較和平的請願，尤其不勝其數。這種現象，雖不能說中等階級分子已傾向革命，至少對於反革命統治的聯繫已經動搖。同時可以看出：即大資產階級也對於國民黨政府之無能，表示不滿。同時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也一天天發展。只就最近一個月來上海罷工的事件而論。據上海特別市政府社會局八月份罷工統計（當然不大正確），罷工事件十四起，參加者一萬五千二百二十八人，罷工廠號數計五百一十家。罷工原因以要求增加工資為最多，改良待遇次之，再次為解僱糾紛。結果十之九係勞方勝利。於此可見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不好，和鬥爭情緒的熱烈。尤其令人注意的，即一般黃色工會如廣東機器工會之類，其羣衆也左傾而發生鬥爭，反對他們的領袖。農民的游擊戰爭與自發暴動，如湘南湘東贛西贛東閩南等地，一天也沒有停止。海陸豐醴陵萬安等地雖經失敗，而鬥爭仍潛伏待發。兵士的動搖叛變或加入革命，更是革命新階段中之一偉大的生力軍。自周磐陳嘉祐部隊先後發生叛變後，最近湖南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又解決雜色部隊

，如胡文斗部向成傑部樊鍾秀部岳維峻部，其潰散的兵士散布於革命的工農羣衆的中間，多少要受些工農的影響，更使豪紳軍閥統治日益動搖，軍隊出征，疲於奔命。這種種的事實，固然不是達到了革命潮流的最高度，但是具備了上漲的趨勢，是無疑的。

這種向上漲的趨勢，不是繼續舊的高潮而上漲，而是在革命一度失敗之後中興起來走向新的全國範圍內的高潮——一個比從前洶湧十倍的革命高潮。這不僅必然很快的到來，而且目前已有許多的徵象，如海陸豐瓊崖萬安寧岡永新醴陵湘南鄂東豫南等地，先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即是顯明的例。

○ ○ ○
我們僅僅觀察本國的情勢而斷言怎樣怎樣，是非常不夠的。誰也知道：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國際的革命形勢，對於中國革命有很密切的關係。那末，現在的國際情勢，是不是有利於中國革命呢？

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變遷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資本主義呈現十分崩潰削弱的形勢，國際的革命潮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八期

流十分高漲，德法英意何……各國無產階級廣大的起來，幾乎要顛覆全歐洲的資本國家。直到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方纔結束了這一形勢。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是所謂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時期。資本主義的穩定萌芽於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後比較更進步，資本主義之所謂「合理化」（經濟化），即改良機械集中資本減少工資加多工時等方法，使各國都漸漸恢復戰爭中破壞的經濟，尤其是日本美國有突飛的發展，在歐洲則德國資本主義也重新膨脹到非爭奪殖民地不可了。在政治上，資本主義各國利用社會民主黨這一工具，組織政府，讓他們來欺騙工人羣衆，宣傳虛偽的改良政策以緩和革命潮流。無產階級羣衆在革命新敗之後，又因工業漸漸恢復而生活比較戰爭中好了一些兒，的確暫時沉靜下去。但是，大戰中殖民地無產階級形成，民族運動有廣大的發展，如埃及印度阿富汗摩洛哥敘利亞及中國等重要區域都有一次度革命的高潮。第三時期是從一九二七以至現在。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已由局部的不平衡的穩定而趨於恐慌，有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正苦於生產過剩，要求重新分

九七九

割市場非常緊迫。因此帝國主義的衝突日益激烈，如日與美，英與美，英與日，英與德，等等，第二次大戰迫於眉睫；現在什麼裁軍會議，互障條約，非戰公約等等愈作得起勁，實際就是他們內部矛盾愈無法解決的表現，此種情形，正和一九一四戰前一樣。同時，因為資本主義之合理化，是以加緊剝削工人階級為基礎——英國的鑛業棉織業加時減資的問題，我們常常從路透社消息看見的；工人的失業，不僅崩敗的英國實業有此現象，即方興未艾的美國也是增加；這都是目前資本主義世界之普遍現象——使階級鬥爭日益銳利化。從前的社會民主政府，到了九二七年，任何國也沒有了；社會民主黨領袖逼得日益右傾，而羣衆則日益左傾，共產黨的影響日益擴大。各國共產黨的組織，無論數量質量，均顯著地進展，即從來力量弱小的日本共產黨，現在也有驚人的成績。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嫉視與武力進攻蘇聯的企圖也日益加緊——尤其是英國，已經計畫了兩三年，他締結羅加諾條約，將德國拉入國際聯盟，意在孤蘇聯之勢，且經過德國波蘭等地以進攻蘇聯；不過德國不願仇俄，羅加諾條約亦多艱阻，英

帝國主義的企圖不能實現；又想從印度經過阿富汗以進攻蘇聯，但是因為阿富汗的民族革命運動很熱烈，又給英帝國主義一個打擊。帝國主義雖然內部矛盾，但是對付蘇聯可以一致，不過世界大戰發生時，究竟先解決蘇聯呢，還是先解決其內部矛盾呢，這還是一個問題。但是蘇聯在政治上已征服了反對派，在經濟上已鞏固了社會主義經濟，在武備上也有充分的準備。各殖民地的工業逐漸發展，而前期的民族獨立的運動完全是得着慘痛的失敗結果，如中國，如摩洛哥，敘利亞，如埃及……都是潛伏着非常鉅大的爆發性，這一廣大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新潮必然要到來而且比較前期的要洶湧十倍。現在埃及阿富汗印度中國等地的鬥爭，不斷地發生，可以指示此一潮流的徵兆。總之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削弱資產階級的力量，且有轉變為國內戰爭的可能——而第二次大戰甚至一開始便是階級戰爭——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戰爭，也就是整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戰爭。國際共產黨正號召世界無產階級應戰，大呼「反對世界大戰」「擁護蘇聯」「擁護中國革命」。殖民地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潮流

，反對擴大訂約國之範圍。但終以保留條件來簽定凱洛格的非戰公約。法國的保留條件是：法國既不放棄其軍事同盟，也不放棄其對於國際聯盟之擁護，美國決不能以非戰公約來禁止法國參加戰爭。但是白里安的嘴裏說得冠冕堂皇，稱之曰「自衛的權利」！國際聯盟的條約上所發生的戰爭責任，以及洛迦諾條約和法國種種軍事同盟均不為非戰公約所影響，觀此，我們就知道所謂非戰公約，簡直一文不值。

法國如此，英國怎樣呢？英國與美國有根本不能調和的衝突，英國看出美國的計劃，竭力着手聯合其他列強的統一戰綫來反抗美國。英國同時與法國訂立海軍協定，以保持其海上霸權。據說英法海軍協定原文中有（一）英國允在太平洋中予法國以海軍助力，（二）分地中海為若干區域，以期保障英國在直布羅陀之利益，及法國在湯吉爾之利益，（三）英法兩國航空軍之合作等條款。該項條文，若所傳非虛，簡直是英法攻守同盟的海軍密約。英國得到法國的幫助，遂提出白里安的保留條件，並加以補充要求美國承認埃及，阿拉伯，波斯灣等處之英國

的特別勢力範圍。如此這般，所謂非戰公約又是一文不值。

美國對於英法所提的保留條件，在鬼祟的外交之下，或是默認，或是包括於非戰公約的約文之內。（八月二十八日路透社東京電稱有數報以此約附有保留條件為憾。

觀此，我們知道英法所提的保留條件，已為美國以或種形式承認，可無異議。）在美國之意，只要英法簽定非戰公約，他的目的就算已經達到，至於英法對於公約約文的解釋，儘可各異，對於條文解釋既不同，該約就絲毫不能發生法律上的效力。

明知該約不能發生法律上的有效，一班會聚於巴黎吃人血的帝國主義者又各懷着鬼胎，那麼為甚麼他們能夠簽定所謂非戰公約呢？他們有共同的目的嗎？他們的共同目的就在於一方面各自擴張軍備，另一方面共同以和平的呼聲，麻醉世界的工人階級。英法對於約文和美國有不同的解釋，一遇紛爭的問題，美國必逼迫英法接受美國對於該約的解釋，否則，必用武力來總解決。因此，所謂非戰公約使英法同盟更趨於堅固。英國的最大目的，

就在於一方面準備與蘇聯作戰，一方與美國爭奪海上霸權。而法國則在於保持歐洲大陸的霸權以控制德國。而德國呢，又想討好於美國，俾可爲反法之奧援。英法明知道美國的用意，但是不敢竭力反對，所以畢竟以保留條件而簽定非戰公約。

該項約文還有題外的目的在：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反對蘇聯的聯合戰綫。在帝國主義者的眼光看來，對於工人國家蘇聯作戰是合法的，大家都是贊同的。

帝國主義列強如果真有非戰的誠意，那麼，在簽定非戰公約後，應有解除武裝的行爲。解除武裝嗎？蘇聯曾在國際軍縮會議中提出解除武裝的具體辦法，帝國主義者嚇得魂不附體。簽訂非戰公約的帝國主義列強，非但不會縮少軍備，反大大增加軍艦飛機，……路透社八月二十八日華盛頓電說道：「政府中（美國政府）亦有數員覺一面申請批准非戰公約，一面申請增造軍艦，殊難自圓其說。」提議非戰的美國如此，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更無論矣。

據最近消息，賣國求榮的南京政府也有被邀加入非戰

公約的趨勢。我們要問，中國加入非戰公約後，帝國主義者是否撤退駐華之一切海陸軍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一切特殊勢力範圍……否則，無異將你打得半死，將你的頭顱符得透不出氣來，然後再和你講和平。這樣說來，南京政府之加入非戰公約，徒替其主人（帝國主義）在中國更進一層的欺騙中國被壓迫的民衆，以盡其奴隸作用罷了。

帝國主義列強間的衝突，如英與美，美與日，日與英，都是一天劇烈一天，而帝國主義的英國與社會主義的蘇聯衝突更烈。我們的前途是戰爭的前途，我們的時代是戰爭的時代，決沒有和平的希望，所謂非戰公約，只是帝國主義者所玩的把戲，騙騙世界的工人階級和夢想和平的小資產階級罷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

又是一幕哄騙人的滑稽劇——非戰

公約

楊玉樹

真想不到世界第二次大戰——帝國主義大戰——正要

緊急爆發的時期，一般帝國主義的大人先生，官僚政客在巴黎居然玩起一錢不值的「非戰公約」之把戲。而各帝國主義的報紙也很像煞有介事地大吹其久已厭聽的法螺。什麼「吐出普世界之希望」，什麼「增進世界和平之努力」，什麼「以法律代替武力」，什麼……一類堂皇贊美之詞，彷彿「非戰公約」這種無半點靈氣的僵物，果真能消弭「世界戰爭之鉅患」一樣。其實帝國主義的狐狸尾巴老早在「國際聯盟」幾年來「努力世界和平」之總成績當中「原形畢露」，這種「障眼法」「西洋鏡」不待我們來揭穿，再也沒有欺騙人的效力。可是帝國主義還要嗾使其工具——資產階級的學者，新聞記者，第二國際的先生們，反動的中國國民黨等，努力替牠宣傳，難保一部份思想落後的民衆不受其欺騙，對於「非戰公約」的把戲也存在着少許的幻想，因此，我們不厭詞費，將帝國主義惺惺作態的假面具，再來給牠戳穿。

我們要證明「非戰公約」完全是一紙廢話，並用不着很多的討論，只要徵引幾件簡單的事實，便可以反證「非戰公約」又是一幕哄騙人的滑稽劇：

（一）帝國主義歐戰以前及歐戰以後海陸軍費的比較

英國：	一九一三年	一·三二二·〇〇〇元
	一九二二年	二·一四六·〇〇〇元
法國：	一九一三年	六九八·〇〇〇元
	一九二二年	九二二·〇〇〇元
日本：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〇〇〇元
	一九二二年	七三四·〇〇〇元
總計：	一九一三年	二·二二二·〇〇〇元
	一九二二年	三·八〇二·〇〇〇元

單就英法日三國陸軍而論，在十年之中（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二年）軍費激增至一·五九〇·〇〇〇元。○·〇〇〇元。可惜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這七年之中手邊沒有統計表，然而可以斷定英法日三國的陸軍費比較以前更增加了，這是毫無疑義的。

下面再看英美日三國海軍費數目表：

英國：	一九一三年	四七四·〇〇〇元
	一九二八年	五七〇·〇〇〇元

美國：一九一三年	二八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八年	五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一九一三年	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八年	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一九一三年	八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二八年	一·三五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英美日三國海軍費在十七年之中（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八年）激增至五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其次航空軍備的擴充，化學戰爭藥料的發明，更是有增無已。請問：各帝國主義增加巨額的軍費，預備做什麼？是否有『廢戰』的誠意？

（二）英美日三國在日內瓦所召集的海軍縮減會議，鑼鼓喧天，鬧上大半年，結果等於零。請問：帝國主義是否有『廢戰』的誠意？

（三）國際聯盟裁軍會議，蘇俄代表李維諾夫提出完全裁軍案被帝國主義的代表們所否決。請問：帝國主義是否有『廢止戰爭』的誠意？

（四）駐紮萊因河的英法軍隊，德人屢次請求撤兵，英法置之不理。帝國主義派許多軍隊來華，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最近以武力強佔山東滿洲，中國屢次請求帝國主義撤退在華一切軍隊，帝國主義不獨不撤兵，並且有增無已。請問：帝國主義是不是有『廢戰』的誠意？

（五）英帝國主義積極進行建築新加坡的軍港，是預備做什麼？這是不是有『廢戰』的誠意？

除非是白癡或者是瞎子根本不明白或者根本看不見上面的事實以外，我相信總不會再受帝國主義的欺騙吧。

德國國民黨的機關報批評『非戰公約』是『半小時之廢戰』，其實何嘗有半小時之廢戰？這樣的把戲不獨沒有絲毫減輕戰爭的危險，而且增加了戰爭爆發的速度，老實說一句：『非戰公約』簡直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預約』。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們呵！要明白我們都是戰爭的犧牲品，我們而努力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同時我們要明白只有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武力來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才能獲得真正的永久的世界和平。

與北京政府同一鼻孔出氣的「黨國」外交!!!

山石

(一)兩三年來，多少人在街道上在集會中高喊過「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口號！傳單上宣言裏幾乎沒有一張沒有「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字句！牆壁上電柱上遍貼「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標語！在「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口號之下奮鬥過的民衆，固然不可勝數，但是犧牲於這兩個口號之下的，又不知道多少頭顱和鮮血！！

現在國民黨的軍閥，據說已經「統一中國」了，「國民革命的大功已經告成」我們應該拿點理智出來，將從前喊過的「取消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的口號與如今南京政府所謂「外交新紀元」細心估計一下，既可以知道「黨國」從他主人（帝國主義）那邊究竟獲得多少骨頭碎麵包末，又可以藉此比較比較張作霖的北京政府與「黨國」的南京政府，究竟誰是半斤，誰是八兩。

(二)廢約與修約。我們明明喊的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是南京政府偏要向帝國主義者獻媚硬生生的改

爲「修改不平等條約」。 (實際只是根據不平等條約的文字而談所謂滿期不滿期的法律問題)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這是說一切不平等條約都是腐爛的滿清政府，和賣國求榮的段祺瑞曹錕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在帝國主義者的強力壓迫之下所訂立的我們國民一概不能承認，應該廢除。

但是「修約」怎樣呢？所謂「修約」，乃是說，凡是滿清政府時代以及段祺瑞曹錕張作霖時代的北京政府，甚至現在的張宗昌張學良與帝國主義者所訂的賣國條約，都須一一承認。修約的反面，就是不平等條約獲得一種承認的保障，這豈不是與段祺瑞的「外崇國信」同出一轍嗎？我們就退一萬步想，在滿期修改的勾當之下，雖然承認了張宗昌張作霖張學良段祺瑞曹錕所訂的許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一逢滿期便即修約，亦未始不是妥當的辦法。修好後的約的內容怎樣，姑待後論，但是人們試想，到了何年何月，一切不平等條約才會一一滿期！

滿期修約嗎？張作霖的北京政府還做過滿期廢約呢

（中比條約）！這樣說來『黨國』的南京政府，還比不上張作霖的北京政府！

（三）當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竭力反對南京政府對日滿期修約的當兒，美帝國主義者就趁這機會來收買中國親美的人心，提出與南京政府訂定關稅自主的新協定。收買親美的人心的目的，早已達到（上海市商協會曾函美駐滬總領事道謝修改商約）但是關稅自主只是空口說白話。

新協定裏固然口口聲聲承認關稅自主，可是同時明明規定『應與他國同等待遇，毫無區別。』這樣豈不是將關稅自主一筆勾消了嗎！只要有一國不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中美新協定都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美國真是聰明絕頂，只發了一張不兌現的支票，中國的地主豪紳資產階級（『黨國』要人，上海市商協會）就叩頭道謝不已，如此這般，美國的帝國主義者豈不是要口笑開去合不攏來，還要說中國人真是蠢豬呢！

至於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駐兵權等等的取消，連一個屁都不敢放了。

（四）中英寧案協定。中英寧案之解決也是開『黨

國』的外交『新紀元』！據六月二十九日所發表的中英寧案換文，我們知道寧案之解決，一是向英政府道歉，二是充分賠償英僑之損失，三是保證此後不再有此種暴行及鼓動，四是承認英兵艦『愛末拉爾特』之向南京薩家灣開砲，乃是保護砲，必要砲，五是英國對於中國修約之要求，認為根本合理。好一個賣國求榮喪權辱國的南京政府！我想張作霖的北京政府，其賣國的程度也不過這樣罷！

在戰爭的時候，對於外國僑民遭受一點損失，本不算甚麼一件大不了的事，何況寧案之發生是在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侵略之下，又是五卅、沙基等處的慘殺後所激動之革命潮流所波及，英僑的一點點損失，就要道歉，賠款，保證此後不再有此舉動，試問大於英僑損失百倍千倍的五卅慘案，沙基慘殺，萬縣慘殺，南京（一九二五）慘殺，就不要道歉賠償損失，保證此後不再有此暴行嗎！！英僑遭受頭髮大的損失，就要道歉，賠償損失，向英艦開大砲打死人則認為保護砲，所謂國府均一一承認之，這不是天字第一號的賣國政府嗎！天字第一號的賣國南京政府，既喪心病狂的承認英艦在南京開大砲，打死人，轟房屋是保護

砲，大概也承認五卅，沙基，萬縣，南京（一九二五年）等處開排槍發大砲也是「必須槍」，「應該砲」罷！否則，在解決寧案的時候，為什麼不同時解決五卅，沙基萬縣等案呢？總之，中國人真是該死的奴隸，被人家開砲轟死了還承認的是保護砲，必須槍！

關於寧案，既喪權辱國於美，又喪權辱國於英，自然意大利法國日本等國都有先例可援了。將來賠償損失一項，必是很大的數目。必然又是甚麼稅作抵押。未見廢除不平等條約，更見增加不平等條約了。

（五）中德新約。中德新約是補充一九二一年中德協約的，又是南京政府認為外交上最得意的勝利。看罷，所謂勝利，究竟怎麼一回事？該約第一條說：「對於一切關稅及其關係事項，在彼此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任何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這一條與中美新協定同，我們已經批評過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是空口說白話，關稅仍是不能自主。我們就退一萬步說，所有帝國主義列強都繼美國德國和中國訂定類似中美中德之新協定（中日商約雖滿了期，還要強迫繼續有效十年，南京政府對日早

已屈服），到了這一天，中國關稅真的能夠自主嗎？不能，萬萬不能。所謂自主，乃是說關稅值百抽幾——值百抽五十，值百抽一百抽二百——都由我們自己來規定。真確的說，所謂關稅自主乃是保護稅，藉關稅來保護本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但是中德新約說：「兩締約國之一，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在其領土內，不得向彼國人民所運輸進出口之貨物，徵收較高於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或何項捐款」（中美新約同此）如此這般，豈不是自己說關稅不要自主（保護稅）了嗎！或者有人說，這一條沒有甚麼不平等，完全站在平等待遇的原則上面的。不，朋友，這一條，帝國主義列強大大佔了便宜了，帝國主義列強是資本主義的先進國，中國是資本主義的落後國。中國的出口貨，只有絲，茶，食料品，和原料品，帝國主義列強就是不收稅，大都也是歡迎的。如果遇到採取保護稅的國家，他於必要時，就抽你一個值百抽五十，值百抽百……但是帝國主義列強運到中國來的都是製造品，中國是不能抽他超過「本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何項捐款」的。這樣，中國

的製造品怎樣同帝國主義列強的製造品競爭呢！他技術高，所以商品的成本低，中國技術低，所以商品的成本高，其結果，中國的產業還是，被帝國主義的鐵鎖牢牢的縛住，不得動彈。中國的資產階級（上海市商協會為代表），不要開心過分了罷，帝國主義的鎖鏈還是緊緊的縛着你的手脚，帝國主義的腳還是鐵穩的站在你的頭上！！

所以說關稅仍是沒有自主，不平等條約仍是沒有廢除。

「開外交新紀元」的中美中德新約，南京政府認為外交上最得意的勝利的中美中德新約，不平等條約廢除了，關稅自主了，喊得震天價響，分析起來，原是一張不兌現的支票，那麼什麼中英中法中葡等等新約，究竟怎樣，吾人當可想而知了。

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集團，打下北京以後，獲得奴隸的資格，向其主人（帝國主義者）三拜九叩頭的懇求恩賜，聰明絕頂的帝國主義列強，僅給他一張不兌現的支票，而愚蠢如豬的奴隸（地主豪紳資產階級）早已心花開矣。這也有幾分可以決定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壽命。

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五日。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八期

呼倫貝爾事件

覺哉

小媳婦被婆婆凌虐，火烙棘刺，尅飯減衣，照例忍受；及到自己做了婆婆，把所身受的一一而且加倍施於自己的媳婦。在中國的習語，叫做「一代還一代」。若是婆婆的婆婆還健在，看見兒媳凌虐孫媳不利害，尤其是孫媳表示不能忍受的時候，一定要了發雌威，責罵兒媳沒能耐，罵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話來。

這點兒國粹，表現到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被帝國主義欺侮殺戮侵佔無論到什麼地步，總是抱定「鎮靜」，「忍耐」，「讓步」——做小媳婦的精神；但是對於蒙回藏族，却又似鄉村潑婦，毒辣異常。劉郁芬在甘肅大殺回民，激起巨變；楊增新用全力壓迫纏回哈蒙直至被刺死而後止；最明顯的是呼倫貝爾蒙族解放運動，張學良萬福麟受日本（太上婆婆）催促，招徠白黨，征調大軍；南京的國民政府也躍躍欲試，看作一件生死存亡的事。

呼倫貝爾是黑龍江省西部，面積約萬餘方里，人口六

萬餘，全是蒙古民族，中東鐵路經過其地，本來是中國版圖上另一部落，與外蒙車臣汗部交界。一九一二年外蒙獨立，該處也宣布獨立；一九一五年中俄協定，承認外蒙自治，該處也改爲特別區施行自治；一九一九年同外蒙一同取消自治，隸屬黑省。

被帝國主義中國軍閥本地王公三重壓迫的蒙古民族，其希望解放，至少同被帝國主義軍閥兩重壓迫的中國民族一樣。外蒙自隸屬滿清，人口由八百萬減至六十餘萬，生計文化墮落到不堪言狀。一九二一年革命，建立蒙古民國，廢除活佛及王公制度，據鹿鍾麟遊俄時隨員做的外蒙遊記，稱其政治修明，實業發達，無所謂不平等條約，且因國營商業之故，外商閉歇者甚多。著名反赤的白雲梯（國民黨的蒙古黨員）在南京報告，也詳述外蒙現在的進步。本來一個民族只要推翻了統治階級，以發展民衆利益的新政權代替了剝削民衆利益的舊政權，進步自然出人意料。那末，呼倫貝爾的蒙族，尙在黑暗統治之下，起而建立民衆的政權，組織索倫赤軍，推翻王公，反對中國軍閥，自是勃發而不可遏的事。

呼倫事件發生，日帝國主義大造其謠，說是蘇俄在背後主持，指揮的是鮑羅廷；又說，「呼倫之於滿蒙，猶巴爾幹之於歐洲，關於該地領域問題，中俄爭執已久」。這就是日本準備出兵的初步。中國方面，萬福麟張學良忙着調兵，且招徠白黨謝米諾夫等作先鋒隊。報載毀鐵路，的暴動蒙兵只四十人，一說青年黨赤衛軍有千餘，但是率黑開往的兵已有七八萬之多。

呼倫貝爾的蒙古青年黨宣言：「這一次的運動，完全是蒙古獨立運動，是一種自決的舉動，絕對沒有受蘇俄指揮或爲蘇俄作根的情形在內」。（東方社十八日電）據北京教會所得呼倫電訊：「這一次的事變是內蒙推翻王公運動。不久以前，內蒙國民黨代表哈巴克衛心，曾經勸告呼倫副都統貴福改委員制；那知道貴福表面似乎很贊成，暗中調遣軍警嚴密的出動，恰巧青年黨員假副都統那呢開會，就同時完全把他們拘捕起來；因此內蒙的國民黨員，憤慨已極，聯合許多表同情於他們的羣衆齊趨海拉爾，佔領了呼倫貝爾站，要求貴福下野，並同時釋放被捕的許多黨員」。

這當然是事實。我們知道被壓迫民族的民權革命，第三國際當然同情而且願意領導，但革命是自己的事，不是他人可以代理的；定要其地民族自發的覺悟，然後可走上革命正軌，勢力如排山倒海不可復制。第三國際決不像帝國主義者陰險詐僞或者做揠苗助長的笨事。

至於帝國主義同中國軍閥對付呼倫事件的發狂，這是很明顯的：是因為呼倫貝爾不僅要求獨立，而且要推翻王公建立平民的政府。免死狐悲，物傷其類，王公可以推翻，豪紳軍閥不在說，帝國主義的統治根本動搖；小媳婦不僅反對婆婆和太上婆婆，而且要消滅這婆婆制度，那反了，不得不拚命出來鎮壓。以前外蒙獨立，自治，他們可不說話，或且從中取利，現在不能了。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階級性如此——甲族與乙族甲國與乙國的反革命階級，永久站在一條戰線上出來反對各族各國的革命階級的。

祇是統治階級的力量怎樣？據哈爾濱二十四日訊，「萬福麟請札賚特，額魯特兩蒙王向叛附外蒙之呼倫屯壘軍招降，兩王於十七日前往，現已歸省，據聞屯壘軍中首

領共三，一即左政廳長成德，一係郭德甫（青年黨首領）一係阿明泰，堅持非許呼倫貝爾獨立，無談判餘地。現萬仍請二王再往疏解」。可見新的革命勢力已起來，舊的統治者枉統着百萬雄兵，是不敢正眼一視的。

這裏，再說一說中國國民黨對蒙回的態度。不久以前某國民黨員在內蒙進行黨務，稱已得各王公贊助；這是聯合王公去革平民的命。甘肅主席劉郁芬電：「……新疆處英俄之交，當阻塞之衝，近自中亞細亞回族諸小邦紛紛獨立，而民族自決之精神又復瀾漫世界。該省種類龐雜，回民居十之八，漢蒙居十之二，加以共黨潛伏，到處皆有。倘蘇俄稍加煽惑，不難立起變化。如聽之則甘肅之屏藩立撤，……是故今日而言治新，必須中央派遣才學兼優，聲望素著之大員前往，乃有建設新疆之可能……」這是說國民黨是不許民族自決的。鎮壓民族自決運動的威望素著的大員，劉郁芬當首屈一指；劉曾在甘大殺回民，現正在與叛變（？）的回民激戰。東三省事實上已與國民黨一致，那末，張學良萬福麟日帝國主義對呼倫貝爾的主張，當然也就是南京政府的主張，何況所稱蘇俄

外蒙是南京政府視為不共戴天的。

可見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國內民族一律平等」，全是假話。到是孫中山民族主義講演錄說得好：中國雖稱漢滿蒙回藏，實則全是漢人，中國民族獨立，即是漢族獨立。這便是說，漢族做帝國主義的小媳婦，滿蒙回藏以至苗犛等，應做漢族的小媳婦。這便是國民黨民族主義的精義。

蒙回已經革命了。他們族內沒有像國民黨有實力且極無恥的反動派，他們已有一部分（外蒙）從國際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中國革命民衆們，應該積極贊助蒙回革命，（報載呼倫赤軍，蒙華俄人都有。）應該聯合各族的被壓迫階級起來打翻各族的統治者——尤其是中國國民黨。

蕪湖血案

易 允

國民黨現在的歷史使命是一方面完成封建豪紳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另一方面則努力做到帝國主義宰割殖民地的唯一工具。這樣看來，國民黨還能反對帝國主義嗎？

絕對不會有的事。革命的民衆如果在國民黨領域之下，來做反帝國主義的運動，自然成爲國民黨的敵人。他們知道，只有共產黨是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而事實上證明，亦只有共產黨才能夠堅決反抗帝國主義。因爲共產黨所領導的是中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國民黨却領導了中國的反革命，兩個是絕對不相容的。革命的民衆的反帝工作，實際上非做到反國民黨不可，如果不反抗國民黨，則反帝國主義的工作是無從着手的。不信，便有最近蕪湖的事件。

蕪湖爲安徽全省糧食匯集的地方，每年出口米穀雜糧，不下千萬，尤爲日商採購糧食惟一處所。往來運輸，不絕於途。菜子一項，更爲其中大宗輸出，反日會因澈底對日經濟絕交，買賣一概斷絕往來。而奸商却仍與日方勾結，暗中售出菜子竟達四五十萬石。反日會曾決議禁止，然而國民黨卻不同你這樣說，在省委和國民黨武裝庇護之下，依然陸續輸運。最近省政府復電令市公安局，將日前反日會拘捕的好商陶惜芬釋放，並且將一月以前扣留的菜子一千八百餘包，由外交部省政府電令發還，還

有日方定購未出口的菜子二萬數千包亦須放行。至是國民黨已盡情揭露其帝國主義工具的面目了。然而蕪湖的民衆還想以合法的手續，和他們的敵人周旋，遂有八月三十一日的請願。國民黨的政府拿什麼來回答這些安分良民呢？結果是交涉署衛隊以木棍迎頭痛擊，請願的代表固然頭破血流，而在政府只算是小懲大戒。因為交涉署的衙門究竟不大，一到國民政府便顯不同。省政府主席陳調元將軍說：『蕪湖反日會禁日商運去年所訂購之菜子出口，致釀成風潮，打毀交署，其中顯有共黨在內挑撥，思於長江中段惹出重大交涉。日艦在蕪已有四艘，日領事通知駐蕪交涉員限三日午後四時爲止，中國方面對於菜子出口若無相當辦法，當取自由行動。予已得國府譚主席面令、今夜即趕赴蕪湖，當取『斷然處置』方法，以免惹起重大交涉。』你看陳將軍既然十分害怕日本軍艦的『自由行動』，然而他對民衆却又要『斷然處置』。所謂『其中顯有共黨在內挑撥』，就含有非殺不可的意思了。如此，交涉署衛兵的木棍還算便宜的。爲什麼陳將軍一嗅便知顯有共黨呢？大抵因爲民衆請願時，沿途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八期

高喊『懲辦奸商』，『厲行對日經濟絕交』，『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走狗』，破壞反日運動即是反革命』，『嚴懲破壞反日運動的一切反革命份子』，『擴大反日宣傳』，『鞏固反日組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的緣故。而這些口號顯然是共產黨的，國民黨不但沒有，而且外交部省府曾有電令了許反日的。於是要勞陳將軍的『斷然處置』了。自然，共產黨承認這些民衆的口號完全是對的，並且也承認在各地『挑撥』革命。地域却不限於長江中段』，凡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統治的地方都這樣『挑撥』。但是蕪湖的革命民衆要根本明白一點：要堅決反抗帝國主義，須以同樣的努力反抗國民黨的反革命，由罷市罷工而進於暴動以顛覆國民黨的統治，一切合法的妥協的行動都絕對不是辦法。

如此裁厘！

綺園

湖南省政府拿了十四年趙恆惕制定的湖南貨物稅則新章，頒佈實行，叫做『裁厘初步』，而且確實聲明是『合乎民生之主旨的』。以前因爲『共禍正熾，未遑公布』

，現在好了，一切都『建設伊始，斷不能因襲舊弊，重滋民困』了。商人們應該感激涕零，恩同再造了罷。然而長沙附近商民，即以新率中有較舊加重之貨品，認為負擔過重了；湘陰的商界，又因反抗新章，竟至搗毀厘卡，包圍縣署了。甚至湖南總商會聯合會，也以新章中有超過值百抽三原則者，決議反對了。並且一面於通衢大道張貼反對財政廳長劉嶽峙標語，一面在八月二十四日齊集全省商民代表，向省政府請願，沿途高呼『反對非法加厘』，『誓不承認厘率新章』等口號了，並且說如果要求不遂，將舉行罷市了。原來國民黨政府如此裁厘！

國民黨的反革命是澈底的，他斷不因商民的請願而稍放棄其『加厘政策』。到那時候，他便扳起反革命的面孔，說道：『昨竟有無知商人，乘人赴政府呈遞請願書面之時，聚衆尾隨，公然襲共產黨之故技，張貼標語，高呼口號，反對本政府委員。察其言論行爲，純爲借題搗亂

之舉動。不思政府以委員會議行使職務，凡政令之頒發，皆爲政府負責。人民對於政府有所陳請，應依法定程序，不得逾越範圍。該民等於劇共緊張之時，猶敢仿效共黨之行爲，呼口號，貼標語，甘爲蓄謀搗亂者之傀儡，即已犯顛覆政府之嫌疑……在黨治下之民衆團體，須受黨之整理指導，標語非經黨部核定，不得任意張貼，該民等豈盡盲昧無知，顯有共產黨徒，藉生事端，意圖搗亂……」。這番話真是威風十足，此後誰還敢呼口號，貼標語，來博個顛覆政府的嫌疑呢？何況小資產階級天生一副軟骨頭，禁不起驚嚇的。看見勢頭不對，各縣代表趕忙走避，街市標語即時沖刷，只剩下『裁厘初步』依然加厘下去。國民黨連商民的利益都不能維持，還滿嘴貓哭老鼠的喊革命。倘若不顛覆這個反革命的統治，莫說工農解放，就是小商民最低限度的要求——裁厘，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浙江工人（杭州通信）

盛平

自代表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革命以後，浙江工人遭受極嚴重的壓迫和無情的摧殘，在這白色恐怖底下，浙江工人的革命運動，表面上是暫時沈寂，沒有什麼開展。

可是國民黨的反革命的面目，已完全暴露在工人羣衆面前，工人羣衆已認識清楚牠是豪紳資產階級的奴才，工人階級的劊子手了，所以工人羣衆的革命情緒，不但不因白色恐怖而消沈，反因白色恐怖的厲害而高漲，機緣一到，革命運動隨時隨地都會爆發的。

自濟南「五三」慘案發生以後，全國革命民衆，一致憤起，一面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橫暴，一面揭破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的黑幕，浙江工人，在這全國民衆反帝熱潮的時候，久遏的革命情緒，自然也要爆發的。然而國民黨政府寧願奴顏婢膝的屈服於帝國主義，不願工人階級及革命民衆起來反帝，爲的是：恐怕失牠主人——帝國主義的歡心，並且搖動到牠的奴才地位，故仍厲行牠的法西斯蒂政策，如「五卅」紀念，杭州鉛印工人要求停工一天來

紀念，即被軍警包圍搜索並逮捕多人，各地工人要求召集羣衆大會，舉行反帝示威運動，都遭禁止。至於資產階級利用什麼「清黨」名義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政策，仍是一貫的進行，甚而日見厲害，如杭州慶成絲廠工人在初間又以「共產嫌疑」被捕。這很明顯的：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一致的向工人階級進攻，工人階級在這嚴重的進攻中，真是「條條都是死路，惟有革命是生路」啊！

目前國民黨政府對於民衆運動是不願恢復的，牠很聰明，知道革命民衆團結起來，就會把牠的狗命送終。可是，御用的民衆牠是要的，故浙省的御用的黃色工會，都或明或暗的活動起來，他們一方面組織民衆訓練委員會來限制工人階級的活動，一方面又鬧着欺騙工人的把戲，如杭州市組織總會，向資產階級請願，要求他們注意衛生，保障工人生命，這又證明了資產階級一貫的法西斯蒂政策的巧妙的運用。

工人階級在這種政治壓迫之下，自然要受資本家無限制的剝削。增加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大批開除革命的工友。這在去年四月十二蔣介石反動以後，本來就早已成爲普遍的現象。更因軍閥爭地盤混戰的擾亂，農民與工人的生產量減少，苛捐雜稅的增加，致使物價飛漲，益增工人階級的生活痛苦。且幼稚的中國資本，一方面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及壓迫，一方面又受國民黨軍閥苛捐雜稅的剝削，兼之戰爭不息，運輸困難的結果，自然日就衰落而破產，如杭州織綢廠突增每匹綢捐大洋五角的負擔，營業困難，很多縮小營業廠範圍及閉廠的，這又使工人階級受到失業的恐慌和痛苦。國民黨軍閥統治的本身，包含了許多不可避免的矛盾，即一方面國民黨的軍閥政府，已成爲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障礙物，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跟着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愈益痛苦，必然要激發革命的怒潮。

國民黨政府已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不但不能廢除，且要藉『修改』的好聽名詞無期延長下去，關稅自主當然是無可能，這樣，資產階級終久在帝國主義侵

略下不能發展。一般中小資產階級，必然在苛捐雜稅剝削之下而日就破產，他們覺得前途的危險，已紛紛起來反對苛捐雜稅，一方面已加重工人的剝削以圖苟延殘喘。工人階級在國民黨的欺騙政策底下，自然不免有些幻想，以爲國民黨雖然不好，他還要工會，以前爭得的條件，大約不會取消的，他總比軍閥孫傳芳時代好些。然而這些幻想，完全給事實打破了，目前工人生活的痛苦，更甚於軍閥孫傳芳時代了。因此，工人羣衆對國民黨的真面目，已完全認識清楚，覺得非工人自己起來鬥爭是不能解除痛苦的，故在今年以來的六七月中，浙省各地工人羣衆的自發鬥爭，時時不絕，如——

湖州模範絲廠女工千餘人，爲資本家否認勞資仲裁的最低限度的經濟條件，而起來反抗罷工，結果勝利。
蕭山絲廠工人千餘人要求復工運動，結果也得了勝利。
而且工會的組織也較有基礎和力量。

杭州天章女工反對廠方不發例定賞金而罷工。
慶成絲廠因移廠上海，工人起來反對。
高源泰店員爲資方虐待而罷工反抗。

寧波和豐紗廠工人在五卅那天要發動一個請願發給工資的鬥爭。結果是發給一半，鬥爭才和緩下去。

嘉興農業工人也有鬥爭，而且也得到勝利。

天台鹽工因政府要將鹽抽捐公賣，大捉私鹽，鹽工已與警察衝突，包圍警局，兩方都有死傷，然而鹽工革命情緒非常高漲，正準備作最後的鬥爭呢。

其他各地的手工業者，都不時有加資的鬥爭，從這些可以看見浙江工人長期在國民黨軍閥政府的高壓底下，生活痛苦已屬不能再忍，而必然起來鬥爭，不惟是要繼續下去，而且必然擴大。

而且，浙省工人，在工整會欺騙壓迫底下，到了不能再忍時期，他們覺得工人自己組織工會的必要，已自動的組織工會了。如最近杭州工人自己集合組織了一個「杭州工人自動聯合會」，有三十多個職業工會加入，羣衆有七八萬之多，開成立會那天，到會代表有五十餘人，雖然這個大會被杭縣指委及公安局派大隊警察去驅散，并捕

去絲織總工會代表一人，但羣衆不但不害怕，並且由各業工會派出代表向公安局嚴重交涉，大有不釋放被捕代表誓不休之勢。同時，因鞋業工會工人比較激烈，公安局要封閉他們的工會，想給工人羣衆一個下馬威，把這個鬥爭壓抑下去。工人說：如果要封工會，就要公安局負責工人不暴動！公安局碰了工人這一個釘子，弄得掃興回去。杭縣指委召集工人去開會，用意是想藉此教訓工人，使工人馴伏的在他壓迫之下，結果，又是給工人罵他一頓，弄得他沒法可想。這些，更可看見浙省工人革命情緒的高漲，他們已經不再願在國民黨軍閥政府作牛馬奴隸了，他們要起來爭取工人自己的工會，要爲保障工人自己的生活而起來鬥爭了。

這個鬥爭是否有勝利的可能，那就要看工人羣衆的組織如何。

八月二十八日

日本對華政策及階級鬥爭之新發展（東京通信）

天 風

日本對華方針及國內之階級鬥爭，頗有新的發展。茲將最近情況，略述如左：

（一）支配階級方面 自床次竹二郎退出民政黨促成民政黨第三次聲明以後，所謂支配階級的國論，一時已形統一。於是田中的積極政策，遂成了支配的空氣，「出以重大決心」，「增兵奉天」等語，十分喧噪，儼然有馬上爆發世界大戰的樣子，九十兩日的報紙都滿載林張決裂，事態重大化，增兵等等的消息。可是美國方面的消息，都是美國積極的反對。同時中英寧案解決，其他西歐諸國，都向南京勾結，日本益孤立。於是不得不暫變威迫政策而代以利誘軟化政策，同時希望國民政府內部分裂，於是有放其重心於經濟利益的擁護等等宣傳。但南京政府仍是代表美國利益的勢力所支配，威嚇又未奏功，所以依然進行舊策。林權助十號的最後的強硬談判，小張表示完全接受。日本現正極力趕速進行，鞏固抓住特權和經濟的侵略，一以收買張學良，一以確立滿洲的領土權。

日本國內階級鬥爭的銳化，農民問題和中國問題的緊張，兩大政黨今日我半斤明日你八兩的政局的不安，使全日本支配階級，要求樹立一個比較安定的反動支配局面。床次此次組織最反動的第三黨，當然是答應這個要求的。日本目下強硬反對寧奉合作，理由是「並非反對名目上的妥協，反對的是和這樣不講國際信義的國民政府妥協」，換言之，就是反對被美國買收的寧政府；拒絕美國侵入滿洲，同時威嚇國民政府使之對日更恭順，得了有利條件仍可以勾結的。總之，政友會的政策是強力的分割政策，拒絕美國侵入滿洲；民政黨是代表金融資本，主張更巧妙些。同時要和美國妥協而伸張日本的勢力於華南；床次，是主即刻開戰，一手抓住滿洲，不能再容遲延。

乘美國海軍戰鬥力未及日本的現在，日本很想給美國以一擊，但他要和英國聯盟。而英國目下正汲汲於恢復其華南的權利勢力，極力勾結南京政府，日本因之成了孤立。這是目下日本甚焦躁的地方。她目前的希望便是

國民黨的分裂，打破美國在南京政府的指導權而代以日本的指導權。

目下整個日本的傾向是外交的強硬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右派的社會民衆黨已公開的站到資產階級的陣營去了，公然招待國民黨的代表王大楨和三特派員聯歡，要求日本政府對寧政府率先取指導地位，說這是爲着日本國家的利益起見。

(二)無產階級及一般民衆 最近因爲合理化的結果，大小工場的工人都被資本家無理由的解雇，或其他的資本家的進攻（如石川造船所、東京電氣、芝浦製作所的大量、栗林商船的廢除「手當料」，其他如鑛山坑夫等等），必然的促起工人的鬥爭。加以自三月十五大捕日本共產黨以來，政府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日甚一日。同時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益貧窮化。農運方面，現在因農閑期的關係，雖稍爲閒散，而都市小電燈減價運動，自「富山」地方勝利以來，彌漫全國。日本無產階級利用這個時機，將反對世界大戰的運動結合起來，不久將有一個巨大的運動爆發。目下資產階級的宣傳，說舊共產黨，勞農黨

，評議會等，計劃總罷業，把東京全市的電燈消滅，割斷電線，佔領發電變電所，圖謀暴動云云。現正徵吉全國派人助款，同時把小市民的電燈減價運動結合在一起，擴大至於全國，同時組織反戰的祕密同盟，進行勞農黨的復活運動。同時支配階級的反動軍特別高等警察（通稱「特高」）也在七號至九號三日間開彈壓會議。日本的階級鬥爭，已短鋒相接了。

以下抄錄日本新聞以供參考：

八月四日 東京朝日新聞載奉派要求日本答覆的五大問題：（一）日本如何應付北進的白崇禧？（二）民政黨掌權時，如何保障奉派的獨立，不使奉派爲難？（三）日本援助東省的報酬條件如何？（四）滿洲要保境安民，便須出兵關內，打擊南軍，日本對此能否諒解？（五）和日有關案件二百餘種，滿洲不能全部承認，日方意見如何？

八月五日 田中三號會濱口氏時，聲言滿鐵已借款給奉張（三千萬元），七月二十七八日大募工人，在東京砲兵工廠趕製步槍，機關槍彈，和平射曲射彈

等以供給奉方。

八月七日 田中六日和小川及松井參謀密談，說對華問題從此入了本題，十分緊張。同日民政黨聲明，對東三省不許任何人染指，又林權助說，「撤兵說不到，目下更有集大兵於奉天的必要」。

八月八日 報紙都登時局緊張化，林權助自到奉後 和總領事關東司令官滿鐵副社長連日會議，現已下最後的決心。

八月九日 田中說堅持強硬態度。因張通告要南北妥協，不然只有辭職的緣故，日本突然緊張，決先聲明，然後取堅決的處置。日兵在奉天日以繼夜的演實戰，近更緊張，擬即增兵。

八月十一日 對滿方針，以經濟的獨立即改革幣制確立中央銀行土地所有權等為中心，決即派財政家赴滿進行交涉。紐約九日電，美日感情日惡，日金大跌，日公債無人買。如奉不承認日條件，全部願

間離奉，已下令。

八月十三日 十二午，張訪總領事，表示全部接受，日本已定全力援助，如南軍入奉，要解除武裝，即刻援助經濟。

八月十四日 林十三號啓程返日，說對奉仍要監視。

八月十五日 山本滿鐵社長和三土財長已商定借款辦法，即日返奉。政府俟林權助到京，將決定一切，開始積極行動；（一）奉已聽服日本，日政府精神上經濟上都援助；（二）日本主要目標是維持治安，開發產業，刻對採伐森林，開礦、牧畜、農產物等，用合辦或借款形式；（三）產業的設施如鐵路道路製鐵製油等不妨合辦，此外改革幣制，整理財政，裁兵等，當然援助。特別是重要條件要立刻開始交涉，以堅固小張的馴服和侵略的基礎。

八月十六日

在日本侵吞之下的滿洲政治狀況（奉天通信）

陶容芝

（一）以侵佔膠濟為起點，以侵佔滿洲為歸

宿之日本侵略行動

日本前後利用中國封建資產階級勢力的內爭，及其惟一工且奉系軍閥的忠誠恭順，在事實上已將滿洲據為己有。平時除在關東州駐有海陸重兵外，南滿支幹各線均駐富有戰鬥力的常備軍，警察官吏遍布於附屬地以外的各內地。中國政府的一切外交內政的設施，照例須先通告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候其承認而後行。產業如鐵路鑛山油房航行電氣糖業，金融如銀行信託錢莊，文化如報館通訊社等，均完全操縱於日本帝國主義政府手裏。中國政府對之如稍失恭順，即以「暴言暴舉」相加；人民對之如稍露反對侵略的意思，即以「赤黨」「暴民」相加，輕則強迫發誓改悔，恭順，重則加以無情的秘密的公開的槍斃或殺戮。每年死於日人武力與經濟的鐵蹄之下的民衆，不知幾千幾萬。尤其是最近四個月來的步步侵吞，如風霆雷雨之來，山河變色；奉系軍閥雖慣搖尾乞憐，但亦勢有未能，

而被棄於九霄雲外；民衆在雙重壓迫之下，只吞聲忍恨，敢怒而不敢言。當國民黨軍閥北伐軍向奉系軍閥開始攻擊之時，日本即已決定以侵佔膠濟為起點，以侵吞滿洲為歸宿，對於滿洲各城市巷軍事地圖之測繪，日僑暫時的遷避，軍隊的祕密運輸，均已準備齊全。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意，奉系軍閥於山東直南之戰事縱有不利，但最低限度要使張作霖仍維持京津局面，好為日本最後侵吞中國的好工具。如張作霖無法維持京津局面時，那時對滿洲不客氣的一舉并吞。後張作霖在山東直南失敗，日本即照原定計劃以侵佔膠濟為起點。滿洲民衆，尤其是山東籍民衆與一部分革命的工農民衆，仇日反日之心，如春筍之怒發，自動的消極的拒看日本報，拒用日本票，怠工，撫順煤礦工人因有反日形跡，被日本故意用水淹殺一千三百人，大連工人因發傳單反日，被日警檢舉七十人，逃亡無數，同時南滿軍上，進出口均戒嚴實行無理檢查行人，與經常的槍斃行人。此外并利用中國官廳禁止反日，禁止

的措詞，當然不是國民黨那樣說，有共產黨搗亂後防，而是說，慎重外交，外交有政府負責，商學工農不得有越軌行動……。日本見侵吞之計順利無阻，即提出洮昂奉海借車案與滿鐵停運吉兵，強迫中國官廳承認日本包攬運輸之奉海滿鐵聯運之平等條約，并割讓奉海吉敦等鐵路，割安東撫順等五縣為日本附屬地。這是日本最近四個月來侵略滿洲的第一段。

(二)日本以侵吞滿洲為歸宿之急進與暫時

之頓挫

後日本帝國主義者見張作霖無法維持京津局面，便在奉天錦州山海關開始軍事行動，實行拋棄利用工具之統治滿洲，而直接代以日本統治，在先欲乘張作霖敗退之時，在山海關錦州截繳其械，但是這種過於露鋒芒的野蠻行動，究將引起各帝國主義者利害衝突的必然干涉，如是乃改變其計劃，密謀炸斃張作霖，使奉系殘餘勢力中因無主帥而自崩壞，日本好堂堂皇藉口維持滿洲治安，而完全并吞滿洲。當張作霖要出關時，日軍即已在自己守備的範圍以內的南滿京奉交叉地方，埋好炸藥，並預備幾個無辜

的南方人，屆時好藉假充便衣隊而槍斃之，指定奉系官兵車輛只能由此地經過。慣以媚外降日的中國反動的統治階級，那能料想及此？待張作霖一到此地時，忽然雷霆一聲，張作霖吳俊陞等六十餘人均一命嗚呼，幾個無辜的南方人也隨之而殉難。日本立即邀同中國官廳與各國領事臨場檢驗，檢出被難南方人懷袋中的假造信件，妄自證明係中國人所為，應由中國負責，要求中國賠償日本壞了數根鐵軌的損失費二十萬元，和追究兇手。可是雖數歲的中國小孩，均說日本人炸死老張。危迫的滿洲，數小時內即有變為日本國的可能，二千多萬的中國民族，轉瞬間即有作亡國奴的危險，人心鼎沸，食睡不安。可是在中國封建軍閥買辦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官廳一方面，至此仍大言中日共生共榮，不要受外人挑撥而生惡感，無論日本如何在中國內地進兵，如何搗毀中國警察派出所，如何毆打捕殺中國人，如何無理強橫向中國官廳要求，中國官廳均仍鎮靜恭順，可見受了孔孟中山傳統思想的寬大鎮靜主義的中國封建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官廳，到底有本領，能作日本帝國主義的忠臣，能作國民黨的忠實同志。

倒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此侵佔滿洲正順利之時，第一，在南偏有美國資產階級與之衝突，美國資產階級深恐日本一滅滿洲，得了一個地大物博的地方，將成爲太平洋上的霸主，故全國言論均同聲反對，並調集大隊的戰艦監視日本。第二，在北偏有無產階級國家的蘇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蘇聯，向以世界革命與援助弱小民族爲職志，深恐日本滅了滿洲，於遠東反帝國主義運動上將受一重大打擊，故即由外交委員長宣言反對，阻止日本的野心。第三，久已受日本壓迫的滿洲民衆，尤其是工農階級，天然性的反日運動，從此必更深刻的醞釀與發動，縱日本能一時將滿洲順利的滅亡，但他即傾全力，也決不能於短時間內從根本上肅清。倒幕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萬分憤怒，危迫的滿洲，實在僥倖一時。

(三) 苟延生命的奉系軍閥的內幕及其措施

日本既不能一時侵吞滿洲，國民黨軍閥因在日軍阻止之下，亦不能向滿洲越雷池一步，如是殘餘奉系軍閥的勢力，在日本保護之下得以苟延生命，仍與關內國民黨軍閥形成割據的局面。在這割據局面之中，奉系軍閥的內部

亦甚複雜。第一，奉系軍閥向分新舊兩派，舊派代表舊官僚大地主，新派代表買辦外交系與新起的工商民族資產階級。自舊派首領張作霖吳俊陞死後，兩派互爭首領。

以所謂資望地位說，當以舊派首領張作霖而爲關外之王。可是新派首領張學良，握有三四軍團的奉天軍隊，實力大於張作霖數倍，且捷足先登，在投降日本條件之下，而據有餉械充足的奉天。張作霖如爲首領，不但力有未能，而且以餉械困難的吉林，何足以作關外王的京都？如兩派仍互爭不相上下，則在整個奉軍敗退之時，又非所宜，故結果，舊派仍不能不暫讓張學良爲三省保安總司令。

張學良保安總司令政治的措施，亦表現末路的可憐，不向國民黨軍閥投降吧，則內有一般投機的政客官僚下級軍官的反對；向國民黨軍閥投降吧，則又有日本帝國主義者與舊派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的威嚇。結果，以現在國內外的各方面的趨勢而論，只有與新派，舊派，國民黨軍閥，日本帝國主義者四方暫時的妥協，此妥協，即第一，在擁護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的條件之下求得日本的諒

解，許張學良掛青天白日旗；第二，向國民黨軍閥在承認張學良楊雨亭張作相萬福麟等軍閥爲三民主義忠實同志，即承認張學良爲東三省政治分會主席，張作相萬福麟爲吉林黑龍江省政府主席條件之下，而掛青天白日旗，第三，新派張學良在不得干涉吉林黑龍江的一切設施，每月替孫傳芳張宗昌湯玉麟等籌出巨餉條件之下，而與舊派暫時妥協。這種強盜式的妥協，實是千古大滑稽，也可算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統一中國。我們知道，這種妥協與統一

，必很快的要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等撕得粉碎，必很快的要被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李濟蔣介石等撕得粉碎。

危迫的滿洲，危迫的滿洲二千餘萬的中國民衆，除了直接行動——有組織的艱難的反對日本的侵吞，反對國民黨軍閥忠實同志的割據以外，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嗎？

八月十三日

孫文主義呢？列寧主義呢？（三續）

立夫

同時中國受俄國革命的影響，俄國革命所號召之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漸漸地在東方在中國播揚其世界歷史的廣大影響。無產階級革命大聲疾呼以喚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被壓迫人民，起來與西方無產階級運動聯合反抗帝國主義。蘇聯無產階級政權伸手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民携手，孫文看見無產階級革命，怎樣引起幾千百萬的工農羣衆來爭鬥，勝利的工農紅軍怎樣征服帝國主義與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大軍隊，

他們如何英勇流血光榮的鬥爭，消滅敵人；他又看見工農羣衆怎樣開始建設新國家，享受新生活新和平。同時他又看見香港海員英勇的起來罷工，於是就開始明白鬥爭舞臺上出現一股新力量——中國工人階級，他又看見他的軍隊所以能夠得勝，是那地方的農民幫助他。他看見買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廣東商團），只有得到廣東工人的幫助，然後能夠征服。於是他就知道了，得到民衆的幫助，得到民衆的擁護，才能夠勝利。然而他還不懂得俄國

革命的一切寶藏。也不懂得羣衆自己的廣大運動。他仍是保存着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不過錯誤的舊觀念已經拋棄了許多；他於是提出聯合蘇聯，聯合共產黨，擁護工農的大政策。然而他總不能完全拋棄本來的舊觀點，不能跳出本來所代表的舊階級。不能拋棄從前的世界觀，不能跳出其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範圍。因此他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而是『不徹底』『動搖不定』……一切小資產階級弱點應有盡有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同時我們必須注意中國發展之歷史的特別形式，此種特別形式，使小資產階級與地主商人高利貸官僚發生聯繫，孫中山之動搖不定，就是此動搖不定之小資產階級性的反映。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又不健全，大資產與小資產之間，工業資產商業資產與農業資產階級之間，都沒有劃分得清清楚楚。加之，孫中山又相信：除了買辦軍閥與腐敗官僚，中國所有各階級，不但都要反抗帝國主義，而且都有反帝國主義的能力。他未曾預先看見中國反帝國主義之各階級堅固聯合戰線的可能性。他未曾預先見到，又不懂得，各階級在聯合鬥爭中，都各有其本階級的目的利益和思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八期

想。他未曾預先看見也不懂得農民的鬥爭愈啓發，農民提出其本階級的要求也愈大，而同時剝削農民階級的地主豪紳也愈快的走入反革命的營壘中去，愈快的向帝國主義軍閥投降，連他本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要求，也甘願放棄而不提出。他也不懂得，也沒有預先看到，爭鬥愈厲害，唯一的最後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必定會站在領導的地位。他也不懂得，也沒有預先看到，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是有條件的，有條件的，資產階級自身的革命鬥爭也是有條件的有條件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很快的就要完結的。德國的資產階級，比中國的資產階級，總要堅強得多，發展得多，然而德國的資產階級也在一八四八年，就很快的拋棄資產階級的革命，轉入反革命的營壘中去。德國小資產階級也是很快的向封建王朝投降，轉入反革命營壘中去的。俄國資產階級，曾有過長期的革命情緒，與沙皇政府做過革命的鬥爭，然而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可能性，也就是很快完結的，完結以後，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的革命時期，甚至怕工人農民的革命攻擊怕得魂不附體，竟公開的反革命，公開的與沙皇政府聯成

一〇〇五

一氣。意大利小資產階級革命者馬志尼，也是沒有堅決的發動意大利半農奴式的農民，起來反抗奧國帝國主義。

波蘭革命黨人，在一八四八年時，也沒有勇氣以革命的呼喚號召波蘭與烏克蘭的農奴，起來反抗俄國帝國主義，甚至到了一八六三年，還不敢喚起民衆做現代的革命鬥爭。

荷蘭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革命性，也因世界政治舞臺上出現了無產階級而減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之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也是一樣。

印度，中國，埃及，土耳其，波斯之民族解放運動的教訓，就證明列寧同志的觀點是千真萬確，列寧教訓我們說：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能夠做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但此種鬥爭，與其他任何資產階級的鬥爭同一模樣，是有條件有限度的，與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比較起來，他只能限於資產階級自身之德謨克拉西範圍以內，與蘇維埃制度範圍內之解決民族問題比較起來，他只能限於資本主義之民族解放的範圍以內。

我們必須明瞭此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限度 我們黨，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決不在於與國民黨締結聯合戰線。

我們必須使國民黨的革命可能性發揮無餘。我們的錯誤，是在於我們沒有研究國民黨的革命限度，沒有研究國民黨在革命方開始就要不願意革命的有限性。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中國革命某階段中向工農階級提議與中國資產階級締結聯合戰線。我們必須使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盡量發揮出來。我們的錯誤是在於沒有了解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是如何有限，沒有合時的指出此種資產階級革命性怎樣發揮淨盡，怎樣迅速的轉入反革命帝國主義的營壘中去。我們也沒有研究愈是東方，則資產階級愈是卑鄙，愈是東方，則資產階級之墮落也愈快。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向工農提議在某一革命階段與資產階級締結聯合戰線。列寧教訓我們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某種條件之下，這是允許的。我們的錯誤，是在於將唯一最澈底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在革命的某階段與資產階級結成反帝國主義的同盟。這是正確的步驟，如果在此同盟中同時能與革命的農民結成堅強的聯合。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革命某階段中與國民黨聯合，而在於不能保證我們黨的領導作用。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與國民黨締結聯合戰綫那一策略的本身，而在於應用這個策略的不正確，以至於不能將我們同盟中的不可救藥的對手方（國民黨）的錯誤盡情暴露，不能在必要時給他一個打擊。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從前承認孫中山是革命者；我們是很清楚的知道他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者。

我們的錯誤決不在於與不徹底的孫文主義合作，而在於不提出我們的政綱，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來替代那不徹底的有限度的小資產階級的孫文主義，而在於不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替代曖昧不明的小資產階級的孫文主義，而在於不用列寧主義來替代妥協的不徹底的三民主義。我們沒有提出列寧主義之工農民權獨裁制革命政府，以代替孫文主義之小資產階級觀念包含着很大的亞洲式之官僚賢人政治的傾向。我們沒有提出布爾塞維克學說之國際主義，以代替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我們沒有提出列寧主義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學說，以代替孫文主義的小

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我們沒有提出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以代替小資產階級之孫文主義的民主主義。我們沒有提出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工農民權獨裁制，以代替孫文主義的軍政時期。我們沒有提出列寧主義的蘇維埃政府，以代替孫文主義的五權憲法的政府。

如今我們共產黨在自己招展的旗幟之下與一切反革命力量與帝國主義力量鬥爭了，我們必須在思想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們必須研究孫文主義，揭破他的謬誤，用我們的思想來代替他。我們布爾塞維克的革命黨人，必須明瞭孫文主義的階級性，估計孫文主義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就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盡量的揭穿孫文主義之不徹底的似是而非的小資產階級性。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政綱策略政策三方面說來（至少三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孫中山的思想已經改變，不是一個孫中山了。現在讓我們再來研究研究最成熟最完整的孫中山，研究研究最完整的孫文主義。

我們就這樣來研究孫文學說的三民主義。

（第一節完全篇未完）

魍魎精怪錄

黨國的柱石胡漢民先生曰：「國民黨博大兼容，無所不包」。旨哉言乎！此國民黨之所以為國民黨也歟？嗚呼！「黨內無黨」，魍魎魍魎；「黨內無派」，古靈精怪，惟國民黨有之。

倘若如今還有人將左右派這個標準，來測量國民黨的內涵，那真算得頭號豬頭三了。他自從殺人清黨以後已經完全統一了，無所不包的統一了。還有什麼左右派？然而包什麼？聽我道來：過去的元老系太子系陳其美系黃克強系宋教仁系不必說，因為太不新鮮而且不夠。讀者注意，這都不算派，「系而已」，因為「派」已經比較高明。你以為發揚固有道德文化，紹述先王先聖而集其大成，提倡打太極拳舞達摩劍的國民黨能夠脫離「系」的範圍麼？「系」也者，就是世世相承曰世系的「系」也。每系之上奉有一個或幾個頭目似的家長，底下捧着一羣嘍囉小卒或叫做子孫。他們依着家長的風色來扯帆駛舵。有時候，家長同志看見羣衆革命的高潮，可以利用利用

，於是主張一步跳到烏託邦，好似一個雙料的共產黨；但到他看見武裝同志的面色有點不對時，馬上轉身又一跳，寧願從武漢跳到南京去「認賊作父」賠禮磕頭。而那些嘍囉小卒或子孫們，一樣無思慮的跟着他的家長到處耀武揚威，擂鼓吶喊。不錯，他們仍然代表或一種階級的意識，然而總充分帶着封建的宗法色彩，這或者是豪紳資產階級一個名詞的由來。

現時國民黨封建的範圍愈廣，「系」也就愈發多而複雜了，一時數不清也說不完。捏指一算，則有所謂安那其系，北大系，交通系，政學系，研究系，司法系，親日系，親英系，留美系，活動於蘇浙閩者則有獨立青年黨系，國家主義系，營謀於兩粵者則有競社系，文華堂系，西山系，活躍於上海南京者則有汪系，以上是「長衫同志」大體的區分。「武裝同志」中，以出身言則有黃埔保定陸大士官……之差；以地域言，則有廣西浙江廣東湖南山西西北……之異，以大的字號論，更有蔣記馮記閻記譚記桂

記種種不同。省以下至於縣市，甚而至於每個區分部都各自成『系』，有條不紊的在那裏『打倒』與『擁護』。現在又加上奉系和直魯系，張宗昌不久也是忠實同志了。分以左右固嫌太簡單；分以新舊又失之太籠統。無以名之，名之曰『無所不包的反革命集團』。

這樣國民黨不活像隻『垃圾桶』嗎？不對！垃圾桶也很有用的，至少那些叫化子朋友們當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在那裏常常可以找到很滿意的早餐，破鞋碎布又委實可以賣錢，有時候竟可以檢到幾枚銅元。國民黨比得上垃圾桶嗎？如果定要『就近取譬』，又要銖兩恰稱，則國民黨者，其一座舊式的『公共廁所』也！在那裏滿是一坑一坑的，人的甚或至於狗的糞溺。紅白痢的，黃的，黑的，棍一般結實的，水一般稀薄的，各種顏色各種形狀都齊全，各因人所食的或所患的毛病而不同。然而都堆在一起，縱橫重疊着。豈不無所不包也哉，可惜穢氣冲天，行人掩鼻；到了春夏之交，更是疫癘堪虞。故此，下面所寫的，實在臭得很。然而想知道國民黨的真面目，也不必在旁的地方再搜尋了。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八期

(一) 如聞其聲

汪精衛：(你)吳稚暉平日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推情送媚，可謂極其能事，其結果黨人固盡，黨亦俱亡，所存者惟軍而已。

吳稚暉：(我)吳稚暉把這兩句話引在彈劾書裏，總算把可殺的黨人，暫時殺却一點，趕出了黨。幸虧(你)汪先生四月裏尚以為可愛者，到七月裏也以為可殺，到十二月裏，索性頓腳捶胸，要殺盡他們了。

汪精衛：當十二年間孫先生與陳炯明在東江作戰之際，(你)吳稚暉曾以調人自任，倡為陳炯明沒有孫文，便成為軍閥；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為草頭革命黨之怪論矣。(你)輩心目中，知有武人，不知有黨。

吳稚暉：(我)吳稚暉做調人是有，却不是自任，正是汪先生所任。(你)叫人任了，又存作後來攻訐人的資料，汪先生太滑稽罷。

汪精衛：我所說的，是吳先生不應發什麼草頭革命黨的怪論。這種怪論，無非重軍而輕人，是吳先生一路的病根所在。

一〇〇九

吳稚暉：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我）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辣可喜就故弄此狡猾。語雖不敬，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

汪精衛：不錯，吳先生平日對人開口「精蟲」「尿壺」，閉口「狐狸尾巴」的亂罵，落得個「語雖不敬，意實平常」，只是我忽然想起在報上看見吳先生陪什麼李將軍，陳將軍遊西湖，自比劉老老，那一副足恭面諛的神情說話來，我替（你）吳先生難過。

吳稚暉：（你說）「最痛心的，是特別委員會的產生」，那就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寧漢，（你）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寓書許汝為先生，要滬漢合作，共同制寧，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而且你）汪先生明「知蔣同志真能為黨盡力」，並說到「李白李黃龍較劉楊實有過之」，那末，八月初寧漢正備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其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同志就因此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

汪精衛：「我請（你）吳先生發表所謂密書的時候，不能不預先說幾句話，便是最好將密書原本印出來，一不要捏造，二不要割裂，我何以說這幾句話呢？因為我有些寒心，去年我見吳先生所作什麼「贅言」，硬生生的捏造我的說話，被我舉發，只得道歉，又硬生生的捏造何香凝同志的說話，被何同志舉發，並且提出這是張靜江先生的說話，於是吳先生又只得道歉，卻還支支吾吾的道張靜江先生說而香凝先生自言自語的複說的，及至何同志確實指出，連自言自語也沒有，於是吳先生頓口無言了。以此之故我不能不有些寒心。吳先生是六十多歲的人，我不忍說壞（你），只是（你）一種成見，以為政治是齷齪的東西，既然從事政治，則一切齷齪手段，都可使用，以能打倒敵人為止，這一種成見，是你一切造謠惑衆之根源。……是非終有大白之日，國內同志，黨中同志，必知所擇。未必總理畢生苦心，遂為（你）輩毀壞以盡也。

吳稚暉：阿晴晴晴！汪先生要想把一副重担，挑到幾個老朽昏庸的朋友肩上來，求同胞同志串念他，請他東山再起，這是（你）汪先生大大的弄錯了。（未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布尔塞维克 1 5 - 2 8 期

作者 =

页数 = 1 0 1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